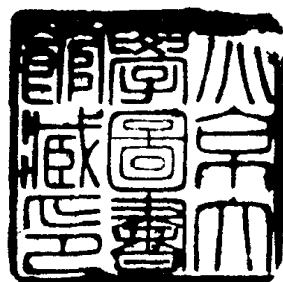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5/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〇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謝程山集十八卷首一卷附錄三卷年譜一卷

〔清〕謝文潯撰 年譜 謝鳴謙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三十年刻謝程山先生全書本

..... 一

虎溪漁叟集十八卷

〔清〕劉命清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 三六六

彭省廬先生文集七卷詩集十卷

〔清〕彭師度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彭士超隆略堂刻本

..... 六二六

謝程山集十八卷首一卷附

錄三卷年譜一卷

〔清〕謝文洊撰 年譜 謝鳴謙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三十年刻謝程山先生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謝程山集

十八卷》提要

謝程山集總目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本量鳴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饒拱辰吳榮祖編校

髻山 吳熙儲榮

受業門人參訂

卷之首

史傳 序

卷之一

日錄一

謝程山集 總目

卷之二

日錄二

卷之三

日錄三

卷之四

講義一

卷之五

講義二

卷之六

講義三	卷之七	十則	教條	會語	卷之八	論說	卷之九	書一	卷之十	書二	卷之十一	書三	卷之十二	手簡	卷之十三	記	卷之十四
<p>謝程山集 總目 二</p>																	

序	卷之十五	贈序	壽序	卷之十六	跋	書後	雜著	卷之十七	傳狀	碑誌	祭文	卷之十八	詩	附錄一	親炙錄	附錄二	程山問答
<p>謝程山集 總目 三</p>																	

附錄三

志傳 雜文

謝程山集

總目

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百八十一 第二十六頁

謝程山集十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謝文潯撰文潯有學庸切已錄已著錄是集初祇目錄三卷講易義三卷書三卷乃其門人甘京黃采所編乾隆乙丑文潯元孫鳴謙又收合雜文遺稿與新城涂登陳道編為此本甘京序稱其早習舉子業為諸生年二十學禪有所得三十後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為宗年六十七而卒將卒自作墓誌曰大學中庸切已錄凡八九易稿始定稿欲折衷先儒期足以啟發來學自訂所體驗者目錄三卷易堂諸友謝程山集 卷首 一
節行文章為海內所重其不自量亦欲學其詩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洩云云蓋文潯生平以講學為主文章則其餘事耳

范序

家弟彥公一日詣其子齋頭忽見案上程山遺書驚歎曰此先忠貞公老友也方公撫浙時接填江西梅水魏子善伯久居幕府善伯爲謝先生故舊以此稱道義神交尺素往來無閒忠貞公廉名震四海政績光史冊蓋資先生之教益殊多焉今先生家孫宜爾遊學都門館於大司農馬公家與吾兄時御善故其贈詩有風從梅水通魚雁今向庭階識鳳雛之句將以先人遺書付梓特懇 珠玉片言弁諸卷首以爲

先集光於是彥公乃述其意郵其書至南署予展讀卒業焉

謝程山集

卷首 范序一

二

因撫卷歎曰是書一出使聖道昌明士風丕變繼往哲而開來學其有功世道人心不小也昔漢章帝親祀孔廟謂孔僖曰今日甯於卿家有光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茲萬乘辱臨乃尊崇先師增輝聖德非臣之私榮也我皇上親幸孔林者數矣近奉

詔書有山林隱逸文行高風眞儒實學許督撫保舉錄用惜乎不得與先生同時舉其名以副

聖天子求賢若渴之意而爲

國家增輝焉猶幸去先生未遠蒞先生之鄉得從其子孫讀

遺書而序之此予之願也夫其學庸切己錄講義也蓋羽經

翼傳發先儒所未發得聖道之心傳焉其日錄也則躬行實踐克己嚴毅孜孜至老弗倦之言焉其讀易緒言則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參贊位育之學登先聖之秘奧究性命之根源非功利俗學所能窺其萬一者焉其十則教條則誨及門諸弟子其書劄尺牘則與當日學者講論問答關異端崇正道折衷先儒而一以畏天命爲宗旨焉總之精義及三昧辨晰入微芒即一言一字無不諄諄然提聾振聵開擴萬古之心胸焉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謝程山集

卷首 范序二

三四

世開太平其先生之謂歟予故曰是書一出其有功世道人心不小也嗚呼火盡則薪傳此先聖之有待於後學而道之所以流行古今也歟春秋之世六經已備而待孔子之刪訂贊修昌黎之文待永叔而始盛孔孟之學至濂洛諸子而大彰溯其當日栖皇奔走伐木削跡之阨身不顯而道亦晦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隋梁之閒然終不能磨滅者乃至歷數千百年以來燦然如皎日之中天而莫可掩使起當日桓魋武叔陳蔡諸侯而視之能毋汗流頰背蒙面而疾走乎古之人其書既成有以治鐵沈諸井又或納諸瓢而浮乎江

海者歷千百年之久更能異光燭天終必欲出而傳諸世者
是何物也哉大抵聖賢遺書自有不泯而卓犖有識之士每
汲汲然樂爲表彰焉此後學之幸附青雲而聲施後世也今
先生既已崇祀鄉賢祠白鹿洞俎豆千秋矣而宜爾復文行
卓然聲稱籍籍所著爲心軒集業已流布畿甸洵克繩祖武
而敦家學焉獨其遺書尙未刊行於世蓋表彰先賢固封疆
重臣之職况又爲先忠貞公故舊老友而不爲之剗剗以傳
焉是誰之責而顧待其請歟

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尙書兼

謝程山集

卷首 范序三

五

都察院左都御史三韓後學范承勳蘇公頓首拜撰

張序

聖賢學問只是著實用工依本分做去不須立爲名目另標
宗旨誇示獨得之奇正晦菴所謂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
懷將世間道理從頭至尾理會一番真箇通徹無疑礙方是
向進也嘗思一貫之道固非別有塗徑可尋或由知入或由
行入未常不隨其質性之所近各覓路頭精進不已然後神
明默成不言而信會心於意象之表焉豈若俗儒僥倖籠罩
冥然悍然相與別戶分門攫自矜尙者哉善夫伊川之言曰
不用靜只用敬而文公亦曰主敬以立其本入道向進之基

謝程山集

卷首 張序一

六

洵未有親切於此者程山謝約齋先生主張斯道凡三十餘
年殫精研慮原始要終每於中庸首章及張子西銘沈吟密
詠浩然有得乃益信程朱主敬之旨誠不我欺而且於論語
畏天命一言尤有獨契也夫張子於中庸窺見蘊奧發明理
一分殊之道因作西銘一篇約齋於論語洞徹淵微亦深知
天命賦予之原標出講義大旨是其用功之由得力之處均
有可以自喻可以告人者非苟而已也且夫道之大原出於
天天者理而已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敬也而何莫非畏也故朱子云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卽是

天理纔知得便自不容不長又云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今誦約齋之言曰人生食息起居於照臨之下全憑此理爲主持本身所得之天理是人人之所當知知天理是知自己一身的事此卽朱子之前說也約齋又曰注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切動靜云爲於衾於影於暗室屋漏於不睹不聞力自戒慎恐懼力求不疚不愧此卽朱子之後一說也約齋惟篤信程朱是以積學潛修精微廣大印證儒先無不脗合先生遺書具在觀其切己錄日錄講義緒言與夫程山十則以及纂訂諸編擴之有以彌宇宙而精謝程山集

卷首 張序二

七

之可以析毫芒使非徹首徹尾精粗本末無不咸貫而能深切著明若是歟昔曾子因爲有宋作者朱子常亟稱之然謂其初亦止學爲文於根本工夫見處不徹今約齋先生不事文章專崇道德而讀其遺書無非載道之文有德之言時時吐露於躬行實踐之下其爲度越前修當復何如先生家孫修振亦蚤有譽來遊吳門奉先生書謁予官舍且丐弁言付梓予惟自今以往南豐昔爲子固重今爲約齋重矣而修振亦於是乎無墜先緒益濬其源而沛乎其流也是則吾道之厚幸也爰不揣固陋書此而爲之序

康熙辛卯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謝程山集

卷首 張序三

八

陳序

程山文集十八卷而豐謝秋水先生著當時及門弟子甘樸齋黃亮公會編次日錄講義書牘鈔錄成帙其他雜文多散佚零亂乾隆十年冬元孫鳴謙乃彙集其書付吾友涂子于岸爲之採集編訂將付諸梓而示邁曰謝先生易堂畏友其言皆篤實可循不可不公於世予維前古儒學之興至明而大振亦至明而大壞蓋自四子六籍之學浸漬於人心求髮受書卽知尙名義崇本務實故一時道德經濟文章節烈之士濟濟翔翔爲世羽儀後稍淩弱衰微性命仁義之言則益謝程山集

卷首 陳序一

九

緣意氣矜尙而陷於一偏不自知也程山之學以畏天命爲宗以切己爲要以當前一步不放過爲基址其於微顯之幾可謂審矣而易堂諸子或覩其迂闊不達事情先生輒改容受之往復論議得其指歸而後已嗚呼觀易堂之忠告程山之虛受與世之分門別戶自膠意見者迥然不侔古所謂以友輔仁者始不過是是豈不可法而可傳哉往歲讀先生大學中庸切己錄折中簡當於前賢解說不苟爲同異儀封張清恪序其書歎爲有德之言今讀是編益信然吾於是益思髻山爲人當口與諸君子時相過從互爲啟翼者當復有在謝程山集

卷首 陳序二

十

今其書散亡不獲並傳可惜也乾隆丁卯歲新城後學陳道謹序

甘序

四科之中有文學子游子夏非自遠於德行其所長在文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夫子之文也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游夏惟長於以辭贊也子貢問一貫而性道與文章已分辨言之後世又舍威儀而專以文辭爲文章六經尙矣經天緯地之文也下此而諸子百家以迄於今汗牛充棟之書不能不分辨言之文有出經入史者公穀左國諸傳是也有經邦定國者如管晏孫吳董賈趙充國諸人是也有記事議論之文班馬諸人唐宋諸大家是也有淑性情之文出師陳情

謝程山集

卷首

甘序一

十一

表歸去來辭正氣歌諸篇是也有講學明理之文周程張朱諸儒先語錄是也至於適用則農圃醫卜皆有其文惟申韓佛老之書誠不免於離經而畔道或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或文不必如其人人不必如其文或一人而各兼有數長者不可勝數要皆立言有本故其文亦傳至今不朽也吾師程山先生早習舉子業爲諸生年二十學禪有所得三十後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爲宗年六十七而卒門人私謚曰明學其將卒自作墓志曰大學中庸切己錄凡八九易葉始定竊欲折衷先儒期足以啟發來學自訂所體驗者爲目錄二

卷易堂諸友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某不自量亦欲學其詩

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洩不得深造周元公曰文所以載道也文辭藝也道德實也歐陽文忠公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以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魏叔子曰有作家之文有才士之文有儒者之文最爲分辨蓋聖人之道極其高美而文自如之才士作家志在文不在道而文容有幾於高美者儒者志在道而不在文如叔子所謂卑弱膚庸漫衍拘牽之病誠有之要不失其爲講學明理特不得以文辭醉人之心貽笑人之口耳其初欲學爲聖人之人不可得豈

謝程山集

卷首

甘序二

十二

能安希聖人之文不能安希聖人之文又不免用心於才士作家之所爲安得無旁洩之懼此先儒所謂玩物喪志讀史心粗全身奔冊子上皆爲志道而旁洩者言之故謂有能文之儒者可也謂儒者必能文不能文則不得爲儒者不可也要成其爲儒者之文而已矣吾師德性篤摯而天資亦近於魯故讀書必深研而其所心悟每得之苦思亦所謂竟以魯得者著述以切己錄目錄講義三者爲要真講學明理之文至序記傳銘所作無多亦有意爲作家之文雖未嘗不可傳而於爬羅剔抉含咀英華則功有所未專而吾師之志固不

在也諸弟子不欲散失屬京綜輯命其幼孫修擴繕寫成帙
詩學少專嗜詩歸晚爲易堂所廣而鍾譚氣習時時見之惟
學道盡變其少所向慕此其功有獨至足以當明學之稱者
京服師最誠事師日久不能紹師所學因緝師之文而言師
之學後之學者其必有以明吾師之學也夫門人甘京頓首
謹序

謝程山集

卷首 甘序三

十三

謝序

先子明學公講學程山躬行之餘見於文字閒者張清恪公
伯行爲刻大學切己錄於蘇州先叔父鞏孝公兄弟續刻中
庸切己錄於家本量又刻竹垞亭詩於程山三世詩中至今
在也其文集講義日錄當時門弟子甘樸齋京黃亮工采所
纂訂先大父祖軒公所手錄者乾隆乙丑新城陳凝齋道微
刻於泃灣旋燼於鄰火本量自知向學以來畱心於文詞閒
從敗篋殘編故家世文中得先子所自繕之文或前後迭更
或易堂謄山諸子有所刪潤或程山諸門弟子有所討論每
謝程山集 卷首 謝序一
十四
一篇中稿凡七八此賞彼疑片語隻字互有所得均非漫然
苟然也然以之成集則入五都之市百寶雜陳有愛之不可
勝愛者收彙舊本反覆吟玩屏營傍徨而莫敢遽定者今已
三十餘年矣夫六經爲經天緯地之文萬世道德之宗也孔
子自謂述而不作聖與仁而不敢居然而曰文莫吾猶人也
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則六經宜無遺美也乃四子書及諸子百家
所引逸詩佚書其鉤元提要正法奇葩甚未與六經相類也
卽夫子之文章子貢所得聞者而論語之文學庸家語互

異何歟先子生平惟性道是求躬行是篤自恐旁洩於文字固不以文詞爲工而言以載道千百世之下論其世景慕其人者又未嘗不於讀其書如身親炙其人也則文詞亦禁重哉蓋人雖巨富也家常日用之器物宜無不美備然而開大庭延賓客陳宗廟薦祖考則必擇而出之其體式宜華樸相稱而布置宜繁簡合倫所棄者未必非美而無當於用也然則校定古人之文豈可雜然而無裁節去取於其間乎朱子於大學古本疑簡策有所斷闕毅然顛倒之刪之補之而二程遺書則各存其門弟子所記而不敢贊一辭豈程門諸弟

謝程山集

卷首

謝序一

十五

子之記錄果勝於大學古本耶而至今讀大學者終以朱子所定爲是子曰辭達而已矣昌黎曰文惟求其是小子本量於道無所窺而於文則亦嘗承先世所傳伯兄所指授沈酣寢食其中亦既有日矣則程山文集散佚至今其槩而訂之非小子之責是誰之責歟編次既竟輒自敘其緣起非敢妄也蓋道爲天下之公物文亦天下之公是也元孫本量謹序

跋

程山先生永明季會講餘風獨契論語畏天命一言之旨其學凡三變初棄舉業幾墮於禪年二十九讀象山集三十一讀龍溪陽明集三十四與王聖瑞會講聖瑞闢陽明與辨索日三十六讀整庵因知記不合至四十二始悟而篤信日析禪學之弊四十三遂揭畏天命爲宗旨先生之學之卒軌乎正而臻於純者有所畏也世之學者師心論古矣爲優劣之辨不審是非同於己者爲優異於己者爲劣苛其所或略誣其所必無侈參其無懼憚之說視不學者之性情心術更有

謝程山集

跋

一

不堪問者無畏之作於其心也作於心而爲學術之害作於事而爲政事之害充無畏之念欺罔虛誕必使天下人無所不爲天下事無一能爲而後已嗚呼此先生所以揭畏字之旨以治己卽以治人而範世訓俗之意歷久追而愈覺其切近矣祖同幸生先生之鄉讀其遺集服膺有年今里中同志以書來告曰程山集版舊燬世越傳本遂令妄者輒生異議亟謀付梓以廣其傳祖同羈於官守不獲從編校之役而竊推測先生論學大旨寄質同志願讀是集者審先生問善則遷之詣而共懷然有所畏焉

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朔十日後學譚祖同跋

謝程山集

跋

二

目錄序

自有宋以來諸儒篤志聖賢莫不各有語錄蓋自道其所得與其所以自治及其所以誨人悉書之於冊以備遺忘賢師友俟後世而其閒或醇或駁或得或失或同或異無不犁然共見要皆有不可磨滅之精神不得自己之旨趣故一言一論之閒而其人平生之學問識者卽於此定其淺深此固本之於心得不容誣也如吾師謝約齋夫子日錄其足以垂訓來學啟發羣蒙者亦豈有異與吾師生俗憊道微之日慨然以斯文爲己任特立獨行無待而興始焉悅心禪寂繼焉宗主陽明及其終也一以程朱爲法體認深沈踐履篤實念程朱之學以主敬爲本敬守乎理理原於天天以是理與人而不可違故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理之所在卽天命之所在少有所越是爲逆天自古聖人言欽言恭言翼翼言敬止無非昭事上帝之心故學問工夫千端萬緒一歸之於畏天命較之空言敬者更覺有所歸宿而又以少有私吝終無以入聖賢之域故於西銘一書倦倦致意欲使萬物一體之念耿耿於中而後不爲私累俯仰上下之閒實見天人合一之故則所以畏天命者愈不容渝然而學者之患非因循則躐等希

謝程山集

卷一

一

高慕遠算後思前而於見前所當盡者不勝鵲突故又教人以當下一步切莫放過以當下卽天命所當然無庸等待不須簡擇從此綿綿密密便可盡性致命是吾師之自治與以誨人誠可謂篤實精深大有功於先聖有裨於後學茲日錄中所以剖決其胸臆抒寫其性情鞭策其志氣者刻骨鏤心語語諄切使人讀之悠然而思奮然而興惻然而無以自安凜然而有所持循至於尙論之旨經世之方關二氏之妄誕尤爲深入不謬不悖皆於此中時散見焉采從事師門三十餘載耳提面命之下竊自幸不至淪於暴棄慨自昊天不弔

謝程山集

卷一

二

哲人云萎取遺書而讀之輒潸然淚下又自愧未能有所成就每披誦日錄不啻侍立師前因不揣愚昧較訂成帙嗚呼吾師於山限僻壤超然獨出天之篤生夫豈偶然采學術荒鄙雖不能表揚盛美然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久爲湮晦知必有大賢志同道合見是錄而嘉與者吾見其當與薛敬軒先生讀書錄胡敬齋先生居業錄羅整菴先生困知記同炳蔚於天壤間矣又豈非斯道之幸也哉庚午仲秋南城門人黃采頓首謹序

謝程山集卷之一目錄

南豐謝文海約齋著

孫修撰元孫鳴謙鳴盛來孫宗紹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饒拱辰 吳熙儲 榮

編校

警山

吳榮祖 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日錄一

謝程山集

卷一

一

謝程山集卷之一 目錄一

誠是最先若能誠則諸凡工夫方有安頓處

萬物皆備於我前後皆備於今總不離目前一步約之又約只在此處卽至誠無息純亦不已皆自此踏去

目前一步不放過思前算後總是無益

一步之外希微踰越不得一步之內希微滯著不得言小心

如此方是真小心言翼翼如此方是真翼翼

體會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知吾之體非吾所得私也乃天地之塞也吾之性非吾所得私也乃天

謝程山集

卷一

一

地之帥也渾身都是天地的物自己毫無所私則凡一起念一舉動皆須還爲天地用乃欲竊據爲己有念念自私真妄人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我有此身亦不與非不與也無與之者

朱云看得吾與天地原非兩件混然二字方親切

顧先生大任說有曰四顧惟谷逼出全副真精神一身如餘掃盡諸般閒技倆上句無一絲偷惰氣下句無一絲貪著心只一片至誠全體擔當於此有得則於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氣象亦可以窺見些子

真精神不出須是逼出閒技倆不盡須是掃盡逼得緊掃得

疾亦自然相應須知大任在身節不得擔如今不可謂不

知此事既知此事而又不任便是父母大不孝子也如今

一家人全然顛倒全然陷溺父母之心必是哀痛至極恨

少一克家之子耳我既知之而又不赤身擔荷則不孝之

罪比一家人更大父母豈不痛恨

每每尚有閒掛繫還不是懸崖撒手氣槩如此便非本色材

料承當重擔不得隱實切須抖擻

上帝臨汝無或汝心如何畱得些子別念掛帶十二時中行

謝程山集

卷一

二

住坐臥稍稍停機件思於軀殼子上起見便疾與掃去只畱一片赤膽忠肝奉與上帝爲之盡其所事而已便到刀鋸鼎鑊甘心如飴不作一毫悔念

今日既已明白此理便是愛上帝託孤之命上帝一點親骨血其危如綫敢不忘身命以圖保護然每自疑精神短弱智識愚昧習染深固如何承當得此任反復思之此理千足萬足在自己分中不少欠一絲但貴一片真誠挺身擔荷則短弱者自會剛長愚昧者自會開通深固者自會消融更復何患只要時時顧念如執玉奉盈不敢遺忘於瞬

息之閒便是勝任人也

每日之閒乾乾惕惕溫溫純純令此理炯然卓然於讀書接物之閒不使瞬息晦昧最要於念慮動用應酬紛紜之際密密提持不爲外物所勝一切邪妄雜想粗情浮氣屏絕如寇讐一絲相犯如抱重創戰戰兢兢死而後已可也

西銘曰存吾順事沒吾甯也存須是視無形聽無聲貫通呼吸方爲順事沒須是仰不愧俯不忤交付完全始得就甯一生有如許大事尚敢畱一絲偷懦乎

吾人爲學只是要完全此天所與之性以盡此五倫之道而

謝程口集

卷一

王

已此而稍稍務外便是功利根稍稍著內便是空寂根俱非吾儒所當然之念也吾儒所當然者惟盡性明倫是真本源至於事物紛來應之雖千變萬化然亦各有當然處此散見之當然總要從本源之當然處發來差不得一黍方是真實爲學本源當然之處既正固已立本矣而發見之時豈能保無別物閒雜須是於此處一眼覷定本源嚴防密察覺是別念便隨時決去是本源上來的便沛然行之久之念念當然總不離乎其則熟而又熟以至倉卒之際夢寐之中亦無一毫差錯則所以然不期悟而自悟矣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四語雖聖人事然只是性分中事既是性分中事則學人身上都有此事故學者須要如此立志方不自棄下手只在慎獨但要常提醒此意則自不肯將心入功利私欲裏去

人必有志此志一定則精神命脉全體收貯於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日用飲食如此而憂患顛沛總不容有纖毫別念掛帶小心畏慎如承大君如奉嚴父只靠一線真誠相與究竟連聰明氣魄亦不用補添此纔是一生安

謝程山集

卷一

四

身立命處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工夫在此數語

不耐堅苦是學人通病此處要決烈又要沈毅實是千難萬難雖然聖人豈誑人者此志一定便從難中做去欲捨此難更無易路可走世閒萬物總屬淨幻總非安身立命之所又且爲氣數所囿一毫強不得唯有此途是自己本分不容已之事若肯倒心殺意於此無有不辦真正覷得破如拔出陷穽決破羅網有無限樂境堅苦且忘更何處著耐字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須信聯合貫通只在當下一念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予謂前後皆備於今於此見得透則凡一切軀殼已私不待克而自隕隨身資糧又在無小大無敢慢一語一齊收攝

慎獨最刻苦然到極瑩潔處便是江漢濯秋陽暴到極光華時遂爾睜睜於面盎於背

丈夫做事須是拔出精神磊磊落落自見手眼自立規模若必依附瞻徇惟恐大錯拘拘以世俗爲礙則惟有淹沒世俗而已矣究竟成得甚人品看來只是不剛便被利害壓

謝程山集 卷一

五

倒若是真正志士動以溝壑自矢一往直遂其氣孤行於宇宙之間更有何物在他眼裏能得他低回顧盼

立志須是全體承當則全副精神與古聖人相對照又何處容得絲毫偷情若尚有未淨盡處必是承當處還有餘地故陽明先生教人責志最爲親切然立志在先責志在後立志須是看見聖人安身立命去處清真明析無絲毫潤滑自己懽忻踴躍全身聳入如日午中天立表其下光覆常頂四旁影子一齊俱滅從此起手纔是直取驪龍領珠鱗爪一片不屑以後責志俱不離此則成效可必矣

退避便是私心如覩得此道真一毫退避不得則自不容不任然亦不必言任伊尹差些子處還是多了箇任的意思看得真時無大無小只是本分內事循著此道行來似是奇特其實了不異人意

余嘗云萬物皆備於我前後皆備於今本立最賞此語雖與禪家無邊利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之語相似其實不同會得此意則當下具足一切較量都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至樂不可言喻

事父母有一毫私心便是不竭力事天亦復如是日用常行

謝程山集 卷一

六

不體天心起見者都是私心真畏天命人惟恐一毫不合天理安得不精義

顧先生云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爲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爲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爲人愚謂臣不得君不可以爲臣子不得父不可以爲子人不得天不可以爲人知天是工夫起手處得天是工夫究竟處何謂得天且小心翼翼去待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有樂天境界樂天便得天矣

性如人君心如政府人君端拱無爲政府則朝綱總柄一手

學握尋僚俱奉政府指揮其實政府所班之令俱稟人君之威令而行人但知五官百骸俱聽命於心便以心爲君主不知心卻又以性爲君主若非照照爲性所攝持則此心便狂馳矣所以聖人之心如伊周常人之心如莽操禪家頓悟將從前粘縛處忽爾空卻若再生一遭然當其參究時是用何等力量有此一日今我習氣種種無由脫去日用之中須要與彼參究時一般誠切覺隱微稍動即與斬截不可稍爲因循聽其自然消墮即今便要斬然一變與從前是兩截人物方是猛烈丈夫手段不然只若存

謝程山集

卷一

七

若亡而已恐終身坐在蕪穢窠中不更羞苦可哀也哉抄白沙語因思近日工夫有太泥語言處故爾於自己本領上全欠體認涵養即支吾得住亦不是况爲力艱而無成功可見乎即今須是時時沈潛體認本體不馳逐不昏怠便是當下受用處但保任得自己本體常存有亹亹日新之意便是工夫至於書之合與不合先儒之同異皆可緩以從事倘逐逐於彼則本體反不得活潑矣步月光景甚清遂欲作詩未成每當清景正好借以陶汰胸次契會道真遂欲於此著句反令心境滯著此是爲習氣

所使宜戒

證課求諸生言俱纖纖英才難得奈何然直亦甚難自覺於此處欠雖開口亦必和婉此固由稟弱亦夾有希世取容習氣以故於朋友間未見有甚益於彼以此與人交自然只可得善柔人欲變此習惟有一誠誠則自放不下不容不直誠而直亦不至以此取罪即取罪亦不暇豫先有許多顧忌也

自思天賦我命窮困萬一死填溝壑亦是本分逃不得更有甚說胸中覺利害心頓息兒女念亦輕

謝程山集

卷一

九

只時時求自慊事事求自慊中和境界想亦差不遠

誠評人物乃大病痛此皆由裏面忘了故有此若時時敬謹

自有一種忠厚渾涵氣象

工夫只是時時念頭真實纔有雜想即便掃除一掃便復亦不是十分強力只如此小心綿密溫溫淳淳自將有得畢竟飢寒一念時在心上來此處故意置之亦屬無可奈何之見須是爲道心切所憂所樂無不在道久之有得則顧慮自輕矣便到飢寒渾是閒事營營心固不得堅忍心亦不得消遣心亦不得總要有道但得道在則許多心總屬

私妄安敢不勉力

每有雜想來縈纏只在視聽言動上稍停機佇思便馳去顏子四勿工夫如何疎怠得第一著要內地堅密於道上時時提得志貞念切胸中熾熱凝作一團外物總入不來方是真工夫

要知只是保任此理不可令其一時不活潑耳若覺有一段忙迫氣象又易得放倒矣要知自己著力只是龜勉跟著此理運轉我毫無些子增入只不使之欠缺而已他本無欠缺只精神照會不到畧分在他物上去便欠缺了

謝程山集

卷一

九

凡人心懾憚處必有所著如小兒怕嚴師這怕是著在師身上如吏胥怕官長這怕是著在官長身上臨深淵履薄冰這怕是著在冰淵上此獨知之地非嚴師非官長非冰淵如何不恣肆須要知此一念靈明知惻隱知羞惡知辭讓是非這便是天命我的性一念私欲便隕越此天命所以夫子說畏天命便畏此獨知也此獨知即鬼神上帝也即師保父母也如何不怕得雖然得罪鬼神上帝便有災禍得罪父母師保便有打罵人所以怕獨知之地無災禍無打罵人如何怕須要曉得無形的災禍打罵更痛更辱且

召致外面的災禍打罵如影響之不爽知此便不由不戒慎恐懼也然此等意思最要人自體會得如會不得便昏忤地不識痛癢矣所以說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陽明先生以閒思雜慮都從好名好色好貨等根上來此真識透人情之詭然欲去此三大病根大是難事須有極高見地極密工夫始得皆有見地而無工夫未見其能去也工夫何在亦只是時時提醒此見地而固守之念念皆從此見地上發來省察克治不少寬假久之自當灑然若不到此亦說不得爲學

謝程山集

卷一

十

禪家參話頭實是縛得此心住今日工夫須要似參話頭一般纔好然彼是死工夫此是活工夫所難就在活處孟子必先苦其心志一段亦是耍人向死邊求活習氣已成橫決之勢天理只微芒而已要將這微芒的充長出來將這橫決的排抑他去非是大死一番未見其得力也

體認定性書有天機流行物各付物之象然於工夫處說得畧非敬則主宰不精警自私用智之患亦無以勝之然得其意而存之用敬當愈妙

真誠惻怛之意要時時提醒遇事纔親切不然當機言動只

是依稀過了事後又悔胸中豈不明只是欠一段真氣便發揮不力耳須是一念炯然禁絕馳騁

時時體認本志便卓然正大便易簡便淡然無事稍一鶻突便小家相便鄙陋便沾滯當本志卓然時視鶻突時氣象但覺暗塞不可解若鶻突經久要提轉本志須盡力奮拔方得醒蓋正氣遂爲其所剝蝕矣不可不畏也總是頃刻失卻不得

人於五倫中要盡分只是不挾私不任氣不躲懶雖然還是第二著須要真誠惻怛與明理纔是第一著

謝程山集

卷一

十一

自己有此靈明如何做不得主官爲外物所牽擾深切自省只是頓悟若能時懷敬畏戰兢臨履自然惺惺自然堅定然不拔出精神實在踐履閒思雜慮萬難驅遣萬事俱從此中銷墮矣枉知此學愈增後人口實其爲害道傷教較異端更甚可不懼哉

李大經先生曰敬緝而靜生焉靜得而虛生焉虛通而悟生焉悟神而德至焉涵泳此數語爲學之要盡此矣此心無真靜則無真虛無真虛則根本之地常是紛雜晦昧釋氏所謂涅槃所謂昏擾擾相是也似此體段如何能知所當

知行所當行況聖賢元微之理精純之德不更相隔如秦越乎然欲求靜虛無如主敬通書聖學章開發明透但無欲二字高恐學者難入手無如敬字好敬則內外整肅敬則常惺惺紛雜晦昧自然銷去安得不虛靜

與諸生論知行平常只說行難若看聖人說博學之一節則知更難既博學矣豈可自以爲是又須審問既審問矣豈敢便以人言爲然又須慎思既慎思矣還恐是私意見故又須明辯經四折而後篤行下節又復丁寧懇切重以弗能弗弗弗弗弗弗爲言知之難也如此後儒學術之差貽

謝程山集

卷一

十二

害無窮看來只是知之不精耳若肯依聖人如是用功則所見畢竟無弊決不至壞天下後世人心故學者慎無輕言知也顧涇陽先生論誨女知之乎章云子路只是心粗信口便說不肯沈潛理會耳又云知的曉得是知甚易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卻難雖賢者亦多錯過高存之曰此是世間通病其機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子路身上推求看二公如此較量益見真知之不易學問思辨行五者工夫又加博審慎明篤五字在上此是聖人校定千古不易定方決不許庸醫增減些子

爲學先須理會本領本領既足然後可言支節倘本領尚未眞實而徒從事支節固爲倒置然本領既足之後而又畧於支節恐亦不得爲全德也知及仁守本領也夫學未得要求得既得要求勿失說箇得則所謂知及亦不但是空曉得而已也必是知行兼到此理方爲已有方說得知及先知後行入德之序然只聞見而已不從踐履過來亦不得爲眞知須是尊所聞行所知自己德性之地發出本然之明所聞所見皆屬己所實有纔可言知及纔謂之得既已得矣便須保攝堅固無有閒斷方可入至誠無息之

謝程山集

卷一

十三

境稍有懈怠私欲乘閒竊發天理一時蔽昧則將前所得者又復失矣故學者既得之後工夫又須倍加警惕綿綿密密終食不違以致造次顛沛必在於是私欲無隙可乘天理生生不已方可言仁守學者大都在此處把持不住如日至月至皆是不能守乍得乍失成不得片段總由保攝不得堅密故耳雖然既仁守矣何以尙未莊蒞尙未動禮蓋本領充足之人毫無矯飾一味本色流露容或過於和易者有之此雖無傷於根本然不能起民之敬則施而不承言而不入於成物處便不得力所謂師嚴而後道尊

道尊而後民知敬學卽此意也既莊蒞矣民已知敬矣然凡所作爲過於直率簡畧則民雖聽命尙覺不甚鼓舞於向化處不得自然暢達故一切節目儀文未到雖是小疵亦未得爲全善也雖然此支節也於本領充足之人不知事此亦屬虧疎若於學者則未得須求得既得須求勿失此處須是目無他移足無他著一毫不肯自欺方是知急務者若本領既虛徒然矯飾於外末矣僞矣不可以言學矣

謝程山集

卷一

十四

中庸一書首尾皆歸於慎獨益知工夫莫要於慎獨也慎獨卽是主一無適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信亦敬也總是主一此屬存養常要惺惺不使一念見惡於此志又屬省察未有存養而廢省察者存養是主人居中堂時省察是主人巡視門戶時然畢竟巡視有時而居中堂爲主人常業也提一慎獨則存養省察俱在內朱子曰自衣錦尙絢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闢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看此語使我忸怩無地若不深自欲藏幾何不入於小人之歸

看聖人氣象時常在眼裏爲何到自己分上便相隔天淵其實聖人事已分中無有不足只是聖人安自己勉耳若看作天淵則絕學也聖人若要人學是不情矣須信卽今便是聖人不煩等待只要刻刻自認得耳

孟子說箇必有事又說勿忘勿助可見必有事是主腦工夫卻又勿忘勿助不是必有事了便無忘助蓋知得必有事方可去斟酌不使至於忘助必有事本旨是說集義程子又屬之主敬以此推之便屬之致良知亦無不可便屬之體認天理亦可屬之存誠亦可只隨人受用處便是但

謝程山集

卷一

十五

要緊緊提持接續得常在若過於拘迫便是助稍稍放緩便是忘學者大抵爲此二物苦到此處須是小心細密方權宜得當

畢竟是敬字平正王門弟子流爲無忌憚還是當日忽畧此字此是千古學術命脈所關雖有極精微之見如不用敬總有弊端在後

存養當如臨深淵履薄冰省察當如好好色惡惡臭此理明白昭彰有何不到只爲馳騁處多遂爾昏蔽今能盡絕他歧只一眼覷著在此虛細體認真擔當自然日充

日明機興疊疊有不容自己之妙然念起卽覺纔覺卽除此是隨身貨糧一刻遺忘不得

此道甚易簡著不得一毫意思每事只隨順當然自有水到渠成之妙思前算後總無用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二句極當玩受用不盡只顧目前一步盡其所當然使此心活潑有餘方爲善養心者若復營逐牽繫時若有放不下處便是此心之戕賊矣

打發去許多齷齪思慮後安祥閒泰事物當前循其本然之條理以發付之不欠不剩自然易簡所謂心逸日休孔顏

謝程山集

卷一

十六

樂境也

工夫全要振起情習斬截欲根總是氣質弱故難變化朱子云不在於矯矯則又多一物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此論極妙然審自己身分卽用矯亦不爲過切須自勵

世人積陰德雖未免有所爲而爲然亦自好報應一說往往亦不爽聖人於此亦每言之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等說得如是的确我

輩講學若太掃去福應恐大失聖人之旨於世教亦有傷
至於我輩做工夫總要見善即爲固不當著形迹亦不當
避形迹當用財即用財當用力即用力當言即言財力言
都不得用此心亦不能遽已心爲人之根本亦天地萬物
之根本須時時令仁厚之意盎然充滿生機活潑然後見
於言行之間自然有實跡可據倘生機枯槁外面徒粧綴
枝葉亦日見彫瘁而已所最忌者私意來戕賊須要勇力
克己

謝程山集

卷一

十七

君子有九思章此書最爲實在往嘗疑此章只在枝節上簡
點卻失了頭腦即今思之乃大誤也工夫不進大都坐此
蓋思即頭腦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亦只是說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蓋能思則權歸大者小者不得專恣然思
亦不是懸空去推索須是於日用常行處逐一擴天理過
人欲久之純熟則本色平鋪無不是道纔說得一以貫之
若徒求一貫不喜枝節瑣碎則初時似亦有見久之必要
傾倒總之九思原非碎細說一箇思則主人翁便有權衡
矣即如家政一般凡一家子弟僮僕一舉一動俱要奉家
主之命不可一毫專恣久之上下孚信如一然後家主

不消照管自然無不合節矣故此章正是提頭腦正是立
大非失枝落節也其實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戒懼慎獨
只是一箇工夫此則詳言之實言之耳

安靜篤實念念盡已不事表暴孝則實實盡孝弟則實實盡
弟於子則實實盡慈於友則實實盡信於弟于則實實盡
嚴此外不留些子名利心不作些子躲閃法絲絲扣合勿
忘勿助必要令真誠惻怛意思時時盎然方是有諸己之
謂信境界

謝程山集

卷一

十八

夜來甚寒身未穿絮初覺難耐久之遂定看來心地工夫以
及讀書處境只到紛苦處便生退轉若肯堅忍耐過以後
便順適矣

閒居最要防雜念應事接物最要防世相來牽動

程子曰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也此語仍鶻突看來還是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句
是口訣說箇有事便不墮空但有事亦須善會此處最難
古聖賢與諸儒俱不甚決白又容易墮禪須要自己有箇
倒斷

宋云有志於學者自家必求一箇判斷法不可徒於紙上尋取

悠悠馳散只是自待菲薄看小了身子故精神不振可惜好日子只是汨沒了人須是有遠大之志自然與世關切不患無智勇出來纔是箇丈夫氣概不然營營逐逐徒自苦耳須是徹底掀翻卓然擔荷

要時時體認得廣居正位大道在己身方好若一失了只在人情世俗上周旋便令極巧取得名譽奢遮一念自反終不離妾婦相

一 眼覷定此實理策勵實心以踐之此處卽是廣居正位大
謝程山集 卷一 十九

道舍此更無安身立命之所旁蹊曲徑皆屬陷穽失足其中性命都隕

畢竟憂貧遂覺精神不振生計自不可不料理計算自不可不精析但加一憂念便與道相妨矣

人品平素要真稍有不真便落在人眼裏任你會支吾也逃遁不去最是可懼

此心虛明靜一纖毫世味不掛繫應事接物盡分盡理一絲無歎自然浩浩落落與造物者游人生必臻斯境方不虛生方不枉作丈夫

士君子要知自己一身責任重大如張子所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纔是爲士規模此纔是了卻性分內事至於日用見前又只是飲食男女起居動靜盡其所當然不容一毫逃避之見亦不容一毫希冀馳逐之想此中體段極其湛靜又極其平實極其浩大又極其細密極其警敏又極其閒淡當時時體認此境保令勿失方是大人品地舍此無非私小斷斷不可跼足

此理既得人品自是清高自是光明自是剛大自是活潑有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

無限快足無限便宜使親炙者心悅誠服聞風者興懷慕千古巍巍聲施不朽人何苦而不爲一失足於欲中人品便污下便暗昧便弱小便糾結有無限苦惱有無限賤辱使親炙者輕嘲鄙厭聞風者鑒戒唾罵草木同腐遺臭無窮人何樂而肯爲此其得失亦最易辨但爭迷悟之界耳

友來談及時名中人非鄙陋卽粗疎大不足以副人望今我既有一隙之明又不十分警惕以自成就則卽今世界更無一人踐斯境矣此事不望之己乃望之人便是自棄

仁體原無虧欠只要擴充乍見時慌惕惻隱將天地萬物合爲一體無不關切此中時時盎然肫然便自無有不足諸凡外物銷隕亦不費力也若覺得冷淡覺得隔礙便當亟亟提醒

玩博學之三節是聖人警學者三鞭必如此用功 愚者方可得明柔者方可得強聖人說得如是警策今人何嘗用得幾分工夫氣質如何得變終身說爲學終身只是舊時人

忠臣死節其胸中一段義憤充盈鬱迫無纖毫剩欠故能視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一

死如歸甘鼎鑊如飴今日用功須要時時看見此理如忠臣盡節時一般明白真切則泰然坦行無絲髮阻撓矣終食之閒夢寐之際無些子閒雜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覺得實有可據方是有諸己之謂信境地方算得聖賢路上人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雖未能卽到然地步已具但須俟以歲月耳

忘貧樂境雖是顏子事然學者亦須是有定見定守不爲其所撓亂方是工夫若一當窘迫便促苦不堪將所養所見全然忘失又何以爲學者須是挺然廓然任是炊煙不起

百事困掣室人交謫外人肆侮胸中主宰屹然毫不爲動須知一爲所亂於定命無纖毫益徒失吾素學而已若能不亂則境遇雖苦猶存得大本在也

看楊君友石恭拜莊烈皇帝御書詩雙淚湧出遂亟拭去此還是周旋世俗之習若真正良知面目當啼便啼當笑便笑何所逢迎何所顧忌此纔是天機用事只看赤子逆處便啼順處便笑毫不爲人起見纔是真灑落今日工夫務須滌去此種積習現出本色天性不容一絲剝蝕

敬以直內直字有挺立意思義以方外方字有整齊意思說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一

箇敬則須是嚴謹纔得內面挺立說箇義則須是果決纔得外面整齊

木立云眞擔當卽眞解脫此說誠然但擔當非可以氣魄支撐須內地有密實工夫始得

正己卽是真擔當無入而不自得卽是真解脫

息息若處冰淵始可懸崖撒手念念不忘溝壑方能破浪乘

風書之庭柱用以觸目若刺庶幾起病膏肓

只一念寬假便有莫可隄防之勢

衣食婚宦人生大欲世界紅紅擾擾誰不沈埋此中卽所謂

高明者恐亦不能脫然根株尚在便有枝葉扶疎之勢不可不懼惟根器本清而又有道味至樂自然高超遠舉如鳳凰翔於千仞下視一切爭食爭飛自然不入其羣又何待著意驅遣其次須篤志向學只見道之可慕而又刻苦鍛鍊當境堅忍捱過幾許日子方有灑然時候也不到灑然終非歇腳處

當盡的刻苦盡之當去的刻苦去之莫剩絲毫氣力

宋云正是毋自欺求自慊必如是工夫纔得力纔有出頭日子不然悠悠度日安得有成

人情冷峻絕須大御心胸不得動念與較朱子云事有不當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三

耐者豈可全學耐事至於苟賤不廉此語對無氣骨人說誠然如有氣骨人決不至於苟賤不廉又要學耐事方見涵養方成就得大事然全要本領開大不然自己先無了地步更無說處矣

朱子曰敬須常如烈火在身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繞如此說敬雖似太著然初學豈可不如此氣質既柔靡又爲物欲所陷不如此決不能應敵也

受虧吃苦自無德人視之爲虧爲苦若在有德人分上何地

非樂不見其爲虧與苦也

極枯淡中有極淵永之趣極困苦中有極暢適之味要在人自識得惟真正閑然內向之人能自咀嚼非他人所能喻也

陸象山先生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戰戰兢兢那有管閒時候又曰平居不與物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味沒如對越上帝則遇事時因省力矣薛敬軒先生曰近來誠實畏天不敢一毫萌於惡此俱是見道透徹故有此骨髓語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四

人言非毀即譽工夫須是自知痛癢然毀言入耳可懼譽言入耳可恥則人言未必不可借以提省也且聞毀則怒便知自己是淺隘之器聞譽而喜便知自己有好諛之習二端皆修德之蠹不去此蠹則德必日墮矣惟一味聞然力求自慊者能不爲二端所害

勤儉二字是人開口常談其實是爲學全副工夫

敬軒先生曰敬天當自敬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此理最精微須精思以得之

把得此心如泰山之固惡不爲外物所動又能遇物窮理盡

事不昧其當然便超然勝境矣

熟習最難忘禪者謂如油入麪永取不出此所以可畏若以其偶然平淡而遂輟隄防之功必至復遭陷沒而後已與朋友交只求自己於忠信無欺友之不到處決不可輕疑決不可苛責此處全要廣大時讀韓魏公傳亦擴量之一法

時時要見自己是過咎叢集之身須是戰兢惕厲始克漸進凡一切懷安逸怕苦淡喜名譽惡譏訕竭人忠責人過希妄福懼患難等念須一一掃除令盡惟是言動視聽歷歷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五

操存真誠惻怛絲絲見血如此積日累月死而後已方是自己本色清真事業不至貽氣絕時一念懊悔也

細思人心有幾許膠固處若非於道體上有超入之見於涵養處有密實之功欲求灑然清脫斷不可得也

夜與其矩論功利之見已入人心髓橫衝直撞總脫不得此窠臼此道一綫幾乎欲絕於天壤之間有心者亦大孤危矣敢不自礪

詩文有全不自覺其非處經抹出始知可知人之弊病非友朋指摘必不得明如面有癍痕非對鏡決不得自見友者

我之鏡也今人有過不喜友說意欲自掩其醜豈知鏡也見汝但汝不肯對照徒取笑於人耳

人有矯僻自喜者久必敗露若遇明眼人當前已瞞不過更不待後人之追論反觀自省還是清真本色滋味甚長欲根不得乾淨若非猛烈斬截沈細涵養則只是影響附和做不得光明俊偉大丈夫也

閱輿地圖有宇宙皆吾分內之意實理固是如此唯在吾身能誠誠則往古來今上天下地氣量已自包括精神已自貫徹五官百骸雖只是一人軀壳然卻是天地萬物所歸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六

往之身也工夫只在當下一步稍稍疎漏便隔天壤少年人要有磊落超逸之氣帶些狂趣或有志聖賢或擔當世道方具大受之資倘世故圓熟得失沾沾則不堪裁作矣

氣質偏雜非敬不變結習深痼非敬不除妙解超越非敬不守事機紛囂非敬不理人情頑梗非敬不動憂患頻仍非敬不敵萬徑千谿關通在此但勿間斷無處不宜敬一閒斷習氣便生實可畏懼纖毫自欺便是自棄不到一片純誠絲絲過扣則隱微之地若受鞭撻悚惕悚惕

閱經世要畧序云節者有閒而刃者無厚此全是十分識十分養方可得然爲學者識養未到須用十分兢業庶幾無咎不然一片粗心亦磨不細一段浮氣亦按不下於人情事勢安得箇恰好不致踳踳

禪家用逆法吾儒用順法吾儒有量卻已發且觀未發便兼用此逆此處恐有毫釐之差惟誠正格致並用則內外本末一齊兼舉纔是正法

京云庶幾之妙在性理之中聖賢盡心知性自然貫通後儒由此入手則近於禪蓋禪家頭尾起結俱在此處其工夫必用索字所謂用逆也儒者稍墮索字便自差之毫釐若內外本末一齊兼舉則所謂須有物不容說者殆亦參
謝程山集 卷一
前倚衡矣

三七

魏叔子箴樸齋札云所病者無卓越之見揮霍之力因守理稱情不欲踰越尺寸而遂習以成性云云愚謂果能守理稱情不踰尺寸持之久久天理爛熟浩氣自生則所謂卓越之見揮霍之力人驚以爲奇才在自己分上只當尋常日用而已若舍此而欲務卓越之見揮霍之力則便恐踰閑蕩檢失卻儒者規模但叔子所見總是以豪傑爲的若以儒者論則所謂不踰尺寸樸齋豈敢自信乎亦不敢爲樸齋信而叔子云云總是所向之途不同遂見以爲然

京云未能守理稱情亦無卓越揮霍兩失之負師友矣
采云樸見之才不必憂卓越揮霍只要在守理稱情

氣質有難變處須常將聖賢氣象面戀在胸痛自愧勵始得王陽明先生論工夫大抵省察克治處居多不甚說涵養工夫雖不可偏然我自度氣質還須多用克治方好聖門如顏子還須告以克己矧常人乎克己須用大壯之力非斬釘截鐵不可

有一毫不循理處便是不畏天命有一毫不安數處亦是不畏天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乃是畏天命樣子畏天命者須是時時體認天命體認明白則知之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八

真知之真則畏之愈切

夜閱西銘朱註及諸儒總論更深氣寒萬籟悄然心境灑然不自知此身在迫感境界也

真誠惻怛纔是天命炯然處纔是真畏工夫本體合而爲一知將迎意必是從私心上來先覺從公心上來纔是知幾陽明先生云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的便是一了百了看來此幾無時不現前只爲人心雜妄不去是以昏昧若能時時惺惕幾無有不靈

爲學先要志真夫要識明志真識明以後須是儘力去習習

非一日可去然又不可一日不去習而不去則其志其識終被累倒去習工夫須是漸消漸忘至徹底清滌方好倘因循不力則依舊滋長終身頭出頭沒而已此處最艱苦要拿定主宰不可放過他不可怕懼他儘力省察埋頭鉤治清楚得一番便有一番樂處節節清楚節節是樂學者於此處不論少年老年初學宿學一毫自欺不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余謂在聖人便著若得當若未然則甯有失言之失不可有失人之失倘以失言爲重則必至失人矣失言之失傷裁制之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九

義失人之失傷一體之仁傷裁制之義其過小傷一體之

仁其罪大

平西道中備萬問附之以韓魏之家而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是誰身分上事余曰此孟子自信處然只說得用吾輩今日須是置之於原憲之境而其自視泰然纔是具體其矩問虛寂之士與功名之士弊病誰重余曰畢竟是虛寂弊病更重蓋一墮虛寂一切倫物中事便付之罔聞雖是高超何益於世功名之士一種私利心不除最是鄙陋然思欲建功立名便亦有補於倫物雖是規模狹隘然彼自

有實學不似今人竊取富貴一味張空拳也人品至於富貴之士則下而又下矣

程門諸子王門諸子於中庸首章俱反復疑難凡是細心爲學者俱不得釋然豈非穿鑿之爲累耶以愚觀之本文原自坦易明白其意蓋謂修道者只於睹聞上戒懼而於不睹聞便放怠則是密於外而疎於內其離道也遠矣故於內地不睹不聞處尤要戒懼此不睹不聞處似是隱似是微其實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獨知之地時時呈露一毫自欺不得安得不慎此獨知之地何時可離動時獨知靜時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

亦獨知喜怒哀樂未發可以言靜獨知之地須是力閑邪思雜念務求廓然大公此便是致中工夫已發可以言動獨知之地須是力察過不及務求物來順應此便是致和工夫總不離一敬密之又密久之又久自然不期中而中不期和而和矣如此用功不論初學宿學俱可下手又何至艱難險仄以困人於入門之際也哉

延平令學者於平旦未與物接理會此處指示最分明未發之前氣象或於靜坐時體認未得則於平旦時體認尤更親切但須涵養持守不使旦晝悖亡則日見親切矣此法

最妙不可放過

延平最重融釋脫落初學持守尚未定安能及此必窮理精到養氣純熟則不患不融釋脫落若徒欲融釋脫落則有大弊病在

延平喜拈心氣合一昔人亦有云心息相依其實只在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語中看來工夫不如是則涵養必不得力若能如是則不必更言平旦之氣矣

舊所未去之習力求去之舊所未踐之善力求踐之小心苦力勿自欺誑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一

敬非是特地要如此謹畏只是覩得此一條路千真萬真此生斷無他適生怕一步走差是以不由不謹畏耳如此用敬纔不是拈一件事在身上強要把持不放也

若是怕外物來眩亂須將敬去敵他便差一層敬只是要此惺惺地令此理昭著於耳目之前無絲毫晦昧外物自來眩亂不得非特爲敵外物而然也

閑遊柳下思乾坤正氣千古所不能磨滅必非委靡不振之人所能存貯既具真氣骨真精神加以見地超逸精義妙此其人形雖不容不壞而其神魂豈隨飄風冷露蕩散

自然與天地大化流行不息理有可信者也

每有山中養靜之思此還是擔當不力敬畏不密遂有此想若真擔當真敬畏當下安有不靜何處不是山中故有走逗只當責擔當敬畏若必作山中之想是又添一妄矣從來聖賢教人做工夫決無有舍當下別尋靜境者也

仲弓問仁是求一貫也夫子乃以敬恕告之敬恕卽忠恕也由敬恕可以至仁由忠恕可以至一貫孟子萬物備於我章亦同此旨曾子之唯悟處卽證處不比知解其告門人以忠恕卽夫子告仲弓以敬恕蓋本體難言且以做法與之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二

天理燦然不容一絲潤滑不容一毫躲閃非明命而何然非小心翼翼則最易得潤滑最易得躲閃直須到底堂潔透體擔當乃見小心功效

與其矩論儒道只是中庸釋便有許多奇特處然堯舜相傳以來大綱大法平平正正人人率由忽然想出這種學術實是奇特然不能禁其不傳在聖人亦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所恃者惟有吾弗爲之耳然亦須識得道理透徹不然所謂弗爲亦只是強拒絕之倘一日爲其道理所屈

識他不破便傾心歸順之矣

近年深感朋友之益非朋友則目如盲足如跛將墮坑落堑而不自知矣然知友相對常須力自搜剔於自己衷腸尚有隱匿未傾竭處否於知友言語尚有隔礙未消融處否於朋友得失尚有容忍未盡言處否如有此等還不得謂之同心何以有斷金之利天地之間無真人品皆由彼此齟齬過日子精神不相激射故耳勉之勉之毋當面錯過程子作字時甚敬曰非要字好只此是學因思凡人只知要字好總是逐物若知卽事存心則字好在其中字好事小

謝程山集

卷一

手丰

存心事大豈止字好卽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吾亦只是爲學耳知此則知所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無非此理

程子曰久則可奪舊習此真有無可奈何處然只是小心理頭做向前他亦自然去去得實自在然亦少保任不得如國家雖治平亦不可一日去兵

今人處難處之人必曰須陪箇小心况在自己欲處置難處之氣質難處之習染又安得不陪箇小心小心翼翼四字括盡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意

聖人體段純一堅貞思之大難所以高忠憲云須三十年靜功始得其說似太過然既已失卻小學工夫積習畢竟難化非十年堅苦靜攝恐無成勛可言如今那討如此時日且年已老大惟有從腳下做到死日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且不必計較惟有埋頭做去

爲天地立心四句只要仁體一復則此四句都到

朱云看來四句只是一爲己便了當皆是我本分內事

薛先生把浴沂風舞與程子作字甚敬做一例看妙不可言學者試一體會看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四

程子發明主一之義似有難於一口說出的光景愚謂直內二字只是思無邪無邪則直凡說敬如屬執事上則易明只有無事靜坐時更難明其實靜坐時體認天理令惺惺不昧便是主一或思其所當思而無出位之擾亦是主一然須看得識仁說明白則自有著落

主一之義諸儒大都含糊至朱子則曰讀書則一心在讀書著衣則一心在著衣上此只說得執事敬假如未接事物時此一在那裏至陽明王子始曰主一只是主一箇天理只一心在天理上便是主一始說得明白有著落其實程

子已說得極精只是後人從未發明只玩識仁說便透如
曰訂頭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此即所
謂主一也徹內外貫動靜皆是此理如陸子尤精切如曰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此理塞宇宙如
何容人杜撰得文王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麼陸子
所謂此理者即訂頭意思是也此是主敬的頭腦若不發
明此說畢竟含糊

余云覺得難明命一語精切尤可該括眾旨

舊日課有云目前一步決莫放過務要絲絲求實刻刻自見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五

銖積寸累而去稍稍差池一覺便轉此數語正是小心翼翼
真實在處只目前一步四字道理該括無遺孔子所謂逝
者如斯不舍晝夜子思所謂鳶飛魚躍盡在裏許

道理只在目前一步浴沂風舞與作字時甚敬俱得此意但
曾點只是見到程子則真不放過矣學者如有所見固是
活潑然便要把來實踐不然只成玩弄而已終不爲已有
也

薛先生云近來誠實畏天不敢一毫萌於惡先生是何等資
質工夫乃嚴苦如此況下劣者乎然此是先生自信處學

者到此甚難

薛先生云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
入愚謂在天則原不分大小語大語小亦是就人語之耳
人則爲氣質所困大不能小小不能大若化了氣質則即
心便是天用如字不得學者有見便心大有工夫便心小
曾點浴沂風舞是心大的樣子程子作字甚敬是心小的
樣子兩者交資始得

余云程頂上語通貫真工夫本領體用顯微一起括不
只要學者開眼進步

居杏山一日風雨如晦饌夫熟睡孤寂如在世外自思即今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六

便令狂風驟雨微去此屋飢凍而死於孤山之頂我亦只
有小心翼翼以就盡而已亦不須忙不曾傷害甚麼
平時道理分明但恐當險境又復迷誤故知非剛不濟然亦
不是臨時猝辦可得要素日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的
漢子到臨險時始見成自在不然未有不化作污泥壓成
齏粉者也所謂用以辨德只說是他人辨若自己辨何待
到用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一毫瞞昧不得

顧先生云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
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

人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
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之一
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耳
愚謂此論發延平工夫最透但延平原是豪邁人後來收
斂得如田夫野老於此處真實得力若便欲以此法門樂
示學者則正恐有弊蓋中庸致中和工夫是慎獨未嘗教
人於靜中觀氣象也如此用功恐引人著光景上去於道
又隔一層學者於靜中體驗亦有益但不可專恃此耳所
以程子只是教人主敬未嘗用此然每見人靜坐便謂其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七

善學亦只是喜其初下手時能收斂耳

人情大抵於短處必護於長處必矜護爲便忌人矜長必取
忌總爲不肖相下所以不得和平也

顧涇陽先生曰他們并得出家一切都撇更沒箇東西與他
作對便自空蕩蕩地於境常處其逸要得成就也順而易
吾儒日在人倫事物中有許多情委合與體貼有許多變
態合與調停便自忙碌碌地於境常處其勞要得成就也
逆而難愚謂此論亦說得相似其實不然蓋吾儒只患提
掣無有頭腦入門差了路徑而又講習無師友則所謂逆

而難者或亦有之若是有見地有門路又有師友則於人
倫事物行乎不容已處之各得當亦未見其爲逆而難也
至於氣質之難變習染之難除則他們亦未見易總是并
得出家一著世上決無此道理只是橫做所以爲異端縱
使易到極處吾亦只爲其難何況他們得到真善知識境
地亦不知并了幾多辛苦若肯移那辛苦來做儒者亦可
得到大賢地位安在彼處其逸而此處其勞他們枉費辛
苦只造得箇名教之罪人吾方哀之不暇而肯羨之乎顧
先生通篇議論總是爲激厲儒者而發但搜剔有未盡處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八

便像伸彼而抑此讀者不得錯會也

夜閱顧涇陽論朝聞夕死及超生死二則語深疑其無儒禪
之別要之超生死則一而所以超處必不同工夫平時則
一而平時所以作工夫處必不同軀殼念頭十分洗盡處
則一而所以洗盡軀殼念頭處必不同超生死一著亦不
是緩事胸中若不分別得清楚則從儒只覺得禪好從禪
又覺得儒好疑疑惑惑日用間總不得力然顧語自是警
策不可不頻頻寓目

顧涇陽論一貫章亦未透陽明先生則云曾子未得用功之

要故告之并疑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
謂無體安得有用愚意曾子若不知體之一如何用得忠
恕既知體之一如何又要夫子呼而告蓋忠恕是勉然的
一貫一貫是自然的忠恕曾子用忠恕已熟將近自然奈
質性是箇把穩的人胸中還有疑在未敢放手夫子知其
機用已到只消撥轉圓振子便沛然莫禦其點醒處非與
之乃奪之也或曰既是沛然莫禦如何到疾革時還須戰
兢愚曰克己是生知之聖且兢兢業業一生文王是生知之聖
且小心翼翼又是何故蓋聖賢之心雖已順適何嘗肯縱

謝程山集

卷一

三十九

任兄既聞一貫後之戰兢與未聞一貫前之戰兢畢竟不
同惟親歷其境者始知之

程延平意思只是要虛明靜一要融釋灑落故須靜坐然非
歲月之久不能但人生有子臣弟友之職有日用生業之
事何由得閒歲月來靜坐故大學中庸只教人從慎獨入
程子只教人從主敬入似更不偏但苦中年向道者氣質
已定習染已熟在動緣中甚難著力得靜坐固好而又苦
無其時奈何總之要志向剛決精神振迅氣質習染亦自
不能爲祟也

孩提之愛敬真誠惻怛無一道理倚傍此纔是良知真面目
苦從學慮來的便沒有那樣真誠惻怛只算得是識算不
得良知雖然良知不能自保亦不得不靠學慮由識以反
良知曉得以良知爲主而由識以反之則識乃良知之功
臣也後之言良知者一意標不學不慮見人從學慮入者
便鄙之爲門外漢一似以識爲良知之害者及觀其自己
行藏乃率其粗野乖戾以爲本色自然是正藥地所謂遺
失堂指之孩提矣

此理非誠懇至極決是承載不住一切戲色妄語須要嚴切

謝程山集

卷一

四十

簡點

聖敬曰躋本體卽是工夫敬之敬之工夫不離本體敬以直
內本體卽是工夫修己以敬工夫不離本體

不知性則此心無所稟承故知性乃能盡心不存心則此理
無所依泊故存心乃能養性

曰秉彝曰恆性曰天則曰矩都是一定的意思曰虛曰靈曰
知覺曰神明都是無定的意思無定者若不受一定者之
符命烏得不狂馳故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

白沙先生詩云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子淳云

上句是不願外下句是無人不自得不獨私欲是分外事
即天理好念將迎意必而非行其所無事便是分外荆棘
胸中更無春意愚謂白沙妙詩子淳妙解合成二妙涵泳
此詩甚覺可樂於中尙有一段甚可憂慮下可不知蓋分
外不加須是分內不減分內事最重最大稍有未盡便是
虧損了從來聖賢憂勤惕勵一生總是爲分內事難盡耳
一生精神結構分內尙不得了如何有閒情加到分外然
凝聚精神掃除分外歸併分內則亦何愁不足總是分外
涉洩便爾兩頭失卻矣殊可哀憫若只知分外不加爲可

謝程山集

卷一

四十一

樂而不知分內不減爲急務恐墮入空寂一邊

精神凝聚無事不可爲超妙神化皆精神所爲也故曰至誠
如神吾人不得凝聚只是爲外物所牽擾外物有一絲牽
擾精神便有十分涉洩勉強支持外強中乾只一段浮氣
祇益做弄而已古人有一藝擅名千古者其一生精神亦
不肯絲毫妄用矧學聖人之道是何等擔子而能不掃除
外物乎

明道先生闢佛曰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
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數語透且盡後來禪於其道者又說出是法住法位
世閒相常住一段道理來不消住靜出世只在事物倫理
之中無處不是有老宿問一僧曰爾在這裏做甚僧曰我
這裏一事不爲老宿曰然則只是靜坐僧曰若靜坐則爲
矣此是何曰蓋彼意要在無事不爲之中有一事不爲者
在方是見到身雖在倫理事物之中心卻居倫理事物之
外空寂之體無物不映卻了不相礙隨緣發遣了沒交涉
彼又有數語說得極明白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跡
之意水無留影之心彼觀倫理事物只雁過長空而已要

謝程山集

卷一

四十二

巴振者固妄要屏除者亦妄所謂人法雙融事理無礙是
其到家處若吾儒在事物倫理之中便有一段至誠惻怛
相貫又要知之精而處之當方是至誠經綸方了得性分
內事即到太舜無爲而治境界只是一循天理易知簡能
如北辰居所天體無不自這裏運旋德盛化神不見其作
爲之迹耳譬如大力之人將百鈞之物提在手裏移擲頓
放無不得所雍容自在並不見其勞動非是終日手去摸
摸身去挨挨便說我何等自在不爲他所累也以此校之
說事物倫理則一說無爲則一卻有毫釐千里之謬故曰

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年至六十六心血衰枯全然昏鈍於世事更復何所希冀只時時令心地潔潔淨淨以聽天命流行而已兼看得身外事一毫擬議不得只有自家一點性命根源到此不急急還他本來更復何待

一切世味看得通透後不是了無一事正須自強不息

三不朽之說立德立功固然立言亦何足據予見世間聰明博學之士最善立言看其素行卻只是小人則言甚可偽爲亦復何貴在取言者固不以人廢言但立言者卻防以

謝程山集

卷一

四十三

言自累何也人喜其言必曰這樣人亦能說如此話因其言美愈恨其人醜豈非自累乎故立言先須立德其人可敬而後其言愈足重若徒以言而已矣甚非不朽之良策也

只小心翼翼四字便有化育流行氣象一絲意見一絲意氣

俱消融盡淨乾健坤順備於此中

采云與至誠無息同體自見活潑潑地

樂天之樂較世福之樂有殊絕之妙雖不能遽臻然不可不知知之則有入路漸有超然氣象冷煖自知難以語人但

覺生機蠢蠢不容已而已

心神倏忽馳去驀地提轉而已更無他法

一家人情之難齊總是自己工夫不到誠至則無有不協此處不容不力勉

成己成物只是一事成己卽所以成物成物卽所以成己總

是真誠惻怛時時盎然於中則人已內外渾爲一體滿腔

子是不容自己之意庶幾小心昭事之職分也

或問復堂曰程山慎獨本於知天命知天命豈易言哉學者更難於入于矣曰無妄想則心常存心存則獨自慎然無妄想亦須先知天命但此知字亦有淺深未發時如何可言氣象既言未發則此心未動於何處觀

謝程山集

卷一

四十四

氣象則心去體隱而不又見已發宋儒開此一條後人往往因循說去或說於平旦理會者或說於靜中體認者未謂有氣則有形有形則有象此時何象何象恍惚揣摩卒不可得流入異端恐非中庸之旨也

謝程山集卷之二目錄

南豐謝文海約齋著

孫修擴元孫

鳴謙盛宣
本堂鳴盛
宗紹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饒拱辰
吳熙儲
吳榮祖
吳嘉善 編按

受業門人參訂

目錄二

謝程山集

卷二

謝程山集卷之二 目錄二

日用酬酢萬變無非此理存得熟雖百感未接寂然不動亦

只此理融漾於其中未嘗息也在體道者嘿而識之

或曰爾何不就人身上指出性以爲宗旨而好舉天命得無

以元微爲尙乎余曰欲人知性之尊而敬畏保護耳如人

有財寶論之曰此有用貴物勿浪用不如論之曰此祖父

遺爾有用貴物更不敢暴殄耳或又曰知天命是聖人事

安可槩之學者余曰知亦有精粗淺深之分如我初識爾

面卽謂之知爾但初交只得大槩別後又不復記憶矣與

謝程山集

卷二

爾頻頻會面情義款洽則謂之深相知矣與爾情義固結

至十年二十年之久爾我形迹都化始謂之忘形之交矣

然初識面時之爾與忘形之交之爾總只是爾非兩人也

人道須是自盡盡則到極誠無妄處才質自會變然先期變

便不是

石蓮入山詩二句絕佳覆蟬生白非初有視蝨如輪奈久何

蟬本無白蝨本非輪總以精神凝聚之久則自然生白自

然如輪況本體見在又且廣大只因思慮浮散則有者如

無廣大者幾希而已爲學者可不收攝保任以復還其本

來乎

子淳日錄云聽童子背書甚有工夫若聽到數十篇上此心
粲然不走作最是難得又聽多則有欲速完之心或計從
前背了幾許又翻後來未背幾許惟一心聽書耳中了然
心裏燦然純而細密不計其始不意其終這便是目前一
步必有事焉勿正勿忘之妙又云凡人行事只從本心不
過限處行之便好稍沾滯周旋道理既喪周旋處又無益
也又云認得理字真處處刻刻不可不依著他踐著他靜
時也有動時也有耳目口手處處莫輕滑放過說刻苦時
謝程山集 卷二 二

真刻苦說快活時亦真快活又云主敬二字是箇大冒子
須是洗剔得明白大抵昏時要振鬆時要緊生澀時要鍊
無事時要警有事時要察如此乃有分寸子淳以誠厚之
質又肯細心研究其器自是不凡但一二習氣未化某如
不盡言則孤負老友矣
魏叔子萬書云先生之學其施於用者可以涵養君德甄陶
人才然涵養甄陶中亦當有作畧不敢以三代以下學術
相擬且如伊周孔孟觀其致君之術自有一手把握得定
處非徒積誠以格心而已書曰作新民註曰鼓之舞之之

謂作教養人才亦非徒甄陶之功也故涵養甄陶可用之
中材以上而難施之中材以下愚願先生之學更於此加
意至於造士則安定之法尤不可易言學於今日當有以
抹古人之失而作今人之信者許謂叔子此言誠為切中
余病余於開諭則不可謂不動於勸懲則甚疎作人無勸
懲猶之治民無賞罰將何以行然謂游可以涵養君德甄
陶人才則仍不足以堪此今以游自信有安定魯齋其人
主於太學以游為齋長循其成法為之疏附後先或可稱
其職耳即今主席程山不過因豐邑不知理學且乘諸君
謝程山集 卷二 三

謙虛相向遂借以開風氣之先將來或有高賢可以大闢
此事游生質頑劣向道又遲氣體又早衰不能實造其境
然此道實伊周孔孟之道非游一人之私道終不敢不厚
望於後之學者之繼承也
反覆體認識仁說覺舊歲所評俱透朗近聞宋未有於此有
得無由持以請正孔門只是求仁挈得頭腦便真然工夫
不離存心程門要人識仁亦是防人誤入異端耳故不惜
點破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訂頑
意思備言此體已燦然如指掌矣後人還以禪機來竄入

真不可解也其工夫又只在以誠敬存之一語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只是勿助長之意後人專喜拈此乃斷章取義豈其本旨也哉東林遂欲歸咎原書冤矣

藥地云真擔當即真解脫余謂先須有真知見然後有真擔當不然則所謂擔當者亦只一段意氣而已容易銷隕絕無受用也

念菴先生云知默默一室中亦足了天下萬物天下萬物亦與默默一室無加損堂上一隅之辨在心術在身分不盡在身之出與不出又曰此處一切見解力量繆妄承當不

謝程山集

卷二

四

得要有真物在某謂有真物則心術身分俱真無真物則心術身分俱假心術身分假而欲了天下萬物不過功利之習而已真物何在學者須切已求之

程子識仁說本體工夫途徑歸宿俱說得燦然索讀者喜於穿鑿或好引其說以就已遂將易簡親切口訣一任湮晦不爲學者受用矣彼剽竊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等語以自護其私者固不必言卽如東林所論素最平心者於此亦未能當其旨如識仁識字只是知識之識非頓悟也下面分明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又說訂頑意

思備言此體此已切實點破令人曉得若要人悟則決不點破以塞人悟機悟直修後事今既用先須二字則卽伊川所謂明諸心知所往之意乃體驗省察之謂也其意只是要人將訂頑意思認得分明存之於己以敬守之直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境方是實爲己有本體只在西銘工夫只在主敬易簡明白厚無俟於穿鑿索何紛紛聚訟不已愚意欲將西銘與主敬錄合刻一帙以告學者名曰識仁規矩令學者提起便了然更不必抱卻疑團徒自支吾也

謝程山集

卷二

五

道理已燦然明白其工夫須如薛公所謂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若不卽遏卽改則所謂燦然者仍歸惛突矣此乃神勇也非此斷不能任道

人每於失意處著一小心隨後便有一勝著於得意處著一驕客隨後便有一敗者古今人情大抵不爽

顧先生曰獨內境也人所不知最易躲藏造次顛沛外境也人所共見最難矯飾愚謂難矯飾處全在易躲藏處著力平時以爲易躲藏漫不加意到得造次顛沛一毫著力不得纔悔晚矣故學者慎獨時時當以造次顛沛之境臨之

便自不敢不慎

論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心仲曰機權安可無使聖人臨事亦必用權余曰聖人則可若學者於經且有走作違欲用權豈不大忤心仲又曰在先生則不可不知此也余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某曰揣只言得可與適道何敢違言權且權者聖人養精仁義天眞爛漫機宜適逢不知其然而然而用之若先有權於胸中著著有意用之則與聖人差謬何止千里

與確齋同閱念菴夜半詩余曰與儒者工夫似覺隔一黍以

謝程山集

卷二

六

其著光景也確齋曰光景亦不可無但不可著耳余曰亦須從踐履入若只從靜入便是氣定恐靜處則有動處則無矣確齋曰只從靜入便涉元門余思確齋胸中最有分別不比他友心有偏主便欲和會但爲學者必須有自得處只一味小心翼翼到純誠無間斷處心境自有妙趣無意而得纔是真得如有意著於境趣欲從靜中索取便差卻一層矣

誠則志一志一則氣從氣從則定定則靜一切感觸紛擾處之如一不遷不變無畔無散具此境趣方稱德行要之以

誠爲本故易通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誠則無事矣夫子一貫只是一忠忠即誠也忠則自恕此乾坤易簡之學舍此別覓路徑則險阻矣

念菴曰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愚以爲由靜而得終屬氣定由誠而得纔是理定

念菴先生曰均賦一事吾輩奉行當道德意稍爲鄉里出力只得耐煩細膩故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

謝程山集

卷二

七

憎未嘗敢執著未嘗敢張皇未嘗敢散漫侮未嘗敢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雖甚紛紛不覺身倦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工夫非止紐定嘿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愚讀念菴此語及緒山書益於此學無疑總之一念主仁便無事不了主敬亦在此主靜亦在此真機一到萬雜屏息更不須別起爐竈保養收攝總不離此此與識仁說定性書無不脗合千古聖賢範圍都在

念菴鈔白沙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於千休之中而

持一念正出一生於萬死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便涉
茫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于休。便涉支離。亦非真念。苟
不知念則亦無所謂能休者。能念不期休而自休矣。愚謂
此語已十分斬截。透露。惜所謂一念者。未曾切實說破耳。
夫所謂一念者。何仁是也。若猶未會。只請看乍見孺子入
井之時。恍惕惻隱。炯然不昧。更有何念。可以插入。或又曰。
非乍見之時。此一念在何處。余曰。只認定乍見之時。纔爲
乍見。恍惕惻隱之時。纔爲恍惕惻隱。便又不識仁矣。

謝程山集 卷二 八
閱念菴集見其工人刻苦因妄習難了遂欲終於靜坐以期

凝定此真披肝瀝膽不肯自欺者。今日學者逐物度日。誰
肯發憤斬截真爲自己性命試以念菴自鏡。豈得不苦背
但靜坐境遇非人所易得。不如於日用場中作收斂凝聚
之法。然舍卻敬字更無別路也。但苦候忽微。渺搖蕩不測
稍稍因循。漸就頑痺。非矯強堅忍不顧性命於萬死一生
之中。自討活路。未見有出脫之期。羅先生是何等人。尙爾
堅苦自矢。我等乃汎汎放逸真棄物矣。

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暖
萬變孔竅百出念菴數語搜剔人情如繫家倒倉法無一

絲剩餘此皆氣昏時事學者須持志養得時時如平日則
不至墮此窠臼非臨深履薄何以自固

此心通塞靈昧只在倏忽之間要在密密提攝嘿嘿遷改真
苦真樂只在此處萬勿自欺總不離目前一步放過便隔
千山

方寸之間一無所有只有此能思能慮慙慙不昧之物耳理
因觸發乃見當其未觸豈有一形象寓於方寸之間可以
注視乎如程子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
當直上直下之正理索之固不可見然觸着便在見父便

謝程山集 卷二 九
汕然而孝見兒便汕然而弟見孺子入井便恍惕惻隱無

觸之時因無朕兆可指然此能思能慮慙慙不昧之物存
得不走逗則自然有一段旨趣不待安排存其心養其性
只存得此心在性便愛養故曰所以事天即此理也文
王昭事上帝上帝即此理也此理本不可離不待汝有而
自有要在學者嘿而識之

體認主宰之義前疑頓釋活潑不可言前時每疑主宰雖不
離理氣然必是理氣之結聚合尖處乃理氣發動之所由
若此則必有方所而方所又不可擬議此疑每不能去懷

今始知卽理氣便是結聚合尖處便是發動所由便是天地萬物之主宰滿眼滿耳充塞內外何處非主宰實無方所可擬議如此看來始知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實在處昭事對越益不得不嚴密矣顧涇陽先生曰太極者天生地生萬物之本陰陽者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具上帝者生天生地生萬物之主宰合像說做三箇其實只當曰以生天生地生萬物之本而言則謂之太極以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具而言則謂之陰陽以生天生地生萬物之主宰而言則謂之上帝其實只是一箇

謝程山集

卷二

十

性量無外故張子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可知天地間事雖職分有限然心須關切心不關切便虧損了性量邦士詳中叔目錄云此事大非尋常若此擔子上肩便須要看肩頭痛否乃得豈可復同尋常之病某謂擔當果勇則肩頭自不覺痛如稍覺痛便是擔當不力尋常之病相將畢集矣

擔當非是靠氣魄乃胸中確有真見雖欲逃避而不得然後益加鼓勵便一往而前矣此朱子所謂有底是也無底亦容易衰竭

玩識仁說肫然藹然之意須令時時在胸中稍有滯塞便木纔木便失仁此機最是嬌脆須是久養令他堅老方禁得搖蕩抵得衝突

羅文恭云此學一眼看破易逐步密實難一時振激易終身持守難說好話易踐實行難某於此語尤須時常念之人生須是臨氣絕時一念無疚始是自己實受用處若此一時問心不過則更無可贖時矣然欲此時一念無疚須是平時念念無疚人於平時念念迷物思欲自振因循沾滯不卽決斷一夕不測措手無及枉生數十年供人彈駁窮

謝程山集

卷三

十一

盡天地更無轉移之期直是苦也

眞知天命隨處充滿須是一步不放過

人事之當然卽天命之自然不問一絲故須於當然處小心

勉盡

此事全在克治舊習勉盡職分舍此不事縱有百般見解總是無益

朋友離異最是墮落之機須刻刻警惕

吾儒最是要見得天理眞實心實行到純一不雜之境便是無聲無臭至矣其收攝此心只是一敬禪則只要明得此

心本無物一任昭昭靈靈包羅萬象其入處要見箇前後際斷然又不許坐在淨裸裸處必得人法雙融事理無礙方是大休歇場彼此入處證處判然若縑素而兩家每喜和會總是不求實得竊弄知解而已

儒者若不知天命如何不被禪者打落彼本高有此則彼之高亦無著處矣工夫只一畏字到至誠處彼之神通妙用俱不足言

天命要識得真果識得真則目視耳聽無所不在此成湯顧諟之法也不消言畏而畏在其中不然則所謂畏終是有

謝程山集

卷二

十二

倚不免時作時輟而已故體認處須極其細膩

天命周流充塞無有罅隙不須等待故只在當下不放過稍稍思前緊後錯過久矣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大只在見處便盡其小只在眼力齊到絲毫不到便虧疎矣小處虧疎則大中分量不得充滿即今要見得天命森然在目語默蕃歛無不是他主張始得然須平心觀之令活潑潑地急迫提議則又差遠

天命雖是畏便在不畏便不在然又有因畏而失處此則是助長之過故孟子說箇必有事天命在此畏亦在此

此心之靈不可測識至感爲夢兆吉凶響應皆是此心所爲別無他物

西銘之理當體認時甚分明只是心生不能存而不失若不於此處喫力何緣得實有諸亡此是程子教人口訣更無他法

西銘意思要時時在胸中流轉日用動靜語嘿勿令有失保任處只在小心翼翼四字

收攝而非執著縱任而非放漫此中機竅巧者得之

必有所事要認得真保得密一毫鶻突不得切勿自欺

謝程山集

卷二

十三

一動一靜一消一長一感一應密卽在此非小心翼翼不識退藏之妙

此心虛靈神妙而忍以塵雜污之其爲暴殄天物甚矣打掃得清淨以之窮究義理何所不到故知實愛此心者不敢不敬

此理無一事不貫無一息不運故此心一毫粗不得一毫惰不得粗則不貫惰則不運

人心有偏處須要去得盡其甚重者尤不可畱一絲一毫只一絲毫便是彌天塞地的根基此非大勇果斷不可然須

是涵養得道理勝則大勇自生若無本領則何處討箇勇來

體認明道先生氣象覺灑然卓然

人只言明道先生灑落自在其實只是剛非真剛不能灑落自在常人亦有些剛處未免血氣粗雜少閒又會柔先生之剛纔是透骨精純人所以難學然學者正不可不學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林註謂居移氣故魂強養移體故魄強

夫魂魄待居養而強則魂魄雖強而性弱矣至聖大賢忠

臣孝子之所以與日月爭光輝河嶽並流峙者性耳其魂

謝程山集

卷二

十四

魄又豈藉居養而存乎藉居養而強者死後居養去則魂

魄將何所恃精爽將何以存其不與寒風冷烟俱蕩散者

寡矣

爲學最難得此心凝定靠把捉不得靠靜坐不得只有小心

翼翼是箇凝定法當翼翼時絲毫走作都見稍一放慢便

開去尋丈亦昏昏不覺

魏叔子曰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

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

詣則僞耳愚謂消盡意見剝盡浮慕具真識求真益自然

不苟同亦不苟異矣後生輩若據一不苟同在胸中便好爲異據一不苟異在胸中便強爲同故須是具真識求真益則源頭清楚同是道合不是徇人異是特見不是自矜成心破除虛公獨運古人賢人自應心折

人之精神用之於利則利成用之於名則名成惟用之於道則未見其成者何故蓋利名關熱人好之者精神不分所以得成道淡人雖好之其精神卻滲洩所以無成若如好利名者之堅忍又焉有不成之理然人肯親切體認知至淡之中有至腴存焉則精神亦不由不專矣

謝程山集

卷二

十五

朱子曰事自有一箇平平穩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卻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肉莽了所以如此愚謂平日精義臨事小心則雖室礙棘手處中閒自有一線可行其實心好學人難以語此

朱云中閒一線即是中庸若非學問以精義則不見此一線即或有見亦每每當面錯過

朱子曰爲善而不充其量除惡而不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愚謂此等弊病只是不剛決一念瞻徇便有莫大罪過些子私欲牽纏隱忍將一生氣槩埋沒品行卑污

可慨也夫故爲學須是勉勉向前爲善去惡眞眞實實決截截久之浩氣自生高明光大惡根有何不化善量有何不充纔是箇頂天立地男子氣象

程子曰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愚謂無不敬乃平日自修工夫社稷宗廟之敬又是因社稷宗廟而起乃無不敬中之一端也今日何敬之改修則是執一定之敬而無感應矣人心自有感應事親便有事親之敬事神便有事神之敬見兄便有見兄之敬接賓便有接賓之敬

謝程山集

卷二

十六

所感不同應亦不同若說無改修則所謂敬者更無差等乎此必記載者之誤會程子意也

黃生采目錄云工夫未到難免氣一動志之累若果能動氣而不動心則幾乎不遷怒學問矣愚謂未有動氣而不動心者除是假怒若假怒則氣亦未動矣殊爲不情怒只要有些分寸纔是中節不遷乃恰恰停當不稍踰越耳遷多是過一邊怒最易過自度無涵養則甯過些便好又有一種性懦的人雖當怒亦發不出此便是柔惡大不好又云私欲重故來得滑便學問輕故去得不覺愚謂此最是初

學人通病非是拌生拌死鞭策得許多時消除此病不得又云羅明德教人都說要有悟境方可言作聖工夫不然雖終身言動循規蹈矩止是凡夫覺得一部曲禮渾是渣滓采因思聖賢下學上達工夫決不如是孔孟程朱語語要說出來令人可持循可踐履明德語語要說進一層令人暗中摸索摸索得著便是世有幾人何如步趨於廣大光明之域取到手來人人可做有志之士皆可以爲堯舜豈不直截何必如此立教令人歎茫然無措手處也愚謂羅氏之學吁江當時只有李大經與之抵牾後來竟無非

謝程山集

卷二

十七

之者今黃生能作此論可謂後來之秀矣又一段與僧交易語涉欺詐隨即悔恥急呼僧來以前過告之心始安此是天資樸厚處些小習氣肯如此洗雪亦不難消楚矣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愚謂此種勝境說來令人神往然豈可以妄希而得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由目下積累將去勿令閒斷歲月悠久忽不覺身入其中其味難以語人若只忻羨而已終非已有

又曰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無所捨去就由是死生由是大是之謂不動心愚謂志一則氣從此固然然志之一一於性也性無掩蔽時天機用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如此則志自一志一則氣自一矣故志爲一身之主宰性又主中之主不知性則志亦無由而一存其心只爲養其性性既得養則心不存而自存

又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由於養之不完因愚按聖人不記事者不

謝程山集

卷二

十八

雷滯於物也常記事者虛靜之體有感即應也今人忘事者失其虛靜之體也以其記事者逐物滯著也故學者須是時時掃除外物常令胸次廓然則養之完固自然虛而善應矣

整頓自心與整頓生徒一般須時切照管時切鞭逼不得一隙寬假張子所謂以己心爲嚴師是也

朱子曰人常須收斂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千勛擔子須硬著筋骨擔愚謂仁以爲己任這便是百千勛擔子須是時時提醒有這重擔子在肩頭上纔不得不儘力擔

得骨穿愈要硬健稍有卸擔之意便力衰氣怯愈擔不起到是猛力向前反輕便自在毫不覺重

日用閒容敬色莊神恬氣靜有一絲道理未透便見有一絲私欲和雜便見未透處透之毫無隔礙相雜處拂之毫無阻滯纔是小心翼翼妙境

直則一私曲則二三直內便是又加敬以二字只是要加意照管則此直常存耳程子此段看他展轉推勘纔決出這一句來血脈骨髓都在這裏此與中者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一段話

謝程山集

卷二

十九

互相發明當於此體會是工夫最切要處

人一生病痛只爲識隘識隘則量小量小則志卑竭盡辛苦勞攘其所裨益幾何高明視之祇可惜耳如程子之志甯學聖人而未至不以一善而成名甯以一物不被其澤爲己恥不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氣量爲何如要之只是識大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小處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

屑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面做得的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要謹言謹行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愚謂此道原無大無小小亦是大大亦是小只目前一步莫放過總不見他大小莫載莫假何處容爾分別何處容爾疎密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生如是死亦如是今如是古亦如是萬世亦如是

常念提持如與敵人相遇於隘并命與剛差池得一分即刻

謝程山集

卷二

二十

阻喪然後能提持得凜然堅密敵亦望風而卻矣

日用職分所當盡勉力盡之積習所當去勉力去之氣質所未化勉力化之此中工夫不容不做到十分有一分不勉便是暴棄至於知見之廣亦當隨分擴充但不可馳騁天賦已定儆精勞神徒自傷耳

五峯胡氏曰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愚謂學者須於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語看得通透而親切則一身之通否生

死俱是天地氣機自己毫不與焉方能轉得世界而不爲世界所轉五峯之見亦是於此處透脫得來

朱子曰滄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愚按此是工夫真口訣而以分寸積累爲瑣碎不小心耐煩於此下手只懸想片段時候恐終身不可得適自誤耳譬如欲致富者不肯勤儉計算銖積寸累以治生只懸空坐想何日遇藏便頓爾藏餘吾知此人有老死於貧困而已矣

謝程山集

卷二

二十

朱子曰天下無事不是合當的無事不是合做的若一種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愚謂此心本大固是無所不賅然亦論其理之一耳至於形質既具又各有分量如天只能施地只能生堯所不能者必待舜舜之能即堯之能也舜所不能者必待禹禹之能即舜之能也天地萬物原同一體小中見大大中見小無不具足可曰萬物皆備於我亦可曰一我散於萬物於我於物原無分也豈必一一

發見於我而後謂之無間如必發見一身方爲無間則反
監視其心矣朱子語未免使人馳騁之端然想見少年時
聰明氣魄之大及其晚年涵養充足氣質融化當不作是
語矣

與子淳札云教授之隙切須靜坐體認道理之精微習氣之
繫著皆於此處門門呈露我輩今日用功夾雜絲毫不得
滲漏絲毫不得最難著力視壯年時雄心猛氣可以揮霍
得去者今皆不中用蓋前時所去者只是粗枝大葉尙剩
有微細根根藏於心底非是深鋤力掘尋覓不見搜剔不

謝石山集

卷二

二十一

盡又且此理之堅厚雖已入室升堂然到盡處愈難窺
測一紙之隔有如堵牆氣非極其澄澹心非極其細膩不
能得透俱當老大之年用功所最苦莫可告愬處不知子
淳亦如是也

每日味爽睡醒必當振奮力省日來有何功未勉當力勉之
有何習未去當力去之有難勉難去處當設何法以圖之
定心努力於動靜之間勿使臥時有虛度一日之悔
甘生京日錄曰存齋曰向晦安息中間何所事事是最吃緊
處此未事時之養心也明道曰酬酢萬變之中其實無一

事此臨事時之養心也念菴曰應事既已作何歸宿此已
事時之養心也要之廓然大公四字足以貫之愚謂三先
生語當體究一著落不得以廓然大公四字遮過

只當前一步不放過便括盡始終前後穿卻內外本末合天
人渾古今斷支離融補綴亦善法也

日用無他外語只玩帖看詩辭古文稍稍滯著便是放心便
是害本體妨工夫處切須提醒然亦屏絕不得只勿滯著
而已

閻躬菴告戒札悚惕無地如云此事雖得力在靜中養性離

謝石山集

卷二

二十三

習然非輪刀上陣殺蛟刺虎之力不能察見微欲融會精
理又云倍愛精神收歸一處於人情多歧文章虛美宜忍
苦刊落但求不至餒死溝壑畱餘息以載道足矣其他耽
逐干涉何事游衍漸熟滲漏銷亡歲晏計功又成虛度又
云諸公日就窮苦百端窮頭家累仰俯身羈城市職務紛
紜應酬叢雜而欲此中澄然無事而兩忘百慮同歸而一
致此非有吞虎豹截蛟兕之胸懷膽力吾知其隱顯鉅細
之間一日之中萬私起滅知而愧悔昧而馳忘忘久則忍
之聽之甚且安之更甚則飾之遁之而已終日書課終年

救過亦畢竟終身而無成其與不入此門者閉不以寸只
此三段真顧先生所謂字字含著禁處是也我輩當日
循省一編

七克曰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置侏儒於九仞之
臺不失爲短人旨哉斯言以此得自處處人之法自處只
當求長去短淵於我無損不必惡臺於我無增不必欣處
人只當看其身長或身短不可因其在淵而見其卑在臺
而見其高世人盡從淵臺著見所以墜在熱惱坑中吾民
卻淵臺而只求本身贏得幾許自在且如後人讀史只論

謝程山集

卷二

二十四

其人之長短何曾論其淵臺然則求長短者所爭在千萬
世求淵臺者所爭只眼前數十年而已

人之所以不能自全於亂世者其故有數端貪富貴受享矯
僞好名徇利多言忌刻矜伐尙氣瑣瑣苛責人不忘怨開
昧不識人不識時務粗情不讀書露才喜用謫詐剛愎自
用氣象過厲凡此皆殺身之具也惟慎獨君子力自省克
而又廣之以學問充之以涵養庶幾免矣

晉隱士郭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余因思情之所不宜
有者固當勿憶使情自忘情之所宜有者便當樂憶使情

自厚此工夫中轉移法也

吾人居心處世當一味愛敬於賢者不肯不愛敬於不賢者
不敢不愛敬愛賢者侮慢知我必有以自取我當受其教
誨而益加愛敬愛不賢者侮慢知彼尙未見諒我當如未
見聞而不易愛敬如此則愛敬純熟而可以無咎矣

甘生素心目錄云欲之累人實甚幾希之理百不得一勝即
勝亦不耐久然亦只是欲中不滅之理稍一支撐非純淨
無私之理正正堂堂不待交鋒接戰而先聲可以催奪勁
敵者也愚按此語推索最精於此可明賓主之辨理爲主

謝程山集

卷二

二十五

欲爲賓則勢順而有權欲爲主理爲賓則勢失而無力不
違復理爲主者也類復欲爲主者也

吾儒致中較釋氏致空倍難致空只是忍決掃除又且離境
掃除致中則須細密涵養又且卽境涵養所以倍難及其
成功空者可以隨緣起感涉而不有只討得箇一己自在
中者便能經綸宰制盡情盡理使萬物各得其所致中難
則難矣其位育之功爲何如也

顧涇陽先生曰昔人云嘖有爲嘖笑有爲笑此語甚可味試
反入身來吾人日用閒要當視有爲視聽有爲聽言有爲

言動有爲動者率意泛應了無著落只成一箇孟浪去是所謂行屍走肉也愚謂若要觀聽言動皆有爲須是心有主心有主則動必由己不爲外物牽擾日用十二時中耳聰目明俱是自己已世界穿衣吃飯始得無愧然非小心翼翼安能若此否則只在夢寐度日醒眼人見之所謂大可憐憫者也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也被袪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總是外物不入然儒者以實而外物不入釋氏以空而外物不入故儒者至誠可以經綸大經釋無生

謝程山集

卷二

二十六

法忍一切付之幻妄而已若不辨到此處則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彼亦可能

高存齋先生曰丈夫坎壈在一世精神在于古今人爲身後名此何足道直是一點靈光可對天地即與天地俱無盡也吾輩寶此無價之珍而已愚謂一點靈光乃二五之精如欲保此卻不在此處下手須是知無極之真乃二五之精之主宰二五之精乃無極之真之卒徒主宰精明強固卒徒未有不率從之理故只從無極之真上用工夫日月動靜保全無欠則靈光有主可對天地直與天地俱無道

詩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以此而已

世事人情隨手發遣不令些子粘帶時時光明洞達方能轉得萬物不爲萬物所轉

成己成物總要一念真誠成己真誠自然喜受言成物真誠自然喜進言若無真誠兩處俱空

思百凡酸苦須是狠力堅耐耐過餘生便了縱有十年二十年不死爲時亦曾有何難過自身後視之正瞬息閒耳身後千萬年是非自此瞬息閒一定更無改期敢不兢兢度日

謝程山集

卷二

二十七

人若能將西銘之意實體於己則元氣無有不實痼疾無有不消人心無有不貫世界順逆無有一毫作得障難人奈何捨此家鄉安宅而東飄西蕩傍人籬下以苟活其惑實不可解

人心如舟在水中東西上下浮泛漂泊莫能自定須是以志爲柁有柁則雖狂風巨浪之中亦有把柄失柁則平濶淺瀬亦不能自主矣故須時時提志神明始有主宰不至昏散馳逐一生人品事業全靠這些子不可使頃刻衰頹也來儀號紫莪其藏弄集中一則云古今人筆力絕好處只是

徑行無礙而已作文作字作人總以此法爲最上禪家云誰束縛汝來此語極妙人苟去盡沾滯一生受用無窮愚謂要知此正是元氣淋漓時候不容易得到然學問不到此亦成不得家數但不可向癡人前說夢耳

志不極熱則一切好話到耳好書到眼俱不得驚魂醉心付之悠悠安能得受用處若少年人念頭上尤當如一團猛火烹物一氣而熟若只放一把冷一把則物性罷頑終歸失飪故正當英發時便爾衰颯則更歷歲月又經世故磨鈍到三四十自然打落凡庸隊裏起頭不得豈不痛哉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八

余曾傷於虎故言之神慄

出處乃士人大節一生人品所繫千古定論攸關士或爲寂寞所苦或爲知遇所動一時不能堅忍遂爾貽恨無涯致令見愛者多方出脫見惡者快意推勘亦甚苦矣此在少年宜時時戒慎老年人尤當凜若冰淵也

讀書若不從治心修身處求益明體達用上取資徒爲廣聞見習辭章雖終日把卷此身總不離凡俗窠臼書家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之謂也

精神不足亦能累誠但誠到至處精神自生人精神不足者

須是勉強思誠莫令爲精神所累匹夫一念至誠天地且可感動何況自己一身學者只宜求伸於理令此心不容不盡則精神自然壯旺不覺其勞

志不可不真切工夫只循循有常更耐久然亦須日有可見之績不然到自己扣算時漫無成功可紀則虛度歲月只剩一場懊悔

蘇老泉謂聖人任腹心之臣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知以天子之尊尚且不可無腹心之臣矧士人之於師友而平居相對絕無肺腑隱曲身心切要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九

之語磕頭促膝傾竭相商則人品決不能相與有成事業決不能相與共濟徒爾閒議論酒食笑譁以綢繆時日有血性人豈肯甘此

人能受益則處處得益總要志切心虛眼明若無是三者則無處不錯過

情須由道誼而生未有道誼重而情輕者有情而無道誼其情多假有道誼而無情其道誼亦多假甘生京曰道誼中有情必吉凶以同患情誼中有道必直諒以相成

小心翼翼四字一日不在便一日差錯一時不在便一時差

錯一日在便一日安當一時在便一時安當若能通乎晝夜以及終身定知妙不容言

百年光景容易得盡繁華冷落如煙雲過眼總無認真處惟有內省不疚是自己一生到底受用之所

札黃生維緝動靜維時殄壽不貳此聖賢盛德之事向上全提更復何說但學者未能臻此須知勞生娛生並用不悖不知勞生則懷安自了雖壽百年亦復何益不知娛生則芒芒終日勞形苦心眼前風月溪山禽魚花竹天地自然之趣書畫琴文談諧賞眺人生暢達之情總屬踈過人但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

知勞生爲好學而不知一段活潑潑地會心阿堵正不在道外此所以曾點言志獨發聖人之喟學者亦不可不於此一醉心也至若東坡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但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之語正達生知足之意使役役名利老死不休者聞之未必不是清夜鐘聲也收置藥籠亦可療人痼疾不須棄卻

陳眉公曰人不易知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真豪傑也器局短淺爲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愚謂士君子學問廣大涵養深厚自然不急求人知

而人亦不易知之若炫才求知則所抱負終是疎淺眉公爲救炫才者發若夫肝腸品格須是坦白如雪人人可望而知纔是君子路上人若幽深閃爍令人不可測度終屬小人氣分故邵康節先生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兩種人氣象一吟咏而得之矣士君子以此察人尤不可不自察以免人之察當慎擇所處也

此心纔憬覺處便是上帝啟我處便須謹凜不敢踰越故索天命於渺茫而不問之此心者皆不知天命者也湯之顧諟文王之翼翼孔子之畏皆從此處下手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

人只爲要合時宜壞了人品其實全用模誠到底雖一時未免阻礙久之自然見孚於人既不失自己且人心見信則行世有莫大力量若雜用機巧彌縫雖一時行得久之反取厭於人而自己人品則全失較量二者之閒而不知所從亦不得爲智矣

聞人言非中心傾向自覺痛癢切身不能得益莫若自己沈細省察洞悉根柢嘿嘿悔改爲得力也進言於人人未遽受亦須自反道理或有未穩機宜或有未當不可遽責人剛愎自己反墮粗疎

吾自有性此便是上帝親骨血苟以昏氣習情傷之則罪逆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與湯生長人論心不可有所予謂用情亦須看所感之輕重大小如保重大憂患恐懼自然視聽飲食俱失常纔是若視聽飲食如故便是頑鈍如人子遭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蓋是所感之事來得重大必至是方滿其量常人不及情便平常如故修振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亦是如此予謂此所感輕者然亦必盡此一日方能忘得長人謂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正是聖人契會深處常人不到此豈是不失只是契會得淺故耳予謂以此知有所與得正不得正俱有精理在其中若不善會則世間浮薄人凡所感一過而忘豈得謂不失其正乎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三

吾之性是天地之帥吾之體是天地之塞吾之一身內外都是天地何嘗有我生是天地生死是天地死聚是天地聚散是天地散中間操得百年數十年有知有覺不過如候蟲時鳥氣至則有氣盡則化自己原主張不得以此思之欲以此身食著世境恣情徇私者固是癡即要在世間做好事以為自己之功傳之後世以為自己之名者皆是癡

也堯舜周孔亦不過生天地之間了天地之事而已在堯舜周孔身上原無甚事

體認得真切方能敬畏得嚴密

忘處居多須是靜時動時炯然卓然在這裏刻刻自見方說得必有事此處不堅更說甚

昔人云自己猶不能快自己意如何要他人快我意此語最可味氣質高明者不可多得若一一責以理便非全交之道但常發念責人時便以此反躬自責則待人寬恕而已心益盡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三

人生只候忽過去至五六十後尤如石火電光身死之後不知幾千萬古俱是長夜來此頃刻世界上食著滋味縱使厭厭為時幾何一氣不來總歸烏有豈不是癡惟有認真本來面目息息保全交還上帝是自己長策此意當時時思維勿令昏蔽庶不枉過日子

人能於初下手時儘力收斂點點滴滴歸根若實不使一絲滲漏歲月既久凝聚堅固自然光輝發越纔是成就處但當其收斂時全然枯閑日用閒須多窒礙此處最要堅耐若稍為外境所動隨處發揚則大不得力如樹木一般墜

冬之時生意欲歸根上枝葉凋枯氣象慘悴若或爲非時
浮陽所動便爾開花到春夏正發生盛長時反稀疎遲鈍
不及他樹何也以其生意滲漏全力已減故也老成人悔
不及矣後生輩又語之不入奈何

此身關係輕重只在自己昏惰便輕於鴻毛悚惕便重於泰
山自己安頓自己靠不得天靠不得人

真志之士境遇推抑而此心自振精力衰頹而此心自勁余
於此大有愧還在志上要加倍洗滌要見出白骨來勿令
皮肉顛預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四

此心一息不可不涵養如器皿然常加擦磨只見光滑稍稍
疎怠則塵垢漸蒙久之堆積欲再得光滑大費力矣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此等性情器量不可不具范希文做秀
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他是何等人品儒者不可不願慕取
法昔程子云有人致卻太平我願爲太平之民孟子之不
豫邕孔子之擊磬其一生憂樂皆與天下相關通必如此
方是大人氣象學者須常以此自鏡照見自己鄙陋處乃
是可恥

勿求於氣之氣及浩然之氣氣字不得分明蓋泥集註氣卽

所謂體之充者遂爾分疏不下反復正文始得清楚蓋體
充之氣乃手足耳目運動之氣與志字有內外本末之殊
故爲志之次卽無暴工夫亦只在手容恭足容重節目條
件上做若大浩然之氣以天地言乃先天元氣以人身言
是從心上發來盛大流行之氣如何一視得工夫在於集
義其火候又須勿忘勿助至是重大本領豈凡容節目節
點所可抵當謂體充之氣從浩然之氣出來則可謂浩然
之氣卽體充之氣則本末大小全然糊塗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五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將義專主於行孟子言集義言必有
事是將心與行一併說了故不必言敬敬虛而義實實畢
胡氏曰必有事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事事
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
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如此則敬卽在義中
更不消言持志

玩必有事三句工夫是如何綿密乃統大學誠正修齊一并
在內何須更言敬又有知言一節補卻格致具如此工夫
安得不發出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卽充實光輝境界然不
如浩然之氣四字發明得精彩煥然令人鼓舞奮發不容

自己此是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處

集義是如何樣小心其端深履薄有時如婦人孺子莫見說養浩然之氣便心雄膽壯了無畏忌如此則有天淵之隔忘助皆失而孟子獨舉助長之害者蓋助之害甚於忘也忘則易墮策之而已助則逼而人於邪路更回頭不得勢且害道傷教如佛氏皆是助長之害

寅清子曰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呈以露神貴明明則思府而仁義之用流以通然靜而明大是難事不可求得惟有存誠而已久則自臻斯境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六

體玩識仁說旨趣深長一字不可忽

熱腸救世明眼觀世正氣持世雅量容世平心應世虛懷取世渾跡游世操此以遊經世可也辟世可也所以盡吾道在是所以發付吾身亦在是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只此本體只此工夫大中至正旁蹊曲徑皆可不問矣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程子又曰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程子之意蓋謂人只知寶愛此身私爲己有卻不知此身亦只是萬物中之一物既以天地爲心則視此身亦

當與萬物均平不宜獨加私昵此是程子提醒人最俊快

語然愚謂既以萬物爲一體則萬物皆欲其得此身亦萬物中之一物奈何不欲其得所必欲此身直內方外當下與太虛合體其得所爲何如乃欲以遂欲妄安爲得所則是姑息之愛鴆毒此身而自棄絕也萬物且欲其得所此一物獨自棄絕是亦惑矣故天欲玉成人必先苦餓空乏拂亂之我欲玉成我能勿如是

安心有理安身有數皆是上帝所命分已定矣惟凜凜奉命而行便是當下職事更有何說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七

委數放曠自在遣日便是暴棄之徒昭事上帝盡忠盡孝時時有事時時火熱方不虛生方得俯仰無愧

工夫只在當下一步莫放過然心量之大須包天下萬世念念在茲事事在茲一段至誠頭撲不破隨時推移運旋不已方與天地合體軀殼之我脫盡無餘皆備之我完全無欠便一生事畢

一切世境上事身眼口耳聞歷殆盡甘苦滋味不過如此總無實受用處惟有窮理盡性是自己本分究竟事當下刻刻莫放過窮神知化盡在此中雖未必可強而就然勉勉

不已自有啖蔗之妙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孔子豈欺我哉

私欲私見皆已也私欲之已克以正性私見之已克以精義
性分職分皆已也性分之已正以綱常職分之已正以時
位克以資正正以資克相循不已仁境乃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不貳者不疑也程子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
不貳則信矣非窮此理到洞若觀火安能得信須知信後
萬事俱了惟有修身而已更有何事此時修身亦是行其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八

所無事

當其時行其事居其位盡其職雖積功累仁至於參天地贊
化育皆日用飲食行其所無事復何容心哉

天地造化四時行百物生是何等大體大用聖人以藐然一
身欲與之齊量其消息在甚麼處不可不時一體會

志一動氣人定勝天此有確然之理須信得及如果信得則
自己肩膀上大有事在

居鄉出遊不可一日離益友人無益友便似晝無日夜無燈
一物不可見一步不可行必取蹉跎隕墮可見益友便是

自己性命要在隨處力求又不可以聲音笑貌而求須是
眞實做人虛心從諫正人君子方肯與汝交既得與正人
君子交好便是此生莫大之幸須傾心久敬勿匿己過失
勿避友方嚴方得終身受益若貪面諛之人喜逢惡之論
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禍事至矣

人處倫理之間安能際遇皆順不幸情事乖違惟有自反自
責盡誠到底是條求生活路倘謂自己無過輒生怨憤以
求表白則禍結無已時矣每見正人君子守道立朝爲小
人所嫉或加貶責或竟罷黜其罪猶輕又不戒慎於口顏

謝程山集

卷二

三十九

筆札之間一字可疑便墮小人羅織之網加以怨望之罪
遂陷極刑而莫可救止忠臣猶且如此況以常人處父子
兄弟朋友已安得皆是一有怨憤不知自反縱不至殺身
亦復畢生疑畏冤債莫洗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人之氣質必不得中正學問必不得精詳見識必不得明亮
出語作事修辭著書安敢自以爲是幸而居處之間有高
明之友又忠信可託須事事出以商量加之熟論空卻成
見不留一絲聽其裁翦虛心領受自然所作無有過
差而品立譽重宜歸於自己倘心曾狹隘出一語動一筆

便自得意旁人稍稍增損便形於辭色多方自表其事委曲自文其非始焉剛愎不受益友之言終焉做出來只供舉世非笑其愚也何如可歎可歎

讀書之益隨處不可缺幸而家計溫飽得以下帷固是大福不幸有饑寒之累不得不遊食於外亦須讀有益之書不得遊目泛覽徒取雜博須看自身見在所習何業便須專精於此一類文字以求透明此理實際坐可言而起可行方見有功倘自己胸中半青半白茫無實據欲以此見長而究竟不長自問倘信不過安能取信於人試之於用錯

謝程山集

卷二

四十

誤雜出如此才料求食且不可得安望成名追求其失總是自己精神妄用故耳

友朋賓主之閒聲氣投合情義綢繆不可不力効忠勤勉盡誠惻終始無倦以保交情不宜狎恩恃愛竭忠盡歡自恃驕矜起人讒閒每見世情薄惡凶終隙末者皆由正濃厚時不能敬謹自立以求無負徒相責望苛人恕已遂至於不忍言耳

寂寂窮途棲棲逆旅最要有寬裕優游聲譽自得之意倘有顯要達人憐而濟之斯時最易感恩尤須猛力自制審察

其果可交否如不可交則婉謝之引避之忍守困餓毫無沾滯斯見骨力異日不無大建白也如或隱忍就之依附一失終身受累不小

士要爲人用又要能用人世有真知己則隨吾材力所長爲之効一臂以報之自度己才不宜於此一事則當直陳退謝不可冒昧受任以取覆餗之辱世無獨任己力可以成事者見同儕中有可相濟之人便當傾心挽以共事如果識能知人誠能動人則雖僕役中亦有可襄吾事者倘負氣不肯爲人用又自滿謂世人不足用斯亦廢人也已矣

謝程山集

卷二

四十一

功名不是空疎僥倖可以做得的第一要有救時憫世之熱腸安民阜物之大志具此本領實以學問濟以虛心用人大處要有不移盤局細處要有隨宜鍼線庶幾可以建立若初念只從富貴利達起見祇成患得患失之鄙夫心勞日拙身與禍鄰徒取詬厲於天下後世其爲不智奚大乎是

亂世功名尤難於治世百倍不是守封疆便是攻城池不是與梟雄小人爲隊便是與才智豪傑爲敵上場便要揀卻身子捨得性命然後智勇迫出迎鋒應機不失時會而大

事克濟若志在子女玉帛權勢尊榮挾詐懷私偷安巧遁不畏正人之言不用智士之策及至喪敗蒙面他從卽苟且得生亦爲士君子所不齒醜顏在世猶如死人况未必保生者十之七八此等行徑由其初念已差卻以故志士寧審主相時不輕入局一局中身已徇之矣

易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士人讀書若徒從作文字起見便與飽食博奕者相去不遠縱滿腹便便言辭行跡亦復何貴故有志之士開卷便要將自己氣質性情互相對勘有古人忠孝信義之事我亦能爲否我行事

謝程山集 卷二

四十二

與此相反否古人貪詐庸陋之事我亦恥爲否我與之相似否古人奇才大用能救當時民生社稷爲君國所倚賴使我當場亦能建立否或束手否或畏禍退縮否或驕矜取忌否如此等類一一不放過又常常自驗覺得舊時氣質性情不好處輒生愧恥漸漸變化於古人好處覺得篤嗜見之日用行事之際肯勉力慕効如此纔於易象畜德之旨不相背謬矣

名利二字是舉世人大病痛然禍在貪著若要全脫卻又不能亦不是蓋利爲仰事俯育所須使苦節矯矯而父母妻

子凍餒不能自存傷仁莫此爲甚故君子於利只盡力自亡職事本分得祿便是一家活計如此爲利雖聖賢不免若不守儉素營逐貪竊便是鄙夫之根不流爲穢惡下品無底之人不止利之爲害爲此等人而言也名途最甘最足啟人羨慕然過高者厭棄不屑遂至絕人逃世亦非聖賢中道世亦何賴有此人故聖賢不取逃名而恥過情之名不貴浮名而貴務實之名故曰四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以永終譽又曰令聞廣譽施於身倘不知重名安於碌碌庸庸忘情苟且不自

謝程山集 卷二

四十三

砥礪又何足算哉故名利二物貪著者便是病痛屏棄者更是大病痛

少年人心粗氣浮多不耐誦學庸論語且勸他常讀孟子看他是何等本領纔有如是氣魄纔有如是才辯纔有如是擔當公孫衍張儀輩當世奉爲大丈夫者彼直以妾婦視之真是目空四海氣蓋一世後生家無事時便把來熟讀更能開闊冷冷時入思維胎骨神彩不覺頓換至此方好將天下事從容商量曲折打算本末原委別有規模與尋常粗莽材料詭譎權謀天淵不侔矣

學者爲善非求名非冀福非懼禍一無所倚直從性地上不容已處做出來以故先須明善辨別其所出然後有著手處世人不明本領從何處做工夫全靠他有好名希福懼禍之念始能得其爲善若無此念則蕩然不顧矣釋氏立天堂地獄之說直是悚動得人或者救得一半然不合又開禮懺誦經之門謂罪可贖福可祈於是不思改過遷善只圖供佛飯僧以消之則釋氏救世之念又徒然矣是自壞其教也世道人心至此實無入善之路吾輩爲學若不從性地源頭上求透亮自己確然有箇主宰則與世人同

謝程山集

卷二

四十四

歸莽蕩而已

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敬字好自然駭責動靜心無時不存恩謂此是朱子體驗到實在處海嘗以靜坐觀未發氣象非工夫正路友輩每不以爲然豈知朱子親受業於李門後來亦不用其說可知游亦非謬妄也

謝程山集卷之三目錄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孫修撰元孫

鳴謙盛來孫 宣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饒拱辰

吳熙儲

衆編按

髻山

受業門人參訂

吳榮祖吳嘉善

目錄三

謝程山集

卷三

十一

謝程山集卷之三 目錄三

閱傳習錄覺聰明超越起人精神學者讀之自應卓然興起
然畢竟英雄氣多須再轉機軸始得平正因知記沈潛縝
密析理精嚴循道誠切允爲醇正之歸初學讀之雖覺難
入而積功日久則漸覺味深涵泳有得大儒氣象不遠矣
夫差使人呼於庭盪夫差貴人也恐以宴安自溺故須人喚
醒若伍員貧賤耕野乞食自不煩人喚醒生於憂患死於
安樂驗之古人無不然者可弗凜然令我輩處貧賤憂患
倘負此境其爲虛生更何以自解書此時覽以代呼者

謝程山集 卷三

人但知吳季子讓國之賢而不知三君讓位之賢賢於季子
季子之讓爲一己之名節者小三君之讓爲祖宗社稷者
大且三君飲食必祝以死爲輕此其苦衷天地祖宗亦應
鑒之而季子必徇匹夫之節以召僚光之亂三君抱恨於
冥冥將何時已耶季子以名節之私妨三君大義之公則
季子者三君之罪人也人猶嘖嘖於季子不已而於三君
則泯然無稱此學術之所以不明也季子愿聘列國交諸
賢大夫一片忠厚千載猶足感人而於成敗得失又有
識而多情洵賢者也惜乎明於一己之小節而闇於社稷

之大義絕世慧人有此大憾

看大學虛心體認不敢泥舊聞不敢執己見但求切己可以
受用頗覺有透快處然亦須就正高明

楚子以蔡侯之言滅息以息嬀歸生二子未言楚文問之對
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楚子爲之伐
蔡以悅之使息嬀見獲之時卽言於楚子曰君若滅蔡當
相從不然有死而已俟楚滅蔡卽自盡豈不一千古智節
婦人哉身已蒙矢節之醜而從以不言致楚伐蔡亦末矣
楚文死令尹子元欲蠲之振萬於其側息嬀聞之泣曰先

謝程山集 卷三

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奏於未亡
人之側不亦異乎其節於後而不節於前也蓋息嬀所
不能者死耳楚文能死之故從之子元不能死之故拒之
使子元而能死之吾恐息嬀之節又不可保矣嗚呼士之
事君婦人之事夫當大變之際烈豈可少哉

徐貞明西北水利策言之鑿鑿有據非身履其境究心多年
不能至此古人費盡半生心力方得了此一事而世不
用只西爲後人作文字觀可歎也

高存齋云舉動不苟則虛明中無尤悔之擾靜中益得力靜

處收攝甯定則事至物來自能審擇是非不迷所向兩者合一交資而尤以靜定爲本此言最爲中正學者每有喜靜厭動喜動厭靜之弊知此則動靜偏廢不得

禪教中豈無英敏子弟實可敬畏者只是主見一差便陷於異端而不足觀良爲可惜所以人家子弟務先擴清根基方可不爲邪說所搖惑

子產答趙景子一段從來以爲名言余獨疑之天地間惟道明德立心靜氣正之人死有精爽至於神明若彼倚權負勢驕侈恣淫之徒即在生前亦且曠耗濁亂安得死後純

謝程山集

卷三

三

陰用事之時而有精爽能爲厲以殺人耶以張睢陽精忠貞烈之氣誓爲厲鬼以報姦人身死生氣凜凜猶且未見其靈應之迹矧淫昏之鬼子子產對大國之人故作壯語以立威耳此子產之作用也後人作實語會何殊矮子觀場

黃弼侯云今世不須關佛老無真佛老之學者故也只當關一俗字舉世徹骨皆俗如孔子之浮雲富貴伊尹之天下弗顧諸葛武侯之廩無餘粟王曾之志不在溫飽才是不俗裕淵馮道初然亦是好人後只爲俗了做成極下人品

昔黃魯直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乃爲不俗人其言已佳今弼侯此論尤爲親切吾輩不可不時自警醒然伯敬又有云士苟欲自遂其高則於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於己乃可無求於世今人動作名士面孔見人營治生計卽目之爲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請乞貸得與不得俱喪其守其可恥又豈止於俗而已乎此更爲不俗人下一針砭亦不可廢

閱因知記因悟程子切脈可以觀仁觀雞雛可以體仁等語類觀之可以會其旨矣又思識仁說有云訂頑意思備言

謝程山集

卷三

四

此體以此意存之安得有差之語蓋只是貫通之意兼體用言之

蘇武在匈奴一十九年啗雪餐糞持節臥起至節旄盡落其敬畏君命處患難中久而不渝如此真不愧丈夫也吾今爲學敬畏天命亦當以之爲法

適候友病見其有好勝之氣急自忍默恐增其勞損凡對好勝之友只有忍默一法

晉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其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可畏哉事在胸臆機已見於容卽逃聰明

人眼不過此慎獨之學聖賢所以惓惓也

子貢料定公受玉必亡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人之聰明一用而得卽喜用一喜用卽馳騁失養終當以聰明敗故惟德性之用爲無窮夫子之戒子貢蓋欲其歛歸德性也

孟子於齊梁之君凡好遊好樂好貨好色皆不拂其欲而曲引之愛民以行王道是何等機用雖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然亦何嘗屑屑稱堯舜以其道不悖於堯舜使了却與滕文公道性善稱堯舜蓋滕文公氣質本清明但失之於弱故進說於人須是因人立說不可執泥後

謝程山集

卷三

五

儒及不得孟子大抵其學只到可與立未到可與權也

性理載陸象山但取朱子議評之語餘人推贊象山者不之及卽朱子推許語俱不錄此編書者門戶之見象山學術雖稍遜於朱子然聰明超絕人品卓然亦吾儒之表表者乃一意掩抑之編書不虛平將何以服萬世之公論乎

朱子曰李先生教人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親炙之時貪聽講說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地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讀此

語令我毛骨悚然朱子是何等力量尙且如此若學者但於知解上求功於大本必全然無據矣豈非虛度歲月乎孟子教滕文公效死強爲善始終惟盡其在我耳不恃大國不用詐力蓋其時卽事大國用詐力亦不免於亡不如一意爲善雖亡亦可以無愧人能見理到此則更有何勢力利害之可畏直落得光明正大浩浩落落於天壤之間

陳幾亭先生謂倫爲有相之性性爲無相之倫此二語最醒透令爲學人逃遁不得好禪人附和不得

王文成言吾儒并包二氏後儒不察僅得一偏猶之一室三

謝程山集

卷三

木

閒割左以與釋割右以與老不知三閒俱是我一室所有愚謂始亦何嘗有三閒又不知是誰割以與之總之只是一室釋老乃於此中妄自穿穴耳既有三閒則釋自不妨居左老自不妨居右三教之說乃原初定局矣謂此語無病吾不信也

晉敗秦師於穀秦之有恩於晉可謂厚矣先軫功名之士欲乘機而伐之所謂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特欲加之罪而以爲辭耳晉文誘秦以伐鄭晉豈憐同姓者乎忘親背恩墨衰卽戎晉之罪大於秦矣晉之貪過於秦矣張子天如

亦謂秦乘危而伐喪秦何嘗伐喪在下偃亦不過曰西師過軼我而遂加伐喪之罪秦其肯服乎胡氏於焚舟之師責秦不能懲忿律之以聖賢則誠然若平情而論與人以再造之恩助人以創霸之義曾不獲一報而反受全師陷沒之慘以怨報德莫此爲甚以此忿而能懲度秦穆其及此乎愚不能不疑其苛公穀於秦師人滑遂狄秦夫乘人無備而襲取人國在春秋不止一秦而獨狄秦何也且經文不見有狄秦之意而公穀以爲狄抑別有所據乎忘親背惠墨衰卽戎晉之狄道甚於秦不狄晉而狄秦豈平論

謝程山集

卷三

七

乎

今人亦有本領甚假而氣魄堅忍足以傾動眾人者然終瞞不過眼明識老之人亦有本領樸實不幸處汚俗頑悍之中動輒取譏招謗者然終當見信於君子故假終還假真終還真要不可與隨聲附和之人語耳

子產爲政初以安大爲言然玩前日有事伯石後曰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必是此事少此人不得故用此事名目以賂之若空空是安大意思卽特然用賂豈不慮啟大族之帝冀驕縱而生小族之怨憤多言乎孟子不得罪於巨室亦

惟和其情安其心不與之分門別戶而已非是無故而賂之也以此知姑先安大一言不在用賂如以賂爲安大則決不能拒絕豐卷矣

謝上蔡謂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付得去此尚只是靜定光景故後面自悔類禪非真何思何慮境界夫何思何慮須是窮理盡性到精熟時方得非一時虛靜可至也又云初進時速可見其先光景是一時逼迫而成非由優游浸漬而得又云十數年過卻如一夢又云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卻長豈不是窮理工夫多漏養工夫少乎以上蔡之勇向

謝程山集

卷三

八

如此其難可知吾儒工夫忘不得助不得惟窮理居敬歲月積久自有自得時候但助忘兩字人最易墮千難萬難總在於此

有學者問上蔡曰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矣所以斷者當多欲時強力勝之此豈非大勇他人斷欲多是由淡或氣體衰弱不敢爲未有方熾時而能逆之狠辣如此者也又問於勢利如何曰看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工夫是於極難捨者棄之後來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卽要用者卻無健羨之心又問於外物一切

放得下否曰凡事必有根屋柱無根摧之卽倒樹木有根枝葉雖翦仍發如人要富貴必須有用處知要用之病根將來斬斷便無事矣上蔡勇決直是可畏克己不如此何能有益

孟子論舜數章真可謂善言德行爲學者最當涵泳如天下大悅及舜往于田章乃人情天理之極致不藉一絲外境惟恃自己一點至誠本性竭盡便了更無餘事真千古人倫之至如善與人同及居深山與飯糗茹草章則大聖人性情氣象至德淵微一一描畫殆盡此數章將世法人我

謝程山集

卷三

九

形軀渾忘無一毫渣滓直與太虛合體人能時時涵泳凡人俗骨亦漸漸可換

劉忠定公曰安世自從十五歲便知有此道理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一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何事搖動安世不得劉公一生立朝處難如生鐵鑄成渾鋼打就只一誠字工夫用到徹底便有如是奇特玩其縱橫妙用數語已到手舞足蹈境地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如是樂地人誰知之但看劉公已爲繪出此圖矣不可不時玩其氣象

儒行篇正大中有一二語不純其氣象稍亢厲然孟子彼以其富與說大人諸語亦是如此氣象當士氣卑陋時自不得不如此激厲學者志氣不振亦不可不讀也

困知記謂延平所見乃未發之中卽程子所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此方是知性又謂白沙所見乃知覺之體非性也細按白沙語所謂靜中養出端倪及其他所論亦無從分別惟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及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與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等語則其所見爲

謝程山集

卷三

十

知覺之體近是然謂延平所見爲中卽程子所謂之正理此亦必日用應酬上體認方得若專一靜坐恐亦無由而見究竟知性悟心之實須自己親嘗其味始能勘破兩家不然知解擬議徒影響而已

伍員與申包胥友均是堅忍人故氣類相投別時各言其志胥且勉員至秦庭之哭胥安敢不自勉初各自許一語耳末後俱拌九死一生以踐其語如二人者真勵志之士也真不負其生平者也古來具偏至之性者剛戾決裂始能建立一事於天壤矧我輩學道擔當何等大事不沈勇深

智以赴之安能有成所期在聖賢大業而所就乃不及偏至之性者其愧恥當何如耶

觀顧先生論杜密劉勝兩人竊以士君子當以識時位爲要時位可爲而復隱默是自占便宜非仁人之心也時位只當潛退而復好事是露才躁進非明哲之爲也兩者總不容有私意始得胸次廓然權衡自在

邵先士云天下之才本足供天下之用惟驕泰之主欲以己用天下而止見其不足天地生財本足供人主之用惟驕泰之主欲以天下私一己乃始見其不足此真名言透

謝程山集

卷三

十一

徹古今

白沙先生所得未免近禪其謂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夫心與理原有脗合卽私欲來間能省察克己亦脗合於俄頃故曰一日克己復禮何須於靜坐之久以待其體隱然呈露乎隱然呈露之體特空寂之體耳安得指爲仁義禮智之天理乎又謂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謂致虛以立本又有詩云脫然心境俱忘了一片圓融大可知是皆空寂之體也其謂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卿勒也此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境界何異今一覺之

後便已得此則超於夫子遠矣甯有是乎不過佛氏所謂

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之謂耳其謂體認物理稽諸古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原委也此又卽一以貫之之境矣在曾子非有隨事精察力行日久之功不能令一覺之後便已得之豈真有實理以貫萬事乎是又禪家青青翠竹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之見耳乃遂渙然自信作聖之功在此夫作聖之功學庸論孟已發明周悉曷常有此又自謂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手之處學庸論孟何一不可入若聖賢

謝程山集

卷三

十二

秘不示人則書爲無用矣無怪乎其以六籍爲糟粕也又謂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活趣被孟子一口說出都是鶩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曾點見趣一似說夢夫孟子工夫乃在必有事集義是也勿忘勿助不過調停其火候耳舍必有事而但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將何所著乎且曾點見趣與白沙實有不同曾點所見是實理白沙則空寂耳實理貫萬物空寂亦映萬物楞嚴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華嚴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是也白沙非故以禪膏肓所病窮

理不精自以天資高朗不屑循途守轍雖師康齋其實不足康齋當時亦別無有學道高過於彼者與之辨正據其所得便自信自尊殊不知大學格致誠正是千古作聖堂堂大路毫髮稍差便落無窮弊竇可不慎哉又謂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亟宜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前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知此差足以救其半病然未免本末分作兩截吾儒體一爲實分殊亦實今則以分殊爲實體一是空豈非兩截乎依然告子以杞柳爲栢棬之見矣禪家有根本智易得差別智難明之說正此之謂言爲何如

閱伊川先生年譜其忠誠真可貫金石其才識真可致唐虞但發用太早涵養未到度量未廣故爲同儕所忌而不得大用誠爲可惜也

顧公極推尊周子而稍抑程子以周子爲中行程子還近於狂愚以爲程子大有工夫後來不止於狂卽以伊川爲狷伊川造就亦不止於狷

閱適菴日錄云於自己當於無過中細察有過於他人當於

有過中推原無過此可爲法

與李生作謀論溫嶠泣王敦事此全是機智圓熟溫太真以正人而能此是其天才非摹倣可及若儒者素以存誠爲功如何能有此面孔卽秉大權亦惟善於用人或用小人如叔向之用叔魚亦無不可若已陷身其中如溫太真時惟有至誠小心投閒抵隙或回其心或阻其謀萬一不濟如段秀實之擊朱泚惟拌一死亦正人君子所能如明道先生之事安石不徇不抗甚得安石歡心非王雱之沮或竟可挽回此則是儒者作用伊川弗及也王陽明先生可

謂最有才智者醉批錢鳳或亦肯爲至於涕泗辭敦恐王先生亦無此副急淚也故各有能有不能儒者當自度己所可能者而行之若機智不圓熟強欲效此不但畫虎類狗爲世所笑正恐姦人窺破事益決裂矣

龍溪謂念菴曰在念菴自謂已畢力從事學問矣自吾觀之終是爲性命心不切於日間或看山或臨水只是悠悠的所以精神尙爾散漫若是爲性命心切更有何事可奪念菴聞此嘿然痛自省久之龍溪又曰此時念菴更有何事撓得否又曰汝學不脫知見虛知見何益若逼真來輪刀

上陣措手不軌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若遇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愚謂龍溪語是教之歸於誠誠則無所不到然最痛快中卻有粗疎之病所以夾雜氣習猶自認為良知皆由自信太過師門學術反由此大壞矣

朱子曰春秋獲麟其不敢指是書成而感麟亦不敢指是感麟而作大概麟出非其時見殺於人爲不祥愚以夫子素志專望王者之興今麟出而見殺則無王者決矣然生平之志不得見諸實事於是修魯史以實之以爲萬世計耳

謝程山集

卷三

十五

以聖人知天知人聖王不出必已知之矣然不忍果決者心猶有所希冀今見麟出而死可知天意已決難復冀安知非天意特以此啟之乎踰二年而孔子卒當此時又不復存此書於天壤將萬古如長夜矣於此可以識天心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邾文從義而不惑可謂明且勇矣其氣

象甚有曾子易簣之風如此方是知命左氏一部論斷惟此二字快人

魏叔子曰一之以必一之法齊之以不齊之情此治家治國之要序爲下一註脚上句須持平而用信下句須總綱以達目

僧粲信心銘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此語甚似儒者然而不同吾儒所謂自盡盡此固有之理彼所謂自盡隨其世相了其世相而已此中原無有也如不別白焉得不謂儒佛一家又如龐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團頭

謝程山集

卷三

十六

共說無生話宋時一士夫久參得悟亦有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有甚閒工夫共說無生話如不識破便說士夫偈是正話與龐偈不殊不知只是一家毫無差別婚即不婚也嫁即不嫁也不話即話也隨其世相了其世相而已泉邱女奔孟僖子先有奇夢似此有定數然守禮人處此決不納所謂命也有性焉

閔莊生庖丁解牛之說悅釋不肖釋益知小心二字爲經世俱不出此非道理明盡氣質化盡不能臻此曾悅生云醫道得至此則精矣余謂理明氣化無事不到家

滕文公甚可輔觀孟子意獨眷眷於齊者何故大抵本領雖立亦少不得時勢若無時勢恐亦難爲無奈可以有爲者無時勢有時勢者又不足有爲此所以不得不歸之天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時唯一桀紂而又民心已失戰國時有六七強大之國朝夕爭戰非得齊梁等國如何抵當得住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欲學者於象辭上尋求其理於自己時位切實體認以淑身善世不至有咎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欲學者於疑事筮以決之使知事之攸利不至冒凶

謝程山集

卷三

十七

而背吉如此方與聖人作易開物成務之本旨不相悖後來著述者但作文字相傳於自己行藏絕無愛用豈不孤負

宋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已御王素微諫卽坐中命宮官賜女口錢各三百千遣出內東門須臾宮官覆奏已遣帝泣下王素曰陛下亦何遽耶帝曰朕見其人畱戀不肯去則必不能出矣帝王改過且有於痛處一割學者克己工夫反因循濡忍安能濟事須以仁宗此事爲法庶幾可矣告子是佛學然亦不是眞禪乃大慧所謂默照邪禪是也眞

禪則如水上葫蘆虛蕩蕩又不似告子固滯

凡士之器識當下能得清真則一生成就無可訛議如李固所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誤認孔子無可無不可之言孔子大而化之之聖從心所欲機權妙用無不合宜自非然者德未深造無精義入神之用而欲妄希其迹鮮不墮入鄉愿李固氣質亦甚清忠立朝有骨洩事有才使於質帝之變能明目張膽攻發梁冀之惡冀必心慚氣餒殺之不難卽不濟而以死繼之豈不壯勇足以激發一時義士之心徒欲推舉侍醫使冀疑而惡之當時支吾議立固亦

謝程山集

卷三

十八

遷延含忍俛首進書氣已爲姦臣所奪而欲立於下風求信已說此立見其滅亡而已矣豈非不夷不惠誤之於其素耶有志之士可以知所戒矣或曰子旣許其立朝有骨洩事有才矣又安得以譏貶之余曰立朝有骨而無見機之決洩事有才而乏濟變之畧余故推其言惜其未足以爲學者精義之資非敢刺譏賢者以犯公論也

陳亮中興論眞絕世雄才擴人胸襟益人志氣不可不讀許世子止弑君胡氏謂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整冰之漸乃除惡於微之意文法刻深一似酷吏以此釋經

全失虛平後又引墨氏兼愛楊氏爲我孟子謂之無父無君後世推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議其過者愚謂加墨氏無父必先述其兼愛加楊氏無君必先述其爲我然後人知楊墨非無父無君但學術之差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耳後人懲此遂不敢不於學術致慎今直書止弑其君並不書其不嘗藥之故後人但知其弑君而不知其不嘗藥則聖人垂戒之意不能明於後世徒陷人於大惡而已若曰聖人不書三傳書之夫聖人著書必待他人爲之傳而後明則迂曲艱險如楊子雲之太元使後世竟無楊子雲

謝程山集

卷三

十九

不惟無以垂法且枉人於法沈寃錮獄終古莫伸推聖人忠厚爲心將何以自安耶故此一案吾必以歐陽子爲歸周子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全是以中正仁義爲質幹主靜者謂純是中正仁義不以一絲物欲擾動耳通書首章提出誠字最爲分明以後章章發此義其謂一者無欲亦猶主靜之義今白沙置卻中正仁義置卻誠專說主靜無欲乃是斷章取義竊其相似以自出脫而已若謂得周子之本旨則未也

顧先生推尊周元公爲正宗於明道則有抑辭恐亦未當愚

謂堯舜爲正祖孔子爲正宗後儒則全醇者爲正統以太醇小疵者爲閭統以附會異端者爲篡統然非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能爲萬世定論

與章宏自論李泰伯疑孟子余曰此是泰伯粗處然余向亦有一疑今尚未得釋然三月無君則弔孔子則云天下有道某不與易是聖賢救世汲皇本志今孟子只說及祭祀似覺爲一己之私且生可以菽水承歡身後獨不可以藥藻爲薦乎殆不可解也此恐亦是淳粗處宏自亦默然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

而奔甯戰而死智不待言而忠勇具足如此昭王復國於蕢瓦當請於鄭而誅之沈尹戌當贈而恤之而乃闕然真千古恨事也申胥逃賞俠人也伍員似遜此一著此義惟魯仲連范蠡張子房知之介之推不足言

朱子曰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忍之心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厭然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又曰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

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游往謂幾乃一動一靜之最微處不因感而始有今見朱子此論益信予舊見之不妄故學者研幾工夫無時可閒但孟子此語似只說機機與幾卻自不同朱子渾同以說之未見清晰

羅文恭被水漂沒毫不動念且云盡出真靜世界不動念至矣但尚有類於空寂超脫一邊其居石蓮三年出平邑中賦役每日數百人相與辨論不見有動靜二境此固文恭得力之效然錢緒山云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一

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以此而不見動靜二境方是吾儒正理如不本此但云不爲境動則禪者亦能之何以分別文恭此舉開局令各都主以善士使孤兒寡婦咸得至局爭辯此真不使一物不得其所之念所云與室自在於此然後不動心有歸著若不明提主腦而但以不見動靜二境爲極恐尙鶻突也因著艮卦以明之

近溪語要其本領既是禪而又不及禪家有一定門戶令人可以警策尋討徒爾洗滌全無實際曾記前輩有云諸君說儒便說儒說禪便說禪今說來儒不是儒禪不是禪究

竟兩家俱壞此最是公道之論

延平之氣象白沙之端倪徒虛靜光景而已恐未必是仁體此處最宜體會明白

中旁通曰尺生於黍還以尺正黍法生於心卽以法治心余亦曰聖人本於太極還以聖人定太極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看薛文清公讀書錄意思更自振警此書最當讀議論少親切語多又中正平實於謹言處尤諄諄不置且氣象厚重涵蓄儼然盛德君子當錄出日日莊對以作典型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一

陽虎姦人亂迹顯著而齊侯幾欲用之晉趙氏竟用之非不知其姦也蓋懷抱私心思得才智之士以濟之故忘其姦險而欣其才智及至受其害非其人害之也乃自害耳季平子逐君自利而寵用陽虎卒之遺陽虎以害其子於此可以識天道

閔白沙集其論學盡於張東白一書其餘文字論詩居多與門人張廷實札七十條是其最相契者亦未見有親切語其詩大都寫其自得之意學邵子而不及此公謂之理學別派則可謂是聖門宗傳則未敢許也後世必有定論

忠孝仁義彼教何嘗不說只不爲固有但是以人性爲仁義耳

徐小明過訪坐談甚久自述爲醫業憂勞無靜攝工夫將自亡性天付諸茫昧異日作何歸宿可憂可懼實在於此可見小明人是有人凡人因循時日爲境遇束縛到臨沒時只落得一聲歎恨而已悲哉

與李生作議論易乾九四小象曰進無咎也孔子用世心熱使有可用之時則決意於進不欲同石隱者之固文言曰欲及時也又曰自試也皆主於進而朱子雲峯則不輕進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三

而安退之意多然周公象辭原是遲回審顧作謀曰畢竟孔子爲是余曰占人立說大抵多從自己所處之地而言不是懸空道理在周公身爲大臣逼近若位九四亦近若位發揮此爻自應有畏懼慎重之思孔子生於春秋亂世不得見用夢想行周公之道見九四遇聖君在上有可進之時遂決意於進朱子雲峯之時上非飛龍之君已亦不敢以龍德自信其不輕進而安退亦其分也各有意義文潞公薦唐介介乃彈潞公者張受先先生評曰此事人所難爲然潞公豈能忘恩怨者只是肯做好事耳愚謂聖

賢立心無巨無細惟一片至誠苟未能然肯簡好事做雖屬有心好名人終以君子讓之

昔鄒儲翁來遊述昔日曾有代人稱債於先君子後其人不義先君子遂以千金之券付其人焚之且以吉辭祝之先君子有氣概作事多灑脫如此種事非一而足吾子孫當守以爲法

張柳朔死於柏人雖不負舉主然爲叛臣死亦失死所矣春秋時大義不明忠信之上一段不負心處每多誤用誠可痛惜以子路之在聖門猶不能無憾大義難明如此所以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四

李業謙元王皓王嘉賓仰藥伏劍而不肯受知於鼠輩良有以也無是僞也饒氏謂無氣則道義僞愚謂道義如何說得僞無是字指道義僞字仍指氣與行有不慊於心則僞矣一據如此豈不明快集註若無此氣乃照下義襲解反費辭說饒氏過泥益通不去

明道指出一敬字乃萬世工夫之定的大有功於聖學顧先生忽而不察專以定性識仁爲言不得謂之知明道

魏叔子云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蕩激才士之文也紆

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詞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游謂既已作文不可不如此簡點然叔子是就文字上論若儒者工夫全在涵養本原膏腴自然形於筆墨徒向文字簡點則未矣

顧先生謂元公令明道尋孔顏樂處明道吟風弄月以歸有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五

吾與點也之意只轉入曾點樂處究也率流而狂愚謂曾點樂處是見地孔顏樂處是造詣程子見地極高明造詣極純粹見地高明是得曾點樂處爲人門造詣純粹是得孔顏樂處爲入室只許程子見地而不許其造詣游未敢以爲然也

念菴丙辰以下諸書札語語親切其與蔣道林尹道與二書全是西銘吾儒正脈也與龍溪札每痛切救正又與雙江云龍溪之學久知其詳其謂工夫又卻無工夫可用謂之以良知致良知其說實出陽明公口授大抵本之佛氏七

月霖雨中翻傳錄諸書其旨洞然此書分明以龍溪爲禪又以爲陽明公口授陽明乃念菴所傾心者而亦有此說又別無發明恨無從一質之又一札與龍溪云此件尚未貼然近裏容易走透未知死瞑目否愈收斂保聚便是了結一世事業此可謂披肝瀝膽斬截無餘之語真千古勇決之士

朱子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是何意若使某一月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對客談轉覺意思舒暢不知他人關門不見人是如何過日愚謂此足見朱子一世同仁之

謝程山集 卷三

三十六

心非具大志願大氣魄不能事此若前則須靜坐讀書與接客兩相調停方可又朱子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朱子厲聲斥其懶惰愚謂此固其自強不息之功亦天付其精神殊異若是精神衰弱者病中靜養未必是惰學者惟將私意滌淨量力用功自無不可若過泥古人行徑亦是一蔽要之靜得動不得是病動得靜不得亦是病費無極之行讒皆突地風波幻變其測遂至出蔡侯喪太子建殺連尹父子滅卻氏之族千古讒人之魁其後不過一誅於子常讒人之惡僅一誅而已奚足以蔽其辜此所以

嫉惡者激而有地獄之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孟子仁心湧現紙上既點出真機顯白示人又詳指情性既又示人下手工夫法言異語直切簡要真能領會則一生受用不盡矣

玩魚我所欲章總註生死危迫之際大義所關羞惡之心或易得激發惟宴安之時心志悠忽是以計較之私易得昏惑學者於平時須刻刻提醒如在生死危迫之際庶幾一介取與不肯苟且故前輩有講志士仁人章謂是說學者平時用功事爲最妙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七

人臣進說於君最宜切時會相君身而言方中宵紫若但以寬衫大袖道理敷衍不已必無濟於實用徒使人厭儒者耳孟子純王之學其進言最爲得法隨機立說何嘗背於堯舜之道若必執定格致誠正之語醇則醇矣苟不中病雖醇亦誤人之方也

朱子王子二家所論致知亦可相通顧先生平心推究知徑路不甚相遠後人一點操勝心消磨不去遂爾不得其平在朱陸當日似覺已甚至文成則遂以朱子爲楊墨此何異里巷詬訾後來尊朱者不勝激怒幾於刀劍相加於其

平實可商量處反多抹煞惟顧先生銷去勝氣小心挑剔出來始得清醒其一段至誠無我氣象不惟可以點醒後人并前人亦在爐冶中矣

閱正蒙如飲醇醪令人沈醉不惟一切世味可忘視二氏精義皆如嚼蠟

子產弗許裨竈禳火最見識力禳而不效則爲國人所笑爲不智禳而偶中則衛士藉以惑人國人因之傾動更爲可懼聽之於數最爲正大

聖人是天德用事二氏是精神用事雖說還虛究竟物而不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八

化終莫如天德用事者之與太虛合體也

顧先生拈出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爲千古聖賢六篇大文字愚謂此六篇大文字無一代可少人擔荷若無人擔荷恐大文字亦漸就晦蝕乾坤亦幾乎息矣故需人最急

吳光之弑僚季子不能辭釀禍之咎使季子承三君之讓則上可以固吳國之社稷下可以消僚光之亂萌大義不顧而徇匹夫之小節惜已或曰使吳季子受國則弑僚之劒季子當之予曰光之弑僚乃不忿餘昧之傳子而生端耳

使初有是心則何不弑祭昧祭昧既不見弑以季子受先君之命其賢又足以得人心光亦安得而弑之以三君之忠誠不能得之季子則國宜歸光而僚受之光之狡然而起勢所必然智如季子而察不及此其亦節有餘而識未至與

宋人弑其君杲曰宋昭無道久失眾心將有宗社之憂襄夫人以祖母主命因眾怒而殺之擇宜君者而立之於理於事未可大非所可非者特未請天子未告方伯耳書人以見眾則罪昭之意多不得以他弑例視之也司城蕩意諸

謝程山集

卷三

二十九

死之胡氏責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愚謂一國之人恨之其勢必不能止無道之人性必剛愎其勢必不能正且襄夫人諷之去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其語自正夫去既不可則惟矢一死而已矣不論其勢而苛責之以曲推不書之故恐未必有當於聖人之意也且荀息之死亦何足取而聖人取之聖人深意恐不易明不宜以己見遽加穿鑿也

看錢緒山與羅念菴書雪亮精白無絲毫隱匿頗有挽救學

術苦心

顧先生曰語本體只是性善語工夫只是小心此是顧先生講學宗旨傳之萬世而無弊

看傳習錄似較舊日更有要領但其於格物致知及博約知行與朱子異處還是極力明辨不可含糊附和向來未讀朱子書力主其說以議朱子未免以先入之言作黨同伐異之見須是兩相參合虛公論斷方為穩妥無弊自治治人始明白可據此是千古學術所關不得粗疎怠忽

與友人論西學力闢其降生之說友云姑置降生之說試問

謝程山集

卷三

三十

上帝有否予謂上帝載之六經何可說無友云宋儒無事不歸之理氣視上帝為無權即無上帝也信上帝但當信六經之上帝不當信宋儒之上帝予曰伏羲畫卦推出陰陽夫子就陰陽中推出太極此為理氣所自始天地內外無不貫穿上帝豈能獨出理氣之外乎友云上帝是主宰理氣是其造物之具予曰理氣即主宰上帝是統體之理氣萬物是散殊之理氣理氣自能消息萬物豈又別有一消息理氣者乎友終不以爲然可知學問至公一有偏見則指點不明於此愈知爲學當虛公方能取益

楚文過鄧侯曰吾甥也享之雖甥甥甥養甥曰亡鄧者必
此人請殺之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後楚文卒滅鄧論者
謂仁必妨智智必妨仁愚謂仁智決不相妨鄧侯與三甥
特小仁小智耳非仁智之正也小國之道內能恭儉循理
和其民人修其政治親君子遠小人外能敬謹以事大國
而不開釁隙庶幾可以長守社稷而免侵伐之患仁莫仁
於此智莫智於此舍此不事而以煦煦爲仁則大國非煦
煦可懷以殺之爲智則結仇已深目前或可緩禍亦終必
見滅於其後人不明乎此乃憫鄧侯以仁而見滅而惜三

謝程山集

卷三

三十一

甥以智而不見用又且以爲仁妨智智妨仁是仁智俱病
豈知仁智之自有正乎

醫和乃有心世道人也故因醫以陳大臣之道禍福不爽森
然可畏趙孟不知徒以良醫目之亦氣衰而昏矣

夜不寐因思吾一身如鑛金不用猛火煅煉如何得精純何
得爲至寶孟子必先苦其心志三節卽是上天煅煉人才
洪爐須是拌著鐵骨承當若思圖轉退避便活數十年亦
是棄物

夾谷平齊合左氏設梁二傳觀之足見聖人不用智術不使

氣魄而詞嚴氣正雍容暇整風采自然可畏人心自然折
服齊侯謂其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
子而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可謂良心動矣聖化神妙如
此此一會也齊之君臣俱沮喪而魯獲榮多矣且不煩一
矢而得歸田聖人之有益於人國其效亦彰彰矣而不能
竟其用魯定季孫與木偶人也

謝程山集

卷三

三十二

或有問程子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動乎靜乎曰謂
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
則自知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又曰人心不能不交
感外物亦難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心有主如何爲主
敬而已矣又言未感時知何所寓只有操而已操之道敬
以直內也觀程子此語明示人於未發之前著一語不得
只提一敬字與學者下手至李先生則教人於靜中體認
未發時氣象說氣象則微有光景矣然靜坐之難難在止
念不得不借調息以入余往昔曾用此種工夫得兩次甚
好不事把持湛然靜定此亦不知有當於中與否然保守
甚難羅整菴先生自敘所得亦云初於庭前柏樹子話得
簡悟入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

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如此則似從格致工夫積久有得未必從靜中有見也程子又有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分明見中無形影非可求得諸儒允於此一著得者失者大抵用過工夫後學親切者少誰復向此問津欲校勘其得失亦無從商究然我不容不著力也

理學名臣言行錄一書未能得其綱領故不能將每人學術

謝程山集

卷三

三十三

精神一一寫出周海門似能洗發惜又難於禪

夜讀東坡魯隱公論歐陽子以春秋書公則隱非攝蘇子則以爲周公攝而克復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愚謂攝卽稱公則周公當攝未復之日豈亦稱王乎在隱公當日必諸大夫立之爲君但其志則存乎讓也後不克讓而以君薨故有廟有諡然即使克讓隱已爲君自當稱公周公是以相攝君事原未嘗立之爲王即使未克復而薨亦但是相耳非王也亦決不立廟立諡歐陽子以稱公卽斷之爲非攝蘇子斷之

爲攝而不原其稱公之故且妄引周公爲證疎矣後段論攝主不宜無後則爲千古確論

朱子曰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行得二三分若責以二三分少且行不得一分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之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耶愚謂人臣之心固當以堯舜望君然進善之法亦須相其才質漸次誘掖若驟以極精密之事責之中材以下之主有畏而厭之耳其弊至於使人主疎

謝程山集

卷三

手四

君子而親小人不亦過乎如伊川先生見哲宗手折花枝便謂方長不折當時大臣甚不悅而太后亦深怪之蓋苛責細密在常人亦不能^安況人主乎儒者每有此拘執還是學問未透若是程伯子則不至有此也

語小兒德宏教子孫家法以明經立品爲本以讀史達才爲用以醫業爲游藝以詩文爲潤澤能世守此雖興隆有數終不至墮我家風

讀念菴夏遊記及諸書牘已盡見念菴學術矣近代陳王羅諸先生大段與周程不同然諸公谿徑又各有不同全詆

之爲禪固不可然毫釐之閒相去不遠一傳再傳其流而爲禪亦必然之事也若程朱之學則傳之久遠亦無是弊顧涇陽先生云太極生天地之本陰陽生天地之具上帝者全體太極統攝陰陽生天地之主也愚謂從來說上帝無如此語精透泰西人名爲尊上帝其實足褻侮上帝

閱五燈會元其與吾儒異處益明但其中消息儒者亦不會實究其底裏其排他處雖正然儘有道他痛癢不著處如羅文莊可謂深人矣然亦未盡徹儒者腳跟穩看得自己

謝程山集

卷三

三十五

血脈真則此理亦不可不窮窮得他到纔看得他下不然終是吐進吐出含糊在口不得洒亮

諸儒辨禪處大段已說盡只尚有細微未瑩處後來整菴所論亦出不得宋儒範圍但更加洗發耳某今日所窺似又有洗發處蓋洗發不細則未免枉他枉則不服非是要爲彼求伸只窮他不精令他有躲閃處反說我窺他不到最是不可埋沒奇妙處要將他奇妙處一一挑出來有箇總關處一總剖判纔算傾巢搗穴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禮雖如是然

亦泥不得除是毒藥一嘗卽死則是以身代君親其餘庸醫誤用之藥雖嘗亦不可辨須是能知醫擇醫於平日而又身親藥事於臨時則嘗亦可以不必矣至於朝廷則宜設醫學開醫科頒行諸醫書以太醫院官分教各學優待醫生不入醫學不經敎官屢試前列者不許行醫又察驗民間病症効者誤者之多寡以定賞罰黜陟如此則躋民生於仁壽之域又豈特保固君身而已哉此亦仁政之一大端也豈可以爲方技者流而漫視之

謝程山集

卷三

三十六

謝程山集卷之四目錄

南豐謝文裕約齋著 孫修撰元孫鳴盛來孫宣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吳熙儲衆編按

書山 吳榮祖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講義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謝程山集 卷四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曰賢哉回也章

子曰知之者章

子曰德之不修章

子曰篤信好學章

顏淵問仁章

司馬牛問君子章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章

樊遲問仁章

志士仁人章

師冕見章

子曰性相近也章

謝程山集 卷四

謝程山集卷之四 講義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主宰謂之帝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則者理也民生稟受此理自上帝賦予而來凡彝倫日用之閒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時無處不是此理運用奈何食息起居於照臨之下昏昏擾擾行不著習不察甚則放棄背叛自取危亡推原其由皆是不知此理爲上帝所命是以肆無忌憚不能悚惕而起畏心故夫子從人沈酣昏昧中挈出生人成物之大愿

謝程山集

卷四

以與人作甯神定志之心法曰畏天命使人於彝倫事物之閒知有當然不易之定理貫於其中無時無地莫非上帝所命西銘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帥卽上帝也上帝遍布此理於人以爲性所以人性純粹至善與天地合其德而復顯然昭布於民生日用之中毫無隱藏雖以大聖人之聰明才智亦惟是一生戰兢惕厲恆恐隕越其著於明訓者如曰顧諟天之明命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茲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謝程山集

卷四

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見於古訓如此者不勝舉要皆畏天命之心法也故學者亟當持守此語注目如見傾耳如聞一切動靜云爲於念於影於暗室屋漏於不睹不聞力自戒慎恐懼力求不疚不愧稍有念之私一動之妄卽爲違悖天命卽爲得罪上帝急須提醒痛悔刻責期於洗滌毋干譴怒工夫既久人心之危漸可獲安道心之微漸可得著庶幾貧富貴賤視之若一造次顛沛處之泰然上下同流優游泮渙樂天境地可得而臻矣所以畏天命一語爲入聖心法千古聖賢無不由此本體工夫俱具於此學者知從此處入手而大人聖人之言亦自知畏矣何也大人者乃卽畏天命之先覺也聖人之言乃古人畏天命之學垂訓於後世者也吾既畏天命矣敢不畏先覺乎尊之師之敬信之不敢稍違吾既畏天命矣敢不畏古人之垂訓乎誦之習之佩服之不敢稍悖然後吾於天命知之愈真畏之愈切所以知畏天命自不容不畏大人與聖人之言如不畏大人與聖人之言又安得謂之畏天命乎畏雖有三其實一畏而已小人亦同此心同此性其爲一念私欲不能自勝遂至流蕩忘返昏頑恣肆將上帝所賦之理埋沒淪喪不知所畏尙何有於大人與聖人

之言乎其狎其侮無所不至在君子見以爲可哀而彼方冥然罔覺此所以卒爲小人也君子既以大人聖人之言爲神明爲著祭尤當以小人爲監戒然後於畏天命心法益加謹凜倍進精嚴斯乃西銘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斯可爲大父母之孝子方爲盡得人生本分內之事予所以願與學者敬奉此一語以終身也

門人封濬跋曰吾師講學程山特拈畏天命三字從積累體驗得來故與朋輩及諸門人講究闡發詳明痛下鞭辟學者苟能刻刻提撕念念警覺不敢須臾昏昧放逸見得

謝程山集

卷四

炯然方知吾師宗旨實爲千聖嫡骨血也願以質諸同志或有啟發及發明所未盡者又師所亟望者也

門人黃熙跋曰吾師志學三十年講學二十年近十年中熙等始及門蓋研思殫精歲月積累窺聖賢之闢奧辨諸儒之錯徑而尤於中庸首章及張子西銘沛然有得於其心故特標畏天命三字爲宗旨有理斯有氣有理斯有數言天命而氣與數存乎其中稟賦身世無所不括言畏而主靜主敬立大致良知可以互融諸儒門戶歸宿率不外是矣吾黨自聞斯旨本體工夫合下了徹所須奉行之勇

耳願與同學諸君子共發明之

門人甘京跋曰吾師早歲悅禪甲申乙酉開年近三十讀象山集始專志於儒丁亥與友人講陽明良知之學數年後居程山乃一稟程朱故以尊洛名堂丙申丁酉究心大學凡七易稿始定久之復著中庸切己錄自是每拈畏天命三字爲學誨人率不離此或謂既宗程朱只主敬二字已足不必更拈宗旨勿立名目可以化儒家門戶之爭不知吾人爲學各有所得力之處所得既深斯爲獨契則提唱示人又安能舍獨契者而別覓途徑學者苟能融會則

謝程山集

卷四

四

先儒之說無不可以相通原不容有爭門別戶之見至於斯道精微本無窮盡先儒原不禁吾師發其所未發吾師又豈無望後學發其所未發者乎京等因刻吾師十則更附畏天命講義及書後以廣之四方同志相資啟發更期共訂云爾

門人曾曰都跋曰吾師專提畏天命一語爲入聖真血脈路本體工夫合下挈出如衣之振領水之宗海五嶽之祖崑崙也言本體不淪於超脫言工夫不至於扞格而富貴貧賤患難日用常行一舉手投足莫不有一位置焉皆天

命之也以一畏奉持乎其間一齊收拾尙有滲漏乎蘇子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是可以識道之大原是可以識道之究竟門人湯其仁跋曰先生講學程山每拈五經四書性理語錄抉其精微參諸身世啟迪我輩至矣復於論語標出畏天命一語以爲學者之宗千聖百王之道無不於此焉會之夫人人而居家有父命焉不守父命卽不可爲人子出就外傳有師命焉不守師命不可爲人弟至委質爲臣有君命焉不守君命不可爲人臣乃天有命焉而出王游衍

謝程山集

卷四

五

一無顧畏其可以爲人乎故凡事爲之閒不遵乎理之至正是曰蔽天命知天理之所在而不循循於必爲是曰棄天命理之於我甚全而偶得一二焉以自足是曰小天命至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似揜真而莫可窮詰是曰亂天命且有別出一道創爲異說高論是曰抗天命小則害及其身大則貽禍天下卒至天心震怒而未有已者非彼蒼之忍也猶之臣子背叛父不容於不遜君不容於不誅師友不容不鳴鼓以共攻者也念及此畏乎不畏乎吾輩其兢兢奉先生之訓且告諸海內以廣斯學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世人明知學爲第一事然畢竟精神不鼓舞意興若衰竭者何以故大抵爲俗情淡泊不得情習整肅不得浮氣收斂不得驕心按抑不得是以支吾歲月墮於庸俗之流其甚也陷於小人而不知何謂俗情淡泊不得如居食二者是人生之本務若隨分纍遣則人欲悉歸於天則微有愛憎漸生較量充其求安求飽之勢不至於食前方丈橫題數尺不足以滿所願迨至節義盡毀廉恥盡喪爲士君子所不齒原其由亦不過一念難淡泊耳如甘淡泊則心胸清楚氣概超邁趣味

謝程山集

卷四

六

灑落自然與道日近與俗日遠聖賢根基卽此樹立矣何謂情習整肅不得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元化周流四時運行晝夜無一息之停方能化育萬物亘古常新君子以一身處五倫當亦如元化朝乾夕惕亶亶不倦方於性分職分無歉然稟氣有清濁氣清者自不容己如顏子語之不惜子路惟恐有聞氣濁者昏昏無主如宰予晝寢冉求自畫不但己也妄念邪行自情而生淫朋匪類自情而集聰明精力自情而消身計家業自情而敗其忠可勝數哉誠能起情爲敬則聖賢事業任重道遠皆一肩荷之而有餘矣何謂浮

氣收斂不得血氣輕浮一舉一動俱莫能自制而言爲尤甚
出之於口非躁則妄躁則麤鄙妄則悖謬見於辭氣之間小
之召辱大之招禍所以典籍慎言之訓最爲諄諄亦非專事
緘默惟先後詳略輕重疾徐之間一不自察卽失機宜招尤
取咎無所止極其故皆由志不凝定中無物以鎮之沖口而
出但取快便一時耳夫沸湯在釜火氣上浮水自溢出雖疾
風之亦不能退盡於釜下滅薪息火乎所以聖人取訥取訥
取不出諸口皆欲人於內地持重則外守愈固耳何謂驕心
按抑不得凡人以我見爲是則矜高侈泰一往不反一意一

謝程山集

卷四

七

見無不盡覺已是而人非雖有道在前啟發不悟推其弊不
特一已自誤在家則誤一家在國則誤一國如才高學博足
以張皇其說則并誤天下後世一念自滿爲害如此其甚微
之於史歷歷而然人人不免但有甚不甚耳氣質和平者旣
不多見其餘則未免有物外貌雖若謙沖中實隱然作礙求
其虛受如空谷聽言如轉環恐非有若無實若虛之顏子無
此風度也此俗情情習浮氣驕心四者乃學者之通病有一
於此卽與道隔況爲全具乎故必俗情消情氣振浮氣收驕
心抑方可謂之好學然非大智沈勇不能在初學如覺未能

則又切須篤志

謝程山集

卷四

人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聖人之道統天地萬物皆具不知者見其充塞徧滿以爲浩博難於致力卑者固滯而不通高者超脫以自恣試深求之則可久可大本於至易至簡放之則彌六合卷之不盈一掬固滯者固無所見超脫者亦何可得惟曾子以沈潛篤實之資久從事於忠恕於人已事物間已踐一貫之實但尙於行習中未得著察之妙夫子知其功候已幾於一貫於是直爲之點醒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此得夫子拈出其心所躍然尙疑而未決者不覺釋然門人未曾有此功候何能遽通

謝程山集

卷四

九

於一貫之旨曾子明然於心口之閒懼夫學者之驚詫爲高遠而就其平實所素歷之境而告之曰夫子之道卽是吾輩所日用之忠恕而已矣究之忠恕在常人則易視之其實卽入聖一貫之道蓋天地萬物不過一理此理何物不貫何時不貫惟人有形骸之私是以動相隔礙且無論天地萬物家國天下卽骨肉至親有時窒礙不相貫通其故非他不盡此心與推此心耳果其虛公自盡其己又虛公以推之人則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但覺宇宙之閒曠蕩無垠何處更生阻障所以一貫卽是忠恕忠恕卽是一貫原無聖凡之分惟安勉

之功則不能無異誠於忠恕工夫切實從事真積力久不忠不悞一貫在未悟以前之忠恕扞格艱苦自所不免至旣悟以後之忠恕則直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故曾子得夫子之旨遂闢其意而爲大學明明德者忠恕也而貫之天下國家子思得曾子之傳遂闢其意而爲中庸致中和者忠恕也而貫之天地萬物夫子他日又以一恕字爲終身可行夫可以貫一人之終身卽可以貫天下萬世人之終身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會此意則天地生民往聖萬世將何物以貫之然在學者天資高早

謝程山集

卷四

十

明徹於其源則致其力於盡已推己自順適而無難尙不能遽悟而又無沈潛篤實工夫鋼蔽於一念之私何望其能盡己與推己縱或能之而未滿忠恕之量則一貫之理終難躍然於心卽呼而告之亦何能釋然轉以述之於人而朗然於口也聖門如顏子得乾之健者而仰鑽瞻忽其弊將淪於虛夫子誘之以博文約禮久之旣竭其才自有卓爾之一日曾子得坤之厚者如日三省之類其工密矣其弊將有所滯夫子直指以一貫其點醒之也猶人睡夢將覺一呼而卽醒故曾子之唯如響之應聲若方在酣寢之際恐大聲呼之亦未

易以覺也故學者知貴真知行貴實踐非鹵莽滅裂所能僥倖而得也

門人湯其仁問曰宇宙至廣人類至多而吾身所當爲之事又至煩曠其何以行之而無礙乎故或有合於親而違於疎者矣有合於近而違於遠者矣有合於暫而違於久者矣有合於事之細微而違於事之廣大者矣有合於事之經常而違於事之權變者矣于此而求所以通達無礙誠未易語也是以世人求所以涉世之方商所以應事之道遂有以才略爲可恃智術爲可行權勢爲可用機械變

謝程山集

卷四

十一

詐爲可施未有反求其理於心也卽聖門弟子也有意在得行於外而求合於外又有多學而識而求全於多者烏知所謂一烏知所謂貫者也雖夫子日以忠恕之道貫徹於人倫日用之大流行於動靜食息之細推準於家國天下之遠敷施於經權常變之閒亦誰從而知之也哉卽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終身可行惟恕亦誰從而力行從而深信之者夫子久於天下覓一同道之人覓傳道之人寥寥鮮遇故夫子亦難輕以山下路告子未到人也惟曾子獨有見於此故慎獨以愷一心紮定以平天下積年累歲循

此而行真見得合於親而不違於疎者此也合於近而不違於遠者此也合於暫而不違於久者此也合於事之細微而不違於事之廣大者此也合於事之經常而不違於事之權變者此也將夫子所論忠恕違道不遠及終身可行惟恕之旨深信無疑夫子亦見參之立身行己無非己所行一貫之道向之所欲得同道者此其人矣向之所欲得傳道者此其人矣此時雖是兩人悅同一己故夫子於眾人中獨呼參曰吾道一以貫之蓋有見於參之平日也而曾子亦遂隨聲而應之曰唯蓋有得於夫子之平日也

謝程山集

卷四

十二

此時若稍具一分疑情當下何以聞言便悟若稍覺聖人別有神化下面何以有問便答且無影響無葛藤也況夫子所謂一者十分渾融非平日體認得真未許一時頓悟仁細思此章直是印證語不是點醒語若作點醒語當云吾道忠恕以貫之不可作籠統語也自聽講後不能無疑鬱鬱於中者數日敢書以質幸明示之

答曰研理靜細根據分明足徵體認親切但所謂印證語非點醒語思意尙不能豁然蓋曾子本魯質未必先有契悟若顏子無言不說契悟最深則亦未嘗別有印證也愚

因長人問辨深思前日講義所謂疑聖人別有神化大是穿鑿反復玩索畢竟本註味長還俟更作請教

註將有所得蒙引云將得乎體之一也 體之一三字何解豈以此體字爲下忠字否若以體字爲下忠字豈至是乃將有得於忠之理耶又思曰中庸言誠可以治民獲上信友事親行九經行五達道行三達德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可謂一以貫之矣體之一豈謂此耶然忠與誠無分別也又思曰曾子平日做忠恕工夫必是克私去妄然私至而去之不能必心之無私也妄生而遏之不能必

謝程山集

卷四

十三

心之無妄也至是將有所得則純是大公之心而無私妄之患矣殆誠之者而進於誠者之日也殆克己復禮而得天下歸之日也未知是否

仲弓問仁是求一貫夫子只教他在敬恕上做工夫敬恕卽忠恕也由敬恕可以到仁由忠恕可以到一貫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章亦與此旨同

點醒二字畢竟領略不得蓋以人有迷而未覺者方用點醒如語由以知德者鮮是也明以德字喚醒由來是由不知德乃以知德告之若曾子已能唯矣已知忠恕矣是已

醒覺矣無容再喚也或曰曾子之知忠恕是從夫子一呼得來仁曰不然譬如有人呼仁曰吾只一味藥可以令人百病不生無能延年益壽雖周三百六十骨節俱是此一味藥貫之仁此時心下昏瞶必要請明必不敢隨聲便應雖喚醒無益也惟是平日見此人服此味藥真是神效自己亦去學此人服此味藥又是神效然後可以隨呼而隨應也則其應也非關點醒也譬如有人服黃精得效不惟卻病併能飛騰遂告諸天下又筆諸本草以傳來世但此藥非仙丹難煉非海外難覓可隨取隨足當世誰肯信之

謝程山集

卷四

十四

卽閒有一二服者又不能遵其禁戒仍舊食酒肉御聲色與此藥夾雜則此藥亦不得力惟有一弟子信向之篤日服黃精遵守禁戒後卻病飛騰一一如之傳方者見其得效呼之曰我用藥只一味足矣自是契合無復擬議從旁聽者聞有此等妙方孰不欣喜則向前求覓自不容已得效者曰不必遠求就是黃精一件也仁前發爲問辨者著有此種見解在心故曰印證非點醒也講義中有疑者今止在此二字然二字關係頗重改盡底吐露以求開示

子使漆雕開仕章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又曰古人見迫分明故其言如此
朱子解斯爲指此理而言三說尙隱躍須學者自體認上蔡
謝氏則親切指示曰心術之微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
以此知程朱語反而求之心術之微則自明白蓋聖賢之學
惟於斯了徹無疑則雖終身貧賤無一人知己無一材一藝
可見亦自充足無少欠缺若斯未信縱事業赫奕動名蓋世
亦不過才器稍優氣魄稍大耳反躬自問果堪一一無慚乎
故古人晝夜皇皇或求之學問或求之精思一生志力不暇

謝程山集

卷四

十五

他及惟求於斯毫髮無疑獲免於自欺而已及其後貧賤如
是富貴亦如是獨善其身如是兼善天下如是天空海闊無
所不容魚躍鸞飛何之可阻是真不愧於自信者也如不切
實求諸其心則不爲利害所動卽爲名聞所誘不矜則伎不
矯飾則妄希超脫種種疚心不得消融此所以有志之士甯
甘閒淡不肯輕自炫露分減向裏工夫甯世議我無才無能
我惟求與千古聖賢精脈灌輸視世之訐我與否我無分毫
干涉如此始是見大意始是見道分明始知此理所指之實
今諸子向學已久工夫務求真實浮氣務自收攝雜念務加

屏除日用閒靜坐讀書酬應事機惟向自己心術之微力求
明徹俾此理日在心目閒洞如觀火了無疑礙然後乃爲自
信方不負向學初志不然縱有事業足以表見反之中藏終
是自欺與聖賢之學與夫子說漆雕之意畢竟尙多未合

謝程山集

卷四

十六

子曰賢哉回也章

周子每令二程子尋顏子樂處而程子於學者亦每引而不發但云所樂何事而後來學者遂索之杳冥之際或擬議幽閒灑落光景卽爲得之其實周程之意欲學者真實自得蓋古人之意每互相發明必參觀之始見故周子又有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程子又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周子在富貴貧賤處之如一見其樂程子在仰不愧俯不忤見其樂皆有真實可據互證

謝程山集

卷四

十七

之則曰尋曰所樂非虛象明矣今人自審於富貴貧賤果何如乎恐在貧賤卽爲貧賤累在富貴卽爲富貴累又自審於俯仰之間何如乎恐天未嘗愧我而我於幽獨中不得不愧人未嘗忤我而我於幽獨中不得不忤如此則其苦不可言與顏子之樂相隔霄壤矣且其所謂見大所謂克己卽是指點人親切下手工夫何謂見大蓋人爲外物所動皆由自己眼中容物不得故爾淺小窒礙如果於性分中見得確實則天地之用民物之理帝王之業聖賢之道無不統攝於此心天下莫能異古今莫能變大行莫能加窮居莫能損何謂克

己蓋人之私妄皆生於求一身之自便於是凡便於一身者無不營逐無不沾戀凡不便於一身者無不忿嫉無不推置及其營逐沾戀之不得忿嫉推置之不去則憂愁怨苦何可勝道非有大勇者其何以能克乎如果能之則便於一身之私妄既忘性天獨露不知物之爲物我之爲我將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不遊吾度內一俯一仰但見海天空闊鳶魚飛躍又何處之非樂然克己非見大則己私錮蔽而不能自見其何由而克惟其有大者爲之主則勇百倍摧陷廓清非難事矣然見大非克己則所見亦不能守因循舊習終爲大累

謝程山集

卷四

十八

故高明者又不得託大自誤也此是周子程子教人尋顏子之樂之門徑也學者如欲尋顏子之樂舍門徑必無可尋之處夫顏子之樂卽吾人所自有之樂人人自己名有此真樂不自尋求轉爲外物所累所苦使此真樂終不得發見終身徬徬坐在憂愁迫切之中不誠可哀也夫

子曰知之者章

夫子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論其境自是不如然思意爲學之序知固在先好固在後但人有秉彝卽好是懿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雖有惡人聞人至性奇情亦無不怵然動慨然歎此卽孟子之所謂良知陽明夫子舉以爲宗旨者此好原爲固有之良不俟後來增入之好日見深重故固有之好日見消奪有志之士知之亦久矣何以仍然故我必須將此增入之好如貨色如逸欲紛華如辭章技藝如祿位之類漸自輕淡將此固有之好如孝友如忠恕如篤友誼如

謝程山集

卷四

十九

謙虛愛言之類漸加濃厚則於此道自然由知而好之篤不患不臻樂境矣諸子非無知者也試自審所好何在如十分有五在固有五在增入則學也尙易爲力如十分有七八在增入僅有二三在固有則幾希之存吾恐漸就漸滅其狼狽墮落尙忍言哉自己性情如何欺得自己頻頻省察諒亦不

難

子曰德之不修章

天生吾人七情所發雖聖人不能無憂但凡人之所憂上者憂功名之不就下者憂利欲之不遂究何曾見憂而卽遂意就使憂而卽遂意而遂意之中又有進境得一境又憂一境其安有已時耶天德日消天理日蔽日蹈非義日積罪過盡舍其大而憂其小也聖人之憂則惟此性命爲急天討我以至貴至重之德原自精純如金瑩潔如玉人人與堯舜無二毫無虧欠爲人有氣質之偏加以世風習染不知所以修之遂將至精純至瑩潔之德化而爲至麤至穢之物至貴至重

謝程山集

卷四

二十

之德化而爲至賤至輕之物與桀紂同歸而莫之覺也蓋爲平日不知修之故令人鄙厭如糞土嫉惡如仇敵思之思之豈不重可憂也哉既以此爲憂則不得不學蓋學必資於講不講則理不明理最微細平心觀之則愚夫愚婦一得之見雖聖人莫能易稍增私意則賢智之偏蔽較甚於愚不肖誤陷自己而兼誤陷天下後世皆學不講理不明之過也故君子會友講學最爲急務平氣虛心朝研夕究凡身心家國之理無不商量純熟意之所發事之所就公私利害朗然明析而德益修始知夫義之所在夫義爲天理之公爲人事之宜其

體至方其用至圓游移無定固爲失義卽膠滯不通亦爲失義精義工夫既於平時講之熟矣則臨事必須勇決倘或見義不前顧慮瞻徇卽此是過動輒得咎何處非過而其大要有四有本心之過有不慎之過有不明之過有遭遇之過惟遭遇之過如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黨昭公乃大義所關而實非過若本心之過出於私欲徇之卽爲惡矣不慎之過不明之過亦由徇私而弗學所致其過之大小淺深皆過也改之不吝則日滿月滌由寡以至於無過可也不改則自棄而人亦棄之矣蓋講學則知徙義改過則勇於修德德義備斯謝程山集

卷四

二十一

子曰篤信好學章士之所以爲士端在志趨不同流俗堅自樹立不可搖奪然後達可以利濟蒼生澤及四海窮亦可以羽翼經傳垂教萬世方不愧謂之士方可免碌碌庸庸之恥然此豈瞻徇悠悠委靡不振者所能至必傾心先覺尙友古人如飢渴之嗜飲食質性耽思一歸於學問凡外物之紛華靡麗欲邀其一顧而不可得惟於理有未達則愀然自疚深以爲恥其篤信好學如此則道與身如一體平日固無小大無敢慢卽時當顛沛事在危急道所當善卽捐軀赴之亦所甘心惟視道有泰山之重身軀不啻鴻毛之輕其守死善道又如此是豈不俊偉光明乎故識踞萬人之上力倍萬人之勇其於出處之分去就之義洞然於胸天下有道則堯舜君民出所學所守以見之實用乘機違會豈有不見又豈徒見哉天下如無道則修明典章以傳道於來世亦其分內事爾其所學所守爲萬世太平之用卷而懷之豈有不隱又豈徒隱哉其充實光輝精神貫徹當與乾坤灝氣並塞於天壤然初亦不過從志趣之樹立而來豈有他哉彼瞻徇悠悠委靡不振之輩爲俯仰時俗不思卓然樹立既無學之堅又無守之定世有明君良

卷四

二十二

相懷才抱德之士無不雲蒸霞起連類而進以發舒其所學而此人獨空疎無其擯棄草野貧賤終身至無道之世則憤世嫉俗之士方且走避不暇巖棲穴處草衣木食以自明其所守而此人獨意興栩栩思僥倖進身以圖富貴羞惡之心斷喪殆盡有志者之所恥而彼不知其爲可恥其病皆由於志趣卑下平日無學而不恥無守而不恥是以品地齷齪出處污濁當有道蒙貧賤之恥當無道蒙富貴之恥而總不自以爲恥也吾輩今日欲濯去此恥須先整頓自己志趣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二語一力承當堅定不可搖奪方是大丈夫面目不然恐日坐垢穢中依阿淟忍虛度時日欲去此恥難矣

謝程山集

卷四

二十三

顏淵問仁章

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受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朱子於此挈出明健二字最爲切要自來學者病痛多由不明不健以此竟成極下人品蓋不明則認欲爲理以偏爲中純是己私行事極於昏愚悖謬終日冥然罔覺不健則戀人欲而不忍割狗氣質而不能制陷溺於己私之中至盡喪其禮義廉恥亦恬然自安其害有如此學者又可不求明求健乎今學者說及聖門顏子謂是天資極其高又親謝程山集

卷四

二十四

庸工夫既久自然明健此是宋儒際括聖門工夫爲學者闢此大路平正切實無不可由徹上徹下更無出其範圍者顏子之博文約禮卽其窮理居敬也孟子之窮理則在知言其居敬則在持其志無暴其氣自後宋元諸儒準此用工無有差異至明儒乃標宗旨自分門戶初時雖覺痛快一傳而後流弊不可勝言今爲學者艾闢荆榛修復大路但貴登途率履循序漸進無作無輟歲深月久忽不自知其優入聖域矣故曰惟顏子得聞之學者亦不可不勉使學者不於居敬窮理致其力則所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雖是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五

聖門傳授心法在顏子則一肩負荷在學者仍舊無所措手足是豈非明健之體不及顏子乎

司馬牛問君子章

天地閒險莫險於人欲安莫安於天理何也徇人欲則全然逐外外不可恃未得則終日皇皇希冀百端不勝其憂既得則惴惴患失巧計彌縫不勝其懼外縱驕恣詭詭神明之地實是昏迷顛倒不得自在及至惡貫滿盈身墮陷阱無可求脫其險爲何如乎若循天理則全是顧內內則有據所求在我無有弗得更有何憂自反而直千萬人可往更有何懼外雖欲然謙虛神明之地其實休休自得蕩蕩平坦及至天真爛熳造次顛沛履之如一其安爲何如也從人欲則多憂多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六

懼如此從天理則不憂不懼如此學者亦可知所從事矣夫君子非無憂懼也其憂懼在內省而已矣故於天理所當盡者嚴責於躬盡之無有不力於人欲所當去者悉屏諸已去之無有或遺閒居清夜深自省察一無所歉一無所餒內之憂懼既深則外之所見已臻於高明剛大浩然之氣充塞兩閒視一切世事如杲日當空陰翳消盡憂從何生如大阿在掌神威百倍懼從何著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豈漫然哉所以處則能任道統出則能荷綱常世之所以不至相胥淪溺者賴有此耳昔孔子遭桓魋之變而不懼孟子遇臧倉之沮而

不憂聖賢氣象何如乎道統剛常之所以得不墜於天壤間者皆自其不憂不懼中而來所以精神貫徹千古後來賢豪稍識孔孟氣象者亦能立志卓然身當患難百折不回於君親師友之間綱常大義亦藉以昭揭於不朽爲士者於經史中且見聖賢豪傑氣象良心感發誰不奮然自振何爲一臨事變遇利害頓爾搖奪阻喪甚至隕獲失守卽難免於多憂多懼曷不深思其故乎聖人垂訓於泰卦曰君子以反身修德於困卦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反身修德非他也卽濟蹇之道也致命遂志非他也卽處困之道也故學者當蹇困之時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七

惟有樹立正志充養正氣俾至險之人欲口消至安之天理日長一切禍患之來付之定命不使稍動其心人見以爲最窘迫最危苦之境君子視之亦不過日用飲食雍容暇豫之地而已到此始知夫子所謂不憂不懼氣象卽在自己性分中雖然君子非是全無憂懼蓋其所憂所懼全用在內省一著故外境之來縱得箇不憂不懼學者於內省一著全未見其有憂有懼故於外境之來必至於多憂多懼也但憂懼在內則渣滓消融義精仁熟終歸至樂憂懼在外則神摧氣沮妄念愈張終歸淪沒內外之分得失如此識者辨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章

人生於五倫之中朋友最爲關係有朋友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得各安其分位而於義無不盡各全其性天而於情無不協無朋友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有善莫爲贊助而善不果有過莫爲匡救而過遂成林林總總之中誰人可少朋友日用尋常之內何日可離朋友至於我輩爲學其最大關鍵尤在於朋友故講學會友自杏壇而後歷代大儒莫不建立書院以爲聚會之所德業相成之地其流風餘韻見於文集紀錄諸書猶令千載而下感奮興起恨不生同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八

其時矧當其同堂質疑析義之益相觀而善之樂必有莫可紀極者矣或曰學是各人所當學道是各人所當行只須各自努力足矣何必更藉朋友余曰不然人只說爲學卻不知爲學有箇頭腦頭腦何在仁是也仁者天地萬物之生理舉一仁則天地萬物皆在此一會之中豈但斯人之徒是與仁於五行爲木於四時爲春只看春時天地開泰風日溫和萬卉發生千葩競豔豈但人於其間熙熙然如處唐虞三代之世卽禽鳥昆蟲亦莫不欣欣向榮和鳴飛集於光天化日之中其何以相關如此實由此件物事通天地萬物相貫爲一

體所以動則俱動其間彼感則此應此感則彼應實是自感自應原無彼此之分既然如此則物物無歉人人具足甲不問乙借乙不向甲討而又必求輔於朋友者何以故蓋理之本體雖一而分之所受則不得不殊既已分殊則形軀之隔私意橫生處於人倫之地利害勝負之情熾然莫禦幾希之仁始不可保而禍且不忍言矣故聖人設爲庠序學校使之敬業樂羣朝夕講貫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悅也人心之悅莫悅於本來真機油然而生然非兩澤生麗則枯燥艱澀無由得生以此知朋友講學其益最大能使人未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九

知者知未能者能滯礙者得達脆靡者得堅其間相推相引相漸相摩不覺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而無難甚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或蔽於情或睽於勢或乖於譏毀有本人苦衷愚誠所不能相孚者惟朋友能爲之開其蔽聯其睽而調和其乖以還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敬愛和協之天而不傷仁此輔仁之所以必資於朋友也雖然輔仁在朋友識仁卻在自己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然則學者自己不識仁則朋友亦無輔處故識仁不是緩事然仁將何以識昔顧涇陽先生發明張侗初先生絃歌樓記有本體影子工夫樣子

之說今不妨移來相商今日爲臘月十五日諸友同登此堂自五月會後久未舉會今日始舉諸友初入堂時豈不各懷欣欣以爲平歲際逢今日始又與諸兄弟聚首共證此豈不是與諸友通爲一體及乎拜謁聖像豈不各自肅敬儼若先聖之神臨之在上此豈不是與先聖通爲一體及乎入坐豈不各自端莊誠一虛其心靜其氣以聽提唱者發揮此豈不是與提唱者通爲一體及乎證課又豈不各自惺惺注聽聞某友某言某行之善不覺怡然喜悚然敬聞某友某言某行之未善不覺欬然不安慨然思欲進言此豈不是視諸友之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

進退得失即如一亡之進退得失然而一堂之上人人如是不由要約自然如是不由勉強豈非仁機躍然呈露乎此所謂本體影子也然既說本體卽是真體何以又是影子此又有一說諸友試思離此堂時或以家人相對料理家事能保氣不浮躁否或與雜客應酬能保念不夾雜否或獨居宴處或館居授徒能保不驕縱不惰慢否如有此便與在此堂時迥然不同此時所呈露之本體不知何往豈得不只是影子然使諸友於一切時中盡能掃除浮躁夾雜驕縱惰慢一如在此堂時光景無異則卽此影子便是工夫樣子也由此

本體影子工夫樣子之說觀之則知輔仁在此識仁亦卽在此矣自己既識仁又有朋友輔仁則諸友造仁之功自應由日至月以至三月不違以進至誠無息之域到此境地自己一段精神可以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豈但目前諸君爲吾輔仁之友由今日程山講堂之建上遡歷代大儒書院進而及於杏壇下逮千百世無窮無盡諸大儒遊處聚會之所莫不血脉貫通合爲一體總吾輔仁之友也只在當下認取萬勿蹉過

樊遲問仁章

孔門之所謂仁卽西銘乾稱父坤稱母以至於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之意也此仁在人而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充塞天地誰人不有然性無爲心有覺心爲私欲所蔽則痿痺不知痛癢遂將此天所賦與隨在平滿之性一似於此人獨有缺陷而遺忘者天理之本然豈如是哉以此知學者不可不知存心之法西銘所謂於時保之蓋謂此也故爲學工夫存心爲最要存心卽所以體仁也仁本無去來惟心有存放心放則仁違心存則仁復孔門論仁之法甚悉要不過教人存

心而已矣存心工夫無處可離無時不在人生一日之中非居處卽執事非執事卽與人何處離得此心蓋居處時最易雜妄心一雜妄則仁體違矣故須恭執事時最易惰慢心一惰慢則仁體違矣故須敬與人時最易虛僞心一虛僞則仁體違矣故須忠一恭則此心靜肅雜妄自消一敬則此心警惕情慢自去一忠則此心慤實虛僞自隕眞誠惻怛藹然相貫卽此居處執事與人時皆仁矣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惟夷狄之性則去人遠矣恭敬忠幾無所存於中設當此際孤危艱飢最易搖奪而終能不使昏昧守之堅固生死危亡

而不顧斯真能體仁者乎學至此則此心此理渾然融洽日用之中如鴻毛之過順風巨魚之縱大壑沛然自得更有何境可得沮禦西銘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所謂窮神則善繼其志知化則善述其事皆其能事矣夫存心之法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如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息有養晦有存其功亦極密矣然吾以爲尤不如此章將居處執事與人畫分三種程途又發出恭敬忠三種階級使人可援徑而登下學工夫莫切於此又策之以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二語則其堅貞綿密更無懈可乘矣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三

學者能從事於此則上達卽在下學中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充之則睥睨益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然要在學者立志真切工夫真實莫但作言語會過

志士仁人章

人有此生卽有此所以生之理生理人人具足何獨志士仁人能保其全常人則不能蓋志士仁人實見得此理重於此生故不爲身軀所累生不徒生死得死所常人但見有此生不見有此理故爲物欲所蔽而生爲虛生死爲徒死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無非此理貫徹其中吾心與此理合則怡然而安與此理違則戚然而不安惟志士仁人自事物細微一舉一動之間見其安者爲是則成仁不安者爲非則害仁是非燦然一絲不肯混淆戰兢惕勵一毫不敢苟且雖非殺身求生之境而時若處殺身求生之際及至綱常倫理危變之時捐軀殞命乃惟知有仁不知有生甘心殺身成仁不甘心求生害仁常人驚以爲險艱奇節不可及志士仁人直不過成就其心之安一如日用常行之事故常人以身軀之存亡爲生死志士仁人則以此理之存亡爲生死爲學須識得此理透徹見得此章之意不僅專指綱常倫理危變之大實吾人日用常行省察克己之實事以此意推之凡自私自利從身軀計較種種回滯之弊皆求生害仁也凡自反自責從生理計較惟恐有一毫推諉之隱曲皆殺身成仁也起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四

居飲食無時無處不有此念洗垢滌瑕刻求自慊如此用功保其生理一無虧損至不幸遇綱常倫理危變之時視殺身成仁直沛然行之耳所以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學者惟將此生理時時體認使實得於心雖形骸與凡人同也而我自視此身乃是提醒一世之人心扶持萬古之綱常之模範與凡人異也所以古之志士仁人其精光與日星河嶽並歸無盡若無志之士不仁之人得此形骸但知縱欲徇私斷喪生理雖意氣豪然自滿究如奄奄泉下人耳倏忽之間與草木同腐甚且留其穢名與後人作監戒豈不大可哀哉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五

師冕見章

昔謝上蔡先生謂此章書一部論語只如此看其義何居蓋論語一書論說雖多然無大小皆是職分之當然當師冕在前相師即是職分階則曰階席則曰席皆坐則曰某在斯凡職分當然者一一盡之無遺充此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惟在善讀者能自著察耳不著察則但見爲相師如是著察則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兄弟盡兄弟之道以及夫婦朋友處羣處獨處常處變處富貴賤患難世閒所有境遇無非一相師之道而已故捨卻當下一步而欲希高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六

慕遠或窒滯於已往或計及未來皆是妄見與道大遠而人每於當下放過由已私難克平時時不是心於利即是心於名不是意見作障即是客氣爲梗一絲不化便隔天淵於本分事中或是過當或是不及甚且反悖於至中至正稱物平施之天則惛然蔽昧此孔子所以有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歎也然則欲求當下一步莫放過當用何法則小心翼翼一語爲最親切蓋人之利心名念意見客氣最善變幻最善伏藏不是大智逐一清省不能照察不是沈勇逐步努力不能堅定然非小心翼翼何由得此大智沈勇故利心名念

意見客氣皆從大智沈勇而化大智沈勇皆自小心翼翼而
生人能作此小心翼翼工夫方能享用青天白日之樂所遇
事爲俱不至苟且蹉跎久之浩氣既充則雖掀天揭地事業
亦只如日用飲食之常順逆不分夷險如一皆惟盡此職分
之當然而已孔子當相師則盡相師之道當仕則仕當止則
止當久則久當速則速在朝在鄉飲食衣服起居動靜各當
其宜直與相師之當然毫無增損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意必罔我纖毫不留忘食忘憂不知老至小心翼翼終
始相貫則即謂孔子一生只盡得此相師之道可也識得此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七

旨方知上蔡之語大有深味

門人李其聰問曰只論當下一步人將徂於目前之瑣屑
而忘遠大之規模恐但可成就天下中材而器局俊偉者
則失之奈何余曰此吾所以語汝以著察也不著察則目
前固卑陋即遠大亦馳騁耳程子曰灑掃應對與堯舜事
業同一機杼又曰唐虞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會得此意
則斷不將目前遠大歧而二之矣聰曰然則遠大之業亦
不須預圖乎曰目前即是遠大遠大不外目前此必知味
者方能會晤如猶未喻即今所居良壽山欲登其頂則當

下一步即在山下一蹬踏起逐步踏去一蹬亦難放過方
有登頂之當下非舍卻逐登之當下別有登造之豫圖也
當下之說本不一而足吾爲子究言之一生有一生之當
下上帝命我爲人則人有人之性盡得此性方完得此人
若迷蔽此性便失其爲人即放過一生之當下矣以一生
所歷而言幼有幼之當下孩提時姑置勿論自八歲至十
五順父母和兄弟敬長上遵師教循蹈規矩保全淳樸此
幼時之當下不可放過者也自十五至三十志氣卓卓博
通經義以明體達用貫史學以適用益無不受理無不窮德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八

無不修才無不廣徧交當世之英俊洞達出處之經權此
長時之當下不可放過者也自三十至五十發舒所學得
志而用必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一身繫蒼生
之望一肩荷宇宙之全此壯強時之當下不可放過者也
五十以後年力漸衰則教育後進俾天下之英才盡歸陶
冶羽翼經傳雜萬世之綱常不至淪胥此老年之當下不
可放過者也至於困亨窮達之有異或昇平危亂之不同
各有際遇即各有當下其間難易甘苦種種不齊至權宜
裁度歸於當然無非一致迨至蓋棺論定一生之當下始

畢而死時之當下猶不可放過如曾子之易簣未安而逝此真當下不放過者至如邵康節之觀化王新建之此心光明皆能盡沒甯之當下者也又如文文山臨刑自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如今而後庶幾無愧此殉節而死之當下也楊椒山就決詩云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此盡忠而死之當下也苟偃卒而視不可含樂懷子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呂獻可已瞑目司馬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子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宗忠簡彌留之際連呼過河者三而絕

謝程山集

卷四

三十九

陸放翁屬纊時以詩示子曰老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又皆賣志以沒之當下能不放過者也當下之義如此子尙作目前遠大之分乎聰點首曰聰今年十九矣敢不盡長時之當下

子曰性相近也章

古今言性者紛紛聚訟蓋人人殊矣孟子獨以性爲善荀子則以性爲惡楊子則以性爲善惡混告子則又屢變其說大約依附於楊荀耳惟吾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則渾全而無閒蓋人性自天命之本極純粹何有於不善而氣質則有天與人參者理與氣雜者雖不能純乎天與粹乎理畢竟先有此天理爲之主張爲之布濩則其源自十分渾合所謂到成之者性縱復參以人淆以氣種種不同大率亦不甚相遠耳其卒至近者日遠遠者愈遠遂相去如天淵不齊者則

謝程山集

卷四

四十

由習使之然也積累推移日新月盛竟成懸絕人物其習於善者固惟日不足日聞正言親正人行正事久久不變自不覺至於聖人君子習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日聞不正之言親不正之人行不正之事久久不變自不覺極於凶人敗類可知習之不可慎也如此然則端取舍審好尙尤是吾人進德修業一大關鍵習之一差聖狂立判夫子之言真渾全無閒者也彼荀子性惡與楊子善惡混之說僅見有氣質之性幾不識有天命之性孟子則以性爲善其中昏明強弱概置不論但言天命之性而不及氣質之性宋儒如張如程如朱

將氣質之性力爲闡發見人之昏明強弱皆是氣質可謂補所未及深有功於孟子矣然終不如言習相遠之爲該舉也彼荀子謂性惡則視一世人皆爲匪類爲不肖如此見解宜其流爲申韓之刑名秦隋之刻薄予謂卽就氣質言之亦自有清濁純疵之別試觀極庸惡之人幾疑善根泯矣然加以盜賊之名則怒譽以忠孝則喜與之語是非好醜亦自較然能辨然終至爲庸爲惡者爲其少小時父之所教師之所引朋友之所漸摩無非機械變詐導之於不善所以人品日汚日下馴至國家禍亂風俗薄惡率由於此荀子有見於此不

謝程山集

卷四

四十一

以爲習之流移反歸其過於性何其枉也子輿氏痛之因就孔子之言更爲指出性善之理苦口熱心與之相正真是吾道中流砥柱也吾人苟不自甘不肖懼流而爲元惡大憝惟猛力從習染中極意挽回實心補救庶得見性之眞面目彼荀子性惡之說將不攻自破矣或疑孟子之言性善與孔子之言相近參差不符合不知孟子之言是就性中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而言孔子所謂相近雖兼言善惡然其意亦專歸於善觀下文云相遠之出於習則惡之非性愈明矣於孟子之意不依然相契乎或又云世豈遂無相遠之性乎曰孔

子又已言之矣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然此又千百中之一二耳豈人人之性乎

謝程山集

卷四

四十二

謝程山集卷之五目錄

南豐謝文府約齋著 孫修撰元孫鳴謙鳴盛來孫 宣
本量 纂 紹 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 熙儲 榮

髻山 吳榮祖吳嘉善 編校

受業門人參訂

講義二

天命之謂性章

子曰素隱行怪章

謝程山集 卷五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曰牛山之木章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孟子曰廣土眾民章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章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謝程山集 卷五

二

謝程山集卷之五 講義二

天命之謂性章

千古學術之不明以致世道人心之陷溺者皆由本原之不正耳本原不正則工夫不真工夫不真則功用成就適足爲悖叛之資耳是以子思子憂道心切必先挈出本原推其血脉之所由來正其名義之所由在使學者志之所向途之所趨昭然知所歸往不至旁皇歧惑然後下手處中其肯綮循循而進生機盎盎及其成功巍巍蕩蕩與古帝比隆方見頭正尾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然後知吾儒學術一日不容昧

謝程山集 卷五

千古所必由學者要在反身而求之耳其推出本原意旨何在蓋由異端曲學無不言性子思子獨挈出以爲性原於天此性如不原於天則性是私物人各一性或善或惡或善惡混或虛無莽蕩種種邪謬俱可得而馳騁矣唯一本於天則天人合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幽明感通之不爽古今好惡之不異然後人不得挾其私見以謬託於性而孟子性善之旨張子西銘之意永爲萬世定論故言性必推本於天而後綱領提挈而條理貫通也異端曲學無不言道子思子獨挈出以爲道原於性此道如不原於性則世間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相親相接發之於內見之於外皆是矯揉安排而人生視聽言動飲食男女起居作息皆可以意爲出入而無一定之天則而釋氏於此則一舉而歸之識神妄幻必欲脫而去之以反於空寂持此行世與世了無干涉勢必滅卻世間五倫而後可彼以爲矯揉安排原非天則者則又見爲拘牽跼踖以致一種任達之輩又欲猖狂自恣放於禮法之外而道不勝其滅裂矣惟一本於性而後親疎貴賤尊卑上下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其不能無變而發而爲惻隱其不能無恥而發而爲羞惡其動於謙遜而形諸辭讓其動於分

謝程山集 卷五

二

別而形諸是非皆出於一念不容己又非一人之偶不容己乃天下古今之人其彼此相維以成此宇宙者莫不共此不容己此不容己處暢達而咸若則道明而世治拂抑而悖戾則道晦而世亂故言道必推本於性而後綱領提挈而條理貫通也異端曲學無不言教而子思子獨挈出以爲本於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此教若不由於道則卑者墮於刑名法術高者墮於空虛莽蕩以刑名法術爲教則一種氣質刻覈機變之人樂爲之徒而寬厚坦易者處之則心不安以空寂莽蕩爲教則一種氣質淡懶無情之人

樂爲之徒而至性特警者處之則不安有不安者則不足以率天下之人而從之者寡而教不行使天下舉爲其所惑而皆安之則勢必至於大亂天下而教亦不行彼其爲教也亦未嘗不以爲道不知特道其所道而非天下古今日用事物所必由之大道也惟本此必由之大道以爲教而後智愚賢不肖皆可納之於範圍之中而齊一之使由其教者小之可以寡過大之遂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所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而三綱五常之在天地閒幾危而不墜已晦而復明正賴有此教耳何莫非以修道

謝程山集

卷五

三

爲準而能得此綱領提挈而條理貫通也哉本原旣已昭挈明白爲學者可以知所歸往不至旁皇歧惑矣修道工夫又復何在蓋道本見成原未嘗須臾閒斷亦何用修爭奈人心至危只須臾之閒稍稍失守私欲便得閒之便已離道勢將陷於禽獸而不覺其機只在於此所以工夫須是至嚴至密臨事接物眾耳目之場固是必恭必敬一言一動不敢稍稍踰越詩所謂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不待言也至於神明之地人耳目暗聞所不及之處尤須戒慎恐懼十分嚴密不令絲毫走逗詩所謂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纔

是工夫精髓所在此不睹不聞之地雖是隱然莫見乎隱雖是微然莫顯乎微以人視之則爲隱微以己視之其見莫顯蓋緣吾心之靈皎如日月絲毫自欺不得人雖不睹聞已獨暗聞所以爲學工夫全副精神只在此處此處一差萬事都差此處一正萬事都正是非善惡公私義利關頭判別不容人鵲哭些子惟是如臨如履力自攝持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存天理之幾希而必令其火然泉達如此工夫不論初學成才智者愚者含慎獨更別無下手處故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天德惟何中和是也

謝程山集

卷五

四

王道維何位天地育萬物是也何謂致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獨知之地惺然自存不使私意偏見稍有倚著務求廓然大公便是致中何謂致和喜怒哀樂之已發獨知之地惕然自省不使太過不及稍不中節務求物來順應便是致和密之又密久之又久不期而自中不期而自和大本自立達道自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舉天地萬物皆陶鑄吾性情之內蓋吾身與天地萬物共分雖殊其理則一吾身既得其理一則其分殊者又安能逃吾度外易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皆吾分內事耳此等學問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其事業雖有大小之分其器局力量決無有差等之殊也中庸一書子思子極力闡發聖道之闢與表章功用之大全而一篇之體要總括於首一章吾儒全體人用規模不外乎此學者須是大展襟懷細按心思將此書切己體認方知子思子爲人處最是親切吾人如不立志辜負之罪何可勝言

子曰素隱行怪章

天下惟至足於己而後不爲外物所眩所謂至足者中庸之德是已此德自上帝降衷以來充滿無缺原不取足於外外物亦一毫增加不上所苦者依之爲難耳其故何在蓋緣此德本體原自無聲無臭意見穿鑿不得氣魄恢張不得及其發而爲用又不過日用飲食子臣弟友之間天則恰好欠一分不得餘一分不得至平至淡至易至簡纔要思量來覓些鬧熱加些色相便相隔天淵矣爭奈人心最喜馳騁人情最易眩亂見異端之學一種隱僻之理渺茫變幻奇異之行矯激偏到大與尋常不同便覺得自己所學沒甚滋味不難折而從之愈趨愈僻愈覺中庸不及而異端爲勝又或見功利之學縱橫馳騁足以奪世主之名位威靈氣餒足以震時人之耳目才技所及受享不盡便覺得自己所學全然枯槁盡從廢棄遂爾改途易轍而羨慕其所行愈覺中庸不及而功利爲勝吾所謂依之爲難正在此耳然其所以難一是知之不真一是懼之不力蓋此德雖屬固有不必假借然亦最精微最深妙故須是學問思辨用過極苦工夫始得燦然始知此布帛菽粟之中有至味存焉不啻如芻豢之悅口纔是真

知知之既真始知異端功利之學以私滅公傷害天理殺天下後世人心其禍比於洪水猛獸只是見地一差故爾至此故懼之不敢不力既有真知又有真懼則其於中庸也便自不由不依且依之不容稍違矣自是聚精凝神惜時併力久之昨援欲養之念屏息消融縱使舉世之人斥以爲非自己此中綽乎餘裕未嘗稍一動念始能完得在己至足之分始知外物不足以眩我也到德盛後天地之心由此中庸之德而立生民之命由此中庸之德而造往聖之絕學由此中庸之德而繼萬世之太平由此中庸之德而開其絢爛精彩殆

謝程山集

卷五

七

如日月之經天山河之麗地萬古所不能晦視異端功利形雖金玉實則敗絮耳一眼覷破惡之且不屑况肯從而就之學者不可不辨之於早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此道充塞於中不容毫髮間不可須臾離處處平滿在在具足絕倚著消等待隨分可以自盡無剩無欠所以聖人覷得此理燦然明白故從人身世相遇當下所居處提出箇位字與人作箇安心法大易曰六位時成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與此位字同一血脉今又將時成不出之意換出一箇素字與人作箇消妄法心已安矣妄已消矣只如此而已都無一事正是禪家所謂隨緣消日月任運著衣裳則又墮在豁達窠臼裏去又非君子之道所

謝程山集

卷五

八

以必說箇素其位而行此纔是與人以盡性法也既素位而行矣便自不願外然又必補足此一語者蓋又爲素位而行之君子作箇開邪法耳誠恐工夫稍有疎虞則見外卽動一動卽願一願卽遷便將本分內事不覺打成兩段前功盡成枉費故既已素位而行又時竦起不願外之想正是堅壁清野使寇盜無從而攻耳然所謂素位者詳言不過順逆兩境順境一而逆境三然有道以行乎其閒安見所謂順逆藍田呂氏有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修身

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詔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此段最爲平實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盡於此矣如此則於一切境遇上有何簡擇有何取舍一切趨避計較之私灑然脫盡至足在我仰不愧俯不忤本地風光與鷲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其自得爲何如耶彼願外者生出幾許怨尤但覺天不順己人不從己舉足所履俱是愁苦世界大抵只是有求耳位居上便有求於下便陵下位居下便有求於上便援上置卻一己性分職分不思自正只一味希冀於人及其不遂則怨尤橫生勢所必至較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一則海闊天空一則踴天踏地真有彼此不能相喻者所謂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於此蓋君子只是正己隨他甚麼境遇聽天發付我俱處之有道境雖變遷不常己則主宰自定何等簡要何等輕活故曰居易小人只是不肯正己又不肯俟命逐逐營營患得患失用盡機械變詐自謂可以遂欲誰知禍卽胎於此中蓋以其自棄坦途而甘納陷阱故謂之行險正如射者歸咎自己則無有不

謝程山集

卷五

九

得歸怨勝己者則無有不失卽以得失論亦應較然明白矣然君子之所以爲君子還是見地大與人殊彼深知此道在天地閒密匝匝地無絲髮空隙奇則揖讓征誅平則飲食男女大則禮樂兵農小則灑掃應對隨此身之所值何處容人逃躲所以以此世界小人滿眼只見得是欲君子滿眼只見得是道欲則決無滿足之期所以多怨道則隨分可以自盡所以無人而不自得可歎人生世閒七尺之軀不過太倉之稊米百年之內亦只白駒之過隙何足認真所當認真者全在此道須是安心消妄正己則知有位在求欲則知有命在

謝程山集

卷五

十

盡性閑邪於道則力求踐履於外則力掃希冀斷不避苦就甘亦非厭閑耽寂庶幾存順沒甯到頭落得做箇君子倘不知位之當踐徒爾喪己又且爲命所限不得遂欲草草斷送此生但與草木同腐算來亦大失便宜矣學者試熟思之

子曰鬼神之爲德也章

人生原在二氣之中飲食男女隨其鼓動晝夜生死任其推遷出入息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世人自心無有主宰盡聽氣所驅使是以私意橫生各各徇其所欲以爲得計毋論世俗名利中人墮落在此卽賢智清苦一生另立一法以求超脫只在私意策中作活總與大化違背惟聖人惺惺不昧見得透徹就中提出箇公共消息以示人又指出箇親切工夫以入手不過欲人離其私意以合天地大化之道而已所謂公共消息何在曰鬼神是也所謂親切下手何在曰齊明盛服是也人只見天地閒日月往來寒暑推遷在人則知覺運動少壯老死在物則飲啄牝牡榮枯開落形形色色自然而然浩浩蕩蕩萬古如斯而不知其日所不能見耳所不能聞之地實有鬼神以體之也鬼神之體物統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在非其所體何處有漏何處有閒故以軀殼而論則物是物我是我以軀殼之所以然而論則無物無我無古無今都只此公共之理通天徹地不分畛域人在其中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鯽魚肚裏水便是鯽魚肚裏水以此觀之人以軀殼自私而欲於百年數十年內徇其所欲以

謝程山集

卷五

十一

成一己世界亦見其惑也已雖然見得如是便可以破除已

私以與大化貫通乎未也還須有工夫在大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而其樞機只在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二句故夫子又於氣化鬼神中提出祭祀鬼神以明通塞之故蓋祭祀之鬼神卽大化之鬼神無有二物但人於平時精神散漫雖是爲鬼神所鼓動無有休息而人以私心隔礙卻不能與之相通自己依舊痿痺只看祭祀時齊明盛服以盡其誠敬精神凝聚私妄盡除纔覺鬼神流動充滿在上在左右儼然若見恍然若聞與自己相爲灌輸毫無閒隔以此觀之則人於獨知之地必須時時謹凜畏懼方纔與天地大化之道通爲一體方纔可以與天地相參斯不負人之所以爲人耳故舉祭祀時齊明盛服爲言便見箇工夫樣子舉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爲言便見箇道體影子見此樣子而能時時敬畏則體段自具不須樣子見此影子而令時時昭著則卓爾見前不惟影子到此境地方知天地實理吾人實心自微至顯燦然迸露雖欲掩之而不可得也由此看來則學者親切要領又只在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血脉骨髓委實無他但肯下手自入佳境

謝程山集

卷五

十二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吾人爲學第一要覷得善字真夫善而自外來則是人爲造作而成非世間第一義爲亦可不爲亦可然而非自外來也乃吾性生生之理只有此一著而已故修之卽爲天德行之卽爲王道所以孟子當日喝出性善二字使人認得的確信得親切纔肯甘心甯耐不顧成敗利鈍一意去爲卽如滕文當口事勢亦可謂危矣使儀秦輩圖之必用幾許詐謀幾許巧舌只求得箇有利無害究竟亦只利害相半或利害相隨依舊要聽天處分豈非所謂心勞日拙也哉乃孟子則舉大

謝程山集

卷五

十三

心灰矣孟子於此又復加強字千觔萬兩正在此字正見聖賢於萬難措手之時決不肯苟且圓通死守一箇善字直爲到底任他禍福利害一切付之意外凝然不動灑然若忘如此而強世間更有何等事勢能屈撓得他更有何等境地能困苦得他此亦無別法不過是覷得一善字千真萬真耳吾輩今日所遭時勢所處境遇可謂極窘極辱極迫促極危苦矣使於此而稍稍瞻徇則尙安有善之可爲不沒頭於勢利詐力場中不止然究竟亦無救於敗徒爾輩胥及溺而已矣不如挺著雙肩硬著脊梁挑取此一善字萬變不移落得做箇灑灑落落橫絕一世的大丈夫雖然孟子是教人自強卻不是強以教人使此善而非性之有則孟子雖欲強人人亦誰能自強既已提明性善二字則知孟子原不以是強人人卻不可不自強也

謝程山集

卷五

十四

滕文公爲世子章

人生世間稍知自愛者誰不知善之當爲然而日在不得不爲之中卻只覺得是矯揉造作後來增人的以故行不著習不察時出時入半就半去卒不能臻於聖賢之域此其故在知有善而不知善之原於性耳故孟子提出性善二字將天所付與於人人所稟受於天一箇大本大原與人作箇入手樞柄卽此便是箇末路歸宿使人知聖賢教我爲善原不是強以善來贈我不過點醒我性中本分固有之物使我復還其所固有不至虧損以負付與之重稟受之初耳雖然古今

謝程山集

卷五

十五

人類等分不齊卽曰性善何所取準孟子又就中拈出人倫之至道統之祖出類拔萃兩箇大聖人以爲法則見得吾人之性與堯舜之性原無兩樣信得堯舜只憑自己性善便做了開闢以來的大聖人則我欲做堯舜亦有自己性善在何愁堯舜不可幾及故提一性善使使人憬然覺悟如亡子之得家稱一堯舜便使人挺然自拔如振衣於千仞雖然人處卑瑣之中得此一點當下豈不爽快及至再更時日稍自徘徊又覺得堯舜是何等樣聖人自己是何等樣身分而敢比擬失倫自取僭妄只此一疑一畏立將自己生身命脉驀地

喪失又復誰咎故孟子又引前輩三箇不疑不畏的賢人以堅之蓋學者於道最喜者擔當最忌者疑畏疑畏不消終脫不得凡兩擔當不勇終就不得高明然而常人之情疑畏欲消者苦不得消擔當欲勇者苦不得勇不知何故總緣不肯莫眩耳蓋本性雖善然氣習未化知見未明力量未充以故耐不得辛苦熬不得煅煉終爲時地所阻如果見得本性不窄不復堯舜不容不臻則必須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身受困乏爲遭拂亂四顧無倚一身如餘只畱一副真精神與本性之善相爲融洽斯爲得之夫旣云性善則人生便是箇見

謝程山集

卷五

十六

成堯舜何以又須受盡眩眩之苦始克相應蓋所謂性善如真金在礦中必須猛火銷去砂石然後足色精純之金永爲世寶然要人知得此礦中本有足色精純之金不從別覓纔肯甘心去用猛火非足知行礦中有金便自然能爲世寶也故必提出箇性善令人識得本體功夫方有箇頭腦又必補出箇眩眩令人勉盡工夫本體方不落影響然而識性善猶易當眩眩甚難我輩以來雜之氣質受薄俗之污染較之滕文時勢又爲何如若非十分著力自甘眩眩則本性之善究歸淪喪也豈不辜負孟子

孟子曰牛山之本章

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所以貴者何在乎得氣之清耳氣清則理見禽獸亦得此理而頑蠢無由發露者爲濁氣所蔽覆故耳此非天地之心有厚薄乃氣化有清必有濁亦出於自然而然無可如何者獨怪人得氣之清爲萬物之靈乃肯自淪於禽獸將世間種種惡濁不潔浮妄不真之物加於至清至虛之體使之昏冥暗塞若本來原未嘗有此理者豈不重可哀哉孟子於此不勝惻隱爲之指點一反觀法使人於平日未與物接之時試一體認蓋平日之時天地之氣既清人

謝程山集

卷五

十七

氣至此雖經剝蝕亦暫爾一清此時此理因得暫爾流露其發而爲好惡亦自然有幾分合乎人情當乎天理此時若肯反觀亦可惕然悔悟一有悔悟便兢兢保守則由此謝絕禽獸歸於人類積久而躋於聖賢之域亦非難事倘復不自重惜且謹之閒觸動邪機將平日時偶一流露者又復倍亡蓋人心原著不得一物著了一物便如罪人之受梏何況將種種貪富慕貴趨名嗜利溺聲色務忿爭畏饑渴慮禍患一切惡濁不潔浮妄不真之物重疊堆積於其上則清虛幾何不至於昏冥暗塞歸於禽獸不止人之暴棄一至於此雖聖賢

亦無如之何矣學者須是深懷謹凜要知此心之體是清虛卻又最是危殆稍一失養便流蕩莫知所底猛省收拾則又依舊在腔子中當平日清明時固好體認卽且晝閒事物接接誘我者攻我者紛投沓至於此之際尤要儘力提持與之敵應困苦危亡不稍動念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日則仁義之良油然而復自應盎然增長沛然莫之能禦矣邵子云當煅煉時分剏挺到磨礪時發光輝磨礪煅煉到不在平日正要

謝程山集

卷五

十八

閒可不努力

在旦晝時苦力學者當百務倥傯萬感衝激之時正好豎起脊梁穩踏上聖賢路來莫墮入禽獸穴去其機只在操舍之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聖賢教人爲學每每只教人便去爲聖人夫聖人與凡人較相去懸絕如何便去爲得豈不是聖賢不近人情之談殊不知此是聖賢極近人情處人看堯舜只去那唐虞事業巍巍蕩蕩上看不知此特是堯舜的事迹耳事迹者枝葉也今欲爲堯舜且從事於堯舜之根本堯舜之根本卽是人人之根本在堯舜不爲增在人人不爲減根本爲何不過是一念孝弟耳此孝弟之念乃良知良能不學不慮之真心於何處見得只於徐行後長上見徐行後長此念便安疾行先長此念

謝程山集

卷五

十九

便不安此安與不安便是人之良知發出來便是人之良能既謂之良知良能則天然具足何須要爲所以要爲者亦只是提醒此心時時保養愛護使之益發益厚耳若不如此便恐有私心潛入舉趾動步間不覺見出那驕慢的氣象來一或有此便是敢於犯上忍於閹牆的機括豈不可懼莫說徐行後長是小節乃真心所畢露所以不敢不於此處加工然亦不是矯揉造作只是順其自然若使內地生機充足便自然然而發出外面威儀便是遜順的威儀言辭是遜順的言辭舉動是遜順的舉動由此而去無有不是順德的敷施發

用又安得不是堯若還不從這一念上加功隨他私意去斷

削發出外面的威儀便是乖戾的威儀言辭是乖戾的言辭舉動是乖戾的舉動由此而去便無有不是逆德的敷施發用又安得不是桀是堯是桀只在一念孝弟爲不爲之閒耳然則聖人教人去爲自有爲的所在自有爲的方法所在卽今便具足方法卽今便可誰人不能爲誰人不可爲聖賢又豈有不近人情之談乎如此爲學又何須外面的師長只一念良知良能汝順處他便安汝纔有些逆他便不安這便是教汝的嚴師且外面的師隄防稽察容或有疎汝內地的

謝程山集

卷五

二十

師出入相隨寢食與俱汝一刻瞞他不得豈非有餘師乎不於此處覓師不於此處用力只於名目事功上妄希聖賢吾恐用盡氣力當絕續而斃耳他日孟子又以孳孳爲善爲舜之徒孳孳爲利爲蹠之徒此又提得親切卽今諸友向學豈不是善豈不是舜之徒然而於私欲上尙自挂帶將去不去沾滯隱忍百般回護不肯斬絕決斷又豈不是蹠之徒世閒明目張膽爲蹠者其心已頑其恥已喪此等人可不必責矣獨是爲舜又象箇蹠爲蹠又象箇舜此等人獨爲聖賢所痛惜所痛恨耳雞鳴自省是誰之咎爲舜也是自己爲蹠也是

自己爲堯也是自己爲桀也是自己既都是自己何不審擇所爲決意爲堯舜決意不爲桀跖由一念向善以及事親從兄一切威儀言辭舉動掣出一生精神命脉索性打併歸向堯舜一路於桀跖路上不令掛一絲毫豈不灑落自在做成箇負絕千古人物反而自問誰阻得我何憚而不爲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學者做工夫要自審己之分量固不得妄布高遠亦不得自安凡陋妄希高遠則必至於躐等而有狂躁之虞自安凡陋則必至妄辨不據而有誤生知安行之資則本體即是上於心量無有不盡心量本廣大只由人將私意去隔礙他便生許多籬籬障礙自是狹小若廓然無一毫私意之累則全體大用自然無一毫虧欠宇宙間事無大不包無微不入浩浩蕩蕩與天同體即程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是也然盡得此心之量亦由於微得此心之理耳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吾心之理即性也性有一絲不明則理有一絲不達理有一絲不達則心有一絲不盡今心體既盡豈非於性地上融會貫通一徹萬徹也哉性之太原出於天既知性則知天矣知天之知如知縣知府之知一府一縣皆知府知縣掌握之事聖人至此耳任天聰目任天明口代天言手代天工天之事即聖人之事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中庸曰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知天之謂也此生知安行者之事也豈學知利行者所可及哉學知利行者工夫不離本體此心所有未盡須是存其心此性有所未徹須是養其性何謂存其

心蓋於視聽言動上兢兢業業操而不舍不使一絲放逸不敢一毫昏昧如是方謂之存何謂養其性蓋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上察識擴充順而不害惟恐絲毫乖戾惟恐絲毫虧喪如是方可謂之養如此工夫雖未能與天爲一然奉行持守恰像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所謂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事天之嚴敬一一如之此學知利行者之事也又豈困知勉行者所可及哉蓋困知勉行者質既庸弱習亦流放欲存心而心不爲爾存欲養性而性不爲爾養惟有滿懷憤悱刻苦矢志耳其矢志云何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死

謝程山集

卷五

二十三

而後已蓋志學之初便以死自誓不論他壽與夭只一念向前無有二心堅忍自脩不計功效直至死而後已人肯以死自矢則是盡頭願力一切貧賤富貴紛華枯槁安逸患難都冲他不動矣如此方能立命何謂立命蓋天命在此人身上卻像顛仆汨沒了一般須是特地立他起來如治民者必先建侯如撥亂者必先立主方有所歸附稟承蓋不能如事天者之見成有主須是旋立起來方有所事者耳天命在人何須另造蓋氣質習染昏迷已久便像沒有故須特地擁戴出來以爲歸附稟承之地耳由此而事天由此而知天及其成

功一也又何分於困勉哉諸君今日生知安行固不敢妄許縱自審做得學知利行者之事亦須厲困知勉行者之志不然生長污俗之中起手半途之地亦見其難也已非是敢以難阻諸君蓋不如此堅苦刻厲便討不得箇橋柄入手故耳

謝程山集

卷五

二十四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此理包羅天地貫徹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汎而觀之似覺散漫無所收拾約而言之總具足吾性分之內故爲學者須具箇洞徹宇宙的眼孔包涵萬化的襟懷方始與性量相稱此非是好爲馳騁蓋性分本來原自如是所以孟子說箇萬物皆備於我何故不說備於性而說備於我蓋說性猶是虛活說我更覺切己此我非形骸之我乃性天之我人只認得此形骸之我是以人我隔絕分別熾然不但萬物不相攝受卽父子兄弟之閒亦且平地妄生藩籬鑿空設出界限皆

謝程山集

卷五

三十五

緣此形骸之我認得太著是以迷蔽不情動念乖張其爲禍也必至於忍心害理痿痺頑鈍傷天地之和兆亂賊之變其原亦由於此所以形骸之我最要忘卻能忘卻此形骸之我纔能認得此性天之我此性天之我乃我之所以爲我也此我不是一人私得的原從統體一太極中分來遂成此分殊之太極此每一分殊之太極又包舉萬分殊之太極皆在其中一中有萬散而爲萬萬中又有一無一無萬總皆我也認得此我真切纔不爲形骸之我所累不但不累連這箇形骸之我都融徹精瑩血氣麤濁之象不犯一絲所以說形色

天性也形色天性云者形色卽天性之謂也并無形色但有

天性之謂也到此則道器不分打成一片纔說得誠一真無妄盎然充滿惻怛肫摯血脉貫通天下更有何者不在吾度內但覺縱目所視舉足所履盡是天機活潑潑地其樂爲何如耶此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不到此處則縱有萬物備我之見地亦只一段知解而已於己終是二物有對終不得樂所以孟子於此又說出第二著工夫與學者下手蓋爲此形骸之我已隔絕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偏蔽太甚雖欲視人猶己爭奈中情障礙不能頓爾融釋此

謝程山集

卷五

三十六

非強忍斷斷不能夫恕乃推己及物已是將人比己三反兩折不屬自然的事今又加箇強字何故如此費力總是因人一箇形骸我見如秦山之高如鐵城之固明知恕字是終身可行的好路頭然有許多杆格艱苦大不情願的所在只須稍稍隨順便只見得便宜當自己占虧損當他人吃甯徇自己勿顧他人此等習氣牢不可破若非窮追痛搗千推萬蕩安能得箇平情時候果於此處肯用極辛苦工夫將此形骸之我催陷廓清則便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手法其餘種種私心相附而出者一如見睨之消矣私心既淨仁體

自然呈露舍此求仁更無他法仁體已復則城府蕩平吟域
曠徹何天之衢景象實實在我反身而誠之樂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非他人所能喻也如此則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方不
是虛知解雖然在學者分上知解又不可無若無知解則一
任此形骸之我蔽錮終身怎肯千辛萬苦去強畢竟是有些
知解在先始得故見地亦是爲學者當頭第一著也我輩即
今自度有如此闊大見地否有如此堅實工夫否若是工夫
未得堅實還由於見地未得闊大便須朝研夕究將萬物備
我意思體認到自己身上來覺得自己一身不是小可當下
謝程山集 卷五 二十七

有箇擔當氣象始悔一向自迷自誤實是私小可恥一有如
此啟發然後將蠶之聲色貨利細之勝心偏見凡係形骸之
我所傳之症儘力剷除日消月磨務期融徹自然廣大和平
與斯世斯民痛癢相關憂樂無閒大易所謂體天地之撰通
神明之德總是我身分上事一任卷舒作用全脫卻小儒規
模始知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語不是夸誑語

孟子曰廣土眾民章

吾人爲學須要識得箇心性部位體用原委見地方有箇著
落工夫方有箇持循造就方有箇歸宿如此分疏得明白然
後外不至趨功利內不至墮空寂吾儒大中至正之歸千聖
相承血脉一肩負荷自信無疑固不容過爲謙遜亦非是妄
自尊大也卽如廣土眾民此有國者之事也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此有天下者之事也國治天下平乃儒者之功用
夫豈不願然而所願一意在此忘卻自己本體此便是功利
之學見地只在此工夫只在此則其所造就不過一五霸規

謝程山集

卷五

二十八

模而已以此爲逐外則盡數屏除收歸一心心體本如太虛
何處著得情累一意蹈空更不知有仁義禮智之實此便是
空寂之學見地只在此工夫只在此則其所造就不過一佛
老窠臼而已殊不知吾性中固著不得一物亦不曾少欠一
物如必以大行爲有所加則必以窮居爲有所損如此則富
貴來便爲他淫貧賤來便爲他移威武來便爲他屈茫茫蕩
蕩如虛舟隨浪柳絮因風爲世界使得東回西轉自己作一
毫主張不得豈知吾性自有一定之分枉用許多私心費卻
幾多勞攘徒爾陪奉外境失卻本來主宰總是不曾識此分

定二字倘於此分定二字一眼觀得真一手拿得穩則當下無一毫事蕩蕩平平至易至簡無入而不自得日用灑掃應對亦與堯舜事業同一機杼吾何須歟便做到堯舜事業亦如浮雲之過太虛吾何須多雖然此分定之中卻又不是空寂影子須知有仁義禮智四德隨處平滿在天地萬物卽爲天理在吾心卽爲性然而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簡心所以提綱扼要收攝放施其權全在此虛靈一竅雖是降衷秉彝天付此根於心卻是滋養培植人力居其一半所以說根於心根字最着力便像人力植此根於心者根於心

謝程山集

卷五

二十九

則誠矣仁義禮智如非誠則若存若亡散無統紀偏僻難操不得成章誠一到則此理燦然一絲不亂動著便真誠惻怛得失不繫於中利害不搖於外貫徹充滿無有餘憾蓋此段實理雖是本來具足然非實心無由存貯亦無由發揮故學者工夫必以實心爲先著非實心則妄不消雜不去譬如一勺清泉貯於惡濁器中連這清泉都化爲不潔之物此豈泉之罪乃器之罪耳故學者但患此心不實此理不得顯著也陳白沙先生詩云靈根著土發靈苗此之謂矣靈苗之發初於生色上見眸盞自然天機迸露不容抑遏所謂宇宙在手

萬化生身由此而施之於家而家齊施之於國而國治以及於天下而天下平亦只與生色一般全無一毫作爲舉天地萬物皆在其化機鼓舞之中根心之妙不容闡述如此彼趨功利者有如是乎墮空寂者有如是乎者生須於此處剖判得分明方有正大見地方有切實工夫及其成功始知千聖歸宿總在於此卽今講說此章分定二字還體認得親切否如未親切萬勿朦朧放過急須朝研夕究及至憬然覺悟則根心工夫自不容已矣

謝程山集

卷五

三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章

凡人一生品行不由於志者志一定則品行從之若夫爲士則四民所觀尤在於志何也農工商賈既不屑爲矣公卿大夫是其所願爲而目前又未嘗得爲則事業未有見品行何所適從所恃以自樹立及藉以自表異者惟此志而已矣故爲士者不可不高尙其志然事業未著抱此空志何以辨之居恆自矢見公卿大夫之草菅民命者曰此不仁也乃殘忍之人也慘削民脂者曰此非義也乃貪鄙之夫也殘忍貪鄙非大人也乃民賊也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我得志弗

謝程山集

卷五

三十一

爲也使我得志不但草菅民命之事即使稍不矜慎誤殺一無罪之人即大傷吾惻隱之心也非仁也不但慘削民脂之事即使稍不精察濫取一分外之物即大損吾清潔之操也非義也所志如此可謂尙矣雖然志在爾心實事未見其誰信之不但人未必信即自己亦何由便敢自謂把得定立得穩余謂具大人之志何必便於大人之事上見即今爲士見在日用之中何處不足以見家庭之閒有父母兄弟妻子鄉黨之內有姻族朋友何處非吾仁義附麗之地必使吾藹然惻怛肫然誠懇之念休戚一體痛癢相關必使吾介然有別

確然不易之守卒履不越防範井然是其動靜出入之閒居

恐有弗仁路惡有弗義居仁由義異日大人之事業全體大用無不備於此中於己則素履可憑於人則風采有據使天下之人咸想望其瑞日祥雲和風甘雨之威儀思慕其規圓矩方準平繩直之造詣起而歎曰斯人不出其如蒼生何又曰此人得志萬物必得其所士而如此方不愧爲士方可謂尙志倘自負空志而於現在日用之閒全然放過則異日大人之位及身鮮有不化爲殘忍貪鄙之夫者窮居兢兢自勉及爲大人時猶且或有變節者矧立身草草而能保居位日

謝程山集

卷五

三十二

不致誤國誤民斷無此事也吾輩即今預先備辦使本領具足決無有委棄之理即使終身不遇天下後世亦必信之曰此真大人之事也惜生不逢時耳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天地生人得氣之精英而爲心得氣之靈蘊而爲耳目口體故心爲至貴耳目口體爲至賤心爲至尊耳目口體爲至卑至卑至賤者聽命於至尊至貴則可以躋於聖賢之域以至尊至貴者役使於至卑至賤者則流而爲禽獸何也蓋心之爲物其體最爲清虛其用最爲靈妙其功可以參三才其能可以攝萬物然而神明不測最難保任蓋其爲德雖超然於耳目口體之上而其爲位則又不能離卻耳目口體而別爲區宇以故居中有權則耳目口體一一爲之効用稍一失守

謝程山集 卷五

三十三

則耳目口體反爲斷喪戕賊之大蠹雖然耳目口體不過至卑至賤得氣之粗濁而已彼亦何能爲害也哉乃心不自尊不自貴自蝕其明白損其威甘爲耳目口體所牽擾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馳騁飛揚不能自主幾將本來面目盡數喪失反而自問誰實爲之故欲保全其清虛靈妙之體用擴充其參三才攝萬物之功能其要全在於養然害由自害養由自養果能自作主宰其於耳目口體不過生理之當然畢人事之常分凡所受用惟居於不得已清淨無營恬淡自足此心之神明得以瑩潔不滓泰定不擾天機油然茁發義理暢

然充滿養心之法此爲最勝故曰莫善於寡欲莫善云者以

寡欲一著乃從本來赤肉團上貼體洗濯自與假借外緣設作途徑者不侔故薛文清公亦云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周元公亦謂無欲爲學聖之要以此證之則寡欲誠爲養心第一法也但周薛之所謂無亦非絕無之無若絕無之無則是異端偏枯矯激之行而非吾儒大中至正萬世共由之大道矣故無欲亦只是寡欲無則更進自然耳且無論爲學之士卽以常人論其爲人生質恬淡則其心必收斂存處居多其爲人生質重濁則其心必放蕩亡處居多

謝程山集 卷五

三十四

矧能從寡欲上做工夫而其心又焉有不存者乎嗟乎欲之迷人障蔽彌漫無有空隙寡欲工夫從何處下手釋氏以貨色名食睡爲五大欲陽明先生以名色貨爲三大欲人生負此軀殼之私豈能不爲氣血所使只此數種情竇誰不淪沒其中所貴決烈丈夫睜開雙眼吐出氣槩自能衝破羅網奮拔陷穽庶幾重新日月另換世界聳身千仞之上回頭更看世人總在污穢泥途中吟嚙睡夢裏直有可憐而已矣我輩自省還在憐人之列還在受憐之列亟須清楚勿自顛覆誤卻一生也

謝程山集卷之六目錄

南豐謝文海約齋著

孫修撰元孫

鳴謙鳴盛
本量量來孫
宗紹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吳熙儲
吳榮祖吳嘉善

編校

受業門人參訂

講義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謝程山集

卷六

艮卦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

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父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

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聖學章

謝程山集

卷六

二

謝程山集卷之六 講義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大過上兌下巽爲澤滅木之象澤居下木居上今澤反滅過乎木澤屬陰木屬陽陰又滅過乎陽其象大變故爲大過之時常人當此時每爲時所動非懼卽憂既有憂懼則必毀方易節依違俛仰思以彌縫其時而究歸於淪沒漂蕩良可哀也君子值此時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而已蓋當此時唯卓行絕識具足於己一切世情毫無磨狗舉世尙詭隨工夸詐我則一意眞誠自守舉世趨勢利逞威福我則一意恬淡自

謝程山集 卷六

居縱虐欲薰天而我挺然自如嘲譏盈耳而我陶然自得天下非之而不顧其不懼爲何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無悶爲何如如此者世俗羣驚以爲大過人之行而在君子自視但因此時行此事平平出之以盡此大過時之分位耳若自見以爲大過人之行則未免氣動神勞行止之間猶存色相於天則至當之中必有浮妄未除之弊於己豈遂无咎乎然君子之所以能如此者原非矯強鎮定由其胸有本領本領者何仁勇是也胸無一毫私欲之累始全其本來之仁胸無一毫私曲之撓始全其本來之勇仁勇充足內省不疚始能

不憂不懼學者不於本領中先致其功而欲不失身於大過時不其難已哉

謝程山集 卷六

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在地中土氣充養則生氣日滋由萌蘖以至於干霄蔽日皆分內事其間雖爲風雨所飄搖霜雪所剝落迨至春時依然榮茂何也以木根原具生氣本有干霄蔽日之理若能謹慎護養不使牧以牛羊伐以斧斤則勢不至干霄蔽日不止也君子觀於升之上坤下巽遂得爲學之法知人有此德原從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人人具足亦如木根在地具此生氣本有可以爲聖爲賢之理然聖賢累世不少果見者何故由人於此德不能慎其所以不能慎之故弊蓋有二

謝程山集

卷六

三

一曰怠心一曰躁心急則物欲乘之中守不堅躁則功利乘之急於求成二病竊發將向之所積者銷隕殆盡小且弗保安望高大耶此豈非人事不慎之所至耶使念慮之間果蘊若淵冰精神綿密工夫絲毫不肯放過如富家之積財一錢不妄用如農夫之惜穀一粒不輕棄慎之如此時年既久自不覺其已造聖賢之域矣陸象山先生曰涓流滴到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山此之謂也而吾原學者所以有二病之由一則是安於小而不敢希冀高大以高大爲天生聖賢之事自己得爲鄉里善人足矣小廉曲謹一步展擴不開一是妄

自高大而不甘於積小以爲我性分中自高大原不藉乎積累無翼而飛無足而走勇於自信不顧傾跌二者又往往各自以爲是互相指摘而由君子觀之一則不見本性之德體段原與聖賢無分若肯虛心強力研究學問變化氣質則生機勃發高大乃吾德性中本分事耳何苦自畫其限一則作識德性便自狂喜不知風氣之雜操習染之隔礙竭力以致其功尙恐不得眞實豈容一起直入勢不至墮落坑塹不止學者惟將升卦大象細心抽繹自見聖人於此原未嘗限人以高大亦未嘗遽許人以高大但人能具優裕強毅之心從

謝程山集

卷六

四

一言一動銖積寸累時而順適勿自足而起虛憍之念時而拂逆勿異難而生退縮之想小心翼翼終日乾乾由此程途逐日進步高大雖遠自有到期矣

艮卦解

儒者之學以至善爲歸至善者當止之所也夫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即至善之所在也學者絕去自私用智之病則目之所見心之所安惟此至善而已何至迷於所止既已止於至善則自私之念消而內不見有己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是也用智之習化則外不動於人而若弗見焉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也如此既以至善爲吾當止之所而止之則止惟其時而已善在止則從而止善在行則從而行一動一靜不違至善之時則其體之所存既已重厚篤實而其用之

謝程山集

卷六

五

所施自然昭著盛大於天壤之間蓋其大本大原從至善中而來其道光明有由然也此所謂良其止止其所之義也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其義何居蓋上下之間各盡其道不以私情相與如君之至善在於仁惟自盡其仁而止非爲欲臣之敬而仁也下此如臣之於敬父之於慈子之於孝皆爲自盡非爲欲君之敬欲子之孝欲父之慈而然也雖其感應之理自有不爽然出於有心即是私情即非各止其至善之道此艮象之大旨也而大象則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位者職分也職分所在即至善所在惟知盡其職分而毫無分外

之願是爲安止不遷大象之所謂位即彖傳之所謂時思不出其位則動靜不失其時時位無乖止義盡之矣故學者知以至善爲歸然後求止得其所如不明至善但以不擾於外物爲止則是告子之不動心而非孟子之不動心也程明道先生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蓋以禪教之所謂止與吾儒至善之止迥然殊途吾儒至善之止必格物致知以明至善之在誠意正心以踐至善之實勉勉循循於人倫日用之間以究至善之歸然後止可得而言也不知從事於此乃欲如禪者標其靜中所得試之動境不失以爲勝地以爲

謝程山集

卷六

六

極則質之黃而罷坐或爲點頭若仲尼之徒恐不之許也深味艮卦者自知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
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天下事當未發之際皆有幾以兆之然非君子不能知及其
顯著衆人始服君子之如神而不知君子之所以神惟在知
幾君子之所以知幾惟在有本其本何在則無欲而已人惟
有欲事上則有求於上所以必諂御下則有求於下所以必
瀆諂瀆存於中則得失眩於外雖其事已顯著猶且昏昧莫

謝程山集

卷六

七

辨矧幾在隱微之間乎君子心超物表其於上下之間惟知
有分之當盡不見有利之可趨神明之地一私不擾故之弗
動撓之弗屈是所謂介於石蓋靜莫如石重莫如石靜則非
物所能消重則不爲物遷不消不遷虛靈洞徹有時事在數
十年之後卽目前而預知之有時事關君國廟社之大卽一
言動而隱知之知在幾吉固吉也凶亦吉也蓋轉凶爲吉一
恃乎先幾之明幾後則勢已成勢則不可爲惟幾猶可爲故
曰吉之先見者也持危機於呼吸俄頃之際定變計於風雲
倏忽之間不俟終日猶寬辭也視彼盤錯艱險爭之於末流

殫竭智力僅能彌縫而猶恐決裂者其利鈍勞逸爲何如也
且君子知微矣而又知微之所以彰微如此彰亦如此知柔
矣而又知柔之所以剛柔如此剛亦如此顯末不爽毫釐弗
差其知如此自然有成無敗有福無禍大爲生民所倚賴是
乃所謂萬夫之望也豈倖而得乎夫易以不諂瀆而能知幾
中庸以至誠而能前知其理則一惟無欲故誠惟誠故無欲
故俱能知幾要之皆聖人事也然在學者處有身家之務出
有郡縣邦國之任必待精純到聖人境地方能知幾則事之
廢墜多矣惟於耳目口體之間恬淡以安之上下倫常之內

謝程山集

卷六

八

屈勉以盡之則此心神明白日見開悟加以窮理之功研究
經史一一校勘到自己所行爲之實事造就漸熟亦自有炯
然獨覺者在操縱自如神閒氣定身亨道泰理有固然矣如
不如此惟欲是縱則日用行藏如醉如夢事物之來無不棘
手徒爾怨咎曰此天之机我也愚亦甚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
哲聰作謀睿作聖

程子之學專主一敬誠得工夫要領矣予觀洪範所陳敬用
五事則敬又皆微諸實而非空懸其象且令爲學者卽今得
所持循收攝虛靈歸於天性之中而天德王道全體大用盡
在是矣學者竭一生精力畢聚於此恐尙未能滿此五事分
量也所謂貌言視聽思五者卽虞廷人心惟危之說也夫人
心虛靈一掬天理本自盎然充滿無缺然功不至聖人踐形

謝程山集

卷六

九

盡性只懸空求其虛靈未敢必其在天理不在人欲也其或
從天理或從人欲所爭只幾微之間故曰危也箕子爲武王
陳洪範雖本之大禹而其原實自虞廷十六字而申言之故
其曰恭曰從曰明曰聰曰睿卽道心惟微之旨然此五者本
是天性自然而不假安排造作何以又必言敬用蓋貌本
是恭恭是貌所固有之理惟人欲間之自不覺其惰慢故必
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恭言本是從從是言所固有之理惟
人欲間之則自不覺其鄙倍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從
視本是明明是視所固有之理惟人欲間之則不覺其昏昧

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明聽本是聰聰是聽所固有之
理惟人欲間之則自不覺其邪妄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
之聰思本是睿睿是思所固有之理惟人欲間之則自不覺
其迷惑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睿恭從明聰睿之天性
已盡貌言視聽思之形色已踐如此其誠矣乎誠則必形必
著必明其見於功用之間恭也無不整齊而作肅矣從也無
不文理而作乂矣明也無不剖析而作哲矣聰也無不周到
而作謀矣睿也無不造極而作聖矣至此則五事之分量方
充滿無缺然非一敬終不能臻此予所以舉畏天命一語爲

謝程山集

卷六

十

今日講學宗旨者於洪範之意尤相印合蓋天命卽恭從明
聰睿之統體也恭從明聰睿卽天命之散殊也畏須微諸五
事然後真實而非虛懸其象此吾儒所以與釋氏異也吾儒
有五事之物卽有五德之則若釋氏之偈曰在眼曰見在耳
曰聞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在鼻辨香在舌談論識者知是佛
性不識喚作精魂彼盡以虛靈知覺之心爲性至於物中之
則皆置而不論彼惟在心空吾儒惟事理實故彼畢竟是空
寂吾儒畢竟是惺惕所以畏天命一語與釋氏大別絲毫不
相混淆學者但貴實力操存實心體認於五事中克盡無違

則聖人踐形盡性之境可循久直臻而無他適矣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者聖學章

人爲萬物之靈只此一念而已心者氣之精爽惟人得此氣之精爽故靈於萬物只此寸掬之中大極於無際細入於無倫前乎千古後乎萬世近在跬步遠在千里一念便到一炤便徹其體本無限量其用原無阻滯雖是神明不測之物卻又最是變態不常之物使其由理義而發而得所養則可以至於堯舜若或由形骸而發而失所養則遂至達禽獸不遠

心之爲物如此學者欲學爲聖人又何必別尋要法故周子於太極圖說中示人操心之法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隨白注曰無欲故靜既又於聖學章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一卽靜靜卽一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如何得一便膠膠擾擾如何得靜此靜不是靜時之靜乃本體之靜卽感應煩劇此靜亦無不在靜則一矣一則靜矣既已靜一則有主矣程子曰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入當事物未感可以言靜便空空洞洞一物不累及是物已感可以言動便循理而發毫無所撓靜固靜也固一也動亦靜也亦一也人心

本自明通只因靜時不得虛便暗且塞暗塞既去則明通之全體自復人心亦本自公溥只因動時不得直便私且小私小既融則公溥之大用自顯明通公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又豈有他哉可嘆今人若說望做聖人自己反覺是妄想反將違禽獸不遠的事認作本分中物此無他總是爲欲所蔽鋼便不覺氣衰骨痠謂聖人爲天之不可階而升見前飲食男女浮名汚利一切耳目口體之奉渾身沉沒如何肯暫爾離異莫說無片刻清淨卽夢寐之中亦自是惡濁勞攘及至應事接物無有不從軀殼起見眞是一膜之外皆爲胡越語

謝程山集

卷六

十三

以聖學直視爲上古荒唐時事淪陷至此尙復何責惟是已知向學者於內境又不得明通外境又不得公溥所當自反自省者正自不容緩耳其病根所在大抵只爲此欲脫落不下故將此無限量無阻滯神明不測之物卒急不得見前卽今便要責之以周子之無欲乃撒手懸崖之事何處便討如此大勇不如用孟子寡欲之法漸減漸輕漸淡漸化洵得一分人欲便長得一分天理寬著程途密著腳步向進不已自有渙然冰釋之日然後知周子所謂明通公溥是自家屋裏事也雖然明通公溥境地固是一時不得湊手然肯做寡欲

工夫則靜虛動直光景亦時或憬然一露當此之時明通公溥便不期然而然有不可以言喻者但工夫未熟私欲不得全消此種滋味只可閒得一嘗而不能久居耳若爲學者漸嘗亦未能得便是全無工夫滿腔膠固幾於汨沒非奮勇拔濯痛自修省則蔽鋼斷不可得開本心斷不可得見尙何言學之有各宜反叩萬勿自欺

末後補寡欲一段令人有下手處與有功後學之玄

謝程山集

卷六

十四

謝程山集卷之七目錄

南豐謝文府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

鳴謙
本量
鳴篁
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饒拱辰

吳熙儲

編按

髻山

吳榮祖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十則

教條

會語

謝程山集

卷七

一

謝程山集卷之七

十則

教條

會語

程山十則

一辨喻以定志

人貴立志志一則氣從然未有器識鄙陋而能特然以聖

賢為志者故先須辨別所喻如見解意趣只在富貴功名

或辭章技藝或鄉黨自好則其志之所向不過成就富貴

功名而止辭章技藝而止鄉黨自好而止如此而欲求入

聖賢之門牆登其堂與豈可得乎故愚欲學者先於西銘

一篇細研實體捐去私吝識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寸心

謝程山集

卷七

一

耿耿有獨契而難以語人者則志之所之決不肯自安於

狹隘其光明俊偉之胸懷軒昂振迅之氣槩雖欲自異於

聖賢之徒不可得矣

一實踐以立基

日用下手不過當下一步放過不得躐等不得為學而舍

卻當下決無有入手處也如在家則孝父母友兄弟撫妻

子畜婢僕在外則料理世事應酬人情在館則親厚師友

教授生徒以至一切動靜語默見在所值皆屬當下一步

愚所編初學先言一書便是教人當下著力樣子不論成

人小子皆從此一一踐履過去方得成章方可上達如造大厦不先堅固基址則梁棟輪奐將無所施故凡見地遠大志願高邁者須急求實踐以立基址不墮罔念之狂一番厲以去習

爲學之義莫大於氣質習染惟自幼得嚴明父師爲之絕其萌芽正其機勢庶幾坦行無阻倘質已僻習已深雖看得義理燦然如一物在眼前只須拾取必且扞格沮禦如人陰掣其肘而不得自遂者於此稍一因仍則日甚一日久而相忘照人則明照已則昏勝人甚勇勝已甚怯豈不

謝程山集

卷七

二

可歎若夫具真見立真志之豪傑必能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力如先儒所云持志如心痛防過如猫等鼠者日漸月劇期於掃滌淨盡而後已決不肯自欺自怙苟且偷懦以了此生也至於人各一偏不能列舉平心細察必自了然

一堅苦以勵操

人生素位逆多順少而逆境之操尤難三代以下儔者類多不得志身處逆境皆視爲本分事知爲本分則安心寧耐固守不移一切援上陵下怨天尤人之意俱歸消融其

生平行已防範則如處女堅貞則如金石光明則杲日之麗中天潔清則秋月之映止水如此胸次有何順逆可分吾輩生多貧賤而拂亂時有於最難過處當勉思古人以自勵馴而至於安貧樂道斯可不愧儒者矣

一釋理以養心

人心不得所養則天理無所滋益而私欲日漸生長久之本心蔽昧將有必不可爲且必不肯爲之事忽隱忍爲之者此學者所當大懼

謝程山集

卷七

三

故先儒語錄當時加

思繹其析理之精發明五經四書之旨各有獨得而古人用力得力之處其甘苦滋味又最能引人著勝地時取而涵泳之則浸灌日深機趣日熟從理自順從欲自逆矣雖倥傯之中亦不可不暫假一晌以圖此活計也

一讀史以致用

二帝三王修己而天下治然兵農禮樂各有致用之方鮮內畧外非聖賢之學也故中庸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又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治天下亦非徒一修已可了經世之術濟變之方莫備於史讀史者須別其是非究其利弊通其時勢坐可言起可行方謂有用之學經曰安而后能慮汪云慮處事精詳不到能慮終算不得得止也

一勤講以精義

爲學固在自己已然孤而無輔終難課進昔聖人以學之不讲爲己憂不恥下問爲可諡蓋以天地間義理無窮聞見有限是非得失所爭在毫釐間而私意一蔽遂有莫能自

謝程山集

卷七

四

別者此非藉朋友問辨之力將何由得當故諸友無論朔望講會之期卽平時相對偶爾過從意中口中無非此學放舍不下必互相質証彼此剖析然後快心若相見之時止以寒溫套語及泛常閒事了之親厚者又不過家庭俗務一再籌畫而止則志氣悠忽工夫粗疎欲與之研究理路於幾微之介判決事機於疑似之間不可得矣

一簡事以專功

職分內事固當一一盡之使無遺闕此卽是學但務外喜事得已而不已則最爲妨功且令精神疲倦心氣粗浮不

惟於聖賢精微之言漸不相入卽辭令容止之間亦易流於塵俗論語曰居敬而行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人不能簡者皆由於利念名念及好氣之習不能自克是以無事輒有事小事成大事易事變難事一事生多事藕絲層疊迄歲不了反將分內學業荒疎廢置遷延既久恐一段初志俱汨沒矣惟敬以居心則克已有力內地既清外事自簡

一自反以平謗

君子自修惟務獨知不必人言是問然謗議之來正可自

謝程山集

卷七

五

考其中吾失者吾之師也急求改過以謝之其不中吾失者或不中吾此一事亦當深思精察平日必有致謗之由萬一在己無款亦可以防於未然作他山之石而爲委土之師若但知尤人不思自反則不惟學問無長進處而人益謗之若張的而招射者矣

一相規以有成

人有能虛受不能忠告者有能忠告不能虛受者均非也虛受者虛已從人不文過不好勝聽而能受受而能改固爲難矣然見友有過緘默隱忍坐視成敗此非關切之誠

有未至則善柔之氣不能自強也忠告者剛直不回懇款陳言如不容己夫豈易及但過在己躬友言見及則拂然色沮或爭辨自怙此豈友實無識其言悉不足采歟或亦好勝剛愎抑遏不下而吝於自反耳故忠告者貴虛受虛受者貴忠告二者循環不已相與有成則同堂中如五味調適而共烹八音和諧而合奏於以享賓降神敬無不將而誠無不格矣

已上十則皆古人恆言文海所未逮每用自勉因爲衍說以告同堂共相砥礪若徒託空言致美口耳則誠未

謝程山集

卷七

六

書之罪人矣

果有齋教條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今此道不明師範不立學者漫無統紀何所依歸宜乎人心之蔽昧風俗之淪喪也愚不自揣以陋才而攝師位兢兢隕越之羞輒陳八則草草規制稍因時宜而加利導至於興起絕學大闢斯道尙俟大賢特起振一世之聾瞶使斯民復睹禮樂之盛天憫蒼生當必有任之者跂足翹待余心皇皇矣

一自重

士爲四民之首若志但在衣食利養又何以別於農工商賈

謝程山集

卷七

七

夫農工商賈所謀不過衣食故竭盡一生智力僅獲一家溫飽其才者則充積贏餘得以滿慾自恣而已士果如是乎哉既謂之士則處有繼往開來之責出有經綸參贊之任士風振士習端則彝倫攸叙老安少懷生民躋仁壽之域士風不振士習不端則表率既壞衆庶何所隄防澆漓薄惡不至禍亂不止故士之責任實重關係實大與農工商賈孜孜於衣食利養閒者實大淵不侔今之學者豈不曰我獨讀書志在科名與彼攻力作較子母者豈可同日而語殊不知認此士字不真則科名到手溫飽是計囊橐既充滿恣自恣不過農

工商賈之才且黠者耳吾不解其所謂士者何在也王子塾問孟子曰士何事對曰何志夫惟何志乃知自重學者宜時時勿忘此意不爾則自暴自棄而已暴棄之徒夫復何望

一謹儀

威儀所以定命古人於此卜吉凶夫學者既知自重則是大本已立志有所歸矣倘於辭氣容貌之間依然輕浮躁率則外情而內不固精神何由得振德性何由得定自今一切起居行立俱當莊敬自持恬靜自攝丁足恭重腰背竦直言辭謙和而明助進退齋遯而雍容羣居獨處不少放逸則志自清明體自強固進德修業當日新而無已也

謝程山集

卷七

八

一稽古

夫爲學而不稽古則道理無由啟發性情何以涵養雖甚靈明然孤危而無藉卽上智難以有成且義理之悅心古人不過先獲耳非盡待古人贈我也但展卷之際一字一句切身體會奮然而興慙然而恥怡然而悅油然而得識得我註六經六經註我之旨然後爲真讀書人也倘辭章而已耳記誦而已耳則所謂買椟還珠卽博覽如張茂先亦與不識一字之凡夫無甚遠也虛費光陰大爲可惜

一正文

道之顯者謂之文凡日用開一動一靜敷道而出者俱文也而言辭則尤敷道而行遠者耳故夫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知敷道行遠之義則知文矣六經之在宇宙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一日不息萬古常新豈無本而能然哉苟能將五經四子之書一一反躬有得則見之筆墨閒者如開自己庫藏運自己貲財自然真切博奧可以見諸實事可以垂世不朽與傍人門戶拾人唾餘者眞僞較若刻眉不此之務而徒於字句之間事剽竊工粧綴以圖揜時目竊科名縱或

謝程山集

卷七

九

一慎交

少年志未堅定識尙闇昧最不宜與匪人作緣匪人之損人性情移人志氣不待深交卽立談閒神明之地卽隱隱爲其所襲正氣滅邪念萌其爲禍不可言述或長人貪根或助人忿氣或誘人機詐或逢人淫惡或離閒人骨肉或喪敗人身家一墮其術任爾神智大勇未有不爲其所傷害者學者欲善自全直須如毒蛇猛獸一望見之走避不服則庶乎可以

自免矣此種苦惡滋味余閱歷已深勿謂余言之過當也

一簡出

凡技藝之家馳大名垂後世者莫不竭一生之精力以徇之而況業在德行事屬經濟而可以泛泛悠悠一作一輟之學以冀其成就乎古人於學或遠遊或閉關不顧官骸之欲忘生死危困以求之今不踰鄉井無跋涉之苦有園林之樂而復用志不專因循玩愒真所謂淺根劣器不堪琢磨之棄物矣且紛華靡麗最易中人加之舊習既深是以新染易入數旬之靜攝偶值一日之宴遊即將靜攝所得者傾囊倒囊而謝程山集

卷七

十

去矣以顏子上智之資猶且視聽言動不敢一蹈非禮今學者乃出入市廛俗惡鄙穢毫不自加矜持一任耳目之欲保內地不搖學問之堅固此必不得之數也設或機與流動於月夕花陰山光水色之中偕二三知友煮茗談心亦自有無窮樂境何必逐逐街衢抗塵容而走俗狀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然後爲樂也哉今與諸生約自省親及家務不容已者外不得數歸以妨正業

一習淡

先輩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夫人品之所以壞皆緣奢欲

無度財用不給不得不苟取以饜之殆至沉溺難割於是以

昂藏丈夫化而爲污穢之小人供人唾罵古人身居顯位尙且有食不兼味臥無重褥者豈故爲是不近人情矜刻自處以邀清節之譽特以穢郁中最易昏人志氣不如是忍苦耐寂則骨力不堅神氣不振不足以有爲耳諸君子不欲有爲則已如果欲自見面目則當力屏嗜欲從此日習自知淡泊中滋味更長也今齋中晨午二餐止許一菜夜一餐止許蔬果文會日午餐添肉一品夜設酒一瓶小碟四二葷二果於此而外求多是謂饕徒於此而內加計算是謂鄙夫饕徒鄙謝程山集

卷七

十一

夫均非果育齋中物也

白同堂諸友語

文游自有知以來未聞吾豐有從事於聖賢之學者即求之前輩文章之士代不乏人至道德之英惟大經李先生稱焉然當時競以迂拘笑之肆爲浮言以相謗毀非廣成侯公特爲表章幾於不傳益人心沈痼不知吾儒分中有此不容已之事今不意諸君子卓然超異肯相與從事於此文游亦何幸得與於講席之末此誠千古一時也文游敢不刻自洗滌以承諸君子之教然文游每深思過慮竊歎此道於此時有三大難自非豪傑之士不能無阻焉其一在詞章功利之習

謝程山集

卷七

十三

久已浸淫於人之心髓父兄以是爲教子弟以是爲率朋友以是爲勸妻孥僮僕以是爲榮辱身之所習惟此口之所談惟此耳目之所見聞惟此天壤之間自詞章功利而外別無所謂學矣於此而忽特然以性命道德爲己事雖其天誘之聽良心所不容已然而厚薰積染已成極重難反之勢恐不待他人之沮卽閉居自問必有護痛難割之情變常好異之慮以車薪之舊習而欲熄之以杯水之悔悟難乎否也而又

有爲之崇者淫朋狎黨是也蓋其平居以紛華靡麗相誇逞以風流意氣相投合以逸遊宴樂相附和以聰雋技藝相娛

樂愛踰兄弟情深膠漆已非一朝夕之故今一旦欲作道學

中人其閉門獨對倍加奮發時亦有之但一或故人呼引不待其嘲謔自口而羞慙已自不遑矣稍焉誘勸以浮辭欣動以故物縱心知其非情柔而軟又不得不阿徇之旣與游處則未遠之熟習取之若固有矣萌蘖幾何何以勝此牛羊之牧回視正學安得而不沮畏是又一難也此則順之以所好更有折之以所惡者喜同而惡異樂毀而忌成以仁義爲不祥以談性命爲不經人情大抵如是今忽見有從事者其非毀刺譏勢所必至况學者從前品行亦未必盡滿人意驟爾

謝程山集

卷七

十三

更新彼焉得不疑其僞加之正學親切之難舊習漏洩之易當其刻毒專伺之目羅織憎吠之口於是而得迂腐狂慙之稱又將何辭以免雖然三難者亦祇足爲意興從學託名向道之人難耳倘真志一立則良知乃吾固有之物真誠惻怛自不容已卽刀鋸鼎鑊在前且視之若無物曾何詞章功利淫朋狎黨非毀譏刺之足難也哉至於偏梟僻習諸君子良知獨昭豈能自昧又豈能自容願諸君子無負此千古一時人人以豪傑自待必爲聖人而後已程子云育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夫聖人乃性分中具足之事焉有學

而不至者哉在努力而已文海雖驚楚亦焉敢自甘暴棄每深切自省誠恐僅知其說而未必得其實徒銳於始而不保其終用是惴惴憂憤不寧則鞭策之助警勉之益於諸君子不無厚望

戊子會語

陽明先生專舉真誠惻怛四字示人是眞良知之眞面目吾人日用應酬非此真機自主則私意潛移密制昏擾如醉無論事君處友仁民愛物動靜語默之間種種不情卽事親從兄其不堪問之清夜平日者多矣會中諸友試思一日之間

謝程山集

卷七

十四

自早至夜有幾念與真誠惻怛相應否卽私意糾纏急當深省痛自鞭策保得一時生機卽是一時完人久之私意淨盡自充塞天地貫通古今且吾人本體原自如此非待我去擴充所以云擴充者亦爲私意隔礙不得不蕩滌耳後人說學不求之玄妙則失之支離今觀陽明先生生平踐履何如解悟何如泰山喬嶽有目者皆知景仰而其所自得與誨人者乃惟此真誠惻怛何等平實何等真切不此之信而徒寶其玄妙戀其支離縈絆一生到老亦終與陷於私欲不能自拔者同一可憐惜而已諸友倘有玄妙支離之弊願勤自洗滌

同心向真誠惻怛上用功如無此弊於真誠惻怛上信得及者益加策勵日用間惟祈與此四字相應勿墮悠悠支吾時日學至我輩若非時刻奮勵則期望兩會吾恐漸成虛文祇益戲論反之講學初志漸失本旨豈但貽羞取誚其自顧面目可憎當更甚矣文海書此不勝惶悚

壬辰會語

正學不明儒統無屬士之有志者其病大抵有二一則專向事功漸失本原流爲功利一則專探心境漸棄事物流入空寂入功利者在不知經綸宰制皆此心之妙用必此心廓然

謝程山集

卷七

十五

大公無纖毫私欲之累真誠惻怛天機盎然然後形之於事爲經權常變條理節目一一當乎人情合乎天理可爲天下後世法不爾卽有奇勲偉績亦不過一時氣魄意興所得如無源之水有不立涸者乎其流入空寂者在不知無思無爲無聲無臭之本體卽在日用常行之中離乎時行物生無所謂天離乎人情物理無所謂性寂然不動與感而遂通原不分兩時兩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中庸言之何等透露體用一源顯微無閒程子疏之何等明快倘必以反觀內照別有一虛寂曠朗之體與日用事物無與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後天必進一步討求先天則徒幻妄耳夫吾之所以欲明此心體原欲日用孝慈之不昧惻隱羞惡之不爽耳今既云明得心體而乃有妨於孝慈妨於惻隱羞惡於人倫日用閒無纖毫益則明此何用毋乃其所謂體者非心體乎蓋二者之病一在不知事爲心之事一在不知心爲事之心試讀南軒學論說心則不遺事說事則不遺心此是堯舜以來吾儒相傳正路容不得一毫貪外之習一毫趨內之見有志於學者惟依此爲宗庶不至墮於一偏入門一差終身行之愈趨愈遠孤負初心徒增歉悼耳吾黨慎之

謝程山集

卷七

十

乙巳會語

此學自程子舉一敬字來與學者爲主凡程朱之門無不從此而入明儒自薛敬軒外雖宗程朱者未嘗乏人然分門別戶相非相勝令人淆亂莫辨陳白沙以靜中養出端倪爲宗湛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王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李見羅以修身爲宗而王氏之學徒雖共宗良知所得又復各有其說純疵互見蓋有難以言無弊者獨羅整菴力辨異端之非純乎程朱之學而時當王門大盛無人能宗其道東林顧

陽出雖未見其全事主敬然立說大抵不謬於宋儒於

門則節其長攻其短以小心二字爲宗旨是仍不失主敬之意要之各就其所見以立言均非無得而云然也今日程山宗旨又於論語中畏天命一語似有獨契故爾津津不置蓋天命是道之大原人見夫子五十方知便說此是何等精妙何等隱微初學豈能逮及殊不知精妙隱微固是天命淺近粗顯無非天命原非兩層特在人知與不知耳不然夫子何故責小人不知不知卽爲小人若曰初學可緩豈小人亦可暫爲乎譬如一粒穀種既落泥中發而爲苗爲穗爲花爲實種雖不見然苗卽此種也穗卽此種也花與實俱此種也人

謝程山集

卷七

十七

見以爲全禾一秉吾見只是穀種一粒由是觀之則吾人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無時無處不是天命而且充塞天地貫徹古今雖欲逃出亦無從而出雖欲入內亦無從而入子思子所謂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夫子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眞善論天命者古人見得此理親切故無事不稱天以臨之一部尙書一部詩在在稱天稱上帝如孩提之呼爺娘開口便是必如此方是真畏然所以必須用畏者蓋爲人心善於自私善於用智謂天甚高謂上帝甚遠今且就便故爾違犯天命自戕自賊自取殃咎只是欠此一畏

若果知畏則此警歎呼吸日用常行之間一一有所秉承不敢粗心大膽自私用智存誠既久工夫純熟人與天命合而爲一便於夫子五十時境界自不遠矣人生不到此境界亦終有負於天命有愧於聖賢也或曰聖賢何語不可用何必專倚此語不知詩三百夫子諒之以思無邪則畏天命一言於聖賢言語獨不足以相該乎觀中庸首章及西銘一篇俱是爲學綱領然細玩之都在畏天命三字中卽宋儒宗旨關聚到一敬字上敬亦非可空言也言天命則敬有着落合下有箇歸宿尤爲切要也前會舉涇陽先生云學者就一言半

謝程山集

卷七

十八

語上有箇領會處便把來做箇根基就此體察就此培養就此持循就此擴充到得究竟千條萬緒都在這裏更無滲漏又云這箇是自家真性命須凝聚精神時時觀着在在守着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紜的自會定貼遇情欲粘滯只提起這箇那粘帶的自會擺脫東林此段叮嚀便是扼吭撫背之法今但將畏天命一語用此法做去一日有一日之效一月有一月之效肯辦至誠不相賺也

壬子會語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可方禹稷桐城陳默公先生

訪道來程山贈此二語於吾堂覺極高明極廣大以吾按之亦極精微極中庸人但知景公之富誰知西山二餓夫可以駕而上之人但知禹稷功業之大誰知箪瓢陋巷中一學者可以與之相配蓋景公之富者其見因陋於誇禹稷功業之大者其識亦隘自夫子舉景公夷齊相較使人特然高明孟子舉禹稷顏子並論使人擴然廣大歎公又將兩章合而言之覺孔孟習見之語煥然精彩使人頓然忘其爲陋爲隘而卽於高明廣大豈不大快然得此而氣象恃此而心粗必設身想及夷齊忍餓時是如何忍法顏子樂貧時是如何樂

謝程山集

卷七

十九

法反身易地實體刻思如使奇窮到我果然挺然不懼否亦能脫然無累否如果挺然不懼脫然無累則豈但俗富貴不足亂其胸次卽大功業亦直如浮雲過太虛不足以自動其心如此乃爲有當於精微然挺然不懼脫然無累當知此亦吾性地中本分事耳非是矜心作意故爲驚世駭俗也卽他人見以爲極高明極廣大而在己則一片渾然恬淡而已如此其庶幾爲中庸乎有志之士不具此見則氣不豪氣不豪則無以爲希聖希賢之地既用工力又加以消融則自必心細倘心不細則固念之狂又恐終於無成吾輩今日盡坐困

乏亟宜於此中求真氣節真道德不專恃夫虛見虛氣糠粃
景公項背禹稷也必一己之躬歷盡酸楚忍過盤錯到不憂
不懼泰然履坦時始可與夷齊顏子並行千古如此體驗始
知魯公贈語不是獎許亦不是寬慰乃深鞭痛策也榜於楹
間觸目愼思時時警勉庶不負此忠告

謝程山集

卷七

二十

謝程山集卷之八目錄

南豐謝文府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鳴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吳熙儲榮編校

壽山 受業門人參訂 吳榮祖吳嘉善

論說

禪根論

紀侯大去其國論

謝程山集

卷八

一

識仁說辨

不書卽位辨

誠說上

誠說下

舜典恤刑說

謝程山集卷之八 論說

禪根論

吾觀佛者之言曰釋迦爲大事因緣慈悲度世其所謂大事因緣者死生是也嗟乎死生而可度則彼佛何以不至今存也而以無生爲教則彼既空其生死又何有於人之生死乎世之所以惑者由其私念拘牽欲惡沈溺昧其公理真機以自累其身於是釋氏得假以最上法學無生道以愚惑人而人遂妄信其說之可以超死生脫輪迴還其身於一空蓋譬諸昏昧者之孤行失道目迷神惘方悵悵然皇皇然懼其墮謝程山集 卷八 一

於塵阱而死也忽有人投之以美食誘之入別徑因而貨之異域而亦不悟噫嘻豈不大可哀也夫夫吾儒之道行者則必先詢道里之次第歧正自然舉足康莊坦蕩優游而歸於其室且彼惟其纏固於私欲喪失其公理真機日以死生輪迴爲懼疑其身之重累避之無可避也捨之無可捨也空之無可空也於此而忽聞有頓超頓悟頓空之教可以置其身成佛作祖安得不絕情禁欲以學之又安得不棄父母離妻子而甘心絕情禁欲以學之乎嗚呼此滅倫絕類之教之所由興也嗚呼夫惟不明生死之道而遂爲空生死之說所惑

以至於此不知生死爲天地之公理造化之真機何用超之脫之空之爲哉且人亦誰能空之脫之超之夫陰陽感而萬物茁情欲通而精氣會生生之理鼓鑄之機有不得不然而然者人既幸有此身惟宜愛此身之從生與身之所由成身之所與配身之所同生身之所與交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其所不容已一人如是人如是往古來今之人皆如是而曾無一人之不如是者至於身死則公理真機之盡耳陰陽之氣有凝聚必有解散雖所聚之氣有多寡偏全清濁堅脆之不同因之智愚剛柔修短延促之各異要亦二氣之理之機所必然夫亦何足以繫吾心或曰人死卽死耳何以有游魂之說今夫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矣從其未分而言之爲一太極已分而言之則爲陰陽從太極以至陰陽從一以至萬從無以至有從微以至顯從小以至大從不可見以至可見其間漸形漸現漸張漸著其聚爲是物也是可見者也而不可見與至不可見者必具備而後有原有委有本有末其盡也可見之氣盡也而不可見之氣或有不與之俱盡者譬之聲之有音花之有香聲叩而有也叩可見者也乃叩息矣而音尚裊裊而如接花

謝程山集

卷八

二

木之所發也發可見者也乃花摘矣而香尚馥馥而如襲是故蜂之大者音彌長花之盛者芬乃遠人之有游魂也亦猶是也是精氣之餘也是亦二氣之所凝聚而爲體也故張子以二氣之良能爲鬼神朱子以爲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鬼神之靈日摩蕩於乾坤之內無日不造無日不化誰能逃此洪爐之鼓鑄哉聲不能禁之使無音花不能禁之使無香人不能禁之使無死死不能禁之使無游魂此天地公理眞機所不容息者如之何而能超而脫之還之於空也故聖賢忠孝節義之士得氣之精死而不死其下者冤憤莫伸凝迷

謝程山集 卷八 三

莫覺爲厲爲祟亦一念之未化可知二氣之未盡不以君子而必無不以小人而必有第君子雖有而不爲累小人則或流於虐而久之終同歸於化也今夫草化而爲螢爵化而爲蛤龜化而爲蛇螟蛉化而爲螺贏不待其死而以魂化而且生而以形化蓋化者陰陽鼓鑄之妙也天地之生物太極爲性陰陽爲體則性與體天地皆公以與之而爲聚爲散爲聚散之久速此亦自然而不得不然者奚必喜散而惡聚喜散之速而惡聚之久乎且聚亦聚於陰陽太極之中散亦散於太極陰陽之內太極陰陽不能一日不造則不能一日不聚

不能一日不化則不能一日不散世雖有無窮之聚散而總歸之太極陰陽之中彼佛之死而還之空其能空之於太極陰陽外耶而太極陰陽之生物又豈能因彼教而別用一太極陰陽以爲之性之體耶噫生死之爲天地公理造化眞機其亦顯然衆見矣人固無用超無用脫無用空也且又誰能超脫而空之於兩間之外則超死生脫輪迴與還空之爲釋氏謬說又豈不顯然衆見也哉儒者學聖人之道奈何尙不知生死爲天地之公理造化之眞機而游移馳逐於其呬理逆機之教乎吾惟灼然不惑而於此公理眞機爲所當爲盡

謝程山集 卷八 四

所當盡而不使彼邪說毫末閒雜於中而後學爲正學道爲正道夫白堯舜禹湯以至孔子孟子其間君臣交儆師友切磋惟在人心道心子臣弟友人倫德性之閒絕未聞有超脫還空之語自漢時佛氏竄入吾中土乃持此說以誘人於迷途貨之異域而人亦遂甘心爲其誘而貨之歷今千餘年踵相效尤如癘瘵之中於膏肓遞相傳染而不可救藥雖其開大智大勇卓然知此正而彼邪欲扶而抑之以正人心者未嘗無人而要於此受病之根終未能了然毅然拔而出之斷而絕之猶曰我將以我道還空何必彼道則彼釋氏之徒必

將曰汝道未能還空必遵我之道而後可夫豈知執一還空之說已是彼道之根深錮於吾心久且終爲其誘而貨之矣又安能以彼排彼也惟明乎生死爲天地之公理有生有死爲造化之真機無用超之脫之空之則凡世之棄父母離妻子舍所當務而悉心學佛以生死爲大事者不亦可以翻然悔悟也哉若夫功德懺悔福利果報之說先儒辨之已詳卽彼教談上乘禪亦所不道故不具論而論其禪之爲病根者以爲高明之誠

歲己丑初講學傳子同人卽作是論其大體規模亦得吾

謝程山集

卷八

五

儒正理但其文奇幻過楞嚴非儒者氣象而辨之亦太急務爲安頓有強探力索之狀而鮮寬舒融釋之懷因陶鎔其意而成是篇今越十數載反復觀玩重加校勘適髻山宋子未有來訪程山舉以就正極意欣賞頗信所見之不差傳子見解超卓膽力俱到實吾儕所罕匹惜其墓木已拱而不得長爲吾道干城也噫乙巳夏五約齋自記宋未有曰公理真機吾人所以爲人卽吾道所以爲道彼滅其理絕其機而自謂還空不知空向何處先生謂其不能空之於太極陰陽之外真是拔其根而斬之千秋道脈

端賴斯文而永存

魏叔子曰釋爲吾儒大蠹辨之者每傷激烈究於其根源未能剔搜盡淨讀斯文何其平易而幽隱之畢燭也所以學貴識高尤貴養醇

門人甘京曰同人每講學必力闢禪宗所以爲吾輩樹之防者意甚摯而文苦於期期難達得先生暢言之斬荆棘揮利斧心目閒頓然開爽

門人黃采曰儒禪之辨最是爲學第一關頭前儒未嘗不極力分判然見地未清又欲以奇奧角勝猶以墨洗墨有

謝程山集

卷八

六

相著而黑耳惟就人所明向易曉處平實指點則不攻自破而禪根更無可萌蘖

後學張伯行曰至淺至近至平至易卻自漢以來未有說得如此雪亮如此精析者學人熟此則入手歸宿自然不墮於旁門外道

後學葉新曰西銘而後僅見此篇所謂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紀侯大夫其國論

春秋書紀侯大夫其國公羊子曰大夫者齊滅之易爲不言齊滅之爲齊襄譁而賢之也齊襄將復讐於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鍾氏曰襄公所難者此耳予以爲此仁至義盡之念雖賢者猶難之齊襄豈其人哉夫讐在祖宗數百年之前則痛之而親在手足則亂之以殺其正乎爲夫婦之人人情殊絕至於此乎雖人性不滅惡極之人未嘗無一念之仁然亦乍發而止耳求其真切堅忍見之事業則斷有所不能也夫祭始祖而推祭始祖所自出之祖聖人

謝程山集

卷八

七

猶以爲非仁孝誠敬之極不及此何者以其遠也遠則情無由發今以九世之讐而能哀痛迫切亡其身以圖報其爲仁孝較之制禘者之念不更爲難乎聖賢所猶難之事而乃得之無異禽獸之人豈其然哉蓋齊襄不過欺紀之弱小可滅而滅之耳然滅國大罪而經不書其說何居吾以爲既書紀侯去國則滅國者之罪不書自著此變例也公羊子求其說而不得見其上世有紀齊相構之事遂推其故而云然耳然則九世之讐可釋乎曰不可公羊子以爲雖百世不可釋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一體其說是也然柯之盟魯及

齊平而胡子引敵怨敵惠不在後嗣之說以爲魯莊於齊襄當復於齊桓當釋則又何也予以爲胡子之言勢也非天理之至也魯莊之父見殺於齊襄襄公雖死而魯莊之讐未復雖敵子敵孫皆吾讐之子讐之孫也吾又何暇問其祖父有罪而子孫無罪乎父子祖孫一體祖父有罪子孫償之亦其分也彼復讐者身未及復賁恨以歿子念父賁恨以歿則不忍不爲父雪恨或又不能復賁恨以歿孫念祖賁恨以歿又念父之賁恨以歿其不忍不爲祖父雪恨者情也仁孝也所懼者世漸遠仁孝漸衰耳若夫讐未復敵人速死而以爲當

謝程山集

卷八

八

釋則先君之怨將何時而灑乎胡子特見齊桓合諸侯安中國尊周攘夷霸業將成其國日盛恐魯莊修怨怒鄰反爲宗社危遂以其釋怨爲是故曰此成敗之勢而非天理之至也天理之至不以敵之強大而懼不以己之弱小而忘故復讐者見敵可乘則乘之敵未可乘則內以安民修政進賢用能外以卑躬戢翼奉職和鄰專心一志以伺敵人之便夫勢亦何常之有敵雖強大安知其不弱小已雖弱小安知其不強大且齊桓諸侯也魯莊亦諸侯也齊桓可以振拔有爲魯莊獨奈何不可也不責魯莊之不能強爲善而取其見幾釋怨

謂有當於天理豈得爲然哉予又考穀梁子之說曰大去者不違一人之辭言民從者四年而後畢鍾氏以爲何異遷岐胡子則曰紀侯去國日以微滅何太王之可擬後之讀者其將何從且國君死社稷義也自度有興王之德不忍以養人者害人則去亦仁也世能如太王者幾人寧死社稷爲不失義耳胡子曰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夫以不爭而去爲可與者正以其能存耳去而不存則是輕去其國棄天子之士疆絕先祖之祭祀爲天子先祖之罪人矣其去也尙可與乎公穀之不同如此而胡子則又自成其說予謂

謝程山集

卷八

九

讀春秋者貴於裁理尤貴於闕疑強所疑以就理雖其說之似而終非聖人大中至正之理故理之未安者闕疑爲是

彭躬庵曰齊襄本禽獸無異之人而以復九世之讐爲之

歸美自是公羊穿鑿辨析處精確不磨末段責紀侯尤辭

嚴義正

邱慢廬曰讀書不能裁理則是非莫辨不能闕疑則真偽

莫釋讀春秋不得此意則三傳紛紜有終身昧昧而已

魏伯子曰其義確其辭堅以密

門人甘京曰曾文定文章根據經典故質厚斯文蘊蓄渾

渾似之而說理更暢豈不及文定處卽在是乎

謝程山集

卷八

十

識仁說辨

聖人之教曰克己曰恭曰敬曰忠恕曰訥言無非示我以存心之法夫心存則理得而仁體已具又何待言識哉而程子獨曰學者先須識仁何也蓋異端邪說充塞於天下學者不先端其識雖背馳於堯舜之道猶自以爲仁在是是豈非識之先誤乎故必端其識知所往然後從事如正鵠之在目如驪龍之抱珠此程門明誠並進之法也後儒浸淫於異端竟有卽其識仁之說以附和於頓悟之禪不深求程子意旨之所在語脈之所安惟妄立一說強先儒以就已亦可慨甚矣

謝程山集

卷八

十一

釋氏之頓悟原不假夫知解但盲參日久忽爾脫落方謂頓悟今程子已明示人曰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訂頑意思備言此體其說何啻指掌此與頓悟之法秘密不露待人自覺者迥然殊矣吾嘗由其訂頑意思爲之實體諸已自覺惻怛相關之意盎然而不容已卽仁也於此識之卽識仁也禪之頓悟此何涉而可以附和平禪之所悟者心也儒之所識者性也何謂心覺是也意者覺之用也以意爲覺是逐於用而迷體也人之念慮流轉不窮皆意識爲用故釋氏必意識不行猝然而覺孤露無對方爲悟境此非窒塞

其思如槁木死灰不得唐宋以來諸善知識之所撰述大都不外此意可取而證也今夫仁爲天地生物之心在人爲性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仁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心與仁原不能無分然仁皆自意中而出意之肫然藹然貫通宇宙卽仁機之來復意之膠固已私觸處障礙卽仁體之昏昧孟子每舉乍見時之怵惕惻隱孩提時之愛親敬長此卽肫然藹然貫通宇宙無一絲障礙者不特此也凡人日用行止之間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當其欺隱悉滌眞摯獨呈之際皆仁也自非斬喪至極誰無此念之發見所惜發而不識識而不能存

謝程山集

卷八

十二

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張子西銘既發其蘊程子復示人以此蓋已不俟追索於杳冥枯寂之鄉而後有所領會也其曰識而又歸之於存其與頓悟之禪如黑白之異色薰蕕之異臭也豈不顯然朱子曰仁未嘗離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由此觀之覺者空相也仁者實理也所識之物既弗同而求識之法又豈能同乎程子懼後學之迷於異端故囑人以識仁而誰知學者卽援頓悟以附和其識仁之說噫學術之壞也乃一至於此乎學者苟不取其說而虛平繹之予不忍程子之見誣也於是乎辨

邱而康曰禪者援儒以助其說由彼邪而我正不得不援以爲掩飾獨怪吾儒讀聖賢書必欲附和其說以流毒于人心誠不知其是何肺腸如此識仁之訓與彼頓悟何涉而必強爲附合此而不辨更有何者當辨然世間能如先生之出言而無愧辭者幾人則舍先生又誰爲可辨者門人封洛曰溯源竟委令彼附和者無處滲流程學得此益光明皎潔矣

不書卽位辨

魯十二公隱莊閔僖不書卽位桓宣文成襄昭定哀書卽位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與其爲君也諸君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旣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旣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卽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卽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卽位也自程子後楊氏呂氏胡氏諸儒皆宗其說而不變然予竊有疑焉蓋以春秋尊

王之書也諸儒立說亦欲尊王以王命與先君之命較則王命尤重且夫有王命則以大義而赦小罪雖無先君之命亦當得書無王命雖以先君之命亦不當書今文成襄昭哀無王命矣有先君之命卽得書則是以小義赦大罪豈其然乎且無王命有先君之命則可以得書無先君之命則決不得書是書與不書皆決於先君之命矣尊王之義安在乎予意孔子於卽位之書與不書原不係大請命於王與否蓋以請命於王亦未有故典可據楊氏引康王之誥爲證謂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卽位之禮也以天子之

事攷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是歟此亦不過以天子之事推之未嘗有諸侯請命卽位之實事也既無其典則孔子亦不以此責之故惟以先君之命之有與否爲書與不書之故文成襄昭哀有先君之命者也故得書隱莊閔僖無先君之命者也故不得書然隱無先君之命者以惠公之存未立爲世子將歿又無遺命其罪在於惠公國不可以無君隱又焉得以無父命而不立桓公暴死於齊莊安得而受遺命子般弑矣閔爲弑者所立閔幼立二年而復見弑僖繼立又安所得遺命而承之則四君之內不承命於先君乃所遇之

謝程山集 卷八 十五

變非四君之罪也其不書卽位者亦非罪之蓋體其宜有不忍卽位之意而不書耳若夫桓弑君而立罪不待言宣託弑賊而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有幸位之意故書其自卽位以著其忍蓋罪之此又變例也至於書與不書之故不係乎王命其或然耶然穎氏又曰唐藩鎮有不請命自立者遇憲宗裴度則討平之况先王之世乎此又不然春秋諸侯在初封之日卽以地與之原許其世及唐藩鎮流官耳爲天子守土而遂敢據爲已有安得不討此豈可爲不請王命之證耶不請王命之說其義固大其詞固正故自程子倡之而諸儒不

敢異但以實事按之未見其平而確讀春秋而必推之使高恐亦失其本旨予終以文成襄昭哀五公之無王命與諸公同惟以得先君之命而書則是先君之命反尊於王命是欲尊王而反卑王也故有是疑

彭躬庵曰讀春秋而必推之使高自來學者通病約齋先生據事以定論方於聖人本旨不謬眞爲善傳經者矣魏冰叔曰剔決數百世疑義使聖人作春秋之意朗然復見於今有功經學不小

門人甘京曰吾師極尊信程子此獨探先聖之隱以析其

謝程山集 卷八

十六

疑辨之正所以尊之也善讀書者自領之

後學譚應昌曰此與識仁說俱爲程子而發一則爲之辨誣一則正其失中虛平持斷總是爲道理起見絕無黨同伐異之心前儒門戶自立視先生兩辨能無爽然自愧乎學貴有識尤貴和衷

誠說上

爲學之道豈別有秘要哉實理實心而已實理者何誠是也實心者何誠之是也惟聖人心與理融而爲一則謂之至誠而學者每疑誠之爲道爲甚遠不知誠固人人所自有吾觀今人欲習流博習辭章習醫卜算數習天文地理一技一能皆知其實心以求必達何獨於學欲化其氣質之偏滌其習染之蔽以復還生人之實理而乃半就半去以赴之若合若離以趨之及其無成則曰天之限我聖賢之不可學也嗚呼是果至誠之難於學而至然耶夫人之心至虛至靈舉天地謝程山集 卷八 十七

外悠忽支吾於早夜之閒迹似爲學而神明之地反而自叩其不異於流俗者幾何哉蓋不誠之爲禍烈矣然斯人而遽目之爲僞與姦彼亦有所不甘蓋其心非不知理之當從欲之當違特起於一念不決遂至因歧而妄始則欲去欲就理而憚於力繼且遷延日久欲日益熾而理日益消終將決防潰隄與小人同歸而有所不暇顧至是而欲辭姦僞之目也雖善爲解者亦有所不能豈不哀哉陽明子每教人立必爲聖人之志程子以聖人爲必可學而已必欲學而至學者如知姦僞之可差安得不以聖人之學爲歸聖人之學惟遏絕歧妄之私念而反之於誠其實心以求實理一念專決萬欲俱隕如此而飲食夢寐如此而造次顛沛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獨往獨來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朱子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不誠之故古聖賢皆身經得喪於其閒而後著之書以立教豈有欺乎奈何有志爲學而甘浮沈於姦僞之中而不知反之於誠也宋未有曰釋教亦以遏絕歧妄爲功然不知歸之於實理此釋之所以爲釋也篇中發誠之義語語皆歸實著不使外道得以假借由平素辨析至精故措語總堪銘座

彭中叔曰此亦先生身經得喪其開始能道痛癢極其至
真誠處恰中病竅

門人曾曰都曰誠不誠始則人不知而己獨知久則卒無
不共知一日之內私心萬起萬滅捧讀之下背如芒刺敢
不刻刻反觀求諸實理以養此生機

門人阮天植曰或疑不誠者多未嘗盡是姦偽不知庸常
之人無事功可驗雖幸免其名究之我自問所學何事乃
以幸免自宥乎思之思之不誠何以爲人

誠說下

或曰實心之未具乃實理之未知故耳子不責人之未明而
遽責人以未誠則於自明誠之訓得無違乎予曰明以求誠
固也然士生今日規模具於聖賢義理昭於簡策非誠以求
明則所謂明者乃聞見之知雖知之於誠何補乎夫誠之爲
說本於舜典徵於大易會極於中庸而周子程子諸儒又遞
詳之誠之義幾無遺蘊矣聰明之士不煩歲月卽可以博綜
而明然卒能誠者之少則知非明之難也誠以求明之難也
然則以誠求明奈何曰亦具此實心而已矣夫學弗能問弗

知思弗得辨弗明而皆曰弗措此非實心以求明何以篤摯
周詳如是必實心如是而後可以明必實心所得之明而後
可以弗篤弗措以行其明蓋執柯以伐柯而柯乃成則是實
心者乃終始貫通之謂也非是何能明亦何以成其誠或曰
世亦有實心以求明而其所明又不過辭章醫卜算數天文
地理一技一能而已而卒無益於聖賢思誠之學此豈得咎
以求明之心不實乎且更有實心求明而遂通於釋老之徑
又甚則工巧於邪謀詭術其爲實心視思誠之學不啻背而
馳且畔而賊之矣安在實心之爲可貴乎予曰此非實心之

咎也其咎在小用之與歧用妄用之其所趨不在吾道吾又何責焉吾獨悲夫用心於君父之大不敢謂之不誠而終不得卽謂之誠如荀息之死忠無當乎忠伯奇之死孝無當於孝與孔子之所謂六蔽者之明不足以濟之之爲可惜也明亦豈緩事也哉况夫飾其衣冠峻其門牆聲援黨庇以自高而胸臆開卒未有精確不易之指歸見諸行事則鄙陋偏頗與憤憤者不遠聖賢思誠之學又豈如是哉此其蔽於明與蔽於誠均非吾所謂誠以求明明以成誠之謂也或者又曰苟其實心宜無不明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又何必更

謝程山集

卷八

二十一

求明乎予曰謂之不遠則猶遠矣父母於子之疾病其關痛迫切直可通幽明格鬼神而藥之灸之何以往往多誤豈非誠而不明之故乎自醫者視之則了然於其疾痛之由藥之灸之每多立效而關痛迫切終不能如其父母又豈非明而不誠之昭著者乎吾之說蓋父母而工乎醫者方其診視用藥用灸參酌於方書時令之宜而確與病中而藥之灸之卽計日而立奏其功夫惟誠以求明而明卽以成誠由是循循然卽以入於至誠之域皆此實心爲之貫徹始終也學者於誠果能是誠豈猶有不成哉

宋未有曰子思之論誠明明誠以天道人道對舉而言此專就人道中推明誠明明誠之理補宗聖之所不及發而爲下學指引思誠之方理足文明二篇同歸一致

彭中叔曰大學之格致必主於誠意中庸之明善必主於誠身程子謂非居敬無以窮理朱子謂非存心無以致知皆此意也道理爛熟於胸中故傾注出之悉有以中今日之病非專執古方者所能解

湯惕菴曰論語兩人同問而異其答如樊遲一人問仁而答者先後不同道理本自活潑而用之務有益於世方不

謝程山集

卷八

二十二

至如敦鼎盤彝僅供古玩

門人甘京曰先生之學以立誠爲功故二篇反覆詳言曲引旁喻使學者目擊而道存

門人黃熙曰不誠胡明不明胡誠二者如物之有奇偶其實一太極也分而按之會而通之庶其有成

門人曾曰都曰此篇真教我思誠之功敢不日三復而刻刻提撕警覺乎

舜典恤刑說

聖人之心體廣大而虛平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而無一不中其節鏡未照固虛衡未加固平而照之則妍媸無遁加之則輕重不遺不猶是虛平乎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皆是道也今夫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故舜典之以言以功與夫制刑明辟莫不統之於虛平之一心而又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以深致其矜愍聖人之遺意其重可思矣然賞而不敢賞無功之士刑而不敢縱有罪之

謝程山集

卷八

二十一

人苟功罪之實已曉然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仍歸之虛平也故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大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內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大較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

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則聖人畏刑之心憫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贖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冒昧抵此也嗚呼聖人制刑之意其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何其周且慎也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必其加於人已如是之酷是以聖人不忍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刑以報之其酷也實相稱也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其情之輕者雖得以施我畏刑不忍之心而宥其死然亦必投

謝程山集

卷八

二十二

之遠方以禦魑魅蓋其所犯非殺傷於人則或淫或盜情似較輕而罪亦實重倘旣免於刑而又得還其鄉里復爲平民則彼受害者與其子孫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苦又將逞其前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五宅之文也若夫鞭朴之刑刑之至小者也而其情之輕而可原又許其入金以贖而不以真刑加之聖人之意不在金也蓋曰法必如是而後得以施吾仁而不病於法故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其輕重之閒豈有一之慢然哉至於過誤必

赦故犯必誅而又權衡於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又通貫於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一一皆本於廣大虛平之一心而非私智之所能爲也而或者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鞭朴爲贖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是輕刑則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亦必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克惡淫盜之徒而反忍坐視見殺見傷之良民寃受其侵暴乎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偏護也明矣或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是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及於肉刑又未察乎穆王之法亦

謝程山集

卷八

三十五

必疑而後贖也先儒蔡九峯有云舜典所贖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固未嘗贖也今穆王雖大辟亦與贖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未嘗及夫殺人爲盜之罪而蕭望之諸臣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而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乎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計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也嗚呼士不聞道聖人大公至正之心有所不識惟切切焉飾其邪說以逢君而厲民何民生之不幸不斃於虐吏則喪於墨吏也或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

舜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不知舜非故輕之也共驩朋黨餘功不就其罪未至於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服聖人第以要荒待之其拒命而尙不至悖叛逆亂則姑寬之亦法之宜耳至於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獨荀况侈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安敢輕信其無稽之言以紊夫典謨之書後之詳刑者惟慎思聖人虛平明賞制刑之意而勿以世輕世重之說流毒於千古也

謝程山集

卷八

二十六

魏伯子曰迂儒喜談寬縱俗吏好酷貧而宥富二者均失之此文推原聖法欽恤之本旨而歸之無枉無縱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謝程山集卷之九目錄

南豐謝文洙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鳴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吳熙儲榮編按

髻山 吳榮祖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書一

答李淑行書戊子

答傅同人諸友書己丑

謝程山集 卷九

與揭白波書

答易堂彭躬菴書壬辰

復姚繩武書

再答彭躬菴書癸巳

答姚繩武書

復南城劉子淳書

復甘健齋書甲午

答松江蔣馭閣書乙未

答易堂彭中叔書丙申

復彭躬菴書戊戌

答彭躬菴書

與馮密菴書

謝程山集 卷九

二

謝程山集卷之九 書一

戊子答李淑行書

所貴乎會友講學者將求一是以去衆非耳人各抱其是不相與質證則祇成其私是非大公至正之一是認私是而不顧一是其病固重雷同附和於一是而隱隱各護其私是者其病尤重今文洊與先生總欲明道原非爲護儒護釋起見來書云證有未安不如不證各相安於無言以兩存其是若強證之反生疑謗文洊以爲如此不惟無益於儒亦無益於釋無益於文洊亦無益於先生夫理有未明不妨數辨辨謝程山集 卷九

理既明然後心安而非僅安於迹象如以迹象之相安爲是則是世俗情面之見豈學道人虛公求理之謂不忍故異不敢苟同彼此間難徵色發聲亦非動氣意有未釋百折不回及至沛然無礙如冰雪之投水豈有疑謗之嫌哉前承賜教陽明四言宗旨謂下三句只括在首句之中學者只當於首句下手參得透徹一了百當文洊則謂首句只在下三句內若於首句下手令人蕩然無歸於下三句下手自然不離首句用功之久默相契會且與孔子子臣弟友之道顏子克已復禮不遷不貳孟子乍見時怵惕惻隱孩提愛敬及陽明傳

習錄中諸說無不脗合如先生言不惟違戾孔孟卽陽明宗旨亦原不如是惟與龍谿四無之說相似乃龍谿又云明道

顏子所不敢道以顏子明道之資既不敢道則道之亦復何益要之吾儒原無此說龍谿亦不過從禪宗剽竊得來耳禪宗頓悟之說文洊昔年所枉用信慕者大慧語錄亦曾細閱中峰廣錄亦所嗜讀其徇禪集及楞嚴維摩圖覺諸經俱已約畧揣摩至於參公案看話頭亦曾用過極力苦功其瞥爾省悟處亦獲兩次及今醒悔始知吾儒康莊大道自與旁途小徑迥不相侔若必謂致良知工夫與禪宗頓悟相合則謬

謝程山集 卷九

二

甚矣且無論孔孟只從孝弟倫理上誨人並無頓悟本體之說卽如傳習錄中亦是言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卽是良知不假外求若更無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格致之功又云良知在人隨汝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喚之以賊亦必忸怩又云灑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惟知此教之灑掃應對就是致又曰我言格物自童子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熟耳凡陽明所語大率簡易直切何常別却格致如先生所云曉夜皇皇於本體上

參得透徹便自一了百當且先生之旨雖本自禪宗究於頓悟法門亦尚未徹試取釋典證之自見也來書又疑文海爲克佛文海之所論在當下入手處先生所舉乃在歸宿處如佛身充滿法界之偈豈可論於入手時乎蓋入手卽釋迦亦須雪山六年以後諸祖工夫俱從大死中得活然其教皆置却應與用而單拈本體爲要若吾儒則不然四子書固具在也象山云汝目自明耳自聰見父自能知孝見兄自能知敬與前所引傳習錄中語無非指應心上工夫卽說到極到中與一及無聲無臭皆不離此所以陽明詩云無聲無臭獨知

謝程山集

卷九

三

時必獨知然後無聲無臭不至認爲斷滅夫此獨知人誰不有但爲習染沉痾甘於自欺耳必曰獨知不是本體須於獨知之前更求無善無惡之體則大失陽明之旨矣卽此獨知便是無善無惡試觀乍見孺子入井時有善惡否純是一段真機神感神應而已龍谿教人亦只從一念獨知入微處自省自訟其四無之說雖若超妙然云從無處立根基不知從有處立根基卽是從無處立有不離無無不離有此處若分兩種則其爲悟亦意見耳蓋吾儒工夫決與頓悟之說不同卽孔子然而識孟子欲其自得亦是從日用常行內積累而

求非懸空求悟也否則是不集義而正心與忘助者同病矣先生教人專欲從此下手豈不鈍寒學人良知乎文海竊窺先生總是於儒禪入手處分別未下譬之射者支離俗學是無革亂射致良知者是懸革習射久之操鍊純熟發處卽中正鵠禪宗頓悟則不與爾以革亦不許爾射要爾平白地討出正鵠來噫欲求其弗歧也豈不難哉文海每傷人心冀頑儒學中哀惟賴此良知不滅昭示真機庶霍然有起色若又從禪宗頓悟教人從無善無惡處懸空參取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且身爲儒者但當從儒學儒先生曾云功到處與禪

謝程山集

卷九

四

無別則禪愈可不必矣若云三教並傳廢一不可此墮儒鄙儒之見不謂先生亦復爾也象山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而入使唐虞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皆有渾厚氣象卽治佛活老子出亦開口不得大儒高識巨論真足以破愚立頑又何釋之足以煩人辨論哉文海今幸附諸君子後講學伊始願諸君子俱從大道仔肩以求同歸於大公至正之一是語言之間微有不合決不至因此介意昨於會講時請教先生便賜督過今此絮聒極知不遜伏冀以明道爲念特賜原宥靜中有得勿惜垂示幸甚

李仲闇曰昔鄭康成於任城何休所著三傳發其墨守鉞其膏肓起其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目伐我乎斯文於淑行亦然

傳同人口禪學經宋儒大闢之後又已五百餘年爲吾儒患約齋爲搜扶根芽而芟剔之不獨陽明之幸亦吾道干城也

門人黃熙曰此書是吾師初脫禪窟從姚江著腳是時年才及壯而志識高超已自如此宜其循至於濂洛之室也然非從禪窟翻身亦不能洞悉其弊語語皆身親歷鍊故

謝程山集

卷九

五

不似他人游移話頭

己丑答傳同人諸友書

天下事耳所習聞目所習見則眾不以爲異而舉行之勢順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則鮮不羣然以爲怪而舉行之勢逆夫生民中有懷抱道德以教天下而天下之人執弟子禮奉之以爲師從古爲然原無異之可怪然而古矣今則未之然也蓋道德變爲功利辭章之學也久矣技藝與二氏之外以儒冠儒服而稱師者亦爲功利辭章之學而已值此功利辭章之世乃忽有所謂道德而且以是爲師弟子者則幾何而不怪且異也夫主持斯道之人原欲以萬物一體之仁存

謝程山集

卷九

六

既亡之天理生已死之人心已溺已餓不容自己何暇顧世之怪異而委靡自私徒付諸悼嘆已哉然中情雖迫而事勢終非可以苟然而就也至如文洊氣質既弱躬行多闕從事正學甫稱有志邇年汲汲求助高明戊子春天假之緣賁我以諸友文洊方幸啟迪之有藉庶顛越之無虞曷嘗敢妄以師道自居以招人怪異乃諸君子爲斯道計謂學道不可無師遂共欲推文洊權攝其位文洊何人乎在諸君子爲道計則誠得矣然其如文洊非其人何去秋邑中曾有數子率爾投刺當時固却不受此豈過爲不恭乎夫師嚴而後道尊道

尊而後民知敬學文游味斯語有不勝悚仄者況人之意氣
至驕而不可折非有心服神慕感激出於至誠又烏能忘年
忘勢而推人以至尊等於君父之禮今所謂心服神慕之猶
有待而遂欲假一刺爲緣苟且成儀在文游固不爲褻其如
義道何哉夫斯道久已輕如草芥今欲興斯道而復草芥輕
之道其能興乎則爲師爲弟子者又豈不均爲斯道之罪人
乎文游深切累道之懼故聞諸友言益反躬自慚使果充實
光輝足膺斯任豈非吾道之大幸若不量已力而率爾自任
則道德中之功利豈不更穢乎諸友漫責我以拘持推遜阻

謝程山集

卷九

七

人向往此與近溪所謂陷在鄉愿窠臼同意文游豈不知但
先儒爲學惟克己修身培植深厚以爲感召之本本立而人
仍復逡巡避忌吝於破俗猶且反之於己以爲學不足以動
物文游故曰中情雖迫而事勢終非可以苟然而就也嗟乎
俗之敝也固由於師道不立教化不行然學人立志不真雜
以功利之見雖有良師其又焉得而師之也哉若諸君子果
爾志超流俗力追古賢則德本不孤師且有餘又奚必於文
游焉是望惶恐復言

李仲闡曰先覺覺後覺師道立則善人多先生豈不見及

於此而謙遜再三堅卻弗納大都我輩心地未淨積誠未

至無可受教之基耳讀此益增悚愧

姚武口先生志正學純躬行實踐真堪模範吾黨非如
昌黎氣未化勸柳州以規責也然正爲德愈盛而心乃
益虛微斯人吾誰歸

謝程山集

卷九

八

己丑與揭白波書

天下萬物由不得已惟此心由得已天下萬事無有現成惟此心極現成由得已則權柄在手不假外求極現成則即今便有應驗不須等待他時蓋此心至虛至靈爲萬事萬物之至流行天地之間無有一息間斷隨取隨足隨用隨有自人迷於習俗蔽於異端遂令聖賢之道晦蒙榛塞然雖晦蒙榛塞之極一或感觸未嘗不如石火電光猝然迸露惟學者自具大志知習俗之陷人異端之害教惡之絕之如污泥之臭穢如虎狼之殘毒戰戰兢兢惟恐失身於二者孳孳矻矻惟

謝程山集

卷九

九

聖賢之言是宗復此本心免墮禽獸方得爲人從此希賢希聖參天地贊化育俱由此現在一念做出非是另有一物亦非別有秘方此現在一念即所謂由得已而極現成者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心也豈非吾人所固有者乎見親知愛見長知敬即此怵惕惻隱之心也聞善行生嘆慕見不平起嗔忿即此怵惕惻隱之心也行善則俯仰無愧行惡則怍不安即此怵惕惻隱之心也人人具足用之不盡不假他人不借古人又何疑於現成乎操則存舍則亡其暴也自暴之棄也自棄之成也自成之

道也自道之其由已而現成如此學者從此存心用力又何難之有况開闢以來即闢此蕩蕩平平之路爲吾儒所共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率由是道以爲天下先是時中國初未聞有佛法也漢唐之際佛法始著聖人始不可得而見智者於此自應邪正瞭然不待再計決矣白波素有佛癖今已自知悔悟趨向漸正然餘疑猶覺未盡獻歲得相對數日指點病痛已明白累盡今復曉曉若此知自波求益心切想不以爲厭近日心境已極明淨否工夫有精進否每日惟事親敬長必曲盡其誠有事則應無事則讀書應事以孚出本

謝程山集

卷九

十

心不自欺瞞平氣虛懷爲要最忌粗躁讀書以四書程明道陸象山王陽明諸集爲先漸次上及五經讀時須如先聖先賢耳提面命反身體勘切已思量毋徒求知解毋強爲穿鑿有未會者闕之俟益友析之佛書莊老閒書當一概屏絕以免馳擾分費精力前相對時自波每以知解未徹詞章未工爲歉此猶屬名心未淨試觀俗學五經二氏諸子百家無不通曉口如湧泉筆如傾峽及與之理會一已分內事則如盲子墮坑較村農不識字人更有所不如象山云若我則雖不識一字亦須讓我成一堂堂正正之人象山大儒非強作驚

人語也工夫儼循循有常生處漸熟熟處漸生日久歲深則現成自由之心自然長保於方寸語似叨絮雜冀自波直信不疑斯道幸甚幸甚

彭中叔曰布帛菽粟之言實吾儒堂堂正正之旅

吳一鴈曰大道茫茫千條萬緒得如此指點入手方有著落方不致流於歧途

門人甘京曰此先生志學之始與京輩講學時所作循序遞進不銳不惰其爲正學之宗豈躐等者所能望乎

壬辰答易堂彭躬庵書

確齋至相與商訂斯道大意亦如先生所賜教然文滂意則以爲天地萬物總在道中所以說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玩此則世間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一不統於道中陸子云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蓋道卽事事卽道也今先生所見似以捨攘勿遽中未必可一一合道如此則道是閒中物忙中則無是山中物世中則無道固如是乎又以爲論理自是一貫其奈力量何夫力量視工夫以爲進止而志則實不容纖毫移易況論語明說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必於是則困勉工夫決不以人力量稍差別有捷徑借之以度此造次顛沛也凡事之成敗利鈍是有主之者在以直爲之則利以枉爲之或未必利枉爲之而利則直爲之必更利直落得直枉徒自枉耳在先生意中豈不曰枉尺直尋亦豪傑所快意殊不知聖賢所深懼志差一黍則事差一鎰快意未可得及悔而挽之已有莫可及之勢以先生聰明氣魄何爲不可而肯遜其志以堯舜周孔第一等人物讓與他人而退居漢唐以下區區建立以爲表見乎是自棄也願先生不問是免是象總搏之以全力則衍

道脈於無窮開太平於萬古而世間一切大忠大孝殊功偉績統括無遺矣

魏叔子曰見得到說得出故支蔓不剎自淨

謝程山集

卷九

十五

壬辰復姚繩武書

讀手教以師道責成於文海非友兄之識拔羣俗固不作如是論議但文海此衷尙有未見諒者天生斯民同其物則何以見誰先覺誰後覺誰可爲師誰當爲弟子然驗諸古其論自定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之二者一是千古真師之心傳一是千古僞師之定評夫師之於弟子雖極規矩嚴整告誡諄切不過是外貌匡持一時扶樹得起日久終成頽墮惟溫故知新者從一己德性中生生不已覺靈無倦勿忘勿助日增月長真機鼓舞如

謝程山集

卷九

十四

萬物在大化中飛者鳴者夭者壽者自不容已而不知誰之功此溫故知新之教法夫子無隱與無言之示皆此法也如此爲師方足云可不然強以規矩繫其告誡而真際淡泊無物則外雖有師弟子之象而實則無師弟子之益如此爲師正孟子之所深患文海嘗以此自鏡唯見可爲之難踐而好爲之易犯非不知斯民之陷溺有仁心者自當如救焚拯溺濡手足焦毛髮以援之坐視悠悠旁觀退遜誠大忍人也然自顧陷溺未脫根源無際深造未能而遂覲然以師道自任則無徵弗信取謗招尤適以重斯道之淪喪而爲前聖之罪

人文海縱無知安敢言味若此維黃諸友剔皮膚出真志互相糾責以相底於成卽不肯如文海亦得藉培灌以不至墮獲况剝極必復氣機所感天壤之大自不患無可師者文海尙非其人也至來教以日用工夫下詢尤是微切近之學謙益之懷交見品概超邁落落難合本自高絕但似微爲禪病所中是以失之語與懶相對之間氣象奄奄不振是其驗也惟屏絕釋典敬讀論孟識得儒者規模志氣自應不同矣區區臆說不知當否如有所得勿吝賜教

邵先生曰約齋志量所期者大其不欲草率稱師正是其

謝程山集

卷九

十五

可師處至鍼繩武之淡懶尤爲中病繩武從此興矣

李淑行曰讀書不肯一字放鬆體會深義味獨永

癸巳再答彭躬菴書

天地間無懸設之理其意必有所由來無無故之言其端必有所由發不據其由來而按之則至切之理見爲至迂不審其由來而判之則中窾之言視爲不急如文海前書所陳蓋因先生面談時會論我輩優閒可以辦道而一身之饑寒急迫了無奇策文海是以有事外無道道外無事之引證有道爲閒時物忙時則無爲山中物世中則無之疑問又論此道難造純粹且留爲後局文海是以有工夫則有淺深志則不容稍委之規戒今來書以醫爲喻謂文海如十年學醫千里求藥以坐視父母之斃文海前書實不如此可覆按也文海意正責成先生勿投雜藥試以庸醫至心有未盡而自信自矜以重誤其親之病夫同一父母子則均子也譬之先生爲老成歷鍊之子文海則爲少不更事之子然弟雖少不更事而情之疾痛呼籲未嘗或減於老成歷鍊之兄其惓惓屬望惟恐老成歷鍊之兄投以雜藥試以庸醫以至誤親之病之念勢自不容已也豈有已少不更事而且欲老成歷鍊之兄從容學醫遲遲求藥以坐視其父母之斃耶至枉尺直尋之說文海更有所鑒矣往見前輩中有名已立節已著而其行

謝程山集

卷九

十六

事常有大不滿意者。是豈惟不能起父母之疾。且令父母元氣摧傷。雖其孝親之念。未之或泯。然意緒不誠。以至庸醫妄試。雜藥妄進。有令人扼腕傷心。而不能爲解說者。而先生復有難於純粹之語。竊恐失足類是。夫吾人立志。寧求合道。未能純粹。毋以未能純粹。而遂不求合道。求合道而未能純粹。則純粹終可期。以未純粹而不求合道。則志已委矣。又何純粹之望乎。孟子之所謂尚志。乃在取非其有非義殺一無罪。非仁今之君子。不能合乎仁義。以至事不立而道與俱喪者。皆不知志之當尚也。先生誠能以尚志之訓。爲主宰。以成

謝程山集

卷九

十七

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之語。爲輔佐。濟以之不濟。亦以之生以之死。亦以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區區建立。豈足云乎。審如是。則事卽道道。卽事不論。閒忙山中。世中。均奉此志。爲周旋。永矢不渝。又安患工夫之不純粹也哉。來書又云。管仲之仁。孔子不廢。同甫之語。朱子所卑。使先生而不聞道。則與管仲同甫爭較。文游亦不敢過求先生。而聞道也。乃復以管仲同甫自待。則非文游所敢知也。朱子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故文游惟患學聖賢之不真。而不患有遺於豪傑。在先生意。謂聖賢難以促至。不如豪傑之易

就而文游則謂聖賢乃性分中事。隨用隨足。無煩於待若豪傑。挾氣魄以驅馳。其機權作用。必假借於規矩之外。而後可以快意其功業。非不奇特而功利之根。隱伏而不化。律以性道。遂有毫釐千里之別。陳仲醇曰。豪傑險而聖賢穩。豪傑奇而聖賢平。此自未聞道者論之。則似穩之外有險。平之外有奇。穩與平之不足。以自見。則思爲險奇。以發舒其壯氣。以表著於千古。其實概之以道。則但有平穩而無奇險。揖讓穩而無險。征誅亦平而無奇。以至君可放弟。可誅。權奸之三都可墮。皆至穩而極平。與日用飲食灑掃應對。無以異。若歧穩而爲險。歧平而爲奇。則總與道歧。既與道歧。則豪傑而不聖賢。在今日。亦如景星慶雲之不可得見。而文游於先生。終有進而望焉者。先生以爲然乎。亦尙有擬議而未盡所云乎。願更洗發益我不淺。

謝程山集

卷九

十八

魏勺庭曰。理識精透。筆力層轉。如數家珍。劉子淳曰。聖賢道理。至平至奇。至穩至險。學人苦爲奇險。所炫悉至。失足求爲平穩。而不可得。斯文婉轉開悟。亦平穩中而具有奇險之妙。後學譚應昌曰。朋友列諸五倫。若一味雷同。唯諾何以見。

關切之情況輔仁乎讀此交足知當日程山易堂友誼之
隆救過攻非如同骨肉高風雖往景行猶在昌今得與文
孫交好備灑掃於程山祠下豈非此生大幸獨恨學識短
淺無以報稱充之友兄誼愛之意爲可愧耳

癸巳答姚繩武書

足下質淡而情懶而作不思善不思惡工夫是愈成其澹與
懶矣故前相對時畧爲剖決足下已豁然解矣今來書所引
陽明先生答陸元靜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正可以徹足下
之病與文海意不差毫髮中又引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
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數語此疑有錯誤與上下文意
不貫且此書句句是就元靜來書條答今其來書具載前幅
並無此意其爲錯謬審矣足下細味之自見若足下云思善
之功有時而用有時而不用則足下於善亦識未真思亦識

未正矣試觀孟子言善則曰性言思則曰心之官夫善既屬
性則性安有可用不可用之時思既屬心之官則心之官又
安有當盡職不當盡職之時又曰若要常存一善念未免憧
憧往來豈廓然大公之體哉數語尤似顛倒廓然大公之體
卽是善唯聖人時時是此體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若
是學人又豈能不思而遂令此廓然大公之體常存而不失
若常存此善念則常是廓然大公之體矣又焉有憧憧往來
之患既曰憧憧往來又豈得常存此善念大學之格致中庸
之明善皆是思善工夫一貫到底又焉有可用不可用之時

又曰大抵爲學只要理明義精自無思慮紛擾之患坐亦靜不坐亦靜思亦得不思亦得不知何緣便得理明義精恐欲理明必須明理欲義精必須精義夫明理精義非思善乎思善工夫途程甚寬亦甚長中間自有變通不須更覓變通之方是衆人可共用之藥不會因藥生病但恐識藥未真耳足下又引羅念菴先生云只管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須轉手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著不得此俱是思善工夫體貼親切自然具有此等節次不是思善不著又用不思善也大抵足下病痛總在不識善屬性思屬心之官耳若此處參透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一

工夫自當渾然無礙矣

傅同人曰吾輩談學半是霧裡看花惟秋水解悟明決直如清秋月朗采菊東籬諷咏是篇益增幽爽

癸巳復南城劉子淳書

風俗淪喪賢者不免子淳獨立頽波中強毅不仆可謂難矣第恐正學垂絕人心錮蔽雖有熱腸將窮於無所施況彼教所稱善知識者半生積學機鋒甚銳樹幟之人僅欲以口舌爭適自取戕而已細讀四論及評語巨識正議卓偉不羣敬服敬服但辭句氣象閒尚有傷於躁迫少恬雅莊厚之處此豈有未充耶其中辨難曲折亦有未能瑩徹者蓋由於儒禪大綱領闡明未詳也今夫釋之爲教也至於出世夫既同爲斯人何爲忽有出世之想蓋天地間自有一種世緣淡薄之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二

人如唐虞有巢許之流其時王化翔洽斯民沕穆故能不爲所惑迨至春秋遂有以此爲學術者孔子所謂素隱行怪是也其後去聖愈遠風俗浸陋澆漓薄惡往往見之倫理之間世俗如此真苦海矣而清淨恬淡之人胸臆閒自隱隱有一厭而去之之想於此而誘之以出世之學真熱惱場中清涼散也則鼓舞蕩搖相趨相效棄父母妻子不事人間生業相聚於山谷間潔身自適一切是非風波之險杳不相及豈不自以爲遊方之外乎然身雖解脫而心尙未免繫戀於是遭之以焚誦導之以經懺齊之以戒律規矩制之以禪定止觀

且幻爲極樂國誘之於前輪迴地獄怖之於後然後不惟此身求解脫卽此心亦不得不解脫矣雖然八識田中根株猶在一旦觸發依舊滋長於是有達摩者出教之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注謂之教外別傳令人將此心追究到危苦困迫之境專切既久頓悟身心世界一片虛寂才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然後爲眞解脫也自此以降機鋒棒喝呵佛罵祖無非拈弄此旨所謂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也禪宗既行佛學益精視義學戒律俱屬下乘然究其盡之所入總起於一念厭而去之之想由此而迷焉自不容不有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三

背父母捐妻子之教又不容不有見空寂證涅槃之宗內外本末自成其爲出世之學而已矣若吾儒之學也學以經世世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天倫卽有親義序別信之達道聖人非有所強也不過順此天倫之道一爲之經綸焉爾蓋人得氣不能皆純習俗不能不染聖人特爲發其固有之良如孟子所謂孩提之愛敬使之察識擴充著其是而去其非以復還乎天命之本然然後倫理各當其則而參天地贊化育卽此而在無俟他求者豈若釋氏離棄五倫泯息四端而耽空悅寂以爲道乎但吾儒言心性彼教亦以爲言

世遂疑其相似又疑無思無爲無聲無臭之旨亦與彼教彷彿殊不知吾儒所貫於萬事萬物之中者惟此至平至實之天則聖人所不能加衆人所不能損也如孺子入井何人乍見不生其怵惕惻隱此際更有何思爲聲臭之可言誰無是心誰無是性卽此是中卽此是和豈彼如幻三昧所可同日語哉朱子曰釋氏見得道理俱空吾儒見得道理皆實所以首尾與之不合是真能辨理者也且彼所謂虛而靈寂而妙者不過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而已矣未嘗視聽言動一合之於禮夫天敘天秩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四

天命天討三百三千吾儒精密之條理皆自情分中本色平鋪而出而所謂見父知孝見子知慈尤其著者也若彼教則惟求見夫知覺運動之源而於知孝知慈民彝物則之良率皆泯然嗚呼世盡如其教則將何以謂之人又將何以復見有人乎後世士大夫爲其陷溺者既不敢顯然畔儒而又竊其影似之語言擬議附和以爲殊途同歸以自蓋其愆愆亦惑之甚矣今日所不得不辨者正爲同輩爲其疑似所牽莫知決擇亟當爲之救援也若已陷溺則辨之無及矣雖然予昔泛覽宋元禪集觀其精進攻苦之力確然不爲利害得喪

毀譽稱譏所搖動未嘗不悲正道不明令此英材失足左途
今吾輩遊於堂堂正正之門反因循悠忽隱微之地不得自
慊亦大可愧也矣願吾兄鼓勵而前一日千里文游策蹇以
迫絕學之興庶幾有望否即邪正明析我伸彼屈於道究何
裨哉

章宏自口洋洋灑灑一氣呵成而恬淡不矜昌黎諫迎佛
骨表猶覺火氣未平

門人甘京曰范人聞禪都是皮膚語此文尋源剔根語語
入骨髓之身從荆棘中出乃能指示其牽刺之叢密而直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五

者仍墮陷不悟真末之何矣

後學徐乾學曰吾人不能離五倫混四端卽不能不爲儒
身不離儒心欲學佛兩失之矣莊誦斯文三嘆不置

甲午復甘健齋書

展讀手教不禁悚然文游平日工夫謂只悠悠無甚大過不
意病疾至此蓋由質本虛弱加以宿染中入臟腑磨磨不力
血氣偶衰卽乘機橫發莫知所底自八月程山移榻歸諸友
會少耳目中惟與鹽米相親婦女和習遂覺於居室器用衣
服閒念慮營營視數年來嚶嚶論議一字不爲我用豈非隱
微之地平日不肯懸崖撒手絲毫影挂自誑自惑以至於沈
痼乎足下此札真虛扁之方也先士僅以工夫未見大進相
責豈得爲直諒之箴諸友不忍見文游頽墮宜不惜猛力提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六

接使復見天日誠文游所疾呼而亟望者也至仲闇以過高
爲我病似尙非文游今日之危候文游自談學以來因諸友
進道機興勃發虛已相商不欲阻遏每書札往返直陳古道
率白己意似乎過高其病由讀象山先生集太熟筆墨過於
凌激兼工候不純往復爭辯頓失和平亦誠是病然其心則
非過自高也文游素知恬雅不及先士孝友不及仲闇明敏
不及健齋方步趨之恐後再敢翹然目中無人乎文游今此
沈痼之疾最苦是氣弱心怯往往一念清明亦知當仁不讓
稍轉則又委而不振其虛弱甚矣而外貌時有浮火仲闇乃

欲以清涼散解之恐未之能愈也然虛弱病實補之後或真火過旺則仲開所規未始不可儲之爲三年之艾也朋友之前儻諱疾忌醫不是揭出肺腸則鍼砭其何以中其膏肓故因足下惠我良方并發之以祈與仲開先士共先藥我所急也

李仲開曰人之疾病痼疾未有不自知者自知而諱之雖良醫其中也亦倖耳今秋水歷歷自陳其根委如此將有不藥而愈之機而予之誤執古方亦因是而得所進矣傳同人曰世人惡聞逆耳之言而矯之者又以唯諾爲能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七

受盡言是猶不中病而強服其藥其能治乎文引仲盡致無意於文而文自工無他真而已矣

乙未答松江蔣駁閣書

人心之壞由於學術學術之壞非禪則俗然先聖賢之教每因人而施而後世儒者亦多因當時之弊而立說姚江懲友離逐外之弊而特拈良知雖其說未免似禪而實非禪也以其不離天則而又非求頓悟故也其後二三門人失師矩矱一意標新炫奇將空靈圓滿後大斂弄反不如真善知識從苦功得悟自成其爲禪而於吾儒渺不相接之爲猶可恕也蓋竊禪混儒之輩逞其狂慧蕩閑踰檢相趨而成無忌憚之風其爲可畏也甚矣來教云此非姚江之失不善學姚江者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八

之失也謂之不善學猶似失出夫其橫縱輕浮險僻之子竊入其中以遂其私以張其幟人心至此不歸獄於竊禪混儒之學術又誰爲任其罪故文海所主張工夫爲多與同人講習扶錢抑王亦有所懲而然非敢別立門戶以相標榜不過卽姚江良知之說爲之暢其旨清其疵辨其誣庶以禪混儒之弊可得廓然也至於俗學之弊雖淺於禪而其害實過於禪其挽之之法又實難於禪何也蓋造士取士之法不求原本但問辭章而榮名厚利俱出其中人心誰不鼓舞而狂惑於其中誰復知心性爲何物及其甚也家無孝友之祥而俗

有亂賊之禍皆俗學之害也雖或聞人講說良心未亡亦思
起發而上賞招之重辱驅之速使父兄師友妻子奴僕無不
互相激勵以杯水之良心安能救車薪之功利故文海以爲
挽救之法又重難於禪職此故也然有志之士盡其在我斷
不以救世之難而遂自障其業且風俗污變已極正學榛蕪
已久剝極必復自當有無待而興之豪傑出而振之此在足
下與貴鄉諸君子豈能辭其任願諸君子克敦實踐以究古
先聖賢之奧屏除門戶以收諸儒之全平氣虛懷以廣同人
後進之益汲汲皇皇如救焚拯溺以起斯民於塗炭此文海

謝程山集

卷九

二十九

所夢寐不忘而跂足以待者也敢不鞭策駑駘以相隨於後
文海今雖心切負笈而機緣尙有待足下與盛友或遊訪名
山道經敝省使文海得一接有道謦欬尤所欣願去秋違辱
惠書草草布復曷禁神馳敝邑同學仲閣李子名蓀林樾齋
甘子名京皆能以斯道爲己任是亦足下所欲聞者故並及
之

彭中叔曰俗學之弊甚於禪非深於道者不知約齋先生
暢言之庶寐者有覺而董子正誼明道之旨有所藉手以

人

門人劉浪曰談理之文踈暢爽朗如此南宋諸儒惟朱子
有之他不多觀也

謝程山集

卷九

三十

丙申答易堂彭中叔書

朋友聚散庸有數乎舊臘已擬程山盍簪而梅源之招來自意外意擬足下至程山當不惜此六十里必過我梅源也夏末接手書始知因侍老親不出此卽實學所在聚友講說亦不過欲踐履倫行使之益敦益厚耳舍踐履而講說則講說爲向口耳舍孝友而踐履則踐履爲馳騫耳夫家庭之事雖屬庸德然大之非如天下之務可以才力而勝小之又非如技藝之屬可以聰明獵取而獲唯恃其誠惻惻恒相與灌輸言動嘖笑皆根於天性之不容己意見形迹消融務盡然後問

謝程山集

卷九

三十一

安視膳定省溫凜凡小學所教皆自然洽於神明而見諸儀節更不必高談性命侈言經術由此達之無有不精微無有不純粹更無有不廣大高明矣足下於此想有以得其至樂矣而文游自視罪愧逾甚老母年近七旬諸弟學業尙未有定乃飢驅就館朝夕膝說自誑誑人反之幽獨真怒然如擣也足下愛文游至深將何以爲之計耶

邱而康曰片楮耳而精氣深純味之不窮

楊友石曰門內之行實難於治平然此而有慚德則所讀者何書所談者何事如此直切殫明已挈孝弟之原示我

矣

門人李其聰曰真誠惻惻但四字探本剔根從孝友而推之天下事何一可少此四字然非師之身體力行日久又何能說之了了令學者有所持循乎

謝程山集

卷九

三十二

戊戌復彭躬菴書

吾輩所遭境遇富貴之外皆素位也無入不得亦無他法唯居易俟命耳雖不可無本分料理然稍傷營逐過於憂懼卽爲願外卽爲怨尤於道固遠且毫無益於定命徒陰損其血氣非計之得也今覽來札覺傷悼迫促大爲非宜朱子云人多言爲境所奪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見工夫處貧賤就貧賤上見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學者但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氣絕則休朱子此言與易負絕縲之志同其剛勁真大丈夫氣象也我輩左右

謝程山集

卷九

三三

沾滯顧慮猥瑣仰視前賢豈堪自役此種病原須擢筋拔髓蕩以長風濯以巨浸庶幾本分真樂不至受享無日也陽明子曰人以不中狀元爲可恥予以不中狀元動心爲可恥文海亦嘗云人以餓死爲可懼予以餓死而動心爲可懼此語非過激蓋恐負初志深爲可痛也先生於道味甚深亟宜自任不當以身外物區區逆順爲干涉也中叔枉教文海敢不鼓竭忠誠以負良友但尊諭恐中叔持敬不活文海則惟恐中叔持敬尚活耳蓋此時風會大都稟氣浮薄紛華色貨之習無不沾染若以知解彭子爲悟入便謂此可以變化氣質

雖除習染恐亦歸於畫脂鏤冰耳必須如孫子所謂置之死

地而後生將來氣負徹底脫換庶幾淳朴之源灑然全露方是真活若率爾追求活潑恐仍是舊日吳蒙改頭換面影借聖賢以欺我悞我豈可認爲家珍與之依戀以終身也哉文海用敬尚苦近活是以支吾屢年依然故我可嘆也自談學以來未嘗親切辨難先生倚同中叔戾止得痛切理會當勝紙上空譚但期彼此勿執成見相與共底於一是乃爲快耳吳生其年於後輩中甚爲有志之士以得親近前輩爲至樂久而弗渝非意興者比首春坐程山二十餘日甚有啟發忽

謝程山集

卷九

三十四

新城報警起歸悶悶而去因先生惓惓屬意故及

李咸齋曰字字從心坎中體認而出真學紆徐味之彌永
山中人習情成性讀之如聞晨鐘又如長夏薰風醉我於
羲皇上也

戊戌答彭躬菴書

中叔价來接手教指摘文海病處直切嚴毅感荷不淺惟書中規中叔及論學術宗旨有非關一人之私者不得不詳復商論以祈歸於一是所云中叔但能久靜坐生機活潑不向舊文案證解不恃已見作窠臼卽此方爲進境若終日端拱默默命曰持敬此是氣質不是工夫工夫要有灑然透入處方是主活敬愚意則謂一面讀書窮理一面端拱收攝如此綿密無間則灑然透入之境自可漸得此古人之通法在中叔身上亦自不差今先生欲其盡捨此路專一向靜坐

謝程山集

卷九

三十五

中求見本體恐失之助長者只優游以俟則與中叔幽閒近情之質相比以水濟水何時是發明日子總之先生意在主靜文海意在主敬主靜之說似發端於延平白沙宗之及後念菴用此工夫專久因遂燭照種種習染洗發刻露至於豁然融釋則仍未也若陽明悟境則又不同蓋以其患難困苦與死爲鄰平日聰明氣魄都用不著於是大加剗悔動忍增益而得其年譜所序隱隱可按故接引學者不甚用靜恐其墮禪觀其所書孟源卷似與延平白沙路徑不同延平白沙之法用之浮氣粗才之人未嘗不是對證之藥若人人用此

則孤峻偏僻難與通行夫此道是天子公卿大夫士庶所共由之道且勿論天子公卿大夫萬幾惺惺卽士庶人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妻子溫清定省刑于教訓理生居業日用常行之事何時可緩若一概屏絕閉關靜坐萬事勿理不幾與出家子減棄倫常者相類乎孔門教人如告顏子仲弓樊遲子貢之問仁及泛常博文約禮謹言慎行之訓歷歷可見迄程門括之以居敬窮理皆平正不頗明白無隱人人可行古今無弊易嘗有靜坐數載求見本體之說學者如欲出其範圍別立一法專精畢力亦自受用但欲以概之人人使爲宗旨

謝程山集

卷九

三十六

則弊竇千端無所底極此朱子敬齋箴所謂堂堂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是也至陽明先生之學文海寢食其中亦既數載其間有排者則盛氣抵拒推尊激揚如先生今日者文海亦熟爲之矣若非虛心降氣求之宋儒幾成妄人卽今省悔始知皆屬勝心我見爲古人尙客氣於自己無纖毫益我輩爲學但當以理爲主不必從門戶起見如濂溪明道則無疵矣自餘諸儒莫不各有瑜瑕取其瑜而棄其瑕斯真善學古人者若有一偏向便欲崇高嚴護全掄其瑕不許旁人侵犯見有異同便肆呵叱此謂之習氣用事耳若願

之學力則未見也寅青之攻陽明先生謂其舞文羅織類商
韓之深刻是固然矣是寅青之過矣而先生之攻寅青也並
寅青之號亦搜剔以入其罪則其爲商韓也不又過乎今日
朋友相商問審辨明使趨向不差斯爲切近乃云爲陽明鳴
冤則恐又有一人起而爲寅青鳴冤從陸者爲陸鳴冤從朱
者爲朱鳴冤吾恐冤書遍寰區矣道學固如是乎哉文游今
曉曉仍屬餘賸所欲質商者文游之用敬非學術之咎乃用
工踈怠之咎所當痛自策勵以贖前愆而更慮賢者母老子
幼家貧指繁即欲閉閣靜坐未知何日可得徒使虛寂光景

謝程山集

卷九

三七

付諸想象不幾虛度時日也哉願先生有以自處使文游得
速觀厥成文游亦將百倍困勉以慰知己之願近讀大學日
體玩集註大全蓋學術從前爲禪所染即今改悔尙有脫未
盡者漸漸平實見宋儒極淺近往日所深鄙不屑處皆覺難
及既可歎復可喜也

宋未有日理不見到十分辭亦不能十分暢達此書平正
透闢千聖心傳匪歸一源起延平白沙諸儒於九原亦應
首肯心服

陳默公曰門戶之見最是講學大病先生論決平允語語

皆是爲已方是真正學術

後學徐乾學曰主靜之弊非過來人不能深知而主敬之
益非躬行有得亦不能道之款款然前儒持論往往多火
氣先生獨平易不若於此益足徵遠衷之深當世大儒微
程山吾將安仰

謝程山集

卷九

三六

戊戌與密菴書

儒禪徑路之別諸家聚訟紛紛後學久莫識所歸吾輩幸獲講學不有以剖析分明將歸宿何所也大抵禪者以知覺爲性吾儒則以天則爲性仁敬孝慈信以及動容周旋中禮無往非天則也所謂降衷所謂秉彝所謂中和皆是物也至於見聞覺知則心之虛靈爲之所以乘載敷施此性者也是佛氏之所謂性正吾儒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性正萬物統體一太極一物有一太極是也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從心所欲不踰矩仁與矩性也心則其不違不踰者也張子性無爲

謝程山集

卷九

三十九

心有覺尤爲顯切至下手之法又迥然各異禪者用逆儒者用順彼法以意識念慮遷流不息總爲前塵故六祖語惠明以不思善不思惡時覓本來面目爲真諦只是絕卻思路從無可思處逆轉一觀瞥爾見全體也後來參公案機鋒棒喝截斷意識皆是逆法吾儒入手易常有此人心真機安可抑遏縱極喪之極亦有不能昧沒者何必更逆向杳無朕兆之所方爲用功之地如孔子答諸門人問仁孟子舉乍見之怵惕孩提之愛敬譬蹴之不屑皆是發明下手用功處故朱子明德註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大學中庸扼要處只在慎

獨獨卽幾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

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誠無爲幾善惡蓋誠爲實理卽本體也謂之曰無爲卽張子性無爲之旨也感而遂通通則舉動酬酢之屬無所不該卽張子心有覺之旨也大易謂極深研幾蓋研幾之功乃徹上徹下扼要之方而學者或以此爲未足更欲於幾前進而求之靜求之無爲不惟悖先儒之訓卽淵之孔孟成法實未嘗遺人以險艱孤僻之術以壅此道蕩蕩平平之正路開疑陳白沙先生取徑於靜坐似用禪家逆法其流弊將使後學輕彝倫日用爲不足務而慕高

謝程山集

卷九

四十

遠抵虛寂以爲歸其爲世道人心之害恐不淺也文海後生末學豈敢妄議前儒惟是途徑一差毫釐千里深爲可懼故敢卽昔所自爲疑信者一陳諸左右惟先生憫其愚昧賜之裁決如得大道昌明則繼往開來之功將於先生是賴又不僅文海一人之受益已也

彭習生曰心性二字辨晰如分水犀深味斯旨禪風自息門人黃采曰此是學人第一關頭識得真自無歧途之泣故采之教陶生成先爲作心性圖以授之實本之師訓

謝程山集卷之十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者 孫脩擴元孫鳴謙本量鳴盛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吳熙儲榮榮編校

髻山 吳榮祖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書二

答星子髻山宋未有書戊戌

復彭躬菴書

謝程山集 卷二

與髻山宋未有書庚子

與木立書

與黃維緝書辛丑

與麗中書壬寅

與崇仁奕社諸友書

答安福吳翁水書

答愚者書

與紹興劉伯繩書

與宋未有書癸卯

與門人曾美公書

與門人黃維緝書甲辰

與易堂魏冰叔書乙巳

與魏冰叔書丁未

復魏冰叔書

謝程山集 卷十

謝程山集卷之十 書二

戊戌答星子書山宋未有書

敝邑僻小固陋不能邀四方賢豪之跡文游家貧親老又不能出鄉里遍謁當世大人先生而領其緒論然耿耿此心不甘疲靡亟用自奮約同志數子相與講明正學冀得提撕顧迷使不至視面人世耳比年以躬菴流寓寧都往返敝邑其好善之誠樂於誘掖遂妄以賤名問於舉比而文游亦遂得竊仰高風時深企慕謂不知何日得親承教誨不意敝門人蔡景定抃賜札而來益信此道不孤得先生而運會有起色

謝程山集

卷十

一

也學絕道喪質質者固不足言而號稱有志之士往往胸懷憤激鋌而走險思欲一擲徇之而不顧間有沈幾者砥礪堅苦又或逃諸空寂之鄉以消其壘塊不平之氣俱不可不謂之烈丈夫矣至於肫仁闊識深見習俗之陷溺由於人心之不正學術之不明卓然以道自任欲講求古先聖哲之學以正人心爲正風俗之本如先生者豈易多覯哉文游之誦劣何能有爲憶自左鎮渡江以來知肝腦塗地之慘耳聞於江北者將身質於江南於是盡棄制舉業遍參釋典以求了脫死生既獲卓吾所閱龍谿集謂空寂之學與吾儒無異復因

龍谿而求陽明然後漸悟釋氏之非久之又思孔孟絕學大

昌於宋何王門與宋儒每多不合於是取程朱之書閱之初甚抵牾及平心降氣求之乃始識聖門堂堂正正之路必由斯而入平而不頗醇而無疵天資高者不容以超悟而徑造力量饒者不容以氣魄爲擔荷體不墮於空寂用不岐於功利惟恃志貞工密知漸行果勿助勿忘由家庭孝弟以造於窮神知化而大要不出居敬窮理四字通融之與陽明致良知之旨亦無甚異但訓大學格致則陽明稍偏於行恐有師心自用之弊紫陽則又失之太泛恐有支離之患此又在折

謝程山集

卷十

二

中而善學之聖賢精微文游雖不敢謂洞徹其蘊然門戶蹊徑似亦較然明白但恨生質疏闊值境不偶力行積久僅可苟免顯然之尤悔而於隱微之地滲漏尙多所賴諸友時賜箴儆或可不至隕獲至如尊札所謂倡明正學手援陷溺則先生事也文游何敢當先生以英偉卓越之才而貞心勁節人望所歸諸相知過我者又咸稱謙冲之度喜聞善言此尤高明者所最難以此造道自應深入聖賢之室以此接引後學自應春風時雨無不沾被則正人心以正風俗如札中潛源擇種云云正先生今日職分之所當然文游方且三沐三

薰觀曠古之盛事以爲斯世斯民快幸又何能稍自呈効以裨益於賢者之萬一因蔡生歸肅此布復又承多月枉教之命欣感之極不勝延佇

魏勺庭曰氣充然以深色溫然而栗

門人蔡景定曰談學之文爽朗如此朋心樂不覺而然少陵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讀此益信

門人曾有孚曰懸梯垂級示我周行其難其易乎終不敢望門而卻步

門人黃熙曰此諸儒學譜亦師年譜也星漢文章豈有意

謝程山集 卷十

作爲者所能希及乎

三

戊戌復彭躬菴書

向閱先生舊四月日錄悟心不離性之旨語言之下貫通輕快毫無艱阻又云此真知止候也可謂自信深矣宜以後工夫日有津津不容已之機乃新歲兩接來札忽有衰嫗隕墜之恐殊出人意外豈前所得者尚未爲真知耶如其真知則由此而定而靜而安皆可循循而進機勢相續雖未能頓爾深造然因風吹火亦自省力豈有知止後曾未幾時而衰嫗隕墜無可依據聖言若是其不驗耶毋乃所謂知止者尙知之未真耶蓋知止一境須致知力行兩者兼到勿忘勿助積

謝程山集 卷十

四

以歲月始能相應進此則顏子之立卓孟子之不動心孔子之不惑漸可身親實證先生未經如此用工不過一時意想推逼乘快縱談未嘗受其實用而原其所以不得力之故在於信一敬字不深以故存養省察嚴密不來生平孔實無由而塞雖時自提掇又過於助長動以警爾之見自喜殊非優游浸漬深造自得之境又安望居安資深之效哉夫敬之一字乃聖聖相傳諸儒其奉之成法未得者由此可得已得者由此可守王門許多流弊受人簡點正坐不肯認真此字耳此學原爲正自己之心復自己之性推之於外實可以齊治

家國天下而法後世表直影直絲毫出其範圍便相懸絕豈
容人好異逞巧不由大道而直趨捷徑哉工夫專靠靜坐雖
於收斂有功終恐有放溺之弊且身世所遭何由得此便宜
莫若破除成見於敬上嚴密用工隨動隨靜必有所事勿忘
勿助自有水到渠成之日倘忽而躁急忽而冷淡以絕世聰
明力量秀出等輩之資而不得快觀厥成誠堪爲天下痛惜
者也相念之切披瀝纓纓惟先生不以僭妄而采擇焉斯道
幸甚

章宏自曰透髓之論道脈一綫賴此不墜非獨躬菴畏友

謝程山集

卷十

五

也

門人封潛曰吾師於斯道經三變而始得其正其中百孔
千瘡皆經身受故指陳歷歷而有以直扶其病之源用針
用藥實爲已效良方宜躬菴朝服而夕愈也然元氣衰弱
如潛等則未敢遽望其速效而亦不敢不日服也

庚子與馨山宋未有書

道固見在所患工夫未能悠久耳忘助之念一毫未淨即是
暴棄功利之根苟寢與食息孜孜矻矻不容絲毫隱忍歲月
悠久卽神化之域未得擬議然斷無舍此而別覓途徑可臻
者大抵致知心宜虛而每苦不虛力行心宜實而每苦不實
所以多守性近之學以自私執先入之言以自便固滯偏頗
自謂有主以高於等輩爲自足以急於得名爲自快知龜行
惰習爲通病所以然者由風俗淪薄人心潰決有志者孤危
無輔其不抑就時趨亦幾幾其能自必矣迎風挺然已足傾

謝程山集

卷十

六

向至於坐進此道又安得不寥寥耶先生其何以振之耶文
游以母老家貧城隅授讀支吾薪水意外拂逆時所不免間
劣之資當此重困不覺鈍傲百出矣先生志超學勇加以躬
菴遙來唱和昔宋儒鹿洞之會洗剔義利侍坐者感而流涕
況今日之爲義利所關尤巨天壤間不容一日昧沒者而舉
世聾瞶付諸灰滅二先生亟當叩洪鐘呼羣生於大寐之中
又豈僅侍坐者感涕已哉朱陸分析於在昔二先生激揚於
今茲使義利之辨昭同宇宙則文游願長臥風草竊餘光以
自淑老死歸下亦所瞑目如或高臥廬岳天終不欲先生一

出則偷生視息如文海者終當裹糧相依以卒斯業令餘喘
有所歸宿庶不負始願云爾西歸人便勿吝好音
門人封洛日質言之而道無窮已勝十年臥讀矣

謝稹山集

卷十

七

庚子與木立書

屢辱手教諄諄惓惓曲折不倦有中心藏之而已文海以關
劣之質幼習頗重壯稍自悔遇一禪者教以參叩用工一年
既得閩陽明築參禪之念頓息專用致良知工夫漸覺有挺
然振拔之意日尋月繹進而求之宋儒於是知見日益有據
然究以不得嚴師畏友相鞭策根地上少一段堅苦本領卽
今柔衍者尙未能斬截強悍者尙未能降伏雖不至潰決於
外而神明之地隱隱粘繫終不能灑然直見性體根源深爲
可懼也仁者爲詳視病根何在瞑眩何方使文海得返之於

謝稹山集

卷十

八

躬親切受用庶幾不負丈夫相遭於一時之幸也若彼此虛
以知解相播弄縱使見趣機興暫爾可倚然恐眞實源頭終
歸銷隕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其信然耶文海以母老家貧教
投資生仁者在邇不得相依朝夕親承教益徒向楮墨間景
仰又安敢匿庸蔽體以卻針拒砭也哉切已錄一編乃文海
一己日用之貲非著述以公諸天下後世也學庸錄已竊畢
中尙有數處疑義未決他日勝就當馳請一指我真詮也向
見仁者言語太多未免耗損精氣甚非養心之道且洪鐘大
叩大鳴小叩小鳴若不叩自鳴數進而不顧其安教者學者

胥廣矣仁者能以泰華受此土壤則於見道之躬未必不是
轉一關鍵也

彭躬巷曰爲己爲人傾竭中誠不是泛常酬答語亦不是
虛誇性命語

謝程山集

卷十

九

辛丑與黃維緝書

文海之得與足下交也由高敏生甘健齋二友健齋從予遊
最久其堅守初志至今不稍移易敏生待友剛直文海意中
甚嚴憚之二友每言足下質朴且虛心向善不以少年科第
自滿如此足下即不與文海交文海因深信二友亦將足下
是信矣况肯儼然先施而執禮甚謙乎文海豈頑冥不欲傾
心吐露以相報但此衷雖具亦必待叩而後有以相發足下
每相對閒無甚疑問且天資高敏所行亦無過舉兼有正友
相益文海亦何必妄自揣度以相瀆聒乎近聞二友述足下

謝程山集

卷十

十

疑文海有不屑教誨之意夫文海安得有此古先聖賢愛人
至誠遂能以不屑教誨之法行其教誨之心文海何人哉使
無其具而岸然不屑則妄人矣有其具而人以虛心相向復
有所不屑則驕吝矣二者皆非文海所敢出然文海於足下
實未嘗勉自罄竭者則亦有故蓋以聖賢事業於三代盛時
風俗淳厚黨庠術序日以講學爲業人心相安爲固然已不
必更言立志矣自功利浸淫浮靡昌熾幾不知此道爲何物
自非天懷發中憬然覺悟奮然興起力自振拔勇往擔當舉
世非笑之不顧甚未易見其有入手處也具此本領然後與

師友切磋讀書研究日漸月磨始有地步歲月既久成章可必及其至也得志則持此學術發而爲伊周事業舍之而藏則廣此學術以造就英才著書立說以垂教後世此儒者規模本分事也使非具是憤悱攻苦之意斬然自異於昔日而遽欲以平常懷抱依違疑信從事此學縱美質恬適無甚蹉跌然疆輔無人氣衰時異遂爾安貞不渝恐亦未敢必矣今觀足下行事誠縉紳中之迥然傑出者文海敢不推服若卽謂於向學一途能拔出心胸削除門面以有志之士自命文海尙未之睹是以私心未敢罄竭文海此際而遂若不容已

謝程山集

卷十

十一

縱足下寬容不以瀆恥爲罪而文海自顧得無蹈未見顏色而言之咎乎然足下肯於二友前虛懷如此實屬可敬文海自此亦將可以有言矣足下幸自振拔勿以迂妄爲嫌輒布區區伏惟垂察不宣

魏叔子曰先生愛護人才之意與愛護道脉之心俱於斯文遇之

門人湯永誠曰學問二字相需而濟有學無問則固有問無學則虛而教者亦視所偏爲進退要其實總當自立志始也此書爲維緝對證藥然吾輩之病此者正自不少也

壬寅與麗中書

人生世間苦爲境遇所驅雖高才大智莫之能強所持此心此理耿耿不昧可以當極順而不濫處極固而不奪境遇卽千變百出而我之此心此理曾不爲之少動方是百鍊純鋼然亦不過識得此心此理千古一轍前聖後聖莫能歧出守經行權著著有主卷舒作用旁行不流縱使畢世盡命竟不獲濟要其精英亦當與日月山河共輝騰於萬古仁者所得當不謬於茲耶文海元坐程山毫無裨於斯世日夕一卷與同堂辨析亦惟是將此心此理濯磨精瑩期與千古聖賢相

謝程山集

卷十

十二

對勘耳何幸獲遇仁者得覲面互證似此機緣自識匪輕文海敢不力自搜剔塵翳俾聖賢針針見血之語於一己身親實證以無負此千古一時願仁者亦破除人我廓然大公與文海心心灌輸如辛苦酸醎共調一味金石絲竹齊諧一音務期於沈疴錮疾中必效回陽之力庶幾不令千萬世下扼腕此時此際香山論性一帙文海妄加數語相商未知當否講義俱親切於學者分上實有受用亦不必屑屑於先儒求合也

羅珂雪曰麗中談性談心不失儒者本來面目訪道過香

山與先生印契別後復以是書諄摯懇固狄公之藥籠
無所不收然非麗中之跡禪而心儒又何以得此於先生
而世乃有誦儒書而迷於二氏者視麗中能無汗顏
丁誠叔曰此心此理雖得自天良而所資於友朋之輔益
補救者尤切先生以是望麗中僕益以是望先生也

壬寅與崇仁奕社諸友書

文游才短氣弱不能有裨當世徒欲取斯道以自淑而又舉
足荆榛不能親炙海內大君子以竊聞其緒論祇於紙上陳
言揣摩擬議無由得先儒之萬一所幸敝邑諸子慨然興起
文游得相與觀摩於其閒而四方之賢豪經過敝邑者遂欲
進而教之隱衷私叩實自慚悚茲辱陳君霽孟過訪得聞諸
君子高風卓行超然世俗文章節義標炳一時文游不禁心
神馳往恨無由望見顏色以自慶幸於生平而不顧拚鄙欲
先自陳於諸君子之前者又自有說竊以士抱英敏之資幸

承聖賢之後道統學緒燦然於經訓撰述之閒擬其英咀其
華作為詞章已足炫當世而耀來茲矧沃根而茹實其有神
於世道人心又豈僅掇英咀華之效已哉且世之治也有明
君良相以主持風化之權爲士君子者尙思脩明仁義共襄
盛治以補皇猷之不及矧天道變異莫可抵極人心迷憤無
有涯際而忍泄泄坐視寓意文詞僅以適娛樂之興舒憤懣
之懷仁者之心何之能已近則閭里遠則四方豈遂無可置
力耶即使頑然感化莫動亦當留此道一綫以爲興起後世
之機倘徒自憤洪一瞋不視以爲世既已矣吾復何爲則天

生斯人有靈有覺一聽其眩瞶昏迷底於禽獸而不知止而無一人爲之拊其背提其耳以警其心而使之豁然醒不幾蹈於棄天幾天乎卽曰宇宙之大豈必無人何煩自我然當仁不讓慷慨丈夫豈肯以難責人而已姑處其易且使身後之豪傑而嘆前輩之無人吾輩其堪此乎文海不才既愚且鈍尙不量己力不顧濡手足焦毛髮賣勇盡氣以冀同儕之一覽至於汕笑謗毀饑寒窘迫一置之不問特以此衷有不容己者在耳諸君子獨肯宴然已乎橫渠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自命爲何

謝程山集

卷十

十五

如乎文海不才鄙陋先布區區來春或得登堂一請益以教所言之不及臨楮惶悚

劉子淳曰才人易得學人難得進才人以道自任真共一片西銘心也

陳壽孟曰敝鄉諸友捧讀先生是書慙汗浹背恨生僻壤不得早就正有道漸成痿廢亟遣書各道其肯育以望鍼砭倘虛扁不吝刀圭頻施或不致終成不仁

壬寅答安福吳翁水書

先生生長理學淵藪之鄉相承有自大節凜然敬仰欲見之私方切窘窳昨忽辱使惠書捧讀之際欣感益深文海自顧駑鈍尤悔多端初則失足禪宗繼乃漸求正學憑心意造由姚江而上溯宋儒始悟砥矢周行舍濂洛關閩吾誰與歸心悅力追惟宋儒是宗迄今如闢荒老農雖鋤犁培壅頗得其法而精鑿稻米之果腹猶有待焉時勢艱阻雖高賢在望如先生者亦不得負笈相叩下根劣器日在風濤中把舵張帆中心戰慄不知何時是到岸日也所尤痛者故友李仲闇以剛強之資任道有餘勞役不休遂致傷殞天不庇才奪我彼相使我捫摸籬壁日恐墮入坑塹無有呼我而出者展讀慰言倍增其痛而先生至性肫懇所見在大痛切淋漓有不僅爲私交惜者已同藐孤如命宣諸靈几仲闇英爽不亡必將感激於冥冥而文海之後死者又何敢以不勉也楊仁叔得遊門下固仁叔之大幸亦文正公忠義之遺承示及不勝慰藉其資性稍浮勿惜委曲成就返之於實彭躬菴至誠篤愛於仁叔不可謂不厚幸并提撕之吾道所恃賴者惟此後起之人才耳一脈之傳能無重望使旋匆促言不罄意

謝程山集

卷十

十六

查小蘇曰樸樸實實信筆寫去而溫純自在非有學有養亦何能然

壬寅答愚者書

接讀性論尊旨大都救無善及迅掃工夫之意居多此學至今日可謂千歧萬轍矣一人一說非必漫無所見但胸次不闊窮理不精立教不慎遂爾快其所見力自主張不暇虛心平氣以採先程而其弊遂有不可言者矣文海觀程子將爲學途徑關聚到一敬字上此真徹上徹下可通行無弊者凡人天資高明契會必殊然不主敬則所見終不爲己有於日用事物仍不得愛用質卽愚鈍果一主於敬工夫既久心氣日清此理亦自然昭著卽愚鈍至極苟終身遊於規矩之內

謝程山集 卷十 十八

亦名教中有品人物先儒闢此大路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以與學者持循而後儒遏抑聰明不下必欲標新領異以自取勝不亦異乎今仁者所論誠足以殫興總然非敬以主宰其閒則文游竊恐其鵠突而無著眼日中似有腳跟則無閒時似有忙時則無平路似有艱險則無一切元妙亦只塵飯土羹耳於饅腹奚益哉往江門因此心此理未有湊合處遂求之於靜坐然溺靜而忘動用行遠志何如主敬不外倫物勿忘勿助遲以歲月不患無湊合時也惟敬中須有體認之功然亦惟敬方能體認今人苦敬爲拘迫總是欠體認耳或因

平日浮動成習一旦用敬生澀艱苦勢所必至稍一未效便自放下轉思別覓主腦此豈真敬之咎哉蓋志大力堅者真矣砥矢周行都成林蔭甚可歎也涇陽先生於無善之弊已痛切言之荒委之罪比諸洪水猛獸仁者眼不耐見復爲一搜剔使隱情無所逃遁可謂快矣且於一切名理瀾翻透脫非沈酣歲久何以有此而文游竊欲再得整頓一路使學者有所入手庶宗匠規矩可爲民生日用高明以爲何如匡麓之行向在何日或更有別局耶風便勿靳示我

章无咎曰近日氣節之士半託跡空門吾浙與三吳尤盛

謝程山集

卷十

十九

故其善知識明大義談性道者甚多如愚者則翹然尤不易得先生嘗語譽今日門戶之見不必過拘須是拓開胸懷大施爐冶方享人才之益惟吾輩學術所關最宜自視清楚無爲朱紫所混讀此書惕然知先生主持斯道之有本也

門人鄒惕曰主靜則不能動惟主敬則無往不宜師於此加以體認爲工更著著是實敬之敬之寤寐從之

壬寅與紹興劉伯繩書

士之相慕每有生不同時之恨卽前後之閒相去未幾風聲所被尙堪追憶然無由握手親證所學其恨與遠千百年等也至於生同時矣又以關河修阻彼此慕悅徒付之蒹葭伊人其爲悵惘抑何可勝言然學問之相資手書亦抵面談古人所爲藉神交以相慰也邇者章君无咎過訪程山得知先生隱德大義堅貞不渝又能開明家學復一綫未滅之天理起難存幾喪之良心以竟尊甫念堂先生未畢之願文游聞之不勝踴躍卽欲躬造講壇以達仰止之忱竭其證道之素

謝程山集

卷十

二十

志所苦羽翼不修模稜無資徒對雲山東望而歎耳文游竊以千古聖賢學術自孔孟以來原自分門別戶益復紛紜大抵重本陸便多歧輟至姚江諸弟子分門別戶益復紛紜大抵重本體者則欲廢人力重工夫者則不信固有主涵養則有空寂之虞主學問則有支離之弊各因性質所近或蔽於先入之言或據一己之成功豈能保其無偏亦不敢謂其無得要在講學君子遜志羣儒用所長去所短舍已虛心使蕩平大路智愚賢不肖皆可率由而不至於踰越斯爲中正之規而原本天德發施王道始不誤陷將來之人心於以建天地而質

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所稱醇乎其醇之儒庶其有所歸乎
文游竊有志而質量輕弱譬之以寸莛撞巨鐘蚍蜉撼大樹
多見其不知量耳然終不敢不勉也聞張君莫夫與先生相
聚一堂源流互長入室不孤則廓清弊竇光復道統舍古小
學堂中諸君子又將誰任其責獨恨文游生長窮陬不能稍
效輔翼之勞幸有同時之際遇偏又艱會晤之機緣以此自
悼又豈屬私意耶甫先生天挺人豪文游生已後時不獲
執贄門下真此生恨事而遠與千百年同其感喟也聞遺集
尚未刻成有講學要語幸先賜一帙使文游雖不能親炙猶
得私淑以漸此塵軀尊著最簡切者併懇錄一二見寄以慰
渴慕不一

謝程山集

卷十

二十一

宋未有日理學源流升降洞徹胸中觀瞿塘洞庭之波瀾
萬頃不能瞬目曾亦有溯其源而問者乎此先生所爲汲
汲同氣之求也

癸卯與宋未有書

渴慕已積年矣忽辱千里枉顧快意何可勝言文游於此學
擬議揣摩雖經三折其肱然先儒微言大義皆得之躬親踐
履文游之操修未及萬一遂爾妄自測量敢必其有當有道
深衷而毫無差謬乎是以日冀當吾世得有身入古人之室
者爲一剖決則或是或非可以較然不惑今先生豈非其人
乎文游幸邀指示謂亦有一隅之見乃知歷年所窺竊者尙
不至枉用精神則文游之愉慰又豈世俗知己之感所得而
擬議耶所向途轍先生既許以不謬然工夫實際畢竟忘助

謝程山集

卷十

二十二

之爲害者多有忘有助則天機流行之妙終不是淪肌浹髓
程子曰鳶飛魚躍是子思指點天機之無空闊無閒斷以示
地也夫鳶飛魚躍是子思指點天機之無空闊無閒斷以示
人但覺爲色爲聲盈眸充塞無非此理而在已躬仍似有撥
不開掃不去之處方謂之妙合然而稍忘則漫沒稍助則滯
礙矣非忘非助之閒謂之必有事必本體與工夫鍊成一片
方是活潑潑地善乎顧涇陽云有本體便有工夫無工夫卽
無本體也然文游嘗吟味小心翼翼一語其示我周行更不
必以勿忘勿助補之而必有事之眞精神已呈露無遺學者

苟實從事於茲則鳶飛魚躍之趣當渙然融釋於胸不留一絲渣滓矣不審與先生識仁之意有相發明否先生以萬物一體必須時時相關如不相關便屬痿痺至相關之要又只在存心心一馳去卽筆墨几席之閒成秦越矣矧萬物乎此是先生真切教人之法亦卽是先生自得之要然存心之妙文游以爲只求之小心翼翼一語於此有得則仁體亦燦然矣先生其謂然乎否也長夏酷暑體大爲所苦近日稍爽復理會中庸俟卒業當寄正也先生讀書不肯泛涉尊著必大有發明雖高深非寡淺所能測但以文游傾仰之至未必

謝程山集

卷十

三十三

不可由一二以漸窺其全使人來端望賜教

彭中叔曰領會得小心翼翼一語則聖賢儒先幾許奧義都成一貫

門人曾曰都曰鳶飛魚躍境界本觸處是道但胸無把握則無處下手終墮空寂程子以必有事實之吾師以小心翼翼翼進之從此著力庶免歧趨

癸卯與門人曾美公書

杏山五十日靜坐讀大學頗覺有自得處及以客至而歸酬酢周旋便不得炯然以我如此知諸子事緒茫茫又乏講貫之勤以語聖功大難大難諸子質本高美前日躬菴確齋二先生會晤後亦深歎羨文游獨以爲質美而好學則光明俊偉未可限量質美而不學則不惟無擴充之益且有墮落之虞矣豐邑從未聞有會講之舉今創自吾黨開風氣之先倘悠忽將之不克底於成則尊洛一席直如好鳥時花一過耳一寓目令人欣然一賞耳甯復有實在精光畱連於千古人心而不忍忘耶今雖境遇多艱不得時深盍簪之助然吾黨肯於此堅忍沈毅竭力熬鍊則厄數退謝之日卽至理發越之期蓋儒者之任最爲重大決非自安私小瞻徇時俗可希冀其萬一也美公處心重厚行事誠確苟力充其學勤勤不己成就斷非小儒所能擬目下工夫須以西銘之意實體諸己而敬以守之使此渺然之軀與宇宙之大關通流貫一切民物閒事俱痛癢切於一己然後平生所讀之書皆爲我有而經史所記載乃爲明體適用有不容己者非好爲馳騁而樂此不切之空言也文游於同堂諸子夢寐相關今之遠引

謝程山集

卷十

三十四

固迫而出此亦事勢之無可如何者惟諸子相見時頻頻提
攝微顯如一雖不復朝夕與處庶幾有以慰我矣美公情真
詞懇於諸子前幸悉致此意

湯惕菴先生曰著實實談如布帛菽粟人人可吃可穿
龍谿白沙何曾解此

後學危彬曰先外祖安貧樂道明社既屋即棄諸生捐贈
學田不受至腐豈爲生而陶然口從師講明身心之學一
言一行確守矩法先節母時舉以訓誨彬兄弟而逐逐科
名功利之習真愧負我外祖矣今展讀是書當日師弟相

謝程山集

卷一

二十五

成以德之精神尙洋洋如見諸楮墨間乃一再傳而此風
杳然撫卷三歎抑用自誌其報也

甲辰與門人黃維緝書

樸齋歸述維緝面目黧黑肢體浮腫文海聞之深爲驚懼父
母遺體平時亦當保愛矧當大事之日而令致疾俾誠敬不
得盡儀節不得當將禮所謂勿之有悔者其爲悔也何時已
耶禮固當守然守禮而致疾致疾而不知變通以有妨於大
事後之人亦誰復敢守禮乎禮之所在不及爲罪過之亦罪
也欲守禮而反陷於罪則後之欲守禮者又誰復不以陷罪
爲戒乎維緝至性篤行文海每念及輒心慚慙弟因是毀形
滅性令天下後世置維緝於愚孝之列而傷其不能衷諸聖
賢之道豈不大可惜哉願亟以大孝爲念萬勿碌碌固執即
今身在病中且須進粗糲薄用葷鹽俟病已復體弱如故古
人尙有以老病稍需酒肉者明訓具在於禮未嘗有礙况飯
與葷鹽乎夜臥決宜高楊地氣湫溼若非遠隔則侵入肌膚
腿腫之疾恐久而及膏肓則雖欲長枕苫卧其可得耶文海
悲夫禮之亡也久矣當今世有能居喪守禮不啻丹霄威鳳
振古之祥於此不相輔翼而乃欲以姑息之愛俾有關失文
海非喪心甯忍有此蓋聖賢之孝未嘗不謹於小節要終不
殉小而忘大也臨楮惻惻不勝惓切

謝程山集

卷十

二十六

門人曾秉豫曰酌禮之正抑情之過仁孝兩備

猶子德賢曰世父方與健齋先生考訂喪禮以挽回世俗之失禮富忍姑息以阻人行禮然黃先生至性篤孝幾於滅性則過於禮者又安得不以禮限之乎

乙巳與易堂魏冰叔書

得讀躬菴所作送能養及序知天下英才必歸吾叔子以非叔子莫能陶鑄也大抵弟子之得師與師之得弟子皆各有一段志氣優於平昔故其相接之間彼感此應如枹鼓之不爽非偶然也躬菴文字之卓鍊人所共賞但其後段立說覺有憤激之氣以經義氣節盡歸虛美似亦大過謂未免有虛美者藏其中則可謂經義氣節總歸虛美則不可謂刑名富強智謀才武之有濟於世用則可謂經義氣節者反不如其實用則不可蓋刑名富強智謀才武如不本於經義氣節則

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也雖區區有利於目前其遺害於後世正自不小真經義氣節之士雖未必見用於當時而啟迪萬世之人心維持萬古之綱常究有厚望焉兩者相較其爲實用誰多誰少今乃悉以經義氣節爲虛美誤世而以實用歸於刑名富強智謀才武抑揚不平使後進不善讀者不悉力以趨功利不止甚矣立言之不可不慎也且篇中論學術未能盡情洗發歸諸正大雖身體力踐驗諸實事一段似有歸著然於精微之奧廣大之規未見一語透出其所謂入之者深歛之者密未必是大本大原所在而出之無窮發之不

驟者豈遂爲不謬不悖乎諸友中虛懷若谷莫如吾叔子故
敢一布區區如或可采則不妨婉致躬耄樹義當更精確立
言當更詳婉尤望叔子造就人才甯重體而用不遺毋重用
而體或略倘立教者差之毫釐則傳習者遂將有千里之謬
此際正不敢不懼也

門人黃采曰大黃附子之猛烈得雷公泡製乃足驅邪而
扶正采讀斯文益歎人不可無良師友也醇之一字不逢
偏執不見然人不偏執亦何能遠造於醇唯虛已發言斯
醇之基也

謝程山集

卷十

二十九

陳默公曰明季經義氣節之士以虛美相誇者十中實亦
不無二三躬菴先生親歷其間宜其言之激烈但以爲盡
然又以爲不如刑名才武之有益於世未免過偏躬菴爲
一時數人言之先生爲天下萬世言之自純和中正無復
遺議然予於此見諸君子之所以爲友者真與古爲徒矣
觀摩切偲相得無間如此所以功力益趨實際逾久日新
而江右三山賓宇後進每仰止而恨莫獲一觀焯也何人
乃得周旋諸君子而親承先生之啟迪然後知實學之難
何可遽求也而又何敢憚於難求而不奉以自勉也

丁未與魏冰叔書

向讀尊著每惜君子短於致用而欲進之以小人之才文游
謂爲君子者須廣之以才則篤論也若謂不可無小人之才
恐未可爲訓蓋小人之才機械變詐不可方物人能以此爲
恥方可學至於君子今既爲君子而又習其所恥之事悉習
之既熟則遂變爲小人矣初意欲以此加小人去小人既而
心毒手滑不覺以此加諸君子遂忘乎已之墮小人矣且人
能知爲君子者有幾而機械變詐末俗爲甚愚意尙慮爲君
子者猶沾染汚俗滌濯不淨雖名爲君子尙不離小人氣習

謝程山集

卷十

三十

况引示之以邪徑得無教孫升木乎君子之立教也一有不
慎差毫釐而謬千里老莊明道德似於世無害而其禍流而
爲申韓故君子立言不取快於目前要在防害於萬世在裕
濟本意蓋甚憤小人之橫恣憫君子之拙直無用束手爲所
傾陷而天下事或遂決裂不可救使君子能以小人之術治
小人既足衛身又足爲世去大蠹豈不甚快然人心如水未
俗如壑雖多其隄防猶虞滲漏若狂瀾既倒又誰其能障之
乎且君子立心忠厚立身敬謹使廣之以學問充之以涵養
練之以閱歷卽遇事變未必遂無作用矧事之成敗半由於

天未必盡由智巧而古以愚誠而成以智巧而敗者多矣即使倖以詐成亦爲辱以誠而敗亦未必非榮身爲儒者惟當扶持此理使不昧於千古耳至於事之成敗有非智謀術數所能屑屑計量者如屑屑取必於此則必至貶節枉道名爲達權實將自開其竇此君子欲尙智者所不可不熟思而審擇也裕齋德望才名人所共仰發一言而信者必衆筆墨之下尤宜敬慎雖益人者十之八九而可商者十亦不無一二學術所關萬世人心所係與其假之徑竇毋甯渾全醇粹方矩圓規之爲可守也文游千慮一得裕齋當不鄙我也

謝程山集

卷十

三十一

又封建論匯古今之失得而擬議於一是文游讀之竊疑本根未必常強一就衰弱則諸藩漸不可制伐兼并勢所必然雖夾以郡縣安知郡縣之臣見國勢不可恃不惟強大是趨以就一己之功名乎是不幾又成一春秋戰國之世乎後世晉諸王之爭其禍尤烈今日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則羣起而興宗國羣起而有一人焉得之猶吾祖宗之子若孫立法之意固善然天下事豈能遂如吾意雖防於失天下之後而其勢恐遂亂於未失天下之前人之賢不肖因勢而移者比比皆然如所論以德政著聞者召之京師使爲將

相夫安知其一朝得權不轉而驕恣遂有異謀乎居內者既驕恣而忌外則在外者必稱兵而內討如晉齊王罔成都王潁初未嘗不賢及大權在握遂爾變易以致轉相圖害禍不休息卽親王不居政府而權臣專柄親王假清君側而興兵者亦昭然前史矣一人倡亂羣起而乘之力大者進而攻京師力小者旁侵而割據稱雄或互爲攻擊或連兵要結不至廢爛其民不止封建之害豈法所能豫制哉雖曰平居無土地人民政事難以望其扶危定傾於喪亂之日然吾以爲亦顧國家之氣運何如耳使漢祚可復則光武以一匹夫而中

謝程山集

卷十

三十二

與鼎立可圖則昭烈無尺土而定蜀安在其久於人民政事乎竊謂明制未爲不善但王之嫡子襲王其支庶不必復封郡王卽降封將軍中尉等爵自將軍以下皆令與齊民一體選舉文武並用就令時窮勢迫其宗支之居大僚有重望者忠義之士自可擇而主之以興復大業如此則旣無封建之害而又不至銅宗室之才篇中制極詳密大計深謀無所不盡但恐一事決裂種種善策無不壞亂噫天下事固不可無法然天下亦安有不敝之法哉鄙見如此恐未盡然仍候賜教

宋未有曰易堂之學主於用程山之學主於體叔子欲以經世而正人心先生欲以正人心而經世二者均不可偏廢究之人心是本有體然後用有所根先生直諒如此故娓娓數百言貫徹首底脩齊平治之道立可見之實效不僅空談也

後學徐健菴曰讀叔子諸論其經緯周詳幾疑無復遺議及觀是書而後知天下道理無窮不經名眼人點破何由知其弊竇即隱伏於良法之中篇中精義名言層見疊出坐而言者起而行世疑理學爲迂爲無用真瞶瞶之見矣

謝程山集

卷十

三十三

後學鄒易堂曰大文章大經濟方是大理學

丁未復魏冰叔書

復接手書舉溫太真批錢世儀爲言謂時值危迫不得不借用小人此卽昔日與樸齋札所謂爲父母醫藥則紋銀不足參以呈色雜銀未爲不可之意於此益徵裕齋至性苦衷於萬難措手時亦不肯僅以一死謝乃責必迫而爲詭怪奇險之行以冀一當實非借用小人也但太真舉動乃豪傑事儒者則斷不能豪傑所恃者天才儒者則全賴學力守其誠敬之素志雖當患難勢危慮深不無智術然欲如偽醉揮涕諸情態恐亦無從得此面孔大儒中最有才智者莫如王陽明

謝程山集

卷十

三十四

先生醉批錢鳳或官爲之至於涕泣辭致想王先生亦少此副急淚也竊意君子秉大權必自能收用人之效卽不得已使貪使詐如叔向用叔魚以歸季孫可耳若自以身爲之人固各有能不能凡此者豈儒者所能乎儒者惟能至誠小心投閒乘隙以回其心而沮其謀萬一不濟則鞠躬盡瘁繼之以死豈有過乎甯武子貨醫納饋卒以保其君而全其身段秀實倒用司農印追還韓旻及奪笏擊朱泚遂以身殉二公之愚忠激烈均迫而出之以才智而濟與不濟雖不同要亦不可得而軒輊也是固儒者所可能所當學者也彼溫太真

之舉動由其天才庸可學乎昔人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真此之謂也且古人出奇之智亦非印定譜子蓋以警惕之神明當局勢之危迫忍爾逆露恰當機宜不容毫髮增損設後先其時卽有不同用者倘勞於模擬鋒鈍滯不但畫虎類狗爲世所笑正恐為人窺破事更深其決裂矣故學者惟自顧天才何如耳可立可權要須立先而後乃言權也故論孟所載皆聖賢經常語耳而出奇履險之說未有聞焉豈聖賢猶有不能權歟蓋權者一時之偶然驚於立而明於經者亦自有不期然而然豪傑之舉動固未可嘗試也若持以立論

謝程山集

卷十

五

則又何怪議李斯者之原過於荀卿乎裕齋幸再熟思以教我若僕前札所云成敗由天正欲人以成敗聽天惟忠貞之心當力於自盡如武侯草廬已定三分而六出祁山死而後已與尊札之意同也封建論道其常則僕亦何所置喙惟論事勢之變當其時雖大郡縣能保其尙爲天子之士耶事變無窮庸可臆測故立法創制但祇道其常而已櫟齋處定本只刪去封異姓一說入爲將相云云仍畱未刪再讀日錄復細加品騁覺僕前許尙墮麤疎未悉裕齋深衷可知讀書必貴反覆理會始無遺蘊也

宋未有曰反覆言之理逾足而詞愈婉先生之篤於友誼

乃爾惕將洗剔塵耳以聆德音

門人黃建曰春秋戰國時豪傑事功儘多而論孟中絕口不道則可知聖賢垂教總以經常爲要

謝程山集

卷十

三十六

謝程山集卷之十一目錄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本量鳴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吳熙儲榮

吳榮祖吳嘉善 編校

壽山

同郡後學饒拱辰

受業門人參訂

書三

與門人黃維緝書丁未

答吉安鄧勿非書己酉

謝程山集

卷十一

與易堂後進魏興士書

與門人封禹成書庚戌

答新城孔正叔書

復易堂魏伯子書壬子

與桐城陳默公書

答彭躬菴書

答孔正叔書癸丑

與湯弼士書

答新城孔幼公書

與陝西孫鍾元書甲寅

復吉安劉六謙書辛酉

再答劉六謙書

謝程山集

卷十一

謝程山集卷之十一 書三

丁未與門人黃維緝書

每於閒中念及維緝未嘗不悵快滿懷蓋以未堅深之學力經理世務周旋世俗而家世清貧復有陪奉官府之費此豈但事勢有不能全即人品亦大可危矣維緝凡事勇往終少始末計度無全局於胸中故於其閒時費周折處事固不宜顧慮大過然失諸疏畧亦受大累吾人行已或出或處或成已成物審身度世須有一定規模規模之外不可過量規模之內不宜短虧今精義之工尙未細密集義之力亦多踈怠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一

浩然之氣何能遽爾充足揮霍之才何能廣大悉當此際但宜收攝保持學道窮理以成就初志乃一爲藝望所推便自率爾輕任何其不堅忍耶或亦功利之見尙未忘耶今日夕奔忙仔肩一邑重任又且財用窘迫周旋儀物卽如遠行之贖儘可詩文代賫者貨財乃必皇皇稱貸此類盡非本色士必衣食粗足俯仰稍給而後學可無累不則或館或醫藉一業以自支持今既無貧士之業又有縉紳之費將變易此養親之擔石以充不急之務耶抑稍圓通於卻受之際以爲生計耶吾恐隱微易欺名節難守一不自決學業敗矣豈不重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

可傷哉文游言之晚矣已任之事自不得半途而廢要當有爲有守設法早畢之既畢之後大宜一變前局定的而趨萬勿沾沾目前而忘聖賢遠大之規瑣瑣事功而墮性命精微之業斯則文游之所惓惓念切者也有懷不盡惟究圖之林確齋曰先生之愛維緝慈母於孔子慮不如是之周也

已酉答吉安鄧勿非書

南豐謝文游謹啟拜致書鄧君勿非足下文游不才幼質頑鈍發憤爲學冀稍知生身立命之原顧以生處僻壤問津無從顛仆迷途自躐自輿者不知其幾矣中幸二三友人相與講論提撕已而懿德之好人有同心郡邑遠邇聞風枉教遂烝烝莫禦文游藉是鼓勵頽惰疏鑿愚蒙由儒先以達聖賢門戶之歸宿始稍稍有所窺然後益嘆斯道之難視之粲粲言之了了之中如隔千巖萬壑視初發足時一段矜心浮氣至此毫無所用今更以向衰之齒全力歛戢尙恐不能收功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三

桑榆矧敢妄自馳騁周旋泛應自取困憊乎然而此中耿耿屬望天下英才之心正自甚熱也蓋以人才雖生於天而啟發造就實由於人苟於道一無所聞則已使有一隙之明而又重自秘惜不思得其人而告之則大負天心其罪當與蔽賢等文游其敢蹈此乎獨以人心爲功利所蔽爲辭章聲名所眩替視此道淡泊不足邀其一盼而重道之心又不欲其輕囊數年來及程山之門者惟南城黃子采趙子由汴趙子有豪傑之概與之論議踴躍嚮往不幸交一載遂卒黃子恂恂篤實有至性遂樂與之相進外此懷刺登堂者不過浮慕

虛僞之士相見往煩酬酢耳故同堂諸子因以爲戒且囑子弟輩非故友素知其人而先容者寧勿與通非敢峻其門牆而薄待天下士也蓋人情實有不齊謹始慮終有不得不爾者今春足下不惜道里之遠徒步過訪可謂誠矣子弟輩見足下行踪頗異不敢遽接請暫居旅寺俟主人歸以名刺先庶幾不失士相見之儀次日文游造西郊古剎相覓不遇謂足下必當復來候數日竟不至意甚怏怏踰月忽接手札始知足下往來道路冰雪之苦且有責怨之意文游惘然而已文游失人於交固不無罪足下不遠數百里勤其飢凍而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四

來而竟不稍躊躇幡然遽逝得毋進退節次微有未當者乎夫道之體用本不相離體不徹則用必窒用不達則體必無據所謂天理者不過人情事勢之得其至當者而已倘曰吾守吾之天理於人情事勢不合亦無傷則是天理者乃空虛無用之物體自體而用自用豈聖人之所謂道乎文游妄揣足下大抵質美未學乏師友之益離羣索居以保无咎而已以斯爲鄉黨善人未爲不足若欲進而求之聖人之道則倫物之地施受往來何一非道之所在倘率胸臆執已見以處之機宜之閒委曲因應恐有未盡善者故知人情事勢之不

可不講學問之不可不廣涵養之不可不充未可曰吾心無
作遂無餘事也文海感足下遠訪又辱賜手書雖未謀面亦
非未同而言者比故敢直舒所見以陳於左右承詢識仁說
既謹錄一通及程山十則足下試取而閱之則文海之所學
亦不外是矣并接何時臨風神溯

宋未有日鄧生訪予於山予以程山之學告之即謝謝意
動其入高爽有可任道之資而言動則不免直率任性數
日遽別初不意其即有冰雪而來竟不使予一言爲之先
容及叩門不得見又不稍躊躇復困頓遠返眞質美而未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五

學者也先生即就此教之所謂因其病而藥之鄧生雖未
獲見長桑君已飽飲上池水矣

門人吳其達曰人情事勢即在大理之中大理即道也學
道而行動多窒可謂已學乎聖賢千言萬語無一不透徹
人情事勢苟咀嚼空文而一舉足即墮荆棘縱學富五車
胸羅四庫直等於一字不識師文非僅爲勿非破迷亦達
羣頂門鍼灸

後學梁份曰做人只是任性而行自謂吾心無忙便不躊
躇計慮小則鄉族抵牾大則身陷不測往往而有讀書人

不通人情世務寸步難移份因先生得遊易堂彭魏二師
之門講求經世之學意謂程山所討論者性命之微高不
可企今讀先生是篇然後自慙淺之乎測量也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六

已酉與易堂後進魏興士書

憶乙未冬翠微峰一識足下其時方髫髻文游已知爲英物
丁未夏隨令叔父自新城取道敝邑始得再晤別十三載嶄
然頭角欣賞無既自是以來胸中時有一足下開尊甫遠遊
動經數歲而令叔父季父亦復常年外出一切家政外事皆
屬足下攝理恢恢游刃有餘尊家多才後先輝映令人仰羨
無已文游乾坤腐儒坵壑廢物一念耿耿常冀後輩英俊挺
然爲世界撐柱俾文游得如草間羽蟲鼓翅露吟以鳴自適
則分願足矣然者兩日寂寞無以自慰如足下高才期許自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七

非淺淺也午節令叔父見過出孔元微寄足下書見示深服
其器識不凡然度非足下有以感之元微亦決不輕以相責
以此知二子皆今日佳士也惜文游不得相與朝夕挹取鋒
銳以自振衰頹耳應酬紛劇固足見才然踐履之暇又復肆
力學業則靜以備動之所操動以實靜之所得事學並舉德
才兼進異日大受由此措之諒匪難也程山後進如李其聰
黃國望封峙吳士鋤猶子德贊數子亦知向往然才不及足
下每思承教期尚有待臨風懷想欲言不罄

門人鄒明昌曰吾師愛惜人才如玉人獲璞輒欲雕琢使

成大器是書淡淡言之而勤懇珍重之意味之彌深亦可
知興士爲易堂後起之瑚璉也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八

庚戌與門人封禹成書

元坐程山况味不佳每念禹成以樸誠之質惻隱之衷如得專一以究竟斯道何必多讓先儒惜乎太邱道廣廣則難周大受之器只於排解中消磨歲月鄉黨親知所賴藉以獲寧靜者不知凡幾在人則誠利益多矣但愚意猶欲禹成漸用排遣俾身心暇豫力挽儒先將墜未墜之緒以授之來學斯其爲功當在天下萬世視鄉黨親知旦暮之暫獲寧靜其爲大小偏全不既較然耶文游於同堂中所望於禹成及棧齋維緝諸子者甚厚奈諸子規模大都著在事爲雖事爲不在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九

道外然胸中道味未充則事爲亦但可云俗務未可云道也顏曾閔冉爲聖人所深許初未有政績勲業可紀而由求予賜皆才力優裕班班足自表見何聖人每若不足其故不可思耶諸子質厚而理明不早擔當此事更待之何時乎後輩茫茫尙未見有可屬望者文游衰頹漸迫時日無多程山學道一席恐只如彩雲過目耳可爲長太息者莫此若也文游觀禹成待我中心脫摯無絲毫閒雜今不能幾微益於禹成文游將抱慚無已矣惟冀奮然始終以道自任庶俾文游稍效萬一之忠告云爾

張曲江曰黼黻忝司民牧無絲毫益於百姓而徒有損於一己竟日忙忙案牘不可謂非事爲要如先生所謂俗務也行將謝而歸矣而少時詞章是習望道在洋洋如巨海先生愛我其何以示我津岸俾有所持循以不致虛負此來之倖遇高賢也

黃弼侯曰爲鄉黨親知排解原是吾儒分內事但日以此爲事未免好行其德亦功利之習未去也書中規其以斯道自任所見方大而世俗不知妄議吾儒薄事功而好空談性命彼蜀犬之吠耳禹成老友胸有定珠定當返光自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十

照矣

門人湯其仁曰道味未充而急急事功猶之人家父兄不教子弟讀書識道理敦倫行獨欲積財以遺之舍本務末兩無所益何如以道爲重修於身而自及於人漆雕開吾斯未信亦此意也

庚戌答新城孔正叔書

勾庭每過程山輒稱先生氣誼敦厚師古力學虛衷以求輔益文游與先生二十年故交反有知先生未盡者近年每託大方達意而大方因敝邑募橋樞身不得頻過貴里有懷依依不能自達客歲忽於勾庭手獲接賜書百朋之貺快何可言且津津以明學術正人心為勉文游何敢當亦何敢辭夫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明學術不明人心愈無由而正二者相關振係於世界非小而此時之學術人心尤最難明而難挽蓋佛老之害傷於血脉功利之害又復痛入骨髓變證種種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七

種怪誕莫窮世無秦越人飲上池水望影即知病源安得不寒熱難投鍼灸妄施徒令白骨枕簀而已耶加以防維未振廉恥競喪行歸羅刹之域文游何人敢以延廣之力舉函牛之鼎幾何不絕臚而死也哉雖然學術不能昌明於一世要不可不朋於一身人心不可得而正己心安可不正是以株守程山一掌地與二三知友搜剔先儒之要體認疑似之辨亦既有年始知夫子畏天命一語乃為學要領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什卦并相通而中庸首章及張子西銘則其詮註衍義也朝夕乾惕奉以為的庶幾有所歸宿萬徑千谿可

免迷惑然周行如砥行者每多足病欲其馳驟而升正未可易言也唯扶筇端楷展其程期以盡天年而已矣先生天資迥不猶人加以謙冲力學此中滋味必有深入而不容自己者其肯傾心舉以相授俾文游得躍然言下了無回惑乎先生素抱救世熱腸憫其愚鈍或當不吝也外講義數首呈教魏叔子曰正叔毫而好學著述等身而歉然若不識一字禱見當世名人多矣虛已好善如此者正自未有而其敬愛先生與禱尤為獨尊及得是書喜溢顏面謂禱曰恨多此七十年不得及程山之門但得聞畏天命之旨即夕死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七

亦何憾今正叔往矣載讀及此惘惘何極因書以志吾兩人知己之慟
門人危龍光曰畏天命一語聖人一生精魄所聚談語微露雖有宋大儒亦輕忽讀過未及深為體認自吾師拈出就論語中細按而統會之由志學而至不踰矩何一非此旨也數十年理會四書究未嘗得其一字爰用龍光與自負亦大負師而負天矣從今奉此語以自鞭逼或尚可收諸桑榆乎

王子復易堂魏伯子書

使齋歸得奉手教欣出望外近年每接見季子徑道爰于茲
往來浙中者得聞范中丞善政及其地百姓感激情狀竊嘆
足下以一書生假大人之手發舒經術俾一省沾被汪濊亦
人生大樂事也男兒不得如孟子所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之民卽當如足下過知已言聽計從凡吾之素所欲施而不
得者皆得借其力而畢達之且以我之實成人之名國家考
課自是居名者亨之若若考課則居實者又當倍享於居
名者理自不爽也讀大集既於人情物理窮深精透又出以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十三

敬妙手腕遂令讀者如飲醇酒陶然自醉至於雜說偶書尤
令人悠然思惓然懼報然而汗出此與叔子曰錄俱案頭必
不可少之書學者所當飲食寢處於其中文海昏頑讀此恨
晚何日把臂當叩首謝益劉念臺先生文游仰之如渴今遽
得讀其書積想大豁相契合處十之七八開有一二疑處俟
足下起行時當附書請質於惟公並謝其賜書足下就浙想
尚在來春今秋冬閒無事肯一過程山使門下諸子俱得拜
教則厚幸矣酷暑尚慎是禱

高敏生曰詞意溫謐言中有物莫僅作寒暄語讀過

門人吳渠日向過浙中人猶稱頌思慕范公不置讀四此
堂集知伯子先生之輔益者皆民生大利弊而二公皆各
死于賊吾師所謂蒼蒼考課者何竟無驗耶然二公榮名
千古則師之言又未嘗不驗也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十四

壬子與桐城陳默公書

文海本山藪朽廢之人以老母年高兄弟城居不敢遠離膝下踈簡之質處羣耐俗避憎謝咎日惟兢兢而先生過信浮聞不惜千里下交文海初甚恐懼及見先生脫落時蹊又揭示肺腑始嘆先生迹雖遊世其素心真吾輩良友也但恨貴恙不得抵掌一罄所懷惟此爲鬱鬱耳文海與先生俱年過半百精神非浪用之時不可不急求歸宿以完就此生昔人所論三不朽之業功在我輩無由自見卽立言一道人每引夫子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以爲口實夫立言所以行道修文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十五

所以輔言未有無道之可行而空欲立言並無言之可立而專事浮文可以行遠者吾見其汗漫支離充塞天壤而言益妄道益蕪矣若夫德也者本之無聲無臭散爲有倫有脊保此寸掬不留纖翳一氣渾然無事補苴深造原始得無疚苟未能然則一身飢渴何假禹稷濡手焦毛自拯自救又何暑刻之能竟甚矣德之立也其難言哉不然顏子以瞿瞿陋巷之子無寸功足見卽言亦不多觀而夫子許之萬世信之其謂之何文海自憤生非動植貴靈知而茫茫逐塵不見面目寬假百年亦同蜉蝣况旦夕莫測豈不可傷每恨賦材

綿弱不能當事物之衝爲學人手工夫未得堅凝而孟浪酬應兼所遇盤錯有難語者是以白晝清夜撫膺愧憤得不卽死勉盡子職天假餘年終當閉戶匡山冥心力學稍贖平生荏苒之愆畧識生身立命之本質言前以當息壤先生著述既富尙當約而精之學理必足以補救先儒啟悟後進經濟必足以策應將來防維萬世斯爲必不可缺之書毋縱才華徒添龐贅毋使二氏堅忍之徒笑吾儒之有始無卒也吾輩相遇非偶豈得以世俗周旋語勞紙墨而煩視聽念當違別更伸惻惻惟先生鑒之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十六

彭躬菴口以篤行相勉是今日救急良方徒事浮文者讀此可以廢然返矣 默公以耳疾辭官遨遊訪道好問勤學於程山留戀不忍別誠意懇至目中所不多觀故約齋贈言亦不欲以世俗期之

門人周道新日本之無聲無臭散爲有倫有脊二語已將斯道體用全身盡出循而進之何不可作虞廷十六字讀

王子符彭躬菴書

覽尊教非於文游輩時時關切不能了了如是文游之所造總在依稀彷彿之間善信二境倘非確然有據所云境逆黨孤哀減不似從前精純此真文游所抱痛也文游資本闊弱雖見理有在而根柢茫無實際每咏淵明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之句輒不勝浩嘆彼門人如樸齋之聰明才氣出於天分工夫雖有然徹底着力尙未之見禹成和平仁厚小心耐煩美公克己不欺懇直愛友皆文游所不及但以斯道爲已任與古今世界相貫注則三子猶未能也舉目茫茫何所屬望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十七

先生誠及海不可以學道輕望人文游安敢薄視斯人之徒空谷足音登然而喜自所不禁故過某人天資頗佳又曾於宋明諸儒之書多所覽觀似可與語遂爲之一罄亦姑盡此心耳至力挽以必從則文游不如是固也因勢利導易副易行亦是放下一層無可奈何而然初心卽逆億其人無成恐亦非忠厚之道先生懲創近日虛假之害宜乎痛心疾首欲峻其門牆以自固但昔之人似忠信似廉潔則懼其以似而亂真甚而爲人心學術之害今則自察易昏而觀人則隱微畢照縱有機巧之術彼亦安能言清行濁以惑人而害學術

乎且天之賦才古今一致時人中自有本色之士亦時深向上之思特苦於蔽輔無人付之石火電光閃爍滅沒而有心者憤激太過一味緘口令其向往之無路幾希盡泯豈世界之幸乎文游汲汲求人之念甚非強燕薪傳既自憫孤危得彌輔者庶免頽墮而又以一線道脈宇宙閒應有任之者詎可輕量天下士隘其途以自封耶鄧子勿非誠爲大器先生當裁成之何必定出程山之門斯道有屬文游聞風亦堪鼓舞自振况近在數百里之內可以竊聞緒論乎遊南豐記已錄存時一展閱如聞霹靂不由不戰栗益增慙勉也拙作多

謝程山集

卷十一

十八

感直教文章本非文游所能亦不暇分力求工但既有人事不容不率應以應耳心恙不敢多及容面罄一切

章宏自曰古人不皆賢智後人不皆愚不肖聖人與潔與進自是中行道理先生不欲峻其門牆所見甚大所言亦凱切盡致

林確齋曰汲汲人才之心繪之寸楮令我讀之感而欲涕後學危軀曰道本公器輕授者濫珍秘者隘濫與隘均於道無當也程山之門不濫不隘非徒當日學者之幸流風餘澤至今猶得竊聆緒論以相私淑自非西道者廣何以

得此讀斯文可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有由來也 彬聞
舅氏言外祖美公先生事明學夫子長久寢處恭謹周詳
如同嚴父幾忘其年之相若老之將至嗟乎夫非明學夫
子德之感人者深其何能令先外祖敬愛如此

癸丑答孔正叔書

拜讀先生賜祭先母文不孝文府感則雙淚交集驚則決背
汗流心知先生以賢人寵不孝可謂厚之至矣以聖人勉不
孝可謂忠告之至矣人皆可爲堯舜先生以聖賢寵之勉之
豈得云誣然不孝之所以感而且驚者以不孝學不充德不
進深有負於先生而有忝所生也不孝居鄉黨中惡不孝者
恆有慢不孝者恆有怪笑不孝者尤多敢謂惡者慢者怪笑
者俱非乎清夜自反必不孝有以取之則不孝之敬親愛親
其不至者多矣經謂因天之道用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

母爲庶人之孝不孝之養親固有時從仁者之粟有時傾囊
索一錢以爲蔬菜之需亦不可得祇揮淚自慚自恨而已是
不孝之養親不及庶人之常孝矣乃欲求如先生之所寵所
勉不幾如巷石掘土進以擬之秦岱華嶽詎可得耶雖然不
孝不敢爲公父文伯不孝之母則公父文伯之母也昔敬姜
以朋友之情占子之賢否今吾母每問賢豪長者枉過寒廬
必欣然色喜有信宿程山者必向庖間覓瓜果以佐觴度無
有則皇皇然不安以此推之使不孝身先母死來哭者自程
山諸子外必易堂諸兄弟必吾百郡諸賢豪長者使吾母聞

之必大慰曰吾子其庶乎然則謂吾母之識之賢可上同於公父文伯之母信非不孝之私言也不孝果能充其學砥其德以交四國之學人則四國學人之孺慕吾母必當如先生之諄誠切學也惜乎不肖不能承吾母之志有忝於所生有負於先生之所寵所勉也此文洊捧讀大章所以感泣而驚汗於無已也然先生之文爲從來祭文中所未有敝堂諸子爭手錄傳誦他日鐫諸大集使後世知有不孝母子則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彰其在斯文歟其在斯文歟謹同使者哭而宣諸靈几南望稽顙附緘遙謝不罄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一

邱慢庵曰哀痛之情直欲泣鬼神總由一誠而發金石巷曰墨來貴邑詢問賢士大夫得知先生爲學者宗師亟往求見先生以見憂辭請至再三始易墨衰出見哀戚之容益增起敬座閒得見孔君文莊誦之際先生含涕踴躍不置深嘆是母方有是子既讀是書眞所謂德愈高而愈謙也獨愧曷非言子而得濟臺以振厲風俗卽喪禮其將復古矣乎

門人黃熙曰師得孔先生文讀之號慟大哭椎胸頓足幾不能卒讀及作是書握筆輒淚盈紙移至再三熙等從旁

勸慰始得成篇哀慕怨悔已曲曲盡吐而師猶自謂未盡所抱恨之萬一豈罔極之感有非可以言罄耶

門人湯永誠曰至性至情至眞至誠無意於文乃文之真至也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二

與湯弼士書

弼士謂制藝當自成家固然然以時調成家成亦可鄙必如
立言著書馳驟於古作者之林以成一家斯尚矣而人每不
肯爲此者大都爲得失之念所障若能付之定命一意求高
則文可擅名而得亦不外是卽萬一爲定命所厄亦可自白
於天下而無愧於一己不知出此但羣趨羣止以求必得豈
知得者十一而失居十九乎無如學者見坊刻之膚詞套語
便於竊取遂規規竊之而不知其陋夫舉世皆患竊疾吾欲
責其勿竊其可得耶今吾且不責竊而責其不善竊昔有大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三

竊師教人竊曰竊人之衣冠而服之與其器具而御之不待
遇主人遇其子弟一見卽獲之是竊之最下者取其衣冠而
易其製取其器具而更其式服之御之其誰知之然而易之
更之之迹終在若置衣冠器具不竊而直取其金欲衣冠則
衣冠欲器具則器具公然服御莫得而稽斯上竊乎然猶有
疑者斯人非賈非商何以多金是必竊也有最上者於此知
富人之所以富必非無術於是遷近其居習其所爲浸以歲
月竊其積貯之理貨出賤取之法薄飲食忍嗜欲與夫權變
之智決斷之勇取與之仁盡竊而用之十年之閒其多金源

源與富人等人但羨其甘食美衣豐厚逸樂而不知其竊之
之工有如此也竊如皆然將惟恐其竊之不衆不甚矣今之
學者於坊刻文中竊其字句格套或以彼易此以前移後或
博取其浮義索其相題及勾勒點染之巧法栩栩然自多其
能竊嗚呼幾何其不見笑於大竊師也哉近見韓元少制藝
其得力在多讀書故發其性識埋深氣厚自出機杼落著於
時徑之外宜其雄豪一世是真得大竊師最上教者弼士能
效其竊乎吾又何必以竊疾爲汝慮而蹙蹙欲療之乎

鄧元白曰罕譬善喻堪爲解頤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四

癸丑答新城孔幼公書

小孫修振自郡城歸得接足下書傾吐誠至序述樸直少年浮誕競競之習絕於筆端知足下天資端厚士也近時士習才氣稍優者恆趾高氣揚目空言妄不但藐視朋儕卽前輩老成亦敢於慢侮雖欲引手援之苦無從入惟徒付之哀憫而已足下屏絕諸習一歸質實造大根基卽不外此譬諸人之一身臟腑浮游之火旣已斂戢而飲食寒暑外來不正之氣又復不染惟本來元氣周流於中保攝堅固以待其充盈自可力繁重而不疲躋天下之上壽而不衰文洊自顧無能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五

爲足下益惟立品讀書二事兢兢半百餘年日與前後輩正論旁論以互相砥礪者皆不出此今特以陳於足下足下勿以老生常談而置之幸甚夫品有豪傑之品有聖賢之品豪傑之品氣大才高能任天下所不敢任爲天下所不敢爲其行藏事業卓犖千古而千古之人俛首帖耳感嘆以爲不可及如伊尹張良諸葛亮狄仁傑裴度韓琦范仲淹司馬光李綱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之類是也聖賢之品其志大其行篤其言謹其心愷悌而誠其成已以道而不以功利其成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得君而出則興道致治使萬物各得其所

非其時而隱則傳道於來學著書立說以垂教萬世在未如

用程朱陸諸子在明如薛敬軒王陽明羅念菴羅整菴顧涇陽之類是也蓋豪傑之挺然植立得之天賦不專學力當其舉動合道時亦與聖賢無異特不及聖賢之精密無間耳聖賢則不全恃天資惟藉學力故自學利以及困勉聖人俱計其成功與生安者如一卽使竭才未至要亦不失爲君子人也若豪傑如前所稱諸公得自閒出代不數人豈人人所可學而能乎士自度天資不及則當從事聖賢之學循蹈規矩樹立廉隅使心正理明守堅養足卽未必至聖賢自當超於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六

凡俗而爲聖賢之徒倘才氣非豪傑而妄意效之鮮不墮踈狂而自取煩越此立品者之所當自審而豫定於素也至於讀書則已大失其本矣世有聞人讀書而不爲辭章者必茫然不識其何謂文洊則以爲讀書而但爲詞章則與博塞以遊者雖有不同而亡羊則一夫讀書原爲切己不切己則識不精密而身心家國之理不明吾兄世之讀書者其議論行事皆古人所厭畏駭笑而逃避之不服者適恬然安之不以爲愧正坐讀書不求切己耳使能切己則展卷閒非煥然喜卽惕然懼有時如當和風煦日舉體皆暢有時如病受鍼炙

積年痼疾霍然頓除如此而見之日用行事其正大光明必大異於流俗即舉止氣象之閒亦令人欽羨紫芝眉宇矣如此而見諸議論文章大之羽翼經傳小之亦理明辭達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豈區區雕蟲之技所得而擬議哉文游憤爲才弱加以年齒老大望古人所至匍匐而不得前輒冀少年英銳翼我衰倦振我昏頽且文游忝勺庭密友而足下已立勺庭門牆願毋負師門教誨之勤文游亦與有快幸焉故不啻引領望之也

耶而康曰立品讀書二者說得極精透明切學者讀此而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七

猶不堅志向上一路著力非大也

門人甘京曰薄堯舜事功不足爲程子之說似尙有語病吾師論其人皆開氣所出無其天資而妄欲效之必自招隕越此論自確實不如學聖賢即不至亦不失爲聖賢之徒之穩立腳跟而不壞

門下生黃國望曰直扶俗學沈痾之病發明古人未發之秘唐人詩云指示青雲快羽翰望輩敢不健翮以赴乎敬書座隅時深鞭策

甲寅與陝西孫鍾元書

文游生長衡壤愚昧無識壯讀陽明集相知向學繼復討論濂洛關閩及象山六子明儒薛陳之書專心參稽而於羅整菴國知記顧澤陽小心齋語錄尤所心醉但恨貧無遊資不得造海內大君子之門親炙至教近年於一二遠遊好友處耳熟先生大名及貴鄉金石菴公作宰敝邑解任將歸枉顧程山因得悉先生高義盛德馳心傾仰寤寐以之而文游年已近六十氣血早衰無由裹輶登堂展拜牀下一傾精言要旨以針砭生平隱疾徒向遙天引首長嘆亦足悲矣因附一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八

臧自道寸牘之地鄙衷遐積莫罄文游昔年玩索大學中庸著有切已錄今錄一冊寄呈先生試取覽之文游之學術淺深工夫失得已呈露莫能自揜矣倘蒙一一評品核其疵謬而直誨之數載內得附轍鄉商遊貴地者以歸俾文游半生學力不至妄用則死且瞑目矣竊觀古今理學文章之士莫不思著書立說以垂不朽然不朽之業豈得易言哉歐陽子謂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共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塵滅百不一二存焉嗚呼此豈有數存耶抑其神識本不足以

千古耶夫欲著一書立一說必畢其一生之精力發古人所未發明後人所難明若徒爾勦陳言襲餘唾雖連篇累牘亦如無物夫天下至理無窮如絲焉愈繅愈出如泉焉頻汲頻盈所貴人之神明虛靜情一握其緒通其源而疏剔之未始不可自闢堂奧以繼積聖賢之後若必謂前人言之已完足無餘則後此天地生人源源不息付之耳目心思皆塵朽無用之物何以成其爲人又何以成其爲天地雖然果能身體斯道全其所賦以歸於造物卽顏子寥寥數語叔度寂無一言其聲光未嘗不奕奕於天壤以此知爲不朽計立言不如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二十一

立德之足據也文海思銳有志立德而工力不逮今已垂老安能更有進境偶有所著亦不過因誦讀之餘筆其所見以與諸同學商訂若謂不朽在是徒囁語耳但當吾世有大君子而不獲執經問業以自躋於高明廣大之域區區札記又不得郵附就正則終身罔罔若瞽者之捫燭籥以爲日豈不大可哀乎日久延望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魏季子曰人身之壽尙係精神矧著書立說而可以空疎勦襲傳乎書中理道中邊俱徹眞壽世之文也

金石菴曰鍾元潛心性命之學不事著述非不高矣但文

章亦身之枝葉且得藉以達其學之淺深而因以相輔益苟秘而不宣無論後世無由窺其本末卽今數千里神交亦無由得相質正將何以爲受益之地先生見理精透不偏不固曷持此以歸則吾老友自可援以上一層樓矣門人阮天植曰吾師不以著書爲意而著書之要自左史以來未見有能如此挈以示人者

後學湯廷竹曰程山之學不尙文詞而集中文醇潔如此者甚多豈非所謂辭達而已乎抑有德之必有言乎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三十

辛酉復吉安劉六謙書

吾儒之道自有大中至正之歸學者急迫求之每多誤入歧途文海之初失足而旋自轉悔者已不啻再三矣及後體究西銘與程子識仁說始知聖學本自周行進而正之學庸語孟源流一綫浩然無礙與二氏之學根株迥別蓋吾儒之根株在誠彼教之根株在空非誠不能經世非空不能出世涇渭了然何之可混其以爲宗同教異者亦道聽塗說耳若虛心體玩叩求其所以之故則自能知所止矣今先生以心空一着可以該貫三教根株未免歧而不悟以先生之英才不爲先聖任絕學而甘心歧於二氏安所不當安恐亡羊終未有歸期也幸亟反而求之四子之書慎思明辨以思夫誠之所在必有豁然解而歸正之一日也文海愚驚非任道之才但於安身立命力求穩地以無負爲聖人之徒耳承教韋弦之喻此特爲氣質矯偏者言至於爲學大本乃千聖心法不容以剛柔異趣更不容以紫色蠅聲雜接於心斯世向道者寥寥欲絕今既遇先生不吐赤衷更復何望維冀虛平俯察澄本析源反復相商斯不負相值之雅也

彭中叔曰如分水犀如示諸掌而猶弗能領悟致屢煩筆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三十一

札此道本平易卻偏難爲好高務外者說真有末如之何之歎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三十一

再答劉六謙書

昨兩接大教以文浚於此境未到透露故不能相知此誠然但卽來書所自述文浚於此皆身嘗試之亦非不悉也所云敬中見心體之澄瑩澄瑩卽虛靈之謂而虛靈非心之眞主宰也先生得此卽以爲眞主宰遂謂心空遂謂至敬在是此所以誤入歧途也夫心之所主者性也性者虛靈中所具之生理虛靈則生理所發之外著者也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苗如性焉由秀而實實仍穀也如心焉實雖同謂之穀而可以謂之種謂之米則分焉認精鑿之米爲穀種則生理絕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三十三

矣孔門諄諄言仁仁也者性也中庸之率性率此生理也顏子之不違仁亦不違此生理也舍生理而言虛靈不猶之舍穀種而言米乎米之精鑿未始非穀猶心之虛靈未始非性也然生與不生則自此分也夫心體自然虛靈然虛靈中有至實者在焉至實者何性也仁也空之則禪也老氏之元宗也清竊窺先生之所以差此毫釐者大都由泥於朱子之解明德爲虛靈也羅整菴曰大學所謂明德卽中庸所謂德性朱子章句似舉心而言與孟子盡心之解無異恐當與德性同解爲是浚昔著大學切已錄深以爲疑及得整菴之說而

覆按之朱子德性與盡心之註然後知立言之未可偶疎也德性註云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盡心註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將心性二字分得了然各有著落如是何大學之明德不以性訓而以心訓而自相鑿枘也蓋朱子因德字上有一明字遂以虛靈爲言其語錄又自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中實而不爲虛浚卽而思之必言具言應則仍是虛而非實終屬隔一層而非本體也觀明德傳內引明命爲言則明德分明本之明命太甲章蔡註云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三十四

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其言確有根據非以意強解也浚於是益知明德之明當作顯著之意解之不宜以虛靈爲訓且以明德爲虛靈則與彼教明心之說相類先生之以明心一著該三教根株謂非由此而誤乎不知米原出於穀認米之精鑿以爲穀種雖三尺童子亦知笑其誤矣或曰米可炊而食穀不可得而卽食也然則明性不如明心之爲功之捷也浚則以爲米非穀何以爲米心非性何以爲心誠知心之有性則自然識仁而所主之敬方可於定靜安慮修齊治平而一一徵其實不猶之乎知米之由於穀則栽培灌溉生生

不已而米不可勝用乎淳生平談學以畏天命爲指歸豈於敬尙有所疑議耶卽前札亦曾言以西銘及識仁說爲宗西銘曰於時保之子之翼也識仁說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益敬必如是而後知真主宰而得所主也獨惜先生之主敬不主乎秉彜降衷之實理乃一主乎澄瑩以爲真主宰程子曰禪亦有一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雖云直內要之其本亦不是蓋深見其本只是以虛靈爲悟非真能直內者夫內外本末原爲一貫吾儒之以性以仁爲本則經綸大經自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有不爽者斷不致離

謝程山集

卷十一

三十五

倫而絕物此吾輩察識貴慎於毫釐庶免夫千里之謬之爲可嘆也況今茲之嚶嚶無非爲道原無人我之見願高明平心商論知此爲天下萬世公共之理凡有血氣者皆可與知與聞然後可以不厭往復以歸於一是伏惟垂察而詳教之幸甚幸甚

彭中叔曰將心性二字合併分析解千古未了之惑發先儒未盡之秘有功斯道大文字也

門人黃采曰禪家以鏡喻心鏡雖明終無生理程子以穀種喻心得之矣仍舍而不露吾師爲引伸分別使心性二

字劃然昭著發蒙起昧斯道天下萬世之利也

謝程山集卷之十二目錄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 鳴盛 鳴堂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吳熙儲 榮 編校

髻山 受業門人參訂 吳榮祖 吳嘉善

手簡

與甘健齋戊子

答友人三首

謝程山集 卷十二

答友人

答邵先士己丑

與傅同人

答傅同人庚寅

與劉子淳壬辰

答新城吳一焉

與李仲閣癸巳

與李仲閣乙未

答甘健齋

與易堂彭躬菴丙申

與甘健齋

與曾勿齋

答易堂彭中叔

東彭中叔丁酉

與彭中叔

與彭中叔戊戌

東中叔己亥

與髻山宋未有庚子

謝程山集 卷十二

答彭中叔

答彭中叔

與彭中叔

與彭中叔

與彭中叔辛丑

與彭中叔

與門人封禹成壬寅

與新城鄧元白

與宋未有

與劉子淳

與門人余小令

與門人甘素心 丁辰

答諸門人

與彭中叔

答易堂林確齋

與彭中叔

答門人黃維緝 乙巳

答黃維緝 丙午

謝程山集 卷十二

與木立 丁未

與門人曾美公

答彭中叔 戊申

答易堂魏叔子

與門人李作謀 己酉

與余小令

與門人黃造侯

與彭躬菴

與魏叔子

與門人鄧仲章

與易堂後進彭子載

與易堂邱邦士 庚戌

與門下生封雁岑

與易堂魏和公

答新城孔用儀 辛亥

答易堂後進吳子政

與甯都曾庭聞

東新城孔天徵 壬子

謝程山集 卷十二

與門人黃亮公

復門人封禹成

與南城章宏自

與門人李次懋 癸丑

答南城鄭博先

與易堂後進彭汝恕

與門下生甘衷素 甲寅

與封禹成 乙卯

與門人吳其矩

三

四

與甘衷素 丁巳

答胡勒哈殿邦 己未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五

謝程山集卷之十二 手簡

與甘樵齋 戊子

足下頓悟超羣波闊大傾心向道且不下問爲恥然猶復有一刀兩斷下不得手千辛萬苦耐不得心之疑此則助長之病耳不則將迎意必之爲累耳所謂爲學貴大勇者如來書云確信無疑與一語之下反心自悔即是大勇陷溺習染原非一日所得乃浸漬淹貫而就如涼水之透衢巷其長也以漸消也亦以漸今遂欲一旦截然不復更發恐從古無此棘手即使強力過當頓爾不行亦但可謂之難萬一卒發冲防毀隄當復更甚足下但當於確信處愈加確信無疑處愈加無疑優悠沉潛生意日滋淡治融液與機躍然則生處漸熟熟處漸生從前所痛惡而難去悍擾而難馴者不自覺其蕩而無有矣但知有樂何辛苦之云下不得手切須下手耐不得心切須耐心大放礮期寬放程限日用常行春容綿密則培植灌溉日充日懋又何患生機之不茁發戕賊之不振息哉

答友人三首

吾儒之道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經世非別有建立不過盡吾性中本分事耳宗傑之士誠慨然以興復斯道爲任其大本於端士習士習端則人心丕變然端之非講學則正學不明蓋學明而後士知所向私心可消本心可復夫堯舜事業隨出隨處皆有可施禹稷顏子易地皆然非必出身加民然後唐虞治績可誇許也至於才力大小則天分定之才教而學道則德進而識亦明才俊而學道則心正而用愈大苟以道爲不足學與視爲難學則才歎者其困固不待言即使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

才優祇於敏給過人終爲私欲所繫不能大有所建立其甚者險詭復戾適以濟其私心爲後世所恥笑此皆由學不明不正之故也足下賦質高朗既辱下問願勿以學道爲迂圖象山先生云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此理明則治此理昧則亂以足下之聰明豈有未達而來教云道學門張頗繫英雄手足夫所謂英雄者以其識見過人故曰英力量勝人故曰雄識見過人則見理明微不爲私欲所蔽力量勝人則剛毅果決不爲得喪利害所搖此其人性分暗與道合固多使復深心學道則渣滓消融深造自得過化存神有非常情

所能測矣張黃諸葛韓范諸賢並於伊傳周召一等正坐學道未深非不學道而至然也今足下乃以學道爲手足之累實僕所不解也如以作用爲手足則欲淨理顯作用愈神如以私欲爲手足則私欲繫累道學多矣豈道學繫累私欲乎舍道學而顧戀私欲正是司馬家兒行徑豈惟足下恥之僕亦恥之而孟子實先恥之豈有英雄而不知機變之巧爲可恥顧巍巍然恐爲道學所繫哉

昔陽明訓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稱字宜作去聲讀即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義學者不此之慮反慮不能早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

自表見不知其以何爲表見堯舜事功僅足了吾性分中事如以此爲表見則與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有天下而不與之旨相背馳矣三代而下鮮追蹤唐虞之世皆由當事者汲汲於表見學術不真生民福薄此所以懷道抱德者不能不神往於黃農虞夏也

答友人

永示論武侯不當取蜀昔伊川亦曾有是語觀象山所論則不然其集有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湯有慙德湯到斯時卻生一疑此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乃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云云又有嚴松者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行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乎以得天位乎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將何以解後世篡弑之罪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又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象山意在以民爲貴西川之民當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

日何如乎則取之可無疑矣或伊川見偶未及耳未可遂謂定論也商書云兼弱攻昧劉璋豈不在弱昧之列乎但或武侯取之未必光明正大若以聖人處之其機權當必更妙然武侯雖純粹不及聖人亦不可謂不知學者如甯靜以致遠澹泊以明志自是聖賢語朱子亦云武侯正大之氣經綸之才雖得之天分然其智慮之所以益精威望之所以日重者亦由清心寡欲得來今吾輩取法古人不於其致力爲學是師而妄希其才品之大作用之奇適足取顛蹶自彰鄙陋而已足下好學下問之意甚勤試熟思其要

答邵先士 己丑

足下根基素穩卽未講學已著人耳目但去歲工夫尙覺是求知解尋影響耳今讀來書知已脫棄窠臼新新不已學問到此已就實地千神播弄自搖奪不得矣凡資性高超者初志學聰明有得用元妙有得通滿胸快活滿口滋味此時而以布帛菽粟之語進之直如嚼蠟耳所貴英偉之才志切性敏將夙昔所得意矜惜者盡數剝落然後知聖賢仁心愛人每每極粗極平老生常談中正是極精極微道理所歸宿甘嗜如飴不忽吐棄此克念罔念所以爲狂聖之分非足下虛懷體驗誰肯信及來書又云良知緣繞迴旋相爲隨屬祇恨不得十分快足十分斬截果爾正是戰勝關頭急宜鞭策到得快足斬截時又自轉一機軸其中甘苦非人所能喻惟行到者自能相契於無言耳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五

與傅同人

蕭石常自城中來云得見足下神采煥然儀容莊雅此必進德之徵足下得地與友心境無累於此學固應日異而月不同妙慧高情足下所素具今既學道知道矣更似微爲此四字所累在他人學道患此四字不足足下則患此四字有餘往於日課中文游已評及然此亦但須涵泳聖賢氣象使心純德盛自歸於大化之域今如右常云是殆其驗歟文游卜居未定俗冗紛來工夫散緩雖無甚惡習相染然悠悠歲月似合似離之閒已與聖賢大不相侔所謂爲人謀則忠爲

謝程山集

卷十二

木

已則拙者也近讀程明道集見其將工力歸併一敬字整齊嚴肅心體如一深知其妙而未能行亦以坐乏嚴師畏友則精神不得整動故也何時得素心人相與朝夕企思惻惻近日所讀何書亦曾理會象山集否此集平實味永有德者之言足下諒有深契幸以所得賜教

答傅同人 庚寅

日者以結茅瑣務心境便覺荒蕪動中工夫實難惟自告志靡力弱若論聖賢事業萬無靜坐一室以爲究竟者如足下超邁絕俗兼之理趣足以腴心溪山足以寄興有何塵翳得上肩宇但竊思堯舜周孔憂勤惕厲一生亦只爲斯世放手不下若徒陶然自樂則是玩世不恭氣象程子所以目堯夫爲閒道人足下所向得無類是否耶來書云臨小利害如毫髮比忽忽動於中紛至沓來左投右委我知其不能持也文游亦云然然不若足下自照明切若是世閒品質不齊毋論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七

生安困勉昏明強弱及其成功則一斯學之所以可貴也足下果能於古聖賢恭敬刻勵處切己體會動忍增益朝夕乾乾向覺淡然無事今乃有一不了大事不必外事之來以爲事自覺此中有一不容己之急事及至外事之來然後能從容暇整實無一事若不如此爲學則此學何益於人世亦何用此學爲哉願垂采聽勿以爲妄

與劉子淳 王辰

今歲就歸本擬十分整頓大更前轍初時精神稍振始知從前工夫都是虛作節目堅實精潔之處全然未見即今回顧思反極力收攝惘惘無着雖亦時有相應然只如旅客相過未嘗肯作主人也會中諸友亦未見大有精進春閒樸齋頗警惕近日爲西鄉饑民請賑而邑宰遂肯見聽且一力信任其有功於民命甚大文海勉其立顏子之志有善勞以爲斯民當消去伐施以爲自己方是工夫但地步儘高亦未知能擴然否此道最平常最簡易縱在事迹上做極熱鬧熱此中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八

亦只是平常簡易而已而平常簡易中工夫最爲難到人情愛趨熱鬧往往將平易面目遮蔽了無契會即有亦不能保任文海所謂虛作節目大都間熱之意難忘堅實精潔之處未見即平常簡易處難保任也

答新城吳一焉

播遷靡定之餘風尚顛墮而津津以講學爲念若足下者豈易觀哉又得元白諸君子相與桴應斯道之興端有望矣敝邑諸友會講已漸就穩實若精彩昌明尙爲有待文海別經三載溫厠講席之末猶是冉冉故我德業毫無增益甚欲得就正有道事與願違惟餘慚忤耳茲辱手書期欲雅集固知同堂共訂爲千古學術人心所關非細聞之不勝踴躍欣忭但更有所請命此道尙在蒙晦之候恐浮慕者衆蕪穢同器徒滋異議耳須預訂真實存心志道諄切者共圖實益庶不負百里閒關三年契濶僅獲此一觀之機緣也伏俟裁答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九

與李仲闇 癸巳

讀復友札覺甚謙和足徵進德氣象文海每思筆札閒亦是難事切直者多凌厲之失謙和者墮周旋之弊先儒如象山則不免於凌厲如陽明則周旋之處閒亦有之求其切直而不凌厲謙和而非周旋惟程朱其庶幾乎承指出書牘凌厲處極是固由粗鄙失養亦緣讀象山集未得其清但得其隘百凡顧時指摘不獨筆札一端已也切望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

與李仲闇 乙未

妖氛淨矣十日之內雖山莊增一番驚擾然使粗躁盡消更添溫細誰謂豪客非吾師也恐足下過慮謹此相慰

答甘健齋

文海於此道不第孤危幾於墮落矣得健齋一振焉得不感憤思起乎再三吟玩手書既至誠重以謙德豈敢以小讓而阻進修願自此相成之道當如一體一洗夙昔姑容之習務在徹盡形迹獨居別處心心灌輸促膝郵函字字披瀝蓋以所期所任有莫大者存焉不但在不相玷負已也曩時弊習皆由自私自利之處不能剛決以此自疑復以此疑人故晉接之頃儀文之閒非不極其綢繆然精神命脈之際靈氣不相攝授匪徒薰蒸觀感未見其實卽言詞婉篤規戒詳勉亦無其事朋友之皮肉尙自強飭朋友之精血幾漸枯竭矣鄙衷懼悼久欲與二三知己宣白救正而未能今感健齋誠切如此友道之幸實斯道之幸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一

答易堂彭躬菴 丙申

氣質有強弱之殊天資有敏鈍之異此中境界殆難以一言而畢文海初以致良知爲宗後乃專於主敬非以致良知爲未足蓋致良知猶是依稀彷彿也深思宋儒所謂主一所謂整齊嚴肅所謂收斂不容一物其語皆警策明快欲用工夫決不能舍此此卽念菴收攝保聚之意但念菴收攝多主於養靜文海則以身世所遭如閉關孤坐之類必不常得且養靜一法未免厭事爲貪光景不如用敬爲動靜兩得也向集程門主敬錄此意爲多不知先生所疑更在何處幸一詳示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二

先儒所論工夫凡極簡易淺近處皆實受用語語不必過求元妙亦無甚秘訣可以便宜省力者只貴到手卽辦使一切艱難阻障俱銷隕耳讀來書云誓向此中畢力更無他業可徙一語使我勇增十倍自此先生當日異而月殊游瞻依不虛矣殊慰殊慰

與甘樸齋

別後至館已詮疏中庸切已錄畢此際見地覺更平實前所著大學切已錄尙有出入不知樸齋以爲何如可商者幸并原本寄來參校讀中庸於數字審味甚真作誠說一首今人作事動求機巧不知心苟能誠自然機巧機巧不自誠中來縱得事體圓就亦終有難於自問者然誠最難劉元城何等氣質只一不妄語力行七年而後能尙恐未必是三月不違境地而行事卽已貫金石而感鬼神矣誠之道其不可測也如是樸齋明敏用功篤實於誠不遠矣綿綿不已斯道大幸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三

竹望之私何啻飢渴

與曾勿齋

道之所在何論山林城市否則豈但城市卽山林亦溺志之所足下旣託跡耕鋤世情紛雜卽可屏絕濡忍周旋將何由自見其面目俗塵披靡可畏倘欲處於兩可之際而不墮其名節難矣上之不得躬逮豪傑發舒志願爲斯世斯民稍効一策下之不得與慷慨決烈諸君子皜然不染遊於冥漠之表而仰事俯育之累至借田野崑壑以畢餘生已爲無可奈何而又不能矯強自持使此心潔白以還天地將自置於何等耶足下於此必有權衡而朋友之義終不妨過爲忠告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四

睽違動經年歲伏冀爲迫自重則千里猶一堂矣

答易堂彭中叔

文府不知足下宿有啜血之病聞之驚惋不置此病非比尋常寒暑藥餌能療惟善養可以安全靜之一字最爲居要節欲戒怒勝於參苓養德養生實非二事也爲學雖不可無朋友然作一待人之見卽不得力來教以諸友會晤時少持行之閒無明眼在側誰爲警惕此固足下嚴密自省但存此見卽是柔惰之根古人自明自強自暴自棄皆是自己著力一念之明是生生命脉舍此更無有要領足下謂主敬不能無閒斷謂文府必得要領敬卽要領非敬之中又有要領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五

閒斷萌於柔惰耳時時提醒綿綿不息積累日久自然成功不必因閒斷自生疑惑中間工候斟酌損益或銳或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必更問他人也紙短不贅

東彭中叔丁酉

今日學者求如中叔之溫厚和平中懷坦白已不可多得況肯謙冲受言所造共有量哉惟慮微失諸弱然循循而往日用行爲不至放失雖不如銳進者之整頓直截但彼始銳終衰竭然不振工夫仍舊與未用時相同反不如循循者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之爲據也循循之功非他惟力行不息不計功不求急效非悠悠支吾以爲循循也看主敬錄如何文游近日惟此用力閒有茫亂時覺沒尋頭緒處旋轉計之終不如敬之平實可倚聞躬巷已擔荷此道想咸齋邦士確齋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六

亦皆卓然喜慰不可言獨恨文游不能長置身羣彥之側竊末光以自資耳而麗澤之益在中叔真可謂富貴極矣何時過我以有餘見惠得稍沾諸君子之概亦足以見中叔之念我也

與彭中叔

中叔之病在不甚研精於思以故讀先儒骨髓語只作皮膚領過與朋友相對不肯辯論鮮所發明往日相聚已覺如此今躬菴來述中叔雖處艱屯工夫未肯放下特舊習未竟脫離文府思更進一籌亦無他法惟與躬菴講求深思勿一字放過則尙文會友之樂兩得之矣躬菴過高之弊尙未消融淨盡然資穎絕倫肯於古人堅厚難入處極力攻苦畢竟古人真切受用被其窺透充養年深餘習終當廓清矣中叔當時時警惕精神勿令失之交臂伏惟惜陰自重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七

與彭中叔

戊戌

人已之閒不能相通亦不必他求惟須反求無殊大公忘我而又於人情事勢不廢窮理之功則無不可行矣倘失其本領而專以求通人已爲憂則恐習成一希合取容伎倆其爲心之害當更甚矣如何如何

東中叔 己亥

南村無可乞之鄰西山鮮可采之蕨仰事俯育坐待溝壑恐孟子處此際亦難固執恒心之說而不得不以治生爲急也意欲合君平伯休之術並行之午前問卜午後賣藥謀之諸友皆不見許但以躬耕之說進古人販築魚鹽僦牛織屨困急時已無不爲之亦未爲傷義以孔子大聖尙不以委吏乘田爲恥隱者謀食似亦多途各度其才力而居之要不至違心害性義同代耕亦君子所樂趨者如必歸於躬耕賢本既乏田種誰貸氣力綿弱耒誰任且老母城居奔走定省謝程山集 卷十二 十八

兩有所妨心苟不染卽市廛亦品壘牛醒牛醉迷混心清古之有道術者皆然文海何獨不然乎中叔爲我壽之并商諸躬巷確齋以爲何如姑室五月內可定兄來自寓館不必預慮也吳君一焉克作古人傷哉此君頗傾心於文海今深負之抱慙莫贖王右丞哭殷遙詩不堪再讀矣諸友合祭誄詞已書尊名其矩深以躬巷確齋未得見其父爲恨事人生飄忽如此亡者已矣存者豈可不及時交警勸圖聚首以相策勵乎晤期不遠諸未暇悉

與程山宋本自 庚子

前札知粗行情之說乃自陳其過及泛論學者之通病耳而先生過自損抑遂引爲己病雖非文海立說不意然先生爲道真切之心虛衷受益令我敬畏欲下拜也明道夫子識仁一語真指引學者用主要着亦卽是窮理精到語若問其法則明道嘗言觀雜雖可以知仁又言切脈可以體仁其指示謝顯道病痛顯道而赤額汗急卽之曰卽此是惻隱之心如斯之類俱示我識仁法也其曰且省外事云者乃爲多學而不能默識者言耳多學而不能默識則多學爲支離默識而不肯多學則默識爲偏執惟多學之中有默識存焉則又何內外之分知識仁之妙則爲飛魚躍活潑潑地矣否則鬼活因執而已李延平默坐澄心及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亦只救馳逐者之一法若執以爲準則醫家良方誤用豈遂不能殺人耶孟子必有事程子以居敬當之文海謂居敬窮理皆必有事也果能真實用力悠久不息則滋味佳境悅口入心難與人言倘或急迫求之則歧惑多端縱有少許受用終非本家堂奧安穩不漂之所也文海何所知識辱承千里下問不擇盲聵故不敢不自輟竭有未當幸詳示爲感

答彭中叔

滿擬秋後良朋不意時事變阻于衍來得接手札知山居如故敝邑四郊多壘城中亦復岌岌坐受凍餒尚未知能免於危困否近功頗稍益友疏遠縱留此身而志墮氣沮言之愧悚中叔想益精進友朋中如中叔之不好名不貪利不好勝不自矜者寡矣純誠樸實實可稱本色學者特軒偉俊拔之氣尚資積學以待沛然及渠成滯落之候則剛大充塞又非氣魄撐持者之所得擬議也晤期不知何日惟互相規勉以圖繼見無忤而已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十

答彭中叔

示及料理山中事且以驗一己之得失此足見中叔不放過工夫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日用常行處離得本體何處離得工夫但須一誠以貫之耳誠則親切誠則簡要誠則靜誠則達稍有不誠便牽強便煩擾便窒礙便覺憧憧漸生厭避之想此中切須省察才是真不放過也而康札俟再復承念幸爲致意相隔不三百里晤期未卜故不敢以寒暄語 盛意也

與彭中叔

未立初意來居易堂謂少亦當三易寒暑文海竊喜盤桓有日不意其遂爲壽昌促去將來恐仍當終老匡廬身世窮厄百無所冀寒鈍如文海未知著足何所五老峯前三笑亭邊亦恐遠公不能外靈運也非故作高興語計無所之百計不如此爲差俊也中叔問之得無動悲念乎第慮大家都在悲中耳丈夫不能廣廈庇人妻子凍餒亦分所應得知已深愛過愛其如薄福之人無一策可憑何但總揅窮到髓枯血竭又復何惜近狀舟之能述其略重九後秋高月明擬攜杖來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十一

造獻山面密不宜

與彭中叔

此道之難至今日真不敢妄語大抵於知之中難遣一粗字於行之中難遣一惰字文海固不敢以不肖之心妄測天下然超然獨往者何人可歎哉

與彭中叔 辛丑

文游頓衰矣爲學無新得益思故人聚首之益確齋冰叔二君快談數日使耳目開明如從層霧中出見晶暉昏昧頓失惜忽忽遂別耳接教知爲稅糧苛取不已但恐此苦未能旦夕卽免無田可憂有田更爲多累事非目擊若古書如此說我輩豈肯見信然熟思古人處此畢竟當有良法不然其爲身心之累不小矣文游幸免此而無食之謀亦極窘人今思得一出脫之方確齋能道之所愧坐消白日而毫無益於時世大之不能出策以援斯民小之不能立範以示來學區區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十二

一身之謀矣敢營營爲萬全地哉流行坎止聽諸自然而已

與彭中叔

凝冰五寒肌膚迸裂栗烈之氣極矣盡矣而元陽惠風理當應候日竹刻望畧無踪影若夫蒼天其堪此乎數月不聞中叔近狀大抵山中靜樂亦不免爲追呼所妨耶文游所便宜在此然舍弟輩及諸親友愁苦窘迫觸目不啻身受矣初擬來春遠館後爲諸友勸阻行止莫非數也友輩肯談學最所深願果爾真切則文游之受益爲多年來悠忽度日幾於頽墮有友啟發觀感雖疲爲亦當思奮但恐屬一時意興不能當世情之衝突易得沮喪耳然其向往方新亦不敢意逆之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十三

也前與邦士言及易堂仍當舉會講學邦士似亦告諸友不親切以文游觀之多由志不在此聰明才華無處消遣得一名一技足以自見故爾澹視此事如文游朽拙無一長惟有究竟此理而已中叔久不假我鍼砭得無以文游只是如此不足與更進耶文游雖如此然在中叔終當以責難爲友誼不宜竟罷于也來春專望惠然得聚則聚恐將來時日亦不肯轉假人矣懸切懸切

與門人封禹成 壬寅

同堂諸子樸厚有廉隅肯講究用功不輟遲以歲月規模亦自煥然天生斯民決不忍使之久困汚俗昏瞶淪沒而不醒必將有大聖賢生於其間爲之振聵提挈以復歸於大道諸子學既有成起而爲之先後左右正其時乎文游此際特爲諸子芟闢荒榛使得履坦而前知所向往耳多病且善養爲宜館課亦須暫輟讀書思慮及一切閒問均且置之竟日靜坐調息使心思相依虛平自在則氣血自然滋長不特養身爲捷於養德工夫亦自有助俟精神健復後研究精微當更得得力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四

與新城鄧元白

吾輩學問原非枯寂但時位有不同耳塗炭當身廢潰在目一腔西銘之意從何處措手日日飲水猶自焦腑不得不頑冥耳目若一無所與而已本領初無所損雖蜚言盈前苦辱交加此中仍復自在我之爲我自自定準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非別具神通實理自如斯也吾兄志學有定想久已信及因徹門人甘京來晤復舉此意請教京老成練達自能領畧幸一發舒當有以進其不及而還以益我也

與宋未有

文洛近所講學處在邑西城隅有小阜對面江山如畫肄業之餘賴足以陶寫心性名以程山堂曰尊洛意蓋上本濂溪下以紹關閩諸儒道統之脈顧名思義觸目警心似亦堂堂正正所必歸之源流也學規所發明使學者不昧向往則以西銘爲的此雖本張子然亦從二洛文章洗發以開示後進其工夫不外居敬窮理平正規矩而已但年來精力漸衰思慮鈍滯不能大鼓火力使諸人目見精采爲慙懼甚耳躬巷確齋及甘京目下俱欲出遊亦不得已而行其懷良苦矣藥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五

地雖僧服非以禪宗標勝者學問遠大於象數尤爲融徹今來居白鹿左右先生往來談笑較慧遠淵明又別有千古矣

與劉子淳

道本不遠日用常行何處可離何物有礙一意沉潛隨分體
認內心不相則妄思自絕外氣不浮則妄動自屏得中卽合
不求過當最忌一放則昏昏徇俗冥然莫辨一收則急逼不
待若無所容一收一放之間道已背馳久矣吾輩今日已屬
中年稟賦既弱血氣易衰強力矜持若矯心造作則易生困
乏反添昏妄不如平正白盡要使天機滿日若不容已於淡
簡溫之中得文理不厭之味孜孜而惕惕怡怡而澹澹御道
以神而不役心以氣日月既久水漸水升畔援歆羨兩不相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十六

涉舊習白爾冰釋德性自然堅固矣讀警志之作尙覺有所
倚著率意請正未知是否望賜裁教

與門人余小令

事處艱屯不應牢騷太過徒爾傷神抑且遊心於道知消息
盈虛自有理數存乎其閒靜以達機定以鎮變於物不迫於
已無尤窮愁境界自有極道遙氣象則我且不爲我苦又安
能爲世所苦會得此意則血脈自應循軌矣向聞子咳血服
藥得愈但思草木已疾爲力亦暫其要惟在善養尤在見
理精而不爲物欲所搖奪乃佳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十七

與門人甘素心

甲辰

素心天資樸茂又不苟且徇時虛懷向學確有定見此其志
亦可佳矣但胸中所見所疑須開懷剖露有是有非無妨明
白相質庶幾問學彼此資長若如去秋聚首默然今春見過
又復如此雖有善誘之聖人亦無間可入况於僕乎恐虛負
相向之雅輒布區區山中靜坐所得必有可以自信者願明
以告我

答諸門人

昨又健齋攜黃鄧二子往復書簡并館所用規條來閱仲章之見在於儉約求爲長遠可繼病在沾沾得失過於謹小無展擴氣象維緝之見在於尊道期盡禮達情勇往直前其弊尙欠裁斷於機宜事勢之間恐貽疏闊然二子本念均爲斯道宜彼此相下互相資益卽是學問異日辦天下事不難也

諸子爲道不爲文游不見擡石乎數十人擡一巨石人人承有着力中有一老石匠閒立於所擡石上以提調諸擡者伸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十八

縮繩擔轉灣過狹之處一一聽其指呼然後巨石得行旁人

不知以爲此數十人擡此老石匠耳不知老石匠之心總是爲此巨石數十人擡此老石匠之心亦是爲此巨石彼此更無分別今文游義無旁顧耐此辛苦一片熱心只是運此巨石諸子須是同心戮力耐苦擡去方好若效旁人之見以爲不過擡此老石匠則文游何忍以此無用之軀加重諸君擔子逃之深山更不待旋踵矣文游於諸子議說中裁定一規極撙節可長行往來賓客想亦不淡泊爲嫌

與彭中叔

此次聚首剖析疑義互有發明中叔讀書精進工夫警策俱非昔比矣正爾津津樂道晨夕舍第忽構危疾遂不暇促膝良朋盡替不易如此可嘆也日錄容細讀歸上程山諸門弟子得中叔鼓勵倦倦均自感奮大有起色獨恨文游精力衰頹日負補藥終難常給應酬既煩俗務更多神氣消磨而涵養未堅舊習萌芽遂有發不及覺覺不及持之時日逐踰踰每多囑囑之嘆中叔高山隱處既無外累工候當益親切望頻賜教言以匡不逮足徵爲道宏仁之至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二十九

答易堂林確齋

洪水之厄安之於數此衷差不忙亂耳若如念菴之眞靜不動則殊有愧也但竊謂以境之空見靜猶易以境之有見靜實難念菴聞大魁之報恬然於羣中講學竟日毫不覺異此或豫定而勉然可至必如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方是眞靜非至聖不能然安勉俱佳逆順均難總在學人當身當境眼前一步勿放過閒議論無益也

與彭中叔

聞今歲與慢庵昆弟聚處觀摩之益當更勝昔年矣文海仍
館程山地近城市畢竟應酬不能盡卻終於存養不得力也
年逾五十於外境尚須簡擇內境不得泰定將來精力日趨
衰敗復何望耶可嘆也念菴真不自欺者但既有真靜又復
有詩云解伏強陽心自小漸收韻滑氣初凝此作詩之物得
非仍是強陽韻滑之緒餘乎英靈豪邁之氣不反到愚夫野
老境地終於無聲無臭體段尚有開隔難言哉益嘆沉深神
勇之不可幾也去歲秋末在香山有拙句數首想樾齋已呈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一

覽若無真靜遂欲借此消遣耳每回憶在香山時人跡杳絕
萬山岑寂時有珠泉一滴相報此際著一字不得而此境亦
不復再有矣中叔近功何似天君曾看視得泰然否雜念能
俱放下否用情接物能一信本色不沾滯依傍否於此得當
動靜無歧方有歸宿不然亦支吾牽擾虛度春光何時是了
期耶兄先我著鞭文海不敢不竭力追步也舊課附呈勞直
批示

答門人黃雅維

接手札哀疚中不廢省克臥病亦復提持不令昏昧非志堅
氣足何以有此把讀之餘既以自慰又以自慚也慎獨之法
乃千古入聖要路舍此更無他法所云稍一放下即雜妄旋
生亦學人通病但貴旋生旋克不稍因循旋斷旋續不肯退
沮歲月既深漸入佳境若工夫未久遂欲頓希見成是先難
未盡而心乎後獲非所以語工夫也為學志欲其堅量欲其
閎至於下手實功全在銖積寸累此處最苦最難耐每見心
滑氣躁之士見解縱超必不成就總是好便宜於苦處難耐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一

自推墮入耽耽耳不可不以為鑑也課兒輩未遽啟發家族
未遽深喻正宜小心耐煩需之歲月益氣質有限風俗浸久
欲相轉移決非旦夕之效倘遂生憂忿是誨人倦意即為學
厭機二事相因當即懲之

答黃維綽 丙午

困知記辨別儒禪判析細微無出其右者其餘議論亦多正大惟理氣及道心人心諸訓似亦過泥宜從宋儒潛思融會之理到精微處最難著語雖豁然於心不死於字句之下尙有時於心了了而手口猶格格不達最忌強立言語滯泥繫縛失其本來札云實體工夫依違倏忽因循滯著此皆克已不得力已弗能克則氣質舊見隱隱作礙勝地何由得臻須自奮迅擴其橫絕一世之胸懷鼓其獨舉百鈞之膂力則日用之間浩浩蕩蕩何處不快爽何時不自得乎否則道理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二

滿腹終無受用處讀太夫人行實見維綽品行果有由來非漫爾也墓銘俟稍暇爲之

與木立 丁未

仁者遊闊往反盱水僅通一札殊深悵快今不聞起居又兩載矣每苦寒暄歲惡手口拮据僅足收八口之餒精神歲月盡消付於此中有學如山海明如淵鏡之君子且近寓西江境內積數載不得裹糶間業日貧不累人徒矯語耳向所云四書切已錄今止了大學中庸雖不敢云發先儒所未發然止求療一己之愚鈍天下後世或有與文游同病者未必不可共嘗一匕也久欲寄正乏人結寫且俟來日俟於道無所窺但覺專索知解離其精微亦非難事惟是盡底一念十分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三

自信脫得粘滯過得關津昔荆公謂伯淳之學如上壁到此處實有如所云者無可奈何只倚外境靠書本恃猛力終非究竟法仁者從洪爐烈火中走過即今甘苦必有獨得而非他人所能喻者肯爲文游剖示乎縱不能言下豁然第自此省得殘身白汗亦不枉與仁者相遭於一時也性道念切安容飾語惟仁者鑒之

與門人曾美公

中庸切已錄如寫畢可付棧齋轉送窮侯求其評定美公鈔本即借先士參論此書文府所發明於身心受用頗覺警切不知美公讀後工夫何如有疑義詳明寄我當更有以相長文府向於目錄中錄出數則皆警語可味曾付美公抄存今亦藉此時白提押庶幾不至頽廢美公亦須每日省覽勿遺忘歧視也月來苦瘡甚爲委頓今漸脫體兼螺崑清潔涼風繞坐機緒更覺瘳不窮城中必酷暑諸友既非熱客想自有快適處如肯惠我因所欣願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四

答彭中叔

戊申

讀書不記是中年人無可奈何處取足以明理而已若資爲筆舌原非吾輩急務如所述讀得一句須要行此一句最是實實警語然亦不得過泥果爾則四書中摘一二字便終身行之不盡自此諸書皆可高閣不寓目乎所貴博學者將以反約也不博而約恐所約者偏陋耳未必即得聖賢之精奧良醫處方非脈證藥性博覽遍歷安能君臣佐使一一中機若只海上單方恐有效有不效矣

答易堂魏叔子

前札所論小人之術亦因來教所及文府切已揣摩似覺此爲天限遂推及儒者之才有能有不能暢言就正非謂尊意在於強儒者以不能而爲是辨析也君臘與兒子德宏讀太白詩因論嘲俳儒一首雖嘲章句小儒然於秦家丞相府四句又實推高儒者身分以李斯之殘刻食鄙叔孫通之草次逢時以此爲經濟宜乎真儒之不能知也秦皇漢祖之時決非真儒見用之日惟歸耕汶水以待天下之清而已少陵蕩蕩萬斛船一首正見大器不可小用與此意適相發明然當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五

之者亦難乎其入矣裕齋以爲何如

與門人李作謀 已酉

讀書一室或坐或思切宜抖擻精神務求切已實用閒或臨
小楷或鼓琴能令神氣清欽外此篆刻裝潢雜技妨功溺志
令人漸就頹惰而不覺一切俗務親命及分當料理自應不
惜其勞餘事可已卽決絕辭謝萬勿因循荒廢已業旦晚之
閒時沉思自己一身是如何期許前輩是如何冀望同學好
友是如何約結此等時日不知珍重若以悠忽消之則負已
負人將何以自立猛省提撕神志自然壯旺作謀聰慧淳謹
惜氣體稍弱易流昏倦或遂至沉滯非力自警策終難有大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一
進益數載相依肺腑傾竭而坐兒子爲學無成文海將何以
爲心耶作謀其亦念我

與余小令

近聞小令貧益甚又聞氣槩高脫如故果如斯則貧自不足
爲累但年已老大值此懸壺時日有妻子親戚故舊恐一味
高脫不治生產亦何恃而可無虞吾輩胸次須要有歸宿安
貧固高卽治生亦不俗如只浮游無所事事不獨治生厭人
卽家徒四壁并日而炊眉開無幾微怨色正恐俗瘴方深耳
小令自是解人能耐煩有爲久亦當自在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七

與門人黃造侯

文海今歲仍館程山從遊中少年而志氣甚殷者得封生崢
李生其助及從子德贊頗不孤寂造侯絕世資穎暫爲帖括
所累且以二三載工夫治之揣摩中正須肆力經史以有用
實學發爲文詞乃爲不自枉其才其第一關要尤在治心修
身以植根本作帖括雖意屬科名而根本之地不時時灌漑
卽科名到手家國天下之事百出以相管有不勝荆棘者矣
不可不豫爲地步也

與彭躬庵

胸膈嘈痛近二三日始愈然有書須要讀有人事須關切病由勞心而心不容不勞安能悠悠作世閒人自知此病終屬病疾暫時得瘥久亦必發聽之而已劉君子淳竟作古人此本月二十日事也傷哉兩年來知交中輒有喪亡五十後人不可不懼此事固懼不得但苦兩眼茫然不得一貫在身閒事幾許未了君便負負而去將何以瞋目先生亦已六十精力雖強固然大甚吝於好人處覺尤吝吝亦不可不時提在心莫只忙忙馳競不一收拾檢點也酷暑可畏棧齋移楊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八

石室得古便宜差足償其遷移之苦文海每午後亦就竹影亭與諸子偃仰歌詠胸次藉以一舒雜病已平後心事亦更閒明由此得靜坐讀書不但身病心病可愈即是終身善策也造侯體弱讀書不宜過勞且酷暑蒸人惟靜攝爲佳科名自有定分敝邑近每有過勤場事而得重病者科名心熱此不可解總是勢利之習浸人沒骨吾堂後輩尙覺有幾分清氣文海朝夕翼之延之以與世界隔此光明種子實不忍傷之令一併兩眼如漆行人黑暗地窟去也

與魏叔子

不面止三閱月耳爲時未甚久然如冰叔其人者須是長年相聚一室始得恣意交享饜飫願欲若只聚一二日便別別又動經數月便如人將江瑤柱開與一嘗到口輒持去豈不令人饒涎暗嚥無已時耶今春文海還居程山頗多應接及凌雜事務相擾以昏鈍人當此讀書途無進境向在良等甚歎孤寂今則輒思孤寂矣然喜躬巷攜子暨女塔近館琴石人境佳絕時一登對幾不知身在斯世也昨自香山省墓歸得讀寄來近文把玩兩日夜不擇手鈔置几案閒時得展誦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三十九

是又幾將江瑤柱作飯飽矣有便願頻寄數齋俾得效侏儒飽欲死亦不敢致怨也又於棧齋札中見冰叔自謂一副方面才料常勃勃無所試自信如此文海與諸友亦皆信爲不誣然何如忘此如一無所有不更浩渺莫可涯涘耶古人聲色不動迫而後起事畢若未嘗爲一事者其風度正足引人深長思耳

與門人鄧仲章

同堂諸子中義性屹屹真氣凜凜者無如仲章文游與諸子均嘗得所資益矣然有大蔽而難爲仲章解者天地閒性真義性直氣則不藉於物不以富貴而信不以貧賤而屈卽遇患難挫抑其精光益炳曜而不可捥浩浩落落挺然據萬物之表腑視一切如蠅蟻醯醢雖喧擾攘於囊中而毫不爲動彼倚物者瞬息磨滅蕩爲微塵而惟此屹屹凜凜者孤行於人寰長存於今古始知吾所抱負者不妄而世人徒汶汶也今仲章所爲如何乎無乃血氣之剛耶曾子之大勇孟子之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十一

浩然豈如是耶西士有言置侏儒於九仞之臺不失爲短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蓋長短在己身皇皇求外物何所損益哉聞仲章在會城有非非之想將病狂耶抑傳之非其真耶何與仲章平日不類乃爾耶亦大可危矣此所謂大蔽而不可解也果有是妄想仲章宜亟自悔不悔則根株不拔將來藤蔓正自繁衍程山之閒豈復有容足之地耶如悔矣痛自創艾反諸已知有至足至貴而不忍暴棄者游衍其中天南海闊卽就見在分位色養爲孝菽水可歡義方爲訓饑渴可忘擴仲由度量以進謙受玩周程氣象以消刻

急又豈不爲善改過之君子乎文游深願仲章毋自欺毋憚改於義性直氣中棄其偏私全其粹美以日進於大道則吾輩且將觀感而倍勵矣萬惟省躬自愛不罄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十一

與易堂後進彭子載

子載山中人驟入都會之地車馬冠蓋紛華綺靡趨走勢位喧囂利名得毋目眩乎欣乎厭乎厭則元氣深厚毒氣無隙侵入欣則潛受薰染於潔淨心田中已種下雜種他日不患無惡花穢實且歸視我輩如木偶人不可與語矣子載自驗何如諸子俱云子載坦樸且樂友正人君子此萬善之根也文游今日兩眼懸注而不可得者子載祿養勿失則舊蓓芬馥正自長遠矣暑旅出入慎之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十二

與易堂邱邦士庚戌

先生客歸於易數之學埜比談餘必已攻堅乘虛掃集覆穴卻子不得獨擅其秘矣何時得攜筇入翠微山侍坐數月一罄緒論雖愚鈍不足以探天根識月窟然得稍涉其藩知天地間有此一道大家夢夢亦有奇人直洩其奧也

與門下生封雁岑

今歲雁岑以館職甚繁不得頻頻來見聚首雖疎注念則殷近日情狀何若耐心盡職在雁岑固不待言但懷抱閒宜時有一段振衣千仞俯視一切之概異日始得與聖賢豪傑握手聯袂並行千古若只低徊照應求免世俗之譏而已則安頓此身似太苟且天生雁岑在世百年誠不易得豈遂肯如此草草遣發完局耶早晚課餘幸愼思之諸子散處且各奮勵不患無再聚之日惟作謀永傷我心而已言之凄然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十三

與易堂魏和公

荷冬匆匆一過程山值文游荒迷之候和公數千里收來奇懷妙作未得一醉心至今悵惘春夏間在山乎仍出遊否和公天資既高學尤勇捷隨出隨處自不至虛度時光如善行商者貨本足計算精隨地經營滿眼俱是子息何慮寶山空回耶遊秦百律叔子贊不容口文游垂涎久矣望即命子弟輩抄寄勿吝

答新城孔用儀辛亥

遠辱王教如獲百朋回思與足下盤桓尊外舅宅中不覺已十四載矣其時見足下氣純才秀知屬不凡卽已深相期許後間居勺庭先生門下巨木遇大匠棟梁之材得所託矣勺庭每過程山輒稱道足下器局老成讀書有識及讀所論蘧伯玉出處俾我積疑一旦渙解深自慶昔年期許之不妄也文海腐朽棄材不適世用日與二三子省愆救過自懼不給求如勺庭事勢人情透徹底蘊所過人才輒獲啟發實違拜下風足下所謂相爲源流此在學術則然若論兩人身分則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四

答易堂後進吳子政

三載契濶自愧無一善狀可爲故人述而足下高卧冠石人境俱靜讀書習業眞不孤負好日月也猶子德賢頗知慕向足下近以時疾天喪寒家子姪輩惟此子資秉近道其志亦不凡下向所篤愛恃以待老造物遽爾奪去痛裂幾不欲生敝門作謀之喪舊哀尙未能忘今又重罹此慘琢璞得玉墮手瓦碎天不惜材如此其忍耶永訣時猶頻念易堂諸先生暨足下與子載輩其慕道之誠瀕死不忘實可哀也天氣不時尊公道體善攝是禱荒迷不另啟候辱惠芥茗并謝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五

與寧都會庭聞 辛亥

仲秋躬菴見過知足下已歸故里具述幡然向佛斷葷酒幾欲祝髮以足下之聰明氣魄聲名滿天下蹤蹟遍南北正爾縱橫馳騁忽然一切放下皈依寂滅具如此大勇猛成佛作祖又將焉往然又以高堂老母一念維繫遂違歸侍養聞所師僧亦以不棄命高堂不聽祝髮師弟之閒此一念從何而起方足下皈依時非萬緣俱空耶此一念何爲空不得從母而生耶從身而生耶無母無身種性何有有母有身種性何在足下試於此處參取豁然大覺始知世閒孝子忠臣斬斷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十六

葛藤舍死生爲君親做出千秋許大事業便是真佛祖世出彼削髮被縑深山枯坐禮佛誦經者俱未曾一夢見也秋二十日文海有猶子之喪此子聰穎純正素所鍾愛不幸年十九而天痛裂欲死卽今行坐惘惘若迷魂喪魄足下視此得毋謂塵勞煩惱耶文海以爲舍塵勞煩惱覓佛了無是處足下其然否

東新城孔天徵壬子

覽寄士升書喜足下畱心世道區畫親切非同畫餅眞不負勺庭門下士也但恨受事者不聞此語於平日旣已服官而始覓人神情不相洽兩心不相知安能用高人高人亦安肯爲之用以是知爲官者當讀此書尤願將爲官者當急讀此書更願爲士而有志於爲官者當早讀此書然不畱心世道無志作好官者卽示以此書亦直如煙雲過眼耳文海因欲反叩足下士當今日身試童子雖具科甲才料視得一秀才如上壁之難足下難者已得科甲反掌聞耳不識藥籠中曾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十七

貯有人否若臨時依舊茫然無所措手則是以世道責人不肯反以責己也足下諒不其然

與門人黃亮公書

到家因感冒寒暑微恙數日天雨連綿靜坐甚爽偶閱元書金丹四百字靈雲道人註又閱性命圭旨二書頗明白但不簡要暇時擇其親切語錄之舊有徐文長所訂參同契寄來閱過仍歸我細思此事決不是儒者所暇及倫理中事爲之尙無了期故聖賢不爲也聖賢以敬勝虛極靜篤卽在其中七情之用任之以天無論喜樂卽哀怒之發亦屬太和自不至傷體至於死壽何所容心東坡山谷輩談元理佛曾增得一歲壽否覆中在前可鑑也况我身在一日卽有一日之職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十八

分何由得此機緣擬議安排徒添妄想但牛溲馬勃有時入藥博涉及之隨分收攝亦持志養氣之一助也在善讀之勿爲所愚而已

復門人封禹成壬子

紛擾之餘乍入閒境不勝恬適之樂因此遂生欣靜厭動之想竊思道本無分動靜其動而逐物靜而滯寂均病也非道也然學者道力未堅將使靜多動少亦親切用工先後之序也世人患無情禹成獨患多情多情之累爲損亦不小此中自須權衡養深識徹則自然中節中節則動靜皆宜而道卽在是矣文潯作歸老匡山之想實內多愆悔而外於世無所補益故正故思向窮寂幽拘之境以自竄謫耳禹成腸熱而才給正世界所倚賴人今亦欲遠隱則大非我所期矣爲道

謝程山集

卷十二

四十九

自愛努力勿倦

與南城章宏自壬子

先生人品爲一郡巨擘文海之沐教愛者已深相隔百里尙懷一日三月之慨矧到郡而不頻請見但見而致妨絳帳之講損西山之蔭則大不安不見而自外於賢人長者則愈大不安何如令得見又不致相累豈不兩得其安令子聰明老成少年中不可多得加以沈著好學力戒馳騁終成大器先生盛德應獲賢嗣此亦不待慮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五十

與門人李次愬

文辭藝也舉業之文尤藝之小者然語其工正甚難言矣偶閱韓元少稿再閱坊刻試牘如已嘗江瑤柱復食白小烏賊等魚直不啻草具矣元少之文可謂得幽奇詭異之觀魏叔子曰窺人之所不能窺言人之所不敢言軌於義理而無隱怪之失此叔子之論古文也不意元少於時文乃能如之次愬於此能一一領悟乎好之不深恐尙未能透徹若止是羣行羣止不自立崖岸不勤讀經史則日趨凡下不但拔藝墮落志氣亦歸於庸流而已所望於次愬不如是也

答南城鄭博先癸丑

文海於後進英才不啻照乘之珠望而不可得見向者一二及門可造之才多不幸早夭使人短氣兩日瑩瑩若無所寄辛亥冬偶過蘭佩兄弟得識足下非凡器蘭佩兄弟亦頻頻稱道私心竊幸後進未嘗無人但恨異縣不得聚處商論昨忽接手書殷殷下問真別具肝膽者也方今少年所向慕者惟制科利達之人否則才華高華傾動郡邑顧盼推揚足增人聲價者至若講學論道鈍拙枯槁之士未有不迂腐厭惡遠之如惡疾穢氣能傳染傷人卽不然亦置之不齒而足下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五十一

反倦倦見親若不能達諸口又重之以筆札非無待而興之豪傑何能迴異流俗乃爾衰朽之餘其奚以大副所望願足下益先心四子五經之書閒及朱明諸儒格言研精其理以淑身心旁及史鑑辨人物邪正以端趨舍明古今治亂得失以儲經濟既專且敏精意所感自應有大賢以爲足下師志士以爲足下友與足下成千古之盛業如衰朽者特足下之郭隗而已共賢於隗者爭湊于庭不待言矣

與易學後進彭汝恕 癸丑

英年人讀書專以開擴識見爲要勿謂時文如敲門瓦石但須循時求合不必過高若此則慣定心眼墮入卑庸歸於無用宜主於研理練識雖暫爲時文用工而實於身心求益及異時有正著作亦陰於此時先已得力不至枉用工夫汝恕最稱勤敏鄙言尤見采納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五十二

與門下生甘衷表 甲寅

開子遷避得佳境習靜讀書乃拂意中迷意事此時務求實學以成有用之才五七言詩但可偶一遣興若戀戀於此則又枉費少年精神矣

與封禹成 乙卯

犬馬齒長徒切悔尤兼此何時而忽赴盛饌耶前者秋光快人乘涼風讀宋史至岳武穆直抵黃龍痛飲之語爲之滿浮一大白醉與諸君子道之自哂癡夢耳若作實語會轉增後時悲楚耳莫須有之冤西湖一湖水洗不盡也近山十數里有一草菴頗幽僻月夕後卽息影其中孟冬或無阻又當圖晤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五十三

與門人吳其矩

千里之駕往返迅速視我困坐荒山咫尺町水亦不得渡殊可歎也山中耳目寡陋其矩見聞盈懷萬惟過我一傾以益虛羸之邑則勝服參芪矣鄰米可借山酒可賒斷不至餓嗒

與甘衷素丁巳

閱近稿知讀書進德超超日上程山後來之業有所屬矣愚
坐困荒山窮愁昏鈍日超衰頹得見子輩豹變庶幾眼明眉
展但不知吾二孫何日舍故就新衷素肯降心誘掖所深欣
願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五十四

答胡勒哈殿邦 己未

去歲小兒家書述執事盛德高風志切聖賢之學文游竊深
嘆慕今做門人吳生自章門歸乃辱賜手簡并大序又評示
程山問答執事精心嗜學不啻饑渴且深入其中辨析細微
誠理學中大宗匠也知之眞行之果將來北方學者聞風親
炙安知不與濂洛關閩同其盛耶文游鈍拙無他技能少嗜
四子書以求寡過結交談學於程山天憫愚衷知交漸廣幸
不至孤而無輔而聲聞過情遂至動執事之獎許俯躬自問
負愧益深晉申公有云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文游

謝程山集

卷十二

五十五

謂爲學亦如是今程山問答及學規十則正蹈多言之弊如
執事居官廉正盡職愛民乃仕優愈學讀心銘而宋儒純正
之旨畢挈讀朔風歌而忠孝之情叶於宮徵眞能力行者也
太極二字本於孔子濂溪畫圖著說推本無極有功於斯道
最大其所從來得自種穆種穆小用之濂溪大用之明夷一
卦乃聖賢不幸之遇而文王箕子處之各得其道執事以爲
學者能用晦而明即是取法聖賢之道此尤文游所佩服文
游年過六十形體衰邁精力不振雖欲鞭策更進而聞道已
晚欲從末由惟養疴山中拘守故吾存此幾希以終餘生耳

謝程山集卷之十三目錄

南豐謝文海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 鳴謙 鳴篴 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饒拱辰 吳熙儲 纂 編校

髻山 受業門人參訂 吳業祖 吳嘉善

記

譚襄敏公尺牘草稿記

奉先菴記 戊午

謝程山集 卷十三

建昌縣重修真如寺殿堂記 癸丑

一

謝程山集卷十三 記

譚襄敏公尺牘草稿記

書之爲藝文人逸士之所尙而名公巨卿以及帝王亦復時
喜兼擅如晉唐君臣見於古帖爲後人所臨摹者其蹟甚盛
後世公卿遊此藝者亦不乏人然較之晉唐不逮遠甚其亦
風尙使之然耶夫王公大人或以道德爲一世儀表或以事
業著勲名於民社或闢其才識於鴻文巨篇以垂訓後世其
視字畫卑卑末務似乎不屑或不暇及然亦有勤勞王事當
世安危係之而忠義浩氣長流於天地間如謝東山精河南
顏魯公其人者後之人獲其一二搨本不啻親承謦欬護之
如拱璧豈非懿好之良慕其人而不得見因以益重其藝歟
然其卓犖雋異之氣見於點畫閒誠有令人油然而愛玩不倦
者予門人宜黃鄒明昌一日攜其鄉譚襄敏公本傳遺集過
程山予讀之方嘆其用兵如神幾與王文成公並繼又出公
與戚繼光俞大猷尺牘草稿手蹟二紙大肖顏魯公爭坐位
帖予展玩如親觀其貌欲下拜公以僞臣督兵其平倭與閩
浙每臨行陳手自斬馘調遣諸名將俞大猷戚繼光劉顯等
如左右手往往出奇不測不僅以紀律節制見長繼又著續

於本鄉於西川於薊鎮末以秉樞終公以一身爲當世之長城區區書名何有其墨蹟人不多見且亦不欲以一藝重公吾儕小人夙有是好又嘗欲因此得見豪傑偉人神明暇裕不遺末藝黃山谷跋范文正公書曰如斯人不必以書名立於來世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今予於公亦云當公督薊鎮日欲圖復大宥移鎮偏關倚角宜大請設敵臺三千餘座延亘二千餘里造車器盡制精火具法以備大舉其謀可謂雄且密矣繼而召秉政樞薦俞大猷可任大將引以佐樞務教練京營敵臺車器火具漸次有序而公謝程山集

卷十三

三

薨矣議者以爲使公得竟其志天下事不至有今日予獨以爲公志卽得大遂於邊而賊起於秦在數十年後當時未有萌蘖竟以此糜爛中原至宗社覆滅嗚呼天之禍人國每出於忠臣智士計畫之外可勝浩嘆也哉公本傳三篇事跡互見甘京括其全合爲一傳鄒明昌爲公同里後進搜其遺文遺事并辨證其舛訛者其尺牘二紙明昌尤以公手蹟重而不在書予愛其筆法秀勁無意結構而自然有法故記而歸之

李元仲曰襄敏於閩大有勲跡婦稚皆知獨未有知其善

書者先生就書法表其生平雍和恬韻亦是無意結構而自然有法

門人甘京曰寫襄敏公得其要領故精神倍出

後學梁份曰先生講道之餘以書法爲養心適情之具故垂露最工而因字以求其人殆卽所謂豪傑偉人不遺末藝也

謝程山集

卷十三

三

奉先菴記

良箐山之下有南源村村之隔溪嶺阜陽有靜室吾友湯慈璜讀書授徒其中由南源村度嶺兩山甚偏中有石湖聲淙淙繞溪路約五六里經危橋循小嶺松篁蔽翳奉先菴在焉一日慈璜偕予往遊至則一翁出迎年七十有四髮白顏童神光皎皎類有道者徐其姓若海其字慈璜甥也坐定供茶以鮮香櫟伯佳甚茶罷導遊菴後則其曾祖后岡公葬處不半里爲其母塋反菴止宿翼日若海出二軸相示乃王龍谿先生所作后岡公政績序予乃知公爲吾鄉賢豪公諱鉞世

謝程山集

卷十三

四

爲南豐徐氏登嘉靖己未進士授台州太平縣令其縣稅糧不均擁多田者無糧而受徵輸里役之苦者率屬無田貧民公爲惻然請清丈邑紳趙侍郎獨撓之公力言於糧使者上之藩院卒舉其事竣糧與田稱萬民歡悅而趙侍郎銜恨甚公知必爲所嚙任九月遂致仕歸徙居於郡與諸紳士宗藩結詩酒社優游閒曠幾三十年趙侍郎歿殆膺主政之命而公疾隨捐館矣公居林下時同鄉豪紳有虐善弱者公聞輒勵辭責之或力庇其人與抗豪紳爲之稍戢公以少年登第及終年甫踰五十嗚呼以公之骨鯁幹力視強禦如毛視

一官如敝屣以行其惠愛使得柄用邊腹歷年且久吾知生民之利國家之福其可勝紀耶乃稍試一邑遂抑鬱以死湮沒至今悲哉奉先菴左右山田皆公家業二三世後不守初有菴已燬若海以館穀之餘復茲土創菴舊址之旁其季弟潔生早善病母命奉佛延年遂至此菴且以奉其先人蒸嘗焉今若海率子若姪居此境既幽寂松竹蒼蒼泉泓然清甘與茗相發土腴蔬美宜果木香櫟尤盛若海率其子姪耕讀以守舊業長子孫斯亦不愧仁者後也慈璜丐予文因次后岡公事作菴記

謝程山集

卷十三

五

魏叔子曰閉關一遊記卻是大有關係文字

諸子德贊曰徐公骨鯁如是得世父此文可以不朽矣

建昌縣重建員如寺殿堂記

予少有山水癖自世變來以貧故衣舊袍幘楚屨歲月多病不敢出郡城一步癸丑氣體稍平始附舟過星子拜亡友宋營山墓兼司其遺書因登五老峯訪僧日煇踐十五年舊約相傾倒談旬餘一夕日公偶舉顓愚和尚於江南紫竹林三月十九日薦國忌和尚服緋經焚香舉聲大慟觀衆萬餘俱感哭聲撼天地予聞之悚然心震動恨生平不識顓愚狀貌常其哭時不得身與其聞以自感發增益爲疾繼而過修江謁熊豹生先生諸令子述晦山和尚初爲名諸生聞思廟殉謝程山集 卷十三 木

山水之奇

登雲居寺入方丈叩主席燕雷和尚風範藹如旣出手訂雲居志示予始知顓愚晦山皆主席此山而晦山其授衣師也是山有唐迄今爲江右祖庭神廟時諸緣和尚再興獲勅

賜藏經及御書堂額柱聯顓愚修舉廢墜建明月堂磊羅漢垣癸巳晦山新建大殿應供堂香積雲農寮丙午燕雷建禪堂方丈于在堂者宿寮浴室田米寮千花閣整齊絢爛蔚然復唐宋舊蹟嗚呼予蓋俯仰及此而不勝其慨焉予前自五老別日公冒雪謁鹿洞見其室虛荒陋階前遍榛莽庭戶閤然整敝衣冠向導瞻拜三嘆而出徘徊古松石閒哽咽不得出一語今視雲居之盛如此予能不悲吾道之衰也豈世無顓愚晦山燕雷其人耶抑時但當出世故釋盛而儒衰耶予又不能不慟哭矣燕雷屬予紀其修建之勩鐫碑以垂不

謝程山集

卷十三

七

朽予因語燕雷導予至顓愚晦山二古塔所俯首一拜以寫予前聞之恨而亦因以志予深慨之衷云

即慢應曰釋盛則儒必衰理勢如此如顓愚輩乃迫之寄跡於釋吾道那得不衰文之深遠寄慨在六一集中亦不多觀

陳默公曰一修寺碑中藏如許大文章曾文定公後久無此作手矣

門人黃熙曰四山雲起忽聯合成一片而峯巒參差掩映其中眞天地中大文字

後學盛大謨日記體序次極難合法如國手布子落落然
莫知所着及中局攻劫四面伏映方悟其妙讀斯文何儒
者不以詞章爲尙亦縝密乃爾

謝程山集

卷十三

八

謝程山集卷之十四目錄

南豐謝文清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鳴盛鳴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儲 纂

髻山 受業門人參訂 吳榮祖 吳嘉善 編校

序

宋朱有先生語錄序

程門主敬錄序

謝程山集 卷十四

王門嫡派序

講學會規序

易堂魏叔子日錄序

風雅倫音序

左傳濟變錄序

初學先言序

七克易序

兵法類案序

家禮酌宜序

丁溪甘氏家志序

錄今文定序

李其聰字序

建蕭忠烈公廟序

淦四極先生殉節錄序

爲趙孝子募粟養親小引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二

謝程山集卷之十四 序

吾鄉理學爲海內所共推由來尙矣有宋濂洛關閩並興而

象山之學自爲一家明之中葉王姚江秉鉞江右一時士大夫翕然興起江浙之間英才蒸蒸互相酬唱颯颯乎風徧東南可不謂隆歟然皆箕裘象山而程朱一脈幾同敝帚羅近溪臣屬蔥嶺機鋒寧退令學者耳目不無眩蕩羅念菴身居其間頗有蹙然不安之意苦心挽救而力弗逮當其時如果日中天不令纖毫時氣得以掄翳者惟羅整菴一人然一傳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一

庶咻海內不但宗之者寡且幾不知爲誰何氏豈不大可慨哉迨至無忌之徒詭異既敗天理不容終昧人心亦稍知厭然後聲並因知記漸行於世讀之者開有共人文游初有志於學亦復顛越歧途友有啟以因知記者拂然不入時取時厭困心易慮者久之而後霍然無疑始知斯道正脉固不容絲髮蝕也嗟乎文游之謬誤亦幾不反矣吾山宋先生早於程子識仁有深得本領既正志切功嚴日益朗達乙巳訪予於程山彼此契合自程山歸卽取整菴書讀之一覽無閒如針芥之合自此益精遠復檢察榜牘及大慧中峰諸書洞其

底蘊明其作竊之由由是判別諸儒如指南在掌隨所與置而子午方位莫可移易蓋由先生淳厚而穎異得之天性又復平心考察不偏執意見故其所著求仁編丙丁諸日錄皆躬行心得親切體認之所發舒以此示天下後世學者庶幾大匠規矩不至方員舛訛誤陷美材於無用之地先生所志所學皆有堯舜君民之急而遭時不偶年踰五十而卒僅以所著行世非其本願也諸門下士暨厥子顯恐遺稿散失屬文海校訂授梓文海謂吾鄉理學在吳康齋胡敬齋如元氣含蓄盎然內充及維整卷則洋溢布濩徧徹於窮陰朔漠之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二

地髻山乃於若滅若沒之際繼續其光明以開天地萬物交通之基嗚呼所謂理學之隆其在斯歟世有真知斯道者其必知隆替之在醇駁而不在學徒之眾寡門牆之顯晦也

文海於匡廬訂髻山語錄畢聞建昌縣給諫熊君維典有髻山傳予素慕其人因策蹇造訪假館靈芸齋中次日以傳相示予讀之知給諫與髻山非相知之深道德性情有獨契不能爲之傳神寫照使奕奕於千古也中載論學語過多有已入語錄者此可不具其與給諫面論所及者仍當歸語錄故稍爲刪訂惟與其行事所繫綴者則不可不

載然知言者不但有以見髻山并給諫之處心制行亦可於此見焉蓋其相知在道德而文因之而出有不可強也予於語錄序亦竊負此意甲寅春仲程山謝文海自識於蠡湖舟中

熊約生曰髻山嘗偕維典登浩閣遠眺喟然曰謝秋水劉蘇楚楊友石一時偉人後自程山談學歸欣喜形於夢寐無日不相念每歎程山師弟子爲今之祥麟威鳳今讀語錄序又辱先生過訪德言道字一時並瞻典不禁喜極而悲重憶吾友髻山不置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

彭中叔曰可當一篇理學源流考讀

門人曾曰都曰源源本本談之亮亮由師寢食於諸先儒語錄中其精液醞釀於心坎者久然非宋先生又誰足以發之

程門主敬錄序

予讀程氏遺書識主敬之說久矣然用功作輟迄今無成是豈敬之咎哉是豈非人自負於敬哉今歲仲春入程山靜坐久之敬心乍復惕然自懲前非欲入深山竭力收攝作終年不反之計然細思敬之爲法豈獨宜於靜而不宜於動乎何淺之乎視敬也心一志定行坐起居日用周旋於敬不容暫離旣乃恍然夫子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其然豈不然哉用敬之餘益喜閱遺書於其凡論敬者畢錄又廣集諸儒所論以附統曰程門主敬錄雖其意未必盡出於程門然提掇謝程山集

卷十四

四

淵源實自程門昉也其中互相發明詮別蘊奧語淺味深朝夕省覽供我飢渴因盼聖人不作學之無所歸也千有餘年矣程子出始闢此周行苟循其途輒以入其弗克有成者鮮矣而或舍之則不淪於汚俗必遷於異端飄泊汨沒終身胥溺以亡而已矣又何學之可言乎敬之敬之永矢毋悖

宋未有曰先生一生得力在敬字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門人曾曰都曰吾輩每苦志氣怠弛急讀是編如芒負背愧恥之心不能自己即敬心不能自己也然而乍復仍離動靜弗一自頹朽木糞土惟日捧讀斯序以當鞭策

門人黃采曰主敬之說動靜殊科終是未透厥旨吾師如此指示庶幾免於偏駁然而難乎其至矣

諸子德贊曰贊童時坐立之間伯父卽教以敬然觸動處便自忘忽必到動靜如一方是能主平且自驗不勝慙忪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五

王門嫡派序

唐虞三代之盛道在君相統之者尊故舉世咸歸於一無所謂宗亦無所謂派開有逞聰明者欲主一說以自表見亦且伏而不敢出出亦人不爲之惑自孔孟而下統之者卑無微不信因不能禁人之有言學者得其性之所近守一先生之說以爲標的而師旨毫釐未純其徒遂謬以千里自是支分派別道斯裂而統斯紊矣故士生其時幸而正統有人則身有所託而歸往不迷不幸而非其時餘澤漸遠四顧莫從忽有邪僻者樹幟其間遂不禁欣然附之志趣既差迷謬莫挽

謝稚山集

卷十四

六

嗟乎此有志之士失足險阻深爲可悲也吾因是而知立言之不可不慎而衛道之不可不嚴也夫立言如陽明夫子豈不足括千聖之奧而挈六經之要哉其初爲支離之學所困深懲其弊從萬死一生中盤根錯節而出而後暢其所言以仰合虞廷精一之旨俯攝天下萬世正直之人心而針芥無遺後之學者苟具真志涵詠其全書精信不疑其於優入聖域殆如潮沙之不爽是乃上帝悲憫末俗之陷溺故特厲其聰使之覺斯民不至化爲異類乃一傳再傳漸失其初使千古絕學陽明夫子竭生平之力僅得昭雪者一旦復晦嗚呼

謝稚山集

卷十四

七

豪傑未興弊將焉救文海生也晚不得親際其盛又不得私淑其賢弟子僅於故紙中依稀尋擬得其近似所幸良知未泯不敢自欺有言逆耳返心獨叩終以苟安爲恥冀有以仰質於陽明夫子歲戊子與邑中諸友列席談學彼此出入不能引決閭閻海門所訂聖學宗傳因於王門諸子中錄其語之純者汰其疵者定爲王門嫡派每一則稍加品評非敢借性命道德之途以資口舌意不忍堯舜以來正大光明之統不能自存反乞靈於竊起之雄使真儒之效不見於世而生民之福日薄日銷良可痛也然文海所大願尤冀道統所歸必屬吾君吾相合海宇血氣生知之倫共歸於渾渾噩噩之中不知所謂宗亦不知所謂派斯乃陽明夫子未竟之業庶足以安其靈於昭昭之上矣區區言語希合其旨亦奚足快傳同人曰姚江之學本無悖於鄉魯自一再傳毫釐失而千里差而吠聲噬噉遂使先儒冤深不白約齋經身體玩之餘力爲剖別較若分犀姚江有靈應感知已於冥冥矣邵先士曰陽明具堯舜君民之畧值時不偶不罄其懷紙上空言猶遭後人剽掠抱冤至今有志之士所爲氣結填膺也然百餘年後尙有如約齋者爲之剖白他日果有賢

君相紹續而光明之豈徒約齋之願實陽明之本志也

講學會規序

人各有面目有聽其塵垢而不自滌濯乎即使相忘於敝屣之中然不有平旦存乎迎此平旦而養之使靈充之使周以復其面目之本然此吾人之所汲汲有事者也然當狂瀾逆浪中而欲以區區惺然之微覺立其衝而與之拒危矣哉吾神不禁其懷吾志終不容餒吾於是不能不慨然於理學盛明之際矣天憫斯文賜之先覺將古先聖賢不傳之緒揭而懸之耳目之閒使天下之人襲其風聲而心目開朗觸其緒論而迷惑頓解聲氣流通無在而非盡簪之所即僻處荒陬

杖策鼓棹以遊亦不至惘然無所適從民生其閒豈非大幸也哉此風既邈不可追矣有志者可徒寄之懷想已乎且先哲遺風尙可通之夢寐豈有生同其時而應求之感茫無可問者乎此心此理本不容歧人特以其官骸之私自生畛域耳倘一念非妄即爲盈缶之乎此承貞之所以爲比道也夫比者輔也舉世皆朋友豈能無所輔但懼所輔者不能如曾子之以仁爲旨耳一堂之上衣冠巖然儀節肅然精義相宣則怡然自獲過失相規則惻然若疚一言一行彼此相關如不容自己者此何物乎夫豈有鼓舞於神明之地而不自知

者乎所輔者以此輔之者亦以此不以此爲輔則生理云亡
頑形徒具豈特舉世無朋友將天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渙然而無以相維忽然而至於相傷有不忍言者矣夫渙然
而無以相維而輔以寂滅之教忽然而至於相傷而輔以功
利之學彼亦自以爲輔矣豈知輔不於仁有不可勝言者乎
茲舉也不污功利不墮寂滅惟務滌濯塵垢復其本然之面
目以歸於仁庶幾以文會友之旨哉吾友其共勗之

揭白波曰如午夜鐘聲喚人寤夢吾輩能無覺乎書諸座右庶目觸心警

謝程山集

卷十四

十

傅同人曰將學中弊實根源盡底說破而補救之方自可
隨證而得

宋末有曰先生志學之始便已屏照無遺宜今之得所歸
而假我以模範也

易堂魏叔子日錄序

聖賢之道德豪傑之事功其源流或有不同要未有外於人
情事勢者蓋閤於人情則真偽亂昧於事勢則成敗失是道
德爲虛名而功業不可就曰彼聖賢彼豪傑天下亦何賴有
是人哉然人情事勢欲求其通之也甚難心不細則粗疎而
不入心不平則作奸作惡偏激而失其分閱歷不久則得一
失一恒疑似而不真吾友魏叔子從事於斯久矣其忠厚惻
怛出於天性而加以以學問與父兄師友講求於治亂之際
數十年於是即其所得著日錄三篇蓋坐可言而起可行自
身家以及天下皆實有所裨益雖不敢曰道德功業盡在於
是固亦聖賢豪傑之筌蹄也其書於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
無好盡之過而以啟迪箴砭誠有前賢所未逮者予酷好之
日置几案饑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而有痛癢則以
代撫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叔子之文爲海內所推奉
其論策鑒鑒識者以爲賈長沙李忠定之流亞此皆叔子江
海之水波瀾瀕洞魚龍變化而日錄乃其混混之泉源也嗚
呼不讀是書亦誰知其本也哉

邱慢廬曰序叔子日錄者甚多無如此之簡而該

風雅倫音序

嗚呼倫紀之壞尙忍言哉子臣弟友之不能各盡其道以至於乖張變亂尙忍言哉有心者莫不撫膺傷懷而不知救之道之所出予以爲救世須救倫救倫莫切於救情情也者五倫之血脈也人之一身血脈不運則五官百骸不相附屬小則違和大則痿痺醫家謂之不仁今五倫之不仁可謂極矣其弊皆起於情之薄上下彼此之間泛泛然若萍聚若鷗值居常則各顧其私相遺以詐依違於儀節之虛文猶且幾幾莫必一旦有故則背負棄捐舉非難事甚則至於賊害悖

謝程山集

卷十四

十二

逆寇仇慘痛傷千古君子仁人之心而召高天厚地之妖氛災變者皆薄情之爲根也夫五倫之分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然皆歸於情之下容已故情厚則恩義重情薄則恩義輕吾重惡夫恩義之輕以致五倫之敗也而思所以救之其法利用與人非木石自有感通感通之道在乎聲音此聖人所以深達其微善道其機而設法最神者也故曰興於詩吾因取三百篇之關於五倫者分類編錄仍取法乎正而不遺乎變正也者人生之大幸而情之至當者也故綱繆繆繆繆繆不已相結以善而相勉以德變也者人生之不

幸而情之無可奈何者也故雖憂愁哀苦不能無怨然或引咎或假託或法言或異語或既懲其往而猶冀其來愈以見其忠厚惻怛而不忍忍然之意要皆出於情之厚也五倫之後又附以學蓋以所稟不齊或過乎情或不及乎情有學於此則或俯而就或跂而及一皆以中正爲軌故學也者又所以調劑培植此情以維持五倫者也編成日取數章拊節歌之覺此中油然欲生盎然若有一物不能去諸懷於是作而歎曰情之感人也如是乎聖賢之所以爲道而王者之所以爲善治其本者盡在是矣嗚呼世有薄情人其冷也無由

謝程山集

卷十四

十三

使之熱其幽陰也無由使之朗其頑鈍也無由使之動而有恥其負心而反側也使人駭且惑而無由推測其所以然究且法令之所不能禁告誡之所不可入此其人之肺腸豈真別具者耶試與之歌詩

門人黃熙曰吾師維挽頽風之苦衷如是熙等侍聽之餘日陶詠是編粗獲免於面墻始信斯文之親切有味

門人湯其仁曰救倫莫切於救情真虛扁起死回生之劑

左傳濟變錄序

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末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智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邃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是事者雖有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於學居十之六而閱歷鍛鍊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

謝程山集

卷十四

十四

然能舉古人之成案精思而明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鍛鍊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以無學也文治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浸衰足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投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國取數事評註之得二十八篇又予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秘計一一摘挾於字句外發從來讀左氏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

一編而秘不輕出予得竊窺其五篇而逸其一其四則全錄

其評鍾氏伯敬之言亦時一錄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才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跡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以闇終則厚幸矣若夫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能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矣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而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以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利爲義詭

謝程山集

卷十四

十五

御思後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哉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之權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造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智毒如烏菴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恐猶不足以濟吾闇也

方愚者曰合凝叔經世讀之體用全立權備二書如左右手不可偏廢在運用者無使之不仁也

湯惕菴先生曰談性道者或闇於事機談經濟者或流於法術秋水先生綜左氏之權而約之以聖賢之經其道大

備其文亦溫醇爾雅

魏季子曰胸次洞然故筆下了了如數家珍

門人李其聰曰師每於功課之餘玩月石室輒談左傳追摹當日事勢如身歷其間積日既久乃評次成編此序一飯頃卽就旁觀者驚爲敏捷不知吾師蓋蓄之如是其久瞿塘灤預之波錦紋萬頃豈小沟淺澗所能湧發乎

初學先言序

自小學不興士心士品凡庸而不可救率由童稚之年父兄師長眩之以辭章欣之以功利俾其知能杯喪私欲牢固不可以拔於此而欲其聞仁義道德之言惕然有動於中也不亦難乎嗚呼民生之不幸實教化之衰有以陷溺之至於此也善夫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人之言爲主蓋年方童穉如繪師之有素地或施之墨施之丹無有不受一受之後永不可移惟繪師矜惜其始斯不至枉其素地耳予聞取先儒格言及古人至性篤行易

悅人心目者本朱子小學敬身明倫篇目以經爲正以儒先嘉言爲廣以古人善行爲實葉次爲一書因楊文公之意名曰初學先言使爲人父兄師長者於子弟經書之隙或解課遊息之下爲之講習日月浸漬深入不覺又每卽事提撕俾知取法久之氣質自美習俗自化則人才有造在鄉間可以爲前後輩矜式在國家大之備朝廷之棟幹小之供郡邑四方之任使轉移世樞其機豈不於是寓乎然此書必爲父兄師長者欣然有會於心知學有歸宿然後樂取而教子弟則初學之爲言該父兄師長而言也嗚呼上智之資得此爲基

又擴之以經史其足以彰盛德大業固矣卽資屬中下果敬守是編終身不易又豈失爲聖賢之徒哉予蓋驗諸古人而知其不欺也

彭中叔曰三代盛時風俗醇美實由小學之教有以端其基此書行庶其可以復古

門人甘京曰詩學懇到聞言足興

彭樹廬曰世每輕蒙師薄其脩脯忘其禮意不知養正之功端自茲始也斯文所以爲父兄師長言者深切著明而猶不亟求是書以爲教本則是自賊其子弟矣

謝程山集

卷十四

十八

後學徐乾學曰可與于朱子小學並垂不朽

七克易序

西士之學似有得於吾儒畏天命與昭事上帝之旨而其天堂地獄之說則又類於二氏深原其故蓋亦世使之然歟唐虞三代盛時王法昭明天命天討不少假借迨及陵夷朝廷之典章漸就墮棄由是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繫以公是公非之空名以冀一動夫人心之良聖澤漸遠空名復不足以繫之而人心益蕩然如隄潰河決瀾漫四出而無所歸當此之時天堂地獄之說能禁有心者不爲之張皇於天壤間哉是豈非世使之然哉予故不復與

謝程山集

卷十四

十九

之深辨且達於理者亦自能不爲之蠱也顧予觀西士自修之功何其與吾儒克己之學隱然其有合也其所著七克一書其於情偽微暖千狀萬態刻露畢盡而罕譬曲喻尤工每於滑稽游戲中令人如冷水澆背陡然驚悟頗有莊生寓言風致然莊生令人蕩七克令人驚予爲刪其過中失正者錄置案頭以爲修省之助或曰子儒者也非聖之書不讀奈何事此予曰衛道固貴嚴納言則不貴隘芻蕘尙可採矧心同理同而漫抑而擯之乎吾取長棄短衛道之意亦未嘗不寓也若其本天之旨則西銘之言已精微廣大莫以加矣彼荒

唐固陋又豈能擬議其萬一哉

劉子淳曰衛道貴嚴納言不貴隘二語是學道真詮

丁誠叔曰七克一書不經秋水刪定則涇渭莫別

謝棣山集

卷十四

二十

兵法類案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畜而才乃益大於用無不宜而於用兵爲尤宜夫兵以德爲本以才爲用德者仁義也才者智勇也仁義智勇全然後可以戰勝攻取功成而無後患子讀孫子十三篇千古用兵之法莫有能出其範圍者因取篇中要語爲綱取歷代名將已成之跡爲目名曰兵法類案案者刑名家之公案也兩造情僞百出獄吏按律研情無有或遁及其案成屹然如山之不可移後世理官苟閱是案則吏師於是乎在今取諸將陳跡分類以實孫子之言

謝棣山集

卷十四

三十

善悟者神而明之則奇謀偉畧如汲井然用之不竭矣或曰趙括讀父書而敗豈其書不精耶子曰括以私智自用父母俱料其必敗於書乎奚尤昔孫權勸呂蒙學蒙以軍中多務辭權曰孤豈欲卿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其後魯肅見蒙大驚曰卿才畧非復吳下阿蒙嗚呼如蒙者始可謂之讀書哉或曰沛公天授如石勒目不識書劉裕僅識文字皆能雄長一世則又何說子曰不學而闇合兵法此亦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古今有幾項羽不肯竟學卒於無成此可見矣今以孫子之法御諸將之事以諸將事表孫子之法事法

貫通迎機取中及其熟也若有神物陰來相之僚之左秋之
爽不自知其手舞足蹈孫子之法且化而不有又何有於諸
將之陳跡耶予編次頃會得孫子說印一書爲楚潭李公騰
芳著先得予心不禁狂喜於是就加刪訂而評點之易以今
名李光弼代郭子儀將朔方營伍麾幟無所更但一號令而
壁壘改色予於是書亦若是歟

門人甘京曰兵不易言井不易學類案可以平時討究可
以臨事參核將帥爲三軍司命此書則世世將帥司命矣
後學徐乾學曰將帥有才無德雖能取功究不能居功序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十一

中德高而才乃益大最爲探要之言而說印所以不及類
案者亦在此

家禮酌宜序

禮之不講也久矣內無忠信之實外徇流俗之情是以忘其
鄙陋而習爲固然間有有心者惄然不安於中粹簡文公家
禮採用一二然亦莫能舉其所以然相率惘惘以苟且畢事
事畢之後置之若遺若忘及至臨事則苟且如故如是而求
禮之明也其可得乎吾門甘子捷齋素欲明禮具敏達之才
守之以堅確每臨大事能不顧世俗之耳目而獨行其志復
欲推廣之以善鄉里漸於郡邑因罹內外艱讀禮遂殫精數
載訂家禮酌宜以文公爲宗而博采諸家反覆商畧於眾君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十一

子每一條中必根據擬議其所以然之故令行者了然於胸
中按籍行事無考證之繁無羣議之惑而禮已燦然舉矣嗚
呼士生三代之下以功利爲學術所朝夕誦習者期苟可以
要名位而止仕則汲汲於簿書獄訟兵食之務雖沿襲定典
事至一舉行之非惟不得其意卽區區虛文亦且扞格而不
相習手足耳目反若爲人所易置者甚矣禮之無用於世而
世亦似可無用此禮爲也此其故何哉蓋自秦漢以兵戈詐
力取天下天下既定卽假武修文亦不過粗舉其綱維約束
之具使天下無至於亂且叛亡而已其志初未嘗及於化民

成俗而從事於道德齊肅以庶幾於必世之仁是以冠昏喪祭雖有定典或徇時而不衷於古或準古酌今勒有成書然上下相視以爲文其雖朝廷之上縉紳士大夫之家不按籍而行者蓋已多矣尊且顯者既弗留意則卑賤者愈以爲非我責也相率而棄之若土苴然偶見一二守禮而違俗者則相與非笑之而羣望其財風化之不美古道之不復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故也歐陽文忠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嗚呼此固人生之不幸亦世運使之然歟槌齋酌宜之訂不過取其切近者聊以試之鄉邑亦不得已之舉也槌齋之學既自別於功利而其所設施又動必衷之以禮此其志豈在三代下哉李深齋曰禮教爲治化風俗之原世既不得禮意并儀文而亦失之宜程山師弟子之汲汲於是也李元仲曰讀此足知程山之學原泉混混非溝澮所能望其涯涘門人阮天植曰槌齋少與師相友善壯年及門受業親師最久事師益恭一貫之傳宜其獨得酌宜一書猶忠恕之語也然細味吾師此序精微之奧又未嘗不顯揭以告也若草草讀之雖論孟亦何以解其愚昧

謝程山集

卷十四

手訂

了溪甘氏家志序

世俗所謂孝子順孫云者能守其先世所遺之田宅擴而大之以雄據郡邑其尤才者則取高爵厚祿以顯榮其身斯孝順之名歸之矣至於懿德雅訓祖先精神之所在可垂示無窮者恆置之若滅若沒曾不一顧問焉世法所重若此而吾友甘子槌齋獨異是槌齋先世雖通仕籍所遺產業僅溫飽而已及槌齋之身值世多故不惟無以固守舊業卽一青衿亦且厭而棄之而獨於先世之懿德雅訓惓惓詳訂而精錄之表章之傳播之其於世法之輕重若不聞焉宜有識者感歎欣羨於甘氏之有後而卜其慶之長也然予則竊有所進論焉夫懿德雅訓此已往之迹可風可慕而不可居者也祖先之精神夫不有麗於形氣而可實以從事者乎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蓋身非但我之身卽上爲祖先所不朽之身而下爲子孫所待命之身夫祖先所懷抱豈盡展擴無疆乎所建立豈盡純粹以精乎且子孫希聖希賢之品經天緯地之模一視吾身之法祖則先以爲之樞機何如耳使身之所處見忿而敗見欲而辱富貴淫蕩貧賤移焉出而道不行舍而道不明則雖雅訓爛然足以上承先業而懿德高風育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五

然不聞則與世法所謂孝子順孫者又何以遠焉此孟子所以以守身爲承先啟後之樞機也榷齋今以斯道自任於守身之義將克盡無遺舉一世而甄陶之斯其願也茲家志之述於先世之懿德雅調兢兢表章而傳播特榷齋孝順之肇端而予方快覩其全也

李仲階曰於守身之美湛如新沐凡有身者均宜書佩

錄今文定序

予於崇禎辛巳壬午閒卽已厭薄制藝聞吟誦聲輒譏笑不自禁夫祖宗制科以來士之抱忠貞具將相之畧者未聞以他途進予卽不才何甘自棄若此惟心痛其弊而有所不忍也蓋操觚之家率挾利心以往不知君國爲何事生民爲何物如狂如醉門生盟弟奔走不遑窻葉社藝剗剗流播甚至童蒙甫起家塾姓氏已馳海內唱和鼓舞流毒日深浮名厚利自入股外不煩他索率天下而禍仁義者皆是物也迨至生民塗炭中原糜爛慘不忍言人人抱痛而不知其禍實自

此基也予旣懲創至此乃復有今文定之錄其故何歟嗟乎天下事苦衷隱曲有非言語之所能宣者此類是也夫朝廷設科之意原欲藉此以得純儒故出老莊削名法而獨以孔氏爲宗令學者身體力行之餘以其自得見之於言其言必深切著明醇粹寬厚可以措諸實事此祖宗朝所以風俗淳樸人人勉爲君子之行而中外邊腹實心實政皆有可觀及行之旣久浮薄者竊之以攘富貴於是不務實學專剽襲而法斯敝矣其初豈至是哉先輩文具在試收攝浮氣別易心眼讀之先輩精神亦自爲之一露其原本六經取資濂洛言

理學則實有補於身心言經濟則實可著爲令典是真不負朝廷設科之意者獨其質樸似陋厚重似癡筋骨似椎野不若後進之多姿媚耳或曰其言則是其人則非先輩亦往往而有然予竊觀防維未潰之日功令旣嚴清議可畏爲諸生者人知自重自家庭孝友杜門讀書外別無馳擾故當其含毫吮墨之際宛然與聖賢之精神相肖其或獲雋後浸爲貴富所溺隱喪其所守者良亦有之若謂其初入縫掖中早已縱逸無度天下豈有神濁氣昏之人而能鞭撻心靈強爲性命淵奧妙合自然之文哉況予今文所定考其人多有本末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二十四

可觀者故每一展讀如接其慈祥愷悌如親其垂紳正笏如領其融脫超妙如承其真切懇到如聽琴瑟之和平如侍長者之矜慎如息機於夜氣移神於山水則予之苦衷隱曲亦可於語言外喻之矣不然予向之厭之誹笑之乃今忽錄之豈前後不侔若是哉嗟乎讀者其勉思於此乎吾又將進而問其志也

邱慢庵曰三百年文氣盛衰之故低昂慨歎絃斷音聞可歌可泣

門人蔡景定口序今文孰能說得肯款如此德言益世無

往不然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二十五

李其聰字序

李生其聰初名從茲以父命易今名請字於予予以作謀字之雖本經語然於其聰則如寒者之於布帛飢者之於菽粟雖非奇獲實莫切於此矣其聰天性甚厚而潔清無外習向往前輩有學者甚篤且好古力學恥與時流競進取年甫二十而質氣如此誠佳子弟然而渾樸少謀不可經世故尋以作謀命之也子路欲行三軍夫子進以好謀而成夫好謀而成豈但行三軍也哉士君子得志則與君臣僚友同其安危不得志則與家族鄉黨姻友同其憂樂於此而無謀則止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十一

下人已將何具以經理其開世亦何所賴於士君子耶昔子產當國奔走於晉楚二大國之間終簡公之世而社稷獲安者人但知子產之賢而不知子產固善用裨謀之謀也唐太宗翦除隋虐而興二百九十年之業謀臣固多而獨稱房元齡善謀杜如晦善斷貞觀之盛實嘉賴之今之所處視周旋於晉楚與隋唐之際爲何如其聰既不肖隨俗俯仰甯遂置斯人於度外耶且事親敬長親師取友之際漫然無謀則言動不中機宜而事緒必多舛錯謀其可一日緩乎雖然致謀有本洪範以貌言視聽思五者並列而其樞要在於思夫子

歷陳視聽言貌以至於九而以思貫之則其聰之作謀也又安能離思乎故每事必思思則智生智生則謀出謀出則氣充氣既充矣天下事有何弗可爲其聰乎其亦熟思而已乎彭躬菴曰李生抱璞投玉人獨早吾將拭目觀瑚璉矣

建蕭忠烈公廟序

天壤之大惟此綱常綱常之首君臣爲重卽匹夫匹婦且有踐土食毛之義矧學士大夫誦法聖賢理義悅心而顧忍忽視乎然或付之若滅若沒者由其無所觀感而鼓之使奮也有烈丈夫於此首可碎血可碧而惟此綱常之重耿耿於中而不忍傷及大節已著炳煥於眾耳眾目之前卽憤憤者亦莫不感歎興嗟以爲奇偉莫及始知人有是心而能此者特果於不自欺而然也當崇禎之季逆闖猖獗之勢如山崩河決豫荆郡邑迎鋒潰矣獨鍾祥令蕭忠烈公慷慨登陴戰守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十二

並勵外援不至力竭城陷挺然就執羈於梵寺不食者五日卒自刎死逆寇感公大節且稔聞廉惠爲禮殯淺土鍾祥紳士競建廟以祀鍾祥之人人心何其感之深也迄今十五載道路閉阻歲丁酉適明卿鄒君有事茲土啟墳易歛以書招公繼子青迎柩歸南豐舟居江干豐人士走哭不甯而惕菴湯大司馬哭尤慟捐所卜吉壤以葬旋合邑有建廟之議惕菴復勇於倡屬文清序其事以爲眾勸夫人無所動於心卽勸亦莫之應今觀豐人感歎走哭之情狀蓋有不鼓而奮者矣且豐人士自冠以上誰不記憶十數年前一蕭先生修爵偉

幹靜容莊色朗朗心目閒今忽一棺及國門全大義不辱以歸人誰無心豈不吝其涕淚而四錙銖是吝乎在昔鄉先生之賢者沒猶得祭於社矧有關綱常之重而可無廟祀乎漢壽亭侯唐睢陽公遠在千百載之上開窺梗概於傳記猶且里巷祀祝豈炳煥耳目赫赫如今日事而反容已乎夫事有強爲者雖勸亦弗從有不容已者雖無言亦自集茲舉也所以敦綱常之重而徵懿好之同他日廟成豐人士拜瞻其下雖千百世後尙將仰企奮發以品行相砥是固公之正氣有以振其心抑惟是義舉之有以鼓之奮也詎竟忘所自哉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十三

徐仲光曰此題著筆甚難先生就人情所以覺者而悟之感通易而立言亦最得體芳作堂乎後矣

淦四極先生殉節錄序

士執筆爲文當從其志趣之所向性情之所樂古今治亂得失之所關度時審事之所不容已俟其人而後發發必義深而旨遠可以裨於實事傳其人其事於千古否則周旋於人情取給於浮佞隱忍虛飾於人之子孫以爲其父祖邀名於無識者之耳目其尤下者則出於鑿斷苟持金至雖屈其筆以效吮舐之態亦無所不可嗚呼人文胥賤一至此哉予過南康卽知有淦四極先生殉節於贛心竊慨仰其人及抵修江儀林爲先生梓里令子宏斌出一冊請序予展讀知先生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十四

以贛州廣文奉臺檄賁詔使粵東兼督糧餉返守贛城陷見執不屈死次子宏祐先以督戰死季子宏祉以父執時格鬪死妻熊氏子婦熊氏李氏與女孫及二婢俱赴井死惟長子宏斌遣逃爲宗嗣計得不死給諫熊維典孝廉宋之盛爲作傳甚詳其餘記序詩文皆彙於冊予讀而歎曰此文丞相所謂天地正氣是也當與日星河嶽炳煥流峙於天壤亘千萬古而無墜矣稽文人之文以傳哉文人之文方藉先生之人之事以傳然文人志趣之所向性情之所樂感先生之人之事固有不容已於一言者宏斌方將以此冊授梓廣求言於

四方夫子之心欲以表揚其親其何所窮已然得其人乃足以益其光失其人或轉足爲此冊累予去冬過雲居登顓愚塔見其塔表乃歷仕三朝者所撰予深恨其徒之憤憤顓愚高僧也住持江南紫竹林三月國忌顓愚服縗經焚香舉聲大號觀者萬餘俱感動聲撼天地江南旣陷召之不赴遣降紳跪榻前枕以威福堅臥疾不起此其人雖浮屠也其忠義之氣凡有人心者皆知欽重乃以歷仕三朝不足齒數之徒表其瑜於顓愚何累祇令人歎其徒之無識耳予因笑謂宏斌曰世有市文者君貧士無金但恐反有以重金購是冊

謝程山集

卷十四

三十五

而題者君有欲廣之意或者不覺爲所購乎宏斌曰先生之言不然

查小蘇曰見道之言觸處流露凡作文與求文者俱當於此少味之

爲趙孝子募粟養親小引

人之所必不能者惟天能之天能之故天受之不必問諸人
人之所可能者人受之不當問諸天人不愛而問諸天則人
傷於仁孝子趙仲易當母病危時剖心割腸以籲天而母得
生母得生宜子決無生理乃腸自心坎出變爲穀道而下實
廢如此者垂四十年飲食男女如平人此雖以堯舜周孔之
心挾扁鵲倉公之技亦將坐視而不能人不能而天能仲易
之格天也至矣天之昭監仲易也亦至矣迄於今仲易年幾
六十母八十家貧如洗終歲以言星命衣食四方比年又喪

謝程山集

卷十四

手六

妻喪長子老母依其季弟仲易居無室餽無粟釜底無薪欲
迎養而不能與親友相對惟涕淚撫膺自痛而已當此之時
人心亦不必遂若堯舜周孔技亦不必遂若扁鵲倉公苟一
舉手援之亦無有弗能者於此而復問諸天人其何以爲辭
耶文府有老母歲儉幾餽粥難給然文府不肖有愧於仲易
多矣安敢乞人以爲養獨心敬愛仲易安忍不爲告諸同人
爲仲易一冀人所易能者昔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有孫秀才
數遊上謁文正屢贈之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蹙然曰母老
無以養也因爲補學職月得三千以養孫遂篤學後十年聞

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卽昔日數遊孫
秀才也噫以孫明復而不免數遊貧之累人亦大矣哉今世
豈無文正其人然仲易所望不敢奢冀如此其厚惟稍得稅
居室具薪米以爲目前迎養計身得教授鄉里不復事遠
高年膝下則願足耳是亦人所必能者文府又憶十年前仲
易母七十諸親友醵金爲壽屬文府爲言以獻今母八十仲
易不能舉觴吾願諸親友以仁者之粟廣爲壽之贈是亦人
所願能而不欲辭諸天者也

門人甘京曰深蘊宛篤眞仁人孝子之言

謝程山集

卷十四

手七

謝程山集卷之十五目錄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孫脩撰元孫鳴謙本量鳴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吳熙儲衆編校

髻山 吳榮祖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贈序

送陳默公歸桐城序

送門人甘京遊金陵序

謝程山集 卷十五

送門人曾有孚之章門序

章門雷別關西秦揆一序

示長孫脩振遊序

壽序

彭躬菴六十序

湯慈璜六十序

門人封溶五十序

黃熙五十序

大司馬湯惕菴先生七十有二序

鄧我生八十序

危龍光五十序

甯都魏季子五十一序

高敏生六十序

湯其仁五十序

冠石林確齋先生六十有一序

臨江熊見可先生七十序

李書草六十序

邵武黃母五十序

謝程山集 卷十五

李母甘孺人五十序

貴池姜母六十序

謝程山集卷之十五 贈序 壽序

送陳默公歸桐城序

往桐城方君密之來程山時爲高僧稱善知識善知識最自大起居酬接禮貌如尊官而密之又已據海內盛名數十年登顯仕獨簡易真率脫去城府與人胸懷洞然蒼冬聞密之死予方悼偉人不得再見未幾而默公陳君過程山見訪適予他出既偕門人甘京答之予方疑默公盛名顯仕我輩布衣疎野恐格格不合及入坐其簡易真率甚似密之自是數過從談讌彌日默公亦桐人與密之爲中表親深憫其鄉人謝程山集 卷十五

古義凌遲而獨心折密之夫以密之當世才不幸遭時多故竄跡墨氏幽憤寂苦以終聞其風者無不咨嗟涕洟矧默公居同里同學其心折也固宜默公多著述於宋明理學尤勤考訂予以所著學庸切已錄正之不以爲謬而欲謀刻於白鹿洞默公豈憤理學之不明人心陷溺欲耳提當世之人而遍告之乎予謂默公負宿名今以耳疾辭職遊四方所在士大夫皆傾倒默公倘乘閒爲之陳周程之學人各有心豈無統統然動者乎其勝枯朽之士紙上陳言且百倍矣然則文府之書雕刻亦無當於世而默公則又以謂書不必即行於

當世刻則傳傳則後世猶有賴雖然予於此不能無深慨也

古人著書有刻而傳者有未刻而傳有刻而仍歸於散亡廢

滅者刻而散亡廢滅其本固不足也韓愈書已刻而世無問

之者歷三百年至歐陽修表而出之始大行於世使其書無

刻本雖有歐陽修之識亦烏從而知之此賴刻而傳者也宋

朱鄭思肖著心史未刻而以鐵函埋於胥井歷三百餘年忽

有光燭天掘之得書此則不待刻而其精誠與世運相闢而

傳者也然而有力者爲當世士後死者爲先輩則以刻爲功

聞默公識南康廖太守太守喜刻書其地有文泔亡友髻山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二

宋楊道德氣節爲吾鄉冠默公能爲太守一言詢其門人索

其遺書刻之乎而默公於其鄉所心折者自方密之外又有

沈肩生三十年閉影特奏廉爲活死著書恨其人在千里

外欲識其面而不可得默公歸幸索其書寄我毋徒銅以鐵

函而藏之胥井也

門人甘京曰此周程本領歐曾氣度之文 一段淑世者

書神交死友逼切心情藹然楮墨之閒

門人黃建曰吾師於人才肫誠懇切總欲爲斯道存一脈

於天壤

送門人甘京遊金陵序

樵齋之人之學程山所謂言人以聖爲志言學以道爲志者也今乃欲以筆墨之事遊食金陵此其情亦苦矣夫士而無志則已有之決不甘坐老牖下以自安於固陋則遊豈得已哉夫遊之道不一或以仕宦或以使事經營四方此士之得志行道以濟君利民者之所爲也次則以學遊某郡某邑有一人焉可以爲吾師也則跋涉以從之某水某山有一人焉可以爲吾朋友也則跋涉以交之此士之志大力堅勇於爲道者之所爲也最下則以食遊或以詩文書畫或以醫卜堪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

輿或以琴奕篆刻此士之俯仰迫蹙窮困無聊不得已而混於流俗以資生者也夫得志行道以濟君利民士豈不願顧氣數定之有不可強也至於以學遊則士所得爲亦所當爲者然而內有衣食之慮外有行李之虞或步履艱難而舟車無備雖高山景行儼然在望亦付之兼葭白露可望不可卽而已此其勢不得不出於以食遊則其情之苦其迹之污其去流俗亦無幾矣於此而欲顧己之人使不悖於聖顧己之學使不違於道屹屹乎危哉然有卓識定力以居之則又無慮也何也有忠信不欺以爲之本其取資也有功則受其償

毋必得毋過望其交於世也貞靜而不徇謙沖而不亢此卽遊食之道也亦卽所志之道貫於其中者也如是而以食遊又烏乎不可嗟乎以樵齋之才之節之學而甘託跡於藝以遊食此其卓識定力豈待言哉而予猶灌灌以遊食之道陳於其前者蓋予深悲樵齋之遇而因以告凡遊食者之當如是也至於身遊其地而其地之賢豪長者樵齋必不肯失之於交臂則遊學之道又豈不寓於其中乎幸遇其人詢其志尙歸以語我則我亦足以當臥遊矣行矣勿疑

姚繩武曰道方而員語質而該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四

送門人曾育孚之章門序

自許魯齋以學者以治生爲急而立志不堅者率藉口以自託其矯激鳴高者又強議其有累於學者因是而嘆世運之遞遷也上古淳龐之世橫經負耒合爲一人自士農既分農恆樸魯而不知學士恆仰食而不能自養然國家之所賴於士者厚故其所以養士者亦厚終歲之計皆取給於鬻官而不事他營及取士之制一出於辭章於是趨以浮靡相尙而悖尙行賈取孔孟之書究其理以指諸躬者又未必得其養久之浮靡之習既熾而不適於用朝廷養士之典亦由是而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五

替於此而欲孝讓是修廉恥是守誠意正心之理明而治平經綸之是講將鼓枵腹以從事勢必滿弊自殉而後可持此論以絕世而欲士不以菲薄自待也得乎予故曰此世運之遞遷而非魯齋之言之過也以此藉口者其立志固不足責以爲大累而矯激以鳴高者亦豈人情哉夫聖賢中正之道原不外於人情中庸之所謂素位而行者其道具在也夫治生非貧賤者之道乎知治生爲素位則爲道又豈外於治生治生又豈有妨於道哉雖然治生之途甚廣而儒者之擇術不可不慎此孟子所以有矢函巫匠之別夫今之士可以體

仁而不至於傷仁則治生之術莫善於醫吾門曾子若顯具忠信之質明程朱之學而家貧日甚乃降其志以醫爲藝吾謂藝卽道道卽藝若顯又何必以治生爲疑哉或有愛若顯而過爲慮者曰世以浮僞爲尙而忠信是擯至於程朱之學則又若道上古荒唐事置之聞見不經之例操此以行吾見其乖而少合也嗟乎是不知若顯矣若顯又豈肯以此而稍自貶損乎況生之治與否亦有定命在不怨不尤無入不得若顯謂之熟矣又何慮乎若顯將負藥囊以走章門吾通家子徐生蟻少年自重若顯嘉其侍疾能孝且慕道甚誠欲偕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太

之遊蟻家計將落亦不免於治生者若顯其併以此詔之

彭躬菴曰說理通融透闢不板執不迂滯亦不至貶方爲圖此方是理學實際

章門畱別關西秦揆一序

予與關西秦子揆一以書札論學有年矣今始拜交章門彼此出所學以相質揆一初志堯舜之道以內聖外王爲歸近以周諏世務不得靜一自恐貫通逢源之莫必遂旁涉元學其意以爲不刺則不復不潛伏則不昭著不退藏於密則不顯不卷之一掬則不能彌六合此古今苦志慕道者所皇皇而謂揆一不當爾耶憶予初學無門可入彷徨二氏以求澄寂恍恍得之然身不能離倫物而孤守澄寂欲置倫物則違吾志欲理倫物而兼守澄寂則不相資兩端疑沮日用因應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七

終乏融洽之樂及讀張子西銘程子識仁說陽明天地萬物一體論乃沛然以爲堯舜之道舍此奚適於是更進而求之大學中庸然後知精微廣大中正平實具在於此而其幾要不離慎獨志由是不忒今年已六十餘雖冉冉故吾與道猶二然自信於門路實無差也揆一今方旁涉元學予愧不能強以相啟而予廣資博取於揆一未嘗不我啟也揆一以蔡子所註陰符經見示予篝燈讀之至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三語不達思至午夜始悟曰生於物者乍見惻隱死於物者三非蔽之目迎初機即須清別晨起甫冠揆一忻忻來告

日夜來力思心生於物一段即生即死更不續念兩目顧視初機堅握不動如猜枚然機動即呼稍擬議焉失矣揆一讀書類多別解如是然必絕利一源虛靜成體庶幾天機忽動如兔起鶻落若本體猶是憧憧往來又復率臆自斷斯又不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爲無弊耳揆一其謂然乎予老鈍甚矣第如醫家歷證已多開有一得揆一長厚性成增以學力虛已相質予詎不欲效其愚以相啟乎大道不遠先儒先聖之書具在同志寥寥不宜虛負扁舟往來歲行盡矣歸思悠然紀此爲別兩心交勉其尙無已歟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八

門人黃采曰文境溫醇有引而不發之意而其妙躍如也

示長孫修振遊序

修振知遊道乎古人學有本源而後遊以深之蓋學既積而未充於是徧覽名山大川曠則其胸目增其膽識發其奇槩交當世賢士大夫以周知四方之風氣曉當時之要務質其所疑正其所得使不至偏倚而弗適於用如是而遊則遊未嘗非學也今修振學尙疎淺本源之未足其何以遊耶顧餓來驅人不得閉戶山中積功力以從予學乃出而侍父賢寓修振誠有不得已於遊則姑且以遊爲學可耳吾語汝遊端汝志虛汝心歛神帶氣以承事賢士大夫之左右俾見聞謝程山集 卷十五 九

益廣閱歷益深漸摩既久才力潛發異日可以效奔走先後於賢豪之末不至有塵飯土羹之恥較之山中櫛比字句以爲學其爲益又豈不多乎諸葛武侯曰中原饒士大夫遊遊何必故鄉哉今修振之遊尙遠不出匡廬彭蠡外則猶是故鄉也使果能明於遊遊之道則由是而遠之四方亦壯夫所有事矣修振客歲出遊已知師事殷邦胡公淡園劉公茲行也以吾言質諸二公其益汝當必有深焉者乎

門人封藩曰學問閱歷二者不可偏廢然不明其重輕背本馳末則止成一遊客耳吾師體用兼備故語皆莊厚有

則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十

彭躬菴六十序

天下事惟陽剛之才可以受大任而不震當挫折摧陷而不
撓然豪邁之氣未除非處之於寂寞幽深之境閉息有年益
無由深其智勇堅厚其骨力昔之大儒由斯而受益者多矣
如王文成羅文恭其著焉者二公初豪邁不能自制得龍場
一謫石蓮洞閉關三載然後浮氣振落功業道德始歸實際
其精光奕奕萬世豈偶然哉友兄彭躬菴先生陽剛之才與
二公同自其爲諸生時俠烈馳騁之氣已一往而莫可禦聲
譽聞於遠方賓客幾與四公子等身慷慨任家國事旣已無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十一
可爲乃退而與易堂諸君子日久摩礪益講求經世之務勤
舟車於江淮之間而落魄以歸者不一再而厭其幽憂困厄
與龍場異境而同患也今年且六十矣嘗自以蹉跎無成有
諸葛公年與時馳意遂歲去之嘆夫以先生之才不下於文
成文恭功業道德乃分內事而亦有無成之嘆何歟先生所
居易堂爲古金精山四面陡絕百丈其巔草木蒼蔚泉涓涓
流不息漢女張麗英於此仙去石蓮洞勝概未知視此何似
而先生高臥其中返求孔孟之道將以老焉寧徒三年已哉
則以仁者之山居仁者之靜壽以德增德以壽進又何患其

無成哉吾知先生必將自有以與文成文恭同其千古者
鄧我生曰文如劍鋒光閃其堅銳亦似之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十二

湯慈瑣六十序

豫章之山遡湖東而上惟軍峯最高且險俗傳其神能與人壽故祈壽者趨焉予弱冠時兩造其巔疲爾戰慄當孟秋烈日御夾衣而上見其道士已衣絮今庚戌九月邑中比比衣絮且擁爐而慈瑣湯君值六十初度將履險犯奇寒登軍峯以禱何其勤歟慈瑣之志其在仙乎或曰仙有諸乎曰謂之有則吾未見其人謂之無則其書傳於世久矣然而儒者不爲也予初亦嘗欲爲之蓋以兵戈盜賊怵惕於懷有不自安者於斯而設有司馬承禪譚景升之流當其前有不欣然願

謝稹山集

卷十五

十三

從乎予友林確齋遇道人張還初深交之其人有奇才予方流亞也確齋叩之答曰神仙者英雄之退步耳昔陳搏值五代之末集少年數百起兵開宋太祖興而止慨然歸山學道此其已事也然則人之學仙亦幽憤之心無聊之感所迫而出乎予初欲爲之旣而不爲者蓋於儒者之道偶有所窺耳先儒之言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盡丹經之韜其微奧有踰此乎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盡鉛汞之術其工力有幾此者乎且元學之歸宿在煉氣歸虛功成謁帝耳文王未嘗事此也而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生

平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實乃在於仁敬孝慈信視彼區區殫力於精氣遊魂以求超脫者不亦事勞而徑迂乎至於禱祀名山秦始皇以萬乘之尊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三神山不可得豈儒生之力勝之耶且方士徐市盧生之徒影響逃遁古今一轍慈瑣爲人仁而不食和而不忿謙已誠物其於儒者之行修矣試取太極圖一醉心焉則登軍峯萬仞之巔俯視城郭人民如醯醢鼓舞不出甕中於圖說豁然有會視羣言亦若是况聖人之迫峻極於天寧止萬仞已乎壽與仙得於此得之又何所焉

謝稹山集

卷十五

十四

彭中叔曰就其所覺而開悟之其爲言易入文亦紆徐不迫所謂養之者深也

門人封濬五十序

士之蘊積仁義遭時可爲得以自見於世上之佐天子發號令敷政於天下下之則一郡一邑蒙其澤被服其教化咏歌俎豆於不休士誰不願然有不能必者於是抱所有不得施於事業往往發憤感激危苦其心思以自寫於詩歌古文辭俾有心者讀其書悲其志之不偶是乃仁義之厄而士之不幸者也吾門人封子禹成其蘊積於仁義非一日矣既以世辭則嗜之若渴至抽思自構則淡然置之可有可無之閒然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十五

則禹成所蘊積之仁義將何所藉以自見耶吾窺禹成蓋不屑屑於自見者也惟以其身爲親族朋友所共有之身於親族朋友之是非曲直糾紛患難一若其身之痾癢疾痛雖欲不按摩爬搔殆有所不能忍爲之親族朋友者得和平無事復其飲食宴樂之常而禹成方且忘晦明犯寒暑飢渴勞苦僕僕迄歲不少休夫豈有所利而爲哉蓋不平之言一入於耳遂不覺惻隱動於中羞惡形於色迫於不得已或陰損已橐以寢其事而一身之憔悴衰病且有所不遑顧矣宜人之趨之若水之赴壑鳥之投林而不能禁也魏勺庭嘗詰禹成

以子之才自審可居何職禹成歎然謝不敏夫禹成之優於仕豈待其自言耶觀其排解紛難所謂清慎而勤亦既具足禹成久已爲爲政於家特未之仕耳今禹成年五十正服官政之日人謂禹成當此不自表見僅以一明經食貧必不快不知禹成苟有意於表見則所表見者多矣其所爲終日皇皇亦惟是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然吾謂禹成體素羸弱藉藥石以自強願自茲以往且韜精斂形邇仁義之原進而靜以見天地之心以其所自得授諸弟子俾得以紹古先聖賢未墜之緒視親族朋友之患大者理之其不甚害者啟迪之聽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十六

其自爲計用仲弓居敬行簡之法則本末兼該內外具舉彼功業文章猶是緒餘耳有亦不足爲長無亦非禹成所短豈不浩然與天地同流也哉故於其懸弧之辰舉斯言以代觴不識禹成肯爲我醉心否乎

邱而康曰前路分明逼出禹成神髓矣竿頭一進確有至理莫作精腴語讀

湯慈璜曰此理學中煞有關係語浪作壽文讀則淺矣惟先生能言之惟禹成足當之人文相副大是快事

門人黃熙五十序

文游山澤枯朽人也惟樂與山澤枯朽之士游息聚處相與
講誦箴勉以期寡過於斯世而維緝以強仕之年成進士宜
其銳志用行熱衷於建立願以親老告養貧居家食介甘生
健齋而師文游於程山與二三枯朽之士談寡過之學則其
志爲何如遠也或者謂士以經世爲大今維緝年已五十不
及時策名恐冉冉將老予竊觀聖門子貢冉有諸賢其
才皆足爲世用而夫子未嘗不欲其見用於世及漆雕子若
以未信對曾皙以春風沂水言志而夫子均悅而與之雖子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十七

若曾皙之所就未聞其遂及顏子然夫子之所期者似不僅
在子路子貢冉有之閒以此見聖門所重在道而不先事功
也道在則日用飲食皆聖賢之精腴道不在則雖稍著勲績
亦技能耳三代以下大儒見用者寡雖稍試一斑然其立志
與學蓋超然有所獨遠其性分至足不以外物損益而後所
積者厚所積者厚而後浩氣自生浩氣生而後身當天下之
事若萬物鼓鑄於大化之中噓之使長吸之使息洞然無所
疑阻而忘其作爲之迹之發於何自也斯爲至矣嗟乎世情
微醖變態萬千其形格勢禁出於事機之外不可得而端倪

者不知其凡幾氣不足以銷其萌明不足以洞其微而欲役

志於事功不亦難已哉彼詐力之士出其所長亦時有輕車
熟路之快學道者既不肯用詐力而以未熟之仁當盤錯之
任其迂而無濟咎豈在道哉蓋學道未堅而遽爲事功所動
養疎慮淺用之太早使世俗致嘆於五穀之不如荑稗豈不
過乎維緝憫一邑賦役不均孤弱困瘁不顧勞怨起而理之
以至仁之心行急切之務宜乎事順而勢易舉然歷數載而
始奏績其德之者十居七八而抱私憾者或亦不無二三吾
欲維緝於德我者則忘之憾我者則反而自省庶幾於事功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十八

之中而仍不失乎道昔之以事功著而開與道合者魏武侯
戰如不欲戰此始爭之合乎道者諸葛武侯綸巾羽扇指揮
三軍隨其進止此即事之合乎道者曹武惠下江南歸榜於
閤門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此又最善居功事後而幾有
得於若無若虛之旨者維緝如以此爲法則身在事中而心
已超於事外積至勲績爛然直視爲日用飲食之常聖賢精
腴之道庶於斯見焉維緝自度其已至耶未至耶如其未也
則且於均賦事畢深居簡出專修門內之行以其餘力沉深
學問歲月既久養優力定持滿而發不患無所建立又豈至

枯朽山澤大遠衆所願望故於其五十之辰不以祝而以勉俾維緝無負十年初志則晚節所成殆有未可量者文游亦惟枯朽山澤終老於窮過之學以坐觀其造道之成而已矣

黃彌侯曰從來祝頌套辭一齊洗去獨從德業上反反覆復相規相勉細心讀之覺千百言中純是一片真意裝裹而成此正深於愛維維者至文之紆徐委備筆恬而力優則又爲歐陽六一之遺也羅珂雪曰精微深細處已將學問工夫和盤托出非天理爛熟體勘極透安能縱橫婉轉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十九

騷然中解之如是耶古今人頌祝之言及師弟子勸勉之說如此者榮見亦罕矣

大司馬湯惕菴先生七十有二序

文游往讀衛武公懿戒之詩見其於言語威儀之間往復諄切細及庭內之洒掃大而至於訐謏遠猶求先王共明刑車馬戎兵靡不致其兢慎而所以爲之樞要者則尤在相爾室不愧屋漏蓋非是則起居洒掃與經國大猷皆爲末務而言語威儀不過外飾而已况公卿大人之學視儒生尤異儒生所以自見者言語威儀之中節卽足以徵隱微之無疚豈若公卿大人訐謏遠猶求先王共明刑車馬戎兵皇皇係天下萬世之耳目哉况所遇之時復常變險夷之難齊使隱微之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二十

地有不自慊則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天下後世得而指摘焉故公卿大人之於爾室屋漏有較嚴於儒生者湯惕菴先生旣休居加意學問以內省名其齋予謂先生方筮仕時才足以暢其志所至聲績昭然先生之內省在無私已耳寡欲已耳置一官之升沈於度外已耳而先生之風節遂已無憾無何而先生求爲無私寡欲置升沈於度外之時而不得而先生之心滋苦矣乃抑而爲儒生之學瞿瞿然求之於言語威儀之間卽復化及鄉閭俾薄俗歸厚而於所欲用其訐謏遠猶求先王共明刑車馬戎兵以謝無憾於天下萬世者先

生已不可得而問矣先生其省之於此而不忘於彼乎抑求之於彼而不外省之於此乎此文海所深惜於常變險夷之難齊先生所爲求不疚於是而後卽安而非旁人所得而喻乎歲丙辰先生年七十時避地閩疆深隱不可得見文海每懷先生則咏詩之所稱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典所云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者夫在車馬戎兵之中而有如玉之容厭厭秩秩之度古君子之內省視師中與爾室屋漏固無彼此之異也今逾二載諸子迎致先生歸文海於是述斯言以請蓋願先生及衛武懿戒之年飲御諸友文海得次於孝友張仲之

末歌吉甫受祉之詞更不必如秦人之懷君子者懷先生也

秦揆一曰握內省二字爲把柄橫說豎說皆中肯綮
門人鄒明昌曰楊菴先生政績文章顯著海內若歷歷序之罄紙不盡人云亦云究不足殫其實吾師獨就內省中擇其原而出之人與文俱壽矣

門人湯适曰吾師道德醇正家大人最爲敬服嘗致札吾師有本宜北面執贊但不能日侍函丈而空書名東恐徒流於浮慕之語已亥乃命适及門受業今家大人自閩歸吾師賜文補壽家大人捧讀喜形於色曰是百朋之賜也

我其何以當之惟小子勉承師訓以輔吾不逮卽攜适造庭面謝吾師文不輕作至壽序有以重幣求而不得者此适所親見而家大人乃不求而獲宜家大人之欣喜而适等子孫所當世世珍襲也

鄧我生八十序

已未仲夏甘生京劉至云我生先生年八十吾輩當有文爲壽憶予與君交已四十餘年近以避地東西鄉不得過從輒詢知君精力甚健閉戶著書作繩頭小楷矻矻不少休爲慰君少壯負經綸才以制舉藝見知侯公廣成儼於庠氣概浩然欲握天下於掌中而運旋之而其時已分其慧於長桑和緩之學如范希文所期不爲名相則爲名醫何其壯也希文幸而遇遂使名相中有其人而名醫中無之卽岐黃家言亦未嘗有也豈名相之願遂而未遑學歟狄梁公醫家矜其腦後一鍼之奇陸宣公集古今驗方五十篇以示鄉人二公勲績爛然而又兼其功於醫使不爲名相則固名醫之宗也又嘗攷之伊尹爲三代名臣之首而有湯液本草以開仲景之先跡其行事佐湯以伐暴是用醫家攻邪之法放太甲於桐敎之處仁遷義是用補養元氣之方一攻一補不見於醫乃見於治天下不又以名醫法而奏名相之績乎天下事無大小其精理則一而已得其精而御之則通微達變神化莫測否則徇其私智偏蔽窒礙未有不誤蒼生者善乎孫思邈行方智圓心小膽大之言合中庸明誠之旨壽國壽民胥於是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二十七

在又焉得以遇不遇歧論哉君子惟視其志之所期何如耳君旣不得遇僅以明經老乃寡欲絕外慕而天縱其壽使上窺黃農之秘酌今古氣運盛衰治亂之宜闡斯道以濟斯民於萬世其素志至今未少衰也內經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志閉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所以年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君克踐斯理者深其必有以懲內經之不誣也乎屆日文泮將持此言以付令子俾侑一觴知必領我矣門人甘京曰從名相名醫一語中翻瀾疊浪滾滾不息昌黎所謂憂憂難者於此得之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二十四

門人危龍光五十序

孟子以鄉黨自好與賢者分而二之而未言其故蓋自好者廉靜而不佞求無怨於鄉黨而賢者則有功德及人鄉黨賴之推之郡邑朝廷身之所處皆足爲人恃賴豈自好者所及然文汙以爲人必自好以爲基而後可希於賢使有宰制郡國之才而佞求熾然縱事業顯著終不免邦家之怨蓋自好不足其基虛矣其何以能賢吾門人危子二爲年五十湯生長人謂予當有言以贈蓋長人以二爲居鄉里有患苦則救卹之有紛難則排解之有強食弱者則扶而抑之里中人德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二十五

之無異詞不洵賢矣哉然二爲之本在潔清自好無佞求意非然則惑者半而怨者半才雖足以宰制一時終無以服其心惟賢則入人深而信之者篤二爲之爲賢亦幾近矣雖然學問之途義甚難精而氣質終不易化義不精氣質不化則識見之偏意氣之累皆有所不覺賢者之過往往而有非小心翼翼與年俱進未易以言寡過也今人頌五十輒引伯玉能知四十九年之非夫使五十以前皆沉湎而不悟則至五十仍迷而不覺矣又安能知其非惟其息息知非義漸精氣質漸化故至五十始豁然知前之非豈惟五十進而六十則

五十九年之非皆知也更進而七十八十至於百壽非至於聖莫不各有其非莫不知而遞改也蓋年彌進則知非彌精而所爲寡過未能早已揭學問之精微而動聖人之欣稱者其基厚也二爲由鄉黨自好而爲賢者進而爲大賢惟自審所基之厚薄功力遞進之淺深何如耳試并以質長人

門人湯其仁曰學問中精奧之旨深以入而淺以出龍光不敢不努力以赴師望其仁亦不敢不藉以自勗也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一

荷都魏季子五十一序

予與魏季子和公爲兄弟交已三十餘年矣初知季子具至性篤風義工詩歌古文辭既又知其慨然有不可一世之志膽勇過人徧走南北交天下俊傑用是益心敬之歲甲寅聞季子入閩私筮得明夷之既濟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予知非季子遂志時也既返過程山述其事知其善審於機宜也別既五載時聞季子蹈險而安及戊子歲寒從叔子自豫章辭徵歸道由南豐聚談竟夕予見其行篋中有周易大全予深訝季子倉猝應事之頃乃不離易然後知季子蓋極深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二十七

研幾者也其機宜不失及蹈險而安有由然矣而予向之知季子猶有未盡也程子謂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今之世隨時變易者多矣然求其有介石之操貞守合道則又百無一焉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微者藏也彰者行也柔者屈也剛者伸也行藏屈伸其機甚微惟明者乘其機而不失其時則用利身安履險蹈危而介石之操如故而後其貞乃全於隨時變易之道斯得由是人心悅服爲萬夫之望豈苟然哉古之名世者蓋亦莫不然矣季子爲羣望所歸久矣天下惟人心最不易服本原未潔則施爲必

乖雖百端彌縫而清議必有所不滿吾不識羣望歸季子者何在但季子能體易如是則已得羣望之本而又何疑焉今

已未仲冬季子年五十一遠近知交皆有詩言文泐獨謂季子乃生於憂患者昔之憂患者作易後之憂患者體易范少伯張子房行藏屈伸皆善體易者也生於憂患之中後之人視之如神龍然莫測其首尾其爲壽何如乎今季子於艱大之任天必需之以五十後者正所以神其才遠其義其程途固甚悠遠也季子亦惟體易研幾以合天心於將來而已乎李咸齋曰季子不欲以尋常老故先生亦不欲以尋常語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八

明之知心之談自無庸

門人曾秉豫曰藏鋒歛鋸而精光閃爍欲出所謂此中有真意也

高敏生六十序

吾豐佳節以端陽競渡仲秋玩月重九登高山爲勝事而不知有上已之遊鄭風溱洧二章朱子以爲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孔門曾言言志有暮春沂水之浴或其意歟晉王羲之文雅風流字畫冠絕古今其禊帖尤煌煌爭相傳倣蓋禊者潔也被禊宿垢以致潔也修禊事者歲必修之不僅癸丑而於癸丑稱盛集觀其曲水流觴賢畢集一觴一咏暢敘幽情古今上已之遊其以是爲最歟抑亦以人重歟及其時中原不可復爲晉偏處江左外有羣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二十九

盜內有強臣而殷浩諸人輕淺不諳於事義之抱經世之才憂國之心見於奏記殷浩及殷會稽王二書其深謀遠慮審量彼我真老成持重之猷而聾聵不足與語卒無救於國之覆敗然則義之以山水田園自娛高熱自寄或亦見時不可爲而姑爲是樂以寫其懷歟古來賢者遭時多故身雖潛隱其心未嘗不與斯世斯民相休戚當其流連景物酣嬉自如而見諸歌詠每不忘感慨鬱抑豈放浪形骸果於忘世者所可比歟吾友高敏生六十初度適當上已之辰其所隱居之南洲又有清流一曲敏生有潔癖被禊宿垢以致潔尤其

所樂吾欲與敏生偕童冠攜榼藉草於其溪雖不能效羲之文采風流然一觴一咏或亦不讓其當日歟予前年己卯六十初度爲八月念五改望日舉觴以良壽高山宜於玩月遂與兒孫及諸友修厥玩事或曰老子興復不淺何減庾亮南樓予竊不欲居之敏生以高隱之德坐擁山水田園而又有兒孫之賢足以自遂其樂敏生常不讓羲之但義之以局外之身不忘爲局中人固成敗敏生其具是歟否耶舉觴之餘幸毋以年浸老而不一進思也

章宏自曰爲古人開生面爲壽文增奇觀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

門人甘京曰發如許妙義

門人曾曰都曰文亦如會稽山水儔然有遠致

門人湯其仁五十序

吾門人湯生長人氣恬而機靜其將守道而不變歟其爲人孝友忠信以名節自持初志科名工舉藝試輒前茅領於庠邑子弟從之受經者日益眾既屢蹶秋闈志鬱鬱弗伸而世復大變子弟漸不遑學爲制舉師者門牆闕如雖長人亦然至於今貧不自存乃變而業醫以食長人之心滋苦矣然吾聞之君子惟道終身惟一而業則因時而變業不變則不宜於時時不宜則無以淑身善世而與道乖况時者因應倚伏倏忽不測惟氣恬而機靜者能審時於未動之先而後能乘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一

時於方動之際宜時於既定之後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終身惟一之道也又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因時而變之業也故守道變業而宜時明哲之士從古而然長人胡不然乎昔范蠡謀越報會稽之恥功成辭去之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致產數千齊聞其賢而相之已又棄而之陶爲陶朱公夫舍霸越之勳名富貴而不就而艱難其身父子力致產業蠡豈拙於爲計耶蓋時至而不得不變耳東方生曰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范蠡東方生皆善用易者也推而上之孔子以仕止久速爲

時時宜委吏則爲委吏時宜乘田則爲乘田大聖人之神化固不可得而擬議然吾儕不幸生居憂患之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獨不可如范蠡東方生之污隆隨時以求不謬於道乎素位中自有樂地長人聞之熟矣今方五十初度予不能持長物以壽長人因舉大易不過不憂之理推而陳之俾其長男一德誦之以揚解

門人周道新曰或疑吾師守道過堅試諸君子惟道終身惟一而業則因時而變之語吾師實體方而用圓皮相者何足與知之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一

冠石林確齋先生六十有一序

先生以豪氣雄才高臥冠石以善體物情之智經理精密之工而一寓之於製茶於是林芥之名徧豫章閩粵漸被大江南北矣初先生以避地去南昌來隱於贛之翠微峯與諸隱君子結易堂講學既而諸君子有事四方先生亦閒一出遊淮揚宿疾頓作乃獨居守爲出者紀家政更卜得冠石築土室爲關禦暴以棲妻子廣蕝茶谷中爲一歲計率諸通家子耕山習射獵誦經史俱成才閒取老子浮屠之法以養生自造於是盤旋於冠石之上歌斯詠斯優悠卒歲已有年矣猶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三

歲一過程山及黎川與諸故知信宿敦舊好且質茶自甲寅間變江石撫建遭禍尤酷先生始堅臥不出今戊午春正爲先生六十有一文游不晤先生遙已四載不知先生顏貌較昔時肥瘠有增損乎鬚髮白多於黑乎耳目齒牙尙聰明堅固乎飲酒樂乎心憂乎以予居兵戈震蕩之地竄處荒山幸免鋒鏑然饑寒交迫危亡戰慄焚戮疫癘之慘時時薰毒耳目自頑肌肉消矣鬚白盡矣髓枯齒半脫矣心戚戚不知所措恆如有物然重壓膈間推之不去以此度先生山居安閒自如當不至甚衰老讀書作詩歌當更富草書當更入旭素

之室酒當日醉弗告弗諼之趣其沈酣日深而無已耶或曰先生雄豪士非癯瘠自私者今乃安坐山谷以娛老爲計得毋大謬初志歟文海曰非也先生病也先生之志固無傷也今先生高臥冠石以老柯代耕釣攝生貞疾至耄期頤而考終免如陸務觀作詩以囑後人亦可無憾于古矣予齒長先生二年家苗良方便有藥餌以引草木之年願追陪杖履歌吟唱和相與浮白大醉然在今日尙不知所以觴先生者何如也姑運釵以俟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四

爲之恐未能勝也

門人鄒惕曰語言之外深情可掬

臨江熊見可先生七十序

吾兄德宏遊洪都與臨江熊養及交善養及其志節多技能遊吾友魏勺庭門因知其尊甫見可先生至性雄畧心竊慕焉夫天生奇偉之人抱至性雄畧必思有以用之使當世倚賴天下共被其澤若置之僻壤銷其壯力沈其汨沒以至於老吾不知天之所以生斯人者何在豈人之有得於天者亦不足輕重歟而吾竊觀古今抱至性雄畧者使一往而遂其志則其氣未必堅養未必厚識未必周而微當世雖有所倚賴而或不能施其全天下雖被其澤而或不能滿其望故抑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五

之且久而後其發也如雷出地奮而莫測如春冰之泮而莫明其所由寓物窮理而後嘆天之不可知而所以生人之意未嘗不有在也見可先生年二十餘至性雄畧已閱一世愛知於若愚李公士柔許公遂有國士之稱壯歲任事邵武一著奇績旋以勢不可挽遂歸父文毅公歸文毅公初以忤權貴著節行在後殉義自經忠烈凜然先生承先志臥深山不履城市者三十年有奇養及初亦執堅節勺庭釋其固乃貶服出遊益三世抱奇偉如此而抑而不伸何其久也今夫松之生也其下有石則阻其根使不得入而其巔必盤互如虬

龍竹之生也石壓其萌則必糾穿繞矯怪節激突層促而出先生今年已七十不可謂非老矣然予觀於松竹之生而天意固自未易知也養及試持以質先生先生其必解然乎

姜聲六曰中有浩氣故彌淺而彌深

門人胡映日曰文不滿五百字而層折曲致包孕無窮有相深於言辭之外者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六

李書草六十序

予誕日爲仲秋廿五改從望日玩月以供嘉會今已未仲秋
同門友李君書草六十初度值望前一夕月初滿可以挾玩
不已書草居良籌山最久予避地來居今亦六載山嶺高峭
四顧青翠縹緲於玩月尤宜當秋中暑氣初退露華陰濃
光皎潔空際竟夕徘徊發忘身在人世夫太陰之麗天開闢
已然而玩月之事上古未聞其見於經者惟月出三章朱子
釋爲男女相念之辭予謂簡兮之詩以美人指西周之盛王
則此詩所謂佼人者安知非淑人君子而必以男女爲言乎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七

從古勞人思婦邊臣遷客每對月興懷憂思紛來情興俱遠
矧幽人逸士襟懷曠遠當光風霽月之下心與境會有不浩
浩落落神遊太虛者乎猶憶予與書草弱冠共事筆硯時豪
氣張甚午夜乘月嬉遊街衢雞鳴呼書買方姓門索酒聯吟
醉歌達曙數十年冉冉俱老志不獲遂今聚家高山之巔舊
時明月照予兩人白髮相向回思往事荒荒如夢又可不醒
酒酬月傾倒相慰以爲樂耶予先書草四年六十衰羸已甚
飲食起居不似書草猶壯健天保之詩曰如月之恆朱子釋
恆爲弦上弦而就盈則猶未至於盈正十四夕之月也書草

如之然則書草玩月尙未有艾歟於是爲歌四章以貽之歌
曰

青天有月其來何時相逢而醉何須問之 青天有月其往
何極飲酒如澠如月之夕 青天有月照予年少白首如新
從吾所好 青天有月相期不速主客三人永矢弗告
門人吳其達曰身世之感低徊難已而吟諷之餘又復洒
然神遠故知詩文以趣爲勝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三十八

邵武黃母五十序

龔歲臨川朱子中州過訪輒稱邵武黃君守正君子人也文游竊識之今秋兒子德宏自三山返道由邵武詢其里賢士皆舉守正德宏遂造其庭拜識以歸相見叩首畢予即問過人否德宏首以守正對予曰異哉予初爲兒筮得升象曰用見大人其始守正歟袖中出守正手書并其母夫人行實以今一陽之月爲五十設帳之辰屬文游言以佐觴文游端肅展讀喟然曰此真君子之母也文游往與吾門甘京校正吾邑李陶演先生所著姆訓付之梓謂爲女子者能讀此而實

謝程山集

卷十五

五十九

踐之是亦女中賢聖矣今母之所行不必讀是書而一一與是書隱相符合殆天性然歟世風之下也爲丈夫者往往氣質駁雜雖誦習孔孟觀其立身行已尊卑上下間率顛倒不得其當而母以一女子質行類鄒魯使爲丈夫其稱醇儒也豈有過乎抑母之稟賦有特異乎世之所稱特異者或聰明才辨博古今工詞賦或善操家權侵外職甚或干預國政有如顏氏所鄙爲恆代遺風者雖未嘗不特異其如婦行何吾之所謂特異者求如母焉足矣凡母之所爲不過職分所當然耳婦之職事舅姑當孝事夫當順教子衣服飲食當謹立

行當存心讀書當有常母之事舅姑與夫則然母之教子則

又然姑之遺惠當公代媼矧勞苦當周悉撫疾病當備至母則公之周悉之備至之無不然子有友朋當延禮母延禮之而已族之高年當尊敬貧乏當賑恤姑族之子孫當顧問母則敬之賡之顧問之而已婦之妝奩不當求備母不求備且遑謝自歎而已期望受子婦拜已當先請於同居尊者母則一如其儀焉而已夫在疾當勞瘁殫當毀瘠母則勞瘁矣毀瘠矣凡母之所爲無非姆訓所宜然職分所當然也天下事又甯有越於職分之外者乎又誰能無歉於職分之內者乎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四十

使皆如母之無歉則不但家也而國之治天下之平率由是矣或者以爲此閨闈庸行耳然天下之真特異又誰有外於庸行者乎宜守正之能從事於君子之學也文游雖未及把晤然卽德宏所見風格嚴整舉動不苟弟尙正甫弱冠亦恂恂道器且特梓鹿洞學規以訓世是守正之學以醇儒爲歸必將以醇儒之行慰其母吾知母心之悅也又豈僅斑衣萊子可得而擬也哉升之大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文游卽以向者之筮爲母壽并觀二子之進德而德宏之見大人爲有慶也端在是矣

門人李其助曰不矜奇不炫異而奇異自在事與文適相準如是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四十一

李母甘孺人五十序

甘樵齋有學徒曰李尹字箴臣者童時從遊樵齋於程山亦循循耳近五載樵齋棲隱山巖亟稱尹德之進每見之於尺牘及以其所編詩寄我其器識尤爲不凡予於是深悅樵齋之能作人也去年樵齋有妻喪尹襄葬身執勞役有出於尋常弟子事師之外者予聞之益嘆其賢其母甘孺人爲樵齋再從妹今春五十樵齋爲文以壽所以稱道母者備矣尹復丐言於予予維人之子弟能擇賢師遵師訓唯謹固率由於父然使其母志有違雖賢者自能婉曲以格其心終不如謝程山集 卷十五 四十一

母有遠識不謬戾其子之爲幸且樂也夫閨門之行不著於外視其夫與子之賢何如而母之賢可知矣今尹年二十四耳其事母之日方長由此而壯而強仕以大展其才猷於天下次則彰其德教使遠邇嚮慕薰而善良斯爲尹之能體母之心遵師之教以有成則人之頌尹者自無不推原於母之賢吾知母耄耄之年必有名公巨卿碩儒元老作爲雲錦之章以昭回於百世區區窮谷老叟之言又奚足爲母榮惟尹勉之而已

門人曾有孚曰箴臣年少志盛鼓以力進程山再傳之學

端有所屬斯文諄諄之意在是母以子傳其壽寧有涯耶
予與樾齋思以爲親延無窮之算亦惟相深此意而已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四十三

貴池姜母六十序

辛酉孟夏予得晤貴池姜君聲六於章門其爲人寬厚重信
義具經世才足跡半天下所至士大夫或師之友之者甚衆
予心折之而不知其何以至是也方聲六寓南康時值予故
人查小蘇羅誣枉寤甚聲六爲捐貲竭力以圖直事乃白於
是小蘇之子知聲六家世頗詳因爲予述聲六母夫人氏劉
歸其尊甫赤玉翁翁世席殷厚當鼎革時家中落翁感憤時
事遂棄家北遊至今不返母覺獨處家計益窘撫育四子
長君垣卽聲六年前踰十齡幼者生才數十日羣稚呱呱索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四十四

哺母惟紡績是恃夜然薪爲燭徹晝不休日啜糜寒無絮者
積年歲百苦備嘗及諸子稍長嚴課之詩禮督之食力不以
勞辱爲恥於是聲六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而動
忍增益卒以志業見知富世身顯名揚豈不難哉旣又述母
夫人當家計漸隆凡舅姑諸大事母皆任之不以累諸叔諸
叔及戚友貧苦患難母輒命聲六周之恤之無遺無倦予乃
嘆聲六之所以至是有山焉矣而母夫人之爲教之大且遠
如此宜其受祜將未有艾也歲在壬戌母夫人壽屆六十聲
六將於舉觴之後有陟岵之役聞赤玉翁棲隱秦晉名岳爲

邱長春之學以聲六之誠孝昭格神明必有奇遇如朱壽昌
母子故事他日迎而歸與母夫人期願偕老理所必者也
予感故人得脫於網既不啻身受又得聞聲六家慈孝之詳
如此雖不文也庸能默然無言以自表懿德之好乎

楊友石曰就所見所聞實寫夫而母之賢自見諷壽春
語刪除淨盡真作手也

門人蔡景定曰最愛末一段勉之尋親而婉曲不露使聲
六仁孝之心不容自已

謝程山集

卷十五

四十五

謝程山集卷之十六目錄

南豐謝文海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鳴盛鳴篋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吳榮祖吳嘉善編校

髻山 受業門人參訂

跋後

跋錢緒山語錄

跋王陽明先生立志說

跋王門嫡派集

謝程山集

卷十六

一

書趙澹山所作鄧聖夷傳後

雜著

鹿伯順先生認理提綱頌

舉過箴

受過箴

容默齋箴

約齋銘

謝程山集卷之十六 跋 書後 雜著

跋錢緒山語錄

陽明子以無善無惡一語致後儒之疑夫古先聖賢皆護此一善字不使稍有虧損今忽曰無善後儒安得而不疑雖然陽明子透徹性體之微實於此微焉所病者聲言號眾使中人疑畏交集工夫難於下手耳其實說無善豈遂蕩然無物夫爲善而不自有其善非是故意使然性之本體固如是也孔孟垂訓卒未敢發蓋以中下人不能遽識性體語之以上徒相驚詫而莫解其由也其上質之人自能於工夫中透

謝程山集 卷十六

一

路不必先以知解入之故語性善使高者可以由是而幾於大而化卑者亦能卓然自立不失爲寡過此孔孟之學所以萬世而無弊者也後儒模擬規做拘形滯迹漸趨於外遂使二氏之學高駕而上陽明子盡然傷之乃直從渴睡中呼而詔以無善無惡一語使知吾儒自有精髓不必從二氏乞靈其不得已之苦心實與先聖賢深相默契非炫奇示異也而世儒不諒又共高明者竊之以播弄知解激揚太過遂使學者不得深識其意流弊所至狂蕩莫底豈陽明子之罪哉予觀傳習錄中苦心爲人如賑如援初未嘗屑屑及此蓋亦

有大懼於其中然則陽明子之苦心豈不與孔孟真相符契也乎其門人緒山錢氏猶不失師門規矩卽其編校陽明全書未嘗不惓惓以救弊爲訓惜纂宗傳者執其意見之偏不能盡發緒山之旨今摘其稍替切者入於嫡派集中其全集有發明精切者以俟證之後日

彭躬菴曰聖人之學至中無弊而受業諸賢轉相告語見於論孟中卽已不能無偏後儒雖性道得聞如宋五子豈遂賢於孔孟之徒而尊程朱者則譏陸刺王吹索幾無完盾吁亦可怪甚矣約齋亦宗程朱獨於陽明之書能虛心

謝程山集 卷十六

二

味繹惡而知美好而知惡方是真讀書眞爲己不與逐影吹聲輩一味恃耳不恃目也

跋王陽明先生立志說

陽明先生教人立必爲聖賢之志又作立志說以告其弟蓋以學者入門非立志則無學可言自人心頹靡風俗日下士各有志以爲天壤間事業種種足以耀世滿欲奚以志道爲且聖道淡泊寥寂奚必急急於是而後可爲人其甘心暴棄若性分原不具此事此生亦不必有此事嗚呼顛倒迷惑如此豈不甚爲可矜乎試爲原其所以庶有以知天下萬事可緩而此志不容不立也夫天之生是人也卽以其所以爲天者昇之而人之所以爲人非此則無性無性則無人故當賦

謝程山集

卷十六

三

形之時天卽以此虛靈不昧之物與之使之爲萬物之靈經理萬物以參贊天地之所不及智者有智者之參贊愚者有愚者之參贊但力有偏全局有大小之異耳人奈何既受天地之性以生不思保任完全成已成物裁成輔相以無負上天生我之意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以踐人之形稱人之稱自幼至長汚之以名利食色戕之以容氣勝心陷溺之以辭章技藝將此天命之性暴殄縱恣淪於荒穢雖枵然具人之形覲然受人之稱其究與禽獸所爭者何在所以聖人致嘆於罔生者之幸免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將祖父所畱爲贖

其妻孥養其廉恥濟人利物之業一朝付之聲色狗馬恣其

飄蕩不至於爲丐夫不已其祖父有靈其感痛應何如也彼無志者昏昏擾擾日在覆轍之下而不自知其可矜而可恥如此使一知之吾恐其一舉目卽面赤汗出逃羞無地矣嗚呼三代以上風俗淳厚比屋可封教者惟此爲教學者惟此爲學人人惟此爲志不必更言立志矣世之衰也學旣多岐習益淫蕩置此道爲閒局卽閒有及之者莫不鄙爲迂腐笑爲鈍拙甚且謗毀摧陷無所不至天下奚爲而治聖學奚爲不絕也哉身爲士人友朋相對誰不共嘆世俗難治絕學難

謝程山集

卷十六

四

挽又豈知己身所習已志所趨卽爲亂天下之人悖聖教之學哉故當此而欲學趨於正非痛自省悔一念悚懼卓然與流俗牴牾生死危亡之不顧吾未見其志之能立也果能立志不移則從此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行不加窮不損與天地並立爲三皆學者分內事如其不立則失其所以爲人卽父子兄弟妻孥之間且有違心不情之事委瑣卑汚降而與禽獸等者所以志之立與不立卽爲上達下達之機然其機係於一念之間稍不自察日逐日遠必且千計百出寶惜已私不忍暫棄卽使孔顏當面且將掉頭不顧強者矯爲不肖

弱者委爲不能頑鈍若此眞無可如何徒增悲憫而已矣嗚呼此身不易有此生不易得而顧爲名利食色客氣勝心詞章技藝所沒將此性分具足力量本優此生無可逃當下不容緩之事冥悍若罔聞一任聖賢千言萬語懇切丁寧盡力鍼砭終痿痺木強不知痛癢顛倒迷繆甘心暴棄豈不大可恥也哉學者倘能從事於陽明子之說知悔而恥矣知恥近勇勇則志不愚不立故不知立志者且進之以知恥

彭中叔曰將己身勘得眞實實是萬物所莫及上天所重界視聖賢之身與我無二則聖賢參贊之志自不容不

謝程山集

卷十六

五

立涉爾此躬讀斯文敢不刻白惺惺惕惕

傳同人曰見得透說得透振領提綱伐毛洗髓初讀甚喜再讀而懼百讀而敬心悠然自生文之移我情乎抑吾本有之情觸感而發耳生年幾何歲不我與自今每日夙興惟敬誦此文一過以保一日之志積日月以成歲或者此志不爲外誘動乎

門人曾曰都曰句句是從我肺腑中搨出洗滌刮磨直還本然若再游移沾染汚濁則是眞無人性矣

門人封滄曰智者有智者之參贊愚者有愚者之參贊至

理名言令人無處推委無處逃避

諸子德健曰不讀此文不知此身之重此生之不易得此志不立之可耻而可矜往不諫來可追小子敢不夙夜佩誦以當鞭策

謝程山集

卷十六

六

跋王門嫡派集

吾竊嘆世之爲學者腹富五經筆舌之閒滔滔汨汨大可觀聽及反之已躬則比諸不識字之村人更爲鄙穢蓋其志固不爲已也豈惟俗學爲然吾儕今日繫籍志道其亦或未免於俗乎夫爲已之志必堅貞不易滿懷憤排晝夜危疑然後一展卷問尙友古人如鼓應桴如針遇磁石終身用之不盡如是始可云讀書倘立志未堅徒向先儒語錄中獵取知解以資談柄以護名根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較之俗學不尤可耻也哉王門嫡派一書予蓋憫苦志者迷失周行顛厓謝程山集

卷十六

七

塵谷故有斯編如其莫諒予懷以爲此良知諸本也自目而入自口而出是又予之過也
門人黃采曰言言鞭逼近裏勝於東坡扶劣膏也

書趙澹山所作鄧聖衷傳後

予與聖衷通家兄弟也以少未嘗共事筆硯壯年又居處各異遂未深交然聞其廉靜竊慕其爲人間於道途相值語又竊愛其恂恂然飲人以和及讀澹山所爲傳始知其天懷忠信於知交能相成以義其放懷詩酒又有狂者風趣且長於謀畫可以任大事有才如此可謂不凡矣予獨怪澹山兄弟知聖衷不可謂不深而切切以窮達較其不遇於少壯而猶冀其終見售於後日亦獨何也昔歐陽文忠讀李翱幽懷賦置書而嘆嘆已復讀不自休恨不與翱生同時又深以昌黎

謝程山集

卷十六

八

美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爲鄙噫如文忠者吾欲與之論士矣夫世道淪溺皆冀光榮而飽與嘆老嗟卑者之所致士今日能以世道爲憂而潔清其志氣於經綸綱常名教中惓惓致念不稍釋斯爲不負四民之秀不此之期而切切以窮達較亦獨何與觀聖衷求言之意在於切磋規戒予其敢負聖衷耶予往見澹山兄弟天資淳厚多才好學心素敬愛深願易其所懷歐陽文忠於李翱異世猶相感予於三君子時同里同豈得不盡一言

陳默公曰是一篇振頑立懦文字

鹿伯順先生認理提綱頌

天賦此心包涵萬里隨地流布一貫而已內省不疚血脉在
此鐵閭把折稽察傾底

識得此理精微淨潔大包宇宙細入毛髮乍見惻隱三非頓
絕只此些兒入荒我闕

理事人已內外本末予則全予奪則全奪滯有淪虛上下踈
脫穿透費隱天空海闊

軒車駟馬刀鋸鼎鑊兩目不有低頭內顧隱微快足任他喜
怒千古寸心堂堂孤露

謝程山集

卷十六

九

青黃赤白生意則同花必一色無此化工清真有本事變無

窮初污迹象終表心胸

唐虞揖讓灑掃應對盡心則一各有分位彼不贏餘此豈歉

愧焉飛魚躍活潑潑地

道本滔滔學則壅壅至人神密直可盛水罅隙針芒隄傾穴

螳螂惴惴小心死而後已

只此七則作聖秘訣字字洗髓言言滴血到手便判疑碍盡

徹活人刀圭殺人寸鐵

舉過箴

定交性命匪由世俗聲氣既投情同骨肉警惕貞邪默相灌
沃友行不臻如身受鞠切切惻惻善道忠告坐視不援薄類
忍族與何人遊千載歸獄豫茲惻惻古誼今復指摘恣吻萋
菲取譴舉過君子自問幽獨

受過箴

質非中行習兼濁季使我狂馳誰控其轡墮弄投崖不擠則
戲惟我益友忠誠切至視我顛迷已躬邪管法異相絲苦心
盡瘁此身再造良朋天賜德厚恩深念之欲淚有友如斯甯
甘自棄受過君子悚惕爾志

謝程山集

卷十六

十

容默齋箴

惟寬則容惟厚則默寬反爲慄厚反爲刻惟刻惟慄天君斯
賊惟寬惟厚仁機來宅濁俗汶汶大道際厄絕學未明當興
惻惻餘地不畱令人盤躒望而卻走法言厲色急效取必彼
此格格所貴曲成豈在自白教思容保宴樂飲食情深覆載
包蒙勿擊愷悌慈祥沐浴膏澤於神不傷於物斯得春和滲
入薰風潛翼魚躍鳶飛天若海碧

約齋銘

聞道歷年依然放逸豈能多好且期鮮失失之所生慙爲我

崇耳目口體後然縱恣失之所起情爲我根安佚疎畧頽然
昏醉情慾之內妄想紛馳情慾之外威儀廢弛情慾所害德
業潛消情慾所取恥辱日招憂憤滿懷起此惟約收斂節制
寸靈常覺惟靜惟淡乃約之功惟警惟惺斯約之通接物之
約惟恕與謙用物之約惟儉與廉言防下帶守病舍田間切
勿泛思近勿元貌似抱歉神則常舒迹若不足味則有餘逐
物徒苦反已必歡事簡理得境順心安時年既邁肯復無成
游也勉旃恒念斯銘

謝程山集

卷十六

十一

謝程山集卷之十七目錄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孫脩撰元孫

鳴謙 鳴璽 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儲

編校

髻山

受業門人參訂

吳榮祖 吳嘉善

傳狀

李先生傳

明輔國將軍率諸子死義傳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一

徐怡谷傳

崔長者傳

湯子篋傳

李深齋行狀

李其聰行狀

碑誌

余處士墓表

吳玉璽墓表

徐守先妻危氏墓表

黃門羅孺人墓誌銘

祭文

祭南城劉子淳文

祭李其聰文

程山公祭邱慢庵先生文

田西義士祠享神辭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

謝程山集卷之十七 傳狀 碑誌 祭文

李先生傳

李先生諱藩字淑且南豐人也少以制藝名蔡忠襄公督學江西拔爲建昌郡庠首自後試輒前列邑中子弟受業者日益衆館舍不能容先生性豪邁不屑屑以規矩繩士值佳山水風晨月夕輒釀錢或自損已橐買酒飲諸生自飲不過數杯卽醉醉輒狂歌賦詩以發其意興及其責課督文則不稍寬假以故遊其門者多倚才先生屢厥場屋憤鬱不自得世變後居貧日甚循次就貢一日攜其子璧就門人謝文淳曰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一

此子性行未定俟其長汝收爲弟子未幾遂卒先生生平不治產業所入館金喜急友難好交才士門下生有才者尤加厚善甲乙變後山寇盤踞深險爲患先生所居市山民居以千計先生與門人邱登介首倡千礮會家置一礮糾壯丁團練一時人心鼓厲遂爲鄉邑保障寇平後悉燬之先生善奕寫倪黃山水亦時得其筆意學書絕肖米漫仕以攻苦於文俱不竟其業手抄兩漢書及古文數十本經兵燹俱燼壁遍訪所著僅得古文辭若干篇詩若干首先生篤嗜韓非子柳柳州文所作欲似之詩微近溫李璧亦能詩習醫其守貧懷

慨好友頗有先人遺風

門人謝文海曰先生門下士前後輩不下數百十人其競爽進趨迄今蒸蒸未艾然初時所得如本邑李萼林南城饒志陞皆奇好古爲先生所最契皆不得志困死窮廬嗚呼士負奇氣方其少壯英發馳騁謂功業可立就否亦當以文章震海內不幸蹉跌其才不得少展於時而又顛顛世變憂傷憤懣以蹙其天年豈不悲哉

劉子淳曰傳中序次簡質無溢美贊論悠然自遠寄慨獨深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

門人曾有孚曰李公豪邁異俗而虛衷善下當吾師初講學公手書往復詞意謙遜入後引南大吉師王陽明羅近溪師胡宗德執贊之意甚堅吾師固辭至欲逃入深山乃已其好善之誠如此惜乎老死窮廬泯泯至今展讀斯文追記前事不勝感慨係之也

明輔國將軍率諸子死義傳

輔國將軍常泮者建昌益藩宗室也字玉池別號壺公生五子甲申變聞乙酉益王兵起常泮謂諸子曰以藩王與義師圖恢復今日忠孝無踰於此但兵以新募餉少不支則大事去矣我與兒曹義不可辱閏六月晦日長子由椿次子由櫟進曰事急矣合室當自焚常泮命幼子及孫且匿以延宗嗣七月朔城陷見執索其實常泮曰無寶惟速與我刃遂受害山椿罵曰我天朝宗室有寶豈汝與罵聲死不絕由櫟魁偉潔白守者欲以書記畱之軍中由櫟夜分立元妙觀池畔見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

素所善族兄由杙字元長者招之曰國破家亡身死分耳何面目偷生乎遂以手挽之俱赴水死時當盛暑由櫟體肥碩踰二十日出其屍顏色如生四子由椿字文傑明敏好學尤以練達見任於父竟不知死所幼子由櫟及由櫟子順以匿得存當是時益王知必敗已啟關入閩諸王孫多乘機逃遁而常泮父子獨志殉國雖慷慨赴死建昌地僻自益藩分封承平日久俗尚華靡王孫貴人富室子弟習於聲伎遊宴綺綺相馳耀而常泮獨節儉自朝祭禮服外未嘗用帛日饘不兼味歲節宴會諸子四拜執卮區區各司事母敢假手婢僕賢

聲日著益王雅敬愛之舉爲宗正副本支長子乏嗣無主祭者常泣分最幼王特命主之家居坐立中堂衣冠終日不釋不問生產惟諄諄以讀書悃忠孝爲諸子誠勉服則賦詩彈琴學張旭草書錄本草驗方求良藥以給貧者喪則力助之歲祿甚厚而家常不足泊如也由梓字文田縣庠生好義矜氣節由櫟字文藻篤至性居恒不苟嘗笑爲諸弟師衣冠必整雖尊輩亦敬憚之學使者侯峒曾錄置諸生第一每談論慷慨以忠孝自許後人各其死所曰將軍池當乙酉七月之變也三子由櫟獨潛逸從諸主帥起兵與瀘溪傅杓奇同事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四

最久轉戰山谷間數困敗志不稍變辛卯傳鼎銓被執由櫟等俱陷是歲八月鼎銓既從容就死於豫章市由櫟亦尋就刑時值鄉試諸生有感涕不入場而歸者由櫟字文蔚謹厚多材藝宗庠生也由櫟字文傲淳慈尙廉隅以醫流寓南豐謝文游曰予少時於郡城酒家曾一識由櫟壯其貌喜其談論英發欲交之而未獲今與由櫟友善得聞其家父子兄弟死義之詳嗚呼宗室子姓繁衍至矣自神宗時修玉牒已開二十餘萬人歷泰昌天啟崇禎更不知其紀極今皆凋零磨滅存者或易業易姓棄墳墓羈旅失所含訴度時有不忍言

者豈不悲也然能死如輔國將軍父子者平居忠孝之談於是乎其不博矣

方愚者曰當時死義者不一其人安得寫生手盡爲表著如此

湯惕庵曰益藩在吾郡世以賢著至是又有忠節以殿其後展讀此不禁淚泫泫下也

門人黃熙曰表彰忠孝足備他口史策徵信之文

門人李其聰曰總寫分寫正寫旁寫補寫離合映帶妙與法合要未嘗矯揉而然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五

後學葉新曰新守建昌日登益藩城徘徊憑弔舊蹟遺事半就泯泯甚歎明時宗祿甚厚何天潢絕少忠節之裔或以爲有其人而避嫌不傳或有其文而後嗣無力以傳予每不謂然我國家表彰忠節不憚勤求明史一書經數十年始成凡殷頑之忠其故主不識天命者無不爲之表彰附於傳志初何嫌而何疑明史具在可按而知也今將歸休與山先生裔孫鳴謙話別灌嬰城因請先生談道諸書及遺文讀之得見是傳乃信或人之說誠有未確而後嗣微弱無力以傳如斯者殆不免有之文以忠孝二字

爲一篇才子往復映帶無意而合事真則法自得使當日
得有力者上之史館何至人文俱泯泯也可嘆哉

徐怡谷傳

南豐地僻名醫罕至者隆萬時邑人李健齋先生諱鋌著醫
學入門行於世其書博綜少裁決其爲醫亦未嘗身親歷試
然書中訓誡後學頗有儒者風文洊少時見遊醫於豐者有
黃淇園南昌人氣概豪邁博學強記談論間稱述史鑑及古
文辭輒成誦邑有數諸生師之俱未竟業惟徐小明盡得其
道小明諱亮怡谷其別號也幼孤事母至孝讀書勇於進取
屢試不售而家益貧教授里中每爲弟子述父如賓公爲邑
庠生得疾三載手一卷不釋將革猶呼兩弟至榻前課文倚
謝程山集

枕握筆爲改訂規勉怡谷語至此輒流涕不置思繼父志久
乃棄去從黃淇園學醫怡谷醫雖有所受而得之自悟爲多
每治一病輒反覆研慮至午夜不寢立方不甚循古每爲世
醫所詫然輒獲奇效一時名噪甚遇同業者雖庸流亦虛懷
商榷無驕吝色貧富貴賤一以誠恪待之而於孤窮無倚尤
加意躬親鑄鼎問食飲殷勤不倦蓋自傷早失父由母氏撫
育不得發施於功名以顯親惟游藝自託必仁愛而濟以詳
慎俾疲瘵殘疾起於吾手庶無忝所生怡谷之心如此此所
以能精究其學異於術家者流也怡谷氣象恬雅對人溫辭

靜氣雖拂意時亦不失常度朋友有過輒直言箴誠不稍阿
徇臨事規畫井井不紊晚益有志於道構數椽良齋山攜妻
子家焉文游時授徒是山與怡谷益密每相對談不忍別予
於是知怡谷有血性究心性命欲求歸宿而不可即得者也
無何竟以餓飽勞役得瘧疾而終與門人譚子方最契一日
讀聖學宗傳呼子方謂曰吳康齋冬月無絮覆亭幃足寒如
鐵其耐貧如此子欲志聖賢須從此立本嗚呼其亦可以見
怡谷之生平矣疾將革以其妻子及所藏書託予門人危二
爲二爲爲其子婦翁舉婦時二爲爲文以祭感其起重病居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八

平救過責善之誠聲淚徹幽冥予獨悲怡谷之僅以醫名又
不得再見於世俾世多天橫無所倚宋龐安常好讀書豪俠
喜賓客耽山水元朱彥修深明理學博物操行稱淳正二君
賢豪不得志皆精醫爲當時所賴藉怡谷殆其流亞歟南昌
胡小范世家子習醫來遊於豐怡谷與之談知其學有本源
遂爲之主贈之甚厚小范醫不及怡谷而怡谷虛已如此其
有名於世宜矣

章宏自曰推原其心志之所向無溢辭無膚語怡谷得之
可無恨矣

門人危龍光曰世但知怡谷之爲名醫而其行術之心與
其爲人之本非先生習與之處誰能繪之曲肖其形怡谷
平生取友之誠得斯文亦可無負其一生矣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九

崔長者傳

長者號弼寰諱萬諸姓崔氏南豐西平里人也幼孤撫於大父事庶母孝及長與兄明寰析爨悉以田宅讓兄已受敝廬數椽而已兄商於山東不歸遺幼子弱女長者爲擇師擇壻出妻奩資其嫁兄於山東更娶婦生一子伯啟二女女適其土人貲則盡矣長者聞之更賣所受敝廬往遣兄經營兄竟客死長者數往迎其嫂與兄子歸里嫂眷其女不忍遽離不得已往來商其地以濟之及得疾歸彌留時含淚述父月山公有從子萬星幼亡於外力尋之歸爲娶婦生子且分與之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

產今吾兄概不得歸先塋嫂姪處他鄉吾愧先人多矣兒勿忘吾志吾其瞑聲啞啞淚不禁也長者生平勤苦服賈於里中君子親敬之貧乏者恤之溺女者多方勸誡之慈於僕婢待莊佃恕爲量小入大出負債不能償者取其券雜燒之久病不請卒時諄諄以不用僧巫爲囑

謝文清曰吾見儒衣冠者誦詩書言論稱引仁義文章奕奕舉動有威儀考其質行或多訾議今崔長者服賈未嘗習儒而多儒行如此顧不足重歟長者有四子勝祥復泰祥早世勝重父遺命竟跋涉挈其從弟伯啟歸爲娶妻飲食與其又

資之百金使商於山東得爲父柩及母還家計伯啟蕩盡垂橐獨返勝恨甚欲復自往尋病卒長者妻吳氏傷長者志哀伯啟貧出夫所創產命諸子與伯啟均分之啟鬻產而商竟不知所之勝妻姚氏生子男二撫育劬勞機杼聲曉夜不徹稱未亡人十七年以病終

彭中叔曰長者門內之行如此真可傳者然非先生留心世教亦誰知傳之文敘次點綴深得子長遺法門人封清曰正敘帶敘極參差中卻極整齊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一

湯子錢傳

嗚呼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此黃魯直所以悲謝景回也予每誦之未嘗不隕涕予既朽廢已無所望實勞我心者惟在後進幸而吾門有孺生其聰及猶子德贊皆性行篤厚有志節好學能文章而易堂彭躬菴魏叔子皆人才若渴亟嘉惠之三年間竟相繼夭折聰年二十一贊年十九予痛方未已也一日門人湯生孚遠字弼士者攜族子述過程山見予云此子從予遠學性敏嗜書讀先生切已錄及初學先言知向慕故來謁予觀其日亢堂然進止恂恂於是過弼士館述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二

卽出侍坐予輒與講論獎勵之私心竊幸以爲望之聰贊而不得者庶幾見於述乎亡何病病二年死年十七嗚呼有英才者輒夭死吾不知天之意果何爲也於是述父敦實狀其行屬予爲傳傳曰述字子錢世爲南豐湯氏五歲就塾初把筆卽問上大人何義父喜爲解之輒了了能對自是讀三字經必求解誦終盡得其義七歲父延弼士教之師或出韻聲不輟每歲盡取四書及易書詩禮分日背之次及時藝古文各數百首一字無遺告誦漢疏見其每舉秦事謂必世近則事理相通遂取明史暨吾學編讀之於遜園奪門大禮諸疑

難大故多喜討論謂三庶人叛原非英雄才特欲妄效成祖

耳不可謂非成祖作法有以誤之謂方正學雖忠而先幾指

置未善于忠肅去就不決於易儲後皆可爲太息者也王文

成以戎事老有王在才而用未獲展熊芝圖負大才而福於

量烏能成功甲申之變使早棄寧遠調諸將入衛彼以驕軍

遠來上竭帑金親鼓厲將卒一戰豈遂不勝徵勤王師豈遂

無應者又論國家大勢在宗祿繁故國貧摧抑遼才故兵弱

士大夫角門戶不悉心理國事故終敗嗚呼士畢一生之力

死死制舉業卽讀史不過記時代人姓名耳奚暇討論其興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三

亡得失所以然之故幸而遭時命得倚承平無事苟爵祿以終老一旦有故則質質焉無所措其手足雖其間賢者固時有然士風大率如是子錢以耆齡而有志爲世用乃又夭死予所爲解緒而不勝吾道之憂也子錢有所見輒思著論父以其讀史未徧識未老不宜輕立說止之性孝謹父母病皇皇廢食茶事諸兄及姊病中簡所作時藝焚者數百篇存僅百餘父偶取一首閱市半謂此何足存子錢起對曰大父於未改數語手澤猶新兄何忍廢持父手相向哭時大父喪已數月次年癸丑元日爲大父小祥子錢病將革猶伏

枕哭且諄諄于其師曰師道尙嚴兒所以識一二字者師之力也兄子悠與兒同事師其勿以兒死而改受業弼士每對子言之輒欲滯嗚呼以子喪聰慧迄今猶戚戚不能去懷矧子錢遊弼士門十載而能遠忘哀乎弼士又言子錢姊婿家一婢亡命既獲之收者多索金靖欲鳴之官子錢時卧疾聞之力陳於父曰河干相值非欲投水耶其初焉知非惻隱索錢第轉念耳若以此受罰後之救人者阻矣况富室待下過威勸之不止稍費乃懲非福乎其見大如此子錢已冠尚未婚禮不得繼嗣而父哀其賢欲附於汪童勿殤之義遂命述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四

母兄遙之次子悠爲之後云

邱慢應曰嗚咽頓挫傾倒出之意真故氣足也

魏叔子曰人才爲繼往開來之圖紐摧折如此宜乎痛之深而言之切也無意於法而法自存彷彿乎伯夷列傳門人湯乎遠曰一讀一回淚述乎得此於先生可以不死矣而乎遠則不知何以終其餘年噫慟哉

李深齋行狀

深齋姓李氏諱夢林字仲間深齋其向道時所自號也世居南豐縣聖巷爲邑望族深齋穎異甚八九歲時讀三國衍義至關壯繆節流涕大哭在塾時或私出戲蕩而館課無缺塾師莫能訾之長益佛達善博舉工歌曲借諸浮華子弟習梨園劇日夜譁浪不休而文日益工歲丙子見知於督學平湖陸公取冠縣庠己卯廣成侯公錄優等與俸廩而豪宕如故凡狹斜酒壚壑場劇臺無有不知李成卿枕將者成卿枕將其初兩易字也好嘲侮同輩有石曼卿風惟文游獨見敬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五

禮文游與同遊叔且李先生門相與最契而所趨異文游拙深齋點而好動自中原多事文游淡於進取習靜樂道深齋不以爲非甲乙後竟棄諸生時戎馬未息城中人皇皇移輜重入山砦而深齋初好著考核雜博之書所購諸史及雜紀小記不下十數篋鬱然以無藏所爲愛文游曰二尊人在堂不思擇安土奉之而乃以此外物爲念是尙爲能識輕重乎深齋惕然醒悔如釋重負因問文游我亦可學道否文游爲指點良知深齋言下慨然承當不稍俟文游服其勇次日以書進之深齋遂榜之避室壁間頓棄三十年積習自是日來

談學崎嶇轉徙間無不以學爲事而於向者豪蕩佻達之習忽變爲莊重挺立有昔時相習而一見且不識者文海必擇人而言或來叩而後語之深齋不問賢愚貴賤老幼見即與語啟發益多遭父喪哀毀異常三年不解爲圓葬習堪輿家言遍走四野風雨晦明饑渴勞苦不少倦初承父業千金後以播遷急親友難多所費自是無擔石儲妻子饑寒毫無悔意事母至孝家務大小必咨啟而後行婦稍有違必行罰母意解乃解凡足蹟所至必訪人物自士大夫及村農負販稍有推重者必造其家所交人必籍記之且詳其年貌居處家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六

世朋友有過輒面折不恕湯公楊菴以前輩重望有事必匡救不已湯公以國士待之已有過友言不易得其服惟彭公躬菴常厲色責之爲劬一夕緘默聲氣最厲尤與蕭士麟相厚善如手足士麟陷賊中垂死得活乃深齋偶舉士麟名於臨川陳仲明囑其有難投之故仲明知有士麟及士麟陷賊仲明亦陷賊士麟卒以仲明力得脫甘健齋爲紀其事甚悉深齋病篤時士麟不離左右夜即卧床下不啻子之事父晚篤交鄧我生我生慷慨急友好建立與深齋同數年以我生家爲家飲食起居延友止宿俱忘爲我生家也新城黃元公

先生樂獎拔士類深齋以文章見重及先生殉節樞歸久不得葬門生故友俱畏縮退避深齋獨激之以義遍叩豪有力者相山理事身任其勞卒如禮成葬新城人士無不感嘆深齋喜事好勞是其天賦其生平大約以訪人才收遺書傳方覓藥爲務然其豪俠之氣忍苦耐勞之精神窮奔盡力屈遠而弗倦不知人世有寒暑雨雪凶險虎豹之可虞蓋生有異稟非他人學習所能及實爲吾儕中所不可少之人今竟屬繯我生家年僅五十一嗚呼其必有哀而傳之銘誄之者諸友以文海知之悉俾狀其行謹摭拾其大畧如此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七

鄧我生口仲開與約齋少爲同學友其行誼初若冰炭而甚相契及後相會講學仲開頗改其前習益契如水乳觀於是時亦樂得而交之而仲開長約齋四年即私語未嘗不稱謝先生而未一直呼其字及壬寅三月甲戌朔仲開疾卒於觀家前數日猶問程山有室可住否或借鄰居我當移榻其中於謝先生執贄講易此念自戊子積誠至今奈蹉跎尤悔一病莫瘳但欲得朝開道而死先生必鑒之囑觀三致意約齋日來省視惟婉辭以期愈後再商今其已矣約齋痛之甚狀中不欲及此觀與聞其間而使仲開

之志不白又何忍也仲闇愛才若饑若渴而治家過嚴竟
鮮克嗣美天佑善人其說謂何甚不解也觀半歲以來行
坐俱如失而吾仲闇之生平僅於此文爲把晤也哀哉友
人鄧觀揮淚附記

孔正叔曰直書其少時不檢之習正以見其不可及而文
益真李君豪俠爲吾新城所傾服要其生平過人處自別
有在也細玩此文其志趣自出

門人甘京曰仲闇爲人不愧一狂字要之是聖門之狂非
俗所謂狂今其生平僅止於此此仲闇之不幸抑吾道之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八

一大衰象也京其何以自勵以下報吾老友也

門人李其聰行狀

李生其聰及吾門五載亡酉秋九月予赴南城友人約其聰
從行既同遊麻姑山歸途得滯下病亟趨舟返舍十九日而
亡予哭之慟越十餘日始揮淚狀其行生姓李氏名其聰字
作謀幼慧甫學語父授以小學卽能成誦仲父深齋先生篤
愛之稍長從南城劉子淳先生遊年十七及予門循謹不藉
防閑予未嘗強其棄舉子業自不樂就所著史論於興亡大
義士大夫出處去就之際必激昂慷慨令讀者心動晨昏起
居疾痛省視事予如父子亦視之如子予讀書有契必呼與

謝程山集

卷十七

十九

論難於佳山水登臨歌詠未嘗不相隨徘徊倚悠然神往
於廣衆中訥訥不出一言而胸中是非了了每以日錄示之
有過舉輒指摘不避南昌彭躬菴先生海內人豪將北遊其
聰作田疇咏贈其行意存規諷先生虛衷受之寧都魏裕齋
先生覽其詩文嘉其膽識共聽感激作長書達意懇款誠篤
裕齋復書勉以恢宏志意砥礪實用共聰傾服遂有志受業
居家事父母及王母順承得歡心王母欲分之食必俟王母
食畢然後食王母偶怒擊小奚則曲爲勸免王母曰吾卽擊
汝遂忻然身受王母意亦解自館歸必於母旁侍立母揮之

入室猶不忍去母任勞卽身代且勸休息語款款動人事舅氏如母友愛諸弟於仲弟其助尤篤其助亦善事兄依依若孺慕羣居和平樂易間疑謗處之淡然惟慕悅賢友汲汲如不及故易堂程山前輩皆器愛之後進樂與之友而其聰亦以得親善類自慊也今春躬菴先生攜長子厚德及其子壻黃建來館琴石三閱月其聰偕封生崢黃生國望吳生士昌予猶子德贊朝夕受教躬菴稱其內剛外靜期許獨厚彭生厚德於其聰尤傾倒每月夕躬菴杖履遊眺喜歌詩其聰和之聲韻悠揚神情陶遂有軒軒霞舉之意及訃至易堂躬菴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十

哭之哀厚德震悼踉蹌三百里來哭其墓自交道薄惡少年鮮忠厚而厚德此來吾堂前後輩皆有所感發予益念其聰爲人悲思不已也其聰讀書晨夜琅琅不輟易書詩禮俱精究其旨春秋已畢左氏傳喜讀通鑑有所見輒劄記於冊勃勃有經世之志予謂其聰氣體羸弱事業恐非其分品行文章優爲之其聰亦以爲然性不宜酒燕飲惟默坐與內子好合而居室靜穆館居數月始一歸用財慨然不吝胸懷子子不知有勢利事學琴曾悅生一二操後卽對譜成曲篆刻繕事俱不習而能嗚呼以其聰之聰明志識使天假之年充其

學誠吾門之選也不幸年二十一而卒僅有古雜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疾革無一語昏亂予泣撫之問有何語但云先生勿傷也見父母惟安慰妻在旁卽揮之入內女生甫九月抱至榻前亦輒揮去命人倚坐惺惺而絕歛時目不瞑痛哉予固知其志之不甘早死而死也吾堂甘樸齋旣敘其遺稿而躬菴裕齋皆於其聰有特至之情將以墓表及傳屬之二先生激勵來學之心藉其聰發之庶有感而興起者其聰死且不朽矣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一

邱慢庵曰吾未見作謀見其與躬菴擬叔詩文後進中實罕其儔今遽已矣斯道何不幸而天必欲喪之吾黨聞訃且時時悼惜不已况於先生愛之深而期之遠大者乎讀之幾於一字一淚呼作謀如欲出也

門人曾秉豫曰琴在人亡何處再睹李生讀此狀鼓思賢一操竟不能終曲而絃絕後人可想其哀矣

門人蔡景定曰作謀在吾堂實堪類子之目而德壽俱不及首天也非人也然得附師與諸先生以傳則作謀終未死矣

猶子德贊曰作謀德器殊常今不幸早世要其人不可湮

沒貲雖與厚善然惟世父知之獨深故於其隱衷細行所短所長一一寫出合作謀生面千載如見篇中不立議論只就本邑絮絮敘去自有部伍開將前後輩用情處綴入因以見作謀感人至此卽作謀之實德也吾世父愛惜人才熱腸苦衷眞鬼神驚泣貲與諸同學猶復頑懦則是重負世父且抱慚於亡友矣

余處士墓表

余處士宜黃縣人也爲諸生師事黃元公先生先生亟賞其文既見知於督學蔡雲怡先生先生講學豫章待處士以殊禮而生平所許爲性命交則惟大司馬揭祝萬先生三先生者遭國變皆以身殉難而揭公尤奇起兵戰敗蹶而復興不少挫抑卒能從容不屈以死處士聞變號呼七晝夜不絕頻抵其家勉其子憲武以大義求所以無負司馬者耿耿不忘也處士諱道行字兆可年少餽於庠有文名家貧不問生產資館穀自給厲志進取以致君澤民爲分內事及國變棄諸生入山有司趨之不起每平旦必北向稽首口蔬食與污屠遊而其志不在釋氏也處士幼孤事母孝年五十喪妻不復娶館寓都蕭生家九年蕭生資頗饒欲分財爲處士治生處士正色卻之甲申蕭生死其母以數百金託處士藏之處士置金隱處庚寅命子持選之封識如故方揭司馬勤王時擁萬眾餉時既某邑魏明經欲助餉寄語處士曰君一言則千金立致處士疾書報之果如數至是時司馬孤軍倚山爲險營壘轉徙無定處士齎金崎嶇得達而授司馬司馬素以知己許處士至是益信愀然念處士貧欲稍資之處士毅然曰公忘

身報國魏君仗義佐公奈何爲道行身家計乎遂辭歸處士
平居謙沖自抑恂恂若處女遇公事則往往面折雖當途勢
要必斥言其非得理而後已晚歲吾友李深齋往訪之與談
學處士更以聞道爲幸執禮甚恭若不知其齒德之過人也
處士生萬曆丁酉四月廿五日壽七十有三娶潘氏一子某
命習醫孫男三嗚呼如處士可無愧師友矣揭司馬兵敗繫
閩獄忽二士偉衣冠徑詣有司抗禮有司大驚異詢之答曰
閩揭司馬囚獄待決特來同死問其姓名堅不以告入獄與
司馬談笑相朝夕卒同斬於市竟不知爲何許人嗚呼奇矣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十一

文泮與處士神交十年常通訊問未識面今其孤以書及行
實來請表處士墓既不獲辭且以識予向往之私焉

孔正叔曰寫得處士栩栩欲活令我欲歌欲哭

魏叔子曰持論正大敘次簡古深得六一公妙諦

門人阮天楠曰處士於吾郡稱奇人亦稱完人文於其精

神結聚處曲繪畢肖末段題外煊映真有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峰青之妙

吳玉璽墓表

嗚呼吳生象觀死已六年矣死之日年僅二十有四聖人所
謂苗而不秀人生可哀痛者莫是過矣生貧特甚葬時草草
就土歲戊申其伯仲二兄以母喪導予相山至生墓恐不免
於水悲惻者久之其二兄乃請遷祔於母墓旁予久悲其志
節矯矯湮沒無聞恒不能已於懷又二年庚戌爲之表其碣
曰生諱象觀字玉璽世居邑之兜港乙酉生甫五歲家避亂
於鄉有輜重爲土寇所劫祖父俱遭難生依母兄流離播遷
數載無外傳而手經書不置母戒之曰救死不贖讀書何爲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十五

乃奮然勞苦任樵採荷鋤灌園早晚力作毫無童稚態仲兄
象鼎亦予門人也發憤復祖父仇出鳴於有司犯難蹈險次
第擒賊斃之吏索賕不遂反陷獄身幾不免舉家逃竄生時
年十三子身探視往來迅疾母爲之釋憂其姊適予季弟文
淇母於姊家病疽生涕泣服勞不就寢者半月已而敎授予
猶子遂執養於予塾課稍閒卽趨程山聽講說讀近思錄四
書易經大全及予所授七克易輒多契悟日有程課刻苦不
稍怠性狷介負氣值憤嫉事嘗悻悻見於辭色有潔癖或無
衾亦不就人宿小過受責必跪泣悔艾數稱其表兄湯生昆

智誠樸每與談學忘晝夜更爲介紹及予門生稟受最薄飲食多忌不敢少過乙巳春患咳疾辭館職休於程山稍瘳夏月冒暑歸省忽嘔血數斗季秋遂卒予與昆智趣其家撫而劬之其兄云生彌留時正襟危坐但言子職未完未報師德耳嗚呼生何不幸耶此道非具至性卓然不徇俗者不克負荷生與李生其聰皆少年具是而早天嗚呼豈氣運趨薄質美者輒值數之短耶抑吾門之不幸也其聰尙有詩歌古文辭數十首甘生京序之魏勺庭校而選之俾傳於世稍見其志趣之蹟象觀生平厭薄制藝不爲有所著病中命其姪火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十七

之嗚呼其憤耶抑超然於聲名之際耶其聰死予一載內幾憂傷成疾象觀死已六載予每思之不忘二生之感予豈爲形骸之私耶予旣狀其聰之行彭躬菴先生爲表其墓象觀以家貧困未能立石予追憶其行乃與同堂諸友爲碣而表之以志予痛

彭中叔曰人才實難程山如李作謀其聰吳玉璽象觀謝先生之猶子仲執德贊與吾易堂魏興士世傑林舟之楫孫皆英俊少年可以任道輒不幸前後先我輩而天天之於人才何如耶宜先生之悲傷眷惜久而不能忘而致慨

於斯文也

門人黃采曰無一字裝點但就實揮寫已令人嗚咽難於卒讀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十七

徐守先妻危氏墓表

古忠臣義士烈女之殉節其不幸而死則其志顯幸而不死則其志泯然也魏叔子傳秦寧三烈婦之死最奇特然一嫡二妾皆共席讀書講貫於志士仁人殺身成仁之義尤諄復不置斯其志已早定之矣使此三婦不遭世變而得考終於衽席將誰爲信其志乎然而烈女自信之又何問人之信與否吾門人危龍光之女徐待之妻有烈女之志者也當閩中兵起出杉關攻建昌陷南豐兇兇爭奪之間婦女被掠以萬計危氏憤激拊心龍光語之曰人不幸爲女子身值邑亂邀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千八

天之庇得完堅固幸苟罹賊手甘汚辱以生雖生猶死氏唯唯遂陰佩刀自隨氏之志如此吾知三烈婦之事氏豈不優爲之乎乃未幾以病死龍光痛其女之賢而不壽爲狀其行來請予文按狀氏少慧而端重通書惟父嚴訓是遵舅有隱德邑中所稱徐怡谷先生是也氏事之得其歡心喪後語及舅事猶欷歔流涕舅一二執友老且貧每諷培盡弟子禮歲有所餽一婢頗慧欲壻收侍巾櫛以腐後嗣培不從居恒惟以親君子遠小人諄諄相勸培友偶過談常從閑閒竊聽輒辨其賢否一友以喪告求貸培窘甚卽惻然竭囊與之培從

父陷圍城中被擄遽抽簪珥爲贖其人死不遂氏爲動哀又族長者知醫亦自圍城出貧不自存更資其藥囊爲生計其義行不愧其父與舅類如此嗚呼氏雖幸而不死於烈其亦賢矣哉生二女一男及周先氏三日卒氏生某年年僅二十八葬某山予爲表其墓曰嗚呼今人壽而擄厚費夫與子或被貂佩玉不論其賢與否則必有美文書於墓碣倘不壽而貧且無子縱有賢德如此志節如此而湮沒無聞者不知其幾矣予甚憤焉如危氏者志行卓然予忍令其寂寂泯然耶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惟德是好予又何問其男女何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二千九

計其壽夭乎故爲闡其幽而表之
門人李璧曰世人讀史猶以成敗論英雄況於閭閻幽隱之志乎是女得斯文要自其激烈之氣不可磨滅所感而然

黃母羅孺人墓志銘

吾門人黃熙以孝行稱於閭里自其成進士請養家居父簡元公以老年終生事葬祭一準於禮後十二年乙卯母孺人夏五月壽九十冬十一月終熙匍匐登良箬山稽顙以墓銘請予見其毀容骨立爲之惻然興哀不忍辭按狀孺人姓羅氏爲新城縣望族幼孤性淑慧讀女訓諸書知大義年甫十五祖母喪攝家政卽綜理裕如及歸簡元公爲繼室事姑先意承順盡婦道任浚雜勞苦不辭娣姒俱得其歡事夫躬奉接無違雖有奚奴小婢不使假手夫克盡孝友勸成之力牛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

出孺人前母所產男一女一孺人撫之若己出及子病疫孺人親任藥餌臥起扶持不少怠子瀕危輒以不能報母爲嘆熙十歲就外館不以姑息長驕情及熙年五十後反與咻若孺子初簡元公蹈艱險以急族難家稍落孺人無怨色惟好語相慰及熙登第孺人身親勞事不易故常公年八十抱病踰年孺人年亦七十有八撫摩左右夜十起或達旦不稍倦公捐館孺人哀傷痛楚賻遺物故衣輒悲悼不自勝熙居喪一遵家禮不稍徇俗孺人輒許之故熙得以復古爲邑里倡熙同師友講學程山開陳說孺人前孺人必傾聽亦舉女童

時所誦諸書相質論族中少女有來就孺人受讀者輒舉大義教之年八十一熙以喪服闋爲孺人舉觴猶悵悵以夫爲念甲寅演聞變起建昌大亂鄉邑糜爛熙獨奉母居蓮花峰閉影匿蹟優游膝下聲息相依以全天性之樂及孺人壽終仍得盡喪葬之禮如太平無憾嗚呼此天之所以報孺人而慰孝子之哀誠也大孺人生萬曆丙戌一子卽熙也孫男二國望諸生國垂曾孫三卽以乙卯之季冬葬於本鄉某山附祖姑之右銘曰慈孝隆天眷鍾慈孝適地德載萬斯年永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一

後學文行遠曰黃母賢矣得孝子而賢益彰文俯仰慨嘆不離此意而含蓄不露又所以善慰孝子之心也閔子以父兄無聞見許於聖維緝之得此於先生又豈先生之私言哉聞南豐喪禮自是以來漸有不用僧巫追薦鼓吹燕客者於此知程山之學實足以格頑立懦

祭南城劉子淳文

嗚呼子淳其何以死耶君子之生也必有所以生其死也必有所以死生無益于時死無繫於世此庸衆之生死耳生則得行其道使斯世斯民蒙其澤被其教化次亦著書立說羽翼經傳授諸其徒以傳於來學死則舉世無不悼惜成人小子若跛者之失杖盲者之失相君子之爲生死固何如其重也吾子淳方抱君子之志而尙未竟其量乃年僅踰五十遽賁志以死也嗚呼子淳其何以死耶子淳幼敏慧工制舉業有聲黌序一旦以世變棄去孝友誠篤出於天性其節行亦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二

既矯矯矣復不自足來與程山諸子講濂洛之學錄讀書所得及晨夕言動得失於冊以與同堂共證其人其志常在古先聖賢之閒使不以家貧授徒分其心而日與同堂相砥礪或遍遊嶽瀆訪其大儒高隱間修自得之士以擴充其志量則其所以生所以死又豈僅如斯而已耶即不然享耄耋之年就其所學日以益進以待時會之至亦必有大其規模竟其志之所至今僅以如是而生如是而死也嗚呼子淳其何以死耶使子淳僅如是而死豈非天耶今春正月黃亮公至謂子淳以勞役故偶病不得偕來文淳意子淳氣體素旺不

足慮孟夏忽乘輿來就醫顏色羸墨令人驚詫小兒德宏診視疑不治予猶不謂然及更數醫不效始憂懼意歸家得明醫尙可起不意仲夏廿三日而訃音遽至嗚呼子淳其竟死耶其何以死耶雖然古之聖賢通死生爲晝夜而不以爲無知合前後爲一身而不以爲異體聞子淳彌留時惟念程山不置吾意子淳精爽自應徜徉於尊洛寫心閒視同堂諸子過有所未改當幽贊而改之德有所未修當幽贊而修之後輩未成立當幽贊而成立之則子淳志量之未竟者當竟於諸子與後輩之身諸子與後輩之身即子淳之身則文海亦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三

可以不悲子淳之無以爲死也子淳子淳其母恫魏季子曰意楚而辭嚴得哀友之正門人黃采曰死生之道關係不小末段通古今前後爲一身益令人知自愛

祭門人李其聰文

嗚呼作謀吾不見汝三月矣三月倏忽耳由此永不見汝矣然汝形聲常在吾耳目汝性情志氣常在吾心曲吾意象閒常彷彿若汝在何處一念驚覺始知汝死傷悼哀痛欲覓汝於窮天極地而無路也汝真死矣嗚呼作謀汝之性情誠厚拙樸無機詐勢利入於汝心汝之志氣不在科名惟讀書著述是耽惟名師良友講貫德業是樂又恒喜佳山水書畫歌詩彈琴高人達士之所寄興且妙解而不能喻諸人者而汝皆好而能之然吾所欲進者西銘之學有其志其識而歎於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四

工力欲授汝而尙有待汝所欲自進者經世之才每思時有可爲得效一臂以爲世用今吾尙未全衰或可鼓奮以收桑榆而汝則遂已矣縱有可展之時而汝已不得見矣憶去年五月予夢與汝在舟中及岸汝墮水而沈予哭訃汝家而醒大驚爲不解既自謂心神昏妄耳豈意今秋隨我遊姑山一舟抱病歸十餘日竟不起予始痛前夢之驗然則人生其信有數耶彼昏庸者皆值數之長汝獨以清醒而值數之短耶吾今歲夏月心病呻吟稍過勞思胸膈閒遂如針刺行坐不自安汝時常省問夜必待臥汝或一燈坐讀猶啟戶至榻前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五

問我安否汝亦常告我曰近亦有此疾腹閒冷痛時發吾謂汝我雖病元氣不甚衰尙不至死汝如是惟慮汝天或年不過三四十豈知汝二十有一而竟死耶今予且狀汝行屬躬菴先生表汝墓勺庭先生亦許置汝弟子之列爲文誄汝以慰汝生前之願將訂汝遺稿鍵齋爲汝序之傳於世予有此餘年尙將勉強自振以其餘力畢諸經未了之功廣西銘之學期不至於墜棄以負汝餘年既盡而後與汝同遊於寥廓棲遲河嶽陟降名都大邑陰翼聖賢豪傑以庇斯民豈當與俯仰世俗之流逐荒煙冷風飄沒於無有耶汝其忍而待之

此三月之中又有益吟皆予血淚所漬今併焚使汝知之往歲除夕汝與祖父母兄弟妻子具慶歡聚於一堂今茲之夕汝獨處荒野而俾一家尊幼哭泣於汝之靈几嗚呼汝之苦不忍言汝一家之苦其忍言耶作謀作謀其聞聲歸來依茲几席毋聽飄蕩而莫知所之也嗚呼痛哉魏叔子曰字字血珠從心坎中灑出文生情耶情實生文門人甘京曰人才爲道源接續舟航此處頓然覆壓真堪痛絕大乎奈何哉而使吾輩讀師此文也友姪彭厚德曰德去春隨家君假館琴石得近程山先後

輩末光作謀以齒年與德相若尤相契好爲性命交日久
必三四見彼此規益方思策薦足以追乃不半載而別
不兩三月而作謀之計來易堂矣踴躍走哭告墓有詞莫
能寫哀今按先生大作一回讀一回哭讀不厭哭不徹嗚
呼作謀能得此於先生雖死猶生而厚德所以下報作謀
者更不知何處是歸宿也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六

程山公祭邱慢庵先生文

嗚呼公神內守不事奢華公氣靜斂絕去浮夸謂宜上壽耆
耄莫知七十不滿理數焉詒天之生公超然異撰靈光朗徹
色相思蠶中蟄且貞外形幅幘學富湖瀛口容溝畛才雄如
龍身縮如蜎神奇不測知公甚罕易堂庶幾程山則晚此外
庸庸舉世多誕碩果之存金精一老窮年著書元搜冥討碧
胡不來誰偵其實吾黨晤疏時傳片璧十解其五如甘膾炙
疑義難尋遠乞紬繹接引淵流入目冰釋今則已焉長留固
塞金華四賢遭逢聖主公生其時必借心膺典制大文應昭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七

漢矩如何不辰空山拂塵霧隱豹斑蘆輶鴻羽某等定交篤
於手足巨擘既捐九指何蓄霞逝煌煌埃遺錄錄臨風灑涕
行雲鄧哭哭酒莫將哀衷遙告

門人甘京曰此老之前難爲文非此無以將辨香也

田西義士祠享神辭

春葩爛熳兮秋楓丹扶桑暈采兮望舒曉殘驂驚鶴兮雲
漢飛翻桂楫松舟兮湖海波瀾歷歷之遐陬兮感遺恨於
南蠻過荆襄之沃壤兮窺中原之要關回首閭嶠之岑寂兮
憫豎子之艱難奮飛秦漢之故都兮羨百二之河山翔翔於
齊魯晉魏之郊兮何蚩蚩而閒閒徘徊於斗牛吳越之墟兮
徒嗟水陸以奔煩肆憑弔之無聊兮豈淹留而忘還廓落兮
倦八荒之遲遲憤恨兮瞻故鄉之可思念父老子弟之哀誠
兮誰能不歸而慰之寢珊珊而來兮彷彿昔日之丰姿儼笑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八

語之若聞兮風飄飄其曳而室家遂宗兮食多方稻梁稱麥
兮拳黃梁羅柜枚兮雜餽餽泛瓊液兮搖羽觴和酸若苦兮
合類薌嘉薦芬馥兮庶幾其嘗幸邀公之一醉兮發慷慨之
中腸何姱修之佳士兮偏失職而類餓僮衣縷縷如薜荔兮
室搖搖如風櫓不轉喉而觸諱兮則拱手而覆羹叶恨長夜
之漫漫兮誰動興號之哀翔彼苗頑而距行兮方訕訕其聲
光父母厭鼎烹之羞兮妻子被銅綺之衣裳爪牙莫與攫兮
而猶肆其乖張所謀克遂兮鬼神若陰爲之禮公其一叩帝
閭兮申下情於天間分善惡之涇渭兮振罰賞之紀綱炯炯

其不武兮下民或賴以匡襄公豈啻予量之鄙小兮類凡愚
之羸瘁空目前之蹟象兮消遠大之福殃盍俛首其自問兮
祗幽獨之直剛噫嗟乎維公熱衷之赫赫兮錫湛露於庶類
而懷遠解迷惑之頑鄙兮而陰翼夫羸弱之善長俾渾由於
三代之直道兮識平平蕩蕩之爲康莊亂日彤雲謫謫靈之
來兮悲風蕭蕭盛之去兮去來恍惚誰測其處兮曰民其良
神長爾護兮

門人黃采曰借題輸寫騷屑纏綿

謝程山集

卷十七

三十九

謝程山集卷之十八目錄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本量鳴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吳熙儲饒拱辰榮編按

髻山

吳榮祖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詩

春晚古體

青蔬

謝程山集 卷十八

歲暮

結茅

秋聲詩

山居吟

舍西竹坡後爲諸弟卜築草堂

紀蕭石常以詩催柳

喜仲弟至

述志詩

孤坐三章贈別友人

看農夫插秧

求友詩

程山步月

錦筍吟

寒夜烹茶懷林確齋

元旦夜坐

寄示宏兒

除夕得冠石諸友書因懷躬菴遠遊

朝來陰雨頓有秋意作寄槎齋

謝程山集 卷十八

花朝夜同彭躬菴甘槎齋及諸子登琴臺玩月

寄懷上秦張曲江明府先是明府治豐時以家傳孔

子像手捧懸程山

咏史

盍吟哭門人李其聰

五十誕辰述懷兼答諸同學

仲冬朔夜雪

憶勾庭

示李次懋

仲春自良籌下正觀寺歷南源諸靜室

培塿吟告同堂諸子

彭中叔秋杪見過以歲除歸言懷一首

讀蔡忠襄公殉節紀事歌以輓之兼商學術

慧女行爲儲翁贈

重陽前一日訪譚山人隱居聽鼓秋思曲

李作謀小祥

山莊元旦和度弟韻

近體

夜坐程山石室初聞促織

謝程山集

卷十八

三

竹影亭對雨同右常分韻

中秋夜羅珂雪招飲琴臺同門人甘健齋曾美公黃

維緝封禹成諸子賦

題僧壁畫

憶嫩竹弟

秋雨同門人封雁岑李作謀猶子德贊尊洛堂夜談

哭猶子德贊

望湖亭

初夏良籌山齋卽事

秋杪廣昌香山書懷四首

冬初自香山歸過白舍亡友李作謀墓

秋日登從姑山望郡城弔古

侯官林倦菴見訪賦贈

雪集琴石追憶作謀

讀健齋夢與魏叔子同賦哭作謀詩

復修南臺山二世祖處厚公墓感賦

廬山贈青松社可卓上人

送別金石菴明府時余自匡廬歸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四

謝程山集卷之十八 詩

古體詩

春晚

徘徊杖策陟巘沿流春風在野莫識其由佳木薦芳清以露
浮鳥之鳴矣亦異於秋淡然我懷匪樂何求

青蔬

青蔬贈別中叔彭子也彭子訪我山莊聚首數旬匕飭蕭
蕭客既不厭主亦忘慚

鬱鬱青蔬藹我西圃以侑脫粟情欣晨午恂恂嘉客來共小

謝程山集 卷十八

金懷朕既厚忘此味苦

我客伊何梅川彭子德維柔嘉儀則靜止習習林風溶溶池
水咏歌徘徊德音伊邇

悠悠濂洛誰復問津嗟我莫睽寤寐古人世曰迂疎子曰可
親子豈味往子欲教身

斯文其湮斯世存溺豈伊異問君子是責毋優恬淡而忘警

惕眷眷一隅曷云知德

歲暮

蕭蕭楊柳匪風不吹鳴鳴饑鳥乞食忘歸維天有行豈我願

達溫涼代謝息此幾希

悠悠旦暮儼寒之候屏營不息以迄於今民生可念我獨何
心美人南邁金玉其音

結茅

悠悠壯年去蹤蹟竊自疑蒼生日糜爛勞勞亦何爲寄身城
市閒踽踽諒匪宜踰踰得荒村山水足自怡井甃如一家力
耕有所歸鷄犬遠籬落婦子日嬉嬉梅枝低入戶草堂生威
儀竹柏盈千畝頗洽幽人私道里既紆遠不復聞車騎懷安
適素願豈敢陋茅茨但使桑麻稔衣食無盈虧黃農如未遠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山中或見之

秋聲詩

山林起秋聲兀坐驚懷抱秋聲一夜中須髮已素縞山光日
曠蕩煩襟獨未掃傷哉失職人慮事苦不早

將以勇爲先大勇乃能沈徒爾稱長者三軍非所任用才貴
不枉簡使在至心世事多錯迨慘淡卧孤岑

路旁有棘花婀娜九月中鮮榮能幾日嚴霜急夜風獨步山
之阿倚杖視寒空

饑虎卧高邱咆哮大肆毒良民恣吞噬俛鬼爲之僕搜捕獻

虎王私分其賸肉猶恐主不歡詔誦勸幽酷獵者已糾羣張
網四面蹙饒虎惡既盈兇黨併殲戮俛鬼汝暫逃妻兒已他
屬

老鴉日日噪鴿鵲夜夜鳴已在幽悔中何必爾爲徵昨夢食
萱花幽憂或將平齋戒問著草勉我在利貞易爲君子謀憂
患乃得生洗心退藏密天意方能承辱有甘如飴寵有避若
驚義經用已熟四體具精靈

漫漫夜何長沈憂與之極布衾冷如冰窓月益寒忍此際念
寒號寒號何時息鄰鷄遠近啼往事不堪繹山高風露迴向

謝程山集

卷十八

三

曉尤清滌攬衣陟東崖偃曝舒跣跡

坐臥斗室中不足蔽風雨茅稀壁縫疎似亦勝野處灑掃日
不廢筆硯聊觀縵歛膝展故書衰頽得撐拄賢聖見鋒鉞英
傑就規矩根株兩無乖身世如律呂

周公勤下士曹操亦復然聖人垂治統奸臣竊時權士貴職
所託毋爲恩禮牽愚哉捧檄子但得市童憐祿養謂能孝顏
回大不賢

業元甘飲鳩皓嘉寧自刑費貽假漆癩永信託青盲公孫固
無良處士亦僂僂節義允不愧知幾或未能洛陽非天上羣

糧何難行作不俟終日禍發在因仍乃知巢許福聖世得恣
情莊光返釣臺君臣千古稱

忠勇軼羣倫季漢壯繆公當時仰聲威有如人中龍矜氣一
不化隕首於呂蒙蜀漢以不振豈惟喪前功觀蒙運謀時玩
之掌股中驕盈敗賢豪何況本凡庸

臣少不如人況今已衰老千里愧馳驅屏氣甘伏阜孤憤切
飲冰獨居空自擣平生慕李謐下幃愛卻掃貧不擁萬卷才
思何由藻時鳥鳴樹枝候虫唧野草雖不中律呂天籟寫私
抱狂言豈無尤君當憐潦倒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四

山居吟

荒山饒者薪久雨薪亦苦累及籬與壁所煮但空釜婦衣持
出質聊足度晨午老少暫解頽來日何曾數既飽便聰明醒
眼閱今古嘉言與善行甘旨沃肺腑眉峰森可娛蒼翠滴檐
廡時見下方農欣欣得其所

舍西竹坡後爲諸弟卜築草堂

滯迹步武閒遠設濠濮想邱壑匪荒榛遂爾隔幽賞我宅境
已僻清遠遜茲壤共此一煙霞稍折分氣象况我叔與季才
識頗侔儻一從闖寇作勞身汨塵埃賴爾山阿秀延茲志氣

爽石屏枕護尊泉池紛清明別業得所宜崖隙一峰上老母
當播遷蔬水聊爲養聚首茅堂中承歡自茲昉向子俟婚嫁
始議五嶽杖何如泉明翁柴桑樂事廣

紀蕭石常以詩催柳

海同石常讀書金魚菴門前有柳二株春深不發石常作
詩催之次日似芽喜爲之紀

蕭子冰雪姿陽春在皮裏君看陌頭春從渠筆墨起

喜仲弟至

離隔因山寇蕭索得孤村行役傷我弟跋涉遠相存相對視

謝程山集

卷十八

五

顏色傾倒慰客魂瓶粟幸有餘尚得其餐餐茅檐春雨落几
席笑言親一往憶孩穉無復得妙年髭鬚嗟如戟欸欸話昏
晨值此險巇候空傷弟與昆爲我囑重雲殷勤護離垣客行
不得出哇遲日流連

述志詩

嗟余髫髻日自許頗昂藏失足墮隄壑破涕心自傷蒼天掖
我起得不飽豺狼咆勉辭荆棘徐行憩康莊託體既已賤沈
憂莫能忘黃雀肥野田鳳鳥望高岡青梧徒竦直羽儀何所
翔淡淡一池館草木延幽光日夕二三子古直互相將薺味

雖蕭寂世態任蒼茫願言追昔哲勿復重傍徨

孤坐三章贈別友人

孤坐愛閒園屏蹟理微尚知世不余和度余非世唱幽感微
溪山伊人宛相向荷囊豈不苦徒步豈不壯中懷別有急任
俗詫所嚮抗志我何狂同心子非妄中宵沸茗濤琅琅聲航
牕浩歌齋後巔行雲爲惆悵

感歎濂洛道久已成榛蕪况乃值顛沛人蹟驚險途吾子何
獨醒寸心不畏孤微言慎剖析炯炯未容誣天地不終秘啟
錦歸大儒願子秣名駒予敢不鞭駑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六

我齋有高柳良夕蔭坦步我齋有空閣登眺興曠慕人孰悅
寂寥顧影莫予助得子共游從杖履不虛度邇聞欲乖分情
事一何遽江風吹江雲悠悠南北去子鄉多君子道大節已
固子慎先後之永歎勞寐寤

看農夫插秧

播種幾何時新秧侵半尺物情穉可懷欣欣自孤直農家歡
始事不言但努力薰風相與披青光艷顏色徘徊離畝閒緩
步日將夕歸值慈慈母負耒呼與息村煙散蒼茫野月搖溪
白

求友詩

中叔有求友說余本其意爲詩

薄俗寡君子交道坐悠悠植萍雖膏土枝葉莫能稠況乃風
濤撼益川爲波流所以古志士膠漆慎所投勉首契高義龍
勉翼前修其難在一日其易在千秋紛紛夸毗子歡熱非我
儔歎息中候交使我淚莫收

程山步月

煩蒸苦未滌物情欣月露游移消鴻聲徊翔任所寓佳處爲
小窗煙影數峰樹此懷何所有風景足余務誰爲捐埃塵清

謝程山集

卷十八

七

光肯同顧

錦筍吟

時人有逐逐榮肥而卒罹禍者因感象山錦覆陷筍之說

作錦筍吟

有足不履坦云爲目所誤目豈不利人山君多炫慕朱邑令
人盲坎險不遑顧此筍遍廣途今古幾人度將錦豈不仁請
爲思其故我生自分拙骨相安其素天地爲吾寬舒徐得縱
步

寒夜烹茶懷林確齋

夜關心似水霜清氣澄肅遂烹冠石茶默坐契芬馥偶憶製
茶人脩然臥空谷欲從不可卽松下風謾謾

元旦夜坐

年生四十餘閱世頗云悉冷暖看雲霞戶險不能一感物觸
心傷少自期挺出老大忽至今歲月嗟如失回首視黎元同
憂豈秦越魴魚抱苦心顏尾空奔汨落寄荒園療饑已無
術晤對有聖賢寒風吹去日竹柏枯嚴霜飄零苦蕭瑟愁至
上西樓春意繞堂室

寄示宏兒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八

篝燈夜無寐春寒仍悄悄梅酒餞東風身世何由了甘美墮
男兒豪傑寄茶夢饑吟我有餘不學侏儒飽努力期在茲其
他任冥造

除夕得冠石諸友書因懷躬菴遠遊

居者已艱難行人倍憔悴欣接居者書益憶行人字兩地勞
予思馳驅爲何事男兒抱苦心耿耿懷大義思難飽經年孤
梅愁獨醉寒燈照旅館兩鬢繁霜墜吹簫弔吳門擊筑悲燕
市仰看星斗白干霄虛劍氣非爲守三彭相思不成寐梅花
燦我瓶欲贈何由寄

朝來陰雨頓有秋意作寄樾齋

朝起何蕭瑟庭戶涵空陰荷香悅小雨涼颺鳴修林開軒理
卷帙清爽洽我心憶昨烈日歌感子意沈沈天道存代謝
然亦有今今晨重相憶快意登高岑人生會愁苦釋去如飄
風叶默坐不能言觀此無絃琴不見弄丸翁寂寂少知音

花朝夜同彭躬巷甘捷齋及諸子登琴臺玩月

最迴琴臺月况值花朝夕追隨得勝遊月與人莫逆高空納
四遠煙樹幽光色一顧一奇絕浩歌響山石歌罷問獨孤絃
聲幾時寂似聞一再鼓隱隱山河側此月曾照君此地猶如

謝程山集

卷十八

九

昔讀君憂患詩愛國見胸臆今夕感同遊行行重惻惻

寄懷上秦張曲江明府先是明府治豐時以家傳孔子

像手捧懸程山

空堂聖人至林壑生威儀盥手一再拜親炙萬世師疑晉顧
陸筆或吳道子遺不爾何靈異一變今在茲感君捐世守夢
寐深人思

憶君龍湫語燭照如印泥程山一片地水石發幽姿素心共
晨夕藉之忘調飢何當一朝別把臂茫無期行藏在天地聚
散重復悲

咏史

潔身無所與始敢弔張讓大哉陳太邱千古宜見諒汗蹟全
善類國脈陰倚仗私利倘未忘清議紛快快後來學步者十
人九隕喪

孟吟哭門人李其聰

痛哉絞衾時猶不瞑雙目掩淚撫汝心汝不聽吾告役夫不
顧人衣綿裹急促睜睜英少年強使入棺木

名山訪我友惟汝志則同嘯歌倚竹杖誓欲五岳從山靈厭
遊客杳矣絕芳蹤紅泉飛孤雲石磴餘青松月色殷勤夜傷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

故吾道窮

造文會不多流覽嗟素志墨痕走竊魚已焉止於是鬼神不
愛才天豈忌佳士有弟收殘編忍不遺一字捧涕及我旁入
目心如刺

甯都彭子載是汝最契友聞訃跪辭親襖被踉蹌走至性感
旁人觀者淚盈肘交誼只今春矧余歲月久非汝志氣殊入
人何深厚

程山夕柳陰琴臺夜月白諸子不我知拉我寫胸膈感此風
光多淒然淚雙滴欲再開汝歌傾耳不可得向汝常遊處情

悄覓魂魄冷風疑汝來懔恍無從索

今日人倫鑑其歸魏勾庭肩輿到程山昏黑已張燈入門執
我手不見汝來迎寒溫曾未及慘愴淚縱橫詰朝將辦香偕
我哭汝靈汝心所傾服恒願往執經此志雖不就居然師弟
情汝魂應有慈悲接魏先生

憶汝丁未詩祝我老益壯汝得長相隨冀不失余望今我尙
健在汝遂忍早喪言未滿三年黃土將汝葬

與汝周旋久知汝堅貞志不但文字開光鐸發大義我欲題
墓碑稱汝爲處士諸君不我然謂須經歷試墓題雖不成我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一

心有獨是千古早或者多爲議論蔽方寸抱區區抔土莫能
瘞流行天地間浩然歸正氣

五十誕辰述懷兼答諸同學

大造何茫茫藐爾置此身穉年逐羣物孟浪不自新壯悔憑
天啟明社忽沈淪士學多謬誤禍喪及君親甲申復乙酉奉
母行遠巡老穉伏叢灌午夜投荒村山陬遍鋒鏑取次入城
闔頭顱不自保含恥度朝昏有躬愧忠節忍復事浮文大道
不我鄙寬友相講論先儒杳然逝譌舛厭多門息心困知記
剖析存微言朗朗玉山行杲日出重雲縹然塵累寡一潮濂

洛津窮經感切已萬物陶吾真天命匪冥漠粲粲歸人倫翼

翼以畏之小心契氣血瞻瞻二三子講義頗具陳風埃微士

節勞苦甘賤貧宇宙茫無極沈憂重殷殷匡廬及金精仰之

高嶠岫其閒諸君子翼我如弟昆我有過不改易堂交斷斷

我有言或歧白石宋末輒諄諄勺庭魏叔子宛且篤樹廬彭菴

恕以嘆顧我何多幸有己愧未信叶仲秋廿五日小子誕降

辰恭承老母命往省香山墳蔬食屏人事悟非憬昔惜乃知

慈母教移情至海濱草亭彭中叔來不速翩然肯相存開篋致

文章情辭蔚彬彬佈之以楷瓢傳是孔林珍再拜重百朋友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二

誼感精魂當此悚惻時惠言若雷震人生無朋友何以立乾
坤清穆眷江峯寥廓暖秋旻茗果佐清夜寒空湛露繁願言

崇令德報此良宵晨

仲冬朔夜雪

朔風窓外號林聲莽莽逐淒涼密室中慘如墮山谷回顧壁
閒人作謀遺像向我如有告知爾抱奇寒車輪轉我腹深夜萬象
冥有淚不敢哭此際如患難相看惟四目宇宙無密友大義
將何屬吁嗟浮意氣空復事親睦把燭出戶看紛若無聲瀑
悄悄歸衾幃屏息臥牀曲修然一丈夫用我形影獨悲感損

壽命子何不自玉萬物皆自然今古有剝復攬衣欲相答鷄
聲發鄰屋

憶勾庭

惡軒憶勾庭桂花開正蕃主人事遠遊馨香空一山何爲棄
幽賞而勤舟車閒勞勞汲引心苦爲人才難

示李次懋

蔦蘿藤蔓弱松柏質幹堅弱蔓施堅幹亦得凌雲煙芬芳花
已美繁累子何妍雪霜不敢干相與俱永年旁豈無蓬麻慎
勿爲因緣托身一失所松柏徒惓惓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三

仲春自良壽下正觀寺歷南源諸靜室

孤懷鬱積陰樂此風日好相呼下山城巖岫足幽討桃李散
村落溪橋通曲道放歌步遲遲隨意藉芳草古刹有幽蘭迷
徑餐香飽塵俗頗不聞茅茨自清掃境僻松竹深山僧貌蒼
老回首良籌顧鷄犬雲中杳濟勝看少年寢緩慙衰早適願
復何需披襟方浩浩

培塿吟告同堂諸子

程山培塿耳妄欲希秦霍好山謂山高過自視遼廓金精盤
嶠崎匡廬立崖巒我欲往從之寢寢前復卻請君策高足探

奇窮崑壑胡乃域井閭卷石以爲樂漏逕竹猗猗軒池柳濯
濯遠懷沂水閒風光宛如昔叶海也負千鈞萬里走廣漠中
途窘陰雨棄輜徒落魄叶將伯有同心一爲振木鐸屏營誦
抑詩知是耄年作俯仰懷先型許與原不薄桑榆隕夙期石
蓮爲代忤松原抱苦衷濯濯只如昨

彭中叔秋杪見過以歲除歸言懷二首

交友勿貪新爲學勿守故新故不相存白日辭我去夜來茗
煙紅光鋸莫能吐

程山梅馥馥巖巖山松鬱鬱天道有嚴寒人事多蠖屈生意苟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四

未息東風自披拂

讀蔡忠襄公殉節紀事歌以輓之兼商學術

封疆不保守臣死此義千古莫可逃紛紛不決降與走苟活
不活徒心勞蔡公了此在何時下幃讀書已定之及乎力竭
投環日沛然行之復奚疑嗚呼學術不明今人倫壞趨空軌
寂今天理昧請觀樹下陳眾屍是誰促之心不懈滿目爛熳
見天真德山臨濟視爲外公論學以德山臨濟
與先賢並稱故云欲與公言何
所從浩氣充塞無不在

慧女行爲儲翁贈

舊鄰儲翁年七十自我童時見聞習患難離隔三十年相接
半儀歡一揖憶昔儲翁居塵市艱難鞠育二猶子奇哉一女
復一男幼慧絕倫名噪耳男兒四歲能屬文五經過眼如有
神詩句無傳自起越落筆迅掃不遑巡州府與試方髫齡崇
禎之季爲諸生忽爾張李肆猖獗殊方飄泊罹戎兵其姊閨
中宿慧聞十五丁歸張秀才燕婉相歡勝良友琴瑟靜好同
幽齋紅顏未老夫遺世九載不拈鬢鳳字鏡對飛蓬脫珥釵
燕子樓中一女士措法鐵神不自妍淚珠傾倒哭夫篇哀猿
哽咽依殘月孤鴈淒酸入斷煙良倚峭石高舉律竹勁松蒼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五

重陽前一日訪譚山人隱居聽鼓秋思曲

鳳凰山下石橋小如畫溪山向門邊簡略幽棲一草堂中有
主人尙清矯几席圖書座不生鳴琴一奏客心悄孤憊秋雨
彈秋思宋玉聞之悲杳渺我亦傷心類楚臣露冷風淒天不
曉明日麻姑策杖登江北江南雲未了

李作謀小祥

日月在天晝夜疾走催促生者日以老死者日以朽老朽相
將何所爲化作野馬滿空飛父子兄弟與密友恩義縹緲誰
忍負千秋萬古盡向此中消團圓粉碎成雜糅吁嗟哀兮人
去遠白日黃泉各驅勉精魂聚散竟無憑蒼天笑人淚徒泣

近體詩

山莊元旦和度弟韻

徙倚看春色含情鬢欲華鳥歡風日善人醉板橋斜禮樂因
時俗衣冠想故家最憐高咏客幽思寄煙霞

夜坐程山石室初聞促織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六

驚聞促織響仍是昔年聲我宅凡三徙人情亦屢更淒清又
此夜歎息及平生杼柚如相吊攀條欲涕零

竹影亭對雨同右常分韻

別久思良友空山得故知不然風雨夕誰與慰愁思道晦吾
生已神寒爾數奇空階聲滴滴坐聽夜淒其

中秋夜羅珂雪招飲琴臺同門人甘棧齋曾美公黃維

緝封禹成諸子賦

月當秋便好況復是中秋勝地連年事良朋竟日遊沙光白
不已峯靄淡將收挈杖醉歸去宵深露欲浮

題僧壁畫

千古陶居士幽靈一遠公深情通漉酒卻步畏聞鐘冷有溪邊月青餘江上峯世人惟好畫不解覓眞龍

憶澈竹弟

行旅山村斷荆榛客路辛關河今夜月吳楚一孤身樽酒他鄉夕繁霜野店晨眠餐知穩否近怪夢來頻

秋雨同門人封鴈岑李作謀猶子德贊尊洛堂夜談

秋氣趨人澹相宜一坐中孤燈紫夜雨短草亂松風大道憑誰任吾生未竟窮眼前諸子弟好與慰衰翁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七

哭猶子德贊

書聲猶在戶形影過軒墀殘卷畱庭席秋風冷布帷明昉人不見杳杳欲何之觸目程山地蒼涼夜月悲

隔夕已瞋目呼兒猶視余英靈何忍去恩義總歸虛白日輕拋我黃泉欲就誰故人應握手可似異鄉居唐伯虎有黃泉若有好朋友只當飄流在異鄉之句贊每喜詠此得非兆乎

淚盡作謀死那堪又哭兒既悲人永別復幸鬼相依風雨晦

冥夕星霜冷夜時遙遙來入夢報我慰哀思

密友如封子徒多身後謀無聲同蝶廬有羽只好蜉蝣紅鶴悲

青草靈貓怨曲流可憐清正士年少掩荒邱紅鶴山作謀葬處靈貓山黃葬曲水

望湖亭

我來當十月縱目倚牕櫺吳楚通千艦江湖此一亭霜深寒月白波湧晚山青五老雲歸盡遲吾曳杖登

初夏良翁山齋卽事

俯瞰羣峰遠水濱一齋高寄繞松筠喜無半畝煩公事幸有雙眸識古人布穀聲中春已去芭蕉葉上雨初聞莫言環堵涼陰少朝夕檐楹滿白雲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八

秋杪廣昌香山書懷四首

置我於今大贅廬孤峰絕壑且翺翔靜觀惟賸雙眸炯放論何曾一筆狂木榻星星聞燈闌章編歷歷計羊亡芙蓉冷落黃花綻淡遠秋容亦自香

坐來鐘歇一山孤殘月宵深冷到吾鷄犬遠聞村隱隱斗牛低度竹疎疎獨吟栗里誰深念長嘯蘇門我令圖想見百原當夜半衣冠默然事何如

二十年前對此廬溪聲松影幾曾忘老僧歎世一宵夢鄰叟驚予兩鬢霜卽鹿無虞知在否七鳧有酒得偕臧擬登翠岫

迎朝旭秋氣淒清夜未央

獨立支筇小澗邊遙峰明淨晚秋天情懷清宴觀流水景事
蕭條著淡煙老在名山差不惡居無良友最堪憐桑麻杜曲
思遷宅射虎閒看送暮年

冬初自香山歸過白舍登亡友李仲闇墓

盱南道上積寒雲每一登途輒憶君游此冬歸成行狀京於
夏未敘遺文京甘棧埋憂地下誰爲語肥遯山中獨愴神古
廟睢陽堪把臂要離定喜得梁墳墓旁有張睢陽廟

秋日登從姑山望郡城弔古

謝程山集

卷十八

十九

江邊怪石舊崔嵬憶昔登臨今幾回廢院僧爲泉石主墮弓
誰上雨花臺銅駝有恨埋荆棘騎猶疑伏草萊碧瓦丹城
何處是秋雲漠漠鴈聲哀

侯官林倦菴見訪賦贈

家住城西水石窩春殘無奈落花何人傳各姓慙肥遯客過
槃阿廢船歌仕隱半生君恍憐雪霜兩鬢我跼踖蜃樓未必
隨風散且返三山望海波

雪集琴石追憶作謀

羣集杯傳雪亦溫坐中但不見斯人一棺只當哀安臥紅鶴

山疑隱士村

讀樵齋夢與魏叔子同賦哭作謀詩

幽獨憐才結夢魂關心紅鶴暗流雲交情又見儲王作懶與
殷遙有淚痕

復修南臺山二世祖處厚公墓感賦

公爲宋代詩人所著甚富世遠散佚莫存惟鶴林玉露中
載公絕句云誰把西湖曲子謠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
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當時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
望海潮詞贈之金主亮讀其詞慨然有投鞭問渡之想公

謝程山集

卷十八

二十

蓋悲其事而作也今所傳者惟望軍峰與此而已

吉光片羽憶當年著述精魂問九泉千古文章仍有命斷霞
殘月倍堪憐

廬山贈青松社可卓上人

香在梅花飯一瓢松濤整夜寂無聊肝腸剖向池邊院三疊
清泉洗不消

送別金石菴明府時余自匡廬歸

一棹煙波乍到門鬢眉猶掛九屏雲故園忽見開新柳折向
江干贈使君

謝程山集附錄一

親炙錄

門人甘 京樵齋記錄

己丑先生年三十四歲構草堂於源頭擊家避亂庚寅寇至草堂焚遷入城時更患日李淑行來候曰秋水此時要絕不動念方是工夫先生曰已不德天方降爵不勝悚懼安得不動念乎

同邑曾樵陽好談學而癖於禪先生自戊子與之交朝夕講論終不合至壬辰一日作書誓與之絕有言過峻者先生曰學術不得不爾癸巳樵陽死弔之

謝程山集

附錄一

一

丙申居程山京侍謂京曰兩年來稍去躁字在家有怒時但內地不躁耳

丙申春西郭莊水災田園居室書物俱壞林確齋以書來候引念广眞靜圖答曰大水之災弟惟有安數而已此中稍不忙亂至如念广之眞靜則亦殊有愧也

丙申教授梅源五月書示京曰文游近覺振勵不惟數年頽惰可恨即向日一段縱口浪談自以爲知道由今思之惟有可驚可懼而已思爲賢弟細剖其故而不能見於筆舌蓋以驚疑未定胸中尙屬惘惘境界故耳

七月書示京曰多年講學實未會道著半字終日翻書實未曾用得半句自詭詭人罪不容誅矣近日儘力究心大學於諸儒論說稍知倒斷胸中亦似有歸宿處今尙未脫稿俟改日寄覽

十月書示京曰在館兩閱月又將大學反復詳校此番磨正始覺釋然無礙隔矣然前後易稿凡七總爲成見難破自以爲盡情洗滌更復平心推之又有未盡處可知先入之言不可不愼有如是也今復寄來惟賢弟虛心細釋自此學術乃歸中正益覺此事佳手不得誠說二篇雖無矯奇奪目然布

謝程山集

附錄一

二

帛菽粟人生一日不能離也俱幸細商

丁酉八月書示京曰愚近日於工夫頗著忙但覺氣質之偏十分難變舊習之錮十分強項從前總屬口耳未嘗親切是以惹此一場狼狽在後不知作何結構也大學稽中傳已看得燥然矣初尙不敢徑下筆校正今已成莫逆遂爾任意改抹令滯者得疏通晦者得朗豁而過求者得平反頗有表章之功此書實可受用俟磨成即寄閱

戊戌二月書示京曰臘前俗務昏擾家累叢迫暇時存得些子至忙時每不足用儘力持留及至沖蕩又復不見工夫之

難如此亦可見才質庸下萬不及古人誠可愧也新正復自
警勵益覺舊見不差但持守不易耳

戊戌彭躬庵書來以彼此貧况相商答書云陽明先生云人
以不中狀元爲可恥予以不中狀元動心爲可恥予亦云人
以餓死爲可懼予以餓死動心爲可懼此語非過於矯激蓋
誠恐愧負初志則深可痛惜耳

戊戌一友問先生曰持敬工夫不耐久久覺氣體難打熬先
生曰初然定是難熬也只得熬去便助長些也無妨暴慢馳
逐久了不如如此工夫無起頭處久之工夫稍熟又把勿忘勿

謝程山集

附錄一

三

助去體貼自然有進境矣

己亥書示京口凡一切應酬亦難免於人情事勢中周旋發
爲發明之殊快人於此始惕然理之難明從前粗躁實追悔
不及也

己亥書示京口凡一切應酬亦難免於人情事勢中周旋發
付求得一段天機迸露油然而於形迹之外方爲合道然視此
尙在想象中不得湊泊融釋新擬一柱聯云屈非可辱伸非
可榮庭下薰風吹茂草峻不至拒通不至徹夜深孤月度寒
潭觀此亦可知吾志之所在非曰能之亦當求勉而已

庚子冬與京札曰不能理生重煩知友過慮真自愧也但此
時無一毫苟活之計只以仰天坐視爲長策以如此得免溝
壑恐難然亦俟之於命而已

戊子先生與京札有云工夫亦怕傷鋒犯手丙申日錄則有
工夫須極其武怒與之煅煉之言

辛丑舊令張曲江造程山求見先生許之嘗與談論曲江謂
人曰南豐一令但得見秋水先生爲幸耳及將歸秦手捧一
軸乃白陝攜來元人所繪至聖先師像進曰此像惟先生得
而拜之請以歸程山自是先生每早肅揖每朔望講學日率

謝程山集

附錄一

四

同堂行四拜禮

壬寅有以講學號召議先生者同堂或爲戒心先生曰小小
利害便如此平日講學何爲或猶不釋先生曰吾知善道耳
即使有禍害不至辱也然我輩固窮講學人何嫉焉久之議
始息

講學自壬寅以來遠近聞風嚮慕執贄受業者日益眾先生
定果齋教條凡八

列文

集中書告賓客壁帖云人情放逸江河

莫砥雖經重創極艾之後尙且踵習前非事事以侈靡相尙
若不力加維挽則反撲勢難治安無本禍變正不知己日也

今齋中日給既頒定條諸生故違自有重罰但恐枉顧賓客以隻雞斗酒失德開罪匪輕故不敢不預爲陳說凡高賢賜教者阻飢有妨款洽如值筵便勿待固畱然照常條額外不能特設一品良晤既頻必如此然後爲可繼之法且可免不承權輿之咎白遠方命駕者山河修邈一歲中不得數望芝眉似不宜照常相接於初到設有二品菜一碗酒一瓶起行亦然盤桓之日仍隨齋中常日例固知慢褻然恭敬之實不敢不敦惟飲饌之交限於時勢固不能且不忍也特在聲氣故敢以揭聞

謝程山集

附錄一

五

癸卯初學先言成京口何不仍小學名先生曰小學乃先儒書恐人不知其中有當損益者只說我好翻駁不如名初學先言只如我所輯錄耳

壬寅冬先生仲弟喪五日盛寒季弟進酒先生飲數杯書之日錄甯都邱而康見日錄評云期喪變食而飲酒大非禮時而康方擬過程山先生意待而康來拜其直諒癸卯秋冰叔以書來論先生似未受過先生啟書涕泣自勸數語揭之壁間以告同堂更作書謝冰叔而康冰叔書與京云程山先生樂善愛過使我感激涕泗即以東札顯示諸子使益有興起

先生居程山四方來訪者多及門諸弟子任供億頗絀癸卯冬月定獻歲所需先生聞之書示曰諸子所費總是爲道不足爲文游若爲文游文游有何德而安享諸子之奉不見擡石乎數十人擡一巨石人人承肩著力又擡一老石匠於石上伸縮繩擔轉灣過狹一一聽其提調然後巨石得行旁人不知以爲此數十人擡此老石匠耳不知老石匠之心與數十人擡此老石匠之心總是爲此巨石彼此更無分別今文游義無旁顧耐此辛苦一片苦衷只爲連此巨石諸子同心戮力耐苦擡去若依傍效旁人之見以爲不過擡此老石匠

謝程山集

附錄一

六

耳則文游何忍以此無用之軀增重諸人擔子將迷而避之不待旋踵矣文游今裁定一規極力樽節以重費爲戒粗道便罷往來賓客見文游淡泊想亦相諒也

甲辰書有主則虛無欲則靜於坐隅丁未書樂道人善願聞已過於客廳

甲辰十一月叔弟病先生視病凡一月未安寢十二月冒雨改葬父振南先生及葬仲弟喪極勞苦貌爲賴老乙巳首春會日爲同堂述去冬視弟病治葬頗盡誠但病中看用藥少決斷治葬資不備有內躁時云

星子宋白石久爲窮理居敬之學與先生以手書商確者十年先生屢欲游匡廬訪之不果行乙巳孟夏白石特來訪先生各質所懷論儒禪差別程朱學脈及無善宗旨有弊俱極契合先生謂白石工夫似專在涵養本原白石曰先生往學已涵養故今日精詳較多某往學博稽故今日雅意涵養一日問白石還是靜坐時多還是讀書時多白石曰往常七分讀書三分靜坐近日於靜坐處稍偏此來程山知過矣先生出切己錄白石較訂凡數處先生俱從之一日舉講會請白石講再三謙讓先生舉識仁爲問白石始闡發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旨謂仁是天地生意吾人與天地萬物要時時關切纔是生意云後輩問動靜工夫白石曰涵養必不可少窮理則須是隨分講究先生曰非但讀書卽遇事便與朋友熟商亦是窮理非但靜坐卽言動之間加意安詳和緩亦是涵養白石深以爲然時魏叔子館新城亦來赴會是時先後會者近百餘人程山講學此爲最盛白石將去賦詩爲別中云魏子再三歎比於鵝湖聚鵝湖有繫柄程山投水乳非敢苟爲同天命原則一畏天知昭事尊洛拒意必先生亦作詩送之中云廿載歷艱屯僅得不異指子先獲我心契合胡不

謝程山集

附錄一

七

喜自初九至廿五相聚凡十有七日中庸切己錄自丙申起草至乙巳乃定凡一章每精思或數日或一月至鬼神爲德章極力研究反覆校正性理諸說遂病怔忡服藥乃安一日謂京曰大學明德中庸未發予從經久苦思過來所見不謬至鬼神之迹於祖考來格之義數年不得透徹一日鄉間偶有所觸而悟有宋儒洗發未盡者其義存切己錄鬼神章

丙午書示京曰賢弟近作發古人所未發關係不小而文字亦復老鍊之極才識亦大進矣但涵養切須用功此處進步

謝程山集

附錄一

八

煞難最易得支吾日子以程門謝上蔡之勇猶曰十餘年過卻如一夢然於知識間見默長可見識與年俱進猶易惟心境不淡手最是悶人事也

戊申館良籌書示京曰裕齋日錄前所閱者自謂已細心矣不猶有粗處可見讀書只是不厭反復始能得其義前躬庵亦謂槌齋閱文字過快此雖是質敏然粗處亦在此必有不盡人意處至於愚則實是鈍每喜反覆究竟有未徹也

講說大人則貌之章云如此氣象在孟子似覺尙欠融脫若在學者則全要具此氣象身子始不卑塌始有向上根基然

亦不是襲取可得本領全在皆古之制故學者立身行己要須步步在聖賢法度中氣象自然光大若見以爲拘苦便是見地不濟然其要又在下章寡欲二字因與作謀論欲予今日於墨香字畫皆似覺猶好然亦無甚耽著要放下時亦可放下玩物適情於道亦未嘗有礙也

庚戌還京所評閱中庸切己錄札云此書諸友俱已閱過惟樾齋所閱釋然無窒礙足見樾齋悟性過人但既領會亦須常閱庶幾日用閒不忘警策將來工夫又進一機軸益有以啟我也

謝程山集

附錄一

九

大學切己錄云均是人也同得此理原不少欠何以聖人便長在人心凡庸便腐同草木試一反叩總在自己勿謂親賢樂利是天子事士庶無分如明道先生雖未得大用而人每惜之曰使明道得志萬物必得其所此卽是親賢樂利之理具足無遺但所遇不偶耳京曰江陵面解每說學者事必引歸人君足爲經筵啟迪之助切己錄每說帝王事必引歸學者足爲志道提撕之益蓋出時位有別而此理原自無分只在人能盡分耳

中庸切己錄云呂氏曰天之昭昭地之撮土人之良心一也

人充其良心可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此呂氏於言外推求切學者身上說京曰言外推求切學者身上說切己錄最多此意先生曰惟樾齋能不沒我苦心

戊午師弟偶集在園論史先生曰舍生取義亦不失爲保身蓋保此身不陷於不義也龍逢比干皆明哲保身之人但在此章有默足以容句似覺只是見幾自全之意京曰引詩結通節明以辨理哲以察事因時制宜隨處而安此居下有道無道各盡其分皆保身之道也先生曰樾齋說最是

先生又曰忠義之人只要存此正氣於天地閒如鍾伯敬評

謝程山集

附錄一

十

來歙傳云血脈化爲元氣兵戈如刺空虛可見忠誠之人已合虛空爲體其身並不覺有所謂痛苦也人嘗言了生死生死須了得吾儒原能了生死豈有聖人遺卻此層道理但只是一誠便了因舉劉念臺先生語云道不是盡得的卻是一問便了得所以聖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乙卯後師僑居良籍山常欲遠游不果喪殮閒缺仍復家居不外出諸弟子欲養之易堂諸友屢邀俱不赴已未冬過松溪黃熙與京侍熙曰高危二生明年擬皆及門請師館淨梵寺不必家居師曰家事我久置之度外諸子有擔當此道者

則我樂與同事若只爲救我飢餓起見而又覺出入舉業世法中則亦不須顧我我卽餓死自有著落不必諸子慮也但我志實不欲便閉戶以老尙思遠游然必挾一藝爲資糧今自度醫道可行若得以醫行定居都會其中閱人取友大有事在至於死生原可脫然死在外方與死在家鄉有何分別熙曰實是諸弟子無進益不足副師所望師曰總要見識闊大便肯擔當自然會有進益旣退京謂熙曰老人心事一向摸索未透真是孤負也將別師作一詩示勉曰舊業荒已久黍離徒抱傷索居誰下榻達夢獨來牀晚歲將焉慰千秋急

謝程山集

附錄一

十一

欲商仔肩得汝輩貧老可俱忘

壬戌皇天降割五月先生卒於家卒之前數日病中書一聯於几上曰生死說可知洞觀元化全無事貧病位亦素不與形軀別有天癸亥春門人黃熙卒秋日熙子國望於父遺笥中檢出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一則原劄記云貧賤富貴是眼前事生死是末後事其理只是一般若要末後超得過須是眼前超得過故工夫只在平時若非死心塌地將軀殼念頭十分洗盡縱爾孫吳之知儀秦之辨賁育之勇輪墨之巧到這裏都使不得師存日評云何殊妙喜一則此等超生

死似與禪家無異不知差別在何處軀殼念洗盡後還有剩物否熙又評云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此其差別處也生原帶此物而來死要還他此物去此所謂剩物也師體會固深熙亦體會不淺講學不可不體會到此傷今師友俱逝無可質證請益者矣

謝程山集

附錄一

十二

謝程山集附錄二

程山問答

星子宋惕述

十年前聞南豐有謝約齋先生者集諸子講學程山遠尋墜緒躬道自任慨然流慕之矣已繹所寄書則學歷三變僅能得之初學禪苦參三載豁然有省弃之學龍溪之學覺儒與禪無以異也遂因龍溪溯陽明覺其師弟間微有異又弃之專學陽明已復得二程書讀之覺陽明微有異又弃之卒業洛學蓋醫經肱折而精宜其醇也惕聞之諷誦語言不如式瞻儀型豈可並世有賢人而甘當面錯過耶顧束裝屢矣戒謝程山集 附錄二

途輒已今春乃決意行躬襁被詰程山晉謁之際炙其氣宇春風醉人始信道學自有真也就正者半月咨義叩疑每應如響惕退而太息正古人所云某某幾乎枉過一生者學術源流所見畧同入耳莫逆隨手成錄別類紀之用告同志以明學必貴乎親炙之也時乙巳夏五星渚宋惕拜手識于山草堂

宗旨 六條

初人程山登其堂見有額曰尊洛因問洛學之要在敬敬字消息若何謝子曰畏天命三字盡之原評云敬是無事不敬無時不敬然敬箇什麼

總是以天命為主是天命乃敬 某近於此三字似有獨契隨之者落處此則一貫之謂也

出學指相示大要謂天命道之大原人見夫子五十方知之疑初學且緩言此殊不解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無時無處不有天命此理充塞兩間貫徹古今雖欲逃出亦無從出處雖欲破入亦無從入處隱微顯見原非兩層只爭人知與不知耳不知便爲小人若云初學可緩豈小人亦可暫爲乎古人見得此理親切故無事不舉天以臨之一部尙書一部詩稱天稱上帝如小孩子呼爺娘開口便是如此才是真畏今人善於自私善於用知謂天甚高謂上帝甚遠姑從謝程山集 附錄二

己意就便恣肆故爾動手便違犯天命自戕自賊自取殃咎只是欠此一畏若果知畏則凡語默動靜之間時時觀着在在守着存誠既久工夫純熟人與天渾成一片方謂之樂天此正夫子知命境界也不知不畏不畏不樂知畏樂如琢相貫原評云知在畏前但到夫子知天命境界却在畏後學者但於天命上領會把來做箇根基就此體察就此培養千條萬緒都在這裡更無涉溺惕讀之渙然曰只此敬却一部中庸

四月二十二日會講謝子首問惕識仁之旨惕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人與物與天地統此生生之理無間無息其生

氣萌動數匱則爲仁春爲禮夏華歛凝定則爲義秋爲知冬

故程子曰禮義知信皆仁也大學所謂知止知此也中庸所

謂明善明此也誠身誠此也論語知之好之樂之知好樂乎

此也孟子知性義浩然之氣知此義此也程子亦云識得此

理誠敬存之而已吾心一刻不識不存則天地否隔萬物閉

塞而吾身亦痿痺不關痛痒故上蔡云不仁便是死漢反是

觀之識仁亦只是識此生生之理而已問未感物時作何理

會曰凝聚生意原計云凝聚是不極感物時如何曰循物察

則要使生氣畢到還須學古有獲否曰前言往行正是仁譜

謝程山集 附錄二

但要辦此生理與之相副謝子因舉示同堂曰生意二字最

當玩與異端以盲參當識仁者況味全別吳熙按曰錄語難

一段蓋謂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仁是天地生意人心與天

地萬物時時開切才是生意體認細微貼切真得程子血脉

問草木無所知覺莫是賦得性微否謝子曰性無不足知覺

之塞只是氣粗濁

因論仁無空闊處楊拊坐椅曰椅還有仁否謝子曰人利其

坐椅不自私非仁如何推之糞土皆然

謝子每曰心是用神奉性爲主楊因問木石有心否謝子曰

無心曰無心安得有性謝子未答退思之木石固自有心

者但氣濁彌甚有心不靈

夜集因舉朱子清腔子隱惻之心腔子外如何爲問凝坐久

之黃維緝熙曰惻隱心充滿更有何處是腔子外黃舉進士

黃舉進士

黃舉進士

問敬固無所不在莫靜坐較好體認謝子曰不如近嚴師畏

友

因論爲學只欲救氣之偏敬字所以居要者警策得柔懦之

氣使強收歛得剛躁之氣使恬

謝程山集 附錄二

與會悅生論琴曾曰指法之間一毫煩情便知非工楊嘆嘆

久之曰卽此可以知學會亦謝門人善操

問學問思辨皆爲識仁論語默而識之與高宗恭默正全莫

只是思否謝子曰固然但識字作去聲讀兼有誠敬存之之

意在

問周子通微之思是幾上用力莫與慎獨合否謝子曰動而

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不待念起爲微

問齋時思居處笑語謂之思成若合祭四代神非一主又音

容未曾接難于設想如伊川云則惟在致精然否謝子曰專

祭考妣音容可思思之四代合祀不知生存時何似致精可也

問陸子靜云堯舜以前何書可讀恐稽眾好問聖人亦不敢師心自用謝子曰是曰堯舜不讀書猶可常人豈得自比生知謝子曰典謨討論雖在外其益則歸于內目惟不明也而後服藥豈藥亦不在外而目能自具乎惕因論不以聖人爲師卽磨礪得心上瑩淨任心而發亦止於偏勝處走難協中正夷惠尙隘與不恭況其下乎

謝程山集

附錄二

五

而生意不屬一日因謝子夏楚其徒事竣問曰怒乎謝子曰過犯在前今爲補責前日怒今不怒也遂相與論聖人無怒非不怒也怒之中節於我無與程子云如風動竹竹迎風亦動但風靜旋止無留憾耳

問朱子臨終諄諄何只道堅苦二字謝子曰耐得堅苦便是剛

與程山諸子會詢其近課謝子慨然曰諸生爲稅役所累不得專功惕因警之曰正須頻來講學提撕此心使天理常明應事安詳不受繁務汨奪去也

辨異 十四條

謝子曰禪家律規井井有條亦似乎窮理者但不識爲性之流露內外兩截遂同義襲楊曰卽如是朱子何以謂其用處七顛八倒曰只蔑裂人倫便是顛倒藥地和尙云性一也只要拿來用之于正諸儒嘆服謝子獨否曰性無不正有不正者氣之偏也學以變化其氣則率之卽正矣若要拿來用之于正豈不同以杞柳爲栢棬

問程子云前後際斷卽純亦不已釋氏安得有此謝子曰恐程氏解亦誤釋氏前後際斷止是心識不行吾儒純亦不已

謝程山集 附錄二

六

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問伊川云禪家至知天而止更不存養恐未然謝子曰渠若知天必有箇實下落豈得潑蕩如許惕曰更不存養亦難說朱子明言禪學至六祖始言存養但原頭看空了并存養亦只就空可識病根在不知天

問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如何謝子曰彼以覺體真空爲性昧真空則覺流爲識是弄精魂

因論氣質之雜有父氣母氣光風霽月疾風暴雨及各山川之氣種種不齊謝子曰如今小村落山水粗猛人生多獐頭

亦地氣使然豈如佛說八識多生累劫薰習而成惕曰然洪荒人物初生是何薰習而靈蠢種種耶

往辛丑夜坐忽覺心境洞然此身非我次晨盥櫛匕箸之間舉體皆輕疑近禪況置之舉示謝子謝子曰專一靜坐自有此境候

因問謝子曩昔參禪有得如何曰最後一年用力頗猛忽坐時反叩靈根闕然如躍空際六用不行才動念此境是好便失之此卽所謂前後際斷也但禪家既悟更欲掃除悟迹惕復問羅文莊參庭前柏子如何一夕便徹曰利根人會有此謝程山集 附錄二 七

捷悟但悟後有得多不回頭難爲羅先生肯舍

問切忌道着何以道着便頭角生曰才涉擬議便流轉入輪迴

問禪家操練何用急走是遺昏要法某常疾行得一身白汗

始上蒲團清醒不作瞌睡以上四條皆惕問謝隨答

問慧能百思不斷想是甚麼心境曰周遍法界是他的用

嘗疑隱峯烹注僧事輕重失刑似乎無星之稱以詰禪者雲

石石曰正欲無星客吉水舉示劉蘇巷孟欽劉曰多正欲二

字最後舉示謝子謝曰蘇巷一併掃卻卻道本來是無

論感應之理則心動但必天地間實有是人是物無則不應謝子問妄禱應否惕曰不應謝子曰亦有妄禱而應者如做鄉村嫗向月問壽扶箕自點以點爲點此亦是愚誠所感不必其正也遂相與嘆莫顯乎微滿太虛是實理在

魏叔子疑殺牲非仁也與其遠庖曷若止烹惕曰愛物之理恰至樽節無暴殄而止若云有殺便戾好生則粟粒果仁皆含生機充斯類也矧而後可且使豺虎雉兔之屬不設且獲則禽獸逼人矣叔子曰物之害人者獵取可也正謂雞豚狗彘之屬無罪就死耳曰此屬爲人所畜固將有以用之也養

謝程山集 附錄二 八

戰士以死敵養守臣以死封疆豈曰皆有罪者報生以死人道固然又何疑于物乎但古者肉食爲養老享賓祀神食之有節今則淫殺無度深爲痛心然未可以爲懲鑒吹鑿也

叔子又疑地獄之說可用懲惡溫公關之爲失中謂人夢中受刀劍管刺諸苦醒猶覺痛安知形體消滅後不作是觀而

云剉燒春磨無所施乎惕曰夢幻影也叔子談理乃欲以幻

況真耶既信地獄必徵輪迴輪迴之說至草木已不能推叔

子曰某固不敢信輪迴亦深聞誦經解免止欲使窮凶極惡千億萬世坐剉燒春磨中而已惕曰鬼無再死法亦無再生

路洪荒以後凶惡繁矣恐塞破地獄門頭反不如彼輪迴之說有發放處也抑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諸經史所載種種不一亦足警矣萬一報爽而身後之懲誅有惡諡史標穢迹萬世臭罵是尙不足戒而煩地獄之假設乎叔子曰名爲中根人設若惡之雄者看破身後虛名慙不知畏獨有地獄莫贖差怕人耳曰彼既看破名根爲虛豈不能破地獄爲虛恐亦非莫須有之剗燒春磨所得懼也

疑古十條

往嘗與彭躬菴士望談陽明念菴之學渠最服王上楊遠菴

謝程山集 附錄二

九

羅答蔣道林二書暢所以疑二公者亦正在此二書辨之未決舉以示謝子謝子曰上遠菴書往嘗亦喜看今都忘之未能察其失也暢曰一書大旨終始勸遂菴致權其謂君子欲致而患不能致者道也若權位得失則屬莫之致而至之命矣君子何容心焉今日致權有道則雖本之至誠以立其德卽此欲致之意已不誠矣風波驟至從而操柁一喻同于乘危要君胡可爲訓但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后以先之明是老子作用與孔門學術霄壤懸殊此豈難辨者謝子曰是則然矣念菴答道林書似與西銘同旨何以疑之暢曰

正好與西銘對勘西銘說本體句句理一却句句分殊說工夫段段歸原卻段段周密難所見一味淋漓如吾無分於親吾無分於民吾無分於物云云分殊安在后引白沙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是以又分殊作另一截工夫補綴成文非體用一貫之謂矣

因論萬物一體之旨舉陽明論岩中花樹語未看花時同歸於寂來看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心外是否謝子曰此佛家顯現之旨

人有判龍溪爲陽明家賊者以質謝子謝子曰無善無惡一

謝程山集 附錄二

十

直穿逗陽明實作之偏於龍溪何尤

謝子作大學切己錄引用顧涇陽語陽明在龍場苦研一夕夢中呼躍亦從念慮入手暢曰此調停語也夢中呼躍明是禪悟謝聞之應時及去

又詢未發引用陽明答門人問甯靜之旨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以循天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暢從而質曰此確當語但看陽明諸詮理處皆指心之靈覺而言卽理得無微差天理二字差其餘無不差矣謝子曰信然

問羅近溪肝產也學行如何謝子曰綽見其大而未有諸己未稍流向元術甚爲許敬菴太守所窘

問陳白沙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罔不測之神豈非墮聰黷明謝子曰彼有識端倪詩中第三句云脫然心境俱忘了此其指點端倪與人處也渾是禪寂

問薛文清學術極醇而喻理與氣以鳥背上日况之恐未確謝子曰烏與日是二物也理在氣中恐不如是

又問薛觀石壁上草木悟生氣自空中來暢謂逼地中使生者皆天氣也謝子首肯

謝程山集 附錄二

十一

問朱子甚開佛家觀心之誤而程門靜中觀未發氣象觀此何辨謝子曰氣象二字煞有味

窮經 六條

古本大學首章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作結朱子刪去附之聽訟節後謝子從之惕疑物有本末格物以修身爲本與知本知之至文氣緊相呼應不宜以意刪去且孟子言萬物皆備歸之反身而誠孔子論博施濟衆歸之能近取譬修身爲本正直點格物要領處格物而不就身體認何由明體適用又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由本達末自身及國

及天下綽有等級不從身推則二本無分厚薄失倫矣於此觀破則伯功異學一毫假借不得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謝開之立起改定

彭躬菴嘗言謝子不信喜怒哀樂有未發時惕舉以質謝子曰有之惕曰冬至以前日月未嘗不運行萊麥未嘗不萌蘖然較之春夏自是閉藏人晝作夜息亦然安得云無未發時謝曰所論誠確但某疑程子云才思便是已發朱子論此說未發界到十分盡頭如此則是前後際斷與吾儒大本之中天淵不作吾儒爲學全賴此思思作睿睿作聖思何可絕又

謝程山集 附錄二

十二

朱子云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既有知覺決無空懸而無所知覺之理如明鏡常臺必炤着物除是以匿藏之以帕蒙之便爲所蔽因其如此訓未發故不之信遂相與論戒懼慎獨只是一個未發時也要慎獨發時也要慎獨中庸兩番丁屬與大學兩番丁屬文義正同

謝子訓顏淵問仁章下節是目上節應是綱下節四勿是毋暴其氣上節克復只是持志惕初疑曰氣未動時恐無已可克謝曰恐亦有已在退而沈思始覺此心之微意微骨即自私也但謝子本意上節於幾上用力下節於事上用力彌見

其精

謝子作忠清未仁論引子文不止僭王猾夏文子不討賊爲斷詞旨引而不發惕足之曰程子論仁只須道個公字子文新舊無間而不知僭王猾夏之非私其楚也文子潔已去亂而不知賊之當討私其身也只自私便不得爲仁

魏叔子曰論語句句道事實後儒乃虛談理要何耶謝子曰或拈體或拈用互相發明惕曰以其觀之止是一揆論語散說如九思四勿云云學庸便喫緊道慎獨非兩頭地也正爲指出四勿九思真血脉路不使人向義襲取也

謝程山集

附錄二

十三

謝子作紀侯大去其國論駁報九世之仇非齊襄意齊襄淫亂豈能念祖仇者衷論也又曰報九世仇爲仁孝極至魏叔子疑之謂世次太遠惕曰仇當論輕重淺深而不以年次久近爲斷若滅我國土絕我宗祀我累葉神人共憤之雖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於金是也但戕君身而國祀無恙則不共戴天之憤適及仇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

經世 三條

友人中有勉謝子以匡濟之學者辭過激揚至鄙經義爲虛美且云聖人難學不若以伯功救世其徒效之遂有宋以道

學亡等語謝子往復辨折疑難未解惕聞之慨然曰彼所爲

輕德重才者蓋未覩成德之才之效也人與天地萬物渾然一氣若實養得浩氣充體盡背進而悟主格其非心使君臣合德體信達順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此位天育物之才自慎獨內做出豈刑政伎倆所可肩望但學術不明苦信未及耳謝子曰德未成熟此等神化何敢言然我輩志學亦祇求熟豈可因五穀難熟而下植菽稗也

謝子有程山七矩送魏叔子鑒定叔子於中削其一而屬謝補講求時務一則惕曰時務是窮理分內事離理而假術以

謝程山集

附錄二

十四

濟則非矣後改程山十則屬叔子校訂以傳

林確齋

時益

嘗評謝子以德器薰陶人可當一大司成惕舉

以告謝子曰是何敢當庶幾如伊川之佐安定焉可矣惕曰其期先生以一個臣謝子喟然曰承責望甚厚然此須辦一副至誠心腸一具汪洋度量一雙雪亮眼睛已復嘆雙眼雪亮之尤難也惕曰自古難之其要只在慎獨以廣咨詢而已自古名臣坐不知人者半爲才字所誤荆公之於惠卿溫公之於蔡京涇陽之於三才皆才士也才何可棄任之以職便了至謀主定國必推正直識體要者今人秉鈞疎忠信直諫

位獎輕俊敏辨之人安得不壞

謝程山集

附錄二

十五

謝程山集附錄三

江西通志

謝文游字秋水南豐人明諸生後建堂於邑治之西程山與同里李夢林邵睿明講學其中遠近人多師之其學切近其行忠恕其言辭質厚中肯綮著書甚富行世者講義數十篇日錄大學中庸切己錄程山十則程山問答

建昌府志

謝文游字秋水號約齋南豐人年十三侍母往南城哭舅氏見外大父何覺菴論學遺書手之不置母命游持之歸雖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一

習舉業已卓然自志於聖賢之學崇禎丙子籍學官弟子已卯入鄉闈報罷歸遂絕意仕進習靜於廣昌之香山者五年閱釋典與禪僧往來最嗜大慧果集參叩頗密一日午坐榻上飄然如鳥飛出籠游太虛中五官皆空移時遂失不復有自是神氣清灑異常日甲申後布服山居流離於水火盜賊者五六年而所至講學不輟然已離禪而漸入陽明矣己丑會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精於羅整菴困知記力闢陽明與游爭辨累日游復取困知記虛心靜繹始悔其失一以程朱爲歸會得程山學舍於城西

琴石之下名其堂曰尊洛志所歸也學者稱程山先生程山之學以畏天命爲宗以切己爲要以經世爲用其於儒禪辨析必絕其根蓋洵初從禪入經三變乃粹然一出於正故其辨禪禪不得而遁當是時同講學程山者邑人邵睿明李萼林傳與高識曾有爭黃屏甘京會秉豫南城章慥劉良皆高才博學足以傾倒一時卒之半折節稱弟子而星子則有髻山七隱甯都則有易堂九子皆各以其學互相磨切天下謂之江右三山每以書論學抗言力爭隱若敵國而出入相須如左右手及髻山宋之盛扁舟來訪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二

約易堂親疏彭任聚論旬餘一時會者百有餘人人以比鹿洞焉年六十七卒弟子私謚曰明學遺書五十六卷已梓行二十四卷門人最著者同邑黃熙甘京封藩會曰都李其聰謝德賢南城黃采宜黃鄒明昌新建蔡景定南昌胡映日新城吳搏廣昌黃建崇仁陳體元阮天植康熙乙丑崇祀鄉賢乾隆壬戌知縣吳秉和建專祠於程山庚午奉主於嘉禾書院與會文定李寅青並祀乙亥復與李泰伯等九人同祀盱江書院

南豐縣志

謝文海字秋水號約齋明諸生崇正己卯鄉試報罷遂棄舉子業有志聖賢之道時陽明王氏熾流方盛天下聰明秀傑之士多從之文海獨悟羅整菴困知記一以程朱爲歸體認踐履三十餘年建學舍於城西之程山顏曰尊洛堂初與同邑邵睿明李萼林傳與甘京黃熙會曰都講學其中後皆折節稱弟子其學切近其行忠恕其言辭質厚中肯綮學者無慮遠近稱程山先生而星子髻山七隱甯都易堂九子亦各以其學互相切磨如宋之盛魏禧彭任扁舟過從聚論尤密南城章慥劉良宜黃鄒明昌新建蔡景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三

定南昌胡映日新城吳搏廣昌黃建崇仁陳體元輩並信從有成遞相祖述至今西江之學不入於歧趨者程山力也年六十七卒門人私謚曰明學遺書五十六卷梓行者講義數十篇目錄大學中庸切己錄程山十則

謝明學夫子私謚議

甘京

孔孟之學至宋程朱而益明近代薛胡數君子繼之然而二氏之說功利之習中於人心爲世道之害終不熄也吾師程山謝先生生于僻壤早厭舉業參究佛書有所得賴天誘其衷返悟聖學一宗程朱三十餘年潛心肆力體認則極其深沈踐履則極其篤實辨異端則毫釐畢析闢俗學則源流一清其爲己與誨人也以天命爲宗旨若有畏天命講義及事天謨以誠爲本有誠說上下篇以識仁爲體仁說以切己爲要庸切己錄以主敬爲功有程門主敬錄以易爲至精有讀易緒言以正蒙爲至奧有正蒙摘抄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四

經世爲用有大臣法則兵法類案二編以守約頌謨爲會歸號約齋晚又號顧庵以二程子上承濂溪而下啓關閩爲法式講堂名尊洛將終自作墓志述其生平爲學之序欲然自以爲不足而於儒學之淵源實足以明孔孟程朱之學較然而無疑乃以身居窮約不能表見於當世而僅傳習於及門諸弟子等心悅誠服不敢阿私所好謚私謚曰明學文彥博謚伯淳先生曰明道伊川謂學者於道知所向始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始知斯名之稱情吾師明學之稱於是乎無愧矣

哭明學謝夫子文

門人黃熙

嗚呼吾夫子以一身而荷綱常名教之任以一心而貞天地民物之坊程山立舍尊洛建堂同學友有明道之倫儼諸弟子有明學之謚章痛哲人之共萎悼斯文之永終張叶然夫子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卽委形以天遊也雖死而生歷萬古長存以不亡熙等生幸同時居幸同鄉夫子倡道講學于不絕如綫之日得親炙而授受於門牆獨熙有重負夫子者熙早從事於制舉業角逐於科名之場聞夫子同志講學迥異流俗自悔大義未明幾不知性命之維良爰依託親就未敢輕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五

率執贊熙有不屑教誨之疑夫子以拔出心胸削除門面而卓然以有志自命爲初投之方夫子固慮熙終相負耶熙遊省會求仁者之粟以養親夫子贈以幽淡歸無損程山菊正菲之句爰是不敢苟且干請致動履之弗臧兩遭大故遵訓紫陽夫子惓惓以抑情就節爲聖賢之中道而感泣佩服之不忘熙豈果能不負夫子耶熙每於事境牽累瞻顧弗克以剛夫子動色相戒謂熙赤心相向亦赤心相成毫無姑息而鞭策弗遑熙眞負吾夫子耶二十年來或高山侍立或杖屨追隨或亂離遙阻手書音問皆目擊道存而精神相通叶舊

季秋^熙屆六旬拜瞻光儀盃酒譙笑何謂未一基而顏範德
言之晦藏^熙眞重負夫子耶然熙終不敢負者講議數十篇
切己目錄諸帙終歲誦讀不敢輟終身體認不敢荒今春徂
夏^熙聞得侍疾夫子拈大易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發先儒未
發而元悟鬼神情狀之無窮^{叶熙}有事歸里夫子以絕筆名
^熙謂彌留之際當得一握手^熙奔趨恐後以朝夕拊慰一體
之痛癢疾革時夫子若責恨而微聲長吁^熙進體受歸全順
存沒甯二語遂勉應而不復傍俾嗚呼痛哉今日祖曰考爲
子孫傷已矣經師人師闕世道治亂隆污爲天下傷前有古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六

人後恐不見有來者爲萬世傷哀哀一眞自致心喪夫子之
身如生而心長存惟洋洋以孔彰

祭南豐謝明學先生文 鴨綠江胡勒哈氏西安

嗚呼先生天性溫潤精一純粹克養有道如精金美玉非太
和之元會如何生斯人也自孟子沒以至周程張朱之後斯
文埋沒久矣惟我先生雖生數百年之後而追尋斷緒學經
三變獨立而不倚可謂斯文之有人矣予因南征見先生長
子並諸門人彼時王事靡盬未遑親炙每寄交情於尺素間
蒙我先生常以道氣相許凡有著述論議輒稱賞不置以爲
斯道不孤將繼往開來于不窮矣^{西安}正擬追跡躡影未能
何忽於甲子之歲遽聞凶訃而長逝人閒世耶梁木旣頽予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七

又將安放也嗚呼痛哉斯文其不孤而孤矣且先生一生得
力全在誠敬而誠敬之精義今不可得而問矣先生在在惟
予之益友而爲斯文之砥柱後學之指南先生逝矣學者將
安歸乎嗚呼生死往來循環舒凝固天地閒不無之事惟我
先生實不可逝而竟逝矣予之哀痛何能已乎今而後雖有
疑問將質于誰一念及茲使我淚潸潸下矣嗚呼痛哉予與
先生地雖南北道實同源神交心契氣脈相和今之世安有
窮理盡性如先生者安有博文強記如先生者又安有荷斯
道之任守正不撓如先生者先生其不可逝而竟逝矣嗚呼

痛哉西支身羈國事走弔未遑伸紙陳詞心同文往東蜀致奠聊表交情先生有靈庶幾鑒格嗚呼痛哉

謝程山集

附錄三

木

祭南門謝明學先生文

上袁劉珉

自陽明氏歿聖人之道雜而無歸天下之學者不拘守夫傳註辭章則趨于空寂元微故嘉隆以來紫閣蠅鳴蜂駭闐馳非竊釋以混儒則服孔而懷緇狂僻中于人心而風俗爲之大頹凌夷至於今日也嗟乎豈非學術之不明之所致哉惟先生生于道喪人遠之候獨聞風而慕之適能卓然遠紹毅然自持凡天下之囂囂於鵲湖考亭龍谿緒山而靡泆者一衷於六經四子而罔所偏欹於是久敷之旨復伸而後學始知所憑依可謂振五夜之清鐘甦久痼之沈迷惜乎運初起於屯蒙道尚蹇於明夷天下未蒙其休利而大業僅託諸空辭憶琅于己未之冬會先生於良籌之歲嘉誨慇懃飲餞依依孰謂高山一別遂成千載永睽嗚呼痛哉規矩既斲方圓安施哲人云萎凋來者何所型儀雖然先生之不可留者夢幻之影而先生之不可滅者浩然之氣回將傍日月乘風雷上下六合亘萬古以爲期嗟乎死生之際人情之極也而珉更有餘痛者謂夫陽明之道至先生而一正繼先生之志而大廣之以惠後學者又將伊誰竊忍泪吾道者不在二氏嗚呼先生其亦有遺愁哉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九

祭南豐謝明學先生文

柴桑文行遠

嗚呼理學昭昭燦如日月孔孟而下程朱勃起終宋之世其道大光迨至於元日月幾蝕矣乃有許平仲吳草廬黃楚望輩出而講明聖學俾其世不夜當今之時則不一見其人此余所以悲切而懼深也吾鄉寥寥獨有髻山宋先生耳越十年而程山夫子之名始著未幾而髻山頽矣夫子子然以聖學爲己任而嚴辨似是之非識仁者其體乎切己者其要乎兢兢以畏天命爲學而致知主敬之功歷顛沛造次力底於誠精焉醇焉而無纖毫駁雜之憾江西理學之宗舍程山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

其誰與歸惕菴湯先生爲我言曰程山之學晚乃識之假時昔早從之遊則焚棄筆硯立雪而甘心焉一朱紫何足拾哉嗟乎是非實有所動於中而虛衷折節如此孟子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誠未有不動者也聞湯先生之言而愈信夫子之學爲誠者至矣辛酉春主秦揆一家小子適來會城謁之而夫子已歸時聞校刻正蒙摘抄擬致書畧問西銘之旨而不果已辱寄輓先子詩隨勒謝附呈有石室庭聞一帙蓋先祖安節公及我先子之砥礪斯文具見於茲編矣當安節公之信道嚶鳴也先夫子五十年甲戌先子筮仕于越板問學於

劉念臺先生仕力未嘗廢學也行生也晚更苦頑鈍無變化氣質之力夙昔過庭之日卽少有所聞至今不能實有諸已每思得親詣程山一造其門直披肝膽而就正之則生平之願足矣近十年間蓋每飯未嘗不在程山也今秋八月旣望接夫子訃而涕泗滂沱嗟也何及余旣傷余心之終盲而兼感日月之復蝕其有傷於盲者不獨余一人已也泣已遙望而糸之以辭辭曰

我峩程山屹然而立我欲至止扳躋何及爲學之功以明爲極炯炯其光如中天日克已爲繩識仁爲的尚主敬哉天命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一 咫尺余苦智短就火於室景附從之蹢躅何惜天不憖遺奪之孔亟聖道終窮或幾乎熄

祭明學謝夫子文

宜黃鄒 楊

嗚呼吾師今日吾黨之宗主而獨得乎聖學之要綱也吾師
令聞廣譽風於海內胡爲乎民之無祿哲人其亡凡識不識
皆將迄無所瞻望矧楊小子不才失其所依歸七月二日同
門健齋傳五月廿日之訃至爲位而哭焉舉止爲之徬徨精
神寢夢甯不痛悼而惚恍嗟楊垂壯而孤行也意抑鬱而形
踽涼方仄冷於干祿之學或嬉遊於禪喜之場俄而憬悟於
俛俛何幸而深齋先師枉顧楊於傾蓋之未嘗出其枕秘相
示手抄周程張朱近思之錄所以爲學之方一一指授戒其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二

俗雜慮以多歧亡羊自言其學所從來一言一動凜乎居敬
皆吾師所規正而不忘繼楊造館北面深師謙抑弗遑輒欲
爲引進以近吾師之耿光日惟述吾師踐履爲實有諸已須
臾無所閒於稱揚楊時雖切欣慕猶未敢躐等以淺嘗深師
既沒爰自戊申混及於門牆惟時吾師方著易於讀書之嚴
講學於尊洛之堂授我主敬切己之篇所服膺者涇陽小心
之事帝所深契者整菴困知之闢王於是提命粹然一本程
朱析異學於毫芒凡皆語焉精擇焉詳諄諄乎畏天命尊西
銘以爲事天之謨欲使學者存養是心終日乾乾對越於降

衷體物之維皇若無庸致疑於聖域之難幾茫然向若而望
洋八傷離索世厯滄桑庚申秋仲吾師賁我蕭廬楊從師以
陟鳳岡慨然昂古收拾奚囊尚欲偕吾徒走良箚以就正共
聞吾師之性道文章無何蜩集羈縻乃因循乎歲月吾師倏
觀化於無何有之鄉門人私相謚爲明學名稱情而允當楊
也感深教育莫親執燭之勞惟是潦倒章句罔克追同門之
萬一報先生於九原空備數於侍側之行耳凡諸弟子無如
楊之駑劣馬齒之年六十有四矣欲藉吾師以終老自今以
往雖尚有意於桑榆之收何所恃以折衷而期進嘉臧豈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三

之終無得與於斯道也耶吾師有靈鑒此一腔尚饗

謝秋水墓誌銘

謝秋水名文海號約齋晚又號顧菴世爲南豐縣大井里人幼椎樸讀書性魯鈍歲丙子年二十一充弟子員壬午遂不與科試因閱邸報中原寇氛猖獗亂未知所極遂有出世之志蔬食閱釋典與禪僧往來甲申國變棄諸生乙酉益王起兵建昌人民奔竄父振南公以病終倉卒殯葬未盡禮爲終天之恨甲辰林確齋爲卜兆改葬於廣昌香山堂自乙酉後連年轉徙不休壬辰始奉母歸縣學禪之志益堅最嗜大慧杲集參叩頗密一日午坐榻上靜久忽然如鳥飛出籠在太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四

虛中屋舍身軀俱空移時自失不復有求再見不可得然自是神氣清酒異於常日既讀王龍溪集嗜之以爲吾儒之學與釋氏無別因龍溪知有陽明遂求得其集讀之又謂龍溪雖超妙不如陽明可以持循乃日夕與諸友講論陽明之學館新城遇一友精於羅整菴先生困知記力闢陽明之非存與爭辨者累日求得困知記反覆終卷竟不相入置之笥中一日復虛心靜讀始豁然從此日析禪學之弊壬寅合同志與易堂諸友建程山學舍日課講習知交漸廣鄰邑以次從遊者眾著講義數十篇一宗程朱著大學中庸切己錄凡八

九易稿始定竊欲折衷先儒弼足以啟發來學訂程山十則

其日所體認者爲目錄二卷乙巳髣山宋公之盛來訪約易

堂魏子禧同聚十日刻有程山問答易堂諸友每過程山信

宿與游爲骨肉交諸友節行文章爲海內所宗游不自量亦

欲學其詩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洩不得深造矣

壬子母何孺人年八十以無疾終合葬香山堂癸丑冬往拜

宋髣山墓訪遺書於其家登廬山遊白鹿洞聞滇黔之變歸

移家入長壽山乙卯南豐遭土寇破城程山遂成丘墟諸友

播越各鄉聚業無所學廢不講而游與諸友俱漸有頽落之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五

虛居良等入載家食日甚賴諸友稍得活庚申訪友章門欲遊廣陵不果返辛酉八月虛勞病作冬移家入城知不可起白悼身世淪落鬱鬱懷抱卽酷好山水大有五岳之興亦復因循不決資恨以沒生平慕道而不能入聖賢之域又無善行可爲世法聊自紀大概以存天地間一物之跡而已晚益玩心正蒙病中作一聯云生死說可知洞觀元化全無事貪病位亦素不與形軀別有天娶李氏繼娶蕭氏生男德宏娶曾氏生女孫一男孫二修振修擴振娶程氏生曾孫一身耕擴娶聞人氏生曾孫一身耦將卜葬香山堂首趾自爲

銘曰六十七年無善可數藏骨此邱爲子孫祖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六

謝明學先生墓表

鄒方鏐

鏐少讀甯都魏禧集見其與程山往來書知南豐有學者曰謝秋水先生繼鏐弟應元宦西江交先生元孫鳴謙鳴謙亦以交於鏐再拜請先生墓道之文丙戌五月鳴謙以書來反覆數百言責誥益甚鏐文章荒陋未足增重先生而鳴謙之請則終不可以辭迺爲表其墓曰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晚更號曰顧菴明諸生國亡棄去自其少時刻意學問歷二十年凡三變迺一以朱程爲宗當其時髻山宋之盛之氣節甯都魏禧之經術文章程山謝文洊之理學並有聞於世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七

稱江右三山而先生則本之躬行而有獲者發明宋五子之書傳示後世其於學尤遠且大嘗考孔孟而後千百年其初明大道者於漢董仲舒一人於唐韓愈一人而止耳自宋五子出闢幽抉微四子六經伏而未發之隱始昭昭然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道學顯晦人心通塞於是繫焉先生築室程山構講堂曰尊洛與諸弟子講學其中而程山之學衣被遠近於今不衰其有功五子而爲人心世道之繫屬者夫豈渺哉先生生以萬曆丙辰秋八月癸亥卒以康熙壬戌夏五月丁卯年六十有七其弟子私諡曰明學世稱明學先生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五月二十有八日金匱後學鄒方鶚表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八

南豐謝程山先生傳

上海喬光烈潤

謝文海字秋水號約齋建昌府南豐縣人也父天錫有墓表見魏禧集中文海年十三見外大父何覺菴講學書即有志聖賢崇禎丙子籍諸生己卯入鄉闈見闈中簡慢不成禮遂絕意仕進習靜於廣昌縣香山者五年日閱釋典嗜大慧果集參叩頗密一日午坐榻上忽然如鳥飛出籠遊太虛中移時遂失然神氣清於往日矣甲申明亡遂棄諸生服順治乙酉丁父艱遭義兵羣盜並起亂不得盡禮每以是爲終天恨流離五六年講學不輟然已去禪歸陽明矣己丑會於新城

謝程山集 附錄三 十九

縣神童峰有王聖瑞者精於羅整菴因知記力辨陽明文海始得讀之虛心靜釋一歸程朱會得程山學舍於城西琴石之下名其堂曰尊洛志所歸也學者稱程山先生當是時江右有所謂三山者渾然如魚水之相得乙巳秋髫髻山易堂各吐所得質於程山渙然也會講旬餘聽者至數百人髫髻山刻程山問答以行程山之學以畏天命爲宗昔有畏天命章以講義及事天談以誠爲本上下篇以識仁爲體有識仁以切己爲的肅切已錄以主敬爲功有程門主敬錄以易爲至精有讀易緒言以力行爲急錄七克以濟世爲用有初學先言左傳濟變錄大臣法則兵法類案至於儒禪辨晰必去

其根蓋文海初從禪入經三變乃粹然歸正故其辨禪禪不得而遁是時以同邑而景仰最切者業師則李藩大司馬則湯來質太叔則謝進皆欲拜爲弟子文海逃之深山迺已其以老友稱弟子者曰高識曰曾有孚曰甘京曰周道新其以成進士後五年稱弟子者曰黃熙其以他邑老友稱弟子至再者曰鄒明昌初見卽拜不肯受幾下淚者曰阮天植其以侍郎有事江西曰鴨綠江胡勒哈西安欲拜之不能乃遙拜門人其後吳搏至京師館胡勒哈見其潔室奉師語如拱壁云而文海所爲痛心最切者無如李其聰謝德贊之歿也聰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二十

贊年相若聰友萼林姪贊文海姪雖少而卓然有任道器聰於程山有顏氏稱而贊卽次之已而相繼歿文海老年值斯變遂大衰耗矣先是壬子九月丁母艱次年十一月葬之十二月往星子拜宋髻山墓訂遺書於其家甲寅閏耿精忠叛歸避居良箐山窮益甚益肆力讀書蕭然自得而四方相訪者翫然相接也壬戌五月卒所著書十六種共六十卷未卒之前數日易堂彭任忽夢而號曰謝先生病甚槌齋書至矣槌齋者甘京字也已而徵與夫將集而京書果至得訣別弟子黃熙甘京輩腰經心喪三年議私諡曰明學已而熙京相

次亦卒初講堂之盛也有設危言以撼之者文海不動或尤之曰吾知善道耳卽有害不至辱也然吾輩固窮講學亦何惡焉人之議亦息卒三年而高學使璜舉祀鄉賢閱數十年而葉太守新姚太守文光並舉以祀其郡縣之書院

論曰余讀先生年譜而歎高學使能論定於固窮之後也縣令陶浚欲黜鄉賢以先生居喪奠友爲不孝初閱釋典爲學禪顧孟子之葬魯反齊朱子之泛濫釋老也何居嗚呼吾固深有感於沈繼祖余喜之誣論朱子也嗚呼事會之興固不偶然哉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二十一

南豐謝明學先生傳

無錫諸洛杏程

前明講學之盛無過東林當是時吾邑顧高二先生於萬歷中相繼成進士後先主講席聞風興起者咸以東林爲宗師逆奄得政不悅學而叨惠者爭出其門遂目東林爲黨楊左魏周諸公次第死厥獄時端文顧公已前卒忠憲高公引大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二十二

之幸且惜也文海所著有程山遺書十五種都爲六十卷卒時年六十七弟子私謚曰明學先生與李泰伯曾子固諸先生同祀盱江書院贊曰周官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蓋其時無一人不出於學而相觀於善焉夫至於喪厥善而忌人之有其善此人心世道之憂也文海生東林之後事親以禮講學以誠觀其所著日錄事先克已省身一時漸摩所及正容聽恭望而知爲程山弟子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嗚呼豈不休哉

程山學舍碑記

彭士望 躬庵

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匡嚴灘之節慨浣花林慮之羈窮赤壁淝水岷山之勛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皎皎拔俗當時或自爲之或他人爲之詩歌序記令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南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績徐孺子唐鏡處蘇雲卿圃叟皆下吏老僧名返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爲茂草荒烟故老往往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二十三

巖以文章顯於宋繼此落落未少慨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固之鄉方壯歲即灑脫世故捐制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爲之二十有二年曉夜孳孳固敢閒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浚黃熙諸子篤躬行修古禮畫所爲皆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面質訂一二老友時過從辨析疑義諸子中或顯達崇聞望出入循循里中人不問而知爲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圓砥可坐數百許人在獨孤及彈琴馬退山之左林塘幽閑修竹翳如堂三楹館室亭榭凡數處滌與師及同學友甘京常授徒其內吾

易堂諸子每過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日夜互爲規益星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爲平生僅事四方遠近之游而過之者殆無不知有程山謝子之學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間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攘而得之久或數十百年數年革命代興薄海內外視勝國若蛻遺奉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異其名人鉅公偶一據蟬蛸蟻子之地殫其技能材思栩栩然自爲得思以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迹或亦未免爲人所警警乃若魯鄒泗嶧濂溪考亭象山百原九疑龍場石蓮洞之區果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二十四

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舍卧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勛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侔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已酉春二月予攜長兒厚德婿黃建讀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幼徒也甘京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洞石予自視益廢放恥心泊然而私喜其託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爲之記南昌彭士望撰

建程山饗祠序

王行恭

程山爲江右講學地之一越今六十有餘年矣其人物率已散爲煙雲而遺址尙存禮義之崇於子孫可得而訪者不少哀焉教其行也其時若虔化之易堂星渚之馨山齒友朋爲兄弟獨南豐程山則謝約齋爲師諸少長皆北面事之然攷當日俛首折節半自平交志念學問淺深自見以是所甘心焉規其典要師弟友朋不必其迹之同也講學際隆萬啟顧稱盛壇址相高攷古者有所慕而不乏其議律之於程山易堂馨山吾不敢也程山之學在濂洛關閩著說在學庸握要於切己近裏不欲剽竊虛浮者望其肩背而節義經濟文章渾然於肆應之中此程山之獨以理勝不考其時地人材曲盡其流不見其壁立而山嶷也余以天末書生曩誦慕於京邸近徵信於邑治弔寒蛩而嗟茂草稍得其逸傳之可稽者十餘人不揣荒陋各節次爲小紀以誌不忘不得其原傳者闕焉而南城孝廉黃君湘滋蘭適至署口述其尊人亮公先生師承約齋至老不倦且欲集同門子弟建祠程山故址祀約齋配以同門而屬序於余余曰鷺湖鹿洞類有祠蓋祀夫神所嘗依也今在泮之右約齋有祀矣維緝榘齋有祀矣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二十五

其未暇及之羣從祀於素所講析地可不謂知道乎夫邇其志同道合奮興於身心之克治視一切爲若浼遑計及夫後之禋祀然勝地不湮能使過而拜者問當年之明德攷易堂望山之同異而終不齒夫俗學是皆吏於斯土者之樂觀也余將拭目厥成而許請歲時致祭以殫夙昔向往之誠敬再拜爲之序康熙辛卯歲孟冬月文林郎鄉進士南豐縣知縣榮南後學菊山王行恭謹識

謝程山集

附錄三

二十六

程山謝明學先生年譜

元孫鳴謙敬輯

志學一書孔子自譜其年卽後人年譜之權輿也至於祖述憲章厥孫隆之尙矣嗣是若述德詩若祖庭記所以追美其前蓋津津焉維予小子生高祖之後三十有三年懿行休風藐矣從遺書得其大畧又反覆衍溢於所謂日錄草者合以祖父之傳聞庶幾十獲七八焉於所不得詳者則闕之蓋慎之也輯年譜

先生諱文游字秋水號約齋晚又號顧菴姓謝氏世爲江西年譜

建昌府南豐縣人講學縣城西程山世稱程山先生

明萬曆四十有四年丙辰秋八月癸亥先生生於南豐縣大井里

先生始遷祖宋宏詞諱堯仁字夢得與其子諱驛字處厚者俱有詩名載閩書福建諸志由孝宗淳熙間遷於南豐市山孫諱之純曾孫諱師聖中理宗開慶進士仕福建松谿介行業見江西各志傳十四世爲先生曾祖鄉飲大賓諱昇十五世爲先生祖縣文學生諱廷用十六世爲先生父太學生諱天錫元配氏揭無子卒繼室氏何生先生

四十有五年丁巳先生二歲

四十有六年戊午三歲

四十有七年己未四歲

四十有八年八月以後爲庚申五年庚申五歲

先生幼卽喜行禮不爲羣兒戲

天啟元年辛酉六歲

二年壬戌七歲入小學

太夫人禮塾師隆敬早晏寒暖無少疎怠每諸子自塾歸必示以某可爲式某可爲戒至孝親敬長睦兄弟之誼尤

年譜

諄諄訓勉不倦

三年癸亥八歲

四年甲子九歲

五年乙丑十歲

六年丙寅十有一歲

七年丁卯十有二歲

崇禎元年戊辰十有三歲

先生作太夫人行狀云舅氏死浮甫十餘齡隨先母往哭見先外祖覺菴先生遺書中有與羅念菴鄒爾瞻二先生

書稿洊愚不解唯朱子晚年定論一冊先母見洊翻閱不

置命持歸洊自後雖習舉子業理學一念耿耿不忘中得

自奮拔皆先母有以啟之也

二年己巳十有四歲

三年庚午十有五歲

四年辛未十有六歲娶夫人李氏尋卒

夫人排上李公自阜女善病病且殆曰吾謝氏婦也不廟見不瞑矣先生聞啟太學公親迎歸七日卒先生葬之如禮待李戚有加厚終其身

年譜

五年壬申十有七歲繼室夫人蕭氏

南城選拔蕭公應呂女

六年癸酉十有八歲

有友論文而授餐者爲叔弟失禮去先生方嘿然閉戶自責己聞堂上怒聲則太學公方索杖與弟也先生跪曰長兄身教不謹願先翁受杖太學公爲霽顏兩釋之友聞之曰非所及也

七年甲戌十有九歲

八年乙亥二十歲

冬十月戊戌子德宏生初名士驪先生講學後改命今名

九年丙子二十有一歲

附縣學弟子籍督學使平湖陸公錫明

是年太學公築學舍於廣昌縣香山愛其形勢自號香山居士命諸子敬業其間

十年丁丑二十有二歲

夏六月丁未子士驪生三歲

十有一年戊寅二十有三歲寓香山

十有二年己卯二十有四歲寓香山

年譜



四

秋九月鄉試歸歎曰天下方亂而求賢草率若此非中興氣象也吾不可以復矣

十有三年庚辰二十有五歲寓香山

十有四年辛巳二十有六歲寓香山

自己卯後厭薄舉子業與禪僧往來至是見中原寇氛亂無所底遂有出世之志

十有五年壬午二十有七歲寓香山

夏五月編輯初學先言成

六月先生舉子師李公淑且藩揭友湖廣昌遠赴鄉舉不

可比歸歎曰謝秋水見幾之哲不可及也蓋是科苟簡又甚於己卯云

十有六年癸未二十有八歲寓香山

壬午以來嗜大慧果集參叩甚密最後用工尤猛一日午坐榻上返叩靈根忽然如鳥飛出籠在太虛中屋舍身軀俱空移時忽自念此境是好便失之然自是神氣清灑異常

夏六月戊辰祖母王太夫人卒壽八十有九先生葬祭盡哀

盡誠服除忌日哀慕不御酒肉或問祖忌之禮於古未

年譜



五

許先生謂祖母撫愛思之不忘至日安可不變食

崇禎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二十有九歲寓香山

春三月寇李自成陷北京崇禎皇帝崩先生脫縣學弟子籍

籍

崇禎皇帝殉社稷凶問至先生俯伏仰天大慟啟太學公

太夫人乘諸生皆泣而許之

是歲讀陸子象山集專志於儒

二年乙酉三十歲

讀象山集

秋九月辛未太學公卒壽六十七先是永甯王兵過南豐舉

家奔竄太學公遺疾移至家一夕卒時二十三日也越七

日永甯王兵敗返暫瘞太學公近郊奉太夫人竄西鄉方

驚怖頃士人慰勞慰慰掃室供饗益邨人素德太學公故

也然先生恒鬱鬱終身以台卒未盡禮爲恨

先生或出必不太學公小影晨昏展謁色笑藹然忌日哀

思涕洟至老不少表見於夢者十夕而七○先生日錄書

夢甚詳清警則加勉昏散則自責眞所謂通乎晝夜者也

三年丙戌三十有一歲避亂居鄉

年譜

六

讀王龍溪集又讀王子陽明集

四年丁亥三十有二歲避亂居鄉始會友講學

讀陽明集深悔從前之謬是冬乃會同志友李仲開夢林

曾若陋有孚邵先士睿明傅同人與姚繩武揭白波

曾悅生秉豫甘樾齋京曾樵陽等講論良知之

學

五年戊子三十有三歲避亂居鄉

是歲舉會最密每朔望大會說到痛快處諸後進有面赤

者色沮者機與臺臺者書課中有痛悔極艾者

周仲謙道新入會

先生於會中最服傳同人謂其見地超卓膽力俱到吾儕

罕見其儔

六年己丑三十有四歲避亂居鄉

春三月大會於了溪又大會於新城縣神童峯新城吳一

焉伯王聖瑞鄧元白玉入會聖瑞精於羅整菴困知

記力闢陽明與先生爭辨屢日

傅同人作禪根論先生謂大體規模亦吾儒正理但文字

有幻過於楞嚴又謂其辨禪太急務爲安頓有強探力索

年譜

七

之象而無寬舒融釋之意乃爲改易之

是歲於明道敬字有理會

是歲願居門牆者眾先生皆固辭一爲師道等於君父源

草奉師是爲發道一爲已當培植深厚沛然有餘乃可爲

師不然則是道德中之功利詳復傳同

七年庚寅三十有五歲奉太夫人歸祖居

乙酉變後義兵羣盜並起連年轉徙是歲金聲桓王得仁

餘孽猶伏莽竊發燬源頭草堂乃奉太夫人歸大井里祖

居時先生吏病曰李淑行來候曰秋水此時絕不要

動念方是工夫先生曰已實不德天降之問不勝恐懼安得不動念乎

謙按先生避亂無定處可放者源頭遺火者一可放者是年

子德宏取婦曾氏

八年辛卯三十有六歲

作舉過歲爰過歲每會講畢誦之

是歲始得因知記讀之不合

九年壬辰三十有七歲教授於果育齋

春三月女孫生

友人曾秉豫稱弟子

年譜

八

夏甘健齋爲西鄉饑民請賑活民命頗眾先生規以立顏

子之志有善勞消去伐施功夫方是爲已也

秋九月大會於肆應嚴謝退思進入會南城章宏白憾劉

子淳民入會

曾樵陽癖於禪先生與之朝夕講論終不合至是作書絕

之或疑爲過嚴先生曰學術所關不得不爾癸巳樵陽死

弔焉

十年癸巳三十有八歲居南邨

友人周道新稱弟子

十有一年甲午三十有九歲始館程山顏其堂曰尊洛自署曰約齋作約齋銘

緝程門上敬錄

夏五月丁巳長孫修振生

同堂謝退思於先生爲大父行願居門下引王文成待其

叔祖克彰例家廟設叔姪講堂行師弟子禮先生不從而

進心師之每稱必曰先生

十有二年乙未四十歲居西郭

評次風雅倫音畢

年譜

九

冬往甯都訪易堂諸友

十有三年丙申四十有一歲居西郭教授新城梅源主人吳

一焉遣五子受學屏絕舉子業

春正月友人甘京稱弟子先是先生講學邑人頗訕笑自

經師封濟進士黃熙及老友甘京折節後羣議稍息從遊

者日眾

夏閏月大水西郭田園居室書籍什物壞先生得報甚驚

以家人無恙稍慰既聞傷稼過多終夜不甯

秋七月大學切己錄成

八月庚寅望次孫修誠生

九月作誠說

讀薛文清集稱其平正切實又極精微讀李寅青集稱其博大而精有生不同時之恨

十有四年丁酉四十有二歲春教授梅源三月歸夏四月徙居程山

五月禱先生每週早必蔬食齋戒朝夕禱旱荒則減餐啜粥有餘則糜粥以食饑者

六月訂李寅青大學稽中傳先生謂此書精穩但稍有字

年譜

句之累故爲訂之

是歲讀困知記契合自是日析禪學之弊一宗程朱

十有五年戊戌四十有三歲居程山始拈畏天命爲宗旨

春正月李璧及門壁李公淑旦子先生講學公手書往復

後欲反師先生引南大吉師王陽明羅近溪師胡宗德例

先生固辭欲逃入深山乃以壁爲托至是壁奉遺命執贊

二月甯都彭中叔任來同堂

夏五月見崇禎皇帝御書詩拜哭

十有六年己亥四十有四歲居程山

春正月朔湯逆後改及門適大司馬來賀子司馬十年長

每過程山退然如不及致書曰先生賀之師非賀之友本

宜執贊北面但不能日侍函丈而空書一束恐流於浮慕

是以次且未敢乃以迺受業

夏四月徙居居不

日記云讀整菴集論禪處極其透徹從來諸儒未曾發明

至此此書初讀不覺其好久之愈讀愈妙又云白沙之學

所得爲深然其流爲禪也亦易惟薛文清至當無弊以其

不失程朱範圍故也

年譜

十有七年庚子四十有五歲館於家

此歲口錄草失

十有八年辛丑四十有六歲館程山

舊令榆林張公曲江麟鑑求見許之曲江退謂人曰南豐

一令但得見秋水先生爲幸耳

康熙元年壬寅四十有七歲館程山

春三月甲戌朔李仲閑卒臥疾時猶問程山有隣室可借

否我當移榻其中卽於謝先生處執贊講易此念自戊子

積誠至今先生當鑒之至是卒先生哭之慟詠按先生作

未載此恐涉誇張也

夏五月張令歸奉家傳元人所繪孔聖像拜納程山曰此像唯先生得拜之輔鑑不敢私也先生拜受懸諸尊洛堂前設紙帳朔望及會講日率弟子啟帳焚香四拜乃登講席先是亦拜書紙燈耳

六月友人曾有孚稱弟子自云讀廣土眾民章講義有省特來納拜先生以老友不敢當堅卻之不聽恐拂其誠遂受

冬十月作三畏章講義於香山與僧麗中朱宏庸魯論性善孫也

年譜



十二

作香山論性商諸十一月送別麗中麗中囑先生將先儒語錄從頭訂正以成理學全書答云此事自揣亦可任得所歉者力行未到不足取信於後世耳

二年癸卯四十有八歲館程山

春正月廣昌丁誠叔入會先生甚喜其氣魄可任道明年秋卒甚哀之

三月刪校西學七克畢名曰七克易日錄云此番刪校七克彼教陋處俱已刪盡存者俱切實格言也置之案頭可以爲刮骨洗髓之劑

復校初學先言畢

讀劉念臺人譜推爲明季理學第一

有以講學號召議先生者同堂或爲戒心先生曰小小利害便如此平日講學何爲或猶不釋先生曰吾知善道耳卽有禍害不至辱也然我輩固窮講學人何惡焉久之議

亦息親炙錄誤作王寅據日錄改正

夏四月欲作魯平公將出章講義覺欠含容遂作司馬牛

問君子章

六月養病於杏山自謂人蹟杳絕萬山歸寂之際時有殊

年譜



十三

泉一滴相報

秋九月復校大學切己錄畢

冬十月黃弼侯屏入會

十二月己未仲弟文波卒親炙錄誤作壬寅盛寒季弟文漢進酒

先生飲數杯酒之日錄甯都邱而康維屏閱課評云期喪

變食而飲酒大非禮時而康方擬過程山先生意待而康

來拜其直諒甲辰親炙錄誤作癸卯冰叔以書來論先生似未受

過先生教書涕泣白勸數語揭之壁間以告同堂更作書

謝冰叔而康冰叔與甘京書云程山先生樂善受過使我

感激涕零即以東札顯示諸子使益有興起

三年甲辰四十有九歲館程山

春與劉二至疑論西學往返數四痛闢之

二月魏冰叔札云先生之學其施於用者可以涵養君德
蒸陶人才然涵養蒸陶中亦當有作畧如伊周孔孟其致
君之術自有一手把握得定處非徒積誠以格心而已書
曰作新民註曰鼓之舞之之謂作教養人才亦非獨蒸陶
之功也蓋言學於今日當有以救古人之弊而作今人之
信者願先生於此更加意先生云叔子此言可謂痛切予

年譜

十四

於開論則不無於勸懲則甚疎作人無勸懲猶之治民無
賞罰將何以行然謂游可以涵養君德蒸陶人才游仍不
足以當此今以游自信有安定魯齋其人主於太學以游
爲齋長循其成法爲之疏附後先或可以稱其職耳自信
學術雖是孔孟伊周但生質頑劣向道又遲氣體羸衰不
能實造其境聞老友言敢不益自策勵

秋八月拜甘京所摹明太祖像哀惻

論有明學術推薛文清入手歸宿果是程朱正派不得以
落禪議之後來諸公能免此議者少平心觀之亦最易見

但苦好高者多平心者難得耳

九月彭中叔來同堂與之簡點餘姚類禪處中叔悅服

冬十有一月叔第文澈病先生視病凡一月未安寢

十有二月壬申大雨雪改葬太學公於廣昌香山又葬仲
弟於本邑戊坑誠敬勞苦貌爲頓老

四年乙巳五十歲館程山

作識仁說辨

夏四月乙丑星子髻山宋未有之盛來訪兩山以書論學

有年至是各質所懷論程子識仁儒禪差別程朱學脈及

年譜

十五

無善宗旨有弊但契合時魏冰叔館新城走百二十里赴
會戊寅舉會聽者甚眾程山之學於斯爲盛辛巳髻山歸
歎曰不到程山幾乎枉過一生矣

按此會三山畢至爲當時最盛之舉髻山業編次程

山問答刊行其時精義已無遺漏但學者仰諸先生如

山斗一言一動皆可師法謙敬閱先生日錄尙有十數

條爲學者所願聞而髻山所未詳者因備錄於左

丙寅髻山投贄行士相見禮○論祀先師禮樂及歌詩

節奏

丁卯復髻山禮諸友云須造髻山用費此時在本堂似不宜用費從之

己巳髻山閱先生講義會語敬服

庚午髻山評閱切己錄較正七段從之○閱髻山日錄每日拈下注念字食下亦注念字不解髻山云拈時念是念天地君親師食時念是念先朝不血食○論出處大義當艱難處最要斟酌又要明決此須熟籌於素臨期稍一差池便莫可挽救

辛未望行堂禮髻山居兄大祥室中涕泣不預行禮卻酒

年譜

十六

肉

壬申髻山錄歌詩法見示○臥時黃熙問髻山學術先生云髻山論識仁一段話體認細微貼切真得程子血脈

癸酉髻山謂先生當立定一規矩令學者自晨至夜有所持循先生云友人俱散處又各有當務難作一定之格若欲立格還當共商在家應務當如何在館授徒當如何出外行遠當如何於不齊之中作齊一之格方可

甲戌劉子醇來赴會○湯慈璜仲昌問律呂及星次髻山

一一剖漸先生服其攷核

乙亥髻山云看書不可立定要發古人未發如此則心便

不平氣便不和窮理必不得當文人氣習每立論便要勝

人便要翻案不如此便覺文字不精彩又云日錄原爲省

察工夫不可以是立論又云冰叔石磻論禁厚不可之後

磻已堅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歸於形迹此等處太

喜作用讀之不覺心痛○看書有疑處髻山云先生當存

我說我亦當存先生說彼此體會俟再晤時又得相訂先

生謂凡見有未合處須是如此○髻山論友道兄已窮人

古亦無此冰叔欲行此禮未敢遽遵先生云冰叔傷今日

年譜

十七

友道之薄須自我輩特加振起行之久令人顧名思義情

誼日益厚先生慎重於前固是見得久要之道當審已審

人不宜輕易然冰叔之意亦非因仍苟且也

丙子魏冰叔來赴會

丁丑冰叔示限田論正統論正統論反復詳密覺歐蘇甚

疎限田亦周到然還須與眾商之

戊寅舉會先生請髻山主講再三謙讓先生舉歐仁爲朋

髻山始肯闢發○冰叔云與學者論不必便說到性命精

微但當就日用常行說爲是如孔子對門人在在平實至

宋儒便闢發過精微矣先生云此固是但時至如今人心盡發洩亦渾渾不得卽如子思作中庸亦是慮及後世異端之學最眩惑人故不惜剖破孟子之時有一告子又焉得不與之明辨○先生問學者境遇煩苦缺卻涵養并讀書窮理亦無暇奈何髫山曰涵養不可少窮理則須是隨分講究先生曰雖不得讀書只遇事便與朋友熟商是亦窮理雖不得靜坐涵養只言動之間加意安詳和緩是亦涵養不知是否髫山曰是

髫山作詩畱別 望嶽尊所自於今識程山程山坦如地

年譜

十八

忘高絕躋攀相與悼道喪無善作之備承衣衿別傳流風成敝笥先生振其頽三變學彌醇粹精於折肱用以起吟呻時務本分事失手落機械五穀宿遲然動色戒稗蕢園坐春風久及門多我師愛看眾學好本此一舉爲魏子再三歎比於鷺湖聚鷺湖有鑿柄程山投水乳非敢苟爲同天命原則一畏大知昭事尊洛詎意必自恨問津晚道里阻且長願言共叱馭羣賢力方剛

先生贈別髫山詩 高臥匡山盤濯足鄱湖淡翠岸浩蕩閒磅礪窺太始欲從愧不能偉人來我里積思始得慰今

久見宋子如此宋子何披胸但自矢廿載歷艱屯僅得不異指子先獲我心向我悉舉似功力盡平生揆一胡不喜魏子至自黎高談發經史剖析慎細微古道見互砥諸生仰德音燕樂偕進醴四座共惺惺恭聞識仁旨荷香柳依依生意具爾爾程山一片石光瑩拭自此舉目塵冥冥仁者甯坐視願賜澣濯力西江一湖水

秋八月寓香山與中叔論象山學術其鷺湖詩主腦亦不差只掃學問處太峻當時二公肯平氣虛懷甚不難合以宗旨原無甚異只緒徑稍不同耳總因二公英氣俱欠涵

年譜

十九

蓋是以卒不得合意成千古話柄真恨事也

九月中庸切已錄成自丙申起草每一章精思數日或一月至是成

是年邑俗稍變喪禮有不用巫及鼓吹者眾俱相安

五年丙午五十有一歲館良壽山螺巖

春正月書教子孫家法云以明經立品爲本以讀史達才爲用以醫業爲遊藝以詩文爲潤澤能世守此雖興隆有數亦不至墜吾家風

夏南城黃采及門采友趙中原由汴聞采執贄求見願受

業未及門卒南城哭者千人先生素知中原可任道甚
喜及死痛惜之

六月購程山學舍先是每歲飢館其中至是易堂程山諸
同志購爲先生講學所按林確齋彭躬菴自壬寅

秋崇仁阮天植及門植初見卽欲下拜先生云凡客初會
者余皆以賓主待之俟久看定方肯領拜植云先生以書
札教植三年矣非初會也強拜幾下淚先生受之

六年丁未五十有二歲館螺嶺

定程山十則刊行初作七矩至是定爲十則舉畏天命章

年譜

二十

講議同付梓

冬十有二月女孫歸於湯一德門人其仁子

是歲邑俗大變宴客皆從儉

七年戊申五十有三歲館獨舒巖巖在良壽山麓

是歲先生推黃弼侯主講

夏四月編次左傳濟變錄評論之

著讀易緒言○日錄云與李生其聰講易輟聞幼生云今
日初九忽省本月乾卦用事而本月初九偶爾開講乾卦
得非潛龍勿用卽予終身之占乎當日以文言自勉後此

書未成終於諫卦

秋八月宜黃鄒明昌及門明昌十年前來居弟子先生以
其成德之士且年齒相若堅辭不受今復來執費先生見
其積誠重拂其意遂領拜然終以畏友待之

九月徙館程山

冬十有二月徙宅程山

八年己酉五十有四歲居程山仍推弼侯主講

春二月有息於山嶺而憊者謁見先生先生方謝應酬辭
以出且請寄崇眞僧舍翼日蹤蹟之無有已久之致南豐

年譜

三十

遊記一篇乃知爲吉水鄧勿非在也備述向慕懇摯獨身
往返冰雪中千餘里幾道殫又不得晤爲眾所訕笑不敢
尤之意先生裁答感其誠而憫其拙

南昌彭躬菴士望率子厚德子夫黃建來同堂寓琴臺作

程山學舍碑記曰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
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匡嚴灘之節概浣花林慮
之羈窮赤壁泥水峴山之勲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
采風流朋從安集其人固皎皎拔俗當時或自爲之或他
人爲之詩歌序記令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

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世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
南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嶺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圖要
皆下吏老俗名反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爲茂草荒煙
故老往往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巖以文章顯于
宋繼此落落未少概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
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固之鄉方壯歲卽灑脫世故捐制
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爲之二十有二年曉夜孜孜固敢
閒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潛黃熙諸子篤躬行修古
禮書所爲皆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面相質訂一二老

年譜

二十三

友時過從辨析疑義諸子中或顯達崇聞望出入循循里
中人不問而知爲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園砥可坐
數百許人在獨孤及彈琴馬退山之左林塘幽閑修竹翳
如堂三楹館室亭榭凡數處潛與師及同堂友京常授徒
其內吾易堂諸子每過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
日夜互爲規益星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爲平生僅
事四方遠近之遊而過之者殆無不知有程山謝子之學
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閉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
攘而得之久或數百年或數百年革命代興薄海內外視

勝國若蛻遺奉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異其名人鉅公偶
據野蜩蟻子之地彈其技能才慧栩栩然自爲得思以
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迹或亦未免爲人所訾謗乃若
魯鄒泗嶧濼溪考亭象山百原九嶷龍場石蓮洞之區果
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
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貪臥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
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勲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倖
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己酉春二月予攜長
兄厚德培黃建讀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幼徒也甘京

年譜

二十三

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洞石予自視益放棄恥心油然而
私喜其托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爲之記

秋九月遊麻姑山李其聰黃國望從下山聰邁疾冬十月
癸亥卒聰深齋猶子年十七及門氣質清正德器深厚先
生方以傳人屬之年廿一天死先生哭之慟歲餘哀不釋
程山易堂諸前輩皆雪涕悲道運之厄先生手錄其詩文
魏叔子較以傳門人寫松石授經圖紓先生憂

九年庚戌五十有五歲居程山弼侯推先生主講
春三月遣猶子德健往尋其父於邊先生第五弟文淇商

遊打前塲十餘年不返太夫人憂念切先生欲自往攜之歸不許謀遣健往仍不許健年十七畢母氏喪涕泣苦請先生復爲力勸乃許之

冬十有二月甲申朔會講於梅源講西銘及師冕章至末先生放聲大哭坐中皆變色有泣下者

十年辛亥五十有六歲居程山

秋九月戊辰猶子德贊卒贊爲四弟文瀚子資性器識亞於其聰年十九死先生哀聰未已復丁斯變遂大衰耗矣冬十有二月桐城陳默公悼來訪學其契默公書景公千

年譜

二十四

馴不及夷齊顏子一瓢可方禹稷以贈先是方密之以智

嘗往來程山默公由是不遠千里而來至壬子春乃別

十有一年壬子五十有七歲居程山

秋九月甲申太夫人無疾卒年八先生哀號不食三日諸

門人跪進粥引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爲解不許復跪進水乃一啜及門裏事皆如禮

冬十有二月甲申合葬太夫人於香山會葬者數百人有自千里至者

十有二年癸丑五十有八歲居程山

春邑舊令完縣金公石補求見辭以衰三反益恭乃以墨衰接見

作認理提綱頌

夏訂李公淑旦遺稿作傳

冬十月攜孫振往香山省墓旋赴星子縣拜宋髻山墓

過廬山訂髻山語錄於青松寺

十有一月過白鹿洞遇雪拜祠下肅然起敬徘徊不忍別

十有二月演黔反道梗過建昌縣訪熊約生維典

訂髻山傳熊約生原本

年譜

二十五

十有三年甲寅五十有九歲

春正月寓建昌縣熊氏靈雲齋

許敬菴九諦周海門九解先生向欲有說不果至是於熊

氏齋中復見此書乃作九判

二月路稍通先生歸舟徑抵香山省墓過家門不入蓋自

太學公卒後出入必告於墓下雖顛困衰疾不廢

三月避閩亂居良等山讀孫子兵書取其要語爲綱以歷代名將事蹟爲目名曰兵法類案而歸之舊德爲用軍居

功之本云

六月閩逆踞縣

十有四年乙卯六十歲居良壽山

春二月從開道省香山墓

夏五月 大兵復縣

六月 安親王以醫召先生子德宏先生命往勉以忠信

於是 王以至戚庸勅擁重兵宿衛藥如也自長司大吏

見皆震懾失措宏貌既修偉音吐洪亮舉止自如 王笑

曰聞若窮學究耳何貌富耶對曰固所謂藜藿膏粱崑谷

廣廈者 王欣然禮之既適館屏侍者卻供帳展破布被

年譜



二十六

軒睡達旦左右驚以爲異人啖以仕以親老力辭月餘乃

僦廬遣還宏一無所取襍被歸

秋九月閩逆僞帥樂燦破縣城程山學舍燬

弟姪十人陷於賊先生憂懼命宏往探宏覘得僞號戎服

入城搜繫出

十有五年丙辰六十有一歲居良壽山

日錄草失

秋八月 王師復縣

冬十有一月賊平

十有六年丁巳六十有二歲居良壽山

日錄草失

十有七年戊午六十有三歲居良壽山

日錄草失

十有八年己未六十有四歲居良壽山

讀正蒙愛玩摘抄之

冬十月庚寅曾孫身耕生 修振子

十有二月丁丑曾孫身耦生 修擴子

十有九年庚申六十有五歲居良壽山

年譜



二十七

春正月作西銘疏

秋八月緝大臣法則

閏月攜孫擴往宜黃訪鄒明昌

九月攜孫振往南昌訪友主關西秦揆一 四採

作鬼神說

冬十有二月抵家

二十年辛酉六十有六歲居良壽山

春正月復往南昌欲遊揚州不果 夏四月歸

秋八月虛勞病

冬十有一月徙宅歸城宅不可攷

書雜言十五則爲家訓命曰吾不能夏五矣以此爲爾曹

遺子孫請故曰予以切脈知之先生究心於醫者有年故切脈若是審今家藏醫書數十種皆丹黃子澤也

子以醫者實庭訓云

二十有一年壬戌六十有七歲夏五月丁卯先生卒

自去秋病知大命將盡而爲學不稍輟先二日作墓誌述

生平梗槩遂絕筆二十日命劉素先寫神遊五岳圖像高五七寸竹枝甚輕飄飄然有凌雲之意

酉刻端坐逝弟子皆縗經朝夕哭失聲

既葬釋服心喪三年

年譜

二十一

易堂彭中叔忽中夜起曰程山先生將即世余不可以不

往別健齋書至矣家人猶豫未即信比明與夫集而京書

果至得訣別

先生遺命附香山後以啟壤不吉改葬本縣五十三都蛟

池本生高祖汝聰公墓左

弟子議私諡曰明學夫子議曰孔孟之學至宋程朱而益

明近代薛胡數君子繼之然而二氏之說功利之習中于

人心爲世道之害終不熄也吾師程山謝先生生於僻壤

蚤厭舉子業參究佛書有所得賴天誘其衷返悟聖學一

宗程朱三十餘年潛心肆力體認則極其深沈踐履則極

其篤實辨異端則毫釐畢析聞俗學則源流一清其爲已

與兩人也以畏天命爲宗旨若有畏天命者以誠爲本誠下篇以識仁爲體有識仁以切己爲要

有程門有敬錄以易爲至精有讀易緒言以正蒙爲至奧有

蒙摘以經世爲用有大臣法則兵以守約碩誕爲會歸號

號碩誕以二程子上承濂溪而下啟關閩爲法式

將終自作墓誌述其生平爲學前後之序欲終自以爲不

足而於儒道之淵源實足以明孔孟程朱之學較然而無

年譜

二十一

疑乃以身居窮約不能表見於當世而僅傳習於及門諸

弟子黃熙等心悅誠服不敢阿私所好議私諡曰明學文

彥博謚伯淳先生曰明道伊川謂學者於道知所向始知

斯人之爲功知所至始知斯名之稱情吾師明學之稱於

是乎爲無愧矣

秋八月甘京編訂程山遺書命先生孫修擴繕寫

諫按先生所著書學庸切己錄三卷宋書山講義三卷

弟子封潘黃熙甘京會曰讀易緒言三卷宋書山日錄四

卷彭躬菴李深齋宋賢山邱慢庵邵宏齋章宏日林確

鄭明昌封翁黃熙甘京曾門都督秉豫蔡景定湯其仁
危龍九黃宋李其晚潘子德廣門人封翁黃國望吳士
紹參閱甘京文集十四卷彭躬樞宋晉山邱慢應魏詩
黃宋較編文正篇一卷所編訂初
集一卷彭躬樞魏叔子問較第
學先言二卷程門主敬錄一卷風雅倫音二卷左傳濟
變錄二卷大臣法則八卷兵法類案十三卷所刪訂大
學稽中傳一卷七克易二卷凡爲類十有五爲卷六十
統名曰程山遺書

康熙二十有二年春三月門人黃熙卒

康熙二十有三年夏六月門人甘京卒

年譜



三十

康熙二十有四年乙丑春三月督學使三韓高公渭師璜

訪求遺書檄南豐縣崇祀先生及黃熙甘京於鄉賢祠

諫按康熙時舉報鄉賢例不具題嗣於雍正二年六

年九年叠次普查郡縣鄉賢康熙時已入各主應分別

去留報部註册先生與黃熙甘京皆准畱祀

康熙五十有五年辛卯江蘇巡撫儀封張公孝先

遺書付梓長孫修振奉謁軍門并敘開雕甫畢大學中丞

以誣罷止

雍正七年己酉曾孫身耘刻中庸切己錄

乾隆八年癸亥江西巡撫桂林陳公榕門宏謀檄訪遺書
元孫鳴謙奉謁軍門

乾隆十年乙丑新城私淑涂策野登陳凝齋道徵刻請義

目錄文集詩集

乾隆十有六年辛未建昌太守金華葉公惟一新奉先生

主與曾南豐李寅甫二先生主同入嘉禾書院

乾隆二十年乙亥建昌太守臨湘姚公鄂咍文光改建盱

江書院於武岡奉先生主與李泰伯曾子固傅子淵包宏

父何椒邱羅近溪劉潛谷李大經諸先生同祀

年譜



三十一

程山年譜卷終

謝程山集十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謝文潯撰文潯有學庸切已錄已著錄是集初祇日錄三卷講易義三卷書三卷乃其門人甘京黃采所編乾隆乙丑文潯元孫鳴謙又收合雜文遺稿與新城涂登陳道編爲此本甘京序稱其早習舉子業爲諸生年二十學禪有所得三十後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爲宗年六十七而卒將卒自作墓誌曰大學中庸切已錄凡八九易稿始定竊欲折衷先儒期足以啟發來學自訂所體驗者日錄三卷易堂諸友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某不自量亦欲學其詩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洩云云蓋文潯生平以講學爲主文章則其餘事耳

虎溪漁叟集十八卷

〔清〕劉命清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虎溪漁叟

集十卷》提要

虎溪漁叟集序

夫人有真性情而後

焉試觀之木枝葉扶疎千尋

合抱必其本之盤曲堅固也

試觀之水汪洋盈溢萬派交

流必其源之遠大淵深也彼

耶序

枝葉扶疎千尋合抱者所謂

文章彼汪洋盈溢萬派交流

者所謂文章若其本源則真

性情矣苟無真性情是木無

本槁不逾時水無源涸將立

見故曰脩辭立其誠又曰性

與采道不可得聞則甚矣文章之難哉臨川劉穆叔先生生平梗槩蓋篤行士也與揭公萬年交揭公被難先生撫其遺孤成立李公石臺招遊金陵爲贈買山之資迨歸見

鄭序

二

伯孺唐公子陷獄中傾囊救出之孺唐公仲子哀老無嗣先生養之終其身孤孫貧窶不能自立先生撫育婚娶之嗟乎先生家徒四壁實無所有惟教授生徒歲得脩脯幾

何而門內門外用仁用義孜孜不倦若此洵稱有真性情者與今覽虎溪漁叟集其爲許文旨幽深而意曠達詞博瞻而氣淳麗別具機杼成一家言猶本源旣立木之千雲

鄭序

三

蔽日水之倒海翻江互矣先生仲子尙貞竭盡心力以是集什梓家學門風可謂無忝并書之用勵世之爲人子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臘月

江右督糧使者楚臨臯

鄭昱方南氏拜撰



鄭序

明



虎溪漁叟集序

士具經濟之才，硯礪之氣，傷地烹天，凌介嶠有之，崇其義，困於時也，而竟以不用。至如擢拔軒以老，或者為士惜之，或為時惜之，而吾皆不謂然。夫氣傑之士，正以一世不得而用，斯為千古大用耳。今

序一

夫墨屎眠，擬哭梯，趙趙迷，臆行而赫厲，鼠者卑之，無足論。即今才情踴厲，志氣揚揚，詞波蕩，控勒名富貴之場，大之為卿，為相，小之一官一技，歟，歟！各自表見，其終名宦之途得矣。然求其奇氣疎節，至性孤行，若古人所謂鷹隼高翔於雲漢，虎

豹長嘯於山林頽頽飛騰稱天下
士者要在故曰澤雉入樊雖王不
憂犧績入廟雖執不真豈虛言歟
且不特此也夫士既已置身於紛
華之境則外苑者內必枯利腹者
道必薄其於學問文章一途勢有
所不暇力有所未能欲求著書立

序一

說一言一字之幾於道不可得也
欲求坐擁百城樓高萬卷恃憤孤
懷以自肆於詩酒狂隸古此今
之際借副墨洛編之子抒寫風鞭
霆之奇尤不可得也豈非造物者
清靈壤氣非庸庸厚福所能與歟
嗚呼吾是以讀吾穆叔之集始雖

惜其遇而終喜其不為一世用所
為千古大用也憶明季時予與穆
叔君同會十三子文名僅走海內
近二十年自是而後夫人家國之
故君子蓋難言之吾黨賢士動靜
出處道各有當不相非也獨穆叔
悠然有所會卓然有以立超然鴻

序二

冥軒然霞舉其於世道人心蓋有
不能一日忘者及微窺其意則不
敢以艸野之身犯氣數之怒也尤
不欲以氣數之汙隆累吾奇氣疎
節至性孤行之身也是以天不得
而用人不得而制浩浩落落之裏
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喉間

有如許欲吐而不可吐之物也是以舉人世可歌可泣可驚可愕之狀感於心而觸於目者一一皆蘊之於詩而於論經論史中長篇今而短篇古莫不各據其感慨寓其不平寄其微言大義之歸也人第知穆叔君窮阮將老矣豈知其別

序四

其性情別具精神斷斷不為世用者乃在著書立言將以文華千古事作大用乎嗟乎金馬碧鷄封禪典引之文文之受制於時命者耳若夫滴汁剖心畢丁秘百藏之若山傳之其人天可老雲可怒山可秋鬼可哭而吾文章必不可磨滅

同於荒烟殘碣也斯豈富貴功名人可同日語哉吾是以重有感於茲集也夫吾是以重有感於茲集也夫

康熙辛亥歲仲冬月至日

年家同學弟徐春溶敬萬氏拜序於筆山之匏可居

序五



虎溪劉穆叔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六年予令撫之臨川臨川予江右特稱人文之地人多篤行君子積學能文章劉君穆叔其魁也予至宜有年勳未見其人揭生貞傳恒言爲五經先生全孤高義輒感激流涕及再訪之衆又知其年已老常家居沉潛好著書不出見長史予嘗讀史慕程嬰之風又嘗以事至南昌謁詹臺祠應所謂非公不至者今君殆其人也乎君一日因予慕之頗誠乃詣予予爲設二席相對君幅巾深衣木然但有道義之氣酒數行所言經史雖不甚多及皆有真名士風味再三年予入官戶部隨治西倉不復時間忽有以書至者則揭子貞傳

墓誌銘

十

以李子漢之行狀告也言君易簀時有遺命必得予誌銘因記君年七十時予尚未握手乃爲立遺帛書君書其後言山藪病癯何當過情之譽已命兒輩將來鐫石以代表誌使漁叟千年飛歸華表啄咏永批風誦公德爾嗚呼君爲斯言已存於易簀之先矣今揭子之請固予志也按李子狀君劉姓諱命清字穆叔其先宋狀元淳熙先生之同懷弟宣公世居金谿玉田婚臨之丑初楊氏後遷虎溪曾祖蘭以明繼後縣令未赴祖有典父毓祥萬曆癸卯鄉進士娶徐氏生君君生而性莊重外模內朗魁時父母繼喪哀毀踰節動會中禮諸長老莫不異之長與傳子占衡交且角古今文字蓋揭五

經先生所嘗稱爲臨川二叔者占衡字平叔爲古文靜深雄健君諸經子史箋註之外發爲論著故名稱顯明季季成亂幾無卒土初守陳公數致君謀君偕同事肅清君以生飭保甲布條法尋得劇盜投死之河一郡乃安游君後成戊戌進士嘗自謂幹畧不及君云君嘗館於穀城令李公六堂李公署襄陽賊發攻城破之李公死焉君同其患難倚其弟若子得尸火燼中以歸乙酉南中建國以揭公特疏所薦破例待君與平叔以史館君不應且報曰吾以諸生下閭難一隱足報君父耳君既修身誠正博覽羣書歸極理學施恩山先生分守胡西講學白鶴洲至者千數以君王其事一時

墓誌銘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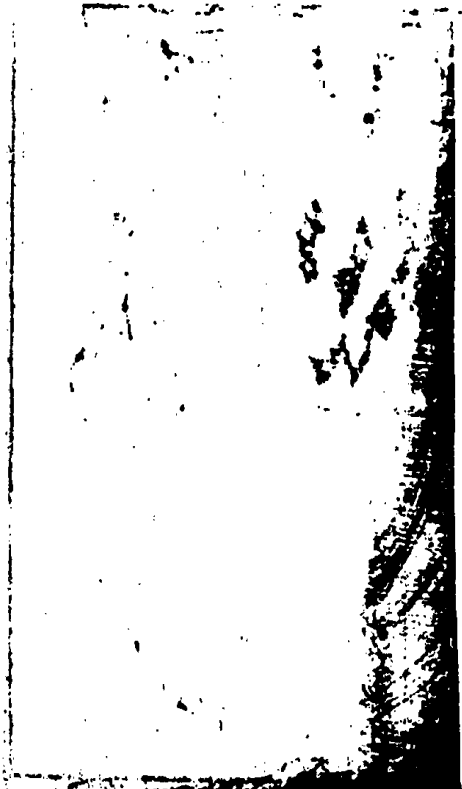
學者尊而宗之君素貧李石臺先生視學江南諸君避爲其終老歸則伯父孺唐君遺孤附猷不得出是捐以活之貧如前嗣是益著述不復出君生平孝友有秉性剛峭君性廣大以故始終友愛不棄孺唐公有仲子老孤爲之終養并及其孤孫之不立者蓋君之德行文章俱已炳如其事功之不得替則時爲之已傳君卒之年元旦攝壽得因之某又曰命也令嗣子治後事殯幾殆監與揭先墓手書喪葬禮成無從佛事先作輓詩其文若前知者至四月八日遂逝君卒於曆庚戌十月三日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八日年七十有三配傳氏子八人長同立次同偉俱早卒次同華已產生聖

謝氏苦節以夫早卒故也次同慶取蕭氏次同慶亦卒次同
寅娶黃氏次同延九孝友娶徐氏次同占邑庠生娶楊氏乃
五經揭萬年先生之孫女也女一適李生枚俱早卒孫男十
人孫女九人一適庠生傳道匡判股救父同亨出也銘曰
車之行也以其較不用其較履脫其輻刀之割也以其利不
以其利履傳其敝有光然薪盡亦傳人乎文乎歸乎其天
欽差監督通州大運西倉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慈裕年家
弟胡亦堂二齋氏頓首拜撰

崇仁有高隱劉孔仁先生名壽祺著述甚富曾為公
立傳言公為揭五經先生之程嬰叙事詳甚嗣刻

張謙銘

三



虎溪漁叟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

咏史六十九首

捕魚以下陽浦即事十五首

燕寢

種棉

曉飲

入息

誅草

野憩

納涼

川觀

湖漁

閑試

竹院

得蔬

捕逐

偶適

目錄

十一

試蜜

添王閣

無題五首

仙人茶

涼故襪

讀騷

趙家園

久病思良醫

贈宜川余兆可見訪

夏夜醉飲懷傅平叔

行路難

旅館花晨

遷孟松

閨謝司徒傳

寒夜懷友

古意二首

李縣園之姑蘇

惜鴉

夜夢床頭得論語古本

深春病肺一首

甲寅初夏病愈	和飲詒苦雨
老酒怨	賦得白雲臨酒
樊德文餽胎魚易酒	得金失惜吟
過彭澤	虎溪採藥行
靈谷步月作平仄體二首	感懷集句四首
斥鴳二首	運河堤望三茅山
秋浦望九華	江還
小孤	酬范愚山特宴
七夕	和湘東後園迴文
咏鏡	引商曲七首
目錄	二
鵬地喚天歌八首	歡儂歌五首
卷之二 七言古	
句曲別傅平叔諸友	過續溪胡梅林公里
遊仙	狂風篇
紀夢懷王建侯先生	玉鳩杖歌
清丈价臣母六十	紅梅
摘雲	早行觀魚
摘巢葉作葵	宛陵道上
靈鶴篇	別緒
河江守歲	却劍篇

銅雀瓦硯歌	演錯
桃李花	思飲
學耕	燠虎
萬魁塔	棘花
賦得夜夜抱水寒不睡	舊伶篇
代上隱庵募茶	過慨口
遊帶湖登石頭山	搏虎行
壽陳母八十	金陵壽傅平叔五卜
無為州避兵	剪江碁
惠泉	齊中蜂房
目錄	三
秦王樂	辰問篇
贈廬山易公	閩山草堂送郭入口
燭影飛梅	紫霞杯
送鄭牧仲南歸	壽鄭牧仲五十
讀潛溪集	賽神曲四首
將進酒	龍門灘
酬帶湖葛	魏傅任君
晚楊行可	
三句詩	
秋原四首	

六言古

吹鶴篇

登峴山 二首

卷之三 五言律

滕王閣

偕賴有升坐石觀瀾

旅夏憶虎溪

蒼苔

暮館

寄高

四錄

靈澤

燈花

翹關更飲

同平叔夜步龍潭橋 三首

月夜

贈丘友

湖臺飲

英巨山憶諸門人

贈鳳林舊遊

插松

獨詠 四首

像章館偶 一首

落花 二首

憐碧

水泡

街魚

永寧寺佛頭葵餘

勤會子計偕

四

百舌

竹籠錦禽

九月偕友登靈谷

李景毅山莊

重過剡石山房

種豈

九月登黎峰

西江訪友

江邊共酌

夜館

春霖

佛燈 以下十燈詩

客燈

雪燈

漁燈

林燈

瓜步阻風限韻 七首

夜遊

賦得茶

溧水道中 二首

中錄

紀石臺贈詩

旅病憶虎溪 五首

登縣北小峰 二首

登高平片月山

秋館 二首

早發宜涇

句曲綠个亭聯韻

登

竹溪春霽 四首

浣衣

靈谷尋張道士

書燈

雨燈

舟燈

琴燈

圍燈

圍况

句曲綠个亭梅 三首

賦得月

和李石臺句曲贈別

五

三山阻風

旅中七夕後一日

薄暮泛舟至虎丘

江寧道上

小園 二首

旌德山中

句曲夜

曉發清江

秋雨 四首

修菊勸飲

賦得孫雀意何如二首	讀陳獻侯傳	舟泊豐城	夜館	送衣占謝愚山先生	歸自蕭江至金石臺	歸自吳門重掃雪館	玉田祖居 <small>以下飲吟</small>	陸子墓	桂州	上清	信州道上	三十里松	謝君直齋祠	上饒	宿常山界	開化	獨柑	縉音	望金華山	目錄	六	浙江獨酌	晚過嚴灘	西冷吳仲徵嚴灘酬和	登富陽山	錢塘	到杭	西湖	抵蘇宿拙政園	姑蘇迎菊	還次草坪	鹿潭	安仁	鵬岡	獨酌 <small>以下春園雜咏十八首</small>	飼禽	編籬	植菊	爲山	牡丹	護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澆蕙	種蓮	種柳	紅魚	牧牛	揀茗	蠶池	試葛	剪蔬	牧鷄	藤花	湖墩夜吟	季秋小園三首	飲福山寺	夕陰初霽寄友	冬晚山行	逢僧寄衲	新落	久病差安 <small>十首</small>	目錄	七	卷之四 七言律	飲丁彥卿家	山中閑行不勸哥舒	再飲鳳林館	十三子飲羊城二首	元日鋤麥	中秋二首	飲桑澗莊	念雲兄家雪飲	火焚哭先人集稿	贈竺喬上人見訪	陶居看菊分韻	酬吳會生送紙	偶吟	由丁館還郭館	贈鄧弘叔	同門人對靈谷	宛陵中秋	溧水官亭桂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望溪	贈李仲美
潘好後蕭後翁	花從雨裡問春
春吟	御城春雨
醉翁亭碑	遊醉翁亭朱果和韻
東安道上	宿金隄天界寺
渡淮	別丁時已
落花詩三十首	和佩宇詩三十首
古牛石 以下數各十咏	過心石
石門關	洗墨池
澆酒泉	瀑布泉
雨後	八
橫杆石	南北井
文印峰	貯雲亭
厭華飲	遊虎丘詩
李陽河吊黃帝制觀	贈黎博善先生
贈梓溪家高維	冬暮園居 八首
虎溪元日 四首	已未元日
庚申元日	辛酉元日
春暮倚杖如吟	秋佳晚涼
旅臘雜詩 七首	七旬滿庭
同胡明府登夢川亭	鐵壁城

水陸寺	閱李贊皇傳
閱辛幼安傳	
卷之五 七言律	
墨池 以下和臨川十咏	擬峴臺
千金陵	玉茗堂
文昌橋	羊角石
緡經臺	荆公故宅
陸象山祠	金柅園
登儀真北岬別友	舟過虎丘望諸峰之勝
旅况	虞山早寒
雨後	九
海虞初服棉二首	長至日未與祠祭感賦
海虞贈陳止宜師	舟阻聽琴聲
海虞以瓦鉢代火籠	歸次彭宗守處
舟泊廬山酬僧送茶	贈詔使范
閱鑑紀合鈔	悟意
虎溪小築成	九口臨流
過張東之先生祠	乙巳再入西江館
入庚來開館和韻	立春飲弟家
戒子	贈官大宜
就亭眾友共賞牡丹	蕭江慧力寺

蕭江恩樓觀原

關山堂遠高院懷

遠北使君入院

鳴雨吟二首

小園夏望

竹夫人

餞鄭牧仲

和徐非駘雪

擬蒼張中河

會城小飲限韻

關山堂離外牡丹

臨麗京見訪草堂

關夏禾以下儉庵吟九首

關秋耕

關蔬

關荳

關棉

關牛

關魚

關木

目錄

十

關菊

白雲峰

明珠峰

紫鏡

飲方石止齋中

酬王月樹

悅雲軒松棚成

癸丑仲秋飲悅雲軒二首

九日坐悅雲軒課茶

夢吳集子

食東坡

步正聲及韻二首

願僧惠字畫

飲李仲美山齋

飲王子仕叔度館

飲王豫及館

西來庵聞牧童歌

菊

下葉紅蓮

遍園探春

南山採蘭

對月懷友

王典義肆

壽仙媼

和聲及綠萼梅

留別太原韋公

夜夢入晦菴先生齋

聖水初度厄水賊贈

贈僧

席瘡古意

錦琴

鸞鏡

鴈月

鷹燈

燕雨

蛛網

蜂腹

螢照

蟻運

湖上

目錄

土

秋夜書懷

飲沈虎銅席間賦謝

酬友送酒

丁巳春暮園林

夏日小園

丁巳元日口占

夏過

日長倦讀獨酌斜陽

聲及寄詩依韻奉答

社飲

春月登叔

湖谷

贈西遊客

問值歲臘風雪

煩憂

品笛

戊午夜課

卷之六 五言排律

寒食舟歸遇雪	甫鐘
病愈	愁
閣山堂課施徒	苦雨
新安水碓	宿長風沙
金山	旅夜
百浪詩寄吳陳少遊	僧門人遊華城觀
和愚山先生牡丹	
七言排律	
同友沈虎溪得微字	答胡二齋壽章
悲憂寒	暑館孤憑
由錄	主
會城東湖館	別郭司理
諸子析饌	
卷之七 五言絕	
燭照香車入	以下廣十卷
風簾搖燭影	燭影落前溪
頭白燈明裏	守歲多燃燭
金缸青燐照悲啼	獨坐縫衣燈又滅
湖筌夜坐燈光裏	添酒回燈重開宴
夜吟	
七言絕	

南徐舟出瓜步	秋日迴文
生米渡 <small>二首</small>	祖貼 <small>以下咏人三十一首</small>
庾亮	晉景
陳后主	梁元
明僧紹	沈嘉阿
顏延遠	韓延之
杜棕	王峻
方回	唐狂
王欽若	唐介
田疇	劉現
周長生	向長
韓康	張萬
郭瑞	嚴遵
張志和	梁鴻
王維	鄭邀
蘇雲卿	林遠
申屠女	謝曉
索官大丘山水	春日
美人渡溪	雪興寄月山索和 <small>四百</small>
病怪無聊 <small>十四首</small>	風林晴眺 <small>七首</small>

夜館	新制 二首
黃桂 二首	永芹 二首
紫竹 二首	碧桃 二首
滿堂花 二首	驚風 二首
香花 二首	雲錦 二首
蓮花 二首	梨花 二首
桃花 二首	水仙 二首
西錦 二首	黃柑 二首
玫瑰 二首	茉莉 二首
白牡丹 二首	寒食 二首
虎溪僧 十一首	若錦 六首
麻熟 二首	綠溪 二首
贈周旭 二首	竹枝 二首
炳花臺 二首	重陽登虞山阻雨 四首
夜飲 二首	冰雪效歐陽體 四首
赤蘭昌國鹿御試韻 共二首	秋意 二首
秋意 二首	觀星 二首
夜話 二首	懷顯僧 二首
蕭紅 二首	閨怨 二首
周諒季仲林葵 二首	周諒收仲賦得瓜字 二首

賦得江城五月落梅花 八首	見以文糊壁感賦 三首
最寒偶得 一後配成	代水船人辨
寄太原羣公 四首	
卷之八 詩餘	
如夢令 新柳	長相思 新柳
阮郎歸 相思見落	一絡索 對雪無酒
一絡索 冬間	卜算子 候虎
卜算子 歸鵲	卜算子 水鴨
卜算子 雪鳥	減字木蘭花 亂中登高樓
畫堂春 花吟	醉花陰 升帳
醉花陰 紅梅	醉花陰 瑞香
醉花陰 紅茶	浣溪紗 初冬
南卿子 二月絲絲	瑞鵬鴉 冬日道上
臨江仙 桃花	鵬鴉 冬寒
浪淘沙 夏初	醉花陰 初夏
臨江仙 風景	漁家傲 虎溪館和傅月
漁家傲 咏蓮	漁家傲 黎峰
漁家傲 會城晚春	青玉案 清明
青玉案 梅花	青玉案 送春
一剪梅 遺懷	踏莎行 雨水浴八兄

行香子	述志	風入松	咏愁
江城子	風雨客窗	唐多令	黎峰山房看菊
唐多令	看菊	蘇幕遮	綠青晚鐘
黃鶯兒	敗柳	念奴嬌	咏霜
天仙子	傷春	滿庭芳	薛婦
八聲甘州	文文山正氣歌	八聲甘州	謝疊山辭聘書
八聲甘州	謝疊山西臺記	八聲甘州	謝所南久欠書
意難忘	咏燕	桂枝香	孤館度日如年懷
百字令	過雙亦雲里門	尉遲杯	朝友飲愁注山不
沁春園	送月	沁春園	送菊
山辭		宋	
玉樓春	俗語	一叢花	謝疊山贈石
淇春宮	采石江上步稼軒	其二	
唐多令	留乾即集別邑名	唐多令	寓秋浦集別邑名
喜遷鶯	冬月	夜行船	冬夜
南歌子	醉歸步月	望江南	謝疊山
梅花引	閨李俠武廟	玉芙蓉	宣徽樂府
菩薩蠻	陳菊	蝶戀花	冬夜
千秋歲	冬夜雨	沁園春	負喧
沁園春	曉丁明卿	天仙子	閨鸞銀記
八歸	恨冬至天變	聲聲慢	烘爐

陽關引	謝張夢煥歸越	西江月	夏旦
卷之九	經論上	易圖	易義
易占		乾坤	
坤		松	
師		小畜	
同人		大有	
臨		剝後	
頤		大過	
目錄		主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夬	
姤		萃	
夬未濟		書	
堯典		武成	
金縢		酒誥	
顧命		詩次	
詩注		關雎	
擊鼓		燕燕	

衛伶	衛鄭
綠竹	苑有苦葉
蔓草	凱風
鵲巢淫波	幽風
南陔六詩	南仲
胡顏之機	彪池北流
下武維周	
卷之十 經論下	
春王正月	齊人遷紀
隕石退曲	衛人殺州吁于濮
目錄	太
沙鹿崩	王子虎
晉欽其咎州蒲	齊人來歸譚推龜陰田
齊人執單伯子叔姬	晉韓穿來言汶陽田
吳入郢	從祀先公
晉趙鞅帥師	魯陽
月令	用民之力
檀弓	舊館人之喪
士冠禮	士昏禮
祭禮	喪禮
周禮陳殷置輔	內宮之制

泉府	赤友氏
尋常	孝經
水經	齊桓
晉文	管子
孔子世家	葉公
湯盤	曾子
子貢說齊存魯	梁惠
齊宣	儀衍
陳仲子	國策補亡
卷之十一 史論上	
目錄	光
莊岳	魯仲連
呂后	黃石公
范增	周勃
漢文帝	淮南王長
晁錯	李陵
霍光	王充
丙吉	馬援
管寧	郭璞
徐陵	劉驥之
鄭微	梁武帝

王通	李靖
周興	劉知幾 共三首
裴晉公	和靈荃
蓋寓	令狐綯
韓愈	宋太祖 共二首
宋太宗	周子
張橫渠	二程
邵子	周程邵朱
王荆公	王元澤
尹源	宋高宗
自錄	幸
秦張	施全
史浩	楊龜山
胡安國	陳同父
洪咨夔	張威
元成宗詔	劉固
鄭所南	吳草廬
虞道園	方正學
吳康齋	王陽明
張江陵	史仲彬
藍玉	

卷之十二	史論下
趙卒	漢高祖
王后	王莽
吳雄	張裔
曹操	孫堅
阮咸	王羲之
王凝之	陶侃母
劉遺民	庾信
狄靈慶	秦木蘭
魚弘	劉靈助
自錄	主
陶潛	張遠遊
劉孝標	劉琨
雲定興	楊朧
鄭偉	張後胤
鄒陽王素節	宋廷芬
鄭相如	安金藏
盧坦	李鄴侯子
安祿山	竇良女
高仁厚	劉昊
賈綽	蘇逢吉

李襲吉	王凝之妻
呼延贊	曹修吉
李大臨	呂大防
歐陽永叔	黃魯直
李公韓	宋道君
蘇庠	蔡元定
賈似道	李顯忠
張翥	完顏昂
遼后	金章宗
耶律浩	遼人
目錄	三
日本僧	郭少師
趙孟頫	張浩
郭憲	海涯
馬定國	申屠致遠
阿魯圖	高啟
威繼光	孫養
卷之十三 序引	
友石居詩序	但月仙集自序
游日生稿序	李西川八十壽序
支母六十壽序	制府詩集序

寅課序	九華山蘇米序
邁園詩序	汝上詩序
瞿天門名山辨畧序	東湖草序
送大愚上人序	石厓僧序
徐陳合刻序	揭念爾詩序
潔振子詩序	草草草序
大笑草序	黃霞子初度紀實序
蘭室詩選序	制義自序
修龍潭橋引	社廟建樓引
重修曹坊橋堤引	重修綠香池引
目錄	三
奉祀王憲侯先生引	
跋	
戶由跋	秦淮賦跋
卷之十四 記書敬	
金船駝山神記	劉坊許旌陽祠記
劉坊伍相祠記	綠青庵觀音大士記
英巨山修觀音閣記	虎溪社廟燃燈記
枝山畫記	沈石田山水記
虎溪莊記	虎溪紫雲祠記
修東河橋記	蠻石記

帶湖記	關皂山記
寒玉亭記	虎溪石頭山記
辭餽歸農與張師尊書	與甘師尊書
爲李西川徵壽詩啟	請祀御登啟
內人祝壽啟	李聘官啟
劉聘張啟	劉聘范啟
聘第八兒揭氏媳啟	劉定謝啟
劉定傳啟	
卷之十五 行狀行述祭文	制府行狀
穀城令緝陷李公行狀	
先考行述 <small>楊懷切先生作 大父承公傳</small>	先妣行述
先伯考行述	先伯妣行述
祭揭大司馬蒿菴公文	自祭文
卷之十六 墓誌銘	
鄒司憲何恭人合葬墓誌	孝廉周公孟侯墓誌
都食協鎮傅公墓誌	孝廉會稽郭君墓誌
文學丁公明卿墓誌	游公鍾盛墓誌
揭夫人楊太君墓誌	王母周孺人墓誌
卷之十七 雜著	
西冷吳仲徵眼鏡贊	紫鹿多羅藤杖贊

呂仙贊	十八尊者渡海贊
青丘傳	儼母傳
蜜蜂彈薑文	甘焦覆彈修竹文
靖萊蟲文	師說
混沌	小入
讀書	筆論
以分合爲變	大學問道
圖書	參商
擬釋真	擬耕籍
祀穀慶三閭大夫文	祀劉坊伍相文
卷之十八 賦	
嫠婦賦	火眼賦
虎溪秋菊賦	宛在賦
英巨山中紅葉賦	就亭賦
桐君賦	虎溪對菊賦
靈谷醉月樓賦	青蠅賦
虎溪二塾賦	樓下賦
酒賦	初秋賦
聽蟬賦	楓落吳江冷賦
附刻行狀	附刻墓誌銘

虎溪漁叟集卷之一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五言古

咏史

早卜頽陽耕漬種分新水禹甸明則壤稷書詳負芑苗豈忍
無莖果祿宜有理客至供香秣晨飯餘菰米閑閑十畝間得
性復何以

大道逢弱喪志士塵離憂帝察荆榛日皇塗風雨秋咄嗟當
路千百計豫前等桑林戮封豕中冀傑出九山陵洵合德憑
正信悠悠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一

曲徑多狼藉信意出通衢朔風吹萬有喧濁英爲驅三鳥嗟
無渡重雲孰與舒陵陽不可遇且卜荒涯居

平生不習靜湛寂自如斯晨興讀我書行與孔顏隨博瞻亦
何庸所貴析其疑鄙嬰死章句大儒盜珠璣得謂無象然義
產又已推春氣動潛芽園林草木知求之下厭深得理應勿
違南轅楚良馬任馳驅擊鼎暨般斤忘言庶可希
荒園有餘隙憂疏類已多課兒共理鋤篩土細於磨引爪登
綠架灌芋汲紅波悠然漢陰老忘機竟若何

飄飄禹強子同我駕雲車叫開閭闔門攬轡遊六虛寒暑不
能賊縱志得所如歸來惜分袂遺我崑崙說

嘉孝方垂實紅鮮堪者觀胡爲棄道傍無以謝凡庶憶昔上
林錦美人爭薦飲至今玉津園飄零六聖淚

冥造惟靈化安果秀頑殊推斥隨流運得喪問真吾蘇季終
死術寡子竟全愚龍蛇變不定豚魚諒恆孚飄蕩集荏鬣杜
以尋其居

虛已道依重清難物所尊翩翩貴公子執轡下夷門毛公終
進諫超駕日疾奔手挽黃河水歸遶舊陵園功成遽問入百
步見秦晉

古道千秋照高風刺骨寒凜凜雖慕水猛虎不衛燔遺跡知
無寄寸心期所安王蠋山中樹蓬蒿海外冠危機交際際際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二

鄂應齊看

德量暖坤維威神何足假皇哉祖龍興流血滿區憂人人問
左戊尸尸武安瓦王氣既已見慨臺空有且誰是楚南公諒
識亡秦者

臺觀金雀鏡秦皇舊日銅已苦良工鑄曾入美人宮棄置今
無用塵區掩深潭摩娑未肯發舍光寶匣中

秦氏羅敷女不作使君妻年年陌上桑振採滿筐攜養蠶三
箔餘染成紅綠綈薛女爭相妬事事加排擠

失鹿帝羣服從龍耀沛海安得剖符爵元功不厭心南宮聞
朕望雲夢恣橫擣誅賞既已謬臣庶豈能任什方徒封豕何

似救淮陰

倪子好耘耨帶經往于田冷風掠秀綠口吟手腹勝終歲頗
忘倦竟臥蓬蒿堅曉得數鍾收人力浮於天

窮達雖相離時命嗟若何賸子驚遲暮至人憐跌蹠田公夢
寐疑妻生輓輅多輪非遺廣國雲臺無伏波惟有尊清後晚
足笑解阿

曾學淮陽禮生憎綿蕞文韓主何處所石溜點愁雲山鬼
猶漫地書恨未焚家計真寥落庭前若沉醺欲求雪耻上言
華滄海君

子已愛清靜至理自希奇青草鬱南園翠鳥鳴高枝共酌一
虎溪臨曉集 卷之一 三

空酒日日注玻璃銅壺歌正闌玉樹花已移五侯結管地
息走孤狸

意氣傾人命由來豈不愛丈夫敦風骨貞操曾幾輩孤月臥
心期浮雲看世態零落故園花遊蜂隨解隊羣鷗延射門空
有雀羅在

寒暑多辟易賓適鮮時逢寵遇轉亦相驕貴牙梁松鴻都方
獻賦桂園還遺風名花惟賞共妖冶笑迎同獨愛東園月懸
照汝南公

孤雲擬貧士高寄與雲參自能珍瑟瑟未惜縷藍藍殷殷陽
第九蘇魂節在三誰云立不朽何以生且慚畢竟極公樹搖

落在江潭

風騫期邁往淒涼肯遺榮榻留高士解舟同有道行問疾傾
時彥臨喪聚風英意氣嗟寥廓世難惜飄零寂寂蒲亭長四
十未知名

彭殤齊物化蟪蛄幾春秋連觀性縱樂無物更懷憂隨會蒼
高老安仁白髮羞功業未全建歲月已先流鞍馬都消歇流
涕濕荊州

事會無終極俊傑在知時一朝魚水合四野並揚塵管葛聲
逾邁蘇張意豈移風微猶未謝顧盼有餘思
南州徐孺子不食非分錢東海管幼安繩牀五十年芳標日

虎溪臨曉集 卷之一 四

已遠嘔予胡得而仰視浮雲間飛鳥何翻翻

炎火委將盡路爐烈漸烘熱地高臺建熙山簷舍空壯園良
易歇餘香分且窮但能憐季豹未解惜卿公惻惻西陵樹遙
聽起哀風

而過涼生後邀惟適此障折疏誰是主投轄我宜賓酒如元
石酒人是上望人一杯常滿引望此鬱腸新

牛要盈時綠結實已堪采恆見蒼耳苗偏其秀色倍養生誰
叔夜徇欲齎裝類指藥難引年靜攝宜有在
昨過旗亭下忽逢劉參軍自言數載間寂寥常閉門二阮呼
不應裸體獨醺醺此人已堪咏何必懷五君

潑源江表上安石東山前丰采期元輔旌帛貴丘園華統徒
虛長憂樂貴同然蒼生今日望太傅獨流連

俗韵由來遠林木正翳人汲流野鳥近結宇亂山親士衡仍
入洛邵平未終秦潔哉彭澤尹家累不隨身既無五斗米安
得免長貧

午夢醒方起空齋竹影移看雲纔出谷編樓母沿籬恁誰
爲象猖狂莫與隨陵子臨流笑嘉王對酒悲無端并集處終

焉祇自知

終南有佳境欲做天台仙詎意襟持謬隨鶴出巖泉黃冠何
代士不落陰陽詮無爲守至正順物聽自然還山臥白石竊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五

竊弄雲烟

先宅誣天命李裴誠禍基血發鸚鵡鳴魂銷解身感榴葉絕
裙翠蓮花照面奇英公館已斷侍中骨從鍾青宮果負德中

正更何如

橫流不可問滄波日夜頻垂翼終難整罹早願望哀有餘
冤氣無人辨劫灰啼系幾載道蒼天竟成災懸知三木下難

更問周來

書影中庭樹並喜玉成行投書嗟及甫獻謀恨辟彊乖刺無
終極前修豈未良黃門鍾特秀青槐拂二即先德知難狀作

意永相望

闔閭入柘舉轉戰連蒙塵有士懷忠憤披圖歷難辛浮歌雲
夢澤舒笑磨山岫熊封不遠援難次未終論今日官唐上誰
爲負典人

重器知難任虛聲豈事求張濟非裴度程穎寧馬周沉幾將
絳物浮誇自起羞草茅無有策七箸亦堪籌目病愀書苦懷
來風雨秋

平居常作字所貴善藏鋒筆法十二意獨愛頌魯公舊綳幾
長幅臨寫何人同希心添妙潘燒過徂徠松

歸舍傳天祿長槍獨作媒馬道幽州至蘇循魏曉來懷恨八
九峽筆供三十枝榮華已可羨廉耻安事哉蕭蕭蓬蒿望隱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六

士在荆臺

椒殿開封哭汴水聽衆呼還山無早計入幕有奇謀濁流投
易盡清班列且無板歌空喚酒投劍已登僊乍到王官谷不

見司空圖

天家軍務重解脫窮何年漢主未營洛蕭翰已還燕偏令大
梁兒五人縋空絃寡妃徒有淚寒食竟無烟誰捧一盃飯長

麗徽陵前

蟻蘇誠異類薰蕕匪附根擁笏登揆望擊彈逐飛鸞穿穴除
丁謂闔門鎖繼恩糊塗寧易了正色且堪論嗟其草屋下古

道照芳樽

東節誠高邁退達任悠悠有客嗟遲暮無人勇急流登山頽
北顧遷秩望東頭目穿殆主請泣罷致君羞飄然錢若水嘆
厲出清浮

溜水黃金客蕪陰稿旅卽危封遭剝蝕營衆益張皇功業事
談笑國難繁包桑勃豎能明榜宿將愧臨亡餘思千載後掛
牌淚浪浪

名節誰能砥端居責自求莫以舍生促憚此孤忠酬王四誠
門僅田盡好交遊引義申良友中天正氣收玉山何待問窮
沽已新州

無所無停棋盤根須利鋤辱塵朝敵汴紫蓋夜飛吳越忠千
虎溪潭集 卷之一 七

談備國老七旬駑恨倖歐陽舌痛誠陳東書一千時宰怒碧
血澗疎疎

達人達世變屈折固堪嗟卽臨天下事意氣謹橫加堂堂呂
太府輝文滿袖誇賣藥文江市釣魚吉水涯阮窮惟所遇貞
風抗國華

真人肇南臺謀始諸除和六王資電掃萬馬躍天戈澄清踰
白海絕漠躡紅羅百載消頽運累葉延恬波遙遙懷往烈熱

淚漲春河

望風占殺運慘連三十春憑高逐燕燕削劍待親親士無家
令計主有求襄仁南碑徒滅沒北顧正頻仍結盟思報主誰

慨負張倫

忠諫子臣分優容君父恩不然林下叟處處樂天年特以升
斗席誓此髮膚捐黃臺慘一摘何堪瓜蔓延展篇未忍竟酸
風撲几前

股掌誰堪弄洪惟幼冲人黃衣方嘒穴掃除詎肯親麓川幾
失律瓦刺又蒙塵雞鳴山下路回首一酸辛

竹莊吟曠士因機起釋龍道言除少正何勞補幼冲口誅情
未伏舌血字紫紅高文玉屑重正氣石泉通長憶金川水清

溜寧除踪

南風塵暗却迎落乘興冠聖蒼天迎船避隘海孤羣雨終

虎溪潭集 卷之一 八

進風節杖更驚烏其弘多化血魏徵亦滿車賢寧一廉士大
義更何如

英皇旋翠輦精最軼初年奪門徒受戮枉刑終辨冤庶人差
見日女戶罷朝天皇仁蕩振古莊頌幾流連

北狩倉皇日有安社稷臣從容回玉輦談笑靖烟塵黃舌騰
方熾熱血灑還新三字英須有片辭意欲迎祇餘枉忠辨哀
些塵皇綸

求魚臣乾谷由來達主欲忠宜初立朝屢屢樞垣贖洋舟懸
載資安南免失錫舉動係生靈所恃寧碌碌司馬應推席宜
爾以遐福

三世清華選續魁相推文康扼津要子性金雀魏時段英
主出醜跡汚塵埃妨賢誤國計不祀豈徒哉馬有東風路無
煩望三台

士剛堪百鍊豈應如棉劉輔真陰刻懲侯竊主恩三木哉
卿智屢票逐周竑端毅偏蒙妬文肅亦罷還無奈綠林客翻
多白日權

周官計吏治壯肅斯邁俗文毅洵文清廉士之概栗魏魏秦
開府黃綢祗盈幅刑曹破屋舊詞林育馬嚮潔志鄉熙運千
載仰芳躅

奉陵御日月恭已靜垂裳登朝羅衆正期步悉周行漸且跡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九

陸古幾于海漢唐胡馬控手處玉几頃漢京
子慕文康烈矯矯出風塵况草曆移意萬刻默舍辛汚以不
湧淨功從屢讓湮武憑身備歷何以副前人

直言天下事忠介信轟轟草雖干怒剖心亦鑒誠英主持
相注留却待仰成嘆息精華竭沿江莫某至令百年內雅
卒盡知名

頃雖誰不受貞臣豈爲私可憐台父量難望海天齊曾憂府
西市郭楊碎北埤好情欣已濟忠魂痛腸依浪浪萬古淚氣
短不成歌

定陵久泰運時氏有懷好平壤方拜印指藥又冠綽連綿三

惠集驅除十載間鳳樓頻獻誠瀚海竟無瀾盛治如難繼
次哭時艱

青宮誰幕入挺棗豈無因所幸神明主至性屬天倫不煩招
漢時何事析周薪慈寧紅日迫橋欄白石碑片辭垂燕翼稽
首頌真人

遙憶慶陵帝星前四十秋寶曆方凝命中過塵府憂等閑逆
前入倉卒壽宮求萬年天子望一月聖人休徒餘未了緒紛
結後來愁

廷朝敢始失結黨戕勳畧外禍從茲延巨姦潛以托滴滴忠
臣血敬歌士士脚不知屢十曹心腎竟何若我有中山办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十

以誅元惡
烈烈尚湖御事後論滿詩英明真首出結語更無何主憂臣
復辱外訐內已蹉野草吞肝處尚寐欲無叱

鷗浦卽事
捕魚
靜愛涼風好南湖領晨昏日晚盤船回曝網掛長叉燕麥香
成飯芹蘆半捺花平生不得意投老虎溪涯

燕窩
北總書作枕熟睡應無恙起來日未斜瓶草迎風動展卷理
其精繪音斷且哄去去芳樓郊桓笛山頭弄

種棉

入夏甫旬餘愁雨復愁晴。木棉方布種。麗日苦爲窮兵寒。
鋤地能忘卒歲營。滿目爲萊地。幾力任躬耕。

隣飲

臨湖有主人。邀我飲。醉。離。稚子拜堂前。禮法皆閑。少選踏
歌。回月出東山。連醉來天地寬。何事華陰屋。

入息

幼兒林。登書。笑。牽手。末問兒意。所求。喜我于田。歸手持青
竹。籠。傾芳佐晚饌。籠中亦何有。藏脚。然如龜。

誅草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士

古人紀曆候。獸肥欣草。至。候。爾。截丘。開陳。根。難。急。拔。日午。雞
其。蔓。白汗。流。珠。滑。相。逢。蓬。與。蓬。佩。幃。不。忍。殺。

野憩

好鳥鳴枝頭。巧似黃鸝語。綠樹幾層陰。又若橋梧所。疎。今。渾
無。題。天光。淡。容。與。高。臥。聽。流。泉。靜。意。已。如。許。

納涼

濯足帶湖邊。水暖魚爭沫。忽聞音韻傳。響振松林內。尋。香
無。除。息。心。如。有。會。相。賞。松。石。間。還。與。幽。人。對。

川觀

吾家近市居。江帆倚暮泊。白浪打船頭。捆載多嬰塔。豈不愛

其珍常恐風波惡。公無渡河來。歸去怡丹壑。

湖漁

乍落湖邊水。相連去。擊鮮鹿角。頻充味。珠胎足。市錢淡。泊子
應。爾。安。問。孰。憐。蛇。惟。飽。無。餘。慕。青。萊。藉。草。眠。

閑試

榜發誰家子。悲。候。嶺上行。殺言。督學。催。發。策。投上京。憶昔三
十。年。縱。帶。浪。微。名。顏。然。今。已。矣。獨。醪。聊。自。傾。

下

松下簪初長。風來頻解簪。寒玉萬條。柳。空。其。父。和。純。處。爾。散
聲。音。布。影。隨。飛。閑。息。置。宜。此。地。豈。音。助。予。酌。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士

得蔬

八十王。建。侯。不。應。明。經。科。小。葉。帶。湖。上。灌。園。矢。弗。過。藕。花。白
於。玉。質。葉。大。如。荷。惠。子。兩。種。秀。佛。佛。寒。雲。窩。

捕逐

童子揭枯竿。去羅野田。雀。歸。黃。離。籠。中。毛。羽。悲。零。落。白。粒。縱
啄。餘。茂。樹。失。棲。泊。早。見。九。苞。文。換。翅。入。家。廊。

偶適

簞床與茶。適。閑。遊。處處。携。梅。點。點。無。雨。探。幽。路。不。迷。舟。餘。青
翰。清。山。封。黃。石。碑。登。高。臨。水。後。皎。月。送。將。歸。

試蜜

試牌已滿房蜂人來相慰此物固枯腸中皆滋味絕勝煎
漿漿助子資冷味子生茹苦多承報驚蓮舟蜀蜂不黃蓮
花藥蜜則苦

滕王閣

岷草依然綠燈光抱野色層閣一千年其中幾閱歷浩浩
携遊憑高日漸夕俯仰不盡情江流渺無極

無題

鸞鳳入高雲飛翔宣頤運驕驥志千里筋力會靡倦出門不
擇路徒傷奉與塞蒼蒼日且迫修途宜速遠

盤桓泥萍驚搖尾澄淵側月滿晴蛛盈徐來攫食食餘飽
欲嬉夜光失顏色去之荒淫外天空滄海血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五

偶入邯鄲市忽逢賣劍翁自言截蛟兕信與純鉤同價售一
千金裝囊幾百重歸來類萍踪味無芒鋒
湘鱗爭慕水宿鳥欲依林依林就掌食得水向池沉鳥魚去
復來悠悠無古今知彼浩落士勿萌羅網心

濯錦錦江西雲龍光注射縫機浪成裳服與腰膝亞出入曳
通衢泥濘輕灑馬腰騎勿欺領自解方難下

仙人茶

南國有榮樹春之半則芽年年陌上枝嫩綠頻周遮剪以并
州刀盛以湘竹筴和以水晶鹽覆以碧縷紗凡茗資烹焙此
以質相嘉無以美其名胃曰仙人茶舉心耻三疊紫烟果五

華既云丹鼎物無見而然耶達士懷蒼耳羽客羨胡麻應聞
白蝙蝠飛來宿幹丫信步閑遊冶復逢交彩斜飛手撥其英
春風入袖奢贈子以長煎顏色勝桃花寢園如薦美會見題
贊妙

說傲禪

十上空歸素衣帶盡生塵古來幽曠士不能庇一身衣非窮
曲迂腰半下無臂臨流洗散濶湖風笑樵赤諱伏鳥皮几閑
憑青囊穗可惜明光錦俱爲負販秦猶緩仲容子憤鼻張向
天與即曾作嫌愧之餘緣係支室尋有囊劉程爲下體

請燈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五

煩憂不自整偏欲計離憂王族掌三請下士豈云倅一朝不
得志芳澤化爲仇修塗日以遠玉爲徒耿耿閑風不可釋反
顧臨照丘進止復何道行吟不任愁隱凡咏華編千載共悠
悠

趙家園

霜氣冷黃茅沙明詰曲均買魚花港內縮頭鰻可散漁人相
笑問沽酒解誰鈔我有一斗醕藏之五天稍與子贈神鱗飛
片落寒庖伐我吹紅火桑林極紫苞談笑酌波臣微風動水
泡因羨從漁樂能將積累拋漁人還相謂此意安可喻惟靜
因能適無營亦鮮膠高門鬼打羅幽蓬物不敵醉吟歌六華

大同豈得包盡一夢醒明月滿窗投

久病思良藥

久病思良藥期以針神起求林蔭空倉常懷愧謀歸覽從軍
中樞大蓋頻呼酌我以斗漿陳口一不得佳紛紛醉屬解妙
理豈云副步兵真氣昏姚養家情惡碧香嶺外浮吐吐此中
酌回有語索即索即不相顧

贈宜川余北可見訪

冬風捲落葉萬樹起寒聲夜靜息空齋百慮爲予并慮東行
所因慮去局由澄曉忽去來間飄冷正和鳴懷有瀟門僧元

元踏星行窮園方稿寂談笑足歡情山芋煖且熟煮餅假其

虎溪漁樂集

卷之一

五

英雄前顧話熱淚兩痕盈似從深夢裡彷彿見平生志
聚襟懷同憐笑與兵君神境勿濁我昏日以醒屢聞戰相
誰云鐵作鋒野田無鷺稻傾水有遺鶩聞君五百身近現金
色明一相若無相妙願久轟轟願言持是理遠斯情恨九
坂填危路四達列彈箏慰我長饑想來餐大鼎羹

憂夜醉飲懷傅平叔

北斗橫天處柄垂南極山內有隱人居烟霧常往還風搖燈
谷動虎豹縮其縮其縮其縮以爲石老而頑掌棒急倒影水
碎靜聞潺湲花覆古樹磁斗時幽蘭浮寒天外迥著錄此中
豈於人事遠而自誇懶錢良以忘情久紛埃肯任制爾友

劉伯倫經年獨閉關祇因酒得縱猖狂不可關何時添暮理
斜我航筆聞

行路難

與君結好時惟懷殊未惡黃金定期期白石婉約約若行
素川馬有青纏絡一夜春風起吹向楊花泊賤妾無聊思溫
淚貯空闌白石尋毀爛黃金盡銷鑠憂淚新兼減悲涼臂瘦
薄繡帳冷芙蓉坐看孤月落雞鳴天欲曙無枕傷離索去路
望如前若心曾似昨

旅館花晨

花枝未見花飽鉛入小屋絲雨半軒遊皓月一窩宿暮春日

虎溪漁樂集

卷之一

六

漸生染縷將成綠黃鶯遠避聲遊蜂展翅慢古舍陰陶蘆花
村匪杜曲日長鮮所酬更深惟對燭乍聞春正半故戶散幽
獨遙憶虎溪頭水紋生綺殺天桃想盡紅梅豆定如玉堤柳
若爲眠紫荊應久郁碧澗多添流疏籬仍護竹圍樹短長蔬
苗生方寸菊故園春自深客席人如惜不惜春負人我負春
更俗無聊但開闌殘編猶可讀

遷孟松

千尋所自有何以托非宜曲折隨人就錯盤亦可披爲龍也
耐策來鶴且相疑南畔若云是北印又似非蓋尖籠月少翠
薄引風稀望稍猶然愧陳荒非任事豈無徑寸心難以理餘

則賴有亭亭青雲霜殘未暮河陽植漸徒公歎林將移風
潤其根草木失所肥藉此長有奮屈賦竟文性龍陽爭欲來
顧此亦何其

聞謝司徒傳

聖綬誰堪解正色足千秋數斛吳興酒酣歌且自由海陵悲
未欺生金因見酬噴息逃名吏諸嗣有輕舟

寒夜懷友

和王聲及

摩面著顧骨瘦容高兀兀昔職少年場今春三而竭故人在
何處強半荆山別孔席未暇暖幾曾點墨寒南冠空嘆楚北
懷寧適越欲學報仇夫霜奉張義悅欲學華陽仙水天脚不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十

慨一事老無成冷韻徒嗟

古意

驅車白雲麓殺殺路難平淙淙感云暮秋制寒鳥修如倏
而收車疾馬路轉軒友寄樂適揮絃移我情朔風驚怒號山
海齊冥冥相與飲美酒金石比貞誠悲哉楚靈均空愛獨醒
名

又

蒼鼠徹夜忙撫枕聽寒漏惻惻悟義多言長婚嫁伶俜多
回旋洛鐘迅感侶休言蟻膏女入宮常見託教有三十願用
無以為藥種蘭蕙九畹樹蕙仍有畝至人小弗爾滿大志

受虧缺遇正偶筆鋒筆馳聯徐并子而躍出腐末後

又

大道本無傳往籍亦多紕帝焉厄水旱災祲胡為然更誰
時雪寒溪丙子年女媧石幾何頃補不周天下士守一經往
往難為權豈知妙與微同名各乘云元我欲凌倒景俯觀天地
全二九扶懷油歸以悟今賢倘詢六幕外忽忽竟忘言

聲及惠子詩其序云天來鴻鴈地賁白駒水鏡逼人

寒機穿袖把高風於四友雅慕水雲之若驅濁霧於

千山用澄泉石之好幸遭逢之靡斯覺素頰之非奢

宋鮑班香惠劉蔡燈之彩玉剛金鑒神傳橫畫之高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末

傾蓋忘年吾翁幸相見之晚耳班荆耐久主人敢避
客之深耶因共醉於東鄰乃交談乎往跡漫成古意
敢索新裁和供掀髯匪欲眩健錄此以見其風度所
存

李縣圖之姑蘇

商風侵冷月霞霽欲為霜橋梧吟靜夜四野唧寒蟬年原未
適意抱花飲戰場昔嘗有朝昏元辰乃散裝驪歌方及戶牖
酒猶在堂共酌樽顏色行行雲水鄉人向玉山道七里瀨縣
錦五簪秋色短大纛賦錢塘扁舟亦曳荒芙蓉淺淡芳金閨
門外市萬軸盤牙繡額與謝世紛紛塵拂石牀虎丘山色好

環對讀書堂天入有清策擬以佐幾康匣紋碎鴉鵲夜夜出
英空獨此重楊路舉條贈新將老來最寂寞離夢永相尋

惜鴉

垂天有矯翼引領盼封畿霜雪湛其影原野凌其飛風雨助
其勢竹樹響其聲騰騰鼓六翻爪吻捷如磯上撲迷霄霧下
啖空山肥愛爰狡捷投座未敢睎怒氣所磅礴安知會與
胡攪擇既已久跡尤亦有歸一朝逢微使霸翎帶血創梁梁
留生氣雄姿死弗違赤睛倫掣電豐翰耀鐵衣骨因略愈勁
片點黑莫年剛良多見網深嶺播香餅天地與震撼草木為
怖泣往往靡不獲咬逆藉餘威蒼鷹鷂之匹黃鸝鷂之微鵲
鵲鵲鵲鵲鵲

卷之一

尤

鵲鵲所役耽隼鵲所揮須臾氣類集悲鳴赫九區同仇方奮
作掉翅互延頤微子慕前刊關弓涉峻嶺黑龍潛屬猛咆哮
濟朝饑指顧衆鳥聚扶目睇其排嗟嗟累有驚豈如一鷄希
錄錄爲爾碎報報爲爾祈自昔幾賢者終應臨危機

夜夢床頭偶得論語古本一部較齊魯二十篇倍多其

帙字句古奧如壁經難讀深爲秘惜醒而失之悵然

賦此

珠四偶微言壇坫發幽邃山額木葉後散落誰爲拾得百年
最少命徒勤編次運今結讀聲普天素衣謀白首真尋源故
託重而肆太息九鼎移焚燬漫天熾獨幸一室書無燬燬圖

藥興錄世公篇壁藏猶端端三禮委珠囊六言粉壁比安穩
尼止書而不遺錢昨昨夜夢華編纂素糾糾異千年鴻寶集
命我枕中置寐中探精靈宿宿猶必醉胡然如羽化扶掖我
虛荷昔人寓新宮醒猶記其字我坐老而頑由來之默識
尋恍惚問九元空懷思

溪春病肺引鏡蒼然因用素顏歎光潤白髮一以驚爲

韻

鳴琴在丘中拙矣踰寒素寂寥三十年守已如孤鶩養病公
復然益自損真趣春林花鳥紛從倚難移步

荒雞啼夜徹物理往復還既晦仍將旦困象且就閑胡然慘

加海淵集

卷之一

丰

不寐撫枕聽潺湲幽憂長自遣於以制顏顏

果日出扶桑漸逐浮雲歎放起鮮加餐誰云屬故厭世無

越人丹經奚所驗夜夜拂星文空彈懸壁劍

流波不再返賢絲時向光推移任所適得失毋相忘既自爲

形役寒暑應備嘗百年會有盡努力更嘶腸

老聃新沐後槁形如抱疾宣聖發其復大道被滋潤而氣人

之華內視人之鎮靈根若個長造化誰一瞬

聞道少廣山上有不死客漢武與秦皇求之不可即我欲凌

風翔飛流海月白聊爾歸去來閑吟向冷席

檀值禁枯際委順如綠樹士當坎河時春陽類脂髮夢生滿

爾爲進營徒自越我無凌競思齊空免咄咄
得與與存亡萬境渾如一其爲事人乎知之常不來冷吟
上風灼灼花間日臨窗裏芳獨在誰屬匹
首陽傲處齊南山樂陶紆浮名豈足慕正性何能已不惜老
而復慎防悔爲快環堵任蕭然虎溪足春水
暮春風瑟瑟郊野氣猶寒頗茲衰病軀坐費行復難史編堪
麗澤且然資靜觀備多感憤事翻令感沈瀾

甲寅初夏病愈

裝年逢肺病重咳驚風雨圓林晴吳吳風花柳欲勝餘
映耀是中見爲主素秋難備備推釣浦中吟此改更胎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主

忽忽吞吐或云轉川圖却却披自古我意並流連漸相尋且
苦布帽與縵衫遠遊獨栩栩

和飲治苦雨病日更兼兵賦之憂走筆遂全勦韻

反舌正收聲姑角真窮清柳煙空辨露無言謝校勘傾洲際
艾加氣壓千山暗震雷怒且騰隱几怯延閣冷波滬雙眸頻
年訓晴耕突逢鐵騎臨兩雨復三三寄琴無就解奔舟絕纜
纜安得叔梁更隻手擎懸壺長聞獎將軍劉有資大福禦侮
煩忙忙寸心聊釋憾還遯兒內史小家歡負擔奈可憂蟬
吞哺多餐濕渴澤煮枯鱗搜根窮赤蒼昔見石龍城蕭水委
新金山川金蛇蛇風景亦頗濶歸到幾何時天心忽搖囀因

悟冥冥理乘除靡久暫莫要有封圭春秋鮮視矚我欲駕
車倒將壺字暇掬水洗性高披雲載飛瀾佩遊龍輪將烽烟
息偵探剩藏石凍春憑閣汲滿瓶長歌日出入燈燭哺復吟

老酒怨

予生苗林園遨遊入帝京召拜籍田令侍衛老榮大醺賜
登考獻祝隨孤卿醉暢動龍顏玉卮仰前擊封爵黃流侯昨
土青州城謀醉失朝儀錄事他嚴丞侯欽曉圭組請守村翁
聖繫系然暗室昏且慘無明百絡權好麤三木棄頭刑忽聞
方外士求于解宿醒私喜脫幽網伴酸話平生上邇義軒理
下測冥訓精高歌擊短劍燈口於商聲既能客盜馬何妨放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主

絕腰潦倒花陰下勝造策公棚主八胡細惜連我赴西陣
曳出郊龐傷心五內并衆并舉發優組練潑潑盈流梨寒人
血攪刀功哭聲沙場頻催臥牆壁任縱橫何不再投膠之
快千兵傷哉各盡寬寬允爾由平

賦得白雲臨酒

香花渠不斷秋風意管何寒鳥刷林影朝暉曉望春與君
相酌日長坐藤蘿高天青香香雲飛盡欲波

與德文師自閩南食我以胎魚蟹爲建酒

嗜蟲三百篇盈懷孕龍鱗大吐棕櫚包細展蟻蛭悅不凡
驅卵從中百毒孽脫孕呈險怪妖孽棲蛟螭胡爲入呂肆驚

見割胎魚母力負千鈞吹沙奮長鬚滄波恣騰躍海月隱遊
嬉朝發焦旆東暮宿青水西偶然貪饕餮詐意因鉤網刺履
出涎子盈斤鰓尾奇鳴憤長汾河鉏商獵五衛貞士與梓
出處應揆時濠梁樂晨遊文鯨縱夜飛天地自濟濬來往信
參差我何知惻隱且然獨采顧蜜荔剥白肪建瓌鼓紅泥
蕙渾無擇老饕率嘗之

得金失措吟有序

庸人得一金而不知所措由其視之過重置之匪輕展轉
相攻自失得金之初卽慮有失則爲得也僅矣適亦且同
飲於寓淋漓顛倒予納金於袖失之或曰此亦有庸人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章

心哉予曰否方其未醉金爲予予與庸人類以知有金者
存也及既醉雖天地之浩渺萬物之芸然舉無足以櫻其
寧安知金哉吾將自全其天去其得失而可矣今亦且北
上阻於豪客而返懼有得失焚之因偶吟以廣其意

鳳吹且罷奏鴈柱試停音賓至飲若息獲于失金吟予夙懷
寶鑑走利天之涯黃金飾簾簾掩以碧綠絲願遊燕蘭北間
步龍岷西朝起趨陽翟暮逐入臨滿襟奇入都市昂昂衆所
知懷賞百千倍飽快朝龍螭一朝風波駛棄無鉢兩遺歸耕
藝秋黃嶺正暮肥早涉頗相迫徒勞耘與耔乞食效彭澤
絕粒等桃惟今年添一金珍重恆失之失得既纏糾安知底

定時達觀何所外還來側接羅

過彭澤

風苞之所托乃在山之陽墨綬賦區區賢者固云翔歸來望
三徑黃菊有芬香載斯物外人孤情自徜徉

虎溪採藥行

驅車有靈劑不假投使推轂彼蕭摩訶銳銳向風旋千騎皆
辟易獨扼腕鮪鮪寒風正森瑟散處漫循肝翠葉尚未彫紫
莖搖汀烟一縷青瓔珞藥名一顆類噴沫澆須臾起沉滯懈
勾不須懸東華九芝秀空說解延年

靈谷山中步月作平仄體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兩

平韻

宵晴繁星希銀蟾光油油頽然醉香醪前岡憑越遊平巒龍
蛇盤紅崖烟嵐流閩南氛交紫吳疆風常柔西郊披青莎東
屯喧黃牛禾新華蛙號林疎和禽啾人惟深更聞琴彈朱絃
幽山公吟藥陽劉君歌樓頭簫聲吹縵山仙幢搖羅浮高樓
何能同貞心宜無傳年年名棲賢孤踪追藥候風塵蒙龍泉
奄微率孤丘雲雷屯方騰蜺蜺爭倚欄明珠生滄溟牢騷悲
空投公車堆藏書東方仍淹爾爾其長安花翻成梧宮秋選
心堆爲徒還耳三騶酬旋觀團團懸初非疑如鈞天青絳人
家官寒垣城蓋偏能怡繁華安從寬離愁飄零田間行忘情

齊江鷗扶桑鳴天雞歸歟思悠悠

仄韻

夜永餘境香皓魄甫出召蕩漾似碧水繞樹遶宿鳥列宿始
爛熳照微燭若掃兀坐最寂寥側覓任霞醺醉倚翠袖潄漱
戶望縹緲執手一二侶痛咏各首燭初移詎可復混沌鑿已
巧爾我慘莫遂也忍集夢不解早說楚豈識暮走趙榮也
浪倚絳脣亦漫托結失足愈更苦振拔力鮮裨世內與世外
碌碌遺結糾棄置勿復道違者一視了信步走綠野四望秀
樹草地水白色勝比玉鏡皎話舊意每惻感過賦愈悄卜
宇斗柄下積見歲耀昂靜伏看物態滿局等戲鵬赤子笑并
范濂源集 卷之一 三

感懷集句

稱心固爲好暢此千秋情我旋寧作我平生何謂平飛閑起
弘政春深五鳳城還望青山郭詎想謁承明花月分牕進流
光照後庭徘徊聞夜鶴遠近聽泉聲征鳥時相顧孤鴻長自
驚青青河畔草皎皎雲間星撫已有所懷况與幽人符食微
不願餘放憂暫爲輕

幽賞何由屢空水共澄鮮寒花隱亂草松聲韻野絃慣是湖
邊住墟里上孤烟幽人自守棲羣書滿船經過更何處纔

急始知牽欲知有高超種柳長江邊漾漾泛菱荷快意貴自
前公子未西歸征夫向北燕關山度曉月怨今欲問天世路
廓悠悠還得靜者便灰心緣忍事性命有自然卽此羨間適
一日作千年

陽窮乃晦各空悲蕙草摧且然聊爾耳雨館雖爲蝶由來千
種意吾爲不可回無復榮期樂徒負洛陽才露氣聞芳杜燒
劫辨沉灰乘此樂山性天圓靜且閑重崖伏雲色流光正徘徊
歸鳥趨林鳴魚寒欲隱苔竹徑通幽處碎壁聚流杯竿壺
相與至高興獨悠哉

人生不再好芳樹本多奇我宿五松下不覺髮成絲永懷愁

范濂源集

卷之一

未

不寐勝事空自知秋風下庭綠好鳥鳴高枝寒氣冒山澤披
衣覺露滋不如飲美酒可以賦新詩孰若當世士晚獻長楊
辭去事方急茫茫終何之豈謂吾無能此意難自持自當
安塞劣昨與故人期

斥鴳

無心朝引鏡素髭爛若銀陳根宜急拔追晚滑於較未曾經
點染便爾欲遠巡區區徒有此跡做少年人
星星方欲摘心手還難并典型何處所人猶見老成不厭教
蘆簋傳愁日夜生幡然吾有約休餐黑髮羹

憶予年甫冠卽訓侶餬口私恐威儀不立賴髡髯早

生儼然人望距今又蒼蒼矣引鏡欲鑷游移不肖貌
猶遂笑而得之矣

蓮河堤望玉笋山

幾載樓句曲不過東山麓偶步虹堤望百里匪延促三峰晴
歷歷丹氣遙相矚翠屏列參差秣陵枕青玉態欲舞翔鸞紛
疑遊白鹿笙韻落金壇冷吟度幽谷神理一與凝憐淡思良
沃渌夜寧華陽真書貽我讀讀罷字滿飛雲間騰鳥足所嘆
累木盡落落仍碌碌至人空諸有二者俱不飲長笑丹陽尹
誰悟閑仙錄惟有橫山隱開軒臨水綠我來倚棹歌如聞白
紵曲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七

秋浦望九華

神仙有大宅息此東南會芙蓉沐新雨聲向青冥外龍甲滴
仙人景物覽惟佳惟遊高與章佳名從斯資狂吟復縱飲山
靈兼以醉空江遙相望愧乏臨溪繪樓首挹風流奔往竟無
奈淮伴西歸船錦帆來翩翩

江遠

紫沙洲上月漸與故鄉同茶力消寒夜蓬心逐大風鳴榔隨
雞左歸覓放江東白氣前奔沙喧聲野泊腔舊林良有屬迤
棹即其中笑指來時岸紛紛霜葉紅

小孤

我世遊三江飲影廬山阜今年看山色晴襟勿放肥大孤如
柳句難奇未稱笑小孤如韓文技跡矢幽峭凌空一極隱塵
點蒼茫巖岫嶠萬里奔於此撐其要晚啼扶桑雞紅艷發波
皖望舒晚漸圓天水白於湓聲石搏潛虬吟牙爽宮調鏗瑟
何方起小剎截豎與蒼鬱數叢樹時引鳴鶴呼俊鶴掠橫江
仙干苦求料一孤星浪浮百變魚龍跳美哉晴峽開豁矣陰
風號曾聞秋潮猛洶洶惡濺淋馬當風云險不亞瞿塘恠我
來洵有幸十度穩揚棹不盡千古流脉脉甫凭吊組練忽驚
傳連艘恣侵競去去下水風擊楫尋惟樂皖公山色好何將
盃影照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夫

蕭江館酬施愚山先生詩

廿載隱菰蘆看雲頻拄杖豚肥何所擬石室鹿裘樣三米慨
無帖筆時義以快累盡本無營神情恣澆漫忽傳荆園書卷
從杜醇狀蓮幕張高宴津燕排曉翳拍板響歌喉吳歛的的
壯野人饒太牢移時楊服服的我以兕觥提樂大千益所愧
醉顏頰術業云胡倚東里錦未製西已覺龍放激義有攸歸
大端學所尚寄懷益以紆顯言千載上憶昔敬亭遊孤雲幾
相望公幹老漳濱猶思揖應場野鶴亦堪託詠言止則颺
七夕

商音方協律大火忽西徙夕露天宇寥空晶派於水飛停簷

披襟新涼拂塵羅織女嬌難任側向扶筇倚河共喜金鳴九
杵擁軒軒漢津淺可渡曾會淘云美娟娟誰家髻香露濕還
綺九孔透金鍼五色綵紅紫天孫擲巧來昇爾良姑姊我聞
馳欲遠越趨旋優止世巧起情傷情傷法還觀開開小智人
心開無停畧大巧不可爲語誠胎前史阿瞞誇智謀勸當隨
風毀周鼎著佳形所以奇其指歸去賦野夢吾生自有理

咏鏡

縱通匪牛面相見並全身千金買一笑贏得兩邊愁

引商曲

憶卽下馬時門前啼鳥舊秋風吹卽心燠熱何能久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元

作繼兩三丈繁茂長江水颺颺西後東生情流蕩子
借春無後力饑寒徒望食黃雀巢空蒼夜美不相值
海上栽天棘苑中值楊柳隔絕未分明垂思兩低首
燈花深夜語增燭解人意拂拭玳瑁牀爲憐作歸計
昨日裙帶闊今宵背背蓬銀燭紛紛照影如紅燭

踏地喚天歌

乳燕巢春染離離殺中語不教奈離行離欲伴如許
佛能刺繡時見卽雙又雙嬌角低梅影與卽卽並勢
瑤花初綻發獨畏狂風吹藕花吹不斷怕斷藕中絲
幽梅不待熟梅熟更心酸但攜青色去願願映玉盤

曾記三月時桃紅委沮如雖紅不照人漸隨流水去
空房未燃燭孤對月一輪耿耿復耿耿我與月中人
不是寒秋衣不是饑飯食非此見石骨那能不憐惜
人生如朝露朝露朝朝滴顏色一去時問娘何處覓
娘見孤渡河不畏河水滿但欲守貞信終焉成悵悵
雄來樹外飛雌來樹裏悲願倒爲樹局欲伐枝難拔

散優歌

和王

翠黛描方就散優好處行日出東邊樹天老亦多情

又

三月不相見眼裏萬重山儂能白紵舞愁歌裏劇管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辛

又

垂幔畏風顛捲簾見雪色雪埋歡問儂素懷兩兩白

又

朱顏羞未啓綠酒已滿斛儂思歡紛紛看朱翻成綠

又

儂馬散行似歡笑儂儂長願將百撓深引取寸心盡

和湘東王後園

題

想馬嘶亭柳浴鵲池東快長招裁勒林晚噪幽蟬

受業門人李伍淡訂

世通家小姪楊貞傳較

虎溪漁叟集卷之二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七言古

句曲別傳平叔曾諱伯丁時之李李章陳方明

牛渚同帆白汗滑高師曉候南風發一葉寒庭昨夜飛我落
南國送君歸紅炬張延重進酒秣陵關上愁分手行見虎溪
兒女時爲說予顏瘡勝柳

過績溪胡梅林公里

鄉里小兒厭肥肉飽健無爲驕欲哭強將話許聾天開浪子
翻飛勞人戮永陵在昔棄厥矢東海驚傳漏小水梅林塚甲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一

靖洪波報効寬容差可矣移時朝議起蚊爭悒悒風前一命
輕仰藥元戎號旣鬼凌雲記室老諸生正馬方嘶績水路冷
冷山響青松樹今來古往類多不平鳴行營久刻韓家墓

胡公區畫兩浙頗著成績竟爲科臣陸君某荷之以

死惜哉

遊仙

十年煮石亂山中不長人間復毒風待得春陽噓蘆冷桃花
葉綠杏花紅紅杏花開洛水頭芳樽翠幄任嬉遊彩雲已到
長生殿神女寧疑岳洞遙遙靈洞聽鳴璫是處關隨白鶴
翔曾向方壺覓倒景更從夢水歷殷陽仙子不朝亦不夜賣

藥修琴無定舍欲乘沉醉便歸來悠悠蕭管九山下

狂愛篇

陽春珠汗流新熱候忽雲間猛電掣蓬蓬頭末下聆聲
半吼凌空發四望冥冥合點點慢神慘聽奔號咽警踰萬馬
折亢竅尋圍任安竊薄翅萬象爭轟烈未止揚沙飛礫奔漫
云鷁退長禾跌千江雪浪倒高桅須臾命盡龜鼉穴嗚呼
開大塊噫氣名爲風小調大刀皆有度祇今震撼獨爲威蒼
蒼何以致斯怒

紀夢懷王建侯先生

公蘇州貢
窮老灌園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半

孤松自是識生趣骨冰痛靈豈忘寒獨歷春秋幾代謝龍鱗
此骨撐低亞風濤快拂冷冷長辭幹愁舒黯黯夜如翁八十
老將到貞心自許質天地見客便傾懷閉戶惟觀筮衣來親
補綴補什頗修堅對子點考終傷心猶滴淚昨夜逢君入夢
來自言斗室近通衢厭聽車塵日夕涕聞中援筆曾爲記
語落浩浩臺境忘其好獨有兩句云萬箱轟轟如沙如泉此
語可解不可解似識似銘未敢辨應是靈府逸思飛埋光猶
吐金石辭醒後振衣振勒語春蒼天下瀟瀟而

玉鶴校歌李西川八十

天上玉枝栽作枝不教人世有干闥李耳柱之七有處不汗

不折邑常鮮。從進霧戲流沙。擲杖荒林誰復爭。同林石筍
條俱長。寧識漫枝綽有花。西川遙裔首皓皓。入林拾取代扶
老。璋策響五峰城。絕勝紫晶坐碧草。今歲小春更大春。持
觥曳杖傾兒孫。猶恐聲稱將太盛。改名河上丈人云。

壽先价臣母六十

靈谷之山山岷峨。煙月文章爭勃鬱。薰朝四載鳳凰鳴。多士
競凌瑤水出。候爾翁家遇。已違寒蟄寂寂守空閨。荻書寫盡
烘。堪苦又見廬陵落。楊飛在昔雍熙時。乘六僕射張公扶日
教慈母。宜迎宴內宮。手詔阿婆賜老福。今年甲子三百零真
妃。蓮上發商聲。雍熙盛事荒涼久。即看翟車繞禁庭。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三

紅梅和王聲及

絳宮仙女羞容。慶謫來環珮。搖深谷碧山學士。夢難成。燒丹
道人看未足。問渠何處染冰肌。朔風歛爾飄瓊玉。早將白哲
較朱顏。望城梅樵桐峰曲。琥珀傳杯堪紫奇。珊瑚作枕寧誇
俗。崑崙山上桃花發。一樣嫣然笑匪獨。怪得彩鸞欲徙柯。驚
回好鳥懶棲竹。越水聽腮剩有香。阿嬌愧貯黃金屋。

摘雪和王聲及

媧皇補縫遇寒冽。瑤山鑿髓銅鉗截。青黃碧綠嵌空牢。低漏
慘慘白石屑。覺隙微餘散。交加水冰沍。處環連結才士矜。誇
梁苑賦羣仙。醉舞上雲穴。山河一冷渾玲瓏。銀縞千簷真怪

斯痴兒。不了公家事。博作明珠藏秘篋。荒雞郊外早啼號。素
鶴風中翻沒滅。漠北一霏火。井涼江南三尺冬。綠絕憶爾吹
從鼓管來。送君竟到清明別。夜酣偶夢蒼龍銘。代寫紅雲并
絳雪。

和王聲及早行觀漁

池鑿九州放鵝夷。汪洋瀟水鑊巖岫。初養赤鱗十萬尾。縱觀
鮪鮪小。於王轉瞬鱗刺驚。鮪鮪來飽食。回枯瘦。垂顙欲往
又嗟寒。縮頭行如承屋溜。歸燒燭。醉還眠。卷衾側臥疑鑽
黃牀。惟憂青三千。嶺奇窮。懶附公車。奏睡剛。偶惡任公子。巨
網大鉤為。衣授揭。驚怒著。伴鬼神。誰敢臨深測。杳杳但能失
此漁叟集 卷之二 四

志堅而忍。人物從容。由斯構縱。今白波噴若山。竿鼎揭之。仍

信宿鴈。成白雪。品瑩瑩。漁叟持獻王公詩。

醉中摘菓作羹

三月殘花開更落。攪地狂風頻作惡。鐵馬金戈響北陣。長蛇
猛虎侵窮幕。偶然大醉雲簷下。攜籠獨去尋春藿。蘇陸諸賢
連且貪。每引元修賣笑。錦江遍地誇爛熳。梅市滿畦供煮
煑。我行懶取。齊朝饒香。綠英其浮。鷓鴣翠釜金盤。莫詫奇野
飯。由來勝佳。雁一杯。蝦盡復加餐。菓羹何必調龍鵠。乙卯春
同走价臣諸友。市飲歸後。連浮大白。竟致傾倒。因采菓羹作
羹。遂成長句。山陰陸氏云。集本蜀蔬。東坡嗜之。名漂。摘菓又
名野。蓋小菓則吳地多。有人不知。取大菓即晚
之。之未實者。子蒸其。名近。權之。園中味。果香美。

宛陵道上

昨夜發瀨水湄今晨歷宛陵道上雞催曉吹忙沾衣細雨
浥塵颺一徑連綿秋雨淨千門未曙暗垂楊垂楊拂善承
流此中捨擻并僱憂金炊已灰故侯第鐘聲誰信張里悠
渾淒忽漸覺東方白已開馬頭並逐西風去人影半從南
畝來來時作客思應苦酬和有鈎思轉喜狂吟或不畏驚
竿好向
宣州問內史

靈鷲篇

靈鷲靈鷲乘風躍飛來飛去春城角踏翻綠葉幾回翔自言
所寄根株薄塵顛顛推莫定巢寒風剛向修翎畧偶爾促
管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五

相迭呼枝折碧殘憑刺啄架構憑高甫任樓帶難旋被颺空
數奈可迫窄凌厲難賴伏隈夢帶五嶽主人愛彼聲隣喜
以鈔粒暮脂臘獨憐荆鳥訴吳鳩宛頸長號終靡托予謂大
哉天地爲至仁因圖日夕潛蒸薄鷺鳳鳴鳴各有音收之得
理總不惡

別緒

長安陌上人進處曾是夫君舊行路陌上長安騎紛紛野塵
遙起歡思君十年客滯臨卞雨竟日驅車紫塞雲叩西塞北
遙良家六肥推君意氣佳扶桑自解倚長劍賜谷爭看展巨
豎滿月關弓頻較獵乍落雙鵬傷日斜暮府有功羞獨上九

合唐弓顛倒難但從曉虎踏荒山時逐狂驅飛鐵柄流滯邊
庭未肯歸獨留賤妾倚金闌冬寒幾看梅花發更值春深柳
絮飛丈夫慷慨應如此不惜離愁愁未已緘憂憂盡淚并成
要記別時川上泥

沔江守歲

江北春回五日只江南客滯襄川沔江水江風不耐寒飄零
朔雪綿千里牙檣鳴劍獨伊吾瓶梅梅花識歲除舟子憑梢
炊臘火焚爐伏竈飯離胡車整佐酒招權誰夜醴展尾恣烹
烙鼎爐煎沸雨前茶玉伴今餘醉後酌醉來酒力不能支春
去春還幾度悲去年庭際風光好今歲春風苦別離偏留紅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六

炬照離顏秦音越語共翻翻愁對異鄉詢異俗野癩相率訴
時艱說道此地由來沃水有蛙魚龍有栗自從劇亂亘中微
原野蕭條開鬼哭更無貳師出天家絳旗銀甲耀鄴已建兒
潑椒桑堪食善馬弱殘首霜花首霜桑堪支幾何近因斗粟
千錢多齊帝黃金休問價隋皇骨豆屢經過水驛銅街鼓
歌我聞此語哀聲咽如聽樓船水上來代控遺黎增淒切占
云詰旦風不狂便可燃燭試登樓臥看屋浮水浪靜喜儲疏
服拜餘煌

却劍篇

孫公伯融總制處州聞青田名欲致之青田傲岸不

起送公以劍公答之詩謂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
者我入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以喻劉劉始
就徵公向客人手旅坐公里無從聞其遺事因感賦

焉

飄落寒霜入夢驚。腰間寶劍孰雄鳴。青田起看銀燭尚燒紅。
當空月色浸中庭。北角橫排北斗星。斜光映幕露華晶。須臾
缺影附青萍。愛知快刃佩生平。鐵鑄九州鍊其英。沐日浴月
映沉精。青霞散影虹流形。刺以玉硯截以鮫。歷歷羅歷載嘆蒙
冥。操向他山礪爾礪。追鋒吐鏑紫電騰。鑽貴按曰昆吾鋒。珠
璣飾藥匣藏靈。垂思延腕戲滄溟。誰錫於子惟劉生。劉生伏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七

處噪芳聲放情物外侶林泉。醉藉香衾席以爲。呼之不肯朝
上京。遺我吳鉤亦何名。傳世云當在楊精。白帝桃花血染顏。
提刀擲還響冷。願子來兮紹世榮。掃除九域靜餘腥。草昧
天開綸且經。皇皇今上貴弓旌。寒巖招致無奇零。大者王公
小者卿。章追葉隨爾當兄。子容撫劍漫延停。

銅雀瓦硯歌

炎火流烏斯下落。昏昏殺氣盤千鎖。耕農但見棘生烟廢畝。
安知河射角魏王。整頓曹支傾摩霄金鳳。連銅雀雀來穿今
室。其音剝復啄。刺啄金鋪玉版扉。雜還魚鱗積漸稀。柳將萬
片霜花碎。燒作鶯鶯零亂飛。飛來飛去漳水過。一片餘傳點

硯呵妖姬別有同心句。不向征西寫幾多。琉璃碧沈苔沙銅
雀春可奈何

演錯效活翁演
雅之篇

昨夜幾行烏漫刺。鄙人書就燕人秘。買璞何由知是鼠。題石
從茲望自棄。文勝既貴女無庸。橫尚木蘭珠可遺。方枘祇云
鑿可圓。適越都看帳北。致手板誰知倒執。持粘封反得空函。
寄省中頗寓伏臘文。眼前不見鮑參字。金根窺盡數行書。杜
若枉求房州地。陶陰魚魯混沌形。看鳥認人。所著偽竿作蹲
鴟。更作羊京華。彌望無齊味。蕉鹿等閒疑是夢。弄盤果爾曾
非戲。點枝下令猛虎驚。能音不耐神龍懷。公私欲問鳴蛙幾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八

雪月已開吠犬二竊飲不解比。隣疑裂錦還經劣。手試君舉
自爾必君書。臣開亦復待臣開。御厨監後訛煮粥。老嫗細核
却倒置。爲腐何知俠客當。袖槌不覺副車值。蠟鞭煩費五萬
錢。刀筆料難趙亮。豈舍人宣語。欲把麻將軍。沒石空勞臂僕
射。原非了事人。尚書到門都不是。訪友未登儀。同堂還黨豈
非排岸氏。謝宅鳳毛期。借觀虞家海物。將獻媼駢驢。何事更
覓騷西邊長安。東邊視載趾。其非求適。履續脛偏教。道步累
尹氏。定非爲婦人。周紀何知命太尉。顏標魯公將無同。李廌
章援當有異。生姜終是樹上生。洛下先生知此義。一幅剝藤
堪弔人。六般首功休屬吏。借地可堪貨寶。賞養兒莫教王衍

識我有潛善作左相十郎真可托內事飯黍雪桃憑口誦六
州錦鐵成虛費茫茫陰誤與陽差垂垂枝我千行淚

桃李花

逸屋千株桃李樹枝枝葉葉迥朝露春來無處不芳菲細蕊
浮香錦作步今年春半花枝寒瘦影低垂玉井輪直至花開
人盡醉月上聲高度彩鸞桃花淡淡紅如拭李白盈盈嬌欲
滴公子邀懽花下遊佳人挾瑟花前過花前花下盡招觴生
惜繡刺兩鴛鴦說言桃花如妾面說言李白勝檀郎遊蜂牽
惹釀花泥蛺蝶魂消夢正迷爲問誰穿桃李徑免園芳草踏
成蹊可憐昨夜東風惡金谷吹花滿院落墮坎墜箇何足言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九

紛紛祇應同飄泊致書昔日繁華子古今榮辱皆如此自是
輕作斷腸人莫教傷心怨桃李

思飲

有所思兮在何方華筵昔日倒瓊漿竹葉松醪滿學量稠迭
飛觥綺兒旁豹胎麟鯉恣饕餮青門瓜蜜剖紅瓢美人扶瑟
巧趨踰輕敲檀板奏宮商阿鵲墮辭唱高堂嚙餘韻遠樓
東紫貝朱宮赤粉房象瑤雜錯美文章祥氣彤雲夾日芒中
天赫赫底扶桑主賓交劇夜未央銅荷高聳照流黃歸來憫
醉錦雲卿星河波瀾映方塘醒夢宵回百慮忘美人零謝數
年將來顏憔悴卸紅粧歌臺蕪沒翠盤荒夕陌折折觸若狂

門前虞機張榜榜喝冷鳳歟鳳琅玕無實飲枯腸吁嗟
彼美兮悲且長潸然四顧淚浪浪

學耕

盤旋兩脚轉車身每每原田尋灌注持犁驅犢迅飛騰執
持鞭猛譁呼外滿中乾慎足防蟻穴能勾一滴盡周遭圍打
勢掀翻刻鏤溝塍滑互布凡耕必淺深合度或室或佃小未
俱失之矣惟予躬歷始知
巨鎌復重施短脊橫扛等齊割削平凹坎無纖疵排秧直可
行數兒童縷縷陰旬麥飯魚羹兼濁醪勢時不記汗沾
衣惟餘自縱歌喉吐香作誰羞穡事艱藏身自覺惟斯向津
頭徒望滔滔流愈信長沮操不誤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十

題虎

洞源三虎同穴鄉人號之以火同人將日生氏憐其
威而賦之予謂虎處巖也見即著驚今方學益殆殆
微將去天且告祥乎因戲吟以反其意

峴巖翁翁迷朝露古洞松聲連夜雨石徑苔青滑且崎嶇
由來托與聚傳世從教有號班披榛自爾憩旅旅深山大澤
走龍蛇與人無爭亦無忤四野相占景運隆蟠動咸生欣弗
妬飛鳳長鳴黃帝圖神鱗習擾殷王圖乖逆潛滋獵者思不
搏咆咆捕兔兔疎網網羅越檻多始悔由來作計誤曾聞遠
恨獻驕驕白額憂涎無剝鼻從斯遠鼓及窮崖櫻壁靡餘草

木汗更有羣狐假其威目動尾搖踉與助偶然俚鬼媚酸砵
吼爐俱窮灰吻露羽獵健兒迅似飛堅縛麻鞋板短袴擊節
翻空橫絕嶺交塞乾笳與枯樹方揚威震熾昆岡金睛閃赫
齊然撲宵狩風高稠水漲最遊日暖印山路射士軍教畢世
間不縱綠苗遠橫足

萬魁塔

連樊溪下水瀾漫連樊溪上石坑噴水石相磯瀾復拜直瀉
千尋不復湍忽逢雲柱高標跨數層突兀與霄干塔勢臨流
流浪澆塔樹拂雲雲影寒風送鈴音和玉笛雨飛魂色素珠
彈灑灑頻波隨望遠長賁象教砥狂瀾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七

棘花

同學游日生氏于山巔上見棘花賤而賦之予曰物
何貴賤期於實心者自喻適志而已昔人偶逢山下
一花開不禁移情永日此豈豫設賤於中耶故棘
雖賤類花之紅白亦若堪娛頃聞南畝童謡云芳花
辨洗朱紅是又可與杏花舊葉同占月令也使是花
也得飛簾灑西布葉網口安知不久播諸歌咏又何
貴賤足云耶是則賤者自賤吾不知其賤也遂戲爲

棘花辨

棘花三月隨流灑落盡紛紛瑤玖屑猶有潑灑一朵雲嫩翻

鮑冷梨花雪何處秋槐唐帝宮曾知春棘周王閨祥刑夜瓦
鐵烏啼鎖院朝簾走兔聲阿誰同戲壩上門誠今悔作銅駝
穴傷心遂與衆芳違自顧青青還自咽烟籠嶺北倚蘭蓀月
照西林倚蕩節嫩綠低垂踏影濕粉香逐片流形漸平章院
裡攀成樹王屋亭中繞樹碧空將顏色媚他人見君窠梁負
芒刺棘花開有時棘花謝無數莫言鸞鳳不歸棲鳳鸞久宿
冥蒙霧

賦得夜夜抱冰寒不睡

吳王深殿歌聲轉雲飛靜夜吹成後醉倚姑蘇玉貌妍奈酣
死岫朝雲遠江上火茶耀六軍報警雪恥盡重院踏翻楊李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七

滿街春相將尋即成歸欵歸來得意任遨遊信謔如酣更如
酬紅燈花影懽長夜曉箭焉知滴幾籌於越亡臣寬忍茹食
心燕巢其悠悠寒冰一塊當心抱須臾冷沁梧宮秋

舊伶篇

劉家市上冬酒香臘月寒凝人盡鴈檀板一聲驚客坐鬱輪
仙曲殘餘梁唱盡新辭無俗韻最善臨川玉茗堂邇來過意
黃華笑迂鼓音靡淑氣傷問伊標韻何所本十七宮傳老教
坊花雖按節挑新鼓翻綿滑拍板膝貴遊公子頻相顧鼓
盡繁華刻漏長何期拂意相催促白首歸甘窮碌碌佐侑聊
行荒市中蒙被殘膏懼不惡我聞舊話涕零多飛舉當筵齊

度歌一夕汪伶逢李白雪花滿袖醉如何

代上隱庵募茶

火山瀾望三千里火雲稠發凌烟起何處涼波挹浪河幾度
蒸焙咸愛水行人荷撈歷康衢走入紅爐赤嶽噓息蔭難教
乳洞溢漱流自覺冷泉枯上隱山人悲念切十方證就寒氷
結靈旗葉葉吼松風一鉢龍池香味冽清濟羣生氷想真耳
露盤流萬顆勻但令玉萌煎井渫何須瓊液下天津獨有詞
人號廢賦黃金賦就更無聊至今臥病文園內暑帳年年渴
未消

過稅口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主

博陸從容同漢天上林人柳不終眠獨憐唐主淪南服嘆息
思登明月船古人怨艾今猶重寃服曾迎郭薄邊早識前非
徐可理悠悠羸水憶延年

遊帶湖登石頭山

千山萬山雲漠漠一夜松梢洗蘇剎放船直下釣魚磯巨漲
浮空爭濱泊側身撥槳石頭遊石頭山上風颺颺南訪片石
疑如磬東望洪河不辨牛鵲傳肝水此經過此日桑田竟幾
何百丈猶存綠江跡溪聲苔色未消磨反覆何須千載上塵
目風光悵悵恨憂來欲問已無從雨花寂寂催歸舫

搏虎行

夷險然然樂者孰縱脫深山戲大陸饒嚼捷嫌如已收時艱

爾輩誰約束家來避橫藏深喚爾力猶堪技場登兒婦開聲
驚欲哭中有豪習怒紛疊團合鉦鳴足轉蹶七十老翁差不
縮長矛一握淵邊伏虎來躍出刺其腹張吻嚙鐵如嚙嫩尚
餘半折頭無鐵當喉直搥形疎殼睛閃重昏形顯斥羣呼分
裂憑刀劍獻皮於公未敢價官得皮還索肉

鴻塘徐翁年七十餘與衆逐虎而莫獲翁獨以短鎗
制其死命見之喜賦此

壽陳母八十 大士先生 妻少游母

人間何曾壽千世河圖體獻皇初字方城夫子食其英手挽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市

側迴天潢濟匡扶德茂武平君著削珥簪布緡裙遷延策冠
南宮後彷彿何須數彥雲母仍從微親絲續元季奇靈猶與
杖養成名節振橫流掉頭直顧義士上今年子住秣陵關秋
月浣波信可板西來長看九江曲一派悠悠繞結髮

金陵壽傅平叔五十

前此五十年後此五十年共涉百年坦途崎嶇海幾見黃塵
飛騰昔結君垂暨好一經君受先子早平叔父受業先君車
我並幾多年朝朝陪侍太常前日同侍教於雲天旭樓前紅
日迴苑叢林畔夕陽天壯志如何已若斯笑翠融變土花姿
快向吳天點點耆樓連共倚南門下南市門前十四樓淡粉

青烟徒敗瓦爲君歌酌君醴雨花瑟瑟秋風起西望岷江萬
里來君甲方從氏道始

無爲州避兵

戰湖南調漢北戈船炮鼓震天飛一葦輕舸何處急漁人手
引北岬嚴蕭蕭瀾望鋪蘆蘆花高大餘蘆根水可入花高
覆我橋水深容我杖聚語各喋喋炊烟恐見黑片萍漂泊感
浮生毒霧茫茫走江國夜涼倚枕不成眠愁對寒空澄月色
丁東候鴈忽驚樓我情與爾同悽惻

剪江樓

剪江北剪江南浪如山心如快左顧黃石之機激雷瑋瑋石

虎溪漁叟集

五

望海門之關積氣重疊舟中之人面皆黛色起視之仕耶商
耶節子兩無所與胡與白勃爭江潭蛟螭非我族蜩蜋非我
湛惟漁舸之漸即見開關之雙鶴可以人不如鳥競戲逐此
潮涵何不逗爾之初服茸爾之空籠東郊機意驅黃犢北牖
臨風拂白蟬朝戶雲霞近夕扉夢寐醉陶陶永日內遊與酒
人嬉

惠泉

子寓秣陵日酌惠水井之乙未將臘陟偕知已歷昆
陵遊姑蘇焉幾茲山飛白濺沫在吾目中矣適水堅
莫前越辛丑冬乃得一遊以慰昔願遂少憩第二泉

掬水共飲而見汲者往復如織與盡則覓小艇導小
溪以逗溪口木樨比比舟子曰此兵擾時居民林此
以阻劫掠者也今稍通耳因思宋熙寧間常有以
擾召詣闕者神宗問錫山去罷幾何竟不能對遂怒
斥之子將老於田不煩上問第山川之趣言之每爲
邑喜遂吟以志之

十載辭夢遊蒼翠人間沉淪驚長試今來偶作毘陵行蜀山
儼爲坡公歸依依惠錫滯征帆花溪盡入尋幽翳綺足初登
大茅峰白塔遙瞻堪四暨新舒長嘯倚危岑坐看太湖三萬
六千之茫昧反想下層崖泉亭聞潄沸沒綆分上下寒壑抱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其

累累素霓樓近承紅泥絨遠致習習兩腋風送涼入詩肺中
冷見虎丘弟擾擾蜀漢開兼持等吳魏咸秦那有肘泉通贊
皇恐受高僧淬

齊中蜂房

飯頭山頭激電霄仙子撒空流幻法揭開樽空片羽生壽豎
不加葺可憫辛勤奉主向茅堦檀羅開國窠於疎君曰節哉
時予水裏陵浪濤爭一呷草木有萼時亮米食曰穉子拖兩
腮風動四方翼乃功長脾七釐凌高翠萬寶千縷爛玉液
息天漿融清醴絳紗澆就無纖塵馬嚼一甕黃帝乾凝津欲
漱又頻留翠繞珠圍燒鳳蠟上林賦罷渴誰消露膏滴滴吟

秦主樂

秦王樂籍餘百萬霜蹄翼有二兩秦控酒羅羣雄竊據朱繚
轉天馬地馬齊入廐獨餘五馬浮江去傳雷南天草一握驅
馬向衛渚暫發二十七萬騎細取五馬歸屬勒誰知五馬化
爲龍雖已登天而遊霧半孫猶帶黃金絡倏忽二十七萬騎
不知何故變作風與鶴風與鶴壽春城上愁索索

展問稿

我長安在乎在乎高原之孤館主人日給酒玉升飯數盤指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上

鶴岡頭望流雲片月山前看弦滿庚年降子定方中今世何
世愁纂纂聞道五行六甲無偏枯惟爾三百六十五度纏
通黃冠窄青袍短春花影裏靜敲詩野水涯邊不釋卷蕭條
高寄何所爲只有清風明月相拘管

贈廬山楊公

若士先生友達觀有苑長茂九江船達觀奇快人所忌悠悠
此抱愁無寄我求更達達者賢達賢達觀俱可憐在昔曾無
懽喜地今日寘達自在天猶愛山人疏大易大易上賢即可
商多識前言律行篇天在山中差不辱天山得似西山好解
却敲詩出岵菴甲乙摩達文隨擊寸卯橋頭許詢老青有盛

山諸道人石門吟唱猿幽情古水近聞有遠公太原顏延之
巖中我欲排霄不肯引與君權裁五嶽松

萬山草堂送郭八門歸雷州青原山寺無懷鄭公

天地窄於身側身不容入秋理尤暖外無教俯仰出乘流
萬水猶然腰瘦渴一頓幸聯君相逢下車泣逢君幾縷亦何
爲但可拍浮盞酒危疑義朝尋典析婦處氣痛斷爛然將與
君相較我獨苦馬路未歷見斷園我如向子幾曾聞忙快婚
嫁紛紛猶兩君似陽城寄道州帳冷梅花夢栩栩夢回欲何之
丘情與整想把袂笑秋風歎逐青原上青田白雲腰間振遠
公杖遠公自是樓煩人柳筆峰前偶結隣其言陶令醉蓮社

卷之二

太

尚有發願到道民遺民不畏鐘聲吼無字安禪今已入牛室
維摩與攝除訖問是若還是著

燭影燒梅

去臘寒花禁不放。今歲遲遲。明月上。牆角流香忽見君。美人側立誰相倚。摘歸笑擲琉璃翠。紅炬堆霞搖碧暈。微向鼻觀探耗息。更入虛堂看鹽漬。疎影誰誇照水明。交枝交見橫牕亮。花光老筆吳罔峰。補之村態垂御藏。誰能譜此燭下弄。有無之間鼻色相。惟當彷彿伴簪翁。應惹蝶蜂撲牕帳。

熊罴公贈紫霞杯奉荅

太吳御天天柱折竭盡鑿石飛瑾屏鍊成五采光曜融耗維

交統靡匹。尚餘碎塊負蒼苔。青娥竊入上雲穴。尋得白兔
搗還空。和以元霜靈蟄血。編藥方隔解痼疾。鹿膏靈枯醫者
快。細皇聞耗裂星輝。憤懷輕將滑彈。乃命軒轅之孫。有熊
之子。跳踉翻身騎風。須臾暮過縹緲宮。瑤水柱露冷如銀。
私覲霞丹玉。白藟奪歸太極。憑傾咽。流蘇紗其微夜紅。五石
散中誰與語。蝴蝶仙人遇更奇。舞臺弄腰腰神訣。秘錄夢傳
姍姍文。未幾俱按坎離。通來貽我一新。辭。辭之索簡煩手
以。寶縵成揮。鬼斧。紫霧烟先。串俗結。玳瑁慚生。碧海斑。玻
璃羞向。瓊瑤設。梓。積髮。絨不厭深。怪麗恐驚雷電掣。教我每
飲。僅三。對。黑旋南。龍剪。雲若曰。拜多男。我男已多不

虎溪漁集 卷之二 五

須。但令從。萬八千。那得人。間。大。造。知。故。漸。有。序。

康成。意。夫。註。對。史。學。未。翻。英。滌。擅。使。於。志。畧。經。義
未。便。仲。開。歷。年。連。也。兼。之。虛。陵。食。文。代。付。刻。刻
向。私。心。於。已。昔。為。其。為。情。世。矣。處。此。間。聚。首。一。載
頃。將。望。同。峰。而。風。雨。相。南。康。以。息。心。同。人。拉。重。再。作
詩。以。紀。其。行。事。致。思。屬。和。云

康成自昔辭南。本初事傳立百。炎熾平生。志。晉書。天。人
通。志。長。揮。灑。千。載。重。遷。後。鄭。公。笑。淚。南。泉。供。捧。寫。樓。錄。創。勃
耕。靈。樞。直。錦。姚。輕。燕。天。治。去。非。嘯。傲。虎。溪。處。共。摘。黃。花。映。

把。今。年。暑。退。歸。思。促。杉。關。月。落。行。人。獨。西。風。搖。撼。捲。頭。事。
霧。迷。離。岫。裏。頭。看。還。念。對。藝。林。幽。我。悔。驚。書。真。誤。誤。亦。到。難
判。亦。偶。然。及。唱。曉。駒。且。欲。哭。兼。發。白。露。好。懷。人。驚。鴻。燕。秋
流。緒。先生。五。七。言。古。詩。有。浩。然。之。氣。
古。趣。壯。瀟。瀟。如。老。松。橫。嶺。傳。傳。瀟。

幸。鄭。收。仲。六。十

降。千。庚。歲。逢。初。度。小。園。殘。菊。留。君。住。今。秋。月。宿。宜。南。斗。九。添
風。烟。青。若。舊。屬。影。參。差。隔。數。層。樓。集。爰。推。衍。正。凌。鏡。宣。尼。自。肯
兄。遷。玉。寡。過。頻。年。愧。未。能。收。仲。先生。講。學。南。泉。註。易。并。史。功
績。潛。溪。集。子。松。巖。龍。世。家。學。讀。此。法。然。傳。出

丙。申。春。寓。晚。上。聞。取。宋。龍。門。集。手。抄。一。帙。錄。至。題。文

虎溪漁集 卷之二 手

山。先。生。手。帖。內。云。客。有。以。蘭。亭。本。求。跋。見。其。上。有。賈
師。憲。題。記。即。斥。去。及。得。文。信。公。卷。則。再。拜。起。觀。文。蹟
甚。稀。予。於。古。帖。見。其。早。不。辭。秦。帝。二。首。古。瘦。絕。倫。公
讀。至。妾。婦。生。何。益。男。兒。死。未。休。死。其。美。如。在。矣。龍。門
題。此。云。丙。申。春。舉。爵。之。朝。暮。全。通。三。百。年。予。所。錄。時。日
俱。與。之。合。若。得。兩。先。生。於。同。堂。也。遂。為。詩

世上工書稱小技。予云大小規其人。蔡京真草多奇麗。而今
不敢蘇黃倫。江右精靈鍾少傅。朝朝點畫舊逾新。康州舊亦
驚傳寶。大儒把節等珠珍。寶玉和弓差可敵。將留百代繼
遺境。與公同著錦。含毫擲筆繡絲綢。安得龍門共整堂。

望明光長奉制。

賽神曲

谷鹿洲前錦甲先錦袍飛空撒網忙擲羊撈揭鼓打團象兒
注繁兒強快活團圓月有香

鏡吹霞宵缺霞霞迎神河漢邊到半渡波微步試靴射鏡兒
娘彩兒嬌黃鵲歌聲我獨揚

不夜天燠不冷卿酒滿子細看情夢曼衍魚龍一線舞五虎
惺僕兒狂鵲笑情騰戲五坊

韶華催好賢催霜猶然結少年行歌德看歌樂看舞頭兒
昂小兒當慈慈些兒托出強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二

將進酒

男兒不得志死則墓墳丘一吸傾大帶身與墓高同飲飲長
安市暮臨明月舟離身不役耻笑對玉山空黃金難買官歌
樂萬斛愁腸殘肉中樓鳴華翠筵後後羅袖展輕腰華從事
邀醉卸夜未央航錯酬東方高樂未休形俱俱色怏怏平原
潦倒淹旬日紅霞新叩響秦州博干維坐看玉側墮耳遺簪
更憂投陳王機罷年樂文間起銷拂松楸古人行處時難
逐會須臨酌覽忘憂華桐初發水初流芳華青背選勝遊吹
笙不解招文鳳高跡長看乘上斗春衫拂典應沉醉何妨并
解鷓鴣菜

鹿門灘

鹿城三日火燭天一夜焚河尸蔽填移舟滑下灘頭宿賊服
鐵敵如玲瓏航行每處怖金戈驅命人人寄免錄黃昏即漸
真奔馳遙見賊焚人膏燭岬火稍間難民語維舟幸遇漁翁
充團圍錫趙齊饒腸枯喉一咽頻殷肺維鳴急下長遷延已
復出險停安陸臨風遺拜孟公祠如我不才應共逐

帶湖篇

游氏日生於予初度贈以帶湖篇云帶湖之水清且
漣漣於虎水為澄淵汝水發自軍峰嶺支流側入汪
溪邊遙接丹霞麻姑之甘泉近抱靈運墓池之洞涸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主

中有紫髯睥睨面之神仙上交洪崖友倜傥去年曾訪
華陽之洞天親逢茅君授真詮頃刻極筆微許燕寧
遜李白斗酒詩百篇我幸與君生同年道契冥孚膠
漆堅我舊射策金殿前魁名仍占羣彥先君乃瞻日
爾胡然值予未出豎子拳頭上自戴切雲冠口含白
玉吐紫烟帶湖之水長濺濺自今以始春秋各八千
云今墓多宿草舊藩猶鮮感而酬之

庚戌年生而與我兩家遠弓一鄉賀總角才名稍噪人兩家
蓬矢賀仍均砥行必期三代上辨志應將負古倫胡名易著
恒鬱鬱襟懷淡風烟天地物予曰處哉君日出射策徐探囊

物歸來對予猶嘆帆帆復蹈豈知鬼神忌才如忌敵
以豈缺無可擊漸見桑戶反於其而我呼之仍遠遊奄奄
行餘一春龍山旋哭孟參軍昔者吾友今何在瘞墨仍的實
珠玑燈前偶展舊靈篇熱淚紛將冷面頤兩公高義先子提
嬰也傳讀此清篇

輓傅任君

南傅諫垣予乃倩北傅諫垣嫻又選先生意氣貌凌烟褒鄂
英靈毛髦見燕臺擬築令公棖虎石斯宰衛尉箭玉帳營移
北海連銅龍綬繫霜風頭見幸怡怡衣錦紹兒孫灼灼滋香
蛇貌貅肯權尊城居鷗鷺今隨野水便難遇霸陵郎下呵騎
憶咸陽原上戰相將百歲喜乘雲羣仙拉醉長生殿逍遙物

虎驤齋集

卷之二

三

外慈堪遊回首耽泉猶可戀青驪縹緲歸來涼露夕從
空獻

輓楊行可

讀之

吾翁在昔與而翁文行交孚孰與同翁家雞黍推後復吾翁
憂楚猶收公公言至此常嗟泣因之悵懣曾相匹追思偉兒
壯年事竹根蘭臺淚交集即今又許締新姻淡交五世連綿
臨公雖大耋健如飛遊過天涯暮始歸金谷何須執末腐權
來泥滓視珠璣誰意頻年戈戟起九關豺虎吼蘭泥侵尾末
嗟幸逢亨百年人壽亦衰矣茫茫一去白雲卿承家惟有舊
青箱欲覓音容何處是復恨深處忍相忘

三句詩

附

秋原

桂樹花香香可抱醉踏露思淪倒最最綠羅纏皂帽
北郊社鼓聲途逢雞冠頂上日架紅雁聲忽掠小橋東
閑遊又是半酣時遠樹籠烟渾欲睡泥殺村童橫笛吹
明燈乍湧碧橋東雲葉風梢搖不斷幾迴偷照玉芙蓉

升庵老人謂三句詩最難工僅採岑之敬當墟謝舉

羽杜鵑聲天衢諸作予於秋原偶成四首未計工拙

聊備一斑

六言古

小澤潭集

卷之二

前

吟鶴篇

仙大活氣橫空沾衣香露垂微月寧意濛濛瘦骨骨厲寒
風颼颼敲徹更鐘紫城蕭索愁中數聲憂鬱垣東天曉旋落
驚鴻游移細步容容空館環照珠紅乍來聽影橫神延頸訴
予憂最九皋曾乘仙翁盧耽上下長從偶然寄托樊籠羽毛
寒涼其中參天珠樹難逢昂昂負此安窮饑來不厭黍稷辛
情漫啄蠶蟲一咽漸教結喙難驚揚揚泥同低棲遠夜爭雄
抵從倚戶緩宮遊將去爾遙通長鳴碧海丹峰

獨宿

草上露光珠冷山空月色烟浮孤况何方最甚寂寥人昨深

秋

又

梧葉疎疎帶雨竹鳴簾風破魚黃昏悄悄亦疑鬼瞰其

中

又

深更濁酒醒矣重門燈火罷今匡床千遍轉轉何人打殺鴉

能

又

好夢不成獨自單衾易冷腰邊試問床頭蟋蟀明朝應是霜

天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五

登峴山

萬山鎖埋骨宋兩峽波含豫秦登臨擬及春早雪花雲影隨

身

又

觀音閣畔柳煙習家池上泉香一曲接羅將倒月下山公正

狂

豫章館獨幸西聖宮

茫茫由我著脚叮叮任彼容身白馬西邊佛子玉麟東閣閒

人

又

倚館遲遲似夏江城羅幃如麻近居疑是孟予隔船又可顧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二

虎溪漁叟集卷之三

臨川劉命清

五言律

滕王閣

風景由來迥，登臨致自殊。晶繁新藻井，蔥翠舊平蕪。山色長連越，江聲直到吳。茫然萬頃外，乘醉漫踟蹰。

落花

三月經寒食，飄零問落花。相將疑逐隊，曾似欲繁沙。乍過紅墻去，翻疑碧玉家。羣蜂奉意緒，幾日未成衙。而後愁難繫，風前舞正頻。濕紅休草露，輕漾悟流塵。豈不芳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華惜其如物候，新園林從此適。舊荷復宜人。

閩川借廣昌頓有升坐石觀潮

驚巖疑濺雨，分沫下汀漳。嫩竹苔林色，飛蘿接袖颺。謝公興尚逸，荷令席猶香。佳氣通南斗，海涯讚遠荒。

懷麓

非復雙樓影，空簾一縷陰。朝啼不忍徹，宵夢應難尋。恨隨燈前織，憂盈絃上音。誰爲念故素，持此對寒衾。

旅憂憶虎溪

豈是懷安土，其中到便安。人家水竹徑，風俗鳥雲官。好月松灘靜，輕衣石枕寒。去尋歸隱地，花發綠蒲繁。

水邊

倏忽圓空影，去來不任留。有形隨類合，無象應風收。潯水盛如亂，落兵點更幽。營營殊未領，天地久浮沤。

蒼苔

濕雨連幽夜，晨光杳似冥。辭園凝就席，曉翠漫於萍。書帳偏宜綠，長門更怯青。偶然寄跡處，幾勝踏莎汀。

街魚

章門亂後朝，魚逐街市。

東湖春漲足，一月坐莓苔。遶吾操衡巷，荒街擁次迴。小人懷口腹，君子惕雲雷。我亦羨魚者，翻憐此暴腮。

暮館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荒烟渾不勝，積雨望如迷。林扉風塵暗，戢戢鼓角悲。鳥喧無判樹，人散有殘棋。燈火焚香夜，蕭瑟感所思。

永寧寺佛頭變餘

丈六金身古，天然表異靈。如何深殿影，頓削佛頭青。冷落悲龍象，翻騰愧鶴翎。顛顛相望，僕爾亦罷浮刑。

寄高

憶昔江春暖，停船採翠佳。顧茲登第美，宛見舊龍甲。素性堆綠當庭，不茹邪香。魚針最早飽，食厭肥肥肥。

門人鄭會子計偕

在昔南溪館，青燈照面寒。我田歸北隴，子潮矯南端。溫飽無

營易科名不愧難奪行如有約花發報長安

畫溪

泉溜下空翠林幽處巖巖碧末依四角鐵水穩千帆路歧幾
痕引風多鳥語亂羣高頻欲隔情以對諸凡

百舌

野樹一床平時會忽變聲翻飛葉亂跳踏利衣輕乍覺長
光燄如傳曉戶晴解人意盡處約在和鳴

燈花

細雨下亭幽衾寒夢不留藥燒蠟淚滿談吐錦花稠望喜知
非分排愁或有由客聽相對此心猶轉動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三

竹籠錫禽

具此迢迢美入林未解深周回盡已制跳浪應難任長尾驚
新銀雉鳴失好音憑誰推善力把縱碧山岑

翹關憂飲

帆影落梅前斜陽挽樹曼奈何今日暑還拂此閒絃逸氣過
河朔歌聲振蕙燕幽樓無限好明月滿江船

九日偕友登靈谷

五陰今已除碩果綴微陽嫩草隨將萎晚花獨有香誰肯馬
非白寧論雌歟黃耳聽高崖溜丁丁響玉漿

同傅平叔夜步龍潭橋

非酌雖無酒遠醒月色濃青霞物外思黃橘野來風未有千
年骨地微夜半蹤幽蛟凍不死相望保寒冬

采草紹爲服安心石戶農空鼎益夜氣散疑豁衰容歲序驚
搖落才名耻見宗天津橋上路莫漫識龍鍾

潭水無驚濤石橋可坐邊邊思林際發處跡隨頭牽野色凝
寒噴露花微若天邊邊盡象處即見羣車旋

李景巖山莊

頻年不出戶風月獨相過招飲雲迷袖開軒翠拂簾遊魚常
近溪馴鳥不驚柯掩耳方過信然山又度歌

月夜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四

秀華初罷照月出海雲回山若傳鸛鳴園蔬摘芭蕉話宜狂
客共懷向野僧開拂帶涼曉動鐘聲入夜杯

黃通冠石山房

同李蘇門人
侯府生書來處

歲月遷流易離恩不可任松添來日影槐客去時陰暑賦年
年筆寒山片片心裏川無限流碧染舊楓林
糾糾新雨裏
予在舊與與難

贈丘友

壽丘何代子一榻曾蟠溪瓜蔓處新園藤床擁古醉負經兒
野曠礙桐惡暑低消患誰相訪君不應自和
五知
誤命

種萱

日炎方布種幸無蟲堪犁珠散固能走蠶新影自縹緲研分

伯叔哀鞠辨根葉應同燕亭粥俾供樂可支

詩如老杜讀之淚下傳此

胡臺飲

偶爾步高臺凌風亦快哉網鱗隨浪舉撥笑見雲開黍黍依
然在山川迢望來樽前長共醉矯首出塵埃

九日脩游鵬勃及諸門人登翠峰

隔山纔數里到此只今年崑石閣能古雲窩倦可眠看花初
過馬拾橡且調猿歸矣晚天靜拂衣樹樹烟

英巨山遊憶臨金東邑諸門人

秋色連巖岫寒光紆大文從遊多顯秀野老獨歸雲世路悠
悠其間疎齒齒分一緘離別思持寄隴頭雲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五

西江訪友

梨花深夜雨擎樽渡江城南國愁分袂西山喜共盟綿綿新
緒思淡淡故人情斗酒今朝約黃鸝物外聲

贈鳳林舊遊多白髮者

昔日紫髯客星滿鏡前遊絲吹欲亂縞雪染還鮮棋可商
山着像宜浴下懸素心俱湛白毛頰自皤然

江邊共酌

悲歌恒任我晴雨總由天一酌秋風裏孤花帶笑妍舞心安
有爾不醉莫言旋江上今宵月盈盈到枕邊

柿松

青苔隨手摘移向玉瓶陰想到無根處依然若有林龍鱗波
也未鶴趾豈堪尋靜對提提影其中自古今

夜館

寒雨將春閉舊錢埒地班奇書塔抱宿苦若未斟殘酒語知
天曙燈昏覺夜闌悠悠此會意消息爲誰攀

春霖

驟謝輒經旬千家桂作薪花隨紅渡墮螢觸暗風淚試問恒
陰理誰援寂寂溼人并無所寄術何以對修仁

靈谷寺張道士

秋風正作狂披我脫崇岡逍遙與物外俯仰俱混茫山果驚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六

初落野鶴下來翔更逢張酒酒好去覓仙藥

十燈詩

景陵唱和同賦
陶李雲平叔

佛燈

珠庭常寂莫夜永青烟斜風動九枝影盤纏四照花微明周
慧覺長談澈塵沙鐘磬上方響紅榮映落伽

湯云照見真諦

書燈

半生恒對此夜頻與宵長冷月窺幽隙寒氣浸曉光雲軒時
煥彩冊府幾流黃花穗綫更吐垂垂藻筆床

潭云讀之令人醒氣

客燈

夢回不是家但見孤燈華燭路傳書青鴈行寄字餘燼風搖

佩劍霖雨濕悲空對寒紅藥何時泛轉棹譚云古人謂過此悲中有壯

雨燈

蕭疎梧葉下數點清幽墮室紅疑暗金波白已收千山籠舊火一盞罩新篝烟霧縹緲寒光暮外浮湯云如見山果將落草虫自鳴

雪燈

虛白琪花片紛紛落舞臺半牕明透檻萬瓦玉成堆宿鳥驚寒去連雞弄影來吹樓疑不夜秉照共徘徊譚云清曉流簡

舟燈

江空人語寂行客未眠時村墅閨烟亂船燈少照嘉窓開邀虎溪漁叟集卷之三

漁燈

月飲火葵帶星移朝發富春清風定可期傳云網集澄潭口輕舸兩穴濱宵寐求巨鯉石火捕修鱗在渚形方灼占豐夢未真滋瑣如可釣光處一梭綸傳云末二句

琴燈

珠絃深夜理不向丘中鳴細庭前韻情惜物外聲綠桐燒一曲雲漢已三更驚鷺閒來舞空階月影橫傳云不刻盡自佳

林燈

最宜小築外四望見林泉野曠流螢渡津迷晚炬燃丹楓遠對影紅樹暗生妍嶺嶺幽篁內雲霞暮暮天譚云無暮而色明

閨燈

十五爲君婦閨房夜夜燈無心裁尺素有淚新寒水窮翠索常冷驚書紙未能雙鴻鴈欲損愁對錦紅疑譚云似閨中端媚之氣

庚辰秋冬與寒河輝擬問泊湯季雲傳平叔口相酬味天聲則携酒具韻牌登天旭樓倡和今樓灰瓦礫之餘友作人琴之感予舊作焚焚殆盡偶予將弟處得此稿遂存原評志不忘云

瓜步阻風同李石臺下時之限韻

北渡無書空憶徐典輿去途水靈城歸棹晚晴添放浪仙依李安危尹問詹江津迷日夕錢雨復廉纖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小

何時精衛填此一江然利涉惟須騎乘流不藉舟風波憑小堰舊時文輕鷗珍重河汾策湖酒待醉杖射殺潮頭猛浮客一葉過淮西春草短江左綠雲多龍刺藏還吼蘭橈擊復歌流沙脫蹕處縱目望餘波飄泊應難問扁舟去後傳吳江春氣足客思酒杯醒孤枕悲寒夜牽夫候曉晴曉頭飛燕千長似怯雲陵咿啞千聲靜談笑對紅燈酒盡消寒薄樓船到夢覺同來看玉苔風送若金勝明日春江上相將萬頃波野岫春潮漲家僮挂振通雲樑迷蘆花黑搖孤蓬竟日限窮秋流觀盡渺濤江天運若隘何處好摩空

寒水綠於秋江聲大作聽晴山背雲移野岬尚蘆花吹笛何
方遇鴉柳此會酬亭閣豐樂美悅嚮向滁州

園虎

近歲猶小劫平鈞有驚晚春聞喚起驚色入林於白盡乘
風剪青紗帶雨鋤但教堪避俗何事更凌虛

夜遊

秋籟聊縱步醉倚三更天野老傳貧賤理木棉江聲月
色埋人影竹林邊累盡都無着行吟亦偶然

句曲綠園亭梅

二月江南樹幾株纔開妍重門將色藏碧嶺占芳先花拂扶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九

風帳香窗指月輝任憑清酒致舒放竹林邊

春殘客心驚忽逢髮影橫樹梢猶似雪花裡已聞鶯啼與幽
人共態疑倩女呈旅懷難遣此騷詩爲添名

鋤茅邀宋玉索賦豈因秋草綠春容媚林青鹿徑幽澆花傾
臘酒折竹掛輕裘偶憶傳鄉信一枝代隄頭

賦得茶

茶裏生明月夢閒時復醒消煩梅液遠慰渴茗花冷爲恐素
覺竭不教沸鼎停松風提絳燭撩亂及流螢

平叔以茶調茶分味予并及

賦得月

皓影扶桑外空明永夜晴桐輪餘慧色

句容熊鼓落據聲所

思宜林樾何因滯雄城披衣時後起長挹露華盈

溧水道中

百口戶長鍵秋原望若蕪我行雲與共葉上露俱塗銀劍脊
夢已黃藤細酒鋪流連方未厭歸思繫東湖

林陵秋色起禾黍樂千家氛溢長宵寂問忘旅路賒垂紅依
簾棘望白到簾蔭莫漫遲征轡桂亭聞已花

和李石臺句曲贈別

秋茅山外梧桐宮露凝蹉跎故杜甫悵悵吳越野岬雷
陵月荒郊雨木冰悠悠無限思涼例醉毗陵

紀石臺贈詩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廿

正是書雲僂漚烟淡欲凝醉懷空廓落歸夢轉凌鴻去瓜
留雪鐘寒聲帶水可堪風雨夜離思在金陵

三山阻風

南風窮朔至天地亦何心舟滯三山人同萬里吟破愁應
共醉返凍且披襟姑熟年年路烟峯幾倦尋

旅病憶虎溪

還憶秋埃上草長新露霽深潭停靜樹短棹出浮萍鷺浴時
分白山遙忽送青三年遊屐綻飛夢繞柴局

野人何所宜只合家田坐帶水綠階流靈山抱雪臥雲爲寒
餒驅走此滄波太劣焦便應曉轉轉還則那

病客天涯遠，燈一核孤床頭。藥臼故夢裡，家人扶樹影。流
魄暗虫聲，倚窗呼職職。未理熱熱數，征逐

再別歸鄉友，賦愁伏枕。曾生公，惟故臣客思，惡令年對酒顏。
猶碎花，病愈，繼以知，與鹿性，但適野林邊。

故園聊可樂，花竹正扶疎。六月曾無暑，三餐并有魚。龍影降
昔忘，料抱幾書空。愧勞勞影，歸歟賦，遂初。

茶中七夕後一日

回首幾宵後，水雲港港。村幾分兩，好意又續。一年吁暮，破天
雞促更，閨月被無。未須盈別，決昨夜我仍孤。

同友游日生門人李聖水登縣北阜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士

泰山仍一煙，點淡對風烟。川爭見，鷗狎城空。草樹不揀花鋪

錦碎蛛網，候晴牽不盡。登臨意長，歌春盡前。

使君誰最著，相望桐城。劉公乃劉，泰岱成天。造培壤是舊，遊

江聲連，巖漠山色入。關既雷雨，催花信。雙看燕語啾。

蕭蕭泛舟至虎丘

息露旋入寂，暮色暗於蒼井。以愁泉貯山，疑點石開鳥聲。喧

近樹梵影，疎深涵為問。蘇臺鹿來遊，史幾回。

小艇按細少，幽林得後。蘇塔巖峭，一月佛性。喝千人紅粉餘

香，臨青帝送酒。類雖任佳，聲地吸優亦埃塵。

時駐大兵

登高平片月山

九龍孤烟，裏潮然勢若翔。魚鱗鱗，翠巖鳥影度。斜陽路轉，秧
分綠池，耕荷帶蒼農。聚方四起，樂意在深鄉。

江寧道上

驛路風烟暖，晨征帆倦遊。看山時駐馬，綠角見騎牛。溪竹三
湘麗，澄江百派幽。流連方未已，采石又催舟。

秋館

却有一園，韓羊求乃得。過已，經霜葉墜。又見暮雲紅，往復懷
三徑。登翠謝九峻，黃花開正。暇蜂蝶，莫匆匆。

候至野，顏變垂柑了。不青，蟹寒聲漸細。露濕桂，猶榮薄暮行。
水處還來，秋水亭連塘。久淡寂空，蕩一天星。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士

小園

綠水拖山，翠松筠盡日。閑涼，公幹宅。市下，仙倫。關苔厚，沉
痕。屐絲遊想，斑斑窮通。應有會，即吏莫悲顏。

鶴歸方啼雨，悠然步晚晴。依墟吟野綠，倚檻聽江聲。老至猶

能酒，浮生不近名。雙眸休惘惘，得性在雙青。

早發宣涇

名樹排影入秋色，望猶濃密匝寒烟。沒有冥仙氣，鍾野兒丹
霽。迥孤情，旅路重看山。方不厭琴水，復淙淙。

旌德山中

對壁疑無境，峰旋路復回。嶺雲時泄雨，澗水驟奔雷。虎跡橋

邊臺鷓鴣毛林下燈未能長息此逸趣亦俱來

句曲繼亭聯韻

境靜漸忘暑况斯積翠陰良鈞欣已攝勝樂自茲尋蒼鼠時
窺案鳴蟬忽變音蕭條懷所寄爽氣動園林

句曲夜

紗幌油油碧寒燈缺力微孤情騰欲上旅思浩難圓但覺勞
生誰誰云作計非茅氏山前月肯照野人衣

蛩

風露方凄夕繁聲起隔籬銀河催織女寒蟬著水肌懶婦悲
秋早幽人候月還年年紀絡緯漸見鬢如絲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圭

曉發清江曾野店

春晏戶長鍵鮑與始戒途霽林依素翰竟野獵風蒲壯志憑
天耗勞歌賴酒斟汀洲烟雨裏檢亂藕花圖

竹溪春霽

淡蕩春光好偶於沙坂馳林花換小窠野菜簇修眉鷗浴驚
新藻燕銜識舊泥年年桃李月也解惜芳期

春色都成媚芳如策馬過征夫捐雨帽歸馬度雲窩陰徑大
夫蓋冰消太史河黃鸝渾欲近歇鸞鳴和

麥隴初沾雨青青細浪吹野塘新漲潤岐路落花迷霧撥山
容翠風勾帆影移綠楊深戶裏纖玉釵香醺

馬前雙蝶戲馬上百花香客路單衣暖人家春種忙飛雛聯
鴻羽高樹洗輕粧乘醉新豐路臨風我亦狂

秋雨

一天秋色迥白露正沾衣風緊驚蓬亂雨餘潤草肥青將百
態洗濕作幾重飛乍見銀塘滿米菱未肯歸

誰能驅熱客此夕感君情激電天中起流雲海上生虛涼安
午夢蕭散絕塵櫻試看浴籬菊含蕊漸有英

物外寒光度空簷漸滴佳泰山能觸石河潤漸生蝸香跡莫
花觀浮埃桂露梢輕遊天氣好次第整青鞵

吾家久服農秋早耕兒苦昨夜西風狂吹來南陌雨家人的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圭

醴賀稚子盈階舞所願晚禾登閉門敲社鼓

浣衣

未免縹緲累猶然攔且煩岫苔無限綠流水欲忘言袷服何
方棄敝裘矢勿踐都將忍辱鉅湛澤等空門

修菊勸飲

澆培幾半載磊可見英多時柱玉山倚相扶側弁成金盤辭
敗葉錦藥漬醪醑對君如不飲休從栗里過

賦得暮雀意何如

離落輕霜屢疎稿脫飛雀來歸徘徊若久四悟少陵
短句宛然如在景中聊因散步一寄問吟

之凄然賦此

上清

龍虎崎嶇地交奔並歎奇掃霄欲沒走陸影如移况水難
驅蟬天書且降臨西清齋點罷烟草永陵迷

信州道中

盤垣轉不測巖壑動幽人虎有經行跡山餘未採薪天高懷
王冷雲映曉姑親萬嶽爭倪快此其景不貧

三十里松

昔賢所植

間近神明宰詔委荀令有百年動種樹萬幹鬱成行驟雨奔
蚪吻微風響簾簾秋思高太木步步欲飛揚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七

謝君直齋祠

鼎湖空坑節雙聯謝侍郎辭徵累紙血賣卜幾年報故里殘
碑在長征稍竹忙由來不朽事指數見吾鄉

上鏡

妻伯太常傳雲中先生筆任此

不捧安陽檄誰爲勳邑時先養親邀首霜傾已擁臯北事
業科名起揮揮諫草疑寸心終皓潔明訓佩華章

宿常山界

具越分疆處山川久割成當關愁狗盜出險望雞鳴思頭
爭白離懷易驚明朝秋艇發江上足灘聲

開化

宋時爲公館仕此邑宰

山縣軍書苦公詩宸濠反撤致勝王公陽明申雪薦懼西臺據衡之上游雙蹄當有
待在仕寄兩烟路歸行威升飯又何求越水除苛政澤江虛
猛因南亭紀續在俯仰見前修一三每物平云所謂江西人
此而學少陵者無寧避此平溪識

衡柑

一天綠欲暗兩岬黃梁均久薦吾鄉齒又嘗異地新世錄棋
一局仙音聞雙入較量橋中叟瀛洲幾斛塵

絳音

浙河麻產乘風爭鳴怒然悅耳

笑吟生竅木幽擾動風琴忽聽牽遶調何殊款上音梅歌似
與和潤潤若同鳴長江有百丈大聲久已瘖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太

望金華山

烟霞四望簇風美正堪尋遙見前山翠應知靈宅深頭陀
古洞雲裏辨雙林定有孝標室宜予接道心

浙江獨酌

旅况愁無耐村沽取次嘗舟行六七里杯進兩三行對景能
無悶閑吟翻欲狂更聞仙姥近買醉向餘杭

晚過嚴灘

二臺天與立問隱古堂幽拜袞袞多縣披策足萬秋得情懷
鳳舉物色識羊裘赤伏君無與黃昏我詎羞

西冷吳仲微嚴灘酬和

甲發三衢渚添舟喜共聯玻璃浮月色俄猶叫山烟地喜桐
君近臺恩釣要賢村沽堪泥足何必問蒼有

登富陽山

晴峰倚岬立沐浴見華漱流水環三折望遠一壺是綠移
膠寺為兵損山境也漁笛響沙村樹哭神阜帥偏師此地屯

錢塘

微風牽細浪笑指江城水涵空碧遠氛散曉晴懷安且
老拙涉險畏平生不值青濤怒更堪自在行

到杭

武林風日美暇意玩斜暉宋渡衣冠盡錢王鼓角希寒則平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九

不動鱗井錯如圍陌上秋光漸誰歡緩緩歸

西湖

寒水圓於鏡吳山碧影沉繁華空夢舊寂寞可憐今馬牧何
芳草無蘇誰氏林野田二十萬越憶蒼雲吟

抵蘇宿李石臺拙政園

改上三年別孤懷鬱未傾故人何所給新政又求成磨室推
金宿與開問水衝穿雲來得得綠酒泥寒更

姑蘇對菊

和蔣

飲占深秋色應求傲冷花芳心宜茂苑隨意出山家果里人
加在南陽酒任賒瓊瑤方俟寧蝶影已飛斜

還次草坪

欲愁歸歎思層水跡幾重危灘多指越驚濤通怪松先哲
如在孫王遠壘同人道其客遇草坪山下路野草復登車

鴈潭

不畏前溪冷雞鳴逐曉星風霜欺短鬢身世信浮萍鷹眼寒
潭碧龜紋石亮青潭石板若趨紋無勞差遣役有里見細亭

安仁

公耕而途問吳州境又詹山樓草傳館旅酌望新帘小窻松
間策深衣道上添寒光凝翠幄約約的六峰尖

鶴岡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十

途快思歸引言疎虎水涯龍蛇江路組蜩蟬垣城東汝風
猶橫南靈望且速徒懷判國句何處覓辛夷

春園雜咏

獨酌獨音椿酌玫瑰酒醉

年豐仍食粥乞米帖空勞忽擲卜園秀欣茲大有遺紫花
琥珀綠葉勝膏腴聊以適閒爽未須試老筇

飼禽為禽有雛野鳥共乳景怡風趣不其依如

靈鳥吞聲去紛紛驚驚場向有佳禽失去何人食者肉爾章啄且錄
江海迷鷗浪蕪葭渡鴈行翻驚山雀下來索掌中糧

編離小園花竹說數種詩亦少陵命辛夷之遺也

虎落無完罽周禮且事垣置人誰倚壁拚柳亦堪樊遂免耽
羊觸却將害馬奔分明太吟域神撤亦何言

植菊名菊遠來常苦巨浸
累土成基培之斯固

九華空服久寬種又多奇欲遣洪流厄偏於石砌宜登壇謀
僕帥慈錄近王姬一面繞通好相將錦作離

爲山數石卷如意泉皆之哭者爲峰峰者爲谷谷者爲
巖巖者爲麓巖麓者爲壑壑者爲谷谷者爲

自記登
修於斯

海上三峯出登觀滄海塵一壺貯大地五嶽獨何人月上影

仍倒高秋勢亦岫由來記木假卷石并非真

壯丹完陵施使惠以二種
慎培之萌葉生焉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二

去歲芙蓉屋地公恩笙歌醉晚紅移來秋欲半冀得錦成濱
山界名

疎密妨搖本辛勤等護躬趙姬真妬殺一樣不禁風

蓮竹乞食數載三徑俱荒獨幽竹
待我歸來枯槁西窗半安心報

長林豐草好擬似鹿名林縱繞雲山夢恒貞天地心月梧深

夜影烏天暖春音乘此新篁綠來彈摩詰琴

澆愚十五將登樓秀
辛午韻而納之

爲湯何處浴抱此一身淩剩有章州種香生虎水君在庭真

款茂當戶豈堪鋤誰識酣幽夢兆成七穆初

種蓮以芝華嶽今從劉嶽衡公之賦白渠
情願素善茲予復懷赤舊志永懷英

受君幽靜致影與月俱涼玉腕分根美金錢布葉香寒靜時

自得汚濁豈容將漸迥朝榮露華未可方

種柳折從柳
選長新條

占春誰並早靜裡見飛綿帶雨愁偏紫曉風笑獨驚其持圓

令宅林樾清成天張緒年方少依依繞綠烟

紅魚金魚數尾置以綠萍風起萍開金鰈場
樂得同歡而面芙蓉錦披雲而瞻月華

水天同一知權若宿盟猶映日金鱗動浮光翠藻舒紫蝦方

避鵝白小且充蔬何似滾間嬰偏知樂在魚

牧牛家有牯牛供耕墾石
報以幼苦牧事必親

十畝閑閑處夕陽芳草迷歸來長笛響驅去乳鴉啼掛角書

餘淡從容飯到齊東臯多暇日黃犢正堪犁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三

一 採茗先叔手植已枯後生崔舌方吐薄言
採之每飲一晚如遊建溪北苑間也

九十家翁去仙林今復夢晴分半畝綠香倚一杯霞梅雨漫

相妬松風祇自誇柔條應有約長秀虎溪涯

鑿池掘池一潭爲難樂之
或沿或飲遂其嬉性

茫茫江海大鴻偶正堪湛杯句雖云渺程執不爾求風波仍

戲藻莎短亦藏陽出沒輕波裏稻梁堂事讓

試寫黃岡蕭徒投贈二十餘年
矣雖散餘珍腹之無數

得政亦何由周旋二十秋棟花開歲著桂露吟時數歲花高

倚納輕如傲吏絢於焉擬晏相尙屬半新張

剪蔬小圃佳蔬四時不乏
惟言酌酒折我腰中

樂此一園詩繞林黃鳥飛紫芝方採嫩黃獨正鏡肥有客
堂上呼兒戲舊歸蘋蘩無均項晚盡首陽薇

牧鷄牧之必親
恐禽亦誤

蔓草芊芊綠濟饒惟新仕若鷄燕我為孔雀定誰禽力狂
蛇伏聲高厲鬼欽錢塘無贖物按老可憐心

藤花國西古藤花
如十丈青樓新錦樓

何處綃綃長懸玉樹枝月明幽態倩風引暗香隨歲與寒
霜耐情惟野狖知不須四十里錦帳步遷延

湖墩夜吟

沉陰偶夜晴皓月已三更水浸團樂影山間鼓吹聲海波何

左溪漁叟集 卷之三 三

所乘蘇華詎能平醉臥芳茵久雙眸也自澄

請田鄭牧仲同陳吟希李秋小園

不覺秋容老寒花雨來渠留雲籠遠岫裁竹護閒廬塵尾珠
方澗樽中酒未盡客懷何所縱眼半畫前書

竟為一派遠把臂好尋原野色樂采噴秋山淡念章壯圖懷
即供佳氣倚劉規坐與前微遠落荒蕪與論

三間草屋前一片打機心山橫流轉响數中波濤响水瀾

祖斗邊氣單淋淋思誰任賴有烟雲友狎予醉至今

飲福山寺向王集上元王叔度
出鎮南聲及峻樓便和

蕭寺山中靜愜然將有笑雲寒色若翻嶠香騰凝仙律梵鐘

漫虎花開火內蓮有站鶴
池蓮詠歸酣暮色把臂弄霞烟

久陰初霽寄友和梨

若眼嫌豐茹沉沈下蓋惟蛛羅方作計雀吻且因時賜各為
無墮華林蛙豈私重雲梯欲盡攜酒訪交知

冬晚山行和月

剝落樹斜出攀枝擬刺醺水花飛岫壁威箭響膠筋欲訪烟
霞友方搜歷亂愛萎肢不發被難與話元纁

逢僧製衲和月

不向草麻乞何曾爐火蹕勢羅霜下剪金漫雪中門敗樹原
多葉兜綿定有根合成無一縫莫去覓絨衣

左溪漁叟集 卷之三 五

新荷

沸雲脩有待遲隊已排鋒伯仲差池好園林氣象驟蕭方
擬鳳為扶即成龍幾日攜籠往長鏡足飽供

新蟪

蓬爾脫塵濁長吟林樹巔子規空叫月猿狖但啼烟寒竟
能並高棲自足賢倦來惟飲露顧影已仙仙

久病差安後以迥然洗愁幸多病一疎散為詞

露柳抱平生涉疴幾城頂無鐵通百竅有物纏雙眼皓月入

疎標神丹伏火鼎驚聞越石雞不畏山川迥

人言老益壯而我獨孱然倚戶聽啼鳥扶藜望墮齒不勝吟

雨夜誰認綠楊天落鯉休長嘆南湖有釣船

老圃北春蔬長安塔賣簪舊苗帶雨鋤新葉和根洗一白損
枯顏何時生肉解菜羹不願餘食藜常窮祇

風通夜號吹散一天愁千尺曉紅上沿村野翠浮遠峰晴
的近水碧油油強起持孫子湖邊看白鷗

山風能蠶物先甲自從幸事壞終當濟時亨即送貧風懷目
俱幻形贈影誰真寂歷元亭下挑燈玩新硯

春林與晦朔所得孰云多竟日難后起經旬罷笑歌張子難
號就大地尚殘府待得整齊了驅雲蹕白螺

扁鵲有遺書其篇名曰鏡膚醫不自理至俗恒滋藥悄悄顛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三 五

連多紛紛瘁楚并衆生仍苦惱休問維摩病
幼讀賈生文可長太息一股腹未遑分跌盤終難詰濟弱藉

黃精滌煩資白蜜相將飲美酒坐撥靈娥瑟
鹿門有隱士托病就閑居明主雖遭棄故人未覺疎從懷松

月夜不事稻梁餘肯過襄灘水思君一游如
猿鶴住雲山恣情在誕散猿鶴且瘦山靜雲常懶遊了

忘歸幽人越不覺雲山相擁來猿鶴仍爲伴

虎溪漁叟集卷之四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七言律

飲丁亥卿昆季家候克生公劬

江上寒花凍亦噴懷人先醉鳳林檮昔年兄弟皆休老今日
鬚眉尙儼存燕喜兼金暢陸賈蕭條枯草怨王孫我來共摘

秋瓜處得似長安東郭門

山中聞行不動哥哥鳥聲

留住鷓鴣初晏天來音叫斷可人憐權哥不度綿蠻葉淡血
流殷扶杜鵑岐路即今多惆悵空山何事苦踟躕悠悠與爾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一

頻相問捷步誰人到日邊

再入門人丁呂侯鳳林館

樓棘誰堪按鳳林重來的話傷心故園盧橘驚司馬舊
封章老李尋簡牒未披金躍卯斗綱屢見指旋壬去來此第
凡歷三壬

貧囊不敵解嘲句祇向麟書閱古今

同學十三子飲羊城限韻

斗杓靜夜見開陽美酒先斟數日香惜別弟兄恒斂辭話來
窮達總悲涼丈夫意氣誠何許我輩心神自有將莫訝飛蟲

頻大屈孤貞阿穆亦非常

引朱穆孤
貞或濫交

賦

遠攜尊酒宴山陽
城草蕭條漸有霜
十載烽烟齊判袂
一朝跋屐遂褰裳
文章自是堪今古
機羽於茲肯頡頏
別後寸心何所許
石橋松蓋影蒼蒼

元日虎溪鋤麥

愁看漸漸秀成陰
草蔓平曠思不任
懶拜王正春一日
旋披田服酒千斟
數莖畝有仍憂歎
四野烟生祇捫心
欲問荷鋤誰似者
山農早釋舊儒衿

中秋二首

千丈紅霞映赤城
仙漿一掌露盤擎
孤輪欲碾愁聲碎
野露新收皓影明
得半秋光酣士趣
肯分夜色素娥情

虎溪源叢集

卷之四

二

竟夕驅炎氣
節序新看度
瘦平

空輝浮動浸山城
金粟香生玉桂擎
旅鴈一聲天邑迥
帝鳥三匝海波明
任彈子夜歡歌曲
不解曉閨幽怨情
其惜秋光容易別
翠壺剛報曉籌平

飲韓一范樂圃莊

入山已到無何鄉
樂圃斜飛雨一莊
勸哭浮虛千載集
即席披吟寶稿幾迴廊
名堂秦民難犬知
先代樂父功名薄
古皇幾計無錢買
劇醉主人乘興拔簪忙

抽簪賃酒

念雲兄家雪飲

收盡煙柳川上春
歸來十畝一間身
名花滿樹森如玉
朔雪

翻增爛若銀
孫子戲成紅蠟鳳
主賓多是白頭人
蠅營碌碌應何以
惟此杯中樂更真

大英哭先公集稿自稿并積書

七世函藏誇滿車
風殘共鬢尚多餘
蠅頭繕擇先嚴字
慈政旋黔都水廬
幾度春明空冉冉
頻年夏屋孰渠渠
殘編在日曾無補
應嘆從前人負書

贈笠翁上人見訪

六月茅齋暑雨多
偏移竹影秀巖阿
攜來拄杖支三會
歸去僧雲宿一窩
優鉢花開觀却子
檀欒月上聽云何
聽月能將佛性通
儒性與爾樽前醉
復歌

惜能詩酒

虎溪源叢集

卷之四

三

同武陵羅天門西昌彭躬庵及傅平叔周孟侯飲始姪
陶居看菊分韻

野樹風生靈谷寒
名園幾度惜光繁
孤情欲採牽思曲
老幹齊驚猿力難
不遜幽香凝九晚
長疑夜影舞雙鸞
今年把酒人偏盛
莫遣霜氛入藥欄

酬吳會生送紙

盈盈玉版動南薰
色向天台次第分
離離明光無覓草
自然秘笈有雄文
臨池不寄書空恨
潑瀋能將飛白羣
付與雪兒司給取
幾年筆伐饒遺君

偶吟

壬辰季春之四夜風林孤館不寐偶吟遺韻未成韻
而火盜也微罪吳冠退續成志警

偶然靜到齊客先得喪休教問昔賢隨石着汚誰是本碎身
辨道如云禪對等獨佛證潭月猜氣曾通折柱天曉風雨

由丁館還郭維避寇

驅人豪客逐更聞有脚行廚遇且艱世掌丁公移土帳新參
郭令起翅關荒涼但欲營三徑坎窞何心論八選一枕悠悠
春夢穩攪天風靜片雲閑

贈郭叔叔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四

浪捲湖頭款雨涼素交人在水雲鄉歸田有賦憐清岳樂志
無窮等仲長節義早能矜後進文章晚得遇先皇連君古幹
風霜裡滋水相看漸染橫

同門人黎德仲對靈俗

直聳千尋正作峰晚霞常擁煥垣東飛來野鶴應無定帶去
寒雲欲與通松冷石邊知未掃月明嶺外竟誰同秋光一派
應天遠載酒還招抱影翁

宛陵中秋

去年月滿帶湖限今夜宛陵客未回天上驅雲何所往應可
扣桂棹方來一聲候鴈孤霄白萬壑龍藏片影若離懸離思

曾不問明隨北苑惠泉杯

深水官亭桂栢

雙樹何年植此中卽亭分得片雲籠臺宜漢帝傳新顏山爲
淮主作小叢香韻幾枝禁露冷青蒼一葉微陽弱問閣祇任
蟠根老怕向溫庭逐曉風

望廬

橫空翠黛表南城楚水吳江的的烟三徑八蹤雲引入六朝
禪影鶴隨來峰前并老嶙峋石崖畔新添碧綠苔一葉扁舟
無盡思強將倦目此中開

贈李仲美會城聯館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五

何意逢君君遂逐荒城蔓草煖并茸啞嘔連耳俱難入激澗
安身亦易容屋類華陰點白晝酒論杜曲厭青銅歎然一笑
春風夜相對寒燈碧影重

贈丹徒蕭我翁

山寺青霜入夢寒客來對月倚欄干床頭刻拂花紋古壁上
蠅揮塵玉歡魚向西江買未飽酒同京口味還醅社饒秘篋
多鴻寶借向風簷願展看

花從雨裡問春

濕盡長封不自由忍教脉脉任枝頭海棠夢遠三更月柳絮
寒城幾陣殘花月籠陽立吐華春雲霞霧尚凝漚低聲爲致

勾芒語九十風光九十愁

春吟

飄零寄跡浪於前鏡理蕭疎若恨牽不識故梁來燕未但從
客帳看鶯穿愁城靜鎖三更月倦柳斜眠一縷烟羞向雲山
懷往勝春光最惜是今年

會城春雨

一夜雷龍奮沫過城蕪低樹望中河鷺依老磔停新清光伏
園臺走遶窩牆外魚遊招掉畧街頭草濕滯農裝不愁此地
春風少頃增依然野景多

醉翁亭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六

二月寒梅倩玉容何須手植問歐公占梅大蔭方私步回堂
猶傳歐公手植
樂香沾通陟盡耶耶望未窮幾見山川非宋代獨憐巢許在
花中樹下有花下來馬首難相傷春夢恒隨綠萼叢
中樂許碑

遊醉翁亭未果和韻

亭遠翠栢不聞喧夜月深深醉醺泉記勒顏中看避諱東坡
亭上朱子題名碑
記於顏蓋應劉季孫碑詳希叔特優賢亭上有朱子題名碑
之語也朱子歐公名
五甲玉梅待宴遲舒藥白草疑京漫起烟掀盡南徐書數卷
進上

臥遊蹤跡竟茫然

來安道上

江北由來道路奢共隨春意逐磽確時鱗或或皆如割柳色

英莠却未芽幾架顏垣兵火後數層昏霧海天涯風塵自解
催歸鵲好去聞墜下澤車

上巳宿金陵天界寺

乳雀鳴鳩逐彩雲六朝遺像獲檀芬麝性屢獻真嫌殺雞子
頻吞亦近牽蘭若池前逢被襖蓮花剎內說空文傷心欲問
由來事金粟徒教泪雨紛

渡淮

藕橋逕處水天齊草色搖光翠欲隨曲听帆隨鷗浪轉寒林
烟壓樹簷低浦連漸喜彭城近波底翻疊洪澤遙澤湖清酒
長淮千里夢悠悠并入楚江西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七

別丁時之南

竟野蒼涼鶴望中浪攜遊屐每相從三年句曲梧桐雨一枕
秦淮葭蕀風咏托有懷憐阮籍意歌無事詢梁鴻遲君共到
黃苔听碧捲殘荷尚可倚

落花詩三十首

一東

聞道鶯花布六宮牡丹先獻鶴翎紅雖知代謝尋常有詎見
開舒金未窮天上祇疑來萼綠霜前何意下江楓翩然遽佇
桓亭望又報雲浮玉藥空

二冬

乘時巧剪翠茸茸，爭向萬年枝上逢。常帶方期連幹葉，露英
隨怯。沍零濃蹠殘難樹，徒垂盼冷落高柯，未忍封曾對洞山
參半。偶飄飄太息，本難容。

三江

黃鼠山中權晚曉，交枝染染綴銀紅。天門把捉差堪玩，世路
回於詎肯降牧子。尋英遂巨勝幽人，踏絢慶寒砒。此中去住
王筠辨風定，還教啓綠應。

四支

與成華歸照疎離，聚泊顛狂昧所之。標今便應名白墮，誰挑
難再待紅兒。幾時乘興遊林樾，何處尋蹤逐水涯。安得養花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八

天氣好輕陰，長簾錦棚奇。

五微

池上竹脣展地衣，林邊拂袖治參稀。啼鴉忽喚三更雨，西檻
惟說萬紫飛長信。金鈴無影吠春明，玉勒有餘諫繁華。其戀
由來約待得，軟紅歸未歸。

六魚

正宜發郁到郊居，每入名園種自儲。風景只愁欲漢然，飽陽
誰遣麗殊無。願承淡泊閑能老，惜此芬芳事已虛。竟好浮根
齊拔去年年，藝穀與治蔬。

七虞

經年列值此三株，笑倚穠陰倦着扶。畏踐牛羊護棘不將傳，
酸醜染箋無。不知解脫伊何往，忽記容顏淚欲枯。拋盡舊穢
一夜露誰從，盈手共披圖。

八齊

春光在舊著青畦，纔見新蔭似火齊。風信誰傳廿四度，生徒
難與十三稽。慈鴛憶紫盈盈淚，委砌依簾故故迷。幸有玉繩
一朵，猶爭含香露影搖低。

九佳

依雲倚日滿枝排，任意翺翔任打乖。占斷芙蓉仙子路，花櫻
閨閨女兒懷。鑲心枉自隨人噴，逐股偏教和恨靈。隊隊不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九

流蕩處暗帶烟霧有同儕。

十灰

紛紛朱碧問蒼葭，知是雷經局鼓催。下可麗繁供牛响，何能
葆固似初新。村沽但聽黃鸝語，曲沼難追細柳回。不認貴紅
山下路，擊舟莫向武陵來。

十一真

宜春小苑報晴新，連袂踏歌自結隣。但說薛蘿俱在眼，豈期
狼藉已凝塵。微茵好載鴟夷酒，帶血空憐杜宇春。九陌車驅
猶接後等閒，寂寞賣花人。

十二文

一番芳意却纔開及到亭臺散似雲落曉頃將疑蕩子甲騎
途爾却參軍含章猶見會鋪額內苑空教類煙楊此去迢迢
何限恨江南寒北未遑分

十三元

淑景初臨是處繁須與霞向赤城昏孝王念霸惟新柳庚信
無因賦小園九十日春長怯妬三千年實定堪捫人間物理
渾難據安得求援即繁援

十四寒

巖城曉角乍吹開幾度鄉思迴不川便起焚香聽鳥語偶然
移步覺花殘將歸客路能隨舫爲慰離筵且繞盤不比怨林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多變幻踰淮頓忍鷓鴣寒

十五刪

芳亭休踏舊客殷縱使君來不起關烟碼撲餘多瑣碎撐牙
騰上更欄珊悄寒漫費籠紗恍斜照行看滅玉顏莫向薛濤
墳上望恐酬香句夜來燈

一先

幾次垂窮漸換年渾無佳卉媚江天飄零一概誰金谷粉墜
偏驚似埤錢不掃黃汗幾俗態欲求汛掃頗眞仙耐光帽上
千回舞鋪徧山香次第妍

二蕭

自去自來屑絳綃挽留終不慕柔條玉華瓊蕊規曹植博望
西郊指漢樵環珮有聲珊未響娉婷無語濕難離離人最恐
舊前見况役長吟在海嶠

三肴

主人愛爾緒偏饒且且澆泉汲碧却要結未云抒實美隨塵
且欲橫輕拋東牆不忍西牆嫁晚苑誰任暮艷朝早識颺颺
無定體悔移月影到花梢

四豪

暫憑華色漾瞰高且寄蕭然與濮濠女隊獵殘空綺繡晚蘭
凋盡憶沅騷解全跼已添珠顆通半面隨繞綰袍勿謂飛來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士

青壁几庸庸徒詫竟陵豪

五歌

寶樹團圓簇一窩白頭僧定臥雲蘿可矜聚散憑天姥是處
粘離間貝多上下每從虛壁見高低肯向竹林過我來聽徹
蓮花漏勝事關刪捫舊柯

六麻

古樹芳銷綠漸遞翠盤舊夢香天涯阮生飛蓋傷秋悴蔡女
黃蒿泣暮笳玉輦已回香草路羽觴猶醉列侯家獨憐西蜀
空聞雙淚淚驚心在浣花

七陽

絳林幾陣亂吹狂，
鉅數河陽并洛陽。
滾滾梧桐宮內葉，
淒淒鸚鵡樹頭航。
灰飛差勝千門藻，
潛墜能枯九轉腸。
散盡珠鉤誰拾取，
競憐風雨楚同昌。

八庚

蘆花曾飛一片瓊，
何人幕地倩宮鶯。
方張野外雲霞帳，
又渡枕前風雨兵。
碧玉并欄芳未歇，
綠珠樓角恨難平。
無聊且向閑堤步，
板渚長楊寧復榮。

九青

何處勞勞復有亭，
倉庚一鳴叶芳零。
行多陰翳春知暮，
閣遍陽條子但青。
斷續不堪同敵絳，
相將似欲下流星。
衰年剩有龐溪源叟集

卷之四

主

關情處試向梅花笛裏聽

十蒸

苔痕靜蹠碧天澄，
茂苑新栽玉幾脰。
青亞枝雖辭夜燭，
頽羅巾好向空承。
閒從病月依村墅，
閒買春暉綴萬藤。
却恐沈流卷畫港，
明朝急纜解毘陵。

十一尤

萬樹離披采欲浮，
金鞭盡日策嘶驕。
雪光悞比梨雲暎，
郭杜旋驚冷艷收。
最愛步搖輕點席，
爲憐香視懶登樓。
明年甫待舒羣萼，
花外小車處處留。

十二侵

芭蕉抱得秀成陰，
悶道紅天靜自今。
澄水棄餘空剪韻，
錦堆移就漫舒襟。
槎枒樹下愁無奈，
消息池邊且共尋。
不是玉孫偏著怨，
萋萋草色正難任。

十三覃

谷口深春已度三，
東風不縱野棠含。
墀前浪費招長袖，
鏡裡難容著短簪。
最惜紫莖將獨蠟，
酒成紅泪幾曾沾。
芳韶莫謂全經擲，
又報晴薰長石楠。

十四鹽

南浦新潮竟日添，
風花最未遑覘。
釣翁頭上曾籠得，
浣女溪邊亦半拈。
絲管遙牽入綺几，
輪蹄亂碾逐華簷。
荒園幾度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主

春難曉筆葉依然復夢淹

十五咸

碧樹銀臺未可緘，
平明美影拂輕衫。
玉鈎乍捲乘風迅，
繡戶初窺并露函。
秋色五陵容易起，
疎紅一曲任誰刪。
無端年少偏行樂，
錦地漫漫醉走騷。

沈石田先生落花詩倡和至三十首，
儼山昌穀二公

各繼十首，予寓吳舫讀之，
欣然賦如沈數凡燕吟鳥咏，
蜂蝶採蛛網遊絲，
紅泥金粉惹草繁沙粘衣，
鶯絮數見者畧避之，
雖寄意爲懽而累句未爭聊以取適，
目前未敢如士雅之托休文，
令人字字嗟善也。

和鴈字詩三十律

一東

手筆何由推巨公祇緣浩氣近長虹無人命豈灑灑好有陣
驚寒結撰隆兼體諸家時刷影獨成一派敢排空冥冥自寫
高涼意不畏塵埃弋者逢

二冬

君家貞蹟洵遊龍何待都門問漢邕雨濕沙明多畫檣汀寒
月落更藏鋒新奇共許摹難似耐合詳看勢欲衝應穴仙人
王次仲書成墜酬時雙峰

三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古

拖得松烟暗滿江菰蘆札罷鏡金爐索歌未肯客三匝諷草
還須見六雙妙壻徒聞留朔易手俄今且式南邦平沙方愧
毫難潤又喜前山滴馬鬃

四支

臥流自昔名江表點曳其英益擅奇靜裡披文頗嘖嘖渴來
肆志每臨池輕烟淡霧千回晷驟雨旋風百態移迅掃連年
幾蔽日芭蕉如暗綠天時

五微

碧落同翻幾點暉亂鴉塗處渾忘歸遙憐定識聲今瘦愁殘
差堪合古肥且意題鉞將直下又矜側籟漸斜飛立看毛穎

中山拔要伴韓鷹打一圓

六魚

未齊駁羽畏風梳早歲何曾屬象胥扶起纔窺急就草喚琴
思獻典墳書却教仰玩成畸畫豈爲低棲混魯魚抖擻于今
真獨技更贏一發敢憑虛

七虞

來從漠北離寒磁蹋盡長江萬里圖越雉徒煩重九驛驍騎
自爾獨變却銀河上樓毫方潤墨雨恒沾跡未枯八幅明霞
書未足輕烟帶入洞庭鋪

八齊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五

書人已絕獲麟西會意寧云往聖齊七轉如諧天竺韻一行
兼帶上林題方思對命天顏近久欲抒忠竹汗迷料得金吾
長史秘肯將足跡印紅泥

九佳

餘批何堪與驚借知君竹帛繫天涯人懶解身不知字我愛
風雲壯股似缺畧不妨同漢璽短長亦可續齊諧遙知載酒
無人問獨向空中縱遣排

十灰

肺腑華英澈曉醒同文世界辨仙才天懸六幕師宜帳影帶
三山香麝煤渾脫非因看劍舞冲鵬疑欲并梨艾昂肩叫破

白雲子授法新從慶裏來

十一員

乘集江皋冷落身回翔偶拂隸形新
鷓鴣鳴鳳隱翽元草秋至
春還註魏臣象衍荒郊愁旅客聲傳
永夜泣閨人晴天萬里
潭如練好縱狂顛視草真

十二文

引弄涼蟬奏夕曛尋行細看繭絲紋
飛鳴任吐多情句變滅
頻將屬葉焚上下鏡鏤俱縮體高低
健束竟顏筋但宜吉網
從茲避莫去人間逐舞文

十三元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去

西車糊中了不論青霄任意作平反
漢槎水沈頻滋現月殿
丹靨定橋門乍到爭疑題呂鳳揮成
終異撼藤猿亭亭筆勢
從飛起一樣懷尖薑尾翻

十四寒

磨砢片石把鉛刊衍衍期君盡漸磐
形象多從霽後巧漏痕
不向雨中乾古無文字將何做今晚
乾坤亦太寬莫比由來
親佛助冲天逸勢剪其翰

十五刪

八采處即賦罷還英聲不隔祁連山
因風送脫誰能掣和露
研雲詎可擬鶴雀何心依絕漠
飢餓有耗遞重關如鈍不悟

六書意偏興垂天雨翼頓

一先下

玉爪猶閑留舊止嶺雲何意寫鸞箋
爰知轉換無牽累遂使
形摹並宛然極目縱橫流逸韻遙空
疎密布名篇潁川長社
人差巧故得孤鴻漾海天

二蕭

秋江暮雨冷疎條酒灑燈明孰伴初
七澤淒涼悲幾闌千行
哀怨寄長檣抵愁故膽驚雷動不學
嚴家隸腹枵誰把天機
洩爾輩蓬波夜鬼哭曉曉

三肴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去

問身在在尚青艾阿閣何年尚有巢
高韻流雲憑轉注涼風
司月任推敲徘徊別水曾鐫記宛委
綠沉並染皎白粒清泉
期載筆叩頭休獻度遼嘲

四豪

北斗南來第一豪金風漸漸灑霜毛
停雲賦就歸歟晚清雪
痕深本漸高寧共鷗鷺旋折簡雁隨
鳬鳴興諸君多君不賣
四時塞回向盧龍任展毫

五歌

參是不定更如何都為狂飈作假波
幾欲謀皮迎鳳翥轉將
筆諫問鶴朝屢從漁笛驚回起恰肖
鷗梢擺脫多我亦有懷

舒未得煩君樓管悉離佩

六麻

數行結隊起兼葭。不爲秋深類宿蛇。欲別離情遺紫燕。因題
幽恨到黃花。天然渡折連還斷。是處騰芳正復斜。任使凌雲
最絕處。蒼毛不改勝羣家。

七陽

曾似孤吟寄鮑當。蟲書鳥跡永相望。翩翩物外襟儀羽。內
殿天綬策章擬向清溪長。草頌尚憐衡嶽未成行人。問那荷
循蜚紀。佈問來賓定可詳。

八庚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太

鞠家天淵且相輕。惟爾差池獨論庚。王常有文仍序李。金河
幾陣難爲兄。早聞華柱能調韻。自信朔禽解叶聲。誰似塢頭
磨八字。千斤徒向景升烹。

九青

水光漾動一天青。曾照群兒射雪翎。最愛書雲太史簡。疑披
和鶴紫琳經。起牽翠荇池分綠。歸謝隋梨月滿汀。說學弓
能百石何如一。識眼前丁。

十蒸

聞道夷鳩後必興。六司有典待批騰。漫云伯翳調珠語。問到
却官怡結纓。移寫不難通帝座。才華何處避高僧。等閒白戲

青萍上會超天空一運肱

十一尤

記得相逢杜若洲。鵝零白露易悲秋。誰傳霜信先臨指。敢憚
雲山一帶卸輶輪。已教依宿穩鸛。又見大聲流拂紫。左首
九番頓楚塞。偏添畫角愁。

十二侵

家住吳頭。左深隨陽。有鳥變靈言。倚廬偶錄遠公偈。布趾
閑鈔匡續吟。影落峰前圖。五老翻疏水道。傲桑欽翎刀。盡地
真如切。一易國門千賞金。

十三覃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尤

天邊豈肯達空函。開外靈文集老聃。雄類殊翁能表美。雌倫
衛女善和南。蒼茫一幅凌霄翫。次第幾班顧問簪。只恐中書
焚老堯。夢花堤上惜。移移。

十四鹽

誰將拙筆刻無鹽。唐突僧絲片類尖。素頸繫腰卑院院。絲綉
絡羽勝鸛鶴。一灣曳筆承何訣。到處盤龍迅走。綠掠野好教
書大有君來晚。稍正腰鎌。

十五咸

雙棲並翅等虛咸。二氣交中致幾緘。碧渚清才驚謝朓。烟霞
銅疾羨游巖。浮沉不爽青微信。來去俱填白塔街。靈臺八分

遊已倦春深又復理征衫

鴈字詩始於楚中先輩而吳下王叔承多至廿四首

今賢往往更廣其韻後來愈居上矣于於秋高木脫

歸鴻度影之時感賦盡韻訛筆輒成頓忘其拙速也

靈谷十咏

古牛石

一片頑駭杳岫迷羣毛展向碧苔栖霧藏人訝溪文豹山隱
何嫌禿角犀牽綳曾供炎帝馭服箱久試黃姑蹄多君高臥
不知曉曳犁于今事正聯

退心石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十

三生精變事如何問在蒼烟紫翠窩介不終朝惟與我聽人
時轉豈知他但餘節骨厓柴健不憚怪形瘁很多便欲掘山
觀七竅好將根柢問維摩

石門關

天關牛頭望正曉何人超越縱飛鳧愁雲盡日鎖巔樹野水
長年滾石帆后不省方宜鑰閉臣能九塞久泥城獨憐抱擊
老羅吏肯向崑崙夜度僂

洗墨池

西吳地勢僻當年典午衣冠罕昔賢臺上繙經傳般若水邊
弄月聽潺湲追尋展齒苔猶綠點染毫霜蹟尚鮮題罷麻源

谷口咏一泓幽冷潑雲烟

澆酒泉

一聲潄潄落高鬼幾陣香風送異酷乍醒枕前分細雨頻傾
嶺外吼奔雷仙漿不簡長腰林野况惟嘶軟玉杯似向雙林
來大士六旬天禮迅飛來

瀑布泉

從來閭閻繞銀河一道飛流潄沫多靈鷲如聞琴筑韻匡山
不斷海風歌晴雲欲捲千回舞風雨長添九曲波載酒來遊
書白練春淙亭上瘦顏酡

棋枰石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十

奇峰削突等平鋪此地靈融孰與俱石室一柯風雨爛山中
七日海天枯行間制勝龍牙老局畔聞敲鶴寺孤誰讓老夫
先一着塵中甲子任須臾

南北井

南北河間天上列水風井向畫前看何緣崑崙千尋杪又作
加爐兩眼觀雲來風雲同場起其教高貴類龍蟠惻心祇爲
雙泉潔汲向玉明矢勿刊

文印峰

幾年和壁粒山幽幾向竹簷識篆鏤珠賈聚鼎漸結綬首回
懸懸欲封侯中峰兼佩還能勝上哲趣銷亦自由但使英姿

生肘後司農側着亦何尤

貯雲亭

祇憑幻色布遙蒼
俯爾虛明屬混茫
觸石聞從東岱湧
繞蒼應作北錢粧
牢封濕影觀千態
閒提濃氣寄一囊
暫且爲君結野伴
大風起處聽飛揚

昔同鄉諸友曾爲靈谷十咏倡和詩予獨謂爲長調感慨係之游氏日生大爲擊節今舊稿悉焚偶閱魏志諸題燦然不覺驟成十律以續舊懷未暇計優劣也

厭羣飲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三

嘈嘈雜雜正炎天
觸熱偏矜穢穢賢
但見糾煩能從事
謾言臣是酒中仙
行杯錢鳳多疎誕
彈指蘭閨費曲旋
何以獨來林下酌
花間流水列鳴絃

姑蘇和游樊若李縣圃同遊虎丘詩中有寒風蕭瑟時

擬希疎之感并及

栽得木蘭輕淺船
舊遊踪跡竟茫然
三江樹繞盤陀徑
九月峰連碧海燭
一片雄心依劍石
幾年淡酌近慈泉
霜寒陌上珠鈿散
拚待花飛榆莢錢

李陽河吊黃待制觀

科名先已占淳安
羅刹磯頭遇吏難
鳳章聞辭惟抱石
燕臺

何意更迎鑾
空江嘯乳龍
龍泣古岬枯疎蘆
荻寒秋浦蓮花明
若洗憑誰細向此中看

贈黎傅菴先生

菴落長松鶴影疎
斗南猶見一人餘
寸心自許霜凌幹
尺宅聊吟月近除
笑對雲山時捉鼻
功存人士且懸車
月觀何物堪酬賞
紅蓼洲際醉鯨魚

尺宅川觀皆先生茅屋中扁名

贈梓溪家嵩維

弟向虎溪施最畧
兄爲漁父亦滄浪
垂沉東海障軍耐勢近南溟
股未傷獨抱四維微
顧管窮搜八德得
蒙莊綠葉青筋年年事心似寒竿若个長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三

虎溪冬暮園居八首

吾將老矣世難逢
也放行吟草澤中
曝背有歡輸日獻
藏身無計設雷同
霜前搗藥長桑子
樹下翻經張長公
獨酌一杯渾是暖
冷顏不借列爐烘

繞簷白醉幾春高
林外天風起怒號
八尺酒徒冠側注
一竿漁叟掉長濠
敝裘不煖花文豹
短策頻挑碧葉蒿
萬物不惹生意盡
英英梅萼點寒袍

栽木于今甫及肩
山尖磊磊見堂前
湖泉列落牽柔草
樟樹凌寒滿綠烟
一榻臥遊方以外
半窓閱史編年研
硃火沿花頭露呵盡
蛟冰幾片堅

若云天意非私待安得隆寒獨擁來綠蔥嫌風絨白柵紅魚
避冷縮青苔孤眠醉覺雞鳴早緩醉時看月影回無累之神
何所著燈深五夜正悠哉

就裏潛嘆叶歲序除野人何計遣居諸三冬偶作煎茶記十
載間看種樹書落球琳方滿几垂垂榆柳更懸問達人莫
詫前灘淺湖上風平釣有魚

長松隔岬起宵濤頻凌叶朝敲幾栗毛月令始終推呂相洞
簫紆鬱憶王褒人間萬事隨流運眉上雙愁展濁醪關門不
掩憑寒入飽歷冰霜自我曹

嶺外紅暎曉望嘉歲終雲物任吾華唐庭級遠更愛焚焚老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高

塙新被竟段是處算解憐村柳幾番年穀儉汗和荒園莫厭
難容足尚有餘黎未卜家

往復營營理若斯由來否泰亦何其飛鴻漸去天邊遠解凍
胡憂溪後遲始臘寧忘思懶獻將春浪致出牛詞頗願又老
明朝計風雨酸臆祇課兒

虎溪元日四首

今歲王正臘尚留偏遲春日到林丘竹間舊友曾同阮洛下
遺民又有劉無酒何能適俗韻著書應待解窮愁何堪四十
九年事猶愧黃州量汝州

陰陽主運裁簡新短髮吹回冉冉銀未奏三千餘卷牘寧辭

四十九年貧櫛中自昔常空酒林下于今亦見人致語衣冠
王會地遙知野服又添塵

世家廟祀肅聯班球弁光搖碧水灣帶玉有堂堪燕序黃金
辭闕莫鱗攀比隣除果供迎拜閉戶看書屬頓頌安得小車
閑縱稚兒童推轂笑間關

年來五十任樵歌面目應慚妻子多不露會稽若若緩免罹
長史疎疎羅朝花拂袖禽魚戲夜雨篝燈幼稚哦一片關心
渾寂定團瓢結就老禪窩

已未元日

揅戈定許挽斜暉孰曰龍形孰曰非已氏勛名曾負組朱衣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三

朝列擬揚旗陳修陸賜老來遇徐適宮花醉後歸暫向元辰
占吉筮靈懋惕惕伏荆扉

庚申元日

去歲玄鵝彈打空新年旋甲舞魚龍庚橫簪向何人協申福
庭教屬阿通忙看流塵墮野馬閑拈拄杖數飛鴻幽亭寂歷
無人問隱几蕭蕭抱疾翁

辛酉元日

風雪偏教育日移昨隨守歲也同酣五爭盤向齊厨出二酉
書從石室探七十餘年心轉苦百千萬事俯猶慚虎溪幸有
漁樵侶唱徹東風碧玉潭

春暮倚杖却吟

何處能容此一身不生不活度年新
挾途留步客衰杖春色減光授老人
充耳不聞誰地籍昂頭一自見天真
漆園安有人間世孤對良宵月滿輪

秋徑晚涼

芳郊細雨濡香枕候鳥依沙款款行
訓纂聊模楊執戟補亡不效柳先生
蒲菰某款遊魚樂竹樹風和步鳥輕
老去何方堪寄意沿湖綠水暮雲平

歲臘望雪兒

閑庭不復問晨昏贏得先就窸窣朔
雪偏侵厄運叟陽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去

不嫌大寒人也知判辨難貞勝安得
晴離有命申黃葉空山

七奏滿度舊感填膺

一釣空垂河上涸鈴雲偏虎白頭人
嗟予壯志仍行邁哀我類顏獨匪民
半世眼昏赤羽日百年首雙黑綸巾
猶餘寂寂玄亭在自掃飛花看挂銀

同胡二齋明府張君喚登麥川亭玩雪

晚霧空濛濕翠微亭樓還壓雉垣巍
流雲目送揮絃冷帶雪行吟舞鶴依
一枕休微綠夢水幾番獻吉傷形閑
秉風指顙春潮漲變化魚龍湧浪飛

鐵鑾城

丹徒細雨挹輕袂靄色遙從望外舒
潮水曾吟僧道衍魏巖欲繫醫巫閭
六朝烟霧千帆滿三峽流嘶萬派徂
幾度憑欄思不盡臨風渺渺正愁予

水滸寺

金堤蕩漾縹緲瀾文碎劈肝流雨派
分林鳥啼高靈岫月鐵牛耕通德山
雲風翻貝葉長響靜僧在堤垣永夜
爐誰意頻年第鼓地坡險寧谿幾千軍

閱李贊皇傳

制勝從來藉相臣鯨波逐客故酸辛
巴山劍閣塗曾阻柳下虎溪漁叟集

卷之四

元

牙門甲又新烽火連霄澤潯警輪音
方連弟邢觀無端後主紛更謬綺白
終非臺閣人

閱辛幼安傳

豈僅才華真與爭飛揚雄器擅生平
文章有識惟陳亮與復無端涕耿京
依水紅蓮驚錦句曉最青兒怖雷鳴
窮途但有政之恨樽俎風流懶咏英

虎溪漁叟集卷之五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七言律

和臨川十咏

墨池

訥言內史飲聲聞善緣遺塔萬一軍五中鼓山傳梵近千行
墨水抗芝文烟霏檻外游猶滴露結池中色異翠誰謂晚工
同小技安西草疎氣如雲

擬岷臺

曾記岷山遊歷處五玉祠接習池臺岷臺岷陽見張柬之此
岷祠及晉家池俱傍岷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一

山無端舊淚橫寒外拚擬新懷此地開勝曲堤妙述野岵空
綠蘆岫閉仙才荒垣薜荔長如許似欲登攀待老萊老萊子
隱楚

千金陂

平原舊跡墮煙陰寶鑑難將上策尋歸存子帆移載硯沙洲
見吳
官竹島石 王華一路倦輸金春江花草吟幽勝曉雨魚龍撥
浪深幾度疎鐘斜日外球行耳耳悅餘音

王荅堂

賦餘宦藉歸來晚名舜花繁舊日堂爲憶雷陽秋色老公貶
雷陽
辭獨憐思彈指心公被京
黃山白岳派無夢翠嶺紅烟經

在牀語 公自是遺根分寶應長留錦句過青琅

文昌橋

空江渺渺汎長蘆一線垂虹瑣雉都車騎遙連網斗宿泥流
且溯金龜湖頻看斷岸愁離忙欲問地書事已無何日環山
鞭石并雪花重理潮陵園

羊角石

我見南山白石爛靈羊何事訪遺蹤羊牙待嚙誰家苑澗峨
長眠第幾峰丹火夜焚拜洞杳青泥蜀晚抹候書封岷羅綿
產
上雲初起雲報使長聞天外鐘

繡經臺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二

春草茸茸秀藝林何須焦殺競傳今荒臺尚視薛痕綠廢寺
曾無花塢陰臺近寶
應廢寺杜附遠公猶見照佛宜孟顓未知深殘
經繡動人如在彷彿雲間有磬音

荆公故宅

幾年周禮熟鹽谷出獻神皇百慮敲斷花間懷五畝雪霜
頂上厭三公祥符極望徒荒址公故居卽祥
符傳百步汴水蕭條亦廢
宮南北黨成天下憤空彈抱肚淚零涼公賜帶名玉地肚南
後後會孫承務卽鈞

獻還

陸象山祠

臨安跡接荆門廬處處規條折滿樞道合自然同往聖理攻

幾欲墮堅城但看三祀依然處誰向先民肯是程幸有承家
舊詩牒井巷公久列門生遠祖井巷公諱克夫登厚熙間狀元陸子門人載弟子錄與東萊晦翁兩先生遊往來書札今載家譜

金柅圖

西豐城外青雲路牛斗光分盛物華冠蓋連聯齊作賦建溪
咫尺漫供茶賞心自有圖之曲繁跡何知天以涯聞道初陰
曾已妬莫教麻豕躑躅花

別王遂玉縣玉登儀真北岬瞻泊江南就宿京口風猛
幾危

廣陵久訝秋清大我概來逢八月初不負岬容偏逐客未郵
虎溪源契集 卷之五 三

殷篋若沉書驚從北浪變南浪慮及新柳成舊柳祠海柔河
俱可從莫因顛險動長歎

仲秋舟過虎丘望穹窿諸峰之勝

好在遊雲水鄉青帆画舫偶相羊風高楊柳威如甌山近
穹窿翠欲將蜚甲漸肥蠲黃稻算縣未老溢餘香更從咿啞
催牽夜臥聽吳歎月一床

旅况

海濱風摧萬木凋客吟無那轉曉曉離憂若降庚寅歲嘯咏
難尋丁卯橋時寓舟徒抱疾以遊雖汗漫從天而下任逍遙躬裘
傲盡嚴霜裡洗胃長教酒似潮

歲山早寒

此去嶺山惟一舍時聞海風吼鯨音青霜萬照疑驚瓦黃葉
三更響鶴林身類懶霜終宿雨寒更冷飽但長吟單衣作客
二千里烟月何人共掃霜

海虞初臘棉

耐冷曾煩酒策勲無如換續樂三軍平生溫飽雖非志過野
饑寒豈願聞偶向黑甜歡旅夢遙從白醉望滄雲扁舟今夜
剡溪曲不畏漫天苦雪霏

霜竹新栽翠小簷多時敗絮擁閭閻五更雞柵號風雨九域
盡絕絕縞纈蘆花飛難作澳瓊枝榮放豈成嫌姑蘇最愛

虎溪漁父集

卷之五

四

木棉好領微陽和體似黏

海虞長至日未與祠祭感賦

玻璃萬壑試堅冰土鍾紅熒繞室鴈弱線陽回天地迥長延
陰陽祖宗憑靈舞愧未延前舉裘馬空從天外乘靜倚虞山
今夜幾橫參歷落下孤燈

海虞贈陳止宜師

另骨稜稜欲見衣清風掉力獨能揮湖泉尚漬熊羆影海日
還烘鶴髮稀劉子迷津全賴問陳公題榻昔曾依公守撫經六載在實
予最憐桃李春花嫩祇向空山靜處飛

舟阻晚之梅梗夜聽棋聲和蔡孟南韻

不遇寒江湧浪花，征衫盡日帶天涯。
蛟腥無計蟠棕浦，蜃氣何時望夕槎。
夜燭醉餘戲戲曉汀，牽路逐鷗斜。
徒憐詰旦鞭春，舉冷落少陵鞋上麻。

海虞以瓦鉢代火籠提以草絢戲呈石臺

水土和泥一合，稱轉移得似雙窰。
凝但依趙日冬長，幾莫較舊爐火漸燕不幕。
何由縮箇蠡即頑並欲渾，脈發鑄例澤訖堯階物細看，纏綿已結繩。

仰孟近取象恒，稱火戒視人備。
沍凝童子以來，醉酸熱博山自此見雲蒸斜分，柳線千條繁。
遂刻桿形八角，稜閣盡人間炙手事多君古，親樂從繩。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五

莫等桓公碧盤，稱琉璃最冷似冰。
鼓撲形聊試桑椹火煎意如將黍谷蒸，夾輔便成黃耳鼎。
連環疑對翠眉稜，醉攜長劍曾相倚，綵刺繁縷一繩。

歸次彭宗舟中守歲

改歲明朝又改元，客來東海見桑田。
鄉思漸喜香廬近，旅夢還驚野水邊。
夜燭短篷連酒風，爐暖侵覺且愁烟。
浪連素戢吳江勝一葉，名家畫船。

舟泊廬山酬僧送茶

驚天浪湧晚帆停，喜餉玉芽春滿瓶。
幾度寒雲垂脚線，一泓乳雪喚樵青。
飛沙隱見吳城近，杳岫蒼涼石壁偏。
笑向爐邊

問行者君來應委，伍喬星

贈詔使范

十行詔下彩雲邊，簇簇聯聯常樂共。
宣江上梅花通御霧，山中蕪杖走華顛。
門高馬渡霜肅手，捧皇綸照雪妍。
批轡由來推特慨，澄清指顧過南天。

閱鑑紀合餞上

載兩巨舫，炎冷相連不覺失笑。一丸環抱，轉如曉莫向冰山說。
晚陽榮艷豈難同，虎視運窮何處問。
孤群殺入都是媚人者，得意誰爲失意防。
菊徑梧陰酒未醒，殘編笑對兩三行。

悟意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六

暫時行脚住原平，風雨滿滿夢不驚。
鬼傲黃昏舒慵吻，蛩遠暗壁度哀聲。
沙彌自信六魔伏，僕射應知五願成。
苦在樂中樂在苦，更從何處問將迎。

虎溪小築成

一川風月異人間，小築新營戶未開。
波湧太艱疑北澗，雲籠小阜出東山。
林多孝第人如孟，嶺以仁聞號曰顏。
四李綱船堪薦美鱸魚，何必憶秋灣。

九日臨流

高平原上西風裡，載酒南天看暮鴻。
人道登高多逸趣，我來臨水樂涵空。
晴泓一泳鴨頭綠，新菊雙開鵲頂紅。
兼向曲池

頌抹藥偶然適醉在閨中

襄陽過張東之先生祠

先生遺廟今朝瞻翠栢手重托
隨襟大義久應滅弱水乘槎
何不廢中宗誰餘武逆重生
葉落梅桓主自蹈虎極目襄陽
慘欲淚瞿然并吊馬彝駸

先生祠近習池岷山翠栢昂
尊當時既戮三監不置

殺諸武則桓彥範姑息貽禍之有薛季昶亦以不誅

三思嘆無死所其後曹王欲買張公之宅以爲園園

賴馬彝諫止故并及

乙巳夏杪再入西江館舟次雜咏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七

千家禾黍鬱成堆早試紅袖飽幾回臥聽虎溪漁笛晚間將
鴈柱冷絃推擬拚生事還兒輩却付傷心與酒杯倦迹何堪
走汗漫客舟偏向雨中催

炎旱真聞海穴枯喜逢細雨灑征塵
靈芽普洱調桑學密覓

燒刀咏鷓鴣刺有奇花香短棹更逢
碧水灘平蕪菜熟一魚

秋風裡相倚輕鷗欲與俱

火輪未伏尚流金江上愁心與客心
欲極形雲千里目難還

綠樹幾層陰扣舷母和榜人唱失路
空懷梁父吟澗水一篙

隨艇繫荻蘆風緊暮潮侵

搔搔鳴榔半渡關盲人提索駐江干
未嘗玉筍紅鱗味先寄

殘風漁艇難輝赫難投東海客生涯
懼老棘津碯誰教蜨態
汚給以香餌拋流擬折竿

碌碌無營不自支身如黃葉任飄吹
看山漫自推蓬艇沽酒
曾經傍竹籬隨我燈前新對髮笑人
江畔舊鷗鷺片帆獨感
西風力客路相隨直到斯

丙午春入庚來關館和聖水韻

十年浪跡愧浮萍此日攜兒好帶經
若錄何須存丙蠶憑樓
且得近庚星愁白髮真無奈笑對青
衫然有零記得老云
不出戶寒關竟日肯長局

立春飲弟家喜清功姪曉康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八

關近庚來樓自今名園草甲秀芳陰
近虛無累心偏靜對酒
高歌興自深競喜飽陽晴一日漸看
玉樹長千尋新年伯伯
閑過爾拍掌笑迎橋勝簪

戒子

頭上輕烏一葉吹且勤門戶作生涯
柳家孝弟名馳管顏氏
行言訓服惟聞道天憐力穡子要知
士有幾身時雷噴電笑
渾常事採菊聊將傍舊籬

贈官大宜公辭餞著
述精塔典

拍手真堪八極呼茫茫無奈景偏殊
移雲忽見蒼威徇來日
誰知青有烏前龍蹠蹠邊喜未干
泥齋頂上步曾俱獨憐壯志

銷理盡懶向弘農問大夫

就亭衆友共賞牡丹

蕭江三月氣猶寒忽見名花滿藥欄
着雨下驚千片潤搖晴應待九霄
撥撥將寶帶連徒幾頌借金盤送
酒寬况是同入歌舞夜春光不似隔
簾看

蕭江蔡力寺

祇林到處響綿蠻始惜春風久閉
關競說安禪宜野刹且然隨步看
晴山清天欲據支那勝下乘應知
宿慧慳閑道西來不度智我生得
似石頭頑

蕭江愚樓觀瀑

虎溪潭聖蹟 卷之五

九

作引分飛遠羅野急連遙樹繁浮
樓巍城似欲沉三版巨浸初知辨
幽潭寒止錦綉時拂靈山頭曉鶴
漸明霞憑高擬撥歸歟思鄉水寒
思愈香

開山聖坐送高阮懷歸宛陵兼呈沈治先

春花曾惜林文別又見傷心買客
舟青管裁成疆域志白蘋漫向蠡
湖遊乍來關車嘗初樓歸去梧桐
色正秋更憶草草人並散添燈五
夜思悠悠

送施使君愚山先生入觀

葭露初零玉宇寒西風蕭瑟驟狂
千七年益部逢張詠五表
中書進謝安北極風煙洵浩渺南
方民力且艱難

全抒悃一代真儒用始理

鳴浦吟

小榻由來近古濠劍光竹影伴吾
曹種菰一畝鳳皇食渚以千重鷗
鷺齊薄有風煙煥我老可堪虛寂
引人逃朝來忽聽黃鸝語湖上呼
兒又解初

又

蒼長幾日恁從容一意孤行信似
儒花雨欲飛憑鳥送湖山多暇倚
雲封大添杯屢躋賢城小戒盤殮
勝佛供兩賢而光吾老矣誰能貨
得無邊春

小閣夏望

虎溪潭聖蹟 卷之五

十

湖邊萬畝黃雲似柳絮深潭宿鳥
啼息意倦枕書臥日午迎涼引臂
入林西文如白璧空投楚酒向青
州即到齊獨笑具茨山下客方將
出戶已雲迷

竹夫人

低首沉心未許通芳姿偏倚玉玲
瓏曲肱自昔嗟尼父枕此老堪效
藥松相倚曾知翠袖薄裁成長伴
素幃重漫言罷席難均散華髮年
年誓與同

錢節牧仲

廣載靈文此地過海瀝龍馬從揚
波越王臺畔秋雲淡仙掌巖前細
雨多橡葉自然落棘莽歸心幾度
憶烟蘿蕭條一劍

南天倚盤盤杆肥醉復歌

和徐非船雪竹

雲瑤踏戲信非常沁入人關水鐵腸鳳尾拖簷疏彩影龍孫
按節舞霓裳反身貼地爆宵安啼髮詢天待曉暘是處綠筠
數素尊何須載酒醉花王

策蹇沒沒似有常滿陵橋畔浣枯腸靜龍振擺來瑤海素雄
低飛自越棠想過渭川如伏枕惟傳解谷已升陽偶從林下
敲窗碧傾拜謁天不夜王

擬答張中河

東望星中近羽林寒霜著木已蕭森春河一派方澄底節使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七

千竿獨勝任花柳滿城嘶鬚馬魚龍追嘶聽鳴琴歸桑此日
乘流好美王長髮取次吟

熊骨公李聖水會城小飲限韻

五夜無香夢滿疏梧月上影搖虛困翻供奉發頭游曾獵
儒林馬氏書柳陰自應還小約蒲輪何意問安車一杯長醉
天空處笑指杓移玉露初

關山草堂簾外牡丹

爲愛疎紅雨後鮮脂膩似錦又如烟雙頭曾漬昭容管一朵
聞從曲宴傳漫說天彭國勝處便移宛洛邑同妍碧紗幌外
閒凝望勾得曉風幾度嬌

陸麗京見訪草堂酬答

漢口金門賦滿車麗京送大行公計偕舊句參差鴈羽各名家自辭樓
徑雅炙但嚼殘書草木芽麗京陸子賢禁中懶辨雌雄腕與上常
題子母蛇風雨暗懸愁歷煩君烏漫白擎拳

儉歲吟辛亥秋冬泊壬子春荒旱穀大渴賴麥熟得濟

閔夏木

徂暑猶然金石流今年旱澇并罹憂鷄黍難覓一匙飽焦土
當無半粒收敗望馬鬣飛蜚雨空談虎骨試龍湫翁家三百
多餘指乾批上皇厲驚秋

閔秋耕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七

修篁華髮任此詩閔虛浮生更著磨久矣問問歸十山胡然
吟吟府三河中流淡澹塵車岸健林飛廉擁並衰偶向稀松
樓上望江天靜夜到雲第

閔蔬

記臣曾記長公江陵桃李信奇窮我圖數畝風烟外景物
四時若綠中錦近來虛帶月枯籃無地可搖風龍芝石芥
渾難遇秀句徒敲雨後應

閔萱

結梓晨夕繼荒村雜草于今久被根蕪舊抵期厭平白露
原草意元紅職全却掩舞零陵羽半片難招赤地魂何日意

前逢破塊蕪蕪亭畔一加餐

閨棉

定有奇溫悅冷膚木棉多種望其蘇從經滿野彤雲燒去不
見飛花白雲鋪裘馬五陵歌且煥魚危萬里咏無襦蒼生布
被由來志閨寫人間挾纊圖

閨牛

所讀求早已歷年長林豐草鬱芊芊晉駸吳憚馳千里漢喘
須歌一鞭蜀地頓荒羣牧監掛書懶策舊蕩蕩黃昏欲飯
無計含爾遊齊亦依然

閨魚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圭

幾將潑刺見驚揚大小羣分樂渺茫天遣封江愁澗耐水慳
斷所厭飛蝗銀河不瀉桃花漲金錯頻封錦鯉腸永夜漏聲
聞寂滴恍疑傾樹下蓬蒼

閨木

何事殘宵倍慘然羣星爛熳祇憂天密雲不作西郊雨掣電
惟驅北隴烟汲盡井餘平羸不食烘餘露草醉誰眠漫言庭
樹今猶綠極目秋原葉葉乾

閨菊

盛衰迷霧湧浪花徒悲趙竈半沉窪誰知甫散彌天霧偏起
晴空百丈霞雅曠祇全聞啜泣穀焦豈復問靈芽無端偶憶

柴桑路何處尋根逐九華

白雲峰

東

石徑盤紆勢轉峭白雲峰上白雲屯遙瞻素鶴翔無定側聽
黃鸝渾未見樹裏輕烟連續谷花間高閣現金輪獨憐標
難持贈薄暮攜歸兩袖勻

寒食梨花萬樹搖野田零露濕青苔雙林有寺供登眺九節
無筇拄寂寥家老至雲山紛在矚與來展葛慢相招冷冷一泓
松黃起彷彿如聞西母謠

明珠峰

東

合浦澄潭事已空飛來高敞起驚宮夜光直注寒星外胎氣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古

長含滿月中白昔瑤田聯斐斐山下即荆園即今禪岫紫藤
藤金峰幾回偏灑蛟人淚應向殘經哭印公子舊交山僧能
大賈曾將錦幘留摩尼拂向此中收彈丸忽壯東郊邑素顆
仍藏古洞幽莫漫授人煩按劍倘客照乘即懸轡早知聖老
空行乞碧嶺臥衣且自求

紫館

敝絮長攜東復東白雲偶寄一堂哄都都丈我倚仍東莫莫
憑他贊自蓬雲岫縱橫收滴博天吳顛倒曳蒼蔥舞雲童子
多於冠信是狂生善擊蒙

飲門人方石止齋中限韻

羣兒沙上集金盤荆國政名正耐寒地近荆公故里偶爾造虛廊
步頻勞樽酒更招歡問身得似雲邊鶴望遠期登天外皓正
學先生無限恨而花曾灑泪沒沒雨花臺曾拜公墓

酬王月樹茂苑公公

黃鳥翩翩乍度歌從兄染就醉顏酡金盤犀帶候騎美玉葉
長將海蚌和并摘含桃寢薦後肯移嘉禾履霜過長洲茂苑
森槐桂信足君家寶樹多

悅雲軒松棚成

火炎漫詫折修雅陰木丁丁取次回濤浪聲隨夢裏湧虬龍
影八座中來吟餘幾度天俱難客到翻疑地欲吞金谷休誇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五

錦幔好何如乘月醉狂徒

癸丑中秋飲悅雲軒

棠里方來乞食人華山又厄墜驢身忽聞王子嶽山笛頓拂
劉生說苑座上已有齊亦足富中秋得月未爲貪一杯共酌
蟾光滿飲到酩酊幸念真

比戈偏欲落陽烏暮色晶晶玉作壺靜裏絳眉頻催命問來
隨步聽吹乎飽餐珠露盈瓢顛醉銀蟾滿勺酥待徘徊華
通夜見添杯又復責展鳧

癸丑九日元坐悅雲軒課家

高峰無伴懶登攀素對蕭蕭長閉關叢鴉行吟聞金蟾助嬌

臥看少文山欲探五嶽由來與獨汗孤帷此日顏莫謂重陽
常罷講經庭曾詔治平間

夢吳集子

無何有處是何鄉州州誰堪弔爾殤賦玉樓頭憐筆弱棄繯
關內苦心長曲中莫問周郎顧坐上寧聞荀令香同也視于
今若此彈琴拾葉總悲涼

食束預

昏眸不復辨秋毫羅首驚看盡蒼毛鴟影方蹲憑土覲鴈肪
欲截有金刀味同薯粥供天饌貌類探頭恣老饕飽向人前
長捧腹佳珍豈必問淳熬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六

步王

聲元韻號月山顛僧耳聾工修煉

平生未晤赤松子空嚙先生千歲脂弱水九重瀾可待焚桐
三疊仰之彌但從斗室頻呼酒不向公餐浪具區帳望伊人
懷欲寫蒼蒼茂色滿秦酒

置身方外移池園蒼龍容華凝去聲若脂八石長延閣李耳六
魔降伏聽沙彌每將麟臂王仙脯其令塵汚玉女匪幾日同
遊霜似小紛紛水草駭寒溜

頑僧惠字盡并詩和來韻

胸次君如潭水月書簾銀蒜額榮揭問憑長劍許交彈豈有
短垣敢獨越杜曲山中烟霧飛大同殿上波濤怒忽逢至寶

落人間攜向白雲峰鼎津

飲李仲美山齋

崑山廿載逐流萍叩到崑山戶未局元禮才名終濟物更生
窮老祇傳經素心證澈石潭月魂與齊傾野寺醺醉罷午鐘
聲漸次行行笑對晚峰青

冬至同日飲王子仕叔度

冷塾蕭蕭逢暢月書雲漸且際回陽忽聞酒熟烏衣巷拚得
交傳虎水鴈豐芭多並滋快若漢波萬頃挹汪洋誰云長至
一絲線添得流連千線長

飲王聲及館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七

徐生雖慕玉荆國懶慢翻教相見遲乍到過園偏倒促旋斟
菊酒便傾瓶千丈細玩山陰草文長手寫八駿環瞻松雪遺鎮日
荒齋愁栗同多君熱氣滿堂吹

和聲及六首

西來荻聞牧童歌爲誰辛苦爲誰忙

爲誰辛苦爲誰忙肉熱金山一袋張慢說世輪容易轉須知
海水最難量摩庵院主非獅座莫莫婆伽真露香備惜風流
名士眼翻從背上出空光

菊

西風鶴唳曉霜天報道秋英爭欲妍九點芙蓉天外香一圓

鈴王靜中憐偶然夢到柴桑路欲爾身從彭澤移但得顏齡
由此制無入送酒亦憐然

千葉紅蓮

占斷芳華雲水鄉仙衣碎剪疊成粧人疑丹醴將垂釣天炫
朱霞欲染紫玫瑰盈盈憐倩女胭脂點點傳何郎年來忽憶
西湖棹滿鵲親披十里香

過園探春

不知陽艷何時至林外鶯看翠蓋盈半卸白蟬難拂盡一樺
黃鳥最關情碩人每在梨園曲老將還推細柳營安得椒花
千斛醺爲君談笑破愁城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八

南山采蘭

我到南山惟采蘭偶因墜露識花紅澹卿有艷長依水芄葉
無心獨製風九畹藐成香滿地一盆浴暖氣凌空峰高翠玉
尋難見指點靈根荷玉童

對雪懷友

君曾醉我映蒼苔惹得天花片片來歐子龍門方渡水袁公
臥榻又新雷倘逢青眼仍三笑擬代黃綿祇一杯惆悵伊人
空有約瑤林兀自探寒梅

辭及數惠新詩幾于盈案雖李供奉斗酒百篇陸涓
南平生萬首不足多也但張率詩歌收續沈約廢虬

詞賦寧擬相如聊爲附和以遺孤悶云爾

王史藥肆

葫蘆洞口問行藏其信人閒費長房五石多從悟後製四難
久向靜中商雕胡葉上飛黃蝶巨勝花間點白羊失却鏡裡
何處覓一瓢道士有奇方

壽仙壚

吾罷麻源谷口深仙姬除陳撫鳴琴海塵自昔經三變靈寶
相將長百尋但使厨行瑤圃宴何妨米撒茂陵金燕紫捧出
無多字盡是長生卷內吟

和聲及綠萼梅

沈洪源集 卷之五

尤

夢辭華爲仙爐胎高寒不字世無媒九宮碧白原飛向三衛
裏黃誰混來舊譜垂名尊玉蝶新嬌迓爾築瑤臺雌青畢竟
涵酸味久屬適園次第裁

芬蘭捲堂留別太原羣公

一鉢東遊旨未探桑陰少宿又歸參每憐孤影遂如轉何幸
同人天可談醉後疎狂君且起醒來局踣我仍慚雲山莫北
漫漫隔與至還期飲幾甌

夜夢入朱樓翁先生書齋見其殊墨二硯潑淋漓滴意
想未嘗而忽然及之因志此

林木翳然雲谷青兩行鵲鶴淡猶照紫陽夜雨三更靜白塵

春風萬壑披文武東同無墜業衣冠南渡有餘師願
今仍在彷彿私心向往之

聖水乙卯王正之末乃初度辰也寅冬訪于龍齋兵剝
及膚今春候于後厄于水因戲贈以解嘲

一嘯麻門浩氣舒憑君濡首竟何如解衣欲舞公孫劍墜水
仍驚夏相驢米向矛頭漸未得快客車載尚多餘壯心定擬
銘鉅柱錯認飛鸞站站徐

贈僧

眞道上人憩上方祇應靜坐夜焚香何須頻上多三筆依舊
塵中共一髮不識安心將孰寄自然適意有眞鄉馴龍杖虎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丰

俱兒戲臥對蒼菊蠅蠅涼

啼痕古意

有美一人終夜哭生年不貯黃金屋白頭怯怯吟春花翠袖
盈盈傍暮竹燕子樓前魂暗銷鳳吹臺上愁偏逐陸郎有約
未歸來腸斷班駘頻問卜

鶴琴

和傅朋弟依
正前十首

結生特立向雞羣散出廣陵未忍淪結響在陰和獅子鳴薰
披覽衍予君閱淵玉軫音方歇較品瑤笙聲更馴莫向松巢
彈切切九皋嘹唳徹重雲

鸞鏡

休辭銀牀夜雨心。惜秋色冷沉沉曉粧欲掠髮雲亂瘦影
難指深霧弄照水未雙鴈幾斷展菱無那恨還深相將待得
腰肢整眉黛重描十指纖

鴈月

大地偏宜屬混茫何堪長叫起陰光排成人樣終難肯屋盡
驚弦定有傷桂樹痕深我斧鈍蘆花夢煖汝魂香丁寧紫塞
秋來客雲外千峰已夕陽

鷹鵞

窮荒狡獪敢不雄不卑司原大猶風喜有靈禽身似鷲愁中
寶炬氣猶龍寒血永夜雙眸碧野獵通霄萬火紅鄉思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三

飛家廊外焚焚聽罷五更鐘

燕雨

來隨楊柳綠依依霜角吹殘猶未歸寢濕王郎縮頸自愁霖
趙姊減腰聞零陵雲暗盤粉舞隋苑泉空掠亂飛浙瀝樓頭
愁吟吟孤閣長擁尚書衣

蛛網

晴光獨據神輪天是處飛懸子母錢最苦撲燈旋旋具噫生憎
結網代原田稅機遠勝虞羅設情志誘張繡戶前大腹

蜂腰

難爲厥終教平雷雨滅絲牽

胡娘輕戲撲羅巾怕撥花鬚過水濱衙鼓一聲傳峭穴驚巢
瘦障拜芳晨十卽口口甜如此八袞呵呵索有因遙憶磨甘
蜜苦問天賴下齊及微臣

猿照

瞥見流形逐隊忙風前振羽肅顏行熊熊旦上光金埒酸酸
宵飛倚玉堂腐草千並爭灼煉疎星數點伴微茫也知燭火
隨將炮忍惹機槍炫未央

蟻造

飛空野鶴健翎生埵塚長鳴第幾層似向褚頭丹糾結疑浮
酒面緋緋橫周官曾獻蟻蜃醢夏服常澆孤竹兵憫哭貫關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三

我似鬼批蜂蝨子不爰行

湖上

風霜歲歲刮枯顏土木劉伶但閉關南浦空從射鴨老西堂
肯許退僧閑垂條影倒迷三徑紅樹寒颺又幾山盜賊干戈
真咫尺石龍啼猿聽來頑

秋夜書懷

花露香泮泣冷蟾百年心緒問孤燈過如木改誰之咎學恐
無成更著憎半世兵戈同寂起幾番離別盡資妙棲遲客寒
驚連老且轉灯田疇斗升

壬辰秋季飲沈崑銅鼎間賦謝遂孤舟西歸

牛渚風高起白蘋。天邊倚棹獨相親。五賢韞玉曾辭漢。兩峤
花溪不辨秦。對酒愁霖方惘惘。論文喻水更粼粼。讀君一片
寒山句。共是江干寥落人。

酬友送酒

文園幾日渴生嗔何處能謀葛漉巾草屨閒遊攜短陌舸船
忽見掉芳鄰仙人盤潤漿盈掌玉女杯擎萬熟唇一斗顏然
方倚枕枯腸誰復轉車輪

丁巳春修園林

萬薇花發露香流玉筍長林次第抽公子黃衣方曉曉山人
綠醉正撈擲閒心日涉難成趣老病時侵易惹愁荒草五原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三

嬌未了風塵何處展雙眸

夏日小園

梅熟枝頭雨動盈今年小滿獨憂晴
顛澆見陸營荒園得侍
藜筇看偶耕低樹童孫手摘果深林
衰老坐聞鶯耳根寂寞
偏多順望多還宜倚鳳笙

丁巳元日占

屯初冰雪壓吾廬誰向泥塗獨曳裾歲值丁未弘翼燕人臨
已際衍嘉魚擬從南陌蒔安堵愁見西郊迅羽書老至還期
續健足崑崙一夕走

夏適

約峯還隔綠醅斟薰風野樹密千尋因觀鶴舞臨沙際爲聽
蟬聲到竹林鐵馬嘶曉嘶斷杏玉堂丹井冷顏侵潏潏耳畔
空流水驅犢何人問顏陰

日長倦讀獨酌斜陽顧盤供而索然擷園蔬而獲勝

綠樹鴉聲弄，愈說空桂不著。水晶鹽炙鴟帳，望青天、表膽鯉。
安知靜穴潛，偶摘露縫供著。美旋餐雲杓，稱觴斟閱來一酌。
湖上塵落星高夜，又厭

聲及寄詩依韻奉荅

千戈五載鳩羅切抱得頭顱石樣頑
北推君雉鷲長橋西
是我窮難開雲霞肺腑三斗潔冰雪
聰明九轉還天下瘡痍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海

懷謝傅問公何日出東山

社飲

金天冷氣薄林皋湖上頻將土鼓操幾度秋霖后土濕一匙
社飯相公叨鹽醴人肅由來祀松栢風生意外濟忘却愁心
惟有醉丁寧左手快持螯

壽月登叔

翩翩黃鳥嚙幽叢柳色垂金漾曉風四豆禮加笾炙殘五齊
香欲釀波紅漫言鹽鐵招相子定擬滋瓊起太公聞說長禾
千載秀仙源移植樂常豐

湖谷

欣從偏體流鳬交符望中遙發寒兒戲爭尋偶舉掉
人遊好乘潮莫向綠洲工探領有人赤壁靜吹簫將疏翠
娛方外洛水何能稿鮑焦

贈西遊客

問誰關路唱驪歌萬里風烟百尺波人過荒城薄骨律冰生
野水漲臺窩舊鞋獨去浮萍梗迴屬歸來滿囊馳霜鬢于南
秋正肅好憑繁帛報安和

閒值歲臘風雪

甫徑頻遊九曲勢險隅誰慣冰重關深不見天交地剌刺
昨聞風落山昨日獻燕慚掩豆幾年扶病懶開顏老來肝隔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二五

冰同冷偏苦雙眸熱淚潛

煩憂

悠悠忽忽仔區區暇豫之吾熟鳥島沒擬涕流同賈傳空教
慟哭等唐衢聲流奇韻倘快於情縱達天厭束拘安得獨行
無悶者終年抱甕若耽于

品笛

林壑風搖玉藥春倚樓時見翠鳥盟關山越調吹烟紫華廡
秦聲按拍新此後彈箏應洗耳重來聞角更成腹憂邊白鬢
渾無奈太息圭峰月下人

戊午夜課

明年益曰老而傳強對童孫笑語便四部還尋箋註外一經
尚覺韓韓偏短檠柏燭花垂露濁酒桐絲氣吐烟項領何能
馳大漠半間容膝亦寬然

虎溪漁叟集

卷之五

二六



虎溪漁叟集卷之六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五言排律

會城寒食舟歸遇雪

遠浦方凝綠遙峰欲綰青纓解漁溪樹賦傳免苑亭茫茫百
慮集渺渺一身零扣罷羊城角來隨牛女星滕王今地宇孺
子舊閣庭章水愁漸咽西山佳麗冥風沙捲檣幔瓦礫響瑤
汀戈戟侵天寶機槍掃地靈首山曾喚癸亥旅莫援耶嚮匿
誠猿巢魚窟趙氏腥荒涼百里帳冷落五侯駙駙掩捍如獄
晴飛龍若蜚騷人悲索莫通客嘆零丁庾信懷蕭瑟張徹怨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六

雨鈴悶餘氣息苦溪盡鼓歌寧同棋爰幽峽暮山方杳冥岫
溪桃花水空飛翠羽鶴返寒偏蝕殘片欲爭樊姬滿闌黃
竹楚童迷赤萍任鈎搭未布黨帳酒難醒蒼狗移雲氣白鷗
失素翎浮光懸桂樨曙色透舫檣凍結王孫草冰輕太祝廳
陰風長打散啼羽獨流形玉女天中結湘娥絃外憑憤孤誰
任托鰥泊詎堪吟夾袋久無策藥籠竟鮮苓周王慵閱傳山
海懶拈經石火吹茶具寒嘆吸土硯航烟志舊禁梨雨潤新
聲杜若萍方听應離采若英鵬塗無遠韻江畔有遺榮淡爾
應齊物颺然外世刑衰生臥尚穩劉子開仍爲禹水泥神鼎
堯堯稿序冀撫衷恒落落惜已獨惺惺憐彼無限恨流入意

中 排律難於渾勁到底無懈可擊
先生堪與工部並驅千古傳識

補籀

花木方成列萌芽衛以防窮鄉編僅竹水國度難牆片片琅
玕析迢迢蜨蛻行移疎仍就密葦短更成長虎落中州固兔
園環衛良依然營菊徑漸此傷鳴鴉井汲纔垂緇角麻未觸
羊豕頃欣自整步步任悠揚

病愈

臥病經春晚扶衰夏來瘳瘳吾已老藥餌爾成災勞侍休
吟歌曹郎鮮問裝微時香乳粒酒却白雲杯叠見魔爲厲難
教離作耕翁長渴生書帳盡生苔將做頂蓮踵誰同沉與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六

臨親寶蓮瑞成婦子暗銜哀他處雖多恤我銅任百鍊析膏
驅並陸瘳湯煮酸梅散步時臨水長舡漸若雷安期逢邂逅
火棗贈千枚昨日據鞍舞感云雙鍊哉

慈

秋意方深林木葉脫獨臥荒園殊多悵悵因效高辛

建味夢醒作愁詩二十一韻

問東方類類忙處處煎煎祇曉盤紛結遺蓬互糾纏偶然連
蝶夢忽侵上鵲絃少意從誰造枯顏只自憐青眉成雙態入
鬢等華顛暫遣朝花淚又逢暮鼓咽談諧繞似遠煩遮即趙
先孫喘誰能任杞憂屬與綠難勾無累者易爾有心焉露唱

爲和旅懷舊獨牽秦楚如到谷楚問亦因天洋海填仍騰
華萬恐折然流黃鶯落凡曉輝厭鳴園龍燭燭燭燭燭燭燭
復願恐恐惜野馬站站駭飛爲羽獸三千秦蘇堪十九年登
接懷苦賦下第惜名篇知爾來無着厄子境最偏都將付數
蟻黃問孰變炫石凍春千斛青銅杖萬錢時時澆積蠱頓破
鐵城堅

閨山草堂課宛陵施徒

剛芳欲歇兀坐與誰同竹影腹腹外槐陰倚檻東啼鴉喧
午夢乳燕逐春融碧綴含桃顯香傳野棟風閣山頰在望蕭
水若涵空地僻從城靜人閑斗室穹眠蠶真繡繡心鹿漫飛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六

三

蓮雙眸分阮籍一快枕正充稽古嗟何力來今尚擊紫鳳歌
衰魯是麟對荷終意周旋筆作我彷彿肯而禽英氣方宜乘
緬懷大道公

苦雨

天與雲俱黑山同海並沉朝暝不可望夕彩竟難尋夜无驚
驚泣曉晴幽鷺隔堦枕溪晨晨松徑微曉霧漸散漸散漸散
開色愈陰森傳弄甲子巨浸迫辛壬浩月偏離岸暗盡其難
參差枯難吐夢雲帶遠生輝台影分却無潤色龍吟隱隱
飛石揭柳葉墜江潭近營獵騎過還愁載驟段
氏機絮甲公孫莊舞鸞恒樓枳鳴鳴其問格徒懷惻惻惻惻

疏林清杳非鳥聲軍於關遠處止啗慶原宋玉賦吟落楓葉
金無終聲如亞有重氣若積幾年未美棄九月虛華替掃異
雲間鷄早鷄鷄鷄食食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
安知腐金鷄有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
有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
朝奏英璞也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相辨尋即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割
耶爲吟不畏把天裂長憂建所從烟煙若樹隱隱若野雲
不辨吳運越疑輪衡與柳願將雙健翻轉最最高參翰羽成
風迅晴光路片心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六

四

新安道邊水碓

山空霧色捲寂寂水聲鏘宅相半動守杜陵機運良溝溪東
野茨智巧浩翁詳金谷費成列公沙豈足方曉難流月影翠
甲利珠光人靜自轟夜天空飲搗霜但能供永餐卑論孰爲
糠苦吏一升飯窮民三舖根怨春非趙母罷杆豈庚桑精排
從茲覓粗疏矢忍忘

宿長風沙

滿月漫澄影虛照綠溪弄餘采石上光到爲以中樓驚連
渴靜虛舟觸景通饑兒啼野水少女動微風弄潮吞涯洪容
思爭異伺驅馳猶未息馳泊亦何從四望迷迴岫中流怯渺

照長干有傳命生憶昔顏紅

金山

小孤真峭絕對此亦奇精街街九落倉梯帶顚遺風鈴吟
欲亂而塔柱猶展體轉音奔聲嘶响笋挿磯浮望方玉為鋪
水即金坻微浪牽星動澄瀉送月移樹高依倦倚驕憐關愁
黑側踞神猿背遙舉燕鵲碑風飄追急景晚聲慘慘遠萬歲
樓誰陟三江沙自隔摩挲昭烈石睇眺衡翁祠浩漭真無際
洲迴易有涯幾連下澤乘旋池中冷游鶴路鈞簾曲生憎霞
豔悲悍隨風未從免離吻長吹京口策誰復蒜山虎執帷瓜
洲豪士笛北固從臣詩懷古偏餘恨處處竟若斯徒聞鐵作

虎溪漁集

卷之六

五

旅夜

應坐噴股如騰雲雨未舒懶霜雪旋在脫白鷗寧與適黃荻
且同寂寂繁依寒藻酒沾滿襟危雷擊短劍灑泣問雲離
青燈熒瘦影霜砌發無聲淋瀝疎櫺破陰幽映月斜夢尋歸
路杳思逐物情聲食冷漏難盡屬孤聲正曉荒雞咽恨疊幾
鼓帶愁過雲意真漸鳥庭間誰似蠅茫茫千古宙蘇蘇一朱
涯飄泊思王祭港潛笑呂嘉細心貞電覺大得看龍蛇廣武
還客蹤好去發長嗟

百歲詩寄哭陳少遊并追覽平叔與霸

別君將五載大道難兼涉舊煩操首問天要寫我我方

急遽于意復朗仲湖昔青城聚書尋白社蹤摘文常載筆選
藝或郵筒少長推乎杯肩隨有霸兄才華輕賈董事業得王
箕出入窮高下古今輝異同羊腸則九坂虎路辨三岐長棧
且低首寸莛敢論鐘一時欽傑文萬古懷心胸方欲凌蒼兕
何并齒白齒朝遊皆序焉夜夢盡飛騰紆體宜華雄登鞍奪
錦幟雖恒嗟落洛也復笑席席北面方城使南睇天柱峰高
文公俗華微我度絳鋒薄海尊牛耳豈儒控馬駸已吾千載
業取度一時功義易無恒象春秋本化工巨朝同陸贄教子
顏朱松卓爾應庭訓翩然荷棟隆關弘題銳矢合絃謝良弓
奈何太丘長丰儀陳孟公雲門卑瓦岳洛浦播黃鍾候際飛

虎溪漁集

卷之六

六

應擾心均烈火烘悲秋憐宋玉獻策鄧王通衣服無新製顚
毫仍舊燈腰間斤紫艾江上湛青楓硯北懸紅潤離東花嫩
非荔牆接楚老刮目訪吳萊歡旅戒僮僕操舟理戰戰意惟
探小有直擬到無終拄杖窺淮右披緇入甬東歸來不待意
印友役須共傅子移南礫鳩人治北宮論文傾濟成適與快
歌簡詎意順年內傷心苦淚濃燕川與霸別寓里泣平翁誰
通今朝計忍教昔夜空徒然拾墜露何處慙秋風歲在龍蛇
會與知鵬鳥函靈編橫几帶孤月滄旁櫺文向圭京贊書從
石室封時時懷向秀夜夜哭元龍秦失空號鼎庚桑且罷春
少微犯月已真士隕吳中泥等潮驚鶴我何傷距豈淹離碑

有盡騰化反疑勿已矣故人逝吁哉吾道窮

偕門人鄭會子余博萬遊華城觀

湖頭秋色老繞徑萱花收已共淋漓飲相將新漫遊霓裳遊
夜曲花圃踰朝蘇浴鳳寒塘近調狙野萃聚行行南郭關去
去華城幽青削山如刻紅粉葉似榴松深清愈響木落鳥仍
啾茶具山僧供菴羅野婦攜靈壺欽白足法座證青牛并許
蘇耽汲鶴客丁令留於馬誠靜島何處覓神州玉詔寧除沈
虛龍尚有晴放情隨物外飲飲息林丘任聽蓬萊水沙塵滾
滾浮

和愚山先生牡丹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六

七

淑景方催暖庭開爛熳花額垂千葉碎綺散一天霞雨過輕
紅濕風高御紫斜絲頭露異態卉部列名家野鳥銜難出綠
陰曉自殘賞心驚采筆選句薄春華風俗丹州記品題洛下
誇翺然成勝玩把酒興無涯

七言排律

同諸友泛虎溪得微字

灘頭七里望漁磯曲艇臨風拂酒旗野雲深花塢靜茂林
春絢錦雞歸斷橋人影波侵面綠樹船移翠拂衣漠漠飛埃
或曰馬嘔嘔惟夢是欺鵝紅烟隔岸難呼疎紫笋藏泥莫煮
饒密畧長簪乘浪迅閑鷗振鬣濯波肥溪翁退興招叩涉湖

外紛繁任側扉未免有情歌桂棹不搭回甘訴金微天街夜

色垂殘照草畔遠香吟落暉北窗有閒蟄巨鯉東山何計掃
伊賦頭遊蠹舫通閭辟肯足驚樵覓古磯九晚蘭皋呼正則
五湖皎月醉湘妃臨流公子頹舒釣近海關人更收穉無數
陸沉方渺渺觸人蘊結正依依問君延宅胡由底既有並兮
山有薇

胡二齋先生以鴻章映貺賀予發度用申酬答

東海濟聲驚渤澥西谿寶氣鬱瑤州龍文乘勢鎔波湧鴻藻

居然叩穴探赤蘆千尋披玉幹碧葉萬卷拂書蟬歷遊辭賦

金鼓擊陶陶文章墨飽酣綠潤紅泉思久屬青雲白石典案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六

八

落庭搖松翠虬髯糾絲露槐根馬骨曉獨恤類申遜節屈缺
龍屨報活丁男罷民稍見嘗三黜鄉貢從茲熟八蠶升米投
餐宜且飲一文却飲又奚漸齊川欲濟長餘楫納麓從題道
把嵐廣屬瑣官廢具舉昭興人士教充軍手爰烟草存危茹
袖拂朱絲奏雅南菴笛吹梅度五清主釋乘咏春三山曲
叢桂雖容隱如滿庭花執執顧慈暮雨街沾處潤草叢先偏照
野漁龍願將手揭網竿獲薦鳳親聆長者談

悲憂集

四序飛光驚掣電野虞又布東窗與啣啞水鳥正啼荷疎選
藤花卻作蔓煙烟長鴻雁作蕭瑟山村鍾鼓多新聽續續風

橫面侵連綿雨拂當應藏重雲暮野聚嚴凝積氣屯宵餘陰
善夾橫濛濛瀟瀟翠華車汨汨碾萍激飛來蟻翼亂駭駭
盡殘英吹失苑悶處燒蓬欲就爐醉中捉筆憐枯硯等閑絲
雨散還收咫尺浮雲舒復卷柳子青黃喜漲風鷗聲寒澹猶
頻轉龍頭始見良苗新牖下誰禁長日綯避暑預尋消暑灣
鳴鏑懶拜南薰殿曉墻下落孤桐音斷續愁心斷續道

暑館孤憊聊長吟以戒苦吟

離家一曲昭華笛吹向煩敲日永時已見火山飛烈燄忽驚
赤縣揚紅旗九龍偏照炎街燭三夏同鞭焦土曠野水迎風
思香香犀章碎熱賜遲遲窓前短句徒敲久席上長歌渾著
虎頭漁叟集 卷之六 九

遠一片閒心勾序露幾年遊意寓惟悲春如滿志談桃李秋
瑟環驚蟬笑矣宵夢何人皆栩栩曉曉行盡欲托山麋幽人謀
和早朝句倡婦低歌長信辭未必眼觀西畝獲生憎文共北
山移久登五嶽誇高少不到三山辨海涯聊爾安知明得也
作其豈必故之而更看矜已齊供奉便許逢人引拾遺離藻
已先忘翟采探珠空自失龍頤謝陶風致原多迫潘陸才華
別有宜每擬如情如木樨終嫌未類醴醴漫憑記室堪相
情不品鍾鼎也自疑花柳九梁誰最古雲飛千里孰能攜
篇清曲都頻耐舊譜新聲且罷窺文苑遂枯碧玉管武都鬼
掃諸金泥從今不信郭中子慎弗遺謾悵下兒甥教懶爭

石鼎雖有省却燃霜髭溫泉縱是類澆頂寒翠從教細濕絲
舖展綠紋水簾薄旋將縹緲霧巾持湖邊息蔭依高柳洲畔
忘機交睡鷺聲氣儼然成白雪披襟幾度聽黃鸝同心有客
能過我便拉乘涼虎水渴適與惟呼短尾棹解醒偏藉長腰
醪菱荷著露滋香佩松竹臨風調響絲相望南靈澗沫冷元
公休記九幾奇

乙未春會城東湖館外牛簍漁網麥垅菜田依然村落

天府由來屬望中長將閒歷過春風紫雲縹緲是烟重映堦
參差夕照紅佳氣常凝帝子閣弘基半歸舊王封車書玉帛
連南貢和伯甸候向北共忽見滄桑翻短晷遙連顧領僕修
虎頭漁叟集 卷之六 十

蓬星移物改人蹤少町變垣類麗景空晚雨淋侵水面潤春
陽戟煥草場豐牛羊即此當山路樞權依然擊發鷗野菜幾
畦騰蝶翅新楚散節厭鳩鵲步觀炙影荒涼月寢聽嚴更寂
寞鐘錢渴杖頭難買醉盆懸帳下尚憂窮幾憑一世推豪舉
也信從前橫渺胸及至生涯多頓頓自貽幽緒轉匆匆孤燈
閃爍愁惟我青鬢流光塊遂翁欲問彭沙渾不語奔流直下
楚江東

別倪司理

何幸羣生無告日獨逢明允試帷率虞庭有詔官云李姬典
當秋選任賢滿路福星餘惠保一文妖血却民錢柴公撫死

程朱熟呂相開封事業懸懷仰琴書居六一縱橫禮樂迪三
千泰山觸石雲膚寸東海澄波氣縹緲暫許靈鵬將羽息豈
容神虎掛巾先幾年其謝隨車雨此際晴霜候屬天環希諸
生思點淡牽衣父老淡更連早知今日移情處流水高山寄
別絃

諸子析饌愧無所貽戲題慰而仍當念我

從經辭餽避朝纔放浪枯形逐野雲幽澗雖然耳蟻伏錦編
也解綉龍文幼無父母我成翁長藉師紗懶作勤草昧忽然
閉上下黃冠漸此去紛紜閑閑十載歸歟早兀兀三閭昔又
焚幣甲即今仍滿目持竿且獨釣廣汾一生落魄垂老盡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六

七

借悲歌吐鬱壘着眼未能觀舞技傷心聊復倚斜照脂韋梯
笑隨人否淡泊寧靜樂我員笳杖常攜遊北麓虞絃屢憶奏
南薰教兒以佞誠何謂貽子以安或有云朝離將看新節制
霸亭任叱舊將軍卿廉歷代皆和澤陸賈諸郎迥不羣大塊
長揮惟六子家人氣並有嚴君今病謾說宜號避古道終須
自剗耘積學有原應爾爲謀田無術又奚分倘然隻字真難
煮豈今帝憐不忍問仙子倩來名帛設兼金代點各千斤時
時買酒醉而父漱漱洗腸頰帶顰順與由來知迥古幾算何
必命靈氛向不與武侯訓
子貞傳應

虎溪漁叟集卷之七

臨川劉命清穆

五言絕句

廣十燈

燭照香車入

承恩詎偶然輕羣夜爭妍銀燭高燒影長信人未眠

盈盈燭下歌

笑舞銀燈下爲憐第幾更朱唇嬌欲啓檀板度低聲

風簾搖燭影

玲瓏月滿簾書帳寒生別何處此燈燭獨坐燈明滅陳云更
然遠想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一

燈影落前溪

霜寒步碧溪黃鳥歌方咽愛此宵波明缺光遙與綴

頭白燈明裏

三十年來事幽懷滿夜抱其待安仁鬢愁威對銀缸陳云少
陵多有

此悲感之句

守歲多燃燭

年華今夕換朱爐過銅荷春信誰先得梅花深院多陳云又
想出題

外

金缸青燭照悲啼

君還未可卜妾夢在交河心隨紅蠟淚紛紛落更多陳云更
想出題

情人

獨坐縫衣燈火滅

冷爰惟君意妾懷已得知合惟燈下製心急暗風吹

調笙夜坐燈光裏

學成子夜曲揮手自燈前悲思同還未腰斷十三絃

添酒回燈重開宴

美人纔停機遇客更傳觥直待天河沒爛花燦短檠

夜吟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二

悲涼百事非醉時過宵有惜此幾迴腸駐起又駐酒

七言紀

南游舟出瓜步

書生白面信機件獨力能聯壯士心撫所虬舞五有載滁河

口上憶張深

秋日迴文

山鬼夜銜刀

生米獲

俗傳許維陽有米兄饑米過此關家仙投棄米

水界同標志書云昔有投米何魚過老人叱之

登岸則入水三日矣或云此即西山天竺洞南

門子皆不敢信但史載岳武穆侯降臣

兵字輕羅一幅爐妖星八萬盡迎降感時欲罷英雄淚風雨

蕭蕭又渡江

轟轟金鼓震中流王氣分明自此收一身經百變後重來

揮淚憶鈞州

宋史

四野荒雞曉夢多昏風香渺淨黃河三辰未朗身先隕歌舞

翻成淚雨花

庾亮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三

也知后黨鮮能終肯鑒西京七族雄靈兆歷陽幾已重何堪

更殺白頭翁

晉景

幼主當陽拒偶然荆山有玉要磨堅典墳數老俱陳側斷廢

姬公褒子篇

陳后主

天監何人獨倚雄江南王氣正蔥蔥尚餘一片閒情在盡付

新花落葉中

梁元

同揚牽機可憐何事勤主不若頻早蟻原陵可樹杏白門

應得勤耕人

明僧紹 先生咏史詩
關山爲多傳

不向周薇着齒酸
定林風雪五更寒
太夫曠志應如此
矯首何慚箇簿冠

沈文阿

畫邑山中樹有然
拂衣更在禪陳年
腐儒差比健兒勝
欲墮狂闌力倍堅

顏見遠

半組仍從舊日裝
懶教尺籍繫蕭梁
貞心散濯氷盤露
忍斷人間一句漿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韓延之

孤蹤無計挽衰朝
有子應須惜白髮
一片寒涼栢谷場
長從河洛識風標

杜棕

夾袋長供呂相用
藥籠每見懷英奇
何人獨立西臺上
子子誰稱无角犀

王峻

牙將何人仗節旗
一枝木枿任縱橫
由來倚敵憑先哲
早晚應知避道行

方回

三樹旅舍水聲淙
諫草梅花吹若衫
北路獨憐君起早
翩翾裘馬正迎降

唐珣

無木可巢堪禿叢
幸餘函石寄人間
垂垂無數冬青淚
滴向蘭亭山後山 二句可作唐
公贊傳識

王欽若

圓田闕望紫微光
天上赤文恁渺茫
誰假晉公一道刺
翻遺使相累綱常

唐介

唐子方哉荆棘樹
秋梁公柿李桃花
一般結子辛甜異
不向虎溪潭裏集 卷之七

東風掠亂斜

田時

高歌擊劍向無終
不貢盧龍士正雄
早識阿瞞姦似鬼
揀曹應悔晉司空

劉琨

壯志求售便枕戈
月明舒嘯按圖多
但令箕踞謀能濟
百煉真鋼豈易磨

周長生

薄付雷經兩上書
偏能事解并憂除
時違不遇燕昭主
黃金臺畔淚踈疎

向長

情深損益二爻間應有禽生共往還脫離天邊何所繫烟雲
竟日飽空山

韓康

采得山中黃檗歸強來換米齊朝曉長安使舌誰家女拂我
廟陵原上衣

張薦

苦竹叢中好結廬春風皎月倍蕭疎生憎雕盡琅玕色不展
王家羽鳳書

郭璠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六

題直豈可乘期鴻風雨年年難各中零落西河一片紙早看
健翮已摩空

嚴遵

有餘不足竟無端憂樂何人著意看臥向錦江春市樓个中
消息盡前觀

張志和

偏舟直向五湖西行盡蒼溪與雪溪細雨斜風了不避綠簑
披處影繁繁

梁鴻

侯光物外戶長高刺有秋蜂入香真欲向舊春何所覓要離

原畔草青青

王維

從教始進最宜端莫把絲絃信手彈一曲鬱輪金谷暖吟槐
未必乘秋看

鄒送

步從少室轉峻嶒五粒松脂的的熬煎藥釣魚潭是侶逍遙
物外有三高

蘇雲卿

三洲昔因中湖東絕勝不閑了事翁折簡茫茫何所致依然
水淼與山空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七

林逋

野鶴能籠亦任飛梅花幾樹影依依客來未返湖邊櫓莫叩
孤山白版扉

申屠女

醉夢長移孤月艇險波不畏夜眠霜圓無督亢鈴無筑偏載
仇頭滿血囊

謝朓

天心豈忍厭唐家十八葉間運已汗歸到河中芳草面拚將
繆舉恨昌遐

右承史詩僅存三十一首或闕幽之意云爾

索官大宜山水

朝熙逾老筆逾雄山水寒林欵欵通乞寫虎溪漁隱景釣築
酣醉倚孤蓬

春日
和聲及

春光何處最芳華萬本姚黃護碧紗二十四番難過半晚林
步步襯香花

美人渡溪
和聲及

疑是錦鴛戲浪沙驚然流水逐桃花洛神賦內如相遇妬婦
津邊真作家

雪興寄月山道園索和

虎溪漁隱集

卷之七

八

吾家改之昔值奇窮雪中訪辛稼軒即命咏雪以難
爲韻遂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辛爲
擊節加禮愚孤館得遇太原羣公訪戴易矣哉易平
吳乎即以易爲韻不妨顛倒古人也

青女夜來疑著睡忽逢仙子東郊戲薰爐蒸酒醉無難蠻布
弓刀織匪易

一夜寒梅哭不睡無情粉彈猶拋戲坡公虛壁綺窗難屬國
耿懷詭反易

黃竹誰證曉不睡楚人節作陽春戲蒼松一幹支何難弱柳
千條載豈易

通曉默超滾不睡兒童慣得稿天戲獨呼潛嶽峰頭難共賞
巖陵山上易

病劇無聊更以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爲
韻

一生無事樂閑遊更戀春花皎月秋奪得鴻濛烟駕好十洲
三五任窮幽

金鞭較獵長楊西不爲千鈞浪射處窮爲何須悲趙壹上林
又約一枝棲

長日吞灰頰洗胃仙山口角無脂膩夜來一尊走蓬瀛萬里
花封縮却地

虎溪漁隱集

卷之七

九

有人林下貪閑僻野樹陰常岬憤聽得數聲黃鳥啼狂歌
矯首向空碧

遠公寂寞戶長倚陶陸來時眼便青相送不攜筇竹杖袖中
笑落蓮花經

何心世外問蓬婆湖雨年年漬綠簑偶獨釣魚歸棹晚偏勾
風月夜來過

閒觀漢代諸王表腐史千秋真了了臨猗侵澤地已饒真歸
與仲華多少

太傅東山詎肯老流連絲竹聊舒抱顛危社稷獨能持任彼
羣兒呼小草

翠蘿女子捧心病每爲君王憂不競一旦功成入五湖還客
改作新裝情

亦史亦玄筆有神非僧非俗半閑身三山欲覓眞僑侶五柳
不知何許人

玉山恐倒倩人扶素可經旬酒未斟何日愁腸盍百榼石榴
花下聽提壺

宴樂無心隨價介晨炊何意掄疏禪升歌偶聽鹿鳴三穆叔
依然齊下拜

一樣火齊間木難投人暗地幾曾看但從錦積深藏好不向
空山把淚彈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十

鳳林晴眺

如原秀色鬱成堆公子黃衣別樣裁九十春光初著眼遊絲
不倩胃芳暉

又

小憩竟日坐如愚草色雲英淡幾居元氣不知隨斗換息心
祇欲閑肩吾

又

身是丹山鳳穴仙謫來船口竹林邊阮陰一曲應難問種菊
曉花度歲年

又

一江霞色靜油油水纔牽風沂碧流隨地課兒穉昔典不教
杜若取芳洲

又

曾向嵩宮訪異材黃金久許築燕臺永和爲愛修林舊奚落
劉生又復來

又

花凝繡幕煖青青收氣流春入野亭沉醉春風人盡笑不知
落池竟常醒

又

孤雲遙望海天高鷗鷺春山萬樹嚙最恨芳菲成隔絕幽思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十一

寫寄石欄枕

夜館

冷簾相隨六尺餘年年國子講帷居寂寥自是千秋業常路
誰爲辨得與

紫荆

誰扶賴賴拂地長收花忽作美人粧知予不作解衣客生對
林梢月影涼

又

鼓翼齊看火蟻飛一枝搖蕩醉斜暉頻年花樣多般種誰信
空宮萬紫稀

月桂

竟歲花開色不減綠羅牽刺杏紅衫
莫珍春意長相愛珍重芳菲抱石巖

艷質長宜入漢宮
藤梢夜踏美人紅嬌喚慣結經年寵不逐
東風長綠叢

水芹

拾得盈筐野外枝歸來剝削和根宜
邀羨綴是無聊思慢向蘊蘊做冷吹

青草地頭百卉新
最宜野色伴幽人閒蹤不到橋門下
杳杳尋芳澗水濱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十一

紫竹

歷歲冰霜老舊林
穴簫臺上月痕侵偏令聞響多添
淡染得瀟湘色更深

篠簜曾從方物稽
陵陽朽竹恨難齊何如墨雨千林
洒赤霓光搖葉葉婁

碧桃

江城絲管占芳多
踏綠街紅細鳥過寂寞琴牕花有信
也飛春片到寒窩

何人看碧遠成朱
慣倚春風問有無聞道今宵玉殿裏
仙然來下女珊瑚

扁豆花

懸搖果葉傲秋陽
點破藤蘿地上霜聞道西宮五夜靜
幾枝同帶御林香肅朝內苑題此每賜五貴遊題

風前延蔓類牽牛
粒粒珠光雨後浮蛺蝶飛殘春夢
杳玲瓏獨緩小園秋

鴛尾

天上晴藍色最奇
更兼碧綠競紛披金樞玉戶渾難鎖
時向風前自舞歌

幾年戲翼倚寒涯
灼灼新苞弄影斜玉露朝圓輕着膩
好將譜繡機名花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五

杏花

仙署巍樓獨望通
鵲聲喚起曲欄紅莫向倚雲愁寂寞
江南過地已春風

枝頭春意撩啼鶯
瑞雨潏風偏短城分得仙人五樹種
紅林一抹帶荆枳

重述

含英簪簇曉雲籠
玉蕊徒惜一盼中明日扁舟采石上
祇將花信問春風

六片欹斜結欲圓
何人踴躍上枝顛輕裝欲束還重領
花下流杯奏別絃

畫花

二十餘年涕泣堂前佳佳并媚斜陽于今一對蒼顏影影悲
悠悠春夢長

身如浪葉寄天涯賺盡春風不到家階前舊綠宜男草醉裏
愁榮待女兒

梨花

疎疎好月浸棠梨大谷宵酣玉鶴樓極可籠烟寒食後誰任
左掖效飛低

夢中忽見白雲華欲洗嬌粧酒任除玉顆漸垂風雨後人傳

哀仲此篇家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南

桃花

連朝謝雨妬殘紅忽見花殷明底風猶喜青絲兩岫在南陽
應得問劉翁

戲將萬核濕泥封地向丹崖第幾重昨夜月明聞珮響絳衣

仙女盡騎龍

水仙

繞身戲作九霞粧王母難禁侍女狂請向明河爭問渡閒拖
裙帶若般長

五銖衣薄更珊珊耐冷肩舒月一襟只恐海塵飛未了凌波

何處洗芳顏

西錦

十大遊絲最碧空想成青鳳不棲桐何人更拾珊瑚顆縱向
九苞點點紅

弱比必弱與蔓蘿侵紅倚翠近林阿莫言氣緊丈夫少委地
長春似戲多

黃柑

昨夜西風捲綠雲金盤玉顆競揚芬荆州道上千株秀待得
君王賜紫紛

三江包貢仕何年表帶霜聲聲帶烟鼓吹一般寒落裏呼登

離前晚來天寒帶霜聲聲帶烟鼓吹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其

玫瑰

露滴紅腮恰恰盡樂遊原上細香浮孤根不近林邊種曾向
西京綢采來

棠梨

曾伴雲鬟幾度秋玉臺幽韻可能收孤芳不倩明駝送得月
偏驚暗裏浮

白牡丹

汾州一葉帶春來素質亭亭雪樣開嫁得東風猶未晚嫣然
不被玉梅猜

寒食

禁火于今弛比隣春烟何事不傳新只緣未索長安米玉管
難吹曉內塵

虎溪漁記

漁兒多種而予僅能晝夜月朝烟風景堪悅則汎小
艇于虎溪凡同漁者必發神靜對方能有獲若蝶搖
水動人雜語驚則魚驚而波矣故臨境作詩爲宜舊
稿悉遺陳焚今訪諸族漁尚存諸首

三年手冷會稽細日日謝鯢侮釣絲滿箸紅鱗今得否荻花
深處火頻吹

又

虎溪漁集

卷之七

其

澄波影裡添新蟾幾夜涼風釣綠蕪不受葡萄天外種時時
蝦蛭醉劉潛

又

頑磯坐擊勢接骨看水看雲思倍增欲寫廢歌湖上景無人
肯寄荆溪籜

又

四野霜凋木葉稀菱塘三尺鯉魚肥芳鮮滿案憑君嚼莫負
桐江好釣磯

又

新篁畫鏡輕淺丹溪毛寒瘦碧光浮澄湖一夜添流漲好無

漁人極浦遊

又

東風吹綠染萼香幾曲瀾紋叠叠開獨釣前溪誰結伴粒堤
帶月一竿來

又

杏花飛落燕泥紅魚子魴魴拍岸冲釣罷歸來渾欲睡稚兒
索筍問盈空

又

好餌輕投碧海迴遊鱗奮沫孰先來爰知鵝翼閑雷藥不向
春池浪暴颺

虎溪漁集

卷之七

七

又

攜來箬笠乘風輕何處寒涯弄響瑤一片竹簾烟雨裡柳梢
低護水泉鳴

又

靜奈長倚雪蘆眠得貯平湖野水烟魚鳥依依偏着恨雲鵲
島鯉幾垂涎

又

浮名曾快許司徒數尺碑陰不自砥何以溪邊惜釣叟綠雲
深草泛晴潮

苦店

凍入寒蛟鱗應拆炎回赤縣波全潔誰將假合千般影翺弄
霜明月港宵

又

夜深不寐聽更闌燈火塔塔罷欲就買得長鳴雞似錦啼催
曙色向簾看

又

身外有身人不識強從膏水相熬逼病來索上筆塵封惟玩
黃庭經一則

又

偶然銷骨竟無因伏枕時聽冷鴉費閒道除病須善吏臨川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何日遇股釣釣尚梁武永興公主任隨
川內史境內無役山瘡

又

平時縱酒興長豪病到形枯懶藉糟趨藥久要知註重還期
天水泛蒲翁

又

解木何人遂却病藥囊難撲豎琴多釜中尚有王維粥勉食
連朝氣漸和

麻熱

寒郊西望白雲屯玉粒搖黃曉晚暄樹裡千村流水靜不知
何處是仙源

淞魚

淞陽鮮鮒每盈斤當食羣推最異珍安得青竿閑著撚玻璃
沼上釣芳春

贈醫旭初

草根木葉拚親嘗到處痾殘賴主張偶向野梅探好息春風
已入芷蘭莊

又

聞道龍宮別有天禁方今已獻三千烹丹何處求真火試行
裁舊嶺上烟

竹登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尤

寒夜無燈坐燃苦竹子戲呼云點燭乳孫即戲應曰
添油不覺大笑成韻

繁簡頻年嘆不靈孩孫夜擁目無焚恐誰覺透湘妃骨一夜
寒爐又汗青

雨花臺

臺前雨澍香蒼蒼臺上飛花說渺茫斑馬舞新原野寂天尉
何處獻雲光

同遊山色此中看一線吳江類雪漫青草肯嘶幽客意茵裙
紅袖可招攷

重陽登虞山阻雨

底事懸仙隨秀顏休因磴滑怨天慙漸來拂水難留隱故使
烟封真仲山

夜飲戲限尼韻

敲殘敲燭淚如縷縹月盈盈度欲惱猶憶銀河清深夜垂虹

一線駕蜀尼

頻將歌板倚寒危不唱梁州別有辭名教風流俱樂部可堪
醉倒效王尼

中朝悶然會稽兒夜醉沉沉玉漏遲睥睨酒闌歌舞罷君王
已斥妙音尼

悶愁莫遣但喃喃寥落杜陵千首詩自展華編仍自掩休將

虎溪相製集

卷之七

子

往事問章尼

冰雪效歐蘇體

歐公咏雪禁用鹽玉鶴鷄皓白繁素等字蘇公和之

乃取聲色氣味四字起意閨中兩爲此擬不必其真
似也

聲

鷓鴣戰落萬鱗鋪猛力猶推衆舟枯獨向冷煙高臥穩隨風
入暮更號呼

色

妙舞輕盈迥不羣家家曳練寫羊欣榮華不比平生味履歷

冰壺定見君

氣

呼吸浪傳典帝通年天餘驚想猶冲喉頭一縷渾難飲
年年栗冽中

味

朔風何處捲飛沙古斷寒山草莽寒真道人今蕭冷久枯
六片嚼梅花

宋太宗時有趙昌圖書自陳乞應百篇詩舉帝親口占

五言四句爲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鷓鴣雲烟詩酒春

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爲一首至晚僅成數

虎溪漁樂集

卷之七

二

香辭意無取亦賜及第以示激勵趙生于此亦覺太
僥倖矣閨中聊爲步韻非敢求執前修或以率屬後

勁云爾

秋

何處清商有籟傳夢花溪上月娟娟辨門不列迎清草統弱

翻悲白露圓

風

江上帆隨掣電過征衣冉冉帶烟波天邊客夢方醒盡一覺

驚回猛士歌

雪

萬片琪花著樹繁
天公玉戲任騰鶩
關河凍入君王憲
侍從環沾白獸樽

月

紫塞霜飛一鴈孤
銀蟾滿影濯冰壺
虎皮站上重回首
爲憶空閨撥練無

天

聞道洪濤不可階
車書六合亦何涯
蒼蒼自是無纖缺
五石寧煩煉女媧

花

舞蝶輕盈抱翠柯
上林香暖放春多
搖風不足誰相護
一樹紅深一帕羅

卷之七

三

竹

誰教雕園與渭川
員丘一節大于船
好枝應結千鍾實
養編鳳雛苞羽妍

鶴

素影翬翬結舊奇
今年風雪勝衰時
若非青算躋皇古
安見丹砂染就眉

雲

象象白衣領外逢
偶然化作祝融峰
欲將馬首頻追逐
贏得輕烟拂袖濃

烟

重嵐曉滴翠漫漫
悔把閒花霧裡看
白鳥沒餘空有恨
青霄雨後笑無端

詩

休將月露詫黃初
盛代謳吟意有餘
風俗尚陳太史簡
不教韓筆費耘鋤

酒

車騎蔽野澌冰霜
醞盡葡萄未敢嘗
欲得闌腰歸闕下
策勲先賜五齊漿

春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七

三

纔將破臘問梅花
鑒略何時控紫華
莫恨數終難後始
東風有約到萌芽

池

水榭歌臺醉玉黎
一潭皎月影沉犀
昆明鑿就巡遊好
不事迎神羨碧雞

雨

泰山觸石響琤琤
灑葉嘗將秋夢驚
幾日雲雷欣已濟
青鞋步步踏如晴

山

白雲深處好爲家
羣玉峰迴一徑斜
猿鶴由來擬作伴
真堪

獨坐思高處

僧

曾持七綵絲頭飛步入雲屋燈幾回一索年尼觀自在早將

孤影勸寒灰公自述也傳

道

欲求親微竟無方關外靈文未可詳岐路不煩愁恍惚尼丘
免跡有康莊

柳

舞倦蠻腰束未堅臨風綽約日三眠俯樓最是傷心處都在
綠楊芳草邊

虎溪源樂律

卷之七

南

泉

匡山瀑布接天流江月年年照未休向雲間煮白石蓬然

一勺勝龍湫

秋夜別思文選

紅燈花影垂離恨錦字縈愁寄遠程中夜情寒吟夢迴滿羅

袖濕憶南征

又

船頭呼酒發紅樓柳上驚啼遠綠衣圓月孤吟露露冷將

今夕一帆歸

秋意

疎鐘曉韻停殘月桂露流香襲冷風魚鴈杳然寂簡素綠楊
長禁曉騎驄

觀星同門人王岐郁
述光緒年聯詩

東風吹徹晚霞天倒瀉銀河灌九川試問猗玗供奉客謫來
塵世是何年

夜客

宿淇欲破何方是瑞草橋頭曾識彼良夜迢迢好客來松風
幾陣侵羅綺

紫顚僧羽毛

聞道黃荃舊野雞秋鷹擊臂每狂睨君家妙絕飛鷹筆肯爲

虎溪源樂集

卷之七

室

漁人寫寸履

蕭江館夜漏

城門靜鎖似僧關廿一聲聞點點頑此去彈鄉真咫尺分明

應不愧希顏

銀鐘敲徹石龍城何似寒山夜半聲水上芙蓉十二葉肯隨

睡遠還殘更

閱年叔湘鳳集

誰道中身便忘殺人間天上竟無端祇餘青削芙蓉柱未許

凡夫九面看

同醉田陳季仲採葵季仲高姪蕭安子後收仲卿遺稿
十年七月長子詩洵古人也

偶然糖棗小園中摘過窺花第幾簾漆室憂殘秋已老低頭猶自舞歌聲

同知牧仲夜生賦得瓜字

晚夜寒潭鏡字車恨醉霜前耐冷花一片惆悵無所着私頭且抱鄭公派仲先師為先嚴拜說別駕刺白先生全孫十載已與詩訪虎溪快論今古傳追憶此

賦得江城五月落梅花

夕陽牛背韻遙遙一片閒心久寂寥水調忽傳商陸子翻疑尋繹下層霄

黃陵朝畔翠千莖都是湘妃淚染成遷客憑高處惹恨故將

疏竹關江聲

卷之七

宋

沈德潛集

翠空黃鶴幾時還橋首徒看大別山偶賺水肌齊入破錦城

綠管亦人間

離襟頻輸幾斛憂歸心莫挽水西流無端踏出寒芳韻愁對

漢涼觀鵲洲

漢口龍門鵲鵲歌樂舞等聽度江榴何人更按朝聲管撩亂

蕉風玉蝶稠

不誇寥亮朔雲飛鵲向重樓舞曉吹江水難迷西望眼橫勝

晴樹白垂垂

楚水蔡洲萬里清歸心日夜寄雲歌風前品得瓊枝成葉葉

漸煇烟霧高

仙音一曲響樓閣結綺空悲帶月遊何似李桃俱廢拍聲聲慢引暗香浮

見有以友人近刻糊壁者感而賦此

垂世文章數幾過句虫吟符記柳殘篇何人分付空鴉九零落裝潢更可憐

豈是黃初第一家強將刺刺觀春華蕭然四壁間凝觀最衰如懸紅影蛇

定吟文壇飛將較冠軍卿子未須難若非鉅鹿會酣戰何以請君壁上觀

一展已穿懶得兒輩一展配成戲題此

卷之七

三

沈德潛集

何堪齒折送寶時凌台還須問阿兒一展無而一展散休微

指沙雨風宜

代水龍船人辨

波波萬頃太江西無欲神龍氣壓駝醉飽而無金玉式終救托股向乾乾

若水先生代旱龍船人罵水龍船人云年年五月怖

兒童金鼓排門聲勢高但取月明歸精穀為龍何必

在波濤有柱云旱船人刻小兒不淨相嚇取人米物

不我水無所利而有沉溺之怖水船人寂不開辯豈

事之深冰即以自罵不足辯耶然吾觀王氏兒美偽

爲成差報秦香岬賈奉命討殺諸神彩毅然足破
庸人之論辯其可已耶予戲續此雖外人譏予好辯
勿恤

王聲及偶寄新詩依韻奉答因作懷人詩并寄太原羣
公有序 和聲及詩八七言律

沙蟲蔽飛風雅寢頓瑤篇忽降穆若同人之風砥研
久乾遇際睽孤之雨倘故人瞻戀或肯及此平生雖
老子婆娑尚擬逢君邂逅寄數行而爲簡再拜幽
之木願占片韻以酬心願托蘇枝之蘇武

大宜

虎溪漁集

卷之七

天

註疏何妨似紫陽傳奇過地說中郎元龍獨臥高樓上羽舞
絃歌曉夜忙

仲吉

獨擁奇書向邵窩皂林笑舞烟蘿子雲莫嘆遲司戟定响
風前碧玉珂

子仕

玄都觀裏獨編磨祗許劉郎樹下哦及到太原嶺上望又逢
玉蕊芳連柯

月樹昆季

初夏名園芳草萋萋閑隨夜月醉玻璃狂來亂打櫻桃鵝驚起

沈雲帶恨啼

受業門人李伍漢訂

世通家小姪揭貞傳鈔

同延 賓客

不孝孤子劉同慶孫賓和敬

同占 賓友

虎溪漁集

卷之七

元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詩餘

如夢令 新柳

江上浪濤初起，幾幾絲楊柳。水可借倚樓人，絨盡河邊金鯉。堪擬堪飛飛燕也，歸梁盡。

長相思 新柳

青幾枝綠幾枝，枝上流鶯欲夜啼。船到斷岸時，上漁磯下。

漁磯上下漁磯無盡時，柳色正依依。

阮郎歸 相見時

此溪漁叟集 卷之八

草江門外水迴環，人兩畔間別時。心事淡痕敗，風塵老。

醉顏沙淡綠，烏綿繫長歌。同倚欄，蒼州古樹，隔來難愁心訴。

碧灣

一絡索 對雪無酒

乍喜見梅花試雪，花齊吹夜深無客到。扁舟閑放，著燈花瑞。獨坐少人傳，解寂寥。誰寄起來吟舞練，尤前風味也如真。

解

又 冬閑

幾見瓦鱗霜旦，淡眉重掃。偶從樓上望江船，怕看驚鴻塞抱。人在黃雲塞，望錦城徒草翠。蘭窗後，損紅顏，何處玉關人。

老

卜算子 候馬

漢使影翻回，雲陣剛排結。地北天南道路賒，夢破蘆花雪。木帶上林書也，帶傳書舌。孤叫空江月落時，旅泊人愁切。

又 歸馬

野樹驚寒迷，山靄青圓結。一片歸飛刷羽遲，點破還天雪。不勝夜寒寒，叫破丁香舌。暮館挑燈一箇人，聽微情凄切。

又 水鷗

宿渚機能忘，戲符縣類結。印盡沙汀爪畫奇，去乘濤天雪。跳浪任伊情，轉轉憑伊舌。數狎驚看雉雄，幾就裏吞聲切。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又 雪情

聚處天方深，幽谷巢空結。千百成團打隊飛，壓亂梅花雪。衣比燕毛輕，語勝鸚哥舌。最是陽窮積凍時，樹外流音切。

藏半木蘭花 亂中登高 慰傅朋契

愁懷欲放，躡足雲阿。披曉障，暑約西風，漫憶紅橋照影鴻。石崖且眺，帶得重孫供，傲嘯美酒斟香，倒攤千峰入巨航。

畫堂春 花峰

曉晴何處寄春思，天紅艷紫穠時。進蜂窺燭淡花，積賺燕吟。昨夢裡香魂欲，弱覺來環益猶飛採，殘黃片亂零披。不昨。

餘韻

醉花陰 丹樓

雨後藤脂濕萬片
寂歷羣芳幾海上
舊青林點染霜華巧試
紅粧面
不隨溫樹榮春殿
獨對寒威顛覆自怨
颺搖吹去
題愁應待多情見

又 紅梅

映水繁花舒錦片
色細枯條變玉筍
數聲殘吹落寒林喚醒
微照面
尋陽點絢含章殿
香夢頭圓顛最早
發孤芳濃艷
朱顏飾與韶華見

又 瑞香

綠葉金圓龍腦片
臘後陽蒸變綽約
小窗亭萬壑千層暗綠
虎瀝源雙集 卷之八 三

唇花面 生小未試披香殿
猶樹橫頭顛一盂護蘭干雨後
紗籠休惹蜂狂見

又 紅茶

仙斧雕餘瓊玉片
曉趁春工變結卵漸成圓
褪過繁枝約觀
東風面 杜鵑色染繁宮殿
丹臺臨風顛秀橫近堪接信是
名花宜待暇人見

浣溪紗 初冬

竹外寒飈響作也
飛鴻撥碎碧埃雲
日竿斜抱未嘗曉
霜
葉染成紅欲滴
露華帶濕恨難分
無端惹緒亂於雲

南鄉子 二月蘇絲

援谷吼蒼兕是處春風轉綠
翼蒼葉搖颺渾不定
凄凄豈爲
花柳日影西
無語訴東期
盼得清明麥粥希
幾度品吟耳
畔也絲絲叫列華山夢正迷

瑞鶴鳴 冬日道上

麻鞋踏遍水雲鄉
米殺人歸北隴忙
欲起驚鴻多似霧乍移
雲影薄於雲
風颺柿葉猩紅點
氣近橙林麝片香
最愛靜
隨槓幹好何妨
時拂夜來霜

臨江仙 桃花

深館重重未春
不知春到誰圖
一枝含笑最風前
嬌紅濕處
好嬌舞靜中妍
幾日芳晨都悞
爲嘲蝶
今年試憑高折
虎溪源雙集 卷之八 四

貯窓前
漁溪入夢裡
酒暈動腮邊

鷓鴣天 春寒

妬雨淅風不奈愁
繁花幾日似經秋
單衣葉葉頻加護
兼思
時時欲上樓
憑船對對芳洲
遠憐嫩草碧油油
一江波浪
無船問腸斷滿湘古渡頭

浪淘沙 夏初

襯席落花重舞倦
春風流鶯乍悖火
雲紅欲上海棠無看處
飛去匆匆
更是麥秋逢
瀟瀟酒溪翁
衣不新換葛衣鬆
醉倚
晚涼亭外
建過野陰濃

醉花陰 初夏

別却春光剛幾盡綠潤紅偏瘦漸滴對花殘少婦問亭濕勾
鞋尖透 自憐醉倒清和後沒處扶羅袖醒後更飛觴流是
飛軍過去全還又

臨江仙 風景

正是凍雲閣雨後紅燈樓盡風流多時樹鳥養成羞刀環真
耐冷獨捉向床頭 飽玩黃圖娛歲月更兼一部春秋酒酒
近水嫩難留去歸三徑好呼酒解真愁

漁家傲 虎溪館和

密札又疑屯碧岫漁翁竊釣蹲枯柳深夜歸來紅是友杯方
就仰觀廿八羅胸宿 一榻幼安不待仇茅簷照水潭如舊

虎溪漁集

卷之八

五

畏暑三秋老性難消受應前拍拍驚哥兒

若个雲飛彭澤岫重重密密門前柳何許人知誰是友奇難
就白頭真箇即官宿 三十六峰人暫似湘飄九面能忘舊
無奈伊羅作計謬姑容受君家慣被西僧咒

又 咏蓮

青綾鋪鋪淺水上紅腮綠幹輕波蕩幾曲歌停杯湧浪思快
快山人久結荷衣想 雖是年來甘宿莽孤情慣逐薰風長
十里錢塘休問羣今如恍翩翩墜粉人來往

又 紫萼

窓外白雲飛蝶舞高峰猶露尖尖表登陟不嫌乖徑小忘機

早同遊野鹿迷昏曉 歸去愁心如抱夢夢驚萬緒尋蹤未
起來當戶酬香醪受足了眼前看得青山飽

又 會城晚景

欲盡春光寒尚淺短簷兒日驚風雨獵獵荷殘翻影暮幾何
戶杏花村消迷烟霧 目送殘紅容易去芳菲更向何時遇
一冰傷心湖上路獨寐寤道基荒絕無人住

青玉案 清明 懷感良深傷感

青榆乍試園官錯剛撲面梨花嬌魂斷難將春色買北叩幽
靜晚枝低亞嫩紙將錢掛 華顯盡杖登岡枵故故兒童舉
哀解尚有一般堪着張堯墳禹龍漢陵唐墓墓飯何人灑

虎溪漁集

卷之八

六

又 梅花

寒雲另另磨牙角抵多少風新惡傲骨於人何所作豈是藏
香昨關禁冷白爾甘蕭索 華容早與東皇約一雲枯枝轉
芳誇白玉堂前初盼着隨意零花無端落木對此知慚莫

又 送春

行人真去江頭望別浦裡春歸向一抹烟光青草上楝花開
遍老鴛鴦的的嬌音壯 留他不住心偏快醉罷陰玉
壺醉問道春云不爾誰去也還來准期今願不待明年訪

春後

一剪梅 遺懷

湖上寒光轉秀叢水浪花紅酒浪鱗紅五株楊柳四株松綠
淡春風簌簌秋風浮名浮利盡流東懶聽歌鐘祇聽佛鐘
小窓斜日正從容哭也憑儂笑也憑儂

踏莎行 雨水浴八兒

玉砌芳原冰珠亂灑華堂繡幕重重線東風徒自長繁陰庭
花何日纔開遍伏檻情深懷人淚泣相思夜逐寒光轉好
將春夢起心回產後夢吉他年付與蟾蜍硯變以先大夫遺命訂傳仲女

行香子 述志

壯志淋漓微骨寒侵抱膝時綠醅頻斟爲空阿閣何意攀尋
且龍頭耕溪頭釣山頭吟休學華歆顧慙園金好芳郊花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近林檎一個閑人消盡名心聽林鴉噪澗蟲語葉蛸音

風入松 咏志

最無端緒思紛紛暮雨朝雲青山不染登臨展孤幃暗度殘
春昨夜床頭幽夢如今紗外黃昏一身憔悴憶江濱蕙好
椒分強將素指彈心事離絃幾曲寒溫還教醞麴酒滿點粒
冷面微醺

江城子 風雨客意

晚來關思應誰知既凄其又迷離風蕭蕭祇覺恁多時強
把紗幮護斷也偏擁入旅人帷史編細閱任詳批是耶非
着誰欺曾道虛名消盡天機一盞孤燈相對處真刻畫見眉

竹

唐多令 黎崇山夢寄新

杯裡遺愁顏秋深常自問寒林時聽響鴉聲亂野人三
寂千窓雁到更聞朝起獨凭欄夫高紅樹枝枝碧雲低處
聲慙窮也惜園須植菊來時又見南山

又

君子似奇花脩人如跑花蜂魂蝶夢注浮花誰識蝶歸蜂去
也獨含笑有黃花香雨沐春花薰風搖夏花九秋還見傲
霜花從此冬凝何所玩鐵心賦在梅花

蘇幕遮 綠青晚鐘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夕霞紅飛烟紫寂莫珠宮綠亂闌金極擊動庭溪潭下水蛟
驚鯨吟奔湧一齊起願將悠音漸止月下僧歸錫杖挑單
披佛頭青照榮榮入定禪深雲覆風幡尾

黃鸝兒 歐陽

西風吹老江南紫舞罷罷樓心窺損翠眉絲絲愁結客絲飛就
衰黃冷絮空窺雪設言猶影裏寒一川幽情都付啼鴉堪
咽莫問隋堤春怕訴章臺別但潛飛紅幕地低頭後徒露霜
凌倒噴翠態轉悲涼暖意多消歇剩有柳面長條夢向天涯
折

念奴嬌 咏霜

霞天一抹便寒風晚飲細蟲吟壁冷禁疎燈不滅紅燭猶殘
涼漸淅玉漏聲悠蝶影迴欲抱殘星捕征鴻遙前曉漸無
數掩白應是有女傳香入間脂膩却嫌汚顏色新粉巧將
香露凝掩映雲鬟散不無奈頻年素娥離別真消息板
橋空有早行萍泊蹤跡

天仙子 傷春

侵燕銜春入悄戶別綠遠紅閒裡住却原猶憶踏青人花無
數酒無數玉勒長嘶芳草路元元深闌何所移啼微難過
牆又午青樓未嫁莫含悲桃花淡琪花樹懶自招尋遊冶處

滿庭芳 贈婦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北

館庫少婦飲毒料誣隨有老嫗白頭改節不覺淚涕
成笑

泉下埋香海邊隨臭蹊晚有樣粧穿鼻來人命如過隙駒然
天樹紅桃麗日雨風驟搖瑣堪憐枯楊拂柳枝斷節能禁露
蟲沾 雙看如鳳雀雲彩波纖纖綠爲要存廉恥仰藥
杯前可惜娉婷俊耳悄難聽惡道至綠羅皮面顛雄側此悲
傲新人眼

八聲甘州 次文山正氣歌

天地間正氣久流行千丈騰星光漫惟操博浪節零雲雪血
染誰陽燄烈三綱係命任車送窮荒鬼火燃春院靡風咆風

苦犯一朝霧露信寒暑辟易有沙潛傷也自然安樂偏耿
耿懷芳幾能勾夢回故國浮雲散向寫盡憂腸且從此風簾
展讀顏色淒涼

又 謝臺山辭聘書

元朝大制世已更新安定舊遺民獨息餘苦塊塊傷逝母慘
惻孤臣某久形存心死敢膺薦翹輪恐貽譏天下夢卜非人
忠必須求孝子肯情奔竊寢悖禮違親願三年喪畢并葬
母高岫莫學史嵩之起服惹諸生聞怒咤問數陳啓執事成
全大德生我恩均

又 謝車利西臺記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十

辭公去於滴漲江石來性竟何之道常山訪友睢陽覓舊感
慨妻其欲公辭諸手但雲冷荒池盼蘇臺嚴樹杳渺誰追
竹石敲彈俱碎葉關河水三雲慘驚移恨風清怒歇幸既濟
神奇一自阮步兵死後空山哭韻千載誰知正此際文辭達
意問勝予思

又 鄭所南父父書

三山鄭德祐二年盟陽九幾時平縱姬與發主首陽熟睡豈
墮紛更自促何人偏死肯媚鬼長生問孤棄誰寄特地鐘鐃
嘆息井中心史算憶翁此日愁恨交并念姜原李趙都注
碎金鏗孰忍悴吾君吾父無窮濕淚曉夜哀鳴還待卿不開

六藏風英傳弄

意難忘 咏燕

春狂華堂看花濃柳暗影弄韶芳盡閣兼幙靜風暖燕穿地
紅雨細濕泥香樓夢穩雙雙去還來頻年舊屋好意難忘
時移痛惜流光怕從前金埒渾似尋常無緣依畫枕有恨憶
雕梁憑樓訴與誰行說不盡興亡盼歸期雲空尚杳海角蒼
茫

桂枝香 孤館度日如年 係戚氏詞中語時館于江西

春眠乍覺見昨日過意窺我笑落微笑先生抱拙蘭香時削
今人但不見前古漢賦素便云惜怕地臺索驪山露冷都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七

堪評駁 漢冉冉韶華寂寞牽長恨東風楊柳一榻消盡平
生魂意幾翻曉泊從從下頓頓首任隨疏枝上黃雀寄懷
猶有天邊綠雲雨前紅夢

百字令 過雲亦雲里門

猶記昔時談興笑肯縱酒喉文舌筆陣思鋒高對壘推倒一
時豪傑難堪非盟牛耳霸世都勝葵丘烈懸車東馬循海歸
來堪說 昨意寶樹堂前拍浮深夜酒散人長缺 又飲謝氏即成其別
野館池亭皆變幻碧嶺尚環門開壯氣弄雷素心明月擁入
孤墳壘時對側聽鳴泉細寫幽咽

尉遲杯 朝文飲砥柱山下至

湖頭路是主舍望棹來遊處盈盈望斷河干不怕蒼烟籠樹
鬱紅水綠舸影迷疑將酒船渡起秋商火退涼生紫甃滿引
無負 方擬醉月餐霞空盼到疎雲淡蕩天暮故是蒼頭懶
催促畏踏我青苔靜戶無聊思歸鴉亂點對江岸愁愁就抵
柱莫都把雪乳黃流一齊的抵欄住

沁園春 送月

低色回弦漸從三五看足金蟾每花下傳觴光侵玉臂樓頭
舒肅聽徹悲茄桂樹痕深秋蛩露冷坐倚殘更六駁斜憑眺
弄有寒山鼓吹江上琵琶 祇疑皓魄幾處遲遲兔影遲遲上
碧紗鉅黃炎渚邊暗流鴈響沉雲浦裡默庭歸鴉舞罷寒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七

又 送菊

湛露濃零龍圖未剪一派孤蘆看離外寒聲長鳴蟋蟀樽前
緩郁兼醉系更繞徑花黃沿溪草白問向秋風次第鋪煩輕
折待雲鬟下整簪上新梳 悄然氣秉平蕪正點染霜華萬
壑枯情笑蓉江干先供祖帳梅花嶺上早驗繡符燕候相思
鴻期密約莫他離愁竟歲呼應贈有囊香玉枕醒味冰壺
玉樓春 俗話

雜彈乍入幽人撥一盞孤燈伴皎月不知何處細蛩聲唧唧
無端清夜發 耿情劣態原相別獅子遊山身另才莫將驥

張共追隨恐踏痴皮湊裏裂

一 蕞花 點燭戲花
戲贈石臺

春分花草嫩茸香交影欄紅惜金竿玉甲昭蘇意飛風殘吹
動明藏動來帶土依欄遠砌裁澗風蕞花 蝦蟇簾外暮烟
涼怕悞菊菊芳昏孤不照青根底喚銀燭看柿成行驚回蝶
夢說枝旋燦爭起撲流黃

漢春宮 采石江上步微斯韻

桃花浪暖歷數番樽撤未到翻湖丈夫颺泊如此何所爲乎
乾坤浩漭借斗酒傲盡侯與君不信荻灘桐舫偏容醉客狂
呼 雖是同懷抱奈邇來愁緒無計與昭蘇凭欄綠蘇東
虎溪漁集集 卷之八 五

去吾道非幾載舟夕浦聽漁唱一派笙竿曉悟覺花溪野住
誰學闕下燕鳥

又

東風鷁首憶當年陶侃血戰慈湖屢被君恩如此何所逃乎
憑戈奮銳論固幾何數前與從比後明遠璫玦重聞白也奔
呼 誰信江山如舊看眼前樓南時復變蘇蘇真欲乘風世
外從我誰欺鷁林鳳島歌聲揚處雜仙竿任教他清波震戰
平陰懶聽啼鳥 地日天氣臨和春江浪靜放舟采石酒消天
傾惠酒數七瓶不解香
步此韻二首暮宿蕞花
唐多令 寓皖聽泉絕色名

瓊玉太湖碩蕞蘭迷砌披壯懷寧忍負芳菲花鳳新桐城外
影伴鶯鶯宿松枝 朝起望江眉吳山越水要臨安慶色上
修眉賦罷紅雲歸去也潛山谷任遙遙

又 蕞花 蕞花絕色名

拋下六朝愛育青陽曉銅陵金谷幾家留富貴池臺渾似
夢看頑石綠烟浮 思緒逐東流春醪戀滿窮野田誰建
公尋抱得同心回潞上勝瑤池州外州

喜還鶯 冬月

輕娥鵲上見幾度缺圓盈照照幌海角辭烟雲間滿影偏浸
判人霜鬢試問近來玉宇誰縱孤情問往倦極有望飛輪共
虎溪漁集集 卷之八 五

虎溪漁集集 卷之八

五

長笑遊仙杖 荒莽空悵恨倒映銀床添作淒涼想露冷瑤
柯香銷翠帳廣寒真覺衆廣料得人間天際一樣悄懷搖蕩
憑窗眺正冰天淡瀟放愁千丈

夜行船 冬夜

四野寒聲飲不吐空庭葉弄風長吁濕瓦霜凝疎簷鈴亂袖
手勾問句 沉水浮烟添一炷早扶上枕邊烏兔茗盞涼生
冰壺凍結人與幽愁同度

南歌子 醉歸步月

俠客歌金樓伶人雜夜彈芳樽不必擁青蘭但看一飛飛處
素光圓 激灑隨花影遠還曳輕靴眼前遙認暗楓丹醉臥

爾天曉矣懶除冠

望江南 閨情

忘盡幾絲帶照流黃柳語聞翻侵曉府吟喉兒轉度清陽生
遊費商量 衣冠處王會一般華古貌烏紗人微雅輕彈紅
粉袖寬長行樂更神傷

梅花引 閨李德武制

隋家否唐家起兒童剩得欒桃李既相逢定相容英豪幾許
況是蒲山公 十年戊謫陽關貌一片閨情孤月皎好音回
再銜杯裙釵孤迎愧殺尚書裝

玉芙蓉 宜徽樂府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十五

臨風別宛陵絲絲啼更影漸烟光一抹淡鎖秋城笑榮乍試
虹橋冷笑前新收鏡水明懸曉境凄然驛亭敢招將風流李
謝把酒酌高量

花觥醉又闌有累思卿縣越西風曉動載驟征鞍溪雲欲凍
琴仙洞想道偏凋阮氏顏

阮亦樂語

風塵黃休愁路難但有他紅

其碧翠步芳露溼干

山繚倍水繚聯息飛聲見有蛇盤幾曲直上青天投閑未解
山人白羽險參逢李氏仙還疑爲巫陽舊遣放纖沾朝雲暮

雨早勝畫陵烟
朝朝拂袖雲去住何心問漫秋垣薛荔咏老靈均黃山藥煉

對鏡近發水流梳鬢盡芳姿餘悶寒鑽鼻禪吟歸期餘桂未
肯望斷楚天門

天門北望遙地脉雄關眺問何年表裏特地無聊三朝位舊
飛鴻度五嶺誰憑落日招斜陽照懸旌似搖且留心雲根石
髓到處狎山樵

菩薩蠻 序

秋英擬作梅花伴琉璃屏後黃金燭日煖散香濃依舊引遊
蛺 閨園方寂寞任向東風約清夢繞繁枝烟殘画角時

蝶戀花 冬

霞五紛飛兼攬雨幾个黃昏惟有愁來度剩得深山寒凝淚
虎溪漁叟集 卷之八 十六

逢人哀唱朝中措 對影揮杯無限數酒醉愁消不記愁來
路忽憶玉梅香滿樹幽安旁夕迷烟霧

千秋歲 冬夜雨

冰成欲暮耐得孤衾薄荒村不曉雞鳴却只疑明月盡誰縱
淫霖漫滿殘也絲絲尚侵飛斜脚 不見晨光躍望斷新晴

樂愁一縷冰天托猶恐寒園內潑撒紅芽藥尙枕觀酸德漸

漸窺寒席

沁園春 賀

四望蕭疎空簷幾日凍雨懸疏忽霜无針我驚聞雀噪陰
聲前重見雲流時山初曠旋騰迅取霞過遠驚萬壑調體儼

寒食窮閭惠煥谷光浮。辟寒九。九圖收。推出陽和勝乳。
東看乳。東看乳。東看乳。東看乳。東看乳。東看乳。東看乳。東看乳。

又 虎溪點點

壯懷堪掬。願登攀。嶽五。鄱。遊。州。六。德。寂。歷。飽。閱。冰。霜。倚。翠。鳳。
林。隈。水。邊。修。竹。賺。盡。縹。緲。展。空。囊。豪。吟。金。谷。共。君。家。兩。宋。蠟。
炬。熱。樣。拜。忘。休。沐。年。華。去。人。恨。速。嘆。雄。心。踴。地。拋。殘。鉛。筑。
淹。白。頭。羞。對。南。宮。況。知。已。凋。傷。故。交。誰。續。咆。虎。路。危。忍。禪。錫。
峯。頭。孤。宿。瘦。文。殊。法。就。失。伴。一聲。長。哭。

天仙子 閨怨 記

虎溪點點 卷之八

七

記得廣平多宿。惜。鵲。鼓。一。聲。彈。夜。雨。擬。將。石。末。伴。花。兒。情。偶。
寓。香。印。赴。東。風。流。時。一。露。畢竟。心。腸。鐵。可。鑄。比。翼。雙。鶼。
何。所。慕。女。男。誰。肯。嬌。無。媒。迹。因。汗。曲。有。燕。不。比。梅。花。閨。作。賦。
八歸 甲辰冬至天變

玉。犀。震。聚。龍。步。水。結。分。付。鴛。鴦。收。誰。教。蛺。蝶。含。妖。水。遙。空。
擊。鼓。轟。轟。霹。靂。齊。勾。今。底。雷。從。何。處。止。想。即。老。妙。算。難。酬。發。
蹴。倒。乾。位。坤。丘。嶽。災。異。悠。悠。偏。然。微。陽。驟。滅。重。陰。多。結。地。
中。寧。復。天。休。瘳。林。遠。處。空。關。盈。几。占。玩。誰。典。同。抽。看。蒼。霞。發。
色。一。眼。點。染。雲。花。浮。風。雨。夜。驚。燈。一。葉。孤。情。凝。倦。昨。

聲聲慢 秋

銀山倒影。鑿碎冰壺。珠鞋踏翻黃。秋金縷。醉唱。歌。則。小。狂。折。
罰。生。怕。寒。添。足。下。漫。移。來。紅。爐。橫。樹。翠。袖。暖。待。驚。回。舞。鳳。曳。
聖。羅。襪。料。得。風。流。太。尉。折。組。處。處。盡。當。前。鶻。兒。綠。樹。花。繁。
何。藉。土。堪。焚。樹。許。有。曉。陽。填。吳。掛。溫。存。燎。灰。一。鉢。向。酒。泉。坪。
頌。斜。度。此。暢。月。

陽關引 贈張參議歸越

春。雨。細。如。絲。誰。唱。渭。城。詞。樽。前。一。闌。曉。騎。發。催。何。之。越。吳。山。
越。水。芳。草。綠。楊。時。雙。皓。首。迎。風。雨。拂。吟。髭。莫。嘆。南。東。路。北。
關。西。數。行。書。寄。鱗。鴻。便。僅。移。而。往。事。皆。同。夢。別。酒。正。如。池。排。
醉。千。年。後。遊。與。赤。松。期。蔡。興。傳。合。典。胡。二。齋。師。和。西。
虎溪點點 卷之八

卷之八

七

西江月 七旬遊 估裝成句

早。歲。文章。無。用。晚。年。雅。味。俱。休。一。生。多。病。與。多。愁。同。有。堪。悲。
堪。笑。天。上。人。間。何。所。當。前。就。裡。笑。由。曉。來。避。客。走。高。頭。莫。
免。虛。步。黃。菊。

西江月 夏且

露。壓。香。荷。散。仄。風。涼。綠。蕙。披。粉。滿。空。鋪。遍。白。鱗。雲。金。袖。晚。紅。
高。擁。臺。榭。胡。床。曲。枕。驅。除。鼠。夾。妖。蚊。一。天。晴。皓。掃。浮。溫。坐。
對。花。嬌。鳥。啁。

總論上

易圖

易之初生也而有畫畫之既生也而有圖今易圖之卦序卦位與夫方圓互列也始於先天之包犧至宋邵子而始顯先儒遂有河圖洛書俱偽作者亦或謂有卦而圖可廢者原自姬文以來既已更先天之次而周孔惟繫夫辭象未嘗流意於圖說故京焦王鄭之徒鮮一言及遂愈滋後來之疑然觀夫老少之相生八卦之分配以至圓圖之數往知來分布

有條而不紊方圓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橫見側出自先天圖之變變而成六十四卦之全者莫不妙合於自然此豈後來紛紛者得擬議以幾之哉至於三十六宮古無圖也後人創之以爲二十八卦皆可顛倒以成二卦而乾坤坎離顛中半二過難顛倒而不能兼但各安本位而僅成八卦以二十八卦震之爲五十六而又兼此八卦則仍六十四卦也以八卦合之二十八則即三十六宮爾此固言易之一端若推而廣之則乾一兌二其宮三離三震四其宮七巽五坎六則十一宮矣艮七坤八則十五宮矣合三與七與十一十五而來之亦三十六宮也亦有以卦畫推之者乾三坤六其宮九震

坎艮各五畫則其宮十五矣巽離兌各四畫則其宮十二矣合九與十五十二而乘之亦三十六宮也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此大衍之自然定於五十有五而不可易也然以參天兩地之數而倚之參之以天而爲三兩之以地而爲二數固由此以起也復以一倚二則亦三三倚四則亦七五倚六則十一矣七倚八則十五矣九倚十則十九矣合三七與十一十五十九而乘之其數仍五十有五也不必銖銖於求合而究無所不合焉由此以成變化而其功立矣由此以行鬼神而其用著矣彼執一偏以言易必曰我是而人非吾未知其能窮夫易否也

易義

易之爲書也廣大備矣觀夫進德修業不必有其名也六十四爻之變動吉一而凶悔吝三焉無非示人以寡過之方而已夫惟過失寡則賢欲除欲除則志氣專志氣專則思慮治所以順性命之理者此也所以通幽明之故者此也所以盡事物之情者此也不期德業之修而德業於焉起矣小人友是終於吝而不知悔終以不悔而自蹈于凶也奚足通哉故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無乃絕之已甚乎非不欲爲之謀也謀之而未見從焉則亦徐聽其自敗而終亦其之收矣

易占

蓄之德圓矣神矣聖人所謂受命如響者由其變動不拘隨
所適而皆合也三代而後蕃人卜氏掌占相替之官既失其
職而師巫和說咒水禁神之妖術往往橫測夫禍祥宜乎斷
贊無靈世亂所以愈盛也今學士大夫苟能觀其象而玩其
辭者而占決之法又苦於見聞之互異師承之鮮宗是故連
山歸藏觀於夏殷而無徵也又矣惟周易尚存春秋傳中援
引雖備而百起亦殊如陳侯占敬仲遇觀之否是謂觀國之
光利用資于王又云天光照于土上此則觀六四變乾近五
之吉象也坤上三乾上三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三

以屯固比入為吉由屯初陽變陰也坤上三乾上三晉獻公
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以兩卦占之皆云不吉以
歸妹上六變離也坤上三乾上三莊叔占穆子之生遇明夷
之謙曰明而未融其當且乎遂有豎牛之禍以離初之變艮
也坤上三乾上三南蒯將叛筮得坤之比自以為吉于服惠
伯則曰外體而中溫由坤五之變坎也坤上三乾上三此皆
本卦兼變卦而兩斷之季友生而筮得大有之乾占曰同復
于父敬如君所雖六五變陽然專占乾為父亦並占六五之
君矣坤上三乾上三趙鞅救鄆筮得泰之需離坤變為坎占
則專言帝乙歸妹而置需於勿論矣坤上三乾上三穆姜廢

於東宮筮得艮之八以庚隨為吉蓋以身無四德慈柔出也
皆歸辭耳據艮五爻變則艮六二不變即占隨之係小子失
夫大妻乃正位而嫡不辱也若以自勵而係於後故也備知
豈非垂辭嚴驗特惻隱而示廉惠哉坤上三乾上三孔子以
道大莫容自傷邊暮將休泰卦占得陽豫之交而示樂豫意
陽爻乃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鈔直簪子之象辭亦曰由豫
大有得志大行也何樂如之而又慨然弗悅者必其以九四
之陽恐化為六四之陰卦值純坤故當括囊太息羣陰之退
開勢終不可以有為是以徒致夫兕虎之悲也坤上三乾上三文中
子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策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四

王之卦也胡為乎來哉坤二化為天能以眾正者也雖有君
德位不在焉儻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遂名通據六二之動既
已固方大不習無不利矣即化為天亦可以承寵而懷萬和
也乃曰位不在焉或以陽位伏于下耳若曰素王之卦是又
以三策之師為設教之師也而其言卒驗豈非所謂變動不
拘者古人自能神明於其際歟坤上三乾上三觀孔乘玉過
二占雖本卦一爻之動亦當兼玩其之卦矣皇極書謂陰陽
老少乃天地萬彙之所交營蒙謂晉以命二樹一為最操四
歸奇為用在天地則虛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樹一而用
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今占者多從簡便自初

變後每去掛一以計之雖過標歸餘之數亦合占事之吉凶亦效先儒兩圖並設以應後人之自擇然識者謂繫辭明書四營而成易今聚初變之後而附除其卦是易以三營而成矣將欲稽疑斷宜從古不可習於今之體陋也

乾坤

易之爲書也廣大備焉然要其所起陰陽而已陰靜也陽動也苟動而至於不可禦則必靜正以持其先而確乎靜乎手不投觀乎進退存亡得喪之交聖人引人寡過者莫不詐也然方其進也而即示之退方其存也而即示之亡方其得也而即示之喪明乎三五之率治之數少而亂之數多故君子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五

之居身宜乎動之數少而靜之數多苟違其行未有得其正者矣吾觀於乾坤之取象而益有感焉乾之初爻戒夫勿用坤之初爻戒夫履霜皆以靜而勝躁也及觀夫乾之六爻惟九五之利見可加於大行耳若在田而始見躍淵而自試得未可以得志也況惕厲危悔之相遭而可漫然以進乎坤之六爻惟六三之含章六五之黃裳可以致其文治耳若夫六二之初動雖利往而無疑行功業備未爛然也况括囊震野之異遇而不思所自取乎自此推之千六子惟離卦六二之元吉上九之析首爲有實耳而其勿用者居四至於於坎也震也艮巽兌也皆於可用爲文少而勿用也爻多豈非其野效

也哉而屯蒙以下之全卦又往往皆然也君子明乎此故雖當可用之時而猶靜伏以觀其變然後從容以應之則其進爲也不勞而速成可居之功若夫時方不可爲而且犯難以行焉勢將沮而利將回其與日而俱沒也伊誰云底哉夫性動靜不違時龍蛇之變可以存身精義之深可以致用非夫神明其德者孰能與于斯乎說在周子之書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意在斯矣猶恐後之不察也故復繼之曰君子慎動其深于易者夫

坤

乾備四德而坤僅利牝馬之貞乾乘六位而坤即喪鈔於東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六

北由其得半之理不敢與陽爲敵而取必戰之咎但以從陽爲益而致含章之美雖聖人致扶抑之義而亦理勢之自然非可強而爲之也故東北雖喪乃愈喪而愈有得焉先儒謂其反之西南則有慶猶疑其理未盡蓋陰之所以代終者正欲其勉力以佐陽何必反之同類始爲得宜乎董子曰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終此天意也固知其相須爲用也

訟

語曰三辟之興皆季世也訟則有辟矣至于上下相獄大小相獄訟則有獄矣故訟不可長也二與五訟四與初訟皆必不克而終吉三雖陰柔不中而亦獲吉爻固不言其所歸由

不為禍始也但從上九所為爾坤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五
事元成有終六三則曰食舊德貞厲或從王事無成俱以
從王為義而坤獨貴有終者人臣盡瘁之職也論不言有終
者終則致三統之辱固不欲有終也然竊疑前此之六三
致取女之戒後此師之六三召與尸之凶訟易弗罹于咎也
豈非其互體為離哉惟為離則至明而弗蹈夫危至虛而能
忘大我雖以柔居剛其迹若以犯天下之忌而其實自足遠
世之憂不煩司徒之聽斷終焉免於刑戮也

師

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象以用小人為亂邦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七

戒是其凶于而國固有甚於亂賊者而先儒釋內君子外小
人有謂小人但宜任外不宜任內者然則虞廷分列十二牧
皆治外之臣也固可任非其人令肆毒方州至下不聊生所
謂數萬虎狼在民間又何以成至治之世乎至本義釋此爻
謂小人雖有功不可使之有爵祿但宜優之以金帛不思小
人而有功是必小人然則肯安能禁絕其爵賞但以金帛恩
之乎當時雖有感於韓諫國之事假此以悟主然由公思之
徐誼葉適之先見而趙泰政不從不能不令人致憾于君子
謀國之疎也但此解傳已先之予終疑焉意其所云勿用者
蓋以師之所出安危係之全卦之內惟丈人稱吉惟長子可

帥苟付無知之弟子如趙括李九江輩猶足致與尸之凶况
亂邦小人可以事權委之乎故易於泰辭伐罪之初即嚴絕
其始進不待旋師班賞而後乃棄其人也若既誘之臨戎矣
至有功復吝其爵命僅以金帛酬之使彼心懷夫快快有不
敵成其禍變者哉漢竊疑外者外之而勿用也非內外分用也

小畜

予嘗與友人商畧此卦之義謂以陰畜陽乃陽幸得陰之助
不宜專云小人抗君子反以陰盛為累也彼畜之未極而不
雨畜之已極而既雨故初與二以自道牽復為吉三以失道
而乖四有孚而五擊合陰陽至此則和矣豈于上而既雨既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八

處矣至此則又曰巽德積而滿盈婦可以成功退矣若復固
守則危也明德柔微克全建初之美和嘉舉體莫保威屬之
終蓋其鑒也但陰氣幾望而成和君子可密致其治水火不
爭垂衣可理樹木罔以逮仁邑姜足以治內欲復征行則更
張亂制凶之道也非戒其不可往以從陰言其不必往而靜
以守夫至正也過亢之行豈君子所宜居哉亢而必往則疑
矣疑者機也謂有窒而難行也

同人

特立獨行介士所自持也至於考道問業亦必大同於一世
引多賢以為之輔然後乃往而有功及至于野之亨聖人復

兢兢以爲難六爻之義惟於初無所私僅免咎耳至二吝而三不行四因而五難克竟非境險有難平之氣名成多岐忌之私安得冒昧以行而犯世之不測哉惟至于郊而曰无悔曰志未得雖心遊古處之中而身寄荒涼之外是非所不得加而祿利之不能致也乾之初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無悶即無悔也中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也遯世不見是即志未得也斯非安土樂天豈易及哉中屠蠅徐穉輩殆其八乎徒慕聲應之好而不知所以自藏者可以戒矣

大有

大有執一柔以居尊而諸陽悉應之者由其體本明也易以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九

六居五者半惟大有噬嗑與夫睽也鼎旅與未濟也皆以離明當之故可無過至于咸亨吉或无咎惟大有爲至盛柔亦何傷於治哉柔而不明則淪于漢元唐文之弱爾倘文明而濟剛健以之揚善則有力以之遏惡則有權天下孰不願治哉光武之幸章陵語故舊曰吾治天下終當以柔勝之所以建武永平之政養成數代之風俗後人違之外戚內豎相繼權寵誅鋤直諫執戮黨人而國淪胥以亡矣故洪祖三章勝于亡秦之秦更唐宗縱囚寧必暴隋之慘虐後之牲畜視人者何其痛而不德哉若柔而不明又未可緊視也是宜濟以威如之吉也今人于尊位大中之緣辭多方迴避一柔

字則或矣

蠱

家與國一理也聖人言治必先齊國推之以序耳究之家近而國遠家簡而國繁以至事變之來必家易而國恒難三代而下人主自損其家教訓至國亡無論矣若子臣居居拂之地終未可以一視也蠱之取象皆幹父母之蠱上九則責夫退隱之士蓋以家之替也既值前人所墮壞人子不忍忘其親則必多方于補救或號泣而隨三諫或孝敬以盡積誠凡可云救者皆悉心力以任之有際夫父與母之俱蠱者大舜是也有母蠱而父爲之惑者伯奇中生是也有獨際夫母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十

蠱者罔子爲是也惟大聖大賢以養果無間之身潛移其志慮莫不相感而化焉苟泥於理而失則者適不免禍患之來爾上九豫遠於事權不言子而官臣其介然不事者果可爲而不欲有爲哉抑以身近六五遇主賢之陰柔既不可爲依據下無正應而與陽剛不中之才爲同類苟相倚以任天下事有不倚較而取轍者乎末易之於漢元帝上官儀之於唐高宗本欲持格天之忠而孤立無助隴和聞之致微身而無益於國君所以漢主聽之弗聰也故寧遠高蹈之跡無或過涉之凶此豈可與父母之親例而論哉自古有可遠之君無可遠之親故親雖蠱而初與二終吉而得中三與五無咎

而則譽惟於裕盛者見者夫盛而可裕是以嚮高爲恐傷而
以嚮高爲可溺也豈非人子之罪哉若居人臣之位則進退
必以其道用舍各隨乎時出即振濟夫生民處則育養夫已
德庶不爲榮祿所回爾苟見幾而不能作是之謂志不可則
而尤之不終無也斯不亦家近而國遠家之理簡而易齊國
之政更繁而難操也哉至於先甲後甲象辭曰終則有始天
行也夫甲者數之始也先甲原其始而後甲復以異其終條
解久顯其理矣今必以先甲三日爲幸而引自新之文後甲
三日爲丁而致丁寧之意予恐過於牽援而未敢以爲然也

剝復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士

予觀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蓋陰浸盛而獨餘一陽孤綴
於上以繫屬天下之人心使不至漸滅以殆盡及需之七日
而漸有來復之機明乎陽氣無終絕之理而天地之心乃因
是可見矣然說者謂剝之已盡則逆變爲坤舉一世盡化爲
純陰安在陽氣不終絕乎朱子曰純陰之世非無陽也蓋以
一爻當一月其息甚微當坤之時陽氣即萌于下矣但必養
之三十日而後成初復之爻明乎天下之事壞之甚易而重
理之甚難也雖元人齊桓據氏獨闢宋儒之說然吾謂時當
碩果既以得與爲喜而即以剝盡爲憂天下之事雖當剝極
之時倘有一二君子補救其間或以幾微而引之著或以備

陽而舉其全轉危爲安非不幸也無如小人之勢已成必欲
剝蝕于無餘而後止自謂可以享不悛之安矣而豈知平陂
往復固有出于必然者所以秦政巡遊遊娛意之時不知可取
而代之人已在其旁新秦築謀將濟之日而遠望者已別見
佳氣之鬱蔥矣特以勢重難屈必待之遲久而後定豈有竟
至毀滅者哉賢人君子苟生其時務宜掩身靜事以聽陰陽
之自定既勿爲弱喪以損其定志亦不爲躁動以敗其深謀
故功成而天下歸之矣彼小人者常竊炙手或亦稍柔其血
氣以順君子之所爲而毋戕之于太甚庶幾其可哉然彼必
不悟也將奈何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士

頤

頤之爲義不過自養以養人而已有以二陽爻爲養人四陰
爻爲自養者有以初九爲自養上九爲所養者亦有以內貞
爲自養外悔爲養人者然內卦多凶而外卦多吉者良以志
妄動之戒耳天地聖人皆有所養以濟物要必安靜如山敦
厚其體推潤澤以被天下而無自私自利之意焉則渾今若
忘久于道而化成矣倘見可欲而動在一人之嗜慾尚乃淫
于小喜而無以貞固其操又安望其及遠乎觀於剝項之爭
楚以有勝而反凶者恃勇而妄動理同宜也漢祖鴻門之辱
雖水之敗幾於拂經之主賴季英戮力齊幾待變復藉謝侯

韓栗園中因敗爲勝凡養賢以致民者俱漸次以就成故無
往弗吉也雖曰剛智不剛勇遠于純王之道然能不見可欲
真大欲之所爲哉所養自養之義畧見於斯

大過

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明乎事之大者非陽剛過盛之才難
以勝任而愉快然非一於用剛自取棟橈之凶也時方無事
則藉用柔茅優游敬慎以待之苟遇變故即滅頂致凶殺身
成仁以當之寧肯初楊之梯無比過極之陰寧效棟隆之吉
無蹈有他之吝譬之洪流逆汎操舟而值溺衝斯豈頹靡之
夫可望濟其顛危耶孔子之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主

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知罪聽乎世筆削
因乎心非獨立而不懼乎世卿擅政陪臣執命逆篡爵命連
宗國不近亂人之黨雖匪虎與噬厄窮絕粒彈琴和歌悠然
自得非避世而無悶乎後之碌碌者流見事失措所謂畏首
畏尾身其餘幾者又安能任天下之重粹然過之而弗驚無
故加之而弗眩乎過涉无咎之旨當以朱子本義與胡氏之
解爲正程傳似未盡也

明夷

明有棄方升之勢而精華于中天者離之所以繼照于四方
也有出地而旋登天則晉所以昭明德爲始升而有耀也有

登天而復入地則明夷用晦以泣衆罔時奮而即闇也明所
由傷爲致此哉妻皆其上爲之罪主輔嗣之辨位也謂初上
無得位失位之文夫上既無位何以取象于君曰五其位也
有位而不能居遂失而去之泰嬰漢獻觀皆然耳龍之元白
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是也使民心未離虛位猶權則豫之貞
疾恒不死於中猶未亡矣惟昏昧已甚天變而主不恤下怨
而上不知遂淪胥以至斯也即以紂時觀之初其伯夷太公
之避乎二其微子抱器之歸乎四其比昵崇信之姦究心腹
爲寇以暴虐于商邑乎五其囚奴之正士乎南狩之師得不
收陳收野哉入地之凶固所以自取也使時有一念之悔悟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商

家人

先王治平之化始於家而本諸身自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正
而家已齊矣言有物而行有恒則身已修矣程子曰二與五
正男女之道於六外爲家人之道明於內而異於外也文中
子則曰明內而齊外或者譏之以爲異非齊也然朱子曰身
修則家齊即云齊未爲失理矣建安丘氏以內三爻爲女子
之事外三爻爲男子之事細玩二四俱陰爻宜爲女三五初

上俱陽又宜為男中饋之司富家之順固女子之適吉者若
開於初而設於中交相愛而有孚焉豈盡女子之事乎象雖
專利于女貞女子內也離內重矣然言行之修實惟君子以
之蓋以女之貞也有弗盡貞者矣非有君子正之將孰帥以
正乎江漢汝墳變其淫亂化所由來遠矣要之君子所自治
其義莫切於反身本以言行無缺發乎此者應乎彼則尊卑
之分明而和協之理得雖以定天下可也豈僅屬一家之政
哉昔宋仁宗詔廢郭后呂夷簡贊成之有布衣交王至清
寄書責之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入一卦宜以反身
二字為入證語今天子第取戚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五

得其始終坦夫獨不可理前說以進乎即上又以推諧爻義
實有相通者似不得獨泥象辭恕以待男子而苛以責女子
也

勝

君子當事理睽睽之時正如卦之在否上下難應而志意未
孚與曳難前負塗方駭即委曲求通猶恐其悔未亡良以剛
明之位而值柔中之君難以弘濟夫艱大故商甲因放而始
爻周成以懲而後結也在蹇之六二上應九五得其中矣僅
致匪躬睽之九二上應六五得其正矣僅足免咎睽離蹇難
之時皆非柔弱君臣所能勝也君子守貞以俟猶懼見疑何

敢更溺於所依哉睽之在夫初也雖無正應而同德可求故
始無喪馬之虞後有元夫之遇知夫善於處變亦可超然於
物外也今解者云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
陽貨愚謂子之於貨不得已而塗遇因任出於無心而又却
見以禮晉接溫文言辭卑收陰折其暴戾恣睢之氣使之樂
於其言而不吾疾而內復不喪夫所守故雖見惡人亦可以
辟咎無所為而為之也若亦必見之而後咎可辟則是有心
於遠變而為圖豈委由之私也是改行易節之大皆得有辭
曰吾操未渝將以休禍也極福觀濟輩之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者果何人哉陳寔送張讓親喪後世譏焉誠齋楊氏引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六

為據非其倫矣大抵辟咎之謂惟不與之於已甚使之激而
生亂爾豈其以身殉哉故順理而安道者賢聖之事也知幾
而貞守者明哲之操也黨和而違正者比匪之行也知此而
進退之度嚴矣枉直之辨明矣

塞

易從乾坤以迄未濟自謙卦而外固無全吉之爻明乎退讓
之德世所共尊故難行過乎恭而亦可以無咎也過此以往
如比如萃象德盛矣及六爻之動猶或傷或亂求其無過惟
蹇之占乎夫見險而止上智所優而事或難於終止則亦軍
居於正也觀夫初之來譽二之匪躬或退而自審於有待或

進而不計其所成三反而事顯於所安四連而力同於有濟
至於此則未利之利也一利而各致其功焉何以傷者俱
亡哉此無他惟在於及身修德而已矣君子當憂難之時
極於危辱而不可悔有為也苟使傷於憂患而不能審時度
勢徒思奮發以自雄則本氣之衰諸險阻愈乘之以入夫惟
內固其操聽夫機宜之自致則逆者順之萌也險者平之漸
也聖人之戒處險者豈非曲盡其道哉後之偶值斯遇者務
識乎時用也太云

解

甚矣小人之害於人國者非肆其全力以排之猶未能以有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七

濟也易之寒難方解而雷雨時作萬類咸蘇豈非熾盛之漸
哉三獨以陰險之權奸負乘以致寇初質陰柔而免咎由其
乏解散之勢耳若三之乘夫二而二即視之為妖狐乘夫四
而四即視之為解得重至於五當審則力解悅和以申其乎六
居應則關弓而射以去其悖建安丘氏以為凡皆為三而投
也治理粗彰正宜險惡之務盡如唐宗方招徠諸侯諸文人
而學士之列使許敬宗一人得潛滋其間元祐方進登廣德
諸宰執而三館之儲乃令蔡京之巨蠹得穴蝨其內遂使初
解之寒難復成損國之深憂何望及哉原夫坎者水之鍾也
楊子取水為盜說卦以坎為盜故負乘之寇在內坎則處險

險之至極不中不正而樂極志於所為外連九四六五則其
互相為坎正人君子泥於也荒疎其防慮辨之弗早為難也
彼益得濟重險於坎新勢不至據位竊國不止也蔡父相望
而畏之亟以解去為利焉豈偶然哉

夾

難退而易進者其惟小人乎始上陰始生而羸豕即防其陷
蹢央一陰未決而卑號猶戒其厲危君子將如之何哉惟克
治其私而不尚夫威利有所往而不畏其道能優游以除其
患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也獨於象去施肆及下居德則忘德
謂則乃約也忌乃防也約立防禁其潰散也似亦可疑故本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七

其缺之王輔嗣則以明忌釋之中溪張氏則云居者止也止
其德而木施故忌也象山陸氏亦作屯解雲雲胡氏謂諸
家以若其德而不決則忌忌大衆從無反辭於義難通愚謂
君子之厚下宜於專決而無望於公而無私克仁仁德蕩蕩
巍巍何德可以自居若上居之為德而下頌以為功此雖處
之隨豈際古之風哉觀夫山澤通氣上於天而山澤不敢有
其功君子施祿於民而君子不必有其惠與夫臣罔以寵利
居功君罔以施祿居德其義一也居之則為上者所深忌而
不可安矣若云大衆無反辭不知聖人有約言而難該者
恒累辭以盡之如否之儉德辭難又云不可榮以祿貴之明

麻政又云无敢折獄无畏既已元亨利貞矣又云其匪正有
肯肯反覆以盡意也嗟夫以衆君子决去一小人而六爻皆
無吉辭僅得以免咎爲幸焉况和黨成而欲决除之有不犯
其難者哉推原前趾不勝其李敬業駱賓王討化之師楊玄
威李密伐暴之舉乎暴戾之勿恤其楊震異知而却饋趙抃
即事以告天乎獨行若濡本義謂本真之於王敦似矣聞言
不信則桓範之策曹爽陸贄之告德宗也吳氏謂聰不明乃
坎耳塞其內也信乎中行之未光其王導之將順致郭璞周
戴子橫死真宗之封禪乃王且寇准之從諫乎若夫無號而
有凶則商辛前途之戈新舜南郊之哭亦何嗟及已哉君子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尤

始

象辭於全易中凡云四德者不必具備也得夫一二端亦足
變化以成用所不利者惟否剝歸妹爾於始則遂云勿用豈
非乾陽方盛而初陰之畫即不期而遇故發霜所以示儆攸
往有以見凶也善夫雙湖胡氏曰九五本飛龍之主初步不
正昔之潛龍化爲羸豕一小人進而事體頓更賴諸君子包
制而九五僅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視聖作物觀其氣象何如

裁爲臆上者固宜難未勒矣至止九之窮諸家未析獨吾友
傅平叔云上窮者即釋無咎處卦外乾上遠於初陰超然肥
遯如巢許之流豈曰不吝亦何咎之有哉故自謂才不能同
羸豕之諸公寧爲始角之一士後竟棄介石之操以卒殆得
易理之深者乎獨即子經世書布爲元會運世謂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爲一元今之解者謂堯當午會之初歷今十二運
矣始卦乘權三千六百年後也盡金柅包魚二改今則正值
腎无膚而行次且宜禍亂若斯爾果爾則漸而起凶上窮人
類幾於盡矣更歷未申酉必皆舉世鬼魅何待或亥交而天
地始開哉由來興衰理亂若循環然起而收之存乎其人與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辛

而衰也吾能明道以待物則最遠矣理而亂也吾能正德以
訓俗則亂息矣在昔蚩尤凶熾之未殄淳古亦多秕政也漢
唐宋明之迭興後世亦可小休也必待堯舜而稱治則治日
幾何哉堯當午運卦配五月律中蕤賓南離照而品物章時
過足以有爲也若謂經世之算果不可易則漢書律曆志又
云上元至高亡幾許十四萬五千五百年矣列子楊朱云伏
轡至今三十餘萬歲矣又何說也河圖稽緯鈎云百世之後
失高地下民獲食此年歲之後天可倚杵洵洵隆隆莫知所
終永猶迫也沙之傳治西曆者謂唐堯至今僅四千年上溯
伏羲五百餘歲而炎帝舜垂三有大抵不滿五千意豈最古

開闢亦不甚遠自混沌至今未滿六千彼咸皆有系代可考
似亦非誣自據經世自堯上觀千古六七萬年間何其汝汝
默默無可紀載自堯下觀至今四千年間平波往復何其若
斯之襟孔子於百世可知僅從因革損益遙識其端不為氣
數所惑故問德止于五帝刪書斷自唐虞必欲強所不知矜
予智以獨絕謂足駭世而驚愚吾寧以孔聖之言為信包攬
文字始萌大搜製千支編年始定混沌初開安有歲時可紀
吾師所以有取于西曆也 漢開釋利西泰之談天頗似虛
前行之餘益而益端之
未足盡信也節取焉爾

萃

謙之六之皆吉萃之六爻皆无咎初與二本陰柔而其才不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三

同四與五雖陽剛而其位有異故所萃之效亦因之以分焉
三質陰柔居不中正且得免於咎者象釋之曰往无咎上巽
也先儒謂三往而无咎以上六巽順受之也愚謂上當免之
終既言兌則不得言巽矣由四五以二陽而在上三以一陰
而在下交互之而成巽體故云上巽也凡人體有所自同則
情自有所必合其理既足以相濟而勢不至於相傾故雖強
陽在望亦可往而申命行事也更從何咎之有哉至於明夷
上六登天入地而貽墜命之凶萃之上六齋咨涕洟而鮮殃
咎之及者彼以圖主據高傷於所恃其失固宜若萃之上六
則亢主也亦口舌之司也夫人居上未安至於思深慮危微

於群音嗟泣既思患而預防也則豈復有外患乎彼漫淫於
逸欲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曷足語此

未未濟

程子之釋未濟以離卦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斯義也聞
之成都隱者朱子釋夬之九四牽羊悔亡以為牽羊者嘗其
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其說得之許慎
之古人篇於所學難通言必察如此然陰陽之爻至於四五
及乾坤之六位則得失可互見若三陽俱失惟未濟俱不利
惟旅至於師也此也剝也僅一陽而皆失位然師憂剝爛而
此獨樂何也蒙也晉也解也僅二陽而亦皆失位然解緩蒙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主

繼而晉獨承畫接何也豈非以位雖不當而剛柔有相應之
宜象占有不拘之理故吉而困之以異乎若以九居四原无
大咎夫宜決而從居柔故多次且之患耳至牽羊之說朱子
生而貴齋未能訓事若子躬歷耕牧頗悉物性凡牛驢挽曳
之畜當其前俱不進須從後策之則迅躍從羣匪惟羊然也
許慎之但舉其一耳父執傳平叔批點易大全卷卦說世
成書負傳悉抄存備未代梓世

書海

伏生所傳書經二十九篇謂之今文後孔安國得孔壁所藏
蝌蚪文字定為五十六篇謂之古文較伏生所得倍之會至
盛事起不得奏至晉元帝時梅賾奏上二十五篇又缺毋典

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之地得之始奏行去伏生時已
久遠及謂之古文者因伏生爲燕博士掌藏籍其書從秦字
以隸寫之行於當時率爲簡便故謂之今至曠與與之所藏
皆含頤舊製蝌蚪之文故遂云古蓋以字畫之古今爲言非
所論於時之先後也

堯典

予讀堯典一篇所紀者僅授時登庸若采治水異位五事耳
然時登庸則歸訟之丹朱放齊爲焉時若采則肅建之共工
雖堯薦禹治水土則圮族之鯀四岳薦禹使非異位得之則
上以丹朱爲君下以共鯀隳堯爲臣不才之子適類而進遂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七

命之苗乘勢愈倡雖有舜禹諸人和正必不相容去而遊於
耕稼唐虞之時不且爲極亂之世哉是知賢奸難處上世已
然顧人主之用舍何如耳觀夫解之六五君子之吉以有孚
小人爲驗有孚者謂決然而去之也信以小人爲可去則小
人之禍解矣故用舍明即爲唐虞之盛治用舍悖即爲漢唐
以後之紛紛禍亂相尋而未已也嗚呼可不慎哉

武成

書稱武王伐商之後大告武成徧祀神祇誕見羣后遂乃偃
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樂記亦
云武既勝商渡河而西歸馬放牛畔車甲於府庫包于戈以

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然子疑武以末年受命克
商二年而疾作周公請命厭疾遂遷歷四年而後崩享國淺
矣冲人踐祚內有三監流言之難外有商奄淮徐之亂東山
之斧已破多方之威仍熾天下噴噴多變矣使當時蕩無武
備則十夫之賢雖獻通楮之謀尚稽周公將徒步以捍敵乎
抑策蹇以臨戎乎而又何以制猝然之變乎及攷之三秦記
中所載而後知聖人撫世八百咸歸既解毒痛於一時不必
復肆其威厲至于綏靖之早計未嘗不思之深而防之豫也
華陽桃林之地居豐鎬之東偏地通洪河勢險垣塞至今師
行無事則可以隨地駐牧休息原林倘遇狄侵則決河漫瀾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七

車騎俱不得涉經載其地廣圓方三四百里多野馬牛羊悉
畜金玉青黃之寶春秋魯文公時晉侯常謁成守以備秦患
而以大夫詹嘉董之真要塞也易稱地水曰師水之伏于地
也兵之寓于農也車騎或兵置于不試之鄉也皆藏至險于
大順而不欲以輕用也後世如晉之武帝以篡逆而得天下
遂諱言武事盡罷州郡甲兵陶璜言之而不聽山濤議之而
弗從其後八王競爭五霸雲擾至于敗決而不可復收由處
患之疎也豈謂聖王貽燕更無經制之遠謀而僅與末俗同
其弊哉武之伐紂也大合天下之兵會于孟津諸侯八百焉
至于千圉之武備自有并收出車出甲之經制豈如後世之
設苑監畿地悉華陽桃林可泊蓄牧微博治可也據爲政典

則不可
也漢識

金滕

嘗聞金滕之篇與鴟鵂破斧東山諸什以考見古人之行事亦既信而有徵也及觀蔡傳引證紛然而確無定議宜元儒吳氏謂其傳自周書洪範而後浸覺疎脫不遵師說而建子自擇也吾夫吳聘君云學者從事詩書宜細玩本文不可泥于傳說至哉言乎細觀經義當三叔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明以誅辟為已任今引鄭氏詩義以辟為避而以孔氏致辟之說為非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既云鄭說未知何據而終又信之以孔氏之東征為非于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金

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王亦未敢請公又依師說以破巢毀室比武夷之敗管蔡以及王室至雷電之變又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之詩謂居東乃公避居二年而王威天變以迎之既迎而叔始以殷畔王復命公征之往反又自三年則何其舛也夫金滕之弗辟與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二辟字同一義也同一事也而作兩解可乎又引別說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乃成王諒陰時事百官總已以聽是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也周公也位冢宰而辟管叔正在王諒陰之時東征二年是也安得此外復有三年也且觀罪人斯得其法嚴其辭急已明得逆渠

而賦之豈僅察識其影響之跡哉且諸賈之陰難烈矣安得而久之而後動今乃以斯得為遲遲果有合焉否也至于鴟鵂之詩朱子註曰周公居東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是確以居東二年為東征矣今疑或人問答之說謂流言方布公豈容遽加兵不思劉渾之庸一旦逆焰甫張七國羣起是時漢業已固英主更權猶舉朝岌岌致誅戮謀臣以謝過况管蔡本神明之胄武庚挾戴天之仇兼以離民多士之同心奄徐小腆之威勢勢必流言朝發于戈夕起鼓行而西以傾新造之邦易易耳微公德威素著先發制人豈非至允之勢哉又疑公欲征而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金

恐王不從不知史載公當負成流言與而殷黨請武庚以舉事庚遂與管叔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是王既以賞罰天下之大權與公又奉王命以征伐安得億逆其有不從也大抵公以元年攝政東征二年而王猶疑馴至三年而天變王乃感激以迎公故東山有三年之歌史又記公相王五年而封叔虞六年朝諸侯制禮樂七年而營成周居洛邑蓋是時天下已太平矣若避東二年而迎歸歸而東征又三年則成王五六七年間猶是擾攘之世孰與居中而輔茲孺子王也經旨如是史冊如是後人苦以私解亂之可嘆也大惟鄭夾際按王肅金滕註云成王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大作詰而東征二年克武庚殺管叔三年歸而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召誥洛誥數致成王生年邑二十也其說最合宜詳之

酒誥

紂以酣身亡國致上下有失日之譏故武王明大命于妹邦專以酒禍迪康叔有以也然其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小過也殺人大刑也加小過以大刑此泰人棄灰之令豈明王以正治天下者哉故後之釋者無庸釋在蔡氏則曰其者未定辭也蘇氏則曰予其殺者不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予謂蘇氏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五

說合矣而未盡也予其殺者非斬殺也猶云予其加刑焉耳周官之酒正以酒式誅賞爵罰季之戮與駢皆誅戮及之而非死刑也若云具獄以待命則當輕罪以重刑斷非先王之法徒滋後世酷虐者之藉口矣烏可訓也

顧命

人主以一身寄乎兆民之上宜其生平無不可以肆志者而及其始終之變則反有甚于士庶豈非地乘於至危而事萌於不測哉三代而上風俗淳龐上之視夫富貴者甚輕而下之安其分位者猶靜僻越之端尚未形也夏商之季事變迭出矣難以湯武救之而不能不藉之以兵則天下之視聽將復

有所移而親親之生不得不力以防其漸成王起于多難流言之創苦而降割之憂深故至于殫留猶致謹於訓命焉觀其被服憲玉延見公卿康王授受樞機慎密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元侯承命者勳戚內之疎計者靡不周也及入翼室而受遺則太保奉冊則太史相禮則太宗外之備衛者靡不悉也不獨周廬陞楯之間謹嚴其制圖訓琬王之陳世守其傳而已凡以絕親親之生而明授受之辨者雖垂之萬世而無弊也然以此爲防而後世猶有亂臣賊輔內結與援外屏寮屬假進九以弑其君而當時莫敢問者則是人主之所恃者大臣而大臣豈盡可恃乎非大臣之不足恃也在乎任大臣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六

者平日所托之孤卿宜灼見其鑒望之素隆而心術之至潔故不惟委之以天下國家之重即一身之安危亦將賴之以攸寄則豈復有粹然之患哉苟非其人而先君或不得以正其終後嗣或不得以正其始以人主之尊孤特獨立于深宮大內之中凡安危疾苦羣臣皆不得而知其勢反不如士庶之考終得安全于家人之手者漢唐而後踵至之禍所由造乎今而未已也嗚呼日月暈於外而賊在其內人主顧此則平昔之信任大臣者豈可不擇之至慎任之至專而大權之所在尚安敢旁落宮闈婦寺之寵哉至於不祥藥而書執君者春秋之于許世子旣已嚴爲之律矣而後之縱賊于不誅

若且奈何

詩次

魯申公培親受詩於浮丘伯孔子刪本之後稍易其序蔡邕
頌列于國風取幽風七月進於小雅與韓毛諸家異矣說者
亦謂文王開雅僅有二南王室黍離尚降國風魯安得有頌
乎持論頗正今儒陳氏謂風雅之體不同關駢尚存風體泮
水閨宮非朝頌不足薦揚亦列國所不及也愚謂必欲更張
則實難抑詩皆衛侯作也久已入於二雅泮水閨宮篇什既
降濁不可投衛例以登雅而存關駢等篇於魯風乎然歐陽
氏謂二南即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桄曹此孔子未刪之

朱漢卿集

卷之九

元

詩周太師歌樂之次第蓋因季札觀樂之序而推之周召邶
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又鄭氏詩譜以後次第也今
古不無同異非僅申公爲然矣第竊思之孔子刪詩原本三
千僅存三百其棄取也嚴矣其捨定也均矣苟尊其道乃舊
可也况夫吾窮經者務得其義類之所歸而相深於其理爾
何必爲此紛紛滋後來之疑乎必欲盡翻前聖之考訂則荆
公之取士嚴春秋程子之改古文大學朱子之棄子貢子夏
詩傳詩序皆有駁於聽聞愚不敢言也

詩註

聖人訓學詩者謂宜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以晉明帝朝衛

協有毛詩圖唐人於蟲魚草木圖并繪物象文宗命學士
楊嗣復張次宗等上之而陸幾亦有疏二卷誠重之也今之

刪改朱傳者盡將草木鳥獸之名乙之木則僅曰木名鳥則
僅曰鳥名雖未大害於理而已蓋塞人之耳目矣至其尤舛
者如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之類則曰三者皆美菜
也夫鬱本棟屬孔氏以爲似李真爲饔飩即本草之葡萄葵
則陸氏謂有赤白二種爾雅以爲葉可茹也果蔬既已異類
生熟既已異薦薁豆既已異盛而概混之可乎又詩之所重
者在韻古人賡歌之類如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亦必叶明
以從良肱而後可茲可管故朱子協詩深心毫不敢專多本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辛

之吳才老今廢叶而用音音又多訛如鑄錫讀揚則音錫鑄
陰雨則音傾不可勝紀朱子內外註援古證今參見互出爲
昭代尊信久矣獨其不信小序稍足滋疑今或無靈思特識
足發前人所未盡但按本絕長補短使後生小子徒因章句
愚竊感焉偶見讀此者書以戒之

關雎

端木子曰此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也卜商氏
曰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齊魯韓三家
又以爲康王政葉之作也史遷謂作於周道之缺也朱子則
曰此宮人之所作也詩若是異解乎且所謂宮人者王季子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三

化之原蓋可忽乎漢按孝齡與齡十二而冠十三而婚十五未足爲經傳確證吾師此論亦似前後兩意未融也

擊鼓

嗚呼凡亂臣賊子欲動無君之心者其權藉之力厚矣其黨附之衆繁矣故軍實擅權而宋君與夷及其大夫仇牧莫不盡殲於其毒屢父專政而國人擊卜商之刀交發於卬氏武關之間州吁之以好兵始而亦以兵終也又何足道哉獨擊鼓之師以爲我立而人未必服也莫若試之以兵及試之以兵而人果不服也夫以衛鄭之郊漸于冀州之南共界淇河與師不及千里而憚南行之艱國鄭五日師徒不暇請和而

退而懷契濶之苦不義之從人情豈可強哉故以公孫文仲主兵非其將也是時陳桓蔡宣皆從而獨曰平陳者以衛桓爲陳女之所自出今且解離釋怨由其國小而不能自強也宋大國也春秋何以首書誅當惡也公子馮之在鄭也宋瑤已忌之矣動之以所忌而曰君爲主敵邑以賦從宜其樂與共事也是時東諸侯之黨分矣魯亦衛黨也何以不書非隱公之志也較志納卻鼎于太廟者其惡自殊故雖帶諸帥師而猶爲公諱耳然以鄭莊之克叔段辱王師伐戴入許智畧之有餘也豈爲州吁所怵哉不踰時而石碯之計行右宰之功濟卒見執于陳人伐人者適以自伐也彼勅於無君之心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三

者可不鑒哉

燕燕

昔文夫人之歸齊也哀動一市于叔姬之見執而復返也聞者莫不悲焉傷心之變固衆情所共感也況莊姜與戴嬀久處宮闈相勸以義自謂可藉以終身而忽禍起於不測痛甚於遠離亦何能以自己哉故其歸而送送而敘其平生也又何能以遠此乎說者謂莊公一念之狂惑遂至不能全其妻與妾而并不能全其子至於君弑而國危予謂莊公之罪自處耳彼衛桓者何人哉莊死而桓立州吁雖寵不敢以奪嫡焉猶是衛莊之明也跡桓公在位已十六年於茲矣州吁之

稔惡豈不知之知之則從容以制之可也遠之可也散其黨可也殺之可也以十餘年之亂人非復有父以縱之使好兵如往日也而猶令其朝夕得近以啓箠試之萌豈非辨之弗早辨也哉大隱公不能料魯桓之逆是以變起于鍾巫鄭莊有以制共叔之謀是以師成於克段說者猶喋喋鄭莊之惡養天倫焉豈其必欲爲鍾巫之繼乎然則衛莊之不能全其妻妾與子猶後也若乃衛桓之昏弱遂至亡身以及親則其罪有攸屬耳嗟夫明也者事之幾也斷也者物之藉也二者胥失之而欲晏然長享夫有位能乎不能乎

衛伶風雅之章恍如天籟自傳識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重

先王之世士人服官者自公卿大夫以至綴衣司柝之賤隸莫不各其職共其事凡一藝之能必思有以自獻惟恐其藝之不精與其能之弗盡要未敢有越思也苟授厥職怠若事低悵然抱其虛器而思別有所托者則謂之妾而已僭而已彼衛之伶官何以有西方之思哉夫古之伶曹非如今之卑冗也所典皆正樂所司皆彝器所奏非朝廟即賓客贊宗廟師往往見重於時備員而共列者或相傳之于孫焉衛賢居東土而思西方事衛君而懷美人妾乎僭乎非也吾觀自衛徂西涉淇歷嶠逾過鄆杜之遺基覽周京之王氣則西方者是文武之所都而成康之所嗣也衛賢荷遇其人焉敢曰

吾周召也乎哉畢郎也乎哉但使仍執吾籥也仍執吾篪也將奏之靈臺辟雍如見文王焉奏之鎬京辟雍如見武王焉恣之煌煌之鐘鼓磬管并見成王康王焉則西方也美人也思之而因以遇之幸也即使今日之妹邦猶守先代之遺乎則康叔之所制武公之所嗣也凡旌旗大呂猶是寧王頌之而孟侯藏之也不必西方也不必美人也思之不必以遇之亦幸也而奈何其不然哉意其所遇者衛宣之時乎抑惠懿之時乎其上之凌已甚矣其下之替愈甚矣即令今日管絃薦之於廟先公有弗吐者乎薦之於朝賢臣有弗傷者乎薦之於燕饗兄弟友邦之往來有不心非之者乎徒使戚戚歌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重

工周旋在庭亦將何以自安哉今而知衛賢之思匪僭匪去也匪敢授厥職怠若事抱其虛器依俛而思別有所托也夫固有大不得已者寄情于遐渺耳所以編詩者前乎簡兮之章則有蒹丘之寓賢其爲思也哀以怨使生夫西而方伯連則之職有不立爲修舉者乎後乎簡兮之章則有此門之宴士其爲思也愁以苦使際夫美人而功名祿秩之塵有不偏爲下逮者乎宜乎此之所思有不能以已已也抑詩三百篇大抵要歸于無和觀簡兮之所思可云正矣似陳止

衛鄭人自傳詩聖人不待而聞也信然信然漢賦賦

以小序爲宜進者東萊也以爲不足信者始於鄭漁仲以衛

鄭之序爲不足信槩指爲淫風者本於新安集註惟程子云
小序即當時國史所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
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也今學者徒因章句不能博
悟羣書又以功令所尚拘於一先生之言不敢旁及乎其他
聰明之士或有高視遠舉之思即稽古立言且以疑註繩其
罪嗟夫傳註所以釋經也殆愈釋而愈遠於經焉豈後來者
之幸哉善夫黃與馬氏曰書之序可廢詩之序不可廢詩之
惟頌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雅頌之旨猶顯風詩之
刺甚微其所指陳非序無由明也至若鄭詩鴉弁賦於伯有
見穢宜矣其餘鄭伯如晉則子展賦將仲子趙孟刑大叔賦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五

蔓草六卿錢韓宜惟子產賦羔裘若子舊賦蔓草大叔賦
棠子游賦風雨子旗賦同車子柳賦籍兮皆今斥爲淫風而
諸大夫生春秋時歌宗國之什見善於叔向趙孟韓起者也
苟以淫詩享大國之卿豈不貽羞於已獲夷於人哉愚謂他
詩沿襲已久或可勿論乃若木瓜芙蓉相問車旗鄭忽風而
思君子子矜制學校之類細玩篇斷斷宜從序說不可易
也至于蓮花詩集註原解亦云思君子矣又忽改釋淫詞
子矜解作淫奔矣及賦白鹿洞又從序說是皆有不可曉者
及考李晚學微詩說於陳永嘉陳答曰念晨者前有長樂之
卒後有臨川之舞永康徐家觀數千書盡刻畫太精又傷焉

簡吟持已甚微涉者驗以此益覺書不能達是當時已有異
議矣或曰鄭聲淫夫子業已放之矣豈宋儒始爲是哉不知
子所放者鄭聲也非鄭詩也觀於近日田氏之言而益信

綠竹

詩人美武公之德以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起興蓋淇水發源
沮洳之山南望頓丘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背衛地也在
詩之云與綠者大學今本改作猗葉據博物志則淇乃水名
也據毛解則綠乃王芻與終朝所采之綠同竹乃編竹芻草
類則二物也今解則綠即竹之色也但渭川千畝淇上多竹
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翟瞿釣淇志所產蘭芝竹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五

守河內猶伐淇竹造箭百萬自晉魏迄今則勁幹全無如猗
猗青青與如黃者皆不可見至于王芻編草則彌望而極目
矣豈毛公之說詩獨能灼見其後來耶抑地勢之興衰物理
之遷變有然耶彼三川可竭九河能移安在區區草木之微
耶解者讀書不以辭害意可也 據二傳說以綠形其色則不
不能堅密如箭兩 應援言青竹三章則王芻
存其疑耳 漁叟

宛有苦葉

此詩序以爲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故書其不
度義禮也次言其求非所配并納之以不禮也終言其招之
不以類也於宣公惡聖切矣先儒不知何故但以刺淫言也

去有實之論而為茫無可據之辭新安胡氏亦以為若指宣公則不宜言士歸妻不知詩人之渾厚每辭近而意遠其有可以明言者如莊姜指公為先君是也有姑為之諱者以公為乃如之人是也君既可以稱人獨不可以稱士乎若必徑率其詞又何取于詩人和平之旨也

蔓草

昔孔子行於郊之野遇子華子傾蓋而語者終日乃顧子路取束帛十四贈之子路拒以嘉禮不野合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今夫子之謂也於是而不贈懼不繼見也故世稱程孔傾蓋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七

而定交焉據孔子則思賢之詩也據卜商序云思遇時也君澤墜而民苦兵男女失時思不期而遇也則當與綢繆東新同慨亦非有淫和之思也後儒苦以淫奔為訓夫稽古者紀於近而不紀於遠孔聖與卜商端木之徒去古最近采風賁俗之典雖淫柱下藏書猶在今反棄而不錄乃以為野田草露男女離會之語夫節俗雖淫其國尚多君子慶未至人類悉化為禽獸也且宋去詩八二千年來與孔聖卜商端木之時不啻倍蓰何從親見其俗既非親見又不信前聞是其須有也以其須有斷獄則為冤獄今以釋經不幾冤經乎況古詩三千夫子刪之僅存三百何苦存存繫狎之辭為後世導

淫之祖子不惟不刪且對門人稱道勿絕以為喜見賢人之什乎鍾子詩解畧以此終病之而不取敢昌言東於功令故也然惡可以無辨

凱風

此母淫欲嫁而子難於制之也自子夏詩序以及後儒皆無異解而漢肅宗答東平王蒼已誤用之是時註疏未甚明故也及陶靖節作孟參軍傳稱引此詩以寄思母之哀予嘗觀謂人曰陶令讀書不求甚解其流弊宜至此乎然猶以典午之季而經者寡雖大賢不免有誤也至于升陽老人周密生南宋之末造是時諸儒傳註已較若日星矣而所撰公羊雜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七

誠亦云追憶外家致念先妣不禁凱風寒泉之思夫欲著書立說以自見于後世此何等語而可以妄讀筆墨耶凱風詩風流行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者七子作此以自責誤也此言其作詩之由未竟其所以終也竊謂七子自責必賢于此詩通傳焉故東平王蒼之上書陶徵君之傳外祖告引用而不規也故孟子據其初而言親之過小也倘非戚于其子而免過焉則其過不為小矣烏能無怨耶其子又豈忍揚而以此其詩傳耶此漢書

鵲巢澤吹

陳風防有鵲巢彼澤之吹二詩子貢詩傳皆以為陳靈公淫洩治驕諱不聽遠信謔言因治而將殺之其內子呼號驕驕故作詩以見怨計楚莊聞於長陵討少西風之遊之時去定

哀聞不過百年內耳子貢知之豈有不詳先儒乃盡爲林殺
皆以淫風爲解夫鵲巢之辭雖緩至於切切惕惕則與乘舟
養養之思同一慘怛而又出于幽閨婦人之口故其潛恨祇
宜如此輪寫有不致以大聲疾吼而連夫於禍者此豈淫人
之所能及若澤陂三章思其人則碩大也而非輕能可知矣
然然擢眉也而非流蕩少年可知矣儼然矜莊也而非宣淫
浪子可知矣况憂傷而至於涕泗滂沱也輾轉伏枕也此直
骨肉崩心痛絕危亡有呼天籲地而無從者若夫淫淫之婦
則雖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改行蒙耻往往然也安得性情專
一令千載而下讀者猶爲悲憤淫詩感人曾見如此之切者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无

乎今學者既泥于傳註又束于功令使忠臣烈婦之哀聲流
爲桑間濮上之靡事冤哉

幽風 朱子謂李太白觀詩每從大處起見吾師此論與趙子漢漢

或問詩三百篇周家一代之全書也若商人之駿發而嚴厲
問見於正考父之五頌獨惜夏后氏有詩有歌而獨不傳其
詩篇得以詳其風俗之正變耳予曰子未讀幽風乎七月流
火之章蓋與鳥負相毗也其辭雖作於周公然述后稷公劉
之風化必有得於祖宗之傳聞與夫紀載之所備而非臆爲
之說者計不密失官在於太康之時在上者方以盤遊逸豫
自戚厥德嘉稷不移乃夏道之衰使然而非不密曠官也至

公劉遷幽當在少康復興之時宜以韋昭爲據鄭譜恐未盡
確耳故詩雖作於周今觀秦暑日月之所紀皆夏令也農夫
紅女之相勞皆夏令也君民老幼之相恤皆夏令也禹貢所
重在於則壤成賦而七月即以于田舉趾爲憂禹貢所服在
於丹皮織縞而七月即以衣褐載績爲念禹貢之草木陽鳥
必錄而七月之桑絮鳴鵲必詳由一方以推九服因其畧以
見其全想尚忠之化庶邦莫不皆然也是則三百篇皆雖周
家一代之書即謂純乎三代之風可矣

南陔六詩

子子注雅以南陔白華華黍更舊什而列於魚麗之前由庚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四

崇丘由儀則則列于魚麗嘉魚南山之中皆因儀禮次序亦
推劉原父之說以爲儀禮卿飲燕禮笙入與歌相聞笙則有
聲而無辭也按卿飲之禮有四諸侯卿大夫三年而獻賢能
也則飲之卿大夫於國中之賢者則飲之州長習射則飲之
黨正蜡祭而序齒位也則飲之自迎賓拜至以及酬酢之事
罪乃始爲工布帛工升西階授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此升
歌之三終也於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謂立於磬南之北
面也而奏南陔白華華黍焉此笙歌之三終也主人獻工已
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乃一歌
一吹相間代也此間歌之三終也遂大合鄉樂而闕駐焉

卷耳鵲巢采蘋並奏焉此合樂之三終也古者登雉於朝而周召二南得以合奏者以文王后妃風化之原故君臣宴飲下及四方賓客皆得用之耳燕禮亦有四焉卿大夫勑於事也則燕之諸侯無事則與羣臣燕樂之卿大夫來聘而還則燕之四方聘客亦燕之笙歌燕同於卿飲但燕禮之薦旅食也則有大射正爲司射君與卿大夫燕公拜受爵則奏肆夏而舞勺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則笙入而三成鄉飲酒皆無之豈燕禮爲特重歟是南陔六詩有聲而無辭於笙歌間歌足徵矣後人泥於詩序以南陔白華爲孝子之詩卒爲詠時豈由庚崇丘由儀爲賡美萬物謂既有其義必有其文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聖

然儀禮已不言歌則無辭之可歌甚明也朱子注詩而廢序後人疑之若詩序作于子夏儀禮制于周公苟疑義難析則寧舍序而信經此考古之要道也晉人強爲四言以補亡合于否乎宋初柳開仲塗於詩書亡逸者每補其篇恒爲識者哂笑後人其戒之哉理有未明闕疑可也

南仲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此詩人揣摩之辭也乃室家而多爲恤之意今解者以薄伐爲不勞餘力則實以爲既平撥枕又還師西征矣今西北邊境道里相去不知幾何况兩莽而還及瓜而代自有常期若古人遣將如此之苛不令其一刻休假

則與唐德宗之待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即使之乘勝以取長安何異

胡頴之議

曹子建表云忍垢苟全則犯胡頴之議宋人以爲詩無此句疑之于謂古人用事徵實多有聯括爲辭者况巧言何人二章叙實相連在何人則曰胡遊我樂在巧言則曰頴之厚矣疑即其指此乎如今人用將明二字殊覺無嫌然亦本仲山甫將之明之以爲解蓋古今取義有不妨于斷章者皆此類也

龍池北流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聖

注云龍流貌鑿鑿之間水多北流蓋合毛鄭二解以爲之本不必立異爲高也然後之誌水道者謂渭水東北與鑄京之水合鑄水西北注與龍池合龍水出鑄池西而北流轉入于鑄方其鑄山未變申后被棄追念平昔往來所經耳目所及鬱抑長嗟故即此爲比如遊女之紀漢水衡鑿之思肥泉古詩之出上東門戲宛洛皆有所屬非泛言之也况此水世既傳之以實名似不得棄之爲虛目學者宜通變以衆之爾

下武維周

下字之義朱子亦未之詳但據或云作文子觀序與今傳皆言此詩專美武王則起句不宜兼文觀三后在天已有文王

在內又不應如是重複王變齋筆語則曰下武者對三王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亦似強解惟古註云下武者不上夫武也最確蓋不上夫武則幾以武爲下矣寧王牧野陳師之後生則耆其武功沒則繼爲武王其爲武也廢矣夫美人者必美其所優故詩人姑置此而擇其尤美者稱之曰威乎曰思曰順德明皆不上夫武也猶之常武之章序以爲有常德以立武事且因以爲威焉明其不常厥武也互較而義愈明漢杜預與王粲書略合鄭玄遺古註不上夫武更覺牽強吾師取之武以其新異耶

卷之九

史集卷之十

經論下

春王正月

臨川劉命清校

聖人有新作以示訓也聖人之志爲之也是故志之所至事亦至焉蓋不計夫天下之是非惟因疑義之所在從而裁制於一人而是非亦由以大定此固聖人之微權而非後之所能測也昔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於是正次王王次春而春王正月之紀每歲必書焉或首疑之謂義和命官以來自唐迄夏皆正以四仲稽以分星歲尤湮源喪集 卷之十 一 首必寅自商人建丑爲正而統一變周人建子爲正而統一變矣夫既以子爲正則魯隱元年之正月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於時宜爲仲冬於日宜爲短至於昏中宜爲東壁乃繫之以春者何也由漢以來羣疑互起孔安國鄭康成輩能言其故而不能究其原於是辨解愈紛而大義愈隱安國胡氏論之晰矣謂此聖人之以夏時冠周月也夏時冠周月者示後世之法夏也以周正紀事者示無其位不敢專也若然則同此歲時也同此共主也月既遵夫昭代時又從夫先王是教民以戒心也於尊王之義何能免反古之譏乎九峰蔡氏則曰商周正朔無改月亦無改也其建有子丑者彼

蓋以是月爲歲首朝覲會同頒曆授時諸大政則以此爲始
至於紀月之數猶是以寅爲首耳又據商書即位元祀十有
二月及秦人建亥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之文則孔子亦
應書春秋曰元年冬十一月而何以前書春王正月後復書
春二月公及卿儀父盟於蔑也此固義之所難通也後儒守
王氏謂作夏秋冬無定名皆因聖人爲之名商周欲新天
下之耳目既月可改安知時獨不可改乎故建子之月陽始
動而亦可爲春午未之月陰始凝而亦可爲秋愚謂堯定四
時以成歲乃有國重務也冬夏可名爲春秋將天亦可名爲
地而曆亦可名爲寒暑徒欲新民之耳目遂至侮五行而授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二

天紀實自湯武躬蹈之又何以名創業之聖乎求其說而不
可得愚謂未作之春秋仍魯史也已作之春秋則聖經也其
爲魯之史也者周德雖衰何敢不奉其正朔其爲聖之經也
者其始不過一人之私也自衛人納康子之幣而歸孔子蓋
垂暮之年矣自知明王不作世莫宗予然大道之行與夫三
代之英蓋有志而未逮也故退而刪詩書考禮樂復取魯史
筆削之而竊定其義在後人則曰不封建不井田學校不足
以致治在聖人亦田不夏時不殷輅不周冕詔舞亦不足以
致治也於是以其意爲之雖取魯史之三月退而爲正月弗
顧也即取魯史之四季退而爲四孟弗顧也其後隱六年無

而書秋七月亦夏時之七月也莊十有二年無事而書冬
十月亦夏時之十月也若桓之四年無秋冬定之元年無正
月書史豈果無是哉聖人以爲國家之變有出於非常者不
測之無以示儆也此皆聖人以意爲之弗顧也觀夫不韋相
公當建亥紀元之時著爲月令悉按行夫夏時於是孔子曰
秋呂氏僭擬孔子亦曰春秋在呂氏行於暴秦之時而世
王莫敢非而謂孔子獨不能以一人之意維於宗魯之衰哉
聖人亦甚懷之也史遷謂其以匹夫而專二百四十二年
而之權其中多褒譏裁損之文不敢以辭見乃私授
之游夏之徒迨獲麟之二年而孔子歿矣子歿而世漸知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而且尊之既已尊之又惡得而罪之於是聖人始以爲一人
之私者久且爲後世之經而魯之舊史遂與晉乘楚紀俱泯
滅而弗彰後人即欲考求其故而不可得宜其說之無定也
漢初猶朝以十月自賈誼請改正朔諸儒和之歷今余久皆
一遵夫夏時雖改物而未有改朔者則春王正月之書啓之
也甚矣聖人之有功千萬世也

齊人遷紀

齊哀公荒於遊獵詩人作子之還兮以爲刺其後紀侯僭之
于周王王乃烹哀公是紀侯雖傾險而哀實有罪也王雖失
刑哀實死于國法也至九世而襄公滅紀公以修其事曰

春秋賢襄公也九世讎可復乎雖百世可也後世藉之爲口實遂使報報不厭其反焉彼襄公果復讎之人哉即其治躬之完穢立國之淫濫導以凌弱暴寡爲利焉遂使紀侯大去以違難荆郢播棄以從遜弱弟請廟以圖存變姬歸鄒而卒葬志亦惜矣襄若果志於復讎則前乎齊哀萊夷嘗欲殺太公以爭國矣後乎哀公者自胡公以迄獻厲內相爲賊殺者數世矣山戎又常越燕入齊伐其父僖公矣豈無餘讎可念而國弱小之紀必滅此而朝食乎即紀罪不赦然天王禮法之宗執而歸之京師可也苟欲原之或奉許叔於東偏或聽封陳於申叔可也若乃人各有親親各有讎非戴天不共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四

官尚聽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其或弗辟則與之瑞節以執之至于九世之遠市屬私潛夫子名之曰沒潤言其陰用而不能詳也又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凡傳疑者盍之可也夫事屬二百年前聖人猶多闕疑况敵愾敵怨不在後嗣今傳世已歷九君而乃因未明之私譖離念以滅人國乎姑禁之禍宜其不召而自致也

隕石退鵠

魯僖三年史載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志麟焚也穀梁子曰隕石後乎數耳治也鵠飛先乎數目治也君子之于

物無所苟而已石鵠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明乎天之顯道即人事修悖係之也聖人雖不言事應而事應焉石隕者星墜也鵠退者風烈也風雷日星之警從古畏之故辰弗集而于誅風未反而穆卜分至故閉雲物必書吹律聽聲跋喙必察誠畏之也是時周內史與聘宋宋襄公問曰此何祥也吉山爲在內史對以魯喪齊亂宋得諸侯而不終未爲非也然其言之不驗乃復退而語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山所生也吉山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將判天與人而二之矣不思陽之盛者惟乾乾之爻多吉也至於亢極則悔矣陰之盛者惟坤坤之爻多吉也至于復霜即成矣豈非陰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五

陽與吉山固天人相感之一致哉洪範之於庶徵獨詳休咎所由召良有以也若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以詔王治凡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皆寄屬焉其秩位尊矣至于下有納言則受之上有訪問則決之今春簡書以適下國羣公有問而正告是其分也乃說辭以答而退有後言此行人之失辭也至於宋襄之問猶是過災而懼焉後果執于孟取于泓隱忍以殺天人之應如響矣豈其君之失問哉

衛人殺州吁于濮

事有莫善於所舉而亦莫危於所舉者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吁既以二月弑君更歷三時而王朝司馬不施殘殺之刑

列國大夫未聞沐浴之討縱其東門之役取木之師要結與國而踈期如是時陳蔡從之猶云弱小若宋之殤魯之聲皆擁公車千乘東諸侯之黨亦既厚集其勢矣石碯乃救之王親爲可始以智術愚其子後以陰謀假手于陳當陳蔡方與衛睦或備懼而不肯聽則碯其危矣或轉以其謀洩之吁則碯愈危矣卒之去危而即安天下後世靡不善其大義痛親者良由碯之忠義素獎許于却却亦以陳桓之賢見義必屬在吁也則陽與而實損之在碯也則慷慨而樂從之故右宰醜得以制其刃猶羊肩得以肆其尸制二豎若罔豚耳若五王佐唐夾日之勲非不輝赫也徒以姑息隱忍僅誅二張不

虎潭集

卷之十

六

能戮武墨輟三思廢中宗之昏庸擇睿宗賢明而輔之遂使武韋復熾慘罹五刑幾再亡國禍至酷矣碯亦援引非大檀于立晉使遽條之醜至于錫奔召狄而後止豈碯與東之皆當老期聚夷大難善後之謀日不暇給歟嗟夫國之理亂事之平陂惟大智者乃能逆計其未然而豫防其變非盡運數之所能移也

沙鹿崩

春秋載魯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七火相乘故致山崩後六百餘年宜有聖女興焉至漢王翁孺自齊徙居其地傳及王莽遂生政君配元生成史云驗矣愚謂

此聖女之誕興也必若產臨華諸祥集焉而後陰教隆焉和漢祚之將衰至元成而失製政君之賢雖于呂武有間然呂武倡亂於其身政君雖集於其後厥罪則惟均也使其不爲元后或爲之而降年才永則漢未必亡漢不亡則羿不興即與亦未必族滅而舉顯戮若是之慘也豈非禍水所貽哉而又安得以聖女期之哉原夫沙鹿晉地也方其崩也外極知國有大咎至明年而晉惠與秦穆大戰于韓遂獲晉侯以歸幾至亡國故春秋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具晉史豈必近舍期年之巫變而遠引數百年後冥昧不可測之數哉嗟夫山崩率崩詩言著戒事非迫吉所由來矣

虎潭集

卷之十

七

王子虎

王叔文公以夏五月卒於魯春秋于文二年書之左氏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公羊氏曰外大夫不書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較梁氏曰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皆與之也胡氏則曰虎不書爵以天子內臣無外交議之也夫經有書子并書字者如王季子是也有書名并書子者如王子虎是也子非爵之云乎與武氏仍叔之子異矣魯以王人戾止不幸至於大故尊天子之大夫亦所以尊天子也而謂與脫膠鬲節不可同日語彼蓋惡涕之無從此則疑于私交也愚謂一併猶將禮焉較之禮貌王臣僅備以厭飲常禮經傳亦未言其厚

葬豈云過乎仲尼謂勿衣冠而無所歸則於我猶推斯義也
雖却却卿貳行野賓旅偶而其變亦宜恩禮務盡况秋服又
顯于周京而可避私交之嫌聽其暴露乎即云人固無外交
而孔子生平仕魯列國賢大夫使命不且時及乎羊舌為晉
宗卿却却人籍刑書忠言不且類播告平安在問不出境也大
抵春秋用法謹嚴惡雖隱而必誅善無微而弗錄要不失忠
厚待人之旨爾今釋經者非貶則譏求其與人為善百不得
一焉不知君樂乎為君者以制令而可行也臣樂乎為君者
以奉令而無慚也故登之善而善者勸名之惡而惡者懼乃
足多也倘然待以不肖莫不貶之譏之一人無所容於世由
虎溪源集 卷之十 小

衰季以追論前古果急合於至公平抑其事莫須有虛想當
如是乎或曰春秋雖兼刑賞二百四十餘年善善少而惡惡
多故使人罕奇而無縱豈知春秋之賞罰惟輕惟重而不盡
協於中今必苛求其荒遠之疑欲持我法而周內之是算申
韓商君為士師先格孝泉下陳人之手足而後橫加獄決焉
恐非聖人作春秋之意也

晉弑其君州蒲

左氏之書每有失於傳考者君子宜正其是非而後具報不
至於相易原夫樂氏之於晉本為卿族獨至於書弑其君則
趙嬰方過於莊姬進黨淫婦以我同結焉自此而日移暮三

卻之禍雖晉童與夷陽五長魚矯等構成之屬公未忍於
事且密以告書君心倘可挽移也書因舊憾而忘國卿遽對
曰其有焉舉受敵使孫周以誣之卻氏之暴戾遂烈矣
今三卿之尸未寒晉童之甲旋披屬雖昏暴不忍誅誅且愈
之曰寡人有討於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有
君如此為之臣者固當飲泣于高天厚地圖報稱于無窮也
乃士句之辭弗聽韓厥之語復違操戈區屬刺其主若性牢
焉葬於東門之翌世與車一乘悼公德其立已而莫問國人
知其小患而弗討從古謀逆之賊有憎於書巧於書者載春
秋書晉弑其君州蒲凡舉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明乎
虎溪源集 卷之十 九

書以不義結果兇黨大盛若帥通國之人而弑之者然豈真
有怨辭哉故史云子營構桓魯隱危樂書謀御焉焉有以
也左氏過信士鞅之言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公思召公此
缺有怨於隱故尊父而誦其子若不義得來而可云德則陳
氏之施家量沃人之咏白石就非逆德哉是儒不察亦以樂
氏暫延為武子餘慶是固便於天下哉其君者也至樂盈結
患於州賁淫惡之心自有所不安者豈知淫母忍殺其子反
謂以作亂焉晉政不綱自大夫出聽室于士鞅之仇憤無一
白其枉者還盈出奔亦可已矣乃於今年冬會九國諸侯於
商任曰錮樂盈也明歲復會十二國諸侯於沙隨向錮樂盈

也曾不念公族之子隙起閭闔非有干于國典乃極之于所
往使莫逃於天地曲沃之叛誰寔召之哉故欲定欒氏之罪
則書之賊逆儲其宮而輟其人可也盈雖有罪然始於譖而
成於激是時爵祿無所列於朝出入無所詔於國君臣之分
已絕矣不幸生亂由疾之已甚也雖雖修沐僅世族鮮克由
禮者耳弗罷任之斯已奚罪焉是則欒之滅族也非盈也非
欒也天之所以報書也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從來事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所以貴乎人臣者惟無以有
已無以有已而後任天下之至重而不以為難亦不至自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

於所喜否則便利之來欲冒昧以居之未有能成其所終者
也況於至聖行事可以小效動其心乎魯自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馴至意如逐君私賂大國沮其生還惡已熟矣身甫卒
而陽虎致逐囚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秦遄等而宵奔
殺公何稅之同族季孫引領四領羽翼已盡剪矣孟仲偁使
以報幣周社隱忍而就盟三桓之子孫亦無復能矯舉其政
者向之炙烈安在哉况侯犯南蒯不袒公鉏之黨又蒸蒸以
繼起也是時定公差能自立以孔子為司寇華雖新州仇
樂於時印重孫樂於墮其成雖為公欽處父所沮然黨與已
孤復生亂矣方夾谷會齊人目中久已無魯許而于盟

兵而偈好舍孔聖何以壯我君之威而折強隣之氣哉齊景
悔過來歸鄆龜陰之田豈非聖人之盛德容貌有以相威
於至深哉然在于則弗以勝任而愉快也天若祚魯東周可
為秉君臣際遇之奇效盛朝德讓之美文武成康之業犁然
且復興也無如鄰邦間之世臣忌之聞人辨士肆譏謗以撥
亂之其君亦不能以自主矣我躬不閱安望治理有成哉至
於鄆龜陰之歸胡氏謂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春秋
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續可乎曰觀於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久
以天自處此亦何嫌之有歸哉淺於窺聖也以聖人之優信
思順因之先天而弗違而亦何敢援天以自信即其功高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

麗位極人臣猶且推德孫碩膚退然自立於明廢政之
地豈以區區汶陽數井復其君之所固有而遂長其矜心哉
其善好會於前而即書歸田于後者明乎為積序之主一稍
振其紀綱使四隣聞之而知數本國藉之以自強勢尚可以
有為耳若自序之以為類而惟恐眾沒其善焉則是太聖之
器量曾管敬仲之弗若也又何足侈焉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尊窮經者據經以求理理有所難通則因傳以廣其意及夫
傳說之繁蕪無以決定其猶豫則又宜知人論世以想見夫
古人之行事其有不合者鮮矣春秋三傳之作說者謂左氏

跪而其失也誣殺梁姬而其失也短公羊辨而其失也俗然
左雖失誣有未可以槩例者如經書齊人執單伯又曰齊人
執子叔姬一則曰齊人再則曰齊人害之重辭之殺所以深
惡商人之弑逆僇辱王朝公卿并及未亡之君母曹無疆畏
焉左氏與仲尼後先同時或云其親受經於孔子作傳以授
魯申觀其詳著此事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
齊曰既殺其子焉用其母冬單伯如齊請姬王命也齊人弗
顧而執之并執叔姬無異辭也公穀乃突以道淫委罪單伯
與姬而寬商人弑逆之誅叔姬既歸又加以有罪此或商人在
當時自知惡極而莫容造為蓋語以害正二氏不察遂據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一

傳聞而濫言獨不畏天道哉大單伯以天子貴臣奉簡書之
重而入亂人之邦其中不無成心焉安敢肆行其無忌且昭
雖見弑叔姬猶然以執執寡母獨處宮闈齊雖侵辱王人方
其始至亦必巡宮填館處之客舍單伯亦何從得聞而相與
狎昵夫姬也其後季孫行父復如晉欲因晉請齊而歸伯與
姬商人始惟計乃以元年六月歸單伯十有二月歸叔姬其
執也同時其歸也吳月雖喪心之賊亦知別男女遠嫌疑恐
天王與大國與問罪之師而得藉之以為詞夫以商人所不
為而謂單伯為之乎不數年而死于郕歐閭職之手納諸竹
中國人弗問二人乃得飲酒舍爵從容以奔春秋恕之沒其

而不書但曰齊人弑其君商人明乎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者雖不假天王大國之兵威舉國皆得而殺之此所謂
善善而惡惡也不有聖人之筆削何以垂戒于後哉

晉韓穿來言改陽之旧歸之于齊

善御敵者非徒制勝取威恃吾強大足以震之也惟反之於
理而能憾若有所愧揆之於勢而能休若有所畏則雖百勝
足以服其心彼且安焉而不吾疾此霸術也而王道寓其中
矣昔秦之戰三國大夫與曹世子淫逞其怒撓敗齊師至于
焚焚難門車侵東海亦太忿矣迫納賂請盟晉景方有愧于
叔子入質齊人東泓之失言又聞齊頃公戰敗而歸吊死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疾七年不御酒肉亦畏其蓄怒仇我甚也私欲紓未然之難
故既許衰婁之盟又復約諸與國盡反侵地魯人束手歸汶
田而後已亦揆之于理若勢有所出故不得不榮從晉以
與之也先儒謂魯假兵威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界于天
王取之不以其道夫復祖宗故地惟力是視力可為雖勉從
之不為過非取之不以道也若云不正疆理于天王則繆甚
當時周轍已熄取禾麥季卿田甚則射有問鼎而無忌已且
不違恤安望威行侯甸乎又責其田復歸齊云歸之不以其
道彼季文布私言十韓穿亦至悉矣而穿必不聽將何道以
留執之即抗晉又仇齊取不旋踵之禍也況威而伐柔而服

待仇方窮寇且然獨不可施之兄弟友邦乎其後請侯雖同此背晉及同盟于蕭范文子亦舉此言以折魯人而季文子不能答良由其辭之輯也夫抵筆戰雖忿作難者僅列國大夫爲之始禍耳若丑父華泉之取飲御克勸君之救命國佐背城之面辭齊項堅忍以圖存晉景釋怨而歸地君臣上下之間莫不有義以相率而後有禮以相接猶是春秋之善道未可輕議其後也

吳入郢

春秋拓舉之師伍員鞭辱傷君或疑已甚愚謂不然史載楚君累虛首推靈王不知平王穢惡尤浮於靈子圍設服離衛虎張烈舉集

卷之十

古

以來雖久懷無君之心然圖之爲人也僅欲如救燕疾初入則執庚後執子干矣庚未幾聽親棄疾殺其君之子太子祿公子罷敵後殺先君之子黑肱矣儒者因經書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執其書虛于乾谿不詳玩經旨遂以執君歸比而寬棄疾之誅惟梁氏深明比不執君者有四蓋以此自外入偶值國有執君之事皆出于棄疾爲耳庚之暴在於滅陳蔡凌中夏至于信陵如酬殺子淫婦屠戮忠賢則未若平王之甚也員以父兄大仇誅淫虐之獨夫世亦安得嘗議之乎後人以吳師入郢藉館班官歸罪勾吳君臣謂員必力諫而不聽因憤閭閻如員而不能盡其用彼夫是矯強又安肯虛

爲如後宿官評機智如員不能善全其終徒使忠良爲國太思者以其主之勝會稽盟秦舉伐魯救陳爭長黃池意氣矜盛可云壯哉艾陵之戰大敗齊師越人來朝又復從夾夫差昏德點更懷奸百諫不從臣力竭矣明者知難而退爲員計者早挈其孥以行如范蠡去越樂毅辭燕章楚技以教走宮之奇以族奔彼獨非賢者乎內既自全其身與家而外不累其主有殺助舊之名君臣父子豈不兩義俱安哉奈何主方仇齊思覆亡之不暇吾因使事而出乃私偏其子于鮑氏且冒姓王孫大夫無境外之交其義云何既已身蹈嫌隙雖英主猶不能無疑而欲免于夫差宰嚭之朝必不得之勢也

虎張烈舉集

卷之十

古

從祀先公

季孫意如久懷無君之心因登臺之請弗遂於焉逐君致昭公出奔次于陽州歷于齊晉晤于野井潰敗于鄆寓于乾侯七載而不得歸七月而不得葬葬而後絕其兆焉九載弗祀鬼其餒而季氏之罪通於天矣陽虎執國命而後公始得附祭于太廟故三傳曰順事也貴復正也予謂虎能公是道則一舉而魯可以霸何也桓文有功干當時者在於責莠茅聞首止定襄王之難而後王室始尊耳夫天子失其威靈匡之者爲有功則諸侯失其威靈扶之者又豈宜有罪乎春秋書

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說者謂事出陽虎見其情
逆不知聖人於此蓋有大不忍焉其意蓋曰九年之廢典魯
之臣子無一人敢議舉者而特出于竊盜之手所以深愧魯
人也而於虎奚與哉至云不書禘事與時日者蓋以事出于
曠自歷年而後舉雖欲書之有不忍詳焉者故寧畧其事以
愧魯人也若謂因虎之故而不書則既已書其事矣何必復
斷其時也其後虎奔晉趙鞅用之而不疑夫以簡子之中材
猶足以用虎使得聖人以御之則虎固材力絕人者制其奸
以錄其長於以相助為理焉魯其幾于與乎惜虎之暴戾不
終子所以深絕之也觀夫弗授之召子猶欲往亦原其情短
虎漢書集 卷之十 其

季而非殺魯也據既奔吳猶繫心宗國不忍覆亡豈非聖人
皆欲得而用之者乎至謂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非天
下之公言也乃韓哲大夫之言也列國大夫之勢成而魯貨
之遷海上俱酒之為廢人其事有必至矣于季氏又何尤

晉趙鞅帥師

聖人之作春秋也是曰是非既無進退難明之見而亦
無游移兩可之辭觀於衛軌拒父夫子於哀之二年特書晉
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於戚矣曰世子正也晉以世卿帥師
亦正也平降亂亦正也雖與他公子出奔得復國而書歸者
異其辭而變文曰納亦以志其復入之難耳然要不失夫至

正則已矣至於國戚之師首罪國夏次及曼姑夫非罪其不
正歟以助輒者為非正則納蒯者為至正矣又何待求仁之
對正名之舉而後有以見聖人之心深切而著明也哉昔狄
人之滅衛也齊桓使公子無虧出成而從其遺民以渡河衛
人因之以忘亡詩人所以美木瓜春秋所以與桓公之義也
執之反晉陽戮賢士雖不得與齊霸並列然此舉猶為言順
而冀之可成矣先儒既責衛靈之庸昏與衛國大臣不能
早正國本也而復罪鞅之納蒯為不知義更有稱曼姑為伯
討者是豈聖人作經之旨哉善夫敦梁子曰衛事而首書齊
國夏子不圖文也不繫戚于衛子不有父也蘇子曰賦非世
虞漢書集 卷之十 其

魯陽

子而書納世子者成其為世子也於此而是非曉然矣
或問魯陽擇戈力能返日陽乃何代之君乎子曰據春秋自
隱桓莊四傳太宣成襄昭定哀歷十二君無陽公也前乎隱
昔山元公至惠公一十三君有陽公而無陽公陽乃伯禽子
祚短無征伐之舉僅一築茅闔門而已後乎哀者由悼公迄
頃公見滅於楚姬公之祚不祀忽諸傳世九君無陽公也郭
景純進仙詩云愧無魯陽德回日向三舍似亦實指其人不
知魯陽者縣名也昔劉累之封邑也迨及荆楚文子守之與
韓之難韓國魯陽山中戰酣日暮遂著返景之誠縣屬潁水

東漢世祖與莽將王尋王邑大戰昆陽渚水驟溢人欲溺死
遂殺王尋潰莽兵王邑輩尤等僅棄尸而渡地在河南南陽
之南去山陽之魯遠甚歐子春秋論謂左氏書尹氏卒即隱
母釐子也公穀二氏則曰天子之大夫也胡氏亦云即家父
所刺之尹氏也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與或爲縣名或爲
人名何異系經和訂
胡明洪

月令

呂氏春秋成應其書於國門曰能易一字者賞千金是時秦
人聚積威之所劫卒無敢議其非者以今觀之其月令十二
篇頗有益於時數然皆周書而呂氏竊之也故漢儒採入禮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太

記其餘廣譬曲喻雖爲止言者之要亦必不離於理不違於
度乃可法於後世也今云密須之術主孫申之咎君此其犯
分傷化之大者果何所取以垂訓乎至於孔子以六尺之杖
喻貴賤辨親疎使人謂聖人之教皆迂鄙而不切於事情者
何其視聖之淺也尤其謬者楚囊瓦以一馬一裘之故賜其
二國之君使之三年而後反蔡人請命於周率十八國之師
侵之而不克請命于吳而後克之於柏舉遂至蘇君親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微申齊秦庭之哭則楚幾不祀矣爲子囊
者上之不能如英救之斷脰次之不能如蒙穀之負典僅乃
奔鄢以免而不韋猶盛稱之以爲荆之立國四十二世常有

范縉白公之亂矣鄭襄州侯之避矣獨有臣如子囊之節非
僅厲一世之人臣也豈有當哉以不韋之並育多誕如此曾
莫敢改其一字望夫赫赫秦晉移於枉席之間而究不免
其身焉豈非智巧不足爲哉

用民之力

三代之愛養斯民也敎惟從其薄事必舉乎中故爲大作干
上者無廢而不理之弊而下亦不至于殫其私如王制所謂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豐年則三日焉中年則二日焉無年
則一日焉當時魯衛齊晉皆稱千乘之國以田賦計之包氏
謂八十家出車一乘其甲士卒伍牛馬兵械糗糧之具恐難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尤

給也馬氏斷以八百家出車一乘爲然則千乘之國其爲家
也八百萬歲終而用其力止於城郭宮廟堂巷溝渠之助若
新延廩則有議新作南門則有議兩廡輝門之修則有議未
敢非時妄興一工也以八百萬家而歲用一日致力者二千
餘萬於事靡不治矣至周禮均人掌牛馬車犂諸力政凡均
力以歲之上下與王制令但各之爲公旬後之解者泥於每
歲冬月有九旬豐年旬用三日則三冬應役三九二十七
日中年無年以次減焉夫古者師田簡穡以追力役之征無過
家一人而不濫致夫餘子以八百萬家而歲冬家用二十七
人是每冬而用億萬萬工于國中推之王初萬乘加倍從焉

豈非殃民之尤哉彼塗巷諸務僅歲加修壁而城郭宮廟又未敢時擴而更新何用此費力爲哉愚謂有者非旬朔之云也易繁之遇旬水繼之由旬皆不言朔則此云旬者即宜如易作均族掌之均人言公家均役歲惟三日正同符禮經爾若後之晉構虎祁楚建章齊有過臺衛築藉圖皆衰主城葉周典滿于雲遊其使民也酷烈矣况乎秦之阿房長城隋煬征遼之舟楫運統萬之杵尚忍言哉追思子來之誼益感先王悅以使民而民竟忘其勞也

檀弓

聖人惡夫作俑者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况於納殯之慘尤而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致之復用子車三良以爲殉使國人舉哀于黃鳥乎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遠世猶治之法而可奪其善人乎我孝皇抑情以禁之其果克仁如天哉觀陳子車之死於衛也其妻與其家大夫痛其莫致養於下將謀殺人以爲殉陳子亢之對之其辭也緩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其妻與率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焉至矣仁人之言哉使當時執非禮之說以力爭必不足勝習俗之所移惟加諸謀人者之計則將得懼而自止矣其後西門豹因河伯娶婦但殺奸巫而頓革其害其仁術大專與此同子嘗疑子亢之學術

見於羣弟子私相答問者凡三俱無足述獨此一言以爲智是知遊於聖人之門者雖庸才亦未可以易視也

舊館人之喪

夫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而賻之予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駟脫駟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至漢王仲任於子貢門人之喪未有脫駟之語遂疑夫子賻館人而惡涕之無從至顏淵死而哭之慟其涕有倍焉者矣及顏路請車而靳之以爲車可惜而馬獨不可贈乎駟可解而服獨不可脫乎此固億逆之私究則聖人之行事有難以恒理測者如榮叔之歸舍且則遂乃累及于天王伯高之將帛與馬因之深責夫冉子大抵喪禮厚薄必稱情爲節非意計所能度也或云齊河兗州之間地乏佳舟故季孫植槨豫妨不虞路請車爲柳非買此以易彼也與命車不鬻於市異理或有然原夫吉乘不可爲凶器故婉以狹行拒之不然聖人何愛此區區哉夫子歿後魯人藏其車於孔廟漢鍾意爲魯相命工修治獻帝時廟災遂燬于火是時逆曹篡竊斯文道喪先聖弗欲其非類故藉天戒以誅之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士

士冠禮

儀禮十七篇得自漢高堂生數傳至於后蒼乃授之三戴戴

記者爲冠義雖云冠於陳以若代懸於客位三加爾尊字以成人其於禮也僅矣而莫詳於儀禮具載經有其曰士冠禮者明乎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哉至於公侯冠禮亦有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故天子元子諸侯世子皆以士禮冠也然此特書其概爾若春秋趙盾子及武氏仍叔之子則大夫適子幼而世爵者有冠禮矣魯襄公四歲即位十二而會晉侯侯曰可以冠矣武子對曰石冠必有祿獻之禮金石之樂今寡君在會未可具也乃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以同姓也則諸侯幼而即位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有冠禮矣成王冲人踐阼未有既爲天子猶可冠以士禮者則自有天子之禮也三代而後其禮若存若亡朱子著爲冠禮圖式凡筮廟戒賓陳設服器悉本儀禮方初加而櫛髮合駢加冠巾而深衣納履也即儀禮之冠纁布玄端爵釋而出房南面也再加而著絛服皂革帶繫鞋也即儀禮降受皮弁素纁素鞵而益飾其容也三加而纁頤公服執笏納履也即儀禮降受爵弁纁裳纁裳而濟濟其儀也有元矣冠吾鄉吳文正虞文請猶能行於家繪林承旨曾與初猶能行於京生慶至治之年斯禮固未泯也平生也晚尚及見彼勤之容十也而冠未能遵孤子之制或北面而拜階階或舉鼎而陳門

外然猶告於家寢宿於親賓燕於伯考受慶於宗族若予偶誦三禮之遺文參羣賢之註疏見其續續繁會者若此能不追思姬公制作之盛哉前後兩篇皆子

士昏禮

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寯而親迎不已重乎子既告以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他日又告公曰寯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大也若是乎生人之始萬物之原固有欲輕而不可得者哉儀禮所記如始緹又投校在鴈以納采問名也角柶而葉束帛儷皮以納吉納徵也爲寯設洗以請期陳器也親在而贊婦禮則歸祖于婦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親沒而奠嘉菜則拜投於几東席今雖奢儉殊而已有得其近似者但有與古爲異者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故詩人致咏于桃夭今之下期者多以三冬古婚禮曰昏以昏爲期取於陽律而陰律日入三商以爲商謂商訂夜滴而始入也今則多所而鮮昏俗從宜苟非甚悖仍衆可也周官門內之制尤詳后妃多賢後葉何保姆之助淑女既降又有嬪婦女史之規所以掌其教贊其禮詔其嫗匡其過無非輔道以成化是以內德茂焉獨於燕記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又云取妻不賀然關雎之詩既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矣豈非樂器之至備者哉而胡云不舉也豈文主有避行樂又曰式依

庶幾式歌且舞此車宴樂新婚之詩也禮亦曰日月以告
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卿卿勿友矣夫非召此慶賀
之人哉且古人燕飲不廢歌嘯亦安能三日寂然以無聲之
聲列于新婦之堂哉此固漢儒之謬也朱子以六經之禮凡
醴婦入門及禮婦之等各有圖說以相稽考近今所易持者
後世風俗日敝不能名慎夫聘納或慕富貴而取疾或較財
帛而被紿如溫令所戒宜預防耳至若王建詩云太儀前日
煥房來唐人已煥矣然實始于晉士風流與午既渡大江
東西漸波特甚尚望東禮之家一正其弊無為習俗所移彼
蓋以饌為煖煖於女家三日饋食之文而致然也女之樂之謂此人此

卷之十

古

祭禮

禮宜如此耳非當日儀注
恐啓後人辨駁之端漢儒

喪禮之所云終祭禮之所云始千儀禮及虞卒哭而後即專
臨祀事追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也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
事也中月而禫吉祭也仍未忍以某妣配雖嘉薦普淖
而哀猶未忘也周官九祭典儀具備載記祭統祭義更殷殷
於十倫為盡制今且如之何哉主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薦也者薦其歲時所產不能具牲牲也儀禮有特牲饋
食之文猶不諫日以士賤職數過暇即祭不能益日行事也
與少牢之禮異矣予宗本仕族執筮薦薦於九族祠堂得用

少牢之禮今時祭雖難盡舉然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於
厥終有臘祭則效時祭之一也但海經變亂人非淳古族之
財有力者既不能捐貲助祭不肖者且多侵漁舊租至三獻
之禮猶不能具僅存十一於千百孝子慈孫能不顧念而傷
悲哉清明則率子姓祭掃於墟墓分胙於祠堂朱子家禮已
增為墓祭陳饌之圖惟致堂胡氏獨以為非古不思子路去
國顏子猶教以哭墓而後行漢明帝始謁原陵悲不自勝率
百官胡客以從奠遂乃甘露降而感慟生斯禮亦何可廢也
予生不辰期于壯行弗遂中更變亂決志歸農後蒙舊臣交
薦錫命重領離辭榮未就亦得從于大夫之後每思族祠所
薦

卷之十

章

虎溪漁叟集

祀乃遠祖也安得私構一棟列四世祖考之位制度悉倣家
禮而以伯考妣附而以載二天之罔極使四時常祭率子姓
序拜敬拜亦足稍展夫時思而力詘難為空懷夢想子然僅
祭於寢爾豈非不孝之罪哉凡厥後嗣顧念先德尚無忘子
志也夫

喪禮

儀禮制為喪服自斬衰至緦麻百有二十八條復詳於士之
喪禮周禮大小喪紀六官分職並任洎乎二載有三年問皆
子問喪大記喪服檀弓諸什多採漢儒集疏要皆申明儀禮
特進而加詳爾世之衰也奢儉失中器服建制衰不足而致

飾有餘馴至唐博士蕭楚材謂大喪非臣子所忍言遂焚貞
觀國卹篇以獻諫罪至渥矣朱子考古式今制爲家禮亦鮮
能率從者親方氣絕而行復禮升屋以呼捲衣而降此古禮
也今廢已久惟客死者假僧道爲招魂又以奔喪至家見屋
得爲不祥棄親柩于中野此惟城居有門禁而不得入者乃
損次郊外爾今則鄉市皆然餘姚德成孫忠節公死宸深
之難孫夫人迎柩入自中門升於中堂其後嗣尊顯無比禮
失而求諸婦媼不亦哀哉其將發引也有朝奠之禮以遷柩
告有既夕之哭以朝廟告今則變爲堂祭祭愚謂父柩可宿男
賓若女柩則宜請有婦德者以陪奠蓋男女幼不同席豈死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五

而男客可與女主所饌酬禮乎此亡于禮者之禮究非古也
及發引之儀功布雲裳多不知設靈車明器畧而弗從徒繪
人馬之紙形雜僧道之紛擾則何益之有既葬而虞祭禮莫
大焉桑日而再虞剛日而三虞與其重焉今則變爲七七追
修廣佈佛事蓋地爲獄孝子捧恩親之木主無罪而納諸深
重之園固然後哀祈僧道拔救脫網饒鼓走滿堂兒戲不
孝之罪過於天矣既虞卒哭將有祔廟之祭然在殷周之時
遲速已異今則不可問矣過此時節而有祭生辰而有祭歲
除而有祭禮非不盡而情非不竭也今皆畧之獨至來歲元
旦特臨尚乎新席懷性樂盛旅百盈庭春煖日麗腥穢四達

果何所考也親族奔趨再不再奠再醴賓而謝客此徵於何
典也夫喪事即遠而無近神若終於今歲秋冬來正始且亦
云改歲天道爲小變矣人來終而鬼事始可祭也不可弔也
親或終於今歲春正至來正爲小祥即初忌也凶事遠而吉
事近矣孝子練冠以視繼男除經而女除帶其祭也主人齊
而衆賓兄弟皆辟矣尚可再弔再奠再醴賓而謝客乎或甲
年親亡喪主以遠避未歸至乙年祭引迨丙年正旦復陳新
席是已侵大祥之月矣即再忌也去凶事愈遠矣孝子且吉
服而筮尸其祭也主人啐而衆賓兄弟皆飲矣又可再弔再
奠再醴賓而謝客乎是重受弔也是礙于再死其親也不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七

不忍且不敢若將軍太子既除喪而越人來弔此外國遠至
登降里鄉卹云爾哉嗚呼俗習移人賢者不免苟違於禮縱
令有其舉之從而廢焉可也

周禮陳殷置輔

今之行文者每以陳殷置輔用於大臣宰相之題蓋以爲師
保疑丞之輔也不知周官太宰之職凡殷輔之秩每列於收
監參伍之倫其位最早殷則謂衆士也如上士中士下士之
類輔則謂庶人之在官詩云無棄爾輔言若車之有輔耳故
三百六十之儀必有府史胥徒以爲之輔不能一人獨理也

案此類不特時文所
爲耳抑亦足辨漢魏

內官之制

御康成註周禮羣妃御見之法先卑後尊女御八十一人當
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通望後復然升庵楊氏卽卽以爲一
人之身一夕九合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爲而謂聖人有此
制乎然按禮女御卽齊義之御妻也初不言其數據丘何氏
以爲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當時取以充御無則缺之愚
謂禮云當夕大抵如後世官制凡學士入禁直宿之類陽教
之與陰教俱欲得人共理爾豈必嬪御一夕至于九合哉若
徒泥鄭說使聖人良法美意反爲宜欲導淫者所藉口如齊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未

緯金亮不足論若宋之度宗每夕浪御無算次早請嬪謝恩
者至三十餘人此又緯亮之所未有者雖欲身不喪國不亡
可得乎制不精註亦未錯
用修發錯爲庶議

泉府

國服爲息之說本於周官之泉府固凡民不得已而有貸者
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宋王荆國因其法以行青苗及其不效胡教堂輩遂力詆周
禮之病民以爲非姬公之書後之解者乃曰所云國服蓋還
本之後使服役於中國各有口數以爲息非貸錢而取利也
其說尤爲悖悖既曰國之財用取具焉非取具於其息而誰

取乎若云服力役則與取財用何涉乎且公旬之法事掌之
於均人豐年則用三日焉中年則用二日焉無年則用一日
焉縱有與作不委民力豈得復取於國息乎古人封建井田
學校肉刑諸大政有漸可行於今者有必難行於今者有恭
酌用之及久而究不能無弊者非聖王之過也從來有治人
無治法惟有心於世道者補其偏以究其弊因夫民心風俗
之所安而已不爲之私焉夫亦可以爲治矣何必專泥夫古
哉

赤友氏

周官亦爰氏各職之設卽牆壁間蟲蟻之類藏者必屢灰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元

攻之毒灰以洒之夫蟲已伏穴更有何罪而必窮治其根柢
至曹武惠冬月不肯動拆墻壁以爲恐損蟄蟲本後儒之說
則武惠遠勝周公豈其然哉大抵先王之制因其大而不遺
其細主殺予奪無非除民之害而衛其生若武惠之說近佛
氏之迂卽必執之爲辭彼幽風索綯桑屋凡土事之作必在
寒冬蟄伏之時其於政體不更有所傷哉學者仁心爲質用
慈用忍民物各有差等不至混施苟法有所宜加雖方書以
除妖爲政崇以去蠹物牡輔以杜蠹通炮土以絕水螫皆斷
然行之而弗疑故曰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季
道展利羊之經乃吳端之教自深識者自能辯之

尋常

今人大畧之言輒曰此尋常事似無深旨然考工記註云古者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二丈之解蓋本於此以見凡最平極易之業必有尺寸量度其間未可忽也故晉却至之聘楚對子反云世之亂也諸侯貪圖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亦以當時爲丈尺之地而謀勦干戈攻伐不息致民生之日蹙也

孝經

聖人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傳世立之學曾又有載事若左氏之詳釋義若公穀之精輔以可久惟孝經乃顏芝所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孔安國復有古文孝經後非失之河間劉炫又從而表章之遂分裂庶人曾子之什增加闕門之章後人疑爲炫作非安國傳本朱子見胡衡山之議亦尚確于程沙隨汪端明諸公謂此書中多傳會今欲過而存之寧尚顏芝舊本無爲劉炫所惑可耳觀孔曾問難專於言孝自天子至於庶人子臣弟友之理莫不備焉以馬融之黨和害正太不忠於乃君故作忠經以擬聖其真無忌憚者乎昔河間獻王開天經地義於董子董子對曰天橫五行於四時從而生長收藏猶父之所爲子奉承而續行之此天道也地出雲起氣爲風雨而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者從天降然此地義也以因心之孝

水大木金土之生尅以爲對似流於數然陰陽五行未

天地之正理固爲儒者之言也馴至七緯方輿謬托爲孔聖所演至孝經而有援神契創命訣又增以左右契威禧拒紛紛藉藉誕妄不經皆創於夏侯良輩因之符命作而僭造生禍且中於人國矣宋儒盡芟九經正文之謬引而僞書漸熄今山林術士往往有崇信者深心服古之賢務宜力絕可也

孝經詳註

自皇朝列九州之貢奠鼎夫山川者凡刊旅歷原悉會歸於四海後之言平治者弗可加焉復有山海經二十八篇所載珠流絕嶽草木魚蟲使見者疑懼其迂誇竊者移情而長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至郭景純輩猶深悅之以爲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夫知其所知則得矣必欲知其所不知則吾識先眩矣縱能設畢方負械之辨決兩面長言之形亦何益宅中文物之治哉此當如汲冢竹書與穆天子傳類視之耳至漢儒桑欽疏爲水經言質而不浮條設而不紊然非鄭氏之詮解猶未能顯其旨也今觀道元註邇漢河之播事則懷陰引度九流分徙備詳其沛也也論汾潞之橫溢則五鹿之征轍管岑之襄波皆窮其浩瀾也憑漳濟而求原則由發鳩以迨上黨自王屋以至薄姑崩奔之形接矣歷粵湘以望洋山迴而人跡長阻渚靜而漁泳恒幽負帶之勢渺吳涇渭汝潁之交繁而河圖王

板之瑞流烟樓帶之奇衆川結音於鳴注百派寫態於漸流
見者爲之心承焉江淮漢河之環絡壁或孤嶮以雲高泉或
清冷而湧沸神因會昌以建福人駭沂沿而御風對者爲之
神起焉况巖嶺溪源之備載城館碑碣之畢收洵美麗之觀
哉其足議者如新奔竄逆盡改即邑名號致一時典選文移
茫昧難稽在莽世已自苦之今乃紀載靡遺此雜冗宜刪也
生長北陲木歷南服江浙吳楚乃巨浸之都居僅志瀕廬斤
漸諸流而支條弗暢此缺畧宜增也至若尊魏標爲武皇斤
蜀王之名姓雖先儒不免奚責焉且其時黃河之轉徙未南
徐楊之運漕未濟世代漸更稱謂相亂如東海方丈亦有崑
虎梁梁舉集 卷之十 辛

爲之居西州銅柱亦有九府之治皆難於整正者後之君子
有能由經行而訪名跡因載筆以廣輿圖爲此編之續焉固
所願也若升庵楊氏謂今所刻新經誤以立碑樹桓爲樹柏
山名枉人爲枉人弱年崽子爲女子焚山刊石爲焚山宜改
其謬亦稽古之助與

齊桓

讀詩至木瓜之章解者概以淫風釋之每不滿意序以爲美
齊桓庶幾近之然未若今之論者以爲深刺衛人殊得其旨
桓之霸業不無可議獨於標立殘衛使之忘亡雖王者舉事
不越斯矣桃李賦贈猶答瓊瑤乃桓沒未幾而衛人乘亂遽

伐其喪忘大德而修渺繫於是爲衆人理矣永好之謂何而
可弗爲斯詮哉後世變亂無常流離感於君父恐懼歌於流
芻事定而不思報則刻薄寡恩之行矣然報之而不適其分
思及於匪流情世夫私昵往往昔之爲我德者寵之太甚而
溺之太過其後反釀無窮之禍可不鑒哉觀漢光武之於馮
異也共歷艱危出險以後追思一粥一飯愴心河北圖報維
勤異既蒙恩益加謙讓上下無嫌隙之私功成祇矜伐之跡
中興之助洵云偉矣宋高宗亦嘗語宰執曰向自相州渡河
荒野寒凍燒柴惜半簋孟溫湯燒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對食
今不敢忘也故踐阼後大權悉以委之力戒正人堅持和議
虎梁梁舉集 卷之十 壬

南渡之不復有中原者雖成於秦檜實始於汪黃是則均一
報稱也光武以艱忠直光隆業而高宗以狎和佞覺舊基同
事異施今古浩嘆然則御天下者恩有所加而必漸防其溢
情有所止而不使至於窮庶知人之明不爲近倖所移也

晉文

晉侯伐原原將降而去之苟吳圖鼓鼓人以城我而不納或
曰所以昭忠信也予曰此霸者詭術豈王者之盛事乎夫既
知叛降之宜却何如不伐不圍之爲愈乎其意不過要示信
之名使之屈服而無外此與宋襄之仁義何異但宋人以敗
而晉人以成者蓋國有強弱敵有堅脆誤用之而即非也若

夫王者之師緩柔服遠苟其敢行稱亂則大師克之可也何有於阻隘鼓儻之累乎後之祖此智者謂足以愚民而適所以自愚矣何若務於正勝者可必然而不惑也

管子

世之稱管子者必曰天下才然辨天下之事者不惟貴有其才而尤貴有其識才足取濟于一時而識乃能豫窺于累世缺一於斯未有行之久而無弊者觀仲之相桓設方畧需勞佚五家之兵魚鹽之利皆足鼓動羣心使桓之伯業爛然非其才曷克致此也惜因陋就簡其君則險污淫汰皆謂不足以妨治在已則家崇壘坵市設女閭俱蕩然而無所忌猶謂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孟

區區霸術不足咎也若識之昧於善後者莫大於說隨其君僞太子于宋襄爲大喪其天良耳樊丘之會無易樹子史稱其于洮于首止皆有異戴天王之美仲能使君下堂拜胙豈宜下踰年而忘之立子以嫡無嫡立長此常經也桓既無嫡則當立長舍無虧而其誰桓愛孝公自知幼而失序恐國人不服托之強隣仲乃阿助雍巫豎貂乞立無虧公又許之主心昏耄兩無適從仲倘以禍嚙喻猶可轉移克長克君正名定分戲括之聞自可潛消仲雖身死羣小自恃同立新君固寵戀棧豈有空宮塞寶之禍哉即宋與次觀之師亦可以大戢誦之也如必不退桓之恩威尚在人心狄人猶知救喪况

同盟友邦號召赴難勢必樂從頓兵持久坐老宋師與國環集肆罪致討宋襄能不惴惴乎以羣小之所能爲仲乃不能反長其君之過而伏變亂于無窮豈惟是善後之識即所謂才者安在也彼仲光桓死乃仲之幸而桓之不幸耳使其不死則諸公子爭立之禍不中於桓而且先加於仲矣即欲自全以沒世豈可得哉嗟夫凡謀國者偷取一時之便而不爲久安長治之計未有能自免者也然則聖人以仲爲器小者度其才亦似小有才者耳豈深明于天下之大道哉

孔子世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孟

以本紀次公侯於世家公卿大夫文人說士則載之列傳此其例也先儒王氏謂孔子無尺寸之柄列傳可矣世家奚爲以仲尼之道處之世家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不從而小此所謂自亂其例而進退兩無所據也其言似矣愚謂遷爲是書雖本於發憤而成後世寔有賴焉其以本紀繫帝王世家稱公侯列傳序卿士此例之正也有爲帝王不終而亦繫本紀無尺寸之柄而亦稱世家無半綸之綰而亦序列傳此例之變也春秋之寓褒譏書爵書字書名非其例之正乎或有事之所宜通而不得滯固於一隅則例當書爵書字遂貶而稱人例當書名竟進而書爵書字此其例之變也故曰定哀之

際多微辭而春秋之書有變例非聖人不能裁之也秦漢而後五刑之服有律有例例以佐律之窮也周內之吏或借例文奸矣而終不廢其制者蓋州其人不惟其法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不得以其人之謬易其法之善也如謂孔子之道帝王可也然身無虞夏商周之統而與之並名疑其僭矣謂列之以傳宜也然事非管韓申商政倣而與之齊稱疑其僭矣僭耶肩耶皆非孔子所安也不得已而世家之此亦其例之變也據史遷述成周之世家十有七首與魯太伯之至德也終孔子尊仲尼之至聖也秦漢世家十有三首陳漢美其匹夫倡義於天下身雖不終而所遺王侯將相竟城暴秦以歸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於漢也終三王美其承秦廢封建之後下令稱制乃能崇建周親爲世蕃輔而表茲三社也豈非其特筆哉若孔子生於尼丘長於闕里教於泗上老於昌平之鄉葬於魯城之北雖卒野之興嘆終還轅以息陬蓋始終未遠於家焉邵子曰匹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乘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至今登先聖之庭瞻其廟堂衣服禮器私心且向往焉天下后王君公以至嚙貳大夫有土者衆矣究之氓民而無傳焉孔子雖無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必不啻於十世五世三世之失其以萬世爲土者即以萬世爲家也固宜安得謂自亂其例而至於大相抵牾也哉

易言桓方大書言平康正直詩云正直是與是直乃質性之本然皆得因任其所宜而不流於僞也若葉公之問直殆有威於楚平父子問乎平聽無忌之說身效遂條廢太子建而立於三楚臣子皆不欲隱其惡特諱尊親而問吾黨諱攘泰女而云攘羊以羊者陰類也兒爲少女爲妾爲羊歸妹承筐無實判羊無血皆婚姻之醜也楚建不幸值此豈無幾微之怨見於師傳前者故無忌乘間搆其爲亂王遂召伍奢與尚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七

殺之而太子并假手於鄭國人憐之不以怨父爲非而直其證父葉公歟焉裏之大聖子則舉吾黨相隱爲訓夫隱者直之反也於義爲忍有所忍則不能徑情以行其公於理爲曲有所曲則不能斷義以歸於厲故姬公以隱非上謚惟魯弒姑息以此易名况父子行事有必不容掩者如石厚之父碯祁超之父情大義滅親絕其子而非不慈沈充之子勁褚淵之子貢端居深念鄙其父而非不孝至賈充謀逆父達不及隱矣而母柳亦詬厲之何其烈也新莽篡奪子宇既不能隱即女爲平后配孺子亦皆耻父所爲矣子獨何云交相隱也聖人蓋欲以堯舜之道爲歸焉而天下爲父子者定矣何也

兒有丹朱祇曰歸訟至慢遊是好晝夜顚顚斯隱之矣舜他
特腹惟聞號泣至焚浹之慘必殺其子斯隱之矣使葉公知
此楚平父子間能先事而云救乎則婦可不奪鄭可不仇王
孫之劍可不厲履到之師可不舉豈待入山而誅石乞免胃
以慰國人也哉惟此義不明後世任布之子王瑩之父忘其
天性詆訐於朝至宋之京攸而愈甚是皆存乎楚人之見也
漢向竊疑諸梁之間必起於屈建之去策而有辭以彰其父
而人子以隱通之天理人情皆協矣子厚之非國語為當
吾師此論人勝十倍

湯盤

註曰盤沐浴之盤也草廬吳氏曰盤盥盤也易曰觀盥而不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未

為乃用器挹水以沃手而盤僅以盛餘滴免其傾瀉於地故
潔淨可銘且古人每日必五盥手齋戒主祀盥之尤勤故可
云苟日日又日若沐則用盆所以漬髮去垢浴則用行所
以濯體去污垢汚之器不可銘也且古人非大禮不沐浴非
盛暑不沐浴孔子沐浴而朝在於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之後
虔恭以請討田常而魯之君臣不聽故春秋亦沒其文而不
書此非常之變故沐浴以告君平日服官而夙夜在公亦必
浹旬一請沐浴不可言苟日日又日也集註承孔疏之誤
偶未及改爾據吳說則盤手故可言苟日又日若武王盥盤
之銘又有溺於人寧溺於淵之句又似專指沐浴矣豈古聖

垂戒或見涓滴而有江河之懼乎學者宜互參之

曾子

宋景文公筆記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
參也魯益少時止以孝顯末如晚節之該洽也今人學有未
得往往著書立說以矜耀於後世究其庸俚而不足傳者踵
相接也然則讀書養素厚自期者尚其以先賢為法哉
曾子最少當呼而告以一貫時年木三十但晚乃著書耳然
亦別無明據宋景文乃謂年七十文學始就漢斷不敢信也

子貢說齊存魯

史稱亂齊滅吳存魯之事多類於戰國策士之所為而乃駕
名於子貢夫豈聖門高弟之所屑為哉竊意當時闕止亦字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未

子我與陳氏爭寵利而被害時人誤以為害我而誣之因是
以併誣子貢歟老泉蘇氏不能辯其誣且以子貢之計為疎
以為田常將篡悍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莫若往說高國
鮑晏約魯以誅田氏其說尤謬夫當時田氏之勢已成觀于
簡公見弒齊之世卿無一人能出死力以捍社稷者至于沐
浴請討反出於國外之老臣區區高國鮑晏既已為積威之
所劫而謂能約魯以滅田氏事若可為子貢之計豈不知出
此而必待千百年後出於文人之揣摩而以計疎於此為前
賢惜乎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梁惠

昔魏武之爲太子也出封中山微倉唐之使惻然悟主已成
奪嫡之嬰矣奈何復不善於貽謀惠王初年旋歿兄弟之爭
以致韓趙同隙濁澤喪師倘非二國不和魏幾折而入於韓
趙矣其後龐涓用而馬陵敗于齊昭陽入而七邑亡於楚公
子邲奔而河西獻於秦表裏山河之固削過半矣原其初莫
不欲富莫不欲強孟子將以仁義繼其衰則見以爲迂濶而
遠於事情由今思之忿恚之師禍由已開怨從外結征繕紛
然本欲富而失其所以富易若深耕易耨保境息民則積粟
漸多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生蠶聚斲本欲強而失其所以
強易若入孝出弟制挺屹然則訓聚日繁不與強期而強自
至乎雖衛鞅不用洹水不盟其固吾圉也有餘矣仁義之效
豈不彰彰哉奈何積習既深貪兵時動至於淪胥以盡而後
已聖賢雖生其時亦且如之何哉

齊宣

孟子以匡濟之才偏于一代之庸主然於滕則但可云善國
知其小弱雖與也千里遊梁而仁義徒付之空言矣惟於齊
則曰王猶反手驟聽者以爲大而失之誇而不知儒者之識
量所計畫於生平者誠審時勢之必然而非漫爲之說也蓋
當時七國之時勢孰有便於齊者乎韓魏迫於強秦欲其舍
干戈而事仁義無論勢未便而時亦無暇也趙境稍隔然韓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四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四

弱而力不能以拒敵則亦侵凌所易及楚地雖廣而四塞
之險與衆共之燕則偏於北陸難以起中原之脊惟齊負山
阻海大風洋洋且辛寬對魯繆公謂曲阜之封不及營丘之
渚當時有以東西秦目之者言齊居東方形勝之地足配乎
西秦也所以傳至桓公管子一修內政而遂爲五霸首垂及
末代君王后以一女主且能區挾數十年楚漢之間諸田宗
以民間崛起獨與一時爭烈原其始終要非他國所敢望也
故蘇秦抵掌六國惟於策齊最詳當時秦兵四出獨不敢以
一矢加齊章子之捷即稱首以稱西藩昭王一攻剛壽而范
雎即危之良由歷陽晉徑亢父畏韓魏之議其後故明喝而
不敢進耳若合秦而論五國之勢則又比長策大亦無能出
於強齊之上者誠能勿爲禍始外絕秦交而內固邦本其四
封之所障者不過魯衛滕薛鄒繹之邦崎嶇最爲弱小遑連
北燕亦非用武之國當此休暇延見名賢無事則講讓型仁
鋒銳歛息有事則丘山之栗雲翔之師不較而集以一人之
餘威制六國之倦敵枯朽之摧豈非最易爲力者乎奈何有
一孟子而不能用宜王雖云好士不過淳于御衍田驪慎到
之徒或以滑稽或以道法或以陰陽遂使康莊之衢徒賜列
第樓山之館空聚遊談坐失時勢而漸爲他人所乘數千里
提封卒拱手而授之秦哀哉夫以所遇足用爲善之主猶尚

如此其餘役何所冀乎然則以孟子而論遇賊王意者其有
濟乎然觀其烹阿而封即墨亦僅智計之雄而未必熟於大
道也

儀衍

此輩問公孫衍張儀行事何如應之曰衍即犀首也方其與
張儀共事魏也因權勢之弗協遂拱手而亡西河之外及其
去而均入秦也儀之權臣於衍衍即用李讎之策而召其所
憎以窮之然二人皆以連橫事秦者衍之謀急於攻趙而致
離石之敗儀之謀急於攻周而昧取蜀之機其後儀相秦而
竟為衍所害得罪嗣姪狼狽梁魏儀死而衍相秦為橫約長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聖

陳仲子

仲子之兄不肖而弟獨貧趙子昂之兄極貧而弟不肖當田
氏移齊之後仲子不忘祖姓故時人不曰田仲而曰陳仲昂
往焉兄兄惡其失身累已別後揭其坐榻浣於流水嗟夫至
今過青齊者望長白之山飲仰泉之水未嘗不弔於陵之孤
蹤而一時蓋藏僅與王隲之治邑等披松雪翰墨喜其文而
鄙其懷何若其兄雖然於世外為有得哉噫此而吾人於身

世有也苟其甘明陽張軍充儒子之懷不亦可乎

國策補亡

伊洛之戎大舉入鞏東周君危之謀於周故周景曰君何不
割鞏西之地與我而固約要以攻西周則假師蘇氏之願皆
君土也是失少於我而倍償於西周也俄而工師籍至君曰
公從外來奚聞對曰臣過平陸之郊見牛觸鬚羸其角弗脫
也主人患之問客曰將殺牛全鬚乎抑擊鬚出牛乎客曰牛
殺而於鼎矣鼎裂豈復完乎楚解牛而鬚仍結也客對窮曰
如是則豈可碎其此之謂一無所利而兼有所傷也聞君結
遠戎以攻西周西周懼懼將地分韓魏鼎獻秦楚合五國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聖

師與期而東向若刈增而憂難也若屬行頓刀而操出於其
止也是無怨而棄總親相至援耳臣聞或人善節少以為為
因虛以竭實間道以寓奇詐伏以待變焉即機而善乘其情
岷以俟之孱弱以誘之拒焉以阻之長轂以縛之火攻以散
之侵軼以誤之彼且拙矣東周君循計而施或遂藏焉於是
相工師籍而集呂倉而周故乃去之齊

史論上

莊屈

國靈均之膏，昌黎每以莊騷並稱。今約其文辭，或奔放而
威飛，或憂譏而結抑，雖皆旁引曲喻，而意指各有所歸，似不
相爲類也。然不類之中有類焉，蓋則皆出於不得已者所爲。
故淵可沉，天可問，罔兩可對，隱莽可登，要不失吾自守之至
正，苟分而論之，莊則道於方之外，出乃苟於方之內，及觀其
所類，如莊之鴻濛雲將，即屈之豐隆懸圃也。莊之鵬翼，即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一

即屈之虬龍香草也。莊之歷數篇章，以至男強，各著其益，而
不言所本，即屈之道可受而不可傳也。莊之與物有宜而莫
知其杜，即屈之小無內而大無垠也。莊之桑戶死，而衆友操
琴和歌，以及真爲樂，即屈之無涓滑而魂彼將自然也。莊之
任其性命之情，而能自聞自見，即屈之一氣孔神，而中夜存
矣。莊之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則又屈之虛待無爲
而庶幾以成矣。卒之屈欲回沈六漠，而不得臨脫夫舊鄉，莊
乃優游濠間而徒所觀夫魚樂，使得賢君任之，彼皆能去
其意之所寓，而一代之於正焉，奈何顧沛窮愁，一至於此哉。
況大三代以後，人才之零落，言語之招尤，雖欲效二子之發

憤者，皆可多得也哉。噫。

魯仲連傳

魯仲連世所稱七國之賢士也。觀其功最大者在於義，不
秦次則遺燕荆書耳。至於料田單之攻取，又其餘也。然其不
希秦難云，義聲慷慨矣。魯不能盡一萬金之策，可以存趙而
知秦其云梁燕助之，則新垣衍知其爲矣。至云齊楚助之，徒
虛語耳。當哭決陳焚之時，而特從旁一人爲抵掌以談曰：吾
有西江之水，無限何難滅此區區也。是豈能有所及乎。況秦
人暴而熟于計，使信陵之救不至，則所以喝秦者，適以速趙
之亡耳。安見其爲功耶。若乃聊城一矢，進則不能使燕君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二

幾而免自棄其師之名，退則不能爲燕將自全而徒教之殺。
君親以希非分之榮寵，固如是乎。夫以連之所爲，尚如
此，況建信安陵之客，棲縵赫赫之徒，其卑論委喪出於秦儀
之下者哉。
漢別有發燕將答魯

呂后

李衛公謂晉之任愷，庾尹欲去賈充，惟羊祜密留之，並以晉
初大臣將相多魏舊臣子孫，非充不可以托腹心。似矣。但充
既見留，遂將營宮闈，結難黨，是西晉之亡，自留充始也。祜
亦安得爲智謀哉。至云漢高不去呂后，亦以惠帝闇弱，非后
之剛強不足以臨制大臣。愚謂高帝英主也，孝惠亦非闇弱

也觀其曲全如意仁心爲質有過於文帝栗布之譌者使輔之以清淨之曹參自足爲守文之令主呂后雖悍其子既已爲帝矣自當歛息於深宮及惠死而后始肆其狠戾諸臣不察復納辟疆之和謀以釀諸呂之禍此豈帝所能逆計而嫡長之分必欲預去之以爲快哉但慮戚氏母子必難保護於異日不勝惓惓之私而迫於易位及劫於四皓之言即翻然悔悟此之刻印銷印皆轉移於一念之決非有所謀議而定也若謂憂大臣之難制而故留后以攝之此徒見其有戮韓彭之免舉耳然是時高帝尚在大臣懾於帝非畏呂后也殆韓彭英布誅絕之後所謂大臣者不過陵勃參平絳灌樊鄴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等耳帝既許勃以安劉矣復即軍中以斬噲夫后之內侍者莫如噲豈有欲托人以臨制之權而先斬其羽翼之助哉蘇氏謂斬噲則呂氏無以厚其毒皆事後之論耳大抵其子之或立或廢帝真有進退維谷而難於兩全者與唐太宗末年所處承乾之變畧同然卒以義裁恩雖逆知悍后不能保其愛亦不得已而付之無可奈何也若徒藉區區一婦人以制以舉朝之臣工而慎防其變則是呂后後狼戾高帝實有以啓之也而謂開創之英主其見果若是之齷齪哉

黃石公

善取天下者必審觀天下之大勢勢之所在而吾因機以制

之故不勞而自足招致夫九有苟違其道則其後將論於必敗勢之謂何強弱剛柔之分而已皇極之數言曰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本剛柔而順用之也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以剛柔而逆濟之也易以乾又爲剛用九則吉明乎天德不可爲首宜以柔弱居身也坤以陰柔爲體直方則利明乎敬義所自立而不佞於所行也黃石公之三畧雖其旨不一所以扼要者不外柔有所必設剛有所必施強弱必有所互用兼四者以制其宜而已說者謂此上若人按之幾良其跡甚幻惟蘇子以爲秦之隱君子將出而試之蓋欲陰抑其驕氣使之靜安於柔忍而後可以定天下之業夫良之時何時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

天下承秦之弊焚坑之禍烈矣陳涉崛起不終使倏憤之人心怏怏無從項氏雖興而梁以騎敗籍以悞亡元元叩心誠望寬政漢高遠跡陽山稍稱豁達良既得主使猶迷其小憤使倖屢戰而不計成敗之所宜是以天下之至弱而當至強以一人之至柔而撓至剛寧免於挫折也良惟信服其教故凡佐漢者務損其虛驕之氣而和之以柔其所關者皆也非勇也所據者守也非攻也始焉捐蜀以外棄之既焉揭關以東棄之使羽聞之謂其無意於天下而天下卒歸之者由其先得制勝之地根本既固羽雖百計以奪之而勢有所不能入也方羽之西棄其英武誠爲不世出之姿此如虢處方

怒不惟秦嘉景駒弗敵即王離涉間之宿將盡供稱漢王
失職憤憤思聘卒召睢水之禍賴良周旋力阻舊威待變及
敵謀已亂猛力漸衰然後起而乘之楚遂不支即謂良之謀
渡遷出於柔道可也

范增

子責范增去項羽不早當在殺卿子冠軍時又謂陳涉之
將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懷王孫心而諸侯叛
之以抗義帝是以羽之立義帝為是而殺宋義為非也子謂
羽之霸業不終者在於增之勸立義帝始蓋增之見卿生之
見也漢若從卿生立六國後則大事已去賴留侯籌策而止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故漢終以王無分其勢而掣其肘者增使見於陳吳之所為
而不知二人之特起秦尚晏然無事方且悉耳目之好而窮
心志之樂也故必有所托而後可以動搖夫人心彼項氏已
渡江而秦漸成瓦解之勢矣時張良亦頗知其謀而不即諫
者其意在借端以立韓之橫陽君故聽增之所為耳增果舍
倡義之羽而別求主於田夫牧豎之中使羽悅首以下之而
其後果有所不服夫田夫牧豎而為君此劉盆子淮陽王之
所以究歸煨燼也義帝雖賢徒見於命沛公入關一事餘固
碌碌者然沛公之遺誠幸耳使非羽以九戰之師制其外虜
王離降章即長史歆漢雖有張良陸賈食其之謀能以弱不

滿之兵歌舞以入覺關世徒以成敗論人者觀此而安
見其果賢也且夫立義於倉卒機機之中不決其素望之所
屬使項之勢成將傾所置之即刻之勢成亦將何所置之肯
拱手而授之尺寸無功之主乎向無江中之推恐漢之所以
戕義帝者不在懷下之師之謀矣而編素云乎哉至於卿子
之車之飲酒高會忘趙不救而縱虎狼之秦於再熾其如天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六

以犯天下之不韙而羽之謀果矣豈非智之始謀不滅哉
山楊氏亦云羽負不義增實兆之故曰增之見卿生之見也
後世如劉誠意之不禮韓林兒以為牧豎而斥之其真帝王
萬古之師歟

周勃

吾觀亂臣賊子方其暴戾恣睢之時雖欲移易乎天地而天
地將避之恒赫乎鬼神而鬼神猶將憚之獨天理人心之
在人必有難於強奪者雖或屈服一時亦其力所不贖耳而
豈固心以受吏者哉漢高既亡悉臣民而受制於女主其變
而矣方太尉之入北軍也操臂一呼士皆左袒遂以誅諸呂

而靖凶難宋人曰太尉此問非也萬一軍士不應或皆右祖
何如此蓋論者之非也是時呂后之惡方稔諸呂承之固無
如何一旦淫后立斃禁旅之士將欲委心於劉而無日故一
聞太尉之呼而競喜此天理人心之在人自有不謀而合者
但祿位初解而腹心虎旅猶在荷戟之中使勃竟以安劉爲
辭此輩知其無可容有挺而走險耳新收之將威令未平勢
且何以制之哉惟持兩端之呼以聽衆心所共屬則其黨聞
之莫不喪心戢志遂乃棄却以就正悉捕諸呂如鼠耳此與
項羽之夜聽楚歌何異皆先事以平人者惟高祖預知之故
曰安天下者必勃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也

漢文帝
傳

從來振弊維衰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英也故能徧覽
天下變而執其要惟哲也故能察夫精論而乘其機非優
柔息易可爭先以予雄也然恃其多英而不廣羅夫得失悲
其則枿而不聰照夫是非則是天下之言皆磨心也無足可
吾意都恐大聲不入天下焉至於類且敗矣若漢文之受言
有可法焉武當大潰未兆高祖誅陳稀而封之代非有天下
之勢也後蹀血諸呂將相豫附神器歸焉文之所遇固衰弊
宜振之時也豈難出其英哲駕馭一時而顧廣問兼聽至於
秉德迪仁讓吳楚淮南而不居其益哉吾知人主於此觀其

度越何如耳德慶未優則聽人言也莫不失於慢成於憚而
遂於堅有一於此士鼓腹而去矣夫聞言而漫無所擇者唐
之德宗是也朝受陸贄之疏夕獎盧杞之姦善不善弗辨也
或聞言而偏於所出宋之商宗是也宗李進如拔石莊黃退
如拔山厭善而樂不善大教然也若堅拒失言者隋之楊帝
是也魚孫陳而腐頡頏禍常盛而張矩鼎其害不善而誅善
也又莫甚焉計帝所受者即從宦之言也小臣之言且受則
上公太尉肯重違乎言之善則納之不善亦姑置之且亂稱
美夫聞不善之言且稱美以作敢言之氣况善言乎自是受
釋之言而廷尉平矣受覆案之言而刑罰中矣受費山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八

言而治道正矣受是錯之言而邊疆備矣然有不經受者如
釋侯請間之言恐以私而害公也齊夫便利之言恐以佞而
傷訥也長沙痛哭之言恐以更張而失漸也皆帝受地竟也
不受者必有大於所受者也原其所自則同符高祖而廣漢
受謝靈運也刻印銷印不容購也一聞善言而俄頃忘天
下之計雖未門閭而帝躬懸而王九元重亮之指潤而朝
帝誠善也之旌除群務之本幾於帝王若未能此之爲武也
鮮繇於勳矣

淮南王長

張然顯美入於高祖有城廣事發美不自禁而生惟

審食其解於呂氏而弗為高也。淮南入朝先捷殺之而遂請罪。後儒謂淮南以藩臣而戕制侯於下。文帝不誅是。其罪之過也。予謂食其本系呂氏。佐其慘殺功臣。權移產祿。使漢祚幾於敗。物此亂臣賊子通天之罪。在惠帝。屢欲誅之而弗果。其後呂氏以開天元。因其汚辱於宗廟。得罪於漢家。尚且黜絕其享祀。此固公論之所。雖子孫帝王且不得而私食其何人。尚乃受辟陽之封。肆志而無所憚。此真文帝之失。刑縱元兇於度外。而過於仁柔耳。若淮南以母仇而抗戈。義固有不能戴天者。跡則近暴而情已可哀。况其以親藩討必誅之賊。與薄昭之無因而殺天子之使臣。大為不侔矣。張氏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九

暨之陳。未聞有以五王及李多祿為專擅者。帝亦安得遽罪淮南哉。論者徒以其操行之不終。而并追咎於其始。不思廢蜀而死。民猶以兄弟不容為帝病。使因一奸臣之命。而輕殺一寵弟以當之。則其殘忍為何如。而又何能免於後世之議也。

讀錯

當家令時。建削平七國之計。盡忠於為國。而非有邪心也。時施行無序。故致反者之舉起耳。予獨悲其始焉不見信於成。終焉不見諒於君。機密交。顧身東市。禍最烈矣。蘇子謂其見戮之由在於自謀居而懷天子自將。故錯辭得。以易其

苟其自任以重危。而貽天子以重安。雖百索益不能以開之。以矣。然予觀當時有事奏彈錯者。乃丞相問青也。青上書。令御史大夫錯。願有為之。則自居軍中。恐不可測。不如天子自將。拜請置錯於吏。袁盎聞之。故遂得以乘其隙。然後知居守之計。誠非錯之所敢也。蓋有所責而不數前耳。又以其自任太甚。徒思取悅於英生。而不顧失臣之不樂。故其忌之者愈衆。而其情之者愈慘。置國家安危於弗恤。而但欲有所假借。得以行其私。而冀成也。則幸而為西漢之藩平。敗則不幸而為後來之紛紛自戕其新時。以取快於敵人。至有酒酒以相誦者矣。又何怪漢國情之劣惡。袁盎之釐毒。致錯不得善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十

終也哉。若謂自將可以執議和之。則滑淵之役。冠平仲業已自將矣。何以王欽若復得起而擊其短也。然則蘇子之論。猶未推原其始歟。

李陵

嗟夫驚世之言。非凡幾者之所尚也。駭俗之論。非成謀者之所先也。况於軍旅之重乎。夫惟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後進足以建功。退亦可以自守也。李陵之敗。降後世因馬。愚輩惋惜之。遂以為未能究其用。予謂陵之敗。固其自取耳。夫單于之勢方盛。貳師以數萬騎當之。猶多失利。陵不自度。乃欲以數千徒步之卒。而獨當一隊。且曰臣所將者皆荆楚

勇士奇材劍客。可以扼虎命巾者。此不過刺探武帝之好。其
以大言以投之耳。及至被圍而五十萬矢一日俱盡。向之所
謂荆楚勇士奇材劍客。扼虎命巾之技安在哉。昔楚共王之
見辱於晉也。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以一矢射呂。射中項伏
殺餘一矢。復命虞淵之守朝歌也。以二十張弩射一羗羗立
死。劍律光之陷於洛陽。僅有一矢。卒射殺王維。大敗周師。唐
太宗入寶建德軍中。僅以射還敬德。兩騎殿後。每追者至射
之。即斃。即如陵祖廣也。百敗之餘。猶取敵弓以射追騎。使陵
將數千人而果猛士奇材。扼虎命巾之技也。何難以五十
萬矢殲數萬之敵。不惟出險追奔致勝在於此矣。及兵敗身
死。漢源集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牛

辱而且浪言。復得數十矢足脫。夫以五十萬矢而見脫。冀以
數十矢而見脫。何其悖謬若斯也。故唐太宗亦謂李陵以五
千度絕漠。卒降于人。而李靖以孤軍三千。喋血北庭。遂取
其相去矣。止什伯哉。跡陵之所為。或不過趙括之流耳。雖
云事洩於管。敢亦由其御兵之不密。然古人有見以我情輸
敵者。而即因機以制敵。雖首肯敢何能為也。且既已奉國而
不能死。又甘心於臣僕焉。漢之罪人哉。

霍光

武帝以輔遺之命委霍光。而以金日磾為副。方日磾之牛羴
戲殿內。即殺之以防其患。此固先見之明也。光不知妻和妹

則不問既已知之。此何等事。倘立發其奸。以大義滅親。如
石碣之于子厚者。則當斷雲斷澤于衍而尸諸朝野。以塞
腹。繫于司敗。如王維之于兄。敢者主雖震怒。不測而漢廷且
之執法。尚有助故可議。未至釐誅。如後身之慘。不則借端
滑圖。顯而羅山雲。也。初以徐聽後且之事。發其跡。猶可以
自白。而禍亦可少。故顧乃不能從傍復中夜。難于自決。則
是與聞乎。試而身入于囹圄矣。趙盾之獄。奚辭世徒以不學。誠
之彼日磾。豈知學者哉。而况其阻廣漢之封。則其後日之端
向實有以故之歟。

王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上

王仲任退居會稽。作論衡二十餘萬言。以為立論若衡之平
足以考證千載。至於九虛三暗。論死訂鬼。諸篇尤為滿意之
作。蔡邕王朗得之。皆以為高視北州。競稱奇秘。由其有縱橫
肆溢。足以蕩滌夫恒篇而破從前之論也。然其於人世貴賤
修短之遇。一一委之于命數。而於禍善福淫。修吉悖凶之理。
將漢焉而無所屬。則君子操行不因此而易其素。而世之為
小人者。可以大恣其所為。自詔友道。敗德皆吾分遇之所然。
刑網不能加。而雷運不足畏。彼何憚而不為不善乎。至於風
風麟龍。皆謂不足為世瑞。而楊厲漢家之功德。則又備著其
佳祥。雖自相抵牾。而不顧其相。死者為無靈。則先王肅雋懷

論之意皆可廢而不用矣。謂鬼爲不足信而獨信爲妖氣之所成。夫鬼厲之興妖氣又奚別哉。況其顛倒古今非顛非倒。雖足取快於一時而究之。但處其說。必不能以自通也。教後儒遂疑爲質作。亦不然。大抵英士立說不偏則不奇。偏且奇矣。而又欲求合于太遠。勢必有所不能。此李溫陵以著書而得奇禍也。仲任如在。難免矣。

蒲田節牧仲曰。奇者無對之謂也。極正極平之論。古今無有。發者自我。發之則爲奇矣。偏者不正之謂也。不正則扣和說橫議。卓吾之所以死也。王仲任之徒原不足道。古人不讀非聖之書。細思之。自是不易之論。蓋天地古今。在

虎溪源集

卷之十一

事

聖人極矣。牧仲先生史記未及行世。惟于明府惠勇情傳。明易傳。

丙吉

丙吉之爲相也。有責其牛喘之問。謂宰相所以調陰陽。豈掛乎端冕而爲之。必利見於輔君佐治者。而吉不能徒飾智識。以掩其跡。是自歎也。南軒張氏則責其不救韓楊之死。各舉一端以病之。愚謂觀人。先於其大者。小疵恕之可也。當五霸之禍。武帝震怒。公孫病已若復死于獄戶。西漢之祚傾矣。賴吉奮身以當大難。保全幼冲。開後日再興之基。此之共和之政。豈有異乎。故風漢二宣皆賴大臣之力也。武帝聞知。悔亦曰。此災意。功高如此。至于沒齒。不啻無智。無勇。功高

論漢廷諸臣不及即求之三代。可多見乎。古之相業不足論。若德量不伐如此。試以身當事。恐其心亦不能嘿嘿安。得不爲之愧死也。

馬援得侯武知叙多起詞可也何如傳

街亭之師。援以違制取敗。丞相亮遂加顯戮。人謂御將之法如是。予獨不然。夫國家誅賞期於必伸者。亦視勢之強弱何如耳。孫武戮吳嬖穰苴。誅莊賈。李臨淮斬張用。齊皆當士馬。強恐驕悍之夫。亢不用命。故假此震警之。或喪師誤國。揆諸懷奸罪在不赦者。即殺一人以安千萬人可也。若奄奄全蜀。當干戈交。江人才難得之時。即偵軍如設。綢之以勸其

虎溪源集

卷之十一

古

悔禍。徐收之以責其後效。此愛惜人才之至計也。若在我既逐舉而任之。責已有所分矣。及喪敗而甘心刃之。彼有盡之才。肯足供無窮之任乎。況設伏法而十萬之師皆爲流涕。是亦素善撫循。習將焉者。非孟達魏延此矣。當時與蜀抗衡。莫強于魏吳。以曹操之奸暴。孫權之猜戾。及仰將帥恩禮。有加于禁七軍。俱沒歸國。僅戲辱之。甘寧凌統喪師。令肥。陷生不測。權亦恕焉。區區弱主。必期法行不貸。不知法太甚而或以縮任事之心。或以阻新附之望。恐其後之不振也。蔣琬亦謂亮曰。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不宜輒戮。智計之士。先主失一黃權。得一狐。爲色喜。誠哉。開國險。慮入

雖厥致也推之有以斷斯獄矣此論確切武卿亦當心服人
事起則私矣私於武卿乎今日
事受還必不受人怨也漢書

管寧

古人之論交有一見而托心者此固上智之資預有知今之
明故其相天下士不徒得之於其貌并得其隱深而取之也
其次則莫若共學又者可以詳人之委曲蓋朝夕之與居學
問之相長氣量所授漸焉習焉雖屬中材皆得以辨其人之
微否也况管幼安之賢與華歆肄業之久矯枉之疏固已窺
其微矣特未忍遽絕也及觀心於乘軒懸金於鋤耒始慨然
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夫二事小過何拒之甚也寧蓋窺歆之
虛懷也

虛懷也

卷之十一

七

深當其驟得虛譽不欲敗之故僅托細行不矜以遠之爾不
然當時二人皆稱之為道矣而其後慕管者仍曰龍頭惜華
者遂曰龍尾人以事後與之寧獨辨之于早何智量之相遠
哉

郭璞

京房對主之言分別君子小人辭婉而切惜房主不悟遂致
禍身郭璞日中之寶惡言逆謀無成雖知命盡頃刻而不為
兇威所怖于謂二人皆死于忠而非以術喪身也今之碌碌
者每隨聲以成敗毀之冤矣至王文中亦曰京房郭璞古之
亂常人也據沙隨程氏以謂此乃責其學術之頗僻如顏魯

公之文章往往離于神仙浮屠之說然豈慨足掩其大節哉
嗚呼先儒機劉費為遠恒是與嚴京房者等也謬矣弘農於
千餘年後猶入王成公之夢泣訴教導同好靈乎靈乎

文成憤憤託于夢
以寓言辭

徐陵

吏部尚書者天官冢宰之任也自成周建官三公以燮陰陽
三孤以亮天地或論或術難備其人爰立六官分職就理獨
冢宰之尊後統百官為民司徒以下皆受其制雖仍側于
六職者譬之乾坤之與十並列八方而乾坤之位自尊冢
宰之與五卿並列六職而冢宰之任特重也周公以負辰之

虛懷也

卷之十一

七

聖輔相中人整正百工所居之位終不離夫冢宰是知人才
之劇進退攸關內治之隆頡頏悉屬固不宜於旁委也厥後
炎祚淪于三分典于移為五季猶有毛玠之公忠山濤之識
量蔡邕之剛方奉職惟虔無敢隕越獨太康中徐孝穆任吏
部時稱其綜核名實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向慕焉然予親
其咨求官人書動稱用人拘憑門閥且崇引內典外書之言
五行六甲之說以為參米寒雜得之多少盡關相祿何況皇
朝爵秩理係冥天若是則銓選之門但談祿命官階黜陟不
辨賢愚如此而欲任人之無失國家之長治其可得乎
意者
故作問語以贈
送人耶

劉韓之

南陽劉子驥雖商公亦以高士目之者良有以也原其伐菟以取供條桑以自給誠足遂其虛退之性而不爲榮利所惑也然吾謂士人棲隱皆有大不得已者苟其學稼穡時而知之者則不可以自見也若上之人已知之矣而既度其時又度其遇舉未足以辱我者則猶不宜以自見也此用世之所以難也當桓冲統治荊州正符聖臨江之時冲徵驥之爲長史欲以求盡其計謨苟自度其不足以濟變而桓不足以斷我則開命力辭可也既已慷慨登舟矣又辱入其嚙既以分惠于人矣宜夫緩急有可恃之具斯其才且賢足多也乃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一見而竟陳無用忽然而退果何爲哉且其時何時也符泰頃國之師其志久無江南矣且既已舉蜀襄陽焚郢而荊州已岌岌矣使淮淝之師徒不競壽陽之草木不兵一旦敵馬臨江縱百萬驍騎以飲收雖欲伐我條桑以優游于陽陵之野豈可得哉爲驥計者既受知于車騎當其應聘而往即宜戮力同心保固上消敵至則積銳以推其鋒敵退則泛舟而下旌旆齊舉以爲聲援之奇計無幾存亡危急之秋而多轉危爲安之畧志猶足以尚也不知出此而但遁過爲懷縮惡不進使後世謂山林之士曾無益于八國豈非其有以啓之哉然驥之內度不足有爲即挹退猶善耳若乃虛聲自負或

以入國爲僥倖而進退兩無所據者其識趣尤下矣爲士者可不自厲其素哉

鄭敬

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鄧功曹驍勇前槐樹上白露類甘露却射高懸過問捧爵皆從敬之敬獨曰明府之政未能致此但樹汁耳敬不悅托疾而去愚謂懿不罪敬有乃深自愧屈至於托疾辭位亦云賢矣若敬之在下位而能抗直道不信可風哉三代而後凡濡露卿雲山雞澤馬真偽未辨莫不歸爲上瑞世主遇此遂乃歌咏不衰焉劉貢父時有甘露降松栢間其圓如珠即命棄之言此乃陰陽冷氣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成味雖甘而名爲爵餽誤服輒足致疾若洪武二年冬齊靈忽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侍臣危素謂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簞受之宋濂謂或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遂作頌以獻又上嘗取所儲膏露於宮中盛以翠盥中貴跪進命用金杓煉水二升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罌以授須臾融化成水爲一上以符紗囊漉去滓自飲一爵而分賜臣等亦未聞有教誨者濂謂此與黃帝出馬瑞龍甘露頌賜百寮同則此露又自來古有之矣但貢父兄弟博物治聞言必有據况未達不啻先聖明訓後之君臣遇此非常之物寧棄弗用更爲保身之大也

梁武帝

武丁夢蓂莢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喪秦封太姒得吉夢而明堂高誠公夢華收而下陽亡若是夫夢之足據乎周官雖有六事之名因之舍萌而獻吉然必責有所思所爲而後乃恍忽以徵之未有驅車入穴無因而自致者也方梁武作雖大藩乘東昏肆虐杖骨肉之仇雖反戈紀順史猶以起兵恕之使其能容齊和不墮異教優游四十年間亦文治之主也奈何而雄心猶存夢見中原牧守悉納土以來歸未異從諛遂受侯景之降以致叛亂旋生身亡國滅禍崇烈矣及我英朝以幼冲踐祚內有母后之嚴外有多賢之輔十餘年

元虞漢皇集

卷之十一

元

開稱治平矣習見先朝犁庭著績遂懷封狼居胥之思屢夢也先指首諸罪自信捷伐可施王振主之故士不之厲力行無疑遂乃辱身而與尸危及社稷觀二帝之夢兆其果吉耶凶耶漢武受後見夢於朝廷謂朕久君臨天下今乃有人於燕上磨刀驗之茂陵石獸果然霍光欲窮究其事張安世謂鬼神詭昧不可以此罪人是知爲人君爲人臣者徒知以夢之是說鬼神之堪憑何如潔志躬修無爲以守至正則天人之應自有較至而立就者矣

王通傳

嗚呼士之往非其時者將何所恃而可以自善其身哉而漢

之文學其洽於揚子雲作爲詩言以擬論語太元經以象易訓纂以方史謂州歲以此虞虞程子讀其書而尊稱之出處之際自安寂寞而卒見累於新莽東漢將衰經籍漸備諸儒各守師訓僅能專一家至鄧康成乃能兼綜六經論語並行一時遂擢通儒之目雖設不欲仕而爲廷掾所拘情不免考終于牖下則亦棄之何哉求其始終得免惟王文中乎通生隋開皇初天下稍混一矣遊遊京師慨然有用世之志雖上書得報公卿忌之即援琴鼓瑟登雲中而惆悵望龍門以息心竟歸休於汾亭之陰焉續詩書而著元經諸凡述作大備制作惻然問其襲貶何以不及仁壽曰仁壽大業之際

虞漢皇集

卷之十一

元

容忍言耶開江都有變則法然曰生民厭亂久矣天或將興堯舜之道而吾不遇焉命也因泯然於暴世而終焉其自述則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足不難學故明旨哉至人之訓辭何其深且厚乎宜後儒謂其異言可以釋法言可以釋格言可以志也

李靖傳

唐太宗問於李靖曰兵有分有聚前代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百萬之師敗於肥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其後公孫述與劉將劉尚分屯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師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教乎謂符堅之收固宜若果漢

尚分也。以爲對則謬矣。光武勅吳漢取蜀，戒以成都十萬之衆不可輕視，但宜堅據廣都，以俟機宜。漢以老將而動違節制，舍廣都進迫成都，後與劉尚分屯大江南，北帝聞而危之。曰：「此勅公千條萬端，何乃臨事悖亂？」賊若出兵，縱公以大衆攻尚，尚敗，公即敗矣。詔書未到，蜀果出大兵攻漢，并以別將劫尚，而彼此不相救矣。幸而蜀之所遣者謝豐、袁吉，皆庸才耳。使遇武安、淮陰之將，當其大圖既合，漢已敗亡，入壁是時，內援將絕，外援不至，浮梁中斷，扼其吭以拊其背，可旦暮成擒耳。竹縱之衝，枝夜遁而疎於所防，截跡漢之得脫，而與尚合者，乃蜀計之失，而非漢策之善也。靖佐太宗所向，凱勝至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於羣滿銳，擒諷利出奇，無窮豈不嫻於敵畧者？使靖不知而以此入對，是暗於前代得失，非大將所宜言也。使知之而姑詭隨以悅君，則靖之罪且不勝誅矣。又安可謂明於料敵足垂爲後世談兵者之戒哉？予同欽靖之言，于此無足揀況其爲一代之宿將，引據斷不若此也。或曰：問答之書，皆宋人阮愚僞爲之。

周典

使民酷烈之世，雖其主好暴戾，亦必恃淫刑之巨助，成虐燭流毒生靈，不知天之報及斯人者，固有昭昭之顯跡也。如來後臣索元禮等，無一得自免者，周典以懲因不服，謂宜以族

之六經列聖，即後世之典型也。而乃絜其行事疑之，或之欲取彼竹書、尊師、汲冢、僅信武城之片策，盡據衆史之錄，定降浮古於汚濁等，惑辟於姦慝，雖聖人後起，恐無敢精其弊也。而彼則不然，凡夏故之殺益、太甲之誅尹、文王之就季歷，莫不陰護其說，而信爲誠然。等舜禪於曹，丕卽湯武之革命，薄姬且之戒兄比之漢，赦淮南，明寬阜陵爲，禹身滿，豈復儒所忍言乎？至若孔氏之春秋，反疑虛美丘明之左傳，獨表數長，又况視同籙若，楊董枉秋胡之貞，要發言不經，爲教理之左者哉？由其職言天冊神龍之代紀，法蕩然，忌懼弗領，有王者起，能免橫議之誅乎？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劉知幾

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要必規模弘遠，動合經綸，然後爵服欣膺，大業斯起。本統正於當宗，編紀綿千後祀，非與夫分竊方州，埒光晦息者，區區絮其小大也。跡劉知幾之排斥項肥，等諸儒，推賢史遷，垂亂凡例，名聲所掩，將淪訛謬，又謂漢氏中興，更始升靈，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城節不虧，託而兵敗，長安赫歸，高邑克亡，弟及層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于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密委罪東觀，東觀失實，愚謂凡云，借與盜者，謂國有定主，民鮮叛情，如尉陀獨據海遼，呂嘉妄竊分星，是也。若乃秦濤已溫，秦係並此項籍

災大魏納囚其中後有人告其與丘神勳通謀即席請兄入
魏魚保家奏武后置銅匱以受密疏隨有人投匱告保家為
徐敬業作兵器遂置極刑路巖相懿宗密奏凡賜死者剔取
結喉三寸進驗尋自罹其禍賜死之所即楊牧之榻也後唐
廢帝初吳人攻閩建州士卒欲得薛文傑而甘心不得已攝
送軍前始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請改制形如木櫃橫以鐵
鉗內向動輒抵觸既成而身先入盧多遜謫朱崖知開封李
符言朱崖雖海外水土甚善春州在內地至者必死望改之
後月餘符坐事上記其言即以符知春州至任即死然則天
道豈遠乎奈逢君者不思好生大德務以戕民為治聲或恃
虎溪漁叢集 卷之十一 圭

夢夢之天謂可肆行無忌乎其如冥理好還何不自為之所
也

劉知幾傳

古者載筆之官紀乎言動列籍禁閑分曹左右司其任者是
云國華蓋兢兢以著作為難原其是非式昭千載故不得不
慎選乃職也劉知幾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過居司籍之曹久
處載言之列兼其才識敏達離於議論古今不無偶中至於
馳騁之謬意見之私往往不合於聖賢之法度而欲自成夫
一家誰能尊信其說乎詳其大者則莫外於疑古惑今數十
餘條夫前修既遠作範猶存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今

渡江幾有中夏推盟受錄獨冠侯王固一時之傑也及夫鴻
溝背盟墮頂夷鼎曲直之情固不能掩諸公聽成敗之論豈
足以服其由來也哉雖列之春秋不足多乎至於更始修盟
浪擁稱尊朝見臣工愧汗削藩爛李侯尉克斥秦關廢舊恥
甘霖鍾齊武文子謀血生靈塗炭世祖義旗獨指舊跡獲
漸撫西河羣雄致力降於有歸漢後斯觀宋開唐公見推選
肯分歌枕李韓兒虛忝果能終紀龍鳳否也況比之當位倍
祗愈非其倫曹何順逆親疎之足云乎班范後生豈容心折
知幾作意反古恐適以自亂其例也

劉知幾傳

北溪漁叢集 卷之十一 南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建號立廟備隆追稱孝思所榮稱
情而止殷家三宗周人世室屬在子孫無容私焉況時移代
隔冒竊相仍史臣載筆曾無明辨豈公論之所許乎劉知幾
謂天子廟號自三代以迄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
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魏武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
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意觀標榜之屬曹如彼而稱謂篇
之卑魏若此何其立言自相忤戾也自人臣放伐始巢門
故口實之慮見惡於世未善之稱不勝雖發雖勅展光明事
非得已貽訓將來匪容諛飾者也孟德懿惡縱茲謀深鬼域
方侈志于周文已情同于卓莽若斯而云無慚德案或末之

前聞

裴晉公傳

相林池館之樂。陳賈者不見亦去。有所寄而然。非徒玩物以喪志也。裴晉公在唐。助名彷彿于陽。陽雖窮。極欲後人無敢題。裴晉公以累朝舊德。雖宜無暇於縱欲。今故其外。之洪波養白。羊以放。澤。澤。澤。而披翠。午橋之。裴景兒。鸞。甫。于。于。暖。日。楊。柳。臥。花。于。深。溪。及其考終。應。然。于。物。累。而。猶。櫻。精。于。金。魚。之。未。長。蟠。松。之。難。成。豈。猶。未。免。庸。人。之。見。哉。良。由。身。乘。國。約。常。險。阻。在。憲。宋。始。重。之。而。終。疎。之。程。昇。皇。甫。鋪。吐。哭。承。璫。力。以。排。之。以。免。換。之。賢。肺。膺。文。章。虎。溪。集。卷。之。十一。 七

堪。映。微。于。晚。日。乃。甘。請。還。壺。煥。族。元。老。他。何。足。計。哉。穆。雖。不。君。猶。加。禮。貌。方。其。入。見。遽。曰。朕。開。廷。英。待。君。矣。敬。雖。昏。問。度。請。其。勤。政。帝。亦。視。朝。加。早。無。如。正。不。勝。邪。終。于。開。斥。追。文。宗。信任。召。與。處。厚。同。相。中。外。想。望。風。采。而。度。已。衰。老。矣。牛。李。之。爭。甘。路。之。變。不。敢。稍。侵。及。于。度。雖。其。德。量。素。優。亦。豫。有。所。寄。而。應。焉。豈。凡。情。所。測。哉。若。王。維。以。曠。世。之。才。生。平。寄。意。越。祥。祥。于。嗣。川。別。業。孟。城。之。功。華。子。之。嗣。松。風。草。露。快。當。地。之。侵。侵。也。文。杏。之。鉅。斤。竹。之。鉅。徑。樂。地。滿。飲。行。歌。足。為。事。如。裴。晉。公。中。宮。槐。陌。上。紅。綠。披。紛。雲。月。迴。照。樂。山。僧。之。時。至。也。金。屑。有。泉。辛。夷。有。塢。素。華。綠。帶。翠。鳳。文。鸞。儼。仙。幢。之。遙。臨。也。坐。竹。

重。而。彈。曲。琴。登。湖。亭。而。聽。樓。柳。浪。倒。影。于。芳。樽。樂。漸。喧。波。于。夕。浦。不。亦。最。勝。之。處。哉。宋。景。文。于。唐。史。中。特。詳。其。事。非。慕。其。盛。也。以。摩。詰。卓。爾。之。姿。苟。能。凝。神。不。撓。必。於。道。德。之。儒。雖。郭。裴。之。業。何。難。相。望。乃。跡。其。生。平。行。事。始。終。進。退。無。一。能。或。于。正。始。獨。攻。攻。于。玩。物。豈。非。操。行。之。足。惜。者。哉。較。量。而。觀。則。夫。人。一。宴。一。遊。必。不。可。矣。有。所。寄。意。君。子。宜。辨。之。有。素。矣。

和靈筌

冥。冥。然。自。則。天。時。世。為。唐。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却。靈。筌。奉。命。使。突。厥。得。其。首。級。并。車。拔。曳。止。即。來。降。此。戎。功。也。宋。廣。平。為。相。以。上。好。武。恐。邊。臣。生。僥。倖。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

虎溪集

卷之十一

七

將。至。靈。筌。慟。哭。而。死。論。者。謂。見。始。知。終。沮。其。勝。而。受。其。敗。明。皇。卒。以。贖。武。致。亂。何。其。先。知。之。明。可。云。賢。相。于。謂。明。皇。解。終。在。于。縱。欲。偷。安。豈。以。外。權。付。祿。山。精。兵。勁。將。悉。集。范。陽。乎。盛。開。而。武。備。內。弛。安。史。一。倡。遂。潰。敗。而。不。可。救。使。上。果。好。武。豈。遽。有。蜀。道。之。行。耶。且。默。啜。恃。威。北。破。拔。曳。固。之。矜。勝。輕。歸。遇。伏。兵。于。柳。林。哭。出。斬。之。靈。筌。獲。默。啜。之。首。又。降。拔。曳。之。族。智。謀。運。動。輒。合。機。宜。非。有。矯。制。妄。舉。之。罪。也。大。功。不。傳。而。罪。前。禍。患。預。億。于。死。後。豈。公。恕。之。論。哉。漢。之。陳。湯。出。使。西。域。未。常。受。命。使。之。陰。圖。卸。支。也。乃。不。待。奏。請。輒。擅。合。邊。兵。數。萬。徑。走。宛。陵。康。居。奉。獻。侯。旗。勒。勒。支。首。揚。旌。萬。里。以。外。中。威。昆。山。

之西然後告報朝廷縣頭乘街雖匡衡石顯阻之而劉向耿
育谷永悉上書以明其助云湯雖有矯制之罪從來論大功
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嫌細瑕湯之威武勳勞等於方叔
吉甫列功履過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高平安遠是羅天
子用是赫然下詔推恩靈鑒之功與湯何異一則侯封延世
一則齋恨隕身推致之而然耶開元名相惟姚崇張九齡宗
璟韓休為最彼韓休賢矣然薦李林甫以致禍亦可云賢乎
宋璟賢矣然沮抑邊功而傷將心亦可云賢乎使出于林甫
國忠盧杞之所為後人必大書特書以彰其媚嫉今以賡平
故遂加曲庇甚矣附和之說不足以定史氏之是非可慨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夫史公得
志筆傳識

蓋寓平允
傳識

唐自宣宗墜壞會昌垂成之業惜李德裕于死地任白敏中
令狐綯之柔和惡信方士以戕生托孤關豎以贖禍雖云精
嚴固之元氣已蕭索矣況重以謬信不君昏庸相繼乎昭宗
初立夢想賢哲慨然有懷復前烈之志奈勢既敗而難收綱
已墜而莫挽黃巢甫靖泰宗繼復熾李克用方有功而朱溫
害之孔緯張潛力排之遂致三鎮北關昭復克用於焉取卿
州誅王行瑜乘勢討及負韓建易易也胡漢竟加疑忌阻其
入朝致令憤志頓絕獨於言曰天子尚未安席王若獲謂恐

致京邑克用一笑而止蓋人臣之誼無以有己是時朝廷危

弱詔釋及貞詔勿入觀使鎮臣違命泰謀趣行則跋扈之罪
豈在全忠下哉所以私謂詔使曰觀上似疑我有貳心然不
去及貞關中無寧日矣此先知之明亦克用納諫而蓋寓思
于事人之職分也若李懷光為盧杞所忌力解重圍咫尺飛
安不得一見天子雖杞罪通天而懷光以賞不酬勳卒乃激
為叛亂是非固有自也今克用俯從忠言自表還鎮臣節盡
矣而宋人且譏蓋寓于此有失策焉謂克用是時當面陳及
貞誅誅除後患則全忠不敢移祿晉陽可以挺保皆從事
後追思而謬錄前人之過是教人臣以同上無將比之先驗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示

陸主湯拳六陳猶甚焉何立言之非僻也又內登劉季述王
仲光等幽昭宗于少陽院進士李愚繫轡上書于韓建論其
舉義誅討元光胡氏又責其告非所告以進行悖逆不宜夫
言不思救主危難乃大義也西歸之好音豈暇俾人與諸哉
建雖狡惡萬一感悟前愆足蓋矣如王武俊阻兵不臣一聞
李相真言遂合南之師李愚忠告建雖不用仍厚待之亦
悔機之前也愚末路改事友貞固為失節然始為唐謀非不
善也安得諫之此與吳越蓋寓皆出一轍也

今狐綯

國家禍亂莫不發於其所忽一時主臣徒耽燕安不思患而

預防之故始以為微也。不足慮。遂漸至于潰敗而不可救。經
所以有喪。罕于易也。戒也。夫惟智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如唐
德宗朝。淮西成兵。自鄭州叛。歸。周。陝。李。鄴。侯。陽。給。其。食。隱。伏
二隊于太原之障。勿。慮。道。勿。留。待。供。第。兵。入。監。伏。機。內。亂。死
者。相。繼。又。遣。一。軍。夜。陳。澗。北。一。軍。超。長。水。生。擒。其。將。張。崇。獻
斬。其。法。超。等。殺。歸。至。是。見。其。少。乃。怒。而。盡。殺。之。以。聞。豈。非。處。置
召。法。超。等。殺。歸。至。是。見。其。少。乃。怒。而。盡。殺。之。以。聞。豈。非。處。置
得。宜。遂。潛。消。其。變。哉。後。桂。林。叛。卒。作。亂。李。昌。國。業。已。討。平。餘
疑。走。入。淮。南。不。滿。千。人。時。李。押。衙。請。節。度。令。孫。綸。焚。殺。舟。以
塞。之。發。動。卒。以。擒。之。且。云。高。郵。舛。峻。而。水。深。快。可以。伏。兵。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元

滿在淮。不亂。足。其。聽。其。自。過。餘。非。吾。事。遂。至。受。延。指。州。條。被
流。毒。王。仙。芝。黃。巢。起。而。乘。之。主。少。國。危。政。歸。北。司。將。相。大。臣
充。位。而。已。聲。望。雖。起。難。暫。擒。而。全。鴻。愈。甚。雖。欲。不。亡。其。可
得。哉。是。知。國。勢。平。度。係。于。封。疆。之。委。任。置。之。安。則。安。置。之。危
則。危。慎。毋。忽。其。所。易。論。晉。至。于。難。反。也。

論愈

宋儒之論。昌黎韓愈。原道一篇。稱其能見大體。數百年來。為
諸。聖。北。之。中。中。則。又。言。其。不。足。實。用。但。慕。官。祿。不。能。為。國
做事。余謂文中。終老河汾。大用未著。龍門指策之說。至今猶
可。讀。之。若。文。公。佛。骨。一。表。忠。誠。奮。發。當。抗。言。時。已。置。功。名。生

死於度外。方能為此。操文而逐水思。可謂早及。孫。若。其。五
論。成。德。節。義。正。庭。漢。孤。身。入。銀。格。其。胆。色。之。和。心。如。出。生。元
翼。於。深。州。親。獲。虎。尾。而。後。不。蹈。積。平。鹿。路。終。為。敵。所。非。為。無
足以收物。使。何。朔。藩。鎮。聞。風。而。慕。義。洵。忠。義。之。致。為。也。不。能
做事之言。未敢盡信。傳。議。

宋太祖

宋太祖。陽。彰。斧。聲。之。疑。卒。未。有。為。太。宗。辨。者。惟。夏。燾。程。氏。韓
為。解。免。似。矣。偶。至。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延。美
德。昭。之。不。符。其。罪。皆。謂。無。累。於。太。宗。更。尤。後。之。議。者。不。宜。遂
標。其。有。無。將。之。心。而。加。之。無。罪。之。名。則。謬。矣。夫。將。者。明。事。實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未形而其志慮潛有以及之也。故。人。臣。無。將。將。則。必。疎。是以
從來。授。受。之。大。莫。二。帝。若。其。唐。竟。易。位。未。嘗。遽。建。聲。實。於。華
舜。禹。代。終。不。間。旋。置。朱。均。於。理。今。太。宗。手。其。兄。死。也。業。已
改。元。矣。易。名。矣。開。寶。后。服。不。舉。矣。德。昭。繼。而。延。美。御。吳。天。理
人。心。漸。成。盡。焉。而。猶。寬。之。以。無。罪。則。凡。罪。將。安。屬。乎。至。于。李
意。之。編。則。云。剛。澗。湘。山。野。錄。而。故。之。陳。極。之。論。則。云。附。會。陳
水。紀。開。而。成。之。夫。湘。山。偶。錄。猶。云。方。外。閑。僧。耳。豈。深。水。源。能
不。曰。太。后。直。召。晉。王。而。自。先。召。德。芳。者。其。嫌。疑。之。跡。已。隱。見
於。微。辭。矣。特。以。昭。代。臣。子。豈。敢。以。不。諱。之。惡。上。加。於。前。帝。乎
孔子。作。春秋。於。魯。昭。之。葬。生。則。有。乾。侯。之。書。死。則。有。溝。墓。之

請至于意如逐君不過奉國太武猶弗顯正其間焉哉以勢固有所不可也他如趙盾許世子事尚屬傳疑則又太書特書以爲萬世之大防知此而何必藉口涑水以罪黨經哉然則太宗之是非亦斷以聖人筆削之公而已趙盾未必弑君也惟不討賊是宜直書曰弑君許世子未必弑父也惟不弑藥是宜直書曰弑父太宗未必弑兄也惟改元易名薄嫂后而殺弟姪志未遂也日與趙普陰謀秘計于家人無故之先事貶濟也即與朝臣張燈作樂於骨肉俱亡之後是宜直書曰弑兄何疑哉

宋太祖

此漢書集

卷之十一

三

或曰蓋敬之爲太宗辨也不過因其平日之兄弟始終無纖芥之隙一旦何苦而爲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疾心者所不肯爲而謂太宗爲之乎是固一斷之以理而非若分承其寵者或有所私于其間子何持議之苛也子曰然其固有所不可解者誠如子言或者太宗之所爲天固有以故之歟吾觀五代之際變亂極矣至周顯德年間而後戶口差安疆境差廣禮樂差制不幸世宗短祚使時得心符大臣寄托孤幼守成業而莫安之則周曆尚可以其延一旦陳橋擁立奪嬰兒之位于婦人子手雖崇義之封比之曹髦齊和萬萬哉而撥之於既已滋憾矣是以其在世宗

也托妻子于殿前貴重之臣而不能以保其始則在太祖也委孤寡于太平天子之弟又何能以善其終哉其後北轅之變太宗子孫幾盡而惟康王得免或亦從前之陰謀天必有以反之歟至若太祖之天下得之雖不以其道而能削平天下之禍亂收天下之大勢以歸已使于戈息于百年生民服其利而無變容動色之警焉此其功德之在人固有不能遂忘者所以奉恩燕翼相繼以有天下天亦終必祐之歟痛快傳贊

宋太宗

此漢書集

卷之十一

三

二獨亡國之主人皆睨視之不知孟昶好文求治與民休息之木偶主王衍有灌口兒童神之號其賢遠矣歸命後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太祖賢仁較唐莊宗既降之行令其母子臨刑再寬二帝開國規模其慈與慈又自不侔但孟昶亡而花藥夫人被俘入宮太祖狎昵固傷盛德偶宴後園太宗見兄顏色憔悴即射殺花藥釋服請罪規兄不宜縱飲太祖容之愚謂此即弑兄殺弟姪之惡念萌孽於此夫兄即溺於杜庶涕泣而道可也必不見聽則亦無可如何况太祖善於納諫喻以骨肉至性未有不從乃敢逞此兇威乎且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如此惡逆彰明登曰將之云乎然在已無過匡扶格非猶可原也南唐亡而李煜入朝太祖侯以虛命寵以光祿恩義備矣太宗嗣位見其周后笑馳論同命婦

人朝內宮留后淫縱經旬不出后痛嘗煙煙惟俯首抱恨作
爲怨望小詞遂賜牽機之藥令其拘學以死惟毒至矣黃冠
則明待已則昏將何面目見兄與花葉及諸弟姪於地下哉

周子

極古今之變而窮天地之量者惟易而已矣易者而爲象經
四聖人而定之其後宜無以加焉三代而後流爲讖術焦京
之所世揚子之所擬卒不外是焉至於濂溪周子獨得其秘
而演之爲圖要其悠然自得則無極而太極是旨要之所從
始也然易之八卦起于乾坤不言太極至孔子繫易而始言
之是雖以求言中而不言仁孔孟則兼言仁義周子復言中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七

正仁義人何說也易之二生四四生八以通衍於無窮也周
子之圖則一生二二復生五焉豈其理有異乎匪異也周子
懼夫絕學之後無以深明其所然故不得不按圖而設教而
其實伏羲先天之一圖無言語文字雖不言太極而太極
之理已備矣何必更爲無極之說乎孔子雖曰太極生兩儀
然皆言之而未嘗詳言之也其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夫無言者即太極之旨也天則儀之一也至於時行物生而
地亦在其中矣四象五行以及萬物之化生亦莫不在其中
矣豈非至精至約哉若夫易之四象仍包周子之五行蓋陰
陽剛柔之通乘其實水即陰之盛火即陽之盛木即陽之稊

金即陰之稊土即冲氣以居中而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莫不
各從其質也至於言仁言義而以中正代禮智則予竊疑焉
蓋堯執中舜用中統重綱德爲言也而尚屬之禮智無乃偶
乎朱子曰此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未發之中也理或然
也但以無極爲太極則不必讀陸子之書去其無極而耳矣

張栻集

張子似絕學予關中爲一時士人所宗觀其書有西銘東
銘之解至于正蒙則自太和以迄乾稱繁然而爲十七篇者
無非欲大暢其旨今觀者皆謂西銘理一而分殊程朱之所
不能難至于東銘則有疑于下學之功未盡者不若西銘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微上下而貫始終爲所見者全也若正蒙之說程子已開其
端料之太工而考索之過甚殊失寬和之度愚謂西銘自乾
父坤母以及于聖賢仁孝之大端皆不出于孟氏親親仁民
愛物之旨非能爲創也特加詳焉耳若東銘于戲言戲動之
訓長傲違非之言亦可爲寡過之書也正蒙言之者雜而朱
子於近思錄亦節錄之及門蘇軾從而章次之句有疑其精
枉非出于自然而清虛一太爲萬物之原亦有主理未盡者
由張子之學出於勉強而成之也要在後之學者能分別而
取舍之爾今列其書雖有三者之異苟悉心以求之則于西
銘而見八已之原焉於東銘而知得失之數焉於正蒙而見

散殊之理無要無負于印者之意而可耳何必殊殊以求哉

二程論說

二程先生之學傳者豈有間然但諸儒之論有以伯淳為勝
正叔者矣又有以正叔之精切為勝伯淳者矣此或各由其
安性之所近故不免偏于取舍爾若究其所自則皆原本于
周子非有異也至於居敬窮理則兩先生皆守之於至謹而
不敢肆也然而不免有異者愚謂天姿之敏涵養之學終推
大程蓋其初雖既繼于諸家而其後反求之六經其言平實
而易知易能使人人知所以自盡至于表裏之洞徹皆非世
儒所可及若伊川特立之操得之早歲明于經術治理實有
虎溪遺集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濟世之才然其學從踐履中人所守道誠或各疑其稍隘而
宋儒乃曰孟子之才高恐伊川未到若伊川收束檢制處孟
子却不能到是伊川似勝于孟子矣予不能無感焉即事而
論孟子之浩浩然落落雖於檢制似疎而氣象之偉究已壁立
于千仞但其才稍露放說者謂學孟子之高不若學顏子之
粹然當時樂正高章之徒被服其教而行聖道于弗墜功莫
大焉若伊川檢束雖工而紛紛門人頓起沙蟲之爭不能逃
體其教雖事始于從遊數集然當時亦有皆其提撕之不遺
若門門則無遺也故陸子靜謂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彼求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極矣之

又云明道通達伊川密固恐非無見而然者審此可以定二
程之生平矣要之善學者師其所長無貽其所短豈不可
達于聖賢之域也哉

柳子

數往知來者其惟易乎言乎數而理已具焉且如孔子則
常言也鳳鳥河圖有莫不宣數也即去前知則禍福善不善
之幾而已推及百世因革損益之大端而已亦不宣數也
子獨總覽於十千萬九千六百之間不亦荒乎舉其要不過
元會運世而已若夫歲月日辰之分水火土石之變寒暑
夜之因皇帝王伯之異易詩書春秋之殊豈能悉比擬而得
虎溪遺集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當子原夫一元之運始于日甲子星甲辰子得其所以然
故自始至終運劃然而中解耳然二程雅不好此者何也至
於寒暑晝夜之相乘而以生為盡以其體獨乎少陽然生不
見於晝也辰為夜也其體獨乎少陰然二辰五辰十二辰與
夫天壤為辰之說亦不盡主于夜也尊春秋以配伯功子則
夷禮聖樂前于春秋矣又何不言禮樂而言春秋也且春秋
雖齊魯之事而孔子意在於尊王今獨以伯力當之可乎然
說者謂微子之太玄八十一章關子之洞極心十二史司馬
之潛虛五十五行實不能無弊惟邵子之數每加一倍以為
法而論四載以損推陳其得時行道亦必由二以生四五子

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千士卿六十四大夫而止焉此固得其
大致耳然予謂聖人之作易其有憂患乎而邵子於此其有
衰世之思乎按夫皇極之次第似乎為數所掩者及詳夫觀
物之內篇則雖生未之盛時蓋已岌岌如冰未之勢將有所
不忍言者不可不慎防其漸也然後知邵子非樂于隱處蓋
樂于有救世之思焉故退禮樂而進春秋其旨嚴矣不得已
而思伯力其意微矣過此以往恐人類幾于漸滅矣孰謂其
數之非由于理哉非身歷夫變亂者固無以識其指要之所
歸也如徒以數而已則聖人自有百世可知者雖究至于十
二萬九千六百亦何益乎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周程邵朱

通於性命之原者其理乎成乎變化之能者其數乎理不通
乎數則理之而難周數不由乎理則濶而無本簡以數之
繁以測之能事畢矣三代以上皇極建而乾坤與非無數也
學者不言言乎其理而已迨緯經行而符命作非無理也崇
者不言言乎其數而已若夫理數相乘乃能精而探之德之
雖治於無際雖有通儒亦當首藉此為難而求其言理者其
程朱容數者推邵子然則將曉理以數學而程不欲月以理
明十年心力無以明此意不暇也理之學邵子又每學理
此外而不屑於理於其中則益信其此之難也必欲兩盡所

長於以引之而求其末之而無間雖同元公惇頤手觀太極
圖說而陳傳傳之於後世其傳修元公提修而悟其微朱子
輯其要易此其精固多矣而亦通書之原本也固雖不盡數
是蓋源於數者其修後傳字之志才以授邵子而數學巧
底於備焉二程幼事其叔訓以指掌之學一以直靜無欲為
體蓋源然有得是元公又獨明理之與矣其後程學遍相承
按皆有尹彥明惇楊中立時羅豫章從彥至李延平侗乃傳
之朱子而理學究其全矣故後之論數者專即考理者專朱
而未能成之先焉豈非極盛者難為繼乎然智各遵師說歷
數傳而愈精源流雖遠無敢背焉今曉曉之學云欲任智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八

自鳴抑獨何哉而漢儒所難繼秦亂未甚修明學有猶專理
師授孟喜龍言智易獨愛田王孫之秘解為漢丘賀所宜
帝遂損斥之即今謂彼法者或謂或教或律亦必謹奉家言
乃可聚徒而講其說吾儒僅備三才獨源流而忘歸理見其
傷于所恃而終昧夫大道也

王荆公折衷其當非

荆公中其說者宋史其力矣其原皆起於蘇氏雖其
之論與呂氏殊顯之說與蘇氏之論乃私心也當時起於
抑之而之也遂致其微其後老蘇晚出入聖成推公獨不
為然故其父子皆以端緒為樂子回蘇明允常作若大處從

程迥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與上韓公求官職書汲汲名利
安得不爲荆公所落故獨紀公于名臣錄今有謂此論乃東
坡于事後托父名補之亦或然也陸子曰世固有兩賢相值
而不相知者如老泉之與王臨川東坡之與程伊川是也若
呂獻可彈文他事虛實不可知至謂私欲其弟貴顯則豈非
誣乎公二弟固卓然人傑見兄犯衆忌每效涕泣之道至于
就職遂避安得以此抵之況獻可于懷職即欲動新韓
琦此何說也甚若故公目似玉執去宋代繼應何從知其
似若慶曆中河北道士賈叢妙善植酒僧俗公嘗將似龍刺
公目睛似龍不更近而可據乎且必以說取人將使說似陽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虎溪又何若乎至新法不終公固宜任其咎然使當時士大
夫皆平心以濟國事因時補救盜盜不可以有爲乎公亮葬
君民之志與潔已獨行之操固不必論即採其一二遺事如
春州瘴毒亂臣必死公居政府即改爲陽春縣隸南恩州自
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一代士類賴以保全此仁人之用心
也至於面垢忘黜老蘇俱指爲奸朱子亦辨其謬之太甚蓋
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後來惟呂伯恭類此蓋公與伯恭皆平
不釋卷飲食惟適便近移盤稍進即美味亦不下箸僂僂
前不瞬惟思咸恒二卦而笑蓋忘情於飲食男本誠也公當
國時郭祥正獻媚璣靖國事悉聽公裁有異議者必黜祥正

以既示公公耻爲小人從故因極陳其反覆不可用時韓正
方約章母所辟上聞公語即着致仕守正不阿如此呂中丞
謂其賣弄威權何也熙寧八年公既逐呂惠卿求去益力
享甫謂卿縮曰公當告上待判公以殊禮則可留皇上以此
意留公公默然不知所謂上出詔章以示公即推劾其庸懦
縮遂俱得罪以公之嚴嚴冷如此而謂其黨英厲之節縮
又何誣也當時惟程伯淳司馬公曾南豐與公弟安國對君
教誨最爲和平而陸子靜李樂庵王敬所章汝明之論皆皆
知公之深者若宋史之詆毀曰不如此不爲直筆陸慶夫同
若如此不且爲謗書乎亦可以盡當時之情態矣大抵公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純樸之性肯任咎而不肯避怨寧孤立而不肯植黨以天下
之事爲已任而忌之者愈衆以逢迎之言爲可悅而附之者
若狂此公之所以速敗也至于新法之善否後世每陰師其
術而顯譽其人推其故病民者惟青苗善夫咸淳之間黃不
城震有言曰朱文公社舍法主于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
亦主減息濟民而利害相反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
以鄉曲耳然黃公之亦廣德見社倉之累民特甚蓋有不獲
命而自經者又以法制于文公而不敢變嗚呼有治人而無
治法凡事皆然安得獨咎公乎甚或以公之故而并罪南人
當不可爲相不知南渡諸名臣豈盡借才于北乎及臨將焉

魏晉即為南人干政之兆。若乃元順帝時杜鵑集于大柳而
真八即誕興南服。又何說也。當時元祐君臣倘能因公之法
虛心斟酌。或存或廢。慎擇而審行之。未必無補於國。惟聚以
私心罪斥。使後來小人又紛紛得以藉其口。于公亦何尤哉。
獨割地之舉。不為無罪。然當時蘭州五寨諸臣皆欲棄與西
夏。豈得為長算乎。噫。

三元澤

毀則國者謂孝死後。公竟絕嗣。殆非也。予觀郡志載孝早卒。
無子以族人之子為後。不言荆國無後也。宋人彭乘墨客
揮犀云。孝乃丞相次子。娶龐氏。踰年生子。孝素有心疾。與妻
虎候。續其集。卷之十一

甲

反目。丞相念婦無罪。離而嫁之。故是時有王太祝生前嫁婦
候工部死後休妻之語。乘與蘇黃同時。於荆國世代切近。或
不大相刺謬。要說次子。則公有長子矣。特以其幼慧。愛之有
加。故死而哀之甚。慟視其謝表有况是哭子之年句。惻惻通
于君父矣。又云。踰年生子。則公且有孫。又太府少卿王珪亦
公親孫。當國時。神宗賜公寶帶。名王抱肚。高宗朝。曾孫承務
即王麟獻之于朝。上嘉其不失守器。是公且有曾玄矣。願今
明珠峰有瑤田數畝之宮。乃公舊宅。漸居撫郡。擬觀臺西瑞
田之徑。想已就荒。休官幅巾長蕭。投老鍾山。翠學與俱。撫
又不可問。獨怪宋士嘗成。或以官為家。或以家為家。祖家猶

莫多其有。願歟。公晏公者。然東坡晚自矢云。今年當詣廣陵
暫與子由別。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遂遇致仕。築室種果
于葛。偕子由老焉。後一於子。頗上。子卒于昆陵。竟建其額。吳
蘇乞往常州。猶須表請於君父。豈當時法禁使然歟。

尹源

宋承五代之後。百年之內。戈戟相撞。士之放廢于藝文者。由
來久矣。尹氏兄弟曰源與洙。漸究心于古學。多採前言。為
制科館試之文。尚為論。而鮮事實。去歐曾之謀。簡遠矣。源常
作為唐說。言唐之弱。由河北之強。而唐之亡。由河北之弱。安
史以後。藩鎮之權重矣。雖互相侵伐。猶以王室為名。及朱溫
虎溪源與集。卷之十一

四

梁河南劉仁恭。戰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則河北之事去矣。
向使田承嗣王武俊來。活諸人。猶在溫。豈能得志哉。立論似
為得理。但是時唐雖日蹙。羣盜並興。雖有善者。孰與合元解
之勢。此逆溫之兇烈。以李克用當之。而幾危。豈承嗣諸人所
能了此哉。猶之六國吞并。勢必趨秦。漢末鼎沸。卓犖而紹興
之紹興。而操挈之宗子。無維城之固。方侯恣跋扈之心。追思
桓文之尊。操何可從。得哉。以此始入君之制。數亦不可一
日旁落其權也。太推去而欲號呼于所助。吾未見其將濟者。
故言有以是而實非者。其尹氏之論歟。

宋高宗

金人以靖康丁未入汴北宋遂亡南渡十餘年間中興諸將
鼎立相望兵帥功至渾赫紹興辛酉冬逆虜整武移高宗
聽其指使如酬酢焉佐成和議僅五十年金人終以順昌
昌朱仙即城諸賊之敗氣誓不能復振身統七年遂乞和
蒙古禍由捷頓初誅其子勝花初即君率其父故部曲以
與蒙古通蒙古驟強稱帝而金賊屢敗矣武穆卒僅三十
歲使其尚在以五六年中之精銳佐以賢世忠劉錡二吳之
忠勇問罪之師敢行而北金內窘于宋師外困于蒙古腹背
受其接應不暇故上何難殺帝后何難天寧至梁朝婦人屈
膝于異域故更歷戊辰己巳逆亮執贖內亂播弄吳乞買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聖

子孫亮盡誅其七十餘口并宗室五十餘人姑沒喝撒離喝
子孫孫戮無遺種天之假手逆亮代宋報仇如此其速宋人
反忘親事仇曾不若西遼君臣勵精圖治執殺粘割韓奴等
金人不敗報復較之降榻稱臣豈不貽羞千古哉方和議成
高宗幸學秦浩執經高閣華易泰卦胡宏切責問曰太學明
倫所在今上皇生去死歸欽宗未返此臣子必報之仇太后
國母縱釋乃在金人中辱大辱柄臣欺天罔人以大仇大辱
為大恩閣下又阿諛之欺罔彌甚三復往事令人裂膽

秦張

由平甫卽州之使欲離易啼哭不休而張浚即為難焉故

平甫岳武穆卽城之捷兀术大慟欲走而秦檜即為兀术
武穆嗚呼彼秦檜者不足道後乃何以至是哉徒使千載而
後讀何時重到渭南村之句令人為平甫短氣咏怨髮冲冠
之辭直欲為武穆洒淚而無從也天乎人乎予是以每閱宋
史不能不致憾于魏公者由是使趙鼎彈李綱怒岳飛殺曲
端蒙君子盡遭其排害而信用和復邵宏淵諸小人敗降相
繼以致符離陷平榮潰而南宋奄奄遂不能以再振也然此
猶其後也若乃苗劉挾太子以逐君此于乳抱之重奚罪乎
追苗劉誅而太子粵遂不得正其終使高宗終于絕嗣焉是
果誰為為之也律以春秋大義慶父仲遂之誅將何詞以逃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聖

施全

張良憤韓之亡候秦皇東巡募壯士於沙中擊之不中施全
不附和議以斬馬刀密于市候秦檜出而誅之不幸為直
兵所執良與全二人之忠勇同而其事之無成亦同然良乃
子得脫而全竟不免者豈其智之不若歟抑奸回之運數尚
有所未盡天每縱之學其毒雖烈士亦有所難挽也可慨哉
良之功業固爛然烈于漢而全獨抱恨以沒今西湖有湖忠
祠蓋祀全與劉允升者允升乃建州布衣上將以白武穆
槍并發之嗚呼後之為人臣者知殿前一軍校林間一處士

猶能激揚其義憤如此彼有職守者宜何如哉秦制之死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史浩

聞史氏家傳彌遠萬之世濟其光其後朽骨發塚足伏其
矣後遂升以史浩為小人則平不以為然觀其祖山東之師
侃侃正論大有裨於國是而無如趙公之役及何也當時謂
我能出山東以制賊彼亦能當其鋒以解山東王易明也而
後不從乞戰僅由于李綱命令不行于督府至易明也而後
不從李綱陳敏阻于前趙文若阻于後皆與浩見事
同也而後不從李綱忠熱于關陝形勢請出師由毫汴以趨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聖

關陝則都足數萬傳即可招集以收河東遼竟泥之不遠至
十鑿與無涸淵之策而輕舉臨江中原無勝廣之挺而空望
秦隴二十萬兵臨用僅六萬之卒山東江上兩地多掣肘之
虞至易明也而後不從迨浩力請罷政而符離已大喪師矣
浩果先幾之哲哉况富平一戰不顧利浪典洋之根本而輕
于一擲甚至冤殺曲端而猶以虛旗囑妻室使四十萬之卒
潰于五路足趙括再見于今也以呂社王德制和瓊而使都
擊四萬人以投劉豫張宗元之諫可聽也而後又不從區區
偏安之弱宋安能堪此弱喪哉而宋人必誌史而伸後是乃
宋人之助直也

楊龜山

為人者勿以一青掩其大而後可以疏其賢龜山謂宋穆
梁冀之辟葉邕謬稱為貞松宜也亦甘蛋卓之召耳愚謂公
叔中即其行事有亦可與非者如劉琨善夫實錄李綱友于
某攸近似汙而後則正爾若時以大儒自命而狃于蔡京豈
視人則詳視已獨不見其賤耶出處之道難矣哉後世有因
舉主非其人而力辭官允過於前賢遠矣議者猶此之何也
又龜山當靖康初上言蔡京罪狀謂惟其所自實挾安石以
圖身恩謂判公當國京何常一登朝及神宗崩哲宗嗣司馬
入相盡變熙寧之法當差役之後期限五日同列病其太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聖

是時京知開封獨能如約司馬大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
不可之有是首引京者溫公也此時荆公已還老垂死矣何
曾一議京哉夫龜山之理學有源荆公固與之異趨至進退
取舍之正則龜山愧于荆公多矣宜朱子謂其苟且祿仕胡
亂應聘自是隨人鵲突也善夫李氏標曰安石清介蔡京會
黨邪正不同京挾安石以圖身勢托周公以文藝一也謂京
謂本于安石則奔亂本于周公乎司馬程蘇各執拘以仇安
石不足信也此論出而學者可平心以觀矣且已應其聘而
又罪其人則吾不知也京黨不遺借端以遂其外原非以
新法為善也龜山所謂邪正相攻之
人即彼其然無新法豈
遂無以肆其奸哉漢鐵

胡文定公生平精力在于一部春秋其研理也深矣其取精也博矣宜其知識有餘而不受蔽于物也及悞信游定夫之一言首薦秦檜夫檜雖神奸然當時行事豈無窺見至隱如晏敦復輩者而康侯獨質之謂其才可方荀文若夫文若果何如人哉輔曹以戒漢興輔金以戒宋者誠爲一端所謂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其若斯之謂何豈能言者不必能行故知人之明自非中賢之所及歟抑學術頗僻果如陳公輔等之所見爲不謬歟但劉琨亦友晉識韓休亦薦李林甫是固有不可解者

卷之十一

空

同父以絕世之姿其所論學既不合于東萊又不合于晦翁故于孝宗朝上書以爲今世之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誦其書英氣颯爽令人懷憤激揚有封狼居胥之志其意指所歸似乎譏切晦翁也夫晦翁耿耿豈忘君父之人哉觀其抗論時賢謂沮國策恢復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規畫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疎故國東顧之望者講和之說也達目前之憂而養異日之善者講和之說也祖宗陵廟之

仇既失于萬世公報矣。至敘戊午讎議則痛恨于通敵以挫
官長樂爲藉口排衆議以達其奸。方其校區違書亦奉承以
寘政爲亟而節財固本修內攘外又其擬爲新政之助者。特
以登朝日淺偏學發禁不得展其所爲耳。若正心誠意之論
蒸滌觀于事理之本末。君心者致治之本也。聞有君心正而
適于治者矣。未聞主志溺而臣下得以竟其施者。夫晦翁豈
忘君父之仇哉。同父久聞晦翁之緒論。夫豈不知其心而譏
之哉。同父所指。誠見當時之士。外假性命之言以發身。及利
祿浸淫。幾忘首足之異置。故不勝其感憤而見于章疏。夫豈
識切晦翁哉。同父之言曰。亮亦與受無賴之禍。而又爲此言。

卷之十一

梁

也。夫豈自爲識切也哉。讀同父全集生平協向往子考亭某所識切者乃當時隨聲附和之徒所

洪咨夔

追思祖宗之教寧專以制藝取天下之士其始微于周官樂正司徒之所升及里選不效而後獨尚乎此一途故是時之士且賢者多上之頃臣元佐以達監司牧守莫不蒸蒸蔚起爲士惜廉節民俗醇龐凡修之家而獻之廷者由其養之素定也追流及乎既衰矣坊刻盛而剽竊之弊多制科重而勢矜之禍烈身爲不肯者猶可指數也若父子兄弟之假威擠掩而行剝割者則舉世皆然一旦有事朝廷無所賴其用靡

民烈以安其生，天怒人怨，國亦隨以顛隳矣。昔洪咨夔嘗來
華方否，奸相秉權，應詔上書，指斥執政，陳言過激，父見疏，卒
害曰：我能少，若子飯，汝孟上，幸哉！斯人之樂有賢父兄，能成
其子以令名也。方奔命報罷，朝命將屬程清獻召，於大敵，堅
辭不起，獨力疾上言，謂大臣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等，相
繼罷出，陛下將孰與爲理乎？其爲物望所宗可知矣。余嘗感
憤時事，與蒲田鄭收仲偶言及此，鄭曰：想與若子飯，猶未果
決，須辦麻鞋過嶺表，吞腦子數兩，方見實用。然奔命當抗疏，
時史彌遠執柄于內，李知孝、梁成大等力排于外，不死于蠻
烟瘴雨者，幸矣。在已固無所逃其義，而父會弗爲焉，故之藉

龍溪集

卷之十一

記

張威之快哉

張威之快哉

在昔混茫之初，兵革未具，爭心已萌，逆命徂征之師，皆不得
已而慎防其漸也。後世干戈日整，殺亂日滋，雖有堅甲利兵，
反不如制挺可恃者，始以孟氏之言，若無病瘵，及觀羸氏之
兵方銷，楊罕之徒遂熾，自謂一世二世以及于萬世，可長享
而無虞矣。豈知競起而亡秦族者，乃出于所慮之外也。昔宋
八南渡，鉅馬雄嘶，雖屢挫于岳隸，而毒鍾逆槍，功墮垂成，致
足憾耳。張威聲華未著，俠烈從戎，葉繼綬而弗事，杖木椿
死，登敵入過之，莫不披靡，軍中號爲紫大蟲，爲是則智能矣。

士特愚不自奮耳，荷其微昂義氣，無往弗權，宜有難抗之敵，
故凡任疆場之役者，制變臨敵，尚思一買威之餘勇可也。然
賀齊之擊山越，亦以此勝，匪威獨然。

元成宗詔

成宗下詔蠲租，史臣上言：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田，歲
收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
不及貧民，議令佃民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詔特從之，似足
爲良法矣。然予一身徧歷治亂世之盛也，上行寬卹之令，下
沐綏靖之仁，富家巨室，操其奇贏，剝杜千頃，猶弗兼并，收窮
民強半之租，驅迫之如僕隸，及至國稅，雖百追呼而不應也。
龍溪集

卷之十一

辛

輟耕日加，貧弱流血而已。越二三年，遭慶成嘉吉而有款水
旱凶札而有赦，則盡蠲豪勢之積逋，而貧弱不蒙寸恩也。由
斯以推，則元詔良法矣。及葉亂之時，上中之產盡破，惟窮
田僅存耳，百畝而外，不能徧爲躬耕也，勢必委之佃人，佃人
受田，則自私自利，靳其租入，稍急繩之，則譁然羣起，竟野地
荒，催科酷烈，日甚月異，惟有田者當之，粒米狼戾，卒獲盈餘，
惟無田之佃享之，於是向之所稱富家巨室者，至有盡棄其
田以贈人，惟以脫賦稅之苦爲樂耳。若復行是詔，則崇於逃
詎，天下誰願爲富人哉？安得堯舜在上，斟酌治亂盈虧之數，
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庶幾不必畫井疆限名田，而一世

盡式于均平之化也夫言民疾苦如指掌史實

劉因

朝誠欲以劉靖修薛文清崇祀孔庭史臣劉定之等議曰因之行已可謂無過但其生平未嘗著書國家修輯五經四書之理大全因之說無一採者是以不得與諸儒之列予謂因之行已果無過也雖不著書可也使其未免無過也雖著書亦何益哉堯舜湯武未嘗著書不失為性反之聖周孔著書以明道者也周官之與春秋謹嚴之辨至詳也因之獨居客城裕宗不能留而世宗不能起所守正矣而後賦渡江胡為哉使其若書以表彰周官魯史之是非不幾以周公孔子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主

載言為失正而不可居乎又謂薛瑄同躬慕古談道淑從退修潔固無間然獨論其於道所得尚未能追比于宋賢夫自紹嘉古談道淑徒進退修潔非即道之所在乎舍此而別求所為道則將務于杳杳冥冥道其所道而非世所謂道者而後可謂之道乎跡其所議亦以文清之著述未常察見于世謂不思文清在朝奸端警之以死而不懼絕糧于途而不憚夷清惠介行已兼之其輔主則惟勉以緝熙聖學地講則猶說尚書春秋語孟諸史則指陳實治通鑑綱目夫大臣正已格君能以先聖大儒之所傳朝夕獻善敗于側以匡救其所不及此猶不足為道而必假于著述乎定之又謂苟能註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主

釋聖經者其人雖有過而可畧予謂聖經之不明紛紛註釋亂之也其所以行世而傳後豈必盡藉於此乎苟不擇其人而但云釋經者處有功于聖人也此議一倡吾恐設為應解者千百成家人善其師說而無以究合于大道有註又添註者矣有註復改註者矣註又添註是害經也註復改註并害註矣猶于干而妄附於聖域抑何謬也予復有疑焉卜商擬實行于賢親君友不以未學鄙其人聖人之列四科也亦後文學而先德行傳解著述文章之緒餘也今非此則不得祀有之而無所釋于經義則又不得祀是無實行于賢親君友之人退而游夏也由此而後此與重矣苟非其人

鄭所南

先生集中所載井中心史附以詩歌并繪鐵函圖式觀書中所載內有大明字及寺僧得之於井乃在崇禎六年然則朝廷之興亡皆據為其所占矣可知匹夫而懷忠義之氣自足貫徹乎天地至誠前知事固有然何必寶誌輩為奇哉至其詩歌所謂一樓血忱開白日兩篇心管哭蒼昊與夫哭

齊近喪綱常。湯武兵興。殺逆多。俯仰感慨。却堪著。但其
所引謝登山先生一段。謂其曾舉衆降附。殊爲不經。豈生當
兵火。捨懷。雖共處吳越之郊。傳聞亦多失實。謝公心跡固
明。亦何可不致辨也。附錄。先大夫初得井中心史。即謝公。其
在座。惜未抄存。不幸貞傳泣。不孝貞傳泣。

吳草廬

嗚呼。士之或語或默。或出或處。豈可偶焉而已哉。即論人
於此。亦豈可偶焉而已哉。立身而或悖乎此。則失身於人而
或悖乎此。則失身於罪也。失身而并失其入。獨無罪乎。今
士人立身于出處之際。難言矣。而輒釋之曰。士有百行。此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章

一節。是固嚴以待守節之婦。而寬以待失節之夫矣。豈聖人
之言乎。吳文正不幸生宋末造。五歲而日誦千言。二十而舉
于鄉貢。羣遂責其貢于宋而仕于元。以失節照其祀典。夫宋
人鄉貢。豈可與今之舉人同例而論哉。今登賢書。名曰通籍。
再酬。則立庶好爵。不酬。亦位列方州。因而漸躋通顯者。豈
爲宋人貢于鄉者。雖屢舉不沾寸恩。懷志高發三解而猶各
一官。張元已殷試而復遭駁放。遂激成其暴亂。去爲賊帥。曠
東南兩徵之大患。豈非取士之制。未善哉。吾郡宋南渡而後。
每科額取三十九名。及進士不第。仍復諸生。此不過如今一
起送優等秀才耳。文正甫冠。應咸淳庚午之選。以萬國咸寧

賦中二十八名。明年廷試不第。宋祚旋亡矣。蒙古初入。潛身
于臨川書院。著述于布衣谷中。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然已名
重一時。程鉅夫奉詔求之。元明善董士選等。交疏薦之。遂收
司業集賢。屢遷學士。優游于經筵。流杯之席矣。宣德間。漳州
教諭所明。奏其道宗孔子。學術六經。宜得從祀。時大臣胡忠
安。漢楊文貞士奇等。趨上行之。世廟議禮。問臣罷出其記。議
以宋臣。不當失節仕元。嗟夫。使公當宋末。或有民社之司。而
開門降敵。或當委裘之任。而反面事仇。人固不食其餘矣。若
以先代一優等秀才。未縮罕通之綸。未秩升斗之祿。乃與失
節同棄。則禮于仕而未有祿者。遠國而舊君。幾涕爲之服。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論

何謂也。而况其未仕也。聞吾鄉先輩嘉靖官于朝者。夜夢有
客持刺至門。大書卿侍生吳澄拜。次早聞故。乃抱其照像。但
豆于家。數百年後。猶其爽如此。世廟所議之禮。臣子雖不敢
議。豈云盡得當哉。祀與不祀。不足爲公累也。公生平事蹟。不
過流寓。翰苑上無可輔之君德。下無澤民之權力。避世若愛
情之流而已。獨其著作之富。表章于六經爲多。修訂三易。辨
詩書之源流。春秋列傳而外。採賅趙陸氏之遺說。而復辨之
以諸家。使聖經無不通之例。三禮因朱子所分之章。日重如
倫。紀儀禮通經及傳。獨爲纂次。周禮冬官辨說不亡。從加考
註。惟王述國一節。做五官之序以補之。不疑其備。有功于先

聖多矣後世讀其書論其人得之意言之表可也

虞道園

懷古志道之士生當平運之朝作為訓辭揚杞休美如說命
納誨徵諸叢野之夫丹書陳戒授從看釣之史豈不洋洋乎
經緯乎人稱大雅也哉世衰道喪昌言攸忌無論不得志于
時者無以自見其英奇即匡朝秉政意若蠶水而虞文靖之
生平奎閣禁林屢聞顯擢素所學問宜其施之裕矣顧乃畧
無表見明光執筆不遇神符鬼錄禱祀淫濫之篇此豈有關
于國是哉亦豈私志之所安哉觀其作吳上人詩序謂古者
君臣齊歌頌德樂聲備焉薦於郊廟宴享措諸田獵征伐或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蓋

陳農弘之艱難或求井甸之和樂其用大矣此公法然追古
昔稱先生而思之不可遇也又言亡國之時變亂已極于是
有謠誦譏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議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
之語此公自傷職任之若此吞聲而不敢辭者也雖其嗜音
絕盡有科舉求賢之論有青齊聖耕之書徒寄空言未敢實
績作為詩歌序記多與柄釋羽客酬應往來歷仕通顯仍謂
之不遇可也彼士不幸而生處所遭往往懷古志道不得一
展其所學徒自困于山窮水涯之間者弗可勝道矣是則農
道所逢豈不以其時哉豈不以其時哉情見乎詞如聞天籟傳

方正學

先生作深慮之論謂禍常發于所忽之外引證古今興亡之
勢判若列眉矣及其輔佐新君專務改制復古上下相安于
仁柔及知諸藩邦哉不能以至誠大德然杜其邪謀而亟亟
于削奪強親激成天下之大亂使身族罹家令之殃而禍熾
踰吳楚之變豈其慮之匪深哉由忠有餘而智不足故敗亡
與之俱烈也每撫公之遺事輒為惘惘淚下蓋惜其不熟史
鑒之贊孝景以為諸侯太盛而錯除之不以其漸也

吳康齋

論人於近今之世當觀其學術之純疵出處之邪正而其入
之賢不肖別焉即其賢之或大或小亦別焉不宜苛求一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奏

端之失而盡棄其生平也如吳康齋之資稟穎異年方十九
見伊洛淵源錄即日夜玩習遂棄其舉業盡讀四子五經閣
洛諸書而其精悟每從小學近思錄證入為多自謂氣質偏
于剛忿少從洗馬楊公受業方始覺察後乃極加磨礪漸造
和平家貧躬事農圃刈禾傷指雖血流而不輟及至荷鋤歸
休偶與山花相值幽草自生水聲浪然逸思無限此其意象
已洒然于物外矣後來指摘之者不遺餘力陳建張廷祥輩
為尤甚謂其目錄所記終日說夢或夢文王孔子來訪或夢
朱子來訪此誠不切于理但其一生所學非得之于夜枕即
得之于早枕于晝寢焉至于夢于陵之釣臺夢小兒之鳴琴

夢二妙之高縱。臺高室紅杏之歌。臺喬木清風之詠。馴至裁竹夜歸。其妻亦夢孔聖見訪。夢何類也。年近八旬。猶然罪已責躬。私恐學業有愧。故又有脚板何曾夢孔顏之句。是人厭其惡之多者。已猶存乎見少矣。然亦何傷於理哉。陸放翁平生嗜詩。今考其吟咏。強半得之夢中。此亦志之所至。氣或至之。周禮設占夢之官。因之舍萌而獻吉。振古如斯。匪獨公爲然也。登朝陳說中庸。內閣羣公。齊加眷注。南陽尤爲傾倒。至於御批分惠。歸騎從容。亦豈虛聲可致哉。又交臂其於夢。田此亦家庭之不幸耳。觀其上石憲使書。自稱百姓與卿。幼小隨親宦遊。祖宗丘墓。被人侵占。盜葬。具訴于官。人頑健訟。不遵憲政。夫禮莫大于重本。罪莫大于忘先。是以不避斧鉞。乞賜施行。人頑健訟。崇俗固然。於今爲尤烈也。公弟盜賣乃祭田也。君子雖貧。不粥祭器。况祀產乎。侵祖墳有訟。賣祭田有訟。皆所遇之不幸耳。可深求哉。又罪其石亭譜序。稱門下士。夫既被其薦舉。則門士。乃通稱也。陽與而陰避之。即孔子於賜貨且然。况其他乎。且跋石氏族譜。寥寥五十餘字。勉以光族顯親。絕無獻諫之語。今門生之於舉主。敢若是其簡傲乎。此其大節。已凜然矣。預畏石氏之禍。去而不言。歷兩都。不交士大夫。間有問其勇退者。但搖手曰。吾欲保性命爾。何其先知之明也。公教人讀書。凡四書經史。惟宜靜玩本文。厭

註於蕪。不務著述。故其遺集。過於樸拙。不以文而掩質。不以博而溺心。此雖公之所短。正公之所學者大而有原也。學者苟能深觀。自有得焉。強詆前人無益也。

王陽明

三代而下。士之能文章者。未必深淳于道德。若夫文章盛矣。道德无矣。求其敷業爛然。著見又幾幾其難之也。惟王文成以世臣之胄。早敏歷於中朝。即冒觸瑞穉。宸簡發方。跡其始志。固士夫英特自許者耳。及龍場淒苦。載籍遺亡。才智無所要其奇。困窮每以衡其慮。壯懷銷落。獨見天心。本以卓犖之姿。益湛靜其內性。獨排良知之說。將自喻而喻人。非有非於

聖諦也。而起而非之者至衆。何哉。原其良知。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也。在彼則即知即能。故言知而不言能。又恐論于知也。復增之曰。致良知。亦即大學之致知也。其訓迪來學。必先教以立志。亦即聖人十五志學。馴至從心不踰。而漸造于自然。非有岐於聖學也。但其發揮前言。欲上繼夫往聖。及門問難。每謂頓天之靈。得千聖不傳之秘。若其前知風悟。反有出于先者。持之既堅。而較之太甚。于是卿士大夫羣謂之曰。除却良知。更有甚麼說。公亦隨應之曰。除却良知。更有甚麼說。遂至日聞策問。指斥以爲僞者矣。秉國元臣。昌言其事。不師古言。不稱師者矣。以至英主搖動。亦言其學術事功。多有可

議者矣。由其教本于即心即理，即理即經，即知即行，故其與朱子之說，往往牴牾。觀其作朱子晚年定論序，謂新安蔡年方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其集註或問，皆中年未定之論。未及改正，語類又門人挾勝附以己意，與平日師說大戾。遂采錄成集，以示後學。故其自信愈確，乎其不拔矣。大抵文成生當盛朝，是時士方志於功名，務爲辭章進取之學，而不反諸身心。故與白沙陳氏皆先後力起而矯正之。如所謂尊德性，即通學問致廣大，即盡精微，學問思辨，即是篤行。致知即是格物。博文即是約禮。固有二之，而不可得者。然四子之書，如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業已分矣。如子路有聞是知

先與後集

卷之十一

五

也。未之能行，則行也。致知格物，著一在字，故云。即格即致，然下復承之曰：物格而後知。至豈遂無幾微先後之分哉？則欲悉此而一之，恐亦多有難合者。其謂六經如富人產業之記，籍學者不求之心，而牽制于載籍六經之文，猶富人不求產業之實積，徒求之記籍，終必失其產業而爲貧人。後儒議之，謂記籍雖非產業，而固產業之命也。今不按視記籍而徒以意應產業，有不失其富者乎？此其言之可思者。在學者審察而精之，而知六經之與性命，皆有不可偏廢者耳。要之學業如文成用志，不佞如文成勲業，著見如文成又豈可以學非哉。蓋大方其經畧南荒，桶岡洲頭之冠八寨，思田之師或陽

縱盜渠或陰結賊黨，或勦無之互用，或建設之隨宜，百計千營，兵常由于詭勝，謀不妨與詐期。說者疑于誠正之學，有碍然孔云：武備孟云：天吏干戈。雖貴于省躬，聰明不廢乎神武。卒使功成而天下安之，庶幾通儒之近于事佛者乎。

張江陵

國之所以恃夫相者在能內固其根本之謀，而外足于強固之計。故有謗在一時而效乃見于數十年之後者。真社稷之臣也。若必以其氣質之未純而昧其匡維之大節，雖有伊周恐大用未竟而先以汝桐不利，濡于戮之矣。吾觀江陵在事所乏者，休休之度耳。然用人行政，固未可厚誣也。與王敬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李

論大政有統統守法，不敢更張之言，與吳璠州張心齋及各巡撫調議邊境或款貢或防守，或屯積卓然皆見諸施行。而與新鄭相承秉較之前乎此者，節制之臣免嘉靖之慘戮，從此而抱鼓且晏然矣。至于土蠻之變，則委于城于城南，而兩廣之憂則寄腹心于彼石汀，使後來無潰敗之人。故寧寧有父戎乃景風之典，未煩博陸之禍。隨踵不能不痛恨于言議之臣也。追維後事之慘亡，我朝者乃臺諫亡之也。嗚呼，安能起馮張輩于九原而千刀以康之乎。烈皇在御，首復其廢，固知公道之在人者，自不可磨。而帝之所以風厲羣工，亦卓然爲不可及矣。

史仲彬

予於靖難時事間讀吳江史仲彬先生致身一錄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嗚呼古人臣之事其君者亦豈有一成之跡哉或不顧行遜或詔子出迪顧其義之所安而已當金川獻門大內火起從建文帝而出者二十二人今國史所載多有異同并或失實無若仲彬周旋帝側二十餘年此錄親授其子嚴詳於國史遠矣今云帝改名楊應龍非也倉卒時少監王鉞于奉先殿左昇高皇所遺鐵鋼紅篋以出立命碎之內藏度牒三章有名無姓一應文一應龍一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內有朱書云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本

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應文乃帝名也楊應龍係吳王教授見牒有名慨然願從葉希賢見應賢牒與己名同亦毅然祝髮程濟爲帝披剃三僧易衣懷牒侍臣九人從帝至見門牛景先以鐵棒啟門由鬼門出後湖一舟騰舸以待十人問故舟人答曰臣乃神樂觀道士王昇昨夜夢高皇帝命臣在此伺候臣是以知陛下來也舟至太平堤畔間步至觀候而十餘人復至共二十二人兵侍廖平襄陽人刑侍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按察王良祥符人叅政蔡運南康人郎中梁田玉中書梁良玉梁中節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司務馮灌黃岩人御史葉希賢松陽人大監周恕何

洲徐府賓輔史仲彬吳江人編修程濟績溪人鎮府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龍劉仲杞縣人侍詔即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上命但以師弟相呼自後隨行不可過五人餘往來道路接應衣食中有改名稱塞馬先生稱馬公稱馬二子則馮灌也稱雪菴和尚則郭節稱衣葛翁稱天肖子則趙天泰也稱老補鍋則王之臣稱東湖樵東湖主人則牛景先也稱雲門僧稱稽山主人稱槎主則子臨川人宋和郡志失紀載也從此遁至仲彬家同舟惟八人則帝與仲彬程葉楊牛馮宋耳越癸未帝寓雲南之永安寺甲申八月帝同楊葉程來仲彬家君臣各易新衣出遊天台馬宿馬二子稽山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李

主人金焦亦同會於石梁丁未春彬同何洲謁帝于四川白龍山之深處夷于春仲彬訪帝鵲慶不遇過於浪穹之山寺楊葉死此葬庵側甲辰秋洪熙改元訪帝雲南甫入湖廣界即遇帝旅店忠義之感亦奇矣歲十一月同至彬家復遊天台至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渡江彬至江上而反止程濟從自後彬以從亡一案爲仇訟竟死獄中乃宣德二年丁未也明年子嚴訟冤于按臺置仇于死快哉至九年甲寅五月歲方生子而帝忽至留五日具衣糧以行亦惟程濟與俱自後不知所之矣正統戊午禁網愈寬嚴漸出此錄今世史不載予於門人李聖水處得其抄本因節錄以傳續說郭有全

文想其備寫當日情形宛然必出自史氏家藏決非偽也按漢
程濟有異術能造形與冷飲散相仿佛能護建文君而無
危也錄收濟力辨致身錄為偽撰雖精核然建文君之
不死于亂亡時則文皇固已知之矣故胡忠安之訪張三半
卿和之府所載絕無一筆及此諸果華者蓋信錢氏之辨愚
竊謂此事原無從入內府之紀載正須從野史推遷事也

藍玉

人主御夫英將者恃其威神之凌厲為吾驅除天下之大患
即可罷任而無虞若既藉其勇功又責其素行修飾是必得
方叔召虎之臣而後可方召之臣不世出而天下禍亂較治
平而恒多苟非其人遂置喪亂于弗理乎抑姑使貪使詐徐
以收其功乎原夫監涼國之遇主大抵與唐薛龍門同供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空

英少之年抱驍勇之志事開大之主於倦勤之時終乃成敗
異軌者蓋龍門雖素嫻鉛鈴猶惻惻讀書自註周易時出新
義蓋儒而將者也故太宗特加眷注曰今諸將皆老性爾後
進退不喜得選東獨喜得仁貴也由是父子總美勛業矧然
民有以我若涼國咸會風雲其力又以開平內嫺世資
有藉乃竟恃功驕恣益所宜乎人主惟念征討之功赦其
罪薄之罪亦未敢遽有異志奈何以元妃曖昧之私大加責
怒再蓄鐵券猶勒其醜跡欲以告宗廟而銘彝常其誰堪此
劉致勝國母子莫保其終三亦從此叛焉黨徒糜爛亦慘烈
矣昔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歸人者帝

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辨對魏徵亟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
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錄裴押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
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糧之臣陛下道高
堯舜曾二君之弗逮哉太宗欣然從之愚謂高皇倘能弘太
宗之度則玉之禍吾知其免矣使涼國處心積慮兢兢持盈
如龍門之卑以自牧固當以功名終即今有罪亦將等於萬
內之有矣何致滅裂如斯也嗚呼從古君臣遇合之際豈不
難哉洪憶胡元瑞筆叢刊註易者別是一人但與龍門同姓名耳不知孰確

卷之十一

空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二

臨川劉命清

史論下

趙卒

趙武臣之陷于敵也張耳陳餘百計求之不得所養卒獨能說服強敵獨御而歸蘇峻之亂諸庾盡逃庾水時仕吳郡幾落虎口一舟卒爲脫險于萬衆之中事平卻酬但求終生一醉予謂此二卒出其智謀忠畧於以臨危濟變雖爲帷幄謀臣可也豈可多觀哉

漢高祖

傳識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一

恩謂高祖所以得全者在紀信之代死其助成帝業者在董公之發喪二人之功過於四千戶多矣太史公獨不爲信立傳雖紀通嗣職亦替焉董公卒未聞一職之加何也豈事定而忘之耶亦安得以遽忘也少恩之譏恐所不免漢高祖紀竟伯謝投舟臨去林兒即坐兩事高出諸將萬萬功當在李韓公徐中山上也

王后

漢元帝王皇后常許嫁將行而婿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而王薨宋李觀察士衛之孫左侍禁化先者父母強令娶曹女禮席之於踰垣而走曹女歸後遂入宮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國朝杭州邵女乃兵家年及笄聘者七人皆死後聘

一指揮親迎而墜馬死父充漕運攜至京成化中入掖廷未得御賦詩凄婉有兩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之句

純皇步月聞而召之遂生興獻王復生谷王世宗尊禮爲孝

惠皇太后父封王弟喜封伯勅造邵王墳藥費巨萬及抄沒

錢與諸璫房屋盡以賜邵茂等備極富貴又吳中一女子于

歸之夕方假寐而流溺汚地墻遂棄之別適一落魄窮生

旋占大魁貴極人臣婦受榮封以慶禮帥諸命婦入賀甫賜

宴而腹疾欲絕太后泊皇后驚悸命宮嬪掖至侍所以錦屏

圍護聽其下便遂甦夫人乃恍悟即昔年遺溺而中事也

若張負女嫁五夫輒死乃適陳獻侯享戶牖之佚封亦非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二

然但以一婦事六夫雖貴弗美焉若諸帝后夫人固厄之于初竟全身以膺厚祉富貴禍澤豈可人爲哉

王莽

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假十二符命以愚臣庶觀其肇慶于

新都安瑞于黃支成命于巴宕靡不得天之助故當時獻頌

之徒莫不備極尊顯稍涉忌諱則誅戮隨之如韓博士之進

巨無霸本以邀榮反遭棄市之慘蓋以莽字巨君法于不成

霸也因更其姓爲巨母氏亦何益矣至于梓潼人哀章素稱

無行有作天帝金匱之圖黃帝金策之書以獻而即真之譏

起焉即令有之天意亦曰如此矯誣之章殊爲可哀故以名

氏應凶讎耳葬既不悟反爲篡奪之符終于尸首橫分汚宮
覆族嗚呼天報奸回烈矣胡亂臣賊子仍接跡于世也

吳雄甚確

英雄葬母之地理當族滅而三世爲廷尉趙興造作故犯妖
禁亦爲司隸者三世陳伯敬篤信陰陽動多慎忌卒致殺身
司馬陳水所以絕不爲此所惑今人囿于星家葬師之言使
人拘而多畏究有驗有不驗斯亦足以破庸人之論矣

張衡

衡爲武侯諮事迎送填門不勝勞動乃怒曰爾等不過敬丞
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倦疲欲死達哉言乎今之勢歷樞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三

要者自謂以勢附身可長享而不敗豈知吾神尚且不能以
贈形外來之勢何有乎必如君嗣知勢乃外附神宜久存方
爲骨性男子

曹操

黃魯直謂曹操僅有三士而不能容孔融楊修禰衡是也修
每發其不言之隱故最先得罪而融與衡以次及之故欲求
免于奸人之手者必如關子之伐樹而後不爲田成子所忌
也然劉使君之觀面失箸操竟不悟袁王冲救亂蓄鞍之吏
乃先驚其衣以進操亦莫之覺焉劉之智固非限之所及何
以更爲弱子欺也大抵從來奸邪機有必設又有機之所不

能備計有必悉又有計之所不能周豈非天固有以制之使
之明不及見而變或難防不然恣其險情亦將何所不至哉

孫堅

天下涓涓之滴所寢成江河者由于辨之不早也若孫堅之
勤張溫殺董卓而溫不聽與張九齡請誅祿山而明皇不從
皆事勢失于幾微而中原受其塗炭何嗟及矣

阮咸

阮仲容居喪而攘姑婢雖生遠集大榷物議至于魏末沉淪
不振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不若遙集面陳明帝寵祿珠之
弟子宋綽懽懽聖躬帝問誰欲得者衆不敢應阮即曰願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四

賜臣帝即與之其遇更奇風規又正與宋真宗崇政殿私宴
兩府以二美人賜王子明同苦蔡攸北伐議定預邀道君殿
前美人爲賞者其無將冒上凶于而國雖蒙誅亦晚矣更若
唐明皇以美人賜郭知運等而王岐獨不取曰臣之事君猶
子事父豈有常近宮掖而臣子敢當之乎此其見尤卓于遠
集子明輩萬萬矣

王羲之開山之論傳

晉書之作辭旨駢麗較三漢又一變例矣其論鍾王筆法謂
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至于鐘
獻之多病筆子雲之播盪名皆譽過其實若乃精研篆隸惟

遇少美善備焉夫鍾體古而不令疎矣至于獻之疎瘦愚謂不足病也其云師宜懸帳之奇乃阿瞞所荆州漢吏部尚書梁孟皇蓋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操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玩之以爲勝宜官八分之體咸是鴟筆今王傳不云宜官而曰師宜不云操懸孟皇之書而云師宜之奇遂令讀者混泚此史冊之所以多疑由作者未能大顯其旨徒以鍊句爲工究之辭尚體要增華亦何益哉

王凝之

居恒疑王江州爲逸少之子子猷子敬之兄弟而道蘊獨矜誇封胡逸末郎斥王即恐其自恃門廢有露才或夫之失及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五

凝之出典方州賊至而不知備驚信五斗米道欲遣鬼兵以助戰遂使吏民弛防狼狽會稽死于孫恩之手始信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陶侃母

侃母湛王珪之母李皆于其子貧時作食以結客者也然陶母所供者乃舉孝廉之范陸欲其爲延譽故剪髮挂厲不憚劬勞遂入洛果薦之羊碑頌榮諸人士行之名遂顯于謂此逢迎貴人之俗態耳若珪母李知珪必貴見其與遊者乃房杜輩并卜二入爲公輔器遠具酒食爲備竟日定交而罷此眞人倫之朗鑒匪易及也乃世徒稱陶母而李母反無聞焉

二母俱賢似不必更致優劣或有疑者客母與陶母均與名漢明母母向主中饋故故實孝母當是孝母之類也

劉遺民

陶靖節陪客飲既酣即曰我醉欲眠君便去去劉遺民陪客未終席即先起曰今正伐荻不宜久廢此二主人俱倨傲解眼目中無物自他人爲之皆是最敗典事然覺南稍韻劉更粗又郭恕先樂與役夫小民市飲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子謂此外所遊恐彌不及盜賊爲役夫小民必能留真樸于十

庾信

庾信 隋書 卷之十二

乾麟集

卷之十二

六

子讀庾子山哀江南賦至于瀟湘將軍威勝王于無非勸切梁朝開榮淳淵源瑞爲族也及你周朝各大將軍誌狀碑銘蓋出其手不過備寫富貴勳階之重而已獨于吳通昭銘既序其梁齊之功復嘆其降周之辱蓋云侯陳尉侯陳侯侯以氣疾增暴而終傷溫序之淫魂慘蘇節于永夜自吐肉脫寄恨流離宜其聲之哀以怨也人先至此誠何以堪爲早討者生辱臣死上也否則則陳林丘結念難可也若像建世所受制園牢身名俱敗饒時移時吸其泣矣何嗟及矣

秋靈慶

秋靈慶 痛快 今日常得純

玉成存孝氏之誠誦此之理有光乎古表榮殉節

揭其孤兒投藥罔生伏靈慶慶即出兒以邀賞遂死焉兒存時常騎一犍狗忽入慶家遇其夫婦俱得殺之此等負恩之人不少安得百千犍狗發舒此忠憤乎至于陸超之之門人陰弒超以求榮及舉棺而即壓其首以死超靈真濯濯哉

秦木蘭

木蘭假爲男子替父從軍見古樂府及徐文長雜劇木蘭毫州人立功于隋煬帝時帝聞異之欲聘入宮木蘭謂臣無配主之誼遂繼死今廟祀之封爲孝烈將軍若齊明帝時東陽女子婁逞善棋詬爲男厝遊遊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唐貞元末大將張營死汾陽王傷之其妻孟媼即偽爲營弟投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七

軍領營之缺軍中屢奏兼御史大夫汾陽死而罷歸後嫁潘老爲婦生子曰滔曰渠壽百餘歲豈非至異乎

魚弘

弘以軍功歷任太守自言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鹿麋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常西行道中採菱作飯後人遂覓一菱不可得使大地皆魚弘生民憐憫何處可逃死乎

劉靈助

靈助精于卜筮遂萌異謀起兵時每言三月我必入定州爾朱氏必滅及爲侯淵所擒果以三月解入定州而高歡三月

破兆連城爾朱此與青蓋入洛及帝星明于江漢之古何異鬼神之愚弄人自是不測學者但當正其心術無爲妖人所惑可耳

陶潛

或問陶彭澤苦身戮力覆妻擁絮自甘豈有妻廢之舉然觀其責子詩曰稚穉年十三既不聞其草生乃一歲而有二產豈非二母所出乎或又謂宜聖見于禮經雖有出妻之舉自稱東西南北之人必不服溺于衽席然觀宰子適楚楚昭欲以安車象飾迎夫子宰子曰自臣從夫子以來見其尚德好儉妻不服采妾不衣帛無庸此車爲也則夫子亦有妻矣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八

年譜夫子六十六歲開官氏卒次年伯魚之母死則夫子原無出妻之舉而伯魚乃妾出也豈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妻御之數皆以其秩命爲差聖人從大夫之後故猶存其制乎

張遠遊

人主或於方士之說者難以悉數惟秦皇漢武則此之偶立焉或求靈藥于海上或問術于名山竟不免于一死後世訕笑之者有曰茂陵劉徹多滯骨秦政梓棺費貲貲有曰雖得武皇心力盡忍看烟雨茂陵秋竹曰殷鑒長秋花寂寂盡名思子草茫茫尚無人世圖樂樂錯認蓬萊是帝卿互相嘲譏無餘力矣魏丕亦爲甘陵甘始廬江左慈所成弟植乃盡

辨道論以悟之機言爲人君者尊榮過樂受享無窮雖素衣
短絰不若椒房之麗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榮駕騶駟不
若乘輿之盛其言耳淵切矣及張道坦合九轉金丹獻之
齊文宣文宣曰我食世間樂未肯即飛上天待臨死服此可
耳夫以文宣之光暴猶具此等特權生則委政于趙彥深死亦
不咸于異端後世解丹諸君欲求長生苦心修煉及藥燥毒
發齋醮無靈往往速疾墮命雖九死而不悔抑獨何哉

劉孝標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其主床頭有書數卷乃劉孝標集也而
梁武好文之主友以條列錦被數事忌其諷博阻之終身至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九

厄窮以死孟浩然遇主于倖然之會明皇亦素知其名也反
以不才明主棄句怒而放之還山又况曹操之于楊修孔融
隋煬之于王胄薛道衡有不足而殺之也哉是知君子固不
欲上人有才而生亂世尤貴于善藏其用也

劉琰

吾鄉帥謙齋先生博極羣書與湯若士先生底好湯詩有曰
着冠須訪戴脫冠須訪帥則帥公必風流倜儻不拘繩檢者
令人每以迂濶之事加之如前史所載劉琰與劉詢俱仕儀
同一日琰欲訪詢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相
詢漫應曰知竟引琰還家入門尚未悟夫呼曰劉儀同可出

吳璠子出遊歸時亦來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子見說曰
吾欲造劉詢即如此等事在吾鄉今皆加之帥公在他鄉則
傳爲陳悅齊璠等皆未確然璠僅失之遂若侯君集驍馬還
門數步忘入事璠帥助拂短知有逆謀則其識尤不可及璠
曰觀朝而預謀有異事必有異應璠帥雖捕于武哉然已達
于璠矣

虞定興

人臣對君應卒爲難由天威嚴重故也昔楊勇初生子儼文
帝曰此皇太孫也何乃生不得地以母昭訓雲氏乃勇妾也
時雲父定興奏曰至是天生龍種所以乘雲而出可謂善對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十

惜帝成于獨孤楊廣之諸政父子孫三世皆死于逆廣之手
而國亦隨之爲天下笑豈不哀哉

楊肺

隋書載吾鄉風土近吳據吳之文明雖開于三國而楊州分
野實始于漢夏豈如隋志謂豫章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
市廛分鉢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妻更娶一歲五娶一以
成布俗呼爲雞鳴布新安廬陵往往畜蠶宜春尤甚江南舊
紀亦云多蠶桑桑蠶而毒始絕然今婦女暴面市田多見大
江以北蠶桑則惟漢南有之吾鄉兩俗俱免矣及聞宋人楊
肱肥閭海蠶桑惟古田長溪最甚風教之興時移見古今之

異禁也

鄭緯

韓非周昌卸艾孔顛之徒皆病口吃然或以著書或以立禁卓然有以自見吃亦何病於時哉獨鄭緯之口常吃逐鹿於野失之間諸牧監監答之其口亦吃偉疑其調已也竟射殺之噫均之吃也一以吃致死一以吃致人于死吃哉吃哉

張後孕

張鑑以情臣垂老為盧杞擠之以死其祖後孕唐太宗微時從之受業後召見之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孔徒三千無一位子乃肯令臣得陛下真錫奇遇帝欲官之對云生平以教

虎溪源變集

卷之十二

士

習為業願得祭酒帝從之備極尊寵次則河汾之徒魏徵薛收賈成杜淹李靖等將相名臣多出其門固為極盛而後文遠之門人楊玄感李密王世充輩盡屬一時之僭偽三人同時相去不遠抑何奇也

鄱陽王素節

素節自幼日誦千言為高宗寵愛武后忌而殺之破遠在遠聞哭聲而問曰彼何哭也曰家有病死者王曰大求病苑亦何可得尚須哭耶至邠王守禮人謂其能通陰陽王曰吾無他術前被武后幽囚十餘年積受勅杖瘡痕遇雨則痛露則佳以是言之輒中耳因泣下每讀至此等為之惻然武迷之

罪真通于天哉

宋廷芬

芬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而能文華昭尤著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華誨諸妹著女論語十篇以事宣文君擬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若昭又為傳釋唐德宗時昭義節度使上其事俱召入禁中上能詩每與侍臣齊和則五女皆與焉歷數朝后妃諸主皆師事之荀先生廷芬提饒州司馬其男獨愚呆不可教白衣終身此女亦可謂最奇者而所遇又奇較之劉殷諸女僅入劉胞之宮者異矣韋家文乃韋逞之母宋氏逞仕符堅堅為之立講堂置生員

虎溪源變集

卷之十二

士

賜侍婢制明周官音義

鄭相如

相如自滄州來欲師事鄭虔叩其所蘊則云孔子稱百世可知吾亦能之凡天下治亂彼已生死的言之其後皆不爽而于祿山之亂言之尤早且勸虔毋污偽官方可免死後祿山反相如已死虔追其言終不附賊然則聖人之所謂前知豈必專在至誠乎但相如之學亦可謂正而非專特推測者比也

然虔終以汚祿山而貶漢議

安金藏

唐睿宗為皇嗣有誣以異謀者來俊臣等証成之賴金藏剖

廢以明皇嗣之不反而後儲位遂安神龍初母喪感慕甘食
忽遇李亦冬實犬鹿相擾是金藏不惟純忠而且至孝因置
逆后感心也

盧坦

坦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諭坦曰某世家子與惡人
遊破產盡瘠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
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能破
敗以歸于人也黃裳驚異其言余少壯歷觀列朝仕宦之家
始官聲勢頗赫謀田伐宅流毒生靈徒益一己之富貴而不
顧敗成天下之禍亂及大亂踵至破敗亦隨之昔之威煥安
永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圭

在哉坦之言與後來燭鑒也

鄭侯子

余嘗慕鄭侯之爲人大似留侯受知主眷每以片言開悟人
主不似犯顏強諍而聽者自然意盡雖父子骨肉之間人所
難言而二人皆以立誠轉移豁然中解及其遠于勢利皆托
跡仙術或爲赤松之遊或採嵩華之勝至其後嗣弗類亦不
幸而相同留侯之子辟疆漢王諸呂幾亡漢祚鄭侯之子繁
以父故見重于陽城乃洩城疏草於裴延齡致傷善類豈二
人者皆明于爲國而未聞於家訓歟抑其子之賢不肖皆出
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歟何其相類若斯也

吳山

晉書吳興人以荊州屬蜀方書而還落華安祿山反後開房
瑄崇道諸王爲都統節度乃拊心曰吾不得天下矣可知奸
雄睥睨皆有絕世之姿惜所據非分安既無成曹亦速滅天
國不祐之耳後之亂臣賊子蓋鑒於茲

寶良女

論西快○寶良女合下是要去捨身滅賊非本爲
夫婦而後萌逆者故足貴也漢書

謀大乃婦人莫大之罪然亦有處之快人心而合乎天理焉
方李希烈僭號時雖以顏平原之忠貞不能開悟其逆志
而反以身殉焉及其入汴強迫蔡軍寶良之女爲妻女欣然
慰其父母曰與中我戚我自然滅賊也遂勉事希烈得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高

心而陰結陳仙奇之妻以爲援及希烈病乃乘機投藥以毒
之仙奇始得首獻功而天子嘉賴其勳遂知智計乃預出
于此女之烈哉較之王司徒于蓋卓猶未免貽後患此女獨
能行之房帷而播國家以安雖天下之奇男子孰能與於斯
哉而當時不聞其功豈然風之典果缺歟抑恐其事傳聞
艱難今知殺賊出于一女子則覆將相于無地歟

高仁厚

補遺

黃巢之亂既平獻其所掠家屬於闕下僖宗御大元殿詰之
曰爾等皆世閥名家之女奈何從逆羣婦無以應中有最慈
者曰朝廷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奈何以節義之事責及婦

人女子乎將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傳宗語塞但越殺之其後盜渠韓秀昇屈行從等盤據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計擒之詰之曰何故反昇曰自宣宗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施解網維今之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凡上之內惟所烹醢耳仁厚亦慨然動色械送行在新之予謂此一賊竭允宜配此賊大當以王公波為媒灼爛烹阿大夫體解而節拆之以供萬姓請天下屠伯貪夫於新婦堂中共嘗一齏要知此中之味有甘苦也

劉美

美字無所考今讀作儼蓋樊初名隱父諱為南海兄升丞相

卷之十二

五

生隱有嶺表四郎號南漢先是有胡僧言或劉者美也美因飛龍在天之義遂以名歷之三傳至劉銀果龍官官龔澄樞以獲其國今寧都之界有漢高祖墓即樊也俗誤以為劉和甚謬蓋漢祖葬長陵自在關中此與秦紀載戰毫滅湯乃周穆桓王時別有戊王號湯仍居于毫為秦所滅不得訛指殷湯也寧都非說為長陵也漢書

賈緯

緯行浮薄桑維翰惡之及隱帝時奉詔與王紳寶儼等同修

晉漢寶錄述誣維翰死後尚有銀八十錠學士徐台符取之

夫史筆以直為主因私嫌而誣人以賍汚何以傳後乎此與索米而始為丁廩作傳受金而比爾朱以韓彭同宜是非所以失實也柳蚪謂史官密書善不足惡請詔記事之官當朝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極是當朝言其狀則書美不書惡矣蚪言亦未為是也漢書

陳逢吉

劉智遠嘗以生日命逢吉疏理獄囚謂之淨獄蓋欲肆赦之也逢吉固內無重輕盡殺之還報曰獄淨矣亂世之政往往一職當時耳聞目擊極地皆逢吉矣民生之促為其極耶

李襲吉

梁晉構兵不已降王使襲吉諭梁有毒手算交相于幕夜

卷之十二

其

金戈鐵馬蹂躪于明時之句溫籍使人讀之嘆曰李公有士如此何不使吾得之夫以溫之狂暴目中猶知有士豈易得哉

王凝之妻

共一五代也王凝之妻至斷腕以全節歐公錄之以愧無耻之流王敬則之妻乃朱溫所賜每出入禁中翔拂其意輒矜誇昔曾父身尚讓時薄以傲其夫遂移置典焉交通稱其莫能制焉醜婦固不足道若翔之甘心黨賊宜無耻之事靡不可為哉

呼延贊

間有迂儒欲習冷常坐此以觀變風延繫欲其子孫耐寒每以冷水澆夜故其子常病又自割股以療之其愚僻如此

曹修古

傳

修古為御史廉直有聲卒無以葬賈佐賻錢五十萬其子女拉謂母奈何以是累吾父夫利也汨入樞矣未聞以一女子而能操持如此賢矣哉

李大師

大師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通葉縣其二隨化為雙煙飛出耕夫獲之貢者指為盜械送府大臨辨其枉輝之夫丹砂每為仙餌變化若此果靈物歟抑葉縣子爵之靈使之然歟可知

卷之十二

七

變幻之事何時不有

呂大防

公以元祐率起為章惇秉政安置公及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表呂公行至虔州卒遂葬焉近忽有自遷歸安厝于友往觀其骨節尚鮮頰然而長真一代偉人也昔孫宗鑑雜記亦言呂公體豐大及拜相東坡革制曰果藝以建有孔門三子之風宜大以方得仲及六二之動蘇軾亦載此語蓋戲之也

歐陽永叔

王文公作轉運使蘇君墓誌謂當時歐公以言事切直見忌

蘇軾因甥女之獄經以姦利天子使戶部判官太常博士孫君與中貴人雜治而蘇君卒白其冤則蘇軾得乃善人矣在閣李元綱私錄謂韓魏公常稱內官王德昭因往年執政惡公欲得張氏事保治之令蘇往鞠蘇將鉞鍊成其獄德昭正色曰上令其監勒正宜盡公道鉞鍊成何語耶歐遂得活是中貴之力居多而蘇乃黨和害正者矣王季之言何若是其相友也要知此獄雖執政賈昌朝陳執中等陷之而亦錢武肅之諸孫怒其歸田錄中祇毀前人已甚故雖鉞錢漢語猶欲織成妄書耳歐公之得免于罪天乎人乎毋抑精誠足以悟主故上亦豁然曰朕正欲得其實休哉主道之英明

蘇軾集

卷之十二

八

無俟風雷之感矣

魯直

浩翁道人謂杜工部作詩憤懷素作字皆受盡一生窮餓方到佳境若韓忠獻公之詩杜正獻公之字各極富貴皆臻妙境何至忍如此若愚謂忠獻之詩自不及工部而正獻之字亦未見其能方駕懷素看來畢竟吃些窮苦後來自爾長久若韓杜之助業爛然彼之寄托原自有在又何必與區區素較尺寸之長也

李公麟

苗山谷以李龍眠作賢已圖示東坡博者爭據一局投進盆

中五皆破而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髮毛起立皆嘆曲盡其妙坡獨戲曰此呼者閩人也凡類六畜合已解聞音則張口今盆中皆犬一猶未定當呼六而張口何也龍眠聞之愧服元人何歷畫陶所剪髮圖手帶金釧岳極方幼調之曰此足易酒矣剪髮為何亦愧笑夫李何皆一代名手尚多差謬今學者憑恃淹博頓忘精研皆此類也可不戒哉

宋道君

王莽篡漢後得長人巨無霸能召致神怪凡虎豹兕象皆役使以助戰光武遂得却君章憤殺鴟禽以破之旋殺王莽而諸猛獸皆投涇川以死和之不勝正也如此宋道君豈山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尤

樂四方羅致珍禽思不能馴市有薛翁獨能養之帝日勅與衛溫彈張黃屋以遊諸禽鳥聞清道聲則數萬集輒扇間遂名其句曰來儀自後帝每出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白萬歲山瑞禽迎駕可云至樂矣靖康圍城馴禽不去民皆執以充饗彼一琴一瑟徒以此貽譏于後也拙矣哉

蘇庠

紹興間蘇養直與徐師川以隱逸同召養直不出及師川還朝便道對奕蘇乃以一勝相誇徐因抱慚然宋史載徐不遇張邦昌僞命并以昌名婢叱其名以舒憤此與韓延之之待宋武畧同其後杭宋交聘從容應命此其出處皆合于正固

丈夫之致為也即蘇庠亦安得以獨行傲之乎

蔡元定

季通曆學守敬服之律呂書亦至今歸之無用猶好上蓋則當時議其果有竟天術何不先年去道州若第好地理兼水心每議其妄當時士大夫多為其術所誤然蔡氏自神與西山仲默世學相承者累代聲施甚盛而皆不仕至沈子抗始舉進士實祐初遂泰大政雖理學不及前人當奸黨擅國時乃能急流勇退以祿位終安知非山川所助也將西山事輩指摘者亦未為然

賈似道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幸

似道當朝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怨于和糴欲變其法乃從劉良貴吳勢等獻買公田之策而使殿中御史陳竟道上其事于朝準祖宗限田之制取官戶田產逾數者抽三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可歲收六七百萬石米以餉軍而免和糴造楮之費予謂此法行之承平則謬若國勢垂亡強敵壓境巨室世臣尚且傾家以佐餉以志存亡與其之悅况買其逾限之田不猶愈于無名搜括乎當時徐經孫輩但知極陳其害亦未聞別發一策以濟國難似道罪惡固不勝誅獨此事猶能捐己田萬畝在浙西者以為公田倡後世立乎本朝忍視人國之顛隤甘心臣僕而反貪賄以縱敵既已

國政君之為德其為子孫致富之具焉恐其後道于
地下也嗚呼世變何無人心風俗之壞有變而愈極者
即奸臣之心術亦每況而愈下焉哀哉予故書此以見後之
奸回賢國者并不足為眾之奸相下走也世傳荆公與韓琦
良田三萬頃或云無往水處劉貢父曰我有一新則發田三
萬頃它一謝以注之衆大笑當國計因乏時而曰曰買公田
一千萬畝不知此費自何而辦豈人人給
是老平章有四萬畝可買乎

李顯忠

顯忠于宋將中難與韓岳同列然其生也方墮地而即自立
于等入皆異之果負絕力符離之役使邵宏淵同心則恢復
可乘素不和致敗其咎不在顯忠而在帥將者失其道也又

左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主

楊文公初生其包蔭之脫則見兩鵲翅交掩現物母今急燕
諸侯俄而地開有玉嬰轉反而帝羣驚為異物也然則詩書
所載神聖之生亦卯稷辨信匪誣哉

張翥

張翥蔡京所迫教其子弟訓規甚嚴一日忽顧諸生曰爾曹
皆學走乎諸生驚曰先生當教其徐行胡以走為翥曰今天
下誠若翁破壞風夕大亂賊必先入爾家爾曹惟善走庶可
逃死耳諸子驚告京以為先生當有心恙京默然感悟乃曉
翥為用物時然則奸回禍及豈不自知而必不肯罷手者豈
翥虎之勢果難下歟李林甫之惡子岫危之甫曰業已然可

不肯謝權大抵一轍贊後守劍南設方器拒
為移處州而復多計算宜其所見之卓越也

完顏亮

自頃欲得國恐父不與即弑其父完顏亮南下其母阻之即
弑其母王莽篡逆其子諫之即殺其子史嵩之擅國姪景卿
諫之即鴆其姪大抵兇殘之人其性如蛇虎稍拂其欲則嚙
噬無論親疎有非人理可喻君子不幸遇此敬慎以遠之可
也

盧后

盧后於一錄備載蕭后之冤十香辭亦辨其誣至于宮中
只數趙家故惟有知情一片月以七言四句中而載趙惟一
之姓名奸相張幸傑遂證成其獄王鼎虛中賢人也亦太息
以為此天為之若真出于右手誤題者然不知十香詞可假
懷古詩獨不可假乎后特禍來神味誤聽重元家婢單登之
請遂信筆以書之耳予謂此非獨乙辛大慈罔上之罪亦道
君之昏庸致之倘其主有如神之譽何至以中宮正嫡誣育
子孫一誤和言恩義瓦裂遂至不保其妻不保其子若非知
點肅元納之忠并戕及皇孫矣可畏哉且夫管茅之露東舟
之景從古主聰重昏禍延骨肉者多矣區區壽隆天祐之君
云乎哉

左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主

金章宗

章宗璘曰世間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今于孔子廟最為誠裂由來如是可慨也夫

耶律倍地志名

遼太祖之嫡子倍知太后欲立德光弟曰吾當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浮海歸唐明宗性嗜書藝醫巫問山水之勝築室讀書其中工遼漢文章技術精絕凡制作圖畫皆入宋秘府其子永康僭帝果何地無賢哉

遼人

遼人開科初只取一人後或增至二三人其後廣額至百五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圭

十八元人制科僅取三十人猶為優選法天下之大士何由而得志乎

○日本僧

宋時日本僧喬然入貢還國奉表稱謝中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含憤猶抗魏氏之敵又云望落日而西行萬里之波涉難盡顧信風而東別千里之山岳易過矣以十損之早適遇中華之盛又云金闕曉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嚴高晴前拜聖燈于五臺之上又云蓮花回文神筆出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東海之東又云世超黃軒之古人值金輪之新海外如此文字亦不易得與洪武間咭哩麻哈可稱

日本兩俊

郭少師

初少師從藏國而北既南歸與謝君直言曰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頓兵戒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請飲兵從和即可其奏兵交二年而無一介行李之及乃終以降固言之慟哭愚謂此彼地文致之言使曲在此也自幹難創業以來日事長驅肯留片地以存殷祀乎至無枉害生靈尤謬彼其草菅視人生人之禍烈矣安得此仁人之言也

○趙孟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兩

孟頫與元祖論葉李留夢炎之優劣頫直炎而誅李帝曰夢炎在宋為狀元不能盡節李以布衣乃能發賈似道之奸是李賢于炎也于是命頫作詩誡炎頫遂作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頫以宗臣而覲頫如此不知亦規趾否宜為地越輩所輕侮也

○張浩

金世宗時近臣有欲罷科舉者上以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曰有秦始皇是也上顧左右曰豈可使吾為秦始皇事遂寢浩之對君可云談言微中若元人罷科舉之詔將下許泰政獨來抗直與力爭而不勝反為薄化治書

折銷果何益哉書入所以有取于諷諫也

郭憲

元郭憲征西域降其算數數十種華貢王也楊君手格猛獸
字文帝號爲掩于即猛獸名也或得蜀器而不知名制律微
曰此名縛于縛得也依周禮詳以若簡持之聲極振吐谷渾
有恪尊之名乃國王妻也陸登能辨脈脈乃彈于賜蘇武之
古器也

海涯

小雲石海涯兩辭爵位隱錢塘費藥自給過梁山樂允漁父
織蓆花被欲以鮑被易之漁父索以詩詩就持被而去世遂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二 三
傳爲蓮花被詩亦可謂超然于本俗者

馬定國

定國金人謂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乃據字畫考之足爲字
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學者以此禁註兩燕王墓辨然愚謂
黑顛非文明之世也武成以後傾軋相踵矣暇及此不問正
詩謂石鼓若刻白周宣則宜屬史籍筆今文乃小篆與籀大
異夫孔子去周宣遠甚焉猶時制詩小篆作于季斯猶有
交錯秦代遺風故頗美如斯且其詩篇古雅亦非後世所
山草所及此辨更爲詳確但近聞大學中擢升以之磨刀斲
馬先代法物提斯已其後街巷

申屠致遠

楊建侯既罷發宋陵與及梓梓屠於宋故宮及教聚而
折書九經石刻以祭靈願教遠必昨而得存失備焉建侯
竭誠

何魯圖

元至元中除一刑部尚書衆難之曰此人素軟不可用何魯
曰朝廷若選僧子手須用強壯人若尚書獄獄但不狂人不
壞法足矣何頃強壯不謂何魯知此大體

高啟

唐人王廣津宮詞云白雲獨見拂地行恨眠紅毯不曾驚
虎換魚集 卷之十二 夫

宮吏有何人到只向金幣吹小盤其貌尚季迪官女圖示女
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大鳴花空吹影夜深官

禁有誰來盡因廣律而稍化裁之也遂爲聖主之疑慘雖親
觀之獄吳中野史備載其由國初詔陳章侯罪亦不釋官故
事李迪之得罪固有自來非僅以上梁文忠官語文序之間

可不慎哉

戚繼光

戚將軍奉命征閩倭島春瑞陽魁順亦繼督操操權如圖刻
期出師將軍掉頭不顧祖用我兵方休未能解遠進解甲繼

欽自五月朔至初四疊宴賓僚倭偵知不設備初五早天未

及臨，將師有持，諭令軍中，回顧必斬。由倭之運刀如飛，前此相望，輒却，往往取敗。時夫人僅生一子，從軍見敵而退，即斬以示三軍，股栗，竟往接戰，倭弗預防，自相擾亂，遂盡殲焉。夫人依恨，取男身首，縫紉以葬。時權為待公，公因別室以居，終喪，置膝，年垂衰暮，有碩之嗣，獨宴于女兄弟家，追念既往，慨然嘆息。女感之，飾一婢以侍寢，遂有孕。因進曰：妾侍左右，覺胎氣萌動，恐夫人不容，將何以自明乎？公遂留記于妻，生可未幾，即終矣。家人果起爭，實夫人力不能制，始大創曰：使老畜有子，禍豈至是？女感初諱之，聞其悔悟，乃曰：將軍昔有子，特畏夫人殺之耳。夫人惶遽請見，曰：妾有是哉。幸急引虎溪源坡某。

卷之十二

七

見兒甫週，即對夫人而嬉，細視兒頸，則見其舊繯線痕，乃前子再生也。因慟絕。徐即申奏，爭繼者皆歛息矣。神廟端居，念將軍功，聞之色豫，諭抱見大內，兒而帝，即從膝上拜恩，聖情感動，賜送六宮，賞賚無算，頒賜恩祿。吾卿司馬公益仕長溪，即將軍殺于處云，令其地不生青草，州人度節，亦改五月朔。四月，益忌初五之辰，不忍樂飲，崇禎初，司馬以廷對入京，猶見其製子，今觀逸史所載，謂公恐無嗣，潛借數姬于後，播連生三子，戒家人勿言，托為某孝廉子，并請某廉謝之，則陽甚。

孫賁

從容就義之士，代不乏人，絕命之辭，衣帶之詩，皆自知不免，故預擬于平日，未為難也。惟當猝然之會，或托為咏歌，或志于諸語，毅然慷慨，與悠然達化者，予得三士焉。國初，籍藍王，家有雙字交通者，必坐以罪，濫矣。孫仲衍，僅與題畫，亦不虞其竟至死也。介卒被戮，臨刑，乃自占云：懸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監殺指揮奏詩稍遲，又復殺。藍析者謂有如此詩，何不早奏，濫之濫矣。楊焦山先生見之，謂如以子罵父，律擬絞，臨刑，朝友悲哀，送之，因嘆息曰：公有何罪，犯絞律乎？公粲然曰：雖未犯律，却犯聖經。衆訝曰：公豈犯經者耶？應曰：直而無禮，則絞，非犯經如何？衆復破涕為笑。藍析者謂有如此詩，何不早奏，濫之濫矣。楊焦山先生見之，謂如以子罵父，律擬絞，臨刑，朝友悲哀，送之，因嘆息曰：公有何罪，犯絞律乎？公粲然曰：雖未犯律，却犯聖經。衆訝曰：公豈犯經者耶？應曰：直而無禮，則絞，非犯經如何？衆復破涕為笑。

虎溪源坡集

卷之十二

六

笑熊芝岡先生臨刑，奸黨張時雍見而詰之曰：爾胸中奚囊中何物，對曰：謝恩表也。張復叱曰：因安得此書？熊粹然厲聲曰：此乃趙高之言，今後出爾口乎？呼吸生元之際，猶有此天然妙答，非聰明血性男子安得有此？與今未死奸回，問之短氣。公自許，原不依朝代編次，長篇短章，問見不一，予恐其水若心，再訂以公史，金者為上，卷或偶舉一端，如史評者，為下，卷亦公集之功，臣也。傳錄後，時取足，非器可現矣。後起者欲出已見，以新舊斷之，因無取乎，雷同一律，亦無尚乎，力及前修也。吾師內論志在求微，聞由間有詳人之所不詳，實有聖人之所不能，然者，但字幾三篇，不無肉隱焉。為之錄，以開劣而謬，庸訂補，有不能仰令作者之意，之惟昔歸子寧，而父遺文，安知改竄，其人寧氏夢震川題之曰：王成之，少精義，筆已盡矣。茲先生將無丹入梓人之夢，已卯夏，初門漢負罪，再拜。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三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序

先生諸序皆有八大家風味可以不朽惜遺失
焚僅存十一耳讀者想見其丰采可也傳識

友石居詩序

憲皇辛酉之元予駒齒猶未落聞聞長老言曰是科吾鄉得
雋如祝文柔章大力孔用徵皆人望也予心識之思一見其
丰采而不可得因嘆士於所知固有幸不幸焉然文柔先生
與先子爲風雨窮交方其奉歸使回予親其丰采矣後從俸
平叔館叩大力中庸章句遂得親承予益幸之獨孔公不得
一見焉頃有一拙山人授以友石居詩有期賓臣過訪穆叔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不果之作此亦少陵不必寄元蓋所親者不似形而以神爾
夫今日之交有過於以神相親者哉因快讀之覺五七言間
皆多渾厚之氣而不流于淺綺其練句精工來復出而勝之
因悟昔之論詩者謂杜審言以渾厚名宋之開以精工名猶
皆未能兼焉若高達夫調響而傷于急岑嘉州句琢而倫于
巧巧固不能渾而逸則不能精兩者蓋無以自全惜乎兼此
爲難也夫詩猶技爾獨慨夫江波易逝典刑漸遠今文柔大
力諸先輩俱逝不可問公猶以蕭然復杖屨覽於寒林空谷
中時聞歌聲若出金石此如開元天寶之遺求其聲盡金埒
蕩無復存獨有秋官古槐連昌深竹與寂寞而爭嬌不盡爲

人望所屬耶況予於山今得睹其詩以見其志以慰平生之
所慕又豈非大幸也哉

但月仙集自敘

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原夫天宇寥冥任意躍
騰理數殊分難千一致是以三王隆平八皇肇建聖君賢相
濟濟師承入而輔養則九德畢敷出而布施則兆民丕乂而
且典謨訓誥備極馴雅豈非東哲咸優哉後此稟靈未齊賦
授匪一或彼境之恒豐即此途之競塞達人識其有焉恒各
肖其所授耳余生也晚逢難聞凶駒齒未落蔣祐兩喪總角
方成饑寒交困于足出則負租入即窮經纔當弱冠卓爾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二

英漸收訓侶之金旋叨國祿之祿八男婚娶一女相攸弟姪
管配從兄待哺壯力雖疲雄心獨往青微獻策白社尋盟出
門多同人之功欽風列名流之籍雖遭途拙目不無王鏡之
強而慷慨文心每著雕龍之舉方期瑤璋特達詎意干戈槍
橫血流裂服命乞矛頭曉載婦孺重馬懸人首痛飄泊于下亭
嘆蜚鴻之滿野自悲身世忽忽忘生僅餘末光偏照南土林
戈宿將顧命元臣手披荆棘更與車書屢疏交章齊中鴻刻
謂茲渺末堪任清華于是大君有命朱紱方來文昌之氣似
殊太史之林如玉素身經挫折時會旋移新命長辭甘心憔悴
悴庭草蕪穢細素凋殘顧以諸生尚繫舊籍主者勤申夫七

慕移人結念于冥飛三投病星始捐昔領永除學冊許放歸
幾自顧無聊寄懷先典藉藉瘡痍或質而耗殆乎夏殷或撲
而辨讀成周之書極其變雅披秦漢之讀悅其麗莊晉魏漸
流于遠綺唐宋務祛其弱靡瞻既充沉思獨湛因念古人
新客愁而著書托孤憤以見志或賦窮為于問居或咏孤雲
于貧士雖遊踪歷覽未遍方州然常西泛楚難南眺閩越北
臨淮甸二陵之風雨凄然東走陪京三江之浪濤渺矣凡所
登涉悉托咏吟重以宿業火災庸音天如一焚于藪樊寇賊
一焚于家藏兵燹一焚于除歲祝融三灰之餘囊無寸紙流
連悲悼幾欲披緇就無字禪矣慨量腹難飽誰施一鉢之漿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王

足跡雖前莫希五嶽之步一丘一壑於焉終老復難忘于舊
習聊寫意于雲蘿積漸稍多茫無銓次今秋館于西江樓有
通朝之暇是用謬加刪錄得古今詩文整為各卷又以身既
隱矣為用文之故不敢請正賢交并侈其事但思從來不得
志于時者如靈均述苗裔之初龍門志耕牧之始仲任紀落
魄之由稚川列篇卷之目皆自敘本末表厥將來予獨何心
能忘倦慕因不揣固陋輒陳曲功愧焉立言奚冀特授
之賜子藏之名山使後之君子知一代遺民隱者微楚庶幾
玩唏髮之什者如聞竹節之聲誠心史之文者不棄井廛之
澤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幸也夫

游日生稿序

語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勞或逸夫不動而應天下之變與夫
靜而息天下之機各有同亦各有異有倏而同亦有倏而異
有異之而反同有同之而反異要視其寄志之所在而已志
偶異跡雖同匪同也異也志苟同跡雖異匪異也同也同學
游氏日生與子總角讀書慷慨任世原夫始也其志同及中
更喪亂子堅辭舊俸東歸耕而游子亦高臥深山不求聞
達及其中也志亦同今年甫強而迫於貢期當事首肯之曰
子不得復謀天山之業矣因顧子於十畝間曰子遠潦倒明
經乎母寧發策決科將肆志於所就乎使子言果售子得無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四

以今之異而疑吾昔之同乎子曰否夫士各有志豈相為拘
哉從來受大者不取小鍾短者不汲深以子才劣通方自應
與野服老爾若子之才之器豈能鬱鬱滯跡於此也况乎乘
天下之事易而任天下之事難誠能操其所同者以善身而
無忘古人之風烈隨出其所異者以善世而弘濟天下之艱
難則非異也乃同也非倏為異乃永為同也非同之而反異
乃異之而反同也何疑焉於是出而其業果售將梓其舊制
以公于世夫游子之文與我輩共見于天下也久矣今甫輝
然特見而乃索言于異志之子則夫游子之異將無同

李西川八十壽序代

憶予昔垂髫名心方嶽羊角五峰之前頻登陟焉及壯而造于朝仕于碌碌車塵未暇天下色多故矣固之歸休三徑守者氏不出戶之戒每晨露身暉間策扶老以流憩雲水之鄉或一壺自傾聊以卒歲數十年來不復肯聞今聞事矣忽其叩予扉曰西川李翁誕期都人士欲乞一言于先生以為壽因婉却之曰予老矣且聞少可以頌長而長似不宜頌少昔吾鄉虞公道固以禁省名臣操史館之特筆年未六十而敘會川尹先生于八十壽也閱十年而會川九十公復敘焉此其宜也今西翁方八旬而予且近百齡欲弗修其事焉則為傲欲忘修焉或疑為自譽也則近矯長傲固非也茲至豈

舟文昌偕多士環拜公于堂此今日之盛也更十年而後道固之于會川再祝公之九十使道傍觀者知一代遺民尚存瞻瞻二叟酣對于城闕淡淡之中以當剝爻之上九或即可以代祝乎至于七八百歲之期姑俟之矣某欣然曰公之所祝又何多乎哉

支母六十壽序代

婦德者匪一愛祝所遇為何如爾遇際其隆則中饋吉而外更無攸以遂其事若事變已極遇值其厄則惟恃名節號號爾然聖云節不可奪易云苦不可貞豈固為相反哉誠難之也從其不可貞而貞之至于苦之久而安安則亨矣吾之盡而甘甘則吉矣豈易致哉余於古得二人焉母仁嬰冠萊公之母是也母早寡攜其子如宋如鄭廣求師友以資之冠母早寡萊公幼適幼疎于學母則藉夏楚以威之及二公學成同歸于歲平景德之間俱以碩輔名卿弼亮數世乃慰寧心矣於今復得一人焉支子价臣之母是也丙閣之役子首得价臣卷既以天下士期之及遇章門見英姿玉立意以為五陵豪貴士也因詢之則曰生不幸薄祜數齡遠違嚴訓獨依寡母單單有孫民之遭逢鮮范文正公之教如盛唐百坎珂以至斯也子曰有是哉古今之不相遠乎視子丰神固仁嬰萊公之傳孰知由而母以成之者若是艱且久

乎夫其節烈之苦而能易子以有成此則安且亨甘且吉之時矣爲之子者由此感念夫噉哺而益大展其猷爲興畢寇二公輔理于咸平景德之間者自南府東宮以措天下于牧寧因之內慰夫慈訓則忠孝之業皆可以後先並美矣然則价臣勉乎哉聞母慶甲方周因某之請而遂得以縷及云

制府詩集序

見萬卷集

高巷先生五經登朝僅試州郡遂膺國難涕泣登舟介甲揚聲慷慨入衛自是而典銓而開府而執樞賜鉞尚方經畧南夏凌山掘壑宿露餐風小大百折艱貞八年徒懷顧瞻之哀獨踐顛沛之難至于崩刺勢極矢盡捐躬而後以身殉國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七

古稱社稷臣文謝而後可多見哉公自總師每以尖刀代著曰脫有不濟藉此致命李臨淮之伏哭再見于此及被難問之百丈原倉卒不復自盡絕粒再踵遂羈建獄憤懷鬱結軌賦詩寄意時有重門一任深深鎖只似老僧常閉關之句嗚呼可以知其天之定矣久乃致命遠志從容望主兩拜數義士爭殉焉是日晴霜朝朗旋即陰晦天風悲慘千里一色首領所懸夜凝紫氣建人驚哭蓋公之力不能障逝波反頻運而其靈足以泣天地慟鬼神烈哉生平行誼文章政事播在人間著作如林亂皆散失賴家督肅武徧地搜覓徐君崇來助梓以臨難遺稿整爲五卷公之海內庶幾誦其詩者如見

古人或以振未晦之心云

寅課序

昭武之東實爲瑤湖士之以文章顯澤者蓋世相守也今後宋之英後繼起焉而列子可兒於末以成十人之數間常問名於予予曰今歲德在寅姑以是名可乎夫寅者於津爲析木於位爲東方於象爲震未是蒼龍七宿之所居也攝提孟陬之所指也蘇門日月之所生也少昊金天之所治也在昔夫子仰觀二代於坤乾夏時慨然而有得焉則以子而節也丑猶紐也至于寅而雞號物睹人生實始之矣故大統所建莫之或易者正以盈天地間惟人與物耳出乎人則入乎物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八

於是有人而物者矣人惟不物于物而更有以物物者則備其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自移于非僻平其血氣心知之險而不自藏于巧淫深於道德性命之旨而不與情遷志于忠孝節義之大而不爲境變其發乎文也則光昌之氣足以昭夫世之所共然而其措諸事也則助名爛然而不謀夫業之不可以如此而若即爲善俗之賢人出即爲利見之大人則我貴而物賤是爲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而人之道乃益尊於天下矣吾鄉際吳楚之交星土所分東南是宅於寅位爲至近古之向明而治者皆乘其旦氣以有爲而作事謀始往往並起於此以俟夫功寔之漸盛豈非得夫地氣之所宜耶

柳書又曰同寅夫四岳九官合之亦十人也當時神明在上
容以于廷布官于職自熙載奮庸以至五虞水火莫不大小
咸理焉今十人既已幸列于其數矣使同乎三代以上之所
以爲賓者即同乎三代以上之所以爲人者而又何多讓焉

九華山募米序

昔張籍傳介子能走窮荒萬里予獨閉戶經年輒自笑其迂
鄙今岐山上人以募米至出九華山圖以贈因記青蓮昔登
茲山瞻戀九峰如笑藻深水鏡秀揚波故壁錫以嘉名典午
分疆之時秋浦南陵猶隸大江之右則茲山密邇與區廬五
老皆屬几席間物耳予十過青谿公謫在望而方舟難待路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眺爲數分僅得按圖以索遂招上人而戲語之曰自吾有新
園庶幾臥而遊焉夫亦可以忘饑矣若上人未空聲味欲飽
香供則持此以往譬之池留乞題無不可得志者予辭又何
費矣

過園詩序

或問于予曰主人以過名園何也予曰據釋文則宜以草名
朱子但云亦寬大之意蓋深見于古人居身雖倖然遇之而
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者皆恃其德度以勝之無智名無勇
功及其應天下之事遂慷慨任之而不疑所以大聖人之道
者寬裕有容爲先大乾元之稱者寬居仁行爲美苟其德慶

未優則支乎左者詘乎右變故因得以乘之所以曹劉一
地分七箸之間由人得以窺其淺深也或曰寬大果足盡理
乎予曰以論德度則可以論詩文則否蓋詩論于寬則從而
不嚴過於大則夸而不精自三百篇以迄漢魏樂府鏡歌引

情錄別初無格律之限風起雲飛可謂寬且大矣而卒數墨
尋常未敢踰則唐人由初及晚必推李杜李杜拘繩束黃鶴
鳴鶴乃遊戲之作耳若工部從無出韻雖長篇巨幅森然不
犯是時惟一任華出入二公之間大聲譟呼而世不之取者
因其志于法外也易曰師出以律明乎詩律與行師同郭汾
陽思加士卒既寬且大及臨淮受代即斬張用濟于韓門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軍股栗壁壘旌旗一時改色蓋佐之以精且嚴耳予友王氏
聲及出過園詩以相示予偶涉其園四山聳秀林木嶙然此
其寬大得於境者然也讀書其中過庭問業詩賦娛情慨然
勢利之外此其寬大得於心者然也至于篇什累疊寄興浩
渺予得時與和此方接應不暇彼且出奇無窮至于險韻
奇情入視如綽指之揮心膽驚眩者俱悠然赴之或古或律
備悉香與益其寬也既式之以嚴大也復攝之以精而猶應
主人有句曰冰芳泥迹錦雲卿却認青枝惟我獨此是以論
過園之人與過園之詩之致矣

汝上詩序 言皆天籟文
生于情傳識

汝上之詩黃初以來未之顯也由宋迄今而其傳大盛然自
上以制科取士士切于功名者多馳思于制藝雖有作者代
不數家今則士多投閒家稱月露人宗鮑顏矣然予怪夫昔
之代不數家如晏元獻王文公謝竹溪饒介之輩往往上下
古今足以名世今自王荅集成已數十年作者雖衆或有及
乎古或有不平古之嘆然何也蓋詩三百篇皆性情之所
作也性情所發不可以要期而相遭于倅然之會舉凡景物
流連山川贈答瀟灑南登石頭東發或應制而被命或擬古
而咏懷以及晴陰哀樂之相緣草木蟲魚之遞變而目焚之
而思遇之歌行之異奏也篇什之齊響也五七言之同律長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短節之雜陳也閨婦能傳新韻野老亦描舊態烈士志縹緲
條流共貫跨錦山于張載修焚視于陸機去天三尺每唱益
高譬之穴戩百圍飄冷相和怒聲出干自然而後靈洞包舉思
相遇不可以要期也哉夫性聲出于自然而後靈洞包舉思
通寥廓感賦有時而遇意象之所難名猶之間裡百重花山
根一片雨人以爲子山之奇而子山不知其奇也乃若體裁
鄭衛英嫵齊梁性情無相感之文吹息匪自然之氣風人之
致索然豈足尚哉舉此而詩義見矣即選詩之義亦見矣予
鄉有汝上之復將以大暢厥旨雖取一人之性情爲天下性
情可也即取天下之性情爲一人性情可也而愚又何知焉

武陵程天門名山辨畧序

傳興如乘虛御風或曰公
文集當以序記爲冠傳議

天下治亂亡常名山大川屢歷興廢惟過名人捫壁窮幽而
後得木衣風之巖沈羽積水之區乃得遍覽其靈異泰嶽以
來龍門氏耕牧河山之陽足跡行遊幾周四陲至云崑崙猶
疑所謂蓋漢武雖侈志拓疆西轡絕域不盡流沙宜遷跡未
臻焉及元人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崑崙上下悉資登眺腐吏
亦在不肖有餘慨歎其後韓昌黎好搜奇秘西登太華不及
青柯坪以上即投書慟哭何其懦也余友瞿天門氏生長武
陵源際夫危亂心崩骨肉欲求青谿雲林諸勝狎一日之漁
樵而不可得乃徜徉烟墨呼巖岫之杳冥出而徐藉因是念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十二

信職方所紀固多名跡相說者焉即以近所見論摩詰輞川
有華子岡而紅泉碧澗則在余鄉爲勝交廣昔逐驪苑故唐
人有崇山瘴癘之句而崇華後有兜墓李白酒地橋于淮泗
而潤州亦有圮橋于望荆塗于淮泗而隋溪集辨荆塗亦有
數處荆州樓名仲宣而襄陽亦並建耳自之前義難驟舉况
事出篇外非有至人洞囑幽遐安能使諸峰羅列悉聽役
乎天門東遊千里值金風拂袂酒酣耳熱相與朗吟少陵歌
興諸律至沉雲孤木飄蕩江波悲來填膺狂歌擊石于是遂
取名山辨晰勝畧登臨月館遙望雲嶠如衆米紫帶焉後
繼者因知我輩憑高瞻遠意致復何限哉

東湖草序

序辭漸近自然發
無烟火氣傳錄

信之卓然自命者不必以詩傳也而往往寓意於此者有之
如妙然秋風落葉之篇以詩而隱問仙白石清泉之咏且因
詩而仕矣以故後之選詩者競錄僧詩而吾卿文氏之定待
則并選選也之文焉追思十年前攜予孝兒讀書東湖之上
時有大愚道人來自江黃相與梵眺湖光從寒烟野水之間
一洲蘇圖之遺跡冀遇其人而不可得則慨然久之今復
携予弟肄業于此復有大場道人至自匡山僑居東湖一
劍朝夕咏歌斐然成帙琢句摘詞飄爾塵外雖其年正英而
其志方厲所稱卓然自立者其為皎然之徒歟抑復問仙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三

匹敵俱未可以測量其所至獨具其子以什謂不獨支公達
許子子謂曾如惠遠遇遺民為有當乎因听然而笑并出其
古水師三十三韻自王城以至金輪原本命極風景依然今
人欲置身于五峰三峽之上大島復謂子白子果不忘情此
中佳處子昔贈子詩有高堂從倚添吟咏幾度春風散杏花
之句益更屬和一字預為後便之勢可乎予即曰何時一洗
秋空眼大麥峰頭看杏花斯足明予志之所在否曾因曰唯
唯吾將拍手洪崖割茲嶺片雲以拂君袖矣遂乃憑欄領影
淪茗而罷

送大愚上人序

嘗慨武肅錢王烜赫異越不數傳而其孫自然隱落於赤
門雖演說易經盡中制科而士人於此各有自行數志者焉
楚大愚僧其祖銀臺於公正色立朝卒公讀其錄頗諸既炳
著日星泊乃父叔相聯青紫大愚又以少年庠英卓冠江黃
間蓋誦法孔氏以世其家者也今寓形緇錫予恒勉其殫修
先業乃朗吟以應曰蚊翼雖輕千載有恨士當載軻不得志
於時寧放廢其身以自寄於山嶺水涯之間况予肢已殘方
效斷臂懸壺求吾師於方外與之遊焉安能鬱鬱于此乎予
感其言曰有是哉子之於禪固有所托而逃焉非其志也夫
士當載軻不得志于時者其甚於子雖謝棄時名而難捐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十四

切子獨浩然不遐想其俯仰身世所歷翠羽金膏俱為往事
山空木落了悟無生有深証於本來者其志以苦其行以僻
然比之諸衆抗走塵容茫無津滌果孰得而孰失哉今擬湖
章水歸智林石門虎溪將躡足下問其間尚有惠遠諸人在
乎抑登廬山望瀑布聞咏海風江月之句呼供奉而使之款
出乎則是大愚一介儒耶佛耶仙耶亦安能究其所往也

石鐘僧序

昔遠公息影廬山結刹凡九大麥東西諸林最屬名區而獨
林其一焉方其休暇常與靖節諸賢遊藝移日相送虎溪橋
頭空山人寂每聞風鳴虎滿益獲怡然予車居亦名虎溪思

公之賢欲與之遊而不可得得智林之石崖僧嗣宇稠秀名
理幽勝近有道者因懷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今難齊
何難彷彿過之耶石崖曰予之乞言於子也爲僧後也復升
斗以飽諸衆足矣何暇論千古之陳跡乎予曰計廬山之在
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大舍乎然猶有稊米之見存也若釋
氏以空爲韻以無爲體子誠棲志於空而默運于所無者則
世亦必忘情於有而惟恐爲物累矣推此而觀何但凡衆即
童子亦知善焉豈猶愛僧儀哉石崖曰唯於是復與趺坐而
竟談遠公靖節之事

徐陳合刻詩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主

予嘗讀楊用修先生漢行諸紀至於歷蕭塞之重關濶蘭津
之毒草未嘗不嘆其遇之窮也夫漢雲自古爲罕漢地高跡
罕至漢武雖通夜郎分其地爲六詔聲教猶阻焉晉唐而後
疆索遠制而其人猶不知語孟之書乃至尊祀玉右軍爲大
聖然則謂宜尼之教不行於跋提河以西者猶屬侈言之也
迄今數百年中漸被大盛而風雅之林猶然浸頽自用修補
徒流放於金碧邱壑之間於是棲遯鳥巖之弄嗽咷白狼之
章與同時放逐諸子相與咏歌其不平遂有楊門七子之稱
幾欲與蘇門秦黃晁張等比烈豈非其地之幸哉予友徐天
王氏昔從祖父少長於彼土者今歸而滯迹諸生陳僕生氏

近負其壯健乃以孤身而處萬里瘴蒙之野扶既售矣仍復
見逐二人歸而不得志於時遂與肆爲狂歌各欲命揚門
之一席此其過雖窮而其實則與用修異蓋彼以孤臣流離
積二十五年之悲憤不能回君父之怒今二子歸而既借渠
風面露之苦以寫其鬱抑而後探靈山瑞水之勝以發其英
奇然則人謂詩必窮而後工者予謂二子之詩獨知其窮之
不久也豈非有所見而然也夫

揭念爾詩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主

今夏利決旬不雨紅雲及天顯有湖上涓流四注綠柳細柳
竹樹翳然坐嘯行歌于斯凡荷頽之香蓀草之秀從風搖颺
忽忘其蟬林也適有客持詩帙隱其名以求貨者余曰詩之
英氣怒發似僅與終賈齊年若審切骨肌已極堅凝矣客乃
笑曰即揭子念爾筆也予知念爾能詩不知精進乃爾然時
在世誼每謂此猶末技也若立身之大乘此英安正宜經明
而行修蓋經明則稽古有獲行修則律已不踰或難備美則
寧如汲長孺之質直管幼安之慈惻雖經術未深猶爲節行
之士否則區區相競正性于西漢馬南郡港儒術于東京節
行不修者卽爲猶恐從入之途難以速化乃問舉之推顏
氏仲卿柳氏藍田呂氏青田陸氏之輩則約束其志義又
恐他人之爲經行也易而揭則難他人經皆以專而揭以

兼行則入得一士已後者揚公則孤忠大烈照古道而迎來
修非有並重夏竦之憂傾軋望的以趨哉然無難也車存勉
強而已而要必貞夫吾意之所至而無意為詩款靈悟而
詩遂工况其有意于繩武家學淵源由勉強以赴焉直舉而
措之耳昔范文正公任睢陽魯人孫生頻來干祿久益厭之
勸其歸而力學不十年而泰山下聞有孫明復先生以經明
行修被薦入京即前日之孫生也循理而觀吾知念爾自此
以升也不遠矣

全是教誨之旨當各書
一紙日日覽誦

漆振子詩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七

凡思之所至理即至之既至矣而目接情觸有觸之而欲動
者一時鏗鏘互答復出而樂觀於所助則為山川之勝足多
焉斯不必登秦華而溯荆楚覽滄海而賤支涉也達者遇之
固無往而不適耳子卿之東汾水出焉蓋汾義從分斜界而
北則崑崙起諸峰龍從特秀若萬騎之奔騰而風駿霧獵出沒
而無蓋也斜界而南則隄谷諸峰曉曉長直若龍蛇之走陸
而穿雲出霧隱現而莫測也昔人逢山水佳處輒于馬上臨
風作長笛吹弄予謂不若以詩情當鼓吹更覺爽氣翻翻耳
故放廢以來每與同遊攀陟巔嶺瞰犬漠吁流千頃貫汝
川而西滙于彭蠡飛旋盤突頓而樂之枕石賦詩倦亦忘返

萬歲火焚諸稿悉投烈燄忽忽不快既成東坡報已嘗以言

語文字見樂於時幾欲焚棄棄視使平年所作寄之雲散鳥
沒而後已焉於是又毅然若朱負顧前作多出於窮愁憤憤
之中適為世疾故一焚於棄變弄焚於為報今且三焚於笑
矣因知祝融同祿之愛子甚於子之自愛也故必吞入盡
空夙業自命曰無字澤矣倏友不澤振子氏以詩相餉取而
讀讀而復快益振子遭亂由劍江避汾水讀書深楚寄懷浩
歌得於山川所助者為最勝今咏其詩有鬱秀而特奇者其
我起之奔騰風驟霧散出沒而無盡也有參差而必變者其
如谷之婉婉穿雲出翳隱現而莫測也况其年正俊自此而
下于時猶子力則相與藉秦華而遊滄海固其且藉幾之者
之安能窮其所至耶予雖欲進而問焉為乎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八

草草草序

草草草者寄勞人之所思也亦襲古喻蕭太山名其堂曰堂
堂堂而戲成之也勞人髮已種種而衣食所給猶需舌耕今
歲館于高坪資庫既薄跋涉惟艱不無字著之感焉每往來
道上寓目天高風煖雲流山花欲吐霜凝木落寒鳥交飛即
遙興翊于林間詩思發于驢背及夫獨宿閑軒或倚首于山
椒驚回雁陣或臥眠于枕上愁聽蟲吟率爾有得遂成咏歌
雖草草謀篇漸成一部之草因復喜為志之以後復之學者

將見曠懷所屬莫不原本性情無以草草之作侵草草視之可也

大笑草序

劉子年來有為祿命之說者曰君木曜逢梟巢惡鳥也爾雅釋名土梟與鴞為類於時為召愆為多青予不之信輒引呂才之書以相開不意戊秋之杪無妄災生却秦無奈曾奮亥動之鉅救如徒殷胡集共目之矢一訟冤糾四載遠行此大難之遭也蓋謂一訟波累四載泊乎庚夏同人忽遠乎朝露傳平叔將日生門生宗知有瘁于寒霜念雲少懷二里但秋丁巳候百日內同亡深春枚瑒孫之淚伏強亡此又大哭步愛女之魂日驟亡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尤

之候也因之事觸情傷憂來性鬱制府無緣雙腰係經夫鬼物枯腸久淨三時并潰於河魚骨節支幾無起色此又大病之軀也夫氣性匪石而悲難之死喪訊之疾苦諷之豈復有生人之樂乎倘應叩友之呼遂泛吳會之艇於焉度彭蠡幽匡峰吊秣陵之遺宮攬姑蘇之舊苑馴至登虞山望滄海滄海石臺自虞山致書逸興悠然歌韻徐發篇什稍繼統以大笑為名益取青蓮南陵惜別兒女時刺刺作解人譁嗟夫身世何常榮樂易盡每讀陳山人開口不曾笑人聞八九年之句心焉悲之自顧何如雖云強道豈遂鮮懼也哉今而後有以予之浪遊相識切者即舉請筆之辭以間執其口辛丑

臚後漫記於京口舟中

黃霞子初度紀實序

君氏傳世居城南青雲里遷都內黃霞巷因字曰黃霞子甫誕而孤母氏韓孀居僅十六歲苦節難貞奉命去惟賴伯考妣太常卿雲岑公李泰人保抱之公與先考表孺府君為筆墨窮交甄仕閩海強先考與俱訓其子占衡君年長予一歲以通家子女方擇齒出拜先考見其幼質端靜遂訂姻盟請揭公德符為媒納采海署澄色紳衿爭相稱賀未幾先考妣繼歿予亦賴先伯考妣長孺公臧孺人教育之始綴之苦若同符契迄雲岑公秩滿特召入為刑科給事中朝命僅促難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丰

以稿家歲天啓癸亥君且及笄方連成姻旋有冠子始于太岳前者謂孤兒赤貧無倚不宜速姻貴室理合寒盟太常聞而驚懼乃私出銀資百餘兩轉致伯考囑以納微贈君色喜曰禮幣雖然劉氏子為不貧矣于歸儀物豐腴未踰月而子疹疾幾危兼以婚嫁之費多負子錢君立毀諸金銀器具以應未已也復解周身環佩以濟不踰歲并鬻及侍婢子年方幼無能悉以家政委君晝朝則躬耕暮則從伯考受業水竹齋中每明發不寐愴懷二人素愚夫婦太早往往淚漬衾枕洎年十九蒙雲怡蔡師拔入郡庠有珠泉飛澣之評而貧窘愈甚君之誓裾盡捐乃缺及木漆銅錫諸器樂行典質惟餘

敗絮自擁爾未幾子試省闈館穀嘉村文聲漸著制府揭公
復薦訓忠烈雄澤李公子姪更轉徙各鄉塾弟子日進廣成
侯師拔子于篋文有冰珠玉露之稱自是摩餼所入賣文所
酬歲不下百餘金然劣性豪邁子息漸繁所獲不償所耗君
竭力位內化無爲有恒服卜商氏遺教以不逮事舅姑爲恨
故收禮內外戚類終身不倦常滄桑易貌予慟哭時數兩目
眇自決意辭館歸農雖屢次文宗挽留不忍就奪而予既抗
志不回君亦俯隨自喜世變擾攘方初故老元臣私恐紀載
殘缺累疏薦予授史館纂修之任君亦例應馳封聞命乃笑
曰子既臨矣焉用此爲遂力辭溫旨甘心憔悴同學李公石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三

臺官于金陵疾予因而召之以酌醴烹鹽爲約遂放浪吳越
山水間久而領金贈別爲誅茅築隱之助未及展布而伯考
孫女夫婦哭陷大獄予蕩析恒產從井救之晨炊仍不舉矣
已而館于臨金館于崇東館于黃岡蕭友之寓館于愚山施
憲之署諸子或儒或商稍能自立甲乙昭武之亂兒孫三百
餘指提命艱難乃喻分爨以給二老但優游傳食故邇來拙
詠有南浦空從射鴨老西堂曾許退僧閑之句而君且寢衰
矣計君生平親育十子一女惟濕就燥吮漣如泉二雛早殤
乃爲八子歷娶九媳更遺一女寒暑布帛手自紉紡伯考孫
孤無室制府揭公蒙揮十金予稍益半始得成婚君無同己

媳又伯考仲子老而鰥獨更敬養無拂百憂交集精力漸永
昔公父文伯之母述先姑訓曰君子能勞後世有權如君洵
云能勞矣今諸伯七喪諸兒恩深罔極欲爲稱觴君惟淡齋
禮佛諸端倘或登堂一拜視遺一爵即以祝爲謂也予不能
奢計惟擬作青詞授粉若之史巫代爲頌禱猶恐親族枉顧
用足觀筆懶辭祈有不恭是則主有禮賓乞擇之何如

蘭堂詩選序

都梁霍納不產於庭而僦然於深谷者由不欲以見多爲奇
故幽其事於至貴耳詩文之道何必不然予讀陸桴南集整
律萬首始雖矜其富久亦厭其濫蓋理盡於無餘矣今予蘭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三

室諸友每登臺而望秋色把酒而聽松聲或窺玉鏡之新粧
或倚欄陵之寒雪以至茗飲迎花書聲度竹意所不會諷咏
隨之若無意於詩而詩卒因以大著故命題僅十而人止數
首或有疑于見少者予曰昔孟堅之賦兩都也寶鼎白雉歌
僅五耳而主人徐然已爲意下且其勢筆得之蘭臺今之所
作乃偶然意適使約而舉之將以薦却廟被歌工則蘭堂之
十方之蘭臺之五猶志費焉而漫云見少乎哉

制義自序

國家制科取士士自命爲文者皆原夫六經四子展其底蘊
視未漢唐宋之舊制或獻策以才或詩賦論士其法宜爲最

古今反曰時義者豈非因時所尚爲一代典刑哉况義易本無恒象以變動不拘爲時義之大又安見今弗古若也予東髮躬修從事學官廣屬之文至立年遭亂始棄之既困於諸生者久宜趨於時文者工故時而史漢則史漢之時而唐宋則唐宋之時而六朝則六朝之由名心太盛資取逢時難貞固其操也及其不遇或笑予爲趨時之過譬之西域賈胡到日共利予又疑不然憶廣成侯師評予文輒曰此酬今美業上既申於知己宜所向皆合至八閩又不酬及時移事異乃前棄諸生自安野服不惟人不肯酬予亦以不忍自酬矣然不酬奚惜但憶昔時之苦難鳴鳳雨師弟支多揣摩成此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幸

盈細自知名爲時文則凡不合夫時與既過夫時即取焚之譬之春夢不可待夏秋衣不足禦冬寧推陳而新之存百餘篇又殘兵火散失今所遺僅刻少許自顧此不酬之文猶留以示後此欲酬之人恐飾面皆欲爲好而運目者愈稀乎不知予存此者誠志從前諸生之苦至酬與不酬豈所論哉使予中在不自暴棄由壯及老皆得酬矣第前此不必酬者操之主同後之不欲酬者則小人之志自蹈硯硯於時義乎何左 公不忍自酬則先大夫真知已傳識

引

修龍潭橋引

吾鄉曰瑤湖里曰戴湖皆水所鍾也其濟必以梁梁之大小數十而最險曰龍潭潭以言其深也乾之九四龍躍于淵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也惟潭亦然故百花紫石昔人皆以名其處第龍之淵躍可出龍之潭飛可渡乎今屢橋屢圯矣僅呼以舟船縮之勢甚危仍甃以石時拙之羸難舉茲議鳩工架木費倍省也功倍速也晨昏之徐俱坦而風雨之涉無驚也快哉舉乎取書此以肅梓鄉族之樂施者

社廟建樓引

靈山之西帶水之澳風美所鍾以蓄以育久建壇壝禮社崇蕭桑拓多陰份榆若沃春秋報祈禦捍恒沐榮盛犧牲分芬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二

郁郁猶龍同迎坊廟具祝雲之油油覆我稷菽遠邇瞻依重聖階踴受命如響吉凶攸告其如地形湫滯底促洪流驟溢蕩天滅木二偶相非漂洋潰散我人閭斯恐貽神辱擬建層樓舊址方卜爰甫興靈元遠堪築曾聞列仙閭觀喜宿雕瓊盤旋珍寶紅烟乍籠錦雪成簇彼志華庶此緣樸樸意願弘費用仍賸悉竭衆諸檀那即速蘇代羅捐阿路巴拘神祇洋洋報爾遐福

重修曾坊橋堤引

凡事每難於慮始而易于樂成雖理之必然要宜責以不得不然之勢也苟任其難則難者易矣畏其難則易者難矣始

之不圖惡乎終近予鄉有曾坊堤之築議者雖知水患之肆
憾多懼其功之難成乃予輩獨以爲易而董之今版築齊舉
復與楊綠原鄒賓生游樊若偕首事二十四人相視溪口輒
憮然曰堤雖完而川水闌入奔注且數十里今橋圯崩塌
延于堤豈有旁乎且行旅難飛越也使支彼訕此患且立至
欲兩工具舉又恐其難愈倍予曰是不難昔蔡公君謨守菁
陽也憐葛安渡之險澗遂按址排空梁以數千餘尺灑以四
十七道煩費不貲何古人弗計難易若斯也况此橋與龍潭
二陂萬曆辛丑間郡長檄施少尹督修先伯長喬公暨鄉士
糾成之然後上接關軒下達撫省利濟于里龍潭大陂之壞

虎溪漁集

卷之十三

五

則予與周孟侯望侯楊啓明謝禮守家念雲等募役葺之至
此橋初壞則鄒維垣熊元卿家克明源吾修之今兩牙衝潰
殆矣忍弗救乎爰計曰堤宜編力橋宜歛錢堤豐以土使汎
濫不侵橋甃以石使蓄洩俱利稍移疏以就固因拆舊而增
新行者免晚渡之吁居者無病涉之苦橋與堤接若垂虹之
線然堤倚橋堅曾蟻穴之弗滲此雖一二同志之所許尤望
諸君子有無兼資相玉以有成也或謂昔君謨于洛陽僅興
職事數人浮屠幾輩晏然畢事子獨聒聒請施者之耳不虞
悖乎予曰蔡公功至高而樂成也反易予於事雖瑣而慮始
也更難蓋權力事勢之異宜正不免爾爾也

重修綠青庵引

嘗散步茲庵見有青綠滿前皆太極句因戲謂同遊曰千山
紅紫流鶯啼獨非天地之心乎奚綠青爲衆咸唯唯一笑
近種河圖九宮知三則爲綠四則爲碧碧固青類也三則與
四對也易曰天三地四此自然之數也是皆于位爲東于候
爲春于體爲陽佛生印度受西金之氣司陰柔之權宜于綠
青爲遠然自漢永平後瑜珈賢首諸宗道法流于震旦東東
方之春陽以分脂那之氣者久矣第即其爲戒多羅分衛叱
迦自若蓋草可剝桑陰不留求于世者淡矣後世銀漢珠宮
信極侈汰弁州山人所以有南瞻填恒恒沙飾血之嘆也夫

虎溪漁集

卷之十三

六

梵宇靡麗誠非所宜若乃破院昏燈荒榛缺月使一鉢西來
空費呵提不逢薩縛亦豈幸哉今茲庵殆近是矣因上人有
請遂告一切婆度思綠青所自始必有順東方春陽之性以
佐西陰于有成者云

奉祀王建侯先生引

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由來尚矣然有幸不幸焉
幸而身名粗見于時矣又遇其子若孫才且貴焉則爲之卹
于朝祀于郡表于墓當時則榮久亦已焉不幸而生平行事
卓然雖有以自命身既隱矣名亦聞如天又爲之吝其嗣絕
其祀似其朽同山草耳然吾謂人之所自重者在於善道德

能文章而不在此區區也苟其道隆而文著則雖朽同山草
猶定與陵枝王藥並重千古比之榮於前而澤於後者孰得
而孰失耶天縱於吾其嗣絕其祀猶缺既已義道德能夫
章而不在此之區區故宜尼不以伯魚傳繹述不以羅縵重
豈非其較著者耶吾鄉建侯王先生壯猶未事讀書久商於
鴻茲白門歸始從遊吾伯考孺唐公之門備極攻苦少選而
業遂精既列子矜旋值於即故晚傷其居有二十八歲始知
書百千萬營為寡過之句以母老憚遠館乃歸一慈以訓侶
暇即灌園治蔬以代澆適之奉生平行誼修潔有孤山處士
風老而抗節不渝堅辭貢舉專下簾以玩易占乃近門即志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元

且列公于明經科謂明經足以重公耶殊可異也則其他事
之紀載失實可勝慨耶享年八十易實時予往別之已數月
不言然猶顧予淚下豈以公之遺職猶然怛化耶久而告予
以夢曰子惡節後車馬聲謂之則曰萬箱轟轟如沙如猶寐
作詩以紀之亦竟不覺所云也公兄弟三人俱無嗣予友傳
平叔哭之謂老淚迎賓頓有季江耳今卿士亦連公之素者
將歲母酒醴以祀公乎帶朝之舊館庶幾效卿社之祭焉痛
存夫古道然則先生其真不歿也夫公同義士丁某可辨除
絕下葬醴醴以祀公乎帶朝之舊館庶幾效卿社之祭焉痛
存夫古道然則先生其真不歿也夫
野講堂傳亦錄其文附焉

戶由諸

予嘗讀王文恪公序那麗文家藏戶帖以為躬閱昭代寶錄
見皇祖及列聖雄經畫海字莫非出自神護即如戶口勒令
亦其一事蓋由開國之初里甲未定於是家給戶由一紙以
定占籍天語煌煌如對家人父子語其後嗣具寸口產業使
展卷了然予遠祖倫公之帖乃洪武三年所給肉載黃牛一
頭長湖一道湖即今之帶湖萬曆間有近隣竊其魚利者予
公之時邑令滄陽袁公見而起敬曰此真商品周鼎也次
予者亦有此乎隣遂輸服今寶此已三百年予恐其滯爛乃
從微裝潢在滄陽先生之新謂異品者即文恪所謂橋山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三 天

秦惟賦陵

偶讀秦淮遊賦賦賦乎若擢身流雲素月間也但云春橫參
之已西嘆明星之不遇時盛衰心方昏中參辰勢不並見至
云候天無今告辰儀朝陽其欲出則數遊幾乎達曙登臺又
復且中參宿乃橫東矣所以容齋隨筆謂作梅花詩都月
落參橫為非蓋東坡誤參星久亡乎黃昏安得月落參星
而橫乎或謂奇議前人夫後人得力于前人者豈專在附和
隨聲哉

聯川劉命清移叔甫著

記

金谿駝山神記

金谿駝山立廟以奉睢陽張公拜謁之盛甲於羣祀仲秋賽神擁衆十萬旌旗蔽日鉦鼓之聲百里不絕又復私立木主家尸祝由公當時出死力捍強寇使不得博食東南淪江淮尺寸之地故其精誠雖靡弗貫而有功德於吾土也尤多宜世世崇而祀之也嗚呼使公困頓危城時得此十萬之衆以將之左提右麾雖無賀蘭之救何難戰落逆渠爲告成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十

哉惜不獲用于生前而後獲戴于後世以是知公之能爲者人而其不能者天也雖然公方刻爲矢誓委爲糧祗致臣子之命耳豈有意後世之名哉而竟羣慕不忘者於以見凡厥庶民各有恒性不困久而遂發也然予觀于世亦有飾貌修名稱當事變則苟免規規以盡其懷來者以視公之偶屈一時而伸於後世爲何如也予聞里有請而記及之使後之志公之志者寧爲此不爲彼左提右麾一敗其氣勃勃足招雙忠之魂貞傳誠

劉坊旌旌陽祠記

聞水之怪曰罔象禹雖神聖猶假蒼水之靈而後下視蛟螭微若蠅蚋是和平天下之大患者非天下之至神夫孰能與

於斯也江右素稱澤國多水蟲妖孽之靈旌陽令敬之許公

一驅之於長沙而其害遂息予讀宋賢侯先生鐵柱頌引蛇涿氏殺水神等語壯得實錄而沈之斯柱之建亦其遺意及唐咸通中嚴節度鎮鎮欲發視其柱即遭暴雨溢水之異是其爲靈固彰彰也然予觀物之爲妖孽者多矣山之魃也陰之魃也臂之一而異之十也人形之獸而鬼面之花也公獨不能悉起而治之豈其力固有所及亦有所必不及者則亦委之無可如何歟予里奉公以祠或疑旌陽之殿莊在魏煥不啻瓊宮春岳一椽之舊不幾衰歟予謂公志平水患其神即如水然水之盈於天地可紅濤可河漢而亦可以爲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二

汗屈曲故生人利賴之如公之神可旌旌陽可豫章可長沙而亦可於野屋村塢之間有感而即通也是則公之神愈久而愈顯也夫而吾人之所奉公者又安得不愈久而益虔也夫

劉坊旌旌陽祠記

古有功德於民者歷代祀之而不絕烈山勾芒之類是也若乃生而瑰奇後能推其有餘以庇後則民之禱而祀之也蓋將綿世而無礙者謂旌旌侯侯賴尋故主其已甚不知楚平納子婦殺嫡嗣寵嬖佞倖忠貞皆彼獨夫太白之懸猶後耳王頌行紀云陳武帝史皆憫其孝義况侯於楚平恩義絕矣當旌進即死退即生是以閭閻異國卒報大仇侯未入吳

閭閻無尺寸之土因爲定謀取威繼世以霸化文身之鄉爲
冠裳之會拓舉一師順蔡侯之義達天子之命以召陵十八
國之威遠巡不能得志者侯以一戰定之強吳覆却太伯三
讓之子孫幾于主盟中夏復振姬宗功雖不終烈已高矣春
秋所以善之特進而書爵也若乃夫差信讒錮鏹庭賜侯挫
重兵不爲愛者隱忍鵠囊齋恨千古視世之跋扈不臣者豈
可同日語哉至今二千餘年邑里奉之不衰蓋以侯之精神
未忍一日忘吳而子卿固吳西也伏懷英大使江南奏毀淫
祠惟侯獨存祀典豈非名義素獎許于人心耶予里自五代
尚爲榛莽南宋時予始祖宜公自玉田贅楊坊遷神香火嘿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三

綠青庵觀音大士記

南海之中有神山焉大士之所棲也聞諸故老云由潮東泛
潮且暮可達其上靈關絕跡往往而有神州據其前朝映赤
映金沙千里石蓮盤其下漪波迅湧其渠競開風景最異焉
稍東即倭人之窟穴乘洋出沒昔爲畏區然鮮膏于普陀亦
神靈之所攝也稽諸釋典謂觀音之與彌勒各有五百身在
閻浮地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此雖名言之所紀然即其顯督

者言之今天下祀典雲長大士獨盛者蓋一以義勝一以仁
勝此人心之固然自有不言而喻者神與人豈有異哉里有
素言于予者即舉此以對至其以寧覺名崇以羅刹垂戒恐
非世之所盡詳也予亦姑言其跡之可詳者而已

吳巨山重修白衣觀音閣記

夫教一也今折而三矣間常疑之而相強子持此甚然俱未
暇究其際也近閱楞嚴四部自信可以印心及觀其所行則
釋迦志存度滅僅指腹以誕羅睺頓骨情高慈錄遠宣淫以
汚震且豈忍言乎惟聞大士之宗能以五百身濟衆大衆又
能以八萬四千母陀臂接引有情其說亦改修矣惟其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四

羅漢之境固無所爲于世者獨白衣示象偏欲抱子而嗣休
獨貽嗣以繁宗枋此于保赤誠求之教至切近矣亦安得而
疑之哉今英巨上人歛大暢其宗旨告諸婆度必有樂助其成
者倘或焉于所施仍以予言爲疑焉則盍躡東岩片岫一望
金沙離頭焉則婦可乎

虎溪社廟燃燈記

神非有求於人也而人志有求於神者反若托爲神之說皇
皇焉盡有所必奉夜有所必供匪是則神若無所依於是朕
醴燭帛之祀備焉其所由來遠矣昔先王制禮自郊天社地
而外凡日星風雨川嶽之神莫不皆祀之以禮非日星風雨

川嶽之神果有求於先王也先生欲夫日星之所以明風雨之所以時川嶽之所以真則不得不禱祀而新焉况社者司土也自天子諸侯而下至于大夫士庶皆得祭而置之故曰禮行于斯而有貨可極官人之有求于社者其利賴爲甚晉也但社之立也本以壇今鄉人不耕智從而結屋塑像于其中朝夕燃燈以奉焉犯古今之大戒而不知其非反以爲匪是則神無所依嗟夫俗習之日漓風趨之愈下昨一端矣在

佳山靈記

此予之友傅平叔調陽齊中舊物也上綴雲暗千峰露晴樓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五

絕句一首亦枝山親筆予少時同平叔聯燈久矣避亂攜至艾坑遂爲艾氏物後復流入于柴仁吳生手今李于聖水多方構之而始遇猶惜遺脫其詩按枝山以枝指名爲徐武功之甥官既不顯其子紀宸際之亂助瑞以盧吾卿幾于卿更慚長獨予生平讀魏詩最愛其相燈向壁吟殘句江而敲應夢故人諸篇至千古帖多傳其詩字及此畫皆不朽物也慨夫變亂以來金石煨燼往問鍾元常眞蹟定陵日盟紫頭不釋會亂兵叔出僅以有錢貿易于人間况區區縑素乎今此畫既失之二十年猶幸出而爲識者所珍何異武昌鐵笛夫之隔代而復得王叔承所以快取作梅花數弄以寄賞也予

於是畫亦然蓋既喜名滿之不磨更懷然于昔友之或如復見吾平叔焉宜其志之恐後也夫

沈石田山水記

石田先生雖淡然布素當時餘姚三原震澤鮑善諸國老皆樂與之遊登僅以末技勝哉誠重其人耳予昔遊三吳得其真跡忽有於沙際妄添一孤鶴者恨恨久之及觀原軸大有所本如米南宮之蒼溪春曉趙王孫之空嶂重江皆寢食玩味遇逸興過飛西山白欄望濕雲如墨山川潄然即經慘慘縱筆吐吞自作長松得意亂說曰祖徠合抱三百株生捉龍蛇眠紙上其精進乃爾今觀此卷蒼厓古木覺絕秀起與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六

虎溪薛疏記

今秋種早松二千本土酥千餘本疏之時者數種和之莫若後數種每歲興露法日晏風酣翠色零亂浮動枯頰語謂善知者得治善圖者得如予雖志拙善邦業已情深圖謀與因存其事以贊圖公

虎溪紫雲祠記

鬼神祲祥之事共楚俗尚所從來矣然春祈秋報必有功德

於民則祀之非妄從人素食已也予里所祀紫雲楊將軍水神也夫人不出里巷任蛟龍龜黿不能驚於心而駭於目及乘巨艦泛長洋廣陵八月之將灋順三春之浪過呂梁而魚鱉皆懷發馬當而變稚先憂况值海颶奮號揖倒橋危仰視水天白浮一色岬遠千里收泊無由悄骨寒心面無人色雖有凌波赴汨之才無所施其智計惟相與吽呼百神頌禮求助即云仗忠信而任風波亦幾殆矣然則茲神之庇固以安危係之其受享也固宜而亦使聞予言者如聽公無渡河之歌當知不測之波所在都有母專恃神庇而以涉險為常也

修東河橋記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七

予近耕牧之暇讀書黎峰之麓坐通線青僧舍適楚黃禪定慈範至云其里東河有橋廢而不修車騎達士往往過而嘆息予曰從來懷古欽英登圯上而浩嘆者豈為碧流之端急頑石之傾阻耶無亦中懷高寄有不能自己者偶發之而成聲耶則夫橋之或圯或修似不必論但稽之昔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第防閑敢或越故月令所謂完要塞謹關梁者亦在迎冬北郊之時今以通津之絡繹其停轡而需者為甚亟而數困未葺之業發于上人之懇歎者為甚難以其難之力而構甚亟之圖宜衆與之以有成也異日者橫星嶺而徑渡跨垂虹以連空應有慷慨如杜元凱其人者引觴拂刺

于其上即以予言為助乎

盤石記

小題大作
為得體傳誦

先叔曾祖時秀先生以名御史諫世廟大體被杖後監討岑猛軍務駐節西粵力主勦擒盡定南徼功烈與王文成公比旋以勞瘁移疾告終于家幾于不能具棺詳見國史然當時歸艇獨載兩盤石長僅尺咫皆為旁隙持去今予與欽詒從築砧間得之閒置几席自笑寒山一片寥寥百十餘年既無碑文可與共語實此何為及拂拭久之漸若有赤鳳將雛之影隱隱欲飛真異物也其一則頑然無色不知當時亦何以識此豈鬱林裝舟之具今古廉吏雖異時而同地固有暗與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八

之會者歟亦聞漢家蠻溪之石土人每取以礪刀追岑逆既俘盧蘇王受相繼就撫此石遂廢于榛蕪公故聊快之以歸將錫焉一代之威靈使知國家盛時凡招攜戮叛固靡遠而弗服歟予固是益加保護仰思前人之功德與此石均為不朽云

帶湖記

帶湖自麻霞石開入小口歷鄧州抵花園而北遂折而東注經綠青寺橋其水清淺皆挾川沙以行復逶迤而東北過石頭山山與湖稍距然今石壁之下篙師絳板支柱之痕深入石裏昔為川舟通濟之區今淤為湖者久矣據舊志帶湖名

戴因唐時曹王舉表授戴叔倫刺郡遂築冷泉陂以均水利
凡數十處今志云即千金陂殆非也此湖延袤五六十里處
處築堤而後灌溉之利不涸故後人志其功德因名戴湖猶
之蕭寺蘇堤皆不忘其所始耳今石頭山北吞納離峰琬山
諸泉汪洋澎湃遂為溪澗之最勝而循東山而下并曲而西
則受靈谷瀑布之流蓋散為大橋湖為淨湖為浩湖為螺湖
為古井湖為鰲湖其深者為龍潭由潭以西地益卑水罷其
洩而不留也乃障巨堤護柳陰澗溉千頃舟航運船焉深淵
數里憑高遠矚盤旋若帶遂易今名云湖上多綠樟文梓長
松古樸岬竹溪花園時布妍鵲鵲鳴鵲驚之鳥翔其渚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九

可羅而致續菱蕩首維頭見笑之秀參差互映舉網擊鮮則
有狂鱗奔駭奮沫鼓浪之奇夜靜風疎則社鼓利鐘隱若發
于水上鏗鏘可悅予宗世所湖上環居虎溪歲輸此湖魚稅
三石有奇自昔江波無恙四方遊屐至者或風晨和煦撥掉
嬉遊或月露淒涼扣舷蕩漾莫不飲酒賦詩以暢遠夫幽
情自涉亂離族之逸老策杖以走遠方者皆廢然以還于廬
予亦簡棄時名獨歌泉澗因遵古月會之飲相與買舟泛湖
儼然有次窮石滙消盤之志焉復懼其久而弛也乃相約以
志其事嗚呼賀監肯倦于遊欲乞鏡湖以待終後竟得所請
焉今予湖具在不須乞也况復太液波翻凝碧歌變舟入漁

子欣入浦叙懷賢達士遠眺湖山而予與二三皓首猶然宴
笑于一丘一壑使後世之士知夫此雖不得志于時者所為
原其天懷樂易固有縱然于世外者庶幾千古流風不為四
明所獨擅也可 恍如賀監惜未及賜湖耳傳識

開皂山記

吳氏幼清以清江開皂山為開漕謂兩山之水合一而通流
也蓋城有地名同漕亦此意吳有詩曰水交流處地橫分山
四圍中天一握此山乃荊山隱處若作皂則古無此字丁未
歲予館于范愚山使告歸中其書室櫺曰開山草堂以與此
山相對也館西有梵宇基址稍高倦後與門人類登亭眺瞻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十

山雖離郡五十里儼在几席邇來梵刹傾頽山僧解散遊屐
供絕地志所載因山色近黑故以皂名殆非也

寒玉亭記

予久讀書鳳林蓋以竹名齋也由數百步而上則丁君之園
在焉修竹萬个翠翠盈眸江流合抱羣峰環峙園闢而新亭
成予以寒玉名亦取義于竹也主人發曰予固雖小結搆惟
工佳範異卉駢羅其中丹桃耀日朱李臨風芳蘭垂露紫荊
數榮咬餘鴈藻權近鹿蔥薛荔簾外芙蓉牆東赤鮮戲符花
鳳樓桐分詩列苑志數靡窮琅玕何德錫名攸隆予曰未也
物有可寶而至人弗事者蓋以榮華而定惟悴隨之爾乃三

珠屐從九晚類後其節施也陽翹歎暮朽蠹蒸菌其植朽也
葡萄大蛇膏霜窮覓其種及也尚白無其趣陰有覓其跡
也為董師連筆盤枝附其毒施也惟竹榜然以青挺然以堅
朝霞映其色玉液潤其根所以渭州中斷不為見多厥國兩
年不為見少子欲增勝名區而不取勁節孤芳以為尚豈足
助幽人之遐致哉主人因唯曰善遂記之

虎溪石頭山記

山也置之喬嶽之下僅卷石耳然形勢之異則靈谷離峰
諸勝削若青芙蓉者再會東南數十餘里或起或伏天然秀
峙而下水下注若紫若帶滔滔以趨于西北者百里之間可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上

同承而心接也每風日暄和雲陰剽削偕二三侶以肅飲其
間藉草枕石顧景蒼涼幽樹鳴禽時與俱會致足樂也備西
山之號石壁辭班傳者謂前之大川正齧其膝舟楫之跡猶
可尋披但慕聚之所策糾澗淙之所洄洑難迫近予家未能
至焉一日洪流泊崖之舟熟視則牽纜之痕深入寸餘如蟻
如蛭揖焉所刺如杯如簣深更倍之大低當年之前之舊耳
今川於如溝壑難通濟途易艱所由然也因慨老今之生
此動物最為長久然有年殆盡耳惟山川之形可恃而不變
而今又移徙若此則未入之役然以遲者區區易盡之身必
欲厚己以毒物賴石助冰場而謀勢可以不敗也此豈理之

固然歟抑冀幸于偶然歟不然何所據以自全也

書

丙戌辭職歸農與張師尊書懷壯敬如見先
生英爽貞傳識

恭惟老師峰秀學山文澄筆海才幹方响爰親釋奠於先師
弓矢未棄即弘鼓篋于後學聳聽環橋觀光緒節獨清功積
父書粗明大義長釋聖訓未既小心念弱冠遊庠丁年食餼
極論待詔尚未受國士之知而滿筆登壇屢已佩冠軍之印
馴至頭顱惜大今年且三十餘矣雖新恩浩渺掄才不棄於
筆對而素懷幽棲集羣何心於霄漢詎難應試敢不布聞沿
經變亂饑寒切于體膚宿山坳而蒙露露甚甚焉洛離家極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上

草根以潤枯腸疲逾登樓獨賦空悲身世徒抱沉疴兼計一
家食指待哺二十餘人適稽荒田稅確不盈十畝學儒則長
饑難忍明農猶粒食可期故魯聘雖加但耕角參之醴倘印
嚴可遇即買深公之山窮餓無聊衙勦太息更因兵戈橫掠
書籍凋殘草茂陵之聚稿不見竹蒲反稚圭之廢廬惟深樹
草筆硯久焚陳懶成癖凡此楚楚皆難為應試地也頃有友
人致書欲身勸為之駕曾占劣句以酬之曰新年惟謝簪簪
亂舊亦類推代食犁鈞罷帶湖堤上月昏昏醉倒但吟詩三
復即語亦足知此志之所存不足奪也伏祈中請學憲批允
許令放志歸田敢憚折腰竟辭五斗分應卒拙久忘萬端從

此縱隻身于頽水益廣竟吊孤影于陽山未飽周粟不勝
敬切待命之至

與甘師尊書 文如韓歐
勢不巧傳環

君子所以待夫天下之士者惟其成之者既大而後愛之者
始深此天下之士所以盡樂育於君子也若夫本欲成之而
或違其性則匪成也為敗壞耳本欲愛之而或拂其情則匪
愛也為姑息耳匪愛匪成而天下士之所望于君子者不愈
以哉憶萬曆甲寅之春不肖甫就食聞老師元宰英英不
遠數百里而求交整于汝上時惟先子襄孺先生先兄君文
班荆為詩交談而說盡平生遂聚首于故祠者數年既而先
先生歸里集 卷之十四

五

子以傳雲中先生遺德開漳歸值祖喪一慟而順條遺孤幼
追維前人之交遊隨已若歲若沒矣追于髮甫燥伯考長孺
先生朝夕與之曰汝父孤貞其標同郡筆墨之交可悉數而
盡也若外郡之同聲者則甘子紆子縉兩先生為最忠誠之
無由近也崇禎庚午以後得讀和會兩墨始知子紆先生為
天下士先子之交遊為不妄也迄今二十年而先生乃遲遲
一德暫托敝郡符翁空齋愧非大賢所集獨清所私幸者以
猶子之親而屬師生之分所以成我愛我者必有信于尋常
也頃聞文宗蒞撫當諸生環橋聽講時老師乃以清應除之
名優加薦拔始聞之而疑焉及承面命而知道出乎此也豈

先生之所以成我愛我者耶且為敗壞為姑息焉而不必求
合於古之人乎因敢備陳委曲慨自弱壯瞻摩愛知于雪怡
蔡先生其後若廣成侯師天門郭師石渠異師惟冀備至而
廣成先師之知遇尤深時富壯氣邪雲不能脫跡泥淖迨至
時移事異指疾庵羅方剛之年衰如耆憲尚爾心于聞達哉
所以前却收丁公天心及張樊各宗師皆極力慰留既重違
其命于前又豈冀苟就于後乎昨蒙提誨真切責以宜繼先
志清祇領嘉訓涕泗旁流何敢自渝棄但古于富貴一途
曾云有命有求之則得者有求之必不得者而要視其志願
之所居夫苟志所不樂就則他人求之必得者自我求之亦
必不得以所不樂居之志而求不可得之名則由分棄之不
過棄一白首老明經耳而豈為制科必不可少之人耶即溫
與制科內顧諸已亦復何益使僕僕塵中一往而不知反也
無寧黃冠野服從地下以見先人或亦可以告無罪耶茲因
友人期往金陵伏望以片紙中詳永除學籍稟缺聽補使方
外之人不得舉廢吳越之紳此地有孫仲謀似來六朝遺跡多
可吊覽將親歷其地一探其勝著為遊吳山草上之貴暑後
破寂寥且使有運之心得借助乎名山太清消冷其煩煩
然後知師之所成者大而愛之者甚深非區區之所能望也
聊布款私臨穎馳懷 樊公續前覽延昌督學上右置議才情
海濱柏加格忠愍應不孝傳不忍也

卷之十四

五

故

為李西川徵壽詩故

竊聞箕子五福最貴髮以無憾易象初陽率養儀而何咎若
乃驅車奄岫或溺長生之名紀石槐眉尚屬危經之誕至于
引年就見禮儀疊重于姬宗拜老臨雍情文備優于更史振
古如斯至今為烈粵惟某醜表名宗嫡根舊族早易儒冠以
側注終使野服於林丘題彼鵲鳩長濟在原之急難聞斯鳩
鵲每援在壑之顛連或過班荆肯束陸生之帛倘逢助麥常
盛范氏之舟和泥以塑天尊慷慨儲金祖開阿憐之生面臨
流而嗟地險辛勤街石獨填精衛之危涯追樂天而飲水優

虎溪漁集

卷之十四

五

游致返風而咸火晦息斯皆德召宜藉人為以故賢嗣爵與
諸孫翹起樂奏宣下五豆近享於賓運筵入題中三學頻酬
於燕几公乃益謝諸般戲遊三昧微心久辨七處頓悟未煩
九年石像離顛漸聽生公之法鐵牛無力不墮德山之鞭願
笑馬駒以磨礪尤願鶴僚之墜石祇求靜適匪忘沉迷今方
寸寸將交近屬八旬初慶玉案童子偷聽人聞之小春沙野
先生堂英塵中之大壺但以公家元爽綿壽曆於會昌百歲
尚餘三紀先代伯陽傳秘訣手桂下八石兼選五金丹粒胎
翁廷算滋養醴齊方崇頌禱宜彰敢告鉅公詩文駢錫一絨
組繡對舊嘗以齊關半扎瓊珠盟誓微而捧讀更勝胡風

句德誇正長之朝華獨岫謀篇徒滋仲宣之私美從此雲間
虎士長披碧宇之榮天上歲星并假瑶函之耀積誠代乞拜
賜欣祈謹啟

請北鄉賢啟

胡二齋託代作上唐尼龔批
卷之十四

汝川坐曜浙海珠光愷悌情深教澤橫流于四野旌揚重
幽光潛表夫千秋名節雖闕而宜彰是非歷久而後定嘗聞
組豆之事宜待立德立功之賢譬諸宮橋之中必尊沐日浴
之運會各值時車之艱難或難班歎直忠貞動感夫風雷或
由簡批麟慷慨激憤于蛟陸或理直宣明文章志不朽之業

虎溪漁集

卷之十四

六

念慈天祿石渠或事權梓寄節烈矢弗奪之操奚辭碎身粉
骨念茲聲光久著多頌謝而頌文敢云川嶽鍾英遂生申而
及甫為此冒昧申請援古卿先生歿而祭社之義遵今大賢
人追而得祀之際瞻波諸臣永重南宮之籍終望巨典長分
西序之榮邑信二齋許文云胡傳魯王之節烈貫日凌霜而
揭公而榜五經尤為科名獨步真好德也洪議

內人祝壽啟

天地生厚德原無敢謝禍淫福善餘慶自有攸鍾昭明本
之晉如介福宜受茲王母多祉由夫默錫庶士亦諧乎令妻
武問西漢夫人誰解盤囊萬卷降來上方玉女曾披裙帶千
尋天漢乘風即挾扶僊而載續水危候旦偏宜弋繳以酬

雖冰霜共泣于牛衣而霞雪難形去鶴鸞惟抱一以貞一不自生而長生時拜老人之星篇篇注算于南斗用燃法宗之座冥冥所聖于西方故因某歲禮三星祝斯七袞自臨初度驚懼接响于春陽雲霞隨風飄戲于錦畫伏願藥在毒而勿試使有餘而恒分從此白鹿真人競錫松花之餌庶幾青牛道士咸資瑤草之英而康寧而福壽長厚五百年前之前身曰蓬童曰鞠願不數三千界中之活佛謹告

李聘官啟

某區中世開汝上人宗戊楠之翰墨名題威鳳高翔又頃何南夫子千秋之魁軍印佩潛龍暫帶羣羣峴北真儒惟云成虎獻漁叟集 卷之十四 七

之苗克光父業雖明允之學亦賴于傳自愧門相未敢輒稱坦腹何期班次得欣遇夫狀頭敢云沂公值良情於文靖私期元獻幸偶鑑于富高茲當冠笄之辰遂申請期之約時丁秋仲中望各占平牽牛小借春陽乘槎願泛乎仙女鸞與恭廷朝從虔瞻

劉聘張啟

某名高東甬譽重南金自元聲卓冠乎江右旋分桂林象郡之北而欽簡隲定于先皇并試墨綬銅章之秩在某洲鷗鷺上九儀羽鳳皇其高標而賈媛鳳卜惟雙鐫鳴遂傳于永才遙憶張星本在天河之上欣沾桂露如遊月殿之中

劉聘范啟

且尾方中戶外春來一日條風將發春暉陽又三建瓴芳辰之在茲適佳禮之幸舉恭惟某姻瑤階上沚靈谷中澤鍾會史于蘭臺三漢之書毫皆碧瑤成麾于鄒夏五路之袍色猶紅文穆公大有家聲却水使放稱敵手何意天緣匪藉人事頃將鳳女許訂豚兒裁錦箋以成雲方期莫屬吹紫蕭而辭月徐待驂鸞

聘第八兒揭氏媳啟

大司馬揭高菴公之女孫也

應鴈初賓影曳芙蓉之露石麟時動香生橘柚之風聽鳴鏐鳳凰以從占依侍闕焉驚而結社恭惟憲武淵翁天人三策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四 八

忠孝五經司馬門高劍履肅尚方之响元龍氣盛珠璣揚碧落之光如范公子幼侍柳營定省柳閣神算雖勝學士此謀蓮幕出入徒縱酒狂事無破而不平道逢長而愈泰所以雲璽乍緇鐵東昌之閨息猶存而花旋飛方正學之弱秀仍在因緣殊慶作合蒙恩笑買黃翁之環紅欣纏驚錦漸持白學之箋幣但送烏鵲

劉定謝啟

勾芒司令召伯之鳩始舉青玉臺衣起宗之鳳方翔紫辟而人間自煖綠綈即天上皆春光淨墨莊飄流碧澗恭惟某南邦啟孕北斗敷華文定其祥才鄙劉涓子之弱女童婚甫卜

應兆謝太傅之夫人顧賢即駒齒纔其足稱揚遠暢若駘
息花穠雖脫敢云清拔才名徒以慕酸星寒問書抱中壘之
室倘際荆江水泛高秋遂東平之私佳祝榮登良媒永叶

劉定傳故

甲帳夏涼盡夢素酣于殷野干橋日麗華品長沐于虞淵慕
元戎侯印之封領回螭紐捧忠烈此麟之贗騰落烏程泊賢
嗣早著英聲溫潤驚傳衛玠致寒門欲諧良匹相攸允獲鄭
高天緣是鍾人慶咸集從茲百年令女誕衍雲初因之三德
寺即標齊日觀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五

行狀

穀城令署聚陽縣事結縉李公行狀

穀城令結縉李公以玉事殉難陽難公始之任由岳達荆府
流至穀庚辰冬代篆于襄以二子元善元嘉受業于荆因偕
元嘉往襄公方執掌簿籍相見欣然寓街南二旬大盜襲
城陷之公慷慨身殉焉詣子以公愛清最深臨難不屈惟清
放悉乃為之狀公曾太父勉春贈官中憲大夫大父日文
萬府丁丑進士仕至雲南督學副使父仲漢以諸生入太學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公諱太覺字覺之號耕隱幼齡負奇名不苟茹弱刈遊庠食
饒年二十六乙卯鄉薦結志沉澹識者欽之迨公車屢上
見知春官者再幾得授失遊索一獲于華容既至見學宮傾
頽亟請修葺捐俸以資村尼朝夕訓誥習以文章行恆風厲
學校故課士有錄教士有規當事重公遂委署安鄉地連洞
庭民苦瘠溺乃預為堤坊邑廉賜禮宗支素橫公以正折之
釋策歸父老帝盡臥職邑卯秋闈蜀聘至雨臺交推以公應
之鎖院衛六得士皆名俊是時教職秩未滿例得上計偕而
却議竟題公銓補穀城矣穀城為大盜窟穴誅屠最慘蒿父
成林久所辭避公聞命怡然就道始至其邑無城郭無居舍

貢小舟以部事經營數月假一敵虞備第飾去稍其此遺
民逃散者風聞漸歸扶病濟饒遂慶安宅招集既眾講其復
城池雉堞皆與大帥入蜀拒賊通餉惟艱由襄遠即水道經
穀漢灘險急米多折沉當事委公轉運接濟軍需公多用小
艇載至保康不帶不損時米價如珠保康收報偶誤公詳最
有餘冊送報明心膽潔白如此運餉將完城池稍就方議移
民入城忽襄令缺受公者謂不宜棄新州之蓬藿試久固之
雖阻而難公者必欲強之兼任及紹襄象見諸修久空馬政
所地訟獄煩多賦稅疊通兵荒交困賴手莫支皆苦心經營
兩臺並推其能有飲露漿霜為霖作樹之譽且奈監司即守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五

朝暮此積細及錐刀莫不強公代勸動為掣肘一切城守未
雨之防不得獨斷夫襄陽古稱要衝兵爭重地自賊入豫楚
撫之以理院威之以德鎮故道府雖或泄泄寇猶知避自理
院以罪誅天子赫然震怒下詔罪已親命輔臣授之尚方節
鉞賊聞稍慚為輔臣者但宜中若果樊鄆壓西竟兼便江南
之餉賊窺豫則抵豫窺楚則抵楚奔蜀即抵蜀分命大將出
師視賊強弱因地定牙委任而責其成功則于戰歟蓋不出
千里而呼吸可通賊皆在吾指顧中矣是時賊賊已不滿萬
十敗其營壘良然奈何以總鎮八萬之師撤守與安無用之
地既欲阻其西歸不思賊賊方張豈有脫然退走之理即令

西走俞以一丸塞函谷足矣何煩駐軍預待駭其耳目彼固
狡者豈肯入而就制乎徒使縹緲虎落無故內潰又復不察
輕身自提弱師尾賊夷陵幸其饑餓豈知賊反乘虛闖入正
月洛陽陷于闖二月襄樊陷于獻襄福二王皆殉是時襄樊
起倉卒復兵莫與爭鋒受任日淺復事權牽制雖時時登陴鳩
衆極力固守而憲丁內叛焚殺慘天勢至無可奈何公猶獨
騎驅馬親督餘民并釋獄犯迎戰卒之單弱不敵賊知公賢
不忍加刃但推墮奪馬而去公知獨力難支即入晉謁曰危
城卒陷烈燄蔽空襄王闔府被執矣又報張道臺鄭節推被
難矣民皆枕尸填街拉應孤身冒陣悲戰以死但職倍長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三

不能自裁徒為亂賊魚肉不亦輕朝廷乎因釋戎弁正衣冠
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願以死報更書文山先生詩于紳曰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遂射即登望樓樓上
絕胆語不復私語乘賊將進二月四日也清等從仲宣樓下
路尸而出避居樊河未幾樊又陷賊騎馳突兩河襄民皆死
鋒鎗樊民則不意其將從白鶴難以後遂無所逃數萬生靈
盡投河而死時熱賊橫舟幾不自見回望城中火三日不絕
在為富曰公骸為賊焚矣閱五日賊退公弟大學偕通府過
君用屏被樓下瓦礫得餘骨僅數節丹心炯炯猶未盡也印
存一角至中國張銅節給二俱存棄之逃餘士民無不哀慟

察郡紳皆臨奠并欽錢以助事定議祀公于名宦今上方
敦重名節特遣中官王裕民赴羽察錄死事之臣榮卹有加
公之忠烈在一時矣異時史官載筆紀公之節與趙遠二公
並傳公之忠烈又在萬世矣享年五十有二初娶樂繼娶楊
生男元善元嘉元義元幹女子三噫教公之死者家也聚盡
燦則無以表公之忠故三方俱銘而一方猶存公之永不死
者心也心既灰亦難以表公之烈故五體俱化而一片不殘
是皆英靈護惜豈偶然哉公生平敦孝友尚廉潔謹然諸慎
交遊嘉行不可殫數今獨錄其大節以見于篇用佐國史之
末

行述

疏考行述

公諱毓祥字雲瑞世居臨州之虎填里公生而敏動幼無外
傳雖以家學相傳自曾大父顯山公以莊明恩薦起家治大
父承顯公藏書頗多故一庭師友群從藏簡焚焚如也及長
而先伯考長孺於振起於時公與弟和肅公亦先後俱即學
時邑令桐成劉浦水先生教士於青雲塔得人爲盛然每見
批問三刻誠重之也癸卯省闈受知高安卜公稱其文清新
俊選中皆慨然獨怡首懷以入薦會行而之者僅第二節前
開水竹居於溪後延致生徒公與長橋公互爲出入友數諸
虎填里聚集 卷之十五 五

士學舍濟濟弗能容也位大常傳雲中先生延仕海澄延公
於塾以子占衡從遊以有弟女配清聯姻海署甫成餘而承
顏公病亟強起以慰家人曰吾待次子視舍耳公心動馳驅
戒道食不及咽至則猶得侍醫藥者五日纔決別焉人以爲
孝感所致公寢苦次痛孝養未備一恸而仆遂伏枕不起僅
以氣隨絕勢絕弗絕聲不踰旬日疾盡而殞矣嗚呼哀哉先
聲除味生先生貌公綽髭并里而從父以終入盡衡家吾獨
知乎君之無益相知之素者公狀貌魁梧奇偉行不轉膝里
恐男婦望之解易教授諸士盛暑必衣冠危坐反覆開陳退
而一室自理從外聽者無論咳唾不聞即筆墨几席之間寂

無聲止門人親伯仲和兄弟及其兄同社文榮先生引相
者現之曰此一人定輝崇正非世儒所及耳故其為學專以
主靜為先及門詰難學庸微旨公曰性命雖窮源之論實專
屬於修道立教之人吾儒未達宜於修身齊家克盡其道身
苟無過進研於格至誠正生平大節自是可觀齊家雖未及
遠然治平之業俱基此矣善但能盡其所可為者至於遇與
不過則非吾之所能為也當其困頓養而動念也則有若無
三釜仕難解千鍾悲之吟而其樂天知命也則又每曰人生
甘苦渾無定識得源頭到處安操此以往是以動履咸宜生
平無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自謂吾於願所入僅供饘粥無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六

不獲者稍有意外營托便弗遂意凡此非天之厄我正天之
所以愛我也又謂大聖大賢則縱意所欲莫不合度若吾儒
依倚聖賢雖一言一動事事宜簡要都所謂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故於本集中詳釋本德不論開以自勉以為小德出入
正未可恃此即先生之絕筆也公生隆慶辛未九月十二卒
萬曆丁巳十月廿三日享年四十有七所著竹史詩餘
賦序甚富而於修身對家緒錄尤備往往傳布所存錄本以
棟焚倉卒抱錄無人遂與藏書俱燬今錄其存則不覺之罪
也公門人傅占衡僅錄其名入藝文志中今修即邑二志公
與徐球王先生皆採入篤行及名賢傳附錄之嘉言懿行矣

今幾五十年卿族長老時稱頌不衰又豈待言語文字之
傳始垂哉抑以見夫健懷者雖偶勝於一時而其特立獨行
必有歷久而彌光者此事理之固然也公役時二子命清命
揚僅數齡耳徐孺人年未三十勸幾絕者數猶忍死以待須
臾則為清兄弟耳已而竟嘔血卒獨二孤於長孺公戚黨人
教養愛均已子尤世所難云今命清生孫男女某某曾孫男
女某某命揚生孫男女某某曾孫男女某某以公道德淳深
天或將以昌其後乎愚小子何敢望焉

處士劉承順先生傳

楊壤初先生諱應律撰

自太史公抑處士為無奇士始蓋言貧賤夫天有少微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七

有題答人稱黃綺異聞此鹿門之倫苟其人實行可風
係於世教非渺小已處士何負於天下而少之哉作劉處
士承順先生傳劉處士名有典世為瑞湖虎溪里人湖以
東劉為譜繼自御史公起中葉衣冠之盛甲乙間左隆慶
初顏山先生舉茂才與韓野大廷陞太學終華陽府知府
為紳間處士其家子也故別號承順云處士質任躬行不
務技藝樸樸樸山棄職罷去不涉其涯備其天德仁孝勤
吝罕絕異先生後遂至應順吳鄉試嘗再入郡下處士皆
以身代僕用力磨磨所不並先生或過督即折然受命
不擇事而安之入以是知處士有德然未睹其金也已尤

生遭厄疾父困牀得飲食臥起皆不能自支處士則親
較不啻左右手疾革就骨立以有老母在不敢自放
其母丁爲人洎二子長焉哀痛以爲當是時家雖食
子方在髮髻往先生操行高潔不陷於俗至是里中
環向則目斷斷百端處士不茹不吐不以貧故折節自
家世業傷弓論在廟日討二子程督之師友之饋不靳
出不給則減產位之產且盡意不爲動蓋改若十餘年
徒壁立乃始爲甘計辭母遠遊無何忍心動至趨歸
舍母病入且喜且悲曰費不千里不良奈何以阿母故
而途返廷時病入固無恙僅數月忍毒養乳間其初如

卷之十五

人

累舉以爲無害召醫者視之則大駭云以毒在心胃之間
法將不治當其累舉此越人所望而返走也處士計倉皇
莫知所出則號泣呼天請以身代父之毒果潰流血不
處士淚與血俱竭雖刺骨縱發滿室未嘗離膝息膝前
母之中衣廁輪皆躬自浣滌不更他手母曰兒休矣奈何
自苦處士曰兒爲母苦無恨脫不離雖欲死爲母脫得
乎孺人既終堂處士悲慟逾節嗚呼爲孺子泣不能成
二子跪請曰夫人幸自愛縱不肖無能爲解請先生遺體
何處士曰固也先選士抱奇弟孫吾母舍幸茹養終其天
年乃翁湯劣無能顯舉其親不寐有懷屬國孺子能幹

父之慈庶幾藉手以報地下不然乃翁真負罪死爾言記
位數行下二子亦感激奮策金昆玉季標執名流則處士
有以成之也論曰子觀劉氏三世而有慨於天道焉夫天
道如水窪則盈之亦如橐籥翁故張之顏山先生以茂才
起家破曉時通顯猶振之耳乃竟居一第徒以空名走天
下不究其才處士躬行孝友隱而弗顯有先民之程鬱勃
而中兩方詞是則劉之世澤先生以示盡之用遺之處士
以應德培之也今處士年始青而長爲東嶺靈蛇在樞額
脫世囊而喜取青紫於昭慶命處士行且身試之是先
生不盡之用取藏兩生右載在處士乃其素履無咎

卷之十五

九

行可風雖終身布衣榮于華袞引之矣有今于以處士之
也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處士之謂乎予故爲論次
其事以俟傳史原先哲楊懷初先生諱應律著述如林皆
其本經術典雅粹實聖水苦心鑽求頗稱
盛懷茲篇其一也不孝貞傳向梓其爲先曾祖母文入
先大夫集中矣今喜李君復出此稿足徵美玉精神必見
于山川可
刊快哉

先妣行實

嗚呼清不能以一日之養事母於生而忍傳母之行實於
歿之後乎今母捐世已四十餘載矣使母生而存則猶七
餘齡也今族之孀嫗有長母數歲者有長母十餘歲者猶集
樂無恙也而母獨茹荼以歿雖不孝清家運方衰以先考

錄教母經粒喉血不飲一日又留於世也聞其姑婦
獨對歎仰天感其必能報之積其烈之操使夫其大節
則不得復死之壽考斯猶受大者固不可以取小雖天
雖兩全歟然而終天之恨亦何能自也母為同邑兩
徐公中女作配先考上有承顏公唐隔人在堂內有伯此
婦人相助為理外則長孺公兄弟伯諸子皆離離以孝友相
先母上奉滯滯內具齊鹽佐先考于無缺是時伯考二子已
長始娶俱畢先考獨艱於嗣承顏公受之屢勸伯室弗從
伯先考年踰四十連育子兄弟二人之心始慰無何倖遭丁
巳十月之變既哭翁又哭夫爾時兄弟執執恐難以有立也
先考與妻俱歿

卷之十五

十

曰吾不如從夫以殉更可無負於後耳一時伯血跪地昏厥
不醒衆婦掖之以隨勉治喪其終以子兄弟故不忍別絕乃
復強理家務數年伯考足病頗連二兄食指已繁乃分爨以
居所遺業僅十畝清兄弟復就聚師讀傳其繼母更扶病以
起廣有難脈動親親細細舍旁陳則與躬婢早而灌乾而細
於是孽畜則皆肥澤穢作則皆盈穡果則皆滿肥實所
供取諸子得與足奈外家遠其歸寧將歸以故陳母其
意辭色俱厲不能勝聲火之外家但還息於子兄弟曰此
養者終庸庸耳此何為母低頭悵悵而已是夜未達曉
子醒曰爾聞昨外父之言乎蓋欲棄子之操也爾若弗類

即死矣清幼且便不能應但感憤而泣母亦泣不棄爾將
故引火哭母殺之遂建於外細抱以侍且母處此處不
息昇以歸時先葬家東山僅隔一湖母歸登壘大恸嘔血
愈劇時時祝死以遂同穴之願頃之血淚俱竭因顧于兄弟
曰不能為爾耐矣乃托先伯考此付之遂奄然逝矣嗚呼痛
哉母生萬曆戊子七月廿一日辛亥正月十一日享年僅
三十有六與先考合葬東山清自東壘躬修惟先伯考訖及
先考訖四傳時時繫念當時志期大行得假一時召頃手筆
發前人之耿光使世知予父以哭父而亡子母以哭夫而亡
綱常節義所關垂世立教者甚大不獨區區以勢位為榮
先考與妻俱歿

卷之十五

十一

而壯志不肯苟就辭職還耕至於今亦已矣是病纏胸垂老
將至倘一朝露誰為表茲幽潛以故揮淚含毫不能復待界
寫其概以俟後之仁人君子附諸紀載誠後幸云

先伯考行述

公諱發祥字長清號清庵助應縣縣志重子軍書學有德
實之曰此一子千世勳也即淑科舉人蘭自是開學求食
教授生徒門人日進先考東歸公叔父和滿公終從兄弟
清相繼而歸於家一時才名蔚起人每稱之為三劉共吳司
馬繼陳先生以諸子愛樂斯鳴唐御史一鵬子繼是後開

以待是時倭難方熾乘機討買御史問之於伯對曰今國家
兵勇方盛豈難處此小難哉惟敢何不乃敢陳小易難以爲
重哉遂奮然抗疏以御史復而始歸公生平不矜其德一
惟以兄弟耕耕儲備風之所入皆貴文之所獲復復
計裕如也時先考之客最嚴備舉冷然如秋氣之肅物見者
莫不畏之公則教學委蛇煦煦然若春景之宜人見者無不愛
之蓋同體而異果若是公生平賦試高幹受上賞無虛日故
公傳雲中先生悅有兄才十倍其飲與京之句及至聞卷
則每歲得役失九應鄉試累徵入呈卒無一過宜其命之不
適耶予家自勉齋公以一經相垂歷今七世在庠者莫不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主

頤惟曾大父顏山公以莊廟恩得督於廷與郭有環先生
年並敦好却謙優以壯縣而弗克所用餘皆求一明經歸跡
而不可得清即不第年四十餘當廷對矣而又甘心暴露惟
公享年七十有二宜若可待而英年滿頤僅隔一間但得增
廣豈一迺之寒世所薄而不屑者得之亦有命耶昔人謂昭
烈在蜀其臣如諸葛關張龐統諸正趙雲馬超之輩無年踰
六十者惟周七十餘矣獨周不任朝事與公年如周而
不得一廣文以老何異豈家運與國運盛衰固有同然者耶
公雖以弘才艱於所遇猶幸生當太平時身未涉家政前有
父而後有子皆代任之故於錢穀登放之數惟謹出入之宜

而兩端悲惟街五續書蘇康節先生飲利微醺口即吟哦
之風猶以足疾艱辛獨居小樓日作繩頭指書旋寫旋讀士
之或獨問事者踵至或預備膳後乃執經問難公盡誠樂
告人入暇若發蒙講畢而先伯妣隨出醇醪脩脯列綠橙流
水之旁飲酌而罷熙熙然忘其置身於鳴琴鼓瑟間也至於
清從幼孤愛之尤篤於子每閱一藝稍進即拍案豪呼曰吾
祖吾父吾弟有起色矣蓋厚期於不肖者如此然清有慨於
天道焉先考雖抱奇貴志以毅而子兄弟孫曾孫振振公長
子命於業儒久從僅遺孫同芳今將年四十歲甚十餘年前
清以世講故受金於揭制府公經營其婚娶已生男矣又母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主

子俱夭今娃亦亡次命傑有子賀亦夭今寔矣就食於清者
有年一獲之緒竟絕于將以次子嗣之天之報施善人何
如耶一女孫配同鄉戴姓有爭其產者過庭道府揭覆重獄
將更拘妻逃匿于家哀號劇痛矣申雪於院一訟五載始活
二命空予產五百餘金助其費旁觀者竊笑以予父子爲癡
予曰自幼孤而先伯考教之養之今清一孫女忍令相隨
歟死而不救異日將何面目見先伯考此於地下乎誰與爭
哀矣悔且凡可上報二人者雖願領遺囑爲之區區長物焉
乎今傳子伯而終及其後之成替者如此以志清之報伯焉
未盡而有懷於中者蓋無時而能已也公生嘉靖甲子正月

初二日卒甲戌正月廿七日享年七十有一葬東山臨終清
寢請遺命於榻前公無他語但曰吾祖及兄弟皆守志相見
實難於有同數矣然未嘗妄以一律優和更清曰親受教是
以數十年間愚父子因親族發憤或不見累至於一身恩怨
半字不授公門皆遵公遺訓而

先伯此行實

仁孝之遺訓也

孺人撫城城桐麓先生之猶女也先生為昭武大儒孺人幼
孤撫為已女方其授教於郡之擬峴臺及五賢祠四方之士
旅至先伯因負笈從焉時孺人且及笄以慎擇良配無所許
可及伯考就館蔡弟推為上座先生因顧問曰爾長矣曾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南

乎伯考曰昔聘于徐而未及迎先生喜曰子吾門之劉郎也
吾先兄有子舍子其誰娶之遂卜婚焉及孺人于歸居冢婦
列上事曾太姑丁孺人及承顏公與唐孺人無間然久而得
清母徐孺人為助已而姑唐孺人病數年劇甚母以隻手
調湯藥扶臥起內供纖任外奉親賓所任煩難非人所堪年
二十餘連奉二子漸教養之有成其後丁唐兩姑繼殯承顏
公嚴以理家是時伯考兄弟和於外孺人袖袖和於內衣服
飲食輩少長同之不別彼我一門之中雖離肅肅凡同爨者
三十年不聞有詬誶聲是皆母德先之也晚伯考多疾母委
曲事之不倦計門內自生後昆弟而下同堂者凡六家無論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五

大小病者母教之產者母抱之有言假則曰母治蓋也有凶
險則曰母佐其氣為壽為女競皆呼曰母云母自逮事曾太
姑時以及見清抱孫一身周旋於家者凡六代矣而於愛不
肯先際清生二歲餘母已孕子弟甫生乳即就母寢食或當
食而母不在即悲啼不食當寢而母不眠即悲啼不寐母回
無可如何然愛之愈篤也計母年六十髮凋落矣方顰之懼
無以待其惟心因說而進曰母上壽而清無以歡傷歡實也
今頃髮垂數尺剪為母髮可乎旋到一剪深委地進之於母
母果大悅竟顰至七十而伯考先兄俱喪母悽然清適遊襄
陽適遭難落拓而歸益無以厚奉母壽母弗罪也方望其八
旬可待而豈知其不及乎嗚呼哀哉清中年慷慨從志得便
游出入制府幕中疏薦史部已破溫旨趣召入觀因惡母
未忍絕裾遂力辭為母難老強力不衰遭大亂數年予挾之
以登山涉遠尚能勝步雖休於次兄而就養於愚兄弟者為
母蔬食菽水淡然稱甘至今追思何可獲得也母生隆慶辛
未七月九日卒已丑九月廿一日享年七十有九葬伯考合

葬東山

祭文

祭揭大司馬慈卷公文

嗚呼海嶺山浪日掩夫壽倫銷葬歎期解紐促真僑命世顯

謝顯公遺像獨存公以五經三仕惟也破家扶國沉族匡君
八載綿曆百折屢雲麻鞋謁帝賜劍提筆建府馬道吹角報
門龍鉢過萬獻敵千羣桃花水變柳葉風勻捺鞍勸哭馳檄
崩奔泉枯箭盡虹血噴燕燕回建獄激獨揚蒼干支連最赤
伏地論嗚呼哀哉慘矣烈矣聞公被難擲孟指憤預卜死期
望陵拜謁臨刑劍心口加銜塞雷動聲鳴晴光盪黑委形
捐精靈無射魂其來歸鑒茲一醺

角祭文

嗚呼觀人于始定論于終百年有盡身我無窮文擒猛虎酒
沒修虹丹鉛獨然琵琶各宗東車田父西塞漁翁長嘯然

卷之十五

去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六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書

墓誌銘

中憲大夫兩浙司憲前兵部二科給事中行之鄭公何

諱官者一時之得失係焉萬世之公議存焉言及秉與天子

改客事關朝廟宰相待罪責至重也流及既棄亡能犯顏之

士少肯公植私之徒繁故廣問黨別東西松廷君父由上三

大臣私授喜怒于臺諫望風旨者致入奏是非必亂本十

而夫患夫嗣至與邦東哉然則臺諫可能乎非也亦顧其人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何如耳當王帝時吾臨臣最著總院易公廷頻盤水感動

風雷剛無朱公而疏乳趨幾離不測太丘丘公西臺不避抗

費雲冬傳公駕乘特科舉閣佑君傳公梓擊烏程而杖斃龍

國曾公黨辨宜興而刑竹王于正色登朝又有行之鄭先生

獨揚風烈焉公受業義仍陽公首拔牙清擢表公舉為屬生

子知薦故天教也亞進仕進避禮儀乞假南歸戊寅始授中

官從番南糾劾敗此鄭與繼也歷任兵戶值中外交紅上

車除條陳儲備四事貴難羣工席練備兵垣儲備易戶如故

府算持簡公知無不言值邊將旁牛公謂大將不必會推許

經畧于奉鎮剛將以下大帥酌量才治容部題備底相信更

深上萬納之文古保東不急保障而急納絲民生必促保舉
不此輩素而先貴有德待必急時議免朝觀而令捐輸助餉
公抗議爭止守科例次為公獨持議被入省與大憲上微行
召六科惟公在上嘉之命申領賜歸酒果未幾乞外補浙
江按察司副使予補傳雲常曰部行之賢人也守科予昔
亦欲為之恐其違眾若他人已受主眷執肯出春明一步耶
故乞外尤難予不忘長者言今忝與修志即保薦於父受
歸葬後室虛被焚獨全公恆人以為異蒸人誼生仕族漢治
自甘組緇織好靡弗親理內德茂焉公享年七十有二葬人
享年八十有六合葬 錄曰

原漢遺集 卷之十六 二

孟陳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杜遠推吸補缺尊
獎起居便殿轉對輪班恩寵弗俾天威雲頤近光嚴拜脫
雄藩廣流海神虎掛到兩湖歸浦雙鷺同駐蘇蘇野騎
疏秦關應崇椒樹氣壯河山香香乎漆室之齊高懷懷乎然
休忍誰標

學廉周公孟侯墓誌銘

學之所可致者人也其必不可致者天也學能乎人以獨貴
福澤之具而人或不欲以惟敬是事辭榮而藏千秋寂矣亦遂
若厄其人使不得一展手可也而卒竟其志以現則其所以
以致此者天乎人乎乎友朋聚分封字孟侯世居勸勤

晉大父某大父某選貢父其業儒公生而穎異就童子試即
冠昭武軍列邑諸生文益奇邁每為諸目所嗟然遇識者輒
合督學蔡雲怡先師見其文即訝曰此驚鴻耶將龍耶嗣遇
廣成侯師愈加拔擢按其卷有樹入牀頭花來鏡裏之譽是
歲崇禎己卯太史馬崇修先生得公文大快讀終五策自謂
不覺噴首至地乃錄魏科計偕一上旋值國變謝絕世紛不
求聞達語及人倫忠孝節義之大輒涕泗交集含饒東腹廢
筆不怠經年足不履市務期著書立說有以自見于後世故
雖放曠而高遠寓于歌咏游衍之間而悲經胸臆感憤沉淪
原漢遺集 卷之十六 三

原漢遺集 卷之十六

竟後感鬱鬱以自已為公生平詩史遺愛甚富皆散失惟所
存寥寥詩三才餘有可傳情狀少難手取行云甲午季冬望
日以疾終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易費獨語曰志不墓者
惟劉子不愧蓋往索焉予因舉其苦心實行以繼十而終
焉銘曰

瀟云從峭屢移時者操矢弗迷豈其抱憤乎時乎入乎時
為為之而君又將時與之悲 流懷先生任二翁胡公修邑志
誌則風采焉 特為周玉佩先生立傳今清此
不亡矣傳焉

故勸勤縣分寧管理營務傅公任時墓誌銘

公諱朝俊字伯君世居撫御西之虞淵生而穎拔幼應勸

從祀鄉賢贈翁會川公之康訓一定師友互相創切
長兄世變交託遂厥勝經生慨然有緬跽九垓之志悉取龍
新石畧玉鈐象占諸書以及星緯月暈防邊阨塞之機三復
不輟萬曆戊午登江西鄉榜從戎喜峰口外益得縱覽山川
形勢歷盧龍樓榆關雍河谷代之都皆經馬足馳騁一大展
其英氣崇禎甲戌敍邊功登御覽擢授都倉駐紮分寧奔馳
營務鈞軍之閒在春秋爲文城修水之所自出地勢險僻壤
連吳楚伏莽潛滋在昔岳武穆李康惠與獻臣後先拮据始
獲靖河父且蒸蒸起矣公奉命兩攝軍民威權伸綸輶得由
已乃肅清戎伍寬設並濟種符之聲聞聲歆息勸誘盡桑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四

田師贊領俸以貽時值旱魃躬禱惟虔樹而沾足又銅鼓黃
岡諸山寨哨戍劇盜中有修怨者妄竄一十六人于簪并挾
蘇金相投公怒却金釋釋狂感激士民醵頌省院重加獎
勵有監司求賂許以優薦公所然不屑恤仲舉給諫公見國
是方乖黨分半李首輔得君既專獨相比之舉朝有萬已之
目給諫公特疏指斥先帝重建懷率即加傳捷乃竟楚之叔
下孰主張是哉公聞變痛深在頤曰是尚可應此一職乎因
決計解組閑居將四十年惟以詩書刺題後嗣至于張窮恤
乏掩節造梁時檮藥餌過起瘡痍皆得長壽之秘公五弟第
三兄早卒獨光祿公與公並享大耋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

刊言載享年八十有七五子孫道匡則子兒同亨之子備也
銘曰

望之頎然即之怡然鷹之攫也戢然攫之約也然然通觀
以景崇駕玉端而仙仙人以爲不易乎世吾以爲獨全其天
孝廉會移鄧君墓誌銘

鄧孝廉開熙字會穆世居臨川之湖溪里祖諱世卿修德不
仕父諱大綬字弘叔別號貳弘積學淵深早知名于郡尚晚
以明經入對家貧早彫既壯而孝廉方誕幼雖岐嶷愛抱獨
學童蒙之業未忍苛擊而天性栩栩自然服習忘倦年甫弱
冠即遵嚴命從予遊于溪南洙北之間晦明風雨蓋歷載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五

弗違焉自此靈思獨湛謀篇卓然時方建尚雲間文多麗飛
放尤推淹博爲宗而文學未顯孝廉于四家之中獨慕阮
晉劉秀對此觀堂而神往故其襟懷獨悟每有得于意言象
數之貴者第其歛聲蓄實恍若蒼天之民故生平底蘊世莫
得而盡知而在己亦以不見知爲幸也昔伊川先生謂古之
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小學以入大學皆有文承聲音
感儀歌舞以養其耳目氣體故能涵泳以有成今則七矣十
謂人即與古爲徒恐耳目氣脉之動數皆所不事獨有義理
以養其志耳三代而後教學弟明遂有九流八儒之論夫儒
一而已豈支離若此者孝廉素學雖不遇夫聖師未勝願聞

然惟日孜孜惴惴獨尚庶幾萬寶光耀日新其德所稱
卜商氏之儒數甲午夏秋弘翁突遭極慘之患幽憂飲泣靜
調禍變渙散其羣時時引罪責躬自傷傷者不能極親亦危
于人何尤乎險平旋入試闈文心磅礴不能自己翰墨幸與
卓公世所欽知人能得士者遇所呈卷大加擊節拔置高第
豈非至孝助天有以嘿通其思也哉自是公車稍屈洩然勢
利之外惟購名書以訓後植芳卉以自娛閑戶寂然城闕罕
見其蹤未幾大蓋而優游卒歲諸子後英英翹起也亦可無
恨于此矣生平經三喪而骨立傍百行而無疵可謂貞孝廉
矣至於懿德純修多詳于明府丘侯之表與家訓之行畧余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六

傳志其夙夕師朋講習討論用與效麗澤之悅者如此餘不
暇及焉享年五十有七葬某銘曰
靜平之峰歸空之宅爰有貞賢祇履旅逆候顧既冥聆音遠
逝生則南就聚中人懷宴饌之味殺即此卽原上官某薦之
之跡

文學丁明卿墓誌銘

憶舊冬慘月吾友明卿初度方成門謝客獨閑于甕寒聲
然握手街孟道故流連信宿不忍判袂今未及期而忽以疾
終傷哉甫聞慘計寒涕交集君之家仲乃曰亡弟與墳之文
幸此筆以徵實爰揮之以就銘公諱晉字明卿世居臨川之

舍望于三昆弟中爲季長秀爽欬者卿從先師于伯若焉
公者垂二十年前自蘇考其先生補習儒素抱奇平終秀卿
家督辭學而歸縣持計算出其素積之儲餘以理錢數焉
魁于間里專課二弟子有成公自少淡于肉飽時歸獨
母外無論別寒暑而端桶于子家水竹居中公倚北窓而觀
子枕南軒而臥潏潏潏潏青談笑達曙奇書獲購從者見墨
即同手錄記玩弗遺公擁爐夜誦常以一紙絮厚暖膝成不
肯輟出聞督學蔡雲怡先師至乃欣然就試臨金兩邑幸加
拔擢蔡師撫其文學節曰秀骨清神若遠若近應見之萃王
山頭耶遂兩捷而棄其餘此後結墊鳳林始聯余里仍延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七

伯考卒業于後有隨相板書父之癸酉王龍成師登之止貢
明儒于庠而弗偶其後廣成侯師子之知遇最隆而公家昆
弟翩翩並物是時年俱壯行業俱英香發呼名必者太盛則
至時會旋移于辭棘路耕公昆弟聞之喜曰莫謂子能之乎
弗能也恒借隱矣並乞除學籍被服農衣與耕夫野老雜
陌上顧予拙于生事代食常窘而公出其精餘以課耕則
盈其舊德勤于糊口而始遇子因私相慰解曰昔白傅學
學士謂五十八歲乃有獲公今近之然尚薄生事有餘轉壯
懶之樂亦有黃蘆苦竹之適何如退身舍講四維托咏爲快
耶公亦唯唯色豫而豈意旬爾驟然竟成賦別語也哀哉公

生而幼弱象貌孱弱及抗節斷義剛大莫渝幼孤而侍親
人以純孝事二昆以友恭退廢廿年絕跡城市倘出其方將
之學取一第如掬水于河耳乃毅然不欲者士固有特操未
可強也公享年六十有一銘曰

寔無名名無定孰與之為盈虧物有倂化有待爾哉弗如
巫奚知以問乎愚強則得之雖不齊失數而隨齊夫理得則
一視夫榮期又況乎厥後之發疑

游公鍾盛墓誌銘

義友節治賢若之公官有
受先大夫詩十首傳焉

公諱雲字鍾盛世居臨川帶湖生而英敏孝友因心為愛
業于先考襄撫府君之門時天物無恙士習靡靡臨川四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八

之學猶未大顯而宣城同安尉為入宗然宣成理失之成則
安氣失之粗公皆所然不屑獨述筆奇矯期于厲世磨鈍主
者不識每試輒綴乃毅然曰此途不競豈無別題耶遂拔經
貨走萬里不數載而奇處百倍士之稿項長饑者爭效慕而
不可得凡米部權政湊相楚之考望風惟許公雖野狂外
益飭家人訓迪後進結誼然弟姪子姓咸知制科特召顯
或以雍饒如序鳴而業乃大昌皆公之好尚有以開之也忽
值世變中原雲憂資斧彰長劍藏中朝皆廢度外惟解脫
歸自號面剛頭陀日事庭訓飲酒賦詩遠謝勢利今變亂愈
亟獨荷安寧克享大養終焉殆得于天者全哉公享年八十

有六葬 銘曰

樹本務固樹德務滋而剛性柔行卓香頭仙仙今大同乎
洋云示然歸根而感復

誌封大同馬夫人揭母楊太君墓誌銘

夫人將殯虎溪漁叟誌曰母為金路楊少塘公太擇配大馬
馬公于諸生中由五經成進士歷州郡典銓衡荷內德茂焉
滄桑忽變督師命下公與母訣曰吾行經矣君矣待母曰濟
則天之靈也不即身殉公曰吾有孤爾撫之宋國內難也
母杖淚曰諾戈戢既極熱血成丹母子目眇露宿蛇虎弗辟
也幸遇赦歸長齋茹苦漸長子孫或曰母其晉之王夫人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九

再陳主流歎予曰彼或東而以涕家零或執義以抗王命卒
哉而母且異或曰奚以曰在怪嬰公孫梓曰問或曰噫婦也
男之乎曰殆于近之也殆于近之殆于其身之與嬰曰存孤
各死十五年內今公與母決二十年矣集範孤以有立見
泉而無慚此仁之至義之盡也弗男之矣男請或曰誌我山
誌矣母生甲寅十一月十九日少大司馬公十歲卒年五
月初四日享年五十有八子貞傳奉柩葬金邑大山銘曰
高且裂堅且勁精神貞輝翁赫骨難朽血猶碧予以辟易乎
巾幘

王母周孺人墓誌銘

余讀顏氏之推姑身治家之訓謂凡人修身立名猶築室斯
果生獲其利我遺其澤而嘆世之汲汲者弗喻也然此非病
男子事子婦德尤汲汲所以坤英含章要道與地道並
重明乎數終于才而陽乃窮于九九則不能有成其必藉陰
數之以成之猶不敢居也雖成矣而曰無成雖終矣而云
代終靈藥有尊陽之義而提之謂坤之德婦之順也故予予
孺人有慨焉孺人全歸周產也孺子東卿黎熈王氏遺事歸
姑質明贊見以孝聞其任野順公也縣縣羅蒙以賢聞篤生
三子未成人而遽歿黃鵠矣時天物尚艱他物皆跡母日以
幼苦勵諸子於焉伯天勃興仲叔接跡傷風言教堂構事起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十

規模已宏遠矣母猶謙謙若惕戒止諱言禍福禍戶內和外
睦早晏雍雍方擬長享修齡不期已厭世矣然生獲孺人之
利殺享孺人之澤子與孫不敢忘所自也里子無成而代終
焉與野翁相見于重泉不亦融融其樂哉予近以剏侶得觀
聆母之音咳因誌其事而銘焉母曰子十一歲享年七十有
一銘曰

山高浮玉月冷靈樞幽宮是宅天姥同遊總惟易歛金甌長
留紫躬藉庇綿綿優優

吳集卷之十七

臨川劉命清穆叔南者

補遺

傳

文

劉

劉於吳仲微眼鏡贊

懸象開天光相兩離經大文發鉞品九箇珠月珠鬼斧馳西
域曉烟霄照髮功父夜書愈燦長康輕雲可撥將以授副
星之子固是名之曰朝微

紫鹿多羅殿杖贊

此太常雲岑公扶老具也予今得之杖頭形類仙鹿

鹿鞍製筆

卷之十七

一

不假退移物角珠然紫枝雖節次則曉彼之人

地而之策板公恃烏藤之堅果足爭勝百耶贊曰

就雅登坤軸窠柳栗何入支可挂紫鹿下心鹿白走入寒林

兩聲雖摩害劇曉狀顯素羅待若狂身避銅環盡有窮

先刻烏因騰駒轉焉

呂仙贊

贊

瞻瞻終南千霄萬壑太白武功入雲縈紫至人棲真吐納日

月矚目澄潭龍安靈勃三世永凝九成丹熱軒轅授國鍾離

遺訣手拂修髯跳捐生戒一劍西風紫光挂西太華巖遊登

仙華越岳陽樓橫洞庭波濶細雨麟青欄醉題藥蘭東靈威

使使關玉蕭流韻金瑟按節鳴吹風疎花弄露結青蓮以
錫侍御拱關照龍紅堂紫雲彩列瓊樹長依綠綺臺鳴鳳路
飛鳧背獲盛齊城南翠綠樓前碧槐枕曉華香緒餘然起晨
監翠端蒨蘆許聲度我長生服並餐雲霞追及百年欣世職
攜手願僧同歸隱脫

十八尊者續海贊

潮潮濟濟非杯非杖算是九變得無象送君欲返洋令僕
望失却航子風波一様招手不答我在岸上

傳

青丘傳

青丘先生

卷之十七

二

青丘先生出遊周楚之郊二國之君聞之爭致千金以
以爲相先生嘆力不足以存周援於楚彼之也屢拒不能
乘夜出疆止於蒼莽之野天空木寂四望寥然方步月而歌
於狗聞之惡其音之異也遂發傷其足履行數里遇獵人
後惡形其食也并折其肱冒險披塗止于逆旅明日弟子往
見之曰意此狂愚與夫舍二國之專相而特立冥行呵衛之
不獲華聲之不著足以見侮於衆類雖於絕難而料也將
狗動盜以爲食乎先生曰噫嘻何則也漢也夫禽物皆有
其性情不能相與愛也故蟲之毒者必被獸之噬者必被
之攫者必被吾之不能爲彼奪猶彼之不能爲吾奪也將

之猶且觸之消欲成之猶且伺之既已不備不戒矣又
以一人之智限勝於衆類其爲智也有涯矣今狗之刺諸
吠盡之號者皆貪彼方顯其氣質之所宜而適遇其
我獲龍之而彼豈獨我親哉先王方洗馬更始則痛察不顧
所謂慈然拘適于其天而物無以腰其羣也

續母傳

續母者衛之桑間漆也與子司馬同族漆漆世掌天官自太
史公感天駒之精生于龍門歷代爲司馬氏母之經也亦有
房尾之瑞後徙封于蜀賜姓爲龍蓋氏字之曰龍藏於是漢
興已二十年矣帝自代來知母微時諸祥異事將聘納焉太

龍藏氏集

卷之十七

三

后聞之色喜躬治帷薄以待入遂頃之爲薄太后云方春時
和帝即皇后玉宮世婦具剛禮禮迎母子如入宮遂大親幸
母得幸而司馬漸棄太史公因星變與田日臣與龍同族今
母驟寵貴而爲族漸凌微矣帝曰朕將樂爲之歲遂家而幸
及帝所御懷夫人性素樸見母稍華歷更嬌爲僉約以上承
帝意帝果愛懷夫人而母愛謙遠出恭鞠時母有子曰科
人因諱國稱爲龍藏氏母教族俱與夫人與夫人恩賜乃
外結洛陽年少麗華等私寵與止書謂今假俗奢靡人將
望被文端而媚優得爲后服帝飾除以指切懷氏帝弗然
於是計無何竊議稱此以爲母侯侯公孫上進食之母藏氏

臣等無能願夫人忌食孫不可解後內侍傳臣等布衣衣幸
嗣通之子曰管音並得出入近帝管乃出怨言謂帝少恩專
任孫母子而管就棄捐其寶絲等者黃及應少素守也時布
守河東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尋賜罷布建白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冷罷臣此人必有毀
臣者蓋疑孫母子之也帝聞而病之稍為搖動復厭母終
終思累色漸衰甲起歸召之母抱孫而泣曰妾為國捐軀
賊已盡矣陛下以妾非貝錦故置妾于理求不將賊感之雖
常與臣共辭卒趨赴如歸帝乃惻然有異後孫歸不廢然
終以母故抱快袂無由發明其福一旦天子幸上林皇后復
左操原更集 卷之十七

夫人從及生即署長布席孫積前慎引却慎夫人上因變色
以諫曰今陛下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可同坐哉獨不見人
承乎且陛下幸一慎夫人而使中外臣妾不敢曳裾于地臣
恐天下將效而陛下德意上於是乃悅甲朕賜孫言辭經
緯徒亂耳今釋之其純白臣也使朕願願有消遂拜賜母
封邑而孫愈尊顯任職今上以李陵故怒于祖孫師下中平
毋待罪之舊望如孫追季冬且不可測居久之孫思母過和
之德并子孫繼知也差以自慰遂得不死云
○謹食此食
太史公曰嗚呼死臣之際難言之矣文帝好文好武其馮異

而文母伯以嚴免豈非命哉爰綴變色悟主以純故其後
紹為今无盛者為羅氏叔段氏有紹氏宿沙氏凌人氏九
氏而再為皆出於有峨氏

子讀典中緒先達條母傳維以王文格公之巨手擬諸毛
穎始有問焉吳勉菴先生得意僅數筆耳其餘紛紛續傳
則漸不雅馴矣暇中戲遂成此快前人之未工忘已事之
若拙于何辭焉

雜文

密怪彈戲文

今有龍致盛英禁族阿衛處所負利軒陛午朝飲露餐風
虎豹獸聚 卷之十七

修松棟桑花標葉低節節而漸天下于結無幾生靈盡陷
功高若斯勝勝幾矣其意爾等受降細腰細腰持足原分異
類殊視同甘宵竊氣凌虛謀殺此蛇蝎藏於家腹猶云地宜
蟻蟻成于炎花亦從氣兆惟在極盤頗爭脫強吸我髓以開
爾骨肥則肥矣進夫少以進人欲危乎此蛇蝎藏於家腹
投千股網今張月旁商斷戰事防身

甘羅獲頭條竹文

不意勸臣小臣特進策青練使甘燕泣辨臣聞爾精勇非
強為之不若矣取進惡弱惟爾斯威願物無情而求辱行以
美而見補未有憤憤辭毒碎者況心如臣今日者也惟願凡

所形依古為天入闕求被同功後及川秦并黨繁會白
高權權指鹿為馬迫扶臣祖代加覆庇祖雖柔懦立發奸
懼屬秦抗竄樓閣數愛及臣身風承門墜之葉盛茂差此
相容懷自歎空效衛綏顧影翩翩未論進執不意今月某
跽伏舊臺忽聞涓川修竹結廬應加臣無罪橫肆押彈詳
請奏陳請臣攢重布影獨見瞻殿去萬難賦形悉化陶劫仁
自義正資生大情計臣敬拒不越尋夫有何蔽隔獨礙乾陽
彼若木一校旁垂四圍山林畏佳百圍囑陰比跡繁倫無
何極許朝臣無松栢佳之心更關憂勞陽之職臣益憤
此處口惟報窮品藥萬謝榮落而時天不為惡冷而報冬
虎張東集 卷之十七 六

不能發冰而驟獲臣獨能微歲寒責打忠淵光全商市
節應虛洗雲散量臣身與分貞蛇竹難聖明時剪剪收收
搖曳障蔽實繁臣獨何年偏難難於已可竹指射將勝
之溫引杜若膠指江船非危非與難等火片江鼻大職
雖獲獲獲何情究昨東盛南直相繼繼竹等難難難
開推委稱難難有病病一執難難難南直白正計金難
進在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其不知難本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是乃朝師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其最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不意積毀頓棄銷鍊今遭誣在理影跡交戰此不勝孤
惓惓雖報國心長操持力較是以臨風而結對雨而悲鳴
也乞加推勘宣明昭枉母令偏辭得蒙聽覽 帝受教君
臣臣獨文其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易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可與此文較 亦也其其

靖業蟲文

黃葉方稿秋氣初高殊茅而開細龍墜隙而布並毛遂
圃寒葉滿畦餘餘色英毒木花奇芸草陽華菁重具區
苑本集集 卷之十七 七

謂之謂及想鶴鶴以微形小鳥無散難難難難難難
類騰騰或閣下之翠荳尤股有恨森處山之紫藤折鈴無英
臣等賜泰皇玉節之靈司少吳金天之約乘無射之中律屆
商風而殄瘁怨穴熱之不俯悲懷介之未結源九達而伏園
習五兵以相角宵坎拙而行火補蟲法長露流而攻藥凡毒
藉其日出則無及矣似候戶而馬銜類拒睛而鳥啄蟻蟻不
非予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逞放櫻瓜士之鋒銳甲爭殺將齊熊耳之嶽蕤薨息鳴趨
戒離蓋既抱茶根豈容復依桂華妾侶離強強難難於鵬
自爾唐梨宅邊羣羣妍媚青紗徑上於非秀婢莫茂正芬
強滿弱朝若暮難實繁花的細雨夢回動鏡歌於秋時西風

說

師說

師道之弗尊也甚矣。予滿跡於茲也久矣。求其至要在於問難。鐘鼓鞀輅亦必叩之而始鳴也。若弟有問。非師之博於古者弗能應焉。弟有難。非師之情於解者弗能給焉。精矣博矣。而爲之師者猶恐恐不敢以自恃。以此知作人之難也。蘇氏乃謂知其九而不知其一。不如指一之不可測者也。此自欺之學。豈可爲訓哉。惜文中子講易白牛之溪。其徒辭牧。可哀。

象之過多。旁有負苓者竊聽。對曰。辭之多。豈世文王病。病於
伏羲氏乎。使義卦不盡。三才四序。其不立乎。白物萬象。其不
生乎。文中慨然失次。及詢其奧。彼且負苓上矣。司馬溫公鵬
宿鳴條山寺。引諸山史。想章論以孝經。而講康人章尤詳。中
有一人詰曰。自天子以下。皆末綬。毛詩二句。此章獨無何也。
公與然不能盤對。但謝以其實未嘗體驗。及此。獨二程初入
西川。見籬橋匠人。檐內攜有周易。意頗輕之。其人即曰。夫子
繫易。獨以未濟爲男之窮也。謂何二程卒然爲其窮。因叩之。
答曰。三陽皆失位耳。遂深禮之。夫諸賢皆一代真儒。而猶乘
其所不知。於山農末藝之一得。竊恃其宿望。偶有臆測。即以

混沌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此至言也先儒每詳言之言之不足而復連類引證以深明其所以然而於事類之應者紛而無以要所歸學者所以遊病也即如論及于天地而曰天依地地

虎溪漁叟集

其氣使然。而氣又何所窮乎。至云混沌之分。輕氣浮。而重濁下。小蜂蕩漾。若水波然。似矣。至舉高山之有螺蚌。又何迂也。夫山巔之有此。亦偶然耳。依邵子皇極所推。堯時當乾之九五。今已入姤。而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過半矣。更歷遊不。既而天地已閉矣。豈有混沌不朽之燦亮乎。況今海外倭肉。有生千石鱗者。是靜而胎動也。燕癡或化爲石。是動而胎靜也。大抵天地之理。變化不測。莫可端倪。不必強爲附會。或乃爲眞解乎。

小人

嗚呼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原夫陽終於九而遂用九陰終於

世而僅用六曜夫小人之淺長過之使不得適進也故失手
之酸醜不負其與之爭藝彼之氣勢倍於正人而後敢以仇
求正使以不忍而難其緣求有不為其敗者若乃獨尚乎
中行靜伏以俟天意之自定可也即不然而固吾君子之或
乘隙以除之可也吾觀今之濟惡者始皆有特以不敗及不
旋踵而潰且決者固或堤之也或問小人何以至此予曰不
觀之山木乎豫章枯栢根深固歲寒不彫其餘柔脆之種
被葉雖茂而不實已落矣今之小人或悔斷無耻或陰謀
終匪其外夫甚且人倫道喪引鏡自視乃反道以誣正人
則其根株能不頓成朽腐乎君子深此惟索身自修使遊氣
虎溪漸染集 卷之十七

讀書

今歲讀書山中始覺胸次浩然於若有所得一切家累之
窮苦境遇之憂迫淡忘之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因憶予立
年以前所志在功名而屢試不達則不能無憂其後却復使
而就躬耕亦非甘于所就也則每私制其哀怨而不敢明言
以告人至於今而覺兩慮之俱興但知有年有盡真我無窮
聖賢原於貪賤愚難非常所遭之外留有一片餘地以待聖
人之探取或至焉或弗能至焉而究之莫之能至者則亦不
與之言也吾今而後亦相安於無言而已矣復何求

即略

世子偶入章門以白版榜筆時二字懸之通衢予見而疑之
以為凡微類者必以某倫金龜筆子時則非其類也開田之
各有曰苗者矣有曰畝者矣惟夫既農既業耕種治者則曰
晴今子概以筆任之若能使頑為犁乎使管為軸乎能含痛
而浴乎抑揮楮而割生乎將師宜之奇不懸帳而懸諸伯
英之妙不臨池而臨猷乎何其操理之悖也黃子曰吾荷
鋤以擾或不得食搗墨發作斗大數字旋易粟以歸筆之為
晴也捷矣何以相非也子益曰否否此非子之謂也子方投
筆索翰得慕道侯果欲選長和之粟則合修乃戈于勸乃司

虎溪漸染集

卷之十七

上

乎長鎗具在安事毛錐今既投之以為名又欲收之以為利
此其罪與商君廢井田復思開阡陌等諸子於是怒曰噫甚
哉子何滯於所累也子知筆之造端者何人乎乃吾家洪軍
之所始也此其人帶甲則有萬里長城則五千里名震西陲
功絕後世威靈懍矣文且彰焉筆亦何負於晴哉子雖執此
以終私為容讓子于是听然心折曰誠如子言是果無以易
筆也惜矣翁翁有筆晴之書而荆川為之序今吾子有筆晴之
物而漁叟為之說其實則異其名則同速營研龍吾猶老焉

論

以分合為變

多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正哉而下言兵者雖未能以本乎仁
祖乎義而要其運用之微必有不可端倪類夫環之四周者
而後可猝然以待應苟知已而不知敵和衆而不知寡知其
一而不知復有其一焉寓之於無形將何恃以立國哉孫子
之論兵也以分合爲變變之爲正乎抑變之爲奇乎夫用兵
之道合則強分則弱似宜合而不宜分然合僅守常而分則
莫測又似宜分而不宜合要之無定體無定勢順其所以用
之何如可以分可以合變之善也可合之以爲奇正亦可
分之以爲奇正變之善也嘗觀之古矣有合之而變爲正者
秦人穿國之師以宿將御之而却却立拔不必分也有分之

卷之十七

五

而變爲正者魯之四卿並出而晉而衛而曹各分一軍以禦
之而齊遂乞盟不必合也亦有合即變爲奇信陵八萬之師
倏忽齊人之所有是以結隊而前敵圍困之立退焉何嘗分
也亦有分即變爲奇官渡之師曠日持久而不戰先分兵以
掠其輜重而敵遂瓦解焉何嘗合也然此固各自爲陣而言
也若夫即一陣之中有合而有分或奇而或正可以利則進
亦可以不利則退其惟城下之師乎元戎合全軍以壓其後
而左右之偏師或分之以爲費將軍或分之以爲孔將軍以
此壓項而項竟蹙矣若夫合之不能正不能奇而卒以取敗
者持秦百萬之衆所以盡墮於淮淝也分之不能正不能奇

而卒以無功者宋人五路之師所以難制夫西夏然其所以
恃此者雖云化裁之善善惡折也而非仁也謀也而非義
也後世之師即太遠乎先王之道乎原其制勝亦當以在德
爲本

大學問道

古之善治天下者非於天下治之也有所以端其本焉有所
以執其要焉正其本而大昕之鼓微宜親也執其要而南郊
之士負宜慎也親之以育善而化之所及者遠矣慎之以訓
漸而後之所垂者裕矣三代久安長治而無變官勳色之譽
皆益于成均之學爲統統云旨哉大學之教賈氏以問迪焉
孔溪漁樂集 卷之十七 五

先也義何昉乎自昔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非惟大學然也
然司樂司成之任惟大學專之司成司教之職惟太學列之
師氏保氏之設惟大學尊之雖天子之子與公卿大夫之子
其學則同而其教則異故御左御右敬其官也惟天子之子
則然而他不敢與過關過關其趨也惟天子之子則然而
他優異是至於由小學以入大學則教之義理以養其心而
非鮮無由入矣教之詩書以教其治而偏端不足尚矣又
夫學明德尊者以爲之師白與之相迫迫夫德業已成則雖
習之以文采亦以養其目也習之以聲音亦以養其耳也習
之以威儀適之以歌永亦以養其體而怡其氣也廣廷之教

則初直溫寬乘無非由此而成矣。雖文之在官而問安視聽
莫不由此而著矣。休哉何道之隆也。後世不正其本而事
于末不執其要而復務乎煩則有任之以術數而惑流于偽
矣。誘之以刑名而更流乎刻矣。特何以善夫所治哉。若夫
雍之地時修祖訓之儀使夫胃子之聰明得以流通。禮樂
之漸進于中和由此推之天下則凡家有塾其為家之長者
得以訓其德行道藝焉。黨有庠其為黨之正者得以掌其政
令焉。治焉和有序其為鄉遂大夫者皆得為人之師表而發
號施令無非教事之所數焉。而其原則始于太學大學則先
于承師而問道是豫教之所本也。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古

策

圖書

自伏羲氏王天下河乃出圖。遂因之畫八卦。其後龜乃負書
逆轡之叙九疇。說者謂圖出于太古。歷五世而洛書始興焉。
故易知數聖而象已著。乾陽神而數不傳。意者圖為是而
書為非乎。自漢儒孔安國劉更生輩始條分其說而磨索諸
儒有以爲神廷設教者。有以爲其理不真信者。朱子又解二

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異。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
而不可躐議何也。況圖之數終于地十。疑有偶而無奇。洛之
數終于坎九。疑有奇而無偶。易之數推于太極而乾坤之位
乃定。乾之數以初一而五行之體已彰。得無疑其異理乎。
究之匪異也。圖終于十。非有偶而無奇也。洛終于九。非有奇
而無偶也。蓋圖以奇為體而用則存乎偶。書以偶為體而用
則存夫奇。一陰一陽之謂道。至于生生而不窮。若夫由易有
太極之名。此孔子之言。義文未嘗言也。今觀河圖之虛中而
得太極之體焉。至于洛書之虛中則亦猶之太極也。況易之
全數五十有五。而書之五行五事也。八政五紀也。皇極一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五

三德三積疑也。而庶幾十也。福與極而十一也。合之亦五十
有五也。故說者謂書即圖而圖即書。則先後之異數不必疑
而奇偶之異量不必泥。顧用之者何如耳。吾謂用圖者其始
于范子得乎乾之爲元亨。爲利貞而因之不息焉。則全爻可
以具舉矣。用書者其本于皇極乎。得乎極之所以爲皇建焉。
故錫而履之以不失焉。則成數可以畢該矣。反象以歸十理
而理亦虛跡。反數以窮夫理而數亦末術。由一身以達天下
貫古今。雖云變化之美。測所以神而明之者。豈非存乎其心

試

朱肯

或云宿煩夫河漢子公野為益州今河內上黨雲中其地
此向之三黨而縮者全且一度而虧矣蓋經年分第平九
對肅有虧而不開對肉上黨雲中其地有虧也固私則其所
由蓋參宿省西方白虎之宿子象為金戈主斬伐故黃帝以
參應七將軍今字內則戰相撞者數十年頭顱斷落于荒野
未即判解于重巖仰觀參位明潤踰于數倍大肩既吐其角
芒左足漸入于玉井中央三伐餘釐爭鏖則宿度之狹決非
宿度之狹也必參宿旋越其常分失之于太濶則此遂覺其
狹耳志此以備愚者之一得

表

虎溪漁叢集

卷之十七

表

擬釋奠

有遊開天於鐸聲而憶齊無為應世時廟宛而思度禮頗增
于一牢駕似煩于萬乘麻德雖裝龍勢勿替臣等竊惟座分
上下二帝之禮秩依然序列東西三王之規制如在安六俗
于司徒惟教教化繁九兩于太宰厥重師儒所以漢章登閣
里之堂肯大會其男子唐宗下合靈之昭嘆未有于生八漸
此仙達風高澤宮恒鞠為茂草於焉成儀口既泮津誰從焉
采薪遠使鴻都宋學多引匪人兼之異姓小侯偏崇外戚宋
有節今茲蓋伏遇乃文乃武不勉不思天豈既縱其聰明人
稱允作為先居匠匠鬼釋東萊猶致家丘之請何以龍飛而

而安職素王之尊乃猶聖不自聖視身以先西去國之將
益滋恭甘紅駕次獨宜使使黃龍見四科士哲求成其德
陳清道信五經六藝之知歸格而齊齊為萬民之師
大所親學之事禁故而教陸載道之規至矣善儒之為臣
等詩書無聞博約難誇佩一言終身仍漸端本慎始即論
尚懷錦王幸值聖神之代欣逢酌獻之風伏願大哉冠冕古
今遠矣賢於堯舜觀曲阜之禮器授鼎書為茲於孔壁之中
清泗水之波瀾獲山經海誌于禹鼎之上從此配天光宅揚
聖道于方升代照德離頌皇猷于允塞矣

擬耕藉

虎溪漁叢集

卷之十七

表

叩詔祈農美靈心于陽澤寅賓秩祗肅盛事於芳阡曉候
而載青旂喜溢東郊之色駕蒼龍而治錦籍榮添西苑之春
上下交營井疆膏慶竊惟八政之需曰食九職之任惟農食
既為民之天則服勤宜力帝既作民之主則董率宜先所以
晨正農祥睿慮每周于綠野土膏現動皇心用戒于朱紱商
高宗之於稼穡無不備悉其製難周成生之於農耕莫不自
致其谷茹迫姬室情千載之勞而後發公建棟漢文樂出惟
之義遂使賢生上書賜三輔於嘉禮傳萬歲之報九穀以興
成軍徵實效未有如今茲茲伏遇德惟恭已政在養人恭維
皇以參天工勳事後復因未報以布人起智聖神農事念勤

法吏常修遠及私而武被內地之且舉預育公田乃令向師
而清毒更動野蠻以掃路殺種更在紅敗項后妃猷備殖
之金料瘴癘重毒或推或阻難就九維公使卿大夫縱舒
庶民以終亦曰萬民自德是印神及爾泰後善德愛善人
以知依罕見五鼎鳴鑼草為地痛如何敢九難易師得勝得
賜以歲生臣等冬耕無益獲畦使勞莫辭兼嘆千中田誰理
服訓于下限忍饑而持難制紙止之空餐重果而府期飽天
差之美祿伏頭神行下里不憚窮難之是恩誠方州偏照流
亡之屋從此潤業津條者附裝而彼實難露夜見罪則則
應並盡將茂金芝于九蓋嘉瑞長藤并產木禾於六秀矣

廣德縣志

卷之十七

人

祀文

祀後漢廟王開祖太夫

竊以昭昭湘水限而朝宗以北流浩瑤變靈變而由
惟風物之鉅觀致文殊以通皇才便靈修忠彰張而伏惟
管然凝降妙歸和事預含美巫幽陽陸離四無匹驚風露風
曉拂恩蘭香最昭國族并李和義修郭奉求賢良且后新施
能象苦胡繩繩繩此貞剛從荷求良其華滋年自同而新初
促憂愁凝凝則猶在九歌九辨發哀傷充耳奏如候限喉痛
萬間風雲所將垂涕然解解操操霏霏椒醴墮寒江水邊捐
袂彭咸望白蘋望望中失東君河伯近龍堂星旂雲旗五

邑車俯視境茲蘇冀張招來幽魄羅情張露雖肥脆拒救嘗
凍飲寒蓋羽羽屬顧君歸安術遊步新國可也神降
萬升散傳曉

祀劉訪伍相文

竊以尺經地補神幸感靈於華心靖難國刊貞忠素篤於冥
個倘父仇而不報龍劍空彈縱君道之弗終鴟皮甘載恭惟
兩間正氣百代英風痛為地而為蛇辨盡人與鑑水慨自艾
陵之寄捷究爾爾爾則無功信指鄂之行成我師不戒委華
登於簡服敵國開謀莫莫矢高插弄股掌之上炎炎日長誤
信倖臣之供孤埋土而孤指浪市美言欺駭矢而戮奔終論
收執圭有命今圭有命誰是辱王蓋中人舍虛中人豈非窮

廣德縣志

卷之十七

人

士困風爭向義代馬之寒對同病相憐靈驚為以期集負機
奸孽隨之也烈素入即無徐之義無利影東吳悲搖搖之憤
其故激激斷斷花春之清聲伏望剋池未冷顧為素車以長
臨夫椒其志幸乘白馬而飛渡

賦

楚辭賦

吳姬將年而歸於君家趙地。妾住淮西。照珠簾而婉變。步
繡閣而綺疏。泛明綵於珍佩。歌翠黛於修眉。曉花晨而莫
逐。合歡而入。醉餘流蘇。紅寶帳。醉回羅之金危。約信誓於旦
旦。永白首以相宜。歲暮年分。代謝。四方以安。家如辭妾於
中。間旋鵲。歸於風沙。立驛門而耿介。血尸逐而豪誇。天子策
勳。幼教。麒麟。羽剪。大如。錦袍。炫若。門閭。鐵戟。肘前金雀。侯封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得歸。廣庭。虎溪。落。晉。建。梓。離。而。評。衡。覆。夜。而。催。花。春。風。有。傳。金
屋。添。衣。夢。憂。更。酌。牙。情。津。流。鶴。羅。促。坐。月。謝。烟。波。并。欄。芳。葉
驚。綠。駢。羅。珠。象。羅。錯。用。網。網。於。歡。歡。相。懷。忽。而。中。斷。惟。推。恨
半。月。墜。河。低。無。憑。減。彩。飄。雲。泥。泥。結。恨。香。散。白。楊。絮。飛。落。襟
雨。膚。寒。骨。消。肌。江。細。哭。而。難。放。溫。席。死。而。不。歸。葉。高。臺。之。翠
瑟。絳。曲。室。之。流。黃。掩。離。離。之。綺。帶。家。來。網。於。珠。簾。失。山。額。之
獨。舞。秋。鷗。偶。而。哀。涼。分。驚。驚。今。銀。羽。別。鶴。怨。今。翠。翔。芳。花。媚
兮。難。親。玉。釵。冰。兮。難。雙。皎。月。明。兮。獨。照。金。釵。凝。兮。長。長。長。長
盈。引。錦。勝。成。行。空。嗟。絃。斷。柱。惜。金。香。隔。雨。巫。幃。卷。衣。素。床。感
仙。側。子。弦。望。滋。澁。盡。于。帷。房。等。王。嬌。其。已。嫁。餘。青。塚。以。茫。茫

似文姬含遠道。徒悲憤而浪浪。羣中伸而臂。子。莫寂寂于空
閨。顧于。心。其情。終。終。不。渝。乎。初。期。思。先。君。而。情。最。難。弱。思
而。聲。散。聲。終。終。而。可。碎。數。滴。清。淚。滴。清。淚。何。情。之。難。俟。失。身
心。於。其。遠。雖。絕。腹。而。不。相。更。東。腹。而。堪。幾。步。少。原。之。荒。思
痛。切。於。簪。蒿。沈。盆。瓶。於。簾。下。抽。緯。經。於。床。烟。夜。母。積。而。延。李
委。氏。泣。而。歸。齊。比。微。耳。之。冷。女。亦。斷。腕。如。凝。妻。咽。血。以。號。紀
傾。正。色。而。罵。喬。喘。感。恩。風。之。梗。概。深。道。韜。之。嚴。辭。張。報。怨。於
強。寇。而。釋。急。于。重。圍。其。徒。自。秀。勁。幹。方。垂。母。通。露。露。母。指。煉
寢。室。青。樓。而。却。步。見。治。容。而。過。飛。拂。塵。鏡。而。朝。淚。倚。角。蛇。以
肖。帝。守。平。平。之。故。劍。戒。朝。朝。之。易。暮。侍。壯。夫。之。有。後。終。奮。翼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于。通。地。金。與。翠。翟。之。玩。魚。龍。雷。馬。之。規。滴。博。山。前。之。黃。雲
路上。之。碑。反。甲。乙。之。策。建。成。已。之。旄。班。歌。鐘。食。邑。秋。進。封
後。將軍。既。賁。捲。土。來。勢。問。吾。家。之。老。婦。亦。飲。飲。以。舍。給

火眼賦

恭。承。昨。子。曉。矣。雙。瞳。淘。洗。洗。障。推。霧。出。深。憑。高。眺。遠。秀。外。惠
中。謂。吳。門。之。可。登。亦。姑。衍。之。能。及。胡。勾。漏。之。丹。砂。漬。山。梨。之
兩。曉。頻。櫻。桃。之。色。好。帶。脂。而。雨。漏。不。淨。奚。幾。無。要。易。泣。汚
紅。粉。之。羅。巾。綠。青。衫。之。素。烟。煩。朝。潮。而。暮。暮。勝。駝。峰。之。腫。集
望。遠。山。如。無。樹。瞻。斷。岬。而。若。移。日。重。輪。兮。非。瑞。天。高。朗。兮。嚴
凝。怨。關。山。之。月。黑。帳。驛。路。已。雲。迷。秋。毫。大。於。馬。體。隨。翼。等。于

碧水鳥之嘲嘲蜩蟬怒而憑磯似龍蛇之偃翔微風起而仍
波輕杖撐而能揚飛兒童之聆聆削木梯而操航駛漁父之
作樂乃酸鹹之宵行成樓馬之頻頻欲涉坎而騰驤下薄惟
而樓快嗟暮氣以憑傷懷亢床而蕭蕭龍烟水之蒼茫魚
遊而近釜鹽不銜而來堂抗泥淖而沒脰乘輶輪而循牆習
昆明而可戰戲滌寒而成狂既寢濕而非處豈醺然之可若
予胡爲其汨汨兮匪溯秦川之曲采兼葭之蒼蒼詎伊人其
弗迪而宛然在此中央予將微棟橈而爲簞兮續胸索以傳
戰聲覺椽而事機兮卦非希以成運汎流先以上下兮駕鸞
清之涉河沂黃河而窮源兮捫昆崙之曾峰覽江濞之浩瀚

虎溪漁樂集

卷之十八

五

兮空峽峨而上從歷遙海之龍寂兮探幽島之奇蹤蛟人出
而獻琛兮神驚俯而飲容盤紛紛其鬱悵兮其挺惟而未已
萬長虹以爲梁兮落咸池之碧止折扶桑之遠條兮構雲樓
之一葦天雞叫曉而不可久羈兮將與縱觀乎牛津迂蒼姑
與織女摘羣星于碧落兮納二九于懷裏飲沆瀣之潔冷兮
濯銀漢以容與瞰齊城之雲漫兮倏散燦而聚蟻問仙姝其
誰同兮予有道兮交爲李李仲美撫斯景之良難兮敢敬陳其
終始

乙未春偕黃州門人蕭受止及亭兒卜齋會城之東
湖正決旬驟雨凡席俱浮聯館李仲美兄索賦此篇

亦以志一時淫潦之苦也

英巨山中紅葉賦

染就三秋面，面勻機杼。綠女下彤雲，仙人嶺上芙蓉帳。碧
簾中，石榴裙臨水綵鸞飛，未起自憐，自舞還怕。喜翻然燭翼
向寒闌，零星大火流丹黃，花應減，露霽幾推頭，霜中而
後，頰相見，柿下楓前，第幾班。記得桃花，東馬路金鞭，繚絡
無數。如今照野，動騶嘶千山，萬山仍故，故才人莫賦白蓮亭。
好鳥休啼，鳥相樹月下，曾聞吹去。紫簫聲前，又見飛紅雨，何
處交河，萬里情不堪。幾葉到離亭，凝烟墜露，紛紛下朝隨龍
行。蘇太華丈夫有恨，在天涯，血淚盈盈同兩濕。

虎溪漁樂集

卷之十八

六

就亭賦

有開山之別墅，蔭深窈窕之世，精寫草堂而櫛最探，窺妥以通
淹攬杜華之風竹，更葵秀而陰添，就渭川之澗，窮寧庚園之
尖尖，但寄懷于蔥蒨，雨游意而中伙，忽緣階，泥漸歷西軒，任
步拾級，有亭翼然，廣不尋丈，制並茅椽，欹奇表裏，百態環砌
窮遙峰，而色阜，瞰秀壁以澄鮮，緬羽人之絳節，拂丹霞于怪
伶金堂，誰開玉戶，誰延仙芝，乍長雲，噴淪然，晴嵐若滿，潤澤
常懸，雖隱見，吁露，竊寶聲峙于綺筵，結遐想于物外，幾好漫
而忘言，若乃通衡，襟雄俯，現陞趾，金川漚而冷，冷蕭水注而
瀾瀾，勢若抱而疑，拜端欲逝而旋，泥堯，衝瀘以揚波，亦澤注

而環花飛帆落影以浮杯橋高利翅于橫几賦筆聲榜聲
把回風緯緯纒纒懸弦吟磁乎屈屈別有野寺鐘寒暑得
纖荷春平晴早未晏市出入交如誰知傾委泊飲思而及
忽矯首而遐矚且扶桑而采暎夕咸池而光胸倚蒼苔而
碧絢原野而凝綠按銀浦之流雲捫玉繩而在握控五嶺之
巖烟悵三江之禹柏乍戲鴻之颺霄欬文螭之走陸遠樹散
其繁葩修竹叢其樸樸紛紜糾以候顏成竿眠而麗目信可
以蕩累頤物娛衷散願者矣然其始也久蔽虧而未舒動使
君之締構造筆言而已三始瞭覺而飾筆事無意于謀新力
不勞而進陋乘倥忽之暫休將陶寫于邂逅或斟醴以焚枯

尤在德興縣

卷之十八

七

或命侍而嘯舊樓冠似于青桐與鷗鷺而並轉時刻燭以分
吟并引商而獨奏以視夫印水有賞心之建河南有婆娑之
名創臨臯而跨瀝侈壯虹以披判宜翫雜還匪暢幽情詎若
蕭散之托淡泊之營哉當其雨霽爭鳴風翔時下則于美之
滄浪也新條漸柔佳卉欲榮則編明之集芳也明月入琴新
篋盈塢則又輞川之臨湖也况遇閣而暫佇蔓沙草于荒洲
南徐之豐樂之勝白蘋鮮藻公之遊值風期之適藝每無物
而先憂濟凡民以匍匐酌後深真沐將則茲事之取義也深
矣而豈僅登眺之是求榮竊况乃乃援昔辭而為之歌曰清
江見底草堂在思渺渺兮予從遠冷風兮徐來開榜兮時對

彼薄飲隘為不足居者而豈知輕覺于無外

門亞賦

峭境之沐飭息而生看構之痛草附而萌因星旋騰成
高案爾無因果化則然晞沐朝陽解衣勝勝騰線上下燥
方作神女難極命附其藥始細纖之費勢旋蔓滋而橫辟
垢賦以成形掉爾繁以爲脚吸黃龍以治瘕頌阿房而縱樂
始入李虬之夢終作金子之惡心北陸而進首依坎體而盤
躍主人示客曰此物奚至其徒實繁潛極縫以代穴循肌體
而相殘吮一腔之熱血供屬吻之餐餐關算驚手臂寢鑽刺
遂于宴閑所以西京之士或烹肝而作賦三秦之傑亦編摩

尤在德興縣

卷之十八

八

而後言巧夫賈于鳴鶴以于舉夫最錄聚小子黃門之首弗
紀其數遊大人白練之師莫識其年荒蕩剔以無依兮而除
奸可喻嗟介冑之偶育兮而黷武堪憐憐其股駢其足則
相襲而會經御覽莊太宰而遂沮君前觸朝雲之運瓜等嬌
動以俱盡信商君之紀政與五肅而齊編賈觀覽于下體亦
滿瀟于刑綬幾同情于子羽詎君孝而平然棄棄乎結產龍
池之登軒軒乎高偃曼論之軒其情如雲雲若峰峰下船
侯之捕莫裝江令之轉雖龍圖之騎養誰爲爾耐狂律師之
殺撲孰從爾援但剪惡之務靖豈斯類之能延北以南山之
勁柳澆以曉麗之溫泉湯浴既具拉帛連隨客問之曰子何

期之俠也從來以小視大者不盡以大視小者不明自吾與
于一受其形于天地惟能不物于物而後凡物有待焉既蚌
蚌之皆生豈此蟻之獨窮任鳥飛于蒼茫遇獸走于荒澤食
栢者縱其香處頭者聽其黑狗萬類于勿傷不愈悠悠而自
得也哉予佩斯言爽然若失果物理之難齊豈及刈之可訖
惟察已以預防斯遠然于大化者誰復冀為予族

虎溪對菊賦

別處黃花低一叢此中繁會更何窮黼黻文章爭雜錯方憑
枯枯擬天工曾似天工好帶露披韶藻輝煌驚兮五色雲蝶
徑迷兮三曲蟲對鴻羽之翩翾見鴛錦之相抱戲玉繩而成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九

同棲金雀而若嶠別館白雲之羅羅舒紫骨之采比海雲而
競妍映水蓮而並艷艷紅霞之於笑笑金鈴之瑣瑣天與太
真之名地占鄧州之關其餘繁結幹傲冷疑霜根移北苑
露飲南陽或秀危隴或燦紅牆藉藉星鋪曷其有常况夫木
葉落而心悲寒花吐而色喜或倏倏而倏榮感物態兮獲徒
今年看菊到山家科徐楚楚亂于麻惟有寂寥陶令圃偏向
閨中服九華

靈谷醉月樓賦

夫山雲彌石牀細響于鳴絃黃橘驚涼應商賤而舞
舞况景物其會音韻徐通者乎同人天別于樓志同

居賦詩飲酒羅菊分葩色類于香山鶴鶴不樂

而翔集頤而樂之惟此覽之勝希焉乃關後學綴以

高覺樓成而名醉月靈谷在抱而俯瞻倚靈指峰環

列而若螺若磐每朝凝凝合則烟樹霏其英又露沈

輝則星月皎其貌斯幽人之別致也乃命予賦其事

宜知太冲有構非假皇甫之靈士季多奇罕藉嗣宗

之論况予與子沉迷醉夢不忍獨醒第當廣謀趙榮

登斯樓也則銜玉邀侶帶影徘徊母令明月獨舉可

耳何暇登長沙之堂而入文園之室乎願乃賦之以賦

曰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十

旬林之茂嚴兮紛頌翠而徑尋勝靈山以類秀兮鬱崎嶇
而辟壑兮分五嶽于地軸耀三神于海濤司徒陟嶽而考禮公
侯披榛而覓陰受關中第遠建名冢珥華躬于帝里屏翠愔
于陟斜還玉闕之如覆龍松林之鼓笳泊乎時移光靈宋歌
士服舊氏人歌全節駕莽帽而虹禁起并輪而雲列曙紅歌
而著書掃殘霞而弄月臥元龍于淮海招越石于群游掛兔
屐於扶光浴東沼而南出聽朔脫于三五憑牀視于初東登
重樓而極有倒玉缸以沈鬱攜元暉之新囊移休文之舊律
既得句而人驚首遊思而自悅范于情其失俗兮符鑒途之
落疎畏凌雲之象豪怯冰臺之蟲蟲冷鴉鵲于荒烟泣鴛鴦

矣。西塾先生曰：咄嗟乎！言幾誣也。予不見夫沼渚之魚乎？方依藻荇，即謂酸醢，其功載者薄也。若乃縱意滄海，出游洪濤，舒首尾，奮翼蹏，芳餌不啗，從容如此，雖十牯之投，豈能鉤索而致哉？吾與子道通水澤，暇善藏竿，摩土以代食，訓侶以給饗，可矣。必欲聚好爵，刻朝榮，雖欣志概之攸遂，猶恐憔悴之或隨，即欲揭貨俸，貨鹽蔬，豈可得哉？求塾先生瞿然始覺，曰：言哉！予言宜賦其事，而塾先生遂稱管。持曰：粵虎溪之東注兮，環流水以清決。擅靈奇於天表兮，萃偽文於玉堂。（名）東塾且開，童齡戲道，旅進縉紳，小子有造，經明三字。詩苗千家，顛倒天吳，小大羅亞，西塾晨起，襟連壁列，諸子胸襟。虎溪漁集 卷之十八 七

粵重光之獻歲兮，駕千帆以東進。涉萬湖之恬波兮，乘桑桑之環洲。望大別之崇崖兮，朔曆漢之窮流。拜安陸之原原兮，界峴首而縵舟。過張公之遺祠兮，先生之祠五王之舊謀。予習池之歌吹兮，樂山簡之未休。旋寓寓於襄陽兮，志憑瞻於遠鄉。泣不君於儀相兮，恨之德其於隆府。白沙而瞻眺兮，兼繼賜于魚梁。時歲中初，府微今簡，冀獲于安，康忽大盜之潛發。今遘夷陵之橫周，涉千里而窺郡。今葉刺門而不嘗，并日夜以釣謀。今頓伏於烟楊，情堪憐而此廟兮，滋川渚而流腸。收賢王之戰血兮，主小雅經而悲涼。離俊喻于白鶴兮，禍後虎溪漁集 卷之十八 七

保此希希

聽鐘賦

鳴咽抱樹。至見霜華。歸獨對燈。方驚寒食。甚矣細大之原。油然應感之役也。爾乃春陽。來明升。芳華而帝島。夜宇靜而流華。因頻降。飛翔。小蟲。點字。忽點晴。始愛。初。唱徹。天。小者名。發。失則去。輝。王樹。而高。翔。飲。抗。避。而。鮮。壯。贊。明。于。素。女。危。冠。表。平。朝。露。富。夫。還。開。亭。午。的。動。猶。倚。花。而。催。枝。榮。右。樹。以。成。結。綠。繞。觸。緒。彷彿。微。聞。鼓。足。樂也。或。渭。川。千。畝。行。徑。蒼。涼。槐。影。一。陰。靜。息。無。暑。發。新。響。於。繁枝。幽。人。於。遠。圃。神。理。相。導。悅。情。斯。舉。矣。若。乃。登。高。望。別。臨。虎。溪。應。皇。集。卷。之。十。八。七

楓落吳江冷賦

既物理之漸輝。鼓萌兆於幽宮。或喧華而俱蕩。或紀公而並窮。識天陰于瓶凍。悟津改于條。賦唐質解而節。易同悟下而

秋。逢。漢。白。楊。也。早。避。美。黃。車。而。盡。盛。蓋。有。香。而。不。為。機。難。烈

而。難。客。洞。庭。仙。其。水。葉。橫。潭。秋。其。枝。風。是。浪。而。南。岸。落。石。藉。手。梅。始。北。翻。進。橫。機。難。春。蘭。葉。爾。殘。送。未。能。于。中。流。值。吳。會。之。蕭。索。望。若。年。與。若。龍。翻。浪。以。知。命。傷。不。徐。與。旋。爾。信。于。聚。樂。歷。廣。陵。而。離。鴻。始。氣。澤。其。霜。潔。時。舒。節。以。浩歌。並。臨。津。而。曉。酌。者。回。駛。而。振。蓬。弄。驚。沙。而。疏。薄。顧。萬。樹。之青。楓。翠。交。枝。而。橫。錯。曾。驚。急。之。幾。何。忽。變。容。而。落。落。掩。斜。照以。離。奇。流。野。霞。而。燭。燭。紫。迴。橫。磯。朗。軒。丹。壑。染。萬。削。之。懸。脂。挂。千。濤。以。紅。蕚。映。江。妃。之。珮。環。嬌。神。女。于。渥。沿。於。是。朔。風。碧。蘋。栗。烈。寒。呼。颼。颼。地。肺。震。撼。天。其。直。度。之。露。漸。結。三。河。之。冰。虎。溪。應。皇。集。卷。之。十。八。大

已。鋪。於。寒。雲。而。夜。夜。從。獨。靈。其。朝。濡。况。夫。綠。影。澄。棋。浩。瀚。滄江。浸。陽。炎。而。無。暑。難。凝。凌。而。邪。涼。轉。為。歸。而。羽。息。鼓。鴈。叫。而聲。降。漁。人。縮。首。于。秋。浦。俠。賣。飲。銷。于。橘。樓。堤。周。遊。而。弗。樂。兮。綠。深。探。之。如。景。願。揚。帆。而。連。涉。今。追。吳。頭。之。舊。境。入。既。指。之彭。蠡。兮。緬。豫。章。之。森。挺。孕。已。載。之。芽。葉。今。殺。百。圍。以。懸。猛。布華。崖。而。葉。密。羅。沃。壤。而。根。繁。剪。時。過。而。不。形。懸。風。霜。之。易。青人。德。其。陰。地。載。水。樹。無。時。隔。不。帶。士。無。得。而。不。整。焉。遇。渡而。英。英。具。修。懷。而。耿耿。如。春。柳。之。垂。野。為。冬。高。之。影。豈。江波。之。盛。稿。堪。齊。勢。而。延。傾。嗟。夫。天。不。為。惡。寒。而。報。冬。之。何。能即。煥。而。辭。冷。惟。代。謝。之。無。常。發。至。人。之。深。省。公。子。徒。感。於。琴

音落葉自候夫風隕何二偶之相非而土笑夫斷梗予終我
止於樟林兮蔭蒼梧兮有頃任江楓湛湛而聲銷兮曰斯其
踞而寤言者將葉義而亡等

受業門人李伍洪訂

世通家小姪揭貞傳較

男同慶孫賓和敬輯
同占寶友

卷之十八

七

虎溪漁叟集十卷

江西巡撫
探進本

國朝劉命清撰命清字穆叔臨川人是書前後無序
跋惟冠以臨川縣志小傳一篇稱其明末捍禦土
寇有方畧福王時揭重熙薦充館職辭不就入
國朝以布衣終是集凡經論二卷史論二卷文二卷
詩三卷詞一卷其經論稱朱子棄子貢詩傳子夏
詩序有駭於聽聞案朱子但嘗駁詩序耳其子貢
詩傳自明始出朱子烏得而見之又謂魯之春秋
本用周正孔子始改用夏正以秦正建亥而呂不
韋作月令乃用夏時爲例是不特按之經文無一
相合且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呂不韋死在十二年
以十月爲歲首在二十六年又呂氏春秋後序稱
歲在涒灘乃始皇之八年與改用亥正遠不相及
引以爲證尤考之不詳史論頗多臆斷其詆諸葛
誅馬謖之非及力袒王安石而深斥蘇洵辨姦論
與呂公著彈文尤不免顛倒是非詩文亦皆不入
格蓋倜儻自豪之士負氣縱橫而學問則未能深
造也

彭省廬先生文集七卷詩集

十卷

〔清〕彭師度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彭士

超隆略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彭省廬文

集七卷詩集十卷》提要

序

予讀燕又先生之稿已序之矣復受古晉君稿而讀之不覺喟然興歎曰嗚呼何其盛也浩乎其勢之奔突而莫能遏也沛乎其氣之磅礴而無不達也迅乎如機之一發而不少停留也搜乎如矢之破的而無或回曲也嗚呼何其盛也夫天地有四時之氣而太和元氣即運乎其中故當夫春則陽和初布萬物萌生其氣迂徐寬舒而不迫促當夫秋溽暑將退百昌漸零其氣淒清高朗而不煩燠當夫冬嚴氣升水泉涸其氣幽暗慄冽凝結而翕合獨至於夏則陽氣畢達萌者之悉出於外也露者之盡顯其形也含者之畢發其藏也陽舒陰微綠緝鬱紆萬物乘之從橫糾錯理踈厖離蓋天地四時之氣於夏為盛人之性情稟於天而發為文章亦有四時而得之夏者則亦極盛予於彭氏父子間思之燕又先生之文得之於秋古晉君之文則純乎為夏蓋先生之文清瑩秀澈其氣爽朗蕭疎淡宕今人遠思即時作華鍊正如疎林流照而丹楓煥彩寒塘霧開而芙蓉映耀斑斕之中晶明愈顯若古晉君文則盛極而無留矣相其畢生所際皆軋珂潦倒窮愁怫鬱其所為文亦無非羈愁旅思憤時疾俗之作然其境愈困其思愈湧其遭

愈窮其氣彌奮人所索摸而不能達者彼則探喉而出
之人所補湊而不能完者彼則懸河而瀉之消盡其艱
深險澁之形并泯夫慘淡經營之致夫暄風扇物萬彙
畢昌炎威杲杲幽陋騰光奇峰雲興溫泉沸湯天無匿
景地竭私藏是夏也是古晉君之文也盛之至也獨是
天地間生如是之才偏厄以如是之境其天爲之乎人
爲之乎或曰鋒必宜斂彭君之才過銳銳則人畏而遠
之故至此或曰物忌滿盈彭君之才盈矣盈則必虧天
道固然使少貶焉或不至此嗚呼彭君文章本乎性情
彭君性情稟乎其天使無過銳而少貶則必學爲一種
軟媚束躡以迎合乎世則不成爲彭君亦不成爲彭君
之文章矣夫今之世誰不能爲軟媚束躡者又誰不愛
夫軟媚束躡者欲轉世之軟媚束躡而爲彭君萬萬不
得欲轉彭君爲軟媚束躡以迎合乎世亦萬萬不得夫
人心陰柔暗昧之氣天亦無可奈何厭之久矣故假至
逆之境以顯夫百折不磨純陽之氣於天下其於彭君
是屬乎噫是真天矣

康熙壬寅歲仲夏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拜序

序

余自季春辭燕仲夏抵邗關既倦遊矣適彭子古晉從
汝南來細歷未拭逆旅班荆亟問其尊人燕又先生作
何狀簿書無鞅掌乎豫號天中藩邸所屬葛陂峭崿之
間足供覽眺無沉博絕麗之文以紀其勝乎叔度仲遠
子明長輿之徒猶有存乎傾蓋贈答文章爾雅不減古
人乎彭子曰唯唯否否僕困於役未能悉對于視我詩
當得大概因受而讀之汝南四面受敵兵燹最深討國
人而勞集之者幾十年所而創重難復魴魚猶頽也燕
又先生職司李領州縣十有四然受上檄聽獄則封內
皆是矜情愼析所著多平反彭子覲省之暇采述風謠
勒爲詠頌有蔽芾甘棠勿剪勿拜之志焉渡淮北首一
望平蕪俯仰陵谷感慨係之况才士失職觸緒增悵者
哉吾讀其詩有七哀之義五噫之風焉崇藩帶礪於是
焉在雕梁鏤篆青瑣丹楹今則崩榛冒塗澤葵依井矣
若浮弋之差幾汝水之奔駛雖滄桑之變遷庶千載而
如故吾讀其詩興亡存乎所寓登臨接乎所經有彼黍
離雖浩歎西都陟彼高岡以寫我憂之况焉彭子江左
領袖交滿海內中州人士所至投轄北海開尊南皮公
譙我讀其詩有公子華池之作漢臣河梁之體焉篇必

連珠字亦綴玉彭子之遊壯矣快矣憶昔予與燕又先生並轡冰霜連牀風雨行吟禹陵之側嘯傲郭隗之臺分韻賦詩互為彈射下走不敏未敢自後今卒業古晉諸什則氣盡能索有退三舍避之耳已出其登樓賦示予蓋汝南有王粲宅云命意悱惻多坎壈不平之言余則謂彭子曰王子遭世多亂怵心豺虎托身鄴下良非得已今彭子值右文之代才名日盛行將踐華闕升石渠領珥筆之任登著作之庭遷繼談業固紹彪聲豈久為人下者而感歎若此計是時則先生亦將報續司勳璽書內徵備天子顧問矣

順治戊戌季夏武水同學弟魏學渠子存氏題於蕪城旅次

家序

先君諱師度字古晉別號省廬先世從宋南渡自河南開封府至江西聚族吉安府安福之松田鄉元季避亂自松田移家先寓海鹽明初至松卜居於黃浦南之崧隱入籍華亭分傳東西北三支及嘉定一支八世祖洪宸公再遷泖上代有今德率以文學著名先祖燕又公登崇禎庚午鄉薦為幾社詞壇主與同郡吏部夏瑗公黃門陳大樽孝廉徐闇公文學周勒貞稱五先生海內尊抑比之三君八俊焉生子一即先君也先君生而穎異幼有神童之目八歲能詩成童工古今文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明歲以超等補廩膳然先君身雖為諸生不僅以帖括為事專力古學貫串百家有岸然自命之意是時先祖盛名之下所交盡海內名士而先君才藻翩翩綽有雋聲諸父行無不爭與結納崇禎戊寅歲諸名士為千英之會畢集文人於虎丘時先君年甫十五即席立成虎丘夜宴同人序高華典瞻吳梅村先生於千人石撫掌稱絕諸名士爭為識荆以故梅村先生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蓋謂先君與吳先生漢槎陳先生其年也無如才大數奇淹蹇不過困頓棘闈屢試報黜是時先祖官汝寧司理先君往來覲省遊覽山川轍跡所

至士大夫倒屣晉接然負才不偶感慨不平之概每每形諸詩篇寓目成吟觸景而賦絕不以貴介自居而同於遷人羈客無何先祖以病乞歸在任二載僅餘載石先君措辦樂餌躬侍朝夕衣不解帶食不甘味者累月而病勢沉疴竟致不起先君丁荼蓼備嘗苦服除後又以奏銷事禁錮先君年纔三十餘壯歲放廢兼波及於武原同宗叔羨門日爲官事纏綿遇日以寒家日以貧遂上書長安當道貴人爭引捉刀凡篇章贈答苟出一語無不共相歎賞推爲絕才者然先君之爲人也尚氣誼重然諾忠厚慷慨有長者風而徑情率意介節孤

彭慶生文集卷之

三

彭慶生文集卷之

三

高常若目空一世以故不爲人所容是時輦轂貴人半屬交盟而絕鮮引援值聖天子右文之時開博學鴻詞之科以收天下英俊異才而先君無由自致明主之前凡三上都門逗留二十餘載終所不遇老驥伏櫪之悲惟見之於詩章而已辛酉歲以先祖妣春秋高遂歸里門綵衣侍母晨昏扶持暇則著書以詩酒自娛蓋先君自少篤學雖垂老猶手不釋卷也甲子丁先祖妣艱凡喪祭哀毀一如先王父之歿特家貧遇寒不獲顯揚爲恨自辛酉旋里門十餘年杜門不出而貧窶益甚既無負郭之田可贍饘粥

兼以向平之事未完遂有復遊長安之想且懷抱躍躍每欲自陳於朝請加面試致主念切雖夢寐間亦向明廷而賦草也其如蓬蓽行藏資斧莫辦徘徊行止者數四壬申歲以故人劉靜寰守覃懷作書見招遂決意命駕意將由覃懷入都時先君年六十九矣精神步履矍鑠善飯雖強壯者不及卽不肖輩亦私心自喜謂必享永年執意行至邯鄲猝赴玉樓之召不肖亦以饑軀年來羈棲客幕雖喪葬之事稍爲營結然念先君生負異才不能顯揚當世潤色鴻業而不肖復貧賤八試棘闈鮮所寸進不能表彰先君懿行若一生著述又不復傳之於世使當世知先君之負才不偶爲可深惜是茲之罪也所可恨者不肖自廿三歲浪遊是時典籍書冊皆先君收藏及癸酉歲歸里喪葬畢卽問遺書業已散廢殆盡至於先君遺稿又杳不可問蓋先君生平代人應酬長篇短幅伸紙疾書草就即連稿付與以故錄諸冊者十不得一况又從而散失之耶茲就不肖平時所偶錄及亂帙中檢出者彙成一冊以公之當代大人先生是亦吉光片羽之遺覽是集者亦可想見先君子之流風焉

康熙壬寅仲秋不肖男士超敬識

彭省廬先生詩文集總目錄

雲間彭師度古晉氏著

永壽萬年
孫祖壽江齡編輯

卷之一

賦九篇

卷之二

序十三篇

頌一篇

卷之三

頌二篇

文二篇

引一篇

記一篇

傳二篇

書二篇

卷之四

書二篇

序二篇

說一篇

題紀二篇

論五篇

卷之五

論十篇

卷之六

祭文十七篇

卷之七

祭文二十四篇

詩集總目錄

卷之一

五言排律八十首

卷之二

七言古四十五首

卷之三

五言律一百七十四首

卷之四

七言律一百十六首

卷之五

七言律一百十七首

卷之六

七言律一百十六首

卷之七

七言律一百三首

卷之八

七言律一百十七首

卷之九

五言絕五首

七言絕一百三十首

卷之十

詩餘五十五首

彭省廬先生文集目錄

三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一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姪為柱黼望 為梅大庾 同校訂

為杖欽昊

續登樓賦

彭子省試黜惓惓無聊會家君司理汝南臘月間侍
母赴任嚴霜裂肌匝月始達已除夕矣署有樓軒祗可
以遠矚而崇藩舊邸無一存者編茅壘土僅有萬家彭
子既坎壈不平又觸目動魄不能自已因思王粲避地
荊州其羈懷相似而此地又有王粲宅因作續登樓賦
以自遣焉其辭曰維玄冥之徂序兮屬征輪之初駕望
豫州而西指兮入潁川之大野寒蓬委於霜雪兮陽鳥
飛而不下睇白雲之綿邈兮策征夫而遑金車折輻而
委途兮馬玄黃而傷膝顧城闔而願息兮悲寸晷之易
謝既趨庭而覲止兮聚天親而心寫酌金罍以承歡兮
乃登樓而歷榭臨綺疏而遙矚兮復眷懷夫故社昔崇
藩之始建兮茅實分於此邦亘繚垣以託基兮冠朱闕
以開閭美金支之繁衍兮爰錫圭而啟疆慕河間之禮

樂兮誇東平之文章鐘鼓沸於寢殿兮美人亦耀夫姬
姜吁富貴之怡樂兮詎侈許史與金張豈黃巾之雲擾
兮忽毒螫之倡狂洛邑既蕩於陽侯兮平輿旋痛夫國
殤盤石傾於蔓草兮日月曖曖而無光肆猘踰之虔劉
兮焚珠玉於崇岡駭狼煙之熾盛兮條朱郎之罹殃青
燐熒熒於沙礫兮白骨慘慘於北邙懔鋒刃之靡遺兮
孰知士夫與侯王漸氛昏之蹂躪兮譬棘傾而舟覆燭
龍昧其光耀兮非金湯之可守况茲郡之凋瘵兮先神
京而騁寇糜鹿棲於故宮兮鼙鼓潛於碧甃子扶母而
北征兮夫攜妻而南走煙火息於頽垣兮飛鳥亦傷其

彭亨先生文集卷一

上

不穀賴天途之坦蕩兮躋黔首於仁壽休養日深於冀
莠兮黍稷油油而漸茂值家君之筮仕兮忽圭組之此
授日蒿目而哀矜兮故平反之多宥維行子之邁否兮
獨耿介而無偶喟馬周之失志兮泣劉蕡之屢咎登茲
樓以徜徉兮弔汝南之俊英范式情殷於死友兮陳蕃
以榻而留名眷徵君之高躅兮慕侍中之明經憐袁安
之臥雪兮厲許邵之清評嗤和嶠之錢癖兮嘉畢卓之
酒情曠風流於音響兮詎古今之可并敝南軒以回首
兮見宜春之故城既限淮以爲圻兮復帶汝而流清晚
九塞之扼險兮鬱三關之崇宏控許洛而遷迤兮滙潁

蔡之逢迎水洞曲而潛行兮地平舒而可耕慨榛莽之
塞路兮尚遂穎而藏麋目皇然而聘視兮張山川之重
阻既戚志於他鄉兮且緬懷夫我土昔王粲之避地兮
向荊州而託處何茲宇之古宅兮井甃葛而是宇豈江
陵之不遠兮曾轉徙於淮汝嗟異世而一情兮假筆墨
以自敘夫既涸轍之同悼兮諷灞岸而泣雨吾更懷此
坎壈兮亦登樓而作賦慚含毫於十載兮揖芳徽而步
武平津既報罷於賢良兮匡衡九試而始遇予固知通
塞之爲命兮悲鴛鴦之弱羽心煩冤以不平兮詎憂思
之可陳平沙渺渺而無垠兮悲風切切而揚塵陳軫愴

彭亨先生文集卷一

三

志於秦聲兮張翰歸思於吳尊古人在顯而思隱兮余
固處藥而傷貧思宗慤之長風兮入織女之河津登閭
風之瓊闕兮采瑤草於芳春懼虎豹之守關兮浮雲掩
靄而不能臻白璧賤於糞土兮桂樹摧而爲薪恐肥遁
之不我知兮敢效志於古人望故園而邁返兮以全我
之天真

抱五車八斗之才學而不遇於時則嘯歌傷懷自必
有所託以舒其鬱結而又適與時地相合憑高縱目
古人之遺迹猶存今日之哀鴻遍野勝國興亡之感
前指轉徙之悲紛披繹絡與其胸中之不平者相觸

遂不覺風發泉湧欲歌欲泣悉見於毫端紙上矣夫
何處無樓何地無景物不過才人騷客則埋沒不彰
即遇矣而其人方處得意則冲夷恬淡無感憤無聊
以相激越奇亦不發登樓之賦何從作耶則天之厄
君於遇者正欲以奇境發奇思以成古今之絕唱也
彭君彭君何憾何憾

南郊賦代

歲次昭陽赤奮若十有一月冬至日

皇帝肅園丘之祀修誠報本大禮畢洽蒞泰壇而將事
展恭敬於燔黍慶覃工條化浹函夏小臣恭遇盛
事爰作賦曰我

大清起自三韓光有四隲承昊天之感命纂洪基而受
祿始廓土而開疆繼膺符而改玉剪寇則有害必
除牧民則無恩不育爰暨我

皇上英年嗣祚法

祖敬

天因燔黍之舊儀展對越之誠慤遂乃命宗伯咨太常
仿配天於殷典尊明祀於周綱設郊宮而致福兆
南郊以就陽命六曹以聯事爰至日而趨將爾乃
潔紫壇張瓊案組帳洞開紺席璀璨鄙鄙峙於故
秦陋汾陰於炎漢滌蘭栗以備牲先陶匏而肅瓚
燃田燭之煌煌命雞人而戒旦於是駕金根乘玉
輅颺雲罕之旖旎率衛尉而馳騫樹鍬猷以戒虞
備齋宮之秘務爰蒞輿壇載崇壇土服大裘以視
牲設葉秸而薦俎奏雲和之好琴設雲門之妙舞
拱太清而陟降位五帝於壇所合朝日與夕月燎

方新而篤祐見卣酒之升馨知神明之勿吐穆穆
皇皇濟濟踰蹕異行宮之遙拜比鄆陽之克將既
視燎而成禮真大典之有光於是桂蠹雀馬之地
馬人蛋戶之鄉欣蒼玉之埋地觀紫煙之拂蒼懸
繩越塹矯首觀光乃至

皇靈既歆尸祝載忤精氣感通瑞符交薦日有冠珥之
祥雲有仙人之見煥十倫以交修啟萬年之永奠
百霽風恬江澄河翕羣視福以奉觴仍山呼而鵠
立撒華鍾以歸休息三靈之拱揖我

皇上端拱瀛臺百祉並集車馬幸而非勞儀尊陳而克

彭亨王文集卷一

六

集六宗五緯之威秩七祀五祭之勿亟同乎宣室
之受釐豈止后稷之食粒爰珥筆以賡休寧僅同
乎卷阿之什乃作頌曰

靈壇四陟鬱酒蘭湯太羹雖質敬共以將燿火赫赫義
在迎陽龍旂萬乘雲擁霞光職來力獻駿奔允臧
神無悔怒

典邁虞唐黃麾朱節聳聽非常萬年篤祐永保宗枋

題旣冠冕文亦相稱

燕子賦

倚踰躔之弱羽乘來往之貞期候遲日而羣集似羈客
之來斯每迎風以上下時近幌而差池既偕偶而託厦
乃營巢以聚雌於是穿碧櫺度朱樓排玉榻拂簾鉤入
畫堂而覩豔遵廣室以居幽但門戶之可託恣銜泥以
淹留其始至也池塘風煖林樹紅稀掠鮮魚於水際拂
蘋藻而斜飛向舊巢而習習似戀主之依依荷汗漫而
莫適若惆悵而心違其安處也擇雕梁之無害遂雙棲
而並趾頻絮語以寄歡若安居之有喜乃牖戶之綢繆
忽東西之暫徙效好合之關雎育新雛於故壘方哺乳

彭亨王文集卷一

七

於巢中旋試飛於堂裏若肯構以經營寧忽成而或毀
逮夫朱明方赫碧樹成陰或尋鶯於林杪時共蝶於花
深尾拂影而若剪翎捎波而若沉殊舒卷而自得異小
雀之爭心若夫喃喃似詬翩翩來依方翺飛而作舞知
疎翼之輕微詠衛宮之佳什思昭陽之故妃歌歸風而
送遠着留仙之裳衣並織軀之翩矯弔逞古而歛威又
若貞婦樓高烏衣巷曲伴寥寂於妝臺感興衰於華屋
惜盼盼之朝吟非鸛鵲之並宿曾秋逞之昨離又春來
之若促巢半毀而堂空物幸存而地踰懷歌舞之喧喧
驚傷心而改目任寒謝而炎遷僅堦草之曼綠至若紅

絲足繫白玉釵輕感一朝之變化弔千古之幽冥或留
郎以成國或躍雲以變形既靈異之叠見笑羽族之多
情晨風失其覘眈桃蟲遜其輕盈並翡翠之連翼若驚
鶩之並行入朱門而不染棲蓬戶而非憎何遠近之適
合隨語默而不傾嗟丹穴之莫覩杳青鳥其不來獨斯
燕之屢信若相保而追陪憐余生之飄蕩似翼折而心
摧感旅踪之適合舒鬱陶以開懷觀人事之莫定懼秋
風之見催渺關河之云遠盼弱羽之徘徊思故鄉之舊
侶方宴處於樓臺舍南枝之故蔭戀北地之浮埃願微
禽之秋去席桑梓之萑苕因抒管而道意喻鵲鵲以寄

哀

燕情鳥也不忘故土常戀昔遊春來秋去候時動翼
泥融嘴濕除舊增新挈伴來遊他鄉有偶隨之侶攜
雛歸里踰越深願復之恩種種情思一入才人之手
便生無數景色或窮其形體或寫其行徑或借人以
寫物或化物以爲人曲曲描出末則歸到自己身上
覺羈愁鄉思與物相觸如怨如慕如泣如怨不知燕
似人乎人羨燕乎使江州司馬讀之青衫不知又當
濕幾迴矣

楓賦

維嘉木之滋殖與四時而並榮或敷華而布葉或聳秀
而含貞美香楓之三脊發秋氣以揚英異松柏之常勁
邁華華之夕零爾其春條改序夏蔚移時葉弱木厚風
動聲遲非桃李之豔色無檉柳之青姿豈匠石之能顧
爲喬木之所嗤獨白藏之屈節肅秋容以披靡爾乃金
風振珠露垂一葉落百卉衰桐枝槭槭桂子纍纍望平
郊之遠樹舒丹碧以間之豔赤瓊而奪色爍黃裳而比
姿江天畫靜海氣秋陰集微霰而條變若憔悴之難禁
智士愴其搖落遊子倦於登臨乃若洞庭木脫衡陽雁
迴雜黛栢以錯綵與丹崖而並開煥橘柚於夕圃麗芙
蓉於水隈雲漫漫而不去霞爛爛其若來悲赤羽之如
月方無間於樓臺恐金谷之不保懼楓人之盡灰乃含
毫而高望嗟枯槁於萑苕又若風湍露壑桂山篁渚點
綴桐君之廬繽紛釣臺之嶼睇烏栢之霜紅泝微颺於
夕許伴羊裘以垂綸曠川原於千古此真招隱之貞標
凜秋之翹楚若夫蕩子遠出思婦倚門觀含香之水樹
惕霜氣之難溫寄征衣於戍地見攝葉而淅沓望斷關
山之影啼殘猿鶴之魂至於小山隱士邁軸高人見寒
生於桐壑時極望於川津始迷離而眩目旋朱翠之不

存悟盈虛之有數知榮替之同塵隨大運以自適委歎
息於斯人至若爾雅之所記兵法之所守侶棗地於楓
天戒馬軼而車覆或生瘳以忽高仍封泥而雨驟此風
雷所繇蘊靈槐棘所以讓右本無輪囷之奇自屬後周
之秀乃爲之歌曰嚴風吹兮木葉乾波湛湛兮楓始丹
望遠道兮增心酸又爲之亂曰寒角厲兮飛清颼楓林
有士兮無人知吾謂且謠兮將何爲

蕭疎淡遠文已酷似秋容一結則宛然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峰青矣

萍賦

維朱明之炎候觀池塘之纖草雖水族之化生亦感時
而天造初泛綠於滄波旋積翠於亭沼遇夏雨之微滋
忽嫣然而美好爾其朝旭乍升潛鱗忽動逐唼水以東
西隨浮光而縱送驚乳燕之掠飛任蜻蜓之點弄當榆
柳之垂陰正岩巒之懸空上樛蔓而多枝下泐寥而駭
洞瀉湍水而逾輕激修鱗而非重既溽暑而不蒸得滲
漉於飲凍比垣衣而似葺類昔耶而多從與蘊藻而同
棲匪薦羞之所用乃若長河星朗皎月夜沉蕩蟾影而
搖曳沓水滢而浮沉遇妓人之夜出倚虹橋以登臨擁
蘭橈而不退況畫樂而難侵不受任公之釣時聽郢巴
之琴寓蕭閒於寂境得散朗於空濤邁風雨而不亂何
根蒂之可尋又若一望芊眠斜連沮洳睇逐隊之新鳧
刷羽毛而吞吐時啖葉以徐遊若啞波而急赴動若風
飛靜如雲布魚婢來遊鷗羣顧慕或連卷而紛敷若青
畦之難數始倒影而低迷繼蔓衍之非故時跳盪以忽
開仍膠結之如固至如碧荷綳菱上挺平敷花鮮妍而
屢照莖共庇而不孤侶清源以比潔出潢潦而寧污不
豐不蔚非弱非癯頗有委蛇之致詎同擁腫之夫在岑
寂而可侶即抑鬱而堪娛嗟人生之旅寄同茲物之非

扶縱遇榮而若泰又誰槁而誰枯不荏苒於池籞不曲折於江湖但蔽蛟龍之蟄不隨雁鳬之呼此亦激流者之共賞而亦樂水者之與徒

寫景摹情皆從旁借映襯而繚繞繽紛姿態橫生矣君才奇遇蹇奔走於南北東西勞勞車轍長安道中大人先生爭欲招置門下見必尊爲上賓方之潦倒坎坷落魄無狀者已爲懸絕然卒非君志今讀此文殆亦有自傷漂泊羈遊無定之感耶不然何不賦爲赤城之起霞而竟肖其沉淪之浮梗也

饑士賦

伊四民之並稱嗟儼然其居首膺思皇之鴻名進譽髦而居在雖季女之斯饑豈牂羊之墳首乃若災沴迭生橫波蕩溢柴門沒於蒿萊華屋樹夫荆棘千邨沉河伯之宮四野盡陽侯之宅業已戶少炊煙豈惟人不再食其有蓬華遺老圭竇里耆嗟硯田之寂寞對芸編而傷悲拾橡無地羅雀少維見農煙之屢絕恒背人而涕垂妻子則蓬頭椎髻門巷則蔽席懸籬欲彈鋏而無主望指困而誰遺室人交謫里黨詬訛腹每枵而勿果願亦瘁而失姿雕容促戚僂步支離盼高門而躑躅苦藜藿之恒饑又若爲農乏力習藝無門挾一卷而教授率五尺之童昏旣化僮而各散嗟憔悴而難存與升斗於親串每饘粥之不溫掘鳬茈而不免如草木之無根又若臥雪高流懸鵲賢士雖禮義之可懷曾饗餐之不庀黔婁有蒙袂之容駢桑無解構之子寧爲瘠於溝中不受憐於肆市甕牖多啼號之兒蟪謁多粗糲之序多覲面而自慙恒乞食之爲恥又若蒼顏嫠婦黃口稚童承俎豆之令緒遇年歲之侵齒典驕裘之既盡鬻珍珎以振窮泣荼毒而莫訴相攜抱於閨中或累日而享半菽或決旬而竟屢空三星嗟夫在鬻刀尺泣夫秋風凡此數

端皆名爲士饑饉既同賑濟伊始彼大澤之殷流實聖
仁之怙恃况君子之用心尤德義之可市景前賢之麥
舟尚神往而誌喜雖盛代之鉅橋益呼萬而勿已憫游
戶之鳩形辭華門之故里雖日乞夫壺漿曾勿踰乎糠
粃惟饑士之苦懷含百辛而莫訴庶湛恩之汪濊或窮
簷之得鮪幸甘棠之初憩非泣思於來暮見鄭俠之繪
圖知汲黯之非誤爰作賦以代陳雪饑士之衷悽諒痼
瘵之在心勿棄言於聾聵

四民之中三者皆志在溫飽獨名爲士則謀道不謀
食先自分一饑字在胸若慮夫饑便不足爲士篇中

寧爲瘠於溝中不受憐於肆市二句大爲饑士壯色
蓋士而饑非士之恥乃有國者之恥也讀至末幅作
者當非無謂

歡賦

余旅居多戚沉澹寡歡春鳥山花不開懷抱偶見由
拳集中有歡賦次古綴詞顧極宏衍猜住者之愉樂
據今茲之憤懣前哲盛心若與鄙合特其婉材雖繁
琢骨未秀竊取其義自爲之詞非敢集翠以爲裘庶
幾援繩而加墨爾

春陽發蕤景融氣朗極睇周覽縱橫下上白卉吹鮮萬
情翕暢有恨俱銷無愁不忘忙際盡釋殷憂咸盪俯仰
古歡怡然高望乃若皇娥天挺帝子心依畫游滄海暮
織璇機往來游漾萬里如飛清歌鄉答煌雲霏霏軒轅

鼎成穆滿駭驚華胥是游弱水竟渡高歌白雲低飲黃
露躡崆峒岷道遙可慕洛濱仙嗣秦臺神女煙骨上昇
彩雲長去或鶴駕之獨遊或鳳棲之匹處薄萬乘而勿
懷侶羣仙而並御又若破吳勾踐誅項漢王組練晃日
樓船蔽江錦衣鮮耀玉輅輝煌奏凱旋而神泰歌大風
而雲揚班傳遠使衛霍長征羽林雪戟甲士雲綏斬樓
蘭以吐氣窮瀚海以揚兵封列侯而賜第積黃金之滿
籬若夫夫人獨立姊妹並御紫螺豔其容顏石花珍其
咳唾聽延年以悅怡老溫柔而逸豫對明月於昭陽歌
歸風於日暮既富貴之足娛尤婉戀之能顧文君豔質

蘇蕙錦心才色並春形影若沉廼好合於織素遂伉儷
於琴心展柔情於五夜舒歡悽於微吟明鏡照鳳鸞之
影畫樓飛孔雀之禽交河遠戍青海遐征良人書杳思
婦淚成聽鶻鳴而長歎忽聿至而逢迎慰雙棲於黼帳
別銀缸以訴情既千金之並重願百歲以稱卿至若平
臺上客南皮良彥寶馬朝遊耀瑜夜宴文比玉而如溫
賦流珠而若濺意氣重於君王景光消於顧盼雖千載
之浮名吐英華於春戀蘭亭絲竹金谷笙歌出珊瑚而
非寶指溜澠以酌波遠蹤則七賢是企雅契則三徑足
多頽玉山而神往解金貂而氣和借醉鄉以爲樂又安

知白日之蹉跎

彭亨先生文集卷一

末

歡者戚之囿也生人以來戚多歡少不期歡而歡則
歡矣期歡而極於歡則不歡矣然當坎壈潦倒中竟
謂人歡而我獨戚則又不可昔人有言過屠門而大
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歡賦之作正此謂歟作者之
意純空讀者不可着相

松賦

慈仁寺有松數株生稿相半形如偃蓋枝幹橫出爲
招提中所少朔望之日百貨充牣於其下遊人雖多
見而勿賞顧其飛穎垂蔭送聲留影夕陽時一覘其
夢誠爲勝觀也率意獨往見而心感命筆賦焉

維慈仁之古刹有瑤錯之長松時含星而漏月方臥虬
與擎龍逆祇林之雙樹橫殿址而陰穠或枯枝而如蓋
或翠實而成封兩兩三三離奇偃仰雖無千歲之材仍
爲百木之長旣峻嶒以紛披乃逼側而孤上蘊凝霜以
潔姿遏天風而異響雲影欲流弦輝初向人行空翠之

彭亨先生文集卷一

七

中鳥宿高枝之曠露滴而青珠欲流風動而碧枝如抗
此張湛齋中所未有而弘景庭內所羣讓乃若根抵糾
結礪礪多節橫亘踰畝蹙縮若裂不乏茯苓之滋間得
青牛之穴又或枝幹扶蘇捎雲蔽日攢鹿尾之離離聞
龍吟之唧唧見倒竄之鼯鼯聽半空之琴瑟負鮮翠而
不凋蓄棟梁之奇質此又比和嶠之森森而有餘方李
膺之烈烈而獨出爾乃軒翥崢嶸芊眠弘厥覆百貨充
牣之場當四民瞻顧之壤人第習而不察無繇遇而深
賞每當春雨生苔秋颼卷夕肅一庭之澄陰候四照之
夜魄命琴樽以流連偕豪賢而錯烏攀貞柯而撫玩思

偉幹於拒格本空星之化精侶赤松之僊客張譏握枝以豎談倨伶餐實而蛻迹霜威無所施其嚴烈景無由顯其赫嗟靈木之錯峙實大厦之所資豈匠石之未顧乃支離而樹滋悟四時之不改矯百尺而爭奇雖坎壈而莫著終挺勁而不移於是羈客倚吟坐臥不去憶七松之處士欽峭厲而共語欣馬鬣之長生笑龍鱗之孤踞憫槐棘之屢遷嗤女蘿之羣附爰爲撫松而歌曰化鶴兮棲鸞宗生兮曲蟠離玉除兮寄青巒歸三徑兮終盤桓知我後凋兮在歲寒尼父之言增心酸

彭亨先生文集卷一

六

松柏以方君子夫人而知其爲貴也不植於深山而植於都會衝要之所百貨填積往來實繁尤宜相賞不孤矣乃逐逐而來貿貿而去目中但見貨不見松誰知其爲貴者不有騷人奇士當人靜月來旅况淒寂之候盤桓撫摩咄嗟歎賞則礪礪之節挺動之姿不幾埋沒乎松賦之作爲羈游幸亦爲松幸也

一錢賦

昔阮孚持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庶免羞澁耳余在京師并一錢不得因作一錢賦

粵黃帝之五幣爰鑄金爲錢刀暨太公之九府乃利用於市朝雖厥貢之三品維孔方爲最超或錫山以自鑄或積貯以建標玉步因時而屢易錢神終古而不桃乃若殊劉龍之擇大珍一錢於皂囊謂羞澁之可免卽懷寶而何傷異阮修之懸杖非王衍之繞牀假取廉以自矯誠人世之慢藏此真前賢之曠達有道之徜徉彭子

彭亨先生文集卷一

九

遇同意合固貧自守乃廣一錢之意曰彼錢今有靈崔烈司徒致尊榮吾其借一以自成彼錢今有名卜式貴郎眞滿盈吾其握一以自生至於紛纓珮之陸離試紫駟於京洛彼衣冠之照耀皆一錢之所拓擁鄭衛之麗姬弄溫柔之香澤彼粉黛之至娛亦一錢之所積乃若許史交遊田寶貴盛金璧非多一錢是競豈鵝眼之至輕亦移人之情性盜跖渠魁東陵克惡出網逃刑一錢是索豈有位之筐箱收盜賊之囊橐甚者妄意錐刀戈矛不息兄弟以此而仇讐親朋因之而險薄假若阮生之至廉何至見金而卽攫爰乃商貨殖於計然較盈虛

之纖細權子母以生生積一錢於歲歲樹橘奴於山田
 養丙魚於水滴荷胃脯之可營何治煨之不慧庶幾乎
 銅山可登金埒可繼然而阮生之意不存焉乃為之歌
 曰富貴虛兮貧賤盈黥婁保兮石崇刑懷我錢兮心不
 櫻清風朗月照前楹又為之歌曰榆有莢兮荷有田人
 生百歲多憂煎一錢不置亦復得郭家穴蔓成荒煙
 前為一錢鋪張揚厲後為一錢喚醒沉昏所謂嬉笑
 甚於怒罵也

10025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二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姪為柱黼望

為梅大庾

奉和李使君醒齋先生秦中九日率新孝廉門人

登雁塢詩四首并序

黃花放節木葉脫而成吟白露為霜商風淒而改色齊
 祖入高颺之館不乏名篇宋武登戲馬之臺殆多遺蹟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二

講孝經而人文並集習馬射而武事稱優此為九日風

徽不減千秋韻事至若白衣送酒彭澤喜王弘之遺秋

菊餐英鍾繇感魏文之賜佩朱囊而辟邪為念戲參軍

而落帽多佳東閣南樓還標勝賞僊翁神女不少奇蹤

特以搖落之晨未益歡娛之緒季秋邊朔苦靈運發其

哀吟霜降百工休謝瞻感夫涼序蠓蟬之塞大有征人

蠓蟬之側非無思婦藉非平泉莊上樂設六羽三金梓

澤園中侍有十層雙帶安能破此愁城開其恨域磊落

成詩不共寒花俱瘦逍遙得趣還將高鴈俱舉乎茲者

醒齋先生玉樹傳家金閨擢秀羨德林之三世幼敏偏

奇欽供奉之百篇咄嗟能辦屬有秦川之轡還為雁塢
之遊皎月橫空已得天香消息墨莊在望共論官樣文
章繼唐人之盛事解憶紅綾挈馬帳之生徒歌翻白雪
懷古則思深把酒感時則唱絕題糕彼山公三陞之陟
幽致可尋若仲父九井之登巨觀足並況今新荷絲綸
重掄月旦丹楓如錦日月又應嘉名秋實搖金桃李方
成美應出往歲咸京之作為今茲吳會之光命舊侶以
同吟墨潤水文之蘭握新編而共賞香生露粉之衣真
可謂珠絡星聯山川集其雷雨鵬啼鶴怨岩壑蔚其雲
霞者矣僕蒲柳周年枋榆局跡類下彬之枯魚過河則
泣譬趙壹之窮鳥銕羽誰飛青桐增確露之悲風木屋
慟孤竹和雍門之泣湖海成波欲化蠅以弔虞翻苦無
知己倘買駿而尊郭隗賴有前聞況茲土壤之不遺更
取芻蕘而是擇雖秦鈞徹瓦藻鑑可應律於幽鐘而鑄
象圖賢土木豈符形於金冶止愧佛頭之汚彌慚雷門
之布云爾

侍臣早歲遇時清奉使翩翩入鎬京一代雄文如矢直
十年彩筆似花生他鄉茱菊攜賢酒異日鹽梅和帝羹
叢桂小山招隱在舊交安敢更逃名其一
迴瀾萬里獨澄清百二秦關起漢京仙棹一登模楷立

墨莊兩地李桃生看山露落金天掌醉菊香吹錦帶羹
雁塢紅綾成往蹟惟君千載獨留名其二

仙郎四牡逐風清懷古情深倦舊京雲擁檐帷周太史
歌傳絳帳魯諸生承恩早飫蓬池鱸挈侶同餐芍藥羹
遠憶尊鱸秋興好肯容張翰有高名其三

卿月高懸豹尾清何需十載賦西京三秦地勢囊中括
二華雲容馬上生憑軾試聽歌缶樂銜杯今得露葵羹
吳山如黛煩湘管驕語休辭後世名其四

題緒頗多文能曲折而赴遡往事不厭其繁敘目前
不嫌於複仰奎瞻斗頌揚恰稱其人附翼攀鱗協謙

自多身分筆筆入妙至其華瞻典麗敲金戛玉更不
必言

徐啟遠詩稿序

李長吉修文而後天上不少頑僊馬相如賣賦以來人間已無韻事茫茫湖海都為失職之人寂寂蓬衡不滿言愁之意徐子啟遠者卽亡友惠朗之賢肩也麒麟逸步瑤玉神姿冰雪靜其聰明珊瑚發其文彩貧賤驕人敢云顏蠋布衣雄世可類鄭玄坐擁五車詠史每同夫袁虎杯傾三雅縱酒竊效夫劉伶兩至金臺聽筑聲而慷慨重遊梁苑題雪賦以歌呼每至三亭曉度太室秋登旅店雞聲唱徹成城之月客途烏影紛飛驛樹之煙未嘗不憑弔成詩推敲選句雖一時酬答驚人之句何

彭簪崖先生文集卷二

四

多卽五夜沉吟擅場之詞非渺乃歸吳命駕適越移家因溪構屋陋獨樹之杜陵聽雨為船學三舟之陶硯將發閩甌之駕先為蒼雪之遊入銀塘而蕩槳鉢響成音對綺席而傳觴燭斜得句爰集居行之作將煩剞劂之工芙蓉湖上遂欲並彼鮮妍珠玉叢中儼爾爭其瑰麗近得荀陳之會因思莊惠之交南皮舊侶曾揖偉長梁代世交偏逢僕射城東雅步猶憐膠漆之投郭北微吟尚有人琴之痛劉家文塚星散堪憐王氏墨池波興未已薛勤之造仲舉盡日方還阮藉之識濬冲移時後去四科雲蔚總陳蔡之生徒諸子風流盡王謝之子弟枝

叢薄而得蕙蘭芳踰荀今入廐院而收駉耳價重孫陽

目前遠志尚韜鋒穎之才異日觀光自得公侯之報僕織愁成字賦恨為歌倩玉女而投壺已無歡笑假井公之善博詎解顏願為訪友而至菰城屬停雲而逢謝屐滿城風雨九日方過異地山川千年蓄怨非關哀響激流偏激憤泉豈有悲雲望嶺多含愁氣命以佛頭之穢乃成皇甫之篇慨自詩道遞卑作者不出眾羽盈庭苦乏射雕之手羣瑜在案誰為琢玉之工得此屬采附聲之什庶幾崩雲裂石之音齒宿意新吾已愧楚丘之老神清才茂君當授王粲之書

彭簪崖先生文集卷二

五

有才者未必能好遊好遊者未必能好友今者以清新俊逸之才名山勝地風物發其奇思此唱彼和良朋助其興會兼此三者則徐君之稿不待讀而可知其為絕矣此先生之善於落想處

二弟念葦文稿敘

浦如瀟錦雲霞蔚其常新峰似畫眉花鳥增其繁麗自東西頭之啟秀代領文壇合南北族以爭奇人趨藝苑吾家玉友別號念葦少挺瓊姿長耽碩學淵沉神采僕射蘊其談林瀟灑襟期安豐歎其瑤樹練囊蒲牒矻矻何勞漂麥聚螢孜孜不倦兼之苟推幼子陳有難兄承貽硯之箕裘風清載石讀過庭之詩禮月映琴裝維累世凜四知之操致傳家無一卒之田茶蓼甫丁未離童艸漂搖靡託頗類寒門吾弟則盍空斗粟春生曹氏書倉囊之榆錢花發鄭家經苑南華孺子益彰彥輔清才

彭慶先生文集二

六

北海小同更識康成通德人謂龍駒鳳翽定自超騰吾繇麟角驪珠珍其瑰麗大庭既遇小草匪遙不謂土室淹留貧同行藁從此文林精銳駢陋雕蟲芙蓉則千枝競豔蘭蕙則竟體俱芳獵奇毛於大澤鷹隼非難網異寶於汪波珊瑚不貴感時則青玉五枝藜燃不夜臨水則黃龍幾隊曲唱迴春序有麗譙子安之題滕閣文成曲水羲之之冠蘭亭樹煖黃鸝簾迎燕燕並開四照之文峰競騁五衢之辨路至若舊竹數箇新桐幾圍愴別則銜蘆鴈苦索居則舐掌熊饑非勞關塞偏驚篋策之聲若弊風塵頗有形骸之戚斯則潘鬢將斑無金丹以

換骨沈腰多瘦借錦帶以銷愁者也僕跡似飄蓬不啻歷陵枯木質同委爨偏多焦尾新聲譬之野鳥鳴山何心鐘鼓亦類草蟲吟澤但鼓春秋謬以池塘之夢酷賞惠連因之糠粃之揚頓揀玄晏惟有醋溝鹽澤妄擬鹹酸渙水錦江驚看藻繪而已夫集腋成裘猶假經營之力釀花作蜜還多慘澹之功况乎巧出天孫利同月斧入青琴之座唱出纏綿看碧玉之妝掃殘脂粉如斯珍製可號神功昔蔡邕欲賦靈光見延壽而輟翰袁淑詔成鸚鵡逢謝莊而歛毫咄咄逼人火攻雖出下策紛紛落紙孤寒幾破長城既漫許佛頭之汗仍無訝雷門之

彭慶先生文集三

七

布

人不難於才難於有才而能好學又不奇於學尤奇於好學而不知有貧唯不知有貧而愈顯其才與學矣東坡先生有言千里相知唯子由彭君此序方是為弟而作駢麗中仍見至性勿竟賞其絢爛也

陸翼王菊隱序

原夫虬龍雲蜺假類罕譬美人香草托契導懷非以言象之寄騷歌導其流實由比興之義風雅開其始也自夫感時愴物忠孝殊情觸興銜悲沉躍異趣或珠囊既萎感時而賦靈莖或璞玉自珍浩歌而泣荆產非由沉痛詎假哀歌殷仲文之枯樹別有傷心王子猷之竹林豈無佳賞幽蘭可掬半在人為小草堪嗟孰由天命倘其意在冥心志存肥遁蓬蒿不刈同仲蔚之庭前荻鞭相深似伯鸞之廡下則憔悴之狀雖異靈均而隱淪之情或同沮溺能無卽名卉而遐思對高人而結誦乎予

彭亨先生文集卷三

八

友陸子膠城佳士少悔雕蟲之技長嫺授簡之才五經腹笥不類書厨一管夢花差強武庫陋伯成之養志偃蹇十年笑欄衡之傲人清狂半世絳紗作帳頗有生徒烏几鳴琴非無逸侶方期青雲可致卽入扶搖不謂玄草方生未逢陽煦百六之運既違九二之占未吉孤城失守壯士含悲離黍既歌焚膏可歎平陵招翟義之魂西州絕羊曇之路牛衣夜泣馬革晨悲於是息意組龜馳神澗壑謝淮南之叢桂餐屈子之落英借彼高懷自稱菊隱挺勁節於三秋寧辭霜雪發貞蕤於九日嘗共傳器東籬多送酒之人甘谷得流霞之醞王君公近在

牆東未知其勝管幼安遠居海北詎有其名爾乃南山永憇乍可豹眠梁父空吟居然龍臥蓬頭則王霸宗風土室則表閎雅致紫蘭白露長伴幽踪碧樹青楓時深遐想笑孟嘉之落帽尚有黃冠異彭澤之栽花未歌綠雪於是廣托金昆羣霏玉屑賦名葩之幽潔懷介節之菁英華戶幾枝何羨金荊之戴蘿岩百種如覩玉藥之開可謂物以人榮豈曰名由花貴夫填海則歎微禽而蟠泥不嗟尺蠖蓋以屈伸有志出處均榮若必種榆天上攀木雲中歲星無入井之期槐槍豈竟天之日乃欲牽茲赤板戀彼儒冠也哉昔者賣餅吹簫競稱逸事債

彭亨先生文集卷三

九

春販繒皆曰清流今乃訪幽人於蔣訓學新體於吳均高號隱夫潔方貞女處九畹而能榮扇微馨而自慰灌園之暇扶杖逍遙吟咏之餘登高舒嘯何其素質不虧天姿高邁乎因抒彩藻略賡宏聲庶幾金谷賦詩之塵不效玉臺獻序之義云爾

文如出水芙蓉的可愛

華亭司訓五泉邵先生誄并序

竊聞甘棠賡化勿剪發其遐思瓦屑追隨長懷綿於碩德元亮既喪乃表顏瓢太丘云亡仍傳蔡管雖寥寥其罕覲實燁燁乎足風况乎星輝日麗道炳人師山古川長名芬耆舊者乎恭惟邵先生東陵著裔富春高族學洞幽遐心通靈秘孝行下噲參之鶴仁心埋孫叔之蛇篤念友于邁讓國之至誼摯情貽厥有傳視之良謀貧越孫長肅歌適性清同樂武勤恪持身文章抒經國之華孤寒早歲道德負覺民之任官冷多年韋編屢絕義孔能宗木鐸方懸蘇湖式範養湛木雞學造理之至妙

正德先生文集卷二

十一

門多立雪教應世之無窮造化爲心梁棟不遺於寸朽裁成在手藥囊豈棄夫微漉遊安定之門恒高弟子傳尹公之藝多有端人五茸春草半資時雨之功三泖秋波皆識朝宗之意迨乎官高越嶠已駕輕車煖帳雲和更開函丈苜蓿盤空啓蓬心而刮目李桃色豔果枵腹者服膺木榻常穿素長理窟銅駝一涕類曉先機冠每挂於逢萌柳自深於彭澤抽芳秘笈筆塚三封摘翠藝林詩城一築房玄齡書屏示誠志豈切於保躬韋長孺滿羸未貽情實深於昌後卷軸瑩如冰雪避俗文多釣竿拂彼珊瑚離塵致遠如斯梗概更足楷模假侯羸之

尚存更何嫌於虛左譬郭泰之不朽宜無愧於題碑某

等誼忝通家情深問字流水之音雖遠鍾子難忘運斤之矩屢傳郢人益戀况來哲有興椒條賦其繁實而前徽足慕爪爬溯其本初欽揚傳而思伯起之賢對陳羣而表仲子之德固已沐浴高風翹勤殊行茲者躬逢大典配祀巖宮憶鳴琴之在陳典型未遠嗟玄泉之不曙盼嚮先通採茂實於生平弔芳風於千古庶幾學宮草夢借俎豆以如新泮水芹香望靈光而若接昔者無忌子房帝王追思其烈鄭僑文仲聖賢闡發其休郝公朋從俱有哀辭太傅西州頗多遺慟並以菁華逸藻揚茲

正德先生文集卷二

十一

琬琰芳規不揣無文效茲曩彥悲燹後之枯桐餘音無幾笑別殘之舊璞照采還希或假附驥以俱遐不使覆瓿之取訕耳敬爲誄曰
穆穆先生韞道懷貞金木之秀斗女之精清姿桂馥茂德芝榮信交邁鮑履孝婉曾持躬秉敬在醜靡爭湘東三管南面百城翰飛初翼鶚薦高名桓榮稽古戴憑傳經乃司木鐸豈弟說鈴清心作鏡揖士如擎參苓在匣械樸俄盈剔弊露穎育俊儲禎管雕竹翠瑟發桐聲缶鍾並協楹棟兼成吳山已沐越黨方迎琢磨手巨鼓鑄心誠拂拭髦士絃詠簪纓詞峰國賞理窟鄉評佇期遠

大以展澄清道尊官冷退勇裝輕煙霞一臥猿鶴屢盟
虛懷若谷泰運宜亨一經世德七葉清庭學箕克嗣留
硯有情崇基雲構膚寸雨萌曾玄玉立膺裔珠呈鑄人
顏子傳道伏生蟬連四世樾蔭千英碑題貞石駟啓高
費文翁虞溥韓愈陽城儒宗獨步都講隨行絳帷人隔
玉笋班成扶風罷學谷水薦衡牙琴不絕鄰笛無驚其
人何古其德何品九原可作雙鶴方翎秋月一鴈春風
數鶯詠詞無愧有道同銘

於莊嚴中自饒秀逸詠亦不嫌板重

長干吟自敘

客思如秋筆花成淚笑淵明之乞食每拙言辭愧仲叔
之清風多依羈旅聽晨鐘而警夢目斷江流數夕漏而
迴腸神傷月魄四百八十寺在在堪樓三萬六千場茫
茫難遣弔古於雨花臺畔草暗新亭賦詩於夢筆驛前
煙迷故國鵲噪烏啼總入興衰之涕苔深石古俱關去
住之悲愴天地之何心才為貧淚悼河山之無罪事以
人勞竹頭木屑早空揚子煙波戰艦戈船獨載洞庭明
月孫恩已破多棄黃龍葛榮未殲便餘蒼隼三翼五樓
下江干而雲湧鴨頭雀室納俘甲而波搖止糜少府之
金錢無裨軍中之鼙鼓長笛短簫若見太平之白棚車
鹵楫已無多事之儲催科若竭於東南補漏未聞乎西
北竭髓傾膏泣三星之在留焦山涸澤煩北斗以酌漿
哀此天災悲夫民命效賈生之痛哭止屬杞人若庾信
之賦哀不離江畔然而飲河之鼯可以滿腹銜葉之鳥
未足蔽身非假篇章執抒凄怨兼以故人博學多上徵
車娶婦銜哀不知恤緯望金臺而躑躅飢甚侏儒折萱
草而流連愁澆塊磊有謝客尋幽之意無馬遷遊覽之
緣禽如啄木但守一枝蟲類叩頭不離尺土相如則不
逢楊意馬周則未遇常何非憎鵲而喜烏若逢其怒豈

愛鼠而忘璞為誤其名孤踪暫寄還如鍛羽之禽一檄未邀莫慰娛親之子倚馬無時衣牛獨歎又以泛舟白下負杖江干夢入無叅之地混跡緇林心馳有恨之鄉憂深白髮蒼蒼雲影都疑故苑之花槭槭楓聲半冷浮圖之鐙是用煩茲虎僕染此隄塵折勞勞亭上之枝採青青河畔之草莫愁之舞態難描心期刻玉長樂之鐘聲已散筆假鏗金時多沉著之辭不淺煩寃之意倘得虞翻知己不負青蠅庶使王粲旅人無題霸岸云耳

彭君豐於才而絀於遇凌雲志氣半消磨於野店僧廚曠代逸才徒工賦於羈愁旅思長于自序前幅悲

彭君先生文集卷三

古

天憫人之意多後幅歎老傷貧之念切幾於怨矣哀矣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由其志潔其行芳致澤為懷忠厚性成骯髒之氣骨梗素負也此序當作於三葉叛亂時不堪多讀令我酸楚

毛子霞寓園唱和集序

一葉驚秋天何雲爛百年如旦代有風流以造化為逆旅時過則悲寫綵藻作生涯與成彌樂文心不謝天地有積才之區歲序何期花鳥盡怡生之藥枯情稿性不是山林抒智騁奇方成隱遁古雖遠遠三百篇縱目能通今尚從容十九首腐胸不再遂使玉臺金谷弔往空懷并若北海南皮撫今增愴憔悴者失其歡樂選勝無心青梁者陷於荒淫尋歡易促既苦黃金牀盡復悲白雪聲寥以是蹉跎誰能卓犖毛子子霞毘陵韻士一編作囊隨芒屨而長遊十日看碑擅臨池而獨絕擘窠如

彭君先生文集卷三

五

斗何待鼠鬚渴驥初奔仍煩繭紙岫嶠與浮羅同夢總如蕉鹿之疑廬山與南嶽同登大非冰蟲之細洞庭三渡脫葉增衰震澤一來水雲看隱傳粉江山之上娥眉老則偏工施朱土木之餘成風勢亦能巧或補樹於晴川或聽雪於郢北香山遺事繼竹閣以簞吟高陽舊池築山亭以霞寄凡斯曠致總屬奇懷乃以家雞野鷺不得其傳且恐寫蕤換鵝未貴其紙於是高歌賣字比賣藥之韓康抗志千秋起千文之興嗣金山可寶璞玉難名迺又晨風岐路惆悵孫篇離燭窮輝徘徊任句忽有同人之想擇斯閨七之時薊苑初來寓園高會詩成擊

鉢人若連珠笑義和之成閨留彼有餘慨織女之常孤
扶其不足乃陳爪菓視此星河雕鵲成橋若同精衛綺
雲如織寧有蕙蘭以雙星重渡之期為七言並唱之夜
琉璃有硯對桂樹而神怡翡翠無屏見白榆而色喜神
酣意適地曠天高正如山公瑯琊習池是戀亦如叔夜
陳留山陽每接真可草芥竹帛豈徒几席雲煙與斯會
者若干人並屬雅流兼多羈思并言辱序有慙皇甫之
名儼句無奇頗愧徐陵之筆聊將斑管繼此雕蟲只恐
大上神仙笑其非巧且與人間僑札鬪彼能工

玉無不耀之彩珠有必吐之光從來蘊深抱奇之士

彭蘆先生文集

去

不馳驟於勲名必發揮於文藻彭君一生坎壈借文
章以抒懷雖悲歌慘淡之篇悉成鏗鉤金石之句今
讀此序枯情稿性不是山林抒智騁奇方成隱遁四
句乃其一生把柄亦一生受用處非僅為毛子洗刷
也其序毛子行徑亦奇

送李召林先生令信宜序

粵西李公召林由御史補信宜朝野聞之謂李侯剛方
嫉惡有古諫臣風而一旦出理巖邑無不歎息咨嗟若
有所憤懣而未伸而李侯去朝之日恬淡自安擁襪被
到官絕不以去就爭臺省中亦無有代為爭者徒歎息
咨嗟憤懣未伸而已或曰人固有不居言職者矣有居
之而默默無所建白者矣有言之而未必當當而不聽
者矣而李侯數年以來其所言事之利害人之黜陟無
不動主上之聽則其遭際之隆可謂盛矣或又曰士君
子立身上以為國下以為民觀李侯所上奏疏亦庶幾

彭蘆先生文集

去

忠諫之氣聳動觀瞻矣而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
者或不若縣令之親切於民得以撫循休養之為便今
皇上以李侯曉暢練達必能吏治轉為今官雖嶺外邊
邑而社稷人民猶夫畿甸輦轂之下當必有三異十奇
嗣古人之芳躅者在焉由兩說觀之宜李侯之恬澹自
安不以去就爭也予更有進焉古之君子才疎而忤時
言戇而取忌往往遭世嗔詬不能一日相安於朝寧而
貶竄之後益矯心潔行發憤為一世之傑使繒弋無所
加而羽翼仍振即不然而窮愁摧抑之餘留心著述振
鐔文采如山暉川濶不能掩其光亦賈誼崔駰之流亞

也李侯其有意乎古人云士之得志而聲施也不為宰相必為諫官予獨謂士之專意而肆志也不為郡守必為縣令何則宰相諫官猶視乎遇主之通塞而得以取重於時若郡守縣令則朝綰帶而夕施澤者也其所自持者在廉能而其可以惠民者在清淨苟其廉能而清淨則敷政優優三年考績其得也風雷而其失也固黑白難掩也漢之宰相多以吏起家而趙宋文人亦無不乞州乞郡有難以累舉者李侯之為令亦猶行古之道而已於其行也因書以送之

居天子耳目風憲之職一旦謫為邊邑守土之任此

彭龜先生文集卷二

大

必有不合於時鬱鬱不得志者若代為洗刷便關礙國體且非賢者善處失意之遭處今偏說得縣令為親民之吏施澤及下以顯畢生康濟方之宰相諫官尤為便易古君子所求而不得者李君得之正是有為若因此而矯心潔清或借著述以自寄二者猶屬淺陋吾所期待於李君尚不在此說得何等正大光明雖似一時釋愁之說而愛人以德慰誨交至章法亦爽朗整潔

開封守卓吾張公壽序

代

憶在先帝時以侍從之臣未諳外事每歲擇一二人出刺外臺予循例得中州在大梁甚久以故稔知彼中風土春秋鄭衛陳諸國雖不盡入版圖然縣二十九控亦煩矣水陸都會之區地大而民雜徂詐藏匿良民中時有竊發苟有以整齊勸導之亦徑直易使士大夫飭於法吏胥憚於威固所稱繁而易治者特黃河時有衝決民病於治河今數年亦休息矣予同年張使君固當世之能吏也其為縣令時治績且勿道即大梁論較之樵李尚農桑民柔而易治大梁習尚雄勁不可以非意狎以故寬嚴之中互有變通要其所傳於士大夫之口固於用恩用威罔非調劑也余久在宮僚浮沉京邸不知今之大梁與前之大梁若何大要張使君領郡後定什伯當時矣先是使君次子名天覺者從游門下負才而謙抑工書法能文章與使君先後鵲起而其兄若弟亦無勿能自樹立以振箕裘以故治家從政歷歷能道之今使君年且六十矣耳目益聰明政事益練習他日如漢之二千石入為三公當在更老之列享執爵執醕之盛典豈尋常所能豫料特以余備知大梁又非尋常交好故序而書之以當祝嘏云

彭龜先生文集卷二

九

從作者自己曾守大梁熟習其土風民情難易與河
患衝激一二敘來轉入張君今為郡守已自入情而
張君政績不用實筆俱從士大夫傳說擬議想當如
是其入壽敘亦不用實筆從其子在門弟子列因悉
其家庭父子兄弟之濟美與其治家政績今年已週
甲而耳目益聰明政事益練習將來為 聖天子五
更三老執爵執醕之盛典想當如是純是空中樓閣
大抵善作文者必走空空則靈動不落俗三作此篇
為最

又序 代作

余通籍以來即叨讀中秘書出入金馬未嘗別歷中外
不知牧民事何若然觀古之為治者譬之烹鮮譬之製
錦又譬之水火知一切剗割綢繆寬嚴馴掖之道非仁
明而濟以剛斷不可以為吏徒事慈祥無益也然當此
用兵之時催科甚急又水旱瀕仍加徵雜差之費紛繁
不一而為之守今者概事明察無蒲鞭為理之意其有
不挺而走險者哉古之計吏守先廉能而雄奇磊落之
才民社在手輒以繩尺自持不敢稍溢於循良之外非
以烹鮮者慮其傷製錦者虞其亂水火者恐其狎且烈
也哉予友三韓卓吾張君魁梧有才幹自縣今以至今
二千石歷任維五書屏奏最者非一日矣問其政績大
約以剔弊興利為先而與民休息之意每隱寓於張弛
之際故上下整齊交口稱善藩臬爭薦之如出一轍史
記循良傳獨詳於太守以其能倡羣吏而先之其時刺
史郡守多召入為相蓋以天下一郡之積得良二千石
為天下之倡則所至不難治也今張君兩歷名郡所裨
益多矣其郡之士大夫方歌功頌德於懸弧之辰因悉
其治狀如此若於貽燕之樂繩武之美諸子之能克自
樹立以振起箕裘人人能道之不必余復道其詳也梁

郡之民方且服其操持羨其廉能爭相祝於懸弧之日
神聽和平百福並介又何待余之握管而道哉

又序

今天之所以為天者不過雷霆耳雨露耳雷霆主剛
雨露主柔二者缺一恒不可故人主立治往往立臺諫
以職雷霆立守令以職雨露蓋以調劑寬嚴斟酌燥濕
非可偏用也雷霆者迅厲奮發可暫不可久雨露沾濡
漸漬入最深宜久不宜驟古之為守令者率久於其
職功匪渺矣古之吏意在立節樹恩威久乃超去故多
令名今之吏不懷功德日顛覲超遷以去故令名寂寂
焉張君之治開封操持敏妙應手錚錚如玉帛而又素
絲節儉有羔羊之風且自縣令至今官歷任維五雷霆
雨露張弛互用而雨露尤多允足稱循良二千石其於
龔黃豈遠哉庚申春王之月為使君攬揆之辰余在京
師不得與使君介箕疇之福歌天寶之詩特以風俗凋
弊人民困苦急雨露不急雷霆之時乃為言吏治如此
張君子名天覺者為乙卯孝廉與余子為同年故樂得
而序之

後樊川集序

後樊川集者家鴻臚先生之所作詩也先生積學四十年所著詩若文幾充棟茲以入泰而名其詩且以前有牧之而自遜爲後也其意念深矣夫人平居里閭大率皆花月風雲對酒高會贈別繾綣之作所作卽工不過雕績滿眼耳其欽奇磊落之氣生平所蓄積非遇山川之奇特遇合之顯易得之心而應之手爲能累業以至日新耶所以貧賤之士其所見不遠而詩亦終無變格也若先生之詩則累變矣自己丑遊燕越二年遊越遊閩遊粵所遇之川原郡邑足以增發其志氣矣廼又遊

彭廬先生文集卷二

三

燕而宦粵西楚南入於烽煙瘴癘之鄉而彌厲其節彌發其采所作安得不工今復宦秦五年長安舊都八水滌洞之地觀益大詩益工宜其所作多弔古悲涼沉鬱蒼嫺無復作雕蟲技也昔司馬遷作史記論者謂其得遊覽之益先生所歷幾遍天下而以詩爲史乃如少陵又以所遇之秦非少陵比而比於樊川豈其有所取耶先生善詩古文精行楷飲酒能談笑而簿書刀筆之經濟又能不辭甘苦其名位殆未可量彼樊川集又豈限之哉牧之所著不甚富阿房一賦亦小技耳特其不拘小節有足稱者吾謂先生樂杜曲之風景而取義樊川

非謂牧之而後焉也後世之人取兩集而讀之其能以世爲前後哉河濱李楷旣爲序不鄙某而命弁焉爰是忘其固陋而又弁其首

通幅從一後字生情其遊彌廣其詩彌變其心彌謙不獨不自擬於少陵并不敢比於牧之謙極矣且不獨詩其文章藝能與經濟之美無一不臻絕頂而其謙如是謙則受益其將來之名位正未可量其詩之變又何所止境耶然則以爲後者彼特自以爲後人固不以世爲前後也收得最緊

彭廬先生文集卷二

圭

擬宋太平寰宇記序

昔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而堯舜盛德遠覆比垂則幅員之廣殆非後世所可比然堯之九州舜分爲十二而周之職方又復爲九則九州以外第修德以來之聖王之不勤於遠所以安民也後世秦并巴蜀漢闢甌閩極兵威以擴之而秦則距二世而亡漢則有輪臺之悔則何必啓土開疆始稱郅治哉說者謂州縣之設歷代屢變山川之秀終古不易禹貢以山川定疆界濟河之兗州華陽黑水之梁州至今可考其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以風俗本乎上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人才由乎下

彭澤先生文集卷二

序

化也苟非上之人秉德禮以感之設政教以齊之則雖南海輸贖西山獻琛未能永逸以云太平豈易得哉維宋之有天下也其取之也甚易而定之也甚難賴一時割據方隅者俱荒淫無遠志故先以寬德懷之而卽以重兵收之遂不勞而定今者人才蔚興風俗淳美而寰宇之遠者因彫剋而啓戎心由兵燹而爲盜誨非偏察而與爲釐革恐無以洞邇遐安上下於是太平寰宇記奮然有作歷歲月而告成焉古者南北強異則君子劑以中和東西地分則帝王合若符節總以治權在握夷夏可風不畏習染之頑良沿革之訛亂也若執周禮星

土之辨而拘左氏附會之言則九州既上應星土而封域亦俱有分星又豈特十二次十二國之一隅哉

古聖王之御天下其心如天地覆載不遺一物務以德化漸被絕不以疆域爲限視六服之外與畿甸等遠後世不勤脩德務遠略必欲盡并天下之民盡彊天下之土而後已乃秦并六國不二世而亡漢武南并百粵北窮邊朔西徼巴蜀邛笮夜郎無不分爲郡縣猶未厭足復出師以田輪臺地非不廣威非不加而海內虛耗幾續亡秦至煬廣而幅員之大從古未有稽顙接踵自誇威力謂無所用其德也乃身未殁而四方蠅起不旋踵而已覆矣此不務脩德勤遠略之明戒也先生此作只風俗本乎上教人才由乎下化兩句已盡古聖王致治寧人之要至其論宋取天下之由可謂洞灼當日情勢此有關世道絕大文章豈徒爲宋言而已

彭澤先生文集卷二

序

籍田頌代

皇清康熙之十一年

皇帝御瀛臺憑玉几思稼穡之維艱命東耕而教養乃率羣臣於千畝之甸卜今辰循典禮自三推以至終畝悉依故事小臣備列史職雖無與省功省事之任然仰睇

聖天子重農至意竊有慕於豳風之獻替也爰作頌曰維協風之既告識親土於順時凜粢盛之所出況蕃殖之所資先太史以告稷謂土膏其陽滋乃御事而淳濯繼祈穀而行斯此古者甸師率屬所至而農正

彭慶先生文集卷二

夫

陳禮因之者也乃若命司空除疆場啓崇基掃廣陌翠幕洞張朱旂翕赫謂隰畛之可徂繼芟柞而非迹闢四聰於無垠開千畝而耕籍咏匪解於商詩踵鉤盾於漢冊成莆田之秀驕笑不殖之異獲於是乘金根駕玉輅飄雲罕之陸離揚雲旌而導路建豹尾於屬車率龍驤而前度似列宿之環斗如衝風之沛澍御紺轅以行春幸施撥之農圃乃降蹕而蒞事爰易冕而朱紘下靈壇而肅拜執耒耜而親耕以三推而逌降亦五九之班行至終畝而不廢並亞旅而逢迎天子金鏡攸渥民嚴維懷欽鉅典之克舉欣大有之匪

乖吁民生之凋瘵實顛沛於水涯肆濊澤於賑濟肅祈年於燔牝亦既倉廩充盈馨香克告者一紀於茲矣乃猶謂水旱不虞堯湯所遘維予民以不涸庶神倉之可守繼報賽而告虔真孝德之鴻厚同楚茨之作歌祝子孫而飲酒小臣同田父野老忭舞歡欣乃預爲豐年之歌曰

皇清奠鼎自彼三韓廓清區夏繫紐安瀾時巡清蹕蒞彼青壇籍我千畝用戒農官駟驅魚麗象輦和鸞風行霧捲鰲載非謹公田鉅艾萬井同歡禹勤武敬宵旰乾乾千秋婉德尤倣遊盤君歌與翼民釋飢寒自

彭慶先生文集卷二

五

今伊始歲有非難萬年戩穀薄海同觀莊重得體歌亦典雅可諷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三

華亭肥溪園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同校訂
為槎濟川

為拭欽昊

起衰頌

康熙二十四年春

皇上命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李公振裕以本官掌江
南通省學政內則拔自崇班不啻卜甌之重外則秩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三

齊開府便如分陝之榮異數所開海隅震忤人望攸
屬宇內傾心掃積習而不存激頽波而自汰菁莪再
歌於白日桃李盡曜於青春譬鳳翥而驚舉百羽增
輝若宮唱而商從五音繁會洵藻飾之上猷為作人
之盛事慨自四方多壘羣例紛途富人多陶樂之金
築垣猶易貧士鮮猶魏之鐵飾首為難雖如饑渴者
仍溉釜之有心而執斧柯者歎獲薪之無路文士雖
生路如之花盡稿文章雖盛聰明之卉無驗矣

天子崇右文之心弘作人之盛謂江南文數非得大儒
以振起之則沉困幽隱其何以慰爰是賜之璽書倍

加隆沃今李公以名世之偉才襲膏腴之巨閥讀書

中秘黼黻乎藝林簪筆起居賡歌夫天藻頓作鑄人
之顏子實為當代之李膺方將起樸械於深醇人知
禮樂出珊瑚於淵秘戶有弦歌下走素辱龍門曾隨
驥尾西江南浦邀車笠之盟言玉苑金臺荷漆膠之
雅契王陽登而貢公喜我思古人揚雄著而鄭樸傳
言念君子爰效奚斯之作用繼王褒之蹤雖支離土
室孟浩然已自歎其不才而偃蹇孤蘆虞仲翔猶泣
思夫知已不揣蕪詞爰效頌體

天子明明堯舜齊舜一意右文闢門額俊金馬儲才驚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三

龍奮迅留意太平擇官維慎咨爾文牧教化所先士
貴始進璣鏡宜懸不有伯樂驊駑詎前乃簡大僚昇
以重權重權維何出自丹楓紫泥龍誥秩爵兼隆眷
我江南錫以國工碧雞白鳳人倫所宗維我李公星
驅蒞止清則如水直則如矢放鄭留韶剪猶樹芷振
我風頽靡靡忽起絢爛奇觀嚕吟異響么調孤絃無
幽不賞尚古屈今扶直錯枉皎皎橫空纖塵必盪嗟
茲疇昔蜩蟬沸羹誰為灑滌以迄澄清律之法度示
彼儀型矯矯風骨遠邇堪程矧茲柱石萬邦所欽若
喬若梓如玉如金僊才太白幼敏德林胸吞雲夢文

貴南琛爰效前躅起衰作頌風虎雲龍世載其重不
有哲人留良安用光耀燭遐潛虬俱動鄙人稿項粃
粃草土夙昔所懷端門風度滕閣蓋傾金臺星聚旣
見君子式歌且舞盛時不次蓬蓽延登晏知越石吳
舉賈生願言思古未敢迺名聊陳瓦缶以附雲謨
可以逢世亦可傳世

擬漢三雍頌

三光麗乾五岳貢地萃爲人文爛焉難秘教化宜先膠
序代次家塾黨庠維周爲備思樂泮水采芹攸記子衿
佻達城闕先刺養老有憲瞽宗有肆秀異所升并移匪
類秦暴坑焚漢鼎泰亨叔孫綿蒞禮樂雲蒸董生議設
劉向勸興潁川蜀郡憐憐多英文致刑厝武表六經元
成儒術文囿如耕投戈講藝世祖堪型爰今及茲三雍
已成維彼三雍統於天子布政觀雲崇德尚齒石渠白
虎諸儒競美政務更張事機疑似有詔輒問經術可指
豈惟訓詁周行所視朝政穆清黼黻是倚鼓吹休明幸
學有喜乃展金輅乃睟玉容身經槐市親下辟雍設壇
爲殿張幕爲宮掌禮辨位設樂奏工器幣定數千戚藏
鋒圓冠揖遜方領和雍牲牢玉帛俎豆醇醲園橋俯聽
扶杖慶逢吁嗟盛事振古嘉茲人才所繁風俗在斯享
射袒割執醕壽眉觀風洗習聳志振靡七營飛騎釋甲
入惟四夷番長質子願隨無思不服文治無虧操管作
頌三五爲儀

古典質自是秦漢法物陳之清廟明堂方得其地

上帝文

竊聞得一以清天事獨專其辜毒儼兩而立人才亦佐夫平成故蕩蕩有福善之心而板板無誨淫之理其有精英獨擅藝學兼工煉五色之石絢爛非難舒萬里之雲帡幪甚廣既具日星河漢之才自應風雲龍虎之遇夢圖求傳嶽降生申粉飾神奇推崇玄感樓成白玉詩人遂令修文香動蒼雲案吏或來輔世所以明威赫赫福祿可綏鑒聽昭昭瞻依非遠何圖鏐金有價寶璞無光玄黃眩目皆買櫝以還珠高下在心時投玉而抵鵲甚者具頽子之聰明必須學子貢之貨殖東冠頂帶必

彭慶先生文集卷三

五

崔烈可至司徒負笈環橋惟卜式乃超上舍是使黔婁束手原憲裹足痛臣筆墨無靈錢刀寡蓄惟生平不知阿堵於末路益失孔方一卷攜來未堪破涕百城坐對但自增愁鴻來燕去悲日月之如流桂謝杏凋笑春秋之空度已嗟入告之無門是用呼蒼而稽首伏乞命筭鑰之司降非常之寶南箕翕舌助臣以簧言北斗挹漿資臣以膏澤假粲父逐日之力資共工觸山之雄使臣有金如粟有馬如羊服匿傳餐明駝賈利便可上主鹽梅下司籩豆愁城永拔窮骨頓更若以臣拙鈍不堪朽穢無用寒谷無再暄之日死灰非再燃之時亦望通其

盼嚮使悉大造之權示以歸趨使無終宴之歎憤氣填膺哀辭碎首天其垂佑臣且何言

凡人疾痛必呼父母天者生人之大父母也最受得怨起此澤畔哀吟有天問之作而搔首問天遂為文人故態然天亦有無可奈何者使有才之士人人與以高爵厚祿百億黃金則天必將苦於窮而無告又將誰怨耶乃知樂天知命士之本分而激烈牢騷特借以發其憤時疾俗之意耳文有正罵有反罵有從自己倒轉假罵筆筆出奇然太甚矣

彭慶先生文集卷三

六

留貧文

彭子旅居閩日歷年與貧爲伍形影相憐夜聞貧鬼羣聚太息此子迂愚累我無色夢中若驚呼貧問之爾畏我拙我畏爾隨請君遠逝舍約就泰吾亦舒眉得逢金貝貧乃大笑吾實不貧子能見留庶幾無屯青鎖綠墀高門聚蠱環堵蕭然有樂無苦朱提赤仄買爵輸官囊空趙壹盜不能奸蛾眉曼睩美容伐性在客如鰥反得其正豹胎熊掌恣飽拳肥藜羹藿食快然無饑狐裘輕煖楚楚蜉蝣短褐之子適體卽休三槐九棘待漏不遑貧者偃仰放意匡牀騶唱鐘鳴連車接軫貧者杜門饑

彭廬先生文集卷三

七

渴不忍蠅營狗逐患得患失貧者無思天鈞自逸超踰罄折作僞日勞貧者無爲屏絕喧囂貧亦如客甘之無患貧有何愆而子是慢心貧以實身貧以名實者載濁名者載清嗜利貧內嗜義貧外內者心愜外者意泰昔在顏子陋巷簞瓢賴貧與居亞聖譽超維彼原憲踵決履穿賴貧與立道風以全亦粵卜商懸鵲百結金石之聲匡歌不絕相如滌器虞卿著書宛轉無滯貧與共娛黔婁不食接輿行歌與道豐約適其天和子獨何爲而不我留命與福背人卽爾警速韜子器速埋子名與貧恬澹樂釣樂耕余聞貧言願與終始遁世葆真久堅鄙

志揚雄則逐韓子則送以去爲留視醒猶夢五福雖遠六極何遜左圖右史與貧逍遙天地浩蕩山川寂寞貧遂永留歡欣踴躍

上帝文憤時疾俗意多留貧文純是自爲解慰雖皆戲筆然篇中名實內外八句則實理也

彭廬先生文集卷三

八

尤天成先生節烈徵詩引

竊聞孤竹吐清聲堪和雍門之涕青桐激哀響能增薤露之悲况夫志士捐軀疾風勁草義夫恤友夜雨碑新憫飄蓬之未定拯覆卵而復完者乎廣陵尤先生諱天成者鳳池高選鶴步羣僚屬佐郡而得撫州慘遇寇而成死節十載馳驅既已委身事主一朝搶攘不忍屈項求生何蕃正色於朱泚之亂可譬剛方孫晟大聲於壽州之圍儼同忠烈論嚼齒穿齦之狀可激頑波語握拳透爪之時足標貞砥偽命屢污而不受頭顱誓碎而終推一棺莫掩難歸連尹之屍四壁雖存莫進王孫之飯

彭澤先生文集卷三

札

當時弔客僅有青蠅曩日家書祇憑黃犬慘哉孤子之幸存獨有俠友之可托同郡江生名山者生同患難不啻羊左之交沒盡扶攜何殊嬰白之誼然而牀乏黃金支吾無計聲高綠綺憔悴難操賴有丹池之舊僚今為黃堂之太守如謙庵魯先生者以賈董之才名奏龔黃之治行五材並運見雛雉而必懷三德俱崇格豚魚而不爽憶同寅協恭之誼見穉子而生憐發如保赤子之懷解囊金而不惜雖劉寵一錢之郡廉儉無餘而西華見肘之形瑣尾是歎爰乃恤孤羈旅得今返觀故鄉遂使臺名思子路通爪步之橋石號望夫淚漬蜀崗之草

其由困以得升藉挽屯而成泰嗟乎心交難得面友常多當權薦遠難逢貢禹彈冠知己相規不遇管寧割席况此負薪之衰裔乃選分宅之大夫得朱暉可托妻孥故人不死賴韓滉能為器使小德不踰所望名流繡虎出斑管而題詩髦士毫鸞研榆糜而成韻既賡斷金之妙兼成埋玉之哀便今斷弦折劍加鸞血而恒新即使海竭江枯為鷄碑而自久

直是一篇三義傳可悲可泣可歌可咏傳之足以風世

彭澤先生文集卷三

十

扶風書院記

會稽魯公謙庵守松之六年政既振刷獨於教化士子倍為懇摯於是建扶風書院令府庠廣文陸公按月考校不拘人地無間寒暑拔其文之尤異者彙為一編試之三場如棘閣例令廣文分校各取五經魁以呈而親為校定後縣榜以勸殆若鹿鳴試之日供饌以食禮意多優崇文以來迄今三載矣其士之藉鼓厲而獲遇者不一而向之蓬門寒俊寒不獲收者於童子獎借獨多雲間自機雲二俊以後至勝國文風獨盛袁海叟之白燕何元朗之語林文藻翩翩真稱獨絕其後幾社五先

彭澤先生文集卷之三

上

生有海內三君之望而夏考功陳黃門相繼死節文行並優其他鳳蔚鸞翔各有論著而本朝開科以來更為彪炳鹽梅柱石之臣金馬玉堂之彥紛紛歲有其人可謂盛矣獨自烽火以來士率以貧薄乏貲或怠於學且事例多途單寒之士無由以進相率而為高官幕客絕意用世者亦復有人以故文風未振自魯公教化以來今且人人鼓篋戶戶臨池索玉於崑山之巔珉珉非寶矣漢之二千石大率以興利除弊察奸誅殘為主而欲如潁川俎豆蜀郡師儒以教化人才培養風俗者寥寥無幾公以為太平之後務在休養教士以禮義則民

知向方課士以文章則俗知教子以之治天下有餘何況一郡以故他事皆務恬澹而獨於此事為急而且緩催科停訟獄豪悍易心積弛具舉本身教而肅官邪緣文學以飾吏治宜乎增秩賜金而有外臺之擢也先是公精勤峻潔而不自以為能郡之士民感其意而勿敢以記請也今且來暮之歌息去思之情切矣若勿著書院創建之自其忍忘我公之賜哉竊念國家自太平以來

彭澤先生文集卷之三

上

聖天子振興文治欲使無一人不澤於爾雅而魯公為二千石獨能首先學較以上承右文至意則令異日者一歲九遷當棘槐之任吾知其留意人材卓平有吐握風矣後之守是邦者見書院之設踵美事於將來滋教化於勿替而公則巍然為之倡其即召伯之棠汝南之社也與因書之以為記

記一書院而有根有柢不獨魯公政績歷歷可風連吾郡百年以來文章之盛衰風俗之美惡人才之隆替原流如見而瞻前顧後其思甚長此記大有關於桑梓

處士王光承傳

處士王光承以詩文重天下自勝國時業已藉藉至本朝定鼎以來埋光韜采者踰三十年海內不復知有王先生矣而享年七十二歲乃死悲哉士之生不逢時而至於槁項黃馘以老湮沒無聞者多矣先生豈求名者哉雖然以余所聞先生學至博誼至高於文無所不窺而淵然莫露於行無所不備而惕然若虛以彼其才何難煊赫取世資爲親戚交遊光寵乃痛心含忍自涸於海雲浦澈之間其志貞其修潔君子哉若人爲不朽矣里黨之士死於兵沒於寇牽戀於妻子摧殘於賦役

彭亨先生文集卷三

主

飄飄淹抑於饑饉何可勝數卽蘊才抱略一藝一德之流始亦堅韌如百鍊鋼而日復一日化爲繞指柔耳先生聚生徒教授挾一編自娛至惟髻蓬頭布衣皂帽者終其身非有堅忍之力淵遠之守視一切富貴勢厚絕不櫻其心能如是之不汚也哉先是先生父君謨名不顯者積學好古爲明季廣文桂冠歸隱先生與弟烈先後鵲起爲文人居恒敦篤孝友以忠義相砥礪遭亂泛海與父居天台雁宕間志行信於人學者駸駸來就君謨公有故鄉思侍奉還里父與弟相繼凋謝竭力護喪事環堵蕭然不爲戚也生平好爲人作序時有以文字

賈禍者株連頗急先生負重名且以義自處疑有以此及之者人言如沸先生曰生不喜存死不悲沒宋纖之言也吾若遇難又何悲焉卒亦無害自丙戌歷丁巳杜門者三十三年夫此三十三年間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不知其幾矣假令折節而交濡足以濟而名業小大年壽永促一旦如飄風如蟻壤則亦死輕鴻毛耳士固有志而遲回以驗其守軼軻以揚其節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哉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王子何惡焉乃爲贊曰維世之人兮動於心而不自持賴王子兮能愛道而貞於斯天卑地高今世

彭亨先生文集卷三

古

莫我知松栢後凋兮高名在茲

通幅以名字爲主不求名而名自至蓋名者實之賓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沒世之名實名也生前之名浮名也以詩文重於天下何如以節義重於天下先生埋光匿彩此時方自辦一死連詩文都不欲留矣况乎名耶而久而愈芳唯其實也發潛德之幽光大

節妓葬文如傳

死之於人難矣哉人於險遇遘屯萬無不死之日而隱忍偷生者多矣而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聖賢又惜其輕生焉則甚矣死之難也乃有可死而不死不必死而竟死而托貞心於一日殉知已以終身竟出於婦人而為娼者又何其奇也娼姓葬名文如本娼家女隨母遊河洛間所至輻輳非門庭冷落者顧未嘗有奇藝異巧著名樂籍於濟過參軍段公與之狎昵段年高有痼疾愛娼之年少婉媚凡飲食居處悉藉以調護以葬善歌延羽流崔柏崖教以琴亦千金買笑之意已而段病葬

彭慶先生文集卷三

五

為之禱不應潛割股以食病少瘥既而段病篤葬誓不獨生人謂老人溺情娼家給之以死殆故智未意其即死也段歿水漿不入口每慟輒倒地不起兩目腫不能視且曰段恩不可忘願相從地下時居嵩縣方開門掃軌而客有聞名相訪者其母利其金延入座葬肆罵詈客不能忍遂去謂其母曰吾誓以死殉若一旦被污無以見段公於地下母防之愈密葬因弔段倚樹哭之若為釋哀者給其母曰兒不死矣兒當歌因放聲長吟歌數闕皆一詞謂母曰此段所愛詞也繼而慨然鼓琴纖手琅琅琴止一曲謂母曰此段所愛曲也今日鼓後當

不復鼓矣頽然就臥母雖疑不鼓之意或未至廣陵散遂絕而五更起視已投環死矣里黨聞其事遞相傳述以為娼以色事人未嘗有鳴雁媒情之繫文倡隨同牢之大義而能殉人以死而段又皓首華顙疾痼臂擎之老叟娼何愛之深而以死殉耶或者以青樓墮落風輕其生而特借老叟以沽名耶而何以幼年不死過風流年少不死而殉於一支離臃腫之老何其愚也雖然此其心則果而意則仁矣溺於利者利不專一物溺於色者色不專一人人之愛而不專者多矣而段固愛此一娼娼亦愛此一老則情之專也夫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彭慶先生文集卷三

六

盜取其質之摯而有力者娼之能死亦摯而有力哉妓而死節死於其情也天下惟婦人女子最多情唯其多情所以無情蓋其所謂情特蕩而已烏情乎所謂情者不因色感不為利動其人各有一種摯力根於性中適然相值如膠漆水乳融化固結矣無物可間是情之本於性而為節者也觀其放聲長吟琅琅鼓琴何等慷慨亦何等從容葬之死死於其性非死於段也於法妓不宜立傳若妓而死節則非妓矣傳之正以告天下之不為妓而妓者寧獨婦人女子為然士為知己死亦死於是摯力耳

上宋右之侍郎書

某頓首昔孔融之見李膺猶述其先人師資之誼況某之於先生地近而誼親者乎曩者登先生之堂意勤勤懇懇若憐其落魄而思有以振之於泥途者私心甚喜已而至門則聞者辭再至則又辭非退朝未暇卽貴客在門主人或深居偃臥而客則踟躕嗚呼仰首候閣人意青傲睨而拒不為通也私心疑之謂先生素愛士某又屬素交當不至落寞如是又聞他邑士下榻於先生家者亦時時有人始知先生之於素交仍有厚者而其則非其人也又私心慰曰君子之交淡若水意者其古道與自是先生之門某跡希矣近者聞先生有薦賢之柄私心踴躍謂先生長才廣識當必有魁梧奇傑出君夾袋中而微聞所舉不過在耳目之前竊所未解敢不避狂瞽敬進一言夫士君子乘時履要須度其上之所好而投之然後其說得行而已職得盡今主上用人之途不可謂不廣矣其下詔求賢之心不可謂不切矣仁心智鑑逆料未然謂此瘡痍之郡邑須得廉能以鎮撫之故於滿洲任子之外破格以用人甚盛事也為人臣者原有以人事君之職况當此明詔而可率然以承漫然以舉乎為先生者宜條陳讜言實心薦舉謂耳目

彭程先生文集卷三

七

之所及有限而人才之淹抑恒多或採舉拔擢或開閣招徠庶幾乎薦得其才而人效其用若今之所謂薦舉者應故事而已非所望於先生也在先生之意推轂秦孫因不次用人之今而收羅廢棄以視大循資以求者相去什百然誼則高而事未當也漢之時敎魏尚於囚繫徵張敞於亡命擢安國於徒中三人者俱建烜赫之業揚名於後世遇其時也今則用人雖寬而拘牽於成憲求賢雖切而瞻顧於人言既無非常之典以破積習又安有非常之事以收奇士乎且無論罣誤之才未必棄其瑕而錄其瑜果能矣當此風塵擾攘之際以書生處其間亦將敝車齋馬追逐戎行乎抑盛其徒旅絡繹奔赴乎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而投荒寒士求米珠薪桂於戲下吾恐其未得官而先困不自持也必先生大出資財周其行李然後可達又恐凜四知之操如先生未必有此長物可為友朋計也故曰誼則高而事未當也大抵友朋之交親疎因乎遠邇信任視乎舉動苟非其素所暱習必不能信而勿疑惟是賞其才譽扶其貧困或觀其所著以肆揄揚或稱其品行以砥廉恥此先達所得為而友之可以自信者先生體破格用人之心為敦篤友誼之事其羈旅之絕望救於先生其卑賤無援

彭程先生文集卷三

六

待謂於先生者亦既紛紛有人矣何獨不憐此遠人急
為推薦乎今有人偃蹇於世者三十年矣少誦讀無名
利心人所趨者恒止之人所通者恒介之於文辭無所
不著而未嘗求炫於人四方賢豪識與不識皆知之軟
美者惡其直通明者賞其真政練辭達無所措施奔走
長安街冀一知遇者又三四年矣殷殷乎有慨於心若
將饑渴或歌或哭以自遣其亦淪落不得志之士也先
生其亦念之乎昔原思行野子貢歎其貧王粲旅食中
郎傷其困瀨女以壺漿救士漂女以一飯留恩此皆以
分寸之細德收遠大之鴻名如先生者位則高矣聲則

彭廣先生文集卷三

九

振矣人方聞先生薦賢一事以為施恩於廢棄假譽於
流人為千古所僅見而某則未敢誦說者其所見者大
欲先生之以此為心而擴而充之也某垂老之年無所
輕重於世然不能拮平勃之操遊衛霍之室而喋喋於
左右者地近而誼親與有以信其生平而稍稍為之援
引也今自料與世齟齬將歸岩穴以老矣料大君子之
心未必棄舊交如敝屣故敬陳其區區之衷倘賜之觀
覽勿罪慙直幸甚幸甚

破格用人上有其令下卒無其應其患有三一則謂
國家從無破格用人之事今茲所為亦不過以名令

耳我而忽有所舉必將駭人耳目上不必信而徒自
立異不如循例同人之為得也一則慮開同列之議
謂彼素無公忠之懷今忽作是舉非引其私人多植
黨援即啗於利而無行也一舉動而來舉朝之議智
者不為矣一則謂我於是人不過文字相知今忽為
薦揚安知其將來不我負乎且後或有所得罪必將
究舉薦之人是自貽伊戚也有此三患則斷乎其不
為矣然究其本總由平素無知人之明又不肯實心
為國所以瞻顧疑惑拘牽不進即賞懸於前罰驅其
後猶不肯為何故人一書遂足撼耶彭君才大氣雄

彭廣先生文集卷三

三

才大則忌氣雄則畏畏忌交并伊誰我顧況更有較
美者早中其選乎文之傲岸奇策鋒銳過於昌黎

上嚴灝亭副憲書

某謝劣下士荷先生通家之好者三十年於茲矣入都以來頗欲以襪線之才待用於門下承先生揖之座右賜以酒食相見之懽慰勞之切意勤勤懇懇若憐其落魄而思有以振之於泥途蓋未嘗不翹首而思企也嗣自以後先生之位日益高而某之窮且困益甚色沮氣憊掃門為惡遂至咫尺之間不啻萬里然微聞扶掖鄉俊獎借不絕口雖身在踈覲又未嘗不鼓舞踴躍歎為盛事也客况淪落自傷不遇無由屢望清塵一吐肝臆茲者失意成疴渴思還里聞朝廷新令許三品以上

彭慶先生文集卷三

三

官保舉人才而先生有薦賢為國之柄敢竭其愚瞽以冀俯聽李固曰養身者以鍊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今中外師師濟濟不可謂無人而以憂勤之聖主竟不能收得士之報者用人雜而成格拘也皇上怒一方之紛擾憫百姓之流亡恐克復城邑之後兵燹瘡痍撫綏倍急故欲得慈惠之長忠信之師以奠定其地特開保舉之端不循資格之故甚盛典也近聞朝士意向仍屬廢棄之舊老里誤之遺紳雖不失人惟求舊之意而草茅蓬掖一無拔擢豈聖天子不次用人之至意乎先生以蓋代之鴻名當邦憲之重地其所保舉者當

彭慶先生文集卷三

三

必有瑰異之行奇特之才久蓄於夾袋中而某則願有請者與其保現任為超遷之階寧若教誨誤為自新之路與其獎世俗杜雌黃之口寧若收寒俊儲薪樵之用况已仕之人素享逸樂宜乎黼黻承平不能經營禍難惟草茅之士掩抑困頓其受苦既深而老才益練苟得名位則必痛自惕厲以報所知若其身負瑕玼不堪蹉跌又必力於改圖以蓋前愆此必然之理也今國家今嚴法重言路有不當者輒議罷斥其畏縮而不敢言者不知其幾若保舉之事得言矣又不暢所欲言而伸拔俗之見又何時而得言乎或以進賢有崔璜之賞不實有王丹之罰苟非生平所素習則不能輕舉即信矣能保於目前而不能保其既往則無所短長之人適足為舉主累耳此其事亦或有之然未可為通論也長吏之事所貴者廉能今則安疆欲其休養所重在廉危疆欲其捍禦所重在能必須委之以事權無人得以掣其肘而後可以盡其才有志之士出於今日必且懷忠肝蓄義膽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又安有敗檢穢行以負所薦乎此有以信其必不然矣然吾聞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起而身任其責不避謗議首先抗言然後所舉得人而黜陟咸當而歷觀史冊亦寥寥其人蓋非

無其人而權之所操有專有不專也漢之時田蚡以武帝好文黜道崇儒多所銓敘公孫起客館海內士沛艾而進然以董仲舒之醇謹韓轅歐陽之明經博古申公之篤行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其所與推轂者乃出於王臧趙綰之流豈真知人之難哉人情好軟美而畏奇拔樂詭隨而惡質直所由來矣先生人倫璣鏡能無破拘攣之見申崇竑之議乎江南奏銷一案罷斥萬餘以介毫之逋欠遭森嚴之重科禁錮數年極重難返雖改業死亡者已多而青年潔行沉困里行者亦自不乏進士如錢中諧彭孫適孝廉如計東董俞等皆有通

彭先生文集卷三

三

明之才可備任使先生能乘此機會陳其寬而舉之乎如^禁者跣地鈍朽之士也罕有攀援時逢謠誅雖毛義有捧檄之心而援引無馬周之路行將策蹇歸鄉終老衡門矣辱長者交誼有素陳其區區幸不鄙蕘莛一加裁察

首言為國薦賢是人臣盛舉不當循例拘牽虛朝
廷新今次言破格薦舉當求之註誤一途彼既受一番磨折必能出人頭地以收後效次言不但薦舉不當拘格尤須委事權而無掣肘方能實得用人之益末則實舉可薦之人似全不為自己至結處始一點

覺通幅句句說自己矣文之波瀾闊壯亦全學昌黎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四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庚

姪為杜黼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杙欽昊

與鄉貴書

某與足下間闊者已一年矣適聞足下還朝自此紆青
拖紫不復與里士相聞問而某有鬱而未宣之言不得
不一為陳告幸足下俯聽之某先人以清白傳家無田

彭省廬先生集

宅婢僕之遺其有一二童監皆家生子也自先人見背
以後凡在仕宦輩皆荷交驩未有收其童僕者自某兩
至京師荷足下恩誼獨兩收之某才拙遇蹇不能有先
人之僕知足下愛客能為郇公廚故以烹飪之夫慨然
相送而未與北海之樽復有東門之役故某於去歲三
月微吐衷言以全友誼荷足下名帖見還將謂一棄一
取可幸無罪不圖一載以來陽棄而陰收之近且遷之
宅左又已半歲矣某胸中疑未解者五足下其姑聽之
乎君家太老先生為先朝廉吏兵戈搶攘時足下雖已
露頭角而門戶未振其間捍奴欺主首尾兩端或身遇

之將謂承廉吏之報得此功名定能繼彼前芳謝此臧
獲而足下朝取暮取不厭其繁此其不解者一也奴輩
嗜利見勢則趨一有零替鳥獸駭散此是常理聚散何
嫌但恭養經年一朝叛去此有羶聚之樂彼有雀羅之
傷效尤成風一僮莫保足下富貴逸豫才裕智優而止
權一已之心未測他人之意欣戚苦樂置之不問所未
解者二也以力聚人譬如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若
收人之叛僕而異其為功於已猶以梧桐之實聚梟而
冀其鳳鳴也呂不韋之萬人張安世之七百名聞後世
勢竭當年今復何有足下好行其德哀及鰥寡而奴僕
一事願欲未盈其不解者三也秦伯送衛於晉文三千
實紀綱之僕漢之王鳳昆季爭為驕侈僮僕以千數足
下簪纓奕世積有多人而又擔戴金臺包羅廝養保無
怙勢竊權以為盛德之累且與其懟友以求僕孰若散
僕以全名蹈樂滿之荒忘眾怨之積其不解者四也足
下居清要以來衣被海內某戚雖疎屬交則有年未嘗
借大樹之蔭邀涓滴之澤而寒微之僕悉付奔走施而
不報殆非人情今既非陽城之都兒某亦何所戀之獨
秦奴身親書役子作歌童向之陽棄陰收今且顯然用
之棄見還之成言乖施與之正道此其不解者五也某

彭省廬先生集

性極疎直，好為讜言。足下踈我寔甚，而謬托親友之末，不避斧鉞，以進忠言。蓋非自為計，為足下計也。大抵蒼頭廬兒，練達者百之一，忠誠者千之一。當其赫炎蠅附蟠集，獻諂極媚，若盡忠款，迨乎主人捐館，幼子在堂，俯仰異情，縱恣萬狀，甚且吞胸下石，惟恐家不破而卵不覆者，恒比比也。足下雖盛年壯宦，其亦為百年之後，稍存遠慮乎？若某不過一僮僕耳，何有何亡，足下既需此人，萬無復相爭之理，但情有不甘，固未應默默也。高明仁智如足下，當有說以慰之，固無俟某之再三耳。語曰：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三覆斯言，幸甚，幸甚。

彭澤先生集

上

太辣，然得勢則蟻附，失勢則鳥散，甚且倒戈反射，俱酒家人，無所不至。此輩常情，而當局者卒喚不醒也。

戲為金與孔方兄書

竊惟揚州之貢，惟金三品，刀布之屬，原稱下幣。自太公九府圖法之制行，而後世之錢遂與金俱重，然貴賤不相敵，清濁不相等，自古迄今，金在錢之上，未有敢爭重者也。昔者夏禹時，天雨金，周成王之世，雨金咸陽，秦二世宮中雨金，頃刻化為石。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鉛，不聞雨錢，則天以金為重，鄱陽樂安出黃金，荆南麗水生金，桂陽有銀井，昆明有辟寒金，金銀皆產地，不聞產錢，則地以金為重。舜之時，藏黃金於斬岩之山，禹則鑄金於歷山，湯則鑄金於莊山，云以備荒歉利用，亦不

彭澤先生集

四

聞有錢名，則帝王以金為重。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范蠡浮五湖，勾踐命良工以金圖其貌，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不聞以錢。則諸侯大夫以金為重，至於王濟之以錢為埒，蕭宏之插標為堆，則人恒賤之，惡其與足下暱也。劉寵之擇大阮乎之留一，王衍之舉却阿堵，則人恒貴之，嘉其與足下遠也。古諺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又云：種千畝木，雙不如一龍珠。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尋常稱謂不及於足下，唯其名之賤也。崔烈入錢為司徒，則其子尚嫌銅臭，雖孝子慈孫弗能掩也。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則并珍

物而却之慮其一有不戒爲足下所漸染也茲者少府水衡不以爲徵收夏稅秋糧不以之獻納幣則居於下品不及於三所以相沿勿絕隨世污隆者爲市販之恒用有流通之微效耳乃盜鑄之禁嚴而勿息告緡之今正而不行而貨日低薄價日增高使嗜利如鶩者輕冠而重履賤金而珍錢果足下之有靈與何以散漫無狀遽欲相凌也請爲數足下之罪有五焉幸四方之多事爲百足之先驅貨賄苞苴公然無忌慣隨貪黷之流大遠清潔之士寡廉鮮恥則追隨勿及舍生取義則倜然遠逝其罪一也市井無賴之人干禁鼓鑄形同鵝眼足

下利其飄搖失其威重高張聲價抑我之名下上其手莫可控訴其罪二也素封白丁不好紙筆膏粱華屋廣積多錢足下延之朝日俾入仕流父維鵜而爲虎子狙冠而似人黃緣所及名器頓濫其罪三也衙門吏胥出入爲伍借例游移百方邀奪足下與之詭隨絕無忌憚結市井之細歡忘源流之本義其罪四也南北鼓鑄形象各分大小輕重本自差別而羣相扇脅錯雜混淆遂使版曹束手工司無措高下在心低昂由已乃欲踞朱提之上忘銅臭之恥其罪五也有此五罪而官刑不加致使魯褒論其錢神公叔譏其交利壞風俗長神奸百

六之運陽九之厄未必不由於足下決當收新鑄之錢息治鑄之巧罷行錢之令開用金之例庶乎小不加大新不間舊市風淳一狙詐不生然此時爲足下者已煙消火滅化爲異物矣足下勉思良言祇慎無忽

孔方誠臭黃物亦類耳恐亦不免有臭之者孰遺之書乎要知作者吐罵原不在孔方在愛孔方用孔方者耳

冒穀梁詩序

原夫空山無玉卞和能察其精解谷無聲鳩士忽發其響物以蘊而必形音由感而自動况夫五采構心六籍炫目者乎自三百篇選十九嗣作古體先於六代律音盛自開元傳襲至今詩道寢廣淫聲雅奏未別其名魚目沉黎詎存其辯惟自一二大儒振聲高唱無柰紛紜小奏破調不堪詩之廢也人盡傷焉冒子穀梁河北崔盧江東王謝烏衣甲第非無芸閣之香驥子風流別有芝函之錦語俠烈則廣柳爲車論豪奢則珊瑚非寶爾乃將車持仗樂此高堂倒屣開襟欣茲良友徵綠雪以微吟快紅牙之徐按或龍門在望道重登低或玄閣高居門多好車琴樽自擁不殊梓澤園亭月露爭奇何羨習池風景法護僧彌儼然王氏惠連靈運差比謝家抽毫鴻寶之宮振響玉臺之上龍尾鳳唇寫就芙蓉之句麟脯犀舌裁成芍藥之篇其或對花別苑揖客閒亭在矢哨壺亦有呼臬之俊歌童嘯侶時傳韻曲之家信如臯之佳賞而南國之英才也乃慮四始難親五聲或舛詩成擊鉢猶學新體于吳均賦陋覆瓿必假序言于皇甫瑤觴銀燭坐映芳筵經苑書倉盡歸琅管香奩初唱邗溝之夜月如珪芳樹晨吟桃葉之寒波欲咽偕舊侶

之雲龍問當年之俊及縹囊既富青案常歌七發爲觀濤之唱九歌爲哀郢之餘可謂翰墨奇情非止江湖勝槩所恨微蟲鼓翼細草含華良括未通於天門長鯁莫階於雲路則金聲自擲雖似與公而錢囊可傷竟如趙壹豈知拂雲之翮非條鏃所能留遏梁之奏非里巷所可隔哉昔在二陸二張並有填篴之唱五君七子不忘車笠之交倘得刪嘯唳之細調奏嘈啞之鉅音則太常協律玉尺不渝而江左新聲洪鐘自在矣聊存弁語急俟賞音

侯大年催妝詩序

節始頌桃時餘泛柏條風香竊還迎坦腹之賢春酒瓊筵共慶射屏之選問伊誰子實始侯門昔年題葉之風流今日牽絲之佳話早有乘羊之譽非無跨鳳之心締淑偶於名閨真堪咏絮賡休聲於彤管何止聞琴以王謝之家聲作朱陳之世好婦翁已見其冰清女壻詎慙其玉潤出練囊於竹笥寧效戴良下玉鏡於妝奩居然溫嶠司書仙本來天上佳事宜傳女尚書貯自閨中琅篇堪廣因出香奩之句共催名媛之妝朱鳥春窻已訝玉人雙笑鳳凰新管寧煩蕭史獨吹哀樂出以性情詠

彭慶先生文集

九

歌婉於風雅或翠眉雪肌同宋玉之歌下蔡或蕙心蘭質如鮑昭之賦東都各騁芳詞用抒雅調琉璃之硯匣常開翡翠之筆牀乍起西北高樓之句未足為妍東南孔雀之詩詎方其麗昔裴頠有女史之箴繁欽傳定情之什咸皆去茲豔冶競彼幽閒蓋以如玉之德非墨卿所可傳即有匪石之心亦綠窻所難繪然而榛首蛾眉之句碩人所諱薜華薜英之詩同車是賦乃知緣情之作亦屬好德之心徐孝穆玉臺之序聽彼鏗鏘衡山侯與婦之書慰其行軸才以境而益工聲由人而益感當不使左思嬌女獨擅新篇謝氏鳳毛惟傳舊姓云耳

釋猿說

楚王罷宴章臺翱翔苑囿有白猿騰林木間王射之不得勃然而起曰有能為寡人射猿者錫之以祿養由基進曰臣固憐其似人尤惡其似人也請為王數其罪而殺之可乎王曰唯唯養由基挾矢而前曰爾何倚山以為智爾何率族以為義爾何銜雖以為仁爾何戴冠以為禮爾何操劍以為勇罪固當死王命安辭王曰子以人之難能者譽猿且曰罪安辭也毋乃背乎養由基曰彼世之所謂人者攘攘紛紛逐炎而進寧犧焚於清廟不獲伏於山林則智非其智富貴而易交貧賤而易節

彭慶先生文集

十

臨難而忘親見財而蔑守則義非其義殘忍積中吻嚙為德生一而殺百小不忍而害大謀則仁非其仁服袞勿哀過陞勿敬衣虎豹之皮為狗彘之步則禮非其禮執干戈衛社稷趙趙不前卒以利交而矛盾相向則勇非其勇若夫猿固山獸耳迹其遠朝市倚巖穴月明清嘯倘有遠慮而且挾雌攜子呼其同類聯尾攀藤得菓並食間有為人獵得者衣以文繡加之進賢便能升降揖讓與冠裳為伍今之舞槊操刀頗合擊刺殊無懦色甚矣其似人雖然臣固憐其似人尤惡其似人也狹面而聳肩蕩目而削吭輕環狡捷或立或騰望之則人形

卽之則獸態臣固惡其似人尤惡其似人而竊德也王曰舍之物似人且勿有何以罪人似物者於是釋矢不射核遂逸

是國策中絕妙文字極滑稽之趣求之八家亦少此簡鍊必傳何疑

題白鳥紀事後

吳公方連爲名御史建言被謫者十年遇矣輒又厄之人無不爲公惜彭子曰人貴得遂所志耳彼朱雲之折檻辛毗之引裾其時豈復顧吉凶進退哉會御史家有白鳥集隴上一事每至輒有喜若爲一第及御史奏者江右魏叔子記之疑雖屢設迄未解其故彭子曰物之聚散亦偶耳彼鳥之聚族而來不過頡頏飛鳴以適其趣豈常爲吳氏呈瑞而至耶特以事有適合故從而異之顧白兔白雀白鳥皆以爲孝德所感而三代興王之事且以白魚躍舟爲王瑞則白不受采自爲清白起家之瑞應又何怪擬議之百變耶余以爲白鳥之祥尚未爲御史應異日者御史膺特達之知一歲累遷而慶衍家間貂蟬奕葉便當追原白鳥如楊震家黃花飼雀事爲後世口實尚未可知因樂得而題其紀事之後

立仗之馬一鳴輒黜彼冠獬豸而執白簡旅進旅退如立仗馬者多矣而吳君獨能建白卒至被謫便是鳴鳳在崗爲朝廷真瑞鳥之白何瑞乎文少關照

鄭莊公克公叔段論

古來論鄭莊公者，謂養成其弟之惡而克之，以成其忍，毀之不勝毀矣。予以爲不然，觀于田之詩，稱叔段強力善射，怙寵而驕，非一日矣。使其初姜氏欲之，而莊公勿與人，且以不孝罪莊公，無俟其伐段。况叔段襲鄭之心，卽無西鄙貳於己，未肯安然爲介弟也。莊公以穎考叔之言，掘隧相見，未嘗無母子之情。特叔段怙終不悛，不得不克耳。呂東萊以釣獵喻之，已近刻覈，且謂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不尤過當乎。大抵公族介弟，位高寵逼，鮮有令終。管叔以殷畔，則不得不誅，而何有乎段。若謂請邑之始，不卽先爲教誨，以遏其欲，則舜不能得之於象，周公不能得之於二叔，而謂莊公能之乎。且共叔出奔，而有後於鄭。莊公之待段，未爲薄也。其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此其心亦未嘗忘弟矣。東萊見春秋所書曰鄭伯克段於鄆，遂極盡誅心之論，其何以處兄弟之篡逆者耶。桓公之弑，隱厲公之弑，忽春秋且不絕其爲君。莊公之克段，未可謂極惡也。其蒙惡者，論者之過也。

人生最難處者，母子兄弟之間，使早爲制遏，則先多

拂情之處矣。東萊釣獵之喻，未免太爲深刻。此文原情立論，真今別開生面。

陳仲子論

陳仲子高行絕世而孟子比之於蚓且徵其飲食細事似乎嫉之太過觀其對楚大夫語欲以冬裘夏簔內徵吾天似亦潛身養性之士特楚王聘以為相而入告其妻殆若有動於中者賴其妻之賢不欲懷楚國之憂而止藉非賢婦相佐助安肯為人灌園哉後此漢世王霸亦賴賢婦而隱德始堅乃知牽帷房之受而貶節失行雖實男子隋德半由於婦人之不賢而遂沒沒以至斯也若趙威后問齊使而以不索交諸侯而遂欲殺之豈為通達之論哉

室人交謫北門之詩早已誌慨單寒之士由帷房之不賢而希榮干利致不能保其介節者多矣文雖論仲子而立意全在牽帷房之受數語為男子下針砭耳豈專為仲子哉

燕丹論

勢足以有為而不能為者愚也勢在可為可不為而終能以有為者智也若夫勢不可為智力又不可為而卒為之以至於敗者其人在愚智之間而其心則未嘗不可取也觀燕丹之報秦樊於期田光荊軻秦舞陽俱死而督亢之圖既獻刺客之事無成無不歎息痛恨謂諸子輕率漫賞卒使負冤千古不知忠義之事亦激於其心耳當太子丹報讐之時燕已弱矣假使聽鞠武之言約三晉而連單于未必其事之克濟而患害且貽於速故逆知其事之不可為而卒為之者丹也其人在愚智之間而心則未嘗不可取也彼田光之自刎以明心樊於期之甘心於函首亦度其時之不可為而僥倖於行刺之一策耳不然諸人之智豈盡出鞠武下而丹既不聽連兵之言樊於期又失入匈奴之計乃相率而輕死哉無論於期入匈奴彼義士必不甘倘含忍而出於此而敗不旋踵後世之責燕竟何如耶君子之論丹亦痛其遇而原其心耳

強秦并吞之勢已成即使燕丹無是舉終亦必亡特燕丹志圖報讐而樊於期田光荊軻等至甘心為之死而不惜實義氣所激耳文之立論全在痛遇原心

四字

題蔡澤傳後

嘗觀揚雄解嘲及東方朔說難諸篇輒盛譚儀秦髡衍
范雎蔡澤陳軫之徒相與比材絜智而傷已之不過於
時私心怪之謂儀秦輩簧鼓其舌以取一時之富貴何
至侈口豔羨刺刺不休其志願特卑不知縱橫捭闔之
術果足以聳動一時其取功名如反掌信能自致不若
今日之遇合無可自信也觀蔡澤之待范雎非有生平
之素一旦以功成身退之義說雎於內慙之時而雎遂
薦爲相其審機迎合夫豈漫無挾持者雖相業無所表
見而以虎狼之秦久居無患害猶能爲始皇使秦以功
名終則知進知退其與身履禍患者相去什百史記載
唐舉遇蔡澤云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耳何自信
之真果能不爽若是耶夫以蘇秦張儀同事一師而功
名相軋乃至陽困之陰助之使之入秦而已得專事於
六國而澤之於雎反能無形迹之嫌其過於儀秦遠矣
若髡衍諸人談要害設變詐扶隱中微使後世聽其言
猶聳動不忍釋何況當時之主耶諸君子之稱舉亦有
感於遇合之難而收此功名之士也夫

文亦有感而言

睦族

堯典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帝王齊家之始必首言之況士民乎顧四世而總服之親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則親屬絕矣睦族之道斷自五世不宜濫也今世風俗不古家教涼薄再從三從直等朋友其有稍知禮法者亦第崇尚虛文貌為恭敬伏臘改歲始一相通富貴則疏者等親貧賤則進者若却大小之宗不辨昭穆之序幾素甚者嗜利忘義積隙構嫌糾彼行路共為雀角非乾餱之失德直鴆毒以為懷末世以來傷心極矣李密云派流雖遠根系則同謂一姓散居者言也今乃

彭亨先生文集

卷四

偶登賢書便招同族薰蕕共糞鳥鼠同穴甚且宗枝繁衍人各儔侶彼稱弟姪此號父兄但知結勢趨炎不復分昭辨穆盛如風雨修集衰則鳥獸並散郭崇韜拜汾陽之墓在在然矣古人芳規前史甚詳今姑舉其一二疏廣散宗族以賜金蕭瑀分關內之田宅楊道之百口無間崔僊之三世同餐王珪之恤宗黨劉瞻之瞻宴並皆忠厚為心敦篤同姓百世以下指為標的此其可效法者也若夫近世靡習強相聯附膏粱單寒猶屬無妨乃至故人廝養近代隸優一經顯達骨附肉連甚者小人依附多為不法傷名毀譽有不可忍言此亦何所愛

慕而必欲聯合若此唐之李義甫既貴乃云系出趙郡與諸子敘昭穆希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李崇引與同譜既謫之後亟為削去此慕勢者之恥也狄青自云武夫不受梁公之像此守介者之榮也若能反葛藟之嗟敦行葦之誼典禮無虧儀文周洽偃僂見長者友愛及弟昆遇患難而必扶遭亂離而不棄睦族之道其庶幾矣又何必張寬八院擊鼓會食裴皞一家東西稱眷始為大宗廣族乎

彭亨先生文集

卷四

睦族敦本今人不講久矣此非薄於族薄於祖宗也亦非薄於祖宗直自薄其身也人苟自愛其身則必重其身之所自來我祖宗不可見見其從祖宗而分派者皆於我身有血脉之聯力所能及則周之卹之卽力不能及亦必存其愛惜隱痛之意至於非祖宗之真派則存其交道之常而已今人往往以勢利相附會厚薄倒施殊為不自愛惜先生此文大有關於世道人心流俗見之當必面赤背浹

導間

用兵之道，戒太銳，戒太怯。魏信陵以魏救不出，欲以身赴秦軍，侯嬴謂以肉投虎耳，卒賴其計而止。此太銳之可慮也。桓玄與劉毅戰於崢嶸洲，兵盛，懼有敗，先漾輕舸以自隨。此太怯之無功也。兵機無定，貴在因敵之勢而用之。如性疾急，而可以怒挑也；曹咎之守成皐，漢王使使辱罵之，而遂渡汜水矣。性迂緩，而無大略也。宋襄公戰於泓，不鼓不成列，必待敵渡而擊之，傷於股矣。善將者，能使敵將之性情，敵兵之強弱，瞭若指掌。此非用鄉導不能。譬之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

影塵先生集

卷中

否，則徒入於林，不能獲鹿矣。出兵者，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險未歷之地，我孤軍以往，彼鱗次以待，客主之勢已相懸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晝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或虞斫營之兵，倉卒無備，落其彀中，卽有熊虎之師，自投死地，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山川、丘陵、阜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蔽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堅瑕，邑落之寬狹，溝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多寡，器械之堅脆，兵將之合離，能盡知之，則敵不足擒也。凡用

鄉導，或軍行所獲，須防奸細，慮有陰謀，反爲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既得其人，則厚其頒賞，養其室家，係心懷恩，當得彼用。若諳練行途，必其土人可任，仍選智勇腹心之士，挾之俱往，則巨細必審，指縱無失矣。既知虛實，便能用間，如韓信之破趙，劉裕之取臨朐，來護之破高智慧，皆以用間而勝。然間乃適會其隙，非可必效者也。惟察敵之道，常得勝算，締疵決韓魏之反，亦以其有憂色而無喜志，史駢識楚師之遁，謂使者目動而言肆，有懼我之心，此誠見形察敵，具深識者。若夫無豫料之識，而欲縱反間之

影塵先生集

卷中

人，結鄉導之路，則惟有推誠厚賞，使信義足以固結，蓋未有不得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亦未有不得人之力，而能自戰勝者。慕容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彼強我弱，外無救援，有犄角之勢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言兵者，其亦審於太銳太怯之間，而臨敵制宜可乎？

兵不厭詐，而詐之所行，全在鄉導與行間。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無鄉導與間，彼烏由而知之？又曰：攻心爲上，必知其心，而後可攻。彼之心，亦非間不能

知也而用間之妙全在於因篇中講得甚細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五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枕欽昊

守令

當今之勢選將不如選守令蓋謂將士之戰者處暫而守令之固圉者為久也失守之地易於恢復而難於鎮定若使在在留兵安能尺寸皆防耶竊以為天下大勢總在人心而收拾人心之至便者莫如守令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仁則鄉兵必可練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軍誠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蓋言恩不隆民不養未有取勝之道也今者用兵以來所在為蹂躪之地靡地無恆擾之憂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死亡者白骨載途流離者哀鴻遍野甚至補瘡剜肉歎溫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并身家之俱困窮民感額不堪饑寒惟幸目前有變不願天下太平而不執奸民束手無食羣相煽結招呼為盜搶攘之勢旦暮莫必矣目前急着惟

在於收拾人心而選擇守令所謂選擇者務在簡廉能正流品勿使捐納者選授而已夫事例開之京官止濫名器雖無利於國而不病於民若外之守令以及佐貳此職在親民者也今乃用事例之人開急選之令悉聽其朝輸於官而夕償於民彼膏粱之家其財易辦或不卽肆貪墨至於財非有餘志堅負販營求借貸廉恥道衰其處心積慮惟賄是求一旦得官方且肥家保位豁經難盈尚安能爲國家養民爲邊疆靖寇耶若令禁事例之人勿爲守令而重其祿尊其官以與天下豪傑異能之士則守令皆爲良將而愚民可作強兵矣古者保甲之法可以弭盜而練兵於鄉亦可爲久安長治之計使長吏旣得而次第行之諸凡防江海之兵將盡可以移於邊疆而內地之折衝賢於十萬師矣此真挽回人心之急務也

國家三寶土地人民政事而已然地甚廣民甚衆爲君者安得而親之則以我之政事經其土理其民其要全在守令親民之吏俾朝夕經度而拊循之其土地之險易瘠沃民人之強弱秀頑一一如在其目而以我之政事經緯變通與之相洽則地皆膏腴民皆馴習此在平時無事且然至於蹂躪之邦新附之衆

經理拊循尤在守令守令得人不但地關民附而已卽禦敵防寇亦無不得蓋土治則食足民附則心一食足而心一而又設施布置訓練有方則隨地皆險峻無人非勁卒矣何寇之足患耶漢時太守皆兼守禦原無文武異任之事至唐猶然自文武異任而兵民遂如水火此大病也此文深中利弊籌時急着

選將

用兵之道大要在於擇將。將得其人則用衆如用寡而兵精鼓懦如鼓勇而兵強履險如履夷而兵暇布散如布整而兵熟故兵法有云國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兵不習服以其將予敵也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三者最要而擇將尤急今者所任之將或係老謀或係英銳而且率風驅之驕領浴鐵之師器非不整齊也人非不當百也然而爲將者果能士卒一心乎果能紀律不亂乎果能器備而矢利戰罔不克乎今之大勢與天下初定時異則選將亦異當日自北而南以騎射之長挾敢

彭書卷之五

中

死之氣郡邑皆望風而靡故所至有功今者叛逆蓄奸兵選器習一切長技俱相匹敵此其道非騎射一途所能匹勝昔之恃力者今須輔以智昔之恃勇者今須佐以謀而後可計夫萬全古者論將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攻德爲上攻力爲下亦知夫所爲攻德與攻心者乎攻心者我堅而彼瑕我銳而彼憤敵之所失爲我之所不失敵之所得又爲我之所必得而後摧鋒而有餘攻德者彼有干城我有心腹彼以士卒爲衛我以仁義爲壘不戰而屈人之兵其智勇俱敵而德實有所難齊也姑無論三代戰國卽以後世言之秦非不强也項羽

彭書卷之五

五

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則章邯成擒符堅之衆非不多也謝玄阻淝水而待朱序一呼則風聲鶴唳皆爲晉兵而堅遂以亡蓋逆知心與德之不固故壯其膽而取之也二十年太平之後雖未銷兵而業臥戈釋甲曩時老將存者寥寥其六旗少壯又皆弛兵旣久未習戰陣雖聞命討賊亦或有果敢忠毅之氣而大率逸樂之餘骨疎筋緩懦弱爲多將未習兵兵不識將驟相統馭未能齊一且驕奢淫佚不習甘苦求其大敵在前一無散亂其能之乎故今日之選將非謂其將之無人而爲將之道或未講也假若即一軍之中選其梟雄教以兵法奇輔相耦臂指相使使大將知裨將之怯勇而調度得宜裨將知士卒之強弱而驅使允當則無事見號今之整齊而臨戰收同袍之義憤又安往而得敗哉今者征楚征蜀之將宜若趙充國之屯河湟諸葛亮之出斜谷以示其隙而後可搥敵之虛若征閩之將宜若王濬之平吳桓溫之伐蜀疾驅以遏其來招徠以解其黨而後無尾大不掉之患積微成鉅之憂然總之以紀律嚴明而後爲將之略全知勇克備而後爲將之功成也若夫用間用謀出奇致勝此非可以豫料者將得其人無不可次第舉耳

諜情

今之姦細投書捉獲即殺者非算也彼此相拒賊情難知幸其以書來誘爲吾所獲便應溫語慰之許其勿殺使之吐心腹以告而後僞情可知或誘其來以邀擊或詐其說以相結如尤魏之歛衆相避待宋師之入境而後擊晉狐鸞之僞爲退師而原卻乘暇以破楚者是也賊之進退緩急於書可見虛實強弱於人可詢得一謀則大勢可窺再得一謀則賊形全露矣奈何急急正法若蔓草之是刈乎此輩誅之無益留之有用若殺之以拒其來則彼此擇格而不得通非計也况

彭亨先生文集卷五

六

朝廷肆赦之令與以維新方且推誠待人而僅僅殺此間諜亦細矣昔田橫聚徒海上漢高使使諭之許以侯王橫乘傳詣洛陽而齊遂以定南粵王攻長沙邊邑漢文以墓在真定特置守邑奉侍又召其昆弟官之南粵王去帝稱藩此已事也烏知招之不來而殺其使以增猜貳乎假如一面招降一面懸賞以購其首逆而赦其脅從則彼之部下必有起而應募者風沙之自縛其王子密之自殺其君自古然矣楚賊之按兵不出其意俟諸方之蠢動以分我兵力而閩賊之得以跋扈也亦謂同惡相濟可由江右以通湖南耳或疑其連合海賊則

江海不可不防而就其大勢度之則海賊必不至蓋閩賊變起倉猝非有固結之素且海賊之在島中已成樂國安能越風濤之險以助之乎故海不必防而江則宜守所以守江者懼楚賊之舳舻可蔽江而下也若海中的一路則粵賊不能至閩而閩賊無由犯浙舟楫不具颶風時作彼獨不畏風濤之險乎總之既有招撫之令便當示以寬大之懷不妨通其信使令之效順俟秋高馬肥兵力既足怙終不悛擊之未晚今須立一賞格有能斬耿逆之首以來者爵之以通侯世世勿替有能率千人以降或并一郡以獻者爵以上大夫俾令世襲有能率五百人以降或以一邑來投者加其官三級廕其一子有能斬殺其守令者如之有能以賊之輜重兵仗來歸者與之以官有一將一卒獨自潛降者將超三級卒得爲將有能諜知賊情備細來告使官兵得以計取或左計陷賊收復郡邑者計功題敘與戰士同賞其已爲叛將而後悔悟來歸者赦其死并復其職使吾之賞格井然可曉則賊衆相疑必有應今而至者吾故曰諜者之來宜寬不宜殺賞格之立可勦亦可撫也目前之急務未有先焉者也

料三路兵洞見肺腑後來收功如券之合可謂先見

閩寇

今之治寇者須度其難易而圖之則莫易於閩矣其地阻山負海非古來爭戰之地而賊又少年佻蕩非有夙望地勢不雄兵力不厚其叛也以楚為援急欲與楚通故寇廣信而窺建昌欲取道於此以通楚也其道宜守之於豫章而由兩浙進師以扼其吭今者行師已踰時而未有成功者力分而志懈也或者曰楚賊強閩賊弱楚賊根深而黨盛閩賊本脆而輔衰自宜先強而後弱先盛而後衰而不知今日之勢斷宜先閩而後楚蜀者擇其易也請以已事觀之唐憲宗欲討藩鎮跋扈者莫如魏博而張弘靖先之以淮蔡周世宗欲平天下在北者莫如河東而王朴先之以江南蓋知其兵力一分則難於遽克故此緩而彼急也今者寬閩賊之族屬予以自新在

朝廷寬大之恩固已浩蕩而怙終不悛者以兵力不萃於東南而彼猶得以披猖也緩一日則賊之勢愈固而叛逆之附者益多計莫如剋期進兵秋毫無犯使所過之地市不改肆而後人心可安內盜不發又先懸重賞之今有能於彼中斬逆賊之首以來者爵之以通侯率一旅來歸及殺其偽官以降者爵之以高官則雖有叛

將叛卒欲為彼應者無不瓦解冰消以為我用而彼之脅從亦無不去逆效順蓋惟有此一途可以弭未來而收既往所謂懸賞罰以鼓動之計莫先焉者也其次攻一郡下一縣有功即賞有罪即罰必使淫掠之今有誅無赦而後號令既齊民心歸附歐粵之地山深而溪險民性粗暴寇盜原多假若懸賞而募兵則收為勁旅獸聚而亡命則轉為惡賊此不待知者而知而且兵之所過又令其室家不保田疇盡廢賊梳兵篋之喻自古痛之而微聞賊勢猖獗又復大為招徠安得不蜂起蟬附耶今須及時撫之以為兵以解其盤結之勢此所謂安

巨測以解散之又莫先焉者也若夫以天下而討叛臣名甚順力甚強此亦如朔風之捲勁簾不難立掃者但能收未去之人心招已叛之降將懸重賞而招勇士嚴紀律而振先聲則閩賊何慮其不靖哉閩賊既除楚賊便為喪氣於是而議楚事力厚氣銳解不濟也

離異其眾使之自效安撫其民使之不附而後壓之以重兵彼外絕強援內復自疑進退失據則成擒矣可謂審於料敵

騎兵

兵之奇正不可執一然素經訓練則號令齊一心志不亂如不加訓練之兵譬之驅市人以戰蔑有濟矣今倉猝治兵不能按古兵法而就其中亦便當選擇不可使勇怯老穉混於行伍蓋人苟才能自異必不甘同於衆人故當擇翹勇魁梧者稍寵任之而後其心堅又須各隊伍中自爲教約而後可臨敵相救不震而不靡李靖之選士也今自擇心意相得者結爲一隊以一爲正以二爲奇緩急可以相使倏然可使立變三人亦自成隊者衆而異心不若寡而合力也孫子之教官嬪也曰汝

彭蘆先生文集卷五

十一

知心與左右手背乎心前而背後卽天衡地軸之說也正兵也兩手者卽龍燕虎翼鳥翔鳳蟠之說也奇兵也夫孫子之所謂奇正不在應敵之時而在制陣之際故或分或合或聚或散而總如腹背手足之不離其心今賊衆雖多精騎猶少我兵之所長在騎則便當先練騎兵虞升卿之說任尚以爲走不逐飛自然之勢爾朱榮之破葛榮楊素之破突厥皆以騎取勝步不敵騎由騎逸而步勞也然金之以鐵騎爲左右翼也拐子馬固長勝矣而岳飛戒步卒以麻扎刀斫馬足則一馬仆而二馬不能行則連騎猶有失也金之鐵浮圖以兜牟三人

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

亦進退不可却最爲梟勇而劉錡以鎗去兜牟用大斧以成功則鐵騎猶難恃也今楚蜀閩粵非山即水其爲平原曠野蓋無幾也第宜先擇其用騎之地而後收騎之益從高臨下據險扼吭我可以衝彼不能突此用騎地也若上下山坡出入蹊徑草木朦朧劍戟接戰則騎不如步者以步可前可却而馬則難進難退也不可慮也而且飲馬山澗則劉錡之毒溪流可慮也輕騎持幟則韓信之拔趙可慮也况騎射爲滿洲長技而賊騎亦復相敵須用六旂官兵爲步卒以相犄角或以步卒誘敵而以騎衝之或以步卒爲正兵而以騎爲奇兵以旁擊之俱無不可此在臨時制宜非可豫料但觀其虛實察其形勢而後用我之所長則無不利耳

彭蘆先生文集卷五

十二

騎步相依爲用其妙全在相地鼂家令言之審矣此文祖此總之有一法恃以爲勝必有一法以破之故勝不可以常恃敗亦足以圖攻只在當局者運用不測故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弭盜

今之所急勦者非小盜也然盜之大小以衆寡而分而當此叛臣逞逆凡山海樵埋市井豪猾借亂發竊者頗多收之則爲我用而縱之卽爲賊用不可不察也宋元勃曰小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此以勝爲勦以安爲撫也不知勦撫之說可合言不可分言也不能勦而撫譬之養虎而使噬不能撫而勦譬之聚困欲使鬪岳武穆破楊么降其衆二十萬勦也而撫焉高仁厚不血一刃出師五日五賊皆平撫也而勦焉是故欲勦大盜必先靖小盜欲滅賊兵必先練我兵蓋小盜旣靖則盜可爲兵而我兵不練則兵亦爲盜故今日之所急者非小盜也而愚以爲清其源散其黨收其心弱其勢蓋莫急焉何謂清其源饑寒迫切則爲盜犯法逋逃則爲盜游民坐食則爲盜而今日之輓糧輸餉又且驅於吏虐於兵種種不一此盜賊所由不絕也計惟恤民勸農有以復其業簡差省歛有以樂其生然後盜源可靖也何爲散其黨盜之窩於民也易散而易獲盜之窩於兵也難散而難獲苟非聯保甲以核其奸清行伍以剔其匿嚴捕役以懲其蔽則此輩聚如萍合鈎連牽蔓其亦何由而散耶故

彭澤先生集卷五

三

彭澤先生集卷五

三

以賊破賊當如武穆之用黃佐以賊攻賊當如李愬之用李佑然後賊黨可散也何爲收其心楚閬山川其險峻處原多嘯聚向者大盜未發亦時時蠢動今則儼然相扇矣其投賊者固多而觀望者亦不少今下一令曰有民間義勇自成一旅能擒賊以來者與之以官其犯法逋逃之盜有能願効行間者許其自新免罪計功爵祿則召募之今一出而盜賊之心俱有以收之矣何爲弱其勢叛賊之招降將也兵先降而將繼之間閭之隨賊黨也寇未驅而兵困之故楚賊旣叛以來攻夷陵者尚屬叛將而吳逆之師竟未一出前以後爲勢後以前爲勢彼可以倚此可以援安能弱其勢而殲之耶必須赦其脅從與之更始而一切小盜俱以重賞招之則賊勢自弱而我可不爭而屈之矣古來如虞詡之治朝歌張敞之治膠東崔安潛之治西川皆勦也乃敞時越法縱舍安潛不務窮數而詡之攻劫與傷人偷盜並可應募則猶以撫爲勦也賈琮之治交趾龔遂之治渤海張綱之治廣陵張詠之治成都皆撫也乃琮誅斬渠魁爲大害者遂教令一發人立棄弓弩毋後綱埋輪鳳望震悚都下而詠切責懦將効命克捷然後恩信繼之則猶以勦爲撫也或撫或勦事可相劑而後治大治小亦可

兼施而弭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勦撫合一最得款要中分四策言之鑿鑿如伏波聚米爲山無一影響

奇伏

兵法貴整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然奇兵必不可少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分道間出或薄其右或突其左此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姜維拒劍閣鄧艾自陰平潛行七百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以羶裹輪士卒皆攀緣崖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之得計者然平陸之軍車攻騎鬪大步疾走易於往來若重山複嶺大阜深谷積石叢篁車摧馬敗縱行則首尾不連衡行則兩翼不覆往不知所返進不知所退而敵復生死其地捷比猿猱下上險坂疾如風雨倏起倏散筋力有餘則非有鄉導亦不可輕入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此之謂也若兩敵相拒賊忽開關關門以誘致我宜以大軍屯後而以驍騎佯從之銜枚輕足分屯析隊伏於隱蔽勿薄勿追使挑戰者勝則結陣敗即佯走今賊貪吾獲而邀於不意遇伏而覆十有八九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今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爰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用奇而設伏者魏文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務

於此毋務於得其卽誘敵使遇覆者與夫出奇設伏譬
鳥之擊也先匿獸之攫也先伏此兵法之大威也然有
不見形於敵以爲伏者有見形於敵以爲伏者此在臨
事制宜非可豫算戚將軍繼光曰伏兵在大軍之前必
須賊未見時先事遣發亦必賊勢近頭而來者乃可也
苟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非有大成必有大敗惟有隨
兵同出遇藏身之處隨便埋伏此爲穩當崔仲文以羸
師誘檀讓王世充以僞敗誘孟讓皆因詐以取勝所謂
奇不得正雖銳而難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古人於
奇正之間多有權變非可執一耳

奇正卽是陰陽陰陽不相離奇正疊爲用陽生陰陰
生陽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全在當機不可執一然不
識地形平易險峻去來遠近則奇正亦無用處此鄉
導之不可無也

急戰

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又曰兔起
鶻落犬縱則又機之不可失也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
惟恐不神速此二者須合行之尉繚子曰患在百里之
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
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孫子曰久則鈍兵挫銳力屈
貨殫甚言兵宜速也觀古鄭申侯有遇敵不可用之憂
陳濤塗有師出陳鄭國必甚病之慮則知雖節制之師
而不能無擾無疲所謂久而利者誠未之有矣崔仲文
以兵定閩中破尉遲迥諸將皆以遠來士馬疲敝仲文
獨令趣食列陣大戰旣而破賊人問其何以克勝仲文
以所部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致
勝契丹主將五萬騎敗唐兵於汾曲石敬瑭曰遠來疲
敝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對曰吾氣方銳若不乘此急
擊之曠日持久則勝敗未可知也此二者俱急戰而勝
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今天下用兵以來幾六年矣荆
州之師可謂善守其間勝敗進退互有短長然將非不
精兵非不勁而卒無尺寸之功者用兵之久也大抵天
下事有勢在必然而不得不然者早圖而曲計之則雖
小有所費大有所全明知而諱言之其患日甚一日而

至於不可結局召募檄調兵盡於行伍加派發帑餉竭於府庫而國家養士之報曾不得一恢復擴土之人寇玩於歲月而人心之不振也若使特異大將刻時計績申閭外之權迫蕩平之舉則無務乎官多而兵聚蓋官多則事權分事權分則功罪易以誣兵衆則紀律渙紀律渙則人心易以囂昔者子儀之將略以九節度而敗狄青之孤軍以專閫而成功節制之一與不一爲成敗所由分也天下甚大豈無異才須震其誘懦賴弛之習而作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後可以建功立業柰何日遲一日養寇於久以至於不可收拾哉從來鳥敗不復關弛乎

而乳犢不畏虎則用舊不若用新蓋亦選新銳以振積弛乎
兵猶火也火之所向物無不焚兵之所過民無不傷不但傷民久頓不戰財竭兵疲衆潰於內敵乘其外必亡之道也故兵貴神速然所謂速者非急戰之謂蓋先謀而後戰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出其不意玩敵在股掌也昔武侯不聽魏延之計六出岐山不能踰尺寸雖名爲王者之師堂堂正正然而迂矣戰之所重在氣未戰欲其養當戰欲其鼓靜如處女動若脫兔其知急戰之道歟

守城

兵法旣云守在於外餘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外餘者怯防也藏於九地之下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兩營相敵亦何能使之不來惟來而不能爲我患此常得中策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不戰者在吾必戰者在敵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盡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向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者在我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我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夫以不戰爲主

而未嘗不具必戰之略此用兵之算也或曰有必救之兵者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兵者無必守之城張許之於睢陽以無救而陷黃巢之圍趙犂賴乞兵於梁而免使以孤軍無援而勁敵在前其可易言守耶不知守之難者有二一曰城大而難守一曰城小而難守城大者拒禦難周城小者人心不固然如渾瑊之守奉天光弼之守太原則大城未嘗不可守也如韋孝寬之守玉壁趙犂之守陳州則小城未嘗不可守也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地深而廣城堅而厚薪食俱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若夫臨

事之際應機曲變此在乎智算之周防禦之密或開其一面以待其來或奇兵突出以乘其隙又安有常法也哉

戰守之妙形字第一要緊弱者示之以強強者示之以弱乖其所向誤其所趨敵之進退皆操於我盡形之爲也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欲其來攻示之以虛欲其不來攻示之以實虛實顛倒莫可窺測所謂藏於九地之下也篇中引用極爲明晰

將士

戰守二事非可偏廢然用戰者須大舉疾決如馮奉世之破隴西則費廣而暫用守者須扼要營田如趙充國之用先零則費省而久今者用兵以來時則久矣費不暫矣彼材官武騎固用以斬敵塞旗而見寇股慄未對壘而輒奔倒戈相迎又鄉導而助逆豈其瞻養之無財訓練之無法哉其所以戰守之道未有定見也士卒初出索安家行糧不啻鯨吞虎噬及中途星散臨陣瓦解無異鼠竄狼奔公私勇怯前後迥殊皆由心之不齊以致力之不振且未知主將之意將謂將未必勝可逃之於守守雖勿賞可避其罰也若知主將之心專在於戰則必有朱輪左殷不敢言病者知主將之心專在於守則必有羅雀掘鼠不敢言畔者特患無以勵士卒之勇結士卒之心耳古來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此必然之勢也假使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有吳起吮士卒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能畏能愛戰無不克昔楊文安公之戒諭諸將曰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倚如子弟之衛父兄此不易之論蓋亦求

可戰之將以鼓能戰之士乎

10025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六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同校訂

為枻欽昊

祭某翁

賢大運之遷流兮悲春與秋其代序彼哲人之挺生兮
開蟬聯之洪緒謂大德之必壽兮樂東山之別墅何造
化之不仁兮竟靈升而仙舉溯我公之起家兮實肇基
於三韓有鵲印之徵祥兮承祖父之晏安紛雁羽之參
差兮比陳氏之二難秉孝弟以為幹兮肅內行而承歡
逮龍興而定鼎兮羣仗策而從龍公獨養母而勿仕兮
比漢代之茅容既展驥於康途兮仲乃爰樹夫菊松謂
定省之有常兮庶幾不愧於尸饔美盛德之可風兮每
履忠而蹈信既睦俗而能仁兮亦好施而勿吝彼利濟
之多方兮時憫衰而賑饑解麥舟以通財兮匪脂膏之
自潤料于公之門第兮必高大於肯構果弱冠而蜚聲
兮率宗支而教授既班列於廷尉兮佐邦刑於司寇欣
光祿之量移兮理銀臺之章奏膺 覃恩之寵渥兮已

綸絲之三錫有萬石之家風兮取厠踰以自滌每履貴
而益謙兮惟敏恭之是迪伯仲偃仰而棲遲兮竟聲色
之勿溺方盛德之是凜兮啟燕翼於繩繩比交遊於北
海兮偕樓臥之陳登繼談天之冢世兮時豪俠以自矜
欽風神之峻爽兮宜三壽以作朋何南箕之歛諤兮脩
典型之長謝聞訃信而謬哀兮愴王修而罷社雖龍吉
之能全兮湔留餘以還造化獨懷德而勿誼兮胡不百
年而長夜乃陳醕以弔哀兮憫人世之飄蓬方歸槎以
含酸兮仍炙雞以奠幽宮幸後嗣之昌大兮方退食於
在公既千秋而不滅兮又何爲致憾於歸終

祭田公子

伊大運之遷流嗟兩丸之如駛何浮生之轉轂更渺茫
於終始痛之子之英姿托璇源而方起挺青桂於庭中
樹紅蓮於波裏乃玉潤而冰鮮倏蕙枯而蘭圯承京兆
之世德煒鳳毛以亢宗既稱象之能對亦乘羊而有容
森寒松之和嶠濯春柳於王恭耽煙函之秘義勤膏映
於素封方含華而吐秀詎折柱而摧峰惟人生之多恨
實不鑒於彼蒼誼何爲而隕露弼何爲而凋芳輅何爲
而霜悴玠何爲而窟藏曠千載之永悼又加惻於田郎
悲風流之云遠空零落夫筆牀撫堂構而增酸承哲父
之是礪佐典禮之寅清傳箕裘於勿替邁漢代之千秋
有亢宗之子弟忽神駒之影滅同雛鳳之雲翳論蚤智
之當成何造化之不惠披蕙帳而如存列縱橫之翰墨
愴人琴之不再日慘澹而無色恨芝草之折莖泣鵬飛
之鍛翼生穎擢於青梁泐神遊於八極緬子晉之吹笙
期緱嶺之是陟想神姿於明潔抽英質於秋旻謂形影
之可象竟迢遞而不聞蕭椒漿以駐節惟百和之是焚
動西河之悼肩輅桓山之哀羣爰奏些而寄悼寫我意
之殷勤

祭陸文學

嗟人生之缺限天每高而不聞彼鬼才之長吉已冥召而修文弼何爲而早天輅何爲而中分感千載而愴悼又重歎於斯人眷蟬聯之世系實始基於宮詹繼詩書之芳澤亦好德而秉謙隨孟母而移宅去鳴鶴之間閭筮天山之肥遁守澹泊於蘊鹽嗟隱德之雁行繼五常而不足君實爲其白眉胡棲遲於初服儼彥方之剛清比太丘之醇朴有將車之賢兒嗣二難而式廓性篤好夫維摩悟金篴於大乘借慧鏡於宗風息猿心而入定悟騎射之非仁捲百家而勿聽苟大宅之能離拜法王而匪佞舉薰爐而夜熱可往苒於歲年豈五蘊之俱空忽寂滅而上仙邁周妻與何肉方偃仰於蒲團超津梁於生死又誰測其幽玄念生平之高節有然諾之硯硯謝紉綺之侈習蕃後嗣而有成雖文經而武緯終勿戀乎浮名歷齊魯之遠轍有無忌之賢聲何金刀之鉞掩竟玉樹之永埋親少微之慘澹疑隱德之或乖忽訃信之勿遽隔黃墟以莫偕因阿咸以思籍將炙絮而陳懷爰寄言於細素悼平原而勿已生豹穎於華屋沒蟬蛻於泉裏幸藍田之有玉猶書倉之樹壘倘冥漠之有知鑒予言而色喜

祭通永道崔公代

天道窮幽人事多闕老氏有言甘井先竭敬惟崔子天才卓越儒業亢宗行敏言訥河北高門英華未歇膠東再遷孫謀貽厥自祖若父贊序蜚聲金昆早喪負荷非輕爰承親命映雪聚螢外內督率蓄以有成君性醇摯孝德錚錚忘餐好學以異懷羹明季寇起時方多難君也扶輿山谷再竄廬舍煙空無家是歎蹈險出危至親星散五禮吉凶克保禍亂天佑善人鳳翽其翰君旣蒞仕治行有稱子真善政庭訓兢兢征南孔道葛藟是徵先期克戾匪厲而應招亡關土戶口用增循良交薦鋒車早登方輦大受失怙遂歸讀禮哀毀未輟萊衣恐傷母意寢興是依克遂色養其志非違量移版部權稅出畿惜商祛弊脂膏不肥循俸再出外臺股肱潞水重地輦轂之衝利全綜核蠹剔澄清屏風誌姓高蓋將旌何圖天酷奪我老成聞訃心慘宿草淚零嗟乎與子同籍如蘭服官遠道問訊加餐延津劍合方冀彈冠如何永悼使我汎瀾人琴雖杳德音未殘椒漿一奠黃鳥歌酸况有賢肩勿替其緒報劉有心翩然霞舉子官勿卑子德可敘史有董狐庶其可許春化吹林漆燈在戶楚些告哀神其勿吐

代祭叔母某氏

卦有少女詩廉夫人閭德所著照灼千春嗟我叔母柔懿慈仁玉臺伉儷自少御輪相彼夫子身先儉約不事鉛華獨先操作珩璜節步和而且恪七德含章豈惟莫莫玉牀衍慶乃毓賢兒蘭生鄭國桂秀郗枝一經是繼三黨交推宣公之裔式廓在斯夫子儒宗積學待仕維彼長君式穀濟美截髮留賢母尤顧視賴以揚名俯拾青紫每念曩時篝燈佐讀食必手授衣必親沐慈孝相依一庭雍睦扶杖將車俾爾戩穀哲兄偉器珪璋之秀種花河陽政聲乃懋超遷繡衣烏臺領袖逆龍鱗與

彭慶先生文集卷六

六

時匡救君鑒其忠臣安其素出守外臺矢忠愈固謂有萱堂告養非錮雖則辭朝實非誓墓母心方慰子克有成丹輶輝采象服昭榮何圖仙婺修爾上昇聲風枝折青鳥書迎大德必壽古亦有言此而不驗腸斷樹萱形管揚譽庶羞薦殮佇封石窀以眷高門辱在猶子涕零素旒遠宦所羈望雲悵悼一歌楚些念彼式好白石蒼松芳名皎皎

祭王孺人李氏

婺晦星沉月空桂冷翠掩妝臺塵封明鏡吁嗟淑質由來貞靚仙李遺苗貞風夙秉幼儀合範女誠垂型藻飛柳絮韻豔桃英惠風閒婉懿德天成鸞鳳早卜鳴雁殊榮粲有祖父望峻龍門問卿太學結駟乘軒乃誕淑女締此良婚烏衣名冑鶴蓋賢昆夫子鴻才無殊坦腹瓊樹為姿由房能睦供鯉晨趨調飴夜肅屬意酒漿無心膏沐孺人孝摯家婦譽稱玉堂問寢金鼎調羹春津浴蘭秋月梭鳴雖貴不情克勤且能翁孺出使繡衣啓家子披鶴氅婦擁絳紗鳴絃歌豔珠樹生花芝蘭既馥駟

彭慶先生文集卷六

七

馬堪誇維此孺人最其夫子比第鼎鐘南宮朱紫贊禮太常珥筆青史暫委芋城來遊燕市高乘愛婦徐排賢妻同車並挽舉案能齊藍田生玉童子佩觿青箱更授白鳳初飛方謂箕疇毋勞華祝豈料芳姿忽焉無祿錦綬風寒雕闌草綠入室牽情空帷暗哭銀臺一去瑤闕長沉夢同春雨影落花陰文成無術子荆有吟帳中疑是碧落難尋托在親友風塵幽閒聞訃心駭在客尤潛虞歌乍響石窀當班千秋彤管不隔吳山

祭錢亮工文

嗚乎人固有一死死亦何足悲然而有可悲者古人輒誄之銘之以傳於後烜赫者或勿傳而一二韋帶之士以尚義排難留慈惠於父老之口綿而勿絕則其死始可悲也已予於亮工之忽死也大有悲焉總角時負奇氣而以孤寒寒於試弱冠登黌序試輒高等嘗語人曰儒者閉戶讀書此無用之學必使生民之利害政事之休戚於誦讀時嫻習已熟方可備用世之具以故其所條綜爲人爲己有合轍焉每地方有疑難事或强凌衆暴負冤勿白者與君謀必竭力奮呼使得直而止其牧

彭慶先生文集卷六

八

吾地者見君慷慨能操持聲琅然可聽亦折節與交毋論士大夫引重卽黃童白叟見君輒欣然樂附真所謂坐無車公今人不樂者何天遽奪君之遽而壽乃不屈古稀耶吾輩一二知交聞君之死無不過西州而淹涕憶黃墟而增悲其留慈惠於父老之口咄嗟痛惜更不知其若何矣所可喜者君有三子皆頭角崢嶸而仲叔相繼以歿長君日宣俊才好學其慷慨好義亦與君同而肆力於帖括之學方駸駸驍驍必抵千里則君之有後其足慰於地下矣所可惜者鄉約十六條朝廷之誥誡甚嚴而奉行者頗易其事勿煩老成近始

以學博推重聘君於朔望時登高座以講每至黌宮環橋門以聽者不下數千人而君乃援引古今或諷或諭聽者辟易當事諸公每稱其善講而雅俗輩有革心向道者焉其主持教化事方關係至重而天又何奪君之速耶此不悲而又誰悲耶人固有一死死不足悲然君少年負可爲之才而不遇稍稍樹望於鄉閭卓炫於垂毫而又以一病而死此不悲而又誰悲耶桂醕椒漿可奠薤露蒿里可歌而金局已闕玉樹已埋則爲文以誄斯又悲之無可如何而君所欣然地下者也能聆響而餐我一卮否耶

彭慶先生文集卷六

九

祭蘭恭人劉氏

惟河洛之華胄兮啓奕世之禎祥翳坤貞之毓德兮乃誕靈於姬姜偉四德之均備兮儼百行之比芳承泰龍之靈苗兮比今嫺而有望絮咏耀其華楮兮悅絲結於高堂儼相如之雋才兮比仙嶠之鸞鳳自笄卅而締婚兮及御輪而益光相夫子而翱翔兮何柔嘉之克臧外既峻朗而有聲兮內亦端淑而勿康羗井臼之必親兮納舅姑之酒漿潔蘋蘩以承祀兮信恪共而有常暨夫子之解褐兮爰招我於由房綜內簫使勿匱兮何敏給而克襄歷華要於青瑣兮荷恩施於龍章乘翟茀之香

彭祖先生文集卷六

十

車兮鳴瓊珮之鏘鏘佐如玉之美德兮秉謙順以自將雖處貴而勿驕兮尤禮範之能防誕鳳麟而身教兮誇熊丸之更良采蘋歌其孝德兮樛木美其慈祥宜偕老而單厚兮何婆娑之掩鉉駕青鸞而遐逝兮駉文螭以廻翔赴瑤池之仙會兮見旌幢之飄揚溯子荆之悲逝兮慘安仁之悼亡風蕭蕭而入簾兮月澹澹而依牆翳深閨之明鏡兮嗟蕙草之不芳陳蘭肴之芳郁兮奠中誠之可將庶珊珊其德惟兮鑒几席之一觴

代祭楊母王太夫人

維大造之元氣兮稟聖善於坤祥何四序之代謝兮秋搖落其衆芳嗟寶婺之輝煌兮忽浮雲以埋光歎月娥之照灼兮亦纖阿掩晦而未長倚太原之名族兮婉平原之姬姜雀環啓其家世兮尤合德於鸞皇相夫子以成立兮每婉孌於由房既百禮之周洽兮三黨咸誦其溫良爰夢蘭以生麟兮如三鳳之頡頏即截髮其不辭兮止欲芬耀其書香生命世之異人兮鵲奮翼其高翔荷封鮒之明訓兮遂駭歷於巖疆嘉訐謨於朝兮如揚鵬鶚於秋霜喜潘輿之是御兮亦雋著而難忘長公

彭祖先生文集卷六

十一

既月卿之是陟兮夫人遂紫誥而金章惟黔中之遠道兮嗟逶迤而難將每筒魚之是寄兮傳孝德而無疆暨次君之筮仕兮殊奮志於激昂賢昆既傳其仕譜兮壽母亦蓄以偕臧爰三異之並美兮遂孔惠於東方惟季君之侍庭聞兮蘊琳瑯以暫藏知遠大之可期兮孰非啓教於高堂欽福履之弗康兮正蕃熾而克昌方貽硯之毓瑞兮接駟馬之高閭慶既傳於形管兮家亦誦其青箱謂四知之廉德兮卽累葉而未央彼夫人之享遐齡兮曾何慮乎滄桑詎大變之忽至今悲畫嬰而斷腸嗟下吏之薄德兮謬秦晉於門牆方韋絃之是佩兮亦

爲楷而爲枋乃聞訃而淚漬兮望總帷而沾裳爰觴豆
之特陳兮亦楚些以哀傷瞻桂樹之霧晦兮每溯風而
頭搶

代祭李觀察

摩天八風逐日六轡翻謝扶搖車懸軒輕吁嗟我友僊
李盤根自燕入洛世德乘軒簪纓三葉乃誕我公長離
耀采駉駉馳風才夢江毫學吞羅鳥履道爲尊維德是
寶行能拔俗化克開家雖遭顛沛內德無瑕連塞桂杏
五馬分符臯蘭重地威惠克孚在官五月廬墓三年早
營窀穸孝德彌全暨補均州地衝山峻兵燹瘡痍大才
彌振盤根錯節利器尤彰章交首薦底定匡勦逮領郡
符江東是撫祇事蒲鞭羣歌來暮簡書再命督學滇
南搜羅桃李并及梗楠譽重六條循良累著載石清風
在貧彌豫東山綠竹已閱八霜無諸舊地鎖鑰蠻方奸
民挺險海市相通違禁賈利非盜卽戎公也廉能概從
寬典金粟馬羊心不可轉榮遷觀察職主旬宣寬平爲
念刑厝是肩楚氛告急波及南州聞雞起舞矢志虔劉
釋之定國民可不冤山頭廷尉株累是原忠懷素秉雖
耄益勁報國微誠恭而且敬公之令子三鳳八龍田家
荆樹鮑氏花廳北第南牀皂囊白簡種花旣優櫻鱗尤
顯是喬是梓中外具瞻胡家清德駭寄一縑勤勞要害
銘勒勳庸方期酌斗遽輟泰春三黨百戚爰及僚友聞
訃心傷爰雞絮酒余忝譜末風荷綢繆連牀剪燭假館

同舟令嗣不凡尤深情雅外吏馳馳九臯策駕何圖吾
友忽爾騎箕榮哀並至名行無虧西江南浦遠隔雲山
素車白馬涉歷維艱乃作楚些聊歌薤露靈爽所昭神
其勿吐

祭楊封翁 鶴洲尊人

於維封翁正直性率篤學忘餐神姿高逸時值鼎沸宗
周之恤磨質有心班超擲筆矣棄詩書百夫是長意在
疆場志存滌蕩幕府獻謀忠堪上賞敵愾有功彤弓是
貺勿縱勿黷信義撫苗墨練奮勇印綬懸腰以忠爲的
以信爲招保禦克力大纛用超寇氛旣熾桑梓孔棘羽
書旁午尅期勦賊捍帥橫恣轉餉無力挂冠歸來息其
鵬翼爲龍爲蛇知世之宜肥遁以老一經授兒疑疑其
角八龍並馳雀環食報大啓不遲長君異才賢書早薦
玉友金昆抱才宜炫公也皤然燕貽靡倦勿爲可爲誠
師焉援公雖俠烈家範特嚴公雖貴顯取與特廉兒姪
一視兄弟靡嫌喪葬獨力自奉匪貪今子明刑由滇進
秩清白傳家譽望早溢爰有安南莫陳互扶朝命爰臨
使車是出裁書勸勉不減諭蜀簞簠故途靖其荒服遵
父庭訓銜命不辱雖副其行忠勤是夙歸報成命實嘉
乃功適當遷秩權餉觀風方圖迎養父子融融風木遽
痛銜恨無窮嗟公祿壽僅週甲子據鞍矍鑠猶然壯齒
夜壑藏舟曦東匿晷百身莫贖一言可誅師資孔李通
家有年子荷膠漆翁藉陶甄覓輶莫挽使我淚漣蘋蘩
遠致鼻格仙輶痛彼古今止如旦暮琴咽人亡馬白車

素兼語今子節其辰慕公之不朽貞珉在墓

祭某母恭人

倚坤貞之啓秀兮實誕育夫姬姜况鉅賢之綿衍兮煥
門楣以貞祥當始筭之鳴珮兮有道蘊之文章覽閨媛
之芳躅兮恒嚮往而勿忘暨鳳凰之於飛兮尤淑慎而
溫良儷司農之人傑兮綢文彩於詞場當筮仕於皖江
兮同魚軒以出疆如雋母之問平反兮爰內助而匡勸
逮諫垣之晉爵兮戴冠珮之煌煌外既青繒之爲囊兮
恭人亦絳紱之在堂慈克撫其嗣昆兮孝敬順夫姑嫜
雖尹邢之殊室兮仍螽斯之慶芳彼童僕之使令兮亦
柔克而勿剛偉埋錢之德教兮乃毓瑞於諸郎人既美
此三鳳兮名不遜夫五常若仲氏之昂昂兮趨杏苑而
觀光有阿咸之鵲起兮同大阮以翱翔飛鳬焉於帝鄉
兮齊花令於河陽趨粵西之遠道兮持板輿以扶將乃
驚聞其訃音兮見嫠宿之掩鉉拂普鏡而生塵兮輟綠
綺而勿張書彤管之盛美兮對總帳而嗟傷同貞義之
足謚兮比文宣而更長爰寄言於楚些兮弔琬琰之幽
光招青鳥於瑤闕兮採雲實於瓊房幸珊珊以來歸兮
鑒微忱於梓桑

祭劉母張太夫人

邇璇源於子房兮乃哲輔之遺苗體淑質而啓秀兮齊
林下之風標儼瓊花之昭灼兮歌柳絮之飄飄佐君子
而持戶兮貯金屋而稱嬌比少君之識遠兮同諶氏之
才超當少保之紆紵兮卽琴瑟之並調暨中外之涉歷
兮蕃鳴雞以儆朝絕綺紈而少御兮秉四德而相招紛
吾既有此慈孝兮又克絕夫侈驕啓玉筐之嘉瑞兮爰
夢蘭於良宵賈虎儼而能優兮馬常配而能超教陶遂
以成名兮見顏俊之在朝方二龍之天矯兮承雨露於
雲霄荷兩朝之恩寵兮綰明珠與翠翹分韋家之經笥
今設文宣之絳綃諸子承顏而歡笑兮夫人亦弄孫而
逍遙當開府之憑熊兮爰侍母而乘輅瞻泰岱之嵯峨
兮觀滄海之洪濤問平反於獄獄兮恤鴻雁之饑枵勉
文伯以崇儉兮戒姑嫜之竭膏思尚書之舊履兮蓄令
子以勤勞兄既褰帷而攬轡兮弟亦視草而揮毫何昊
天之不仁兮忽萱花之早凋悲金波之月落兮傷玉井
之星遙晦重雲於紮陌兮結微霜於寒條恨瓊田之遼
渺兮隔瀛島之風濤丹旌渺渺而莫攀兮素旗沉沉而
獨飄汜瓊漿以陳辭兮和簡蘇以爲肴飴彤管之休烈
兮對霜鸞而長號雖鵲鷺之在位兮誰接跡於鳳毛欽

女宗而結涕兮借楚些以爲招倘冥漠之可通兮聊以
寫我之鬱陶

祭黃母

吁嗟賢母裔出扶風少能咏絮愛鍾若翁太原鼎族婦
道攸隆如淑儷嘉似孟齊鴻爰自始笄孝慈並著上事
姑嫜下撫前女修澣和灰禮節和豫視疾遜財宗黨交
譽翁也好客任俠有聲母持門戶酒醴常盈辨客邪正
不失其衡損友勿近旭子成名爰在明季寇氛決河城
浸三版倉皇在途攜老挈幼播遷實多傾囊以濟履險
勿瘥朗陵古洞避難爰棲杪深葉落凍雨猿啼擁兒覆
絮一室共攜賴有賢母保有子遺爰返故疆田園蕪穢
母曰無憂青箱是在督率維勤力學是誨奮異天衢家
慶千載今子治獄輒問平反如彼雋母更與壺餐愷悌
天植三黨戴恩鉛華不御駟馬在門子官遷越扶侍西
陵山崖水溪用悅寢興到官必戒封鮓堪稱其在督學
公明是繩追維母德三從治典官舍家庭儉勤足勉少
子縈懷老猶持鍵築舍分居大事克辦處貴不驕在貧
如客文伯之母猶然主績綠鬢紅顏壽應及百何圖婺
宿一朝雲匿生平彤管無芳不揚聞訃心愴痛此姬姜
既弔且唁陳我椒觴佇封石窮已煥雲章春風乍煖蕙
草羣滋雲車既遠青鳥猶遲賡此蒿里仰望靈輶魂其
歸來鑒我哀辭。

祭某母李孺人

嗟嗟孺人秉德貞明孝慈和順婦道之型出自華胄盤
根僊李咏絮才華芳聲鵲起來相夫子周室忠苗世有
令德暨茲而昭爰求內助乃邁孺人蘋蘩有托三歲食
貧撫彼前孤宛如已出仁以義彰孝由慈述維孤有疾
藥裹關心晝夜扶掖泣涕淫淫事生送死率中禮法集
蓼甘荼而無困乏篝燈佐讀勿輟絡緯由房是招宗枋
克慰上陳甘旨下逮乾餼勿以族貴而替婦謀姑既早
歿舅亦抱疴厠所滌婦孝居多夫子雖達寒糴不異
莛仕未遑而先讀禮藉茲健婦操作勿息克襄大事以
盡哀惻暨往鄴城生徒絳帳首荷盤餐甘其素尚如彼
萊婦亦似鴻妻同心黽勉志行俱齊大行水部夫子晉
爵京署瑟琴和而且樂款泥花誥方荷皇仁如何婺女
星掩光沉彩雲散飄錦字歇絕安仁悼亡淚滋霜雪女
宗既謝巷輟其春誼在僚友聞訃心冲如何令淑蘭枯
芝稿幸有珠貽堪爲國寶金缸夜寂綠鬢朝塵榮名雖
在夜臺永淪乃歌楚些乃陳桂酒眷彼芳魂肝蠶在右
夫子盛業後祿無疆佇封石窮存歿有光梅冷春陽柳
飛三月進此一觴賡芳揚潔

祭黃門妻李夫人

倚嘉淑之誕生實鍾靈於婺宿美七德之含章相盤根之僊偶耀門楣以揚芳洵宜家之無咎既咏絮於始笄旋頌椒於作婦彼夫子之卓犖如顧榮之南金賴中饋之克健和在御之瑟琴每辟績於朝夕佐誦讀之梅陰或鳴雞而戒旦或黽勉而同心當木天之視草並御輪以翱翔暨江鄉之衣繡秉家政而勿康潔蘋蘩以襄事代奉時之蒸嘗內匡襄於貞吉外經營於四方具林下之高風夙稟性乎寧靜雖履貴而如貧亦玩好之是屏持禮範而自防畜養砧以骨鯁仍主績以勿侈尤曳縞之維永欣夢蘭之協兆啓祚肩而蕃葩既珠明而玉潤亦芝茁而蘭芽嫵青箱於王氏羨鳳毛於謝家乃篝燈而訓迪同章母之絳紗維夫子之盛績曾規矚於淮上擬高論於桓寬陟卿月之晃朗爰休沐於鄉邦乘鹿車之歡賞謂百福之駢臻自遐齡之可享何奔月之歎然忽飄飄而上僊騷驚鶴而高竦委翟茀以雲駟南國之明璫云遠湘靈之寶瑟虛傳傷子荆以寂寞悲安仁兮淚漣聆駕螭以行空在崑崙與南嶽薦芳潔以陳詞招英魂於冥漠物何在而不敝花何時而不落惟夫人之去來映千春而自卓歎君子之昌盛猶日升而月恒錫

石甯以旌逝佇花誥之疊增况門閭之高大有肩嗣之繩繩靈歸來兮勿遠聽楚些兮沾膺

祭某母孺人

吁嗟孺人慈宿垂精孝慈柔懿婦道之型諸梁遠裔播厥吳興慶衍婁水誕此幽貞爰自初笄四德靡缺曰嬪於王若琬並列夢蘭有徵石麟毓哲枚氏有臯洵稱邦傑惟彼夫子偉量川盈瑤林獨秀丙魏家聲八龍下食五鳳齊鳴南金竹箭德里攸并母在諸姬尚為少齒翁作太常清齋共事蘋蘩克調外內羣恃教子持家名芬遠邇田薄歲稔集蓂甘茶仔肩門戶保此鳳雛慎言節飲庭訓相扶篝燈佐讀勉彼皇途今子英挺髫鬋負奇名高天馬奮翼天池荀家文若早結主知恩加寵渥冠誥匪私孺人雖貴勿替婦謀上陳甘旨下逮乾餼好施樂善臧獲恩優練裙以服屏絕華浮維彼楊母尹邢之列以子子之互相提挈勿伎勿猜痛彼先哲亦既有成恩匪中竭詩頌壽母履臧是期亦有備福罄無不宜如何今淑夜窈窕舟移女宗既謝腸裂心悲幸有珠胎堪為國寶芝挺芳英萱草忽稿綠鬢朝塵金釵夜照夜臺雖幽榮名已劭青菱畫寂錦字霜殘佇封石節再薦幽蘭仙輶既逝駕駟騶鸞陳貳一告寫惻歌酸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七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趙漢班 孫永壽 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為棧濟川

為拭欽吳

祭魏封翁

子存尊人

嗟龍泉之躍水駭箕星之返天修者舊之凋謝越宿草而淚漣少寒芳夫文圃長耀采於珠淵邁高門之世業繩祖武而綿延惟兄弟之克友合幼族而無嫌比班彪之知嗣同阮籍之賞咸或吟風於月榭或醉客於雨帘揖生徒於絳帳勤夙夜於藎鹽惟先生之才器奉哲兄之陶冶以忠孝為箕裘挺正直於朝野當璫人之肆焰如疾風之吹瓦有覆巢之可虞勤周旋而勿捨樹桃李於盈門植芝蘭於在戶較藝術於青藍振鼓鐘於龔瞽雖泌水之樂饑有青箱之接武為當代之賢豪誇賦材於鸚鵡時佐郡於蜀地惟明允之是司起瘡痍而肉骨亦憔悴而勿辭憶屏風之聽教知叱馭之見馳果廉能之奏最掌兵刑以匡時乘傳車而省覲惟勉勵以靖共適衡文於三楚益春懷於九重畏簡書而夙駕拔駟騶

於羣空雖定省之稍隔仍甘旨之時供何大鳥之忽來
逢龍蛇之歲厄悼丹竈之長往輟里春之歎息眷大德
之超然如蟬蛻之無迹反漆園之僊踪誠不愧乎往昔
慚朽薄之世誼辱令子之提撕比蒹蘭之芳契譬金石
之堅持悲典型之云遠設桂俎而陳詞曠千載而若企
幸默契於有知

祭李母史恭人代

織阿鍊魄寶婺凝祥談遷漢史祚胤悠長夢蘭協吉乃
誕姬姜始筭咏絮綺閣揚芳鳳占早卜和鳴鏘鏘爰儼
名宗季友之胄大宗維魯支分啓秀再遷洛邑渡江洎
後世裔蟬聯鼎鐘族舊世德迭衍逢茲婚媾宣文學著
韞秀識優門楣所係克嗣箕裘相我夫子孝敬維周上
陳甘旨下逮乾餼勿以族貴而替婦謀維舅維夫亢宗
早貴家同萬石門非廷尉姑嫜既睦宗枋克慰教子停
梭殷勤恤緯四德播揚無遠勿暨魚軒再馳佐外適越
種花乘驄相將歲月寶砌生芝非無貽厥象服有輝揅
作砣砣織錦採桑婦德無缺夫子鳴鳳皂囊還朝琴瑟
在御由房是招高堂孝養未脂我軺曰有健婦克理煩
囂邗江一水相見勿遙鴻書不嗣鸞膠忽折弄玉秦簫
聞聲慘咽彩雲散飄錦字歇絕子荆悼亡淚滋霜月安
仁慘痛傷此死別女宗既謝巷輟其春詎在僚友聞訃
心冲如何今淑乃遘厥凶仙輶雖遠靈爽在空恠爾列
俎以奠冥通綠鬢朝塵金缸夜寂落粉餘香遺簪委席
盛業榮名高門方赫繡憶靈輻貞珉窀穸誄詞非楚葉
凋風槭

祭閭母某孺人

嗚呼孺人毓質維醇少秉至性克事二親西池南嶽托體成坤孝慈和順婦道維勤爰自初笄四德靡缺曰嬪於閭儷此邦傑夢蘭有徵石麟毓哲盛德所基本榮枝茁夫子飲醇所稱一行鳴雞儼宵齊眉相敬自貧而饒與物無競雙戟三槐家門積慶倚與令子玉海金山遭時履泰遺大投艱分符劇邑早列鵷班琴鳴花縣臥閣清閒潘輿扶持萬石歡娛出忠入孝洩洩愉愉奕鳩秩晉雲曹載趨萊衣獻壽為樂非迂孺人迪望兩遇恩綸款泥丹帔花誥紛綸珠輝玉映照耀千春主績有訓履盛益諄母為家督嗣徽啟後簪勝萱堂不遺親舊誕啟孫枝攀芳毓秀含飴有心樂此眉壽卽今扶持屢問平反盛時刑厝獄以不寃羔羊致美的醴思源藍田生玉古亦有言方美壽母克宗大耋月晦星沉忽焉摧折寶瑟聲銷明璫響滅雲車之遙迅如列缺嗟乎天遠未鑒苦辛不有聖善疇啟後人如何僊蛻總帳吹塵女宗既謝石窀長淪凡公寮友誼忝登堂白雲間隔聞計心愴返魂無術乃奠椒漿青松白石慰我姬姜

祭王母孺人代

猗華胄之毓德實早儷於名宗啓門楣而毓秀誦柳絮之因風既飛鳳之有卜仍起譽於乘龍佐瑯琊之昌緒修蘋蘩以敬恭每和灰以竭孝誠婦柔於在躬亦習勤於謙素佐誦讀之宵功當琴瑟之靜好已婉孌於簾櫳暨莞簞之兆夢更協吉於維熊比河東之三鳳同荀家之八龍奮天路之羽翼方雁行而在公惟吾師之至行率移孝以作忠比清勤於毛玠同簡要之王戎揖金昆而比德漱芳澤於文叢凜凜北堂之至敬羣勤學而勿慵既共被而孝養恒凜凜於尸饗同子文之三仕膺謗篋而春容忽婺星之掩耀痛風木而心冲叨作人之洪澤曾問字而相從為覲省而歸里隔音塵而未通愧生菑之未致虛薤露之悼終慮休徵之篤摯或哀毀而慳念乃吾師之死孝竟白雞而憫凶聞哲人之遽萎如泰岱之摧峰乃陳詞以遙奠異冥漠之鑒衷嗟夫人之備福已擅譽於九熊沃鼎鐘之厚享備金紫而榮封雖中牢之未致仍石窀之重逢托屈宋之至誼學哀誄以舒恫幸几筵之來覽留彤管於無窮

祭茹母楊孺人代

瓊樓仙杳瑤闕雲空妝臺畫掩鸞鏡塵籠吁嗟令淑育
本弘農雀環食報四世三公性耽幽靜留意婦功及笄
而字孝德彌隆夫子人傑累葉儒宗室歡鼓瑟人羨乘
龍調飴供鯉在約彌豐推車舉案素順能從篝燈佐讀
鳳翼初冲匡襄內外克綰半通梅綸佳地石柱名峰同
之官舍翟弗鳴輟種花十載吏事奮庸平反是問賴有
女宗食安蘿櫺性本和雍小星無怨三五在東謝庭玉
樹挺秀青葱雙珠既耀三鳳還逢諸孫林立頭角俱雄
藻堪繪日氣亦吞虹家慶既備福厚而崇嗣君特達待
選丹楓觀光利用粉署從容花萼並蔚萱草方穠承歡
閨里甘旨能供方期酌斗何遽輟春鳳臺月暗錦幔霧
濛山遮萬疊水迥千重馮輜收淚歸隧眷終誼深親串
絮酒羞麥鷺章旣錫石窮佇封悲風卷柏落照懸松窮
泉不曉鑒我哀悰

祭某孺人文

猗與淑質玉臺之良降生名族賦性端詳茗華菊茂蘭
郁芝芳亦矩亦範如圭如璋三星夜照百兩晨光及笄
而字筮鳴鳳凰曰有君子裔本駒王琴瑟在御珮玉方
將志孝且敬色和而康執其麻枲供彼衣裳羞此饋食
澄其酒漿敬姜孟母德化洋洋篝燈佐讀截髮陳觴室
家雍睦蘭桂徵祥母儀既肅家政能防夫子國秀今聞
令望折腰彭澤種花河陽方輝綸翟共樂閨房豈圖霜
露忽掩芬芳蒸丹無驗遺疾堪傷幸有令子湯藥能嘗
承歡膝下濟濟成行娶光雖晦虹劍猶鉉子荆悼逝安
仁愴亡銀蠶永殤玉簫悽愴佇封石窮俟錫鸞章吳雲
渺渺燕樹蒼蒼椒漿一奠彤管難忘陵波青麥隴首白
楊貞風千古積慶無疆

祭某母

夕月掩輝婺星沉耀鍾郝芳儀一朝人杳吁嗟夫人素秉禮教淑德早聞爲世則效于歸望族世號龍門敬儀朗潤比德溫溫萬簪獨御秉禮守悖柔謙孝友譽溢芳孫鹿車躬挽井臼自操少君潔美德耀齊高級箴饋食甘旨克調晨昏靡逸寒暑忘勞寶砌生芝玉筐迎燕教子璇歸矢心不倦截髮熊九古人再見俎豆詩書箕裘已遠長君國器雪白蘭薰飛聲韶穆志奮青雲觀光上國吐氣揚芬鸞飛鳳蔚矯翮空羣游歷所臻循聲赫奕超拜銓曹王裴接席立意公忠去離散棘水鏡冰壺良

彭慶雲文集卷七

上

枋無匿潘輿是侍頴羹是遺十年迎養族稟宗師休沐還里孝德匪私朱軒再御荷寵不遲諸子翩翩劣猶虎豹玉友金昆室家相保或伏或飛雍和克邵蟄蟄繩繩孫枝炳耀允矣季蘭傷哉母德庭花四照萱凋失色莫缺蘋繁聲虛刀尺石窳未封總惟先寂嗟乎淑德形影無聞鏡虛洛月竹斷湘雲乃陳芳醴灌鬯煙煴仙車暫憇鑒我殷勤

祭某母

活活逝水黯黯浮雲玉臺委鏡金爐罷薰星沉月缺痛悼中分敬惟賢母淑哲早聞四德靡缺治家維勤爰自初笄早嫻婦道中饋酒漿和灰竭孝秉禮相夫賢聲克耀彤管所垂閭德是儔級箴佩悅人頌今儀履滿不磨同德是期頗如挽鹿亦克齊眉有家迪吉罄無不宜雖處高門範已彌約爰潔蘋蘩婦德莫莫臧獲銜恩後先不薄鳴雞相警身先操作砌芝入夢筐燕投懷翩翩三鳳耀采庭階北堂刀尺屏絕淫哇絳帷授句庭訓無華雙珠灼灼堪爲國寶上舍揚名鳳池奪藻爰暨諸昆書

彭慶雲文集卷七

九

倉名燥金紫競榮樂彼壽考九能喻軸母範堪師門楣中雀坦腹之兒詩頌壽母履臧是期箕疇百福幾式是宜婺女掩輝星娥匿采縹渺雲母忽焉登岱城隍樹枯淚滋闌閒珠玉永沉芳音不再西崑驂鳳南岳駕鸞青綾畫寂錦字霜殘仙輶旣去涕泗汎瀾陳我桂醑薦我幽蘭冥漠可告精誠異達閭德應圖此爲卓越風慘雲寒霓旌寥濶聊藉管城陳其忉怛

祭桃源令魏

維崑有玉維國生賢珪璋溫潤寶氣燭天畢萬之後絳
舒蟬聯恒山啓秀苗裔綿綿敬惟我公川渟嶽峙少乘
靈粹文成錦綺振蹕英風拾芥青紫燕趙之郊超然獨
起爰有金昆才希管樂輔弼勲勞甘盤舊學泰山之雲
覆及燕朔兄既命世弟亦卓犖卓犖維何治績高張筵
仕百里大河之傍廉明仁諒洵矣循良驛驛騁步天路
孔長維河汎濫侵郊及郭伐竹下捷邑不爲瘡痍之
鄉俗頗凋薄探丸既鋤夜有寧柝六計繁吏奏最攸宜
公也冠挂勿彈厥施中牟三異元規十奇河孺編戶至
今口碑究彼大業庶幾易地不謂人琴風流遽隨鶴化
失鮮松凋剪翠龍蛇歲厄失我國器聞訃心折眷懷不
已劉驥荀龍德門可擬豹穎華屋蟬蛻泉裏生雖若浮
不朽千紀忝在知已痛深宿草况於哲兄尤爲永好設
祖無顏表德鮮藻仰異英魂鑒茲哀抱

祭誥封大銀臺鄒公代

神劍沉水箕星返維耆舊既謝處士星移嗟我碩德少
秉英奇承前啓後今望今儀亦越厥祖碣石尊師華胄
秉鉞爰家邊陲陰功世積三韓所推暨生我公實號白
眉兄既膺仕弟乃遁思爲有孝德不忘庭幃履忠蹈信
好惠樂施指囷以示賑濟勿遲太丘醇德篤生賢兒藍
田之玉鳴珮天墀累功歷積羔羊素絲卿月既陟銀臺
是居金章紫誥叠荷恩施逍遙娛樂壽考維祺難兄冠
挂五柳方耜追隨七著共被怡怡相繼凋謝如何不悲
嗟余與公忝荷交知况在密戚嘗侍臯比接我顏笑慰
我渴饑大德必壽人且祝釐何圖長往共自披帷後嗣
方熾今名永垂西州一慟夜臺勿追乃命旨酒一告誅
辭雲車暫駐芬芳鑒茲秋月如練梧葉飄颻千年化鶴
魂無不之

祭刑部郎中王公去非

嗚呼人生終始不絕老氏之言直木先伐物忌孤芳人
悲明哲嗟我良友涕零如雪憶君世裔蟬聯太原貽謀
忠孝族衍以繁挺生卓犖藝苑窺藩翩翩玉友先後騰
騫公之始仕實官鳳池暨也含香乃轉度支潞水駐節
廉平不知輸輓無因并乃釋咨爽鳩載遷用稱明允行
往矜疑慈而勿忍典試無諸士有繩準蘭榮荔芳班高
玉笋歸告成命拔士爲優懸空皎月又照江頭豫章有
木方備雕鏤兼總藩伯旬宣是求二豎爲災不堪軼掌
拂衣請休逍遙怡養餐厥刀圭康此几杖謂此達人庶
幾長享况有三風陸離趨庭觀光太學磊落多聲箕裘
堂構君心既寧長駕千里輔車忽傾憶公在朝恂恂秉
恪坦易爲懷與人不薄腰裏之材勿馳寥廓天道猶弓
張弛若虐聞公之訃羣悼厥心素車雲遠西州淚深霜
風夜響青松畫吟生芻遠致腸斷人琴

祭某秀才

賜谷朝輪望舒始轡霧掩雲封風霾雨墜悼彼英哲撫
心若隨豹穎乍鮮蟬蛻何易造化無心人生若寄騎箕
有星賦樓非戲之子何辜修文莫避誼在宿草涕零顏
悴憶昔羊車風流如覲早慧素成學勤漂麥承彼箕裘
烏衣第宅荀龍劉驥儼然古昔筆擅棗榴名齊金壁共
被同車雁行朝夕豈曰駒昂實維睂白何天難謀遽萎
長材中河楫斷半嶽峰摧青瑣席冷黃鳥聲哀琴絃永
哀車馬不來維我與子宿昔徘徊南皮驟乘河朔銜杯
何圖一旦失我龍媒桑乾咽水碣石飛埃吁嗟我子湘
素空陳京有翰墨江花勿春西河沉痛慘節霜辰桓山
羣鳥負痛含辛輔嗣短折叔寶中淪千秋曠絕又歎斯
人

祭曹公子

惟天匪謬仰視濛濛賢愚同盡無異飄風痛我今指中
嶽摧峰霜飛蕙圃涕斷幽宮君爲國肩振鐸之苗當塗
啓秀繡虎尤超世德行慶爰及與朝瞻喬及梓鄧林之
標君秉英奇爲父所器好學忘餐朱穆堪比樹幟詞壇
庠稱德驥奪彼駘孤超羣出類方期接武樹立尤豐垂
天之異忽作飄蓬弼何不壽玠何早終玉沉綺散嗟我
道窮言念指父爲世羽儀南宮典禮秉正匪私藍田生
玉庶其嗣茲肯堂肯構學禮學詩倏爾騎箕西河增痛
惟我朋儕西州長慟追憶平生實稱龍鳳薦醴歌些歸
隧及聞達懷彭澤愴及平原惟此天壽至德不言或者
僊化歸真返元靈其有感聽我煩冤

彭澤先生文集卷七

古

祭旌德今茹公代

吁嗟我公今世豪賢發祥江左堂構蟬聯亦越厥祖京
國播遷爰宅於斯乃誦乃絃父旣入仕絳帳經傳濟源
作牧清暑魚懸脂膏不入姑臧似焉挂冠歸里意氣陶
然公嗣儒業再舉孝廉春宮累試曝腮勿前深州勸學
鼓篋意度剛俗丕變士賴陶埏分符旌邑繩武不愆梅
谿政化與父相沿弛張咸秩弊政以捐政多馴雉刑止
蒲鞭修舉廢墜采藻山川石柱之側種花鮮妍奮威清
德世以克綿乃厄下位未遂高塞拂衣歸里陸地稱僊
駒兒矯矯雁行翩翩博陵徙宅教子怡年白雞協夢箕
星是傳一旦捐館涕泗潛然子忝姻戚夙荷勤拳今子
坦腹學海志堅方圖扶杖履周旋藏舟夜壑百歲何
遑乃歌薤露弔彼幽淵人琴永歎書劍空懸今威化鶴
矯首來旌靈車暫駐鑒我漣漣

彭澤先生文集卷七

古

祭李母淑人代

寶婺徵祥，僊蛾降魄。吐秀揚華，煥茲內則。敬惟夫人，門楣奕奕，柔儀淑慎。爛若金璧，晏僊夫子。仙李盤根，歡逾琴瑟。潔薦蘋蘩，乃主中饋。乃御魚軒，慶衍家室。肩嗣克蕃，夫子奇傑。筮仕清時，披垣焚草。鳴鳳光儀，載遷烏府。補衮非遲，外臺量轉。保釐是咨，遇殊挽鹿。歡等齊眉，同之官舍。翟茀雲輜，敬以儉克。恕以惠施，三從協典。四德攸宜。夫子晉爵臬憲，樹垣巫山。湘浦來往，轅轅山樓。聽烏官閣，聞猿頗如。雋母時問，平反立心。植德家似于公，匪止高第。活千可封，括嗣英蜚。似續無窮，光啓來葉。母

彭慶先生文集卷七

末

福隆隆紱，誥三錫象。服增華凝，香耀采秋。月春花祥，開銀漢秀。發蘭芽，杯名延壽。祚肩同遐，如何芳姿頓委。夜壺鏡掩，舞鸞屏虛。畫雀連理，傾枝不雙。歎鶴寶帳珠簾，俄焉寂寞。舊僚新識，羣奉膺門。登堂拜母，酌水知源。容華莫嗣，道蘊猶存。楚些告戚，興享芳樽。

祭戶部郎中郭公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老氏之言，古今一轍。痛維我公，汾陽之礎。繁族他徙，誕啟明哲。代有英賢，豈惟七葉。乃翁博學藝苑，寡孤家有五常。白眉不誣，童即穎異。長乃搏扶學，窺原本行。成楷模，笑彼唐舉富貴。自符自乎遊，贊暨彼釋褐。操管風駟，靡不穎脫。入對大廷，文聲卓越。性既疎通，才更朗豁。度支用筦，泉流不竭。爰承使命，發彼帑金。惠及羣卉，母令吏侵。迎養朝夕，孝德可欽。纖毫詳慎，務殫厥心。又命榷稅河西，是臨乃革。弊端克盡，厥職罷歸。里門恬然，胸臆載酒。論文多士，趨式代姪姪女好

彭慶先生文集卷七

十

行其德，杜門却軌。古之遺直，母喪守禮。足不踰庭，孝稱吳隱。哀極類丁青鳥，兆卜馬鬣。封成何圖，大烏壠上哀鳴。天不慈遺，奪我典型。公之事業，長駕未騁。遺厥後人，良駒逐影。四子玉輝，諸孫珠炳。後福其遐，庶怡晚景。羽化超然，撫膺若哽。嗟乎郭子僚友，實多濫爾。長息痛也，如何山川改色。霜露摧柯，炙雞絮酒。我哭我歌，靈其來享。無用滂沱。

代祭某夫人

猗與今淑金屋瑤篼洛濱仙嗣燕姑蘭祥深閨毓秀錦
幔垂裳父爲太保相業輝煌謝庭咏絮鍾愛逾常風傳
林下月映曉妝年始及笄筮占鳳凰曰有君子封呂由
姜族維閨閣名在岩廊三星夜照百兩晨光朱陳婚媾
王謝兒郎處貴不驕好樂無荒德慈且孝色和以康執
其麻枲供彼衣裳尊嫜克順妯娌偕臧母儀既肅家政
能防篝燈佐讀截髮留良夫子國器今聞令望攀鱗上
苑獻賦天閭易歷中外秉憲南牀八龍三虎濟濟成行
長君鵲起譽重圭璋棘闈選雋桂子揚芳乘龍跨鳳三

彭慶先生文集卷十

六

黨咸昌清門迪吉遐福方將何圖仙履不驗胡香夜臺
已築弱水難航紅低翠掩鏡冷神傷洞天春晚蕙帳雲
涼托在桑梓夙重端詳驚聞訃信彤管難忘婺光雖晦
雄劍猶銑燕胎有後式穀無疆佇封石窆再錫鸞章蔥
肴蘭醴敬奠椒漿愆沉夜魄閨冷踈篁寂寂焦綠零落
梧黃陵波青麥隴首白楊貞風千古盡此一觴

代祭王封翁

龍劍沉水箕星返維耆舊旣謝三黨涕洟嗟我王公天
挺英奇乘時利見爲世羽儀射穿七札貫革主皮珣戈
啓葉弄戟偏宜上將開府武子匪卑其在持身言規行
矩以敬爲幹以孝爲基其在處世盛德溫順善與人交
能竭公私亦有族黨乾餼不遲邸宅可共麥舟克施亦
有賢肩玉樹瓊姿石麟天錫秉國之維長公柱石夢合
塵吹超歷卿寺密勿深知洪波未奠礎石是司乘輦乘
櫳功成不居王華兄弟馬援姪兒共驤王路羔羊素絲
逍遙迪吉壽考維祺箕疇錫福聲無不宜公方扶杖嘯

彭慶先生文集卷十

七

傲逶迤拖青紆紫駕車乘驪樂殫絲竹養盡壽眉誰云
陸地神仙可隨何速捐館蟬蛻若遺化鶴終杳騎尾安
之人百是贖黃鳥成詩歸全龍吉蒙莊有辭況此大德
生榮死悲薦蘿何庇松柏是資一旦凋謝能無涕斯乃
陳椒醴乃奏楚辭几筵羅薦與彼來思鼎鍾世享後福
方滋九京雖遠寸言可碑丹旒素旒高名永垂

祭吏部郎中王公西樵代

人靡不死死靡不悲其最悲者朝野所儀天挺奇傑篤
生我師華胄奕奕生性恢奇笙簧六藝筆走龍螭金昆
玉友孝友自持鷄羣儀表鶴筆風姿既克履道遂快逢
時蜚鳴既早獨步形埒龍門模楷動履攸宜文成組素
徒滿絳帷清望允洽秉國之維山公啓事盡撤棘籬文
衡朗瞻桃李猗猗忽遇謗篋困於蒺藜逍遙詩酒文娛
墨嬉聖主洞鑒賜環勿疑裴清王簡謝笑顏咄海內跂
足艱大將遺况有哲弟雲龍驟驟黼黻文苑霞爍雲披
留心銓政業業孜孜豈圖成憲法生不訾謝莊既去有
位空思讀禮聞變愴戚在茲擗管泣血灑淚漣而夢我
三廢王哀讀詩佇望昭雲還朝勿遲何圖先生忽焉騎
箕願要天路招魂有離辱在弟子夙奉芳規鼓鑄陶冶
生成是期寒暄所隔兩載路岐忽痛往古能無涕洟都
超朋舊孝伯素知聞幽表德莫辭陳詞蕪言效誅俯首
靈輶涼颼落水秣馬不嘶西州一慟靈其鑒之

彭慶先生文集卷七

于

祭某母孺人

吁嗟淑人彤管名揚秉孝成德履慈允臧蘭閨毓質譽
擅姬姜于歸望族婦道溫良敬承宗祀虔事姑嫜翁有
兄弟伯淮季江同寢共被孝友一堂乃至妯娌甘苦共
嘗頗如覽婦爭自趨踰迨於履變遭世搶攘翁念急難
一室相將兄適遘疾湯藥先嘗孺人佐理喪塋克襄撫
姪若子爰同義方不幸中天痛悼勿忘財資冥漠以報
雁行操持家政招舞由房翁好行善秉德端莊濟人之
急救人之喪還金焚券煮粥賑荒母亦慷慨竭取奩妝
倚與今子雙珠爛光蔚起儒業糾素吹芳叔登藥榜展
驥康莊三年報政掖垣有望母雖履貴辛勤以將綜理
內外督率勿違伯最醇孝克奉豆觴繩繩蟄蟄後嗣克
昌既履上壽亦錫金章煌煌款誥顯偕康將謂純嘏
百年是常豈圖嫠女一朝掩鉉聞變心惻里杵不相通
家拜母黯然心傷乃陳絮酒乃奠椒漿佇封石窆以銘
幽藏雲愁日慘葉撼風涼楚巫浩唱餐我黍粱

彭慶先生文集卷七

于

祭朱母武太夫人

嗚呼夫人淑惠早聞三從協典四德揚芬琬戈啓胄咏
絮能文令儀至性卓立不羣爰自髫鬢于歸望族玉海
金山高風郁郁母也齊眉和而且肅上孝下慈一庭雍
睦翁持大節個儻多奇公榮善飲對客皆宜不治生產
祇潔盤匱母也羞言無愧唱隨金屋呈祥三珠早毓翁
也無年忽摧梁木連理分枝不雙泣鵲鏡掩精光琴悲
斷曲母方年少收淚治家以子子伯事以柔嘉馬援訓
姪教以匪奢共相保抱勿納於邪司馬鴻才鹽梅國器
太史文采金閨拔萃二龍長途蟬聯高位霞帔金章尊
榮克備爰念母德早歲擇鄰主續之教不廢舉勤紈綺
勿飾御下能仁理錢啓後保艾千春何圖仙婺雲車忽
杳寂寞總帳飄零丹旆憶母生平禮斗雲表履道克虔
齋心勿擾今茲蟬蛻花滿蓉城麟鳳可駕翟非非榮况
有賢胤亢宗揚名青箱彤管駢集芳聲獨歎女宗巾幗
之傑劉薦熊丸湛柳同列鸞馭不來椒漿空潔奏我哀
詞徽音忽歇

祭田母郭孺人

卦列少女詩賡夫人閭德啓秀照耀千春嗟我田母柔
懿慈仁玉臺伉儷并而御輪相彼夫子身能儉約不事
鉛華獨先操作珩璜節步和而且恪七德含章豈惟莫
莫時惟姑疾藥裏關心朝夕祇侍不解衣衾姑有愛女
意念所深曰有簪珥推讓情惜性惟溫惠妯娌咸宜寵
不逼下舉彼螽斯玉牀衍慶育此諸兒蘭生鄭國桂出
祁枝夫子儒宗積學待仕維彼金昆式穀濟美長君孝
廉母尤顧視早奮蜚弧俯拾青紫每念母恩篝燈佐讀
食必手烹衣必親沐慈孝相依一庭雍睦扶杖將車庶
其多福母年方壯子克有成丹旆象服佇見華榮何圖
仙婺倏爾雲行聲風枝折青鳥雲迎大德必壽古亦有
言此而不驗腸斷樹萱楚些憫逝百羞薦餐佇封石窆
以眷高門鳳穴何沉驚儀何窈安仁涕零心摧丹旆聖
善有慕題柱宜矯彤管青編吾言方皎

祭吳親翁代

金扁一閉華宇長辭人生過隙聲風折枝大德必壽往古如斯此而不驗泣涕漣漣痛我親翁延陵之後世居鹽官遙遙華胄避地來茲谷陽之右托迹市廛風淳誼厚少秉仁孝兼篤友于宗黨輯睦煦煦愉愉風神散朗雅慕陶朱其踪似隱其行則儒亦有庭訓種此令子忠孝傳家賢能灌耳堂構既隆箕裘是啓福祿所貽式廓方始伊余寡昧誼托朱陳人非衛玉乃玷朱門屢叨誨迪不替陶甄絲如繾綣垂白方新歲在於龍辰復相湊喪斧旅巢執牖在手愧乏刀圭失此良友涕過仍零杯

彭翁先生文集卷七

吉

奠先履爰念生平浮杯話舊顛則相攜疑則相叩比續加溫如輻待轅今也契濶西州路遐陌楮翻雪醴酒流霞談扇猶在埋玉已嗟憑輅一慟腸斷悲笳幸有令嗣能繼家聲賢孫頭角光啓雲初門高駟馬風積鵬鵬異時綸誥光表幽貞

祭某封翁

豪傑挺生鍾靈特厚應運而興躬扶陽九樹德標勲亢宗啓後玉樹泉埋奪我黃耆追念生平真稱不朽憶公之先世有明德父旣從龍巡饒著績雁行翩翩孝友是式公起儒冠早奮羽翼王路馳驅實殫乃力憶公之才聰明善變兜鍪起家篤學勿倦拔自下寮早蒙上眷邦憲旣專早清畿甸逐雀鷹鷂疾邪匡善憶公之功內外剔歷其佐銓曹請謁勿及往撫淮南清揚濁激迨佐軍機勿辭鋒鏑反側旣安克靖維績憶公之忠國爾忘家雖柄顯要勿事繁華其在中丞廉直有加心膂旣倚成

彭翁先生文集卷二

辛

績用嘉雖在解組秉心不瑕憶公之慈教子何幼或在戎行或爲邦桀黃門最少櫻鱗抗節驥展鳳鳴功名卓絕爰貽孫謀過庭勿褻晚年杖履頗事維摩逍遙泉石樂我天和何爲羽化蒿里忽過劍歸遙浦星返長河聞訃傷臆把酒問天大德必壽况號陸仙典型云往音徽永綿青松白石銘彼原阡鶴歸華表千古翩翩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一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姪為柱黼望 為梅大慶 同校訂

為棧欽昊 為槎濟川

五言排律古

皇上南巡視河後至蘇杭兩地傳聞將幸雲間恭頌排律一百韻

體元開正朔凝命恤黎民椒酒觴新歲鶯花發早春宸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一

十

遊開樂國乾健轉鴻鈞刻玉堯河莫披圖舜洛巡彤光
巡日麗翠色接天新藻煥隨風御綈帷傍水潄懷裏咨
未定昏墊痛常湮下捷殊無力通漕詎有津淮黃方混
合排決正艱辛已繪輿圖悉兼將利弊詢八神持策衛
七萃執兵屯駿馬來何驟龍梁渡不淪旆同雲罕耀騎
共屬車麟不累供張費能加浩蕩恩慨此浮糧苦還因
割地嘆士誠科最重明祖賦相因租額沿流汰沉寃疾
首頻軸空催檄急裘盡負薪勤戶少黔婁食衣懸子夏
鵝瘡瘕時捨地寒遠莫呼旻幸遇絲綸詔能開釜甌塵
歡呼如沸水舞忭勝吹豳 主聖恫瘼切民依父母親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一

十

衣黃童叟指保赤閭閻均內府攜龜貝官廚帶鹿脯賜
餐多戴德崇儉可還淳躡屐登山麓乘舟米藻蘋梅花
舒化日楊柳茁芳辰波靜魚龍狎忘機鳥雀馴鹵儀捐
石鎧樂器少金鐸夏諺喧山路吳歆發榜人鳥聲新管
和花氣早蘭綴雪後春初霽霖多瀑自潏帝心真若簡
宸翰爛如銀墨潑龍賓下書成驚字珍鐸韜懸莫設盆
盜覆先申察物非鈎距弛征絕告緡催科今緩越撫字
舊憐閭岳牧方魚水從官若比鄰斯文還自賞雜技不
須陳網紀朝替合訐謨廟算遵登封前日事獮狩古來
循桃浪多浮鯉松陰見逐磨開弓能射虎發矢便擒麋
千畝誠先籍三驅捷有神築臺尊猛士肖象想良臣朕
聽聰偏廊子辜語自諄蘇臺思辨馬湖舫躍祥麟檻獻
三清酒羹炊千里葍逍遙還惜晷玩賞不淹旬拓地方
齊漢鞭山獨笑秦黔黎看濟濟阡陌狹吟吟再造清寧
好重來踟躕伸衣冠留駐驂父老願停輪結綺千花照
流蘇五采綢觀瞻開壓蒜望幸插貞筠村婦多蠅集山
農自響臻九旒龍矯矯四校馬駢馳清問憂還喜遲迴
行復踈三呼勤卜築萬歲表忠純慕義尤傾膽懷仁欲
奮身翠華遙蓋憶白髮盼城閨色動千年遇恩沾一日
均剛柔多皞皞文質竟彬彬出符忘黃屋稱觴戴紫宸

川原增氣象嶽嶽益嶙峋下馬尋花塢浮尊坐錦茵到
來欣覆幬此去隔陶甄下今垂金石寬徵及廩困但愁
中飽費只恐向隅頻峰九榛蕪暗江三荏葦埋耳聞疑
富庶眉察動嗟呻芋里惟聞鶴茸城但積薪三間廬最
古二俊裔難振士隱垂簾肆風高折角巾驚材無可錄
燕翼詎能翔緬想收芥末終能辨玉珉樂傳吳季子馬
待九方歎獻曝雖無補陳詩若有倫黍茅宜享薦圭璧
祇郊煙十漸陳非早三無奉必寅法廉官待警與汰弊
常詵耿介棲山谷英奇戀水濱襄城難再遇絳老復何
論春雨膏千里和風偏八垠垂棠何穆穆有喜更聞閭

彭澤先生詩集卷一

王

材豈膏梁蔽賢從管蒯掄班條除刻覈立政慕沈炯塞
檄投旁脊邊關欵沸唇德隅猶自慎利寶盡爲損萋菲
讒能照風愆戒不嗔視河龍若蜺縱轡馬維駟海內看
明鏡蒼生祝大椿謳吟歌蕩蕩忤舞貌蹲蹲鋒鏑銷爲
器園林壘作營簪纓赫奕玉帛富璘玢棠惜公無召
膏思伯有郇鹽梅君和鼎酒醴孰非醇豪傑皆爲用皇
王自有真傳聞行在處獻瑞毓麒麟

大閱應制三十韻代

聖主當陽日良辰詰武時龍塢紛照耀豹旅習驅馳戎
器垂文象蒐苗看禮辭無虞能保泰有備更深思笳鼓

軍容壯風雲猛士隨羽林能截兕神策盡如罷下地趨
南施揚兵出北隅疏營同月偃列陣似雲垂箭起六塵
獲鋒摧九虎遲射生真有技授鉞便成師款燕鳴鞭疾
烏號發縱奇雅歌仍不廢投石更爲宜張幕戎纒列開
筵服匿遺楓天多畫戟輿地半朱旗手握招搖柄親看
鐵騎移天軍符采赫列將壯猷施豈有佳兵號惟惟吉
日詩呂蒙曾獨拔李牧早能知似習昆明戰如看秣軫
儀尚方傳玉食戲下逐班麋行賞惟聞宴懸弓但設帷
君方思將帥臣解折箠筭節制誰爲及折衝已在茲干
戈維所習左右悉能持磨算方居重和羹更祝釐安危
須並倚仁勇此何疑桑甲仍多暇投醪自不欺趨朝欣
盛事搗管記恩私詎少甘泉獻還期宣室否飛熊應載
獲忭舞祝丹墀

彭澤先生詩集卷一

四

九日 經筵恭記二十韻代

禁閣微霜霽神霄清景長淒淒陽草變渺渺碧雲荒最
喜時無射還知夜未央長生浮菊酒解厄佩朱囊風笛
金天爽星樓蕙帳涼九重多勝賞萬戶借輝光武庫煙
雲繞文樓瑞氣昌宸居偏壯麗講殿正輝煌諫聽鱗堪
觸經傳玷可匡螭頭朝拱立豹尾晝趨蹌館落高颺露
臺空戲馬場賜花傳魏帝講學有寧康簪藻鈞天響班

聯鵝驚行作歌宣百執賜序醉千觴燕翻青海丹楓
滿綠塘珠簾遮繡宸椒液舞霓裳盛世祛荒樂熙朝萃
祉祥榮欣然燭地和合卜甌堂作賦通鵲鵲矢音感鳳
凰當年蓬萊下遮莫有留良

固安卽漢之方城也地邇京師俗稱淳朴臨汾王
雲岩宰於其地予脂車相訪留共晨夕因得閱
史披圖尚友叢摺知晉張廣武華張吏部績爲
此地名賢兩君文采風流卓爍千禩未知其里
居姓氏猶有存否而儀型若邇擗管神飛作詩
二章以伸嚮往笑入洛之非時幸依劉之有地

神理綿綿莫與今古無窮耳

挾冊慕古賢所欽在廣武博物似鄭僑奇書偏堂廡劍
氣識干將神鑒闢聾聵多能與吾徒片長莫予侮獎拔
盡寒門意念同握吐吾生不逢時草蔓宣王鼓駿骨金
臺輕筑聲易水苦驅車出城闔欲問渾河許蒼蘚積荒
碑古蹟渺未覩官署適淹留客况歡其伍遙思入洛人
名高譬玄圃彼美相拂拭不異華陰土二俊豈予企雙
龍共誰撫懷古益歎歎西北天應補

其二 張吏部繼

伯緒神爽姿眉目見疎朗阿兄有藏書晝夜共欣賞以

茲河海懷不作簾籬想水鏡蓄幽清閉門絕俯仰無我
亦無徒君子惡朋黨薰灼競奔走雀羅方悒悒殘客謝
當年舉世似無兩旅客脂車來儀型增想象歎息古今
人高名判霄壤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攬轡辭故鄉故鄉豈不懷離別同參商參
商猶可望道里誰能量山川欽以峙相思天一方紅顏
坐蕭索感歎結中腸浮雲何獨逝飛鳥何雙翔含涕復
首路恩情詎可忘

青青河畔草皓皓機中織天天柳李姿濯濯盛修飾遲
遲弄機杼裊裊無餘力昔嫁金吾兒今爲侍中職良人
遠別離花落銷顏色

青青陵上栢矯矯風中翮陵栢有常姿風翮無定迹人
生本逆旅白日不相惜驅車宛洛間黃金積轅軼駿馬
策長衢照耀生光澤鳴鍾開廣宴甲第羅金壁富貴有
餘榮俯仰多踟躕不如飲美酒歸臥南山石

今日良宴會觴酌並流行絲竹旣以奏快耳唯哀箏彈
碁與六博歌呼自多情黃金絡馬頭獨步凌天京高談
足自娛顧盼有餘榮知音未可遇膠漆誰能并濡足濟
時險貧賤無令名

西北有高樓，窗扉鏤金玉。上與閭闔通，下與雲霞屬。振
蹕詎爲遠，天路不可幅。長歌協流徵，忽變清商曲。音響
淒復清，悲風何諤諤。秦青與韓娥，激繞悲林木。不如九
臯羽，嘹唳聲聞速。冥冥更高飛，羽毛豐且育。

涉江採芙蓉，半是蘭與芷。蘭芷豈不芳，同心安足比。所
思在故鄉，浮雲西北起。采采未能通，惻愴何時已。

明月皎夜光，秋蘭耀馥戶。牖商風起，鳴蟬霜氣催。楊柳衆
星雖吐耀，浮雲不可久。灼灼芙蓉花，憔悴亦何有。宿好
亦易捐，新知亦易醜。苟得一心人，白頭尚相守。

冉冉孤生竹，移根解谷中。伶倫製簫管，鳳律生春風。雌

曹子建雜詩卷一

七

雄既相得，藻耀樓梧桐。與君結新婚，媒妁諒能通。葛藟
附樛木，纏綿貞始終。何爲枝與葉，判然成西東。申椒與
菌桂，揚芳各有叢。明月不返照，憔悴難爲豐。

庭中有奇樹，晁晁策雙翼。一朝東西飛，不飲亦不食。悲
鳴各有思，道遠浩無極。別離人所悲，物心同惻惻。

迢迢牽牛星，隔隔支機石。盈盈隔一水，無由共晨夕。七
襄發明光，爛然誰與匹。矚眇天漢間，相思空負輓。離合
在雲途，人世詎可測。

迴車駕言邁，北風凜以冽。胡霜中夜寒，百草盡摧折。白
雁往復來，玄鳥鳴且列。時序不我留，容華忍銷歇。吐耀

當春陽戚戚，非明括榮名。若可期無徒，守恒轍。

東城高且長，飛閣參差起。浮飈天半來，芳樹中庭靡。游
子淚沾裳，時序忽已徙。日月如轉環，芳年變壯齒。蟋蟀
傷歲暮，阜螽思君子。離憂祇自痾，蕩滌從此始。美人嫵
以嫵，榮耀春華裏。援琴彈清商，燕歌豈能比。爵釵頭上
施朱紘，指中理深宮。不可通雙燕，巢其壘。

驅車上東門，悲風起田吟。古墓生寒煙，孤兔還相窘。歎
彼泉下人，遙夜誠堪憫。一寐不復寤，千秋抱憂憤。駒隙
不可留，人生若朝菌。知愚一以視，天壽誰能準。僊人藥
一丸，服食多戒謹。朝露當微陽，瞬息已盡。不如老糟

曹子建雜詩卷一

八

丘母使達人哂

去者日以疎，本是親與故。來者日以親，莫更同行路。梧
桐何蕭蕭，悲風起墳墓。故鄉不可懷，新歌哀日暮。河水
方浩浩，欲渡誰爲渡。

生年不滿百，思垂萬古名。天地浩無涯，俯仰難爲盈。時
序互遷謝，憂樂紛然嬰。誰能耀閭里，擊鼓復吹笙。不見
滄海上，雲螭來相迎。

凜凜歲云暮，陰雲萬里垂。遊子衣裳單，切切涼風吹。彼
美在一方，宿昔共容輝。角枕與錦衾，兩兩忍相違。夢寐
忽自合，攜手入蘭帷。嬋婉未及終，輕鴻迅以離。彼愛自

有屬我思當告誰
芬芬隔重闌
駢車不我歸
鴛鴦雖有翼
參差中心乖
涕下清羅幃
感歎增長悲

孟冬寒氣至
霜露皎且潔
遠客當悲風
慘焉念離別
夜長寐復寤
明月盈將缺
孤鴻從南來
哀響不可絕
一聲雙淚垂
兩聲中腸折
知書自故人
三歲始能達
開緘識中誠
涕淚如泉咽

客從東方來
遺我五色絲
織爲雲霧縠
中繡合歡枝
色絲無可染
故人心不移
綢繆共肌肉
恩愛兩不知
同袍復同澤
此情安可辭

明月何皎皎
照我玳瑁簪
客行歲云久
感歎結中懷
故鄉豈不樂
遠道誠足哀
徬徨步階除
短書未可裁
何時更攜手
使我玉顏開

君子行

君子懷遠慮
不貪斯夕安
處堂伏險患
履霜懼有湍
虎尾諒難履
羊腸行亦難
事幾本邂逅
禍福來無端
奔馬不援控
拯溺非危冠
惟當保明哲
無使遇摧殘

詠懷二首

羊質無奇采
燕翼非遠翔
大文不可竊
六翮誰爲長
所貴丘園秀
履道生輝光
卓犖邁塵濁
凌勁勵秋霜
軒舉諒有在
沉淪益以彰
安能戀浮名
與時相頡頏

腐儒守章句
俯仰難爲容
相如臥文園
楊子悔雕蟲
修能不自耀
浮名安足崇
吾聞懷瓊姿
砥礪多良工
荆璞蘊廉隅
遇必遭時隆
守樸道彌泰
騁志途益窮
不見清廟犧
文衣災其躬

古意二首

城東有美女
容貌如舜華
臂環綰珠玉
輕袖揚吳紗
山河宜象服
之子盛笄珈
妖冶宜絕世
幽閑亦宜家
標梅虛迨吉
獨居空自嗟
盛年不爲樂
桃李徒生花

松栢鬱蒼蒼
蒼生自泰山
巔下枝積雲
雨上枝拂青天
四時不改色
經冬翠且鮮
風塵到喬嶽
此木亦已遷
剝蝕皮幹枯
生理不復全
惟有扶桑枝
朝曦出其前
倒影落東海
萬古生雲煙
夸父逐之走
俯仰尤足憐
碩果有時盡
造化誠難完

遊夾山漾能仁寺同郭汾又作

汎舟循溪行
逶迤入林樾
蕩槳出層波
連漪生曲折
忽然見峰巒
頗與他境別
古剎枕其流
秋原曠以潔
道峰當我前
雲煙俄可吸
聯袂憩形影
香吹芰荷葉
佛面侵湖光
晶熒若皎月
僧廊苔蘚生
人象久拋瞥
靜者導我游
崇朝滋豫悅

其二

豫悅竟云何誅茅自茲始山水劃中區漱石并礪齒幽
曠希人居布金久絕耳何圖宰官來掃闢憐開士慈雲
覆諸方從此安耘耔奇逕待偉人我來寂無事探奇揚
子雲握管頗其寺歎息語同遊茲行信難已

古詩二首

憔悴不自持攬鏡照容顏緇髮俄改素歎息詎忍看思
彼餐霞客豈無藥一九服食不可信尋師良獨難形滯
心漸局誰爲跨紫鸞今時非古昔生者能不殘

鳳凰生孤雛和鳴相飲啄比來離其巢耿耿心不樂烏
鵲羣然棲不識誰爲鵲阿閣方岩堯丹青飾棟橈奮飛

固有時所遭正屯剝迴思丹穴棲山川遼以邈

李陽驛迴瀾閣晚眺同晉子孝掇

日落遠山赤收帆恰未遲長風凌迅湍停橈任所之汲
水有童子云是戌卒兒借問此何地李陽枕江湄中流
號絕險其下藏蛟螭賴有神人力始見安瀾時瞻禮上
高閣迴望波瀾瀾岷江與漢水相迴乃至茲客心浩無
端逝者不可知憑欄一長嘯舉目共陳詞俯仰在萬古
江煙飛鷺鷥

九日同杜于皇峴山登眺

煙籠帶澄暉循步向南郭青女司良辰丹楓綴寥廓策

杖登山阿高懷茲有托四山枕晴川霜枝墮枯蘂落英
未可餐龍山不復作緩步攀崇阿紛披出叢薄雜沓市
井遊顧盼殊蕭索杯慚白衣遺帽怯參軍落長天勁隼
飛空訂和雙鶴旅抱何遽開荏苒今非昨賴有素心人
銜杯共飲噉顧景笑時閒臨文且爲樂聚散本無常別
緒何自惡

寫懷

日月長幽賞山川未縱探世人皆拱北我意豈圖南泖
曲初成沼峰連九似藍榮華情若棄肥遁意方參竹密
龍孤樹苔深護古龕岩花飛寂圃水鳥浴寒潭酒甕曾

思藉蘭臺舊憶含寸陰流苒苒雙鬢改參差驚困難成
驥籐枯詎比楠乘桴思鬱島飛翼想鸞盤少侯鯖五
杯邀月影三阮修欣繫杖陶今醉扶籃種菊真成友栽
萱但有男可懷安邑棗不憶建春柑桂落黃金粟菰滋
綠玉簍深潛企蛸仲守下暮龍睥睨體直羞脂韋心澄學
澹涵書成嘗飲盡桑種未眠蠶漫具先生饌居然靜者
庵伐桐難足費乞米豈容甌愧惡蓬心長飄零物望懸
說經差可聽通隱未爲諧築室支離臥夏天汗漫談松
蘿方自傲絲竹畏人眺欲採琳腴藥還看泰華嵐霞衆
差解渴石髓不成貪朽木多樽櫟微禽類雀鷁井心人

自啖塵尾我何堪夫子山梁歎莊生蝶夢酣鑿坏殊自得荼苦竟如甘

客中

人言客中樂不知客中悲譬若離羣鳥東西隨風吹六翻本自鍛長路空差池鸞鳳不我惜烏雀反見嗤中心不自得哀鳴當告誰雲中有鴻鵠翩翩萬里陂吾欲往從之弱羽畏路岐何時凌迅風矯首慰長饑人言客中樂不知客中悲

臥龍潭和朱晦庵先生韻

蒼崖深以峭似有神靈鑿玉龍半天飛日向空潭落幽奇多變化高臥藏岩壑因名思古人感歎如今昨潛元固有時雷雨無由作臨祠薦蘋蘩弔往一觴酌吾讀晦菴詩知其意所樂山空猿鶴啼寒煙紛漠漠

苦雨二首

少小嬉春風宿昔慕遊行芳草滌塵襟煙霞得所遣陰雲幕天涯四顧心不展鵲鳴婦乃歎洪流積清淺階前有白石濕潤滋青蘚房闕浹以寥柱礎露方泣吾思白日光低徊復遡緬

太虛本無象俯仰殊寥廓陰雲翳中央飄蕩如帷幙倏忽春風生白日流華閣光景迅不停物華欣有托蘭蕙

散幽芳慨焉念丘壑起坐閒微吟策杖尋山郭燕歌豈爲哀魯酒良亦薄歎息知音希大雅誰能作

汝寧懷古十首

孫叔敖

楚相輔莊王霸烈烜天壤苟非虞丘薦志業何繇廣大器重始階榮名艱後享寢丘有世封卒以衣冠像生死賴有人酬德豈真賞

翟方進

丞相秉剛節挺勁如寒松奏罷兩司隸薰蕕不並容儒雅優吏事爵玉酬樞庸東郡舉義旗平陵繼奇蹤父垂青史烈子膏白刃鋒否泰各自顯人生貴遭逢

戴憑

建武多詞臣侍中名益朗非貪重席榮析理貴無兩鎬池狐火攻六經蕩榛莽賴此博士家辨難標真賞何圖千載後義晦人亦往對此平輿城遺風勞想像

袁安

司徒遭李氏夷險不自厄秉鈞能委蛇出宰不踟躕王室每置念流涕填胸臆始歎古人心殷憂非朝夕履霜惕亂萌乘雲懼墜翻不見臥雪時俯仰有餘適堅忍保歲寒高懷起圖籍

黃憲

大海無曲流崇山鮮拳石清濁苟易淆夷險皆爲迹高
陽有微君黨人皆辟席濁漢不可仕衰周又誰適碩畫
干諸侯遊說不輟軼慕聖樂琴絃塞芳耀圖籍王佐有
遺才韜光泣今昔

許劭

子將竣名節月旦世所儀明鑑無沉賞千秋慕芳期王
石始已判華實終不移毀譽更莫莢時忌生險夷何此
平輿龍獨以藻鑑宜歎息懷古人涇渭兩不疑

陳蕃

仲舉璠璣姿剛勁誰爲匹掃除在天下不肯拘一室陳
寶發忠憤乃遭奄寺嫉慟哭殉王塗豈畏斧與鑕明哲
亦可懷風雲旣已失弔古發長思鴻飛脫羅罟

袁閔

袁閔生不偶厲志探幽機寧守煙霞癖毋使儕俗譏清
流遭禁錮土室俱屯夷謠詠諒能工幽潛不可飛守身
盜乃諒鄉里得所依樂饑苟如此何羨西山薇

孟嘉

幽蘭秀岩中明珠輝水側珍物世所知芳耀竟誰識褚
裒得孟嘉乃在庾亮席扶入見天子聲名益籍籍風吹
戲馬臺落帽有遺跡放達任天真風流迄未寂

畢卓

晉世多清流八達尤自放吏部老糟丘常作百斛想人
生天地間志意貴骯髒衆醉我飲醕清濁標真賞種秫
亦已勞持螯得所尚不見甕邊臥風流傳遺響

董仲舒宅

汎舟涉江潯淪落放遊冶願言懷古人握筆崇大雅董
子相江都驚才邁華夏卓犖天人策賢良長聲價遺宅
至今使憑弔如舊社烽火經亂離古跡孤窟下著作炳
如星樓臺夷作野文章多薄命我其後死者彼志未能
舒我懷詎云寫俯仰發長歌夕日紅榴射古今不相及
含淚但盈把

燕子磯和前人顧嶙韻

岩石聳絕壑森然峭以幽空江蕩孤麓旋轉無安流一
亭豁耳目古寺開重樓老樹蔽蘿薜憑陵愜遠游接天
檣濤來浩瀚如雲浮遠山帶夕霧羣鷗飛不休海燕變
石角營巢立山陬鐵絙香莫覩奔囓遲行舟烏衣感王
謝磯風吹暮愁

壽慕大中丞

命世西京傑匡扶聖主時英猷邀異眷盛業荷深知
筮仕年何少分符譽不遲雄才文若備藝苑孝標推拔

薤真能悟栽花更著奇六橋春雨淡兩浙惠風披一自
循良著先酬保障咨使旌還出牧閩嶠獨艱遺五馬迎
榕暗雙旌拂荔移籌邊鯨海莫題柱孽蟲靡樽俎無難
靖金湯自此持抒忠傾赤膽撫字及蒼黎夙有澄清志
兼懷饑渴思延登名特達超拜寵安辭鞭算勞薇省藩
分領度支盈廷籌著借蠶午羽書馳平準功非細泉流
德益資阜財開化理弄印沛恩施隼羽橫空矯燕龍接
武居開樽瞻器量緩帶見丰儀捧日心偏瘁為霖道足
師此時公臥護異日國為基履舄神尤泰憑熊福自提
北門資鎖鑰江甸早匡維容駟于公似乘驄司隸宜一

步青齋集卷十一

七

經還卓犖羣鳳正參差綠綬應常綰朱輪佇可期桑弧
明曉日棠樹接寒池常滿杯浮露恒春樹有姿千秋頤
卜近華祝一陳詞

送陸子出遊

陸子忘年友論交肝膽傾礪硯宜任俠慷慨獨飄零弄
戟誰為識開樽舊有情風姿猶點漆智略喜譚兵投筆
心偏銳低眉意未平晴霞隨路迥江水夾楓清海色樓
臺幻軍容組練明此行懷短劍異日請長纓旅況憑緣
寄離思憶別驚貂蟬行自愛努力勝書生

壽宋右之大司馬

高山何嶙峋日積雲霞氣我欲登其巔縹緲在天際油
雲起崇朝倏懷殊不細萬卉各自榮枯木有根蒂芝蘭
生幽谷霜雪漸零替無人亦芬芳白日未照暄仰視松
栢姿直與青雲麗願言附崇柯凌冬貞歲歲

其二

秦時有明鏡精光別妍媸萬物靡不照洞燭誰能私上
可佐日月下亦辨龍螭珍奇亘千載視者東西馳蛾眉
侍其旁攬鏡思一持神物苟未遇空負芙蓉姿新者易
以聚故者難為離顯晦在咫尺高懸豈參差進酒祝難
老懷古多長思

步青齋集卷十一

不

送蔣璞菴之上杭令

涉水汎澄江登高下長坂寒日淡以輝浮雲仍聚散三
徑有元卿牽絲託旅館分符歷遙途民社邀深眷閩山
峭以幽煙雲互零亂芳蘭與素馨琴堂有餘玩題詩託
吾心文辭已纂纂異日山花開相思應望眼

其二

飛蓬吹古道寒林煙霏霏鼓吹發征駕前旌薄初輝海
色照墨綬別情方牽衣朔鴻南日近代馬北風依尺木
自今始雙鳧旦夕飛行矣歌四牡極目送驂騑

其三

冀北有古道江南多寒渚渡吳登越岸山色多崎嶇一
入無諸城村邨多榕陰吾友本鸞鳳枳棘非所任既知
瘡痍苦復有保障心行行竟叱馭凌颺起楓林去住各
自勉同爲遊子吟

其四

入燕旣迢遙歸吳更宛轉自此歷修途山煙出蔥蒨之
子盛風流才能握三管出牧何駸駸良驥公已展度亮
能開樽登樓極延攬行矣佇超遷無爲歎遠緬

其五

之子吳中英濡足隨時跡琴鳴水並遲山近花偏積此
地瘡痍多矯首需恩澤相送出青門相思縈日夕

贈南宮令胡次瞻

楚才信英傑虹霓挾班管夙宿善遠游論交復侃侃傾
蓋吳王城道遠鴻書斷薊門相周旋跡疎情自煖以茲
濟世略分符若已緩種花與鳴琴風流兩蕭散南宮鉅
鹿衝生齒頗繁衍藉君經綸猷裨益詎云淺送君初夏
時鳴驄折柳綰浪迹憐秋蓬南行策疲蹇言念古臨邛
易哉相黽勉

古意贈錢子葆芬

丹穴有神禽文采絢五色扶搖發高岡萬里始一息朝

從阿閣棲暮向瑤池食鵷鷺自成行神異非其匹野鶴
在林中振吭鼓羽翼傍徨欲相依卑棲難躡跡時發九
臯音道遠響彌惻惻睇長離羽悅戀無終極

其二

吳宮有奇麗皎服盛妍好兩耳綴秦珠釵笄首彌耀自
顧千金姿非復尋常貌遠嬖在迷燕入傳君門早朝霞
淡澄輝光彩爛懷抱蘭芷各有思馨香冀相保

贈邵瞻南

咸英有古音舉世非所好白雪和陽春幽賞貴同調公
負璫璣姿陸離振奇耀談經何綸紛秉心持大道絳帳
謝絲竹浩歌發清嘯尊爲太學師藝籍悉搜討得行釋
萊儀光寵開懷抱鳳羽賦高岡和風披百草奮騰振雲
霄潤澤及枯槁登堂親芝宇聆言見深造聊陳瓦缶音
以冀金石保

贈許師六孝廉

怡志在丘園六載謝行役結想懷友生江波渺以隔平
輿有二龍君獨早通籍胡爲困鹽車遠道徒涉歷合浦
明珠輝玄圃琳瑯積大才終晚遇神蛟起大澤伊余多
繁憂恒苦桑榆迫蘭虛羅含牖草鬱揚雄宅饑軀方遠
游命駕遂良覲佳人惜蛾眉把袂忘形迹強當發歡笑

與子契冥寂

過蕭寺野眺看花

東邊纔結藥西畔已飛花點點紅如豆離離赤並砂高
枝垂別樹亞幹茁新芽綠瘦青還染丹輕粉漸加高低
籠鴿羽疎密動窻紗條弱英偏綴風多影易斜丰容空
色相髮曼燦雲霞樽欲傾三雅詩真勝八叉香臺留燕
子石徑雜曇華已自遊絲罥無妨錦慢遮清塵仍不污
凡卉詎能差蝶至羣舒翅蜂來已放衙偶過三寶地誰
憶六萌車梅笋勞思想萍蘆辨咄嗟有情真欲老無計
強爲奢但得花爲伴應知玉不瑕高談推華俗韻語洗

彭亨先生集卷一
主
箏琶搦管重爲記臨文詎可涯

輓節婦

宋姬曾執節楚女亦稱良遇難堅如石殉身皎似霜墜
樓真可比斷腕孰能方代易朱絃古風高彤管揚埋錢
遺教在却鮒後賢昌石窳隨時立珠胎奕世芳山河堪
表度日月更齊光有禮宜旌闡豐碑草自長

贈余佺廬侍御

余公棟梁才丹青早輝煥器宇出風塵經濟無閒散頗
疲執戟時曾發東方難納誨盟深衷憂時發長歎夕郎
首承明封事五花燦不第起瘡痍且以拯塗炭予本素

心人聞君參廟算策蹇賦遠遊矯首觀河漢布衣登崇
階蓬蒿離其半獨有飯牛人哀歌悲日旰大權苟在握
盛事若可斷不見蜻蜓飛有時附龍翰

秋日張爾成納言招集祖園

清卿招宴賞聯轡入林丘潯暑臺池散高懷景物道紅
暈惟暗葉碧水自通溝密樹森交徑高亭暗入秋餘芬
侵翠閣斜日淡朱樓抵掌思前蹟擎杯記此遊河山空
往事喬木本貽謀蔽石藤蘿老封雲檜栢稠海榴紛結
實山桂迥生幽招隱高賢合張筵永日留金甌千里散
玉露一天流君似高樓鳳余如溪蕩鷗別情煩雅契逸

彭亨先生集卷一

主

翰愧冥搜水國烽煙近江邨鴻雁愁何時星更聚重過
習池頭

壽宋右之太史

侍中重席榮桓榮稽古力讀書致通顯履盛舒胸臆緬
古懷斯人儒生志殊得羨君黼黻才年少荷史職辟雍
會生徒弟子盛修飾恭遇幸學儀談經泮水側大義殊
琅琅至尊動顏色今茲開經筵啓沃藉儒德千載思漢
才君遇同奇特朝爲闕苑遊暮向蓬池食鹽梅佇和美
陰陽調裁極靈鳳失長風無異鸞斯翼早爲康濟謀毋
徒守默默

贈西洋潘子

渤澥浩無涯其西更莫測奔濤浴頽陽天地黯無色蒼
茫海霧黃簸蕩天風黑島嶼多奇形鱗介不可識汪洋
十萬里乃有西洋國此邦尚文物制度殊整飭冶鑄火
攻巧被服蜀文織君子尚耿介小人鮮殘賊善習星家
言握算無漏刻潘子渡海來廣教恒河億大教絕淫克
孝友達天德瞻禮天官人主持造化極精簡俗易疲弟
子門荒塞緇流糜金錢玄宗匿浮慝此獨勤且廉不廢
人間力其邦賈舶多時渡中華域歲歲輸黃金云奉尊
王勅寧使道里艱無滋西教熄潘子更聰敏所遇無不
克尊經釋聖言勤厲無餘刻設教上洋市威儀更嚴翼
亦有貝錦讒不損朱弦直吾昔童子時是訓亦是式契
濶三載餘河海更難卽今茲奉儀型豁然曠胸臆老聃
西出關孔子乘桴亟大道洵更行華夏皆有得歎息古
今人推心還淹抑

許忠節公祠和固始今包芝崖韻

忠節耿介姿博學能履正疆藩起異謀不辱仍受命豐
碑樹靈旗溫綸有榮贈勁草風孰靡古人共輝映吾友
璠璣器弔古抒幽興緬惟耿介初乃至廟食定荷戈羣
寇折建牙六郡并惠威無偏任長駕得所柄靖盜遏亂

萌殷憂出天性繞指人盡柔公獨存剛勁風雨走龍蛇
題詩寓神聽

贈唐子席珍文玉并懷雪齡使君

春日駕言邁初指弋陽城結軫更長念緬然懷國禎風
昔宰吳會籍籍有政聲膠川與青溪被德有餘榮何圖
更遠宦殷憂結中情故人兩兄弟投契如蘭蘅懷刺敦
舊好被霖慰平生法護既不讓僧彌未可輕片言出肝
膽膠漆誰能并穆風披綺陌苞采耀春榮不見河東鳳
六翮漸已成

王君山以排律十韻誌別依韻奉酬

春盡難為別憐君似有情梁園懷鳳侶滄海泣鷗盟旅
思生芳草閒情對落英此行真汗漫何事絕逢迎策馬
黃金勒開尊白玉觥浮名嗟偃蹇我道任縱橫此地多
儔類誰人獨老成名花飛屑玉日色映簾晶倘許蛟龍
怒何愁燕雀鳴十年悲未過相對意難平

贈孟公澄

孟公經濟才雅尚耽圖史闢極尋微言談玄析名理生
徒絳紗帳翰墨烏皮几良驥早見推伏櫪淹壯齒忽慕
邠曼容微秩代耕耔王塗遭板蕩解組疾如矢藜藿飽
不充朱紫輕脫屣著作古為徒未肯事雕綺結交登君

堂脩然見杖履黽勉在千秋不啻真知己孔融與禰衡
忘年固自爾浮光有遺編纂輯無暇晷吾道不終窮榮
名留千祀

贈吳子

吳子儒雅才倜儻開懷抱如與公瑾交飲醇接歡笑以
彼經濟略蘊蓄殊不少裙屐得其宜投艱更能了卜築
城南隅摯懷每傾倒市義積生平勤德苦不早才裕識
亦明深藏賴有道贈言愜素心握筆豈草草初夏汎輕
舸綠暗無秋稿澄江蕩塵胸欣然誌情好肝膽世人希
膠漆詎云老題詩夕陽時山雲正繚繞

古意贈友

灼灼園中花猗猗陌上柳花照主人筵柳折路旁手君
若瑚璉質靜廉復深厚豈以珍鼎彝遂爾棄瓦缶一為
胄子師再作紫芝叟匪徒炫崇階所歡在大受予荷君
深知土室嗟不偶虎豹出山林龍蛇離大藪詎能瞻四
方但逐牛馬走

叔伯生誕日歌以祝之

大叔八十五健骨如神仙度已一週甲古稀少二年追
憶童穉日吾父相周旋每事來諮決禮數真翩翩性本
篤慈愛意復莊以虔或居長者後稟命不敢端兄弟相

勉勵來往陌與阡教誡勤耦耜勸農常率先向往東村
上卜宅來西偏暨茨并丹雘堂構歲月延子荆居室著
少游鄉里傳恂恂樂為善步趨齊古賢今茲生髦士子
孫皆蘭荃倜儻讀詩書驕駘駘駘駘前曾孫三就塾家慶
方駢聯幸遇太平日恩施沃堯天叔也邀異數紅顏邁
華顛既有粟肉賜復加帛與綿拜手荷皇澤自好百不
纏郡中風俗變勢利相因緣族誼少輯睦古道多棄捐
後生侮前輩舉動殊多愆叔為支子長余為高祖玄同
懷忠厚意夙夜惕冰淵涼薄既失志娛樂維文編有心
聯氣誼無計解憂前相去不百里把臂殊未便賴與弟
姪遇問訊知寒暄往臘逢三白占豐少旱乾逢茲懸弧
日春花開瓊筵買舟泛清泚隨叔同放連但欲嗣錢老
何知侶偃佺不才老且貧饑軀將走燕山林箬輅汝行
笈無一全不惜身遠道所嗟山與川金石固無質物理
多推遷既為君子慶兼為衰老悼造化有榮枯我獨羅
屯連題詩介眉壽胸臆何時宣白頭長可歎青眼冀相
憐

十月見蚊因賦二十韻

霜秋白鳥散寂寞已無聲何事侵肌突還來觸面鳴蛸
飛乘小熱蠕動竊餘明咬血思肥體依人苦喪生可知

饒飽極卽與敗亡并若向憲惟戀翻愁枕簟清憐仙猶
故能憎汝最無情入耳聽何細針膚刺不輕有時來畫
壁幾處出層臺婢爲焚香見僅因握扇爭須更驚欲撲
俄傾不聞鳴命似飛蛾委身如落絮櫻桃真類飽萍
葉想初萌錐利非同蠹蟲飛竟似蠶趨炎愁已盡耐冷
竟無成轉盼風兼雨悽惶霰與霰微軀隨火化細響寂
深更可悟貪何益還教禍獨櫻浮生殊苟苟物理盡營
營感此公魔意題詩恨自盈

贈家退菴

蜀山何巖巖松柏生其巔早具棟梁材挺勁蟠雲煙青
青覆萬里結根益以堅如蘿無可附咫尺凌蒼天明月
出其下流光何澄鮮肯堂旣丹雘作楫亦巨川南山有
朽木擁腫人盡憐大匠已見棄神理無由全仰視雲霄
姿峻拔有餘妍委費時見用流水出琴絃會合雖有數
時時懷古賢

奉和憂農

亢旱虛青野殷憂築紮壇躬開府意齋宿外臺端潔
慮張戎氍朝真擁漢官風高鸞鶴下籟寂磬鐘寒孔爇
呼尤切其咨歎莫寬南箕誰可簸白石詎能餐矯首天
難問填膺意未安維持炊巨綆保障挽回湍祇是瞻雲

漢何曾釋旱乾補苴如集木遺大復投艱魴尾何堪赤
臣心賴有丹一誠方望薦衆志已維垣降輦翔丹鳳鞭
霆控熱鸞滂沱千里注霖霖萬家歡拜斗紛如蟻焚香
馥似蘭豐隆如可御赤地詎爲難

贈某先生

與君六載別同折閭門柳慷慨卮酒間行藏各自剖大
木出崇山江波生巨藪沛澤在崇朝蓄積旣云久念子
乘風雲天衢自昂首豹霧生氤氲驥足驚馳驟旅客嗟
飄零金臺復邂逅念此鴛鴦新或惜雲霞舊贈言託餘
馨俯懷風昔厚盛代無留良孤蘆有枯朽庶藉牙曠知
調琴發清奏

擬古集藥名

曲路通草徑弱藤連翹柯懸瀑水銀落山空青如螺雲
旋覆花上澗沒石子多道逢白頭翁琥珀紅顏酡手握
松枝塵續斷吟且哦遠志邁流俗百合貴淳和無名異
通隱女貞守岩阿落葉滿地黃所防風露難人生無丹
砂烏頭漸已暗安得謝五味學唱紫芝歌

無題和香奩韻

玉蒜垂簾影金鋪淨襪塵舞安方濯露膩雪未離晨裙
樣留仙好釵梁却月新積絲成纈細散繭出花真蟬鬢

初能綰顰眉似解縶羅垂半臂方麴拂輕輪班管描
蝴蝶神針繡錦麟閒情花合夜細語燕迎春解珮渾疑
洛裁書欲寄秦巫山宜作雨姑女早名津簇蝶金泥落
驚鸞唾袖珍細腰風欲動素面粉難勻寫恨吹蘭氣繁
愁舞紵人仙源方有路葵宿詎能隣

送方與三敦四兄弟

折柳白門畔送君薊門道共此幽蘭心結交悔不早悵
焉陳所懷贈言殊草草吾徒失意人開顏且潦倒豈願
擲萬錢聊以舒臆抱李子相位尊解嘲為妻嫂賈生正
少年慟哭心如擣十畝桑閒閒行與保惠好

其二

憐余蹇滯姿晚歲嬰塵鞅彼當路子磬折徒俯仰感
君兄弟情纏綿若指掌泛楫涉江淮鍾山雲日朗念吾
未言歸羈人每恫怛寂寥寧可干躡虛在意想白石化
黃金黃金十萬兩咄嗟傲公卿豈云道已枉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二

華亭肥溪圖者李元度評選

勇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度

姪為柱黼望

為桂濟川

為棧欽昊

同校訂

七言古

吳門行為楊維斗先生作也今弟公勝適遊吾郡
因示之

吳門孝廉真奇士維斗先生雷灌耳二十年中萬事非

春風血碧草不死余與先生稱父行曾從玄閣挹輝光
此時模楷高天下不獨雕蟲稱擅場渥洼天馬無人識
蹭蹬燕臺毛髮白海水羣飛西北崩步窮章亥誰為力
先生忠憤不可當昂藏七尺凜秋霜自甘白刃一朝盡
鼎湖髯隨雲茫茫小臣五踏長安陌不見君門淚空拭
但惜蛾眉第一人南國自此無顏色以茲地下甘相從
清都鸞鶴生靈風轉盼十年墓木拱滄桑遺烈如飄蓬
昔與今嗣稱莫逆 先生有子名 擊筑歌呼浮大白筆搖五
嶽氣食虎豈謂千秋在旦夕西州慘痛不能過黃墟往
事悲逝波父子有才皆不達弘農隴西同折磨余慟夢

我歲未久眼前悲歌無不有門前刺啄忽傳刺先生介
弟亦玉友爲問寒暄萬淚枯嗟君作客每窮途一子無
辜對獄吏胸中磊塊誰爲多孝廉忠烈世所無至今英
氣壯三吳幸我清狂猶後死得見胥濤入五湖

錢子子璧遊燕三年歸里未久又復命駕於其行

也贈之

三年客燕市一日歸故鄉故鄉席未煖復歌薊門行薊
門甲第排雲起鳴鐘饌玉王侯侈對客朝傾服匿聚當
筵夜出遼陽妓有時伐鼓鳴鴈絃狂歌更擁弓刀眠細
柳無人不試劍平津有閣還招賢錢子輕裘復布帽車

彭先生集卷二

二

茵不吐門不掃折節能令七貴傾揮毫肯使二王好比
來作客殊蕭然芸香老蠹手一編風塵馳逐色不悴駸
駸乃復驩驩前借問長安何所慕截裾出門竟不顧君
今已懷烈士腸安能刺促老一方丈夫所貴在知己舉
世悠悠皆足恥但令肝膽一相親眼前富貴車生耳君
不見公瑾生平若飲醇侍中經學能重茵男兒得喪不
足道結交乃是賢豪人送君二月鶯花發馬蹄踏遍燕
臺月倘遇秋鴻一寄書毋使相思生白髮

爲施醇乎題宋石門後峰圖

雨脚雲根暗日午濛濛山色籠陰霧絕壁風生大壑寒

藤蘿千尺紅霓吐此中窈深不可入前峰如拱後峰立
誰知鳥道絕人煙翻今筆墨生奇突石門畫手世所推
生綃一幅同尊壘苔文剝落側理碎浮沉幾燼阿房灰
丹青聚散亦有數施生什襲匪朝暮傳歷神宗已百年
青箱淚落思其父手攜此卷向人乞當年遺澤猶堪述
握玩如同韋氏經臥遊每與宗生匹傳來此画真神手
揮毫亂逐龍蛇走僧繇幾與共飛揚虎頭漫自分先後
洞壑松風冷素秋山中桂樹堪淹留施生磊塊胸中有
只此能消萬古愁

贈茗上沈閣公

彭先生集卷二

三

沈生四十鬢未蒼揖我蘭舟茗水傍相逢意氣盡傾倒
金風木落吹秋霜迴思前歲茸城遇玉堂學士陳雞黍
君是金昆我石交主客歌呼競爾汝是時謙謹下座居
襟期開豁紅顏舒難兄水鏡稱清要愛弟風流得自如
兩丸飛駛條三載落月屋梁思醉態稜稜瘦骨神不衰
猶是當年舊丰采飲君之酒登君堂誇君年力方剛強
躍馬屠龍得自致荆枝棣萼猶相望君不見隱侯藝苑
推獨步世業青箱能接武又不見司空挹損謝鳴笳處
尊履富能不奢君但優游多福祉阿咸已自爛文史盛
德繇來天下傳人人何必皆朱紫

彈鋏行

孟嘗常有三千客，鼎食鍾鳴拜恩澤。珠履翩翩登玉堂，
上者稱觴下進炙。馮謨獨自聲歛，一歌無魚再無車。
三彈長鋏猶未已，有家始得稱安居。當日聞歌筵上坐，
但使有求無不可。卽今狗盜皆進前，何須竿濫方虛左。
馮生市義頗有心，忽然捐却萬黃金。君侯所少僅有此，
薛邑銜恩日已深。一朝避位仍來薛，焚香歡呼民志結。
當時俠烈慕高名，萬古賢豪重人傑。吁嗟養士期報恩，
好龍特恐非其真。馮生自銜亦自重，彈鋏從來此一人。
猪肝行

客子飄零不踟躕，秋雲爲衣月作席。酒醉還敲玉唾壺，
名高豈在牛心炙。猛然深省思古人，安邑猪肝不可親。
一朝高蹈更他去，志非溫飽仍甘貧。閔生此事歲云古，
吾曹已自非其伍。千金駿骨孰爲求，一片猪肝徒自苦。
江湖日下淚如絲，但得有肝且勿辭。閔生高行吾所企，
恐負當年安邑知。

題飲中八僊圖贈画士王載南

我讀杜老八僊歌，醉態淋漓生氣多。賢豪卓犖名不朽，
墨雲風捲堪摩挲。詩中有畫畫有禪，醉鄉天地生雲煙。
蓬萊仙人不可見，惟有諸公置身閒。風巔王生下筆殊

不俗，英盼儼然神氣足。掀髯岸幘舞僊僊，睂揚臚湛人。
如玉謫仙草聖我，所師迹禪樂聖羣不知。其他酒徒亦
賢者，隱囊紗帽無恒姿。苦文側理纖且薄，貌出煙雲氣
磅礴。云是龍眠舊葉傳，碎剪鵝溪神不索。從來飲酒陶
天眞，君先阿堵傳其神。吾亦後堂呼酒客，見此同消竹
葉春。

夢後作

昨夜夢至芙蓉城，大花的爍小花明。煙鬟霧鬢見女子，
自言張姓珊，其名與汝侑。僂君知否登樓共聽天風吼，
海水羣飛三十年。止隔青城一杯酒，少年推髻兩與三。
錯坐不辨女與男，語多怪誕不能記。倉皇震眩徒增慚，
別有小鬟十五餘，明敏調笑鳴瓊琚。開言此義不可負，
會須同上驂麟車。余云親老苦未報，至今蹭蹬長安道。
天路方遙不可階，不如遺我安期棗。回頭笑指眞凡夫，
青山不老白骨枯。鍾鳴雞唱夢忽醒，遙望三山竟有無。
同友看報國寺海棠

薊北春花堪攬結，桃花烘霞李吹雪。何似招提幾樹開，
海棠獨擅紅裝絕。輕絲裊裊百枝垂，嫩葉蔥蔥雙幹茁。
東樹敷榮西樹枯，妖嬈掩映見紅膚。沉香亭畔醉妃子，
遲日春陰侍女扶。我到長安心寂寞，攜儕一看欣初夢。

石家金屋惜無香不識花容相輕薄此花澹豔最超羣
桃李何顏更對君猩紅半吐嬌無力似帶巫山一段雲
惜花徙倚羨初開只恐遊人逐隊來今朝旖旎更押攤
欲對東風拂袖迴碧雞坊裏燕王谷不如此地花如沐
獨憐杜老未題詩使我含毫歎孤獨

贈李先生元仗時遇於西陵因口占話別

不御李君二十年居諸逆邁如雲煙相逢不暇致寒暄
咄嗟還訝鬚毛顛憶昔君才過大川文裁錦繡詩百篇
三君八俊何紛然寒孤直欲相比肩物換星移歲屢遷
知君起草明光前含香郎署何蟬聯皎月晶熒三楚懸

彭亨先生詩集卷三

六

杏春開府瀟湘天墨莊桃李豔且妍起衰八代稱薪傳
予遭黨錮多屯適王哀還廢蓼莪篇十年土室徒自憐
舊交不問新知捐伏櫪老驥思幽燕孫陽不遇口流涎
忽然訪友天台巔石梁丹壁觀流泉綠蘿碧柳寒花鮮
山深洞杳無仙緣歸來欲跳西湖船石交忽得相周旋
荷芰秋深禾黍乾孤山明月彈空絃眼前知己誰為先
模楷高名君最賢清時珠玉嗟投淵趙壹囊空無一錢
君如肯假珊瑚鞭驂驢猶得馳芝田玉軸琅函列簡編
不如孝先腹自便倘能同泛郭泰船無使龍門千古專
吁嗟不上閭風巔繁天長縷誰爲穿題詩抒臆淚連連

情深語塞百不宣

春江曲

江千女兒愁滿目極望參差花草綠南枝北樹總傷心
東風繚繞春江曲春江一夜生微波煙雲漠漠蕩綺羅
自謂容顏若桃李寧知歲月埋煙蘿江水東流春未歇
鷗鳥蒼煙悲滅沒江頭楊柳正青青柳絲不斷腸應折
奉和嗟農詩

賈生痛哭無從雪淚珠點點殷成血忽見嗟農似五噫
使我丹心對君竭兵戈四海正紛紛天路遙遙亦已聞
但使老農能荷插何愁強暴起災氛豈知師旌未易絕
載糗供芻大車折田間禾黍不得收馬肥民瘦愁懷結
愁隨河水共潺湲鴻雁何能去復還綏豐本是相因事
但願昇平指顧間

除夕集余仝廬齋中同席皆楚人

明燈熒熒漏始下爆竹聲高驚屋瓦華堂列俎召賢豪
棲遲半是行吟者十千置酒客不辭妖童窄袖來何遲
板敲箏控歌一發韓娥曼調隨流颺高聲鑿落傾甘醪
搜幽抉秘言無逆蒙莊欲廢養生篇鄒生幾失談天席
楚尾吳頭總一川萍流星聚恨年年誰將瀛海羣飛水
化作閭風萬里煙三更宵鼓催歸早醉臥牀頭唇漸燥

醒來忽唱汝南雞不知身在長安道題詩寄語金門客
餓麟不啖饑虎嚇憑君一夕讀離騷醉中自許文章伯

贈宋荔裳先生

先生藝苑稱宗工聲名籍籍天間通登龍披霧一傾倒
始知猶是黑頭公近來作者競紛紜效顰何堪鬪顏色
雄風獨闢奏元音掃盡滯哇有神力青箱世業本名家
綵筆成文更八叉曹劉自此堪爲敵屈宋繇來可作衙
十年執戟疲王事攬轡青雲舒壯志直節無誇折檻多
清風堪共懸魚齒重書卓異屢褒嘉獄還將門第誇
秉憲再來勾踐地塞帷曾看苧蘿花詩酒風流醉明月

影集李善集卷下

九

謗書忽自蕭牆發傳呼緹騎下秋官窮搜遺行無毫髮
七載沉寃一旦明攬轡江南採杜蘅箕裘頗傲鮑司隸
婚嫁猶輸向子平餌霜一進玄英杵看花吳苑忘羈旅
偶攜小婦得枚舉到處山川成謝墅名駒千里頭角奇
渥洼異種原龍池韋家一經旣足羨王氏三槐自可知
舉世有珠偏買櫝無人能識荆山玉多君下士如古人
吐握相迎猶不足余本蕭條一腐儒十年不字守其愚
窮愁已盡王章淚戰勝惟存子夏癯臘盡流澌雪始殘
糾糾葛屨多長歎題詩問訊亦偶爾誰識空山猿鶴寒

題十峰草堂贈錢礎日

錢郎風調儒者師去年山左來何遲眼前齊魯青未了
手挾一卷行乞詩自云家在九龍下山翠拂衣花落瓦
我意嶙峋介石貞人言挺拔奇峰寡以茲自署十峰名
盡邀琅管揖山靈吐納雲煙包萬里置身丘壑無留行
吾家泖澱機雲里九峰突兀春雲起藤花朝剪畫烹茶
亦有柴門盛桃李自入京華逐壯遊塵顏空老敝貂裘
移山尚怯愚公力失路偏增阮籍愁題君草堂壯顏色
歸去青山今亦得不然風雨落空山猿鶴無聲松桂寂

飲酒家同陸丈集生蔡子竹濤問丘子

斜陽欲沉風撼撼相逢盡是故鄉客貂裘已敝無一錢

影集李善集卷下

九

豪呼競向酒家眠時有蔡郎最年少一見酒帘便傾倒
趨趨苦拉平原生昂藏欲入猶狂笑余本江南呼酒徒
箕踞且今進一壺斟之共作長鯨吸調笑幾忘在酒壚
盤中之肴肉與栗巨腹果然甘若蜜已作和塵柳下觀
誰思擊筑高陽匹琵琶忽奏邊關聲驢近還來侑酒觥
座中有客閭丘姓云是旗亭會上情子云此事久歇絕
眼前多唱離家別嘈雜仍聽老僮彈凍涼不許雙鬟發
一杯相勸復一杯五斗旣盡玉山頽明日無錢醒亦得
今朝之醉何爲來

七月十五夜集民部程周量寓同蔡子竹濤樹下

酣飲

天半誰開五里霧金風冷吹寒蟾吐主人有酒客便留
相期共作驚人語庭中雙樹隱光輝寂歷星河影似微
天若有情天已老人如有恨恨還稀此時蘭若天花下
鍾殘月照琉璃瓦粵珠共識省郎多郢雪俄憐和者寡
題詩矯首問青天碧海清光缺又圓張弓自照江南野
腸斷秋空冷暮煙

長安明月篇

蘭門宮闕秋雲輕千門萬戶光輝生乍見纖阿離海嶠
忽看金兔窺瑤京瑤京迤邐瀛臺起椒掖蘭房三殿裏

彭澤先生集卷五

十

鳳輦移來鏡若飛羊車過後光如水博山爐篆熱天香
豹尾螭頭夜有光影娥池上扁舟出千丈蓮花月滿塘
別有侯王建新殿瓊瑜設席爭歡宴青瑣初看蟾影移
綠窻忽露蛾眉面蛾眉蟾影共光輝仙子茗華世所希
自然秘遠絳河隔直置清高桂樹飛天上光圓復光缺
金屏錦幔愁方結幾處長門感黛眉亦有萬樓惜遠別
蕩子含懷思婦悲急砧聲斷晚風吹鳳凰樓上書相憶
鸚鵡洲邊人未歸金井梧桐墜葉蠅啼蛩怨多凄切
隨讀江生正可哀捉波李白誠爲拙悲秋不復惜秋光
兩見長安月似霜琵琶峽裏行人渡督亢陂邊驛騎忙

行人驛騎朝還暮如環如璧猶疑素清嘯劉琨夜獨哀
登臨庾亮人非故矯首珠輝羨帝鄉金波鵲鵲冷秋霜
昭王臺殿空千古是處羈人總斷腸

方朔歌壽史子修太史

餐霞僊人飲黃露聲聞一汗經千古何如方朔在漢庭
濕衣紫海騎蒼虎一枝碧草獻丹宸調笑尊前秋復春
九景花移吉雲土青腫王母常相親當年頗侍建章殿
割肉多蒙賜恩宴玉人出壺青雀飛片言謫諫羣稱善
歲星千載何寥寥史君瀟灑天骨高二王無我不足道
揮手還將方朔招

彭澤先生集卷五

十一

崇仁寺古松歌

崇仁寺裏人如織落落長松蓄古色含星漏月幾千年
蒼麟剝落青苔蝕世人見市不見松棲鸞化鶴無繇逢
崢嶸橫踞石臺側半生半死如虬龍愛此磊砢多骨節
歲寒不避封霜雪幾處風生庭院涼浮雲掃盡留明月
東南翠實一枝生僧磬敲殘瑟瑟聲三槐九棘方朝暮
老幹猶堪百歲貞

又

慈仁古松十二株榮枯相半氣勢殊虬枝輪菌蔽雲日
濤聲欲瀉爭須更曲曲盤擎更偃仰參天踞地浮雲蕩

紺宇珠宮古幹多不如此地尤軒爽我來寒冬日正陰
森森天矯作龍吟春華秋實通榮謝聳立能堅歲暮心
蒼狗浮雲多變態人移世往松猶在題詩寄語五大夫
莫向人間求盼睽

送葉元禮遊洛

冰堅風冽白日寒千里驚沙木葉乾征驂欲向大梁去
壯士誰歌行路難黃金作鞭款驢馬相逢俱是悠悠者
入洛君堪並古人長歌慷慨夷陵下客中送客最傷心
况予失路無知音嶽雲不流河已凍矯首征鴻別路深
壽劉子承五十

劉子杖策來甘州翩翩車馬稱勝遊自云蹭蹬不得意
驪山弔古空淹留新詩一卷破蕭寂葡萄酌酒裁書檄
慷慨還登幕府筵別離不廢山陽笛與余間隔已四年
相逢共惜居諸遷會稽往事未可再眼前朱紱如雲煙
客中相勸一杯酒當路何人識九九孝威土室至今傳
高名惟有青山壽君今志壯神明強五十猶堪騁四方
不見邊州諸短曲吞吐雄風掃大荒

好龍行

古有劉累善養龍其次好者稱葉公一室龍形徧圖畫
置身如在風雷中此物由來有變化森張鱗甲光臺榭

絕技誰能假作真真龍或躍倘飛下推心動魄忽相猜
葉公驚起空徘徊本意好真仍好假至今奇賞無人哀

癸丑七夕集鄭瑚山寓與魏蒼石舍人步月夜歸

去年七夕飲柯園高朋鱗集車馬繁今年七夕飲好友
月皎參橫杯在手矯首問天天有無可憐織女及黃姑
傳聞相見止此夕烏鵲無聲雲影孤造化小兒強解事
顛倒世人盡如此武丁一去不復來銀河燦爛空相遲
世人乞巧吾乞拙蕭丘寒焰誰能熱欲陳瓜果問天孫
五更風動愁離別苑樹宮陰晚色開客塵猶滿黃金臺
惟此眼前一杯酒破除萬事安蒿萊主人之外客有四

彭慶雲集卷十

七

更有袁郎執壺侍手撥箏絃四五聲餘音嫋嫋迴眸視
舉世愛色不愛聲主人瀟灑何多情但令侑客客盡飲
青琴絳樹休逢迎鄒衍談天初岸幘魏收風許文章伯
當年驛騎接賢豪坐中不少元龍客嗟余呼酒不知暮
雲影在天月在戶屏驕歸路託知音冠裳亦是同徒步
人生意氣何可無得錢便擬沽一壺明朝若有金貂換
仍逐高陽舊酒徒

孟冬十月歌

孟冬十月朔氣涼凄然霜露修蒸嘗當年五鼎今三鼎
廢徹之時空斷腸莫觴百拜告宗祖自下茶酷由吾父

天中爲吏不二年冠挂歸來卽黃土哀哀夢我三廢詩
家傳清白人不知官家賦稅始開閭杆軸雖空悔已遲
東人職勞西梁梁哀我殫人亦已瘡精衛填波枉自勞
子規泣血真堪惋子規精衛今何如東門亦復享鵲鵲
文機寧爲清廟用潛虬自歎深山居深山清廟亦有數
折屐書空祇自苦單衣見肘泣西華屢成歌笑五穀
卽今世事如雲煙舉觴酬月問青天吾祖不知王氏臘
弟子誰師蜀國玄蘋蘩一薦仍痛哭吾生不辰遭侮辱
越人方訝章甫冠卞和自泣荆山玉吁嗟臯陶不祀蓼
六亡盜跖之壽方無疆盈虛倚伏不可料若教餒而不
足傷錢彭耳孫須自努春筍秋蒲陳豆俎哺烏猶可樂
高堂截裾那復離鄉土讀書擊劍募封侯鍾儀未解南
冠囚猿啼鶴怨不自得薜荔空山風雨秋已矣哉臨高
臺請君飲美酒請君看劫灰自古文章皆薄命爾今能
不因蒿萊

贈冒辟疆

昔有辟疆園冒公乃字之煙霞性成癖結構多泉池池
中澹瀲波成漪蛟龍率屬魚龍飛傳家不數習池上醉
倒山公白接羅遙聞揖客高堂上絲竹琤然奏清響遊
魚唯唯潛出波奮鬣持髻相上下冒公語客勿輕窺此

物變化固無時徙徙搖尾競跳擲異日蛟龍定可期天
生殊種雖有數吾家養之歲云古不愧莊生濠濮遊何
羨琴高乘鯉去客語主人且盡歡風雨變化真無端太
液池中波十丈射蛟遺事堪悲酸君今有酒但醉客魚
鬚簾捲珊瑚碧銀絲餚出雙鉤盤不取不放君亦得君
不見東鄰椎牛高伐鼓畫命罟人夜滌釜又不見馮謹
彈鋏孟嘗門市義千秋知報恩但取盤中日擊鮮不畏
君家稱僉父

贈吳太史

憶昔西京冠蓋遊石渠金馬事難儔交擬劇孟傾三市

彭澤先生詩集卷一

五

名重君卿狎五侯諧語尚容方朔在玄經却爲子雲留
金城烽火籌方略玉塞風煙按曲鉤豈料乾坤終覆陷
翻今海島變沉浮黃旗紫蓋空增慨皂帽春衣祇自羞
多壘但傷卿士辱殷憂難啓廟廊謀常平事業如飄梗
班馬文章等逝流惟有延陵能抗節却從明盛保貞修
角巾早向華陽挂黃石還從圯上求歌罷五噫方嘯傲
賦成九辨只夷猶平津開閣仍藏尾博望招賢亦掉頭
瓦解正深維絕慮土崗惟厓陸沉憂移山力怯愚公似
填海心傷精衛俸種荳南山曾掃徑濯纓東海更披裘
菁莪半向成均育桃李先從綠野收稽呂心期非一世

羊求名譽足千秋著書別號吳均體去國新隨范蠡舟
亦有安車爲世望已知却杖絕人搜明膏欲泣終無益
衰鳳雖歌未可尤抱甕三江祛物態圖形五嶽慰窮愁
憑陵詞賦驚崑玉散漫江湖佩蒹葭北首尚悲王臘改
南冠方泣楚人囚逢萌束帛終須忍卓茂封侯豈浪投
汗馬不知何日見雕蟲先許異時優銀魚換得千卮夜
玉盤悲深萬歲楸百粵可憐思漢室九疑久已泣秦讐
履腸自託千夫勇繞指寧堪一日柔蘊米且同山下豹
忘形姑狎海邊鷗椰榆惟幄荀公達落拓風塵王子猷
下客叨從孔李誼高門已有杜房游連翩金谷還投轄

彭亨先生詩集卷十

下

碎擊珊瑚更校籌棋枰無妨元禮並交游更喜太丘周
德星聚後欣聯轡賢酒呼來更接騶竹葉杯中浮綠蟻
梅花樓上聽鳴鳩池塘得句猶生草蘭蕙塞芳只辨蘅
丹青画好名能貴月旦評時隱更幽秋月葡萄思上苑
春風楊柳落金溝鸞棲切莫傷孤宿雁戰猶應問好逑

贈胡蒼恒憲副

朝登弋陽城暮訪弋陽客翩翩胡使君本自文章伯十
載功名上玉墀分符列戟稱遇時歸來絲竹東山下清
白家聲畏世知吾來正值春草碧淚盡干戈常落魄許
君肝膽登君堂還向名山問圖籍汝南哲匠多輝光前

有仲默後有張劉君嵩陽亦傑出參差百歲相翱翔曲
池高榭隨時改惟有文章萬世在好覓丹鉛次古賢肯
使前人無吾輩

贈胡仲連

弋陽胡生未白首衡門獨嘯日枯守筆下驚風驅潮汐
到來嘖嘖時人口自言少小走金陵結交天下賢公卿
避地歸來種松菊數奇不遇常躬耕芸編朽蠹存一卷
俯仰興衰悲聚散此物英靈固有神江湖日下堪三歎
慷慨論交絕世情嗟君能識古人名何劉與張皆勁敵
選鋒驅壘誠非輕但使貧賤能著述何愁千載無一日

彭亨先生詩集卷十

上

君不見趙國虞卿與侯生窮愁白首多賢聲

贈龔汝黃

龔生俠烈無與伍十載客吳復客楚幾處青山作主人
酒後偏能鸚鵡舞當年絳帳一傳經避地歸來谷口耕
明膏欲泣前賢遇鸚鵡空傳處士聲春日行吟秋月嘯
衡門獨坐甘枯槁袖裏驪珠錯落多猶是讀書苦不早
臥遊宗炳樂煙霞客路相如對落花五嶽倘能攜手去
桃花深處有人家

贈卓友

卓生別我二十霜相思千里河無梁往來燕趙浩無方

高談四座驚琳琅憶昔驅車登草堂逍遙冰雪神飛揚
一時把臂盡賢良兩人膠漆心方長共期羽翮凌天閭
詎知吾猶戀東牆君亦尚未趨帝鄉偶然相遇茗水
傍感君不念故時狂揖我金庭道士房潘岳已自鬢毛
蒼爲言有子志四方能讀父書差更強聞之涕淚欲沾
裳我亦有子稱成章維秀驕蕪田荒出門無車居無
糧吳興彈鋏問寒蟄安邑猪肝不可嘗淹留三月無行
裝秋深黃鵠宜翱翔惟恐中途無稻粱君來相見問行
藏黑貂裘敝方倉皇笑渠秋水溢方塘升山雲樹多蒼
茫相與登眺生慨慷壚頭攜酒進一觴爾我東西不可
常努力加餐無自傷人生有志竟未償矯首長歌問老
蒼

題海天夕照圖

小李將軍名照道丹青神理無不好海天夕照繪成圖
恍惚蒼茫見三島綠樹丹崖忽自開仙人無數下樓臺
綺雲絢爛明毫素赤日崢嶸射酒杯盤繞動蕩波倒影
煙空霧散見層嶺中流颼颼風帆行貫月槎來濤更靜
須臾返照金碧熒洪濤突兀多奇形盡收阿育千輪增
杳出羅天一片青斜陽欲沉吞復吐參差隱見露玄圃
瑤草琪花相間開欲採金荊愁日暮古墨淋漓年復年

鵝溪絹上生雲煙俞君寶藏出展玩泥金異繪惟前賢
海天吸波鰲眼黑精衛銜填苦無力安得虞公一挽戈
重看萬象滄波色

贈陳厚虛

雲間董生善花鳥翛然玉樹臨風皎宗伯賢孫足亢宗
自云寄託如蘿薦師資父事有陳君湖海行藏獨擅羣
揮毫煙草年年綠縱酒春花日日芬西陵亂後多遷徙
移家直至長干里扶杖爭看白下花採蓴猶憶青溪水
五茸迢遞怯來遊紗帽彈碁破百愁寫罷雲山浮画鷁
醉歸松竹聽鳴鳩吾來相見驚如舊賢豪坐上歡清畫

黃昏罷宴氣成虹歌呼忘却天涯走見君古貌識君心
曲巷深藏柳樹陰內子久虛中饋食監奴偏愛主人吟
人生樂事仍無幾咄嗟富貴輕如屣晨鐘夕梵半牀頭
春笋秋蒲出花底閉關石砌長莓苔笑我空悲行路難
江流蕩蕩無今古回首鍾山草木寒

贈錢大士先生

憶醉郇公廚迄今十二載當時相見酒態豪今日相逢
顏色改羨君高第盛文章明刑有意鋤豪強懷輒俗草
最循吏載石風清歸故鄉東山絲竹幾十載椿堂養志
承歡愛裏續紛白雪多庭前絢爛青箱在雙珠灼爍

本人豪少小寡孤拔幟高觀花隋苑吟詩好折柳邛溝
揖客勞欽君盛德贈君詩早入長安慰舊知有子陳咸
不教謫為郎顏駟肯言遲只今大開金馬門博學濟濟
皆王孫願君霖雨遍天下父子同持白獸樽

題貞松圖壽李母

君不見徂徠之山色如碧參天溜雨高千尺修幹垂陰
露滴青喬柯飛欵霜留白何如李母歲寒枝苦節貞風
壯顏色尹邢家法掌留珠鍾郝芳規心似石鴛鴦隻影
鳳毛孤淩灑菱花泣哺烏畫秋九能皆母教幾更甘苦
集榮枯鳳雛本是丹山出帝梧飛上和伶律綵服斑斕
獻壽筵停機喻軸猶無逸吾今題作雙松樹綠葉歲時
藏鳳羽新枝挺勁更撐天玉樹青葱堪作賦嗟哉閭德
有如此懷清之築非徒爾

浴象歌

六月炎風日未赤我我象至人辟易傳呼先導有象奴
宣武門西池水側身形詭特目似豕十牛之力尋常耳
乍入河流水底翻鼻掀牙動人爭視蜿蜒天矯亂深波
象奴鉤背爭洗磨忽然頭尾相上下水勢感沓身微顛
此物由來有神異行如丘徙麟困至崑陽戰罷蓄餘威
臨邑攜來拜恩賜六龍行幸駕車多浴罷歸班氣不叱

百獸已知能率舞千官獨立見嗟峨豹房虎檻難出入
誰似波翻毛不濕異日溫泉賜浴時焚身之禍安能及
鶴筆歌贈王黃門

昔賢王孝伯濯濯如春柳曾披鶴氅衣仙姿籍人口仕
宦寧為宰相才起家著作如不有瑯琊才俊何蟬聯鄢
陵王公方比肩弱冠摘筆事文苑藍田生玉世所傳二
十上書明光殿出入金閨人所羨閭閻猶需補衮才掖
垣自得陳言便年少從容象闕旁掄才早已得驪黃樞
封夜視金門月臺駁晨趨武帳霜人生際遇須盛代星
作瑤光人泰岱羨君簪筆屬芳齡朝陽有鳳名千載雲
罕撓旃萬里風翠華避暑幸離宮懷中新草哀民困不
數當時諫獵功

壽蘇母

君不見陶家婦截髮留賢敬其後又不見茅家兒烹雞
奉母客不施古來貞淑各有志千秋立德庭闈始何如
蘇母冰霜心生兒早具三遷智鸞鳳雙棲連理枝共姜
忽咏栢舟詩流黃獨對金風冷井臼孤看夜月遲孤雛
獨撫憐黃鵠隻影含啼早相勗獨行堪為儒者師一經
猶向堂前督只今六十鬢未蒼艱苦熊九口獨嘗成名
必許陶士行立德須為王彥方君今奉母樹萱草頽叔

懷羹苦不早高堂異日築懷清芳名應遍長安道

放歌

書莫讀詩莫吟讀書螢雪徒勞力吟詩山水無知音人
言讀書樂我謂讀書苦吟嘖畢生竟何爲目睇金臺渺
無路人言吟詩好我謂吟詩愚黃鐘不異瓦缶響有情
空斷數莖鬢何如掩卷釋窮愁聽鶯看花百不憂古來
萬事空蟻壤何止儒生不到頭

贈高生

江雲渺渺千峰踞汀樹溪煙遞來去高閣金樽倒夕陽
官舍清風頗暇豫季倫坐客多英豪中有王孫身姓高
左曳袖中新錦袷右拂腰間舊寶刀少時夜夜珠簾坐
玉樹花中醉舞過十年學劍輕隴西李廣不封愁無那
廐中有馬疾如雲宛宛昂昂頗不羣爲語王生小隊分
金鞭照耀玉街聞

壽洛中同宗

吾家譜系本廬陵華派支分累葉仍晉室南遷宋北徙
中州吳越互奄凌溯公幾代廟廊器登朝上書多至議
及公身作紫微郎金殿親傳明主意朝市魚龍忽變更
公亦歸臥梁園城步兵酒甕客共醉彭澤黍田還自耕
髣髴滄浪息雲路鸞嘯蘇門幾歲度方傳韋氏有琮璜

又看謝庭生寶樹今子縱橫作賦才一朝獻策黃金臺
但得執法並西京寄書千里親顏開于今嶽降稱嵩祝
滿目兄荀子弟陸伊余末胃抱荆枝敢曰王華親大族

秋日

秋雲黯黯風瑟瑟沙雞振羽露華白複岫層巒隱暮霞
丹楓翠碧增顏色天氣森沉葉滿堦西風吹落古秦淮
踈桐委徑幽蘭稿可憐芳草生天涯老幹槎枒照空碧
攜杖行吟俯白石仲文枯樹竟如何對此繁枝三歎息
靈和弱柳閉秋容太液蓮房墜露中千山萬山不可盡
霜飛角斷成枯蓬蒹葭滿山蕙一畝申椒憔悴難迴首
綿樹離披不忍看鍾儀楚玉誰能奏

讀麗京南洋草因憶鯢庭

晉代衣冠有二陸數百年來絕芳躅河橋鶴別吳草枯
錢塘獨著平原族平原自昔多風騷伯仲翩翩稱鳳毛
大似荀龍小賈虎驅車個儻交賢豪雙棲再啄崑山玉
小者雄飛大者伏鯢庭奮策不逾時讀禮還遊谷水曲
是時壇坫名方揚余從末坐邀輝先行年二十貫羣史
雕蟲羞作尚書郎画船却是鄭莊驛日日賓朋望顏色
吐語昂藏河漢矯炙轂談天皆辟易不料乾坤忽變遷
百年世事如雲煙小陸死忠埋碧血毅節翻因伯氏傳

伯氏才華傲國士屢別荆山淹壯齒忽逢飲馬到西陵
浮家直入鴟夷市坎軻險難多殷憂淚哭秦庭佩蒺藜
賦成悼逝心慘切恍如哀郢悲三秋冀君赴死真堪羨
申胥依牆亦罕見羈流萬里託金根飄泊千山依翠輦
躍馬屠龍未有時詞賦空勞隱士知傷心不數梁孝穆
痛飲翻同魯客兒比來聞逐韓康老相思夢到臨安道
范蠡湖邊看暮雲要離墓畔尋荒草落日行吟大道傍
欲採亭花作稻粱辛夷何處弔女鬼野葛空今憶故鄉
君不見羊角山中雨雪深絲上遺灰不可尋名垂後世
已不朽琴亡何必悲知音寶真自愛莫荼苦吾亦甘心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二

言

如棄瓠山陽笛淚咽三聲千里浮雲低不渡

湖樓遇蒼水云有豫章之行作詩送之

湖邊酒壚潑醪醑獨對青山歌一曲昂藏董子拂雲來
道傍相見歡顏足君行欲向豫章去大孤山下春雲舉
廬山石壁煙霏微東風吹落潯陽湫君行寄語故鄉客
為報彭郎殊自得北郭風寒詩最多西陵橋冷春相憶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三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勇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為棧濟川

為拭欽昊

五言律

送別駕嚴淡思佐郡慶陽

極北徵書下炎雲萬里飛積薪憐仕路佐郡且征衣
塞黃河暗秦關朔氣微承明君自厭故事豈相違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三

其二

盛朝經術吏遷地屬君恩展驥東辭汝揚蛾西入秦風
流刀自珮貧約甌仍塵琴鶴相攜好廉聲此是真

其三

大漠清秋迥高低隴樹涼幽人稱古朴漢吏亦循良日
落黃河曲霜吹白豹傍此行勤保障早晚入明光

贈真陽廣文家德馨

屈指吾宗彥寥寥得幾人有文能武俗無地可藏貧汗
血人堪羨琅玕國自珍扶風經術好南北一相親

贈儒醫王崑玉

羨爾簪纓後長桑事獨勞藥王人盡識橋井獨能豪教
子一經在結廬三徑迥君卿雖有舌肘後術仍高

元宵後一日偕鄢陵韓叔夜鄭公靜崇藩故邸觀

燈醉占

幽賞憑誰寄看花時一吟暫將今日酒遠慰故人心碧
色經霜草翻飛應候禽知君饒逸趣把臂問清陰

其二

春色年年麗行遊汝水過蓮燈燃大野柳陌倚嬌娥朱
邸金支盡穹廡小隊多興衰增悼歎醉裏更鳴鼉

贈光山管明府

彭澤先生集卷三

夷吾天下士保障更誰先山色千峰雨城樓萬井煙琴
疑馴雉聽烏爲種花鮮知已真慚鮑相逢更黯然

贈鄢陵鄭公靜

屈指梁園彥襟期得鄭君旂常輝草木詞賦失風雲吾
道千秋在浮名此日分狂來相縱酒游俠愧雞羣

其二

時約子同至雲間

節鉞中丞舊還傳清白心鳳毛紛五色駿骨傲千金日
月銜杯過山川負杖尋吳峰如黛綠同爾玩春林

上巳前一日同楚中曹玉友弋陽胡仲連蒼恒集

龔汝黃席上汝黃出大復先生上巳詩卽席和

韻

大雅當年在飄零倍可哀騷歌千古合尊酒故人開柳
色垂新陌鶯花滿舊臺踈狂慚自放不爲角聲催

蒼恒齋牡丹盛開賦詩招飲依韻奉酬得四首

開樽推北海避世憶東牆逆旅真如寄看花更欲狂懷
人生碧草語豔對紅妝絲竹君家有依依更一觴

其二

國色傾城豔移來近女牆可知心任俠偏喜客清狂步
幃千花合欄杆百寶妝當年姚魏好堪伴故人觴

其三

三徑容人老求羊過短牆愁心生蝶夢春色鬧蜂狂夜
雨沾泥濕東風欽豔妝飄零書劍在得醉且攜觴

其四

桃李爭春色芳菲滿故牆一時傾國好千古賦詩狂何
事綺羅錦偏宜淺澹妝洛陽春故在仙侶莫辭觴

同陳內美方石門爾周暨唐席珍文玉昆仲遊陳

氏園亭園多松桂

爲探林泉趣還從勝友期小山招隱處岱嶽受封時此
地宜蘿逕誰能倒接羅山公騎馬醉不辨習家池

其二

曲徑穿幽好亭半此君白鵬依淺渚青草接孤雲客
爲千花醉人從兩地分義皇堪枕石日色未應曛

胡蒼恒索和緝園詩遂成四律

背郭開新圃還耕谷口田使君多暇日此地幾高眠秋
月樓前迥春花雨後妍吾來逢勝友梓澤一流連

其二

郊居曾有賦解組忽來歸一徑重陰合孤城四野圍松
杉窺月小鳥雀入風微不見門前柳穆穆綠漸肥

其三

辟疆花事好春色望中收曾是元卿徑偏同王粲樓鷗

彭慶生詩集卷三

盟欣自遇鳳侶實堪儔吾意尋瑤草乘風到十洲

其四

蓬蒿三徑在豈是謝浮名十載悲離亂相逢憶弟兄牛
羊歸下澤鸛鶴伴孤城倘得幽棲意何妨飯豆羹

口占贈方爾舟

俠烈當時少惟君似季心黃金消壯歲白璧重知音酒
到貧能遣交多累不侵青箱遺世業珍惜故人深

贈固始趙明府仲茂

春日鶯花路逢君慰旅情投桃看雜珮飛鳥過嚴城接
武青雲事傳家白璧聲新硎龍劍好卓魯自齊名

登濮公山

偶至濮公山陰森古洞寒泉從懸壁瀉人向翠微看香
象何年盛僧龕此地安吾來逢靜者扶杖獨盤桓

正陽關望漲

一水望不極長空暑亦寒山山懸瀑布樹樹落飛湍崩
岸雙蹄沒平疇萬屋殘滄桑滿眼無地可投竿

其二

積氣生虛白天垂草色青乾坤開絕壑風雨撼孤亭漱
石嗟沉陸循流笑獨醒乘桴憐吾道身世幾飄零

渡震澤

彭慶生詩集卷三

浩淼疑無地波光萬頃連空明開日月灝氣積桑田西
子迷朝霧鴟夷散夕煙興衰悲往蹟鼓枻向前川

其二

鏡裏青螺出澄流一棹過漁舟乘浪少鷗鳥沒沙多倒
影深埋碧頰陽淺似醺中流簫鼓在今昔歎如何

其三

三江吞不盡綠水積寒煙野郭村村霧江風處處船鯨
波雲近海鰲柱島浮天欲探靈威簡乘風遇水僊

其四

憶昔滄波使三千教水犀投戈思脫兔舞夜爲聞雞遇

險嗟麟鳳時危憶鼓鼙羊曇多涕淚腸斷太湖西

過繁昌舊縣

鏡裏樓臺出江煙蕩夕波羣山爭倚伏一垠自嵯峨野
色迷晴樹村田暗綠莎和風吹麥浪樂國此中多

金陵遇嗣淵弟喜極漫賦

江行多侘傺未遂脊鴛鴦思緣暗依劉地紅敷弔屈時忽
憐岐路見轉恨晤言遲得共姜肱被風暄棣萼枝

其二

吾弟多潛德傳家有阿咸遠山違雁字客信慰蒲帆江
濶鷗飛渺人歸燕語喃潯陽行棹在莫更問青衫

其三

客路無知己精藍寄跡輕旅愁添草色別恨託鶉聲卓
犖欣年少飄零愧老成池塘曾得句賴爾築詩城

其四

共說移家好還憐去住難豈知風景勝猶作故鄉看馬
鬣封幽壠江魚出釣竿乍欣婚嫁早兒女共承歡

南陽道中

豈是觀魚地還疑濟北間潛鱗吹碧浪柳色映晴山土
室仍憔悴漁舟自往還江南花木盡此景尚堪攀

其二

河流千里曲入魯變風煙鮭菜供行饌帆檣半客船茭
蒲堪采采荷葉更田田風物差過舊民情尚可憐

其三

舳艫多轉餉留賑沛天恩雁戶多中澤鳩形尚幾村畫
船看使節飛鳥惜離魂不見流移繪行途淚更吞

其四

山色青未了風高一棹過中流官舫出荒磧戍兵多夜
柝憐童稚朝炊少須烹茶煮酒避干戈

贈貞婦

存孤為智算婦德比程嬰況是亂離日能全孝節名一

經思舊德萬苦出賢貞彤管真難朽香風落杜蘅

寺中聽雨

春至愁先至春深病與深那堪山寺靜獨聽雨聲沉碧
草孤煙細空庭小鳥尋呼僮開濁酒寂寞自微吟

客中撥悶

風雨春來慣花開竟未知豔陽真自怯嬌鳥亦相遲山
色難留客愁心可告誰舊遊高莫問金盞強題詩

送吳弘人歸吳江并懷漢槎

患難親朋遠飄零歲月新吾為彈鋏客君遇割璠人別
路思青眼歸心寄白蘋尊鱸無可戀躑躅故鄉身

其二

已自憐遠別相逢便各天
那堪來就舍獨說整歸鞭
駿骨誰爲市鴻書但可傳
脊領原上淚春草望年年

星家孫震文出唐去非画桂扇索題因步唐韻

逢人懷舊友客裏倍多情
命寒思偏瘦才高画亦成
傷心千古失賦恨一時平
招隱開山桂題花意不輕

除夕前三日集龔升璐寓同荅上韋劍威南州胡

凌水中州許惠思陽羨陳偉雲
夜談樂甚時惠思將歸故里并以送別

吳地悲歌客還從燕市居
霜風憐旅况臘酒逼前除
名

老思牛炙情歡膾鯉魚
銜杯澆塊磊天地一蘧廬

其二

雲霞交可慕何處託豪賢
唱雪誰爲識藏山豈浪傳
知心千里外歸思五湖邊
莫笑萍踪闊魚龍自有川

其三

行路無須歎埋名已自難
鑿坏徒自苦扣角未爲歡
快友人如玉同心氣似蘭
不知千古事相對勸加餐

其四

佳客南陽在挑燈午夜留
他鄉仍置酒叩友獨招舟
自是才如虎無須氣食牛
吾家北阮近譜誼愧書郵

其五

知己天涯聚高歌對草堂
膏煎思楚國龍臥似南陽
磊落人堪憶英雄氣未忘
百年如旦暮莫惜六千塲

其六

鵬圖眞似遠天路浩無涯
遠夢隨飛蝶題詩勝落鴉
有才終泣玉無筆更生花
二子年猶少憐子鬢已華

作客

作客成何事霜風怯擔簦
青銅羞自照白髮爲誰增
有道神應忌無財鬼亦憎
仲翔先感歎知己一青蠅

龔升璐誕日燕集索和

燕市誰爲識行吟醉一壺
旅愁忘剪燭壯志本懸弧
客自思耕釣誰能戀狗屠
雲霞交可慕歸計託江湖

其二

十載憐蓬蓽相逢天一涯
鳳藏還笑鷄麟臥不如
駟燕月窺羈旅江雲戀歲華
可知三徑在吾道未爲涯

其三

途窮曾泣阮情定轉思繁
縞帶憐如漆簪纓慮有樊
九天難自問千古共誰論
說到傷心處青蠅欲弔翻

其四

結客勤投轄吟詩更品泉
竹林君得二蓮社我爲先
已

絡青絲馬無須繡被船莫言天下事揮手盡蒼煙

金盡寄趙天台

金盡難爲客沉吟祇自憐雲山空悵望杖履更屯遭旅跡如飄絮歸心比逝川清風慚仲叔安邑古來傳

看豐橋芍藥

客自看花去招尋渡野橋微開迎似笑相謔醉尤嬌山日遮羅幔天風渡碧簫乍歸尤注意往返詎爲遙

壽橫山家仲

同是商賢後多君實楚材珂鳴趨左掖蒲伏近蓬萊霞沃杯能勸秋深菊正開聖朝尊啟沃退食未應迴

春藻堂會集分韻

吾郡論文者開樽氣自舒聞歌皆白苧入饌有鱸魚風落煙林冷花吹綺席虛烽煙今未息莫戀一牀書

句容野步

綠暗城西路潺湲瀉玉哀水煙環岸出山霧入林開砌盡松隄古村喧賽社來可知隨俗意羈旅獨徘徊

其二

草色正萋迷葛洪丹井西青梅朝雨逗紅葉午煙低日影千林曉風輕百鳥啼歸途僧舍好爛醉欲如泥

送劉公戡吏部

雲霞多謝范詞賦得曹劉會自天涯少寒增別路愁有心趨上苑無意送孤舟櫛沐君恩重誰憐客倚樓

書淫

二酉無能到繩牀擁一編手抄燈欲施目玩口移篇中秘無人讀書厨有客厭韋編三絕後脉望自相憐

午日飲曹九咸寓和韻時偕董子方南

欲訪隋堤舊相攜盡妙才亭臺依水立荇藻拂船開煙景祠邊柳江風笛裏梅醉歸還擊汰一路暮鴉催

其二

拚歸仍未得高眺遣餘哀客裏親朋在花時鴻雁迴浮舟消永日剪艾入春醅絲竹旗亭有堪憐作賦才

其三

飄零過午日客裏更憐才興逐呼盧發杯因續命開烹鮮餘玉鱠消渴待酸梅蕭寺鐘聲起先愁夜月催

其四

依劉真可哭弔屈有餘哀節訝看花過人虛泛楫回論交憐固漆無量怯藏醅客思蕪城有心傷歲一來

別計甫草已逾一紀夏五同寓蕭寺漫成

憶別吳江水俄過十四霜名因釣黨賤道與石交長白髮驚遲暮紅顏改故常知君能卓犖不復問滄桑

其二

蕭寺同歡笑銜杯進雀羹詩懷非寂寞醉語尚縱橫既見翻餘涕相看別有情驛驢悲失路矯首共長鳴

其三

棄孤憐經術還逢折角時君才能絳帳我髮失青絲壯志堅如石哀音澁似顰鄉關猶遠隔腸斷夕陽遲

其四

逆旅無人識相攜玩物華投珠彈鳥雀倚玉慕蘼葭捧檄何時慰題詩永日斜田園蕪處老仍肯歎無家

雨中集呂半老宅同席秦中李以理廣陵林玉堦

彭慶先生集卷三

皖城方邵村吳門嵇仲舉醉渡後作

雨色秋陰迫高堂足嘯歌濕雲留叢桂斜燭聽鳴鼙客愧臨卽盛樽浮北海多夜歸曾問渡幾向汨羅過

歲暮寄宋廬堂先生

詩壇尊老將理窟羨醇儒縱酒方稱達逃名豈是迂花深開徑賞展到縱心娛駟馬門應大庭前有鳳雛

其二

柳芽春已漏梅放臘先辭花鳥增新態雲霞戀故知庭餘鸚鵡舞筵進鳳麟芝稽古桓榮似華顛異日師

贈馬覲揚憲副

簪筆螭頭早金闥啟廟謀黃麻煩歷試赤舄佇旁求日

煖麟遊節霜飛隼擊秋歲星方在漢不必問丹丘

接金淡心字賦寄

吾友詩壇傑風流迥不羣銜杯吳苑樹矯首白門雲人向壚頭惜交從亂後分不才直護落賴爾託殷勤

集呂半老寓次作

同是天涯客翻勤地主情奕棋看世態把盞謝浮名慷慨交偏廣清狂道不輕牛心曾進炙慚愧說生平

遇李爾公

別遠音容異驚看識故人君才何不達我拙更長貧白

彭慶先生集卷三

石煙霞臥青編風雨新題詩還問訊交道豈無真

送方安劉入都

哲兄多宦績愛弟屬長才欲識江南樂還從薊北來銜杯消硯磊弔古上樓臺幾尺蒲帆疾輕風載石回

其二

山樹孤雲細寒林怯鳥飛詩工堪濟勝道遠若忘歸在客貧能借深交意不違挑燈還寄語珍重兩情依

喜沈雲步董方南二孝廉至并讀雲步無題詩

薊門霜色冷朔氣共愁開劍喜雙龍合人逢二妙來文章知有託風雅孰云衰自得繁華句情多莫漫猜

其二

吾是傷心者何堪燕燕憐未知解語怨空檢定情篇鵲
鵲能傳語沙棠可扣舷相思千里月隨意託嬋娟

村莊殘雪

皓皓疑無逕纔殘又奪鮮柴門多積凍村樹少炊煙素
影侵籬竹清光照檻簾柳芽猶未茁謝絮早工妍

咏梅

莫以凌寒瘦遙知獨賞真書陽初點額驛使未歸人亂
影歌殘夜花光動早春霓裳開月色素質自無塵

送別友人之官

二月薊門寒行行整玉鞍封壇真古地臥閣有餘歡儒
雅才方健循良治不難宛丘歌舞俗唱雪好盤桓

其二

柳向青門折裝成襖被輕渡河春樹暗到日夏雲生麻
得漚池澗弓懸霹靂鳴東堂鵝炙美遠寄故人情

憶梅

離家不半載已動一年春笛起江南雪笳吹薊北塵故
園回首在客夢到時頻惟有昏黃後柴門望遠真

倦夜和東坡韻

業聽雞三唱誰知天未明星沉鶯鵲噪露濕少人行夢

醒猶思續風宣漏不清自憐京國滯鉛槧已難成

新年

柳茁思芳草燈殘憶上元鶯啼京國樹人醉杏園村別
緒逢春亂鄉愁似燕翻垂惟還點點簾外已黃昏

其二

春色寒猶暖花光冷自繁如何管寧帽偏憶辟疆園去
夢憂逢石辭喧絕叩門江南紅已暗腸斷有王孫

咏葡萄

大宛傳來好張騫是首功味甘還似蜜色赤正如虹綠
葉垂珠細瑛盤映玉豐當年惟益下磊落尚迎風

蘋婆集

燕地名初貴青州味更甘液多梨似爽香動桂初含色
薄皮侵絳枝深影帶藍後園初摘後飽食不辭貪

文官蓂

螺殼重重裹稜形細細成悲秋方落實獻御始成名爽
口尋初得驚心愁早零馬金囊似苦甘味此餘清

落日悵望

暮色開晴意紅輪澹蕩間羈人哀獨淚林鳥羨能還霞
照千村樹雲重萬里山病中客鬢改誤認舊時顏

登虞山暢遠亭晚眺

碧樹生煙靄蒼然極目深園林餘斷石鐘磬落清音天
遠平疇入雲低飛鳥侵此山堪弔古獨眺動羈心

其二

斜照山城裏餘輝肅暮陰殘碑埋碧蘚高蹻閉荒岑上有仲雅碑尚存柳色千村晚桃花一徑深金庭應倚徙不必更幽尋

遊惠山和明大師姚廣孝韻

勝地堪今古靈泉一逕開似聞哀玉奏疑有蜃龍來石
澗迴風響雲根濕露栽茶鐺宜永日陸羽更銜杯

連集慎餘悅志堂賦示德侯信侯二弟

已放山陰棹來銜兄弟杯酒隨春漏永雪共筆花開風
冷遲新茁雲低沒舊萊東君多戀客索笑有庭梅

曉渡揚子江

月落孤城迥鐘聲入曙清雲隨千浪捲風逐一帆生海
色南徐近煙光北固晴當年曾問渡此際客心驚

至維揚云十七日地震且有水災

已自天垂象何勞地示災鯨風千里疾鰲極一時摧水
國沮洳困人煙禾黍哀杞人曾有浹何計帝心回

蕪湖道中

寂寂秋江路孤村一徑開驚窺青草立鳥噪夕陽來陶

穴蘆爲牖江村樹半苔挑蓬人語亂暝色客心催

其二

遠望浮圖聳臨江石壁孤松濤喧鳥雀荻影亂鷗鳬人
語燈明滅沙平岸有無倦餘還酌酒風起夜啼烏

其三

揚帆纔日午蘆荻半江分山遠疑無樹江空但有雲磯
迴潮更急舟過響猶聞老樹橫前路棲遲日已曛

其四

秋色一江合客心千里驚高低看黛色斷續聽濤聲僵
樹浮村岸寒煙繞水平皖城知不遠遙見數峰橫

魯港道中和米紫來韻

一水明如鏡曾登木末亭江魚入饌白山黛帶雲青鷗
鷺飛難逐鸞皇嘯足聽剖甘應得實不畏客中萍

舟次銅陵閱射和紫來韻

碧樹山城繞蒼茫見夕暉人煙依渚闊野燒入雲微角
藝真如壯探弓未肯歸祖鞭君已著萬里志寧違

舟中望九華和紫來韻

萬嶺夾江秀一山當嶺中雲煙藏佛日鐘鼓落天風忍
鎗僧徒集慈航士女同異時能濟勝莫笑客兒慵

薄暮舟次舊縣和紫來韻

江水蕩餘暉山僧掩寺扉牧人幾處返鷗鳥數行飛天
遠江煙靜舟孤雪浪匿蘆鱸雖可戀不似李鷹歸

南池和杜陵韻示陸子恂若

落日任城路樓遲北發船碧荷初放葉綠柳未聞蟬草
色雲迷岸河流水拍天杜陵同感慨豈自戀青氈

其二

客裏逢知己真同李郭船隨陽非塞雁蛻葉豈秋蟬綠
暗看碑路風吟極目天南池同倚徙努力在寒氈

送魏子存先生督學楚中

六載爲郎舊三湘拜命新鳴笳催後騎望氣滿前津樂

彭澤先生集卷三

不

奏魚龍曲人歸桃李春可知珍重意矯首盼車塵

其二

知己難爲別何堪羈旅人峽雲疑若遠江樹渺難親嶽
雁傳書易荆山剖璞真衝風欣叱馭到日正初春

駐目

駐目尋幽窈參差一徑斜千叢甘菊藥幾朵拒霜花色
若和鴉黛光堪映彩霞正當穫稻後撫景羨農家

甘菊

細小成叢發幽芳與徑長葉爭朝黛綠花關夕陽黃嫋
娜真難及離披實可傷羨他仙女額多半是花妝

三女岡

已廢千年塚偏稱三女岡珠襦埋野蔓玉柙閉幽香甍
窺松湫少鳥啼霜月涼到來聞梵響古夢逐空王

其二

盛代原無鬼荒原亦少人精靈傳異代興廢愴強鄰霜
月臺惟夜苔花樹不春高名擬紫玉物化總青燐

送李仲木之任寧羗

出守君偏遠間關千里心武都山色峻嵒嶮漢源深匹
馬雲中度哀猿野外吟離京五十日臥治有鳴琴

其二

彭澤先生集卷三

元

遠宦須珍重高堂有老親豈知毛義檄翻得范丹貧山
郡尊州長廉泉飲幕賓獨賢莫惆悵失意盡勞人

酬周計百見投

詞賦梁園盛如君文雅稀交情吾輩在世態貴遊非入
洛懷潘岳還吳弔陸機陽春誠寡和投贈轉欷歔

贈郭太史快菴

子期賓客盛上第望衡親著史蘭臺暇開尊帝里新清
秋稽阮會詞賦應劉倫投轄多餘興還憐羈旅人

其二

暑退秋偏早庭閒竹自幽註莊君好客呼酒我消愁邂

近情翻劇殷勤德未酬寄言梧鳳侶蹇拙更何尤

贈王勝時

秋深多旅思愁送故鄉人隔面應多憶臨岐難具陳無
端淹歲月幾度老風塵急難知君意浮家滄海濱

其二

別緒傳芳訊臨風秀可餐有喪應負土無髮敢衝冠古
道懷人切高名閉戶難歸將投贈意誠子歲方寒

途次漫成

舊遊曾不改落日此山川有句棋敲得何人載酒還願
歸宗炳社且泛李膺船一夜秋聲落幽懷倍黯然

其二

昨歲離家日今年此月歸早霜殘葉淺新月五更微交
久忘諧謔情深念布衣卽今頭纓改莫謂孟嘉非

妙高臺夜月

臺迥鐘沉處天空霽靜時岩前飛魄下檻外入雲遲野
霧含輝白波光到影歌妙高臺自古御輦駐旌麾

吞海亭

江海原難辨蒼茫一氣中洪濤傾地窟瀕氣積天風空
闊朝光白浮沉夜魄紅胸曾吞雲夢此地若爲雄

留雲亭

亭爲留雲立雲仍留不留彌天無色相大地有浮漚一
鳥銜煙去千山帶霧收登高還倚徙極目勝探幽

夕陽亭晚眺

蒼茫佳景合惟有夕陽時風引山前瀑鳥驚雲外枝窮
高河嶽細返聽鬼神知夙有探奇意疑時興不遲

古木臥平沙

古木臥平沙溪明未汎槎童童無有蓋皚皚似生花已
具凌雲望寧愁作棟臈鄧林無巧斲圖畫滿雲霞

岸花臨水發

源出武陵溪花深岸自迷動隨波底月豔拂柳邊堤低

影窺鷗鷺高枝覆鵲鵲巫山與洛浦雲雨畫樓西

夢中道 旨題馮唐已老

漢室馮唐老臣年更有加昔時思賡拜今日見官家戴
斗方知極遊津未有涯倘知鹽桂性還向古賢誇

又題李廣難封

猿臂真飛將如何竟不封殺降疑自厄射虎笑難重廟
賞多懸級邀功貴折衝輪臺應已悔不是未酬庸

爾斐爾玉子顧子閑招飲客園

澤國有輕舟移尊傍水流新雲陰漸夕舊雨澹疑秋世
事消棋局閑情付野鷗東臯多白社屈指共登樓

其二

佳會宜長日鄉園一水鄰曹劉詞賦盛王謝弟兄親樹
隔溪邊路風迴水上蘋傾尊情未厭月起送歸人

其三

亭榭連城郭涼風向晚過無心全禮俗隨意聽清歌泉
響穿花下煙光夾岸多偶來閑眺咏不覺醉頰酡

其四

謝公居建業傳道愛東山諸弟欣酬倡良朋嗜往還柳
陰斜不斷岩扃晝常閒借問南皮會何時更啟關

初夏

夏初晴落翠春盡雨留寒江竹含新籜山鱗戲水灘風
來涼宇易日下覆簷難散步蒼苔際空懷把釣竿

其二

攢峰霽景宜聞道夏雲奇遠黛迷松徑清暉映竹枝未
離香陌暖猶覺菱風遲最是羈樓客偏傷歲月移

送宋直方督學閩中

柳色照江濱驚湖點客塵雨留乘傳使風送渡江人閩
嶠談經遠旗山駐節新此行桃李盛不爲武夷春

其二

三年遲御李一日送君行綠柳江帆動丹旌嶺樹明空

羣收上駟秉鑑識連城無言南斗闊極目有文星

計甫草懷莘臯張秋佩暨海昌朱近修同招集沈

仲林齋

投轄春風早銜杯落日遲雞壇尋舊約蔓草賦新詩杯
酒歡呼劇才名月旦知况逢蓮社侶把臂說相思

舟行難自雲間至構李出吳關從崑山抵家作

祇役初分袂扁舟泛水湄桃花經眼發柳色向人垂洙
水帆檣合胥塘草樹移到來嗟險地村火倍凄其

其二

曉發飛田鷺中流蘋藻深同舟還聚首羣盜自驚心構

李瞻雲近姑蘇計日尋帆檣風脚穩擊楫自微吟

其三

煙樹前邨迥漁燈兩岸明到來平望驛未是閩間城白
鷺窺魚立青疇入水平當時烽火地聞笛淚沾纓

其四

日午浮陰合松陵慘澹中蓮花思義士柳葉泣遺忠震
澤山仍在垂虹水自通吾來增悵望風雨灑征蓬

其五

雨脚迷前路衣輕客自寒山河真秀麗烽火半摧殘畫
閣聞歌舞山樓過羽翰虎丘風日麗遊子正盤桓

其六

一登歌舞地再泛石湖船繡袂山腰出紅裙客舍前春風桃李動夜月綺羅懸莫說吳儂話遊人倍黯然

其七

繫舫姑蘇道春風滿樂宮到來荆棘地不復綺羅叢棄置隨飄梗升沉任轉蓬鳬洲芳草歇回首暮雲中

其八

柳色官亭迥蘇臺落日昏興亡新戰地歌舞舊吳門九市人煙合三江水勢奔歸舟分手地風雨正銷魂

其九

水蛙連更斷斜日照崑山雲色舒還卷風波去自還窮途生白髮落魄老青山見說鄉關近行歌淚已潛

孤山關帝廟

廟貌丹青古豐碑創業新越山偏俎豆蜀地幾風塵遠樹分湖黛條風拂渚蘋梅花吹晚雪不減漢時春

陸忠宣公祠

直節千秋在高祠儼畫圖湖光迷遠岫煙樹接平蕪風疾草還勁山青人不孤寒蟬隨地有弔古得訐謨

途中雜作

為有名山興辭家事遠游客兒能躡屐鄒衍欲談州路

似無涯水人如不繫舟誰為知己意無限杞人憂

其二

石髓空為憶麟芝未可餐一錢囊欲竭百舍路為難已解懸轡樂寧愁見肘單炎雲蒸四野不畏客中寒

其三

骭髀由天性侯門肯曳裾不因人世熱詎憚客情迂明月杯中有清風尊上餘楊朱休泣路相對有琴書

其四

綠堤綠樹繞落拓向前行月影圖山影盡聲雜雉聲樅欄撐路怪沙石入波平不向崎嶇歷何知憂患生

其五

清時逢黨錮已自壯心違桀欲荊州避寧偏遼海依阮狂悲路盡蠅弔泣知希不淺忘機意相隨鷗鳥飛

宿傅城驛

策蹇疲斜陽偶憇傅城驛旅店多炊煙牛車日已夕楊柳春來黃遠沙晚逾白遙心意恒山澹宕思歸客

宿灤城懷沈子相

驛騎指人煙云是灤城道茲地耕織多俗古風亦好吾友初分符單車旦暮到懷人夕陽時川塗方浩渺

揚鈴

揚鈴乘曉日挂席及新秋地是兵戈後人隨麋鹿遊晴
雲遮翠巘衰柳帶朱樓不淺登臨意無如黯淡愁

駕湖道中遇林安國陳憲朋話舊

細雨寒塘路秋風舴艋舟偶然逢二妙修爾對雙鉤擊
楫思同調連鑣憶舊遊蛾眉重拂拭金屋正相求

其二

枯柳蟬聲斷駕湖月未明酣歌看世態淚涕憶平生燕
石誰能寶隋珠莫自輕升沉多歎悼仗爾獨雄鳴

桐廬道中早霧

早霧迷前路長空水氣滛漸看煙嶺出不辨宿雲深急

彭澤先生詩集卷五

圭

峽波偏響重山樹半陰十年滄海臥憔悴聽龍吟

蘭溪道中

巨浸真無盡山分江不分松杉迷鹿逕沙石浴鷗羣水
氣偏疑雨寒嵐便濕雲此中有蘭蕙何處挹餘芬

其二

人煙山郭裏秋色望中來崖石崢嶸立岩雲窈窕開亂
流明似鏡遠樹碧如苔麻豆知秋熟農夫荷鋤迴

送張伯升父母歸越

去矣風流令絃歌滿苧鄉宦途真束濕吏澤有甘棠位
屈名猶烈交尊道益光此行吳越近惜別一星長

其二

十年看世事徒積漢家薪不謂賢能宰還同遷謫臣桃
花吹別路柳色點行塵知己悲分首無由更挽輪

送友

渤海春潮淨應知保障多營中開虎豹島上散龜鼉草
檄才方健投戈志未磨春光留不住芳草奈愁何

上已寄友

曲水清流碧爭傳上巳杯樓臺春霧閉池館夕陽開一
徑隨峰轉千花入鏡來開樽思北海擲筆獨徘徊

寄友

彭澤先生詩集卷五

圭

風雨催春急晴光鬱未開桃花遲曲陌柳絮拂高臺梓
澤無佳景南皮有上才此時無伯樂何處識龍媒

策蹇

策蹇勞人甚何堪暑更蒸麥枯青漸減柳暗綠疑增啄
岸多饑雀呼風見野鷹平生多壯志繫日苦無繩

獨坐

獨坐真無事楓吹伴寂寥蟲聲隨砌冷鳥影入雲遙身
及花時健顏從鏡裏銷迷陽傷出處無計且蓬蒿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四

華亭肥溪圖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姪為杜黼望 為梅大庾 同校訂

為枳欽昊 為槎濟川

七言律

和蔣舍人中秋待月

梧桐秋冷夜將分待月銜杯意自殷霧密樓臺遮苑樹
風高鴻雁出江雲不堪往事樓頭憶自有新聲客邸聞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四

聽說鳳池多白雪可能落紙獨續紛

送金長真先生守揚州

汝水曾留坐嘯名江都五馬又專城元龍望自推豪氣
安石功兼著水衡春到平山花正發珠還璧社夜偏明
青門送別瞻熊軾何限通家御李情

毛子霞以詩來別即韻奉酬

山川幽處讀君詩京國相逢慰素知漱石枕流情外賞
怒猊渴驥字中姿無言作賦浮湘日賴有將軍入洛時
楚樹巴雲非咫尺寓園回首即成思

詠錢

萬事流通百事任動人貪吝禍人深得從奔競仍無脛
去似泉流枉用心劉寵廉能難却臚阮孚羞澁為無金
鴻都此日誰嫌臭盛世干戈正陸沉

其二

爐中鍛鍊火中胎鑄就輪形亦異哉細大祇應追質化
有無還待巧營來金餘王濟仍為埒標插蕭宏更積堆
吾亦有錢非似此庭前榆葉砌邊苔

萬柳堂為馮相國賦

堂開綠野散春陽碧樹參差更幾行太液移來清影照
靈和栽後好風長昭蘇自起千條麗熒理還教萬彙芳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四

弄水含霞岩石倚鶯啼偏得和高崗

送梁大司農使粵

重臣銜命出丹墀詔許移藩密勿知百粵兒童瞻姓氏
一軍貔虎肅威儀推誠已少蠻方檄保泰還賡天保詩
羽蓋錦羈看祖帳羅浮初到放梅遲

其二

戕戕天使旆旌遲南國重煩疆理時已轄度支懷舊德
更需鎖鑰荷深知錫卣虎拜軍容靜勒柱鯨銷戰馬嘶
燕喜歸來仍旦晚卷阿遊讌待歌詩

贈張長白黃門

十年焚草近雲霄
臺省聯班主眷超
道有埋輪尊物望
諫同白馬重熙朝
晨趨瑣闥金鞭疾
夕出綸扉玉漏遙
聞道漢庭傳結襪
逢君往事未應寥

贈刑部侯主事

年少爲郎有異才
鵷班鵠立近三台
貽謀早識登壇寵
接武還欣執法材
彈落金丸穿柳疾
鞭驅紫燕拂花迴
知君棣萼多歡樂
聯袂雲臺首重回

馬少司農以查餉還朝却寄

當年執法侍宸居
版部新遷曳玉珪
請假獨深忠孝意
持籌還問耗登書
度支人許蘇威寄
財賦民歡劉晏餘

客裏題詩仍問訊
當年吐握更誰如

送李召林侍御謫補信宜令

欲挽驪駒未可留
羊城花發駐行轡
漢家相業多由吏
宋室文人半乞州
道在櫻鱗何慷慨
才名展驥亦風流
異時軒鏡應迴照
績著屏風最上頭

思歸做迴文體

秋雲白石倚空庭
倦客羈懷有淚零
愁到雁聲哀夜月
恨餘蛩語對寒更
樓高遠望山重隔
地迥悲看水積盈
丘壑吾應安隱遁
求歸轉自獨心清

偶感四首

堪歎居諸似擲梭
唾壺不擊更如何
芝蘭未得芬芳地
松柏徒堅挺直柯
竿濫可應懷技拙
鋏彈羞說望塵多
放歌天畔將誰適
惟有閒情養太和

其二

上天無計作詩狂
老驥還爲知己良
曼倩語堪資嘲笑
子春貧已入膏肓
輸攻未解安心法
墨守難傳却老方
十丈軟塵逃望眼
洪爐熱處得清涼

其三

鴻飛雲際鶴依汀
翼折長風未破冥
失馬逢人占吉兆
好龍舉世畏真形
板牀書讀無能銳
酒甕厨空豈愛醒

此日薰蕕真莫辨
不知九畹爲誰馨

其四

漫說三屏不滿隅
燕南趙北總無殊
迂疎正自同緣木
鄙朴何堪但焚符
骭髀何心空自痼
擲掄有鬼漸成無
十年棄婦娥眉老
白玉堂前可似盧

贈張俊升憲副

柳條初拂盼征鞍
淮海風光極目看
十載批鱗聲自重
千村沉陸宦尤難
瘡痍漸復知才大
安壤兼收識政寬
此日岩疆堪倚賴
百年父老慶彈冠

和友中秋無月韻

花間張幕得青油做出陰晴別樣秋
蟾魄若從雲裏匿
桂華多向雨中抽
驚看玉杵還留戀
聽徹銅龍好唱酬
矯首碧天歌奈樂
暫時輟晦未須憂

贈任侍菴父母四首

霜明錦樹接寒莎
邑有陽春氣自和
越國蛾眉天下少
樂安才子故人多
樓船已發衝堪折
竹木先儲海不波
展驥翩翩饒勝槩
風流治行許誰過

其二

才名久自越中聞
海國專城作使君
桃李新陰誇得士
絃歌遺澤本能文
彈琴夜照秦山月
飛鳥春高歇浦雲

彭澤先生詩集卷四

五

慰我登龍憐歲晚
猶從模楷挹蘭芬

其三

羽檄東南日夜馳
輓輸海國最堪悲
閭閻無地非征稅
令長惟君薄繭絲
天近九皇聞鶴早
縣鄰斥鹵看花遲
循良不淺文翁意
佇見謳吟異昔時

其四

短棹初飛大浦東
樓遲安邑意無窮
猪肝大雅憐岐路
牛炙微名愧國工
門外水深侵紫綠
春來花發映車紅
相逢任昉非難事
說到蕭梁便不同

喜晤朱周望先生却寄

五年別緒憶京華
柳色參參杏始花
烏几呼盧憐客次
青山策馬去天涯
曼容祿秩官非戀
弘景松風夢未賒
一到廬峰增氣象
纔離手板卽煙霞

其二

蕭條宦况半南州
解組歸來興自遒
王氏青氍猶未濕
謝家玉樹已無憂
風幡欲動誰先悟
玄要曾探老不休
話到無生香易燼
水雲蒲月共悠悠

寓彭公祠有懷家伯氏德符并呈三韓朱父母

追憶曩遊似異鄉
重來古廟歎淒涼
金庭已隔多仙去
客舍空存但草荒
車笠十年懷舊雨
梨園幾曲伴斜陽

彭澤先生詩集卷四

六

棠陰此日添祠火
著述誰能似老彭

其二

遊子登樓思渺然
還逢朱邑類前賢
海雲已隔千秋烈
浦水猶知舊日廉
幾載循良尊拔薤
一時俗尚革懷輒
潘花爛熳看年少
共醉扶風客裏筵

花朝後七日同閻古之年伯暨趙國子蔣御六陳

緯雲蔡竹濤諸子集衆春園閱爾雅班劇和韻
爲誰解語爲誰憐
爛醉長安客裏筵
未許濕衣歸紫海
漫因顧曲問當年
塵迷車馬疑無地
風引笙歌別有天
但使長堤榆莢在
何須羞澁問囊錢

祝寄菴先生

譚經耆舊臥煙蘿論著潛夫且放歌鳳有靈雛棲玉樹
人歸石洞采金鸞少微星麗添長曆穀日花明勝大羅
纔着萊衣顏未老異時蒲帛更如何

贈烏程令鍾使君

霅溪秋水正盈盈仙吏風流鼓棹輕利器喜從盤錯見
循聲還並惠威行栽花君滿河陽望作賦子慙司馬名
此日攜筇欣有託尊鱸客思正初盈

其二

兼懷程職方周並

懷人遠道薊雲深尺素傳來訂盍簪粵海珠光多照乘

彭慶先生詩集卷四

七

吳興烏影獨開襟典兵休父看除目在位王陽有素心
說到彈冠真可慶君侯展驥自駸駸

遊道場山

閒步初過祇樹林松陰竹徑畫森森精藍聲寂僧能語
樵斧聲多鳥不吟水畔菱荷明月近山中蘿薜白雲深
停留欲問登封事古跡蒼涼未可尋

中秋前六日寓吳興道觀挑燈偶咏

煙樹淒迷雨過城金庭重到客心驚天空夜色催寒色
風動秋聲雜漏聲貴賤交情憐友誼浮沉踪跡笑餘生
挑燈忽有滄洲興握管還思五嶽行

其二

昨宵水簾寢難安病裏腰肢覺暮寒千古文章堪自傲
百年名利總無干霅溪水氣朝侵嶼天目泉聲夜落灘
總是萍踪飄泊在不妨醉酒客中看

寒食集中美堂

寒食春城芳草陰故園詩酒共追尋盤餐欲弔楚山客
煙火空勞作客心煖日天桃開曙色東風黃鳥共愁吟
琴樽此夕多餘興潦倒南皮自古今

遊長春寺

城西精刹鬱岩堯古木虛廊畫寂寥剝落丹青逢地震
輝煌樓閣自前朝劫灰龍漢興今昔民力鴻飛想暮朝
願得太平多盛事舒耆蓮社慰無聊

城樓晚眺懷嗣淵弟

寒蕪斜日傍城陰目極高樓散客心喬木幾家悲蔓草
歸鴉一陣落空林雲連帆影隨潮疾鳥入煙汀帶霧深
風景不殊惆悵有脊今原遠怯登臨

登丹鳳樓和楊維禎韻

憑高氣象俯雲梯鶴鶴飛空入目齊三里霧迷開閣迥
十洲天近接濤低層臺畫棟猶照裏草寒煙鳥自啼
鳳鳥不棲樓尚在遊人憑弔夕陽西

又和董紀韻

樓成丹鳳棲神處軒翥如飛入杳冥島嶼出雲天若近
蛟龍瀟浪氣猶腥憑欄漱澍朝吞日極目蒼茫夜摘星
倘到三山風可御歸攜瑤草植金庭

又和俞顯卿韻

廿載重登思黯然海天高閣倚寒煙依稀玉闕朝真宰
縹緲金支下水僊東北洪濤如混合西南形勝自孤懸
可憐烽火勞民力江上黃龍別有船

和張弘軒韻贈鐸菴僧時弘軒倡同善會

百里先悲行路難何妨蘭若一盤桓浮生不肯因人熱

彭澤先生集卷四

九

石友真堪結歲寒幡影侵籬聞夕磬風聲搖竹駭迴瀾
從遊蓮社歎寥闊且作當年彭澤看

送楊保躬之臨湘今

符分楚地送征車與爾論文氣自舒諳練獨深經國意
匡扶早著牧民書湖分青草草尤著山到巴陵水自潞
聞說此中鮭菜有莫因清德更懸魚

送吳萬懷之東強今

翩翩墨綬擁驂驢兩度相逢話舊遊城有棘津風自古
山分恒嶽氣先秋飲醇我已知交誼展驥君應具壯猷
相送青門還惜別客踪安邑莫淹留

送閻明府之任華亭

花封初授識英豪墨綬專城物望高財賦獨煩需保障
瘡痍非故急賢勞漁歌煙水看三泖鶴唳青雲下九臯
到日有才能臥理山花春雨滿風騷

喜遇白仲調進士

憑陵藝苑許誰扶客裏逢君思不孤月照竹西聽鼓吹
花明薊北醉屠蘇千秋卓犖尊先達十載清狂愧我徒
未許買山歸未得漫隨豪態一歌呼

贈吳方漣侍御

一疏驚傳識大名壯心寧肯學逢迎攀裾不避風霜厲

彭澤先生集卷四

十

唾玉還從筆輅行微秩曼容稱吏隱觀風季札有生平
比鄰把袂逢歡笑共憶江干採杜蘅

呈葉蒼岩民部

一卷奚囊笑壯遊薊門塵土怯淹留鬢眉獨負羞依倚
形影相憐足唱酬秋到梧桐驚落葉寒隨鴻雁度重樓
省郎本是知心者潦倒憐予有傲裘

贈程職方周量

鳳城雪霽散晴暉退食仙郎志未違曾領度支通國脉
獨參戎事著朝衣胸中兵甲衝樽俎筆底龍蛇重禁闌
才子風流真不忝况兼清節似胡威

其二

論文二載識君侯，雪飛揚怯唱酬。海內索弓才莫試，樽前結客意偏投。寒光映闕趨朝急，明月侵人作賦留。莫謂棲遲淹綠鬢，當年執戟勝持籌。

贈比部王諒士

含香幾載白雲曹，世業青箱比鳳毛。接武聲名人自卓，懸河言論興偏豪。銓才舊事留金鏡，執法新硯有佩刀。總是雲霄多遇合，黑頭君已慶時遭。

何事

何事行遊去，薜蘿忽從客裏見。兵戈銅駝荆棘還，能憶

彭澤先生詩集卷四

上

金谷笙歌竟若何。方寸可知徐庶亂，煩冤應似屈原多。朝來握管渾無緒，搔首天涯且放歌。

懷桂林守程周量

烽火驚聞憶始安，懷人天末路漫漫。論才已惜蛾眉少，作賦誰憐僉父寒。瘴嶺旌旗千樹暗，嚴城羽檄尺書難。度支聞說君兼轄，料得量沙興未闌。

懷葉仍庵太史

乍別偏憂會面難，彈棋飲酒興殊闌。黃金不獨燕臺少，赤羽空憐楚地寒。客况幾年憐趙壹，殷憂五夜識袁安。木天綵筆崢嶸甚，好向名山石室看。

送友令閩中

無諸城上碧雲生，仙吏分符此日行。月閣夏雲看鳥下，榕城秋色待琴鳴。入山但覺煙霞繞，度嶺何愁瘴癘輕。花散萬家春更煖，美人蕉下聽歌聲。

駱駝

陽光有獸獨昂藏，負重無愁道路忙。地脉知來原有異，熱風伏處詎能傷。索公歎後銅埋棘，劉畫辭多疥似狂。獨有肉鞍聞更美，烹鮮翠釜味偏長。

賦得催得梅花凍欲飛

門鎖葳蕤春自通，峭寒做就道誰功。一枝漏洩芳園冷，

彭澤先生詩集卷四

上

六出橫飄薄霧濛。竹徑半遮如積素，柔條斜掩似長虹。笛聲吹照關山月，朔氣猶催萬里風。

賦得隔溪明月打山鐘

遊子離家夜渡河，無端幽怨託寒波。閨妝晚卸山爲黛，旅夢輕雲月似螺。浦澈遙連鐘不斷，音書欲寄雁先過。北山移後無肥遁，松下還聽木客歌。

賦得煙雨樓前話夕陽

重重碧樹覆空祠，衰草斜陽見剝碑。無數牛羊歸去晚，幾行鳥鵲下來遲。樓高雨過吹江笛，日落風翻蕩酒旗。相對款門還絮語，枯藤深處見寒鴉。

奉懷一峰方丈

西山雲樹望來迢，海內兵戈正未銷。
怪爾有情憐杵臼，如吾生計愧漁樵。
寒蓬極目悲金狄，明月懷人聽玉簫。
鬢苦繁霜懷壯志，相期鵬鶚在雲霄。

奉和方一峰來韻

方子吟詩能揖客，衆山雖響臥遊閑。
雲移寒暑催歸騎，路隔春江冷釣竿。
旅病不堪悲舊草，爲儒何自更艱難。
憑高欲望渾河水，計日冰漸下急湍。

贈某司馬

江煙千里濁春陰，佐郡名高保障深。
秋浦花明堪獻酒，

彭澤先生集卷之四

李

釣臺潭淨足開襟，鳳池奪後偏多寵。
高蓋旌時自可欽，文選樓空應眺望。
風流展驥正駸駸，

夏五逢霖漫賦四首

江梅落盡雨傾盆，寒色重衣候未溫。
豈有烽煙生塞檄，還教霖雨潤乾坤。
綠肥苔影侵階上，紅瘦榴花榜檻翻。
歎息蚡蜭緣四壁，明朝白日竟誰存。

其二

誰云離畢見滂沱，海國春陰夏更多。
白雪調孤甘放蕩，綠簾風戛好婆娑。
畬畝渺眠鷗渚，阡陌汪汪魚跳波。
此日書齋無箇事，愁城一破淚如何。

其三

綠窗一望見芊綿，霽色將開見午煙。
杞國憂天還歲歲，蓬門苦雨自年年。
燕飛樓閣雛初乳，梅落江天曲自傳。
蚊漏雀穿無處立，子桑不出尚高眠。

其四

疾風走電尋常有，此日無風雨更深。
離外珠流看鷺浴，竹邊霖瀝伴龍吟。
盈虧日月真奇事，蕩滌山河有故心。
聞說盛時不破塊，只今應作太平音。

贈某先生起刑部

聖主求賢簡在時，老臣心事九重知。
察眉祇爲蒼生起，

彭澤先生集卷之四

古

除日無煩水鏡司，斗柄春隨昌運啟。
履聲朝聽泰階遲，比來刑措直如石。
諫獵何妨到玉墀，

其二

鹽梅才調斗山傾，畫省春風拂座生。
到日敝裘思晏子，舊來結襪愧王生。
寬平知有千人活，模楷堪垂百世型。
養道比來龍虎伏，餘才焚理自調羹。

懷某先生

金閨仙侶玉爲姿，驛路江風送別遲。
桃李陰成開閭日，絲綸寵異撤蓮時。
十年藝苑隨先達，幾載蓬門託故知。
一自楚遊勤尺素，胸吞雲夢轉相思。

已巳人日

三日雪鋪不放空盡收世界玉壺中到今人日霜花凍
自古寒天霧凝重獸炭紅爐人不煖溫泉水井氣難融
那堪歡伯無殺佐早起題詩苦未工

尋梅

春來消息苦無多冰蘂衝寒似放和野徑漸開憐瘦樹
羣花爭發待高坡朗吟便欲思芳草極目何堪暗綠莎
想像亭亭冰雪裏巡簷索笑竟如何

其二

尋春未得欲尋梅井底孤陽苦未回澤國龍蛇蟠自得
天邊鴻雁望誰來庭前勁幹多生意簾外霜枝有故培
何事林逋甘寂寞孤山千古得常開

同楚越諸子暨蘭若蒼水子璧集釜山寓

春雲淡淡冷催梅倦客飄零千里回呼酒不知仍過臘
飲醇應是解憐才雄談已識名山異佳句還隨夜月來
此日南皮非寂寞潛虬霧豹一蒿萊

送錢子璧之大名成相國幕

雪盡流澌送客船平津有館獨招賢說詩九試終能遇
握管千秋自可傳綠野鶯啼邀蠟屐清漳花發爛華筵
遙知此日彈冠者惟爾驂騑萬里前

至廬山訪嚴髻珠年伯山房道故因憶天則上人

山花窈窕亂啼鶯倒屣還驚執友情人到竹林悲往事
悟餘葱嶺笑浮生八廚舊侶甘瓢笠三戶遺民老釣耕
此日煙霞非痼癖高名千載得君平

其二

匡牀擁膝幾高眠坐入藤蘿野徑穿半偈欲空諸色相
千花爭發一機緣法度雨散思良友慧祖燈傳憶大賢
吾亦有心燃智炬未知幾率是何天

長安遇鄭公靜

憶昔同登古寺樓汝南風物正清秋知交半是人中鳳
聚散還同海上鷗伏櫪轉憐霜骨老食毛誰釋小東憂
知君本屬金臺駿客邸相逢早破愁

同翁元英曹九咸杜輟耕諸子泛舟平山堂歸飲

旗亭得鳬字

蕪城五月碧波枯曲檻朱簾半畫圖亭沼花香飛蛺蝶
菱荷深處浴鷗鳬尋幽盡日看碑碣挈侶隨時倒玉壺
獨惜故宮無覓處迷樓芳草遍精廬

贈某明府

朱幡綵綬擁驂騑竹馬爭迎似細侯遺愛春風懸瓠日
勝懷明月廣陵秋折衝獨喜江濤靜保障偏宜澤國謳

治行只今稱第一漢庭高蓋佇先褒

其二

竹西歌吹古來傳明府循良萬戶絃案牘早清銀燭夜
煙波常泛錦帆天能文欲起千花燦愛士肯令一榻懸
皂帽愧子飄泊甚可應避地得君憐

贈劉石芝戶部

十載相思御李遲汝南風物正堪思鑄人顏子仍千古
富國夷吾屹一時春暖西山花落珮旌移潞水柳無絲
仲宣旅況知無賴倘許依劉且辭

贈洪庭植戶部

碣石春寒客思催忽驚車騎到門來已傷驚質猶依檻
敢向龍門自曝腮藝苑固知珍尺璧度支今得領三臺
當年富國多奇計肯許菰蘆隱逸才

歲暮偶感

愧我論交燕市傍俄驚歲暮迫愁腸青緇未啟囊中玉
白髮空增鏡裏霜方朔此時饑亦得次公仍自醒而狂
旅懷萬事催人甚何不翩然歸故鄉

人日

初春燕地逢人日有客看梅思故鄉汗漫願簪西母勝
迢迢不信壽陽妝繁花半入江郎夢春草偏生謝氏塘

為道暮年藩可插東坡先我得清狂

題驚

青草池塘逐隊行長號得雜鵲鳬聲戰從雪夜偏多績
書換黃庭自有名刻罷渭川紅掌濕闌來與慶白毛輕
東堂殘炙無能問地陷心憂到洛城

撥悶

杖底煙霞不可求可憐日月半淹留入簾山色供新眼
倚枕溪聲伴故愁未信盧敖能遠遁還驚謝客可窮搜
牀頭金盡須知已撥悶看人理釣鈞

答雲山兄見懷之作

郭筒春酒勝離卮萬里蠻天去後思展過山頭千樹暗
雲歸江上片帆遲無端花鳥開青眼不盡煙霞覆墨池
我愧臥遊宗炳似憑君珠玉綴新詞

清溪八景 其一

羗山過雨

吳亮漢末高士避王莽之聘曾隱此故名羗山

羗山高士古來聞避地還隨猿鶴羣白練畫懸千澗水
翠微朝鎖一峰雲春開岩壑飛花遠秋老藤蘿落葉紛
常似灌壇風雨過蟄龍豹霧此中分

玉塵晴雲

玉塵山名宋南渡時百僚聚會于此因名百佛山在德清界

山名玉塵絕塵埃白日天空氣象開忽見五雲生洞壑

還驚三素滿樓臺松風繚繞垂天去芝澗氤氲出岫來
我欲題詩慚落紙賦成誰似百僚才

月泉桂影

半月泉係古剎水最清澈東坡有詩得一日假來遊半月泉何人施大手劈破水中天一句寺內有桂三株今已無矣

坡老曾題半月泉問誰劈破水中天不知天上吳剛斧
但咏人間秋水篇卓錫可思龍象力漱流猶待隱淪緣
獨憐桂子今搖落斫却清光更自圓

野橋梅雪

梅在慈相寺山門前四望皆山雪景最妙

精藍獨立萬山中寺掩松門斷澗空梅在雪前香細細
雪隨梅落瓣濛濛花飛豔奪王恭斃絮舞輕飄謝女風
幽意可憐消不得騎驢還過小橋東

影香庵

元

清溪垂釣

溪在德清城內水深魚肥水色澄碧

逶迤三徑一溪幽幾點鷗飛漾碧流出浦漁翁時泛艇
釣鰲公子欲垂釣玉璫未解當年事銀鱸堪供此日饒
倘遇季鷹猶可慰尊鱸不必憶高秋

長橋夜月

在城內跨大溪橋闊二丈長三十丈

接漢煙波正渺茫垂虹橋上月如霜千秋魚鳥空天畔
萬井菰蘆出水鄉沽鯉漁翁時繫棹飼蠶桑婦亟提筐
前溪子夜歌相續纖罷流黃對影長

乾元曉鐘

乾元寺在堯山之頂縣治之南峰最高峻亦一邑巨觀也

獨上堯山祇樹林高峰極目曠幽襟不知象教誰爲立

一聽鯨音已自深萬籟早從天界寂三車莫向下方尋
此中亦自多深隱避地何妨更擲金

石壁歸樵

在玉慶山之西翠峰拱秀居人以採樵爲生

斜日松門石磴幽山農伐木正歸休幾因柯爛思求奕
豈爲薪多可負裘野老荷蓑趨縣市童兒拾橡出山丘
到來真隱無人識臥到閒雲勝沃洲

贈河南佟中丞

栢府秋高薊苑霜憑熊新寵出長楊三持節鉞才堪倚
獨坐班寮望自長緩帶清風梁苑早開尊明月嶽雲涼
當年經緯誰能似目極東京繡繡裳

影香庵

丰

偶作

海榴紅細一庭陰早起無端客思侵地遠兵厨消酒病
人移官閣得書淫關心鹿逐紛無已矯首鴻來近更沈
聞說新亭風景舊過江人物幾哀吟

何憲使封誥後索贈

當年抗疏幾櫻鱗留滯周南歎積薪獨喜覃恩隆百執
還將卹典慰雙親驅車海國枕榔暗叱馭山椒荔子新
此際旬宣方報政古來移孝本純臣

送友南歸

羈旅堪悲駒隙過飄零往事隔春波客中怯贈將離草

歸去空吟子夜歌幾處寒砧催朔氣一時捷竹滿黃河
到來霜老蓴鱸色池曲吟風有芰荷

清河呈夏方玉明府

禾黍油油入郭遲甘陵驢背獨吟詩王微偶廢樓遲日
阮籍幾成痛哭時茂宰廉能傾耳得蒼生憂樂察眉知
莫言瘠土難平治為圃為農盡可師

其地多種桃李故云

其二

六月風炎苦鬱蒸客途轉自念良朋莫言牛炙無從至
倘得猪肝可自應板屋幾家知斥鹵園桃千樹勝懷冰
君才百里官初滯鳳翼無愁尺木升

其三

東南漕粟最為偏孔道還將吏事牽拔薤固知千古事
引船還笑一時權山川未借詩人助桃李終今作者傳
寄語河陽無獨擅岩疆別有四時妍

其四

琴堂虛閨客中登郢雪還欣仕後增世路何心知白璧
古人無客借青蠅功名事付兒曹立詞賦名須泰岱升
相對炎雲生大陸高言醉裏一憑陵

贈盛允康

曾從著撰識鴻名獨起衰顏見老成楊子狂瀾迴既倒

廣陵明月見高清已知大業藏碑口漫許清風託酒兵
聞道竹西鼓吹好東山餘暇一娛情

贈周還梅權關揚州

版曹清節肅關津使者高名著飲醇漕粟那堪供賑濟
舟舫猶得起沉淪隋堤煙柳揚鞭出揚子春濤對酒頻
總是時康弛鎖鑰不妨談笑裕經綸

贈戶部黃蘭岩兼呈田沛蒼侍郎

省郎銜命逐鵷行乘傳爭誇是故鄉水國瘡痍須肉骨
鋒車跋涉為桑滄金錢欲散君恩重戶口徐增會計長
淮海況稱都會地救時籌策頌明良

其二

當年使節正星馳傾蓋論交自不遲富國夷吾原足倚
鑄人頽子復何辭流民欲繪三江甚大澤先沾兩地私
時止服淮揚二郡悟主千秋堪把臂好將版籍慰宸知

五日偶感

五月蠶絲已自枯還憑玄閣強支吾南轅北轍心何定
短袂長歌意轉孤鏡裏何曾饒白髮杖頭先已失青蚨
當年刺促成何事羞問紅榴與芡蒲

其二

棲遲燕市壯心違六翮空存莫奮飛醖酒三間真足弔

盤餐五日漫思歸，殷憂有客悲銅馬。策治何人問布衣，憶到尊鱸秋可戀。江湖舟楫未云非。

送龔祖錫之通永道

我我憲使外臺開，竹箭真稱越國材。筦鑰已徵祛弊計，澄清還識詰奸才。香含騎省乘軺出，名著屏風報績來。去日潞河原肘腋，異時高蓋近三台。

和吳耕方述祖詩

時吳爲博士

延陵讓國見高風，閭閻崢嶸義更豐。豈爲瘦羊尊博士，還因留硯識家翁。臣心自許官匪滯，祖德堪懷臘未同。獨喜世承稽古力，清操惟有賜金空。

醉後口吟示客

囊錢趙壹歎羈孤，但說雕蟲恥壯夫。已讀南華憐棄物，誰同大阮哭窮途。龍蛇未許撐前混，牛馬從他世上呼。自信自疑還自傲，小兒造化倩人扶。

送袁丹叔守平陽

五馬駟驄繫郡符，綠肥紅瘦滿長途。已知拔薤曾留譽，總使懸魚詎是迂。聽罷鷓鴣思越嶠，歌餘蟋蟀憶唐都。屏風書績非難事，載石高風本在吳。

送蔡總戎之越

元戎節鉞向江干，越地鯨波已莫安。授閫朝端仍賜劍，

披書馬上獨登壇。貂蟬自向兜鍪得，竹帛遙從帶礪看。此去祇應麟閣待，只今天子重糾桓。

贈朱即山太史

年少摛文直漢廬，風流名重碧山居。仙班塵握青雲裏，粉署棋彈白日餘。鄉近自探宛委匱，時清應滿鄴侯書。知君縞紵勤交誼，蟾兔秋高半客裾。

贈王信初御史

王以翰林改授

封事人人挾皂囊，多君直節重朝陽。馳行欲靖豺狼道，葵向先迴日月光。畿甸詰姦風上草，螭頭簪筆殿中霜。承恩回首金閨地，河洛由來史筆長。

送彰德王明府補授湖守

五馬駟驄向越行，霜吹木葉起寒聲。漳流春暖思棠樹，天目雲高見使旌。露濕銀塘蠶再熟，煙迷碧嶽水爲城。當年義獻風流守，接武知君有大名。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五

七言律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為樣濟川

同校訂

為杖欽昊

贈鴻臚陳丞

陳善岐黃

不煮丹砂有大還雲中白鶴出塵寰求仙自得神樓散
薄宦方依典客班豈為徇名同援溺何妨醫國更投閒
元龍此日非高臥身世堪從百尺攀

贈泗水令

代

百里鳴琴有大賢懷人魯郡思悠然分符欲種河陽樹
近聖初聞闕里絃臥閣春風飛鳥日行車霜月戴星天
自憐鳳閣閒無補矯首還將尺素傳

與鄢陵韓叔夜鄭公靜登清戒寺閣和叔夜韻

鶯花啼罷正芳春舊日朱門半已淪豈意銅駝埋蔓草
獨留金刹弔羈人六時香閣聞仙梵幾處豐碑沒水濱
勛効可憐兵燹後崇藩遺事不堪論

元宵侍家大人集劉參戎營中觀燈

即崇藩舊邸

汝南佳節競華燈霧裏香車問玉繩臺榭幾家存廢瓦

城樓無地可攀繩軍營巧作魚龍戲煙火平分風月增
游俠五陵渾未慣醉歸先已失驕矜

贈光州王定生州判

王以松江糧捕降補

五載鸞棲枳棘林弋陽何幸更鳴琴千帆轉餉成功在
三泖棠陰舊德深花煖春風開曉閣簾垂夜月識冰心
已知政府求循吏聲價南金豈易尋

贈汝南戴二府

使君佐郡得賢聲領袖春風十四城自是傳經知舊學
還因重席見生平淮流月落水心靜汝水花明化日晴
猶憶昔年逢小阮到來青眼慰逢迎

贈息縣邵夢三

曾向冰霜策短筇雙流淮汝接岩封人從兵火歸良吏
客為絃歌問老農息國春雲能展驥葛陂夜雨自吟龍
知君不廢千秋事記勝先登第一峰

登文昌閣遠眺

閣下有碑係吳道子面觀音遺像

崑崙偃閣倚天開俯視蒼茫積翠來漠漠雲隨去鳥
離離春草遍荒臺兩城對峙河流合萬象平分落日迴
獨有吳生留畫蹟空王色相幾徘徊

蒼恒齋雨中牡丹詩以惜之和蒼恒韻

花王偏自鬧蜂王寶幄含煙闌衆芳浴罷楊妃初染頰

醉來西子漫傳觴綠藏么鳳疑故葉紅比啼鶯却淚妝
一點檀心留不得那教妬雨逐春狂

其二

百枝豔藥說姚王獨向春深壓衆芳金屋忽遮三里霧
玉真初罷九霞觴迎風故向高低見着雨偏宜淺淡妝
此日惜花花未老寒陰無奈酒人狂

同龔汝黃石用汝登鎮橫橋遇雨有作

客子春深苦寂寥高朋聯袂興還饒城樓日午繁陰合
風雨人歸去路遙煙火幾忘浮弋志寒波獨泛鎮橫橋
干戈此地難回首酒入愁腸更不消

贈揚州守傅哲人

五馬駟驪領郡城星精舊裔起賢聲看花蘊藉還如隱
爲政風流自有情琴鶴已知能抗節鹽梅應即慰調羹
廣陵明月堪今古設榻偏高孺子名

其二

隋堤楊柳綠垂陰棠陰申陽澤更深何武去思方戴德
廉侯來暮已成吟臨池自喜龍蛇舞拔難何愁鼠雀侵
官閣清風知滿座濤聲月色共開襟

晚眺

入夏晴雲幾處開原田如黛足徘徊溪邊返照侵樓閣

樹裏流霞入酒杯目極蒼桑真似幻心傷花鳥暗相催
可知灞岸悲王粲涕灑山河醉幾回

寺閣晚眺

漠漠寒雲旅雁哀人從蕭寺一徘徊江關積水連天迥
禾黍西風動地來青嶂盡開新橘柚黃花秋冷舊亭臺
亦知俯仰添惆悵矯首還擎阮籍杯

懷吳漢槎

文園倦客此盤桓金剎行吟暮未闌按劍祇愁明月盡
懷人空對碧雲看吳江渺渺歸舟遠易水蕭蕭擊筑寒
憶罷鍾儀思楚奏可憐君子亦南冠

九日風雨聞雷

九月吳江天漠漠三秋煙雨畫冥冥雲霾故作風霆警
龍鬬還疑洞壑腥客裏萸觴真汗漫離邊菊蕊獨飄零
登高故事難爲憶鴈落楓吹詎忍聽

贈友

朱顏綠鬢傲羊裘禽向心閑且壯遊文采漫歸庭下鳳
風流直付杖頭鳩當時教子諸經備此日開襟三徑浮
秋到松陵吟嘯好還攜明月上層樓

蒼恒以詩見投和韻

西風吹葉亂秋砧客路愁將青鬢侵司馬窮途染黃酒

子猷舊徑竹成林鳴笳徹夜時偏阻據案酣歌日未沉
哀罷江南悲世難徜徉天地怯登臨

送邵瞻兩學使擢光祿少卿

模楷如登百尺樓起衰今日足千秋黃金已爲干戈竭
白璧偏從岩穴求句曲春雲催郢雪澄江秋月照吳鉤
只今故事多殊寵應在延登第一流

其二

除書鄭重出丹墀羊瘦先傳博士時遠到滇池操月斧
早從南國散春曦山置海舶搜仍編水鏡冰壺照不遲
更喜飲醇能下士還憐棄瓠託深知

彭澤先生詩集卷五

五

贈丹陽令張荊咨父母

青春仙令剖符年到日循良政自傳染翰欲追王今筆
看花初泛鄂君船鳴琴山水崢嶸地接武雲霄尺五天
話舊薊門驚玉立風流張緒正翩翩

其二

丹陽城郭舊如霞生齒殷闌十萬家清德欲裁劉尹柳
高懷堪問葛翁砂傳來異績千秋著繪得流民百里誇
今代古文徵博學臨池應得給鋒車

登金山寺浮圖

山上浮圖勢削天中流落日更孤懸晴光遠蕩樓臺出

冥色低垂風雨連四望早空吳楚目三休如躡閭蓬巔
歸來夢入諸天勝話到無生更惘然

贈安慶劉懷遠公祖

劉寵廉能舊有名棠陰曾徧五茸城起家早得蘭臺譽
治郡重看竹馬迎入案濤聲堪臥理捲簾山色恰春行
莫言江介方衝要才大何憂桴鼓驚

其二

龍眠佳氣接浮山如畫岩城臥閣開皖國一江開曉鏡
青春五馬照紅顏寒帷風俗知能變接武雲霄詎易攀
下客頻年叨結褵扁舟相訪不辭艱

彭澤先生詩集卷五

六

贈安慶余郡丞

時公弟徐履在省

環滁山水舊名高皖國重看佐郡勞偶入江鄉知保障
還投白雪結賢豪龍門百尺如虬幹雁羽中朝比鳳毛
莫悵徵車遲臥理延登早晚慶時遭

其二

曾隨使節到長淮京兆田郎我獨階夢到雲山心自結
書投桃李誼先諧一官冰蘂句吳近兩地循良舊楚佳
相見有情知好客漢庭兄弟有同懷

再呈金長直憲副

客歲相逢叢桂秋多君分橐送歸舟吳雲早隔三山色

江草重添六代愁，攪攪風高桃葉渡。攀帷花發白門樓，
一人知己誰能遇。莫笑蛇珠喜暗投。

其二

囊裏仍多痛哭書，侯門未肯曳長裾。十年岐路虛青眼，
千里江風跳白魚。愧我通家難接席，笑他博士上徵車。
題詩強說人間事，矯首雲霄薦子虛。

夏五朔集吳岱觀先生寓同陳安翔許子柔

先生磊落奇男子，放蕩江湖屬宦成。囊竭黃金羞任俠，
調高白雪尚藏名。千山臥後還留屐，三雅傾時更築城。
相見精藍知好客，長干名勝有逢迎。

其二

客裏行廚鮭菜鮮，有情娛老共流連。已知仁祖常供食，
倘遇禰衡肯論年。耆舊幾能輕杖履，風騷何地不山川。
縹緲浮碧侵蒲色，握管相期弔水仙。

寄許力臣

屈指雞壇數舊遊，汝南月旦最風流。已知驥足終能聘，
反惜蛾眉晚見收。綠染宮袍起子夜，青生藜火校書秋。
瀛洲自屬神仙地，君獨延登上上頭。

其二

木天才子散西清，三載鴻文重漢京。祇謂澄清原素志，

不妨搏擊見高名。秋風叱馭雲霄白，明月開樽棣萼榮。
愧我支離如棄瓠，石文應得念飄零。

遊瓊花觀寄張進士楷

瓊花古蹟今安在，松柏森森想舊游。天上白榆寧可種，
人間瑤草自難求。白蜺青節仙班肅，蕙帶荷衣客屐留。
記得禪樓同嘯傲，鳳輝今已隔瀛洲。

逃樓懷古

風流煬帝真才子，每與文人異代遊。屐到山川思麗囑，
花隨風雨散逃樓。龍舟鳳艑偏宜夜，綠柳青蒲不耐秋。
二十四橋明月有，玉鉤斜畔不勝愁。

文選樓懷古

六朝舊蹟記蕭梁，文選樓高空斷腸。岐路祇宜悲薄命，
盛時猶得託清狂。蠅蛸戶牖今遺址，月露風雲古戰場。
千古盛名留翰墨，賦才今日最淒涼。

竹西亭

紅牙翠管綺羅堆，明月揚州古吹臺。歌舞不隨啼鳥散，
芰荷偏逐野雲開。金丹煉骨人空老，錦帶銷愁曲漫催。
吾愧風流如杜牧，竹西有路莫教來。

贈姜定菴黃門

騎省朝聯供奉班，桐陰寓直有餘閒。五雲日麗彈冠早，

三殿春深委珮還青瑣已知焚草慎紇宸方恐逆鱗難
清時異數趨庭便遮莫爲霖勝舞班

其二

散直鸞龍咏素絲風流不數夕卽時還家蘭渚清波映
結客西陵叢桂遲愧我履霜岐路泣多君捧日故鄉思
可憐俊及黃墟盡肯爲貧交進一卮

贈胡侍御

卿材新寵出長安直節還從八使看煮海功勞鹽筴議
乘驄人識惠文冠烏臺栢列秋颺厲白簡霜搖夜月寒
吐握已知能下士登龍應得定交歡

其二

繡斧江淮按部時廉聲家世畏人知銜恩自合趨清瑣
休沐何妨下赤墀宅近青山風月勝樽開叢桂鶴猿知
憐予老驥無人識剪拂逢君更不遲

贈嚴灝亭黃門

崑峰驪唱送紅顏四載飄零尺素難抗疏每遲青瑣直
論文猶惜白雲閒銜恩早握金莖露得士偏多玉笋班
古道祇應嚴助有承明不厭爲時艱

其二

西子湖頭叢桂花憐予落魄向天涯范張密友人誰惜

俊及齊名自可誇矯首故交多竹帛傷心我輩老煙霞
櫻鱗聞說回天易黨錮逢君坐裡嗟時子遭父憂且有奏銷之累

贈姜匪思侍御

龍門御李問加餐疏草還從篋裏看簞筴自成鹽鐵論
埋輪羣識惠文冠懷人明月西陵暮攬轡清風濟上寒
聞說屏風還記績異時獨坐領臺端

其二

當年載酒識君侯搖筆雄風散客愁不謂履霜公子歎
翻虛作賦大夫遊千秋文字誰青眼一代儒冠已白頭
楚客忽然思晉用可能剪拂似驂騑

贈嚴方貽孝廉

竭來才藻自翩翩終賈初逢剖玉年匣有龍泉難再得
村名竹箭更誰妍書成越絕堪風世人到丹陽解喚船
叢桂一枝初爛熳秋來招隱更拳拳

其二

天高日暮散秋雲與子連鑣共論文入室娥眉羞對鏡
摩霄仙鶴自空羣芝蘭滿座趨庭近杵臼論交載酒勤
作賦十年非易事家傳藜火夜來焚

送田沛蒼先生開府西浙

十載西清侍從班度支猶轄念民艱主恩開府知題柱

使節憑能喜出關直道可居風憲地廉聲早著閭閻間
規隨更得曹參意春滿西陵萬仞山

其二

昨歲曾為賑濟行流民繪後更心驚輸將賦訝吳都竭
展翰功先越絕行競羨千秋多寵眷還傳安石起蒼生
不知蓉幕開樽地可有當年嘯月情

贈比部王諒士

雪後風寒勁隼呼狐裘獸炭熱紅爐論交北海難為遇
剪燭西窗自不誣翬社珠明增宦况燕臺金盡悔窮途
聞君指日看除目還憶彭宣呼酒無

送少司農馬觀揚奉使查詢

度支新轄肅鵠行禁近先知寵眷長肘掖地偏私雨露
耗登書得問倉箱星高執法祥刑著日煖塞帷使節光
上谷春生知不遠還同鄒衍律回陽

送方悅思之崇安

青門雪後送行人君過閩天草樹新雙戟不存遺笏在
十年多難負薪真放歌只向旗亭醉任俠何愁白屋貧
到日佛桑花盡發鵲鳩啼遍武夷春

送劉山曜浙江糧憲

春風習習送君行驛路旌旗照眼明劉晏度支資國計

鄧侯輪輓裕民生花吹馬上看山色柳拂尊前聽鳥聲
自是風流堪坐鎮到來朝野藉長城

贈方邵邨侍御

多君模楷識高名客路相逢倍有情遼海崔駟仍盛世
長沙賈誼屬承平驅車藝苑稱三絕焚草朝陽自一鳴
招隱西風生桂樹飛觴明月喜逢迎

其二

隱囊紗帽自行遊矯首吳興旅思道避地偶看蒼弁月
懷人空對白蘋洲琴樽此日猶能命絲竹何妨更一留
乘興尊鱸拆盞醉李膺方戀五湖秋

贈余佺廬大行

鷄樹風流傍紫宸明刑宦跡更如新龍門雅望尊前輩
牛炙微名起後人詞賦楚天千古豔尊鱸吳地一時貧
懷中刺滅欣相識十載神交誼自親

贈宋二伊戶部

揭來除目主恩偏執友神交已十年嵩嶽雲歸淇上竹
薊門花落苑中天雲霄宦跡思同調詞賦生涯愧後賢
暇日可能論世誼欲將肝膽向君傳

贈姚濮陽評事并呈趙玉譜明府

年少摘文侍栢梁燕臺花月總輝光論文欲識千夫俊

縱酒還登六博場，勇劉何仍酷似師。資馬鄭轉情長，登堂故有賢豪態。倒屣勤勤意不忘。

代贈徽寧道呂夢軒

含香曾領白雲司，建節乘輅此不遲。地擁丹陽開憲府，星迴斗野及秋時。寒帷白嶽峰如戟，攬轡琴溪石盡碑。倘許虔刀勤贈別，山川回首卽相思。

代贈平陸徐令

官因禁苑得從容，墨綬分符百里封。地有閒田知向化，峰名砥柱却攜筇。中條春去花常滿，晉水秋高鳥自從。聞道箕山多隱操，下車還問古人踪。

贈季韋滄侍御

栢臺清節肅鵷行，一疏驚傳薦士長。自是求言承雨露，誰能焚草挾風霜。箕裘世德偏能嗣，規玷金昆孰與芳。驚座有人君莫訝，十年早已託輝光。

其二

憶別吳閭訂盍簪，笙歌明月畫船深。青樓欲起瀛洲色，時青樓有十八學士之目紫陌還餘下蔡音。座有季倫如珮玉，進士石名來人如子敬泣孤琴。憐予短褐多搖落，倘許論心夙所欽。

送王大司馬請告還里

朝班曾識補天才，祖帳青門氣象開。祈父爪牙仍八座，寇公鎖鑰自三台。謀猷早許持籌裕，陰陽先知結駟來。會見東山絲竹暇，明良相慶兩無猜。

其二

海內輸將正陸沉，度支久轄主恩深。雲霄舊識尚書履，山水初娛太傅金。自是急流知勇退，誰能解組獨高吟。蒲輪異日思黃髮，虛左重葵啟沃心。

代送范調垣憲副督糧江南

驪歌聲徹早春時，送爾南行柳作絲。月滿平臺曾共醉，梅飛庾嶺一相思。才高轉餉功偏最，名著書屏寵不遲。愧我積薪增浩歎，追隨難伴上林枝。

其二

憲府江春榮戟明，何人不羨使君行。禁愁早識琴樽趣，借寇重看竹馬迎。層廩霜飛尊少府，檐帷雲擁識高旌。知君能起瘡痍色，握別還餘舊友情。

又贈

柳色春開凍雪天，花明榮戟帳離筵。石渠年少蔡光迥，薇省官尊玉節懸。望洽塞帷猶故地，功高轉餉已多年。白門風景依然昨，分陝于今寵更專。

代贈姚書峰出守安慶

楚天迢遞枕江流五馬驂擁上游議禮南宮推博識
談兵樞省識雄謀皖城煙繞龍眠樹天柱峰懸漢時秋
聖世郡符原重寄送君春柳拂行軒

寄陳令

太丘家世久相聞藝苑鸞龍獨羨君單父琴聲依臥閣
河陽花色照晴曛九河地勢能爲障三異循良自不羣
此日相思勤尺鯉應知附驥有青雲

寄任丘令

仙今初分百里城高陽風物近燕京地多才子風猶古
星近郎官政可成易水寒波澄鳥影桂巖山閣聽琴聲

相思縞帶欣投贈千載神交誼不輕

贈某別駕

驂驪五馬雪霜勞三載功勤轉餉高萬庾殷流趨上國
千帆遙度出洪濤雄飛有志能爲俠摘伏如神氣自豪
客裏相逢交不淺送歸猶得飲醇醪

冰牀渡

朔氣驚催栗烈寒馮河無計倚欄杆一天皎月懸冰鏡
萬里銀河迸雪盤客喜游環如轂轉人堪擊汰似舟寬
已知孤聽猶需日公子何妨釋釣竿

其二

款段臨流未覺安澤車能慰眼前看手牽長綆人爭渡
足踏層冰日正闌牛馬驅時方慮滑龍蛇蟄後不驚寒
安行頓失風濤險應笑羊腸詰曲難

其三

凍合流澌聚急湍將軍欲渡自盤桓層冰已積愁難過
行路雖艱興未闌輓軌製從人力減鞭轡聲似井波乾
安眠却似袁生臥眼底風濤詎忍看

其四

水影天光接瀨茫銀河驚喜練絲長招舟漫許孤帆渡
憑軾翻如一葦航姑射山前水作骨湘妃珮底玉爲裳

遙知同軌非殊制萬里關河總戴王

代贈白仲調

當年俊及識高名藝苑寧孤志不輕帶草日隨湘管發
宮花春逐杏園生牛心啖炙傾時輩駿骨空羣藉老成
酌水思源真足愧到來車笠有餘情

喜沈繹堂憲副辦復原職

詞臣曾向外臺居畿輔分藩此建旗豈意謗書空裏出
翻悲臣績坐來虛金雞恰喜天邊下玉案遙知客裏餘
莫道賜環非異數風流當代有誰如

其二

稜稜瘦骨自多情，廿載才名物望傾。人似玄輝多汲引，客如北海盡逢迎。銀鈎落處釵爲脚，湘管題詩石作聲。與爾相攜憐失意，彈冠相慶有蓬瀛。

送程周量出守桂林

多君詞賦重雞林，出守南天物望深。投大遺艱原主眷，盤根錯節見臣心。兵農自出金臺右，幡蓋初移灕水陰。恰喜姻隣蠻府近，荔枝新熟一開襟。

其二

初秋握別惜離尊，幾載交情意獨溫。自喜論文逢謝朓，無勞下榻識陳蕃。鷓鴣啼竹湘雲冷，翡翠巢多粵桂繁。

高蓋異時趨拜有，殷勤結襪念前恩。

與繹堂同飲道院

遲日輕煙苑柳斜，長安三月正飛花。偶隨玉勒神仙侶，共憇金庭道士家。日永爐煙縈翰墨，風吹筆陣落雲霞。枕中鴻寶知應秘，異代還應羨五車。

贈兵部郎

鎖鑰班先鵷鷺行，知君執戟在長楊。邊關已自無烽火，樽俎何妨處廟廊。日永從容宮樹暗，夜歸清切苑花香。亦知三晉真才數，韜略于今自擅長。

代寄友人

千里緘書問故人，燕臺吳月兩相親。方從製錦看經緯，寧爲逃禪慕隱淪。明月關山堪作賦，秋風桂樹好扶輪。西清退食慙無補，佇望同清輦路塵。

贈金治公

玉堂視草擅毫鸞，出牧還同節使看。已裕金錢供御府，曾誇藻鑑識琅玕。人因櫛沐才偏健，坐擁樽罍色自歡。聞道家庭榮棣萼，官途何患積新難。

其二

越地家聲劔北來，還從徽省借登臺。笙歌明月江鄉近，琴鶴清風蜀嶠開。祇爲通家勤入座，誰能結襪解憐才。

相思南國甘棠下，倘許逢君後乘陪。

贈別駕

當年佐郡得岩疆，甘雨隨車政自良。豈爲釜魚清節著，早知天驥軼才長。黎陽樹映寒原綠，瓠子波分柳色黃。聞說公庭多暇晷，逢君結客有輝光。

送友之雲南

燕臺秋色悵離筵，客路蕭條倍惘然。馬首雲開消瘴癘，山頭花煖隔風煙。誰云百尺疑無地，總是千盤尚有天。送爾南行生壯志，異時還奏白狼篇。

其二

江煙水接曲微茫君到牂牁勝故鄉獨惜芙蓉非儉府
不妨簞輅啟蠻荒到時日暖桐花發此去秋深桂樹涼
莫以南行憐遠道千金陸賈是歸裝

贈宋牧仲別駕

蘭臺作賦見高名曲裏陽春倍有情麟角固知尊國士
鳳毛久已重家聲師資孔李真無忝大雅曹劉自不輕
相對河梁勤把臂知君到處有逢迎

其二

霜飛萬庾過江艤轉餉先將相業誇借箸可應金似粟
奪袍當使筆如花那溝月白催新句瓠子春深看落霞

莫笑禰衡懷刺久當年落魄老天涯

洪都旅次賦送金天駟之官并寄家雲客長寧令

江上西風萬里陰使君寧畏雪霜侵明刑已結高門駟
握管無妨臥閣琴日暖羊城梅早發秋深瘴癘霧偏淫
懸知三異尋常事樽俎還來荒服琛

其二

南州高閣送行旌極目寒煙嶺樹橫客有情悲白髮
美人爲政起蒼生珠輝皎室仍還境霜照枕櫛更滿城
愧我有兄遲問訊雙龍長御佇雲行

白鶴觀

洞壑深幽曲徑穿雲封丹竈幾千年松陰石古懸朝黛
鶴去壇空冷暮煙已分紅顏消白日誰將丹嶂削青天
神仙咫尺猶疑隔莫到闌風最上巔

五老峰

女媧當日補幽天五指居然雲外懸一自山留滄海後
翻今人憶古皇年凌空插嶂飛晴靄繞澗垂虹瀉玉泉
望去雲松巢未得御風還跨最高巔

偕客入旗亭有作

禁柳寒催出谷鶯梨園檀板似春聲東風半度霓裳影
白雪爭如象舞名酒市浮踪爭有恨旗亭佳事不須驚

異時各有煙霞興攜手同聽嶺上笙

奉和喜雨

泰山出雲雲沉沉膚寸能令四字陰豐隆驅鞭蚩尤怒
山石裂破開幽森潤澤平原及山谷賣劍買牛復買犢
使君喜雨爲蒼生肯令民間糶新穀

其二

誰能燮理問陰陽民命惟憑一炷香無俟焚巫勞社稷
早知雨粟裕倉箱天雄高嶺商羊舞漳水春波屬玉翔
聖世只今良牧在何須六事咏成湯

贈金長真觀察

蔡戟煌煌領外臺白門高蓋此雄哉裝輕琴鶴江天迥
鞭拂旌旗日影開雲靜霞颺清角奏霜飛木末画船來
西華見肘還無賴盼望明公眷草萊

懷友

崢嶸藝苑託清歡楚客相思在澧蘭玄閣草偏生茂苑
竹林人自重長安投來律呂無遺調採得珊瑚有釣竿
還憶別來將廿載浮沉無那勸加餐

贈蔣謂公侍御

石渠著作絢高雯辟易真能冠一軍接武雲霄人慷慨
論交湖海氣氤氲感時豈獨言如玷諷奏何須草更焚

暫舍臺烏浮画鷁相逢應得慰離羣

贈馬殿閣太史請假歸里

曾從薊苑託蘭芬南北空瞻日暮雲才大金聲還振作
班高玉笋自紛紜烏啼茂苑人懷古木落空江吾愴羣
忽漫相逢訴懷抱聊將班管託殷勤

贈何省齋太史

龍眠物望重山丘回首滄桑感舊遊車笠忽逢吳苑雪
笙歌還記秣陵秋蒲輪北闕求遺老綠竹東山傲隱流
自笑別來難摸索微名先已愧曹劉

其二

當時詞賦幾能真客裏披裘自愴神漫說雕蟲無小技
不知青眼是何人清狂塵尾猶無地寂寞牛衣但有塵
聞說齒牙餘尚在當年平叔更相親

其三

高閣風吹木葉寒旅人情緒正無端自驚倒屣慙王粲
敢挾團碁賭謝安十載外臺勤叱馭一時憲府滯彈冠
已知琴鶴清如水猶設融尊度夜殘

其四

帝城秋色忽晴陰棋隱堪消客思深自笑耽居偏傲世
誰能投轄更論心欽醇公瑾真難遇漉酒淵明正可尋
相對會應忘夜漏不知天外有寒砧

贈姚濮陽諫垣

頻年廷尉佐祥刑夜坐金臺醉醪醑竹箭拔來歸藻鏡
瑣闥入後重朝廷夕郎奏出螭頭仗玉笋班高雲母屏
祇爲鶻鶻情誼切早浮蘭鷁下寒汀

贈丹徒姚高陽使君

金臺玉勒控非遙展驥岩疆興自饒冠蓋長安新棣萼
綈袍谷水舊漁樵閨門忽喜雙星照江滌遙聞五袴謠
記得彈棋多勝槩不妨五斗折長腰

贈韓倬太史

金閨才子滯東山白石青雲意自閒影豈容藏霧縠
鳳毛早已入仙班功名四代誰為匹意氣千秋獨可攀
記得南皮同彥會滄浪亭上聽潺湲

贈雲客兄

哲兄為吏到羊城數載遲遲問訊情好道自甘五柳逸
著書寧獨一經明青箱書付兒曹事金馬還高閣閱聲
異日玉支應早賜逍遙茂苑有逢迎

贈錢宮聲

錢郎風度自溫溫十載郊居賦獨存祇為黃金愁國士
空思芳草憶王孫結交自倒中郎屣作客還浮庾亮樽

彭澤先生詩集卷五

幸

莫謂峰煙空躑躅聞雞早已待劉琨

贈尤展成先生

先生高隱是吾師繡虎才高嘯傲遲雜俎固知多綵筆
雄文久已重丹墀十年袖染煙霞氣五色雲成藻績時
吾愧仲宣今作客可能倒屣慰相思

聞龔芝麓銜 詔出都喜而賦寄

故人千里下征軺近謗猶疑別夢遙貌奪蛾眉人自惜
賦成白雪和應寥羊城秋入惟天使豹尾春開戀 聖
朝方朔十洲曾寄跡可尋玉醴供雲霄

其二

憶爾金臺醉玉卮殷勤郢曲轉相思誰知岐路逢青眼
忽漫浮雲滿赤墀三黜那應悲短宦五噫聊復慰長飢
嶺雲海月多奇勝環賜偏殷出使時

奉和登君山

峰青兩岸中如練突兀天空眼界寬雲物已新迴二氣
江山依舊跳雙丸雪封碑碣流澌緩霜老松楸宿鳥寒
獨有延陵遺墓遠高風千載莫能干

贈田臬封孝廉

誰能結客興偏豪文采風流實吾曹謝氏芝蘭殊不愧
于公門第固應高明光已識凌雲易金馬還知獻賦勞

彭澤先生詩集卷五

幸

此日相逢情自渥郇廚一醉有醇醪

贈許師六孝廉

握別清秋醉濁醪相思回首暮雲高十年戎馬愁中過
隔歲煙花夢裏勞司馬名成終獻賦江郎才盡不含毫
窮途欲灑憂天淚客裏逢君氣自豪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六

七言律

華亭肥溪圖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拭欽昊

喜遇江季綺

去歲柯亭慚隔面不逢愁喜獨題詩豈因廊廟多新識
若為蓬蒿冷故知把臂月高邗上夢撫時笛動蕪城思
隣子已自窮途返仗爾殷勤正不遲

集錢朴菴齋偕子璧賦贈

城隅落日火雲迴地主初從濟上來官閣半栽邗上柳
訟庭時憶廣陵梅塞帷人起雄藩色白雪樓高異代才
識獄只今誰得似彈冠相慶莫徘徊

無言孫子欲歸黃山者數載囊索詩未及作今留

別和贈

秋風把臂蔡州城歸屐將埋世上名已謂邗溝勞折柳
誰知江畔尚班荆青雲未許樽前臥白髮休憎鏡裏生
倘待他年婚嫁畢不妨攜酒聽流鶯

其二

黃山舊是煙霞地丹竈雲封採藥遲嗟君歸棹尚如此
笑吾出門何所之此際浮家空學釣誰能焚硯不題詩
蘇門一嘯堪憑弔往日孫登子足師

維揚雜感四首 其一

清波渺渺木蘭舟曾憶旗亭載酒遊簫鼓風喧悲別曲
綺羅月落鎖妝樓幾年烽火人如寄十載琴樽事可求
此日客中勞往事江煙吹散白蘋秋

其二 憶鄭超宗

童年曾侍鄭公遊慷慨憂時佩劍綸本為狂瀾謀砥柱
寧知怨府在持籌西州欲灑新亭淚黃鳥空吟故國秋

虎帳壯夫同日盡不堪回首是江樓

其三 憶何慈人

史相當年此出師牙璋高擁半交知檄書淚盡孤城潰
笳鼓聲喧戰馬嘶十萬貔貅春草斷三千歌舞暮雲遲
職方亦為從軍死吹笛荒臺感舊時

其四

金風一葉冷秋霜遊子離家欲斷腸已賣穀絲無樂國
空瞻箕斗望他鄉獻書敢效東方朔縮地難為費長房
遙指白雲親舍遠目看鴻雁淚沾裳

七夕維揚水次送米紱來之官建昌

蕪城秋思滿河梁才子分符出建章世誼舊曾通孔李
清言今喜對裴王胸藏岩壑尊蘆岳筆走龍蛇下鄱陽
此去鳴琴仍臥理盡收山色入奚囊

其二

江風客路惜離羣矯首明河兩地分雙絕固應推鳳羽
五花久已識龍文莫隨靈鵲淹良夜早有飛鳬下白雲
鹿洞講壇春草暗起衰今日亟須君

燕子磯弘濟寺閣

丹霞晴照石城秋紺殿森沉一徑幽雲臥窻中藏石磴
山開樹杪見江流空岩金刹如懸竈隔浦蒲帆似浴鷗

此日空明堪極目憑欄還散客中愁

贈鄧元昭先生

當年藜火夜分光偶臥東山興益長模楷固堪推物望
風流猶得傲江鄉移家已自同梅福結客何人似鄭莊
此日黑頭仍特達佇看環賜入長楊

其二

秣陵秋色滿蒹葭倦客飄零感歲華費下有桐寧待識
石中無璞不堪誇齒牙欲借三山月雞黍先陳八月槎
纔得登龍仍惜別江濤千里浩無涯

謁張睢陽公廟和戴來韻

忠賢廟貌枕江湍奕奕威儀似漢官毅魄崢嶸堪砥柱
靈旗鬱鬱見登壇清霜紫電千秋節皓月長風萬里瀾
此日臣心還似水登高弔古夕陽寒

登安慶迎江寺浮圖望大江

目極煙波望遠岑風喧金鐸和禪音空江雨入南湖棹
高閣晴開楚客吟截薛自高金樹色崢嶸不盡法王心
吾來恰值傷秋後腸斷關河明月砧

天津遇查王望請告省侍

瑣闥入直倦鳴珂省侍南還喜氣多諫逆龍鱗迴雨露
歸封馬鬣沐恩波高堂舞綵千金壽禁地含香六傳過

此日津門方惜別當年異數豈蹉跎

其二

憶往還思星聚年飄零遊子愧寒羶登龍有路真堪慰
捧檄無時劇可憐倒屣已知能念舊聯舟應共戀談玄
峰雲五色分南北此際悵幃自有天

贈離使李召林侍御

烏臺清節峻雲霄模楷龍門物望超冠著惠文餘諫草
籌添鹽筴滿星軺天依紫極恩波近地接神池蜃氣消
此日漢庭多異數佇看獨坐未爲遙

其二

舉惟無地不生春句裏還將民瘼陳鄭俠有圖真欲繪
于公高第固應新鳳毛只合朝陽耀驄馬偏知下里辛
採得輶軒應入告高名先已爲埋輪

其三

承恩曾入建章宮黎火分光望自崇秩轉三台仍振鷺
聲流十部且憑熊飛霜暑路宜冰藥指佞中朝見疾風
聞道招賢仍吐握漢廷結襪有王公

其四

菰蘆下客本無奇舊友曹丘夙所依卻李有心還待賒
依劉無地獨羈縻琅篇忽聽元音奏陰德原非大道私

彭慶先生集卷五

五

此日枕中還作秘異時聞道荷明師

贈吳淡菴

憶別將過十五年相逢驚喜獨相憐看花舊識神明宰
奉使新聯尺五天萬里龍媒能接武一時雞樹羨登仙
多君風骨當時少此日先誇石慶賢

贈施硯山侍御

與君相見轉相親此日烏臺物望真積雪神池曾抗疏
看雲泰嶽舊埋輪風霜自起龍鱗色冰蘗能持社稷身
屈指中朝堪獨立不須焚草識忠臣

其二

憶別還思海國天呼盧六博興爭先君如雕鶚盤雲迥
我類鼯鼯緣木適恰喜攀稽依舊友可知入洛愧前賢
止因親在如毛義矯首空思捧檄年

贈王敬哉先生

峻秩方辭閭閻班西山歸去卽東山容臺典禮清卿重
天祿傳經學士閒屏爲象賢雲母隔殿因接武彤庭還
卽今疏傳怡情日鶴髮蕭蕭鬢未斑

其二

崢嶸南北見高名望斗空勤執友情祇爲披雲知日近
豈因倚玉識冰清珊瑚海濶直難見石髓雲深國士行

彭慶先生集卷五

木

此日登龍原有意煩君普拂慰花鳴

贈繆歌起太史

龍墀首唱羨登仙虎觀橫經萬里傳握管自能霏玉屑
承恩早已撤金蓮鸞龍天矯懷分手魚鳥參差更比肩
更荷故人多折節茸城題鳳獨殷然

贈劉雙山

含香青瑣舊知名西蜀揚雄更不輕焚草岩廊推慎重
批鱗日月照忠誠傳經自可如劉向作賦猶能似馬卿
聞道近來多異數超遷應得冠簪纓

贈魏子存先生

仙郎執戟近如何待漏春風滿玉珂治獄幾高于第駟
含毫曾麗錦江波談兵萬里仍樽俎得士千秋起薜蘿
我似豐城沉下劍成虹拂拭待君多

其二

廣陵城上月如鉤憶別消魂客邸愁作賦敢邀玄晏序
論才曾侍任城遊縱橫藝苑歸宗匠寂寞文江老蒯緱
相見可知無世態襟期早已託千秋

贈馮納生

并州豪俠起家聲藝苑縱橫見老成絳帳獨能開朔漠
講堂今喜接蓬瀛金莖露渥陪千乘闕里鳴鐘拜五更

彭慶生詩集卷六

七

經術漢庭多異數當年詞賦有高名

其二

新秋爽氣欲談經有客初登問字亭入座可知慚顧陸
論才久已識溫邢誰從海外能瞻斗獨喜天邊有聚星
相對會應忘俗態嗣宗雙眼得君青

喜譚慎伯比部自新蔡至

關河雁阻十年思矯首同陽但詠詩落葉幾悲朋舊散
積薪莫歎宦途遲驅車渺渺攀轅日叱馭依依舞綵時
畫省含香知暇逸漢庭刑厝白雲司

其二

蔡州雲柳隔風煙扶傳歸來涕淚懸孔李師資勞往事
范張高誼憶當年誰將青眼憐岐路總有朱門笑直絃
知己相逢真足快燕臺風雪有題篇

訪章子素文

策蹇衝寒問舊遊京華八載獨淹留軍中傳擊成都養
帳下弓刀諸求修詔夏豈應聞龔督娥眉不復惜嬌羞
文章薄命予尤甚破涕還消旅客愁

寄宜興李義山

聊將書卷對芳菲蓬萊真稱百事非文塚墨池方自笑
菜心韭白一何肥芝名螢火誰能照樹號蜻蜓詎可飛

彭慶生詩集卷六

八

願得此身生羽翼忘機還向海鷗依

謝王琯瑚太史歲暮致金

臘盡柴門寂未開故人珍重賜金來憐才今古寥寥有
知己風霜歲歲陪付去酒家愁改面得分官炭喜盈腮
信陵養士終收報慚愧侯嬴既老才

其二

君家兄弟本瓊瑤寵冠金閨獨賜貂三載文衡收棧樸
一時孝德狎漁樵微才自愧墻東隱括匠偏矜豐底焦
倘借齒牙餘論及不愁生計坐來凋

贈宋彪堂先生

不求聞達是何心遙想先生物望深白屋幾人真卓聲
蒲輪何客待追尋探來理窟揮新麈辭却徵車擁素琴
耆舊風流猶少壯陽春高唱有知音

送楊遠卿之官武定

畫省含香有今名符分銅虎見干旌雀環家世公侯啟
烏道關山筆路行過路雲生三峽口到官花煖百蠻城
遙知開府尋常事叱馭先誇保障聲

贈王后張進士

荏苒風霜羨國工驚才絕艷赫如虹棄襦舊望千秋色
對策高文一世雄歸里但悲黃髮老入朝還作黑頭公

彭澤先生詩集卷六

九

平津異數非常調不怕天閹隔九重

其二

十年松竹散雲煙藝苑爭奪赤幟前海內人文能有幾
菰蘆風雨不知年彈冠已慰生平事把臂還期宿昔緣
愧我煙霞成痼癖吟成枵腹少便便

贈虞門徐進士

頻年遊屐滿雲煙貫酒燕墟樂事偏渴驥怒倪千古貴
家雞野鷺一時傳尋花橋北牽船上掃逕城東浦樹連
舊友頻過肝膽見蛾眉相對有餘妍

其二

嗟峨才調握靈珠筆底能將括匠驅天矯欲隨長翮奮
汪洋不共細流趨騷壇領袖文章異羅榜神仙氣象殊
聞道石渠收著作吏才還得種花無

贈送楊玉符太史

揭來古道獨逢君德祖高名海內聞嶼龍吟常叶律
霜天鶴立自超羣時艱不少蒼黃染璞剖方知玉石分
此去延登膺異數經綸詎止賦凌雲

其二

霜冷江皋一葉秋梧風不共火雲流孤高好與漁樵狎
卓犖能肩夢卜求孝德夢我還自廢主恩槐棘正相留

彭澤先生詩集卷六

十

法言著就真千古谷口煩君記上頭

其三

師資孔李說通家海樹江雲隔歲華我似小山初賦桂
君如博望舊乘槎碧峰樓閣迎秋旭綠水芙蓉映鏡霞
相送不勝珍重意長揚諫獵幾人誇

其四

憶君昨歲謗書開養寂村居暗草萊鯨霧蜃樓知是幻
蟹奴魚婢獨無猜東山絲竹猶成響南國嬌娥豈待媒
屈指貂蟬應黃及吳雲星爛過三台

贈張書用二尹

銓曹小鏡當時重愛弟今為那曼容自喜何知矜閥閱
不干翻得傲花封瀛洲日永梅綻放海國春寒柳未濃
酌罷酒霞真不老異時蒲帛慶遭逢

其二

燕臺耆舊真無幾盛德于今獨有君笑瞞言鯖添腹笥
琴牀酒盞伴書筠閒情春到真能達吏隱風流自不羣
指日鳳廷棲上苑屏風隔坐更欽欣

贈徐虞門

潘花江管劇風流六翮高舉物望邁摩頂麒麟才自別
臨池驥倪譽全收懷人北闕星河色招隱西風桂樹秋

彭蠡先生集卷六

十一

此日平津開閣待肯容青鬢久淹留

張伯還齋中分韻得斜字

柳陌春深夾巷斜黃塵滿目晚雲遮荆山有淚多和氏
流水何緣問伯牙湖海吾徒憐意氣笑談今夕暗悲笳
故鄉梅菊猶無恙浪跡休休文莫漫嗟

燕臺仲夏大集同人和韻

薊門結客盛名齊車笠相逢手共攜山色西來朝氣爽
城邊北望暮雲低幾看啼鳥搖新綠却為征塵憶舊溪
此夕樽前酬唱後何年重聚竹林西

送別友人之官

四月榴花照眼多鶯啼柳陌當驪歌風清載石傳家久
客喜彈冠攜酒過別路幾程堪踟躕暑雲千里鬱嵯峨
遙知治譜尋常事矯首天衢曳玉珂

贈學博

年少才華動兩京暫談匡鼎授諸生鱣堂清浥桐江水
絳帳光寒帝客星捲幔萬峰朝靄異隔簾千樹暮煙
明相攜况復偕陶謝露冕遙知世外情

救菴約登桐山以雨不克遊招飲署中有作

忘機到處足徘徊更為嚴陵擊楫來愧我久耽尋壑性
多君夙負濟川才河陽花滿青山屐彭澤官閒綠水澗

彭蠡先生集卷六

十二

倘念維桑能愛客可無選勝共登臺

其二

石瀨臺虛障碧空漢星寒影許誰同春雲歇浦家滄海
夏木桐江客雁鴻署裏泉聲流澗碧窻前山色落霞紅
分明屐齒應攜手為語宣城意氣雄

其三

山城煙霧不分明况復連陰翳翠晴濟勝尚虛支謝意
登臺猶憶應劉盟每思湖朔三秋隔多愧平原十日晴
宴賞頻移悲往事年來江左未澄清

其四

中原極目滿窮途幕府論心且嘯歌五嶽風塵淹歲月
一尊煙雨老江湖主人愛客休題鳳道士知書欲換鵝
今夜峰頭雲色淨擬攀絕磴莫蹉跎

贈嘉興司李

符分越檄政聲高畫署春風照錦袍世系舊乘桓典馬
才名新佩呂虔刀空羣一顧知龍種苞羽三年識鳳毛
向說隴西能授易司空後裔許誰豪

其二

驚湖春雨動寒煙秦駐山高海色連月旦評賢逢許邵
風流呼酒見彭宣起衰八代推前輩負珥中原自比肩

愧我薦蘿無倚庇憑君松柏拂雲天

贈子顧

谷水胥塘黯澹中十年風雨隔秋蓬談天不愧金臺駿
濯穎爭誇玉樹叢作賦自同曹氏虎聞名猶識鮑家驄
憐子飄泊浮家早乘興還來問國工

其二

歲暮江城雨色新驅車猶逐舊交塵曲中白雪難為和
鏡裏蛾眉不讓人寂寞半鋤三徑草浮沉猶戀五湖身
知君不淺緜袍誼肯為移文說隱淪

贈孫霄客

煙波幾曲舊胥塘春草王孫思渺茫零雨正吟孫楚句
登龍忽到李膺堂迢迢煙樹分吳壤點點江帆挂越航
聞道琴樽多雅興可能湖海共行藏

同孫曙東霄客集亭彥昆仲齋中時女郎元姬在

座

投轄風流往蹟偏星河猶照画堂前主人解進鸕鷀杓
女史嬌歌玳瑁筵按曲夢留金谷草彈箏春滿玉樓煙
誰云薄倖渾常事杜牧當時已漫傳

飲黃觀只齋中談往事有感

蕭蕭江雨一帆來縱飲山池共舉杯詞賦半爲湖海客

彭澤先生詩集卷六

古

風塵誰是佩刀才可憐白苧南冠盡轉憶新亭故國哀
酌盡笋蒲多異趣呼盧漫許角聲催

和諸友贈元姬作

春深金屋鎖窻紗別後還思碧玉家粉面似迴湘浦月
水肌猶照若耶花鏡臺落影還留恨錦慢迎風不用遮
一自綺筵人未散笙歌繞處暮雲斜

其二

月出歌成色正隴纖腰忽露画屏中芙蓉帳煖朝霞迥
翡翠簾虛暮雨籠急管紅牙催落日繁絃綠水奏春風
當時慣醉青樓上到處看雲剪落紅

其三

分杯却扇憶迴廊檻外看花到別房自小青樓憐杜牧
誰憑紅粉憶王昌錦衾濕處愁難寫繒織題來恨豈忘
幄裏餘香知未歇好教青鳥寄檀郎

其四

蘭閨春色動人思豈惹芳心未許知明月正歌三婦曲
條風忽繞百花枝穠纖自得青蛾並婉轉還教絳樹隨
一別琴臺增悵望文園渴病已多時

和元姬迴文詩韻

煙薰獸篆煖輕裙語別知心有路分絃拂夜深歌落月

彭彥生詩集卷六

車

舞迴春去夢歸雲娟眉畫罷妝窺妾皓齒開時曲憶君
天上欲教書信遠傳來密語倩郎聞

子服喜予至鹽官有詩見投次韻奉酬并示駿孫

幼瑜

烽煙一別阻兵間執紼遲遲敢漫還夢到松楸思白髮
句留春草照紅顏枯魚莫向江湖泣杯酒堪消日月閒
愧我雁行無羽翼憑君三鳳到丹山

旅館聞雷作

蕪郭寒流客思催那堪漏永更聞雷乾坤已向秦灰盡
聞聞俄驚越地開盆雨乍疑神女過海濤若爲伍胥來

挑燈灑盡憂天淚京氏官占且漫猜

王人表齋中喜遇海昌朱近修賦贈

蠡湖春半碧雲長星聚天涯到草堂河漢一鷺高士座
煙花紛照語兒鄉東山臥後知難出神武歸來不用藏
聞道遠公新結社蓮花何處禮空王

其二

間關閩嶠一登臨江上思歸動越吟皂帽自甘遼海黥
緇衣還戀虎谿深驅車淚斷攀山屐縱酒杯傾旅客心
共說馬融門下盛傳經應不歎知音

客中感懷四首

彭彥生詩集卷六

未

綠野青疇極望中鷗鷺淒切散裘空杯浮桑落千山月
香吟梅花十里風是處荆榛新戰地幾家禾黍舊行宮
可憐吳越興亡路日暮啼烏噪短蓬

其二

寂寞春風麋鹿羣銜花野逕正繽紛何來岐路逢青眼
不盡閒愁訪白雲宅是裴休名未滅客如范蠡信難聞
平生饒有滄洲興揮手煙霞看日曛

其三

堦鋪白玉晚梅殘笛奏青山曉月寒滿目浮名隨驥尾
傷心交誼託雞壇飄蓬自識隨緣盡小草何知出世難

莫訝旅哀王粲賦生涯久已誤儒冠

其四

旅館無聊欲倚樓萋萋春草遍荒丘聞琴幾下雍門淚
擊筑翻悲易水流興盡王猷空躑躅倦遊司馬竟淹留
駕湖亦是繁華地風雨還如漢苑秋

至鹽官讀家觀民死節家信寄慰仲謀并訊其疾

半紙鴻書拭淚開鬱孤臺上暮雲來老臣九死江鄉恨
遊子三年海國哀病起蓼我還自廢歌來薤露不堪裁
當時七發憐公子可爲枚生首重回

其二

聞君痛哭到洪州滿目荆榛感百憂度嶺雲生餘別淚
蠡湖天斷泣歸舟春霜不盡孤臣血白草猶含故國愁
競說王儀能有子傳經土室更何求

平湖馬耿民索贈遊燕詩漫賦

龍蟠虎踞舊長安客子無悲行路難遊嶽自須婚嫁畢
棄襦仍作少年看瓊裘上苑春風急鄉柳金溝夜月寒
此去少游原萬里羞乘欸段足悲歡

其二

輕雲煖日百花朝樽酒逢君慰寂寥不謂長風終破浪
早知雙翮自冲霄塵飛上苑連朝霧日落黃河響暮潮

聞道雄心還向北伊吾北處有班超

贈黃觀只并憶大樽先生

摩娑銅狄泣衰時回首山川落日遲六博有心淹壯歲
一經何處慰朝饑鄒陽已釋遊梁獄宋玉難忘哀郢詩
記得新亭曾慟哭千秋此別獨君知

酬天石

欲向春風泛画橈盈盈一水不堪招青山未許投班管
明月空餘出絳霄郢曲幾隨飛雪盡吳雲環共落梅飄
浮生漫許歌招隱招隱初成叢桂謠

送伯父長文入都 廷試

漢家匡鼎舊談經九試詩科恨未平不謂壯年逢異數
却教萬里繫長纓驅車京國風雲遠對策彤墀雨露輕
聞說黃金臺尚在郭隗此去有光榮

再過武塘賦酬孫霄客

春風曾醉謝公樓錦里花開戀舊遊自喜登龍來百里
翻同附驥足千秋結交漫說天涯恨知己堪銷旅客愁
愧我堂前虛拜母茅容高誼竟淹留

贈張曼園吏部

異數延登閭閻門十年主眷早承恩瞻天有詔西清近
職地還依北斗尊盛世捐租真可喜賢臣善算復何論

山濤故事人知重風度翩翩語自溫

送翰林省親

淡淡秋雲木葉飛侍臣將父向南歸一星天遠離宸陛
五色文成照綵衣驥馬乍驅親舍近鱸魚方盛及秋肥
當年主眷還相遠早晚將車入帝畿

土地廟市看花有遇

遲日薰風流火時相攜閑步畏人知鳥聲亂逐雕籠出
花色頻從畫閣移客愧囊錢看市物時當飛絮落深卮
當年不少乘羊俊得菓欣持更不遲

送毛六史歸里

相逢莫訝客顏蒼蕭散誰能似故鄉青案祇應投密友
黃金端不負空囊驚啼茂苑芳年駛花落吳江別思長
捧檄有心君得似異時詞賦重長揚

賦贈汝南孔進士

曲江花色麗春天先世交情已著鞭今日可應思絳帳
當年早已識青錢人從闕里尊家乘花滿淮流起大賢
早晚龍墀應首唱驂驪獨步更誰先

贈陸子玄

十五年中淚幾彈相逢還作再生看京都賣藥韓康伯
遼海移家管幼安榆柳怎悲孤客種鶯花翻惜故園殘

憐予亦灑窮途涕託興空吟澧有蘭

其二

南皮故侶半凋零睥睨千秋憶老成璞玉剖來餘舊淚
芳蘭鋤後得新莖黃金結客輕千里紮裝披裘老半生
莫道信陵能下士夷門誰得似侯嬴

其三

桂樹曾隨招隱遊郇公廚上醉時留尚書墓木吟風夜
處士邨田種秫秋多難轉無歌珮璫言愁還欲響笙篴
春來明月關山麗少婦思君久倚樓

其四

青門柳色拂宮牆老驥嘶風欲斷腸我愧忘年頭已白
君爲執友鬢猶蒼生成憂患憐同調老去才名半故鄉
漫道雄心難寄託枚臯應得獻長楊

代贈戶部

華省含香色自殷度支曾轄有餘閒仙曹自握金莖露
朽質何堪玉笋班今尹無書成悵望扶風有帳待追攀
只今山斗重瞻日春煖花明玉珮間

贈曹少宗伯

容臺典禮重詞臣得士爭誇雨露新北闕銜書曾奠玉
西清入直正垂紳誰能振藻波瀾老獨喜憐才吐握親

碣石談天秋正好愁予空待屬車塵

和羨門弟人名詩

桃緋李白散江流漫逐鳴琴高隱傳祇向長波懷去路
任延遲日逐歸舟人多旅思還陶藉徑入常林不繫愁
未許遠懷樓上苑艱辛攀柳憶前秋

其二

高堂隆養竟誰持久隔親顏回我思松蓋高張堪永日
花枝初謝眺春時因耽高適年華邁不顧榮名羽翼無
極目春江淹旅思木蘭花發勝將離

和秦影娘

傷心曾過玉鈎斜誰料天涯更作家明鏡影分慚自照
畫眉人遠更誰遮青衫淚落思歸路紫塞春生解語花
腸斷已知同蔡女不須哀拍寄琵琶

其二

屈指人歸竟不歸雲中有雁信還稀子規欲訴千山別
精衛空填一水飛剩粉幾拋昨夜簾落花猶戀故時衣
當年青塚惟明月遙望關門弔古妃

和公王視焦莫疾見几上蒼林寒夜即事

月照梁恩映綺窻禪心如海亦如江不須擔笈尋瑤草
欲向風幡問寶幢道在去來疑是幻悟餘形影悔成雙

高歌郢雪難爲和擊鉢休言客思降

贈閔山紆

解組歸來氣自融多君玉樹秀庭中清操自合推胡質
理窟還應就阿戎浦水汪洋空世態山園窈窕嘯春風
疏麻欲折無由寄擗管慚予似轉蓬

贈范茂才

隱德何妨擁一編高名孟博論誰先人傳孝德烹雞見
吾識金昆共被偏進酒山中生桂樹著書海上卜星躔
異時獨行標青史密友龍門屬大賢

贈大冶縣周明府

分符舊識五羊城展驥當年獨有名經術久推燕地望
循良初慰楚人情芙蓉峰上兒童識西塞山頭父老迎
到日飛雲花滿洞春風楊柳碧波明

贈張友得子

畫眉張敞近何如璧出藍田已不虛慶衍玉牀聞載路
祥凝金屋喜充閭蘭生鄭國香猶馥龍號荀輿御自舒
異日箕裘真不忝劉家七略有成書

贈李仁山

請纓年少乞彈冠嶽立中朝比二難驥子歲尊龍腹譽
雁行猶作鳳毛看詰姦畿甸風煙靖執戟兵曹雨露寬

聞道河陽花作樹，循良聲望滿長安。

代贈邑令

容城花色豔河陽，墨綬雍容出建章。色似扶風誇近地，天迴上谷接雄疆。才高自識驚文耀，績奏還看鳬鳥長。春暖琴鳴知臥理，雁行猶得佐輝光。

送關使者

畫省含香尺五天，飛輶初職水衡錢。秋曹自結于公駟，春水還乘郭泰船。祖帳殷勤看別袂，銜杯笑語待涼天。龍門燒尾堪長歎，矯首餘波濟巨川。

其二

彭廬先生詩集卷六

圭

銜恩貴竹已淹留，皎月橫空望自遒。薊苑離尊催別旆，蕪城春色迓仙舟。墨莊已識他年盛，牙齶何妨此日籌。元歎才名知不淺，鶯花千里寄風流。

其三

匡廬春靄正氤氳，使者乘輶意不羣。幾載軍儲籌國計，千帆估客頌神君。枝頭啼鳥依征旆，戶外驪駒悵暮雲。彭蠡煙波堪執楫，醉時綵筆有餘芬。

西陵遇蔣大鴻

倦客飄零春雨中，石交把臂慰途窮。詩才謝朓驚人在，別賦江淹宦地空。霜露獨思淮水月，川岩猶隔越臺風。

當年雪唱直千古，留滯無勞歎轉蓬。

其二

廿載還悲吾道非，清貧猶著舊荷衣。眼空宇宙青山小，袖拂煙霞白雪飛。久別共憐顏鬢改，相逢誰訝姓名非。知君玉髓探竒秘，可憶雲間舊釣磯。

鮑沈二子招集柯園賦謝

鴈落天空澹暮秋，樽開別業重淹留。明朝欲擬登高賦，此夜長驅作客愁。假館松風隨夢遠，銜杯明月入庭幽。少微亦是千星象，醉後還憑百尺樓。

其二

彭廬先生詩集卷六

舌

沈鮑當時有俊才，連翩投轄進金罍。筑聲未絕燕王市，駿骨虛傳郭隗臺。倚檻琴樽多短褐，凌雲詞賦幾蒿萊。憐予潘鬢隨年少，啖得牛心轉自哀。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七 七言律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為樣濟川 同校訂

為栳欽昊

送孟明府告致回北

載石清風邁昔時
屏書名譽徹丹墀
寇君未許當年借
何武偏多去後思
竹葉杯傾攀轍滿
桃花春滿溯流遲
歸家尺五天應近
只恐徵書到日知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七

代送糧道

烏啼花發入春煩
折柳青門送去轡
天下軍儲飛輓重
外臺檠戟建牙尊
西泠積翠全侵署
魯國諸生半在門
知已天涯憐去住
無能賭墅共晨昏

代送口北道徐

紅亭綠酒送君行
千騎驟驪并代鳴
十載才名看節使
諸邊鎖鑰靖嚴城
月高燈市棋成敵
袂別河梁思欲傾
此日清時需臥理
樽開度亮有閒情

代送友

五月炎雲匹馬行
多君獻賦起家聲
十年風雅歡同調

千里關河憶去程
往日題橋真卓犖
今朝衣繡恰逢迎
憐余捧檄猶留滯
到日江天聞雁聲

代送杜子靜

花柳含煙春色和
玉堂詞客唱驪歌
史成獨拜恩波渥
詔許還家樂事多
風暖燕臺新月曉
驄驕趙北舊山河
知君已得千秋譽
異日鹽梅鬢未皤

其二

雲霄雙闕瑞雲深
人日還成送客吟
櫛假蓬茅移晷漏
鞭迴煙柳聽春禽
註書早識匡經意
移孝休堅誓墓心
聞道維摩圖作物
異時福報有劉歆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七

得徐彥和鼎甲之信賦寄健菴太史立齋祭酒

大羅天榜書吳儂
東海金昆慶自重
祭酒獨先紫禁籍
釣鰲誰得上高峰
共欣阿閣巢三鳳
早有長途御二龍
聞信欲狂慙舊友
留良猶冀惜萍蹤

撥悶

白首窮經未代耕
只今蓬蓽謝浮名
由來已共漁樵臥
此去隨他蠻觸爭
對友忽驚呼後輩
著書原不號先生
惟憐出處原殊路
不向金鰲背上行

其二

入直方欣金馬勞
強將仙術傲吾曹
榮期且自稱三樂

潘岳何妨見二毛
驕座有人非寂寞
看花無客亦風騷
惟予塊磊真難遣
呼酒還從醉裏逃

九日曉窗蒙龍雨
霏霏不絕亭午見
霽容望南岡

川原映帶水木清
嘉拙邊笋摘香橙
酌清醑一斗麗人
花底紅袖翩翩興
自不淺元錫用杜工

部九日作詩因和

芳墅霏霏雲水寬
況逢佳節近追歡
小山自足供裁賦
短髮于今不受冠
鴻雁似從邊月度
芙蓉猶帶曉霜寒
翻憐陶令東籬日
那得蛾眉醉裏看

其二

彭澤先生詩集七

三

廿載交深禮數寬
高秋岩壑寄清歡
捕魚楓葉粘絲網
打雀藤枝挂籬冠
淺水籠煙青荇合
羣峰近海白雲寒
簪花莫笑頭如雪
猶有吳鉤借客看

元錫邀余作十日詩復用前韻

醉鄉何事客程寬
十日猶餘九日歡
山霽正堪重著屐
風高豈復解歌冠
錫題奇字憑人問
菊吐殘枝帶露寒
休道狂歌無送酒
尊前喚取白衣看

十日買湖艦作山行出大橋遙峰如黛翠色欲滴

禾黍遍野農人望晴爭指落照喃喃阡陌間又

賡前韻

扁舟乘興五湖寬
紅燭青梅永夜歡
唱出新詩頻進酒
吟成佳句一彈冠
風生遠樹潮聲起
月照高峰雪色寒
岩際雙松經歲別
明朝應共老僧看

十八日覈新稻粥甘如飴與海雲作誦圓覺經小
印和元錫以詩一首時元錫以誕日禮佛詩及

之

風煙一壑斷紅塵
回首前遊已暮春
最愛菊花重九日
還同蓮社兩三人
尊前月出浮南浦
天上懸弧映北辰
綵筆登樓裁賦就
直從開府鬪清新

銷夏灣

彭澤先生詩集七

四

五兩風輕一葉孤
灣名銷夏自勾吳
蒼烏白鷺時來去
錦纜牙樯事有無
迴渚祇應錢客住
長年爭把石公呼
浮雲忽起東西崦
似有虬龍戲寶珠

午發胥口至角村

名嶽空談愧白頭
今朝始作五湖遊
微風不覺波濤險
積水偏疑島嶼浮
廟有騶夷從此去
村名用里至今留
木奴萬樹秋園裏
共道青山有素侯

林屋洞

蓮花翠壁裊藤蘿
壁上題名尚不磨
秋潦滿旬空一
仙壇無日可摩娑
丹書鐵簡應常閱
玉洞金亭竟若何

石髓試餐吾已老松岩倚杖一高歌

包山寺

宛轉松杉入翠微霏霏蒼雪媚人衣蓮峰霞擁龍宮隱
竹塢天清虎跡希看瀑客從橋上坐賣茶僧自渡頭歸
探奇欲悉來朝路還與同人話夕暉

縹緲峰

雙屐凌兢興轉濃陡然身在白雲中塵襟乍滌煙波渺
天眼高懸世界空龍氣噓雲如作雨鵬飛破浪欲乘風
人言五嶽尋真詮一線潛從地底通

其二

西風落木正蕭條呼吸遙從帝座高橋樑幾村開別島
芙蓉千片插寒濤天連吳楚帆檣杳地俯蛟龍日夜驚
百里浮家渾易得風塵應不上漁舸

風大望莫釐而還

碧玉巒岈相對開西山游罷向東來莫釐姑客雲爲陣
風伯驚人浪作媒興比王猷殊未盡險同安石且須回
浮生萬事那能足餘者悠然付酒杯

橫塘

澄波如黛柳如煙十里橫塘秋可憐來往解鞍沽酒客
東西蕩槳打漁船橋邊繡閣連雲起浦外紗幮映月圓

靈巖遙望無多路滿樹黃橙不論錢

初陽洞

布帆纔落龍山口玉洞旋探鶯嶺頭歷亂踈星岩石綴
熹微初日練光浮天雞破夢時相叫松露含風晝未收
記得前身猶彷彿石林丹窟昔曾遊

支硎山趙氏阡

石門西去似仙都巧鑿蓮花水上敷白石佳城開白馬
青山王地卜青烏平林落葉孤亭出立壁雲深一徑紆
孝子祇應阡作孝愚公未信谷爲愚

潞河集佟中黃家聽絃索賦謝

旅雁衝寒正失羣逢君傾蓋意偏殷茱萸酒勸情相合
芍藥羹和夜已分剪燭喜聯良友袂懷人悵望故鄉雲
秦青一曲能忘醉潦倒穉輸更獨深

代送沈允兼衡州郡丞

薇省追隨一紀餘駕班入直共鳴琚豈知佐郡還乘傳
却喜看山獨建旌雲滿湘江還臥閣鴈迴衡嶽早裁書
休文行詠知相敵才調應從展驥舒

代贈何憲副榮封

當年諫草重丹墀何武偏榮去後思節駐秦關開榮戟
地移海嶠露檐帷旄封早遂循陔志寵錫還餘分映時

聞說 聖朝原教孝只今叱馭莫嫌遲

代贈吳繼亭

翩翩裘馬正開襟
縉紳論交誼自殷生
得龍駒直天矯
扶來鳩杖樂登臨
閨門漫說同陳寔
豪俠猶然似季心
聖代掄才多異數
佇看蒲帛自相尋

代送徐健菴太史歸里

木葉初飄送客颺
當年櫛沐陞初辭
獨歸鄉思鱸堪食
那顧空羣驥可騎
豈肯雄心消壯日
還將綵筆佐清時
荀龍早向長途御
分袂金昆且賦詩

畫墨兔

彭雪崖先生詩集卷七

七

霜縑秋色淡平蕪
爰爰風驅入畫圖
豈爲匿光能使物
不妨守墨學啼烏
羣趨東郭隨盧走
獨到蟾宮傍月孤
一片黑雲驚欲墜
不知缺口出長途

其二

善走居然矧地封
改裝只恐鵲盧攻
城南獨竄偏增采
郭北驚趨已失容
跌足蒙茸霜氣變
褐衣淺淡墨痕濃
連山筮得緇爲穎
不待陳陶異日逢

其三

曾逐姮娥月裏遊
墨雲片片落霜秋
神仙有術能攀桂
牙角無形那避蒐
狡智有時增窟穴
微軀仍可作珍羞

素絲欲泣驚逢翟不畏他年更白頭

其四

長鬚跌足一看圖
搖藥何妨落影孤
拂得霜縑渾似月
塗殘墨陣更疑烏
黑鷹未許霜天共
獵犬那堪林麓呼
聞說菟城秋更肅
長驅邊草朔風枯

其五

中山獵後朔風驕
獨自披緇物外超
素質不隨君子豹
豐毛還着侍中貂
氄氄似樂光偏赫
趫趫如奔勢若潮
可自平原迓野燒
急臚側足尾疑焦

其六

彭雪崖先生詩集卷七

八

北方受氣獨殊形
魏魏居然似老成
鷹眼草枯焦土出
馬蹄風動黑雲輕
綏綏不共狐同嘯
爰爰偏能與雉爭
走狗已烹茲尚在
兔置還待野人名

其七

麒麟畫像久無聞
畫免成圖自不羣
爰爰采祗應同墨守
燔肩何必待瓜分
三驅逐得墳猶黑
一騎初奔草自薰
聞說得雄惟有月
羣雌相望自殷勤

其八

豐毛描就勢如飛
三窟偏能擬厚肥
伏耳無聲仍細聽
缺唇有齒復何依
誰能卓犖傳毫素
獨自支離笑褐衣

聞道儀庭原盛世不須白瑞獻朝扉

九日昆廬閣登眺

九日招提一徑幽層欄高倚眺清秋西山霜極千岩曉
北闕晴雲萬象收戲馬漫懷前代事登高不散旅人愁
側身天地猶嫌小汗漫還思大九州

代送傅館師出使渾中

詔移藩國出渾城天語親傳萬里行百戰山河餘帶礪
千軍犀虎喜逢迎錫韓禮數偏能重佐漢聲名更可成
說到葵心臣誼切南交盡處勒高名

錢寶汾入補中翰詩以貽之

彭慶先生詩集卷七

九

徒步京華揖故人攜來青玉正嶙峋曲終祇憶均靈舊
睂畫應從張敞新入直久虛金殿制省親曾慰倚閭人
烹雞我愧茅容客甘旨誰供千里殮

其二

貧病輸攻旅思侵蟲吟何處盍朋簪已虛謝客登山屐
不遇文園賣賦金別路已驚湘水畔歸籠猶在苧城陰
君爲同里憐飄泊讀罷新詩羨國琛

代贈東郡守

十年才望志澄清績著屏風有令名東郡股肱尊牧伯
周南鎖鑰重公卿人同伯起環仍報法在臯陶鼓不驚

河潤只今同九里故人推轂待生成

贈蔣謂公太史

落拓風塵握手難多君獻賦重長安人如白鶴才偏矯
技有雕龍客駭看郢雪調高仍寡和朱絃聲古莫輕彈
壯心疆半消磨甚此日欣逢貢禹冠

其二

曩時曾作尚湖遊躡屐虞山最上頭君出正探金簡秘
我來猶及玉河秋風雲六翮欣翔翥蓬累三年笑滯留
相聚莫言車笠誼比來交道似浮沤

代贈友人

彭慶先生詩集卷七

十

入洛人稱公瑾才壯心寧肯戀蒿萊孤兒祇願懷清築
盛世偏收駿骨來任俠十年刀缺在辛勤五載筆花開
榴花赤眼堪供賞羨爾遭逢勸一杯

代贈周友

任俠誰云似季心曾因多難一浮沉門逢魏勃寧堪掃
曲顧周郎似可吟給札古來原鄭重題輿今日更崎嶇
亦知忠孝原同轍爲爾彈冠歎國琛

其二

看爾蕭然一蒯緱平津有閣獨淹留已知青史堪爲重
始信朱門亦可求孝德每懷風木痛主恩應識網羅收

只今進酒歌如石猶有風流戀舊遊

贈葉仇庵

別思三秋鴈羽寒無由客裏問加餐登龍吾愧幽人屐
倚樹君登作者壇老去煙霞甘自癩客中日月爲誰歡
知君不淺交遊誼天下何人鉅不彈

其二

十年起草更誰如史筆三長最石渠晨漏每勞長者屐
秋槐偏倚上林裾鱸魚一憶歸吳苑藜火頻添下直廬
莫厭承明悲潦倒千秋異日有安車

送米紱來之官長葛

彭澤先生詩集卷七

士

憐君棲棘滯微官與我同歌行路難花到豫城鳬鳥迺
月明修水飢塵寒貧交風雨曾聯席客思山川更獨看
怪叱只因踪跡遠別來綠綺竟空彈

逢生弟遇雨歸作詩問之

金臺莫笑不留人入洛先遲二十春廡下依臯徒躑躅
途中笑阮莫沉淪風吹葉落偏宜雨露冷蟲寒欲避人
濕罷牛衣應自悔當年絳帳豈遮塵

贈黃子石民

煙花無恙舊臨安顛倒人情笑楚冠白蛤相逢知玉樹
朱門一過識雕鞍無雙自得黃童舉屈指猶將衛玠看

弱柳天桃多着色聽鶯樹裏足盤桓

送張友鴻司理雲南

起草明光上帝幄不辭萬里到昆池明刑虞詡堪爲郡
遠使張騫自可師漫語一官馳遠檄已知三絕擅當時
日南烽火今方息叱馭無言道里遲

其二

誰能抵掌揖公卿念爾雄風一座礪策對幾人同賈誼
詩科九試得匡衡分符遠道炎雲繞攬轡還荒別思生
今日送君遙會面驪歌三唱不勝情

同錢十峰徐丙文諸子同飲扶風書院

彭澤先生詩集卷七

士

小山叢桂動人看况有高朋把臂歡良會苦無烹鯉宴
壯心已冷釣鰲竿青樽浮蟻窻前月白裾輕容客裏寒
說到商賢神自旺即令度劫指能彈

又疊前韻

隋珠逢雀莫輕彈海內誰憐范叔寒霜氣已紺紅葉嶺
鱸魚不上白波竿三秋杵臼論文好八月雲霞醉客歡
漫說九峰能濟勝老成已有十峰看

訪陳子莊南禪寺中

上方鐘磬肅諸天有客逢僧意獨虔菊醉淵明忻入社
屐遊蘇晉愛迦禪蟲吟古井寒泉汲楓冷空廊墜葉乾

莫以壯心輕旅況遲遲青雀泛秋煙

送王儼齋先生遷大中丞還朝

聖主恩深侍從臣中丞寵拜紱綸新西清北闕無雙譽
栢府烏臺第一人廊廟不遲移孝意庭闈猶健教忠身
比來仕路淄澠混喜得澄清物望真

其二

城西卜築正開襟怡老堂懸孝德深北第風霜餘舊澤
東山絲竹有清音循陔自喜陳情日叱馭人知濟物心
況入端門風景別王家瓊樹出瑤林

其三

十年侍從浹恩波梧鳳高飛賦卷阿弄印獨深明主眷
泥樓先許直臣多春雲南國催行舫夏木西清待曉珂
雌霓只今猶未賦筆花迴憶竟如何

其四

平泉莊上物華新斗酒黃鸝聽未頻往苒居諸常報國
森梢棟蓐半寧親青萍佩得驅邪疾白屋歸時下蔡真
慚愧楚丘遺老賤高軒一過託殷勤

其五

垂衣天子赫當陽異數頻開採衆長但喜朝端能舉直
誰知世外有留良萋萋草隔人千里渺渺天高水一方

相送不勝依戀意蓬門風景正滄桑

其六

操持邦憲肅衣冠鎖鑰能令萬里安主聖頻傳先治
水民貧終畏障狂瀾櫻鱗自識能移聽補袞何妨有直
彈更喜故鄉安枕席移師邊地卽加餐

偕王大哉稽仲舉諸公遊淨慈寺

日霽波晴曲抱關上登樓閣重躋攀麒麟種落松杉暗
龍象臺空梵貝閒劫火消磨留古堦禪燈明滅剩青山
神仙玉勒追隨好一指談禪可破顏

玉峰道中途友作

赤日蒸霞滿四封綠苗拂水送行踪天垂野郭雲疑落
雨入孤村樹似重可有龍蛇歸大澤無端雷電出前峰
圍棋已自堪忘暑酷日誰攜醉裏筇

贈武康令吳定遠

十載羣鷺廊廟材長鳴無不惜龍媒鹽官地僻堪爲宰
單父琴鳴未易才花發前溪爭似錦鳬飛雪下且銜杯
馬稍顧盼多餘技小試應知懷抱開

其二

曾憶追隨杖履時通家孔李屬師資文章薄命羞前輩
詞賦招魂半故知桂樹一歌堪作隱蓼莪三廢已無詩

猪肝一片無相累莫訝煙霞屐去遲

宿錢塘江口

晴煙漠漠一江開水色遙分積翠來問渡幾看今古跡
登高還憶廢興才帆檣遠集魚鰕市羈客空擎鸚鵡杯
星影依稀明鏡裏越雲猶自滿樓臺

富春道中

富春諸嶺勢巉巖苔綠焦黃石未剗地湧青螺煙水潤
岩空丹竈白雲函迴風抱日開晴樹急浪乘風出布帆
此際探奇同謝客飄零有淚落青衫

桐廬道中

千峰落日散明霞滾滾江濤走急沙山似畫樓爭翠黛
舟如明鏡照秋花釣臺寂寂懷真隱客路蕭蕭感歲華
知己不逢甘遁世攜筇猶自滯天涯

其二

當年擊楫此兼程回首滄桑涕淚盈雨浙暗分千澗雨
四山環抱一江晴寒沙隱隱隨瀾動煙樹亭亭入望生
獨喜探丸人盡散中宵風鶴尚心驚

端午後覃懷署遇雨作

飄泊浮生意緒違沙飛天旱綠難肥到來河內油雲作
恰似江南雜燕飛浙歷已欣蒲葉潤沾濡猶恐石榴稀

使君尚有隨車雨為報豐年士可依

咏署中白鶴

儀羽真稱鷺鷥姿華亭不見使人思飛騰正隔羈棲日
軒翥先驚飲啄時不待雞羣能獨立便隨鳳舞更何辭
使君琴鶴清風在萬里雲霄意所之

咏雙松

老幹枯枝若可憐龍蛇蔥翠更增妍根深石裂蛟鼉窟
樹古巢空鸛鶴顛寂寂似懸梁棟器稜稜不畏雪霜天
召棠冠柏從來著此際雙松已並傳

美人眉

鴉黃未畫漫回頭恰似春山曉翠浮妝倩侍兒還闔樣
描從夫壻不添愁惜花頻蹙輕雲鎖對鏡微勻晚月羞
綠到柳枝情更遠還攜螺黛上妝樓

美人髮

沐罷初移粉閣前輕梳蟬鬢壓香肩纖纖綰結纔窺鏡
緩緩輕挑便貼鈿香澤頻添光可鑑飛蓬已賦見猶憐
生憎午倦綃帷起撩亂青絲髻欲偏

美人目

秋水盈盈一轉時斜窺側睇自生姿盼回雙蝶閒飛緊
望斷征人遠信遲酣醉紅潮隨頰緩別離珠淚拭巾思

丹青幾幅描嬌態阿堵傳神未可知

美人唇

誰云樊素似朱櫻粉面紅腮別有情倚笛一聲纖指潤
問郎私語暗香生吹殘花露含猶濕吞吐絨絲繡未成
爲喚侍兒纖齒露嬌啼宛是出林鶯

美人臂

杏紅衫裏露凝脂藕出清泉白玉姿搔首高擎香欲落
穿花斜折袖偏垂輕搖舞席雙迴好低倚妝臺盼獨遲
更是有情堪作枕巫山六六夢同時

美人手

飄飄綵袖拂輕風露出柔荑玉貌同寄柬有情書纖錦
停針無語倚薰籠畫眉祇恐山猶遠擲笛還憐曲未終
幾度穿花煩採摘露流香染一灣中

玉美人

良工琢就一嬌娥粉白無嫌色似瑤姑射神人冰作骨
銀河織女月爲梭藍田種得堪爲偶玄圃生成未可多
惟有汝南名作碧讓他一轉在秋波

泥美人

濁質偏能作細腰丹青塗飾見丰標烏絲綠映眉中黛
粉頰紅輕臉上潮止爲捧心仍作態倘令失足不成嬌

鄭玄有婢憐相似此日泥中未可招

絹美人

纖腰束素學嬌羞半是輕盈半是愁有意牽絲花着鬢
無心約髮錦纏頭綺羅深處偏能豔紅紫叢中意欲留
莫道鵝溪還剪碎看朱成碧總風流

畫美人

由來綃素不生塵描得風情最有神看蝶有心如醉恨
倚欄無語若含顰腰肢細約渾疑倦曼綠輕迴道是真
聞道虎頭多絕技不知何計得相親

咏雪三首

玲瓏玉屑照雙眉春色霏霏更入帷姑射冰肌同粉落
謝家柳絮逐風飛飄簷不讓甘泉樹綴隙還侵舞閣衣
讀罷采薇憐雨雪天涯征戍未曾歸

其二

高入重樓短過牆光如明月冷如霜仙人欲比丹丘露
少婦初登白玉堂一曲早隨瓊樹舞千花不學壽陽粧
盡收天地冰壺裏那羨何家傅粉郎

其三

大地蒼茫一點鴉誰能掃逕逐香車不知仙閣銀爲榜
但見人間玉作花炙罷羊羔慚黨尉披來鶴氅笑王家

蕭條東郭行無履強起題詩和八义

雪獅

條支風捲朔風輕鉤爪張牙齟齬生疑有上林攀援勢
却無西極跳號聲裝成神獸來氷窖騎罷空王本化成
此日拳毛如白玉辟邪久已讓高名

食粥戲賦

夜深滑折散微寒啜飲燈前漏未闌渡水漫陪王者食
燎鬚曾給女兄餐當年莫進王孫飯此日還供苜蓿盤
已自柔腸甘澹泊不須客裏問猪肝

蟻陣

彭澤先生集卷七

元

鵲鳴堦上背陰棲得食爭馳部伍齊變似五花非樹幟
翼如兩廣不聞聲誰云後勁能爲守幾箇先登竟不迷
莫笑南柯酣戰罷當年函谷一丸泥

燕剪

翠羽紅衿絮語忙垂垂雙尾鏡臺傍劈開淺水穿凉幕
破盡輕風落畫堂霜拂花梢微露影雲殘妝閣半留香
并刀鬆快爭堪似橫掃湘簾日正長

鶯梭

往來如織最高枝簧巧聲聲自不遲錦落天孫增熠燿
桑多帝女見差池輕拋拂盡桃花影急擲低垂楊柳枝

春半玉樓驚睡起多應腸斷寄書時

荷錢

晴波染黛色娟娟如蓋低搖出水鮮九府還教河伯鑄
五銖專職水衡編不勞煮火聞銅臭恰喜隨流學水圓
幻術可能真變化東南杆軸困流泉

松濤

亭亭偃蓋起陰埃萬壑聲喧白晝雷倒影轉疑天漢瀉
奔流却似尾間開大夫獨拔青霄出相國方隨白馬來
恍惚秦封風雨過笙歌宜奏一枝隈

蜂衙

彭澤先生集卷七

辛

聚族喧喧似既盈競持花稅報朝廷想因衛主傳聲疾
寧爲肥家鼓翼輕洞口分班嬾進退衙前列仗得縱橫
君臣禮數知無缺百計綢繆自不爭

菜甲

嘉蔬葱蒨伴春醪采擷無妨待并刀不耐嚴霜疑亂卸
爭棲鐵甌似深韜摘鮮自得山樓逸抱甕翻同水戰勞
聞道火攻多利害盤餐闕味有持螯

簞粉

千竿簞蕩出污泥淺白紛紛擗裏齊雲覆妝臺鉛乍落
雨垂梅額淚方啼凌空盡盡含煙細特立亭亭舞月低

記得湘川斑駁後素姿難待鳳凰棲

登峴山二首

秋空萬籟出岩阿登眺還知霽景多幾處豐碑留舊澤
坐來煙靄落晴波閒鷗水泛沉荷芰老樹楓吟曳薜蘿
廢刹榛蕪增旅思溪邊躑躅聽菱歌

其二

碧浪荷風點暮煙野人雙槳過溪船淒涼龍象山邊寺
浩蕩鷗鳬水畔蓮弔古欲歌招隱賦思歸空憶定情篇
當年不少悲秋意目斷長空鶴鶴天

窪樽亭

亭前山色接朝昏亭下波光正吐吞煉就女媧存臥石
鑿來渾沌得汗樽席天龍飲瞿曇鉢醉月鯨飛玉女盆
此際滄桑藏芥子百年身世醉時禪

醉後山寺以荷葉作杯漫賦

醉態偏宜到習池秋風吹老菱荷枝蕭疎半爲煙波掩
芳草空教夜月知僧摘碧荷來勸酒人來白杜正題詩
夾山一路煙霞有招隱空岩待桂遲

思家有感

羈旅燕都屢換秋那堪風物未銷愁老親白髮孤看鏡
少婦紅顏兩倚樓大水無禾人共歎維魚有夢吾偏憂

客來未解棲遲意猶說雄心寄蒯緱

海棠

數枝無力似春愁亂鎖繁花傍翠樓斜暉不妨頻弄影
低垂應是解含羞珊瑚碎落風中舞火齊移來檻外留
樹底流鶯春未老楊妃嬌睡一窗幽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八 七言律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 祖壽 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為棧濟川

同校訂

為棧欽昊

壽詩

壽郁選士學博八十二首

識君才調慶君年官冷真稱古鄭虔夢到金臺思故國
名依鈞黨憶前賢同遊聯璧直難老午夜聞雞算着鞭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八

十

儒雅恂恂餘古道貧如北郭有誰憐

其二

孤居高寄託浮鷗舅相依老一丘腰瘦沈郎非善病
眉顰吳質是長愁文章曾有驚人句感慨還添進酒籌
經術伏生知不淺安車應許異時優

壽李舒垂六十

隴西世業舊稱豪門第華腴物望高阮氏林中推勁敵
郇公廚上憶芳醪蹉跎華髮三江隱寂寞雄心六博逃
青鬚只今能任俠異時躍馬未為勞

壽劉增美中丞

懸弧元老黑頭公開府初收鎖鑰功接武自傳中壘葉

驅車還問魯侯官十年舊寵趨金馬三殿新恩寄畫熊

指日雲霄天露渥杯傳易酒畫堂紅

壽鄭瑚山中翰時逢七夕二首

瀟灑風流一鄭虔何當三絕邁前賢詩高祇合題南苑
官冷誰堪貰酒錢入直馬留宮樹下趨朝人在苑鐘前
鳳池欲奪無煩賀綠鬚何難待九遷

其二

雨後秋陰帶草生不堪憤鼻逐時名釋愁酒為貧交盡
乞巧交從薄宦成雲裏雙星還在萼曲中一鶴自飛鳴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八

十一

聞君更有庭幃樂第五先高閣閱聲

和杜工部秋興韻壽龔芝麓宗伯八首

夸杖投來有鄧林只今松柏畫森森扶桑日麗千枝翠
泰岱雲生萬里陰雕琢已欽修月手匡扶誰識補天心
遙知獻壽陽迴後苑外鐘幽和晚砧

其二

風起寒林掩暮暉月明宮殿省鐘微元臣鳳噦年猶富
客子鴻沉夜不飛老去欲從黃閣倚途窮轉恨碧雲違
稱觴欲賦南來鶴戰勝還知吾道肥

其三

坤寧新殿入雲斜，屈戌金鋪鬬麗華。風煖春宵聞搗藥，
氣通秋漢欲乘槎。宮鴉啼月先羗管，苑馬嘶風雜塞笳。
此日太平多大醕，老臣賜宴幾簪花。

其四

賭墅休誇安石棋，未分黑白更何悲。王褒欲作賢臣頌，
賈誼直逢治主時。綠鬢幾人能窻老，青雲有路豈憂遲。
履聲自向容臺出，不朽同懷萬古思。

其五

岩岩維石在西山，濟勝須登萬仞間。地勢蕭森連朔塞，
峯形迥合壯燕關。操瓢雲漫烏皮几，擊鉢風清白玉顏。

彭亨先生壽集卷八

三

納履只今纔七日，當年喚舌寵朝班。

其六

奠極心閒正黑頭，新詩花發自春秋。好龍非假何爲怖，
結襪偏多可放愁。喜出丹墀傾伯雅，笑迎白屋侶浮鷗。
談天鄒衍無拘忌，進酒還誇大九州。

其七

立言何必更言功，今古還看落照中。苑外銅駝空臥草，
簷前鐵馬自吟風。欲將湘管描心素，不待丹砂映頰紅。
此日題詩朝野徧，商山還遇采芝翁。

其八

乾清宮殿正逶迤，水國東南自作陂。北斗班高雙闕宿，
金荊花發萬年枝。賦成樂府霞同爛，奏罷朝儀日未移。
谷口有人岩穴老，高名還待子雲垂。

壽陸集生先生三首

伏生經術有高明，鶴立雞羣物望驚。海內共誇耆舊在，
桃源不覺歲華更。著書烏几藏仙蠹，置酒青山對隱鶯。
極睇金臺懷故國，銅駝興歎有餘情。

其二

忘年交誼憶庚辰，傳贊誇君漢逼真。二俊才名連几席，
三君德望聚輿輪。陳及北府君時
壽集卷八先生崢嶸岩壑滄桑變，嘯傲煙

彭亨先生壽集卷八

四

霞杖履新屈指，竹林多舊友。只今錢郁是長椿，壽集卷八先生
都選生八十二

其三

孝廉名譽屬金昆，藻采紛披氣度溫。荀氏友于憐少弟，
到家貽厥有賢孫。看花臘日芳辰惜，誓墓松風故碣存。
更老如君真不忝，異時駟馬賀高門。

壽唐右侯表弟六十

握瑾懷瑜髮未蒼，翛然風度自殊常。漆膠誼古朋遊慕，
梧栢思深孝德長。進酒不須麟作脯，將雛還喜鳳求皇。
知君吐納耽熊鳥，方朔還看寵帝鄉。

壽徐麗冲内兄七十

異襟紛披海內聞老來鶴髮邁難羣生徒絳帳千秋事
舊德青箱五色文天上石麟才自迥仙家脉望氣猶芬
只今家慶還貽硯萬里驂騑更可欣

壽婁邑史父母二首

頻年撫字絕逢迎不染脂膏似水清子弟折腰饒治譜
吏民鼓掌誦仁聲春風花豔河陽色夜月琴高單父鳴
此日霞觴歌萬壽異時留牘有高名

其二

由來直節是家風竹箭真稱越國雄卓犖幾人能蔭映
撫綏百里著明聰谷陽門外和風拂白苧城邊物望隆
早晚璽書封卓茂知君製錦有成功

壽楊翁二首

關西族望更誰如有子譚經氣自舒碎擊珊瑚金谷地
坐籌鹽筴海王書黃金佐酒人能俠烏几彈琴樂有餘
此日紅顏猶未老異時蒲帛待徵車

其二

德里風清樂事偏水桃初薦祝長年珠遺滄海光猶照
玉出藍田寶共傳絲竹早隨泉澗響鶯花還待隱淪妍
知君不淺金昆誼上壽黃門屬大賢

壽林安國

把臂羣推腰裏材康莊閱歷見龍媒淵停似可同帷幄
儒雅誰能臥草萊俊望十年傾顧陸賦才當代擬鄒枚
名高已進牛心炙上壽欣擎鸚鵡杯

壽許鶴沙觀察

謗篋初開寵若新漢庭岳牧借詞臣已知肆赦刑先厝
倘有平反獄自均把酒東籬催客盞濕衣熬海戀芳春
黑頭鞅掌窮邊檄鵲印尊崇更拊循

壽馬吏部

絳帳繇來重馬融漢庭經術許誰通清霜漫比冰懷照
皎日爭如水鏡空已識權奇同伯樂不妨啟事學山公
菊開九日浮醪醖書省恩波正未窮

壽宮紫玄太史二首

避世青門邁古人懸弧曲奏玉堂春高懷理戰癰能勝
隱德身遺望若新披荊幾年棲綠野燃藜有子侍丹宸
異時自享桓榮賜憲老蒲輪禮數真

其二

金閨耆舊臥青山峻望龍門未可攀玉樹乍輝紅杏苑
歲星久散紫宸班芸編脉望餘仙字瓊笈刀圭擬大還
進酒采芝聞浩唱漢家黃綺尚童顏

壽馬吏部

明光起草握金莖特簡銓曹起大名撒棘自知清省望
含香應作黑頭卿白眉此日誰爲匹絳帳當年獨有情
插罷茱萸欣上壽花開紫禁即蓬瀛

送李翰林歸聚并壽其親

侍臣銜命出長揚江上秋雲捲去檣翡翠屏前迎百兩
鳳凰樓上試新妝欲將黎火燃良夜攜得青綾獻壽觴
莫謂画眉還未暗風流應滿鬱金堂

代友祝壽二首

負杖循陔但咏詩斑衣曾戲老萊時諸荀名譽人爭羨
萬石家風吾自知玩世那妨鳩杖早從游方愧竹林遲

星精方朔浮沉好瑤草攜來醉一卮

其二

當年軍國度支勞冠挂歸來舉更高一自深山傳綺皓
遂令四海失蕭曹棲遲青海忘鷗侶寂寞丹山有鳳毛
愧我竹林稱小阮詩成猶自怯揮毫

壽梁大司農五立

懸弧元老值春前五燭還調冰雪天漫說履聲趨禁掖
早知少府裕金錢花開漢臘添詩興露渥堯年啟壽筵
吐握有心慚白屋客中呼酒待君憐

壽張吏部

省郎朝罷帶爐煙啟事真依尺五天王簡裴清真得並
顏嘖謝笑總無偏冰壺月照承恩日肺石風清解網年
聞說南宮眉目在只今綠鬢已如仙

壽柯素培黃門

風煖花枝柳放遲萸開九葉獻觴時青蒲伏後垂金鑑
白獸開來下玉墀慷慨常懷天下事從容還諷古人詩
知君騷子多文采接武風流已在茲

壽徐健菴太史

十月霜寒盡漏傳紫霄承寵入經筵詩才僕射名尤劇
諧語東方骨自僊兩驥早空驃騎苑千花還種李桃年

稱觴况值陽生近玉琯灰飛曆自綿

壽吳玉駟給諫四首

夕郎何事下彤闈玉珮聲清香氣微駿議比來尊左省
高名豈獨在黃扉八龍共向池中躍一鶚先從禁裏飛
溫樹不言知慎重頻年時事未全非

其二

皇輿無處不康莊惟有瘡痍在水鄉碩鼠樂郊誰更適
維魚吉夢我難忘無年祇爲河流決入告先知雨露長
總是堯年天意渺多君封事有輝光

其三

彩筆崢嶸翡翠牀得與應喜接天閭滄桑幾見祥麟在
冀英初如河馬長憂國可知心自赤抗言何惜鬚為蒼
知君能斂箕疇福有鶴南飛侑百觴

其四

京國棲遲愧正平當年懷刺怯逢迎霜吹木葉淹行跡
雲斷江鄉隔雁聲縞紵交深思執友江湖心遠謝浮名
不知剪燭西窗夜可許論心對酒鎗

壽嚴繼之

壯略曾聞授六韜射穿七札着征袍雍容習禮謀尤遠
緩帶披書績自高棟蓂固知家世貴貂蟬應許將門豪
稱觴金繼陪几履況有芳池一鳳毛

邵封翁七十

推轂曾登幕府壇壯猷今日重長安棲身薜荔藏非拙
老斲松陵志自端誓墓早承慈母教遺經猶待後人看
已知舉案同高隱掌上明珠是木難

壽友

香生蘅芷珮尤鮮喜見花明樂事偏海屋添籌算才艾
紫芝服食已如仙閒曹不少談天客進酒還歌頌石篇
酌罷好攜靈壽杖芳懷肯負豔陽天

壽杜封翁

鴛湖耆舊擅文林元凱家聲重古今十載芸編高士傳
一時青史侍臣箴揚名共羨龍章被種德遙知燕翼深
聞得漢庭稽古力桓榮應自賜黃金

壽朱封翁雙壽

柳發青陽玉琯和玳筵開處酒如波將車陳紀真堪喜
舉案梁鴻距足多花誥雙封來紫極星車初度麗銀河
一經金馬箕裘遠况爾蒲觴曠未晡

壽丁封翁二首

南州高節重耆英此日丁儀望自盈共被姜昆堪比德
傳經韋氏獨留名椿枝長放添籌慶藜火還欣種玉聲
聞說龍章初錫寵主恩祿養特崢嶸

其二

竹葉春浮琥珀杯南洲佳氣麗樓臺珠遺滄海星光遠
玉出藍田寶色開至行自深栢鳥戀高風應似鹿門來
只今三釣天書下耆舊如君有大才

壽龔宗伯二首

花枝霜淨灼庭前元老孤從客裏懸日影綵添纔七日
緹灰律轉自千年蒼生盼切鹽梅鼎黃髮情留書畫船
漫道履聲猶似昔當時濡足更誰賢

其二

笑他疏傳太無情祖帳何心去國輕但使圯編黃石授
不妨綿叢叔孫成門多彈鋏惟餘客囊少黃金不用籬
黼黻太平非易事知君出處是蓬瀛

補祝徐健菴太史二首

君身已在蓬池上清切雲霄未可攀交道我慚藜藿養
宦情君喜廟堂閒題詩遮莫同青案煉骨何妨飽大還
聞說潘輿近扶持頤羹新賜慰親顏

其二

雞壇夙昔愧同遊僕射才名未可侔吾道幾看攀鳳翼
世途誰識釣鰲鉤心關廊廟交應廢句入池塘夢自幽

彭亨先生詩集卷八

七

此日黑頭公足許餐來黃露本丹丘

壽鄧元固二首

當年皎月映琴堂兩地飛見入建章藻鑑自能收國士
輶軒早已荷恩光金莖北闕紅雲詔海屋西崑碧玉觴
雞樹幾人推物望遙知鳳翼佇高翔

其二

暑散秋深北海樽不遺故舊得談論笑人寂寂功名早
愧我悠悠意氣存坐榻欲穿餘短笈方書屢檢靜高軒
可知高密家聲遠况爾清修萬里蹇

壽友

華堂紫氣繞星躔耆舊還誇絳縣年自是水清原可重
轉因玉潤更稱賢鹿車擁處傳高隱鶴髮脩然比上仙
異日尚應占宅相芝蘭森發秀庭前

壽孔封翁二首

經傳闕里邁前賢挽鹿高風更莫先綸紵春生仙掌露
箕裘日近御爐煙斯文似可雲初繼吾道偏從隱壑堅
酌罷流霞羣上壽木公齊賀大羅天

其二

翩翩鶴髮杖頭鳩舉案梁鴻事可求門第獨高洙泗望
弓裘誰似木天優筆花初燦金閨色眉壽重添海屋籌

彭亨先生詩集卷八

七

更喜款泥花誥錫雙龍青鳥近麟洲

壽劉封翁

中壘家聲七略傳逍遙鶴髮似神仙漫因微秩稱高隱
止爲遺經待後賢拜龍兩逢花誥錫承恩誰似爽鳩先
當時與缺真相敬進酒花前祝大年

壽吏部

論才西蜀得高名幾載循良物望傾正喜仙鳬雲自近
誰知水鏡月同明黑頭漫似東方朔青眼爭如阮步兵
進酒客中欣附驥謝堂綠竹獨縱橫

壽朱周望八十

書倉藝苑老匡牀八十紅顏鬢未霜肥遁高風棲海畔
循良賢績誦江鄉花開半賞尋春屐句好能酬醉月觴
瀟灑鶴情風度遠追隨耆舊比襄陽

壽友

耆德酡顏擁一編蓬蒿仲尉自長年珠遺滄海人難識
玉出藍田譽自全俎豆欲窺先聖跡箕裘還付後人賢
莫言儉陋唐風古華祝方知樂事偏

壽陳封翁

太丘清德足傳家更喜門楣掌上誇挽鹿高風辭翟尹
九能慈訓隔窻紗萱堂照耀千金爵花誥紛綸五色霞

甲子歲週添線後金荊還得戴仙花

壽王農山先生八十

壯年經術本繽紛柱史高名海內聞出使翁孺真異數
傳家元魯自能文郊居賦就閒情好怡老堂開孝德芬
佩紱懷黃眉耆健異時三徑有玄纁

壽宋右之太史二首

石渠簪筆珮聲遲釋菜方尊太學師虎觀陳經兼視草
曲臺議禮更談詩花幡繡戶承恩日香奩金蓮入直時
早晚宣麻仍作相黑頭還賦上林枝

其二

譽滿蘭臺啟沃餘拜恩西掖有誰如坐礪五鹿仍分席
講學三魚更賜書杖有青藜真可羨香分紫袖未爲奇
天涯兄弟飄零甚進酒霜晨氣自舒

壽馮納生二首

談經風雪氣縱橫當日雲中有大名坐擁麟編尊博士
席捲鼙鼓揖諸生已知皎月壺堪握恰喜秋風鏡轉明
幾處墨莊真可喜朱顏嘯傲有餘榮

其二

旌旄錦爛鸛鵲裘官冷無妨意自適陽律正回雲物變
健才不逐歲華流盤供鹿助成都養酒進羊羔有大羞

君到黑頭公自易當年寂寂不須愁

壽龔宗伯芝麓二首

容臺典禮冠諸卿待漏朝班屬老成湘管題詩推物望
牙璋飛檄起軍聲黑頭獨着東山屐綠鬚還調上相羹
醉裏清言揮玉塵陽春高唱有餘情

其二

海內龍門未有人如公風調得相親翛然自具煙霞骨
卓爾能驅京洛塵道在英豪多入座時存詩酒若樓真
金莖露渥身能健稽古桓榮且自珍

壽陳子端少司成二首

金馬風流物望傾樓高百尺舊知名論書頗似蕭思話
對酒爭如阮步兵虎幄談經收國士鳳池標譽起家聲
蕭然世意逢知己煖律將飛醉玉笙

其二

詞壇屈指竟無人白雪還教下里嗔業在雲霄知鼎鉉
道存匏繫惜荆榛寒松忽見參天立春月依然拂霧新
莫謂成均偏寵眷當年稽古更誰論

壽錢葵之五十

盛德家傳早閉關里間交道紀羣賢眉間內難稱老
進酒堂前正舞斑坐影不愁青鬢改忘情能共白鷗閒

彭澤先生集卷八

五

芝蘭棣萼方紛郁容戰高門未可攀

壽錢子璧

玉鬚紅顏臥草廬棋談茗戰莫教虛艱危萍梗承平後
著述蒲輪隱遁餘却杖欲穿靈運屐暮神能補右軍書
當年八俊惟君在白首相看意轉舒

賀張爾瞻封翁雙壽三首

飛灰六琯慶新陽天上張星照錦堂瑞靄氤氲燕律變
祥飈駘蕩海籌長客從挽鹿占肥遁帝許懷羹祝壽
昌聞道玉支承寵錫通家還得進霞觴

其二

錫鈞忠孝自家傳寶馬鈿車紫誥鮮已自授書思穀石
由來生玉本藍田芸榮荔挺迴陽節鳳舞鸞歌並轡山
異日金甌還卜相學生端合侍瓊筵

其三

履長佳節紫雲浮駟馬高門百尺樓補袞絲綸三事重
添籌日月百年優玉堂進酒維名鳳璠室陽生杖刻鳩
愧我通家慙孔李近隨鸞鶴到丹丘

壽馬封翁

功名累葉漢扶風經術還稱東郡雄菊萼正浮仙酒綠
藜輝還照木天紅生兒已自同顏竣設帳依然似馬融

彭澤先生集卷八

六

會見上尊更老賜主恩祿養正無窮

壽友

高天三素白雲停玳瑁筵開獻鶴齡漫道梁鴻能舉案
早知劉向足談經燃藜夜授仙人杖聚宿朝看隱士星
此日田何傳吾道綸榮三錫拜明庭

壽馬吏部

煙霞爲骨玉爲姿察吏初看月旦時裴簡王清真若合
顏嗔謝笑總無私日臨仙堂開水鏡雲近蓬萊進玉卮
自是拔茅堪上賞黑頭卿月冠瑤墀

壽章封翁七首

藝苑當時許大賢
芸編脉望自成仙
綵衣舊向彤庭錫
冰鏡新從画省懸
七略劉家仍啟後
一經韋氏獨光前
可知駟馬門方大
異日貽封喜百年

其二

鳩茲耆舊屬豪賢
臘月江梅映壽筵
列戟正逢頽峻貴
裁班方及老萊年
青箱故業承恩在
菰蒹新恩啟事偏
此日稱觴多鸞鷟
愧余枯管和琅篇

其三

鳩茲江閣敞瓊筵
鳳詔新恩御墨鮮
絳縣甲餘當臘後
菰蒹歌罷及春前
雀環啟後標通德
寶樹盈庭表衆賢
聞說漢家經學重
徵車蒲帛更誰先

其四

耆英方及舞斑年
華髮窮經道自全
豈有黃金能作粟
不妨白玉種成田
荀龍下食星先聚
秦鏡懸空月共圓
臘盡江梅寒欲放
南飛一鶴祝花前

其五

江邊熟氣少微躔
藝苑春光與大年
岩穴志隨棲豹隱
琴書方共蠹魚仙
一經韋氏人堪重
三樂榮期道自全
近日朝端尊啟事
土山高處紹庭賢

其六

扶來鳩杖正童顏
漢代長孺豈易攀
未許滿籬留一卷
不妨種玉老千山
鹿裘早自稱人瑞
童叟何須飽大還
紫極星明堪上壽
稱觴有子侍朝班

其七

盛代脩然物外身
常敷綵覽望尤真
詞壇赤幟尊前輩
大業青箱付後人
綵服乍離移孝切
簾金不問教忠勤
江天臘煖梅初發
上壽歌鐘獻曲新

又祝韋封翁

腹笥便便重孝先
崢嶸藝苑應星躔
五雲字向箋中著
老蚌珠從掌上圓
甲子新添堪憲老
庚申初守得真詮
庭前冰鏡人如玉
上壽斑衣色自鮮

閩進士封翁雙壽二首

儒術翩翩肯構長
不妨避世學韓康
羣龍早自推人望
一鶴居然到帝鄉
人在天南洱海近
星看北闕少微長
當年蒲帛徵車有
對酒高歌樂未央

其二

雙星朗照麗銀河
杯酌流霞舞自徕
藥裏韓康原獨擅
龍兒荀淑許誰過
紅綾餅賜懷羹早
海屋籌添獻壽多
聞說天南金最重
堂前玉樹更婆娑

羅封翁雙壽三首

耆舊高風十畝間不扶鳩杖自紅顏身能挽鹿仍稱隱
德似歌芝未可攀華髮老應岩穴傲青編澤共綵衣斑
當年留硯孫謀遠種德芝蘭更滿山

其二

玳筵高照玉堂開遙勸雙星一舉杯星聚獨推陳寔好
傳經早識韋賢才青箱赫奕家聲貴紫誥輝煌主眷來
聽說詞壇尊綵鳳斑衣五色尚方裁

其三

羅含彩鳳復如何貽厥還看樂事多經苑百年承世業
綸扉一子渥恩波鹿車挽得同桓少荆玉投來惜卞和

彭龜先生詩集卷八

九

叢桂秋雲傾桑落雙星炯炯照銀河

夏封翁雙壽

瀛洲仙客捧瓊卮上壽高堂遍乞詩天澤獨深移子意
臣心還戀教忠時看雲逸興攜鳩出嘯月高懷汎鷁遲
舉案偶耕猶却步藍田生玉在丹墀

許封翁雙壽二首

儒雅高風淝水傍中丞舊業後賢昌九熊猶稟堂前教
挽鹿仍同閭內良性近隱淪怡白石書成鴻寶寄青箱
報劉不少陳情意具慶尤欣太史觴

其二

淝水風高舊德傳誰掄月旦嗣前賢貽謀早識青箱在
接武還誇赤驥先花誥雙承家慶有蓬池獨眷主恩全
稱觴鶴舞庭花爛樂事何殊挽鹿年

壽何蕤英

臘盡春迴客思豪曾傾鑒落醉葡萄孔融愛客無虛座
庾翼能書已腐毫花發西山增爽氣人依北闕見清操
當年補袞真難事方朔金門已自高

壽范徵君

綠鬢猶然擁一編范丹經術邁前賢珠遺滄海光猶照
玉出藍田價並懸花發金門歌棣萼家餘青史笑肥堅

彭龜先生詩集卷八

十

亦知壯志無能減異日蒲輪屬大年

壽某太史

宮柳參差接鳳池當年曾賦上林枝燃藜霄半星光迥
視草春深日色遲桃李只今需種植蓬麻久已賴扶持
濕衣紫海同方朔進酒何勞碧玉卮

壽宋右之閣部二首

西清學士正雍容典禮南宮佐秩宗履綬固知芸閣貴
登瀛還羨玉堂逢風吹鈴索趨朝早日暖花磚下直恭
更喜黑頭多寵遇金莖賜露莫遲濃

其二

棲遲三載日登龍蓬萊君應笑客踪盛世風雲欣莫敵
曩時車笠愧相從霜清恰值蘭臺賦院靜初聞長樂鐘
繪出蓬池曾賜食分甘猶得慶吳儂

壽何廷英侍御

誰將白筆厲秋霜柱史高名此日長折檻自知補袞近
還臺人識繡衣香龍蛇字挾風霜色驄馬班聯卿月光
下著萬錢真不惜頻邀行客醉霞觴

壽楊員外

薊門宮闕五雲生年少含香望不輕黃雀可知能報德
爽鳩恰喜更明刑人傳接武凋戈舊吾識貽謀玉樹清

此日稱觴醴醕滿異時應作黑頭卿

壽某翁

纔離珪組卽煙霞此日風流頌孟嘉自是高懷堪種柳
欲求遺跡但栽花峴嶺鶴骨何妨瘦天矯鸞儀已足誇
梅到江南寒未發壽筵開處一枝斜

壽友

三月桃花拂浪生知君嘯傲有閒情不須餐石顏能注
正自談玄道可成縱酒那能忘世事彈棋今已足平生
獨憐經濟胸猶蘊還待蒲輪東帛迎

壽李封翁

河朔樽開勝事偏冰桃初薦祝長年一枝邠桂真堪喜
千里龍門得共傳壯歲辟蘿岩穴老清時蒲帛隱淪先
貽封不淺君恩重稽古桓榮屬大賢

壽吳封翁

孤城風物綠陰濃入夏奇雲綴遠峰耆舊添籌人似鶴
詞臣獻賦筆如龍雲波水淨樽前鏡天目峰高杖底筇
此日隱淪知不老會應蒲帛眷幽蹤

壽某母

星妃月姊麗清秋壽母筵開百尺樓海湧水輪歡舉案
雲封花誥助添籌傳來經術難爲鳳問得平反杖刻鳩

香閣河汾德里佇看鸞鶴下丹丘

壽許母劉夫人

寶釵明鏡麗芳辰虎帳傳經玉樹新燭熱小紅花不夜
杯浮金碧酒長春高堂燕喜羹斟雉仙島鸞飛脯擘麟
此日報劉尤可慶萊衣獻壽有雙親

壽趙母潘太夫人

雲璈雅奏接筵篚金母筵開明月初秋四德可知親井臼
一經早已振箕裘青鸞天矯天邊出紫誥絲綸主眷優
舞綵正誇鸞鳳有殷殷今伯獨依劉

壽黃母

侍臣新寵入蓬萊菊藥爭傳壽母杯
穎叔遺萱草樹王哀詩廢蓼莪哀懷清已許他年築萊綵還教異地裁
聞道黃香多孝德千秋彤管爲君開

壽友母

榴花五月爛華筵上壽萱堂祝大年
黃鵠自歌多難後絳紗還佐一經前
絲綸盛業箕裘遠慘澹貞操蓋白傳
此日紬泥雙詒錫侍臣恩寵更誰先

壽某母

蟠桃仙李晉陽偏別鶴還悲綠綺絃
截髮自占賢肩貴揚名方識女宗賢
尹邢家法千秋擅鍾郝芳儀百代傳

歎息授書皆母教文宣節義有青編

悼友三首

蘭陵歸棹計應還祇爲傳經戀漢關
共向塵埃憐白壁豈知逆旅送朱顏
江南釣黨真如夢南北餘生好是閑
歎息雄心猶似昔獨留燐火泣空山

其二

丹楓秋色淨空林客路逢君把臂深
搔首沉吟還抱膝銜杯浩蕩一襟襟
人憐溫序思鄉夢吾負延陵挂劍心
哀悼只餘雞絮在誰從冥漠歎知音

其三

塞雁天高吟素秋故人已悼壻莊舟
老親倚閭真難慰稚女含啼未解憂
虎豹九關天外隔家鄉千里客中留
最憐伯道堪爲痛淚灑西風黯未收

過睢陽不及平湯撫軍悵然有作

北堂哀挽識君侯移孝偏知大節留
別歷兩朝臣績顯延登一日主恩優
譚經劉向誰能及稽古桓榮未易求
獨歎修文天上急人間師傅散銅樓

輓李母

磊磊貞心松柏姿歌成黃鵠履霜時
菱花鏡暗猶餘淚玉樹庭開僅有枝
十載辛勤思母德九京風雨託哀辭
異時自有懷清築石窀穸封更不遲

輓何烈婦

比翼雙棲連理枝分飛眞屬斷腸時
傷心不惜生如寄共命猶拚死未遲
鏡泣離鸞悲隻影琴淒別鶴解相思
柏舟千古傳貞烈漫許孤留是女師

輓楊母

弘農世澤本無疆阿母辛勤德更長
豈意萱堂歌薤露還悲婺女失星芒
聲風枝折人偏遠絳節雲移鶴自翔
賴有賢兒能肯構異時封錫正輝光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九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趙漢班 孫永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同校訂

為棧欽吳 為棧濟川

五言絕

客愁

水斷渡頭日燈斜旅舍時愁心無所似風急雨絲絲

昨夜

昨夜還家夢生憎鼠自驚欲將前夢續鄰杵到天明

客中月三首

不識白玉盤但看上下絃此時冷光發桂影一何圓

其二

星起月未來鐘鳴我已宿但見光冉冉不知月逐逐

其三

我來秋在梧歲盡松留陌相思向月吟那知身是客

七言絕

吳姬曲十首

青絲高擁似輕雲別有春衣百和薰今日玉樓初睡起
踏青還換石榴裙

其二

遠山眉黛絳桃腮葢菴湯溫沐後來斜日珠簾蜂蝶遶
侍兒還採百花回

其三

盈盈十五畫鴉黃杏子輕衫百寶妝一自後園花乍落
尋春還到尚湖旁

其四

碧牕雨過曉煙低銀剪金針刺繡齊午倦開簾山色裏
忽聞笑語似鶯啼

其五

鈿扇初遮掩面看香吹羅帶落沉檀山頭樹底尋同伴
攜手東風碧玉欄

其六

籃輿忽見下山時玉手雙扶側睇遲眉黛欲顰身未弱
錯教人憶瘦腰肢

其七

鈿蟬金雀玉搔頭兩兩三三逐隊遊忽見湘裙新樣好
猶嫌妝飾不風流

其八

畫舫輕橈泛綠波山行微倦玉顏酡誰家年少凝眸視
芍藥欄杆恨已多

其九

迎風笑語出山腰足裏輕雲步步嬌悔不六萌車上載
至今粉臉落紅潮

其十

誰家高髻更多情飛翫能教舉國驚爲喚侍兒開玉齒

分明樹底一聲鶯

舟行遇雪

風疾舟輕絮亂飛十年雞骨着鶉衣當時願學袁安臥
流涕還悲世已非

題施十三畫蘭

一葉偏描王者香栽花人隔繫空腸羅含宅裏蕭條甚
漫說深山祇自芳

送客歸嚴州二首

客中送客已心傷歸路何堪近故鄉千里江流春樹暗
富春山色正蒼蒼

其二

曾憶行遊到釣臺一江如黛鏡中開君行恰值春三月
滿路鶯花待客來

任性

任性多依水與山中冷寂水中閒步趨總不隨人慣
明月天空我上看

新添

新添白髮爲情長好句曾聞妾化霜何似鬢邊常帶雪
當年不作薄情郎

送趙國子之隴右六首

臘盡逢君共酒杯春深別路柳條催秦州杜老吟詩地
到日池邊夏雨來

其二

華州渭水碧春波西過天池峻嶺多元叔由來官不貴
未知今日更如何

其三

薊門綵筆幾流連草聖差堪並旭顛君飲上池多異術
芙蓉幕裏若登仙

其四

春深榆莢自飛錢有客驂驢渭水邊倘遇隴雲高處望

少微星已在吳天

其五

陰平道上蜀雲蒼
鸚鵡傳言春晝長
聞道更多秦吉了
學來蠻語入奚囊

其六

贈婦秦嘉自有心
錦囊李賀更能吟
隴西不少能文者
搔首微吟落日深

小吳軒

日落春風舞鵲鳩
層軒猶復見平蕪
登高已訝乾坤小
莫謂青螺僅五湖

彭廬集詩卷九

五

虛丘見臘梅

雪後晴暉未解寒
登山客旅興將闌
一枝忽喜傳春信
學畫鴉黃正未殘

夜起

九天雲靜落寒星
起舞中霄淚自零
一自劉琨清嘯後
汝南鷄唱不堪聽

燕臺懷古六首 左伯桃

相攜入楚泣艱難
雪後捐生念友寒
稿項一時名不朽
惟從黃土慶彈冠

羊角哀

一生一死見交情
入楚何緣便作卿
不肯獨存非任俠
祇緣狗義得高名

韓嬰

漢家博士重韓嬰
詩傳當年最有名
獨惜國風燕尚缺
不將擊筑補新聲

張華

憐才博物羨司空
千古無人繼此翁
愧我才名非二俊
猶從羈旅慕高風

田豫

南陽老吏拂衣遲
五馬翩然已過時
莫笑辭君年已老

彭廬集詩卷九

木

鐘鳴漏盡幾人知

蒯徹

辯士當時有蒯通
定齊降趙不無功
何為雋永銷沉後
人物還同駿骨空

東方朔

漢庭方朔滑稽兒
紫海歸來割肉遲
獨怪上林隄所樹
兩名終是使人疑

賦得銀燭秋光冷畫屏 李義山體四首

畫樓何處響秦箏
風動殘梧一葉零
搔首獨支人靜後
篆煙香燼落雲屏

其二

何事流螢遍草萊堪憐薄倖未歸來屏開孔雀猶雙舞
獨擁寒衾數落煤

其三

金匱薰香日已殘不堪秋思夢闌珊融成蠟淚多如許
望遠空教徹夜寒

其四

誰云河漢碧無情幻出秋光入座清鳳蠟高燒屏燭隱
玉筍吹徹夜寒生

水鳥信天翁不能捕魚拾他鳥之食墜者食之昔

人有近日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之句

予感而咏之

信天翁立水邊磯顧影無寥似息機近日墜魚應更少

魚鷹猶自滿天飛

題醉仙圖

杯名常滿駐流霞夜宴初開琪樹花千日已過如片胸

醉扶還駕鳳麟車

題觀奕圖

坐隱偏驚世外知誰憐黑白未分時遲遲下着成千古

造化真爲一小兒

偶睡

客中寂寞理殘編解得邯鄲夢裏禪百和已焚猶未起
斜陽低照樹浮煙

咏庭榴落葉四首

秋盡霜寒亂葉飄淒淒撼撼倍無聊惟餘松柏青依舊
留得貞心擁翠條

其二

積砌盈階自可憐飄零誰惜舊時妍石榴故有紅裙色
漫漫薰風待一年

其三

東西無定別長枝慙動人生在客時賴我情長堅似石
不同紅葉賦新詩

其四

春藥秋花勸客觴生憎落葉萎枯霜可憐槐棘經秋稿
不及深岩春草芳

送王約菴父母歸蘄州八首

江南吏事繭絲多君獨鳴琴養太和楚水吳山原咫尺

羈樓應不數蹉跎

其二

彭澤辭官有令名脩然風度見高情還家剩有殘編在

長嘯蘭溪對月明

其三

蕭條華髮不辭貧
客路杯傾竹葉春
莫笑清風惟載石
只今廉吏有誰人

其四

絳帳曾爲儒者師
循良尤著牧民時
一江如鏡心如水
蘆荻霜清雁獨知

其五

識君已自罷官時
白雪朱絃對酒卮
我愧君苗常焚硯
殷勤遺愛獨題詩

其六

至後陽迴冰雪輕
江梅破臘放春晴
武昌楊柳春如黛
陶令移來更有名

其七

隱囊紗帽下扁舟
客裏江寒一敝裘
歸去綠楊橋上立
解鞍歌枕繼風流

其八

刺史楊公我舊遊
憑君問訊到蘄州
秣田已爲官逋盡
暇日還登庾亮樓

見新柳

江南煙柳綠爭春
汝水柔條亦近人
幾處陌頭輕嫋娜
不知車馬在風塵

豆藤花

征車終日對風沙
千里平原極望斜
桃李紛紛皆不見
知春獨有豆藤花

有梅鶴生者楚人善相索扇爲質戲題一絕

偶逢唐舉說窮通
却在塵埃物色中
鄧禹笑人方十載
不知何計御長風

蒼恒有歌童二人一字治雲一字來青歌聲婉轉

有繞梁之調憐其吳人也戲贈二絕

斗酒堪憐客裏供
笙歌偏向醉中逢
紅牙拍罷多嬌態
好在吳閭問阿儂

其二

清歌一曲起當筵
玉管吹時劇可憐
遏罷行雲渾不管
背人猶是按鵲絃

月下牡丹二首

步障春風醉不休
玉真初下太清樓
廣寒宮外簾如水
一片紅霞照綺綢

其二

神女巫雲悔夜行
含煙泣露總關情
嫦娥歲歲花爲伴

春擁瑤臺色似晶

又廣前韻二首

着雨輕風力已休
惟餘明月照南樓
鄂君繡被紅雲擁
無數春光散錦綢

其二

綠黛紅妝鏡裏行
花陰無語似多情
天香已入蟾宮內
色照閒庭水似晶

吳門遇顧子華文并示新作別後却寄四首

梁谿木葉正飛霜
青翰逢君喜欲狂
公子乘羊人不見
爲誰新句轉淒涼

其二

西京冠蓋氣如虹
回首歌鐘一夕空
聞道璇璣南北異
台星今已在關東

其三

銀州東去朔風多
慘別先教一曲歌
我亦有書堪繫鴈
故人何處醉酡酥

其四

河橋別鶴怨霜秋
涕灑吳江極目愁
此日顧榮多絮語
移將哀怨度箜篌

玉鈞斜懷古

隋家行樂盛繁華
殿脚三千曳絳紗
何代掖庭無舊塚
傷心偏說玉鈞斜

盤古塚

劫灰飛盡改乾坤
盤古名隨葬處存
造化小兒應不死
誰從衰草託幽魂

維揚懷古賢五首 邵平

東陵何事便封侯
寂寂江都少故丘
避地種瓜還五色
長安遺老自風流

其二 陳琳

孔璋方在亂離中
千載雄文氣若虹
獨怪羽書能愈疾

不教曹瞞痛頭風

其三 張紘

枹榴一賦有人傳
知己相推物望妍
我但感懷千古事
看花五月對啼鰥

其四 何遜

法曹佳句蔚雲霞
往日春風鬪麗華
官閣一枝傳盛事
誰人到此問梅花

其五 枚乘

垂柳千條亂暮鴉
觀濤有賦獨咨嗟
枚生遺事今誰記
去國年年怨落花

靜夜聞簫二首

秦樓一曲已蒼茫
何處吹簫引鳳凰
聽罷不知明月落
江楓吹盡積寒霜

其二

夜靜珠簾點玉缸
簫聲吹徹度南窗
人間尚憶秦樓玉
鳳舞天空影自雙

聞笛

樓頭吹笛夜如何
響入空山落葉多
聞說桓伊三弄好
龍吟纔罷聽鳴鼉

李生贈畫詩以答之

紅紫千林落木圓
亂山深鎖月明孤
憐子痼癖煙霞久
可入君家點染無

食芋

豈爲飢驅食玉芝
卓家沃野號蹲跣
蜀山已隔千山外
飽飫還嫌煮石遲

九日

九日登高朔吹寒
紫萸黃菊強爲歡
當年帽落知誰健
羞殺衣冠鏡裏看

秋夜汎舟二首

白露霏霏落木時
半江秋水月明遲
扁舟躑躅憐岐路

惟有烏飛戀故枝

其二

萬頃波光蘆荻秋
霜吹木葉送輕舟
鴟夷此際應相遇
憔悴西風淚欲流

不逢

不逢楊意亦何云
今古人材顯晦分
縱使好文天子在
相如那得更凌雲

酣睡

睡鄉無事與還真
化蝶無端又早春
我是莊周周是我
醒來無處問前身

逆旅

逆旅新豐實可憐
君臣相遇說鳶肩
武夫薦士從來少
惟有常何萬古傳

題飛騎貢荔枝圖二首

秦山蜀嶺自崎嶇
一騎衝風似疾驅
當日杜陵題好句
勞生走馬翠眉須

其二

紫綃中護玉肌香
冰雪真堪妃子嘗
腸斷馬嵬千古事
紅塵飛過蜀山蒼

無衣

突逢風雨帶寒來兒問寒衣何處開僅有絺衣猶見肘
割繻還待客憐才

雲冷

雲白天高氣日清長榆歷歷夜偏明青腰玉女憐人冷
未到人間也是情

雞聲

雞聲喔喔向明遲枕簟初寒未睡時記得少年曾起舞
龍鍾無復瘦腰肢

聽雨臥占四首

寒花憔悴苦難支正遇西窗剪燭時不是枯腸搜枕畔

彭澤先生詩集卷九

五

黑雲壓處雨來遲

其二

相如曾典鵲裘客邸寒衣自覺秋有雨豈應天復墜
不眠還動杞人憂

其三

鳴條破塊已更沉滴碎芭蕉永夜心吾亦有情綿似此
迴腸九斷別教深

其四

情多轉畏雨聲長況是無端枕簟涼賴得五更還睡去
不知神女在高唐

憶鳳為憐其年漢槎二子三絕

彩羽曾從阿閣棲高筆誰肯戀山雞一時夜雨梧桐落
別去千年兩淚啼

其二

可憐憔悴不逢時長白山高羽翮無纔得歸來棲上苑
罡風吹散惜空枝

其三

兩鳳當年豔彩生不堪鷗鷺託高名豈知丹穴雛空後
截竹猶堪作鳳聲

夢中適 旨題蘭梅雜植圖

彭澤先生詩集卷九

六

自古蘭為王者香梅花首出占春芳頻來華實俱堪用
總是傾心向太陽

又題神仙騎鵝圖

神仙騎鳳不騎鵝太液風清掌撥波想是雲霄猶未換
故教曲項向天歌

贈齊客長公德衍四首

謝家玉樹本天成振檻勝衣已不驚一自屏風能步履
至今還憶鄴侯名

其二

生子當如孫仲謀何須藍玉一時收雙瞳炯炯非凡相

燕領當時已拜侯

其三

曾向祇林禮梵仙香爐僧已到堂前宰官說法知無敵
夢裏還歌玉樹篇

其四

王謝烏衣更有無一時還唱鳳將雛仙人已戀人間樂
却許青鸞下玉符

偶見二首

今節俄驚煖氣浮六萌車上麗人遊湖光搖漾添螺黛
解得芳心便破愁

其二

曾歌子建洛神篇翩若驚鴻態若僊女伴相隨低暉袖
六橋春色付嬋娟

汪右子以呂仙傳見貽賦寄二首

頻年鉛槧近何如熊鳥方巾自著書今古邯鄲同一夢
笑他詞賦總成虛

其二

中年餐玉禮壺公袖拂三山堪樹風聞道黃金能變化
可從丹竈惜途窮

黃石民以酒見惠賦寄二首

西子湖頭楊柳春催花風雨未歸人殷勤勸酒逢知己
世路誰能問隱淪

其二

鵲鷺裘解覺春寒公子風流餉客餐君似冰壺能貯玉
醉來叔夜莫交看

贈相士四首

燕領鳶肩未易知骨由骯髒遇來遲輕肥此日勤相許
蔡澤當年只自嗤

其二

當年休咎許前知客裏佯狂醉若癡短齋子高猶相楚
逢君不復歎窮時

其三

荀子曾吟非相篇人生有志總徒然當年廝役皆能貴
突禿方知異骨傳

其四

傅咸文字古來誇掌上傳聞隱臥蛇吾亦有心勞鐵硯
笑他指甲未生花

望釣臺懷子陵先生二首

丹楓綠樹出江隈傳說羊裘在釣臺多少幽人名寂寞
如逢遭遇亦崔嵬

其二

不羨雲臺佐聖功
高山翠落天空功
名大半如蟻壘
怎及先生似冥鴻

出塞曲三首

塞外霜飛鐵甲寒
羽林十萬下皇蘭
帳前胡婦飛塵過
多少嬰兒繫馬鞍

其二

鴻雁哀哀霜月寒
當年介子下樓蘭
明妃青塚塵埃蔽
笳吹紛紛出塞鞍

其三

朝獵平原鷹犬隨
不知虎豹滿邊陲
數奇裨將年垂老
說到軍功欲淚垂

秋柳

金風堤岸綠微黃
滿樹烏啼見夕陽
蕭瑟不堪勤遠別
笛中吹出灞橋霜

記夢二首

夢到高山雲影間
茸茸草樹不知還
仙遊亦是尋常事
何苦驚心睡夢閒

其二

臥遊何地接林樾
猿鶴無聲獨往還
一片寒煙芳草跡

不知仙路道人閒

詠越中古賢八首

其一 王微之

瀟灑襟期迥不羣
山陰雪後寂無聞
寧令興盡還遺戴
不忍空庭失此君

其二 嚴光

高皇舊識盡屠沽
故友原陵貴不孤
自是羊裘垂釣後
客星千古弔狂夫

其三 謝玄

圍棋賭墅復何心
肥水旌旗戰績深
莫謂符堅非勁敵

英雄失足淚沾襟

其四 虞翻

竹箭東南美是真
仲翔名器古誰論
一人知己終難遇
願作青蠅弔古人

其五 謝敷

累心都盡復何憂
謝戴崢嶸並隱流
一死一生原有命
吳中高士亦無憂

其六 王充

王充遺論挾風霜
却笑中郎秘不揚
總使清譚能自助
何如援引邁詞場

其七 孔顗

沉酣麴蘖竟如何判決無妨臉自酡近日士流皆賈豎
不如思遠醉時多

其八 謝靈運

江左才名亦可傷探竒伐木太清狂青山未盡身先死
弔古吟風欲斷腸

先醉

飲量常慳浪有名偶逢竹葉對花傾何人把盞能先醉
不見狂酣顛倒情

獨醉

驚鶯燕燕共尋春三徑芳菲淨少塵窻掩簾虛無箇事
獨成千古醉花人

宿醉

促坐飛觴豈自由催花擊鼓更持籌明朝可憶夜來事
宿醉難消今日愁

彭省廬先生詩餘卷十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勇士趙漢班 孫永壽 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庾

姪為柱黼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拭欽吳

詩餘

雲陽道中 調寄錦堂春

溽暑未離冰簟明河已渡星樓丹霞如綺雲霞道此日
正歸舟 泣露數聲蟋蟀掠魚幾點輕鷗憑欄忽憶家

園好人隔蓼花秋

同朱周望先生張子弘軒集馬丹卿學齋賦得

漁家傲

短棹初移鳬泛住水雲影裏欹寒樹乍到扶風勤作主
留飲處天涯嘯傲多儔侶 莫便猪肝催客去吟詩縱
酒天教與官冷人豪多記取浮玉醕流光惜共閒中度
正夜值雨弘軒以興召醉不能赴賦以寄謝調寄

西江月

雨色催人歸去張星指我銜杯後車雖載未能來醉態
誠然無賴 一片煙波堪戀孤踪霜鬢難回樓頭對客

且徘徊好不逍遙自在

偕簪原令受兩朱子集家當年齋歸已二鼓口占

蝶戀花

至後陽生添一線密室張燈銀盞隨深淺遲僻漏沉人不見攜儕酣飲紅浮面小阮多情開綺宴曲曲穿花寒入重衣軟欲別頻牽歸太晚烏衣年少襟懷遠

謝米紫來惠硯調寄 惜秋華

高望山雲正石破天驚雨深秋淺袖裏煙戀使君此心堪羨攜歸石硯鉛華染更有硃砂為伴情遠對管城描寫山容幾點龍尾無由見賴表篆相贈把庾郎心展

彭翁詩集卷十

上

移側理開朱篆雕蟲雲染千秋無限佳懷付此日陶泓不啻杯勸待明年匡山中岸

自壽調寄 水調歌頭

秋色催人老聽我自閒吟人生羽翮未就卑息笑微禽歸夢乍離枕上窻前又聽落葉早是動歸心古調高山裏此地幾知音主情殷客意澹蟻霜侵莫說襟期非昔曠達已成今捧檄不如毛義寡過先期遽瑗反自惜分陰五老峰頭月應從醉裏尋

又次前調

客裏蕭條况暖日自微吟誰知此際情緒鳳羽混寒禽

廬岳早着歸屐燕山正樓古寺汗漫總無心俗耳聞韶倦休更說知音問中懷如松柏耐霜侵但是年華如駛寂寞到如今有筆欲齊江今無遇可同陶侃運甓惜分陰聞有餐霞路應從何處尋

賀友調寄 滿庭芳

隋苑榴花雪塘明月都添玄度風流綠窻繡闥銀蒜壓簾鉤正是舍人新樣天香繞滿袖歸舟方行樂画眉纔罷進酒祝朱樓客來逢說悅玉堂張幕早飫珍饈愧人非嵇阮徑辱羊求指日山公朝守傳聞鑑度勝無儔還傲我鹿車淮髻同載白蘋秋

彭翁詩集卷十

三

送無言孫子歸黃山調寄 醉江月

攜來佳釀并朋遊青玉雲山呼絕蕙帶蒼裳淹壯歲疲似稜稜瘦鐵黃海蒼煙蕭然世外柔道存吾舌年年欲去煙花留戀車轍竹西歌吹無聲松風繞夢猿鶴催人別黃帝鼎成堪鍊藥莫道不因人熱嘯裂山崖歌同木客君去原非拙異時鸞鶴寄來瑤島紅雪

却夢調寄 滿江紅

雨悶風愁堪憐是天邊鴈沒孤客况夜咎如年暮愁增幾兩兩三三離別緒夢中欲說圓還缺細思量有夢更添悲空銷骨心底恨隨花發枕邊淚和雲滑風吹形

影碎水垂木未欲戀故鄉無處戀殷勤更酌杯中物
夢魂從此不須來聲嗚咽

旅中七夕調寄 夢揚州

月如鉤笑人生空自含愁兩九如織雙星又見清秋碧
梧墜葉蟬聲斷淒淒怨笛簫橋低鴻書遠有人空
上高樓 曾記葦城夜遊便巧穿針斜照女牛堪歎
而今浮家還枕扁舟武丁一去紅塵遠更誰知靈匹心
頭空搔首寄懷天上夢覺揚州

將至江右孫無言相送直州賦別調寄 滿路花

秋空帶遠霞小艇隨波綠行人江上去嗟孤獨良朋握
手偏唱風前曲似積崑岡玉月色橫秋倚聲宵半偷讀
芙蓉水畔剪剪離思續詩囊空一卷輕裝束猿吟鶴
嘯曾約黃山宿霜冷滿湘竹寄有鴻書應歡人世願足

壽程周量調寄 滿江紅

霜凜風寒熱氣聚仙郎畫省行樂處鳳池未奪玉驄馳
騁萬頃澄波直莫量千尋聳幹嶠能挺問南宮領袖屬
何人君攀杏 拂花箋煩毛穎記詩史稱書聖正絲綸
暫委度支新領綠嶺崢嶸金闕裏朱顏嘯傲蓬池頂羨
歲星遊戲總文章風流興

壽王敬哉先生調寄有萬年歡

陽月迴春正玉堂高會杯沉琥珀金紱傳家螭陛履聲
猶昔典禮容臺三側有雲母屏風遮隔到今日元老無
疆貂蟬滿座生色 瓊函玉策黃金賜肅端牙笏疊拜
恩澤疏傳榮歸誰似鬢蒼顏白恰喜家依帝宅似香案
玉皇仙謫應知道保艾千秋蒼生舉手加額

壽馮孔博調寄 滿路花

香飛芸閣中書校藝花裏登山瞻泰岱直堪喜朝陽有
鳳阿閣春風起紗帽烏皮几問是誰人漢室馮唐有幾
木天高選當日文何綺風稜廷憲府門如水人遐室
邇未到平津邸欲飲堂前醴除非是孔雀屏開通孔李

贈歸安令張秋帆調寄 一叢花

吳興仙令氣如虹瀟灑出塵籠碧窻朱檻苔陰靜又重
添官閣清風琴裏浮杯花前揖客懷抱許誰同 當年
刺史屬宗公接武最英雄安排宦地成新賞笑人生問
舍何庸貽硯傳家留魚換酒快意舞王戎

其二

淵澄璧映本風流人在最高樓種花栽柳官衙裏曠胸
懷萬事浮漚虎展開屏銀盤薦蛤還解察眉憂 頻年
屢解鵲鵲裘贏得吏名留銀塘十里浮青雀并消停縱
戀長楸案牘掀雲軒窓待月山色望中收

初寒夜坐調寄 玉漏遲

梧葉零秋晚應悲玉露相侵偏早點點銅龍又是昏黃
時了月色樓頭初起篩清影伴人歡笑缸影照此時倚
得欄杆多少 莫說對景長懷便壁底吟蛩怕寒聲悄
徙倚無聊愁聽砧聲煩惱被底莫翻紅浪陽臺別來還
杳心似搗非爲玉砧潦倒

咏四季景調寄 漁家傲 正月

司候青陽辭臘早玉梅藥放如水皎斗柄蒼然紅日好
休懊惱元宵火樹開懷抱 柏葉椒花爭窈窕童歡長
大人愁老惟有多情馳馬道紫碧草柳穉又報參差了

二月

吹雨條風渾似舊峭寒催動園林繡斗酒聽鶉歡緒有
曾記否牽人離恨惟紅袖 幾處踏青多邂逅桃源李
徑芳情透暄氣忽多啼鳥後人倦畫年年惆悵花枝瘦

三月

浪暖桃花飄絳色惱人春緒眠應得絲羅十里還如織
遲玉勒王孫芳草腸堪憶 啼血子規聲惻惻送春春
去花無力遊蜂戲蝶開胸臆如舊識風旛漾處情無極

夏景 四月

暖日紅稀綠自憂妝樓人起初添黛雛燕欲飛還

偏有態穿簾猶得成雙對 梅豆其時蜂欲退攜筐桑
婦枝頭背戴勝初鳴聲 時不再弱荷抽絲萍猶礙

五月

過雨洗梅炎氣足苔滑樹複池塘綠弔屈還來尋水曲
蘭鷁逐綵絲續命問絲竹 落盡江梅難極目新篁冷
翠侵波綠荳蔻湯溫初沐浴花如馥火雲日暮天邊簇

六月

河朔銜杯曾避暑琴亭酒榭多爾汝徑竹山松堪共處
還挈侶登樓極目飛煙激 蟬噪綠陰無意緒北窻高
臥人何許沉李浮瓜頻寄語歌白紵池塘一陣開襟雨

秋景 七月

金井浮梧葉冷銀河影轉星樓靜的歷秋荷飛作蛺
蝶小艇攜樽挈侶尋幽境 玉蒜珠簾移日影玉搔金
絡重梳整樓閣穿針屏影靚還淚哽黃姑織女天邊耿

八月

碧海普天雲乍捲庭閒月冷多苔蘚桂樹吹金微露泣
愁不展離人天外鴻聲細 岩谷生香潭水淺芙蓉江
上堪消遣檀板輕敲聲婉戀情非舛聲歌幾處開青眼

九月

勁隼長天秋過半重陽風雨開孤館黃菊微霜花影亂

籬下玩食杯陶今年華換 適越思吳情更渙登山涉
水行人歎此際天涯雲不斷愁若絆黯然別路多驚雁

冬景 十月

塞外草衰聞葉落關河一望多蕭索拂袖愁雲過盡閣
香氣薄衣輕怯向風前酌 苦霧嚴霜天若幕楓江水
樹吹如籜梅動小春含嫩萼休落拓重裘獸炭堪行樂

十一月

玉琯飛灰陽動後寒氷千里人消瘦羗管一聲風冷透
看墜斗淚花已濕征夫袖 獸炭欲焚還憶舊畫樓錦
幙難分手此際有青眉欲皺聽玉漏夜長金剪寒衣就

十二月

雪後流漸風捲壑雞鳴柝冷清霜薄此際銜杯擎鑿落
消寂寢焚香擁炭樓高閣 早是春回花欲作流蘇玉
蒜垂簾箔開得寒枝還嫋嫋爭綽約椒樽送臘人如昨
咏鹽調寄 水龍吟

遙思海國熬波青州作貢締同載吹煙萬竈牢盆千里
越吳相對積雪無光飛砂偏濕小磯成塊惜有形如虎
往事難提但纍纍更纖碎 欣喜滄波無礙枉教他鮑
魚作配行厨玉女飛觴金谷調和須在桂海嫌辛醋溝
憎澁纔離便悔正差高汲井還勝刮地水晶難賽

咏錢調寄 意難忘

九府持籌料銅山望重金穴權侔著書同乘馬負債罰
牽牛肉好著郭輪周到處喜相求更倩他貪花使酒沉
醉紅樓 西園特地相求但斜封墨勅好爵堪謀灌輸
新樣好羞澁舊風流憐貫朽賴泉流使鬼一何道獨柰
何剛腸百鍊見了還柔

又次前調

扶杖攜他有十千沽酒三百尋花稱堆依地窟無足走
天涯輕鼓鑄困泥沙大小疊相加且歡欣阮家遺事留
得一文誇 人情多少周遮見教顏回笑好事增奢臭

多偏得宦廉少不成家尋故物更如麻又那妨青蚨變
化赤仄參差

用藥名咏石榴調寄 鬢雲鬆

豔紅花嬌半夏旋覆多情深淺防風亞面似硃砂嬌似
蛇貼近辛夷恰在丁香下 熟微殘萱草謝獨活妝前
附子紛臺榭竹葉遮來秋未卸琥珀丹鬢甘遂先秋罷
中秋無月調寄 洞仙歌

雨風喧處藏了黃金鏡聽徹霖鈴思桂影一黃昏消滅
無數風光人沉寂不識廣寒猶近 白榆天上種淡淡
霓裳誰向妝樓闌紅粉倩算畢紛來隔斷人間把盞共

庭幃初采藻，徧紅樓。畫閣晴羨佳兒，翩然鶴筆丰姿。
又筆下驚龍，舉可馳正一時，貽厥便同傳。視異日獻賦，
畢竟吹簫，蓴菜堪烹，雉羹宜進。一堂慶事，壽眉怡況，射
屏中雀兆，叶熊羆。

爲金太守長真賦調寄 踏莎行

日赤蕪城，風薰麥浪，將歌雲漢，邦溝上。翩翩五馬，渡江
歸隨車，早慰民間望。石燕難徵，土龍無狀，雲師雨御，
誰堪仗。不須一嘆學樂巴金，天後裔揚州長。

又同前調

喜兩名亭，踏莎成調，疇青柳綠，紅橋好。平山堂子，爲誰
新年年，靈澤添池沼。爲謝驕陽，無憂宅，草投壺，玉女
天公笑。人間五馬，竟如龍爲霖，惟有蕪城早。

春閨四首調寄 憶江南

初睡起，對鏡理飛蓬。雲墜燕釵，金絡索，風吹鸞帶玉玲
瓏。人到畫樓東。
朝浴罷，荳蔻蘊香，風姑射，神人冰作骨，藥珠仙子玉爲
容。舞扇向簾籠。
停針後，無語自思量。昨夜夢隨雙蝶舞，今朝羞見隻鸞
翔。倦起繡鴛鴦。

思遠別夫壻去，經年寄遠有書鴻。作使望夫無石黛，爲

山長自損紅顏

憶江南十首

江南好，最憶是春光。綠柳煙濃鶯語亂，碧窗人靜燕泥
香。白袷麗青陽。

江南好，最憶是春山。日帶輕雲籠翠黛，風吹細雨濕紅
蘭。洞壑鎖深寒。

江南好，最憶是春閨。響屧聲高芳樹比，鞦韆影落畫橋
西。水閣看兒鸞。

江南好，最憶是春溪。桂楫半搖佳麗影，柳枝初拂短長
堤。風雨漬花泥。

江南好，最憶是春園。昨夜飛英飄碧玉，明朝新葉護花
幃。桃李更無言。

江南好，最憶是春樓。引鳳簫聲移畫檻，窺鸞紅袖捲簾
鉤。極目紫驄驄。

江南好，最憶是春花。煖閣輕風搖碎錦，小橋流水亂紅
霞。晴雨逗窗紗。

江南好，最憶是春風。乍冷亂吹桃浪皺，薄寒初試杏衫
紅。搖曳百花叢。

江南好，最憶是春船。幾幅蒲帆過柳岸，半篙流水雜漁
煙。到處有嬋娟。

江南好最憶是春筵穀雨茶煙烹笋脯清明榆火試花
前魴鯉跳波鮮

彭省廬文集七卷詩集十卷 江蘇周厚
增家藏本

國朝彭師度撰師度字古晉號省廬華亭人崇禎戊

寅吳下諸人爲千英之會畢集於虎邱師度年十

五卽席成虎邱夜宴同人序吳偉業有江左三鳳

凰之目蓋謂師度及吳兆騫陳維崧也集中兵謀

十餘篇頗見用世之志詩格沿雲間之派富艷有

餘



ZW 21181888574929